

集成

川山齋



論語王論

行世



鹽鐵論

漢桓寬撰

本議第一

惟始元六年。有詔書使丞相御史。與所舉賢良文學。語問民間所疾苦。文學對曰。竊聞治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廣道德之端。抑末利而開仁義。毋示以利。然後教化可興。而風俗可移也。今郡國有鹽鐵酒榷均輸。與民爭利。散敦厚之樸。成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趨末者衆。夫文繁則質衰。末盛則本虧。末修則民淫。本修則民慤。民慤則財用足。民侈則飢寒生。願罷鹽鐵酒榷均輸。所以進本退末。廣利農業便也。大夫曰。匈奴背叛不臣。數爲寇暴於邊鄙。備之則勞中國之士。不備則侵盜不止。先帝哀邊人之久患苦。爲虜所係。獲也。故修障塞。飭烽燧。屯戍以備之。用度不足。故興鹽鐵。設酒榷。置均輸。蓄貨長財。以佐助邊費。今議者欲罷之。內空府庫之藏。外乏執備之用。使備塞乘城之士。飢寒於邊。將何以贍之。罷之不便也。文學曰。孔子曰。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畜仁義以風之。廣德行以懷之。是以近者親附而遠者悅服。故善克者不戰。善戰者不師。善師者不陣。修之於廟堂而折衝。還師王者行仁政。無敵於天下。惡用費哉。大夫曰。匈奴桀黠。擅恣入塞。犯厲中國。殺伐郡縣。朔方都尉甚悖逆不軌。宜誅討之日久矣。陛下垂大惠。哀元元之未贍。不忍暴士大夫於原野。縱然被堅執銳。有北面復匈奴之志。又欲罷鹽鐵均輸。憂邊用損武略。無憂邊之心。於其義未便也。文學曰。古者貴以德而賤用兵。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廢道德而任兵革。興師而伐之。屯戍而備之。暴兵露師。以支久長。轉輸糧食無已。使邊境之士。飢寒於外。百姓勞苦於內。立鹽鐵。始張利官以給之。非長策也。故以罷之爲便也。大夫曰。古之立國家者。開本末之途。通有無之用。市朝以一。其求致士民。聚萬貨。農商工師。各得所欲。交易而退。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故工不出則農用乖。商不出則寶貨絕。農用乏則穀不殖。寶貨絕則財用匱。故鹽鐵均輸。所以通委財而調緩急。罷之不便也。文學曰。夫導民以德。則民歸厚。示民以利。則民俗薄。俗薄則背義而趨利。趨利則百姓交於道而接於市。老子曰。貧國若有餘。非多財。

也。嗜慾衆而民躁也。是以王者崇本退末。以禮義防民。欲實菽粟貨財市。商不通無用之物。工不作無用之器。故商所以通鬱滯。工所以備器械。非治國之本務也。大夫曰。管子云。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器械不備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商工不備也。隴蜀之丹漆旄羽。荆揚之皮革骨象。江南之柎梓竹箭。燕齊之魚鹽。施裘。充豫之漆絲絺紵。養生送終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聖人作爲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駕馬。以達陵陸。致遠窮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是以先帝建鐵官。以贍農用。開均輸。以足民財。鹽鐵均輸。萬民所戴仰而取給者。罷之不便也。文學曰。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工商盛而本業荒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不務民用而淫巧衆也。故川源不能實漏卮。山海不能贍溪壑。是以盤庚萃居。舜藏黃金。高帝禁商賈不得仕宦。所以遏貪鄙之俗。而醇至誠之風也。排困市井。防塞利門。而民猶爲非也。况上之爲利乎。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庶人盜。是開利孔。爲民罪梯也。大夫曰。往者郡國諸侯。各以其物貢輸。往來煩雜。物多苦惡。或不償其費。故郡置輸官。以相給運。而便遠方之貢。故曰均輸。開委府于京。以籠貨物。賤即買。貴則賣。是以縣官不失實。商賈無所貿利。故曰平準。平準則民不失職。均輸則民齊勞逸。故平準均輸。所以平萬物而便百姓。非開利孔。爲民罪梯者也。文學曰。古者之賦稅於民也。因其所工。不求所拙。農人納其獲。女工効其功。今釋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間者。郡國或令民作布絮。吏留難與之爲市。吏之所入。非獨齊陶之繅。蜀漢之布也。亦民間之所爲耳。行姦賣平。農民重苦。女工再稅。未見輸之均也。縣官猥發。闔門擅市。則萬物並收。萬物並收。則物騰躍。騰躍則商賈侷利。自市則吏容姦蒙。而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賈姦吏收賤。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蓋古之均輸。所以齊勞逸。而便貢輸。非以爲利而買萬物也。

力耕第二

大夫曰。王者塞天財。禁關市。執準守時。以輕重御民。豐年歲登。則儲積以備乏絕。凶年惡歲。則行幣物。流有餘而調不足也。昔禹水湯旱。百姓匱乏。或相假以接衣食。禹以歷山之金。湯以嚴山之銅。鑄幣以贈其民。而天下稱仁。往者財用不足。戰士或不得祿。而山東被災。齊趙大飢。賴均輸之畜。倉廩之積。戰士以奉。飢民以賑。故均輸之物。

府庫之財。非所以買萬民而專奉兵師之用。亦所以賑困乏而備水旱之災也。文學曰：古者十一而稅。澤梁以時入而無禁。黎民咸被南畝而不失其務。故三年耕而餘一年之蓄。九年耕有三年之蓄。此禹湯所以備水旱而安百姓也。草萊不闢。田疇不治。雖擅山海之財。通百味之利。猶不能贍也。是以古者尙力務本而種樹繁。躬耕趣時而衣食足。雖累凶年而人不病也。故衣食者民之本。稼穡者民之務也。二者修則國富而民安也。詩云：百室盈止。婦子寧止也。大夫曰：賢聖治家非一室。富國非一道。昔管仲以權譎霸。而范氏以強大亡。使治家養生必於農。則舜不甄陶。而伊尹不爲庖。故善爲國者。天下之下我高。天下之輕我重。以末易其本。以虛蕩其實。今山澤之財。均輸之藏。所以御輕重而役諸侯也。汝漢之金。織微之貢。所以誘外國而釣胡羌之寶也。夫中國一端之縵。得匈奴累金之物。而損敵國之用。是以羸驢駝。御尾穴塞。驛驂驃馬。盡爲我畜。龜鼈狐貉。采旃文罽。充於內府。而璧玉珊瑚。瑠璃咸爲國之寶。是則外國之物內流。而利不外泄也。異物內流。則國用饒。利不外泄。則民用給矣。詩曰：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文學曰：古者商通物而不豫。工致牢而不僞。故君子耕稼田魚。其實一也。商則長詐。工則飾罵。內懷鬪鬪而心不忤。是以薄夫欺而敦夫薄。昔桀女樂充宮室。文繡衣裳。故伊尹高逝遊薄。而女樂終廢其國。今羸驢之用。不中牛馬之功。龜鼈旃罽。不益錦綈之寶。美玉珊瑚。出於昆山。珠璣犀象。出於桂林。此距漢萬有餘里。計耕桑之功。資財之費。是一物而售百倍。其價一也。一揮而中萬鍾之粟也。夫上好珍怪。則淫服下流。貴遠方之物。則貨財外充。是以王者不珍無用。以節其民。不愛其貨。以富其國。故理民之道。在於節用。尙本分土井田而已。大夫曰：自京師東西南北。歷山川。經郡國。諸殷富大都。無非街衢五通。商賈之所臻。萬物之所殖者。故聖人因天時。智者因地財。上士取諸人。中士勞其形。長沮桀溺。無百金之積。蹠躄之徒。無猗頓之富。宛周齊魯。商徧天下。故乃萬賈之富。或累萬金。進利乘羨之所致也。富國何必用本。農足民何必井田也。文學曰：洪水滔天。而有禹之績。河水泛濫。而有宣房之功。商紂暴虐。而有孟津之謀。天下煩擾。而有乘羨之富。夫上古至治。民樸而貴本。安愉而寡求。當此之時。道路罕行。市朝生草。故耕不強者。無以充虛。織不強者。無以掩形。雖有湊會之要。陶室之術。無所施其巧。自古及今。不施而得報。不勞而有功者。未之有也。

通有第二

大夫曰。燕之涿薊。趙之邯鄲。魏之溫軹。韓之滎陽。齊之臨淄。楚之宛丘。鄭之陽翟。三川之二周。富冠海內。皆爲天下名都。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其地者也。居五諸侯之衢。跨街衝之路也。故物豐者民衍。宅近市者家富。富在術數。不在勞身。利在勢居。不在力耕也。文學曰。荆陽南有桂林之饒。內有江湖之利。左陵陽之金。右蜀漢之材。伐木而樹穀。播菜而播粟。火耕而水耨。地廣而饒財。然後薰廬偷生。好衣甘食。雖白屋草廬。歌謳鼓琴。日給月單。朝歌暮戚。趙中山。帶大河。纂四通。神衢當天下之蹊。商賈錯於路。諸侯交於道。然民淫好末。侈靡而不務本。田疇不脩。男女矜飾。家無斗筲。鳴琴在室。是以楚趙之民。均貧而寡富。宋衛韓梁。好本稼穡。編戶齊民。無不家衍人給。故利在自惜。不在勢居。街衢富在儉力。趣時不在歲司。羽鳩也。大夫曰。五行。東方木而丹章。有金銅之山。南方火而交趾。有大海之川。西方金而蜀隴。有各材之林。北方水而幽都。有積沙之地。此天地所以均有無而通萬物也。今吳越之竹。隋唐之材。不可勝用。而曹衛梁宋。采棺轉尸。江湖之魚。兼黃之鮓。不可勝食。而鄒魯周韓。藜藿蔬食。天地之利無不贖。而山海之貨無不富也。然百姓匱乏。財用不足。多寡不調。而天下財不散也。文學曰。古者采椽不斲。茅屋不翦。衣布褐。飯土糲。鑄金爲鉏。埴埴爲器。工不造奇巧。世不竇不可衣食之物。各安其居。樂其俗。甘其食。便其器。是以遠方之物不交。而昆山之玉不至。今世俗壞而競於淫靡。女極纖微。工極技巧。雕素樸而尙珍怪。鑽山石而求金銀。沒深淵。求珠璣。設機陷。求犀象。張網羅。求翡翠。求蠻貉之物。以眩中國。徒叩笮之貨。致之東海。交萬里之財。曠日費功。無益於用。是以揭夫匹婦。勞罷力屈。而衣食不足也。故王者禁盜利。節漏費。盜利禁則反本。漏費節則民用給。是以生無乏資。死無轉尸也。大夫曰。古者宮室有度。輿服以庸。采椽茅茨。非先王之制也。君子節奢刺儉。儉則固。昔孫叔敖相楚。妻不衣帛。馬不秣粟。孔子曰。不可大儉極下。此蟋蟀所爲作也。管子曰。不飾宮室。則材木不可勝用。不充庖廚。則禽獸不損其壽。無味利則本業所出。無黼黻則女工不施。故工商梓匠。邦國之用。器械之備也。自古有之。非獨於此。弦高飯牛於周。五穀實車入秦。公輸子以規矩。歐冶以鑄鑄。語曰。百工居肆以致其事。農商交易以利本末。山居澤處。蓬蒿境埳。財物流通。有以均之。是以多者不獨衍。少者不獨饑。若各居其處。食其食。則是橘柚不鬻。胸鹵之鹽不出。旃罽不市。而吳唐之材不用也。文學曰。孟子云。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蠶麻以時。布帛不可勝衣也。斧斤以時入。材木不可勝用。田漁以時。魚肉不可勝食。若則飾宮室。增臺榭。梓匠斲

巨爲小。以圓爲方。上成雲氣。下成山林。則材木不足用也。男子去本爲末。雖雕文刻鏤。以象禽獸。窮物究變。則穀不足食也。婦女飾微治細。以成文章。極伎盡巧。則絲布不足衣也。庖宰烹殺胎卵。煎炙齊和。窮極五味。則魚肉不足食也。當今世非患禽獸不損。材木不勝。患僭侈之無窮也。非患無旃罽橘柚。患無狹廬糠糟也。

錯幣第四

大夫曰。交幣通施。民事不及。物有所并也。計本量委。民有飢者。穀有所藏也。智者有百人之功。愚者不更本之事。人君不調民。有相妨之富也。此其所以或儲百年之餘。或不厭糟糠也。民大富則不可以祿使也。大彊則不可以威罰也。非散聚均利者不齊。故人主積其食。守其用。制其有餘。調其不足。禁盜竊。厄利塗。然後百姓可家給人足也。文學曰。古者貴德而賤利。重義而輕財。三王之時。迭盛迭衰。衰則扶之。傾則定之。是以夏忠殷敬。周文。庠序之教。恭讓之禮。粲然可得而觀也。及其後禮義弛崩。風俗滅息。故自食祿之君子。違於義而競於財。大小相吞。激轉相傾。此所以或儲百年之餘。或無以充虛蔽形也。古之仕者不穡。田者不漁。抱關擊柝。皆有常秩。不得兼利。盡物如此。則愚智同功。不相傾也。詩云。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言不盡物也。大夫曰。湯文繼衰。漢興乘弊。一質一文。非苟易常也。俗弊家法。非務變古也。亦所以救失扶衰也。故教與俗改。弊與世易。夏后以玄貝。周人以紫石。後世或金錢刀布。物極而衰。終始之運也。故山澤無征。則君臣同利。刀幣無禁。則姦貞並行。夫臣富相後。下專利。則相傾也。文學曰。古者市朝而無刀幣。各以其所有易無。抱布貿絲而已。後世卽有龜貝金錢。交施之也。幣數變而民滋僞。夫救僞以質。防失以禮。湯文繼衰。革法易化。而殷周道興。漢初乘弊而不改易。畜利變幣。欲以反本。是猶以煎止燔。以火止沸也。上好禮則民鬪飾。上好貨則下死利也。大夫曰。文帝之時。縱民得鑄錢。冶鐵。煮鹽。吳王擅鄆海澤。鄧通專西山。山東姦猾。咸聚吳國。秦雍漢蜀。因鄧氏。吳鄧錢布天下。故有鑄錢之禁。禁禦之法。立而姦僞息。姦僞息。則民不期於妄得。而各務其職。不反本何爲。故統一則民不二也。幣由上則下不疑也。文學曰。往古幣衆財通。而民樂。其後稍去舊幣。更行白金龜龍。民多巧新幣。幣數易而民益疑。於是廢天下諸錢。而專命水衡三官作。更近侵利。或不中式。故有薄厚輕重。農人不習。物類比之。信故疑新。不知姦真。商賈以美買惡。以半易

倍。買則失實。賣則失理。其疑或滋益甚。夫鑄僞金錢以有法。而錢之善惡。無增損於政。擇錢則物稽滯。而用人尤被其苦。春秋曰。算不及蠻夷則不行。故王者外不郵海澤。以便民用。內不禁刀幣。以通民施。

禁耕第五

大夫曰。家人有寶器。尚函匣而藏之。况人主之山海乎。夫權利之處。必在深山窮澤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異時鹽鐵未籠。布衣有胸耶。胸耶人吳王皆鹽鐵初議也。君有吳王。專山澤之饒。薄賦其民。賑贍窮小。以成私威。私威積而逆節之心作。夫不蚤絕其源而憂其末。若決呂梁。沛然其所傷必多矣。太公曰。一家害百家。百家害諸侯。諸侯害天下。王法禁之。今放民於權利。罷鹽鐵以資暴彊。遂其貪心。衆邪羣聚。私門成黨。則強禦日以不制。而并兼之徒。姦形成也。文學曰。民人藏於家。諸侯藏於國。天子藏於海內。故民人以垣墻爲藏。天子以四海爲匣。天子適諸侯。升自阼階。諸侯納管鑰。執策而聽命。示莫爲主也。是以王者不畜聚。下藏於民。遠浮利。務民之義。義禮立則民化上。若是。雖湯武生存於世。無所容其慮。工商之事。歐冶之任。何姦之能成。三桓專魯。六卿分晉。不以鹽鐵。故權利深者。不在山海。在朝廷。一家害百家。在蕭牆。而不在胸耶也。大夫曰。山海有禁。而民不傾。貴賤有平。而民不疑。縣官設衡立準。人從所欲。雖使五尺童子適市。莫之能欺。今罷去之。則豪民擅其用。而專其利。決市閭巷。高下在口吻。貴賤無常。端坐而民豪。是以養強抑弱。而藏於陌也。彊養弱抑。則齊民消。若衆穢之盛。而害五穀。一家害百家。不在胸耶如何也。文學曰。山海者。財用之寶也。鐵器者。農夫之死生也。死生用則仇讎滅。仇讎滅則田野闢。田野闢而五穀熟。寶路開則百姓贍。而民用給。民用給則國富。國富而教之以禮。則行道有讓。而工商不相豫。人懷敦樸。以自相接。而莫相利。夫秦楚燕齊。士力不同。剛柔異勢。巨小之用。居局之宜。黨殊俗易。各有所便。縣官籠而一之。則鐵器失其宜。而農民失其便。器用不便。則農夫罷於墜。而草萊不辟。草萊不辟。則民困乏。故鹽冶之處。大傲皆依山川。近鐵炭。其勢咸遠。而作劇。郡中卒踐更者。多不勘。責取庸代。縣邑或以戶口賦鐵。而賤平其準。夏家以道次發僦運。鹽鐵煩費。邑或以戶。百姓病苦之。愚竊見一官之傷千里。未覩其在胸耶也。

復古第六

大夫曰。故扇水都尉彭祖寧。歸言鹽鐵令品。令品甚明。卒徒衣食縣官。作鑄鐵器。給用甚衆。無妨於民。而吏或不良。禁令不行。故民煩苦之。今意總一鹽錢。非獨爲利入也。將以建本抑末。離朋黨。禁淫侈。絕并兼之路也。古者名山大澤。不以封。爲下之專利也。山海之利。廣澤之畜。天下之藏也。皆宜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司農。以佐助百姓。浮食豪民。好欲擅山海之貨。以致富業。役利細民。故沮事議者衆。鐵器兵刃。天下之大用也。非衆庶所宜事也。往者。豪強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鐵石鼓鑄煮鹽。一家聚衆。或至千餘人。大抵盡收放流人民也。遠去鄉里。棄墳墓。依倚大家。聚深山窮澤之中。成姦僞之業。遂朋黨之權。其輕爲非亦大矣。今自廣進賢之途。練擇守尉。不待去鹽鐵而安民也。文學曰。扇水都尉所言。當時之利權。一切之術也。不可以久行而傳世。此非明王所以君國子民之道也。詩云。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此詩人刺不通於王道而善爲權利者。孝武皇帝攘九夷。平百越。師旅數起。糧食不足。故立田官。置錢入穀。歛官救急贍不給。今陛下繼大功之勤。養勞勸之民。此用粟鬻之時。公卿宜思所以安集百姓。致利除害。輔明主以仁義。修潤洪業之道。明主卽位以來。六年于茲。公卿無請減除不急之官。省罷機利之人。人權縣太久。民良望於上。陛下宣聖德。昭明光。令郡國賢良文學之士。乘傳詣公車。議五帝三王之道。六藝之風。冊陳安危利害之分。指意粲然。今公卿辨議。未有所定。此所謂守小節而遺大體。抱小利而忘大利者也。大夫曰。宇宙之內。鷺雀不知天地之高也。坎井之蠶。不知江海之大。窮夫否婦。不知國家之慮。負荷之商。不知猗頓之富。先帝計外國之利。料胡越之兵。兵敵弱而易制。用力少而功大。故因勢變以主四夷。地濱山海。以屬長城。北略河外。開路匈奴之鄉。功未卒善。文王受命伐崇。作邑于豐。武王繼之。載尸以行。破商擒紂。遂成王業。曹沫棄三北之恥。而復侵地。管仲負當世之累。而立霸功。故志大者遺小。用權者離俗。有司思師望之計。遂先帝之業。志在絕胡貉。擒單于。故未遑扣扇之義。而錄拘儒之論。文學曰。鷺雀離巢宇。而有鷹隼之憂。坎井之蠶。離其居。而有蛇鼠之患。况翺翔千仞。而游四海乎。其禍必大矣。此李斯之所以折翼。而趙高沒淵也。聞文武受命。伐不義。以安諸侯。大夫未聞弊諸夏。以役夷狄也。昔秦常舉天下之力。以事胡越。竭天下之財。以牽其用。然衆不能畢。而以百萬之師。爲一夫之任。此天下共聞也。且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弊。此百姓所疾苦。而拘儒之所憂也。

非鞅第七

大夫曰。昔商君相秦也。內立法度。嚴刑罰。飭政教。姦僞無所容。外設百倍之利。收山澤之稅。國富民強。器械完飾。蓄積有餘。是以征敵伐國。攘地斥境。不賦百姓而師以贍。故用不竭而民不知。地盡西河而民不苦。鹽鐵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足軍旅之費。務蓄積以備乏絕。所給甚衆。有益於國。無害於人。百姓何苦爾。而文學何憂也。文學曰。蓋文帝之時。無鹽鐵之利而民富。今有之而百姓困乏。未見利之所利也。而見其害也。且利不從天來。不從地出。一取之民間。謂之百倍。此計之失者也。無異於愚人。反裘而負薪。愛其毛。不知其皮盡也。夫李梅實多者。來年爲之衰。新穀熟者。舊穀爲之虧。自天地不能兩盈。而况於人事乎。故利於彼者。必耗於此。猶陰陽之不並曜。晝夜之有長短也。商鞅峭法長利。秦人不聊生。相與哭孝公。吳起長兵攻取。楚人搔動。相與泣悼王。其後楚日以危。秦日以弱。故利蓄而怨積。地廣而禍構。惡在利用不竭而民不知。地盡西河而人不苦也。今商鞅之冊任於內。吳起之兵用於外。行者勤於路。居者匱於室。老母號泣。怨女歎息。文學雖欲無憂。其可得也。大夫曰。秦任商君。國以富強。其後卒并大國而成帝業。及二世之時。邪臣擅斷。公道不行。諸侯叛弛。宗廟隳亡。春秋曰。未言介祭仲亡也。夫善歌者使人續其聲。善作者使人紹其功。推車之蟬攫負子之教也。周道之成。周公之力也。雖有稗謔之草創。無子產之潤色。有文武之規矩。而無周呂之擊柄。則功業不成。今以趙高之亡秦。而非商鞅。猶以崇虎亂殷。而非伊尹也。文學曰。善擊者建周而不疲。善基者致高而不蹙。伊尹以堯舜之道爲殷國基。子孫紹位。百代不絕。商鞅以重刑峭法爲秦國基。故二世而奪。刑既嚴峻矣。又作爲相坐之法。造誹謗。增肉刑。百姓齋粟。不知所措手足也。賦斂旣煩數矣。又外禁山澤之原。內設百倍之利。民無所開說容言。崇利而簡義。高力而尙功。非不廣壤進地也。然猶人之病水。益水而疾深。知其爲秦開帝業。不知其爲秦致亡道也。狐刺之鑿。雖公輸子不能善其柄。畚土之基。雖良匠不能成其高。譬若秋蓬被霜。遭風則零落。雖有十子產如之何。故扁鵲不能肉白骨。微箕不能存亡國也。大夫曰。言之非難。行之爲難。故賢者處實而効功。亦非徒陳空文而已。昔商君明於開塞之術。假當世之權。爲秦致利成業。是以戰勝攻取。并近滅遠。乘燕趙。陵齊楚。諸侯餓衽。西面而向風。其後蒙恬征胡。斥地千里。踰之河北。

若壞朽折腐。何者。商君之遺謀。備飾素循也。故舉而有利。動而有功。夫蓄積籌策。國家之所以強也。故弛廢而歸之。民未覩巨計而涉大道也。文學曰。商鞅之開塞。非不行也。蒙恬却胡千里。非無功也。威震天下。非不強也。諸侯隨風西面。非不從也。然而皆秦之所以亡也。商鞅以權數危秦國。蒙恬以得千里。亡秦社稷。此二者。知利而不知害。知進而不知退。故果身死而衆敗。此則謂戀胸之智。而愚人之計也。夫何大道之有。故曰。小人先合而後忤。初雖乘馬。卒必泣血。此之謂也。大夫曰。淑好之人。咸施之所妬也。賢知之士。闔茸之所惡也。是以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公。伯寮翹子路於季孫。夫商君起布衣。自魏入秦。期年而相之。革法明教。而秦人大治。故兵動而割地。兵休而國富。孝公大說。封之於商安之地方五百里。功如丘山。名傳後世。世人不能爲。是以相與嫉其能而疵其功也。文學曰。君子進必以道。退不失義。高而勿矜。勞而不伐。位尊而行恭。功大而理順。故俗不疾其能。而世不妬其業。今商鞅棄道而用權。廢德而任力。峭法盛刑。以虐戾爲俗。欺舊交以爲功。刑公族以立威。無恩於百姓。無信於諸侯。人與之爲怨。家與之爲讎。雖以獲功見封。猶食毒肉。愉飽而罹其咎也。蘇秦合縱連橫。統理六國。業非不大也。桀紂與堯舜並稱。至今不亡。名非不長也。然非者不足貴。故事不苟多。名不苟傳也。大夫曰。縞素不能自分於纒墨。賢聖不能自理於亂世。是以箕子執囚。比干被刑。伍員相闔閭以霜。夫差不道。流而殺之。樂毅信功於燕。昭而見疑於惠王。人臣盡節以徇名。遭世主之不用。大夫種輔翼越王。爲之深謀。卒擒強吳。據有東夷。終賜屬鏤而死。驕主背恩德。聽流說。不計其功。故也。豈身之罪哉。文學曰。比干剖心。子胥鳴夷。非輕犯君以危身。強諫以干名也。憚怛之忠。誠心動於內。忘患之禍。發於外。志在匡君救民。故身死而不怨。君子能行是。不能禦非。雖在刑戮之中。非其罪也。是以比干死而殷人怨。子胥死而吳人恨。今秦怨毒商鞅之法。甚於私仇。故孝公卒之日。舉國而攻之。東西南北。莫可奔走。仰天而歎曰。嗟乎。爲政之弊。至於斯極也。卒車裂族夷。爲天下笑。斯人自殺。非人殺之也。

晁錯第八

大夫曰。春秋之法。君親無將。將而必誅。故臣罪莫重於弑君。子罪莫重於弑父。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學。招四方遊

士山東儒墨咸聚於江淮之間。講議集論。著書數十篇。然卒於背義不臣。謀叛逆。誅及宗族。使晁錯變法易常。不用制度。迫蹙宗族。侵削諸侯。蕃臣不附。骨肉不親。吳楚積怨。斬錯東市。以慰三軍之士。而謝諸侯。斯亦誰殺之乎。文學曰。孔子不飲盜泉之流。曾子不入勝母之閭。名且惡之。而况爲不臣不子乎。是以孔子沐浴而朝。告之哀公。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傳曰。君子可貴可賤。可刑可殺。而不可使爲亂。若夫外飾其貌。而內無其實。口誦其文。而行不由其道。是盜固與盜。而不容於君子之域。春秋不以寡犯衆。誅絕之義有所止。不兼怨惡也。故舜之誅。誅鮌。其舉舉禹。夫以瑛璠之疵。而棄其璞。以一人之罪。而兼其衆。則天下無笑寶信士也。晁生言諸侯之地。大富則驕奢。急卽合從。故因吳之過。而削之會稽。因楚之罪。而奪之東海。所以均輕重。分其權。而爲萬世慮也。弦高誕於秦。而信於鄭。晁生忠於漢。而讎於諸侯。人臣各死其主。爲其國。用此解楊之。所以厚於晉。而薄於荆也。

刺權第九

大夫曰。今夫越之具區。楚之雲夢。宋之鉅野。齊之孟諸。有國之富。而霸王之資也。人君統而守之。則強。不禁則亡。齊以其腸胃予人家。強而不制。枝大而折。幹以專。巨海之富。而擅漁鹽之利也。勢足以使衆。恩足以卹下。是以齊國內倍。而外附。權移於臣。政墜於家。公室卑。而田宗強。轉轂游海者。蓋三千乘。失之於本。而未不可救。今山川海澤之原。非獨雲夢孟諸也。鼓金煮鹽。其勢必深居幽谷。而人民所罕至。姦猾交通。山海之際。恐生大姦。乘利驕溢。敦樸滋僞。則人之貴本者寡。大農鹽鐵。丞咸陽孔僅等。上請願募民。自給費。因縣官器煮鹽。予用以杜浮僞之路。由此觀之。令意所禁微。有司之慮亦遠矣。文學曰。有司之慮遠。而權家之利近。令意所禁微。有僭奢之道。著自利害之設。三業之起。貴人之家。雲行於塗。輟擊於道。攘公法。申私利。跨山澤。擅官市。非特巨海魚鹽也。執國家之柄。以行海內。非特田常之勢。陪臣之權也。威重於六卿。富累於陶衛。輿服僭於王公。宮室溢於制度。并兼列宅。隔絕閭巷。閭道錯連。足以游觀。鑿池曲道。足以聘騫。臨淵釣魚。放犬走兔。墜豺鼎力。躡鞠鬪雞。中山素女。撫流徵於堂上。鳴鼓巴俞。作於堂下。婦女被羅紈。婢妾曳絺紵。子孫連車列騎。田獵出入。畢弋捷健。是以耕者釋耒。而不勤。百姓冰釋。而懈怠。何者。己爲之。而彼取之。僭侈相効。上升而不息。此百姓所以滋僞。而罕歸本也。大夫曰。官尊者祿

厚。本美者枝茂。故文王德而子孫封。周公相而伯禽富。水廣者魚大。父尊者子貴。傳曰。河海潤千里。盛德及四海。况之妻子乎。故夫貴於朝。妻貴於室。富曰苟美。古之道也。孟子曰。王者與人同。而如彼者。居使然也。居編戶之列。而望卿相之子孫。是以跛夫之欲及樓季也。無錢而欲千金之寶。不亦虛望哉。文學曰。禹稷自布衣。思天下有不得其所者。若己推而納之溝中。故起而佐堯。平治水土。教民稼穡。其自任天下。如此其重也。豈云食祿以養妻子而已乎。夫食萬人之力者。蒙其憂。任其勞。一人失職。一官不治。皆公卿之累也。故君子之仕行其義。非樂其勢也。受祿以潤賢。非私其利。見賢不隱。食祿不專。此公叔之所以爲文。魏成子所以爲賢也。故周德成而後封子孫。不以爲黨。周公功成而後受封。天下不以爲貪。今則不然。親戚相推。朋黨相舉。父尊於位。子溢於內。夫貴於朝。妻謁行於外。無周公之德而有其富。無管仲之功而有其侈。故編戶跛夫而望疾步也。

刺復第十

大夫曰。爲色矜而心不憚曰。但居者不知負載之勞。從旁議者。與當局者異憂。方今爲天下腹居郡。諸侯並臻。中外未然。心憧憧若涉大川。遭風而未薄。是以夙夜思念國家之用。寢而忘寐。飢而忘食。計數不離於前。萬事簡闊於心。丞史器小。不足與謀。獨鬱大道。思親文學。若俟周邵而望子高。御史案事郡國。察廉舉賢才。歲不乏也。今賢良文學。臻者六十餘人。懷六藝之術。騁意極論。宜若開光發蒙。信往而乖於今。道古而不合於世。務意者。不足以知士也。將多飾文。誣能以亂實邪。何賢士之難覩也。自千乘倪寬以治尙書。位冠九卿。及所聞觀選舉之士。擢升贊憲甚顯。然未見絕倫比。而爲縣官興滯立功也。文學曰。輪子之制材木也。正其規矩而鑿柄調。師曠之諧五音也。正其六律而宮商調。當世之工匠。不能調其鑿柄。則政規矩。不能協聲音。則變舊律。是以鑿柄刺戾而不合。聲音泛越而不和。夫舉規矩而知宜。吹律而知變。上也。因循而不作。以俟其人。次也。是以曹丞相日飲醇酒。倪大夫閉口不言。故治大者。不可以煩。煩則亂。治小者。不可怠。怠則廢。春秋曰。其政恢卓。恢卓可以爲卿相。其政察察。察察可以爲匹夫。夫維綱不張。禮義不行。公卿之憂也。案上之文。期會之事。丞史之任也。尙書曰。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庶尹允諧。言官得其人。人任其事。故官治而不亂。事起而不廢。士守其職。大夫理其位。公卿總要執

凡而已。故任能者。責成而不勞。任己者。事廢而無功。桓公之於管仲。耳而目之。故君子勞於求賢。逸於用之。豈云殆哉。昔周公之相也。謙卑而不鄰。以勞天下之士。是以俊乂滿朝。賢智充門。孔子無爵位。以布衣從才士。七十有餘人。皆諸侯相卿之人也。况處三公之尊。以養天下之士哉。今以公卿之上位。爵祿之美。而不能致士。則未有進賢之道。堯之舉舜也。賓而妻之。桓公舉管仲也。賓而師之。以天子而妻匹夫。可謂親賢矣。以諸侯之師匹夫。可謂敬賓矣。是以賢者從之若流。歸之不疑。今當世在位者。既無燕昭之下士。鹿鳴之樂賢。而行臧文子叔之意。蔽賢妬能。自高其智。譬人之才。足己而不問。卑士而不友。以位尙賢。以祿驕士。而求士之用亦難矣。大夫繆然不言。蓋賢良長歎息焉。御史進曰。太公相文武以王天下。管仲相桓公以霸諸侯。故賢者得位。猶龍得水。騰地游霧也。公孫丞相以春秋說先帝。遽即三公。處周邵之列。據萬里之勢。爲天下準繩。衣不重彩。食不兼味。以先天下。而無益於治。博士褚泰。徐偃等。承明詔。建節馳傳。巡省郡國。舉孝廉。勸元元。而流俗不改。招舉賢良。方正文學之士。超遷官爵。或至卿大夫。非燕昭之薦士。文王之廣賢也。然而未覩功業所成。殆非龍蛇之才。而鹿鳴之所樂賢也。文學曰。水炭不同器。日月不並明。當公孫弘之時。人主方設謀垂意於四夷。故權譎之謀進。荆楚之士用。將帥或至封侯食邑。而勉獲者。咸蒙厚賞。是以奮擊之士由此興。其後干戈不休。軍旅相望。甲士糜弊。縣官用不足。故設險興利之臣起。磻溪熊羆之士隱。涇淮造渠。以通漕運。東郭偃孔。僅建鹽鐵。策諸利富者。買爵販官。免刑除罪。公用彌多。而爲者徇私。上下無求。百姓不堪。抗弊而從法。故懼急之臣。進而見知。廢格之法起。杜周咸宣之屬。以峻文決理貴。而王溫舒之徒。以鷹隼擊殺顯。其欲據仁義以道事君者寡。偷合取容者衆。獨以一公孫弘。如之何。

論儒第十一

御史曰。文學祖述仲尼。稱誦其德。以爲自古及今。未之有也。然孔子脩道魯衛之間。教化洙泗之上。弟子不爲變。當世不爲治。魯國之削滋甚。齊宣王喪儒尊學。孟軻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祿。不任職而論國事。蓋齊稷下先生。千有餘人。當此之時。非一公孫弘也。弱燕攻齊。長驅至臨淄。湣王遁逃。死於莒而不能救。王建禽於秦。與之俱虜而不能存。若此。儒者之安國尊君。未始有効也。文學曰。無鞭策。雖造父不能調駟馬。無世位。雖舜禹不能治萬

民。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故輶車良馬，無以馳之。聖德仁義，無所施之。齊宣之時，不顯賢進士，國家富強，威行敵國。及湣王奮二世之餘烈，南舉楚淮，北并巨宋，苞十二國，西摧三晉，卻彊秦，五國賓從。鄒魯之君，泗上諸侯，皆入臣，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諸儒諫不從，各分散。慎到、捷子亡去，田駢如薛，而孫卿適楚。內無良臣，故諸侯合謀而伐之。王建聽流說，信反間，用后勝之計，不與諸侯從，親以亡國。爲秦所禽，不亦宜乎？御史曰：伊尹以割烹事湯，百里以飯牛要穆公，始爲苟合，信然與之。霸王如此，何言不從？何道不行？故商君以王道說孝公，不用。卽以疆國之道，卒以就功。鄒子以儒術干世主，不用。卽以變化始終之論，卒以顯名。故馬効千里，不必胡代。士貴成功，不必文辭。孟軻守舊術，不知世務，故困於梁宋。孔子能方不能圓，故飢于黎丘。今晚世之儒，勤德時有乏匱，言以爲非，因此不行。自周室以來，千有餘歲，獨有文武成康，如言必參一焉，取所不能及而稱之，猶覽者能言遠，不能行也。聖人異塗同歸，或行或止，其趣一也。商君雖革法政教，志存於疆國利民。鄒子之作變化之術，亦歸於仁義。祭仲自貶損以行權，時也。故小枉大直，君子爲之。今程邈然守一道，引尾生之意，卽晉文之譎諸侯，以尊周室不足道，而管仲蒙恥辱以存亡，不足稱也。文學曰：伊尹之干湯，知聖主也。百里之歸秦，知明君也。二君之能知霸王，其冊素形，於己非暗，而以冥冥決事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如何其苟合而以成霸王也？君子執德秉義而行，故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孟子曰：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乘之勢，不能一朝居也。寧窮飢居於陋巷，安能變己而從俗化，闔廬殺僚，公子札去而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魯公殺子赤，叔苴退而隱處，不食其祿，虧義得尊，枉道取容，効死不爲也。聞正道不行，釋事而退，未聞枉道以求容也。御史曰：論語：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有是言而行，不足從也。季氏爲無道，逐其君，奪其政，而冉求、仲由臣焉。禮：男女不授，不交爵。孔子適衛，因嬖臣彌子瑕以見衛夫人。子路不說，子瑕佞臣也。夫子因之，非正也。男女不交，孔子見南子，非禮也。禮義由孔氏，且貶道以求容，惡在其釋事而退也。文學曰：天下不平，庶國不寧，明王之憂也。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煩亂，賢聖之憂也。是以堯憂洪水，伊尹憂民，管仲束縛，孔子周流，憂百姓之禍而欲安其危也。是以負鼎俎，囚拘匍匐以救之，故追亡者趨，拯溺者濡。今民陷溝壑，雖欲無濡，豈得已哉？御史默不對。

憂憂第 十一

大夫曰。文學言天下不平。庶國不寧。明王之憂也。故王者之於天下。猶一室之中也。有一人不得其所。則謂之不樂。故民流沉溺而弗救。非惠君也。國家有難而不憂。非忠臣也。夫守節死難者。人臣之職也。衣食飢寒者。慈父之道也。今子弟遠於勞外。人主爲之夙夜不寧。羣臣盡力畢議。冊滋國用。故少府丞令請建酒榷。以贍邊給戰士。拯救民於難也。爲人父兄者。豈可以已乎。內省衣食。以卹在外者。猶未足。今又欲罷諸用。減奉邊之費。未可爲慈父賢兄也。文學曰。周之季末。天子微弱。諸侯力政。故國君不安。謀臣奔馳。何者。敵國衆而社稷危也。今九州同域。天下一統。陛下優遊巖廊。覽羣臣極言。至內論雅頌。外鳴和鑾。純德粲然。並於唐虞。功烈流於子孫。夫蠻貊之人。不食之地。何足以煩慮。而有戰國之憂哉。若陛下不棄。加之以德。施之以惠。北夷必內向。款塞自至。然後以爲胡制於外臣。卽匈奴沒齒。不食其所用矣。大夫曰。聖主思念中國之未寧。北邊之未安。故使廷尉評等。問人間所疾苦。拯卹貧賤。周贍不足。君臣所宜。明王之德。安宇內者。未得其紀。故問諸生。諸生議不干天。則入淵。乃欲以閭里之治。而况國家之大事。亦不幾矣。發於吠畝。出於窮巷。不知冰水之寒。若醉而新寤。殊不足與言也。文學曰。夫欲安民富國之道。在於反本。本立而道生。順天之理。因地之利。卽不勞而功成。夫不修其源而事其流。無本以統之。雖竭精神。盡思慮。無益於治。欲安之。適足以危之。欲救之。適足以敗之。夫治亂之端。在於本末而已。不至勞其心而道可得也。孔子曰。不通於論者。難於言治。道不同者。不相與謀。今公卿意有所倚。故文學之言。不可用也。大夫曰。吾聞爲人臣者。盡忠以順職。爲人子者。致孝以承業。君有非。則臣覆蓋之。父有非。則子匿逃之。故君薨。臣不變君之政。父沒。則子不改父之道也。春秋譏毀泉臺。爲其隳先祖之所爲。而揚君父之惡也。今鹽鐵均輸。所從來久矣。而欲罷之。得無害先帝之功。而妨聖主之德乎。有司倚於忠孝之路。是道殊而不同於文學之謀也。文學曰。明者因時而變。知者隨世而制。孔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故聖人上賢不離古。順俗而不偏宜。魯定公序昭穆。順祖禰。昭公廢卿士。以省事節用。不可謂變祖之所爲。而改父之道也。二世充大阿房。以崇緒。趙高增累秦法。以廣威。而未可謂忠臣孝子也。

大夫曰。諸侯以國爲家。其憂在內。天子以八極爲境。其慮在外。故宇小者用菲。功巨者用大。是以縣官開園池。總山海。致利以助貢賦。脩溝渠。立諸農。廣田收。盛苑囿。太僕水衡少府大農。歲課諸入。田收之利。池籟之假。及北邊置任。任田官以贍諸用。而猶未足。今欲罷之。絕其原。杜其流。上下俱殫。困乏之應也。雖好省事節用。如之何其可也。文學曰。古者制地。足以養民。民足以承其上。千乘之國。百里之地。公侯伯子男。各充其求。贍其欲。秦兼萬國之地。有四海之富。而意不贍。非宇小而用菲者。欲多而下不堪其求也。語曰。廚有腐肉。國有飢民。廩有肥馬。路有餒人。今狗馬之養。蟲獸之食。豈特腐肉秣馬之費哉。無用之官。不急之作。服淫侈之變。無功而衣食。縣官者衆。是以上不足而下困乏也。今不減除其本。而欲贍其末。設機利。造田畜。與百姓爭薦草。與商賈爭市利。非所以明主德而相國家也。夫男耕女績。天下之大業也。故古者分地而處之。利田畝而事之。是以業無不食之地。國無乏作之民。今縣官之多。張苑囿。公田池澤。公家有軫假之名。而利歸權家。三輔迫近於山河。地狹人衆。四方並臻。粟米薪菜。不能相贍。公田轉假。桑榆菜果不殖。地力不盡。愚以爲非先帝之開苑囿池籟。可賦歸之於民。縣官租稅而已。假稅殊名。其實一也。夫如是。匹夫之力。盡於南畝。匹婦之力。盡於麻枲。田野闢。麻枲治。則上下俱衍。何困乏之有矣。大夫默然。視其丞相御史。

輕重第十四

御史進曰。昔太公封於營丘。辟草萊而居焉。地薄人少。於是通利末之道。極女工之巧。是以鄰國交於齊。財畜貨殖。世爲疆國。管仲相桓公。襲先君之業。行輕重之變。南服彊楚。而霸諸侯。今大夫各修太公桓管之術。掘一鹽鐵。通山川之利。而萬物殖。是以縣官用饒足。民不困乏。本末並利。上下俱足。此籌計之所致。非獨耕桑農業也。文學曰。禮義者。國之基也。而權利者。政之殘也。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伊尹太公。以百里興其君。管仲專於桓公。以千乘之齊。而不能至於王。其所務非也。故功名隳壞。而道不濟。當此之時。諸侯莫能以德。而爭於公私。故以權相傾。今天下合爲一家。利末惡欲行。淫巧惡欲施。大夫君以心計策國用。構諸侯。參以酒榷。咸陽孔僅。增以鹽鐵。江充耕谷之等。各以鋒鏡。言利末之事。析秋毫。可爲無間矣。非特管仲設九府。徵山海也。然而國家衰耗。城郭

空虛。故非崇仁義。無以化民。非力本農。無以富邦也。御史曰。水有獮獺而池魚勞。國有強禦而齊民消。故茂林之下無豐草。大塊之間無美苗。夫理國之道。除穢鋤豪。然後百姓均平。各安其宇。張廷尉論定律令。明法以繩天下。誅姦猾。絕并兼之徒。而強不凌弱。衆不暴寡。大夫各運籌策。建國用。籠天下。鹽鐵諸利。以排富商大賈。買官贖罪。損有餘。補不足。以齊黎民。是以兵革東西征伐。賦斂不增而用足。夫損益之事。賢者所覩。非衆人之所知也。文學曰。扁鵲撫息脈而知疾所由生。陽氣盛則損之而調陰。寒氣盛則損之而調陽。是以氣脈調和。而邪氣無所留矣。夫拙醫不知脈理之腠。血氣之分。妄刺而無益於疾。傷肌膚而已矣。今欲損有餘。補不足。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矣。嚴法任刑。欲以禁暴止姦。而姦猶不止。意者非扁鵲之用鍼石。故衆人未得其職也。御史曰。周之建國也。蓋千八百諸侯。其後疆吞弱。大兼小。并爲六國。六國連兵。結難數百年。內拒敵國。外攘四夷。由此觀之。兵甲不休。戰伐不乏。軍旅外奉。倉庫內實。今以天下之富。海內之財。百郡之貢。非特齊楚之畜。趙魏之庫也。計委量入。雖急用之。宜無乏絕之時。顧大農等以術體躬稼。則后稷之烈。軍四出而用不繼。非天之財少也。用鍼石調均有無。補不足亦非也。上大夫君。與治粟都尉管領大農。事灸刺稽滯。開利百脈。是以萬物流通。而縣官富實。當此之時。四方征暴亂。車甲之費。克獲之賞。以億萬計。皆贍大司農。此皆扁鵲之力。而鹽鐵之福也。文學曰。邊郡山居谷處。陰陽不和。寒凍裂地。衝風飄鹵。沙石凝積。地勢無所宜。中國天地之中。陰陽之際也。日月經其南。斗極出其北。含衆和之氣。產育庶物。今去而侵邊。多斥不毛。寒苦之地。是猶棄江臯河濱。而田於嶺坂菹澤也。轉倉廩之委。飛府庫之財。以給邊民。中國困於繇賦。邊民苦於戍禦。力耕不便種糴。無桑麻之利。仰中國絲絮而後衣之。皮裘蒙毛。曾不足蓋形。夏不失複。冬不離窟。父子夫婦。內藏於專室土園之中。中外空虛。扁鵲何力。而鹽鐵何福也。

未通第十五

御史曰。內郡人衆。水泉薦草。不能相贍。地勢溫濕。不宜牛馬。民蹠耒而耕。負擔而行。勞罷而寡功。是以百姓貧苦。而衣食不足。老弱負輅於路。而列卿大夫。或乘牛車。孝武皇帝。平百越以爲園圃。却羌胡以爲苑囿。是以珍怪異物。充於後宮。騶駼馱駟。實於外廡。匹夫莫不乘堅良。而民間厭橘柚。由此觀之。邊郡之利亦饒矣。而曰何福之有。

未通於計也。文學曰：禹平水土，定九州，四方各以土地所生，貢獻足以充宮室，供人生之欲，膏壤萬里，山川之利，足以富百姓，不待蠻貊之地，遠方之物而用足。聞往者未伐胡越之時，繇賦省而民富足，溫衣飽食，藏新食陳，布帛充用，牛馬成羣，農夫以馬耕載，而民莫不騎乘，當此之時，却走馬以糞，其後師旅數發，戎馬不足，牝牡入陣，故駒犢生於戰地，六畜不育於家，五穀不殖於野，民不足於糟糠，何橘柚之所厭。傳曰：大軍之後，累世不復。方今郡國田野有隴而不墾，城郭有宇而不寔，邊郡何饒之有乎？御史曰：古者制田百步爲畝，民井田而耕，什而藉一，義先公而後己，民臣之職也。先帝哀憐百姓之愁苦，衣食不足，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畝率三十而稅一，墮民不務田作，飢寒及己，固其理也，其不耕而欲播，不種而欲獲，鹽鐵又何過乎？文學曰：什一而藉，民之力也，豐耗美惡，與民共之，民勤己不獨衍，民衍己不獨勤，故曰：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田雖三十而以頃畝出稅，樂歲粒米梁糲，而寡取之，凶年飢饉，而必求足，加之以口賦，更繇之役率，一人之作，中分其功，農夫悉其所得，或假貸而益之，是以百姓疾耕力作，而飢寒遂及己也。築城者，先厚其基而求其高，畜民者，先厚其業而後求其贍。論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乎？御史曰：古者諸侯爭強，戰國並起，甲兵不休，民曠於田疇，什一而藉，不違其職，今賴陛下神靈，甲兵不動久矣，然則民不齊出於南畝，以口率被墾田而不足，空倉廩而賑貧乏，侵益日甚，是以愈惰而仰利，縣官也。爲斯君者亦病矣，反以身勞民，民猶背恩棄義，而遠流亡，避匿上公之事，民相倣倣，田地日無，租賦不入，扞扞縣官，君雖欲足，誰與之足乎？文學曰：樹木數徙則痿，蟲獸徙居則壞，故代馬依北風，飛鳥翔故巢，莫不哀其生，由此觀之，民非利避上公之事而樂流亡也，往者，軍陣數起，用度不足，以訾徵賦，常取給見民，田家又被其勞，故不齊出於南畝也。大抵逋流，皆在大家，更正畏憚，不敢篤責，刻急細民，細民不堪，流亡遠去，中家爲之色出，後亡者爲先亡者服事，錄民數，劓於惡吏，故相倣倣，去尤甚而就少愈多。傳曰：政寬者，民死之，政急者，父子離，是以田地日荒，城郭空虛，夫牧民之道，除其所疾，適其所安，安而不擾，使而不勞，是以百姓勸業而樂公賦，若此，則君無賑於民，民無利於上，上下交議而頌聲作，故取而民不厭，役而民不苦，靈臺之詩，非或使之，民自爲之，若斯，則君何不足之有乎？御史曰：古者十五入大學，與小役二十冠而成人，與戎事五十以上，血脉盜剛曰艾壯，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故商師若烏，周師若荼，今陛下哀憐百姓，寬力役之政，二十三始賦，五十六而免，所以輔着壯而息老。

艾也。丁者治其田里。老者修其唐園。儉力趣時。無飢寒之患。不治其家而訟縣官亦悻矣。文學曰。十九年已下爲殤。未成人也。二十而冠。三十而娶。可以從戎事。五十已上曰艾老。杖於家。不從力役。所以扶不足而息高年也。鄉飲酒之禮。耆老異饌。所以優耆髦而明養老也。故老者非肉不飽。非帛不暖。非杖不行。今五十已上至六十。與子孫服輓輪。並給繇役。非養老之意也。古有大喪者。君三年不呼其門。通其孝道。遂其哀戚之心也。君子之所重而自盡者。其惟親之喪乎。今或僵尸棄衰絰而從戎事。非所以子百姓。順孝悌之心也。周公抱成王聽天下。恩塞海內。澤被四表。矧惟南面。含仁保德。靡不得其所。詩云。夙夜基命宥密。陛下富於春秋。委任大臣。公卿輔政。政教未均。故庶人譏也。御史默不答也。

地廣第十六

大夫曰。王者包含并覆。普愛無私。不爲近重施。不爲遠遺恩。今俱是民也。俱是臣也。安危勞佚。不齊。獨不當調邪。不念彼而獨計此。斯亦好議矣。緣邊之民。處寒苦之地。距強胡之難。烽燧一動。有沒身之累。故邊民百戰而中國恬臥者。以邊郡爲蔽扞也。詩云。莫非王事。而我獨勞。刺不均也。是以聖王懷四方。獨苦興師。推却胡越遠寇。國安災散。中國肥饒之餘。以調邊境。邊境強則中國安。國安則晏然無事。何求而不默也。文學曰。古者天子之立於天下之中。縣內方不過千里。諸侯列國。不及不食之地。禹貢至于五千里。民各供其君。諸侯各保其國。是以百姓均調。而繇役不勞也。今推胡越數千里。道路迴避。士卒勞罷。故邊民有刎頸之禍。而中國有死亡之患。此百姓所以蠶蠶而不默也。夫治國之道。由中及外。自近者始。近者親附。然後來遠。百姓內足。然後卹外。故羣臣論或欲田輪臺。明主不許。以爲先救近務。及時本業也。故下詔曰。當今之務。在於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公卿宜承意。請減除不任。以佐百姓之急。今中國弊落。不憂務在邊境。意者地廣而不耕。多種而不耨。費力而無功。詩云。無田甫田。維莠騶騶。其斯之謂歟。大夫曰。湯武之伐。非好用兵也。周宣王辟國千里。非貪侵也。所以除寇賊而安百姓也。故無功之師。君子不行。無用之地。聖王不貪。先帝舉湯武之師。定三垂之難。一面而制敵。匈奴遁逃。因河山以爲防。故去沙石鹹鹵不食之地。故割斗辟之縣。棄造陽之地。以與胡。嘗曲塞。據河險。守要害。以寬徭役。保士民。由此觀之。

聖主用心。非務廣地以勞衆而已矣。文學曰。秦之用兵。可謂極矣。蒙恬斥境。可謂遠矣。今踰蒙恬之塞。立郡縣。寇虜之地。地彌遠而民滋勞。朔方以西。長安以北。新郡之功。外城之費。不可勝計。非徒是也。司馬唐蒙擊西南夷之塗。巴蜀弊於邛笮。橫海征南夷。樓船戍東越。荆楚罷於甌駱。左將伐朝鮮。開臨洮。燕齊困於穢貉。張騫通殊遠。納無用府庫之藏。流於外國。非特斗辟之費。造陽之役也。由此觀之。非人主用心。好事之臣。爲縣官計過也。大夫曰。挾管仲之智者。非爲厮役之使也。懷陶朱之慮者。不居貧困之處。文學能言而不能行。居下而訕上。處貧而非富。大言而不從。高厲而行卑。誹譽訾議。以要名采。善於當世。夫祿不過秉握者。不足以言治。家不滿檐石者。不足以計事。儒皆貧羸。衣冠不完。安知國家之政。縣官之事乎。何斗辟造陽也。文學曰。夫賤不周智。貧不妨行。顏淵屢空。不爲不賢。孔子不容。不爲不聖。必將以貌舉人。以才進士。則太公終身鼓刀。甯戚不離飯牛矣。古之君子。守道以立名。修身以俟時。不爲窮變節。不爲賤易志。惟仁之處。惟義之行。臨財苟得。見利反義。不義而富。無名而貴。仁者不爲也。故曾參閔子。不以其仁易晉楚之富。伯夷不以其行。易諸侯之位。是以齊景公有馬千駟。而不能與之爭名。孔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於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故惟仁者能處約樂貧。小人富斯暴。貧斯濫矣。楊子曰。爲仁不富。爲富不仁。苟先利而後義。取奪不厭。公卿積億萬。大夫積千金。士積百金。利已并財。以聚。百姓寒苦流離於路。儒獨何以完其衣冠也。

貧富第十七

大夫曰。余結髮束脩。年十三。幸得宿衛。給事輦轂之下。以至卿大夫之位。獲祿受賜。六十有餘年矣。車馬衣服之用。妻子僕養之費。量入爲出。儉節以居之。奉祿賞賜。一二籌策之積。浸以致富成業。故分土若一賢者能守之。分財若一智者能籌之。夫白圭之廢著。子貢之三至千金。豈必賴之民哉。運之六寸。轉之息耗。取之貴賤之間耳。文學曰。古者事業不二。利祿不兼。然後諸業不相遠。而貧富不相懸也。夫乘爵祿以謙讓者。名不可勝舉也。因權勢以求利者。入不可勝數也。食湖池管山海芻蕘者。不能與之爭澤。商賈不能與之爭利。子貢以布衣致之。而孔子非之。况以勢位求之者乎。故古者大夫思其仁義以充其位。不爲權利以充其私也。大夫曰。山岳有饒。然後百姓

贍焉。河海有潤。然後民取足焉。夫尋常之汚。不能溉陂澤。丘阜之木。不能成宮室。小不能苞大。少不能贍多。未有不能自足而能足人者也。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故善爲人者。能自爲者也。善治人者。能自治者也。文學不能治內。安能理外乎。文學曰。行遠者假於車。濟江海者因於舟。故賢士之立功成名。因資而假物者也。公輸子能因人主之材木。以構宮室臺榭。而不能自爲專屋狹廬。材不足也。歐冶能因國君銅鐵。以爲金鑪大鍾。而不能自爲一鼎盤。材無其用也。君子因人主之正朝。以和百姓潤衆庶。而不能自鏡其家勢。不便也。故舜耕於歷山。思不及州里。太公屠牛於朝歌。利不及妻子。及其見用。思流八荒。德溢四海。故舜假之堯。太公因之周。君子能修身以假道者。不能枉道而假財也。大夫曰。道懸於天。物布於地。智者以術。愚者以困。子貢以著積顯於諸侯。陶朱公以貨殖尊於當世。富者交焉。貧者贍焉。故上自人君。下及布衣之士。莫不戴其德。稱其仁。原憲孔伋。當世被飢寒之患。顏回屢空於窮巷。當此之時。迫於窟穴。拘於縲袍。雖欲假財信姦佞。亦不能也。文學曰。孔子云。富而可求。雖執鞭之事。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君子求義。非苟富也。故刺子貢不受命而貨殖焉。君子遭時。則富且貴。不遇。退而樂道。不以利累己。故不違義而妄取。隱居修節。不欲妨行。故不毀名而趨勢。雖付之以韓魏之家。非其志。則不居也。富貴不能榮。謗毀不能傷也。故原憲之縲袍。賢於季孫之狐貉。趙宣孟之魚食。甘於智伯之芻豢。子思之銀珮。美於虞公之垂棘。魏文侯軾段干木之閭。非以其有勢也。晉文公見韓慶下車而趨。非其多財。以其富於仁。充於德也。故貴何必財。亦仁義而已矣。

勸學第十八

大夫曰。夫懷枉而言正。自託於無欲而實不從。非此士之情也。昔李斯與包丘子俱事荀卿。既而李斯入秦。遂取三公。據萬乘之權。以制海內。功侔伊望。名巨太山。而包丘子不免於甕牖蒿廬。如潦歲之龜。口非不衆也。然卒死於溝壑而已。今內無以養。外無以稱。貧賤而好義。雖言仁義。亦不足貴者也。文學曰。方李斯之相秦也。始皇任之。人臣無二。然而荀卿謂之不食。覩其權不測之禍也。包丘子飯麻蓬藜。修道白屋之下。樂其志。安之於廣廈芻豢。無赫赫之勢。亦無戚戚之憂。夫晉獻垂棘。非不美也。宮之奇見之而歎。知荀息之圖之也。智伯富有三晉。非不盛

也。然不知襄子之謀之也。季孫之狐貉。非不麗也。而不知魯君之患之也。故晉獻以寶馬釣虞虢。襄子以城壞誘智伯。故智伯身禽於趙。而虞虢卒并於晉。以其務得不顧其後。貪土地而利寶馬也。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今之在位者。見利不慮害。貪得不顧恥。以利易身。以財易死。無仁義之德。而有富貴之祿。若蹈坎穽。食於懸門之下。此李斯之所以伏五刑也。南方有鳥名鸚鵡。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飛過太山。太山之鵙。俛啄腐鼠。仰見鸚鵡而嚇。今公卿以其富貴笑儒者。爲之常行。得無若太山鵙嚇鸚鵡乎。大夫曰。學者所以防回辭禮者。所以文鄙行也。故學以輔德。禮以文質。言思可道。行思可樂。惡言不出於口。邪行不及於己。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禮以行之。孫以出之。是以終日言無口過。終身行無冤尤。今人主張官立朝。以治民。疏爵分祿。以褒賢。而曰懸門腐鼠。何辭之鄙背。而悖於所聞也。文學曰。聖主設官以授任。能者處之。分祿以任賢。能者受之。義貴無高。義取無多。故舜受堯之天下。太公不避周之三公。苟非其人。簞食豆羹。猶爲賴民也。故德薄而位高。力少而任重。鮮不及矣。夫泰山鵙啄腐鼠於窮澤幽谷之中。非有害於人也。今之有司。盜主財而食之。於刑法之旁。不知機之是發。又以嚇人。其患惡得若泰山之鵙乎。大夫曰。司馬子言天下穰穰。皆爲利往。趙女不擇醜好。鄭姬不擇遠近。商人不媿恥辱。戎士不愛死。力士不在親。事君不避其難。皆爲利祿也。儒墨內貪外矜。往來游說。栖栖然。亦未爲得也。故尊榮者。士之願也。富貴者。士之期也。方李斯在荀卿之門。鬪茸與之齊軫。及其奮翼高舉。龍昇驥騫。過九軼二。翔翔萬仞。鴻鵠華翮。且同侶。况跛牂燕雀之屬乎。席天下之權。御宇內之衆。後車百乘。食祿萬鍾。而拘儒布褐不完。糟糠不飽。非甘菽藿而卑廣廈。亦不能得已。雖欲嚇人。其何已乎。文學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賢士徇名。貪夫死利。李斯貪其所欲。致其所惡。孫叔敖早見於未萌。三去相而不悔。非樂卑賤而惡重祿也。慮遠而避害謹也。夫郊祭之牛。養食菽年。衣之文繡。以入廟堂。太宰執其鸞刀。以啓其毛。方此之時。願任重而止峻坂。不可得也。商鞅困於彭池。吳起之伏王尸。願被布褐。而處窮鄙之蒿廬。李斯相秦。席天下之勢。志小萬乘。及其囚於囹圄。車制於雲陽之市。亦願負薪入鴻門。行上蔡曲街徑。不可得也。蘇秦吳起。以權勢自殺。商鞅李斯。以尊重自滅。皆貪祿慕榮。以沒其身。從車百乘。曾不足以載其禍也。

褒賢第十九

大夫曰。伯夷以廉飢。尾生以信死。由小器而虧大體。匹夫匹婦之爲諒也。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何功名之有。蘇秦張儀。智足以強國。勇足以威敵。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息。萬乘之主。莫不屈體。卑辭幣請交。此所謂天下名士也。夫智不足與謀。而權不能舉當世。民斯爲下也。今舉亡而爲有。虛而爲盈。布衣穿屨。深念徐行。若有遺亡。非立功成名之士。而亦未免於世俗也。文學曰。蘇秦以從顯於趙。張儀以橫任於秦。方此之時。非不尊貴也。然智士隨而憂之。知夫不以道進。必不以道退。不以義得者。必不以義亡。季孟之權。三桓之富。不可及也。孔子爲之曰。微爲人臣。權均於君。富侔於國者。亡。故其位彌高。而罪彌重。祿滋厚。而罪滋多。夫行者。先全己。而後求名。仕者。先辟害。而後求祿。故香餌非不美也。龜龍聞而深藏。鸞鳳見而高逝者。知其害身也。夫爲烏鵲魚鱉。食香餌。而後狂飛奔走。鬚頭屈盡。無益於死。今有司盜秉國法。進不顧罪。卒然有急。然後車馳人趨。無益於死。所盜不足償於滅獲。妻子奔亡。無處所。身在深牢。莫知恤視。方此之時。何暇得以笑乎。大夫曰。文學節高行。矯然若不可卷。盛節絮言。傲然若不可涅。然戍卒陳勝。釋輓輅首爲叛逆。自立張楚。素非有回由處士之行。宰相列臣之位也。奮於大澤。不過旬月。而齊魯儒墨縉紳之徒。肆其長衣。長衣官之也。負孔氏之禮器詩書。委質爲臣。孔甲爲涉博士。卒俱死。陳爲天下大笑。深藏高逝者。固若是也。文學曰。周室衰。禮義壞。不能統理天下。諸侯交爭相滅亡。并爲六國。兵革不休。民不得寧息。秦以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戰國。以爲郡縣。伐能矜功。自以爲過堯舜。而羞與之同。棄仁義而尙刑罰。以爲今時。不師於文。而決於武。趙高治獄於內。蒙恬用兵於外。百姓愁苦。同心而患秦。陳王赫然奮爪牙。爲天下首事。道雖凶。而儒墨或干之者。以爲無王久矣。道擁遏不得行。自孔子以至於茲。而秦復重禁之。故發憤於陳王也。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庶幾成湯文武之功。爲百姓除殘去賊。豈貪祿樂位哉。大夫曰。文學言行。雖有伯夷之廉。不及柳下惠之真。不過高瞻下視。絜言污行。觴酒豆肉。遷延相讓。辭小取大。雞廉狼吞。趙縮王臧之等。以儒術擢爲上卿。而有姦利殘忍之心。主父偃以口舌取大官。竊權重欺。給宗室。受諸侯之賂。卒皆誅死。東方朔自稱辯略。消堅釋石。當世無雙。然省其私行。狂夫不忍爲。况無東方朔之口。其餘無可觀者也。文學曰。志善者忘惡。謹小者致大。俎豆之閒。足以觀禮。閨門之內。足以論行。夫服古之服。誦古之道。舍而爲非者。鮮矣。故君子時然後言。義然後取。不以道得之。不居也。滿而不溢。泰而不驕。故袁盎親於景帝。秣馬不過一駟。公孫

弘即三公之位。家不過十乘。東方先生說聽言行於武帝而不驕溢。主父見困厄之日久。此疾在位者不好道而富且貴。莫知卹士也。於是取饒衍之餘。以周窮士之急。非爲私家之業也。當世囂囂。非患儒之雞廉。患在位者之虎飽鷄咽。於求覽無所子遺耳。

相刺第二十

大夫曰。古者經井田。制廛里。丈夫治其田疇。女子治其麻枲。無曠地。無遊人。故非商工不得食於利末。非夏農不得食於收穫。非執政不得食於官爵。今儒者釋耒耜而學不驗之語。曠日彌久而無益於理。往來浮游。不耕而食。不蠶而衣。巧僞良民。以奪農妨政。此亦當世之所患也。文學曰。禹盛洪水。身親其勞。澤行路宿。過門不入。當此之時。簪墮不撥。冠挂不顧。而暇耕乎。孔子曰。詩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不能伏。是以東西南北七十說而不用。然後退而修王道。作春秋。垂之萬載之後。天下折中焉。豈與匹夫匹婦耕織同哉。傳曰。君子當時不動。而民無觀也。故非君子莫治小人。非小人無以養君子。當不耕織爲匹夫匹婦也。君子耕而不學。則亂之道也。大夫曰。文學言治尙於唐虞。言義高於秋天。有華言矣。未見其實也。昔魯穆公之時。公儀爲相。子思子原爲之卿。然北創於齊。以泗爲境。南畏楚人。西賓秦國。孟軻居梁。兵折於齊。上將軍死而太子虜。西敗於秦。地奪壤削。亡河內河外。夫仲尼之門。七十子之徒。去父母。捐室家。負荷而隨孔子。不耕而學。亂乃愈滋。故玉屑滿篋。不爲有寶。誦詩書負笈。不爲有道。要在安國家。利人民。不苟文繁衆辭而已。文學曰。虞不用百里奚之謀而滅。秦穆用之以至霸焉。夫不用賢則亡。而不削。何可得乎。孟子適梁。惠王問利。答以仁義。趣舍不合。是以不用而去。夫懷寶而無語。故有粟不食。無益於飢。親賢不用。無益於削。紂之時。內有微箕二子。外有膠鬲棘子。故其不能存。夫言而不用。諫而不聽。雖賢惡得有益於治也。大夫曰。橘柚生於江南。而民皆甘之。於口味同也。好音生於鄭衛。而人皆樂之。於耳聲同也。越人夷吾。戎人由余。待譯而後通。而並顯。齊秦人之心。於善惡同也。故曾子倚山而吟。山鳥下翔。師曠鼓琴。百獸率舞。未有善而不合。誠而不應者也。意未誠與。何故言而不見從。行而不合也。文學曰。扁鵲不能治不受鍼藥之疾。聖聖不能正不食諫諍之君。故桀有關龍逢而亡。夏殷有三人而商滅。不患無由。余夷吾之倫。患無桓穆之聽耳。是以

孔子東西無所適遇。屈原放逐於楚國。故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終非以此言而不見從。行而不合者也。大夫曰。歌者不期於利聲而貴在中節。論者不期於麗辭而務在事實。善聲而不知轉。未可爲能歌也。善言而不知變。未可謂能說也。持規而非矩。執準而非繩。通一孔。曉一理。而不知權衡以所不覩不信。人若蟬之。不知雪堅。據古文以應當世。猶辰參之錯。膠柱而調瑟。固而難合矣。孔子所以不用於世。而孟軻見賤於諸侯也。文學曰。日月之光。而盲者不能見。雷電之聲。而聾人不能聞。夫爲不知音者言。若語於瘖聾。何特蟬之不知重雪耶。夫以伊尹之智。太公之賢。而不能開辭於桀紂。非說也。非聽者過也。是以荆和抱璞而泣血。曰。安得良工而剖之。屈原行吟澤畔。曰。安得皋陶而察之。夫人君莫不欲求賢以自輔。任能以治國。然牽於流說。惑於道說。是以賢聖蔽掩。則讒佞用事。以此亡國破家。而賢士飢於巖穴也。昔趙高無過人之志。而居萬人之位。是以傾覆秦國。而禍殃其宗。盡失其瑟。何膠柱之調也。大夫曰。所謂文學高第者。智略能明先王之術。而姿質足以履行其道。故居則爲人師。用則爲世法。今文學言治則稱堯舜。道行則言孔墨。授之政則不達。懷古道而不能行。言直而行之枉。道是而情非。衣冠有以殊於鄉曲。而實無以異於凡人。諸生所謂中直者。遭時豪率。備數適然耳。殆非明舉。所謂固未可與論治也。文學曰。天設三光以照記。天子立公卿以明治。故曰公卿者。四海之表儀。神化之丹青也。上有輔明主之任。下有遂聖化之事。和陰陽。調四時。安衆庶。育群生。使百姓輯睦。無怨思之色。四夷順德。無叛逆之憂。此公卿之職。而賢者之所務也。若伊尹。周召三公之才。太顛。閔天九卿之人。文學不中聖主之明舉。今之執政亦未能稱盛德也。大夫不說。作色不應也。文學曰。朝無忠臣者。政闇。大夫無直士者。位危。任座正言君之過。文侯改言行。稱爲賢君。袁盎面刺絳侯之驕矜。卒得其慶。故觸死亡以干主之過者。忠臣也。犯嚴顏以匡公卿之失者。直士也。鄙人不能巷言面違。方今人主穀之。教令張而不施。食祿多非其人。以妨農商工市井之利。未歸於民。望不塞也。且夫帝王之道。多隨壞而不脩。詩云。濟濟多士。意者誠任用其計。苟非陳虛言而已。

殊路第二十一

大夫曰。七十子躬受聖人之術。有名列於孔子之門。皆諸侯卿相之才。可南面者數人。云政事者。冉有季路。言語

宰我子貢。宰我秉事。有寵於齊。田常作難。道不行。身死庭中。簡公殺於檀臺。子路仕衛。孔愠作亂。不能救君出亡。身直於衛。子貢子臯。遁逃不能死。其難。食人之重祿不能更。處人尊官不能存。何其厚於己而薄於君哉。同門共業。自以爲知古今之義。明君臣之禮。或死或亡。二三子殊路。何道之悖也。文學曰。宋襄公知孔父之賢而不早任。故身死。魯莊知季有之賢。授之政。晚而國亂。衛君近佞。遠賢。子路居蒲。孔愠爲政。簡公不聽。宰我而漏其謀。是以二君身被放殺。而禍及忠臣。二子者。有事而不與其謀。故可以死。可以生。去止。其義一也。晏嬰不死。崔慶之難。不可謂不義。微子去殷之亂。可謂不仁乎。大夫曰。至美素璞。物莫能飾也。至賢保真。僞文莫能增也。故金玉不琢。美珠不畫。今仲由冉求。無檀栢之材。隋和之璞。而強文之。譬若彫朽木而礪鉞刀。飾嫫母畫土人也。被以五色。斐然成章。及遭行潦。流波則沮矣。夫重懷古道。枕籍詩書。危不能安。亂不能治。郵里逐雞。難亦無黨也。文學曰。非學無以治身。非禮無以輔德。和氏之璞。天下之美寶也。待鑑識之工而後明。毛嬙天下之姣人也。待香澤脂粉而後容。周公天下之至聖人也。待賢師學問而後通。今齊世庸士之人。不好學問。專以己之愚而荷負互任。若無楫舳。濟江海而遭大風。漂沒於百仞之淵。東流無崖之川。安得沮而止乎。大夫曰。性有剛柔。形有好惡。聖人能因而不能改。孔子外變。二三子之服。而不能革其心。故子路解長劍。去危冠。屈節於夫子之門。然攝齊師友。行行爾。鄙心猶存。宰予晝寢。欲損三年之喪。孔子曰。糞土之墻。不可朽也。若由不得其死然。故內無其實。而外學其文。雖有賢師。良友。若畫脂鏤冰。費日損功。故良師不能飾戚施。香澤不能化嫫母也。文學蒙以不潔。鄙夫掩鼻。惡人盛飾。可以宗祀上帝。使二人不涉聖人之門。不免爲窮夫。安得卿大夫之名。故砥所以致於刃。學所以盡其才也。孔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故事人加則爲宗廟器。否則斯養之疊才。干越之鋌不厲。匹夫賤之。工人施巧。人主服而朝也。夫醜者自以爲姣。故飾。愚者自以爲知。故不學。觀笑在己而不自知。不好用人。自是之過也。

訟賢第二十二

大夫曰。剛者折。柔者卷。故季由以強梁死。宰我以柔弱殺。使二子不學。未必不得其死。何者。矜己而伐能。小知而巨收。欲人之從己。不能以己之從人。莫視而自見。莫賈而自貴。此其所以身殺死而終菹醢也。未見其爲宗廟器。

觀其爲世戮也。當此之時。東流亦安之乎。文學曰。麒麟之執鹽車。垂頭於太行。屠者持刀而睨之。太公之窮困。負販於朝歌也。蓬頭相聚而笑之。當此之時。非無遠筋駢才也。非文王伯樂。莫知之買也。子路宰我。生不逢伯樂之舉。而遇狂屠。故君子傷之。若由不得其死然。天其祝予矣。孔父累華督之難。不可謂不義。仇牧涉宋萬之禍。不可謂不賢也。大夫曰。今之學者。無太公之能。騏驥之才。有以蜂蠆介毒而自害也。東海成顛。河東胡建是也。二子者以術蒙舉。起卒伍爲縣令。獨非自是。無與合同。引之不來。推之不往。狂狷不遜。伎害不恭。刻轅公主。侵陵大臣。知其不可而強行之。欲以干名。所由不軌。果沒其身。未覩功業所至。而見東觀之殃。身得重罪。不得以壽終。狡而以爲知。計而以爲直。不遜以爲勇。其遭難。故亦宜也。文學曰。二公懷精白之心。行忠正之道。直己以事上。竭力以徇公。奉法推理。不避強禦。不阿所親。不貴妻子之養。不顧私家之業。然卒不能免於嫉妬之人。爲衆枉所排也。其所以累不測之刑。而功不遂也。夫公族不正。則法令不行。股肱不正。則姦邪興起。趙奢行之平原。范雎行之穰侯。二國治而兩家全。故君過而臣正。上非而下譏。大臣正縣令。何肯不反諸己。而行非於人。執政之大失也。夫屈原之沉淵。遭子椒之譖也。管子得行其道。鮑叔之力也。今不覩鮑叔之力。而見汨羅之禍。雖欲以壽終。無其能得乎。

遵道第二十二

大夫曰。御史御史未應。謂丞相史曰。文學結髮學語。服膺不舍。辭若循環。轉若陶鈞。文繁於春華。無効於抱風。飾虛言以亂實。道古以害今。從之。則縣官用廢。虛言不可實而行之。不從。文學以爲非也。衆口囂囂。不可勝聽。諸卿都大府曰。久矣。通先古。明當世。今將何從而可矣。丞相史進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所由不同。俱歸於霸。而必隨古不革。襲故不改。是文質不變。而椎車尙在也。故或作之。或述之。然後法令調於民。而器械便於用也。孔對三君殊意。晏子相三君異道。非苟相反。所務之時異也。公卿既定大業之路。建不竭之本。願無顧細。故之語。牽儒墨論也。文學曰。師曠之調五音。不失宮商。聖王之治世。不離仁義。故有改制之名。無變通之實。自上黃帝。下及三王。莫不明德教。謹庠序。崇仁義。立教化。此百世不易之道也。殷周因修而昌。秦王變法而亡。詩云。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言法教故沒而存之。舉而貴之。貴而行之。何更爲哉。丞相史曰。說西施之美。無益於容。道堯舜

之德。無益於治。今文學不言所爲治。而言以治之無功。猶不言耕田之方。美富人之困倉也。夫欲粟者務時。欲治者因世。故商君昭然獨見存亡。不可與世俗同者。爲其沮功而多近也。庸人安其故。而愚者果所聞。故舟車之治。使民三年而後安之。商君之法立。然後民信之。孔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權。文學可令扶繩循刻。非所與論道術之外也。文學曰。君子多聞闕疑。述而不作。聖達而謀。小人獻智而事寡。是以功成而不隳。各立而不頓。小人智淺而謀大。羸弱而任重。故中道而廢。蘇秦商鞅是也。無先王之法。非聖人之道。而因於己。故亡。易曰。小人處盛位。雖高必崩。不盈其道。不恆其德。而能以善終身。未之有也。是以初登于天。後入于地。禹之治水也。民知其利。莫不勸其功。商鞅之立法。民知其害。莫不畏其刑。故夏后功立而王。商鞅法行而亡。商鞅有獨智之慮。世不獨見之證。文學不足與權。當世亦無累負之殃也。

論誹第二十四

丞相史曰。晏子有言。儒者華於言而寡於實。繫於樂而舒於民。久喪以害生。厚葬以傷業。禮煩而難行。道迂而難遵。稱往古而言警當世。賤所見而貴所聞。此人本枉以己爲拭。此顏異所以誅黜。而狄山死於匈奴也。處其位而非其朝。生乎世而訕其上。終以被戮而喪其軀。此獨誰爲負其累而蒙其殃乎。文學曰。禮所以防淫。樂所以移風。禮興樂正。則刑罰中。故隄防成而民無水蓄。禮義立。民無亂患。故禮義壞。隄防決。所以治者。未之有也。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故禮之所爲作。非以害生傷業也。威儀節文。非以亂化傷俗也。治國謹其禮。危國謹其法。昔秦以武力吞天下。而斯高以妖孽累其禍。廢古術。隳舊禮。專任刑法。而儒墨旣喪焉。塞士之塗。壅人之口。道諛日進。而上不聞其過。此秦所以失天下而殞社稷也。故聖人爲政。必先誅之僞巧言。以輔非而傾覆國家也。今子安取亡國之語而來乎。夫公卿處其位。不正其道。而以意阿色順風疾。小人淺淺面從。以成人之過也。故知言之死。不忍從苟合之徒。是以不免於縲紲。悲夫。丞相史曰。檀柩而有鄉。藿葦而有齋。言物類之相從也。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故湯興而伊尹至。不仁者遠矣。未有明君在上。而亂臣在下也。今先帝躬行仁聖之道。以臨海內。招舉俊才賢良之士。唯仁是用。誅逐亂臣。不避所親。務以求賢而簡退不肖。猶堯之舉舜禹之族。殛鯀放驩。

兜也。而曰苟合之徒是則主非而臣阿是也。文學曰：臯陶對舜在知人，惟帝其難之。洪水之災，堯獨愁悴而不能治。得舜禹而九州寧，故雖有堯明之君，而無舜禹之佐，則純德不流。春秋刺有君而無臣，先帝之時，良臣未備，故邪臣得聞，堯得舜禹而殛鯀驩兜，誅趙簡子得叔向而盛青肩，語曰：未見君子，不知偽臣。詩云：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此之謂也。丞相史曰：堯任鯀驩兜，得舜禹而放殛之，以其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人君用之齊民，而顏異濟南亭長也。先帝舉而加之高位，官至上卿，狄山起布衣，爲漢議臣，處舜禹之位，執天下之中，不能以治而反坐訕上，故驩兜之誅加而刑戮至焉。賢者受賞而不肖者被刑，固其然也。文學何恠焉。文學曰：論者相扶以義，相喻以道，從善不求勝，服義不恥窳，若相迷以僞，相亂以辭，相矜於後息，期於苟勝，非其貴者也。夫蘇秦張儀，熒惑諸侯，傾覆萬乘，使人主失其所持，非不辯然，亂之道也。君子疾鄙夫之不可與事君，患其聽從而無所不至也。今子不聽正義以輔卿相，又從而順之，好須臾之說，不計其後，若子之爲人吏，宜受上戮，子姑默矣。丞相史曰：蓋聞士之居世也，衣服足以勝身，食飲足以供親，內足以相卹，外不求於人，故身修，然後可以理家。家治，然後可以治官，故飯藜糲者，不可以言孝，妻子飢寒者，不可以言慈，緒業不備者，不可以言理。居斯世，行斯身，而有此三累者，斯亦足以默矣。

孝養第二十五

文學曰：曾養者，不必芻豢也，善供服者，不必錦繡也，以己之所有，盡事其親，孝之至也。故匹夫勤勞，猶足以順禮，歡菽飲水，足以致其敬。孔子曰：今之孝者，是爲能養，不敬，何以別乎。故上孝養志，其次養色，其次養體，貴禮不貪，其養禮順心和，養雖不備，可也。易曰：東隣殺牛，不知西隣之禴祭也，故富貴而無禮，不如貧賤之孝悌。閨門之內，盡孝焉，閨門之外，盡悌焉，朋友之道，盡信焉，三者，孝之至也。居家理者，非謂積財也，事親孝者，非謂鮮肴也，亦和顏色承意，盡禮義而已矣。丞相史曰：八十曰耄，七十曰耄，耄食非肉不飽，衣非帛不暖，故孝子曰：甘毳以養口，輕暖以養體，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無端綬，雖公西赤不能以養爲容，無肴臚，雖閔曾不能以養卒禮，無虛加，故必有其實，然後爲之。父子，與其禮有餘而養不足，寧養有餘而禮不足。夫洗爵以盛水，升降而進糲，禮雖備，然非其

貴者也。文學曰。周襄王之母。非無酒肉也。衣食。非不如曾皙也。然而被不孝之名。以其不能事其父母也。君子重其禮。小人貪其養。夫嗟來而招之。投而與之。乞者由不取也。君子苟無其禮。雖美不食焉。故禮。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是饋輕而禮重也。丞相史曰。孝莫大以天下一國養。次祿養。下以力。故王公人君。上也。卿大夫。次也。夫以家人言之。有賢子者。當路於世者。高堂邃宇。安車大馬。衣輕暖。食甘羶。無厭者。褐衣皮冠。窮居陋巷。有巨無暮。食藜糲者。葷茹臙臘。而後見肉。害老親之腹。非。唐園唯菜。是盛。夫藪糲。乞者所不取。而子以養親。雖欲以禮。非其貴也。文學曰。無其能而竊其位。無其功而有其祿。雖有富貴。由蹠躄之養也。高臺極望。食案方丈。而不可謂孝。老親之腹。非盜囊也。何故。常盛不道之物。夫取非有非職。財入而患從之。身且死禍殃。安得臙臘而食肉。曾參閔子。無卿相之養。而有孝子之名。周襄王富有天下。而有不能事父母之累。故禮非而養豐。非孝也。涼困而以養。非孝也。丞相曰。上孝養色。其次安親。其次全身。往者陳餘背漢。斬於涇水。五被邪逆。而夷三族。近世主父偃行不軌。而誅滅。呂步舒弄口。而見戮。行身不謹。誅及無罪之親。由此觀之。虛禮無益於己也。文實配行。禮養俱施。然後可以言孝。孝在於質實。不在於飾貌。全身在於謹慎。不在於馳語也。文學曰。言而不誠。期而不信。臨難不勇。事君不忠。不孝之大者也。孟子曰。今之士。今之大夫。皆罪人也。皆違其意。以順其惡。今子不忘不信。巧言以亂政。導諛以求合。若此者。不容於世。春秋曰。士守一不移。循理不外援。共其職而已。故卑位而言高者。罪也。言不及而言者。傲也。有詔公卿與斯議。而空戰口也。

刺議第二十六

丞相史曰。山林不讓椒桂。以成其崇。君子不辭負薪之言。以廣其名。故多見者博。多聞者知。距諫者塞。專己者孤。故謀及下者無失策。舉及衆者無頓功。詩云。詢于芻蕘。故布衣皆得風議。何況公卿之史乎。春秋。士不載文。而書。畎者。以爲宰士也。孔子曰。雖不吾以。吾其與聞諸侯。僕雖不敏。亦當傾耳下風。攝齊句指。受業徑於君子之塗矣。使文學言之。而是。僕之言有何害。使文學言之。而非。雖微丞相史。孰不非也。文學曰。以正輔人。謂之忠。以邪導人。謂之佞。夫佛過納善者。君之忠臣。大夫之直士也。孔子曰。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今子處宰士之列。

無忠正之心。枉不能正。邪不能匡。順流以容身。從風以說上。上所言則苟聽。上所行則曲從。若影之隨形。響之於聲。終無所是非。衣儒衣。冠儒冠。而不能行其道。非其儒也。譬若土龍文章。首目具而非龍也。葶歷似菜而味殊。玉石相似而異類。子非孔氏執經守道之儒。乃公卿面從之儒。非吾徒也。冉有爲季氏宰而附益之。孔子曰。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故輔桀者不爲智。爲桀斂者不爲仁。丞相史默然不對。

利議第二十七

大夫曰。作世明主憂勞。而人思念北邊之未安。故使使者舉賢良文學高弟。詳延有道之士。將欲觀殊議異策。虛心傾耳以聽。庶幾云得。諸生無能出奇計。遠圖匈奴。安邊境之策。明枯竹守空言。不知趨舍之宜。時世之變。議論無所依。如膝癢而搔背。辯訟公門之下。訥訟不可勝聽。如品卽口以成事。此豈明主所欲聞哉。文學曰。諸生對冊殊路同歸。指在於崇禮義。退財利。復往古之道。匡當世之失。莫不云太平雖未盡。可宜用宜略有可行者焉。執事闡於明禮。而喻於利末。沮事隋議。計慮籌策。以故至今未決。非儒無成事。公卿欲成也。大夫曰。色厲而內荏。亂真者也。文表而柔裏。亂實也。文學哀衣博帶。竊周公之服。鞠躬踈踏。竊仲尼之容。議論稱誦。竊商賜之辭。刺譏言治。過管晏之才。心卑卿相。志小萬乘。及授之政。昏亂不治。故以言舉人。若以毛相馬。此其所以多不稱舉。詔策曰。朕嘉宇內之士。故詳延四方豪俊文學博習之士。趨遷官祿。言者不必有德。何者。言之易而行之難。有舍其車而識其牛。貴其不言而多成事也。吳鐸以其舌自破。主父偃以其舌自殺。鸚鵡夜鳴。無益於明。主父鳴鸚。無益於死。非有司欲成利。文學桎梏於舊術。牽於閒言者也。文學曰。能言之。能行之者。湯武也。能言不能行者。有司也。文學竊周公之服。有司竊周公之位。文學桎梏於舊術。有司桎梏於財利。主父偃以舌自殺。有司以利自困。夫驥之才千里。非造父不能使。禹之知萬人。非舜爲相不能用。故季桓子聽政。柳下惠忽然不見。孔子爲司寇。然後悻熾。驥舉之在伯樂。其功在造父。造父攝轡。馬無驚良。皆可取道。周公之時。士無賢不肖。皆可與言。至治。故御之良者善調。馬。相之賢者善使士。今舉異才而使滅騶御之。是猶扼驥鹽車而使賣之疾。此賢良文學。多不稱舉也。大夫曰。嘻。諸生闡茸無行。多言而不用。情貌不相副。若穿踰之盜。自古而患之。是孔丘斥逐於魯君。曾不用於世也。何者。以

其首攝多端，廷時而不要也。故秦王燔去其術而不行，坑之渭中而不用，乃安得鼓口舌，申顏眉，預前論議，是非國家之事也。

國病第二十八

文學曰：國有賢士而不用，非士之過，有國者之耻。孔子大聖也，諸侯莫能用，當小位於魯，三月不令而行，不禁而止。沛若時雨之灌萬物，莫不興起也。况乎位天下之本朝，而施聖主之德音教澤乎？今公卿處尊位，執天下之要，十有餘年，功德不施於天下，而勤勞於百姓，百姓貧陋困窮，而私家累萬金。此君子所耻，而伐檀所刺也。昔者商鞅相秦，後禮讓，先貪鄙，尚首功，務進取，無德序於民，而嚴刑罰於國，俗日壞而民滋怨，故惠王烹菹其身，以謝天下。當此之時，亦不能論事矣。今執政患儒貧賤而多言，亦憂執事富貴而多患也。大夫視文學，悒悒而不言也。丞相史曰：夫辯國家之政事，論執政之得失，何不徐徐道理相喻，何至切切如此乎？大夫難罷鹽鐵者，非有利也，憂國家之用，邊境之費也。諸生鬪鬪爭鹽鐵，亦非爲己也，欲反之於古，而輔成仁義也。二者各有所宗，時世異務，又安可堅任古術，而非今之理也。且去小雅，非人必有以易之，諸生莫有能安集國中，懷臧之來遠方，使邊境無寇虜之災，租稅盡爲諸生除之，何況鹽鐵均輸乎？所以貴術儒者，貴其處謙推讓，以道盡人。今辯訟悒悒然，無赤賜之辭，而見鄙倍之色，非所聞也。大夫言過而諸生亦如之，諸生不直謝大夫耳。賢良文學皆離席曰：鄙人固陋，希涉大庭，狂言多不稱，以逆執事。夫藥酒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而利於行，故悒悒者，福也，譏諷者，賤也。林中多疾風，富貴多諛言，萬里之朝，日聞唯唯，而後聞諸生之悒悒，此乃公卿之良藥，鍼石，大夫色少寬，面文學而蘇也。賢良曰：窮巷多曲辯，而寡見者難喻，文學守死冥淅之語而終不移，夫往古之事，昔有之語，已可觀矣。今以近世觀之，自以目有所見，耳有所聞，世殊而事異，文景之際，建元之始，民朴而歸本，吏廉而自重，殷殷屯屯，人行而家富，今政非改而教非易也。何世之彌薄而俗之滋衰也？吏即少廉，民即寡耻，刑非誅惡，而姦猶不止，世人有言，鄙儒不如都士，文學皆出山東，希涉大論，子大夫論京師之日久，顧分明政治，失之事故，所以然者也。賢良曰：夫山東天下之腹心，賢士之戰場也，高皇帝龍飛鳳舉於宋楚之間，山東子弟，蕭曹樊鄴滕灌之屬爲輔，雖即異世。

亦既闕天太顛而已。禹出西羌。文王生北夷。然聖德高世。有萬人之才。負迭羣之任。出入都市。一旦不知返數。然後終於廝役而已。僕雖不生長京師。才驚下愚。不足以大議。竊所以聞閭里長老之言。往者常民。衣服溫煖而不靡。器質朴牢而致用。衣足以蔽體。器足以便事。馬足以易步。車足以自載。酒足以合歡。而不可。樂足以理心。而不淫。入無宴樂之聞。出無佚游之觀。行即負羸。止作鋤耜。用約而財饒。本修而民富。送死哀而不華。養生適而不奢。大臣正而無欲。執政寬而不苛。故黎民寧其性。百吏保其官。建元始。崇文修德。天下乂安。其後邪臣各以伎藝。虧亂至治。外障山海。內興諸利。楊可勝告緡。江充禁服。張大夫革令。杜周治獄。罰贖科適。微細並行。不可勝載。夏蘭之屬。妄搏。王溫舒之徒。妄殺。殘吏萌起。擾亂良民。當此之時。百姓不保其首領。豪富莫必其族姓。聖主覺焉。乃刑戮充等。誅滅殘賊。以殺死罪之怨。塞天下之責。然居民肆然復安。然其禍累世不復。瘡痍至今未息。故百官尙有殘賊之政。而強宰尙有強奪之心。大臣擅權而斷擊。豪猾多黨而侵陵。富貴奢侈。貧賤篡殺。女工難成而易弊。車器難就而易敗。車不累菴。器不終歲。一車千石。一衣十鍾。常民文杯畫案。机席緝躡。婢妾衣紈履絲。匹庶糲飯肉食。里有俗黨。有場康莊。馳逐窮巷。踰鞠秉耒抱插。躬耕身織者寡。娶娶斂從容。傅白黛青者衆。無而爲有。貧而強夸。文表無裏。紈跨象裝。生不養。死厚送。葬死殫家。遣女滿車。富者欲過。貧者欲及。富者空減。貧者稱貸。是以民年急而歲促。貧即寡耻。乏即少廉。此所以刑非誅惡。而姦猶不止也。故國有嚴不急之徵。即生前不足疾矣。

散不足第一十九

大夫曰。吾以賢良爲少愈。乃反其幽明。若胡車相隨而鳴。諸生獨不見季夏之蟻乎。音聲入耳。秋風至而聲無者。生無易。由言不顧其患。患至而後默。晚矣。賢良曰。孔子讀史記。喟然而歎。傷正德之廢。君臣之危也。夫賢人君子。以天下爲任者也。任大者思遠。思遠者忘近。誠心閔悼。惻隱加爾。故忠心獨而無累。此詩人所以傷而作。比干子胥遺身忘禍也。其惡勞人。若斯之急。安能默乎。詩云。憂心如惓。不敢戲談。孔子栖栖。疾固也。墨子遑遑。閱世也。大夫默然。丞相曰。願聞散不足。賢良曰。宮室輿馬。衣服器械。喪祭食飲。聲色玩好。人情之所不能已也。故聖人爲之。制度以防之。聞者士大夫務於權利。怠於禮義。故百姓做做。頗踰制度。今故陳之。曰。古者穀物菜果。不時不食。鳥

獸魚鼈。不中殺不食。故繳罔不入於澤。雜毛不取。今富者逐驅繳罔。置掩捕。覓穀。耽酒沈湎。鋪百川鮮。烹鷓鴣胎。扁皮黃口。春鵝秋鷄。冬葵溫韭。浚芑蓼蘇。豐弈耳菜。毛果蟲貉。古者采椽茅茨。陶枰覆瓦。足禦寒暑。蔽風雨而已。及其後世。采椽不斲。茅茨不剪。無斲削之事。磨礱之功。大夫達棊楹。士穎首。庶人斧。咸木構而已。今富者井幹增梁。雕文檻。脩堊臺壁飾。古者衣服不中制。器械不中用。不粥於市。今民間雕琢不中之物。刻畫無用之器。玩好玄黃雜青。五色繡衣。戲弄蒲人雜婦。百獸馬戲鬪虎。唐錦追人。奇蟲胡妲。古者諸侯不秣馬。天子有命。以車就牧。庶人之乘者。馬足以代其勞而已。故行則服柅。止則就犁。今富者連車列騎。驂貳轡駟。中者微輿短轂。煩尾掌蹄。夫一馬伏櫪。當中家大口之食。亡丁男一人之事。古者庶人耄老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枲而已。故命曰布衣。及其後。則絲裏皂表。直領無禕。袍合不緣。夫羅紈文繡者。人君后妃之服也。黼絺練者。婚姻之嘉飾也。是以文繪薄織。不粥於市。今富者縵繡羅紈。中者素紵錦冰。常民而被后妃之服。褻人而居婚姻之飾。夫紈素之賈倍縑。縑之用倍紈也。古者椎車無柔。棧輿無植。及其後。木輪不衣。長轂數幅。蒲薦苙蓋。蓋無染絲之飾。大夫士則單複木具。盤韋柔革。常民染輿。大輪蜀輪。今庶人富者。銀黃華左搔。結綬鞞杠。中者錯鏤塗采。珥斬飛鈴。古者鹿裘皮冒。蹄足不去。及其後。大夫士狐貉縫腋。羔毳豹祛。庶人則毛袴褌形。樸氍皮傅。今富者鬪鼯狐白毳翳。中者屬衣金縷。燕鷲代黃。古者庶人賤騎繩控。革鞣皮厲而已。及其後。革鞍驚成。鐵鏢不飾。今富者鑿耳銀鑷。黃金琅勒。屬繡傘汗。垂珥胡鮮。中者染韋紹系。采畫暴乾。古者汗尊坏飲。蓋無爵觴樽俎。及其後。庶人器用。即竹柳陶瓠而已。唯瑚璉觴豆。而後彫文形漆。今富者銀口黃耳。金壘玉鍾。中者舒玉紵器。金錯蜀杯。夫一文杯得銅杯十。賈賤而用不殊。箕子之譏。始在天子。今在匹夫。古者燔黍食稗。而燁豚以相饗。其後鄉人飲酒。老者重豆。少者立食。一醬一肉。旅飲而已。及其後。賓婚相召。則豆羹白飯。蒸膾熟肉。今民間酒食殺旅。重疊燔炙。滿案膾鼈。膾腥覓卵。鶉鴉撻拘。鮪醢醢醢。衆物雜味。古者庶人。春夏耕耘。秋冬收藏。昏晨力作。夜以繼日。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非腹臘不休息。非祭祀無酒肉。今賓昏酒食。接連相因。折醒什半。棄事相隨。慮無乏日。古者庶人。糲食藜藿。非鄉飲酒。臘臘祭祀無酒肉。故諸侯無故。不殺牛羊。大夫士無故。不殺犬豕。今閭巷縣佰。阡陌屠沽。無故烹殺。相聚野外。負粟而往。挈肉而歸。夫一豕之肉。得中年之收。十五斗粟。當丁男半月之食。古者庶人魚菽之祭。春

秋脩其祖祠。士一廟。大夫三。以時有事于五祀。蓋無出門之祭。今富者祈名嶽。望山川。椎牛擊鼓。戲倡儺像。中者南居當路。水上雲臺。屠羊殺狗。鼓瑟吹笙。貧者雞豕五芳。衛保散臘。傾蓋社場。古者德行求福。故祭祀而寬仁義。求吉。故卜筮而希。今世俗寬於行而求於鬼。怠於禮而篤於祭。嫚親而貴勢。至妄而信日。聽訛言而幸得。出實物而享虛福。古者君子夙夜孳孳。思其德。小人晨昏孜孜。思其力。故君子不素飭。小人不空食。世俗飾僞行詐。爲民巫祝。以取釐謝。堅頰健舌。或以成業致富。故憚事之人。釋本相學。是以街巷有巫。閭里有祝。古者無杠楯之寢。牀移之案。及其後世。庶人即采木之杠。葉華之楯。士不斤成。大夫葦莞而已。今富者繡繡帷幄。塗屏錯跗。中者錦綈高張。采畫丹漆。古者皮毛草蓐。無茵席之加。旃藹之美。及其後。大夫士復薦草緣。蒲平單莞。庶人即草蓐。索經單。闊蓬蔭而已。今富者繡茵翟柔。蒲子露林。中者獮皮代旃。闌坐平莞。古者不粥紕。不市食。及其後。則有屠沽。沽酒市脯魚鹽而已。今富者繡茵翟柔。殺施成市。作業墮怠。食必趣時。楊豚韭卵。狗膾馬脰。煎魚切肝。羊淹雞寒。蝸馬駱日。蹇捕庸脯。豚豨豆賜。鷲鴈羹。自鮑甘瓠。熟粱和炙。古者土鼓。缶。柷。鼗。木拊。石。以盡其歡。及後。卿大夫有管磬。士有琴瑟。往者民閒酒會。各以黨俗。彈箏鼓缶而已。無要妙之音。變羽之轉。今富者鍾鼓五樂。歌兒數曹。中者鳴竿。調瑟。鄭儻。趙謳。古者瓦棺。容尸。木板。聖周。足以收形骸。藏髮齒而已。及其後。桐棺不衣。采椁不斲。今富者繡牆題。漆。中者梓棺。槨。椁。貧者畫荒衣袍。繪囊緹囊。古者明器有形無實。示民不用也。及其後。則有醢醢之藏。桐馬偶人。彌祭其物不備。今厚資多藏。器用如生人。郡國繇吏素桑椹。偶車檣輪。匹夫無貌。領桐人衣。紈綈。古者不封不樹。反虞祭於寢。無壇宇之居。廟堂之位。及其後。則封之。庶人之墳。半仞。其高可隱。今富者積土成山。列樹成林。臺榭連閣。集觀增樓。中者祠堂屏閣。垣闕眾。古者隣有喪。春不相杵。巷不歌謠。孔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今俗因人之喪。以求酒肉。幸與小坐。而責辦。歌舞俳優。連笑伎戲。古者男女之際。尙矣。嫁娶之服。未之以記。及虞夏之後。蓋表布內絲。骨笄象珥。封君夫人。加錦尙。而巳。今富者皮衣朱貉。繁路環佩。中者長。程交禱。璧端簪珥。古者事生盡愛。送死盡哀。故聖人爲制節。非虛加之。今生不能。致其愛敬。死以奢侈相高。雖無哀戚之心。而厚葬重幣者。則稱以爲孝。顯名立於世。光榮著於俗。故黎民相慕效。至於發屋賣業。古者夫婦之好。一男一女而成家室之道。及後。士一妾。大夫二。諸侯有姪娣九女而已。今諸侯百數。卿大夫十數。中者侍御。富者

盈室。是以女或曠怨失時。男或放死無匹。古者凶年不備。豐年補敗。仍舊貫而不改作。今工異變而吏殊心。壞敗成功。以匿厥意。意極乎功業。務存乎面目。積功以市譽。不恤民之急。田野不辟而飾亭落。邑居丘墟而高其郭。古者不以人力徇於禽獸。不奪民財以養狗馬。是以財衍而力有餘。今猛獸奇蟲。不可以耕耘。而令當耕耘者。養食之。百姓或短褐不完。而犬馬衣文繡。黎民或糠糟不接。而禽獸食肉。古者人君敬事愛下。使民以時。天子以天下爲家。臣妾各以其時供公職。今古之通義也。今縣官多畜奴婢。坐粟衣食。私作產業爲姦利。力作不盡。縣官失實。百姓或無斗筲之儲。官奴累百金。黎民昏晨不釋事。奴婢垂拱遨遊也。古者親近而疏遠。貴所同而賤非類。不賞無功。不養無用。今蠻貊無功。縣官居肆。廣屋大第。坐粟衣食。百姓或旦暮不贍。蠻夷或厭酒肉。黎民泮汗力作。今蠻夷交脛肆踞。古者庶人鹿菲。草芟縮絲。尙韋而已。及其後。則碁下不借。鞞韞革舄。今富者革中名工。輕靡使容。執裏紉下。越端縱緣。中者鄧里閒作。削苴秦堅。婢妾韋沓絲履。走者茸芟狗官。古聖人勞躬養神。節欲適情。尊天敬地。履德行仁。是以上天歆焉。永其世而豐其年。故堯秀眉高彩。享國百載。及秦始皇覽怪迂。信禳祥。使盧生求羨門高。徐市等入海求不死之藥。當此之時。燕齊之士。釋鋤耒。爭言神仙。方士於是趣咸陽者以千數。言仙人食金飲珠。然後壽與天地相保。於是數巡狩五嶽濱海之館。以求神仙蓬萊之屬。數幸之郡縣。富人以貲佐。貧者築道旁。其後小者亡逃。大者藏匿。吏捕索掣頓。不以道理。名宮之旁。廬舍丘落。無生苗立樹。百姓離心。怨思者十有半。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故聖人非仁義。不載於己。非正道。不禦於前。是以先帝誅文成五利等。宣帝建學官。親近忠良。欲以絕怪惡之端。而昭至德之塗也。官室奢侈。林木之蠹也。器械雕琢。財用之蠹也。衣服靡麗。布帛之蠹也。狗馬食人之食。五穀之蠹也。口腹從恣。魚肉之蠹也。用費不節。府庫之蠹也。漏積不禁。田野之蠹也。喪祭無度。傷生之蠹也。墮成變故。傷功工商。上通傷農。故一杯棬用百人之力。一屏風就萬人之功。其爲害亦多矣。目修於五色。耳營於五音。體極輕薄。口極甘脆。功積於無用。財盡於不急。口腹不可爲多。故國病聚不足。即政怠人病。聚不足則身危。丞相曰。治聚不足奈何。

救匱第三十

賢良曰。蓋橈枉者過直。救文者以質。昔者晏子相齊。一狐裘三十載。故民奢示之以儉。民儉示之以禮。方今公卿大夫子孫。誠能節車輿。適衣服。躬親節儉。率以敦朴。罷園池。損田宅。內無事乎市列。外無事乎山澤。農夫有所施其功。女工有所粥其業。如是。則氣脈和平。無聚不足之病矣。大夫曰。孤子語孝。覽者語杖。貧者語仁。賤者語治。議不在己者易稱。從旁議者易是。其當局則亂。故公孫弘布被。倪寬練袍。衣若僕妾。食若庸夫。淮南逆於內。蠻夷暴於外。盜賊不爲禁。奢侈不爲節。若疫歲之巫。徒能鼓口耳。何散不足之能治乎。賢良曰。高皇帝之時。蕭曹爲公。滕灌之屬爲卿。濟濟然斯則賢矣。文景之際。建元之始。大臣尙有爭引守正之義。自此之後。多承意從欲。少敢直言。面議而正刺。因公而徇私。故武安丞相訟園田。爭曲直人主之前。夫九層之臺一傾。公輪子不能正。本朝一邪。伊望不能復。故公孫丞相倪大夫。側身行道。分祿以養賢。卑己以下士。功業顯立。日力不足。無行人子產之繼。而葛繹彭侯之等。隳壞其緒。紕亂其紀。毀其客館議堂。以爲馬廐婦舍。無養士之禮。而尙驕矜之色。廉耻陵遲。而爭於利矣。故良田廣宅。民無所之。不耻爲利者滿朝市。列田畜者彌郡國。橫暴掣頓。大第巨舍之旁。道路且不通。此固難督而不可爲工。大夫勃然作色。默而不應。

鹽鐵箴石第三十一

丞相曰。吾聞諸鄭長孫曰。君子正顏色則遠暴慢。出辭氣則遠鄙倍矣。故言可述。行可則。此有司夙昔所願親也。若夫劍客。論博奕辯盛色而相。蘇秦立權以不相。假使有司不能取賢良之議。而賢良文學被不遜之名。竊爲諸生不取也。公孫龍有言曰。論之爲道辯。故不可以不屬意。屬意相寬。相寬其歸爭。爭而不讓。則入於鄙。今有司以不仁。又蒙素淺。無以更責雪耻矣。縣官所招舉賢良文學。而及親民偉仕。亦未見其能用箴石而警百姓之疾也。賢良曰。賈生有言曰。懇言則辭淺而不入。深言則逆耳而失指。故曰談何容易。談且不易。而况行之乎。此胡建所以不得其死。而吳得幾不免於患也。語曰。五盜執一良人。枉木惡直繩。今欲下箴石通關隔。則恐有盛胡之累。懷箴囊艾。則被不工之名。狼跋其胡。載踉其尾。君子之路。行止之道固狹耳。此子石所以歎息也。

大夫曰。賢者處大林。遭風雷而不迷。愚者雖處平敞大路。猶暗惑焉。今守相親剖符贊。拜蒞一郡之衆。古方伯之位也。受命專制。宰割千里。不御於內。善惡在於己。己不能故耳。道何狹之有哉。賢良曰。古之進士也。鄉擇而里選。論其才能。然後官之。勝職任。然後爵而祿之。故士修之。鄉曲升諸朝廷。行之幽隱。明足顯著。疏遠無失士。小大無遺功。是以賢者進用。不肖者簡黜。今吏道壅而不選。富者以財賈官。勇者以死射功。戲車鼎躍。咸出補吏。累功積日。或至卿相。垂青繩。擐銀龜。擅殺生之柄。專萬民之命。弱者猶使牟將狼也。其亂必矣。強者則是予狂夫利劍也。必妄殺生也。是以往者。郡國黎民相乘而不能理。或至錕頸殺不辜而不能正。執綱紀非其道。蓋博亂愈甚。古者封賢祿能。不過百里。百里之中而爲都。疆垂不過五十。猶以爲一人之身。明不能照聰不得達。故立卿大夫士以佐之。而政治乃備。今守相或無古諸侯之賢。而蒞千里之政。主一郡之衆。施聖主之德。擅生殺之法。至重也。非仁人不能任。非其人不能行。一人之身。治亂在己。千里與之轉化。不可不熟擇也。故人主有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懸賞以待功。序爵以俟賢。舉善若不足。黜惡若仇讎。固爲其非功而殘百姓也。夫傳主德開臣途。在於選賢而器使之。擇練守相。然後任之。

疾貪第二十二

大夫曰。然。爲醫以拙矣。又多求謝。爲吏既多不良矣。又侵漁百姓。長吏厲諸小吏。小吏厲諸百姓。故不患擇之不熟。而患求之與得異也。不患其不足也。患其貪而無厭也。賢良曰。古之制爵祿也。卿大夫足以潤賢厚。士足以優身及黨。庶人爲官者。足以代其耕而食其祿。今小吏祿薄。郡國繇役。遠至三輔。粟米貴不足相贖。常居則匱於衣食。有故則賣畜粥業。非徒是也。繇使相遺。官庭攝追。小計權吏行施。乞貸長吏侵漁。上府下求之縣。縣求之鄉。鄉安取之哉。語曰。貨賂下流。猶水之赴下。不竭不止。今大川江河飲巨海。巨海受之。而欲谿谷之讓。流潦百官之廉。不可得也。夫欲影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其身。故貪鄙在率不在下。教訓在政不在民也。大夫曰。賢不肖有質。而貪鄙有性。君子內潔己。而不能純。教於彼。故周公非不正。管蔡之邪。子產非不正。鄧皙之僞也。夫內不從父兄之教。外不畏刑法之罪。周公子產。不能化必也。今一二則責之有司。有司豈能縛其手足而使之無爲哉。賢良

曰。駟馬不馴。御者之過也。百姓不治。有司之罪也。春秋刺譏不及庶人。責其率也。故古者大夫將臨刑。聲色不御。刑以當矣。猶三巡而嗟嘆之。其耻不能以化而傷其不全也。政教闇而不著。百姓顛蹶而不扶。猶赤子臨井焉。聽其入也。若此。則何以爲民父母。故君子急於教。緩於刑。刑一而正百。殺一而慎萬。是以周公誅管蔡而子產誅鄧皙也。刑誅一施。民遵禮義矣。夫上之化下。若風之靡草。無不從教。何一一而縛之也。

後刑第二十四

大夫曰。古之君子。善善而惡惡。人君不畜惡民。農夫不畜無用之苗。無用之苗。苗之害也。無用之民。民之賊也。鉏一害而衆苗成。刑一惡而萬民悅。雖周公孔子。不能釋刑而用惡。家之有鉏。子器皿不居。况鉏民乎。民者教於愛而聽刑。故刑所以正民。鉏所以別苗也。賢良曰。古者篤教以導民。明辟以正刑。刑之於治。猶策之於御也。良工不能無策而御。有策而勿用。聖人假法以成教。教成而刑不施。故威厲而不殺。刑設而不犯。今廢其紀綱而不能張。壞其禮義而不能防。民陷於罔。從而獵之以刑。是猶開其闌牢。發以毒矢也。不盡不止。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卽哀矜而勿喜。夫不傷民之不治。而伐己之能得姦。猶弋者觀鳥獸挂罽羅而喜也。今天下之被誅者。不必有管蔡之邪。鄧皙之僞。恐苗盡而不別。民欺而不治也。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故民亂反之政。政亂反之身。身正而天下定。是以君子嘉善而矜不能。思及刑人。德潤窮夫。施惠悅爾。行刑不樂也。

授時第二十五

大夫曰。共其地居是世也。非有災害疾疫。獨以貧窮。非情則奢也。無奇業旁入。而猶以富給。非儉則力也。今日施惠悅爾。行刑不樂。則是閔無行之人。而養情奢之民也。故妄予不爲惠。惠惡者不爲仁。賢良曰。三代之盛。無亂萌。教也。夏商之季世。無順民俗也。是以王者設庠序。明教化。以防道其民。及政教之洽。性仁而喻善。故禮義立則耕者讓於野。禮義壞則君子爭於朝。人爭則亂。亂則天下不均。故或貧或富。富則仁生。贍則民爭止。昏暮叩人門戶。求水火。貪夫不慄。何則。所饒也。夫爲政而使菽粟如水火。民安有不仁者乎。大夫曰。博戲馳逐之徒。皆富人子弟。

非不足者也。故民饒則僭侈，富則驕奢，坐而委蛇，起而爲非，未見其仁也。夫居事不力，用財不節，雖有財如水火，窮乏可立而待也。有民不畜，有司雖助之耕織，其能足之乎？賢良曰：周公之相成王也，百姓饒樂，國無窮乏，人非代之耕織也。易其田疇，薄其稅斂，則民富矣。上以奉君親，下無飢寒之憂，則教可成也。語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從義而從善，莫不入孝出悌。夫何奢侈暴慢之有？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百姓足而知榮辱，故民易與適禮，難與適道。大夫曰：縣官之於百姓，若慈父之於子也。忠焉能勿誨乎？愛之而勿勞乎？故春親耕以勸農，賑貸以贍不足，通漕水出輕繫，使民務時也。蒙恩被澤而至今猶以貧困，其難與適道若是夫。賢良曰：古者春省耕以補不足，秋省斂以助不給，民勤於財則貢賦省，民勤於力則功業牢，爲民愛力，不奪須臾，故召伯聽斷於甘棠之下，爲妨農業之務也。今時雨樹澤，種懸而不得播，秋稼零落，平野而不得收，田疇赤地而停落成市，發春而後，懸青幡而策土牛，殆非明主勸耕稼之意，而春令之所謂也。

水旱第三十六

大夫曰：禹湯聖主，后稷伊尹賢相也，而有水旱之災。水旱天之所爲，饑穰陰陽之運也，非人力。故太歲之數在陽爲旱，在陰爲水。六歲一饑，十二歲一荒，天道然，殆非獨有司之罪也。賢良曰：古者政有德，則陰陽調，星辰理，風雨時，故循行於內，聲聞於外，爲善於下，福應於天。周公載紀而天下太平，國無天傷，歲無荒年，當此之時，雨不破塊，風不鳴條，旬而一雨，雨必以夜，無丘陵高下皆熟。詩曰：有渰萋萋，興雨祁祁，今不省其所然，而曰陰陽之運也，非所聞也。孟子曰：野有餓殍，不知收也，狗豕食人食，不知檢也，爲民父母，民饑而死，則曰非我也，歲也，何異乎以刃殺之，則曰非我也，兵也，方今之務，在除饑寒之患，罷鹽鐵，退權利，分土地，趣本業，養桑麻，盡地力也。寡功節用，則民自富。如是，則水旱不能憂，凶年不能累也。大夫曰：議者貴其辭約而指明，可於衆人之聽，不至繁文稠辭，多言害有司化俗之計，而家人語陶朱爲生，本末異徑，一家數事，而治生之道乃備。今縣官鑄農器，使民務本，不營於末，則無饑寒之累，鹽鐵何害而罷？賢良曰：農，天下之大業也，鐵器，民之大用也，器用便利，則用力少而得作多，農夫樂事勸功，用不具，則田疇荒，穀不殖，用力鮮，功自半，器便與不便，其功相什而倍也。縣官鼓鑄鐵器，大抵多爲

大器務應員程。不給民用。民用鈍弊。割草不痛。是以農夫作劇。得獲者少。百姓苦之矣。大夫曰。卒徒工匠。以縣官日作公事。財用饒器用備。家人合會。徧於日而勤於用。鐵力不銷鍊。堅柔不和。故有司請摠鹽鐵。一其用。平其買。以便百姓公私。雖虞夏之爲治。不易於此。吏明其教。工致其事。則剛柔和。器用便。此則百姓何苦而農夫何疾。賢良曰。卒徒工匠。故民得占租鼓鑄煮鹽之時。鹽與五穀同買。器和利而中用。今縣官作鐵器多苦惡。用費不省。卒徒煩而力作不盡。家人相一。父子戮力。各務爲善器。器不善者不集。農事急。輓運。衍之阡陌之間。民相與市買。得以財貨五穀新弊易貨。或時糞民。不棄作業。置田器各得所欲。更繇省約。縣官以徒復作。繕治道橋。諸發民便之。今總其原。壹其買。器多堅瘳。善惡無所擇。吏數不在器難得。家人不能多儲。多儲則鎮生。棄膏腴之日。遠市田器。則後夏時。鹽鐵賈貴。百姓不便。貧民或木耕手耨。土糲啖食。鐵官賣器不售。或頗賦與民。卒徒作不中呈。時命助之。發徵無限。更繇以均劇。故百姓疾苦之。古者千室之邑。百乘之家。陶冶工商。四民之求。足以相更。故農民不難畦畝而足乎田器。工人不斬伐而足乎陶冶。不耕田而足乎粟米。百姓各得其便而上無事焉。是以王者務本不作末。去炫燿。除雕琢。湛民以禮。示民以樸。是以百姓務本而不營於末。

崇禮第二十七

大夫曰。飾几杖。脩樽俎。爲賓非爲主也。炫燿奇怪。所以陳四夷。非爲民也。夫家人有客。尙有倡優奇變之樂。而充縣官乎。故列羽旄陳戎馬以示威武。奇蟲珍怪。所以示懷廣遠。明德遠國。莫不至也。賢良曰。王者崇禮施德。上仁義而賤怪力。故聖人絕而不言。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不可棄也。今萬方絕國之君。奉贄獻者。懷天子之盛德。而欲觀中國之禮儀。故設明堂辟雍以示之。揚千戚昭雅頌以風之。今乃玩好不用之器。奇蟲不畜之獸。角抵諸戲。炫燿之物。陳夸之殆。與周公之待遠方殊。昔周公處謙以卑土。執禮以治下。天下辭越裳之贄。見恭讓之禮。既與入文王之廟。是見大孝之禮也。目覩威儀。干戚之容。耳聽清歌雅頌之聲。心充至德。欣然以歸。此四夷所以慕義內附。非重譯狄鞮來觀。猛獸熊羆也。夫犀象兕虎。南夷之所多也。騾驢駝駝。北狄之常畜也。中國所鮮。外國賤之。南越以孔雀珥門戶。崑山之旁。以玉璞抵烏鵲。今貴人之所賤。珍人之所饒。非所以厚中國。明盛德。

也。隋和之名寶也。而不能安危存亡。故喻德示威。惟賢臣良相。不在犬馬珍怪。是以聖王以賢爲寶。不以珠玉爲寶。昔晏子脩之罽俎之閒。而折衝乎千里。不能者雖隋和滿篋。無益於存亡。大夫曰。晏子相齊三君。崔慶無道。劫其君。亂其國。靈公同圍。莊公弑死。景公之時。晉人來攻。取垂都。舉臨菑。邊邑削。城郭焚。宮室隳。寶器盡。何衝之所能折乎。由此觀之。賢良所言。賢人爲寶。則損益無輕重也。賢良曰。管仲去魯入齊。齊霸魯削。非恃其衆而歸齊也。伍子胥挾弓干闔閭。破楚入郢。非負其兵而適吳也。故賢者所在國重。所去國輕。楚有子玉得臣。文公側席。虜有宮之奇。晉獻不寐。夫臣所在。辟除開塞者亦遠矣。故春秋曰。山有虎豹。葵蠶爲之不採。國有賢士。邊境爲之不害也。

備胡第二十八

大夫曰。鄙語曰。賢者容不辱。以世俗言之。鄉曲有桀。人尙辟之。今明天子在上。匈奴公爲寇。侵擾邊境。是仁義犯而藜藿不採。昔狄人侵太王。匡人畏孔子。故不仁者。仁之賊也。是以縣官厲武以討不義。設機械以備不仁。賢良曰。匈奴處沙漠之中。生不食之地。天所賤而棄之。無壇宇之居。男女之別。以廣野爲閭里。以穹廬爲家室。衣皮蒙毛。食肉飲血。會市行牧豎居。如中國之麋鹿耳。好事之臣。求其義。責之禮。使中國干戈。至今未息。萬里設備。此兔置之所刺。故小人非公侯腹心干城也。大夫曰。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四方之衆。其義莫不願爲臣妾。然猶脩城郭。設關梁。厲武士。備衛於宮室。所以遠折難而備萬方者也。今匈奴未臣。雖無事欲釋備如之何。賢良曰。吳王所以見禽於越者。以其越近而陵遠也。秦所以亡者。以外備胡越而內亡其政也。夫用軍於外。政敗於內。備爲所患。增主所憂。故人主得其道。則遐邇潛行而歸之。文王是也。不得其道。則臣妾爲寇。秦王是也。夫文衰則武勝。德盛則備寡。大夫曰。往者四夷俱強。並爲寇虐。朝鮮踰徼。玁狁之東地。東越東海。略浙江之南。南越內侵。滑服令氏。棘人舟馳。唐昆明之屬。擾隴西巴蜀。今三垂已平。唯北邊未定。夫一舉則匈奴中外震懼。釋備而何寡也。賢良曰。古者君子立仁脩義以綏其民。故邇者習善。遠者順之。是以孔子仕於魯。前仕三月及齊平。後仕三月及鄭平。務以德安近而綏遠。當此之時。魯無敵國之難。鄰境之患。強臣變節而忠順。故季桓躡其都城。大國畏義而合好。齊

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故爲政而以德。非獨辟害折衝也。所欲不求而自得。今百姓所以蠶蠹中外不寧者。咎在匈奴。內無室宇之守。外無田疇之積。隨美草甘水而驅牧。匈奴不變業而中國以騷動矣。風合而雲解。就之則亡。擊之則散。未可一世而舉也。大夫曰。古者明王討暴衛弱。定傾扶危。則小國之君悅。討暴定傾。則無罪之人附。今不征伐則暴害不息。不備則是以黎民委敵也。春秋貶諸侯之後。刺不卒戍。行役戍備。自古有之。非獨今也。賢良曰。匈奴之地廣大。而戎馬之足輕利。其勢易騷動也。利則虎曳。病則鳥折。辟鋒銳而牧罷極。少發則不足以更適。多發則民不堪其役。役煩則力罷。用多則財乏。二者不息。則民遺怨。此秦之所失。民心隕社稷也。古者天子封畿千里。繇役五百里。勝聲相聞。疾病相恤。無過時之師。無踰時之役。內節於民心而事適其力。是以行者勸務而止者安業。今山東之戎馬。甲士戍邊郡者。絕殊遠。身在胡越。心懷老母。老母垂泣。室婦悲恨。推其飢渴。念其寒苦。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我今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之我哀。故聖人憐其如此。閔其久去父母妻子。暴露中野。居寒苦之地。故春使使者勞賜。舉失職者。所以哀遠民而慰撫老母也。德惠甚厚。而吏未稱奉職。承詔以存恤。或侵侮士卒。與之爲市。并力兼作。使之不以理故也。士卒失職。而老母妻子感恨也。宋伯姬愁思而宋國火。魯妾不得意而魯寢災。今天下不得其意者。非獨西宮之女。宋之老母也。春秋動衆則書。重民也。宋人圍長葛。譏久役也。君子之用心必若是。大夫默然不對。

執務第三十九

丞相曰。先王之道。軼人而難復。賢良文學之言。深遠而難行。夫稱上聖之高行。道至德之美。言非當世之所能及也。願聞方今之急務。可復行於政。使百姓咸足於衣食。無乏困之憂。風雨時。五穀熟。螟螣不生。天下安樂。盜賊不起。流人還歸。各反其田里。吏皆廉正。故以奉職。元元各得其理也。賢良曰。孟子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而人不思之耳。詩云。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有求如關雎。好德如河廣。何不濟不得之有。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及。離道不遠也。顏淵曰。舜獨何人也。回何人也。夫思賢慕能。從善不休。則成康之俗可致。而唐虞之道可及。公卿未思也。先王之道。何遠之有。齊桓公以諸侯思王政。憂周室。匡諸夏之難。平夷狄之亂。存亡接絕。信義大行。著于天下。

邵陵之會。予之爲主。傳曰。予積也。故土積而成山阜。水積而成江海。行積而成君子。孔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而欲得之。各反其本。復諸古而已。古者。行役不踰時。春行秋反。秋行春來。寒暑未變。衣服不易。固已還矣。夫婦不失時。人安和如適。獄訟平。刑罰得。則陰陽調。風雨時。上不苛擾。下不煩勞。各脩其業。安其性。則螟螣不生。而水旱不起。賦斂省。而農不失時。則百姓足。而流人歸其田里。上清靜而不欲。則下廉而不貪。若今則繇役極速。盡塞苦之地。危難之處。涉胡越之域。今茲往而來。歲旋。父母延頸而西望。男女怨曠而相思。身在東楚。志在西河。故一人行而鄉曲恨。一人死而萬人悲。詩云。王事靡盬。不能藝稷黍。父母何怙。念彼恭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吏不奉法。以存撫。倍公任私。各以其權。充其嗜欲。人愁苦而怨思。上不恤理。則惡政行。而邪氣作。邪氣作。則蟲螟生。而水旱起。若此。雖禱祀零祝。用事百神無時。豈能調陰陽而息盜賊矣。

能言第四十

大夫曰。盲者口能言白黑。而無目以別之。儒者口能言治亂。無能以行之。夫坐言不行。則牧童兼鳥獲之力。逢須苞堯舜之德。故使言而近。則儒者何患於治亂。而盲人何患於白黑哉。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故卑而言高。能言而不能行者。君子恥之矣。賢良曰。能言而不能行者。國之寶也。能行而不能言者。國之用也。兼此二者。君子也。無一者。烏獲逢須也。言滿天下。德覆四海。周公是也。口言之。躬行之。豈若默然載施其行而已。則執事亦何患何耻之有。今道不舉。而務小利。慕於不急。以亂羣意。君子雖貧。勿爲可也。藥酒病之利也。正言治之藥也。公卿誠能自強自忍。食文學之至言。去權詭。罷利官。一歸之於民。親以周公之道。則天下治。而頌聲作。儒者安得治亂而患之乎。

鹽鐵取下第四十一

大夫曰。不軌之民。困撓公利。而欲擅山澤。從文學賢良之意。則利歸於下。而縣官無可爲者。上之所行。則非之。上之所言。則譏之。專欲損上。徇下。虧主而適臣。尙安得上下之義。君臣之禮。而何頌聲能作也。賢良曰。古者上取有

量。自養有度。樂歲不盜。年饑則肆。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籍斂不過十一。君篤愛。臣盡力。上下交讓。天下平。浚發爾私。上讓下也。遂及我私。先公職也。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義而後其君也。君君臣臣。何爲其無禮義乎。及周之末塗。德惠塞而嗜欲衆。君奢侈而上求多。民困於下。怠於公平。是以有履畝之稅。碩鼠之詩作也。衛靈公嘗隆冬興衆穿池。海春諫曰。天寒百姓凍餒。願公之罷役也。公曰。天寒哉。我何不寒哉。人之言曰。安者不能恤。飽者不能食。饑故餘。梁肉者。難爲言隱約。處佚樂者。難爲言勤苦。夫高堂邃宇。廣廈洞房者。不知專屋狹廬。上漏下濕者。之窟也。繫馬百駟。貨財充內。儲陳納新者。不知有旦無暮。稱貸者之急。廣第唐園。良田連比者。不知無運踵之業。竄頭宅者之役也。原馬被山。牛牟滿谷者。不知無孤豚瘠犢者之窶也。高枕談臥。無叫號者。不知憂私責。與吏正威者之愁也。被紈躡韋。搏梁鬻肥者。不知短褐之寒。糠粝之苦也。從容房闈之間。垂拱持案食者。不知蹠耒躬耕者之勤也。乘堅驅良。列騎成行者。不知負擔步行者之難也。同牀旃席。侍御滿側者。不知負輅輓舩。登高絕流者之難也。衣輕暖。被英裘。處溫室。載安車者。不知乘邊城。飄胡代。鄉清風者之危寒也。妻子好合。子孫保之。不知老母之顛頓。匹婦之悲恨也。耳聽五音。目視弄優者。不知蒙流矢。距敵方外之死者也。東嚮伏几。振筆如文調者。不知求索之急。箠楚之痛者也。坐旃茵之上。安圖籍之言。若易然。亦不知步涉者之難也。昔商鞅之任秦也。刑人若刈菅芳。用師若彈丸。從軍旅者。暴骨長城。戍漕者。輦車相望。生而往。死而旋。彼獨非人子耶。故君子仁以恕。義以度。所好惡與天下共之。所不施不仁者。公劉好貨。居者有積。行者有囊。大王好色。內無怨女。外無曠夫。文王作刑。國無怨獄。武王行師。士樂爲之死。民樂爲之用。若斯。則民何苦而怨。何求而譏。公卿愀然。寂若無人。於是遂罷讖止詞。奏曰。賢良文學。不明縣官事。猥以鹽鐵而爲不便。請且罷郡國榷沽。關內鐵官。奏可。

擊之第四十一

賢良曰。文學既拜。咸取列大夫。辭丞相御史。大夫曰。前議公事。賢良文學稱引往古。頗乖世務。論者不必相反。期於可行。往者縣官未事胡越之時。邊城四面受敵。北邊尤被其苦。先帝絕三方之難。撫從方國。以爲蕃蔽。窮極郡國。以討匈奴。匈奴壤界獸圍。孤弱無與。此困亡之時也。遠遠不遂。使得復喘息。休養士馬。負給西域。西域迫近胡

寇沮心內解。必爲巨患。是以主上欲掃除煩倉廩之費也。終日逐禽。罷而釋之。則非計也。蓋舜紹緒。禹成功。今欲以小舉擊之。何如。文學曰。異時縣官修輕賦。公用饒人富給。其後保胡越。通四夷。費用不足。於是興利害。籌車舡。以警助邊。贖罪告緡。與人以患矣。甲士死於軍旅。中士罷於轉漕。仍之以科適吏。徵發極矣。夫勞而息之。極而反。本古之道也。雖舜禹興。不能易也。大夫曰。昔夏后底洪水之災。百姓孔勤。罷於籠甬。及至其後。咸享其功。先帝之時。郡國頗煩於戎事。然亦寬三陲之役。語曰。見機不遂者隕功。一日違敵。累世爲患。休勞用供。困弊乘時。帝王之道。聖賢之所不能失也。功業有緒。惡勞而不卒。猶耕者勸休而困止也。夫事輟者無功。耕怠者無獲也。文學曰。地廣而不得者國危。兵強而凌敵者身亡。虎兕相據而螻蟻得志。兩敵相機而匹夫乘閒。是以聖王見利慮害。見遠存近。方今爲縣官計者。莫若偃兵休士。厚幣結和親。修文德而已。若不恤人之急。不計其難弊。持以窮無用之地。亡十獲一。非文學之所知也。

結和第四十二

大夫曰。漢興以來。修好結和親。所聘遺單于者甚厚。然不紀重質厚賂之故。改節而暴害滋甚。先帝觀其可以武折而不可以德懷。故廣將帥。招奮擊。以誅厥罪。功勳粲然。著於海內。藏於記府。何命亡十獲一乎。夫偷安者後危。慮近者憂邇。賢者離俗。智士權行。君子所慮。衆庶疑焉。故民可與觀成。不可與圖始。此有司所獨見。而文學所不親。文學曰。往者匈奴結和親。諸夷納貢。即君臣外內相信。無胡越之患。當此之時。上求寡而易贍。民安樂而無事。耕田而食。桑麻而衣。家有數年之種。縣官餘貨財。閭里耆老。或及其澤。自是之後。退文任武。苦師勞衆。以略無用之地。立郡沙石之閒。民不能自守。發屯乘城。輓輦而贍之。愚竊見其亡。不觀其成。大夫曰。匈奴以虛名市於漢。而實不從。數爲蠻貊所給。不痛之何故也。高皇帝仗劍定九州。今以九州而不行於匈奴。閭里常民。尙有鼻散。况萬里之主。與小國之匈奴乎。夫以天下之力。勤何不權。以天下之士。民何不服。今有帝名而威不信。長城。反賂遺而尙踞敖。此五帝所不忍。三王所畢怒也。文學曰。湯事夏而卒服之。周事殷而卒滅之。故以大御小者。以強凌弱者亡。聖人不困其衆以兼國。良御不困其馬以兼道。故造父之御不失和。聖人之治不倍德。秦攝利衡以御宇內。

執脩篲以笞八極。駮服以罷而鞭策愈加。故有傾衡遺篲之變。士民非不衆。力勤非不多也。皆內倍外附而莫爲用。此高皇帝所以仗劍而取天下也。夫兩主好合。內外交通。天下安寧。世世無患。士民何事。三王何怒焉。大夫曰。伯翳之始封秦地爲七十里。穆公開霸。孝公廣業。自卑至上。自小至大。故先祖基之。子孫成之。軒轅戰涿鹿。殺兩驪蚩尤而爲帝。湯武伐夏商。誅桀紂而爲王。黃帝以戰成功。湯武以伐成孝。故手足之勤。腹腸之養也。當世之務。後世之利也。今四夷內侵。不攘萬世必有此長患。先帝興義兵以誅暴強。東滅朝鮮。西定并駝。南擒百越。北挫強胡。李牧追匈奴以廣北州。湯武之舉。蚩尤之兵也。故聖主斥地。非私其利。用兵。非徒奮怒也。所以匡難辟害。以爲黎民遠慮。文學曰。秦南禽勁越。北卻強胡。竭中國以役四夷。人罷極而主不恤。國內潰而上不知。是以一夫倡而天下和。兵破陳涉。地奪諸侯。何嗣之所利。詩云。雍雍鳴駟。旭日始旦。登得前利。不念後咎。故吳王知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遂之患。秦知進取之利。而不知鴻門之難。是以知一而不知十也。周謹小而得大。秦欲大而亡小。語曰。前車覆。後車戒。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矣。

誅秦第四十四

大夫曰。秦楚燕齊。周之封國也。三晉之君。齊之田氏。諸侯家臣也。內守其國。外伐不義。地廣壤進。故立號萬乘。而爲諸侯宗。周室脩禮長文。然國翦弱。不能自存。東攝六國。西畏於秦。身以放遷。宗廟絕祀。賴先帝大惠。紹興其後。封嘉潁川。號周子男君。秦旣并天下。東絕沛水。并滅朝鮮。南取陸梁。北卻胡狄。西略氏羌。立帝號。朝四夷。舟車所通。足迹所及。靡不畢至。非服其德。畏其威也。力多則人朝。力寡則朝於人矣。文學曰。禹舜堯之佐也。湯文夏商之臣也。其所以從入極而朝海內者。非以陸梁之地。兵革之威也。秦楚三晉號萬乘。不務積德而務相侵。搆兵爭強。而卒俱亡。雖以進壤廣地。如食藪之充腸也。欲其安存。何可得也。夫禮讓爲國者。若江海流。彌久不竭。其本美也。苟爲無本。若蒿火暴怒而無繼。其亡可立而待。戰國是也。周德衰。然後列於諸侯。至今不絕。秦力盡而滅其族。安得朝人也。大夫曰。中國與邊境。猶支體與腹心也。夫肌膚寒於外。腹腸疾於內。內外之相勞。非相爲助也。唇亡則齒寒。支體傷而心憊。故無手足則支體廢。無邊境則內國害。昔者戎狄攻太王於邠。踰岐梁而與秦界於涇渭。

京。至晉之陸渾。侵暴中國。中國疾之。今匈奴蠶食內侵。遠者不離其苦。獨邊境蒙其敗。詩云。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不征備則暴害不息。故先帝興義兵以征厥罪。遂破祁連天山。散其聚黨。北略至龍城。大圍匈奴。單于失魂。僅以身免。乘奔逐北。斬首捕虜十餘萬。控弦之民。旃裘之長。莫不沮膽。挫折遠遁。遂乃振旅渾耶。率其衆以降。置五屬國以距胡。則長城之內。河山之外。罕彼寇藎。於是下詔令減戍漕。寬徭役。初雖勞苦。卒獲其慶。文學曰。周累世積德。天下莫不願以爲君。故不勞而王。恩施由近及遠。而蠻貊自至。秦任戰勝以并天下。小海內而貪胡越之地。使蒙恬擊胡。取河南以爲新秦。而亡其故秦。築長城以守胡。而亡其所守。往者兵革亟動。師旅數起。長城之北。旋車遺鏃相望。及李廣利等輕計。還馬足。莫不寒心。雖得渾耶。不能更所亡。此非社稷之至計也。

伐功第四十五

大夫曰。齊桓公越燕伐山戎。破孤竹。殘令支。趙武靈王踰句注。過代谷。略滅林胡樓煩。燕襲走東胡。辟地千里。度遼東而攻朝鮮。蒙公爲秦擊走匈奴。若鷲鳥之追羣雀。匈奴勢懼。不敢南面而望十餘年。及其後。蒙公死而諸侯叛秦。中國擾亂。匈奴紛紛乃敢復爲邊寇。夫以小國燕趙。尙猶卻寇虜以廣地。今以漢國之大。士民之力。非特齊桓之衆。燕趙之師也。然匈奴久未服者。羣臣不并力。上下未諧故也。文學曰。古之用師。非貪壤土之利。救民之患也。民思之若旱之望雨。箪食壺漿以逆王師。故憂人之患者。民一心而歸之。湯武是也。不愛民之死力盡而潰叛者。秦王是也。孟子曰。君不鄉道。不由仁義。而爲之強戰。雖克必亡。此中國所以擾亂。非蒙恬死而諸侯叛秦。昔周室盛也。越裳氏來獻。百蠻致貢。其後周衰。諸侯力征。蠻貊分散。各有聚黨。莫能相一。是以燕趙能得意焉。其後匈奴稍強。蠶食諸侯。故破走月支氏。因兵威徙小國引弓之民。并爲一家。一意同力。故難制也。前君爲先帝畫匈奴之策。兵據西域。奮之便勢之地。以候其變。以漢之強。攻於匈奴之衆。若以強弩潰癰疽。越之禽吳。豈足道哉。上以爲然。用君之義。聽君之計。雖越王之任種蠡不過。以搜粟都尉爲御史大夫。持政十有餘年。未見種蠡之功。而見靡弊之効。匈奴不爲加俛。而百姓黎民以敝矣。是君之策。不能弱匈奴而反衰中國也。善爲計者。固若此乎。

西域第四十六

大夫曰。往者匈奴據河山之險。擅田牧之利。民富兵強。行入爲寇。則匈奴注之內驚動。而上郡以南咸城。文帝時。虜入蕭關。烽火通甘泉。群臣懼。不知所出。乃請屯京師以備胡。胡西役大宛。康居之屬。南與群羌通。先帝推讓斥奪。廣饒之地。建張掖以西。隔絕羌胡。瓜分其援。是以西域之國。皆內拒匈奴。斷其右臂。曳劍而走。故募人田畜以廣用。長城以南。濱塞之郡。馬牛放縱。蓄積布野。未覩其計之所過也。夫以弱越而遂意強吳。才地計衆非鈞也。主思臣謀。其往必矣。文學曰。吳越迫於江海。三川循環之處。於五湖之閒。地相迫。壤相次。其勢易以相禽也。金鼓未聞。旌旗未舒。行陣未定。兵以接矣。師無輜重之費。士無乏絕之勞。此所謂食於厨倉而戰於門郊者也。今匈奴牧於無窮之澤。東西南北。不可窮極。雖輕車利馬。不能得也。况負重羸兵以求之乎。其勢不相及也。茫茫乎若行九臯。未知所止。皓皓乎若無網羅而漁江海。雖及之。三軍罷弊。適遺之餌也。故明王知其所無利。以爲役不可數行。而權不可久張也。故詔公卿大夫賢良文學。所以復枉輿微之路。公卿宜思百姓之急。匈奴之害。緣聖主之心。定安平之業。今乃留心於未計。雖本議不順上意。未爲盡於忠也。大夫曰。初貳師不克宛而還也。議者使人主不遂。忿則西域皆瓦解而附於胡。胡得衆國而益強。先帝絕奇聽行武威。還襲宛。宛舉國以降。効其器物。致其寶馬。烏孫之屬駭膽。請爲臣妾。匈奴失魄。奔走遁逃。雖未盡服。遠處寒苦。堯堯之地。壯者死於祁連天山。其孤未復。故羣臣議以爲匈奴困於漢兵。折翅傷翼。可遂擊服。會先帝棄群臣。以故匈奴不革。譬如爲山未成一簣而止。度功業而無斷成之理。是棄與胡而資強敵也。輟幾沮成。爲主計若斯。亦未可謂盡忠也。文學曰。有司言外國之事。議者皆激一時之權。不慮其後。張騫言大宛之天馬。汗血。安息之真玉。大鳥。縣官旣聞。如甘水焉。乃大興師伐宛。歷數期而後克之。夫萬里而攻人之國。兵未戰而物故過半。雖破宛得寶馬。非計也。當此之時。將卒方赤面而事四夷。師旅相望。郡國並發。黎人困苦。姦僞萌生。盜賊並起。守尉不能禁。城邑不能止。然後遣上大夫衣繡衣。以興擊之。當此時。百姓元元。莫必其命。故山東豪傑。頗有異心。賴先帝聖靈。斐然其咎。皆在於欲舉匈奴而遠幾也。爲主計若此。可謂忠乎。

大夫曰。諸生妄言讖者。令可詳用。無徒守椎車之語。滑稽而不可修。夫漢之有匈奴。譬若木之有蠹。如人有疾。不治則寢以深。故謀臣以爲擊奪以困極之。諸生言以德懷之。此有其語而不可行也。諸生上無以似三王。下無以似近秦。令有司可舉而行當世。安蒸庶而寧邊境者乎。文學曰。昔齊桓公內附百姓。外綏諸侯。存亡接絕。而天下從風。其後德虧行衰。葵丘之會。振而矜之。叛者九國。春秋刺其不崇德而崇力也。故任德則強。楚告服。遠國不召而自至。任力則近者不親。小國不附。此其效也。誠上觀三王之所以昌。下論秦之所以亡。中述齊桓所以興。去武行文。廢力尙德。罷關梁。除障塞。以仁義導之。則北垂無寇虜之憂。中國無干戈之事矣。大夫曰。事不豫辦。不可以應卒。內無備。不可以禦敵。詩云。誥爾民人。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故有文事必有武備。昔宋襄公倍楚而不備。以取大辱焉。身執囚而國幾亡。故雖有誠信之心。不知權變。危亡之道也。春秋不與夷狄中國爲禮。爲其無信也。匈奴貪狼。因時而動。乘可而發。鸚舉電至。而欲以誠信之心。金帛之寶。而信無義之詐。是猶親蹠躡而扶猛虎也。文學曰。春秋王者無敵。言其仁厚。其德美。天下賓服。莫敢受交也。德行延及方外。舟車所臻。足迹所及。莫不被澤。蠻貊異國。重譯自至。方此之時。天下和同。君臣一德。外內相信。上下輯睦。兵設而不試。弋閉藏而不用。老子曰。兇無所用其角。螫蟲無所輸其毒。故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世安得跼躡而親之乎。大夫曰。布心腹。質情素。信誠內感。義形乎色。宋華元楚司馬子反之相親也。符契內合。誠有以相信也。今匈奴挾不信之心。懷不測之詐。見利如前。乘便而起。潛進市側。以襲無備。是猶措重寶於道路而莫之守也。求其不亡。何可得乎。文學曰。誠信著乎天下。醇德流乎四海。則近者哥謳而樂之。遠者執禽而朝之。故正近者不以威。來遠者不以武。德義修而任賢良也。故民之於事。辭佚而就勞。於財也。辭多而就寡。上下交讓。道路厲行。方此之時。賤貨而貴德。重義而輕利。賞之不竊。何寶之守也。

和親第四十八

大夫曰。昔徐偃行王義而滅。好儒而削。知文而不知武。知一而不知二。故君子篤仁以行。然必築城以自守。設械以自備。爲不仁者之害己也。是以古者蒐獮。振旅而數軍實焉。恐民之愉佚而亡戒難。故兵革者國之用。城壘者

國之固也。而欲罷之。是去表見裏。示匈奴心腹也。匈奴輕舉潛進。以襲空虛。是猶不介而當矢石之蹊。禍必不振。此邊境之所懼。而有司之所憂也。文學曰。往者通關梁。交有無。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內附。往來長城之下。其後王恢謀馬邑。匈奴絕和親。故當路結禍。紛拏而不解。兵連而不息。邊民不解甲弛弩。行數十年。介冑而耕耘。鉏耰而候望。燧燔烽舉。丁壯弧弦而出鬪。老者超越而入葆。言之足以流涕寒心。則仁者不忍也。詩云。投我以桃。報之以李。未聞善往而有惡來者。故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爲兄弟也。故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大夫曰。自春秋諸夏之君。會聚相結。三會之後。乖離相疑。伐戰不止。六國從親。冠帶相接。然未嘗有堅約。况禽獸之國乎。春秋存君。在楚誥。融之會書公。給夷狄也。匈奴數和親。而常先犯約。貪侵盜驅。長詐謀之國也。反復無信。百約百叛。若朱象之不移。商均之不化。而欲信其用兵之備。親之以德亦難矣。文學曰。王者中立而聽乎天下。德施方外。絕國殊俗。臻於闕庭。鳳皇在列樹。騏驎在郊藪。醇生庶物。莫不被澤。非足行而仁辦之也。推其仁恩而皇之誠也。范蠡出於越。由余長於胡。皆爲霸王賢佐。故政有不從之教。而世無不可化之民。詩云。酌彼行潦。挹彼注茲。故公劉處戎狄。戎狄化之。大王去幽。幽民隨之。周公修德而越裳氏來。其從善如影響。爲政務以德親近。何憂於彼之不改。

繇役第四十九

大夫曰。屠者解分中理。可橫以手而離也。至其抽筋鑿骨。非行金斧不能決。聖主循性而化。有不從者。亦將舉兵而征之。是以湯誅葛伯。文王誅犬夷。及後戎狄猾夏。中國不寧。周宣王仲山甫。式遏寇虐。詩云。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自古明王。不能無征伐。而服不義。不能無城壘。而禦強暴也。文學曰。舜執干戚。而有苗服。文王底德。而懷四夷。詩云。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普天之下。惟人面之倫。莫不引領而歸其義。故畫地爲境。人莫之犯。子曰。白刃可冒。中庸不可入。至德之謂也。故善攻不待堅甲而克。善守不待渠梁而固。武王之伐殷也。執黃鉞誓牧之野。天下之士。莫不願爲之用。旣而偃兵。擗笏而朝。天下之民。莫不願爲之臣。旣以義取之。以德守之。秦以力取之。以法守之。本末不得故亡。夫文猶可長用。而武難久行也。大夫曰。詩云。獫狁孔熾。我

是用戒。武夫潢潢，經營四方，故守禦征伐，所由來久矣。春秋譏戎驪未至，豫禦之故，四支強而躬體固，華葉茂而本根據，故飭四境，所以安中國也。發戍漕，所以審勞佚也。主憂者臣勞，上危者下死，先帝憂百姓不贍，出禁錢，解乘輿，貶樂損膳，以賑窮備邊費，未見報施之義，而見沮成之理，非所聞也。文學曰：周道衰，王迹熄，諸侯爭強，大小相凌，是以強國務侵，弱國設備，甲士勞戰陣，役於兵革，故君勞而民困苦也。今中國爲一統而方內不安，徭役遠而外內煩也。古者無過年之繇，無踰時之役，今近者數千里，遠者過萬里，歷二期，長子不還，父母愁憂，妻子歔歎，憤懣之恨，發動於心，慕思之積，痛於骨髓，此杖杜采薇之所爲作也。

險固第五十

大夫曰：虎兇所以能執熊羆，服羣獸者，爪牙利而攫便也。秦所以超諸侯，吞天下，并敵國者，險阻固而勢居然也。故龜猖有介，狐貉不能禽，蝮蛇有螫，人忌而不輕，故有備則制人，無備則制於人。故仲山甫補袞職之闕，蒙公築長城之固，所以備寇難而折衝萬里之外也。今不固其外，欲安其內，猶家人不堅垣牆，狗吠夜驚，而闔昧妄行也。文學曰：秦左殺函，右隴阨，前蜀漢，後山河，四塞以爲固，金城千里，良將勇士，設利器而守陁陁，墨子守雲梯之械也。以爲雖湯武復生，蚩尤復起，不輕攻也。然戍卒陳勝，無將帥之任，師旅之衆，奮空拳而破百萬之師，無牆籬之難，故在德不在固，誠以行義爲阻，道德爲塞，賢人爲兵，聖人爲守，則莫能入。如此，則中國無狗吠之警，而邊境無鹿駭狼顧之憂矣。夫何妄行而之乎？大夫曰：古者爲國，必察土地，山陵阻險，天時地利，然後可以王霸。故制地城郭，飭溝壘，以禦寇固國。春秋曰：冬浚洙脩地利也。三軍順天時，以實擊虛，然固於阻險，敵於金城，楚莊之圍宋，秦師敗崤，欽崮是也。故曰：天時地利，完固固近於邊，今不敢取，必爲四境長患。此季孫之所以憂顛也。有句踐之變，而爲強吳之所悔也。文學曰：地利不如人和，武力不如文德，周之致遠，不以地利，以人和也。百世不奪，非以險以德也。吳有三江五湖之難，而兼於越，楚有汝淵滿堂之固，而滅於秦，秦有隴阨崤塞而亡於諸侯，晉有河華九河而奪於六卿，齊有泰山巨海而負於田常，桀紂有天下，兼於濟亳，秦王以六合，困於陳涉，非地利不固，無術以守之也。釋邇憂遠，猶吳不內定其國，而西絕淮山，與齊晉爭強也。越因其罷，擊其虛，使吳王用申胥，修德無恃，極其

衆則句踐不免爲藩臣海崖。何謀之敢慮也。大夫曰。楚自巫山起方城。屬巫黔。中設扞關以拒秦。秦包商洛嶺。函以禦諸侯。韓阻宜陽伊闕。要成臯太行以安周鄭。魏濱洛築城。阻山帶河以保晉國。趙結飛狐。句注孟門以存荆代。燕塞碣石。絕邢谷繞援遼。齊撫阿甄。關榮歷。倚太山。負海河梁關者。邦國之固。而山川社稷之寶也。徐人滅舒。春秋謂之取。惡其無備。得物之易也。故恤來兵。仁傷刑。君子爲國。必有不可犯之難。易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言備之素脩也。文學曰。阻險不如阻義。昔湯以七千里。爲政於天下。舒以百里。亡於敵國。此其所以見惡也。使關梁足恃。大國不兼於秦。河山足保。秦不亡於楚漢。由此觀之。衝隆不足爲強。高城不足爲固。行善則昌。行惡則亡。王者博愛遠施。外內合同。四海各以其職來祭。何擊拓而待。傳曰。諸侯之有關梁。庶人之有爵祿。非升平之興。蓋自戰國始也。

論勇第五十一

大夫曰。荆軻懷數年之謀。而事不就者。三尺匕首不足恃也。秦王憚於不意。列斷黃育。介七尺之利也。使專諸空拳。不免於爲禽。要離無水。不能遂其功。世言強楚勁鄭。有犀兕之甲。棠谿之鋌也。內據金城。外任利兵。是以威行諸夏。強服敵國。故孟賁奮臂。衆人輕之。怯夫有備。其氣自倍。況以吳楚之士。舞利劍。蹶強弩。以與貉虺騁於中原。一人當百。不足道也。夫如此。則胡無守。谷貉無交。兵力不支。漢其勢必降。此商君之走魏。而孫臏之破梁也。文學曰。楚鄭之棠谿墨陽。非不利也。犀軸兕甲。非不堅也。然而不能存者。利不足恃也。秦兼六國之師。據嶠函而御宇內。金石之固。莫耶之利也。然陳勝無士民之資。甲兵之用。鉏耰棘樞。以破衝隆。武昭不擊。烏號不發。所謂金城者。非謂築壤而高土。鑿地而深池也。所謂利兵者。非謂吳越之鋌。干將之劍也。言以道德爲城。以仁義爲郭。莫之敢攻。莫之敢入。文王是也。以道德爲軸。以仁義爲劍。莫之敢當。莫之敢御。湯武是也。今不建不可攻之城。不可當之兵。而欲任匹夫之役。而行三尺之刃。亦細矣。大夫曰。荆軻提匕首。入不測之強秦。秦王惶恐失守。備衛者皆懼。專諸手劍。歷萬乘。刺吳王。尸孽立。正鎬冠千里。聶政自衛。由韓。廷刺其主。功成求得。退自刑於朝。暴尸於市。今誠得勇士。乘強漢之威。凌無義之匈奴。制其死命。責以其過。若曹劌之負齊桓公。遂其求。推鋒拊銳。穹廬擾亂。上下相

邇。因以輕銳隨其後。匈奴必交臂不敢格也。文學曰。湯得伊尹。以區區之亳。兼臣海內。文王得太公。靡鄴鄙以爲天下。齊桓公得管仲。以霸諸侯。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聞得賢聖而蠻貊來享。未聞劫殺人主以懷遠也。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故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非畏其威。畏其德也。故義之服無義。疾於原馬良弓。以之召遠。疾於馳傳重驛。

論功第五十一

大夫曰。匈奴無城廓之守。溝池之固。脩戟強弩之用。倉廩府庫之積。上無義法。下無文理。君臣慢易。上下無禮。織柳爲室。旃罽爲蓋。素弧骨鏃。馬不粟食。內則備不足畏。外則禮不足稱。夫中國天下腹心。賢士之所總。禮義之所集。財用之所殖也。夫以智謀愚。以義伐不義。若因秋霜而振落葉。春秋曰。桓公之與戎狄。驅之爾。况以天下之力乎。文學曰。匈奴車器。無銀黃絲漆之飾。素成而務堅。絲無文采。裙褱曲襟之制。都成而務完。男無刻鏤奇巧之事。宮室城郭之功。女無綺繡淫巧之貢。織綺羅紈之作。事省而致用。易成而難弊。雖無脩戟強弩。戎馬良弓。家有其備。人有其用。一旦有急。貫弓上馬而已。資糧不見。案首而支數十日之食。因山谷爲城郭。因水草爲倉廩。法約而易辨。求寡而易供。是以刑省而不犯。指麾而令從。嫚於禮而篤於信。略於文而敏於事。故雖無禮義之書。刻骨卷衣。百官有以相記。而君臣上下。有以相使。群臣爲縣官計者。皆言其易而實難。是以秦欲驅之而反更亡也。故兵者凶器。不可輕用也。其以強爲弱。以存爲亡。一朝爾也。大夫曰。魯連有言。秦權使其土。虐使其民。故政急而不長。高皇帝受命平暴亂。功德巍巍。惟天同大焉。而文景承緒。潤色之。及先帝征不義。攘無德。以昭仁聖之路。純至德之基。聖王累年仁義之積也。今文學引亡國失政之治。而况之於今。其謂匈奴難圖宜矣。文學曰。有虞氏之時。三苗不服。禹欲伐之。舜曰。是吾德未喻也。退而脩政。而三苗服。不牧之地。不羈之民。聖王不加兵。不事力焉。以爲不足煩百姓而勞中國也。今明主脩聖緒。宣德化。而朝有權使之謀。尙首功之事。臣固怪之。夫人臣席天下之勢。奮國家之用。身享其利而不顧其主。此尉佗章邯所以成王。秦失其政也。孫子曰。今夫國家之事。一日更百變。然而不亡者。可得而革也。逮出兵乎。平原廣牧。鼓鳴矢流。雖有堯舜之知。不能更也。戰而勝之。退脩禮義。繼三代之迹。

仁義附矣。戰勝而不休，身死國亡者，吳王是也。大夫曰：順風而呼者，易爲氣，因時而行者，易爲力。文武懷餘力，不爲後嗣計。故三世而德衰，昭王南征，死而不還。凡伯囚執而使不通，晉取郊沛，王師敗於茅戎。今西南諸夷，楚莊之後，朝鮮之王，燕之亡民也。南越尉佗起中國，自立爲王，德至薄，然皆亡。天下之大，各自以爲一州，倔強倨敖，自稱老夫。先帝爲萬世度，恐有冀州之累，南荆之患，於是遣左將軍樓船平之，兵不血刃，咸爲縣官也。七國之時，皆據萬乘，南面稱王，提珩爲敵國累世，然終不免首係虜於秦。今匈奴不當漢家之巨郡，非有大國之用，賢士之謀，由此觀難易，察然可見也。文學曰：秦滅六國，虜七王，沛然有餘力，自以爲蚩尤不能害，黃帝不能斥，及二世弑死，望夷子嬰係頸降楚，曾不得七王之俛首，使六國並存，秦尙爲戰，固未亡也。何以明之？自孝公以至於始皇，世世爲諸侯雄，百有餘年，及兼天下，十四歲而亡，何則？外無敵國之憂，而內自縱恣也。自非聖人，得志而不驕佚者，未之有也。

論鄒第五十二

大夫曰：鄒子疾晚世之儒墨，不知天地之弘，昭曠之道，將一曲而欲道九折，守一隅而欲知萬方，猶無準平而欲知高下，無規矩而欲知方圓也。於是推大聖終始之運，以喻王公列士。中國名山通谷，以至海外，所謂中國者，天下八十分之一，名曰赤縣神州，而分爲九川，絕陸不通，乃爲一州。有大瀛海圍其外，此所謂八極而天下際焉。禹貢亦著山川高下原隰，而不知大道之逕，故秦欲達九州，而方瀛海，牧胡而朝萬國，諸生守畦畝之慮，閭巷之固，未知天下之義也。文學曰：堯使禹爲司空，平水土，隨山刊木，定高下而序九州，鄒衍非聖人作怪，誤惑六國之君，以納其說。此春秋所謂匹夫熒惑諸侯者也。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神。近者不達，焉能知瀛海。故無補於用者，君子不爲，無益於治者，君子不由。三王信經道而德光於四海，戰國信嘉言，破亡而泥山。昔秦始皇已吞天下，欲并萬國，亡其三十六郡，欲達瀛海而失其州縣，知大義如斯，不如守小計也。

論菑第五十四

大夫曰。巫祝不可與並祀。諸生不可與逐語。信往疑今。非人自是。夫道古者稽之。今言遠者合之。近日在天。其徵在人。晉異之變。天壽之期。陰陽之化。四時之敘。水火金木妖祥之應。鬼神之靈。祭祀之福。日月之行。星辰之紀。曲言之故。何所本始。不知則默。無苟亂耳。文學曰。始江都相董生。推言陰陽四時相繼。父生之子。養之母成之子。藏之。故春生仁。夏長德。秋成義。冬藏禮。此四時之序。聖人之所則也。刑不可任以成化。故廣德教。言遠必考之。邇故內恕以行。是以刑罰若加於己。勤勞若施於身。又安能忍殺其赤子以事無用。罷弊所恃而遠瀛海乎。蓋越人笑羸蚌而簡太牢。鄙夫樂昨啗而怪韶濩。故不知味者。以芬香爲臭。不知道者。以笑言爲亂耳。人無天壽。各以其好惡爲命。羿救以功力不得其死。智伯以貪狼亡其身。天蓄之證。積祥之應。猶施與之望報。各以其類及。故好行善者。天助以福。符瑞是也。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好行惡者。天報以禍。妖蓄是也。春秋曰。應是而有天蓄。周文武尊賢受諫。敬戒不殆。純德上休。神祇相况。詩云。降福攘攘。降福簡簡。日者陽。陽道明。月者陰。陰道冥。君尊臣卑之義。故陽先盛於上。衆陰之類消於下。月望於天。蚌蛤盛於淵。故臣不臣則陰陽不調。日月有變。政教不均。則水旱不時。螟螣生。此災異之應也。四時代敘而人則其功。星列於天而人象其行。常星猶公卿也。衆星猶萬民也。列星正。則衆星齊。常星亂。則衆星墜矣。大夫曰。文學言剛柔之類。五勝相代生。易明於陰陽。書長於五行。春生夏長。故火生於寅。木陽類也。秋生冬死。故水生於申。金陰物也。四時五行。迭廢迭興。陰陽異類。水火不同器。金得土而成。得火而死。金生於巳。何說。何言然乎。文學曰。兵者凶器也。甲堅兵利。爲天下殃。以母制子。故能久長。聖人法之。厭而不陽。詩云。載戢干戈。載囊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衰世不然。逆天道以快暴心。僵尸血流以爭壤土。牢人之君。滅人之祀。殺人之子。若絕草木。刑者肩靡於道。以己之所惡而施於人。是以國家破滅。身受其殃。秦王是也。大夫曰。金生於巳。刑罰小加。故薺麥夏死。易曰。履霜。堅冰至。秋始降霜。草木隕零。合冬行誅。萬物畢藏。春夏生長。利以行仁。秋冬殺藏。利以施刑。故非其時而樹。雖生不成。秋冬行德。是謂逆天道。月令涼風至。殺氣動。蜻蛚鳴。衣裘成。天子行微刑。始蠶。蠶以順天令。文學曰。同四時。合陰陽。尙德而除刑。如此。則鷹隼不鷲。猛獸不攫。秋不蒐獮。冬不田狩者也。文學曰。天道好生惡殺。好賞惡罰。故使陽居於實而宣德。施陰藏於虛而爲陽佐。輔陽剛陰柔。季不能加孟。此天賤冬而貴春。申陽屈陰。故王者南面而聽天下。背陰向陽。前德而後刑也。霜雪晚至。五穀猶成。雹

霧夏隕。萬物皆傷。由此觀之。嚴刑以治國。猶任秋冬以成穀也。故法令者。治惡之具也。而非至治之風也。是以古者。明王茂其德教而緩其刑罰也。網漏吞舟之魚。而刑審於繩墨之外。反臻其末而民莫犯禁也。

刑德第五十五

大夫曰。令者。所以教民也。法者。所以督姦也。令嚴而民慎。法設而姦禁。罔疏則獸失。法疏則罪漏。罪漏則民放佚。而輕犯禁。故禁不必法。夫傲倖誅誠。蹠躡不犯。是以古者作五刑。刻肌膚而民不踰矩。文學曰。道德。衆人不知所由。法令。衆民不知所辟。故王者之制法。昭乎如日月。故民不迷。曠乎若大路。故民不惑。幽隱遠方。折手知足。室女童婦。咸知所避。是以法令不犯而獄犴不用也。昔秦法繁於秋荼。而網密於凝脂。然而上下相遁。姦僞萌生。有司法之。若救爛撲焦。不能禁非。網疏而罪漏。禮義廢而刑罰任也。方今律令。百有餘篇。文章繁。罪名重。郡國用之。疑惑。或淺或深。自吏明習者。不知所處。而况愚民乎。律令塵蠹於棧閣。吏不能徧觀。而况於愚民乎。此斷獄所以滋衆而民犯禁也。宜犴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刺刑法繁也。親服之屬甚衆。上附下附而服不過五。五刑之屬三千。上殺下殺而罪不過五。故治民道。務篤其教而已。大夫曰。文學言王者立法。曠若大路。今馳道不小也。而民公犯之。以其罰罪之輕也。千仞之高。人不輕凌。千鈞之重。人不輕舉。商君刑棄灰於道而秦民治。故盜馬者死。盜牛者加。所以重本而絕輕疾之資也。武兵名食。所以佐邊而重武備也。盜傷與殺同罪。所以累其心而責其意也。猶魯以楚師伐齊。而春秋惡之。故輕之爲重。淺之爲深。有緣而然。法之微者。固非衆人之所知也。文學曰。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故德明而易從。法約而易行。今馳道經營陵陸。紆周天下。是以萬里爲民穿也。尉羅張而縣其谷。辟陷設而當其蹊。矯弋飾而加其上。能勿離乎。聚其所欲。開其所利。仁義陵遲。能勿踰乎。故其末途。至於攻城入邑。損府庫之金。盜宗廟之器。豈特千仞之高。千鈞之重哉。管子曰。四維不張。雖卑陶不能爲土。故德教廢而詐僞行。禮義壞而姦邪興。言無仁義也。仁者。愛之効也。義者。事之宜也。故君子愛仁以及物。治近以及遠。傳曰。凡生之物。莫貴於人。人主之所貴。莫重於人。故天之生萬物以奉人也。主愛人以順天也。聞以六畜禽獸養人。未聞以所養害人者也。魯廢焚。孔子罷朝。問人不問馬。賤畜而重人也。今盜馬者

罪死。盜牛者加乘。騎車馬馳行道中。吏舉苛而不止。以爲盜馬而罪亦死。今傷人持其刀劍而亡。亦可謂盜武庫兵而殺之乎。人主立法而民犯之。亦可以爲逆。面輕主約乎。深之可以死。輕之可以免。非法禁之意也。法者緣人情而制。非設罪以陷人也。故春秋之治獄。論心定罪。志善而違於法者免。志惡而合於法者誅。念傷民未有所害。志不甚惡而合於法者。謂盜而傷人者耶。將執法者過耶。何於人心不厭也。古者傷人有創者刑。盜有臧者罰。殺人者死。今取人兵刃以傷人。罪與殺人同。得無非其至意與。大夫俛仰未應。對御史大夫曰。執法者。國之轡銜。刑罰者。國之維楫也。故轡銜不飭。雖王良不能以致遠。維楫不設。雖良工不能以絕水。韓子曰。疾有固者。不能明其法勢。御其臣下。富國強兵以制敵禦難。惑於愚儒之文詞。以疑賢士之謀。舉浮淫之蠹。加之功實之上。而欲國之治。猶釋階而欲登高。無銜楫而禦捍馬也。今刑法設備而民猶犯之。况無法乎。其亂必也。文學曰。轡銜者。御之具也。得良工而調。法勢者。治之具也。得賢人而化。執轡非其人。則馬奔馳。執軸非其人。則舡覆傷。昔吳使宰嚭之軸而破其舡。秦使趙高執轡而覆其車。今廢仁義之術而任刑名之徒。則復吳秦之事也。夫爲君者法三王。爲相者法周公。爲術者法孔子。此百世不易之道也。韓非非先王而不遵。舍正令而不從。塞陷陷。身幽囚。客死於秦。秦夫不通大道而小辯。斯足以害其身而已。

申韓第五十六

御史曰。待周公而爲相。則世無列國。待孔子而後學。則世無儒墨。夫衣小缺。襟裂可以補。而必待全匹而易之。政小缺。法令可以防。而必待雅頌乃治之。是猶舍鄰之醫。而求俞跗而後治病。廢汙池之水。待江海而後救火也。迂而不徑。闕而無務。是以教令不從而治煩亂。夫善爲政者。弊則補之。決則塞之。故吳子以法治楚魏。申商以法彊秦韓也。文學曰。有國者選衆而任賢。學者博覽而就善。何必是周公孔子。故曰法之而已。今商鞅吳起。反聖人之道。變亂秦俗。其後政耗亂而不能理。流失而不可復。愚人縱火於沛澤。不能復振。蜂蠶螫人放死。不能息其毒也。煩而止之。躁而靜之。上下勞擾而亂益滋。故聖人教化。上與日月俱照。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御史曰。衣缺不補。則日以甚。防漏不塞。則日以滋。大河之始決於瓠子也。涓涓爾。及其卒汜濫爲中國害。晉梁楚。破曹衛。城

郭壞沮。積積漂流。百姓木棲。千里無廬。令孤寡無所依。老弱無所歸。故先帝閔悼其蕃。親省河堤。舉禹之功。河流以復。曹衛以寧。百姓戴其功。詠其德。歌宣房塞萬福來焉。亦猶是也。如何勿小補哉。文學曰。河決若甕口而破千里。况禮決乎。其所害亦多矣。今斷獄歲以萬計。犯法茲多。其爲警豈特曹衛哉。夫知塞宣房而福來。不知塞亂原而天下治也。周國用之。刑錯不用。黎民若四時。各終其序。而天下不孤。頌曰。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此天爲福。亦不小矣。誠信禮義如宣房。功業已立。垂拱無爲。有司何補。法令何塞也。御史曰。犀銚利鉏。五穀之利。而聞草之害也。明理正法。姦邪之所惡。而良民之福也。故曲木惡直繩。姦邪惡正法。是以聖人審於是。非。察於治亂。故設明法。陳嚴刑。防非矯邪。若隱括輔檠之正。弧刺也。故水者火之備。法者止姦之禁也。無法勢。雖賢人不能以爲治。無甲兵。雖孫吳不能以制敵。是以孔子倡以仁義。而民從風。伯夷遁首陽。而民不可化。文學曰。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殺人。而不能使人仁。所貴良醫者。貴其審消息。而退邪氣也。非貴其下鍼石而鑽肌膚也。所貴良吏者。貴其絕惡於未萌。使之不爲非。非貴其拘之囹圄而刑殺之也。今之所謂良吏者。文察則以禍其民。強力則以厲其下。不本法之所由生。而專己之殘心。文誅假法以陷不辜。累無罪。以子及父。以弟及兄。一人有罪。州里驚駭。十家奔亡。不若癰疽之相連。色淫之相連。一節動而百枝搖。詩云。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骨以鋪。痛傷無罪而累也。非患銚釋之不利。患其舍草而去苗也。非患無準平。患其舍枉而繩直也。故親近爲過。不必誅。是鋤不用也。疏遠有功。不必賞。是苗不養也。故世不患無法。而患無必行之法也。

周秦第五十七

御史曰。春秋罪人無名號。謂之云盜。所以賤刑人而絕之人倫也。故君不臣。士不友。於閭里無所容。故民始犯之。命不軌之民犯公法。以相寵舉。棄其親。不能伏節死理。遁逃相連。自陷於罪。其被刑戮。不亦宜乎。一室之中。父兄之際。若身體相屬。一節動而知於心。故今自關內侯以下。比地於伍。居家相察。出入相司。父不教子。兄不正弟。舍是誰責乎。文學曰。古者。周其禮而明其教。禮周教明。不從者。然後等之以刑。刑罰中。民不怨。故舜施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輕重各服其誅。刑必加而無赦。赦惟疑者。若此。則世安得不軌之人而罪之。今殺人者生。剽攻竊

盜者富。故良民內解怠。輟耕而隕心。古者君子不近刑人。刑人非人也。身放極而辱後世。故無賢不肖莫不恥也。今無行之人。貪利以陷其身。蒙戮辱而捐禮義。恒於苟生。何者。一日下蠶室。創未瘳。宿衛人主。出入宮殿。得由受奉祿食。太官享賜。身以尊榮。妻子獲其饒。故或載卿相之列。就刀俎而不見閔。况衆庶乎。夫何恥之有。廢其德教而責之以禮義。是虐民也。春秋曰。子有罪。執其父。臣有罪。執其君。聽失之大者也。今以子誅父。以弟誅兄。親戚小坐。什伍相連。若引根本之及華葉。傷小指之累四體也。如此。則以有罪及誅無罪。無罪者寡矣。臧文仲治魯。勝其盜而自矜。子貢曰。民將欺而况民盜乎。故吏不以多斷爲良。豎不以多刺爲工。子產刑二人。殺一人。道不拾遺而民無誣心。故爲民父母以養疾。子長恩厚而已。自首匿相坐之法。立骨肉之恩。廢而刑罪多。聞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匿之。豈不欲服罪爾。子爲父隱。父爲子隱。未聞父子之相坐也。聞兄弟緩追以免賊。未聞兄弟之相坐也。聞惡。惡止其人。疾始而誅首惡。未聞什伍之相坐。老子曰。上無欲而民樸。上無事而民自富。君君臣臣。父子子。比地何伍。而執政何責也。御史曰。夫負千鈞之重。以登無極之高。垂峻崖之峭谷。下臨不測之淵。雖有慶忌之健。賁育之勇。莫不震懼悼慄者。知墜則身首肝腦塗山石也。故未嘗灼而不敢握火者。見其有灼也。未嘗傷而不敢握刃者。見其有傷也。彼以知爲非。罪之必加而戮及父兄。必懼而爲善。故立法制辟。若臨百仞之壑。握火蹈刃。則民畏忌而無敢犯禁矣。慈母有敗子。小不忍也。嚴家無悍虜。篤責急也。今不立嚴家之所以制下。而修慈母之所以敗子。則惑矣。文學曰。紂爲炮烙之刑。而秦有收帑之法。趙高以峻文決罪於內。百官以峭法斷割於外。死者相枕席。刑者相望。百姓側目重足。不寒而慄。詩云。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踏。哀今之人。胡爲虺蜥。方此之時。豈特冒火蹈刃哉。然父子相背。兄弟相慢。至於骨肉相殘。上下相殺。非刑輕而罰不必。令大嚴而仁恩不施。故政寬則下親上。政嚴則民謀主。晉厲以幽。二世見殺。惡在峻法之不犯。嚴家之無悍虜也。聖人知之。是以務知而不務威。故高皇帝約秦苛法。慰怨毒之民。而長和睦之心。唯恐刑之重而德之薄也。是以施恩無窮。澤流後世。商鞅吳起。以秦楚之法爲輕而累之。上危其主。下沒其身。或非特慈母乎。

詔聖第五十八

御史曰。夏后氏不信言。殷誓周盟。德信爾衰。無文武之人。欲修其法。此殷周之所以失勢。而見奪於諸侯也。故亥弊而革才。法弊而更制。高皇帝時。天下初定。發德音。行一卒之令。權也。非撥亂反正之常也。其後法稍犯。不正於理。故姦萌而甫刑作。王道衰而詩刺彰。諸侯暴而春秋譏。夫少目之罔。不可以得魚。三章之法。不可以爲治。故令不得不加。法不得不多。唐虞畫衣冠。非阿湯武刻肌膚。非故時世不同。輕重之務異也。文學曰。民之仰法。猶魚之仰水。水清則靜。濁則擾。擾則不安其居。靜則樂其業。樂其業則富。富則仁生。澹則爭止。是以成康之世。實無所施。法無所加。非可刑而不刑。民莫犯禁也。非可賞而不賞。民莫不仁也。若斯。則吏何事而理。今之治民者。若拙御馬。行則頓之。止則擊之。身創於箠。吻傷於銜。求其無失。何可得乎。乾谿之役。士崩。梁氏內潰。不能禁峻法不止。故罷馬不畏鞭箠。罷民不畏刑法。雖曾而累之。其亡益乎。御史曰。嚴牆三刃。樓季難之。山高千雲。牧豎登之。故峻則樓季三刃。陵夷則牧豎易山巔。夫鑠金在鑪。莊躄不顧。錢刀在路。匹婦撥之。非匹婦貪而莊躄廉也。輕重之制異。而利害之分明也。故法令可仰而不可踰。可臨而不可入。詩云。不可暴虎。不敢馮河。爲其無益也。魯好禮而有季孟之難。燕噲好讓而有子之之亂。禮讓不足。禁邪而刑法可以止暴。明君據法。故能長制羣下而久守其國也。文學曰。古者明其仁義之誓。使民不踰上乎。刑之不教而殺。是以虐也。與其刑不可踰。不若義之不可踰也。聞禮義行而刑罰中。未聞刑罰行而孝悌興也。高牆狹基。不可立矣。嚴法峻刑。不可久也。二世信趙高之計。喋篤責而任誅。斷刑者半道。死者日積。殺民多者爲忠。厲民悉者爲能。百姓不勝其求。黔首不勝其刑。海內同憂而俱不聊生。故過往之事。父不得於子。無已之求。君不得於臣。死不再生。窮鼠齧狸。匹夫奔萬乘。舍人折弓。陳勝吳廣是也。當此之時。天下期俱起方面而攻秦。聞不一期而社稷爲墟。惡在其能制羣下而久守其國也。御史默然不對。大夫曰。警師不知白黑而善聞言。儒者不知治世而善訾議。夫善言天者合之人。善言古者考之今。令何爲施。法何爲加。湯武全肌骨而殷周治。秦國用之。法弊而犯。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或以治。或以亂。春秋原罪。甫刑制獄。今願聞治亂之本。周秦所以然乎。文學曰。春夏生長。聖人象而爲令。秋冬殺藏。聖人則而爲法。故令者教也。所以導民人。法者刑罰也。所以禁強暴也。二者。治亂之具。存亡之効也。在上所任。湯武經禮義。明好惡。以道其民。刑罪未有所加。而民自行義。殷周所以治也。上無德教。下無法則。任刑必誅。劓鼻盈粟。斷足盈車。舉河以西。不足以受天下

之徒。終而以亡者。秦王也。非二尺四寸之律。異所行。反古而悻民心也。

大論第五十九

大夫曰。呻吟稿簡。誦死人之語。則有司不以文學。文學知獄之在廷。後而不知其事。聞其事而不知其務。夫治民者。若大匠之斲斧斤而行之。中繩則止。杜大夫王中尉之等。繩之以法。斷之以刑。然後寇止。姦禁。故射者因勢。治者因法。虞夏以文。殷周以武。異時各有所施。今欲以敦朴之時。治玩弊之民。是猶遷延而拯溺。揖讓而救火也。文學曰。文王與民好善。幽厲與民好暴。非性之殊。風俗使然也。故商周之所以昌。桀紂之所以亡也。湯武非得伯夷之民以治。桀紂非得蹠跖之民以亂也。故治亂不在於民。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訟者難訟而聽之易。夫不治其本而事其末。古之所謂愚。今之所謂智。以箠楚正亂。以刀筆正文。古之所謂賊。今之所謂賢也。大夫曰。俗非唐虞之時。而非許由之民。而欲廢法以治。是猶不用隱括斧斤。欲撓曲直枉也。故爲治者。不待自善之民。爲輪者。不待自曲之木。往者。應少伯正之屬。潰梁楚。昆盧徐穀之徒。亂齊趙。山東關內暴徒。保人阻險。當此之時。不任斤斧。折之以武。而乃始設禮修文。有似窮鑿。欲以短鍼而攻疽。孔丘以禮說跖也。文學曰。殘材木以成室屋者。非良匠也。殘賊民人而欲治者。非良吏也。故公輸子因木之宜。聖人不費民之性。是以斧斤簡用。刑罰不任。政立而化成。扁鵲攻於湊理。絕邪氣。故癰疽不得成形。聖人從事於未然。故亂原無由生。是以砭石藏而不施。法令設而不用。斷已然。鑿已發者。凡人也。治未形。親未萌者。君子也。大夫曰。文學所稱聖知者。孔子也。治魯不遂。見逐於齊。不用於衛。遇圍於匡。困於陳蔡。夫知時不用。猶說強也。知困而不能已。貪也。不知見欺而往。愚也。困辱不能死。恥也。若此四者。庸民之所不爲也。何況君子乎。商君以景監見。應侯以王稽進。故士因士。女因媒。至其親顯。非媒土之力。孔子曰。進見而不以能往者。非賢士才女也。文學曰。孔子生於亂世。思堯舜之道。東西南北。灼頭濡足。庶幾世主之悟。悠悠者皆是。君闇大夫妬。孰合有媒。是以嫫母飾姿而夸矜。西子彷徨而無家。非不知窮厄而不見用。悼痛天下之禍。猶慈母之伏死子也。知其不可如何。然惡已。故適齊。景公欺之。適衛。靈公圍。陽虎。謗之。桓魋害之。夫欺害聖人者。愚惑也。傷毀聖人者。狂狡也。惑之人。非人也。夫何恥之有。孟子曰。觀近臣者。以所

爲主。觀遠臣者。以其所主。使聖人僞容苟合。不論行擇友。則何以爲孔子也。大夫憮然內慙。四據而不言。當此之時。順風承意之士。如編口張而不歛。舉舌而不下。闐然而懷。重負而見責。大夫曰。諾。膠車脩。逢雨。請與諸生解。

雜論第六十

客曰。余觀鹽鐵之義。觀乎公卿文學賢良之論。意指殊路。各有所出。或上仁義。或務權利。異哉吾所聞。周秦粲然。皆有天下而南面焉。然安危長久殊世。始汝南朱子伯爲予言。當此之時。豪俊並進。四方輻湊。賢良茂陵。唐生文學。魯萬生之倫。六十餘人。咸聚闕庭。舒六藝之輒。論太平之原。智者贊其慮。仁者明其施。勇者見其斷。辯者陳其詞。闇闇焉。侃侃焉。雖未能詳備。斯可略觀矣。然蔽於雲霧。終廢而不行。悲夫。公卿知任武。可以辟地。而不知德廣。可以附遠。知權利。可以廣用。而不知稼穡。可以富國也。近者親附。遠者說德。則何爲而不成。何求而不得。不出於斯路。而務畜利長威。豈不謬哉。中山劉子雍言。王道矯當世。復諸正務。在乎反本。直而不徼。切而不燥。斌斌然斯。可謂弘博君子矣。九江祝生。奮由路之意。推史魚之節。發憤懣。刺譏公卿。介然直而不撓。可謂不畏強禦矣。桑大夫據當世。合時變。推道術。尚權利。辟略小辯。雖非正法。然巨儒宿學。惡然大能自解。可謂博物通士矣。然攝卿相之位。不引準繩。以道化下。放於利末。不師始古。易曰。焚如。棄如。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隕其性。以及厥宗。車丞相即周魯之列。當軸處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彼哉彼哉。若夫羣丞相御史。不能正議。以輔宰相。成同類。長同行。阿意苟合。以說其上。斗筭之人。道諛之徒。何足算哉。

鹽鐵論自明嘉靖中。爲張之象所亂。卷第割裂。字句踏謬。盧學士羣書拾補。已嘗言之。予向恨不見善本。近因顧千里得宏治十四年江陰令新淦徐積依嘉泰壬戌本所刻。及其後錫山華氏活字所印。細爲校讀。知張之象之不可據。在盧所云外者甚多。而盧又時出己見。頗有違失。亦未可全據也。爰取徐本重刻於江寧。撰考證一卷附後。審正其文。粗涉義例。以貽畱意。此書者。陽城張敦仁。

本論故工不出則農用乖。華本乖改。乏拾補云。永樂大典中所載。作乏。按通典十一引亦然。凡華本有脫誤。此不載。○是以盤庚萃居。按卽盤庚下篇。鞠人謀人之保居也。以又學語意推之。與上經股不肩好貨。下經無德于貨。實正相吻合。但未詳此萃當彼經何字。弁其說若何耳。此書所稱。當是今文。而尙書最多駁異。類如是矣。○經字頗有或多或少者。拾補云。大典萃乃萃之譌也。○則萬物並收。萬物並收。按通典十一引上物。作人下句。無萬物二字。凡杜所引多互異。或其本不同。或杜有增損。當分別觀之。今不詳著。○則物騰躍。華本躍改。踴下同。按通典十一引作踴。拾補有。○力耕王者。塞天財。按通典十一引天。作人。講字也。管子山國軌云。軌守其時。有官天財。此語出於彼。下文云。執準守時。拾補改天爲人。非。○而范氏以強大亡。按范當作紀。大當作本。管子輕重乙載其事。其文云。桓公曰。強本節用。可以爲存乎。管子對曰。可以爲益。愈而未足。以爲存也。昔紀氏之國。強本節用者。其五穀豐滿。而不能理也。四流而歸於天下。是則紀氏其強本節用。適足以使其民穀盡而不能理。爲天下虜。是以其國亡而身無所處。此語出於彼。紀氏亡者。卽春秋紀侯。大去其國者也。強本謂務農。故大夫以之。難文學。今本所誤。絕不可通。下文云。故善爲國者。天下之下。我高天下之輕。我重其語。亦出於彼。○以虛蕩其實。華本蕩改。易按通典十一引亦然。拾補有。○詩曰。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拾補云。十字因上衍。按非也。此正因文學引而還以難之。○不愛其貨。華本其改。奇。○蹶躓之徒。按躓字誤也。謂務農之徒。與盜跖莊躓無涉。後未通篇云。民蹶耒而耕。取下篇云。不知蹶耒躬耕者之勤也。此必本作蹶耒。○蹶有是以。揭夫匹婦。華本揭改。揭。○昔孫叔敖相楚。張之象本孫叔敖改。季文子楚改。魯按所改。最謬。漢世諸書說一事而人名各異者多矣。下文云。大儉極下。韓非子外儲說左下。亦言孫叔敖相楚。大儉偪下。決非季文子可知。○錯幣弊與世易。華本弊改。幣。○蔡耕布衣。有胸。鄒胸。鄒人吳王皆鹽鐵初識也。君有吳王。按人當在君上。錯出耳。於文中加自繻一句者。如項

羽本紀加亞父者范增也一句於中之比先釋吳王而後敘之者欲下就私威積而挽節之心作順其行文之便也通典十引無胸耶吳王皆鹽鐵初議也十字乃杜節之張之象本移改全失其意今不更出（凡張之象本脫誤此亦不盡載至於其注尤多荒謬全無足論也）○山海者財用之寶也按通典十引寶下有路字此脫當依之補下文云寶路開則百姓贍云云與此相承接也張之象本添而寶路開於寶路開之上拾補又添五穀熟於其上云三字脫當有虛意以爲五穀熟而寶路開方始成文不知寶路開自蒙此句開者謂不管山海與五穀熟迥不相蒙也（拾補誤於張之象本又失校通典此句故其所說全非）○農夫之死生也死生用按通典十引二生字皆作土此誤當依之改（拾補生改土不云通典亦非）○居局之宜按局當作句此考工記車人爲耒之倨句也居倨同字通典十引作倨蓋杜改之以合於周禮字耳管子弟子職云居句如矩可爲此作居之證（拾補從通典句是而倨非）○復古今意鋸一鹽錢（拾補鐵）按今當作令後刺權篇令意所禁徵兩見○天下之藏也按下當作地見史記平準書漢書食貨志○浮食豪民豪當作奇見平準書食貨志奇民者奇衷之民也小司馬索隱云包愷音驕諸侯也非農工之儻故言奇其義似誤矣○其輕爲非亦大矣華本大改殆拾補云大典殆○省罷機利之人人華本刪重人字按下人當作者此句與上句連讀○（已上第一卷張之象本所改之卷最謬今不更論）

非執春秋曰未言介祭仲亡也按未當作末（拾補有）介當作介今公牟桓十五年傳作爾爾爾同字（拾補即據傳改作爾）也作矣凡此書之春秋皆公牟（具見各篇）文有異者（如矣也不同是也其末尔之類乃傳寫訛不在此限）蓋次公所稱與何劭公所注非一本（故後執務篇稱傳曰予積也而說之以行積而成君子何劭公注僖四年傳則作序積也而云序次也積功也判然有異於此可決但如備胡篇之歸鄆郭何作運和親篇之語鮑何作浩油論功篇之茅戎茅何作貿疑後人有以左傳字亂之者蓋次公不必盡同於何休又不得竟合於左氏也今亦未敢輒定）其不在經傳者則公牟家之說○推車之蟬攫按推當作推後遠道篇而推車尙在也世務篇無徒守推車之語不誤散不足篇古者推車無柔亦不誤推車者但斲一木使外圓以爲車輪不用三材也蟬攫即柔柔即三材之牙也（廣雅釋器蟬攫輶輶也淮南子說林訓作蟬攫蟬攫同字攫攫輶亦同字散不足又云郡國縣吏素桑椹說文作輶柔椹輶皆同字即三材之牙者據周禮注鄭司農云）韓非子八說云古者寡事而備簡樸陋而不盡故有珣銚而推車者又云故智者不乘推車聖人不行推政此語出於彼（今

本韓非淮南亦誤推爲推皆當訂正。○建周而不疲按疲當作拔與下句暨字爲韻老子曰奮建不拔此書多
頌語如大論篇云是以嫫母飾姿而矜夸西子彷徨而無家夸家爲韻倒作夸矜者誤拾補正之矣。○狐刺之
鑿按狐當作狐後申韓篇作狐此蓋本與彼同拾補以爲皆狐之說未是次公所用不必同於鄭周禮注之字也
○說文亦不載狐字。○晁錯謀叛逆誅及宗族使按使當在謀上錯出耳謂遊士使淮南衡山謀叛逆也。○追蹙
宗族按族當作室涉上文誅及宗族而誤華本改爲臣非。○此解揚之所以厚於晉華本楊改揚。○刺權今夫越
之具區按夫當作吳此爾雅釋地有其文也具區不得單言越之甚明。○刺復大夫曰爲色矜按曰字當衍此書
篇首多云大夫曰故相涉而誤張之象本改曰爲乃似是實非後擊之篇首賢良曰文學既拜曰字亦當衍（拾
補有）涉救匱篇首賢良曰而誤也。○而行臧文子叔之意張之象本叔改椒按後訟賢篇云禮子椒之譖也所
改蓋是（凡張之象本而是者絕少大抵載此矣）○非燕昭之薦士張之象本非下添特字似是實非此句與
下句文王之廣賢也連讀也邪同字前後多有之（褒賢篇固若是也尤顯然可證）○東郭偃孔僅按云東郭
偃者誤也前刺權篇云大農鹽鐵丞咸陽孔僅等後輕重篇云咸陽孔僅增以鹽鐵平準書食貨志皆云於是
東郭咸陽孔僅爲大農丞領鹽鐵事此或本作東郭咸陽或本作咸陽後人記東郭於旁以致錯入而又改去咸
陽字。○上下無求按無當作兼公爲上私爲下兼者兼此二者也。○論儒齊宣之時不顯賢進士按宣上當有咸
字顯上當無不字下文云及潛王奮二世之餘烈二世者咸也宣也餘烈者顯賢進士也今本脫衍絕不可通。
凡傳鈔之誤有上脫下衍者又或有上衍下脫者。○慎到捷子亡去拾補改子爲予按漢書古今人表中中捷
子藝文志道家捷子二篇齊人史記孟荀列傳接子齊人索隱云接子古著書人之稱號（捷接同字）皆作子
唯田敬仲世家作予乃譌字而虛誤據之也。○叔旽退而隱處華本旽改胖。○憂憂覽羣臣極言至內論雅頌按
內論當倒論字上屬句絕內下脫一字未詳內（人）雅頌四字爲一句與下文外鳴和鑿相對。○君臣所宣明王
之德華本君改羣。○（已上第二卷）

圖他者欲多而下不堪其求也按者當作著。○粟米薪茶按茶當作采薪采誥出於公羊傳（亦見毛詩板三章
傳）薪采與粟米相對下文茶果別見。○輕重今大夫各修太公相管之術按本篇又云大夫君以心計策國用
又云大夫各運籌策又云上（此字誤未詳）大夫君與（此字誤見下）治粟都尉凡二各字二君字皆當作名
者桑大夫之名也卽云今大夫宏牟耳蓋始元讞文本如此而次公徐之者一譌而爲各再譌而爲君。○是以縣

官用饒足按足字當衍華本刪縣字非○江充耕谷之等按耕谷未詳拾補云耕谷之三字衍雲谷雜記引無非也蓋楊可二字之誤楊可告緡江充禁服後國病篇連言之雲谷雜記不足據○與治粟都尉按與當作爲平準書食貨志皆云而桑宏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元封元年）可證○未通平百越以爲圍圃按圃當作園涉下句而誤○不種而欲獲華本獲改獲○民勤己不獨衍民衍己不獨勤張之象本二勤字皆改作饒按所改最謬勤僅同字僅少也衍多也故以勤對衍言之非謂疏不熟曰饒前通有篇云富者不獨衍貧者不獨饒蓋勤之誤（集韻二十二種有僅勳董三文董字見史記貨殖列傳又或作廛字見漢書賈誼傳通有篇即使歧異亦必非饒字歧異之例詳於下）拾補云勤非又云饒有勳意誤於張之象本而爲此說仍迂曲無所當也○去尤甚而就少愈多按多字當衍愈句絕後散不足篇云吾以賢良爲少愈○上下交義按讓當作讓後取下篇世務篇皆不誤○矧惟南面按南字誤也此必本作人後繇役篇惟人面之倫莫不引領而歸其義不誤墨子明鬼（引商書）矧住（此字當作佳省惟爲佳也近江氏聲尚書注說之如此）人面胡敢異心此語出於彼後漢書章帝紀迄惟人面靡不率俾和帝紀戒惟人面無思不服亦可證也○（已上第三卷）

地廣遠寇國安災按國字當衍○國安則晏然無事按國上當脫中字張之象本補○挾管仲之智者華本仲改晏按所改未是而拾補亦改仲作晏蓋誤矣○貧富夫白圭之廢著子貢之三至千金張之象本白圭改子貢子貢改陶朱公按所改未是拾補云徐誤者非也（徐伯依嘉泰本殊無以意見更易者即如未通篇故商師若烏周師若茶與困學紀聞引同計王伯厚所見即嘉泰本亦其一證闕百詩乃云今本商茶周烏其所見僅張之象以後本耳）漢世諸書頗多異說此當別有所出（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言子貢家累千金）與下文子貢以著積顯於諸侯陶朱公以貨殖尊於當世不必相涉○以爲金鐘大鐘而不能自爲一鼎盤材按金當作全材當作杆全鐘者滿其鐘也後詔聖篇云鑠金在鐘○雖付之以韓魏之家張之象本付改附按所改似是實非此文出孟子而此書所稱孟子多不與今同付附同字必次公自用付也（隸釋石經殘碑高宗影日云天既付史記殷本紀作附梓材釋文云付如字馬本作附皆可證也）○子思之銀佩按銀當作珉對下文垂棘言之垂棘玉也珉石也禮記所謂貴玉而賤珉珉同字○毀學貧賤而好義按義當作論○然而苟卿謂之不食華本苟改孫按上文仍作苟所改未是也謂張之象本改爲（謂爲多相亂）○終身行無冤尤華本冤尤改怨惡○天下積穰按拾補云當作壤壤虛據今貨殖列傳云爾其實非也漢書張敞傳云長安中厓穰師古音穰人掌反然則次公

讀史記亦本作獲矣（大凡較異之文苟非必誤宜各仍其舊如史記又不得因此文而改爲獲也）○鄭邴不
擇遠近按姬當作姬（姬字不可通）史記云今夫趙女鄭姬此盡下皆爲利祿也皆司馬子言大夫取貨殖列
傳稟栝之（後孝養篇引孟子亦稟栝之引古而稟栝者準諸此）○車制於雲陽之市華本制改裂○褻賢孔
子爲之曰微按爲當作謂此引論語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也○肆其長衣長衣官之也按拾補云長衣官之也
五字衍非也此亦自釋一句據禮記目錄長衣即深衣而必自釋之者欲見其爲法服也官之二字乃容衣二字
形近之譌後孝養篇云雖公西赤不能以（此下衍養字）爲容卽史記儒林列傳所謂善爲容者也華本此處
尤多脫○（已上第四卷）

相刺外有謬爾棘子拾補云棘子當卽箕子大謨上句已言內有微箕二子矣此言外有快非箕子可知當別有
所出華本棘改諸因其不可解而爲之非有本也○越人夷吾按此句有誤史記列傳云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
又按鄭陽列傳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蒙而疆威宣素隱云越人蒙未見所出漢書作子臧又
張晏云子臧或是越人蒙字也此下句連言戎人由余似卽取彼語夷吾或子臧之誤也下文又云不患無由余
夷吾（依上則亦當作子臧）之倫患無桓穆（依上則當作穆威）之聽耳亦有誤（此類疑而未定者亦
不悉出）○非說也非華本也非改之罪也張之象本也改者○殊路宋襄公知孔父之賢按襄當作癆（拾補
有）下句魯莊知季有之賢有當作子此皆見於公羊桓二年傳何休注而次公稱之者必舊說也公羊季子（閔
元年）季友（傳十六年）一人而異義故此必云季子不知者改子爲友因譌成有字（拾補作友非）○故金玉
不琢按金當作全全玉者考工記玉人所謂天子用全者也禮器郊特牲皆云大圭不琢鄭注皆云琢當爲鑿鄭
意以爲卽典瑞琢圭璋璧琮之琢篆琢同字也或當次公時禮家有如字說之者拾補云當作琢未是○待鑿識
之工而後明按鑑識當作鑑諸淮南子說山訓玉待鑿請而成器說林訓璧瑗成器鑑諸之功此語出於彼說文
作原云原諸治玉石也讀若藍廣雅釋器云盛鑿礪也鑑原諸礪皆同字○文學蒙以不禦張之象本學下補口
字○故事人加按事人當倒○訟賢（目錄訟作頌）東流亦安之乎按拾補云東疑乘云云大謨文學言東端
無塵之川故大夫云爾亦者亦前篇也戰國趙策蘇秦說李兌章東流至海汎鑑無所止文學之語出於彼○榜
而以爲知華本校改絞張之象本校微按論語釋文云微古堯反鄭本作絞古卯反此蓋亦作絞而在鄭前也
雜論篇云直而不微今論語皆作絞然則絞微同字故歧異與○遵道飾虛言以亂實按言字當衍○聖達而謀

小人按人字當衍○論辨以己爲執華本按改式按拾補云大典杖從木○疾小人淺淺面從按後國病篇云讒譏者賤也與此歧異公羊文十二年傳云惟譏讒善婢言（卽秦誓截截善誑言也後漢書李尋傳王逸楚辭章句皆作讒譏國語亦有譏讒字說文引尙書又作彘彘見戈部）與彼篇合潛夫論救邊云淺淺靖言與此篇合淺淺同字（婢靖亦同字）當兩存之力耕篇云故伊尹高逝遊薄險固篇云兼於濟亳薄亳同字而歧異訟賢篇云東海成顛河東胡建箴石篇云則恐有盛胡之累成威同字而歧異散不足篇云棧車無柔又云郡國繇吏素桑柔桑柔同字而歧異鐵石篇云亦未見其能用鐵石餘篇屢見皆云鐵獨此歧異鐵鐵亦同字詔聖篇云澹則爭止餘篇屢見皆云澹獨此歧異澹澹亦同字皆其例也餘準此求之○趙簡子得叔向按拾補云叔向當是周舍未是此必漢世諸書有其語難用時代相及求之如後利論篇云故季桓子聽政柳下惠忽然不見孔子爲司寇然後悼熾（悼勅同字也）周秦篇臧文仲治魯勝其盜而自矜子貢曰民將欺（韓詩外傳三季孫之治魯也卽此事）柳下與季桓孔子臧文與子貢皆不相及也劉向所序各篇往往如此（劉知幾史通嘗論之）卽其語之尙存於今者此書稱引廣博兼取雜說當時之學與都水正不甚相遠○孝養雖公西赤不能以養爲容張之象本刪養字下句不能以養卒改卒養按此亦改而是者○以其不能事其父母也按其父母三字當衍與上文周襄王之母相承接而言之下文云而有不能事父母之累父字亦當衍其上文不見母故須言母也公羊傳二十四年傳不能乎母也此語出於彼不當連言父甚明○無厭者按厭字不當有下文食葑糲者葑茹者字不可通蓋者字本是厭字錯出於上而又誤加者於厭處也（此等傳鈔傳刻之誤自宋以來多有之）○丞相曰張之象本相下補史字按自前邊道篇丞相史進曰以下皆丞相史爲大夫詰難文學盡後丞相史默然不對所補是矣○刺讒山林不讓椒桂按林字桂字皆誤也林當作陵桂當作鞋椒鞋者山類之半步也故下文云以成其崇○利讓公卿欲成也張之象本成下補利字按下文云非有司欲成利所補是矣○國病（目錄病作疾）無德序於民按序當作厚○面文學而蘇也賢良曰按賢上當脫謂字下文云子大夫論京師之日久子大夫者賢良也後篇吾以賢良爲少愈與此相承接（前邊道篇云謂丞相史曰）面卽項羽本紀馬童面之面（張晏注漢書曰背之如俸曰面不正視也）面文學而謂賢良與面項王而指王賢無以異也張之象本不得其解但知以下非賢良語因妄改爲丞相史曰而於此提行別起幾使讀者莫悟其謬實則上下隔截乖刺全不可通也○出入都市按此句上有脫文今無以補之（凡知其誤而不復能正者準諸此）○行卽負贏華本贏改贏○

楊可勝告婦按勝字當衍（拾補有）涉下文不可勝載而誤○娶與斂從容傳白黛青者衆按娶當作聚從字當衍聚其要（與腰同字）斂其容傳以白黛以青（說文曰隱畫眉也隱黛同字釋名云黛代也黛眉毛去之以此畫代其處也可見畫眉曰黛故卽名其所以畫者爲黛與此互證而義乃明）凡四事與上句云乘耒抱插躬耕身織者寡亦凡四事對文也此二句其意與暹有篇田疇不脩男女矜飾相類張之象本不得其解輒附會之云斂古本作臉絕謬○統跨泉裝華本跨改袴○（已上第五卷）

散不足者生無易由言按者當作諸○丞相曰願聞散不足張之象本相下添史字下文丞相曰治聚不足奈何亦添史字按所添皆誤也此書有文學曰賢良曰丞相曰（卽此篇是也）丞相史曰（丞相屬官見漢表）大夫曰（御史大夫也）御史曰（御史大夫屬官見漢表）卽本論篇所謂使丞相御史與所舉賢良文學語者也而丞相曰僅有二語又聊爲問辭獨無可否（與餘人全異）言猶不言耳卽雜論篇所謂括囊容身也凡後人起代前人詰難則必爲更端之辭（具見各篇不更出）此兩丞相曰在大夫曰之閒上有大夫默然是更端下不見丞相之所以更端者以其非詰難也唯前孝養篇後熾石篇執務篇三丞相史曰爲脫去史字（說具於彼）張之象本一概添之讀者莫辨矣今訂正○襁胎扁按襁當作幾（字書未見幾字）扁當作肩此句與上句云鮮魚跳下句云皮黃口文意同魚跳者爭之小者也胎肩者豕之小者也黃口者鳥之小者也幾剗也（周禮故書作幾見肆師又見於犬人而鄭注讀爲劓亦必故書也皆謂剗牲爲幾故卽名其禮爲幾說文作幾幾鐵同字周禮又作劓見士師鄭小子注以劓爲正字然則幾卽劓而訓爲剗也）皮剗也（見廣雅釋言）鮮者月令天子乃鮮羔鄭注改鮮作獻當時禮家或如字說之也列子湯問其長子生則鮮而食之義略相近（墨子節葬鮮作解蓋誤）張之象本於鮮字胎字斷句全不可通（凡張失讀甚多皆此類）○雕文楛脩按脩當作楛（楛誤爲脩猶循脩相亂水旱篇故循行於內脩之誤也世務篇滑稽而不可修循之誤也脩修又相亂）應劭漢書注云楛闌橫也（李善注文選魏都賦景福殿賦皆引此）○繭紬緣練者華本紬改細按拾補云大典細○銀黃華左擗按左字當衍擗當作蚤華蚤東京賦謂之葩蚤○珥斬飛鈴按鈴當作輪尙書大傳云未命爲士車不得有飛輪鄭曰如今憲車也（文選劇秦美新注引）○革鞮皮廌而已華本廌改薦按所改是也（拾補有）薦籀同字○箕子之譏按譏當作噤噤喻也紂爲象箸而箕子噤見集韻八微噤字下替夫論浮修云箕子所噤（今本誤爲噤）今在僕妾其語意略做次公也（韓非子云稀淮南子云噤稀噤同字噤噤同義也今本韓非語

稀爲怖不可通。橙拘按此當作橙枸史記西南夷列傳云蜀枸醬（徐廣曰枸一作菊音裏）常璩巴志言果實之珍有辛蒟給客醬。○今閩巷懸伯按此有誤也伯當作宿懸同字謂懸以賣（晏子春秋內篇雜下云猶懸牛首於門而賣馬肉於內也屠家縣肉格見鄭周禮牛人注若如字不當在閩巷下）懸有宿肉言閩巷賣肉者之多下句阡伯屠沽屠謂殺沽謂賣言就阡伯之閒屠而賣之（此段專言食肉下有明文）語意相儻。○漢皮代旃華本糞改漢（字書未見糞字）○關坐平莞按坐當作登釋名釋牀帳有榻登（其文云榻登施大牀之前小榻之上所以登牀也然則不當言坐明矣）次之於裘溲紹席之閒卽此也關榻同字○古者不帶絰按絰當作鈺（下有明文）○殺施成市按施當作旅上文已有殺旅重疊之云矣而此再見者彼言其食之所陳此言其賣之所陳以每段別爲義也○匹夫無貌領按貌當作繞繞領帶也（見廣雅釋器）方言作繞矜（郭注江東通言下裳）領矜同字無繞領猶言無看耳拾補改作完非○庶人鹿菲草按鹿當作羸（俗作羸籀見集韻十一模鹿乃羸之譌也說文羸艸履也羸羸同字）芟屨同字○十有半披半當作六（見史記淮南王列傳漢書伍被傳同華本改九更誤）○宣帝建學官按宣當作皇張之象本改宣帝作陛下非○目修於五色按修當作脩（集韻六豪類篇目部皆云目不明）○口極甘脆華本極改窮按拾補云大典窮○救匱而葛籜彭侯之等張之象本彭改彭按漢書王子侯表彭侯屈釐劉屈氂傳注服虔曰彭音彭諸先生補史記云封彭城（此字衍）侯（將相名臣表征和二年）彭彭同字（如釐釐同字）不得竟改也復古篇云窮夫否婦否鄙同字刺復篇云豈云殆哉論舊篇云敬戒不殆殆怠同字憂邊篇云故使廷尉評等評平同字地廣篇云道路迴避避僻同字段學篇云猶爲賴民也賴厲同字相刺篇云西賓秦國賓賓同字授時篇云三代之盛無亂萌萌張同字諫秦篇云號周子男君男南同字險固篇云重門擊柝拓櫟同字刑德篇云吏舉苛而不止苛呵同字大論篇云聖人不費民之性費拂同字皆其例也餘以此求之○鹽鐵錄石（此及後鹽鐵錄取下以餘篇例之蓋皆衍鹽鐵二字目錄亦然）丞相曰張之象本相下補史字按此卽雜論篇所謂不能正議云云者也所補是矣○吾聞諸鄭長孫曰按孫字誤也當作者漢書藝文志道家鄭長者一篇六國時先韓子稱之（謂外儲說右上稱鄭長者聞之及鄭長者有言曰也）下文全在論語中不稱會子者當時之學尙黃老而桑大夫尤輕儒故也○除狹垂青繩按繩當作純謂綬文采純爲圭也續漢書輿服志作綉漢官儀作純（北堂書鈔引）純綉同字拾補改繩爲綬非此句言青純不言綬猶下句言銀鑲不言印○疾貪卿大夫足以潤賢厚士足以優身及黨按士字當重

上士句絕下士屬下○後刑民者救於愛而聽刑按教當作救救者聽之反也○授時今日施惠悅爾張之象本日改曰按所改是矣（日曰多相亂）○牖則民爭止按民字當衍後詔聖篇不誤○日教之以德按之下以上當有脫文拾補補道之二字或不止二字未詳也下文則民從義而從善有誤亦未詳○水旱與雨邪邪按雨毛詩作雲顏之推改爲雨（家訓書證）有疑此亦當爲雲者今詳上文語意似本作雨故下不更引雨我公田之云也凡此書所稱詩皆三家（具見各篇）與毛詩異者不少又未可必謂後人以今詩改此處豈三家有作雨者與（後漢書左雄傳所引亦作雨）○新弊易貨按貨當作買○多儲則鎮生按鎮當作銍銍生者鐵衣生也（廣韻十五青銍鐵銍集韻類篇皆有銍鏗二文云鐵衣）○啖食按啖當作淡（此與上文皆雜鹽鐵而論之但鹽略鐵詳耳）○工人不斬伐而足乎按此下有脫文○（已上第六卷）

崇禮靈公同國按同當作國（此卽齊世家之靈公二十九年晉兵圍臨菑也非左傳凡此書不見左氏）○弄恃其衆而歸齊也華本特改持○邊境爲之不害也華本害改割按拾補云大典割○備胡是仁義犯而藜藿不採按不字當衍賢良引春秋爲之不採故大夫云爾正是以採難不採也○南越內侵滑服令按滑服令三字未詳其誤（下文氏焚云云別爲句張之象本以令字下屬非也焚字各本皆作諫人拾補云誤分爲二）○辟鋒銳而收罷極按收當作收○執務丞相曰張之象本相下補史字（說見上）○軼人而難復華本人改久○能言豈若默然載施其行而已按施當作尸卽板詩之載尸也（李善注文選引韓詩曰尸祿者頗有所知善惡不言默然不語苟欲得祿而已譬若尸矣蓋韓板詩之傳也以彼訂此行當是錄之誤）○鹽鐵取下（鹽鐵當衍說見上）○怠於公乎按公乎當作上公前未通篇上公之事兩見蓋三家詩七月云上上入執公功（三家者但三家之一也漢書田千秋傳贊不見次公治何家故無可分析言之）而出於彼也（毛詩正義曰經營云執於宮公本或公在宮上誤耳今定本云執宮功不爲公字然則作正義時毛詩之本頗有涉三家而舛錯者毛作宮功故箋云宮中之事三家作公功則爲公家之事上公者上至公家也非毛傳入爲上之義）張之象本乎改事非○上偏下偏者之廟也按廟當作病（以下文例之可知）○稱貸者之急按急下當脫也字（亦以下文例之）○糠粃之苦也按粃當作括說文稂稂也括稂同字（括之爲稂猶枯之爲檜）稂或從米作檜（見集韻類篇）粃稻亦或從米與字書未見也凡昏旁之字隸變相承作舌又有作居者故譌而爲后○刑人若刈管芳按芳字當衍華本管芳改草管非○繫之賢良曰文學（曰字衍見上）張之象本改此至辭丞相御史入上篇

未按所改最謬全不可通○窮極郡國按郡當作羣字或作群故譌也此謂通鳥孫大夏等詳見於史記漢書矣
○一日邊敵按邊當作邊○(已上第七卷)

結和或及其澤按拾補云或疑咸非也或有也文學自言尙有及其澤者存於時耳○不痛之何故也按拾補衍何字非也大夫謂數見給爲可痛而以文學不然故作怪問之辭○殺兩驪蚩尤而爲帝按兩驪未詳蓋兩師形近之誤也山海經大荒北經有其事(其文云蚩尤請風伯雨師從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嫫祖止遂殺蚩尤此句接軒轅戰涿鹿之下其爲一時殺之甚明或百家言黃帝者又謂弁殺兩師也殺兩師者猶淮南子本經訓之言堯使羿繳大風高誘注一曰以繳繫矢射殺之是也許慎注大風風伯也風伯雨師者能作風作用之人非周禮所謂風師雨師鄭注大宗伯云風師箕也雨師畢也可知其不相涉)○誅秦夫禮讓爲國者若江海華北海改河(拾補作湖又云大典湖似誤河爲湖也)○及李廣利等輕計還馬足按上當云輕計下當云計還馬足中或尙有脫文因誤上計字爲下計字而佚去也輕計輕爲計也計還馬足史記大宛列傳漢書李廣利傳詳之矣○伐功故破走月支氏按支字衍也本作月氏有記支字於旁者(以支音氏也)後因錯入耳(拾補云徐無或盧筆誤或所據非徐之元刻也凡拾補言徐而不合者準諸此)○西域先帝推讓按讓當作讓○況負重羸兵以求之乎按羸當作羸方言云羸僂也莊子釋文羸廣雅云負也(今在釋言作羸陸不分析言之耳又釋詁二云羸擔也卽本方言僂擔同字)羸僂羸皆同字○雖本職按雖當作攬○職者故使人主不益忿按故當作欲○皆激一時之權按激當作微史記匈奴列傳贊云惠其微一時權此語出於彼(索隱曰微工堯反)○縣官旣聞如甘水焉史記大宛列傳云天子旣好宛馬聞之甘心此語出於彼(亦見漢書李廣利傳)如而同字前後多有之○世務春秋不與夷狄中國爲禮按狄下當脫之執二字爲禮二字當衍(此因上脫而下衍)公羊傳二十一年之傳也上文昔宋襄公倍楚而不備倍當作信下文爲其無信也首尾一事言宋信而楚無信(張之象本刪夷狄二字拾補添作夷狄與二字皆全失其意)○莫敢受交也按此有誤也交校同字受卽交之複衍者(今公羊成元年傳云莫敢當也蓋次公之本有異複衍例詳於下)○潛進市側按市當作司(司伺同字也)○則近者哥謹而樂之華本哥改歌○和親往者通關築按築當作市史記匈奴列傳云孝景帝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又云武帝卽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通(此字漢書無)關市饒給之又云尙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尙關市不絕以中之饒書同可證也關市者交關爲市○(已上第八卷)

繇役我是用戒披拾補云戒當作愷大誤次公所稱作戒必三家詩如此毛詩作急爾雅愷急也爾雅與此以戒
愷同字而駁異猶毛詩之以戒急同義而駁異也不得改而一之○春秋譏戎疆未至預禦之披拾補改譏爲大
未是此當疆下未上有脫文而大字在未上也餘無以補之莊十八年夏公追戎於濟西公羊傳大其未至而豫
禦之也譏戎疆非彼傳文（依拾補則當分衍疆字）○險固秦所以超諸侯按超當作招過秦論云招八州（文
選注引鄧展曰招猶舉也蘇林曰招音翹）○故龜猖有介披龜猖當作龜猖風俗通十反云俯伏甚於龜端（媚
猶同字）龜猖物之至卑下者言猖有介者猖之有毛如被介也下句狐貉不能禽狐貉二字必有誤未詳○然
固於阻險按固當作困下文秦師敗峭嶽承此言之（敵於金城楚莊之圍宋二句相承言之文之互也）○秦
師敗峭嶽豈按公羊云嶽巖巖梁云巖吟釋文陞本作豈豈即嶽不得複見當是初時寫作豈後改之作嶽傳寫
乃複見而衍也（張之象本豈改巖未是巖不當誤爲豈也）下文今不敢取敢者取之複衍（拾補有）與此
正同又通有篇雖離文刻鏤雖即離之複衍（拾補有）論詳篇稱往古而言豈當世言即豈之複衍孝養篇臆
臆而後見肉害害即肉之複衍（屬下者非）刺議篇侯僕雖不敏侯即僕之複衍（屬上者非拾補有）皆其
例也餘以此求之刑德篇御史大夫曰亦改大夫爲御史而複衍者（拾補有）○故曰天時地利按時下當脫
不如二字故曰者猶言故孟子曰（上文天時地利亦有誤當是衍天時二字以語意推之自可見）下文文學
曰地利不如人和與此相承接○晉有河華九河按河當作門史記趙世家言武靈王出九門爲野臺以望齊中
山之境即此（徐廣曰在常山）九河非晉有甚明○論勇若曹劇之負齊桓公按負當作質（謂劫之以爲質
公羊傳廿一年何休注劫質諸侯拾補疑齊未是）○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張之象本得下添百里奚三
字按史記匈奴列傳云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於秦故自隴以西有緜諸（一也）緜戎（二也）翟（三
也）緜（四也）之戎岐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五也）大荔（六也）烏也（七也）陶衍（八也）之戎
漢書亦云然全與百里奚不涉也張之象本妄加之又於上句管仲之下添甯戚二字使其相配可謂巨謬矣○
論功旌靡爲蓋華本靡改席按拾補云大典席此張守節所云席下爲帶者○刻骨卷衣華本衣改木按拾補云
大典木○晉取郊帥按帥字誤也當作柳侵柳在宣元年圍郊在昭二十三年郊柳連言又郊在柳上者何休注
公羊隱七年戎伐凡伯傳云與郊柳異必舊說也故次公稱之○然皆亡天下之大華本亡改忘○提珩爲敵國
累世按珩當作衡（臣瓚注漢書提衡云衡平也是其義也）○論鄒列士中國名山通谷按列上脫先字下衍

士字（此篇所言與史記鄭衍列傳大略相同今本多誤故張之象本皆失其讀此以彼義訂之下同）○天下八十分之一按十下脫一字○而分爲九川按川當作州○絕陵陸不通按陵字當衍（說見上）史記所謂於是依嘉泰本而其本即王伯厚所見無疑矣）○作怪誤按誤當作任史記所謂作怪任之變者也○論蓋越人美蠡蚌張之象本蠡改蠡○羿赦以功力按功當作巧謂羿巧而赦力也○始蠶萋張之象本萋改臙按所改非也次公稱月令必其明堂月令字如此也言立秋始殺而不及於嘗新不得以他書之臙字改之（謂漢書注及風俗通古今注之類續漢書禮儀志又作劉）又前孝養篇散不足篇皆云臙臙韓子五蠹云臙臙而相遺以水爲其語之所自出臙者說文云楚俗以二月祭飲食者也（此士庶人之禮也臙在二月臙在冬至後三戌言臙者舉終始之辭兩事也或誤認風俗通之言臙臙者爲一事乃改其引楚俗以二月爲十二月非仲遠本然也玉篇廣韻皆云臙冀州八月楚俗二月此必出字林等書然殊失許氏之意許意以楚俗證韓子故臙與臙接出臙二月對臙冬至後三戌也否則合冀州八月專取楚俗二月乃何堯乎又漢書武帝紀太初二年春三月令天下臙五日即此臙耳而注家皆以蠶臙說之未爲當也）尤與此絕不相涉彼曰臙此在他書亦必曰蠶臙（二字連言）說文一曰始殺食新曰蠶臙（今本始殺作祈穀蠶作禱者誤）凡云一曰者必異義此固許例之可知者（此天子之禮也後漢明帝永平元年六月丁卯初令百官蠶臙見古今注言初可知武帝紀注之非其八月之禮殆又民間放效食新而轉更後時正因不得言蠶臙故亦曰臙以致牽掣也雖不詳何始但叔重之時未嘗有是則明矣）臙與蠶臙久莫之辨故附詳於此（風俗通全引說文亦以又曰爲異義仲遠自未必謂蠶臙即臙矣然則其謀在晉以來也）○文學曰同四時華本刪曰字○（已上第九卷）

刑德誅誡躡躡不犯按誡當作誅誡誡與上文法不必相對○上附下附而服不過五按此當云上殺下殺而服不過五下文當云上附下附而刑不過五今本誤互易之也上殺下殺者五服降殺自己之上己之下也上附下附者附比也所謂上下比罪者也不知者移殺以連刑耳○馳行道中按馳行當作行馳上文馳道兩見如淳注漢書江充傳曰令乙乘騎（二字今本倒）車馬行馳道中已論者沒入車馬被具即其事也車馬當沒入則非其車馬故以舉苛而不止爲盜馬下文所言謂吏舞令乙文○韓子曰疾有固（張之象本改國）者按曰字當衍○身幽囚客死於秦秦按身下脫一字未詳秦字不當重（此因上脫而下衍）身（ム）幽囚四字爲一句

張之象本改下秦爲本屬下非○申韓而民從風按從上當脫不字風字當衍下句而民不可化可字亦當衍○周秦雖有慶忌之捷按健當作捷(司馬相如諫獵亦云捷言慶忌)詔聖(目錄詔作諸)行一卒之令張之象本一卒改三章○則禮季三刃張之象本季下補難字○故過往之事張之象本往改任○而善聞言華本聞改閉○湯武全肌骨而殷周治按此句當有誤上文云湯武刻肌膚蓋本與彼同也○大論訟者難張之象本訟上補無字○應少伯正之屬按應少未詳史記酷吏列傳楚有殷中杜少(徐廣曰殷一作假漢書作段)未詳此應當彼何字此云伯正下文云昆盧徐敷亦皆與史記白政(漢書作百政)堅盧(漢書同)徐勃(漢書同武帝紀字作牧穀蓋敷形近之譌也)較異今無以訂之張之象本乃取漢書注於下名之曰古本幾使讀者誤謂其會見鹽鐵論古本此處與漢書正同不亦厚誣乎(凡張之象本所言古本蓋皆出於懸揣實非世間真有此本勿爲所惑可也)○故癰疽不得成形華本癰改癰○孔子曰進見而不以能往者非賢士才女也華本不以改以不按拾補云大典以不比有誤也當作孔子以因進見(呂氏春秋貴因有其誣)而不以能往非賢才也今本所誤不可通(此與申韓篤孔子倡以仁義而民不從誤不從作從風者同皆傳鈔時未悉識聖之意而失之也)○孰含有煤華本合改令○適衡靈公圖按圖字誤也未詳(此四句齊景公問桓魋皆稱其國諛姓名爲一例未必如張之象本所添有匡人圍之在其間也上文大夫言魯齊衛匡陳蔡亦自爲一例文學不言魯匡陳蔡大夫不言陽虎桓魋皆順其文之便)下脫之字張之象本於此處多以意添之全誤○惑之人非人也按惑字當衍之人者此人也張之象本惑上添校字非○膠車脩逢雨按脩當作條焦氏易林有膠車駕東與雨相逢五擊解墮之二(大過之蠱墮之益)蓋當時語故下文云請與諸生解(易林出東漢人手或即取於此)雜論異哉吾所聞按漢書載此(在田千秋之傳贊)哉作乎○雍言王道按漢書雍作推(拾補有)○切而不燮華本燮改燮漢書無此句○惡然華本惡改惡漢書無此二字○大能自解漢書大作不○若夫羣丞相御史按相下當脫史字此書言羣丞相御史御史與漢書言丞相御史兩府之士文不必同此下不言兩府之士漢書上不言羣皆順其文之便(凡漢書與此不同蓋孟堅多所潤色矣)拾補以漢書補未是○何足筭哉張之象本筭改選按取漢書也筭選同字未必非次公用筭孟堅用選此類較異皆當兩存之不得偏從也○(已上第十卷)

鹽鐵論考證後序

漢書傳贊謂始元鹽鐵當時頗有其論文。至宣帝時。次公推衍增廣條目。著數萬言。成一家之法。今讀其書。所以相詰難者。大抵本羣經諸子而爲語。歷世益久。觀者茫昧。不得其解。如毀學篇。昔李斯與包邱子俱事荀卿。包邱子者。浮邱伯也。漢書楚元王交傳。俱受詩於浮邱伯。伯者。孫卿門人也。注。服虔曰。浮邱伯。秦時儒生。是其證。散不足篇。庶人卽草蓐索經。索經者。以索爲經。鄭注。公食大夫皆卷自末。云末經所終。韓詩外傳。說苑。雖言皆云。孔子困於陳蔡之閒。席三經之席。是其證。備胡篇。春秋貶諸侯之後。謂公羊春秋刺諸侯戍人而後至者。襄五年冬。戍陳。十年。戍鄭虎牢。傳皆云。執戍之。諸侯戍之。曷爲不言諸侯戍之。難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何休五年注云。難至。難別。前後至也。又云。乃解怠前後至。故不序。以刺中國之無信。是其證。取下篇。是以有履畝之稅。碩鼠之詩作也。履畝。碩鼠爲一事。當出三家詩之序。公羊宣十五年。傳云。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又云。什一行而頌聲作矣。正爲碩鼠詩而言。三家詩公羊皆今文。宜其說之相近。黠夫論班祿云。履畝稅而碩鼠作。是其證。又潛夫論下云。賦斂重而譴告短。班祿頗而頤父刺。行人乏而縣蠻調。皆上見序下見詩。今本鶴舛。致不可讀。結和篇。閭里常民。尙有鼻散。鼻散者。貴賤也。韓非子外儲說左下。博貴。鼻勝者必殺鼻。殺鼻者。是殺所貴也。儒者以爲害義。戰國楚策。唐且見秦申君章。夫鼻基之所以能爲者。以散基佐之也。夫一鼻之不勝五散。亦明矣。今君何不爲天下鼻。而令臣等爲散乎。是其證。鄭注考工記。有博立鼻基也。詔聖篇。春秋原罪。甫刑制獄。制獄者。哀矜折獄也。乃今文尙書說。大傳曰。聽訟雖得其指。必哀矜之。死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續也。書曰。哀矜折獄。故次公與春秋原罪並言。論語片言。可以折獄者。釋文云。魯讀折爲制。漢書刑法志曰。書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言制禮以止刑。其說亦本諸大傳。是其證。伏生。次公。及班孟堅。皆讀折爲制者。今本大傳作哲。漢書作哲。非也。此類皆徵驗明白。然知之者或寡矣。古餘先生雅好是書。用功甚深。既刻涂頑本而附之考證。所以正其階理其紛者。皆精心獨詣。刊落常聞。批卻尋察。不假穿鑿。真有如兒說之解。蔽結也。閒與廣圻往復講論。援引載籍。旁推交通。多得要領。因非涉字句。譌錯者。例不兼著。故敢撮取一二。附書於末。具如右條。俾學子合而觀之。尙能循緒探索。曉其詞以識其意。則西京儒家之言。將昭然復顯。尤先生所亟亟想望者也。嘉慶丁卯六月元和顧廣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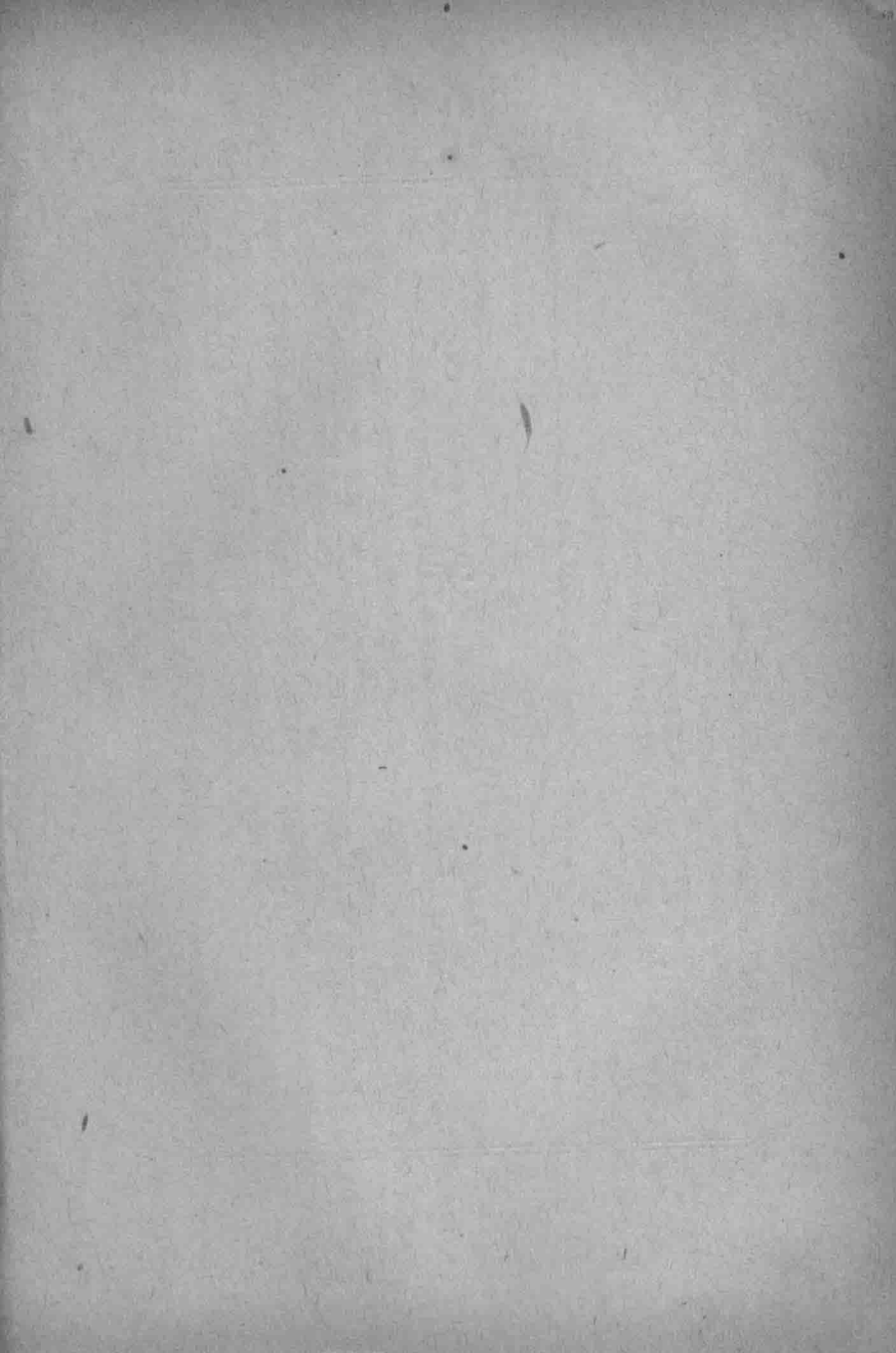
王符著
汪繼培箋

潛

夫

論

世界書局印行



序

王符潛夫論。行於今者。有明程榮本。何鏗本。何本出於程。不爲異同。別有舊本。與白虎通德論風俗通義合刻。風俗通義卷首題云。大德新刊。三書出於同時。蓋元刻也。元刻文字視程本爲勝。邊議巫列相列夢列釋難諸篇。簡編脫亂。不如程本。其務本過利。慎微交際。明忠本訓。德化志氏姓諸篇。各本脫亂並同。以意屬讀。得其端緒。因復是正文字。疏證事辭。依探經書。爲之箋註。謹案王氏精習經術。而達於當世之務。其言用人行政諸大端。皆按切時勢。令今可行。不爲卓絕詭激之論。其學折中孔子。而復涉獵於申商刑名。韓子雜說。未爲醇儒。然符以邊隅一縫掖。閔俗陵替。發憤增歎。未能涉大廷。與論議以感動人主。又不得典司治民。以效其能。獨蓄大道。託之空言。斯賈生所爲太息。次公以之略觀者已。是本以元刻爲据。其以別本及他書所引改補者。曰舊作某。据某本某書改。舊脫某。据某本某書補。其以己意改補者。止曰舊脫某。舊作某。采獲衆說。各稱名以別之。嘉慶十有九年歲在甲戌三月汪繼培序。

潛夫論目錄

讀學第一 一
 務本第二 六
 遇利第三 一〇
 論榮第四 一三
 賢難第五 一六
 明闇第六 二二
 考績第七 二五
 思賢第八 三一
 本政第九 三六
 濟歎第十 四〇
 忠貴第十一 四四
 浮俊第十二 五〇
 慎微第十三 五九
 實貢第十四 六三
 班祿第十五 六七
 述赦第十六 七二
 三式第十七 八二

愛日第十八 八八
 斷訟第十九 九三
 衰制第二十 九九
 勸將第二十一 一〇二
 救邊第二十二 一〇七
 邊議第二十三 一一三
 實邊第二十四 一一七
 卜列第二十五 一二二
 巫列第二十六 一二七
 相列第二十七 一二九
 夢列第二十八 一三二
 釋難第二十九 一三六
 交際第三十 一三九
 明忠第三十一 一四九
 本訓第三十二 一五四
 德化第三十三 一五六
 五德志第三十四 一六〇
 志氏姓第三十五 一六九
 敘錄第三十六 一九三

潛夫論

蕭山汪繼培箋

讚學第一

天地之所貴者人也。

孝經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春秋繁露人副天數篇云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貴於人荀子王制篇云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

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

聖人之所向者義也。

論語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尚與上通德義之所成者智也。明

智之所求者學問也。

漢書董仲舒傳云疆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知與智通

雖有至聖不生而知。

論語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

古敏以求之者也

雖有至材不生而能。

說苑建本篇子思曰學所以益才也故志曰黃帝師風后。

史記五帝紀云黃帝舉風后顓

頊師老彭帝嚳師祝融。

鄭語史伯云黎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教大天明地德光堯師務成。

白通辟雍篇云帝堯師務成子按芣子大略篇云堯學於君嚳舜學於務成昭新序雜事五又作務成陶

舜師紀后禹師墨如。

盧學士文昭云墨如疑是墨台繼培按路史後紀四

云禹有天下封怡以紹烈山是為默台國名紀湯師伊尹。

呂氏春秋尊師篇云湯師小臣高誘注小臣謂伊尹白虎通云湯師伊尹文武師

姜尚。

呂氏春秋云文王武王師呂望白虎通云文王師呂望武王師尚父史記齊世家云太公望呂尚者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

周公師庶秀孔子師老

聃。

白虎通云孔子師老聃若此言之而信則人不可以不就師矣。

昭十九年穀梁傳云纘貫成童不就師傳父之罪也夫此

十一君者皆上聖也猶待學問其智乃博其德乃碩。

博碩續淮南子秦族訓云人莫不知學之有益于己也然而不

能者嬉戲害人也人皆多以無用書有用故智不博而日不足詩簡兮云碩人悒悒毛傳碩人大德也

而况於凡人乎。

呂氏春秋云此十聖人六賢者未有不尊師者也今尊不至于帝智

則功業不著乎天下名號不傳乎于世此言十一君名與新序同

是故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

器。

論語士欲宣其義必先讀其書。

舊作智据魏徵羣書治要改孟子云易曰君子以多志

前言往往行以畜其德。大畜象詞志王弼本作識釋文云劉作志是以人之有學也。猶物

之有治也。韓詩外傳二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成行家有千金之玉故夏后之璜。定四年左傳云分魯公以

夏后氏之璜淮南子精神訓云有夏后氏之璜者匣匱而藏之寶之至也楚和之璧。韓非子和氏篇云楚人和氏得玉璞文王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命曰和氏之璧雖有玉

璞卞和之資。史記鄭陽傳云卞和獻寶不琢不錯。說文云厝厲石也不離礫石。楚辭惜誓云相與貴夫夫礫石王逸往小石為礫

瑚簋之器。哀十一年左傳云瑚簋之事杜注胡簋禮器名夏曰朝祭之服。其始也。乃山野之

木。蠶繭之絲耳。禮記月令云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使巧倕。山海經海內經云倕均是始為巧倕是始作下民百巧書堯典

作加繩墨而制之以斤斧。女工加五色而制之以機杼。則皆成宗廟之器。

黼黻之章。鹽鐵論殊路篇云孔子曰黼不黼。黻不黻。故人事加則為宗廟器淮南子說林訓云黼黻之

大君服而朝之可羞於鬼神。可御於王公。益舊作著据治要改隱三年左傳云可羞于王公可薦于鬼神而况君子敦貞之質。

察敏之才。大戴禮五帝德云長而敦敏攝之以良朋。詩既醉云朋友攸攝教之以明師。漢書董仲舒傳云與太學置明師以

養天下之士文之以禮樂。論語導之以詩書。讚之以周易。明之以春秋。治要讚上有幽字王

脫字當與其不有濟乎。有字舊脫据治要補程本作不有晉語詩云。題彼鵲鶴。載飛載鳴。

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小宛鶴鶴今作春令是以君子終日乾乾

進德修業者。易乾文非直為博己而已也。淮南子精神訓高誘注直猶蓋乃思述祖考

之令問。而以顯父母也。孝經云立身行道揚名于後世以顯父母引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耕也。飪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

愛道不憂貧。論諸箕子陳六極。書國風歌北門。詩衛故所謂不憂貧也。豈好貧

而弗之憂邪。蓋志有所專。昭其重也。是故君子之求豐厚也。傳廿四年左傳云豐厚可也。非

為嘉饌美服淫樂聲色也。莊子至樂篇云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樂也。乃將以底其道。孫侍御志祖云底與

以致。而邁其德也。莊八年左傳夏書曰華陶邁德。夫道成於學而藏於書。學進於振而廢於窮。

王侍郎紹蘭云振當作賑。說文云賑當也。賑窮對下文家富也。身貧也是其證。是故董仲舒終身不問家事。見漢書凡史記兩漢書

景君明經年不出戶庭。漢書京房字君明賢難篇考績篇並稱得銳精其學。方言後劉子駿

年銳精以而顯昭其業者。家富也。富佚若彼而能勤精若此者。漢書董仲舒傳云蓋

此呂氏春秋博志篇云蓋聞孔子墨翟晝日諷誦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且而問焉。用志如此其精也。高誘注精微密也。材子也。文十八年左傳云有

於都巷。巷當作養。漢書云倪寬詣博士受業貧無資用常為弟子都養。顏師古注才子八人才與材通。倪寬賣力

徒者。漢書云匡衡好學家貧庸作以供資用按樂布傳云窮困身貧也。貧阨若彼而能進學

若此者。秀士也。禮記王制云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當世學士。漢書董仲舒傳云學士皆師尊之。恆以萬計。而究塗者。爾

釋言云究窮也。究塗言非半途而廢也。無數十焉。其故何也。其富者則以賄玷精。貧者則以乏易計。

或以喪亂暮其年歲。著疑稽之誤。後漢書列女傳樂牟子妻曰稽廢時日。此其所以速初喪功。而及其童蒙

者也。及疑反之誤。荀子不苟篇云獨行而不舍則濟矣。濟而材盡長遷而不反其初則。是故無董景

之才。倪匡之志。而欲強捐身出家曠日師門者。鹽鐵論相刺篇云七十子之徒去父母

都日已背親而出身固當奉職。韓信傳云曠日持久。必無幾矣。幾讀為冀。韓非子姦劫劫臣篇云負千鈞

後漢書桓榮傳顯宗報書云去家慕鄉求謝師門。必無幾矣。之重陷於不測之淵而求生也。必不幾矣。

夫此四子者。耳目聰明。忠信廉勇。未必無儔也。爾雅釋詁云仇匹也儔為仇之假借 而及其成名

立績。韓非子功名篇云明君之所以立功成名者四爾雅釋詁云績功也 德音令聞不已。詩南山有臺云德音不已文王云令聞不已

已而有所以然。夫何故哉。漢書賈誼傳云誼具道所以然之故 徒以其能自託於先聖之典經。禮記文

云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漢書蔡義傳云竊以聞道於先師自託於經術也。後漢書胡廣傳云稽之典經。結心於夫子之遺訓也。禮記祭義云結諸

遺訓是故造父疾趨百步而廢自。舊作而何本改作使並誤 託乘輿。孟子云今乘輿已駕矣 坐致千里。水師泛

軸。周語云水師監羅韋昭注水師掌水軸當作軸謂船也說文云漢律名船方長為軸繼王先生云軸車軸所以持輪者也 解維則溺。方言云維之謂之繫郭注繫船為維 自託

舟楫。坐濟江河。是故君子者。性非絕世。善自託於物也。荀子勸學篇云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

非能水也而絕江河。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大戴禮勸學篇生作性。韓非子叢劫。絀臣篇云託於犀車良馬之上。則可以陸犯阪阻之患。乘舟之安。持楫之利。則可以永絕江河之難。此託字所本。人之情

性未能相百。而其明智有相萬也。此非其真性之材也。必有假以致之也。史記李斯傳云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通諸事徐廣曰通或宜

韓詩外傳四云人同材鈞而貴賤相萬者盡心致志也說苑建本篇云質性同倫而學問者智 君子之性。未必盡照。荀子儒效篇云鄉也效門室之辨

作照 及學也。聰明無蔽。心智無滯。前紀帝王。顧定百世。荀子儒效篇云鄉也效門室之辨

是非圖回天下於掌上。而辨白黑。豈不遇而知矣哉。不荀。此則道之明也而君子能假之以

自彰爾。夫是故道之於心也。猶火之於人目也。墨子經說下篇云智以目見而目以火見 中窅深室。幽

黑無見。及設盛燭。則百物彰矣。禮記仲尼燕居云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 此則火之耀也。非目之

光也。而目假之。則為己明矣。舊脫己字依下文例補 天地之道。神明之為。易繫辭下傳云陰陽合

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不可見也。學問聖典。心思道術。荀子哀公篇孔子曰所謂士者雖不能盡道術必有率也禮記鄉飲酒義云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

身也鄭注術猶藝也

則皆來觀矣。此則道之材也。非心之明也。而人假之。則為己知矣。

是故索物於夜室者。莫良於火。管子君臣上篇云。猶夜有求而得火也。索道於當世者。莫良於典。典

者。經也。太平御覽六百八引釋名云。經徑也。常典也。先聖之所制。先聖得道之精者。以行其身。欲賢人

自勉。以入於道。故聖人之制經。以遺後賢也。漢書翼奉傳云。臣聞之於師曰。天地設位。懸日月布星辰。分陰陽。定四時。列五行。以視聖

人名之曰道。聖人見道然後知王治之象。故畫州土。建君臣。立律歷。陳成敗。以視賢者。名之曰經。賢者見經然後知人道之務。則詩書易春秋禮樂是也。譬猶巧倕之為規矩準

繩。以遺後工也。事物紀原七引尸子云。古者倕為規矩準繩。使天下倣焉。昔倕之巧。目茂圓方。茂當作成。禮記仲尼燕居云。目巧之室。鄭注目巧謂

但用巧目。審意作室。不由法度。韓非子有度篇云。巧匠目意中繩。皆目成圓方之意。心定平直。又造規繩矩墨。以誨後人。試使奚

仲公班之徒。定元年左傳云。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公班即禮記檀弓公輸般。釋此四度而倣倕自制。必不能也。淮南子修

務訓云。無規矩雖奚仲不能以定方。圓無準繩雖魯般不能以定曲直。凡工。妄匠口規。秉矩。空格程本作執。蓋以意補之。他皆倣此。錯準引繩。說文云。錯

置也。經典多假借用錯。則巧同於倕也。韓非子用人篇云。去規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輪。廢尺寸而差短長。王爾不能半中。拙匠守規矩尺寸。則萬不失矣。是故倕

以其心來制規矩。舊脫故字。其字依下文例補。後工以規矩。以上五字舊脫。盧學士補。往合倕心也。故度之工。

度上脫一字。王先生云。疑脫信字。孟子云。工不信度。幾於倕矣。先聖之智。心達神明。性直道德。又造

經典。漢書孫寶傳云。著於經典。以遺後人。試使賢人君子。釋於學問。抱質而行。淮南子繆稱訓云。懷情抱質。必

弗具也。及使從師就學。按經而行。後漢書班彪後固傳。東都賦云。案六經而校德。李固傳云。俯案經典。按與案。通依也。聰達之明。

德義之理。亦庶矣。是故聖人以其心來造經典。造程本作就。後人以經典。以上五字。盧補。往

合聖心也。舊脫也。字依上文例補。故修經之賢。漢書儒林傳序云。諸儒始得修其經學。德近於聖矣。詩云。高山仰

止景行行止

車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

敬是故凡欲顯勳績揚光烈

者書立政云以觀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

漢書外戚傳班婕妤云揚光烈之翕赫令莫良於學矣

務本第二

凡為治之大體

治舊作人捃治要改北堂書鈔卅九引亦作治韓非子有大體篇漢書暹錯傳云明於國家之大體

莫善於抑末而務本

不善於離本而飾末

呂氏春秋孝行覽云凡為天下治國家必務本而後末

夫為國者以富民為本

管子治國篇云凡治國之道必

先富民民富則易治

也民貧則難治也

以正學為口

禮記學記云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史記儒林傳韓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空格程本作基

民富

乃可教

論語冉有曰既富矣又何加焉子曰教之說苑建本篇河間獻王曰管子稱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穀者國家所以昌熾士女所以姣好禮義所以行而人心所以安也尚書五福以富為始

學正乃得義民貧則背善

鄧析子無厚篇云凡民有穿窬

也漢書食貨志云食足貨通然後國實民富而教化成

學淫則詐偽

臣氏春秋知度篇云至治之世其民不奸淫學說高誘往不學正道為淫學

皆生於不足起於貧窮

義則忠孝故明君之法務此二者以為成太平之基

致休徵之祥

禮記仲尼燕居云天下太

平書洪範曰休徵漢書董仲舒傳云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楚元王傳劉向封事云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藝文類聚五十二引此文祥作隆

夫富民者以農

桑為本以游業為末

管子五輔篇云明王之務在於強本本去無用然後民可使富治國篇云先王知衆民強兵廣地富國之必生於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農事故民篇云

百工者以致用

務五穀則食足養桑麻育六畜則民富漢書文帝紀元年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昭帝紀元年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

為本易繫辭上傳云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

以巧飾為末

周禮司市凡市偽飾之禁在工者十有二胥師察其詐偽飾行價廉者鄭注玄謂飾行價廉謂使人行賣惡物於市巧飾

以鬻奇為末

之令欺誑買者禮記月令云毋或作偽淫巧鄭注淫巧謂偽飾不如法也

商賈者以通貨為本

周禮太宰九職任萬民六曰商賈阜通貨賄

以鬻奇為末

類聚貨作之奇作貨按漢書

二者守本離末則民富離本守末則民貧

貧則阨而忘

食貨志云通財鬻貨曰商

二者守本離末則民富離本守末則民貧貧則阨而忘

善富則樂而可教。教訓者以道義為本。以巧辯為末。辭語者以信順為本。

以詭麗為末。漢書揚雄傳云諸子各以其知矜馳大氏詭聖人即為怪迂折辯詭辭以撓世列士

者。荀子大略篇云子誠季路故鄙人也彼文學服禮義為以孝悌為本。論語云子貢問孔子曰宗

交遊為末。禮記曲禮云交遊稱其信也孝悌者以致養為本。禮記祭義會子曰衆之以華觀為末。孟子

直為觀。人臣者以忠正為本。六韜盈虛篇云吏忠正奉法者尊其位淮南子主術訓云人主貴正而向忠忠正在上位執正營事則讒佞姦邪無由進矣以媚

愛為末。晉語云其臣競諂以求媚詩假五者守本離末則仁義興。離本守末則道德

崩。與崩慎本略未猶可也。舍本務末則惡矣。夫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孝六畜

生於時。百物聚於野。此富國之本也。管子立政篇云桑麻殖於野五穀宜其地六畜育於家瓜瓞藟菜百果備其國之富也遊業末

事以收民利。昭廿六年左傳云大夫不收公利後漢此貧邦之原也。兩也字並忠信謹慎。

此德義之基也。虛無譎詭。此亂道之根也。故力田所以富國也。漢書文帝紀十

為生之本也今民去農桑。赴游業。披采衆利。聚之一門。雖於私家有富。然公計愈

貧矣。管子治國篇云民舍本事而事末作則田荒百工者。所使備器也。考工記云審曲面勢以飭

器以便事為善。鹽鐵論國病篇以膠固為上。爾雅釋詁今工好造彫琢之器。漢書王吉

工不造瑠瑯商不通侈靡彫琢義與瑠瑯同准巧偽飭之。以欺民取賄。漢書禮樂志云桑間濮上鄭

南子齊俗訓云車輿極於雕琢器用逐於刻鏤巧偽飭之。以欺民取賄。漢書禮樂志云桑間濮上鄭

飾之以營亂富貴之耳目庶人以求利列國以相聞巧偽雖於姦工有利。而國界愈病矣。商

賈者。所以通物也。以上二十字舊脫据治要補界當依上下文作計計界聲相近漢書地理志琅邪郡

商之為言商也。商其遠近度其有亡。通四方之物故謂之商也。賈之為言固也。固其有用之物以待民來以求其利者也。

物以任用為要。以堅牢為資。禮記月令云命

工師效功必功致為上。淮南子時則訓作堅致為上。高誘注堅致功牢也。鹽鐵論力耕篇云工致牢而不偽。

今商競鬻無用之貨。尚書大傳云聖人在位其商不通無用之物

淫侈之幣。淫下舊有極字即淫之駁文据治要刪

以惑民取產。雖於淫商有得。然國計愈失矣。後漢書桓譚傳

注引東觀漢記載譚言云賈人多通侈靡之物羅統綺繡雜縵玩好以淫人耳目而竭盡其財是為下樹奢謀而置資本也求人之儉約實足何可得乎齊策云為國計者過矣高誘注獨誤失也

此三者。

外雖有勤力富家之私名。

漢書高帝紀云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服虔曰力勤力也疏廣傳云令子孫勤力其中易家人六四富家大吉

然內有損

民貧國之公實。

治要作費

故為政者明督工商勿使淫僞困辱游業勿使擅利。史記

平準書云高祖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

寬假本農而寵遂學士。晉語云通商寬農漢書翟方進傳云可少寬假使遂其功名此以寬假寵遂連言蓋即本於彼

則民富而國平矣。夫教訓者所以遂道術而崇德義也。今學問之士好語

虛無之事。

漢書揚雄傳贊桓譚曰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然後世好之者尚以為過於五經

爭著彫麗之文。後漢書樊宏後準傳云儒者競論浮麗

以求見異於世。品人鮮識。

品人猶言眾人晏子春秋外篇云今品人飾禮頌事羨樂淫民崇佞以害生三者聖王之所禁也

從而高之。此

傷道德之實。而或矇夫之大者也。

論衡量知篇云人未學問曰矇或與惑通程本作惑

詩賦者所以頌善醜

之德。周禮大師鄭注頌之為言誦也容也

洩哀樂之情也。故溫雅以廣文。

漢書揚雄傳云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

與喻以

盡意。

周禮大師注與見今之美喻於媚諛取善事以喻勸之

今賦頌之徒苟為饒辯屈蹇之辭。

饒疑饒之誤淮南子齊俗訓云詆文者處煩繞

以為慧爭為佞。辯久稽而不訣。

競陳誣罔無然之事。以索見怪於世。愚夫戇士。

說文云戇愚也淮南子汜論訓云愚夫蠢婦高

誘注意亦愚無知之貌也。意與鸚通。

從而奇之。此悖孩童之思。

說文云悖亂也或从心作悖孟子云孩提之童

而長不誠之言者

也。韓非子難二云言語辨聽之說不度於義者必不誠之言也史記高祖紀云人乃以嫗為不誠

盡孝悌於父母。正操行於閭門。盡舊作內据治要改鹽鐵

論孝發篇云閨門之內盡舊說為字列作所以為列士也烈提治要補改今多務交游以結黨助偷世

孝焉閨門之外盡梯焉世治要作勢按管子牧民篇云偷取一世韓非子詭使以取濟渡濟渡以涉水為喻詩範有苦竊名篇云巧言利辭行姦軌以俾偷世者數御世者似不誤以取濟渡葉毛傳舟子舟人主濟渡夸

末之徒從而尚之此逼貞士之節漢書匈奴傳贊云城郭之固無以而眩世俗之心異於貞士之約王先生云逼疑違

者也敗舊作銜提治要改淮南養生順志所以為孝也禮記內則會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

忠養之孟子云會子養會哲必有酒肉將徹必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若會子則可謂養志也禮記外傳一會子曰

不可與禮記月令云飭喪紀文盛饗賓旅以求名晉禮終沒之後乃崇飭喪紀以言孝禮記月令云飭喪紀文盛饗賓旅以求名晉禮

賓旅章昭禮記月令云飭喪紀文誣善之徒從而稱之此亂孝悌之真行而誤後生之痛者也禮記月令云飭喪紀文

古者事生盡愛送死盡哀故聖人為制節非虛加之今生不能致其愛敬死以奢侈相高雖無哀戚之心而厚葬

重幣者則稱以為孝顯名立於世光榮著於俗故黎民相慕效至於發屋賣業羣書治要載崔實政論云送終之

家亦無法度至用繻梓黃腸多藏寶貨烹牛作倡高墳大寢是可忍也孰不可忍而俗人多之咸曰使子天下殿

慕恥不相逮念親將終無以奉遣乃約其供養豫修亡歿之備老親之飢寒以事姪佚之華稱竭家盡業甘心而

不恨後漢書趙咨傳云廢事生而榮終亡替所魯語忠正以事君信法以理下所以居官也魯語

發而為厚葬豈云聖人制禮之意乎意與此同魯語忠正以事君信法以理下所以居官也魯語

仲曰居官者論語云友便佞治當事不避難今多姦諛以取媚昭七年左傳云從政撓法以便佞漢書酷吏甯成傳云所愛者

論語云友便佞治有所以之以取媚也撓法以便佞撓法法之所憎者曲法滅之從而賢之此

滅貞良之行史記秦始皇紀現邪臺刻石而舊開亂危之原者也舊說者字五者外雖

有振與震賢才之虛譽管子明法解云羣內有傷道德之至實凡此八者當衰世

之務而閭君之所固也荀子王霸篇云閭君必將急逐樂雖未即於篡弒然亦亂道

之漸來也夫本末消息之爭易豐象曰與時皆在於君非下民之所能移也夫

民固隨君之好。管子法法篇云凡民從上也不從利以生者也。商子君臣篇云臣聞道民之門

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者也。遊官可令學問在上所與上以功勞與則民戰上以詩書與則民學問民之於利也若水於下也四

本。則雖虛偽之人皆歸本。居末則雖篤敬之人論語云皆就末。且凍餒之所

在。民不得不去也。溫飽之所在。民不得不居也。論語云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

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鹽鐵論褒賢篇論衡問孔篇刺孟篇高誘注臣氏春秋有度篇後漢書陳蕃傳處並作居

故衰闇之世。本末之人。未必賢不肖也。禍福之所。下有勢不得無然爾。故明

君莅國。晏子春秋諫下必崇本抑末。鹽鐵論本論篇云以遏亂危之萌。此誠治之危

漸。當作治亂之漸危亂字形不可不察也。相近又誤倒之字於上也

遏利第三

世人之論也。靡不貴廉讓而賤財利焉。及其行也。多釋廉甘利之於人。文有

王先生云疑是多釋廉而甘利。徒知彼之可以利我也。而不知我之得彼。亦將為利

人也。利人疑倒宣十四年左傳晏桓知脂蠟之可明鏡也。說文云鏡銛也徐鉉曰銛中而不知

其甚多則冥之。知利之可娛己也。不知其稱而必有也。文有脫誤疑當作不知其積

晏子曰利過則為敗昭十年傳晏前人以病。後人以競。傳七年左傳云諺有之曰心則不競何彈於

子謂桓子曰蘊利生孽皆此意也。庶民之愚而衰。闇之至也。春秋繁露云民之皆趨利予故嘆曰。何不察也。願鑒於

道。勿鑒於水。吳語申胥云王其盍象以齒焚身。蚌以珠剖體。襄廿四年左傳云象有齒以焚

象之病人之寶也高誘注蟻大蛤中有珠象牙還以自疾故
人得以爲寶本經訓云螭螭屬高往隨猶開也開以求珠也
匹夫無辜懷璧其罪桓十年左傳鳴

呼問哉問疑無德而富貴者固可豫弔也貴者二字舊空据程本補漢書景十且夫利

物莫不天之財也莫不猶言莫非周語芮良夫曰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天之制此財也猶國君之有府

庫也賦賞奪與各有衆寡民豈得強取多哉故人有無德而富貴是凶民

之竊官位盜府庫者也終必覺覺必誅矣盜人必誅况乃盜天乎得無受

禍焉漢書朱博傳云得無不宜顏師古注得無猶言無乃也鄧通死無簪見史記勝跪伐其身跪當作詭公孫勝字詭見史記梁孝王世家王先生

云伐是故天子不能違天富無功諸侯不能違帝厚私勸王先生云私勸疑是私歡非違帝

也非違天也帝以天爲制天以民爲心民之所欲天必從之襄卅一年左傳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

之是故無功庸於民而求盈者未嘗不力顛也周禮司勳國功曰功民功曰庸晉語穆子曰無功庸者不敢居高位王先生云力當

作立周語高位實疾顛疾顛即立顛也繼培按力蓋危字之壞管子宙合篇云高爲其居危顛莫之救淮南子人開訓云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寵一危也才下而位高二危也身無大功而受厚祿三危也呂氏春秋務大篇云

嘗試觀於上志三王之佐其名無不榮者其實無不安者功大故也俗主之佐其欲名實也與三王之佐同名無不辱者其實無不危者無功故也有勳德於民而謙損者

未嘗不光榮也韓詩外傳八孔子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者抑事而損者也持盈之道抑而損之又云德行寬容而守之以恭者榮

自古於今上以天子下至庶人至誓作止据程本改禮記大學云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蔑有好利而不亡者好

義而不彰者也荀子榮辱篇云先義而後利者榮先利而後義者辱昔周厲王好專利見周語芮良夫諫而不入

退賦桑柔之詩以諷毛傳序云桑柔芮伯刺厲王也言是大風也必將有隄舊作遂按班祿篇作隄與今詩同是貪

民也必將敗其類王又不悟故遂流死於彘周語虞公屢求以失其國桓十年左傳

獨利第三

公叔戌崇賄以為罪。定十三年左傳云宋桓魋之寵害於

當為討王先生云公罕昭廿五年傳昭公謂子家駒曰季氏為無道僭於公室久矣吾欲弑之何如是上殺下亦可謂之弑也。此皆以貨自亡用財自滅。老子云多藏必厚亡楚語云積貨滋多蓄怨滋厚不亡何待。楚鬬子文二為令尹而有飢色妻子凍餒朝不及夕。子文舊

楚語云鬬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楚策莫敖子華曰令尹子文朝不謀夕季文子相四君馬不餼粟妾不衣帛。成十六年左傳云季孫於魯相

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杜注二君宣成襄五年季孫行父卒傳云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疏云行父以文六年見經則為卿久矣宣八年仲遂卒後始文子得政故至今為相三君也此云四君蓋并文

公數之。子罕歸玉。襄十五年左傳晏子歸宅。昭三年左傳彼宅與夕帛韻。此皆能棄利約身。老子云絕巧棄利吳語云身自約也漢書王莽

傳云克身自約論語云克己復禮為仁馬融注克己約身也皇侃疏云言能自約儉己身故無怨於人。禮記中庸云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鄭注無怨人無怨之者也論語云放於利而行多怨

世厚天祿。論語云天祿永終令問不止。止疑伯夷叔齊餓於首陽。論語白駒詩小介推。傳廿四年左傳

遜逃於山谷。顏原公折。顏回原憲公折哀也史記游俠傳云季次原憲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因

謹於郊野。守志篤固。爾雅釋詁云篤固也秉節不虧。寵祿不能固。威勢不能移。孟子云富貴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固疑回之誤回猶移也昭卅一年左傳云不為利回

逸周書官人解云探韓以利而心不移或云回讀為蠱文夫人之蠱惑也雖有南面之尊。易說卦傳云

下公侯之位。德義有殆。禮義不班。班與辨通孟子云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撓志如芷。負心若芬。負

是重易艮九二厲熏心馬融注熏灼其心漢書路溫舒傳云虛美熏心按熏說文作燻燻負字形相近固弗為也。是故雖有四海之主。弗能與

之方名。列國之君。不能與之鈞重。荀子儒效篇云彼大儒者雖隱於窮閭漏室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禮記投壺鄭注鈞猶等也守

志於口。程本廬之內。而義盜乎九州之外。信立乎千載之上。而名傳乎百世

之際。孟子云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故君子曰。疑誤。財賄不多。衣食不贍。聲色不炒。威勢

不行。非君子之憂也。行善不多。申道不明。節志不立。德義不彰。君子恥焉。

是以賢人智士之於子孫也。呂氏春秋察微。縉云智士賢者。辭按三略云厲之以

辭。勸之以正。弗勸以詐。示之以儉。弗示以奢。禮記檀弓會子曰。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奢則示之以儉。賂之以言。弗賂以

財。說苑雜言篇晏子曰。吾聞君子用人以財。不若以言。是故董仲舒終身不問家事。而疎廣不遺賜金。並見漢書

疏廣韻六魚疏字注云。疏姓漢有太子太傅東海疏廣俗作疎按晉書東晉傳云。漢太子太傅疎廣之子孫

若賢。不待多富。若其不賢。則多以徵怨。漢書疏廣傳云。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

必施其德義。德義弗施。聚必有闕。晉語僖負羈言於曹伯曰。守天之聚。將施於宜。宜而不施。聚必有闕。韋昭注。宜義也。今口程本家

賑而貸乏。爾雅釋言云。賑。賑也。遺。賑貧窮。恤。矜疾苦。周禮大司徒以保息六安萬民。三曰振窮。四曰恤貧。

富矣。句有誤字。說苑雜言篇孔子曰。夫富而能富人者。欲貧而不可得也。說叢篇云。賑窮救急。何患無有。易曰。天道虧盈以冲謙。謙。彖詞以冲王

故以仁義口於彼者。天賞之於此。空格程本作。費以仁義。舊作仁以義。按墨子天志中云。此仁也。義也。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也。此文本之襲也。

八年左傳。叔孫穆子曰。富人富謂之貴。以邪取於前者。衰之於後。是以持盈之道。挹而損之。見上。挹。與抑同。則

亦舊作可以免於亢龍之悔。乾坤之愆矣。乾上九。亢龍有悔。象曰。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故君子曰。至此。舊錯入務本篇。今移正。

所謂賢人君子者。非必高位厚祿。富貴榮華之謂也。漢書董仲舒傳云。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

論榮第四

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彼傳答賓戲云據微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貴朝為榮華夕而憔悴

也。所謂小人者。非必貧賤凍餒辱阨窮之謂也。辱上脫一字程本辱作困此則君子之所宜有。而非其所以為君子者

處。而非其所以為小人者也。奚以明之哉。夫桀紂者。夏殷之君王也。崇侯

惡來。天子之二三公也。見史記殷本紀而猶不免於小人者。以其心行惡也。伯夷叔齊

餓夫也。法言淵壽篇云西山之餓夫傅說胥靡。呂氏春秋求人篇云傅說殷之胥靡也高誘注胥靡刑罪之名也而井伯虞虜

虞虜。僊五年左傳云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史記晉世家執作虜。然世猶以為君子者。以為志節美也。漢書云微傳云車騎將軍王舜高其志節

故論士苟定於志行。淮南子原道訓云士有一定之論管子八觀篇云商賈之人不論志行而有爵祿荀子榮辱篇云志行修臨官治勿以遭命則

雖有天下。不足以為重。無所用不足。舊作可以為輕。處隸圜。哀二年左傳云人臣隸圜免周語云漚替隸圜韋昭

往隸役也。圍養馬者。不足以為恥。撫四海不足以為榮。况乎其未能相懸若此者哉。荀子王制

簠云是其為相。故曰。寵位不足以尊我。以下舊衍為字而卑賤不足以卑己。新書大政上篇云紂自謂天王也桀自謂

天子也。已滅之後。民以相罵也。以此觀之。則位不足以為尊。而號不足以為榮矣。夫令譽從我興。而一命自天降之。禮記祭法疏引援神契云命有三科

有受命以保慶。有遭命以譴暴。有隨命以督行。比云二命。蓋不數受命。卜列篇云命有遭。隨。御。覽。三百六十引。春秋元命苞云。命者天之令也。所受於帝。行正不遇。得壽。命壽。命正命也。起九九八十一有隨命。隨命者。隨行為命也。有遭命。遭命者。行正不誤。逢世。殘賊。君上。逆亂。辜咎。下流。災。禮並發。陰陽。散忤。暴氣。雷至。滅日。動地。絕人命。沙。鹿。襲。邑。是。詩云。天實為之。謂之何哉。門。故

君子未必富貴。小人未必貧賤。論衡命祿篇云才高行厚未必保其必富貴智寡德薄未必信其必貧賤或時才高行厚命惡廢而不進智寡德薄命善興而

趨踰。故夫臨事知愚。操行清濁。性與才也。仕宦貴賤。治產貧富。命與時也。或潛龍未用。或舊脫掘程本補亢龍在天。易乾從古以然。今觀

俗士之論也。以族舉德。以位命賢。仲長統昌言云天下士有三俗選士而論族姓閥閱一俗見意林茲可謂得論之

一體矣。而未獲至論之淑真也。真程本作真誤淮南子有淑真訓說文云淑善也經典多通用淑堯聖父也。而丹凶

傲。書畢陶謨舜聖子也。而叟頑惡。堯與叔嚮賢兄也而鮒貪暴。昭元年十二年十四年左傳季友賢弟

也。而慶父淫亂。莊卅一年閔二年左傳論若必以族。是丹宜禪而舜宜誅。鮒宜賞而友宜

夷也。論之不可以族也。若是。昔祁奚有言。絲殛而再興。管蔡為戮。周公

祐王。襄廿一年左傳故書稱父子兄弟不相及也。昭廿年左傳苑何忌曰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疏云此非康誥之全文引其意而言之

幽厲之貴。天子也。而又富有四海。墨子非命下篇云桀紂幽厲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新書過秦下篇云貴為天子富有四海顏原之賤

匹庶也。而又凍餒屢空。論語論若必以位。則是兩王是。疑為世士。治要載尸子勸學篇云使賢者教之

以為世士而一二處為愚鄙也。論之不可以位也。又若是焉。莊子盜跖篇子張曰勢為天子未必貴也窮為匹夫未必賤也

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故曰。仁重而勢輕。位蔑而義榮。春秋繁露云今人大有義而甚無利雖貧與賤尚榮其行新語本行篇云賤而好德者尊貧而有義

者榮詩柔柔鄭箋云茂猶輕也程本茂作辱誤今之論者。多此之反。而又以九族。或以所來。則亦遠於獲

真賢矣。漢書賈禹傳云求士不得真賢昔自周公不求備於一人。論語况乎其德義既舉。乃可以

它故而弗之采乎。由余生於五狄。越蒙產於八蠻。蒙舊作象史記鄒陽傳云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蒙而疆威

宣索隱云越人蒙未見所出漢書作子臧張晏曰子臧或是越人蒙字也而功施齊秦。德立諸夏。閔元年左傳云諸夏親令名美譽。

襄廿四年左傳云非無賄之惠而無令名之難周語云為令聞嘉譽以聲之載於圖書。韓非子用人篇云書圖著其名大體篇云豪傑不著名於圖書至今不滅。張儀

中國之人也。衛鞅。康叔之孫也。並見史記而皆讒佞反覆。交亂四海。詩青蠅云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史記

蘇秦傳云左右賣國反覆之臣按漢書息夫躬傳王嘉言由斯觀之。人之善惡。不必世族。性

寵躬皆傾覆有佞邪材恐必撓亂國家亦用青蠅詩義

之賢鄙不必世俗。王先生云族承上或以九族言俗承上或以所來言中堂生負苞。王先生云堂是唐之誤中唐見詩防有鶴巢苞當為芻爾雅云莢王芻是

也古者多山野生蘭芷。史記曰者傳云蘭芷芎藭棄於廣野夫和氏之璧出於璞石。隋氏之珠產於蜃蛤。隋氏當作隋侯漢書敘傳答賓戲云蘇氏之璧韞於荆石隋侯之珠藏於蟾蛤顏師古注蘇古和字淮南子覽冥訓云隋侯之珠和氏之璧高誘注隋侯漢東之國姬姓諸侯也御覽九百四十一引墨子云申徒狄謂

周公曰賤人何可薄耶周之靈珪出於土石隋之明月出於蟾蜍詩云采芣采芣無以下體。谷風故苟有大美可尚於世

則雖細行小瑕曷足以為累乎。漢書陳湯傳劉向曰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

小過不足是以用士不患其非國士。成十六年左傳云伯州犂以公卒告王苗黃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按國士謂本國之士即下所云此土之士也若呂氏春秋忠廉篇王子慶忌謂要離天下之國士不侵篇豫讓曰智氏國士畜我長

利篇戎夷曰我國士也為天下惜死國士皆謂士蓋一國者故漢書韓信傳國士無雙顏師古注以國士為國家之奇士與左傳義別後世習用國士以為美稱而於本國之義微矣。非患無臣當

作非患無世臣此四蓋無羈縻。未詳史記司馬相如傳云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陳平韓語亦族俗分承言之。而已王先生云羈縻當是羈旅以下文非此土之人知之

信楚俘也而高祖以為藩輔。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序云藩輔京師實平四海安漢室衛青霍去病

平陽之私人也。詩大東云私人之子毛傳私人私家人也而武帝以為司馬實攘北狄。

詩采薇毛傳獫狁北狄也鄭箋云北狄今匈奴也漢書匈奴傳揚雄云北狄真中國之堅敵也。郡河西惟其任也。陳平韓信衛青霍去病並見史記何卑遠之

有然則所難於非此土之人非將相之世者為其無是能而處是位無是

德而居是貴。白虎通京師篇云有能然後居其位德加於人然後食其祿荀子王制篇云無德不貴無能不官無以我尚而不秉我勢也。

不字疑衍秉或乘之誤韓非子八說篇云以智士之計處乘勢之資而為其私急則君必欺焉難勢危云乘不肖人於勢是為虎傅翼也外儲說左下東郭牙曰以管仲能乘公之勢以治齊國得無危乎

賢難第五

世之所以不治者。由賢難也。所謂賢難者。非直體聰明服德義之謂也。此則求賢之難得爾。非賢者之所難也。故所謂賢難者。舊脫乃將言乎。循當作修相亂。善則見妬。行賢則見嫉。楚辭離騷云各異心而嫉妬嫉而必遇患難者也。虞舜之

所以放殛。孟子云舜往於田號泣於旻天又云父母使舜完廬捐階瞽叟焚廬使浚井出從而捨之放殛謂此子胥之所以被誅。哀十一上聖

大賢。猶不能自免於嫉妒。則又况乎中世之人哉。况字舊脫程本有况無又按本舊則又况數見今補正此秀士所以雖有賢材美質。白虎通辟雍篇云其有賢才美質知學者足以開其心然猶不得直道而行。論

志者也。處士不得直其行。管子問篇云處士修行足以教人荀子非十二子篇揚僚注處士不仕者也選鄭鸛賦李善注引風俗篇云處士者隱居放言也朝臣不得直其言。管子明法篇云國無人者非朝臣之責也淮南子覽冥訓云大夫隱道而不言高誘注隱仁義之道不正諫直言也論語云國無道危行言遜也此俗化

之所以敗。漢書董仲舒傳云習俗化之變貨殖傳云傷化敗俗閭君之所以孤也。閭君見務本篇注管子法法篇云正言直行之士危則人主孤而毋內人主孤而毋

內則人臣。齊侯之以奪國。哀十四年左傳魯公之以放逐。謂昭公哀公程本以上並有所字誤下云三代之以覆列國之以滅即其例亦見本訓篇皆敗績厭覆於不暇。襄卅一年左傳子產語而用及治乎。故德薄者。惡聞

美行。政亂者。惡聞治言。此亡秦之所以誅偶語而坑術士也。見史記秦始皇紀今世俗之人。自慢其親而憎人敬之。自簡其親而憎人愛之者。不少也。孝經云愛親者不敢慢於人豈獨品庶。說文云品衆庶也漢書賈誼傳服賦云品庶每生史記伯夷傳作衆庶馮生說苑反賢篇墨子曰夫品庶非有心也以人主爲心賢材時有

焉。鄧通幸於文帝。盡心而不違。吮癰而無愠色。方言云愠恨也帝病不樂。從容曰。天下誰最愛朕者乎。鄧通欲稱太子之孝。則因對曰。莫若太子之最愛

陛下也。及太子閔疾。帝令吮癰。有難之色。帝不悅而遣太子。既而聞鄧通

之常吮癰也。乃慙而怨之。及嗣帝位。遂致通罪。而使至於餓死。見史記故鄧

通其行。所以盡心力而無害人。昭十九年左傳云盡心力以事君其字舊脫依下文例補其言所以譽太子而昭

孝慈也。太子自不能盡其稱。則反結怨而歸咎焉。桓十八年左傳云無所歸咎稱人之長。欲

彰其孝。且猶為罪。又况明人之短。矯世者哉。說苑政理篇孔子曰言人之善者有所得而無所傷也言人之惡者無所得而有所傷也

荀子臣道篇云言其所長不稱其所短漢書楊王孫傳云將以矯世也且凡士之所以為賢者。且以其言與行也。王先生云且字衍

忠正之言。非徒譽人而已也。必有觸焉。孝子之行。非徒吮癰而已也。必有

駁焉。韓非子外儲說左下云雖有駁行必得所利詩裳裳者華云裳裳者華或黃或白鄭箋與明王之德時有駁而不純純駁註詳實貢篇然則循行。漢書陳傷傳云司

祁曰循疑當作循此循亦當為脩高帝紀二年令舉民年論議之士。漢書諸葛豐傳云使論議士譏臣無補長權素餐之名按漢書百官公卿

表光發勸屬官有大夫掌論議龔勝傳御史中丞劾奏勝吏二千石常位大夫皆幸得給事中與論議漢時多以論議稱人蓋功令有其文平常傳公卿薦當論議通明師丹傳丞相方進御史大夫孔光舉丹論議深博蕭望之

傳宣帝察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任宰相楚元王後向傳元帝詔河東太守堪資賈淑茂道術通明論議正直秉心有常傳喜傳太后下詔曰高武侯喜姿性端慈論議忠直皆据令文言之息夫躬傳云論議七所避衆畏

其口王商傳云王鳳顯權行多驕僭商論議不能平鳳鳳知之亦疏得_不遇於嫉妒之命。史記鄒陽傳云不能自免於嫉妒之人楚辭九辨云何險巇之嫉

妒令被以不慈之偽名或云此名當為害免於刑戮之咎者。蓋其幸者也。論語云免於刑戮又云幸而免比

干之所以剖心。箕子之所以為奴。史記殷本紀伯宗之以死。成十五年左傳鄰宛之以亡。昭廿七年

左傳夫國不乏於妒男也。猶家不乏於妒女也。近古以來。自外及內。其爭功

名妒過己者。豈希也。列女傳魯季敬姜云其所與遊者皆過己者也予以惟兩賢為宜。不相害乎。史記季布傳云丁公為項

羽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顧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然也范睢絀借白起公孫弘抑董仲舒並見史記程本白起作白公按白公

見史記蔡澤傳此同朝共君寵祿爭故耶爭字上下有脫字史記屈原傳云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應四年左傳石碯云寵祿過也惟殊邦

異途利害不干者為可以免乎然也孫臏修能於楚按史記孫子傳云臏生阿甄之開阿甄皆齊邑見司馬遷宣傳

漢書藝文志兵權謀家亦云齊孫子而呂氏春秋不二篇高誘注云孫臏楚人為齊臣蓋別有所本龐涓自魏變色誘以刑之韓非明治於

韓李斯自秦作思致而殺之並見史記治諸子品節作法按非傳云非疾治國不務修明其法補嗟士之相妒豈若此

甚乎此未達於君故受禍邪惟見知為可以將信乎然也京房數與元帝

論難使制考功而選守晁錯雅為景帝所知史記高祖紀雍齒雅不欲屬沛公集解服虔曰雅故也蘇林曰雅素也使條

漢法而不亂舊無條字品節有條無使按使條與使制對今補正漢書刑法志云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循吏傳顏師古注凡言條者一一而疏舉之若木條然夫一子之

於君也可謂見知深而寵愛殊矣然京房寃死而上會不知晁錯既斬而

帝乃悔並見漢書此材明未足衛身詩豸民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莊十六年左傳云君子謂故及

難邪閔二年左傳云周公勿從故及於難惟大聖為能無累乎然也帝乙以義故囚易乾鑿度云易之帝乙為成湯書之帝乙

六世王同名不害以明功史記夏本紀云夏桀不務德而武傷百姓百姓弗堪乃召湯而囚之夏臺仁義而善謀請圖之屈商乃拘文王

於爰里事詳史記周本紀夫體至行仁義按至守疑衍漢書東方朔傳答客難云大公體行仁義史記三王世家云躬親仁義體行聖德莊子漁父篇云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據

南面師尹卿士且猶不能無難然則夫子削迹莊子盜跖篇云削跡於衛叔嚮縲絏襄廿一

原放沈賈誼貶黜並見史記鍾離廢替鍾離意也何敞束縛並見後漢書王章抵罪見漢書平阿斥

逐平阿侯名仁王莽諸父事詳漢書元后傳蓋其輕士者也疑當作蓋是其輕者也晉書華譚傳云仲舒抑於詩云無

賢難第五

罪無辜。讒口敖敖。十月之交敖敖今詩作毒毒釋文引韓詩作警警爾雅釋訓云敖敖傲也與此合彼人之心于何不臻。苑柳不令詩作其

由此觀之。妒媚之攻擊也。媚當作媚說文云妒媚妒夫也媚夫妒婦也史記五宗世家常山靈王王后以妒媚不常侍病索隱云媚鄭氏本作媚媚媚字形相近易誤也

賦布傳贊云妒媚生患顏氏家訓書證篇嘗辨之亦誠工矣。賢聖之居世也。亦誠危矣。故所謂賢難也者。

非賢難也。免則難也。彼大聖羣賢。功成名遂。老子或爵侯伯。或位公卿。尹據

天官。漢書李尋傳云充備天官詳忠貴篇注東在帝心。論語東今作簡宿夜侍宴。管子禁藏篇云宿夜不出披宿當作傾說文云夙早敬也傾亦古文夙从人函宿从

此詩有賦云夙夜在公在公載燕僕書嚴助傳云助侍燕從容宴與燕通名達而猶有若此。王先生云名達下有脫言繼培按論衡藝增聲詩云鶴鳴九臯聲聞於天言鶴鳴九折之聲

猶聞於天以喻君子修德窮僻名猶達朝廷也名達亦謂名達朝廷矣則又况乎畎畝佚民。山谷隱士。漢書梅福傳云隱士不顯

此山谷之士因人乃達。時論乃信者乎。時義與時其亡之時同此智士所以鉗口結舌。莊子田子方蕭云口鉗而不欲

言史記袁盎傳盎說絳侯曰君今自閉鉗天下之口漢書盎傳作箝五行志又云臣畏刑而鉗口箝與鉗同顏師古注並云箝也鄧析子轉籟篇云左右結舌漢書李尋傳云智者結舌杜周傳杜業上書云尙書近臣皆結舌

口括囊共默而已者也。易坤六四括囊无咎无譽共讀為拱漢書鮑宣傳云以拱默尸祿為智後漢書左雄傳云方今公卿以下類多拱默且閭閻凡品。

說文云閭里門也閭里中門也漢書武帝子戾太子傳云江充布衣之人閭閻之讎臣耳何獨識哉。苟望塵剽聲而已矣。後漢書馬融傳云

里聽聲剽聲作傑按交際篇云苟剽聲以羣說今提改漢書朱博傳云耳剽日久顏師古注剽劫也猶言行聽也觀其論也。非能本閭閻之行迹。閭蓋

誤爾雅釋宮云宮中之門謂之闔其小者謂之閭小閭謂之閭淮南子主術訓云責之以閭閻之禮與察之閒史記汲黯傳云黯多病臥閭閻內不出漢書司馬遷傳答任安書云身直為閭閻之臣循吏文翁傳云使傳教令出入閭閻顏師古注閭閻內中小門也閭閻行迹猶云門內之察臧否之虛實也。詩抑云未

行也漢書嚴朱吾邱主父徐嚴終王賈傳贊云察其行迹直以面

譽我者為智。大戴禮文王官人篇云面譽者不忠諂諛己者為仁。孟子云與讒諂面諛之人居處姦利者為行。漢書張蒼

人為中侯大為姦利賈再傳云謂居官而置富者為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為壯士竊祿位者為賢爾。周禮太宰八則治都鄙四曰祿位以取其士大戴禮曾子立事篇云無益而厚受祿

竊也論語云賦文仲其竊位者與文子上仁篇老子曰不以德貴稱位也後漢書杜詩傳云久竊祿位

化詩棧樓云綱紀四方本途之歸哉此鮑焦所以立枯於道左說苑雜言篇云鮑焦抱木而立枯事見韓詩外傳一徐衍所

以自沈於滄海者也漢書鄭陽傳上吳王書云徐衍負石入海服虔曰周之未世人也諺曰一犬吠形百犬吠聲風俗

失篇言淮南王事云後人吠聲遂傳行耳又怪神篇言李君神事云目痛小疾亦行自愈風俗

久矣哉論語云久矣哉吾傷世之不察真偽之情也故設虛義以喻其心曰今

觀宰司之取士也有似於司原之佃也襄四年左傳虞箴云職臣司原易繫辭下傳云以佃以漁釋文引馬融注取獸曰佃昔有

司原氏者燎獵中野爾雅釋天云齊田為燎郭注即鹿斯東奔詩小弁云鹿斯之奔司原縱諫之御覽

八百卅二作從而諫之鄭語云王使今夜獵載鑑照也燎與獵通西方之衆有逐豨者方言云豬南楚謂之豨豨與豨同聞司原之諫也

競舉音而和之楚辭離騷王逸注競並也司原聞音之衆則反輟己之逐而往伏焉遇夫俗

惡之豨王先生云俗惡當作浴聖聖白土也豕浴於聖則色白故司原諫以為白瑞及澤雨澤豕聖塗淪敗乃復艾緞之本質耳司原喜而自以獲白瑞珍

禽也御覽九百十四引白虎通云禽者何鳥獸之總名明為人所禽制盡芻豢單困倉以養之楚語云芻豢幾何韋昭注草餐曰芻穀養曰豢呂氏春秋仲秋紀高

誘注圖曰豕俛仰嚶咿後漢書文苑傳趙壹賦云伊優北堂上章懷注伊優屈曲俛仰之貌嚶咿與伊優同為作容聲司原愈益珍之

居無何漢書陳平傳云居無何顏師古注無何猶言無幾時烈風興而澤雨作王先生云澤疑淫繼培按說苑辨物篇越裳氏譯曰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灌

巨豕而惡當作聖塗淪逐駭懼王先生云逐當為豕真聲出乃知是家之艾豨爾定十四年左傳云盍歸我艾豨

此隨聲逐響之過也衆遇之未赴疑信焉今世主之於士也目

見賢則不敢用耳聞賢則恨不及鬼谷子內捷篇云日進前而不御遙聞聲而相思雖自有知也猶不能

取。必更待羣司之所舉。漢書韋賢傳韋孟則亦懼失麟鹿而獲艾豨。說文云麟大牝鹿也奈何

其不分者也。未遇舊作過据程本改風雨舊脫之變者疑。俾使一朝奇政兩集。兩當作

定賢篇云文墨兩集誤與比同其自紀篇云筆體流而雨集雨集本孟子則險隘之徒。楚辭離騷云惟黨人之闡茸之質。史記賈誼傳

亦將別矣。夫衆小朋黨而固位。漢書楚元王傳劉向封事云衆小在位而從邪讒欲敘相是而

內求人主微讒妒羣吠齧賢。楚辭懷沙云邑犬羣吠今吠所怪也諛譏梁傑令固庸態也。晏子春秋問上

公之狗猛人挈器而入且醉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夫國亦有猛狗用事者

豈希晉語云禘三代之以覆。列國之以滅。管子五輔篇云暴王之所以失國家危社稷覆宗廟滅於天下非失人者未之嘗聞後人猶

不能革。襄十四年左傳云失則革之杜注革更也晏子春秋諫上云行不能革。此萬官所以屢失守。楚語觀射父云五物之官陪

而天命數靡常者也。詩文王云天命靡常詩云。國既卒斬。何用不監。節南山嗚呼。時君俗主。

漢書藝文志論諸子云時君世主好惡殊方呂氏春秋異寶篇云其主俗主也高誘注俗主不肖凡君不此察也。

明闇第六

國之所以治者君明也。其所以亂者君闇也。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管子明

明主者兼聽獨斷漢書梅福傳云博覽兼聽謀及疏其治要補。所以闇者偏信也。荀子不荀篇云

故人君通必兼聽。必疑當作心信二年穀梁傳云宮之奇達心而備新序則聖日廣矣。庸說

偏信。趙策滿忌曰言而不從師是庸說也則愚日甚矣。愚舊作過据治要改管子君臣上篇云夫民

君今自閉銷天下之口而日益愚亦聖愚並舉之證詩云。先民有言。詢於芻蕘。板夫堯舜之

治關四門。明四目。通四聰。

書堯典通舊作達。治要改史記五帝紀述。向書作通。漢書王莽傳同。韓詩外傳六亦云。牧者所以開四目。通四聰。漢書晁錯傳云。近者獻其

明遠者通厥聰。亦用向書文。

是以天下輻湊而聖無不照。

管子九守主明云。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以天

昭。治要改獨斷云。皇者煌也。威德煌煌無所不照。

故共鯨之徒弗能塞也。靖言庸回。弗

能惑也。

並見書堯典。靖今書作靜。漢書王尊傳論衡恢國篇並與此同。

秦之二世務隱藏己。

鄧析子無厚簿云。君者藏形匿影。羣下無私。

而斷百

僚。

書畢陶諫云。百僚師師。

隔捐。

舊作捐。

疏賤。

管子明法解云。疏遠隔開。而不得聞。隔即隔之省。

而信趙高。是以聽塞於貴重之

臣。

韓非子孤憤篇云。智術能法之士。用則貴重之。臣必在繩之外矣。

明蔽於驕妒之人。

漢書谷永傳云。抑遠驕妒之寵。

故天下潰叛。弗得

聞也。

漢書賈捐之傳云。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賈山傳云。天下已潰而莫之告。

皆高所殺。

治要作皆知高。殺並有脫誤。

莫敢言之。周章至

戲乃始駭。閭樂進勸。乃後悔。不亦晚矣。

治要作乎事見。史記秦始皇紀。故人君。治要補。兼聽納下。

則貴臣不得誣。而遠人不得欺也。

管子明法解云。明主者兼聽獨斷。多其門戶。臣之道下得明。上賤得言。貴故姦人不敢欺。

慢賤信

貴。則朝廷讜言無以至。

言字舊空。掘程本補。孟子曰。禹聞善言則拜。趙岐注引向書曰。禹拜讜言。今書畢陶諫作昌言。漢書敘傳今日復聞讜言。顏師古注。讜言善言也。

而

潔士奉身伏罪於野矣。

矣字舊空。掘程本補。襄廿六年。左傳云。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

夫朝臣所以統理。

漢書孔光傳。策舊無法字。按文義。當有下云。官無亂法之臣。可證管子任法篇云。羣黨比

股肱所與共承宗廟。統理海內。薛宣傳云。御史大夫內承本朝之風化。外佐丞相統理天下。

而多比周。則法亂。

舊無法字。按文義。當有下云。官無亂法之臣。可證管子任法篇云。羣黨比

周以立其私。請謁任舉以亂公法。王先立云。多當是朋字之誤。下脫黨字。

賢人所

舊空。掘程本。

以奉己。而隱遯伏野。則君孤。法亂。君

孤。

以上四。字舊脫。

而能存者。未之嘗有也。

管子明法解云。法廢而私行。則人主孤特而獨立。人臣羣黨而成朋。如此則主弱而臣強。此之謂亂國。

君莅衆。

易明夷象曰。君子以莅衆。

務下言以昭外敬。納卑賤以誘賢也。

治要言上之字。昭外下有也。字疑衍。昭當作昭。王先立云。納

字嘗在務字下。昭當作招。觀下無距言無慢賤。平列可見。

其無距言。未必言者之盡可用也。乃懼距無用。而讓有

用也。

晏子春秋諫下云天下者非用一士之言也固有受而不用惡有拒而不受者哉臣與拒通新書大政下篇云古聖王君子不素取人乃懼以下十字舊脫據治要補讓與讓通曲禮左右讓辟鄭注讓卻也

其無慢賤未必其人盡賢也。乃懼慢不肖而絕賢望也。是故聖王表小以

厲大。

表舊作責據治要改新書大政下篇云聖王選舉也以爲表也

賞鄙以招賢。然後良士集於朝。

書秦誓云番番良士

下情達

於君也。

管子明法篇云下情求不上通謂之塞

故上無遺失之策。

文子自然篇云因循任下責成而不勞謀無失策舉無過事史記主父偃傳云謀無遺策官

無亂法之臣。此君民之所利。而姦佞之所患也。昔張祿一見而穰侯免。

見史記

傳袁絲進說而周勃黜。

見史記袁盎傳教與勃同

是以當塗之人。

當塗之人見韓非子孤憤篇孟子當路於齊趙注云得當仕路當塗猶言當路

恒嫉正直之士。

詩小明云正直是與

得一介言於君。

春秋繁露楚莊王篇云介以一言曰王者必改制按介之言問也漢書杜周後僉傳云毋使范雎之徒得

問其

以矯其邪也。

文選長笛賦李善注引蒼頡篇云矯正也

故上

飾僞辭以障

舊作彰

主心。

漢書董仲舒傳云百官皆飾空言虛辭

下設威權以固士民。

秦策范雎曰臣聞魯爲國者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

趙高亂政。恐惡聞上。乃豫要二世

曰。屢見羣臣衆議政事。則黷黷且示短。不若藏己獨斷。神且尊嚴。天子稱

朕。固但聞名。二世於是乃深自幽隱。獨進趙高。趙高入。稱好言以說主。出

倚詔令以自尊。天下魚爛。

史記秦始皇紀後班固論云河決不可復壅魚爛不可復全披魚爛本傳廿九年公羊傳

相帥叛秦。趙高恐

懼。歸惡於君。乃使閻樂責而殺之。

見史記秦始皇紀及李斯傳

夫田

常囚簡公。

田常即陳恒事見哀十四年左傳

踔齒懸僭王。

秦策范雎云踔齒管齊之權縮閔王之筋懸之廟梁宿昔而死事詳齊策踔齒僭閔古字俱通用史記田完世家作

僭王。二世亦既聞之矣。然猶復襲其敗迹者。

韓非子南面篇云襲亂之迹

何也。過在於不納卿

士之箴規。

周語云師箴近臣盡規不受民氓之謠言。晉語云風謏亂言於市辨祿祥於議後漢書蔡邕傳云

臧否人所疾苦韓奏之是為舉謠
言者也劉陶傳云聽民庶之謠吟

自以己賢於簡曆而趙高賢

以上三字舊脫

於二臣也故國

已亂而上不知禍既作而下不救

舊作殺

此非眾共棄君乃君以眾命繫趙高

病自絕於民也

書西伯戡黎云惟王淫戲用自絕

後末世之君危何知之哉

文有脫誤

舜曰予違汝弼

汝無面從退有後言

書畢陶謨

故治

舊脫

國之道勸之使諫宣之使言

周語邵公曰為民者宣之使言

然後君明察而治情通矣且凡驕臣之好隱賢也

漢書谷永傳云驕臣悍妾孟子云進不隱賢

既患其

正義以繩己矣

史記商君傳云日繩秦之貴公子

又恥居上位而明不及下尹其職而策不出

於己

治要載崔實政論云其達者或矜名祿能恥策策不從己出則舞筆奮辭以破其義寡不勝衆矣見屏棄

是以郊宛得眾而子常殺之

昭廿七年左傳

屈原得君而椒蘭搆讒

搆舊作挺搆治要改新序節士篇云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大夫有博通之知清潔之行懷王用之秦欲吞滅諸侯并兼天下屈原為楚東使於齊以結

強黨秦國患之乃使張儀之楚貨楚貴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屬上及令尹子蘭司馬子椒內賂夫人鄭袖共譖屈原屈原遂放於外乃作離騷漢書揚雄傳反離騷云豐修既信椒蘭之峻候今蘇林曰椒蘭令尹子椒子蘭也按

史記屈原傳不載子椒

耿壽建常平而嚴延妒其謀

見漢書酷吏

陳湯殺郅支而匡衡拔其

功

見漢書陳湯傳按舊作捄捄治要改

由此觀之處位卑賤而欲效善於君則必先與寵人為讎

矣

捄治要補韓非子八說篇云治國是非不以術斷而決於寵人則臣下輕君而重於寵人矣

乘舊寵沮之於內

而已接賤

舊無而已二字捄治要補按接常作疏疏誤為跡又轉誤為接也韓非子孤憤篇云處勢卑賤無

黨孤特夫以疏賤與近愛信爭其數不勝也此文本之漢書趙充國傳疏捕山間虜頭師古注疏

字本作跡言尋跡而捕之亦疏跡相誤之證

欲自信於外

捄治要補

思善之君願忠之士所以雖並生一世

憂心相讎而終不得遇者也

敵疑讎讎記曲禮鄭注敵號呼之聲也王先先生云敵明白之貌

考績第七

考績第七

凡南面之大務莫急於知賢。漢書谷永傳云王事之綱紀南面之急務知賢之近途莫急於考功。功誠

考則治亂暴而明。谷永傳云治天下者尊賢考功則治節賢達功則亂善惡信則直。疑賢不得見障蔽。漢書李尋傳云忠直

進不蔽障。而佞巧不得竄其姦矣。呂氏春秋審分覽云諂諛蔽賊巧佞之人無所竄其姦高誘注竄猶容也夫劍不試則利鈍聞。

弓不試則勁撓誣。鷹不試則巧拙惑。馬不試則良駑疑。韓非子顯學篇云授車就駕而觀其末塗則賊獲不疑驚

良藝文類聚五十七引班固擬連珠云臣聞馬伏阜而不用則驚與良而為羣士齊僚而不職則賢與愚而不分此四者之有相紛也。由不考試故

得然也。今羣臣之不試也。其禍非直止於誣闇疑惑而已。又必致於怠慢

之節焉。荀子君道篇云百吏官人無怠慢之事漢書薛宣傳册免宣云有可法君領職解慢開謾欺之路設如家人有五子十孫。父母不

察精慎。則勲力者懈弛。而惰慢者遂非也。漢書疏廣傳廣云願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為

羸餘但教子孫怠惰耳。賈山傳云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顏師古注解讀曰懈懈幸董賢傳哀帝策免丁明云將軍逾非不改按也字疑當作此屬下句讀耗業破家

之道也。舊無破字不成句按下云子孫惰而家破窮今掘補漢書嚴助傳云破家散業父子兄弟一門之計。猶有若此。則又况

乎羣臣。總狼治公事者哉。禮記月令云寒氣總至鄭注總猶猶卒按總傳曰。善惡無彰。何

以沮勸。襄廿七年左傳善惡作賞罰彰作章是故大人不考功。史記刺客傳云嚴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為聶政母壽曰將為大人蠶繭之費正義引韋昭云古者名男子

為丈夫。尊父。嫗為大人。漢書宣元六王傳王遇大人益解為大人乞骸去。大人憲王外祖母古詩三日斷五匹大人故言遲是也。繼培按後漢書黨錮傳范滂白母曰。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亦稱母為大人。然此本為父母通稱。

說苑建本篇會哲擊會子仆地有頃。蘇進曰。曩者參得罪於大人。史記高祖紀。奉王厄起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產業。越世家陶朱公長男曰。家督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漢書疏廣傳。兄弟受曰。從大人議。即日父子俱移病。後漢書馬援傳。援嘗有疾。築松來候之。獨拜牀下。援不答。松去。後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增貴。重朝。廷公卿。已下。莫不憚之。大人奈何。獨不為禮。馮觀傳。父煥為幽州刺史。怒者詐作蠶書。譏

責煥。賜以歐刀。煥欲自殺。錕止煥曰。夫人在州志。欲去惡實無他。故必是凶人。妄詐朱暉傳云。張堪卒。暉聞其妻。子貧困。乃自往候視。厚賑贍之。暉少子頗怪。而問曰。大人不與堪為友。平生未會。相聞子孫。竊怪之。崔駰後實傳。

實從兄烈問其子鈞曰吾居三公於議者何如鈞曰大人少有英稱歷位御史論者不謂不當為三公傳變傳子幹進諫曰國家昏亂遂令大人不容於朝皇甫嵩傳從子鸞說鸞曰能安危定傾者惟大人與董卓耳列女傳趙宣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是皆以大人稱其父及父之兄弟非獨父嫗也則子孫憤而家破窮官長不考功漢書武帝紀元朔元年詔曰二千石官長綱紀人倫顏

則吏怠傲而姦宄興孟子云般樂怠傲書堯典云寇賊姦宄釋名釋言語云姦奸也言奸正法也宄賊也兇釋名師古注謂郡之守尉縣之令長

也帝王不考功則直疑賢抑而口偽勝空格程本作詐漢書景帝紀後二年詔曰或詐偽為吏臣瓚曰律所謂矯枉以為吏者也故書

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蓋所以昭賢愚而勸能者也聖王之建百官也

皆以承天治地牧養萬民者也故舊作物按牧養本管子問篇形勢解云主牧萬民漢書宣帝紀本始元年詔郡國二千石盡牧養民而風德化是

故有號者必稱於舊典春秋繁露深察名號號為天子者宜視天以孝道也號為諸侯者宜謹視所候奉之天子也號為大夫者宜厚其忠信教其禮義使善大

於匹夫之義足以化也士者事也民者暇也士不及化可使守事從上而已五號自讚各有分分中委曲曲有各名衆於號號其大全名也者名其別離分散也按典名二字疑倒名理者必效

於實六韜舉賢篇文王曰舉賢奈何太公曰將相分職而各以官名舉人按名督實選才考能令實當其名當其實則得舉賢之道也則官無廢職位無非人

漢書成帝紀鳩嘉二年詔曰古之選賢傳納以言明試以功故官無廢事下無逸民翼奉傳云有司各敬其事在位莫非其人夫守相令長效在治民續漢書百官志每郡置

太守每縣邑道大者置令其次置州牧刺史在憲聰明百官志云每州刺史一人往武帝初置刺史長侯國令長為相注云皆掌治民成帝更為牧建武十八年復為刺史漢書朱

博傳云何武為大司空與丞相方進共奏言古選諸侯賢者以為州伯書曰咨十有二牧所以廣聰明燭幽隱也今部刺史居牧伯之位秉一州之統選第大吏所薦位高至九卿所惡立退任重職大按憲疑悉之誤于定國傳

云承執綱紀務悉聰明王嘉傳云公卿股肱莫能悉心務聰明顏師古注悉盡也務聰明者廣視聽也九卿分職以佐三公百官志太常光祿勳衛尉

司農少府皆屬一人太尉司徒司空皆公一人說苑臣術篇云九卿者所以參三公也二三公總統典和陰陽漢書丙吉傳云三公典調和陰陽

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填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皆當考治以效實為王休者也對揚王休侍中大

夫博士議郎侍中屬少府博士屬太常大夫議郎屬光祿勳以言語為職諫諍為官漢書鮑宣傳云官以諫爭為職不敢不竭愚及選

茂才。漢舊儀云刺史舉民有茂才者移名丞相丞相考召取明經一科明
律令一科能治劇一科按茂才本稱秀才後漢避光武帝諱改之 孝廉。漢書武帝紀元光元
賢

良方正。文帝紀二年詔舉賢良方正 惇樸。下作敦厚後漢書左周黃列傳論二科並列以爲中興後所增
能直言極諫者爲此科之始 按漢書元帝紀永光元年詔舉賢良方正有行者光祿議

以此科第郎從官後漢書吳祐傳注引漢官職稱光祿四行敦厚質樸遜讓節儉是也成帝紀永始三年又云舉
惇樸遜讓有行義者平帝紀元始元年舉敦厚能直言者後漢書獨行謙玄傳亦作敦樸則敦樸敦厚非有二事

且亦不始 有道。後漢書安帝紀建光元年令舉有道之士按承初元年詔舉賢良方正有道術之士明政術達
於東京矣 古今能直言極諫者五年詔舉賢良方正有道術達於政化能直言極諫之士有道節有德術

者 明經。見寬博。後漢書章帝紀建初元年初舉孝廉 武猛。後漢書安帝紀建光元年詔舉武猛堪將帥
郡舉勇猛知兵 郎中寬博有謀任典城者以補長相 者按漢書武帝紀元延元年詔北邊二十二

法者即武猛也 治劇。見此皆名自命而號自定。史記晉世家師服曰名自命也 羣臣所當
盡情竭慮稱君詔也。今則不然。令長守相。不思立功。漢書郊祀志太誓曰正稽古立
功立事可以永年不天之大理

貪殘專恣。漢書鮑宣傳云公卿守相貪殘成化楚元王傳劉向
云尹氏世卿而專恣又云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 不奉法令。侵寬小民。漢書百官
公卿表顏

師古注引漢官典職儀云刺史以六條問事其二條云二千石不奉詔書違承典
制倍公向私旁詔守利侵備百姓聚斂爲姦王莽傳云州牧數存問勿令有侵案 州司不治。令遠詣

闕上書訟訴。漢書于定國傳云輕慢憲防競逞私逞暴違設科條陷入無罪在後漢書賈帝紀本初元年
詔云頃者州郡輕慢憲防競逞私逞暴違設科條陷入無罪在後漢書賈帝紀本初元年
尚

書不以責三公。百官志尚書屬少府後漢書虞翻傳謂諸尚書曰小人有
怨不遠千里斷髮刻肌詣闕告訴而不爲理豈臣下之義 二三公不以讓州郡。

說文云讓 州郡不以討縣邑。說文云 是以凶惡狡猾。昭廿六年左傳云無助狡猾按漢時劾奏
相責讓 有云狡猾者蓋律令文也漢書陳湯傳私

農太守張匡坐減百萬以上狡猾不道程方進傳劾紅陽侯立廢姦邪亂朝政欲傾誤要主上狡猾不道韓延壽
傳公卿皆以延壽前既無狀後復誣怨典法大臣欲以解罪狡猾不道王尊傳五官掾張輔繫獄羈日死盡得其

狡猾不道百萬姦賊孫寶傳劾奏立尙懷姦罔上狡猾不道宣帝子淮陽靈 易相寬也。侍中博士諫

王傳房煇惟省中語博兄弟誣誤諸侯王誹謗政治狡猾不道皆其事也 識之官。或處位歷年。終無進賢嫉惡拾遺補闕之語。

藝文類聚四十八引應劭漢官
云侍中便繁左右與帝升降卒

惡近對拾遺補闕百僚之中莫密於 而貶黜之憂。漢書韋賢後玄成傳云自傷貶
茲漢書司馬遷傳云不能拾遺補闕 黜父賢詩藝我鄭箋之猶是也 羣僚舉士者。或

以頑魯應茂才。論衡命祿篇云頑魯而與城。

以桀逆應至孝。

後漢書安帝紀永初五年詔舉至孝與棠卓異者桓帝紀延熹二年詔曰桀逆暴夷孔融傳云

劉表桀逆放恣按說文云桀傲也。爭不順也桀逆即傑與假借字。

以貪饕應廉吏。

說文云饕貪也文子上義篇云貪饕多欲之人殘賊天下。

以狡滑應方正。

以諛諂應直言。以輕薄應敦厚。

漢書酷吏尹賞傳云輕薄少年。

以空虛應有道。

論衡量知篇云空虛無德後漢書第五倫傳云

當輔弼之任。以嚚闇應明經。闇當作啗晉語胥臣曰嚚瘠不可使言韋昭注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瘠不能言者。

弱應武猛。以愚頑應治劇。名實不相副。

漢書王莽傳云名實不副。

求貢不相稱。

抱朴子審舉篇云靈獻之世臺閣失

選用於上州郡輕貢舉於下故時人語曰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獨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觀節信所言則非獨靈獻時為然矣。

富者乘其材力。以剛強為上。漢書貢禹傳曰俗皆曰貨殖傳序云以

財力貴者阻其勢要。相若。臣氏春秋諫廉篇高誘注阻也。

以錢多為賢。

以剛強為上。

漢書貢禹傳曰俗皆曰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光

鑽者猶復攘臂為政於世行雖犬豕家富執足目指氣使是為賢耳。

凡在位所以多非其人。而官

聽所以數亂荒也。

王侍郎云官聽疑是官職繼培按作職是也上云官無廢職位無非人此承其文言之漢書景帝紀後二年詔曰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

其罪于定國傳云二千石選舉不實是以在位多不任職又云勉察郡國守相羈故非其人者後漢書和帝紀永元五年詔曰在位不以選舉為憂督察不以發覺為負非獨州郡也是以庶官多非其人下民被奸邪之傷史記

夏本紀云非其人居其官是謂亂天事。

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載適謂之尚賢。三適謂之有功。則加之賞。其不貢士也。一則黜爵。載則黜地。三黜則爵土俱畢。附下罔

上者死。附上罔下者。

以上六字舊脫

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

進賢者逐。

古者諸侯以下本武帝元朔元年有司奏議見漢書本紀事詳俞書大傳附上下罔上四語說苑臣術篇以為泰誓文斥作退

其受事而重選舉。審

名實而取疑嚴賞罰也。如此。故能別賢愚而獲多士。

詩文王云濟濟多士

成教化而安民氓。

漢書董仲舒傳云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今世廢而不修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

三代舊作有

於世。皆致太平。聖漢踐祚。祚當作阼大戴禮有

化民今世廢而不修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

三代舊作有

於世。皆致太平。聖漢踐祚。祚當作阼大戴禮有

武王踐未者舊作者未按新書數寧載祀四人而猶未者。篇云然又未也者語與此同教不假當作而功不考。賞罰

稽而赦贖數也。諺曰。曲木惡直繩。重罰惡明證。鹽鐵論鹽鐵鍼石篇云語曰五盜執一良人枉木惡直繩申韓篇云曲木惡直

繩姦邪惡正法韓非子有此羣臣所以樂總猥而惡考功也。夫聖人爲天口。賢人

爲聖譚。擬疑當作鐸法言舉行篇云天之道不在仲尼乎仲尼駕說者也不在茲儒乎如將復駕其所說則

武教則用銅鐵爲舌若行莫若使諸僮金口而木舌金口木舌鐸也論語云天將以夫子爲木鐸皇疏云鐸用銅鐵爲之若行

文教則用木舌謂之木鐸。是故聖人之言。天之心也。賢者之所說。聖人之意也。先

師京君。漢書楚元王傳劉歆移書太常博士云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科察考功。漢書京房

考功課吏法晉灼曰令丞尉治一縣崇教化亡犯法者輒遷有盜賊詩禮春秋先師顏師古注前學之師也誰孟傳稱先師董仲舒此其例也以遺賢俊。漢書元帝紀初元元年昭曰延登賢俊太

平之基。必自此始。毛詩南山有臺序云得賢則能爲邦家立太平之基矣無爲之化。必自此來也。詩卷阿鄭箋云孔子曰無爲而治者

其舜也與恭己正南面是故世主不循考功而思太平。此猶欲舍規矩而爲方圓。

而已言任賢故逸也。欲字當在爲上管子法法篇云倍法而治是廢規矩而正方圓也韓非子姦劫殺臣篇云若無規矩而欲爲方圓也必不幾矣無舟楫而欲濟大水。管子七法篇云不明於計數而

欲舉大事猶無舟楫而欲經於水險。也商子弱民篇云濟大川而無船楫雖或云縱。疑然不知循其慮度之易且速也。知當作

王褒四子講德論云膺騰激波而濟水不如乘舟之逸。也衡蒙涉田而能致遠未若遵塗之疾也此意與彼同羣僚師尹。咸有典司。文選班固西都賦云各有典司各居

其職。以責其效。百郡千縣。各因其前。以謀其後。辭言應對。各緣其文。以口

程本其賞功不當其事不當其言則誅明君之道臣不陳言而不當備內篇其實。則奉職不解。韓非子主道篇云羣臣陳其言君以其言而陳言者不得誣矣。授其事以事實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

則賞功不當其事不當其言則誅明君之道臣不陳言而不當備內篇書云。賦納以言。明試以

功。車服以庸。誰能不讓。誰能不敬。應。書皇陶諫今書賦作敷試作庶僖廿七年左傳此堯

堯衰引夏書與此同能令並作敢無下誰字

舜所以養黎民而致時雍也。書堯典

思賢第八

國之所以存者治也。其所以亡者亂也。人君莫不好治而惡亂。樂存而畏亡。然嘗觀上記。臣氏春秋務本篇云嘗試觀上古記。近古以來。亡代有二。穢國不數。穢當作

賢難篇云三代之以覆列國之以滅滅字字形相近漢書食貨志彭吳穿穢貊朝鮮史記平準書作彭吳賈滅朝鮮誤正類此臣氏春秋安死篇云亡國不可勝數高誘注不可勝數亡國多也。夫何故哉。

故字舊脫察其敗。皆由君常好其所亂。而惡其所治。憎其所以存。而愛其所據治要補

以亡。治要以作與亂治上並有以字惡舊作忘據治要改漢書董仲舒傳云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是故據治要補

雖相去百世。懸年一紀。續漢書律歷志劉昭注引樂叶圖徵云天元以甲子朔且冬至日月起於牽牛之初右行二十八宿以考王者終始或盡一其歷數或不能盡一以四千

五百六十為紀甲寅窮宋均曰紀卽元也四千五百六十者五行相代一終之大數也王者即位或攝其統或不盡其數故一以四千五百六十為甲寅之終也王者起必易元故不復沿前而終言之也限隔

九州。新語道基篇云九州絕隔殊俗千里。晏子春秋問上云古者百里而異習千里而殊俗然其亡徵敗迹。韓非子有亡徵篇若重規

襲矩。爾雅釋山郭璞注襲亦重稽節合符。孟子云若合符節禮記儒行鄭注稽猶合也故曰。雖有堯舜之美。必考於周頌。

荀子非相篇云欲知上世則審周道淮南子精神訓高誘注考觀也雖有桀紂之惡。必讖於版蕩。並詩大雅版今作板爾雅釋訓作版覆記玉藻鄭注幾猶察也讖與

幾同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詩夫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與亡國同行者。不可存也。韓非子孤憤篇文豈虛言哉。老子云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

何以知人之舊且病也。以其不嗜食也。何以知國之將亂也。以其不嗜賢也。文字微明篇云人之將疾也必先不甘魚肉之味國之將亡也必先惡忠臣之語是

故病家之廚。說文云廚庖屋也非無嘉饌也。乃其人弗之能食。故遂於死也。亂國之

官非無賢人也。其君弗之能任，故遂於亡也。

兩於字治要無按定四年左傳云若楚之徐亡君之士也荀子正論篇云國雖不安不至

於廢易處亡謂之君說苑建本篇云民怨其上不逾亡者未之有也齊策蘇秦曰中山千乘之國也而敵萬乘之國三再戰比勝此用兵之上節也然而國遂亡皆遂亡連文之證

夫生飢杭梁。爾雅

釋言釋文引字林云針飯食也玉篇以針為俗飯字生飯未詳鹽鐵論散不足篇云豆羹白飯蒸胎熟肉生飯或白飯之誤

旨酒甘醪所以養生也。

莊子有養生主篇淮南子

泰族訓云肥肌膚充腸腹供嗜慾養生之末也

而病人惡之以為不若菽麥糠糟欲清者。

欲當作飲楚辭招魂云挫糟康飲耐清涼些王

逸往康冰也

此其將死之候也。尊賢任能，信忠納諫，所以為安也。而闇君惡之，以為不若姦佞闖茸讒諛之

脫言者。漢書李尋傳云諸闇其佞謂抱虛求進

此其將亡之徵也。

舊脫也字據何本補治要

載尹文子曰凡國之將存亡有六徵韓非子亡徵篇云亡徵者非曰必亡言其可亡也

老子曰：夫唯病病，是以不病。易稱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否九

是故養壽之士，先病服藥，養世之君，先亂任賢，是以身常安

而國永永也。

兩承字有誤程本作國脈承按脈字疑非是素問四氣調神大論云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淮南子說山訓云良醫者常治無病之病故無病聖人者常治無患之患

故無患

上醫醫國，其次下醫醫疾。

下醫二字衍晉語醫和曰上醫醫國其次疾人夫人治國，固治身之象。

呂氏春秋云夫治身與治國一理之術也後漢書崔駰後實傳政論云為國之法有似理身

疾者，身之病，亂者，國之病也。身之病，待醫而愈；國之亂，待賢而治。

韓詩外傳三傳曰太平之時無音窺跛眇庭蹇侏儒折短父不哭子兄不哭弟道無稽負之遺育然各以其序終者賢醫之用也故安止平正除疾之道無他

焉用賢而已矣。治身有黃帝之術。

漢書藝文志醫經黃帝內經十八卷外經三十七卷

治世有孔子之經。

白虎通五經篇云孔子定五經以行其道

然病不愈而亂不治者，非

舊作鍼石之法誤。鍼石治要作灸鍼素問血氣形志篇云形樂志苦病生於脈治之以灸刺形樂志樂病生於肉

治之以鍼石，八正神明論云凡刺之法，必候日月星辰四時八正之氣，氣定乃刺之。而五經之言，誣也。乃因

疑之者，非其人。苟非其人，易繫辭下傳云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則規不圓而矩不方，繩不直而準不平。

呂氏春秋分職篇云為圓必以規為方必以矩為平直必

以準鑽燧不得火。說文云鑽燧也論語云鑽燧改火燧與鑽同鼓石不下金。論衡量知篇云銅錫未採在紫石之間工師鑿掘鑿鑿鑄鑄乃成器未更鑄鑿名曰

鑽石鑽石與彼路坤之瓦山間之礫一實也昭廿九年左傳云塗賦晉國一鼓鑿以鑄馬不可以追速

進舟不可以涉水也。驅馬進舟舊作金馬士丹凡此八者天之張道。張謂張著漢書王莽傳云事勢張見

形見物苟非其人猶尚無功則又况乎懷道術以撫民氓乘六龍以御天

心者哉。易乾象曰時乘六龍以御天夫治世不得真賢譬猶治疾不得真藥也。真藥舊作良醫据治

並同治疾當得舊脫据真人參。說文云獲人獲藥神反得支羅服。意林及御覽七百卅九百字

御覽九百八十引正論云理世不得真賢猶治病無出上黨參為獲之借當得麥門冬反得烝積麥。得字舊脫据御覽

真藥當用人參反得難煎根支難煎即難煎根也。得字舊脫据御覽七百卅九補積舊

作積按證類本草六引陶隱居云根似積麥故名麥門冬今据改下同己而不識真。王先生云而字衍繼培按而字非衍勸合而服之。

墨子非攻中篇云今有醫於此知合其祝藥之於天下之有病者而藥之周禮疾醫以五病以侵劇說文云

也漢書哀帝紀贊云卽位痲痺末年寢劇王莽傳云太師王舜自莽篡位後病痿痺劇死顏師古注並云寢劇也

寢侵義通史丹傳云上疾稍侵師古注稍侵言漸篤也又云上因納謂丹曰吾病寢加師古注寢漸也藝文志論

醫經云拙者失理以瘡為劇不自知為人所欺也乃反謂方不誠而藥皆無益於療

病。舊脫療字据御覽七百卅九補因棄後藥而弗敢飲。御覽作弗敢復飲而便御覽求巫覡者雖

死可也。楚語云民之精爽不攝貳者則明神降之在男曰現在女曰巫史記扁鵲傳云信巫不信醫六不治

也素問五藏別論云拘於鬼神者不可與言至德惡於鍼石者不可與言至巧病不許治者病必不

治新語資質篇云衛人有病將死者扁鵲至其家欲為治之病者之父人君求賢下應以鄙與直

退而不用乃使靈巫求福請命對扁鵲而祝病者卒死靈巫不能治也。與真以下文有脫誤王先生云大意言人君求賢與直下應以鄙與

仲舒傳所云賢不肖解殺未得其真也國以侵亂不自知為下所欺也乃反謂經不信而賢皆無益

於救亂。因廢真賢。不復求進。呂氏春秋疑似篇云。或於似士者而失於真士。更任俗吏。以上文例之當作而更任俗吏者。漢書賈誼傳云。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雖滅亡之可也。管子八觀篇云。離本國徙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都邑亡也。有者異姓滅也。三代以下。皆以支羅服烝。

穢麥合藥。病日瘥而遂死也。謂之陸疴與陸同。小爾雅。廣名云。疾甚。管子八觀篇云。離本國徙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都邑亡也。有者異姓滅也。書曰。人之有能。使循其行。國乃

其昌。書洪範。今書作人之有能。有為使益其行。而邦其昌。史記宋世家。邦亦作國。避高祖諱也。循當。作脩。脩。益聲相涉。而誤。藝文類聚六十二引。後漢李尤雲臺銘云。人脩其行。而國其昌。其證也。是故

先王為官擇人。書百刑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必得其材。淮南子。秦族訓云。英俊豪傑。各以大小之材。處其位。得其宜。功加於民。舊作

德稱其位。荀子富國篇云。德必稱位。人謀鬼謀。百姓與能。易繫辭下傳。務順以動。天地如此。繫辭

云。言行君子之。三代開國建侯。三代忠義篇。篇作五代。本傳注云。謂唐虞夏商。所以動天地也。周也。易屯。初九。利建侯。師上六。開國承家。所以傳嗣百世。

歷載千數者也。史記高祖功臣年表。序云。尙書有唐虞之能字。侯伯歷三代千有餘載。自全以蕃衛天子。自春秋之後。戰國之制。

將相舊權臣。必以親家。荀子非相篇云。婦人莫不願得以為夫。處女莫不願得以為士。棄其親家而欲奔之者。比肩而起。親謂父母家謂夫也。漢時則以親家為親戚。銅稱後漢紀。明帝永平元年。東海王彊薨。詔諸王京師親家皆詣東海奔喪。後漢書東海王彊傳。彊親戚是其證也。後漢書馬皇后紀。諸姬主朝請列女傳。作諸王親家朝請。又郭皇后紀云。后弟况。遷大鴻臚。帝數幸其第。會公卿諸侯親家。飲燕寶皇后紀云。年六歲。能書。親家皆奇之。後漢紀。章帝建初三年。竇憲兄弟親幸。自馬氏侯及王主親家莫不畏憚。續漢書禮儀志。載上陵儀。有百官四姓親家。婦女後漢書。應奉傳。章懷注引。汝南記云。親家李氏。

皇后兄弟主壻外孫。年雖童妙。妙。讀為眇。書顧命云。眇眇予末。小字魏亦眇之借。傳上疏求自試云。終命云。眇眇予末。小字魏亦眇之借。未脫桎

梏。王先生云。易蒙九二。發蒙利用刑人。用脫桎梏。周禮大司寇疏引鄭注。木在手曰桎。在足曰梏。又大畜九四童牛之告。李氏集解引虞翻曰。告謂以木梏其角。侯果曰。梏。梏也。以木為之。橫施其角。止其齧之威也。書費

誓今。惟桎舍牯牛馬。正義稱。鄭注以梏為桎。桎之施。施於牛馬之脚。使不得走。佚詳稽經訓。並以桎梏為拘囚之具。因而凡就拘制者。皆謂之桎。故學校謂之校。校亦謂之校。取義本囚。亦其例也。童蒙情識未定。宜用防

閑。故脫桎梏。則名此云未脫桎梏。正言不離童。由字。藉此官職。功不加民。澤不被下。毛詩車聲。幼耳未可以關木之罪人。藥就塾之童子也。諛。藉此官職。功不加民。澤不被下。毛詩車聲。

不加。而取侯。漢書李廣傳云。諾安校尉。已下材能不及中。以軍功取侯者數十人。又云。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而取侯不辭。疑侯上脫封字。或云取侯當為列侯。多受茅土。

於民。

不辭疑侯上脫封字或云取侯當為列侯

多受茅土

獨斷云天子太社以五色土為壇皇子封為王者受天子之社土以所封之方色東方受青南方受赤他如其方色首以白茅授之各以其所封方之色歸國以立社故謂之受茅土漢興以皇子封為王者得茅土其他功臣及鄉亭他姓公侯各以其戶數租入為限不受茅土亦不立社也

又不得治民效能以報百姓虛食重祿素餐尸位白虎通京師籥云有能然後居其位德加於人然後食其祿漢書朱雲傳云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論衡量知篇云文吏空胸無仁義之學居位食祿終無以效所謂尸位素餐者也素者空也空虛無德食人之祿故曰素餐無道藝之業不曉政治

坐朝廷不能言事與尸無異故曰尸位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云諸侯恣行淫侈不軌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序云諸侯或驕奢快邪臣計謀為淫亂大者叛逆小者不軌於法以危其命殞身亡國破敗上疑脫此以二字子產有言未

能操刀而使之割其傷實多襄卅一是故世主世舊作也何之於貴戚也愛其嬖

媚之美不量其材而授之官授舊作受漢書董仲舒傳云量材而授官不使立功自託於民而苟務高

其爵位崇其賞賜齊語云勸之以賞賜趙策左師觸龍見太后曰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此文

之令結怨於下民漢書李尋傳云縣罪於惡韓非子亡微篇云懸學而弗誅莊子寓言篇云無所縣其罪郭注縣係也漢書陳湯傳云宜以時解

積過既成豈有不顛隕者哉後漢書馮衍傳云社稷頽隕按隕亦作殞隗囂傳云此所謂子

之愛人傷之而已哉襄卅一先主之制官民必論其材論定而後爵之位定

然後祿之禮記王制云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辨然後使之任事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人君也此君不察文有脫誤賢難篇云時君俗主不此察也此蓋同於

彼或當云入君世主不察而苟以親戚色官之人典官者色舊作邑按墨子尚賢中篇云王公大人有所愛其色而使其心不察其知而與其愛是故不能治

百人者使處乎千人之官不能治千人之官使處乎萬人之官此其故譬猶以愛子易御僕詩出車毛

何也曰若處官者爵高而祿厚故愛其色而使之焉色官本於彼譬猶以愛子易御僕傳僕夫御

夫也正月鄭箋以明珠易瓦礫子精神訓云視珍寶珠玉猶石礫也雖有可愛好之情然而

僕將車者也臣氏春秋樂成篇云民聚瓦礫淮南

其覆大車而殺病人也必矣。書稱天工人其代之。舉陶傳曰夫成天地之功

者未嘗不蕃昌也。功舊作力按鄭語史伯曰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本書忠貴篇亦云成天地之大功者未嘗不蕃昌也閔元年左傳云其必蕃昌由此

觀之世主欲無功之人而彊富之則是與天鬪也。使無德況之人。爾雅釋詁云既賜也況與

既同漢書武帝紀元封元年詔曰遭天地況施應劭曰況賜也管子四時篇云求有德賜布施於民者而賞之德况猶言德賜與皇天鬪而欲久立自古以來

未之嘗有也。按漢書鮑宣傳宣上書言陛下上為皇天子下為黎庶父母奈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以大萬數非天意也又言按昌侯傳商亡功而封官爵乃天下之官爵取非其官官非其人而望天悅民服豈不難哉又言董賢但以令色諛言自進賞賜亡度竭盡府藏豈天意與

非其人而望天悅民服豈不難哉又言董賢但以令色諛言自進賞賜亡度竭盡府藏豈天意與民意天不可久負厚之如此反所以害之也宜為謝過天地解離海內云云此篇大旨與彼同

本政第九

凡人君之治莫大於和陰陽。漢書董仲舒傳云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魏相傳云陰陽者王事之本羣生之命自古賢聖未有不繇者也又云願陛下選明經通知陰陽

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以和陰陽元帝紀初元三年詔曰蓋聞安民之道本繇陰陽成帝紀陽朔二年詔曰昔在帝堯立羲和之官命以四時之事令不失其序故書云黎民於變時雍明以陰陽為本也陰

陽者以天為本。天心順則陰陽和。天心逆則陰陽乖。天以民為心。民安樂

則天心順。漢書鮑宣傳云天人同心人心說則天意解矣民愁苦則天心逆。民以君為統。君政善則民和

治。君政惡則民寃亂。君以恤民為本。恤民二字疑誤按文義當云得臣方與下合臣忠良則君政善。臣

姦枉則君政惡。以選為本。以選上脫二字選舉實則忠賢進。選虛偽則邪黨貢。選以

法令為本。法令正則選舉實。法令詐則選虛偽。法以君為主。君信法則法

順行。君欺法則法委棄。君臣法令之功必効於民。故君臣法令善則民安

樂。民安樂則天心慰。慰舊作懇据程本改下同按察俗總字見廣韻一董天心慰則陰陽和。陰陽和則五穀

豐。五穀豐而民眉壽。詩七月毛傳云眉壽豪眉也民眉壽則興於義。興於義而無姦行。無姦

行則世平而國家寧。社稷安而君尊榮矣。儀書魏相傳云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敘則災害不

生五穀熟絲麻逾草木茂鳥獸蕃民不夭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民說上下亡怨政教不是故天心陰

陽。君臣民氓善惡相輔至而代相徵也。夫天者國之基也。天當作民說救篇云貞良善民惟國之基救邊

篇云國以民為基皆其證也漢書谷永傳云王者以民為基君者民之統也。臣者治之材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

其器。漢書梅福傳云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故爵祿束帛者天下之砥石高祖所以厲世摩鈍也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顏師古注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工以喻國政利器喻賢才王褒傳聖主

得賢臣頌云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曾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及至巧冶鑄千將之機清水焯其鋒越砥歛其等水斷蛟龍陸刺犀革忽若雪泥畫塗如

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輪削墨雖崇臺五增延袤百丈而不涸者工用相得也此文大指本於彼治粟載桓譚新論亦云材能德行者治國之器也 是故將致太平者必先

調陰陽。調陰陽者必先順天心。順天心者必先安其人。安其人者。二人字當作民必

先審擇其人。是故國家存亡之本。治亂之機。在於明選而已矣。漢書京房傳云任賢必治任不

肖必亂必然之道也聖人知之。故以為黜陟之首。書曰爾安百姓。何擇非人。呂刑此先王致

太平而發頌聲也。鄭氏詩譜云周頌者周室成功致太平德洽之詩漢書楚元王傳劉向封事云欲以成太平致雅頌論衡頌頌篇云天下太平頌聲作否泰消息。

陰陽不竝。劉向封事云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成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為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為泰泰者通而治也

觀其所聚。而興衰之端可見也。易萃象曰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稷高臯陶聚而致雍熙。高即契字

後漢書方術傳第五倫令班固為文薦謝夷吾曰臣聞堯登稷契政隆太平舜用臯陶政致雍熙皇父蹶躅聚而致災異。詩十月之交夫善惡

之象。千里合符。百世累迹。性相近而習相遠。論語是故賢愚在心。不在貴賤。

信欺在性不在親疎。二世所以共亡天下者。丞相御史也。見史記秦始皇紀高祖所

以共取天下者。繪肆狗屠也。驪山之徒。鉅野之盜。皆為名將。漢書游俠傳序云衆庶越也並見史記遠迹

由此觀之。苟得其人。不患貧賤。苟得其材。不嫌名迹。漢書游俠傳序云衆庶樂其名迹觀而慕之遠迹

漢元以來。漢書賈誼傳云竊跡前事顏師古注尋前事之蹤跡迹與跡同漢元謂漢元年漢驕貴之

臣。每受罪誅。漢書王嘉傳云往者寵臣鄧通韓嫣驕貴失度逸豫無厭小人不勝情欲卒陷罪辜黨與在位。管子八觀篇云請謁得於上則黨與成於下并伏

辜者。詩雨無正云既伏其辜常十一二三。由此觀之。貴寵之臣。未嘗播授私人。進姦黨也。管子

明法解云。羣臣以虛譽進。其黨後漢書仲長統傳昌言法誠篇云。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堅親。其黨類用其私人。內充京師。外布列郡。是故王莽與漢公卿牧守

奪漢。光武與漢之遺民棄士共誅。如貴人必賢而忠。臣氏春秋重己篇云人主貴人高誘注貴人謂公卿大夫也

賤人必愚而欺。則何以若是。自成帝以降。至於莽。公卿列侯。下訖令尉。續漢書百

官志云縣萬戶以上為令不備為長尉大縣二人小縣一人大小之官。且十萬人。皆自漢所謂賢明忠正貴寵之

臣也。莽之篡位。惟安衆侯劉崇。東郡太守翟義。思事君之禮。義勇奮發。漢書陳湯

傳云策慮愾億義勇奮發欲誅莽。功雖不成。志節可紀。漢書元后傳云莽為攝皇帝改元稱制宗室安衆侯劉崇及東郡太守翟義等惡之更舉兵欲誅莽義見翟方

進夫以十萬之計。其能奉報恩。奉下脫一字按救邊篇云凡民之所以奉事上者懷義恩也此當云奉上報恩一人而已。由此

觀之。衰世羣臣。誠少賢也。其官益大者。罪益重。位益高者。罪益深。爾。鹽鐵論褒賢篇

云其位彌高而罪彌重祿滋厚而罪益多故曰。治世之德。衰世之惡。常與爵位。自相副也。孔子曰。國有

道。貧且賤焉。恥也。國無道。富且貴焉。恥也。論語國俱作邦此避高祖諱列女傳柳下惠妻傳亦作國詩傷皎皎白

駒在彼空谷。白駒巧言如流，俾躬處休。正蓋言衰世之士志彌潔者身彌賤。

佞彌巧者官彌尊也。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易繫辭同明相見，同職相聞。惟聖

知聖，惟賢知賢。分聞賢韻韓詩外傳五云同明相見同音相聞問志相從非賢者莫能用賢漢書元后傳成帝謂王章曰惟賢知賢君試為股求可以自輔者魏志杜襲傳襲曰夫惟賢知賢

惟聖知聖。蓋本此今當塗之人，既不能昭練賢鄙，然又卻於貴人之風指。何武傳有二義漢書

甄豐承莽風指，顏師古注風謂風采也，指意也。王莽傳云莽色厲而言之，欲有所為，微見風采，黨與承其指意而顯奏之，風諷如字，孔光傳云莽所欲搏擊輒為草，以太后指風光令上之，嚴助傳云迺令嚴助諭意風指於南越

顏氏並讀風為諷，後漢書宦者傳云蔡倫受竇后風旨，誣陷安帝祖母宋貴人，章帝子清河孝王傳云使小黃門蔡倫考實之，皆承諷旨傳致其事，西兗傳云王莽輔政欲耀威德以懷遠為名，乃令譚諷旨諸兗使共讞西海之地，皆用諷本字，此風旨當讀如字，却當為劫，劫與下脅字同義，禮記儒行云劫之以眾，鄭注劫

劫脅也，劫亦作劫，劫却字形相近，莊子田子方篇盜人不得劫釋文元嘉本作却，譏正類此。脅以權勢之屬託。外屬之恩金氏張氏自託在於近狎也鷹讀如本字，按鷹託同義，顏說非也。顏師古注許氏史氏有

太守馮辭廷尉於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託邑子兩人，侯幸傳于長傳云鳳且終以長屬託太后及帝，外戚傳孝武李夫人病篤，上曰夫人病甚，殆將不起，一見我屬託王及兄弟，後漢書竇融傳云年老子孫縱誕多不法，遂

交通輕薄，屬託郡縣干亂政事，馬援後嚴傳云典郡四年坐與宗正劉軻少府丁鴻等更相屬託，徵拜太中大夫，翟醜傳云權貴共誣醜及尚書令高堂芝等，交通屬託楊震傳云外交屬託擾亂天下，又云屬託州郡傾動大臣，白虎通三綱六紀篇論朋友云生

不屬死，不託分，合言之其義一也。請謁闐門。韓非子八蠱篇云有左右之交者請謁以為重漢書申屠嘉傳云門不受私謁史記汲鄭列傳贊云始翟公為廷尉，賓客

闐門，漢書作填，顏禮贊輻輳。說文云輻輳所法也倅輳古今字，後漢書郎顛傳云今選舉皆歸三司，非有師古注云填填也。周召之才而當則哲之重，每有選用輒參之，倅屬公府門巷，賓客填集，送去

迎來財貨無已，其當選者競相薦謁，各遣子弟充塞道路，開長森門與致浮偽，非所謂率由舊章也。迫於目前之急，則且先之。禮記大傳云聖人南

者五鄭注且先言未遑餘事。此正士之所獨蔽，而羣邪之所黨進也。周公之為宰輔也，以謙

下士，故能得真賢。鹽鐵論刺復篇云昔周公之相也謙卑而不離以勞天下之祁奚之為大夫

也，舉讎薦子，故能得正人。襄三年左傳今世得位之徒，依女妹之寵，以驕士。韓非子

本政第九

三九

云姊妹私義之門不待次而宦藉亢龍之勢以陵賢。後漢書云陰與光烈皇后母弟也帝欲封之與固讓費人問其女欲配侯王取婦焉公主惡心實不安也而欲使志義之士匍匐曲躬以事己毀顏諂諛以求親然

後乃保持之。漢書元后傳王鳳云御史大夫音謹勅臣敢以死保之楚元王後向傳上數欲用向為九卿

云鮑叔甯戚隔朋仁知且不蔽故能持管仲而名利福祿與管仲齊召公呂望仁知且不蔽故能持周公而名利福祿與周公齊楊僚注持扶翼也晉書山濤傳云時人欲危裴秀濤正色保持之石鑿傳云時大司馬汝南王亮兵討駿鑿以為不然保持之

則貞士探薇凍餒伏死巖穴之中而已爾豈有肯踐其闕而交其人者哉。漢書鄒陽傳云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籠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回面行

信而趨闕下者哉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掘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忠

潛歎第十

凡有國之君。君下舊有者字据治要刪未嘗不欲治也。而治不世見者。所任不賢故也。漢書京房傳云

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世未嘗無賢也。而賢不得用者。羣臣妒也。楚策蘇子曰人臣莫難於無妒而進賢為主主有索

賢之心。而無得賢之術。臣有進賢之名。而無進賢之實。此以人君孤危於

上。秦策范雎曰小者身以孤危而道獨抑於下也。道下脫一字獨蓄夫國君之所以致治者。公也。

公法行則軌亂絕。軌治要作究按本書皆作究佞臣之所以使身者私也。私術用則公法奪。

管子任法篇云法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者下之所以侵法亂主也韓非子諱使篇本言曰所以治者法也所以亂者私也法立則莫得為私矣列士之舊脫据治要補所以建節

者義也。正節立則醜類代。孫侍御云代疑殆王侍郎云代當作伐與絕奪為韻繼培按說苑政理篇孔子曰夫以不肖代賢是為奪也賢代不肖是為伐也此

姦臣亂吏無法之徒。無法治要作思私按韓非子定法篇云臣無法則亂於下人主所為舊作謂据治要

篇云大臣太貴所謂貴者無法而擅行操國柄而便私者也

改日夜杜塞賢君義士之閒。

塞治要作隔管子明法解云人臣之力能隔君臣之閒而使美惡之情不揚聞按後漢書申屠剛傳云外戚杜囂恩不得通又云親疎相

錯杜塞閒隙塞隔義同

咸治要作亟

使不相得者也。

漢書王褒傳聖主得賢臣頌云聚精會神相得益章

夫賢者之為人臣。不損君

以奉佞。不阿衆以取容。

呂氏春秋似順覽云夫順令以取容者衆能之高誘注容悅也漢書朱建傳云義不取容

不墮。

舊作情掘治要改

公以聽

私。不撓法以吐剛。

詩烝民云剛亦不吐撓法見務本篇注

其明能照姦而義不比黨。

禮記儒行云論語之者民有比黨而危之者

是以范武歸晉而國姦逃。

宣十六年左傳

華元反朝而魚氏亡。

成十五年左傳

故正義之士與

邪枉之人不兩立。

韓非子孤憤篇云智術之士明察聽用且燭重人之陰情能法之士勁直聽用且矯重人之姦行故智術能法之士用則貴重之臣必在繩之外矣是智法之士與當塗

之人不可兩存之仇也。淮南子諡言訓云邪與正相傷欲與性相害不可兩立一置一廢。

而立下舊有之字而作夫据治要刪改

人君之取士也。不能參聽民

氓。斷之聰明。反徒信亂臣之說。獨用汚吏之言。

孟子曰暴君汙吏

此所謂與仇選使

變舊作遷据治要改

令囚擇吏者也。書云。謀及乃心。謀及庶人。

范孔子曰

衆好之。必察焉。

衆惡之。必察焉。

論語

故聖人之施舍也。

周語王孫說曰故聖人之施舍也讓之韋昭注施予也舍不予

必專己。

漢書敘傳班彪云主有專己之威後漢書陳元傳云博詢可否示不專己

必察彼己之爲。

治要作謂而度之以義周語王孫說曰主德義而

己。或舍人取己。

孟子云舍己從人此反己之中論慎所從篇云夫人之所常稱曰明君舍己而從人故其國治以安聞君違人而專己故其國亂以危乃一聞之偏說也非大道之至論也凡安危

之勢治亂之分在乎知所從。

故舉無遺失。而政無廢滅也。

見明閩篇

或君則不然。

臣道篇云閩主惑君呂氏春秋知化篇云人主之惑者則不然

己有所愛。則因以斷正。不稽於衆。不謀於心。苟眩於

愛。惟言是從。此政之所以敗亂。而士之所以放佚者也。昔紂好色。九侯聞

之。乃獻厥女。紂則大喜。

則何本作乃按則字是與下紂則大怒相應

以爲天下之麗。莫若此也。以問妲

己。姐己懼進御而奪己愛也。乃僞俯而泣曰。君王年卽耆邪。卽耆御覽四百九十四作既老按當作既

耆會子疾病篇云年既耆艾明既衰邪。何貌惡之若此而覆謂之好也。紂於是淫而以爲惡。

詩衮裘毛傳淫變也姐己恐天下之愈進美女者。因白九侯之不道也。乃欲以此惑君

王也。王而弗誅。何以革後。紂則大怒。遂脯厥女而烹九侯。淮南子傲真訓云臨鬼侯之女呂氏春秋行論

篇高誘注梅伯說鬼侯之女美令紂取之紂聽姐己之語曰以爲不好故臨梅伯脯鬼侯過理篇注同鬼侯卽九侯也史記魯仲連傳云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爲惡臨九侯殷本紀又云九侯女不惠淫紂怒殺之

自此之後。天下之有美女者。乃皆重室晝閉。禮記月令云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鄭注重閉外內閉也淮南子主術訓云閭門重襲

惟恐紂之聞也。趙高專秦。將殺二世。乃先示權於衆。獻鹿於君。以爲駿馬。

二世占之曰鹿。方言云凡相竊視南楚或謂之占按說文云規窺視引春秋傳公使規之占卽規之省高曰。馬也。二世收目獨視。王

郎云收目當作拭目按卽說文摺字王先生曰獨疑屬曰。丞相誤邪。此鹿也。高終對以馬。問於朝臣。朝臣或助

二世而非高。高因白二世。此皆阿主惑上。不忠莫大。乃盡殺之。自此之後。

莫敢正諫。說苑正諫篇云諫有五一日正諫而高遂殺二世於望夷。竟以亡。見史記秦始皇紀新語辨惑篇載此事以爲趙高駕鹿

夫好之與惡效於目。效舊作放按禮記曲禮效馬效牟鄭注云效猶呈見而鹿之與馬者。疑當作妒著於形者也。新語云馬鹿之

異形衆人所知也已又定矣。還至讒如。疑當作妒臣妾之飾僞言而作辭也。易蹇九三畜臣妾

云百官皆飾空言虛辭韓非子說使篇云世言作辭則君王失己心。而人物喪我體矣。况乎逢幽隱囚人。幽囚

荀子王霸篇云公侯失禮則幽楊倅注幽囚也呂氏春秋驕恣篇云厲公游於匠麗氏樂書中行偃劫而幽之高誘注幽囚也秦策姚賈曰管仲南陽之弊幽魯之免囚史記管晏列傳管仲曰吾幽囚受辱幽隱囚人亦猶言幽囚而待校其信。齊語韋昭注校考合也不若察妖女之留意也。其辨賢不肖也。不舊作若辨

鹿馬之審固也。禮記射義云持弓矢審固此二一物者。皆得進見於朝堂。暴質於心臣矣。心臣未詳程本

作廷臣按後漢書班彪後固傳西都賦云左右延中朝堂百僚之位朝堂注詳救邊篇王先生云心臣當是心目以下文君目君心定之及歡愛苟媚佞說巧辨之惑

君也。猶炫耀君目。楚辭離騷云世幽昧以眩耀今王逸注眩耀眩耀眩耀眩耀並同變奪君心便以

好為善脫醜。以鹿為馬。而况於郊野之賢。闕外之士。未嘗得見者乎。史記魏世家李克曰臣在

闕門之外趙策蘇秦說李兌曰造外闕願見於前夫在位者之好蔽賢而務進黨也。說苑政理篇孔子曰匿人之善者

者進少黨者退是以羣臣比周而被賢百吏羣黨而多姦漢書李尋傳云微言毀譽進類蔽善自古而然。漢書趙充國辛慶忌傳贊云其風聲氣俗自古而然昔唐堯之大

聖也。聰明宣昭。詩文王云宣昭義問虞舜之大聖也。德音發聞。韓非子說疑篇云衆歸而民留之以譽盈於國發聞於主堯為

天子。求索賢人。訪於羣后。羣后不肯薦舜而反稱共鯀之徒。賴堯之聖。後

乃舉舜而放四子。見書堯典夫以古聖之質也。堯聰之明也。舜德之彰也。君明不

可欺。德彰不可蔽也。質鮮為佞。而位者位上疑脫在字尙直若彼。今夫列士之行。其

不及堯舜乎。達矣。達當作遠而俗之荒唐。杜子天下篇云荒唐之言世法滋彰。老子云法令滋彰然則求賢之

君。哀民之士。其相合也。亦必不幾矣。幾讀為冀文王遊岐。遇姜尙於渭濱。察言觀

志而見其心。不諮左右。不諏羣臣。遂載反歸。見六韜注詳卜列篇委之以政。用能造周。宣

五年左傳平舌職曰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故堯參鄉黨以得舜。文王參己以得呂

尙說苑尊賢篇云堯舜相見不違桑陰文王舉太公不以日久豈若殷辛秦政。晉語云殷辛伐有蘇韋昭注殷辛殷紂也漢書

賈山傳云秦政力分萬國既得賢人。反決滯於讎。快滯猶言去留周禮廬人注鄭司農云貨物沈滯於廬中不決按決則不滯義相覆也或云決即沈

之誤周語云氣不沈滯韋昭注沈伏也滯積也後漢書崔駰傳違旨云胡為嚶嚶而久沈滯也

之君於正道也。不專驅於貴寵。惑於嬖媚。不棄疎遠。不輕幼賤。又參而在

之。管子七法篇云論功計勞未嘗失法律也便辟左右大族尊貴大臣不得增其功焉疎遠卑賤不知之人不忘其勞漢書翼奉傳云古者朝廷必有同姓以明親親必有異姓以明賢賢此聖王之所以大通天下也

同姓親而易進異姓疎而難通故同姓一異姓五廼為平均按此即所謂參而任之也

故有周之制也。天子聽政。使三公至於列士獻典。治要作詩按周語云使公卿列士獻詩誓獻曲曲或謨為良史獻書周語無良字師箴。瞍賦。矇

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舊作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

斟酌焉。是以事行而無敗。周語作不悖也。末世則不然。易繫辭下傳云其當殷之末世徒信貴人驕妒

之議。獨用苟媚。治要作宿媚按苟媚亦見上文蠱惑之言。行豐禮者蒙慙咎。德俗慈字見廣韻二仙論德議者

見尤惡。於是諛臣說苑臣術篇云偷合苟容與主為樂不顧其後又從以詆訾之法。漢書哀帝紀云

除誅謗詆欺法被以議上之刑。此賢士之始困也。漢書嚴安傳云此民之始苦也文與此同治要始作廷廷遇也義亦可通夫詆訾之

法者。伐賢之斧也。而驕妒者。治要作驕妒之臣噬賢之狗也。即賢難篇所云羣犬噬賢一切經音義一引三蒼云噬賢也人

君內秉伐賢之斧。權噬賢之狗。權如權兵之權注見勸將篇而外招賢。以上九字治要作而外招噬賢之狗欲其至

也。治要至下有理字蓋誤不亦悲乎。

忠貴第十一 後漢書本傳作貴忠

世有莫盛之福。又有莫痛之禍。處莫高之位者。不可以無莫大之功。竊亢

龍之極貴者。舊說未嘗不破亡也。成天地之大功者。未嘗不蕃昌也。注見思賢篇帝

王之所尊敬。本傳作夫帝王之所尊敬者天也按春秋繁露郊義篇云王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天之所甚愛者民也。襄十四年左傳師曠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之愛民甚矣。今人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甚愛。襄十四年左傳師曠曰天生民而立之君焉。

可以不安而利之。養而濟之哉。漢書高帝紀十一年詔曰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吾共

辭下傳云是以君子任職則思利民。桓六年左傳云上思利民志也說苑建本篇云賢臣之事君也苟有可以安國家利民人者不避其難不憚其勞以成其

義政理篇云知焉達上則思進賢。漢書楚元王傳劉向封事云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楚

吏者奉法利民無大乎。功孰大焉。故居上而下不重也。在前而後不殆也。策蘇子曰忠臣之於君也必進賢人以輔之呂氏春秋贊能篇云功

書稱天工人其代之。畢陶王者法天而建官。後漢書劉玄傳李淑云三公上應台宿九卿下

百二十與地之王者無以異也地之王者官屬備具法象天宜稟取制度桓八年公羊傳疏引春秋說云自公

卿以下至於小司。按後漢時有上司小司之稱中論體交篇云下及小司列城墨綬莫不相商以得人

尉稱上司見後漢書郎顛劉暹揚震傳及後漢紀章帝元和三年若史弼傳云承望上司誣陷良善吳輒執非

天官也。是故明主不敢以私愛。忠臣不敢以誣能。管子法法篇云明君不以祿爵夫

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僖廿四年左傳介之推語况偷天官以私己乎。以罪犯人。必加誅罰。况

乃犯天。得無咎乎。五代建侯。開國成家。傳嗣百世。歷載千數。注見思賢篇皆以能

當天官。功加百姓。周公東征。後世追思。詩破召公甘棠。人不忍伐。詩甘棠見愛

如是。豈欲私害之者哉。史記商君傳集解引新序云昔周召施善政及其死也後世思之蔽帶甘棠

文。此其後之封君多矣。史記樂書云或不終身。或不朞月。而莫隕墜。其世無者。對君世辟

載莫盈百。是人何也哉。

而莫以下文有脫誤按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敘引杜業說云昔唐以萬國致時雍之政虞夏以之多羣后饗共己之治湯法三聖殷氏太平周封八

百重纏來賀成王察牧野之克顯羣后之勤知其恩結於民心功光於王府也故追述先父之志錄遺老之策高其位大其寓至其沒也世主歎其功無民而不思所息之樹且猶不伐况其廟乎是以燕齊之祀與周並傳子繼弟及歷載不墜豈無刑辟繇祖之竭力故支庶賴焉迹漢功臣亦皆割符世爵受山河之誓百餘年閱而襲封者盡或絕失姓或乏無主朽骨孤於墓苗裔流於道以往况今甚可悲傷此文自五代以下大楷本於彼是何也哉

見勸將篇此五代之臣。以道事君。語以仁撫世。澤及草木。漢書嚴助傳淮南王上書云恩至禽獸澤及草木兼

利外內。晉天率土。

後漢書班彪後固傳明堂詩晉天率土各以其職章懷注詩小雅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晉亦溥也

莫不被德。

漢書禮樂志董

仲舒云德化被四海

其所安全。真天工也。是以福祚流衍。

漢書敘傳王命論云福祚流於子孫

本枝百世。

詩文王枝今作支莊

六年左傳引

季世之臣。

昭三年左傳晏子曰此季世也

不思順天。而時主是諛。謂破敵者為忠。多殺

者為賢。白起蒙恬。

並見史記

秦以為功。天以為賊。息夫董賢。

並見漢書

主以為忠。天以

為盜。此等之儻。雖見貴於時君。然上不順天心。下不得民意。

漢書元后傳王章云上順天心中安百姓

王莽傳云承順天心快百姓意

故卒泣血號咷。以辱終也。

易屯上六泣血漣如旅上九旅人先笑後號咷淮南子繆稱訓云小人在上位如寢關嚙齧不得須臾寧故易

曰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言小人處非其位不可長也

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力少而任重。鮮不及矣。辭

下傳少今本作小唐石經作少按晉書山濤傳云德薄位高力少任重後漢書朱熹虞鄭周列傳費章懷注引易同荀子儒效篇能小而事大辟之是猶力之少而任重也亦用易語錢宮詹大明云三國志王修傳注引雞略力

少任重漢書王莽傳自知德薄位尊力少任大今本少作小惟北宋景祐本是少字

是故德不稱其任。其禍必酷。能不稱其位。其殃必大。且夫竊位之人。

注見賢難篇

天奪其鑿。

信二年左傳云是天奪之鑿而益其疾也

神惑其心。是故貧賤

之時。雖有鑒明之資。

王先生云鑒明當依本傳作明察鑒察形近而譌繼培按鑒蓋賢之誤漢書五行志云人君有賢明之材畏天威命王褒傳云世必有聖知之君而後有賢明

之仁義之志。一旦富貴。則背親捐舊作損喪其本心。

孟子云此之謂失其本心

皆踈骨肉而

臣仁義之志。一旦富貴。則背親捐

舊作損

喪其本心。

孟子云此之謂失其本心

皆踈骨肉而

親便辟。史記伍子胥傳云疎骨肉之親辟讀為疎漢書伍幸傳贊云谷在親便辟薄知友而厚狗馬。鹽鐵論散不足書云百姓或短焉不完而犬馬衣文綉說施正諫篇

咎犯曰民有饑財貨滿於僕妾。史記孟嘗君傳云僕妾餘梁肉而士不厭糟糠祿賜盡於猾奴。漢書賈禹傳云祿賜愈多家日以益富一切經

音義一引三蒼云猾黠惡也史記貨殖傳云榮黠奴人之所惡也寧見朽貫千萬而不忍賜人一錢寧積粟腐倉而

不忍貸人一斗。史記平準書云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而不可食高祖紀云實不持一錢田敬仲世家云田常復修釐子之政以大斗

出貸以小斗收御覽八百四十一斗作一升按此人多驕肆。管子霸言篇云富負債不償說文云債

文即墨子尚同上篇所云腐朽餘財不以相分此骨肉怨望於家。毛詩角弓序云骨肉相怨鄭子詩箋云骨肉之親相疎遠則以親親之望

債古今字望怨細民謗讟於道。易以生怨按怨望同義史記陳餘傳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索隱云昭元年左傳云民無謗讟前人以敗後爭襲之誠可傷也。歷

觀前世貴人之用心也。與嬰兒等。與嬰二字舊空据程本釋名釋長幼云人始生曰嬰兒智前曰舉抱之舉前乳養之也嬰兒有常病。貴臣有常禍。貴臣程本作貴人按本傳及意林並作貴臣下同父母有常失。人君有常過。嬰兒常病。傷

飽也。貴臣常禍。傷寵也。父母常失。在不能已於媚子。詩思齊毛傳嬖愛也人君常過。在

不能已於驕臣。後漢書陳元傳云人君患在自驕不患驕臣哺乳太多。漢書賈誼傳云抱哺其子顏師古注哺飲也則必掣縱而生

癩。說文手部癩引癩曰瘰癧小兒癩癧病也戴個六書故云癩癧謂小兒風驚乍掣乍縱掣搯也癩則掣而乍舒也玉篇云癩小兒癩病按素問大奇論云癩癧筋掣貴富太盛。則必

驕佚而生過。趙策公子牟曰貴不與富期而富至富不與梁肉期而梁肉至梁肉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死日期而死亡至累世以前坐此者多矣成六年左傳云國鏡則民驕佚

是故媚子以賊其軀者。非一門也。驕臣用滅其家者。非一世也。春秋繁露身之養重於義篇云

忘義而殉利去理而走邪以賊其身而禍其家賊軀猶賊身漢書梅福傳云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為右當與之賢師良傳教以忠孝之道今迺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逸至於夷滅

此失親親之大者也此文意與彼同或以背叛橫逆不道。橫逆不道即述放篇所云大逆不道也漢書陳湯傳云不道無正法以所犯劇易為罪大逆不道之劇者或以

德薄不稱其貴。文昌奠功。司名舉過。

史記天官書云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四曰司命禮記祭法司命鄭注司命主督察三命疏云皇氏云司命

者文昌宮星白虎通壽命篇云隨命者隨行爲命欲使民務仁立義無滔天滔天則司命舉過言則用以弊之後漢書張衡傳章懷注引春秋佐助期曰司命神名爲蠟蠟長八尺小鼻望牟多髯癯瘦屈於命運期度觀

惡深淺。稱罪降罰。或捕格斬首。

後漢書劉盆子傳章懷注相拒而殺之曰格按漢書馮奉世後野王傳池陽令並素行貪奸野王部督郵拔趙郡按驗得其主

守盜十金罪收捕並不首吏都格殺

顏師古注不首吏謂不伏從收捕也

或拉轉掣掣。莊元年公羊傳擗幹而殺之何休注擗折聲也釋文擗

論散不足篇云吏捕索掣頓不以道理續漢

書五行志載梁冀事云吏卒掣頓折其要者

措死深窞。周禮掌囚凡殺人者路諸市鄭注路僵尸也措與

漢碑太宰字多作窄鹽鐵論褒賢篇云身在深牢莫

知恤視後漢書黨錮傳范滂傳論云幽深牢破室族

銜刃都市。漢書王嘉傳云奉職負國當伏刑都市以示萬衆

覆宗滅族者。皆無功於民氓者也。而後人貪權冒寵。蓄積無極。

楚語鬬且廷見令尹子常歸以

誣其弟曰令尹問蓄聚積實如餓豺狼焉殆必亡者也文十八年

左傳云貪於飲食冒於貨賄聚斂穢實不知紀極杜注冒亦貪也

思登顛隕之臺。太玄經上次七升於顛臺樂循

覆車之迹。

新書連語周諺曰前車覆而後車戒韓詩外傳五云前車覆而後車覆也後漢書隗囂傳云循覆車之軌

願禱福祚。

詩采芣云福祿膺之毛傳溥厚也禱

典麗同儀禮觀禮鄭注禱之爲

言碑也詩北門毛傳碑厚也

以備員滿貫者。史記平康君傳云秦之國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客門下二十人備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

門下有毛徒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願君即以盈備員而行張丞相傳云自申屠嘉死之後丞相皆以列侯繼嗣

擬擬廉謹爲丞相備員而已宣六年左傳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禮也韓非子說林下云有無裨

也子姑待之容曰吾恐其以我滿貫也

何世無之。當呂氏之貴也。太后稱制而專政。祿

產乘事而握權。擅立四王。多封子弟。兼據將相。外內磐結。自以雖湯武與

五霸作。弗能危也。於是廢仁義而尚威虐。滅禮信而務譎詐。海內怨痛。人

欲其亡。故一朝摩滅而莫之哀也。事見漢書高后紀晉語云一朝而滅莫之哀也按方言云靡滅也靡與靡通漢書司馬遷傳云古者富貴而名靡滅不可

勝紀字亦作靡賈山傳云

霍氏之貴。專相幼主。誅滅同僚。廢帝立帝。莫之敢違。禹

繼父位。山雲屏事諸婿。專典禁兵。婚姻本族。

事見漢書霍光傳屏當作秉韜相傳相奏封事言光死子復為大將軍兄子秉極機昆弟

諸婿據權在兵官張禹傳云總秉諸事亦秉事之證王先生云本族疑帝族

王氏之貴。九侯五將。

漢書王莽傳云家凡九侯五大司馬五將即五大司馬也元后傳解光奏曲陽

侯根宗重身尊二世據權五將秉政五行志云五將世權

朱輪一十二。

漢書楚元王傳劉向封事云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

太后專政。秉權三

世。莽為宰衡。封安漢公。居攝假號。身當南面。卒以篡位十有餘年。自以居

之已久。威立恩行。永無禍敗。故遂肆心恣意。私近忘遠。崇聚羣小。重賦殫

民。以奉無功。動為姦詐。託之經義。迷罔百姓。欺誣天地。自以我密。人莫之

知。皇天從上鑒其姦。神明自幽照其態。豈有誤哉。

事見漢書王莽傳按此言呂霍王氏事大情本劉向封事

夫鳥

以山為卑。而棺巢其上。魚以淵為淺。而穿穴其中。卒所以得之者。餌也。

會子疾病

篇文大戴禮檀作會穿作暨說苑敬慎篇說叢篇並作穿

貴戚懼家之不吉。而聚諸令名。

史記秦始皇紀云阿房宮成欲更擇令名名之聚傳作制披聚乃製

之誤西京雜記云初修上林苑羣臣遠方各獻名果異樹亦有製為美名以標奇麗製名亦一證

懼門之不堅。而為作鐵樞。

說文云樞戶樞也卒其以

敗者。本傳其下有所字非苦禁忌少。

漢書藝文志論陰陽家云拘者為之則牽於禁忌而門樞朽也。常苦崇財貨

而行驕儲。漢書貢禹傳云相守崇財利王商傳云王鳳驕權行多驕儲虐百姓而失民心爾。

孔子曰。不患無位。患

己不立。

論語作患所以立

是故人臣不奉尊禮法。竭精思職。

漢書梅福傳云厲志竭精

推誠輔君。効功

百姓。下自附於民氓。上承順於天心。而乃欲任其私知。竊君威德。以陵下

民。反戾天地。欺誣神明。偷進苟得以自奉厚。居累卵之危。而圖泰山之安。

漢書枚乘傳諫吳王書云必若所欲為危於累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為易於反掌安於泰山

為朝露之行。

史記商君傳趙良曰君之危如朝露

而思傳世之功。

墨子

所樂簫云功名傳於後世漢書禮樂志郊祀歌云傳世無疆 譬猶始皇之舍德任刑而欲計一以至於萬也 山傳云古者聖王作論三四十世耳秦皇帝曰死而以論法是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豈不惑哉 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萬也

浮修第十二

王者以四海為一家 漢書高帝紀七年蕭何曰天子以四海為家 勃子王制篇云四海之內若一家 以兆民為通計 閏元年左傳云天子曰兆民

一夫不耕天下必受其饑者 一婦不織天下必受其寒者 管子揆度篇云農有常業 業女有常事 一農不耕民有為之饑者 一女不織民有受其寒者 呂氏春秋愛類篇云神農之教曰土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饑矣 女有當年而不績者則天下或受其寒矣 新書無著篇云古人曰一夫不耕或為之饑 一婦不織或為之寒

今舉世舍農桑趨商賈牛馬車輿填塞道路游手為巧 後漢書章帝紀元和三年告曰務盡地力勿令游手按漢書貨殖傳云童手指千孟康曰古者無空手游日皆有作務作務須手指故曰手指巧舊作功据本傳改 充盈都邑治本者少 浮食者衆 漢書成帝紀陽朔四年詔曰聞者民彌惰怠鄉本者少趨末者衆地理志云漢興立都長安郡國幅員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治要載灌寶政論云世奢服僭則無用之器貴本務之業賤矣農桑動而利薄工商逸而入厚故農夫輟耒而雕鏤工女投杼而刺文躬耕 商邑翼翼四方是極 詩殷武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極 漢書匡衡傳衡上疏引詩與者少末作者衆 商邑翼翼四方是極 今同漢紀載衡疏作京邑翼翼四方是則後漢書樊宏後準傳又引云京師翼翼四方是則章懷注謂出韓詩張衡東京賦京邑翼翼四方所視 薛今察洛陽 後漢書光緒注云京大也 大邑謂洛陽也 此文引詩以證洛陽疑本作京邑後人据毛詩改之 今察洛陽 武帝紀云建武元年冬十月車駕入洛陽途定都焉按洛當依下文作維 漢書地理志河南郡維陽 顏師古注魚豢云漢火德忌水故去洛水而加佳如魚氏說則光武以後改為維字也 浮末者什於

農夫虛偽游手者什於浮末 是則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婦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 天下百郡千縣市邑萬數類皆如此 本末何足相供則民安得不饑寒 饑寒並至則安能不為非 為非則姦宄姦宄繁多則吏安能無嚴酷 嚴酷數加則下安能無愁怨 愁怨者多則咎徵並臻 下民無聊

能無嚴酷 嚴酷數加則下安能無愁怨 愁怨者多則咎徵並臻 下民無聊

而舊作則上天降災則國危矣。管子八觀篇云主上無積而宮至美強家無積而衣服修乘車者節

用費則民貧民貧則姦智生姦智生則邪巧作姦邪之所生於實不足置而末用多者修國之俗也國修則用費

毋度故曰審度量節衣服儉財用禁侈泰為國之急也墨子辭過篇云其民饑寒並至故為姦邪多姦邪多則刑

罰深刑罰深則國亂說苑反質篇魏文侯問李克曰刑罰之源安生李克曰生於奸邪淫佚之行凡奸邪之心饑

寒而起淫佚者久饑之詭也離文刻鏤害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傷女工者也農事害則饑之本也女工傷則寒之

原也饑寒並至而不能為奸邪者未之有也男女飾美以相矜而能無淫佚者未嘗有也故上不禁技巧則國貧

民侈國貧窮者為姦邪而富足者為淫佚則驅民而為邪也民已為邪因以法隨誅之不赦其罪則是為民設陷

也刑罰之起有原人主不塞其本而替其末傷國之道也胡可華云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也欲天下之

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不塞其聚而食之欲天下之無饑胡可得也饑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無為姦邪盜賊不

可也漢書景帝紀後二年詔曰離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饑之本

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饑寒並至而能亡為非者寡矣按數家所言意情相同此文所從出也

夫貧生

於富弱生於強亂生於治危生於安

孫子兵勢篇云亂生於治怯生於勇弱生於強

是故明王之養民也

憂之勞之

漢書董仲舒傳云憂勞萬民淮南子汎論訓云以

勞天下之民高誘注勞猶憂也勞讀勞勑之勞

教之誨之

詩縣慎微防萌以斷

其邪

說苑雜言篇孔子曰中人之情有餘則侈不足則儉無禁則淫無度則失縱欲則敗飲食有量衣服有節

會卑今上下僭差人人自制是以貪財誅利不畏死亡周之所

以能致治刑措而不用者以其禁邪於冥冥絕惡於未萌也

民節象

七月詩大小教之終而復始

風由此觀之民固不可恣也

淮南子主術訓

也所以禁民使

不得自恣也

今民奢衣服修飲食事口舌

史記蘇秦傳云兄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曰周人之

俗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二以為務今子釋本而事口

舌宜不而習調欺

廣雅釋詁云調欺也一切經音義十二

以相詐給

說文云詒相欺

比肩是也

晏子春秋雜下云踰淄三百閭張

或以謀姦合任為業

本傳注云合任謂相合為任俠也按合疑當

作會詳述救篇漢書酷吏尹賞傳受賂報讎

漢紀成帝永始三年作受任報讎任

或以游敖博奕為事

漢書循吏召信臣傳云府縣吏家子弟好游敖不以田作為事輒斥罷之

或

丁夫世不傳犁鋤

傳本傳作扶蓋本是傳字尙書大傳云距冬至四十

懷丸挾彈攜手遨遊

說文云彈行丸也管子輕重丁云挾彈懷丸遊水上彈翳燕小鳥輕重戊云聚鳥居其上丁壯者胡丸操彈居其下終日不歸詩北風云播手同行柏舟云以遊以遊文選王褒四子講德論云相與結侶攜手俱游按北堂書鈔一百廿四引東觀漢記播手三輔皆好彈一大老從旁舉身曰噫嘻哉東京時挾彈成俗父老歎息王氏所言為不虛矣

或以禦寇內不足以禁鼠晉靈好之以增其惡宣二年未嘗聞志義之士喜操

以游者也惟無心之人羣豎小子史記平原君傳毛遂曰白起小豎子耳接而持之安彈鳥雀百發

不得一而反中面目此最無用而有害也或坐作竹簧坐疑銜蓋卽仵字之駭文釋名釋樂器云簧橫也以竹鑽

作於口御覽五百八十一傳作塞甘作削銳其頭有傷害之象傳以蠟蜜有甘舌之類口按漢書五行志云有口舌之

痾傳謂塗附之如蠟書樂也俳戲也漢書霍光皆非吉祥善應或作泥車瓦狗馬騎倡排排何本作俳說文云倡

傳云引內昌邑樂人擊鼓歌吹作俳倡按俳排古亦通漢書地理志云諸戲弄小兒之具以巧詐趙中山地薄人

用莊子在宥篇云人心排下而進上釋文排崔本作俳今詩作市按本衆作蠢巧多弄物為倡優成帝紀永始二年詔曰將作詩東門之枌女

大匠萬年安為巧詐新書瑰瑋篇云飾知巧以相詐利詩刺不續其麻女也婆娑詩刺不續其麻女也婆娑今詩作市按本

傳亦說文云巫祝也今多不修中饋易家人六休其蠶織詩瞻而起學巫祝鼓舞事神說文云巫祝也

舞降神也鹽鐵論散不足篇云世俗飾僞行詐為民巫祝以取釐謝堅領女能事無形以

健舌或以成業致富故譚事之人釋本相學是以街巷有巫闍里有祝記以欺誣細民熒惑百姓史

淮南王傳云燧惑百姓漢書作營顏師古注營謂回繞之按說文云營惑也燧營並與營通周禮凡以神仕者鄭能驅微之如是則神明降之在男曰現在女曰義是以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為之牲器時服巫既知神如此又

能居以大蠶是以聖人用之今之巫祝既闕其義何明之見何蠶之行正神不降惑於淫厲苟貪貨食遂誣人神令此道

婦女羸弱說文云羸瘦也漢書疾病之家懷憂憤憤方言云愁悲憤憤毒而不發謂之

宅懷憂少愧亂我魂氣齊策孟嘗君曰文倦於事憤於憂皆易恐懼至使奔走便時去離正氏惆郭注氏惆猶懷憤也易林訟

宅漢時有避疾之事漢書游俠原涉傳云人嘗置酒請涉涉入里門客有道涉所知母病避疾在里宅者涉即往候後漢書來歙後歷傳云皇太子驚病不安避幸安帝乳母野王君王聖舍魯恭後不傳云趙王商嘗欲

避疾使時移住學官不止不聽按漢書孝平
王皇后傳顏師古注云便時取時日之便也 崎嶇路側漢書司馬相如傳云民人升降移能時 上漏下

濕莊子讓王篇云原憲居 風寒所傷素問玉機真藏論云風者百病之長也今風寒客於人使人毫毛畢

致重者不可勝數或棄醫藥更往事神故至於死亡不自知為巫所欺誤

乃反恨事巫之晚此熒惑細民之甚者也史記扁鵲傳云信巫不信醫不治也論衡辨崇

臥濕握錢問崇飽飯饜食齋精解禱而病不治謂崇不得命自絕謂巫不審俗人之知也

或裁好綰說文云 作為疏頭令工采畫雇人書

祝雇程本作顧漢書龜策傳顏師古注顧辭也若今言雇賃也廣韻十一暮雇九 虛飾巧言欲邀多

福詩天保云 或裂拆綰綵裁廣數分長各五寸縫繪佩之或紡綵絲而縻說文

綱絲也王先生云而當作焉 斷截以繞臂此長無益於吉凶長字衍下文云此無 而空殘滅繪絲縻

憚小民繁與熒通漢書薛吏田延年傳霍光因舉手自撫心曰使我至今病憚韋昭云心中惴息曰憚御覽

師大疫云厲鬼字野重游光亦但流言無指見之者其後歲歲有病人情愁怖復增題之冀以脫禍今家人織新

線皆取著後線絹二寸許繫戶上此其驗也卅一引云五月五日以五綵絲繫臂者辟兵及鬼令人不病溫八百

十四引云五月五日賜五色續命絲或舊脫据御覽八 剋削綺裁剋與刻通說文云綺 寸竊入采寸竊

俗說益人命此文所云蓋即指此類

當作剋切說文云切剋也剋御覽八十引

春秋合誠圖面八彩注云八彩彩色有八也

無窮廣雅釋器云無線線也線窮聲相近後漢書馬援傳章懷注引何承天纂文曰都致錯履無極皆布名

義隸釋國三老袁良碑孝順時拜梁相冊云賜王具劍佩書刀繡文印衣無極手中各一無極亦無窮之

水波之文淮南子本經訓云贏鏤雕琢詭文回波高 碎刺縫紵說文云縫以鍼紵衣也紵縫也又

刺與繡通碎疑當作繡舊作 為笥囊裙襦衣被襦舊作襦按繡與襦同周禮司服注鄭司農云衣

繡繡縫紵四字同義舊作 為笥囊裙襦衣被有繡裳者為端釋文襦本亦作襦莊子外物篇云

未解費絹百緜。說文云：繅，并絲繅也。用功十倍，此等之儻，既不助長農工女。王侍郎云：長農當作長農，繼培按：長字是。

出桓十四年穀梁傳云：無有益於世而坐食嘉穀。書呂刑云：農殖嘉穀。漢書宣帝紀：元康二年詔曰：譬猶踐薄冰。

以待白日按禮記檀弓云：殺人向白大事，飲用日中，鄭注曰：時亦白，凡言白曰者，義如此。

毀敗成功以完舊作為破以牢為行。傳作破牢，為僞按古。

皆謂物不牢為行，治要載崔實政論云：器械行法，周禮司市害者使亡，鄭注害者於民謂物行，害者胥師察其詐，僞師行，僞者疏謂後鄭以為行，監行治行，善行監義，並同書舜典：朕聖讒說殄行，史記五帝紀作朕聖察讒說，殄行僞同訓，故傳易行為僞，鹽鐵論力耕篇亦云：工致牢而不僞，以大為小，以易為難，皆宜禁者也。新書瓊瑋篇云：雕文刻鏤，周用之物繁多，微微苦處。

之器日變而起，民弃完堅而務雕鏤，纖巧以相競，高作之宜一日，今十日不輕能成用，一歲今半歲而弊作之費日挾巧用之易弊，而不耕而多食農人之食，是天下之所以因貧而不足也。山林不能

給野火，江海不能灌漏卮。淮南子兪論訓云：雷水足以溢壺，而江河不能實漏卮。鹽鐵論本論篇云：川源不能實漏卮，山海不能贍溪壑。 孝文皇帝躬衣弋綈，足履革舄，以韋帶劍，集上書囊，以為殿帷。見漢書東方朔傳按：弋綈，賈誼傳作阜綈，廣韻云：賦阜也。

弋即獸之省。盛夏苦暑，欲起一臺，計直百萬，以為奢費而不作也。漢書文帝紀贊云：曾欲作露臺，召匠計之。

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蠹之何以臺為？王嘉傳云：孝文皇帝欲起露臺，惜百金之費，克己不作，按百萬即百金，隱三年公羊傳：百金之魚，何休注：百金猶百萬也。古者以金重一斤，若今萬錢矣。

今京師貴戚衣服飲食車輿文飾廬舍，皆過王制，僭上甚矣。漢書食貨志云：宗室有士公卿大夫以下。

爭於奢，修室廬，從奴僕妾，皆服葛子，升越笮中女布。文選左思吳都賦云：桃笙象簾，輅於笮中。葛葛升越，弱於羅綺，劉涓子注：葛葛之細者升越，越之細者按後漢書明德馬皇后紀：章懷注：白越越布，越絕書外傳記地傳云：葛山者，句踐羅吳種葛，使越女織治葛布，獻於吳王夫差，越布之名起此。華陽國志：蜀志云：安漢上下朱邑出好麻，黃潤細布有完，篤感藝文類聚六十一引：揚雄蜀都賦云：其布則笮中黃潤，一端數金。本傳注：荆州細緻，釋名：釋采帛云：細緻，記曰：稀歸縣室多幽，闕其女盡織布，至數十升，今永州俗猶呼黃布為女子布也。

不屬綺縠，上冰紈。漢書地理志云：齊地織作冰紈，綺縠麗之物。臣瓚曰：冰紈，紈細密，即縠也。顏師水也。綺縠，見古曰：如說非也。冰謂布帛之細，其色鮮潔如冰者，也。紈素也。按冰蓋即縠之古文。藝文類聚六十九引：六韜云：桀紂之時，婦女坐以文綺之席，衣以縠紈之衣。韓詩外傳七：陳轅曰：縠紈，綺縠麗麗，於堂從風而舞，縠紈即冰紈也。方言云：東齊言布帛之細者曰縠，釋名云：縠，凌也。其文望之如冰，凌之理也。 錦

繡。說文云錦裏色織文也。繡五采。有象珠玉虎魄。虎魄舊作琥珀。據傳改。按漢書西域傳亦作虎魄。璵璠石山隱飾。傳本

備也。坊工記云五采備謂之繡。注云謂隱起為山石之文也。金銀錯鏤。說文云錯金徐也。爾雅釋器云金謂之鏤。麀鹿履鳥。急就篇云麀鹿履鹿皮給履。顏師古注。麀鳥按此文履當作麀。周禮履人鄭注。履下曰鳥。禪下曰履。古人言履以通於複。今世言屨以通於禪。方言云自關而西謂之屨。中有木者謂之複。鳥履其通語也。文組綵襪。組謂履組。文

驕奢僭。魏武帝文李善注引晏子春秋云。景公為履黃金之綵飾。以組連以珠。漢當為屨。說文云屨履中。驕也。漢書賈誼傳云。今民賣僮者為之。繡衣絲履。偏諸飾。服處曰加牙。條以作履。緣組即牙條也。

主轉相誇訛。箕子所晞。今在僕妾。淮南子說山訓云。紂為象箸而箕子晞。方宣云。哀而不泣。曰晞。鹽鐵論散不足篇云。箕子之讖始在天子。今在匹夫。

富貴嫁娶。車駢各十。釋名釋車云。駢車駢屏也。四面屏被婦人所乘。牛車也。按各十謂送迎之車也。御迎也。家人送之。良人迎之。車皆百乘。此十乘亦其比也。或云各十當為駢驛。漢書何並傳云。王林卿書云。莽傳云。駢驛道路。顏師古注。駢驛言不絕。後漢書獨行范冉傳云。車徒駢驛。騎奴。漢書何並傳云。王林卿刺其侍僮。按說文云。僮未冠也。童男有專曰奴。夾轂節引。文選羽獵賦。李善注引春秋。感精符云。黃池建鼓。侍僮。奴。奴童後世多以僮為童。以童為僮。來轂節引。之會重吳子。滕薛夾轂。周禮大馭。凡馭路。儀以。和為節。鄭注。舒疾之法也。漢書蕭望之傳云。少史冠法冠為妻。先引文。穎曰。先引謂導車前。富者競欲相過。貧者恥不逮及。鹽鐵論國病篇云。葬死殯

一饗之所費。破終身之本業。漢書地理志云。好稼穡。務本業。後漢書明帝紀。永平十二年。詔曰。糜破積世之業。以供終朝之費。古者必有

命民。然後乃得衣。繒綵而乘車馬。尚書大傳云。古之帝王。必有命民。民能敬長。隣孤。取舍好讓。舉事方者。命於其君。得命然後得乘飾車駢馬衣文錦。

今者。既不能盡復古。漢書賈馮傳云。承衰敝。亂矯復古。化在於陛下。臣愚以為盡知太古。難宜少放。古以自節焉。荀子王制篇云。衣服有制。宮室有度。人徒有數。喪祭械用皆有等。

宜聲則凡非雅聲者。舉廢色則凡非舊文者。舉息械用則凡非舊器者。舉毀夫是之謂復古。細民誠可不須。乃踰於古昔。孝文。大戴禮五帝德篇云。女欲

一日辯聞。古昔之說禮記。衣必細緻。履必麀鹿。組必文采。上作飾襪必綸此。說文云。綸。足曲禮云。聞則古昔。稱禮先生云。衣必細緻。履必麀鹿。組必文采。上作

同見。廣韻十月王先生云。此當作帶。急就篇。服瓊瑤帶。與綉連顏注。綸。技飾車馬。史記司馬相如傳云。校飾幣編布之尤精者也。繼培按說文云。綸。綸質布也。擊傳本又作綸紫。

浮修第十二

五五

猶拂也漢書作被飾此技字疑文之誤即上所云車與文飾也墨子辭過篇云飾車以文

多畜奴婢。諸

能若此者。既不生穀。又坐為蠹賊也。

鹽鐵論散不足篇云宮室奢侈林木之蠹也器械雕琢

穀之蠹也口腹從恣魚肉之蠹也用費不節府庫之蠹也漏積不禁田野之蠹也喪祭無度

子曰古之葬

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時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

傳時王弼本作

數按傳亦作數桐木為棺葛采為緘下不及泉上不泄臭

漢書楊王孫傳云昔帝堯之葬

不亂泉尚不泄壤故聖

王生易尚不死易葬也

後世以楸梓槐柏杙槨

改槨傳作槨各取方土所出膠漆所

致孔博鄭箋云博當作傳甚傳緘者言安利也致緘古通用

釘細要削除鏟靡不見際會

集銅劍讚云往古之事棺皆不用釘悉用細腰其細腰之法長七寸廣三寸厚二寸五分狀如木杵兩頭大而中

二橫三裋每束一鄭注裋今小要喪大記云君蓋用漆三裋三束大夫蓋用漆二裋二束士蓋不用漆二裋二束

鄭注用漆者塗合此壯之中也裋小要也釋名釋喪制云棺束曰緘緘函也古者棺不釘也旁際曰小要其要約

小也又謂之裋裋在也任制際會使不解也魏志文帝傳終制云棺但漆際會三週周禮弁師鄭注會縫中也藝

文類聚七十引後漢張縉瓊材枕賦云會緻密固絕際無間一切經音義四引蒼頡篇云鏗削平也靡當作磨

其堅足恃其用足任如此可矣其後京師貴戚必欲江南櫛櫛

櫛淮南子修務訓云櫛櫛豫章之生

櫛也七年而後知故可以為棺舟

邊遠下土漢書劉輔傳云新從亦競相做倣

夫櫛櫛豫章所出殊遠又乃生於深山窮谷

資質篇云櫛櫛豫章天下之名木也生於深山之中產於谿谷之傍治要櫛作梓

文選劉公幹公燕詩注司馬紹統贈山濤詩注引同昭四年左傳云深山窮谷

按廣雅釋詁云徑歷過也徑與經通爾雅釋山

云山小而高岑釋名釋山云岑嶠也嶠嶠然也

立千步之高百丈之谿傾倚險阻

漢書哀帝紀

云山小而高岑釋名釋山云岑嶠也嶠嶠然也

成十三年左

傳云險越險

阻崎嶇不便求之連日然後見之伐斫連月

詩甘棠毛傳伐擊也然後訖說文云會

衆然後能動擔。說文云擔何也。擔擔正俗字。齊語負任擔荷。韋昭注背曰負。肩曰擔。管子八觀篇云大木不可獨伐也。大木不可獨舉也。大木不可獨運也。牛列然後

能致水。王先生云列疑引形近之誤。繼培按論衡效力篇云任車上阪。強牛引前。古注漕下以水運木而下也。後漢書班彪後固傳西都賦云通溝大漕。橫洞河。章懷注引蒼頡篇云涓涓決也。連淮逆河。亡反。謂之連此連淮之訓。行數千里。然後到維。新語資質篇云維。維豫章因江河之道而達於京師之下。工匠雕治。說文云雕琢文也。積累日月。計一棺之成

功。將千萬夫。既其終用。重且萬斤。非大衆不能舉。非大車不能輓。東至樂浪。武帝紀云元封二年朝鮮降。以其地爲樂浪。臨屯玄菟。眞番郡。西至敦煌。武帝紀云元鼎六年分武威酒泉地置張掖敦煌郡。萬里之中。相競用之。

此之費功傷農。鹽鐵論散不足篇云墮成變故傷功工商上通傷農。可爲痛心。成十三年左傳云痛心疾首。臣氏春秋蔡寔篇云世有與主仁士深意念此亦可以痛心矣。

古者墓而不崇。仲尼喪母。冢高四尺。遇雨而墮。弟子請治之。夫子泣曰。禮不修墓。禮記檀弓崇作墳。墮作崩。禮作古本傳與記同。鯉死有棺而無槨。論語文帝王世紀云明帝史記將相名臣年表云孝文帝九年以芷陽鄉爲霸陵。明帝葬於洛陽。後漢書章帝紀章懷注引帝王世紀云明帝顯節陵故富壽亭也。西北去雒陽三十七里。皆不藏珠寶。不

造廟。不起山陵。事見漢書文帝紀。後漢書明帝紀。陵墓雖卑而聖高。傳作德最高。今京師貴戚郡縣豪

家。管子輕重甲云吾國之豪家。史記呂不韋傳云子楚夫人趙豪家女也。生不極養。死乃崇喪。即務本篇所云約生以待終。注詳前。或至刻金鏤

玉。後漢書梁統後禱傳云賜以東園朱壽之器。銀鏤黃腸玉匣。章懷注壽器棺也以朱飾之以銀鏤之。續漢書禮儀志劉昭注引漢舊儀云帝崩以玉爲襦。如鎗狀。連縫之以黃金爲鏤。腰以下以玉爲札。長一尺二寸半。爲押下至足亦。櫛梓榭榭。良田造塋。禮記檀弓云公叔文子升於瑕邱。籩伯玉從。文子曰樂哉斯邱也。死則我欲葬焉。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瑗請前。鄭注刺其欲害

人。良田又云孔子曰古也墓而不墳。鄭注墓謂兆域今之封塋也。黃壤致藏。多埋珍寶。偶人車馬。鹽鐵論散不足篇云古者明器有形無實。示民不用也。及其後則有醯醢之藏。桐馬偶人。潮祭其物不備。今厚資多藏。器用如生人。郡國繇吏素桑。棗。偶車。櫓。輪。漢書韓延壽傳云賈偶車馬下里。僞物。顏師古注。偶謂木土爲之象。眞車馬之形也。偶對也。造起大

葬修第十二

五七

冢。廣種松柏。廬舍祠堂。崇修上儲。禮議論敬不足篇云古者不封不樹反虞祭於寢無壇宇之居廟堂之位及其後則封之庶人之墳半包其高可隱今富

者積土成山列樹成林壘樹連閣集 寵臣貴戚。州郡世家。漢書食貨志云世家子弟如瘠日世家謂世世有祿秩家也 每有喪

葬。都官。後漢書郎顛傳云洛陽都官按漢書宣帝紀顏師古注云中都官凡京師諸官府也屬縣云歷行屬縣 各當遣吏齋奉。周禮小祝及葬設道齋之

奠注杜子春云齋當為齋道中祭也漢儀每街路輒祭後漢書桓榮後傳云父鸞卒揚賜遣吏奉祠因縣發取祠具雖拒不受 車馬帷帳。貸假待客之具。競

為華觀。此無益於奉終。無增於孝行。但作煩攬擾。傷害吏民。易節象曰不傷財不害民 今按

鄙畢之郊。文武之陵。漢書楚元王傳劉向云文武周公葬於畢史記周本紀集解引皇覽云文王武王周公冢皆在京兆長安鎬聚東社中正義引括地志云武王墓在雍州萬年

縣西南三十八里畢原上崔實政論云文武之兆與平地齊 南城之壘。會析之冢。傳注云南城山會子父所葬在今沂州費縣西南按續漢書郡國志泰山郡有南城縣注故屬

東海漢書地理志東海郡作南成會析論語作會督孔安國曰會參父也名點 周公非不忠也。會子非不孝也。以為褒君顯父。

白虎通論篇云人臣之義莫不欲褒稱其君孝經云以顯父母 不在聚財。揚名顯祖。禮記祭統云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 不在車馬。孔子曰。

多貨財。傷於德。弊則沒禮。儀禮聘禮云多貨則傷於德弊矣則沒禮荀子大略篇引聘禮志作常厚則傷德財修則殄禮此以為孔子語而文又異或別有所本 晉

靈厚賦以雕牆。春秋以為非君。宣二年左傳 華元樂呂厚葬文公。春秋以為不臣。

成二年左傳呂作舉臣氏春秋安死篇高誘注引傳作呂按文十八年宣二年傳並作呂 况於羣司士庶。乃可僭修主上。過天道乎。

漢書貢禹傳云後世爭為奢侈轉轉益甚臣下亦相放效衣服履綉刀劍亂於主上主上時臨朝入廟眾人不能別異甚非其宜然非自知奢僭也魯昭公曰吾何僭矣今天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日久矣

景帝時。武原侯衛不害。坐葬過律奪國。見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舊脫武字据表補 明帝時。桑民攬陽

侯。坐冢過制髡削。未詳周禮冢人鄭注漢律曰列後墳高四丈關內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 今天下浮侈離本。僭修過上。亦

已甚矣。凡諸所譏。皆非民性。而競務者。亂政薄化。使之然也。崔實政論云王政一傾曾天率土莫不齊

儕者非家至人告乃時勢驅之使然漢書匡衡傳云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 王者統世觀民設教乃能變風易俗以致太平

易觀象曰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漢書嚴安傳云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地理志云凡民風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言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之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

樂言聖王在上統理人倫必移其本而易其末此混同天下壺之律中和然後王教成也按此篇大旨本禮論散不足蕭東西京風俗靡敝略同詔告頻煩莫為衰止今錄兩書詔文以明王氏之意漢書成帝紀永始四年詔

曰聖王明禮制以序尊卑異車服以章有德雖有其財而無其尊不得踰制故民興行上義而下利方今世俗奢僭罔極靡有厭足公卿列侯親屬近臣四方所刺未聞修身遵禮同心憂國者或迺奢侈逸豫務廣地宅治園

他多畜奴婢被服綺縠設鐘鼓備女樂車服嫁娶葬埋過制史民慕效硬以成俗而欲望百姓儉節家給人足豈不難哉其中飾有可以漸革之後漢書光武帝紀建武七年詔曰世以孝弟為德薄終為鄙至於義明帝紀永

平十二年詔曰昔會閔奉親竭歡致養仲尼葬子有棺無槨喪貴致哀禮存寧儉今百姓送終之制競為奢靡生

者無擔石之儲而財力盡於墳土伏臘無糟糠而牲牢兼於一奠廉破積世之業以供終朝之費子孫饑寒絕命

於此豈祖考之意哉又車服制度恣極耳目田荒不耕游食者衆有司其中明科禁宜於今者宜下郡國章帝紀

建初二年詔曰比年陰陽不調饑饉屢臻深惟先帝憂人之本詔書曰不傷財不害民誠欲元元去末歸本而今

貴戚近親奢縱無度嫁娶送終尤為僭侈有司廢典莫肯舉察今自三公並宜明糾非法宣振廉風其科制度所

宜施行在事者備為之禁先京師而後諸夏和帝紀永元十一年詔曰吏民踰僭厚死傷生是以舊令節之制度

頃者貴戚近親百僚師尹莫肯率從有司不舉怠放日甚又商賈小民或忘法禁奇巧靡貨流積公行其在位犯

者當先舉正市道小民但具申明憲綱勿因科令加虛羸弱安帝紀永初元年詔三公明申舊令禁奢侈毋作浮

巧之物殫財厚葬元初五年詔曰舊令制度各有科品欲令百姓務崇節約禮永初之際人輟荒屨朝廷躬自菲

薄去絕奢飾食不兼味衣無二綵比年雖獲豐穰尙乏儲積而小人無慮不圖久長嫁娶送終紛華靡麗至有走

卒奴婢被綺縠著珠璣京師尚若斯何以示四境設張法禁懇懇分明而有司惰任訖不奉行秋節既立鷺鳥將

用且復重申以觀後效桓帝紀永興二年詔曰典服制度有驗 侈長飾者皆宜損省郡縣務存儉約申明舊令如永平故事

慎微第十三

凡山陵之高非削成而崛起也

成而舊倒山海經西山經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漢書敘傳班彪王命論云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屈起在此位者也

文選作崛起李善注云墀

蒼曰崛特起也崛與個同 必步增而稍上焉川谷之卑非截斷而顛陷也 說文云陷高

也 必陂池而稍下焉

史記司馬相如傳云陂池辨牙索隱引郭璞曰陂池旁 禮之貌按池讀為陂傳又云罷池陂陂即辨牙陂池也 是故積上不止

必致嵩山之高。釋名稱山云山大而高曰嵩。嵩亦高。嵩也。按嵩古作崇。

積下不已。必極黃泉之深。禮元年左傳云不及黃泉。史記鹽鐵論散不足篇云古者庶人蓋老

鄭世家集解引服虔注天玄地黃泉在地中。故曰黃泉。漢書揚雄傳解嘲云深者入黃泉。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泉而已。故命曰積善不怠。禮記曲禮云敦布衣王先生云三字不辭疑有脫誤。

非獨山川也。人行亦然。有布衣。

禮記曲禮云敦布衣王先生云三字不辭疑有脫誤。

積善不怠。禮記曲禮云敦布衣王先生云三字不辭疑有脫誤。

必致顏閔之賢。顏語云德行

積顏語云德行

惡不休。必致桀跖之名。荀子榮辱篇云為桀跖則常危辱。

非獨布衣也。人臣亦然。趙策蘇秦曰天下之

卿相人臣乃至布衣

之積正不倦。必生節義之志。積邪不止。必生暴戾之心。非獨人臣也。國君

亦然。政教積德。王先生云德當作得與下失字對文。

必致安泰之福。老子云往而不害安平泰。

舉錯數失。必致危亡

之禍。易繫辭下傳云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錯與措通。趙策客見趙王曰今治天下舉錯非也。國家為虛戾而社稷不血食。漢書董仲舒傳云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

故仲尼曰

湯武非一善而王也。桀紂非一惡而亡也。三代之廢興也。在其所積。漢書賈誼傳云

誼傳云

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觸然不可不察也。

積善多者。雖有一惡。是為過失。未足以亡。積惡多

者。雖有一善。是為誤中。未足以存。人君聞此。可以悚息。漢書董仲舒傳云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

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

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乎情性察乎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說文云懼恐也。古文作

布衣聞此。可以改容。史記司馬

相如傳上林賦云。微然改容。超若自失。

是故君子戰戰慄慄。日慎一日。淮南子人閒訓云。堯戒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一人莫蹟於山而蹟於埳。是故人皆輕

小害易微事。以多悔。患至而後憂之。是猶病者已淹而索良醫也。後漢書光武帝紀。建武二年。詔曰。諸將業遠功大。誠欲傳於無窮。宜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

左傳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論語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

不見是圖。

成十六年左傳。夏書曰。總豈在明不見是圖。

孔子曰。善不積不足以

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

此下舊接夫賢聖卑革至胡福不除。又複足以滅身四字。今移正。

小人以小善謂無益而

不為也。以小惡謂無傷而不去也。是以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也。

易繫辭下傳王弼本謂作爲不爲不去不俱作弗是以作故按新書審微篇云善不可謂小而無傷又見連語古易蓋有作謂者淮南子經術訓云君子不謂小善不足爲也而舍之小善積而爲大善不謂小不善爲無傷也而爲之小不善積而爲大不善是故積羽沉舟擊輕折軸故君子禁於微

此蹶踣 舊作蹶踣本政 篇改今詩作樞 **所以迷國而不返** 按詩外傳 一云懷其寶而迷其國者不可與語仁按送國語作迷邦漢人避高祖諱改漢時劫奏大臣多用之漢書王尊傳劫奏匡衡張譚懷亦迷國王嘉傳孔光等劫嘉送國罔上不道師丹傳築策丹云懷讓迷國蓋當時律令如此

二季所以遂往而不振者也 晉語郭偃曰夫三季王之亡也宜漢書敘傳敘天文志云三季之後厥事放紛顏師古注三季三代之末也史記樂書云流沔沈佚遂往

不反司馬相如傳上林賦云恐後世靡麗遂往而不反周語云蹶斃不振韋昭注振救也 **夫積微成顯積著成** 下脫一字按漢書律歷志云三微而成者三著而成象易乾鑿度云

三微而成一體 **鄂譽鄂譽鄂致存亡** 文有脫誤按漢書韋賢傳云論論諸夫鄂譽髮如葆曰論論亡鄂鄂與鄂鄂通譽譽與論論通鄂譽致存亡卽史記富侯傳趙長所謂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以亡也韓詩外傳十云有諤諤爭臣者其國昌有默默諫臣者其國亡 **聖人常慎其微**

也 淮南子人閒訓云聖人敬小慎微漢書董仲舒傳云衆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與庠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

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 **文王小心翼翼** 詩大明 **武王夙夜敬止** 詩閔予

大慎微者著按盡小者大二語本荀子大略篇 **武當作成** 思慎微眇早防未萌 漢書賈誼傳云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 **故能太平而傳子孫** 詩閔

武當作成 思慎微眇早防未萌 漢書賈誼傳云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 **故能太平而傳子孫** 詩閔

與正猶水與火不同原不得並盛 淮南子諡言訓云君子行正氣小人行邪氣內便於性外合於喜怒不顧後患者邪氣也邪與正相傷欲與性相害不可兩立一置一廢故聖人損欲而從事於性 **正性勝則遂重己不忍虧也** 故伯夷餓

死而不恨 論語 **邪性勝則忸怩而不忍舍也** 忸當爲忸爾雅釋言云忸復也郭注忸怩復爲後漢書馮異傳云忸怩小利章懷注忸怩猶忸怩也

謂讀習前事復爲之忸怩字通詩四月疏篇釋文並引說文云忸怩也今說文無忸怩字忸怩字注習也忸當即波之

別體說文訓恐與忸習義別漢書武帝紀元符元年詔忸於邪說服虔曰忸音裔應劭曰忸怩也如傳曰忸音

故王莽竊位而不慙 漢書 **積惡習之所致也** 夫積惡習非久

致死亡。非一也。世品人途。

積惡習以下文有脫誤。漢書董仲舒傳云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此。文蓋本之世品人途。下舊接仲爾多益。至末今移正。然此四字下向。

夫聖賢卑革。

革疑恭之誤。後漢書竇融傳云每召會進見容貌辭氣卑恭已甚。

則登其福。

昭十五年左傳云福在慶封。祚之不登。叔父焉在。

伯有。舊脫荒淫於酒。沈湎無度。以弊其家。

襄廿八年卅年左傳

晉平殆政。

孫侍御云殆與怠同。繼培按新書道術篇云志操精

果謂之誠反。誠為殆。詩玄鳥受命不殆。鄭箋云受天命而行之不解。殆是鄭讀殆為怠也。淮南子泰族訓曰。為怠於會稽。修政不殆。鹽鐵論論菑篇。周文武尊賢受諫。敬戒不殆。方言。後劉子駿與揚雄書。收藏不殆。族訓以殆為怠。

惑以喪志。良臣弗匡。故俱有禍。

昭元年左傳

楚莊齊威。始有荒淫之行。

毛詩雞鳴序云哀公荒淫怠慢。

削弱之敗。秦策云地削兵弱。

幾於亂亡。中能感悟。勤恤民事。

周語云勤恤民隱。

勞精苦思。

精舊作積。漢書張敞

傳云勞精於政事。論衡命祿篇云勞精苦形。韓詩外傳五云勞心甚思。

孜孜不怠。

漢書平當傳云聖漢受命而王。繼體成業二百餘年。孜孜不怠。

夫出陳應爵命管

蘇。按新序一稱楚共王有疾。命令尹箴。箴蘇遣申侯伯王薨。令尹卽拜堯。堯為上卿。逐申侯伯出之境。呂氏春秋長見篇堯蘇作堯。諱說苑君道篇作堯。鏡並以為荆文王事。申侯伯卽僖七年左傳申侯。楚文王死後出奔鄭。是二人皆在文王時。新序以為共王者。誤也。漢書古今人表。中上有陳應。在楚嚴王。嚴尹克黃五參之後。申公子培。樂伯優。孟之前。楚蕩賈申叔時。孫叔敖之下。則為莊王時人。無疑。但表列陳應於中。上必賢大夫。不應被

出且與管蘇不同。時疑此陳應當為申侯。陳申應侯字形皆相近。遂以致誤。然事在文王時。此以為莊王則又誤也。

召卽墨。烹阿大夫。

齊威王事見史記田完世家。

故能

中興。疆霸諸侯。當時尊顯。後世見思。傳為令名。載在圖籍。

韓非子用人篇云書圖著其名。

由此

言之。有希。

當作布衣。漢碑布作希。與希相似。

人君。其行一也。知己日明。自勝日彊。

老子云自知者明。自勝者彊。

夫

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顏子所以稱庶幾也。

易繫辭下傳

詩曰。天保

舊作祿。盧學士云下仍以天保解之。當依今詩作保。

定爾。亦孔之固。俾爾亶厚。

今詩作厚。

胡福不除。

此下舊接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云云。

俾爾多益。以莫不庶。

詩天蓋舊作善。下有也字。按本書班祿篇引詩其下亦云蓋此言也。今依例改之。

言天保佐王者。

字誤。或當作曰王侍郎云云。

定其性命。甚堅固也。使汝信厚。何不洽而多益之。甚庶衆焉不。

王侍郎云云。

甚堅固也。注：兼庶下變脫也。字焉不二字屬下讀。

遵履五常。順養性命。以保南山之壽。松柏之茂也。德翰

如毛。詩：烝民。

為仁由己。論語。

莫與併蠡。自求辛螯。詩：小處併蠡。今作莽蜂。按併當作併桑。採詩莽云不逮釋文云莽本或作拊。

禍福

無門。惟人所召。襄廿二年左傳：閔子馬誥。

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尚者信也。履信思乎順。

又以尚賢。是以吉無不利也。易繫辭上傳所尚王弼本。

亮哉斯言。爾雅：釋詁云亮信也。

可無思乎。

實貢第十四

國以賢興。以諂衰。君以忠安。以忌危。

王先生云：忌當依本傳作倖。繼培按倖字是也。漢書京房傳云：房嘗寔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

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倖。

此古今之常論。而世所共知也。然衰國危君。繼踵不絕者。

尹文子大

道篇云危亡繼踵。

豈世無忠信正直之士哉。誠苦忠信正直之道。不得行耳。夫十步

之間。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俊士。

說苑說叢篇云：十步之澤必有香草。十室之邑必有忠士。

賢材之生。日月相

屬。未嘗乏絕。是故亂殷有三仁。論語。

小衛多君子。襄廿九年左傳。

以漢之廣博。士民之

衆多。

多字舊空。據程本。漢書梅福傳云：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本傳漢上有大字。按下文云：以漢土之廣。博急就篇云：漢地廣大無不容。咸。

朝廷之清明。上

下之修治。

詩：大明云：會朝清明。漢書伍被傳云：被竊觀朝廷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序。皆得其理。上之舉錯。遵古之道。風俗紀綱。未有所缺。雖未及古。太平時然。猶為治也。

而官無

直吏。位無良臣。此非今世之無賢也。乃賢者廢錮。而不得達於聖主之朝。

爾。漢書朱雲傳云：廢錮終元帝之世。按成二年左傳云：子反請以重幣錮之。杜注：蔡錮勿令仕。

夫志道者少友。逐俗者多儔。是以舉世

多黨。而用私競。比質而行趨華。

傳作朋黨。用私背實。趨華按韓非子孤憤篇云：臣利在朋黨。用私漢書貨殖傳序云：僞民背實而要名。此以朋為多以背實為

比質。並誤行字。亦疑衍。程本又誤用為朋。古書多朋用三字。往往相亂。戰國策韓公仲朋亦作韓修。史記甘茂傳作公仲修。燻書古今人表又作公中。用霍去病傳校尉僕多有功封為燻渠侯。顏師古曰：功臣侯表作僕朋。今此

作多轉寫者誤也 貢士者非復依其質幹準其材行也直虛造空美掃地洞說

擇能者而書之公卿刺史掾從事茂才孝廉且二百員通典十三云後漢光武十二年詔三公舉茂才各一人廉

吏各一人左右將軍歲察廉吏各二人光祿歲舉郎茂才四行各一人察廉吏三人中二千石歲察廉吏各一人

廷尉大司農各二人將軍將軍歲察廉吏各二人監御史司隸州牧歲舉茂才各一人總漢書百官志劉昭注載

此詔稱漢官目錄云按後漢書章帝紀建初元年詔云茂才孝廉歲以百數十萬傳載和帝時定歷察其狀

郡舉孝廉之數通典引之注云推核當時戶口一歲所貢不過二百餘人鴻傳語詳實邊篤注

德侔顏淵卜其 按漢時侯舉人皆有狀後漢書朱浮傳章懷注引漢官儀博士舉狀云生事殘敬喪

六屬不與妖惡交通王侯賞賜行應四科經任博士下言某官某甲保舉他狀當類此窮微聞奧隱居樂道不求聞達身無金環痼疾卅

師事某官見授門徒五十五人以上論語云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淮南子精神訓云顏回季路子夏冉

伯牛孔子最其行能漢書公孫弘傳云臣弘行能不足以稱後漢書和帝紀永元五年詔曰選舉良才為政

之通舉也漢書公孫弘傳云臣弘行能不足以稱後漢書和帝紀永元五年詔曰選舉良才為政

者能者鄭司農云與賢者謂若今舉孝廉與能者漢書李廣傳云校尉以下材能不及中顏師古

謂若今舉茂才漢書周勃傳顏師古注最者凡也注中謂中庸之人也史記作才能不及中人

誠使皆如狀文則是為歲得大賢二百也然則災異曷為為讖讖舊作讖漢書董仲

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京房傳云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符傳云春秋之所讖

末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借此文大情如房所言此非其實之

效漢書魏相傳云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後漢書順帝紀陽嘉元年詔曰開者以

來吏政不勤故災咎屢臻盜賊多有退省所由皆以選舉不實官非其人是天心未得人情多愆夫說

梁飯食肉漢書王莽傳云王業市所賣梁飯有好吃於面目王先生云此語與下有悅於心句當互易

肉羹持入視莽曰居民食咸如此面字衍繼按淮南子說林訓云佳人不

同體美人不同白虎通諫諍篇云黎圖西施毛嬙有

面而皆悅於目蒸不熟黎即黎之省

悅於心管子小稱篇云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也淮南子說山訓而不若醜妻陋妾之可

可云畫西施之面笑而不可說論衡言毒篇云好女說心

御於前也虛張高譽北堂書鈔五十四引東觀漢記疆蔽疵瑕傳七年左傳以相誑耀漢

宣元六王傳張博常欲誑耀淮陽王元后傳莽日誑耀太后王莽傳所以云不女疵瑕

誑耀媚事太后下至旁側長御方故萬端又云欲以誑耀百姓耀與耀同口快耳其實未可從

有快於耳漢書息夫躬傳云辯

口快耳其實未可從

而不若忠選實行。可任於官也。周顯拘時脫一故蘇秦故下脫一字疑是疏與蘇秦相涉而失之史記蘇秦傳云求

說周顯王顯王左右素習知蘇秦皆少之弗信燕噲利虛譽。故讓子之。史記燕世家皆舍實聽聲。嘔哇之過也。淮南

衛訓云天下多眩於名譽而寡察其實。是故處人以譽尊而游者以辯顯。列子諒符籙云。爰旌目。鐵於道。狐父之盜。下壺餐以餽之。爰旌目三餽而後能視。曰諒汝非盜耶。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握地而歌之。狐父之人則盜矣。而食非盜也。以人之盜。因謂食為盜。而不敢食。是失名實者也。歐與嘔同。

夫聖人純賢者駁。論衡明零篇云世稱聖人純而賢者駁。漢書梅福傳云一色成體謂之純。白黑雜合謂之駁。

周公不求備。語四友不相兼。友舊作股。据傳改。博物志云文王四友。成體謂之純。白黑雜合謂之駁。按尚書大傳文王胥附奔轅先後禦侮謂之四隣。以先免乎羸里之

害。指此四人。故孔子以回賜師。由擬之章。懷注此傳。即以四友屬孔子。非也。春秋繁露天地之行篇云。任羸里無所親。若四股之各有職也。新語懷慮篇云。目以精明耳以主聽口以別味鼻以聞芳。手以之持。足以之行。各受一性。不得兩兼。舊作股。義亦可通。然與下末世云云。文意不合。故定從本傳。

況末世乎。是故高祖所輔佐。光武所將相。不遂偽舉。不責兼行。尹文子大道篇云天下萬事不可備。能責其備。能於一人則賢聖其猶病諸。設一人能備天下之事。則前後左右之宜。遠近遲疾之閒。必有不兼者焉。苟有不兼於治。則矣。後漢書韋彪傳云。夫人才行少能相兼。

亡秦之所棄。王莽之所捐。舊作一祖任用。以誅暴亂。成致治安。漢書文帝紀元年有司固請曰古者殿周有國治安皆且千歲。顏師古注治安言治理而且安寧也。賈誼傳云陳治安之策。

太平之世。而云無士。數開橫選。而不得真。甚可憤也。真舊作直。按續漢書五行志。劉昭注引馬融上書云。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以天下之大。四海之衆。云無若人。臣以為誣。安宜特選。許譽。審得其真。語意

與此。夫明君之詔也。若聲。忠臣之和也。當如響應。荀子彊國篇云下之和上譬之猶響之應。聲影之象形也。新書大政上篇云故

為入君者。其出令也。其如聲。士民學之。其如響。說文云。味相磨也。磨以言對也。應與磨同。

長短大小。清濁疾徐。必相和也。是故求馬問馬。求驢問驢。求鷹問鷹。求駝問駝。鷹蓋驪之誤。說文云。驪似馬。長耳。驪馬。深黑色。驪馬。面類皆白也。馬驪驪驪為一物。又以馬驪為一物。驪驪為一物。馬驪以形驪驪以色也。漢書匈奴傳云。匈奴騎其西方盡白。東方盡駝。北方盡驪。南方盡駝。馬比驪驪並舉之證。

由此教令。則賞罰必也。夫高論而相欺。不若忠論而誠實。漢書張釋之傳文帝曰。卑之。毋甚。高論。韓非子八經篇云。人臣忠論以聞。姦說。苑說。叢篇云。高論而不可及。不若卑論之有功也。

且攻玉

實貢第十四

六五

以石。詩鶴鳴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淮南子說山訓云玉待鑿諸而成器高誘注蘆諸攻玉之石說文作險諸治金以鹽。濯錦以魚。浣布以灰。禮喪服傳云冠六升外畢鍛而弗灰士喪禮云翼奠用功布鄭注功布鍛濯灰治之布也既夕禮注功布灰治之布也禮記深衣注深衣者用十五升布鍛濯灰治雜記加灰錫也疏云取總以為布又加灰治之則曰錫考工記云

其帛也內則云冠帶垢和灰請漱衣裳垢和灰請澣。夫物固有以賤治貴以醜治好者矣。

智者棄其所短而採其所長。以致其功。明君用士亦猶是也。管子形勢解云明主不任其所短故事無不成功無不立後漢書第五倫後種傳云春秋之義選人所長棄其所短

物有所宜。不廢其材。況於人乎。夫修身慎行。孝經云修身慎行恐辱先也敦方正直。清廉潔白。呂氏春秋離俗覽云布衣人臣之行潔白清廉中繩愈窮愈榮恬淡無為。莊子牕化

之本也。憂君哀民。獨觀亂原。春秋繁露度制篇云凡百亂之源皆出嫌疑纖微以漸寢稍長至於大五行相生篇云昭然獨見存亡之機得失之要治亂之源謹察未

兼善而兩納之。惡行之器也。為金玉寶政之材。剛鐵用。無此二寶。惡行以下文有脫誤

苟務作異以求名。詐靜以惑眾。則敗俗傷風。淮南子齊俗訓云矜偽以惑世仇行以違眾聖人以為民俗漢書師丹傳哀帝策免丹

云朕疾夫比周之徒虛偽壞化寢以成俗。敬傳敘貨殖傳云侯服王食敗俗傷化今世慕虛者。此謂堅白。公孫龍子有堅白論史記平原君傳云公孫龍善為堅白之辯莊子

秋水篇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生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不可困百家之知窮眾口之辯齊物論云以堅白之昧終釋文司馬云謂堅石白馬之辯也堅白之行。明

君所憎而王制所不取。禮記王制云行偽而堅言偽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釋以疑眾殺是故選賢貢士。必考覈其

清素。清當作情史記蔡澤傳應侯云披腹心示情素治要載尸子分篇云達情見素則是非不蔽據實而言。其有小疵。易繫辭上傳云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漢書平

帝紀詔曰不以勿彊衣飾。方言云凡相被飾亦曰裝衣飾猶被飾也後漢書黃瓊傳云梁冀以壯虛

聲。韓非子六反篇云世主聽虛聲而禮之後漢書黃瓊傳李固遺瓊書云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一能之士。各貢所長。淮南子主術訓云有一能者服一事漢書丙吉傳云

聲。韓非子六反篇云世主聽虛聲而禮之後漢書黃瓊傳李固遺瓊書云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

聲。韓非子六反篇云世主聽虛聲而禮之後漢書黃瓊傳李固遺瓊書云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

士亡不可容能各有所長說苑君道篇 出處默語。易繫辭上傳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 勿疆相兼則蕭曹

周韓之論。當作倫蕭何曹參周勃韓信並見史記 何足得矣。得矣蓋專吳鄧梁竇之徒吳漢鄧禹梁統竇而

致十。十當作也而致上蓋脫二字楚策莫敖子華曰若君王誠好賢此五臣者皆可得而致之此或即可得而致四字 各以所宜量材授任。詩麟之趾疏引鄭康成答張逸云周漢書董仲舒

授則庶官無曠。書畢陶謨 與功可成。太平可致。麒麟可臻。詩麟之趾疏引鄭康成答張逸云周之威德關雉化行之時公子化之皆

信厚與禮合古太平致難之時不能過也此言太平致難蓋亦用詩誼矣 且燕小其位卑。然昭王尚能招集他國之英俊與

誅暴亂。成致治疆。史記燕世家云燕昭王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於是後以樂毅為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盡取其寶燒其

宮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獨惟聊莒即墨其餘皆屬燕漢書敘傳云招輯英俊頭師古注輯與集同 今漢士之廣博。天子尊明。而會無一良

臣。此誠不愆。非黎之愁苦。漢書王莽傳云期於安北黎矣苦字舊空据程本 不急賢人之佐治爾。孔子曰。

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論語 忠良之吏。誠易得也。成十七年左傳云能與忠良吉執大焉後漢書循吏王渙傳鄧太后詔曰夫忠良之

吏國家所以為理也。顧聖王欲之不爾。求之甚勤得之至寡

班祿第十五

太古之時。禮記郊特牲鄭注唐虞已上曰太古 烝黎初載。漢書司馬相如傳云覺寤黎烝頭師古注黎烝黎庶也烝黎與黎烝同蔡中郎集陳留太守胡公碑銘亦云悠悠蒸黎

文類聚十一引此文烝作兆北黎見上篇詩大明云文王初載毛傳載烝按此文初載即爾雅釋詁初哉並取始義載哉古字通 未有上下而自順序。天未事

焉。君未設焉。後稍矯虔。書呂刑云奪攘矯虔後稍類聚作未後 或相陵虐。襄十八年左傳云陵虐神主杜注神主民也 侵漁不止。

漢書宣帝紀神爵二年詔曰侵漁百姓類師古注漁者若言漁獵也 為萌巨害。呂氏春秋高義篇高誘注萌民也按萌為眚之借說文云民衆萌也

為言也盲也漢書楚元王傳劉向疏云民萌何以勸勉顏師古注萌與眚同陳勝項籍傳贊云眚隸之人如俾曰眚古文萌字萌民也 於是天命聖人。使司牧之。使

不失性。襄十四年左傳師曠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使不類聚作勿令

四海蒙利。漢書食貨志云百姓蒙利莫不被德。莫不類聚作草木按淮南

子汎論訓云禽獸猶奉事文十八年傳云同心戴舜以為天子新書威不信儒上下之正義東西南北荀舟車之所達人迹之所至

僉共奉戴謂之天子。僉共類聚作恭儉誤說文云揜揜也揜揜手也二字連文僉共即揜揜省文襄廿五年左傳子產云奉戴厲公杜注奉戴

於是智者詐愚疆者凌弱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故智者假聚力以禁強虛而暴人止為民興利除害正民之德而民師之此文意與彼同

役民蓋以誅暴除害利黎元也。荀子大略篇云天之生民非為君也天之立君以為民也淮南子兵略訓云所為立君者以禁暴討亂也又云明王之用兵也

為天下除害而與萬民共享其利漢書嚴安傳云興利除害誅暴禁邪蕭望之後育傳云其於為民除害安元元而已谷永傳云天下黎元咸安家樂業按嚴安傳云元元黎民黎元即元元黎民也史記文帝紀索隱引姚察云

古者謂人云善人也因善為元故云黎元其言元元者非一人也是以人謀鬼謀能者處之。注見思賢篇詩云皇矣上帝臨

下以今詩作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瘼。今詩作莫蔡中郎集和熹鄧后諡議云參圖考表求人之瘼蜀志馬超傳云兼董萬里求民之瘼晉書武帝紀云皇天鑒下求

人之瘼後漢書循吏傳序云廣求民瘼蓋本三家詩此文當本作瘼後人或据毛詩改之孫侍御云文選齊安陸昭王碑文云慮深求瘼李善注云詩求民之瘼班固漢書引詩而為此瘼爾雅曰瘼病也今漢書敘傳亦作莫願

師古訓莫為定與毛鄭同宋書符瑞志引漢書作瘼惟此一國其政不獲惟此今作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指之

指今作書按詩正月有皇上帝伊誰云憎鄭箋云欲天指害其所憎而已所用詩與此同憎其式惡今作乃晷今作眷釋文云本又作晷西顧此惟與度

今作宅論衡初稟篇亦作度漢書韋玄成傳注臣瓚曰披古文宅度同蓋此言也言夏殷一國之政不得乃用奢夸廓大

上帝憎之更求民之瘼聖人與天下四國究度而使居之也前哲良人哲舊

成八年左傳云賴前哲以免也詩黃鳥云職我良人疾口口程本作奢無紀極也文十八年左傳云聚乃惟度法象周禮

縣治象之法於象明著禮秩莊八年左傳云為優憲藝縣之無窮文六年左傳云陳之藝極

魏使萬民觀治象衣服禮秩如適修憲藝縣之無窮杜注藝準也漢書蕭望之

傳云作憲垂法為無窮之規故傳曰制禮上物不過十一天之之道也哀七年左傳天之是以先聖

道作天之大道

籍田有制。禮記祭義云天子為藉千畝諸侯為藉百畝。供神有度。周語襄王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親方千里以為甸

也。奉己有節。毛詩鴛鴦序云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焉。禮賢有數。上下大小。貴賤親疏。皆有等威。

階級衰殺。宣十二年左傳云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杜注威儀有等差桓各足祿

其爵位。祿當作保慎微篇亦誤保為祿孝經云保其祿位。公私達其等級。禮行德義。文有脫誤成二年左傳云器以賦

卑尊卑有禮各得其宜。當此之時也。九州之內。合二千里爾。八百國。禮記王制云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

又云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又云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漢書賈山傳云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

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地理志云周爵五等而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滿為附庸蓋千八

百國此有脫誤。其班祿也。以上農為正。始於庶人在官者。祿足以代耕。蓋食九人。諸

侯下士亦然。中士倍下士。食十八人。上士倍中士。食三十六人。大夫倍之。

食七十二人。小國之卿。二於大夫。次國之卿。三於大夫。大國之卿。四於大

夫。食二百八十八人。君各什其卿。天子三公。公下舊采視。公侯蓋方百里。卿

采視伯方七十里。大夫視子男。方五十里。元士視附庸。方三十里。本王功成

者封。白虎通考黜篇云以德封者必試之為附庸三年有功因而封之五十里元士有是故官政專

公。不慮私家。漢書賈誼傳云國耳忘家公耳子弟事學不干。舊作於何本改與並誤干財利

閉門自守。漢書王莽傳云閉門自守又坐不與民交爭而無飢寒之道。漢書董仲舒傳云受

與民爭業然後利可。而不陷。三臣養優而不隘。漢書韋賢後玄成傳玄成友人侍郎章上疏云

隘猶狹。吏愛官而不貪。史記平準書云守閭閻者食梁肉為吏者長子民安靜而強力。漢書成

朔四年詔曰先帝劬農薄其租稅寵其強力令與孝弟同科此則太平之基立矣
毛詩南山有臺序云立太平之基乃惟慎貢選明必

黜陟官得其人。人任其職。欽若昊天。敬授民時。書堯典同我婦子。饁彼南畝。詩

月上務節禮。正身示下。下悅其政。各樂竭己。奉戴其上。毛詩吉日序云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焉是

以天地交泰。易泰象曰天地交而萬物通陰陽和平。淮南子汎論訓云陰陽和平風雨時節民無姦匿。讀為隱魯語云下無姦匿韋昭注隱惡也

機衡不傾。書堯典云在璿機玉衡史記天官書云北斗七星所謂璿機玉衡以齊七政漢書揚雄傳云玉衡正而泰階平德氣流布而頌聲作也。宣十一年

公羊傳云什一行而頌聲作。其後忽養賢而鹿鳴思。此後所述詩義皆與毛傳異蓋本三家之說背宗族而采繁怨。履畝

稅而碩鼠作。鹽鐵論取下篇云周之末塗德惠塞而嗜欲衆居奢侈而上求多民困於下急於公乎是以有履畝之稅碩鼠之詩作也賦斂重而譚告通。舊

而字譚作譚按毛詩大東序云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班祿頗而傾甫刺。顧茂才廣圻云傾當作頌隸釋高陽令揚著碑頌甫班喬頌甫即毛詩祈父頌傾字形相近而誤

近而謀繼培按志氏姓篇以單傾公為頌公諱正類此刺舊亦誤作賴治要載陸景典語謂周褒申伯吉甫著詩祈父失職詩人作刺官人封爵不可不慎說與此合按毛傳圻父司馬也鄭箋申之云司馬掌祿士故司士屬焉

其說蓋探之三家隸釋繁陽令揚君碑云民思遺愛奔告於王頌不審真莫肯黜揚頌亦謂頌甫安平相孫根碑又云圻甫考績。行人定而綿蠻調。顧茂才云定當作

傳云行而無資謂之乏呂氏春秋季春紀振乏絕高誘往行而無資曰乏是行人得言乏矣或云定當為災之誤說文云災貧病也災定字形亦相近。故遂耗亂衰弱。及周室

微而五伯作。六國弊而暴秦興。背義理而尚威力。滅典禮而行貪叨。韓詩外傳五云

自周室壞以來王道廢而不起禮義絕而不繼秦之時非禮義棄詩書略古昔大誠聖道專為苟安以貪利為俗以告獵為化而天下大亂燕策太子丹曰今秦有貪饕之心而欲不可足也說文云饕貪也重文作叨按考績篇

作貪。重賦斂以厚己。強臣下以弱枝。春秋繁露盟會要籒云強幹弱枝以明大小之職文德不獲封爵。公孫

弘傳封弘詔云古者任賢而序位量能以授官勞大者厥祿厚德盛者獲爵尊故武功以顯重而文德以行褒按三式篇引崧高烝民詩而釋之云申伯山甫文德致升平而王封以樂土賜以威服文德獲封蓋三家詩說有之

列侯不獲。下脫二字當是不獲治民即三式所云列侯或有德宜子民而道不得施也是以賢者不能行禮以從道。詩北門云終

饗者無禮也箋云君於已祿厚終不足以爲禮品臣不能無枉以從利。品臣論言兼臣強典卅五引應劭漢官儀載張敞蕭望之言曰夫倉廉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樂辱今

小吏奉率不足常有憂父母妻子之心雖欲潔身爲廉其勢不能後漢書仲長統傳昌言損益篇云選用必取善士善士富者少而貧者多祿不足以供養安能不少營私門乎崔實政論云今所使分威權御民人理獄訟幹賦

庫者皆羣臣之所爲而其祿甚薄仰不足以養父母俯不足以活妻子父母者性所護也妻子者性所親也所愛所親方將凍餒雖冒刃求利尙猶不避況可令臨財御衆乎是所謂渴馬守水鯨犬護肉欲其不侵亦不幾矣

君又驟赦以縱賊民無恥而多盜竊何者咸氣加而化上風。咸當作戾戾氣與下和氣相對說苑貴德

籊云天子好利則諸侯貪諸侯貪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庶人盜上之變下猶風之靡草也。漢書魏相傳云飢寒在身則此賊

紇舊作絕所以不能詰其盜者也。襄廿一詩云大風有陰貧人敗類。柔爾之教矣

民斯效矣。角弓今詩作胥傲白虎通三教篇引詩作斯效是故先王將發號施令。淮南子本經訓云發號施令天下莫不從風諄諄如

也。詩抑云誨爾諄諄按禮記中庸肫肫其仁鄭注肫肫讀如誨爾怵怵之怵怵怵懇誠貌也春秋繁露相生篇云孔子爲魯司寇斷獄屯屯與衆共之說苑至公篇作敦敦諄諄敦敦屯屯怵怵義並同惟恐

不中而道於邪故作典以爲民極。周禮云太宰掌建邦之六典又云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上下共之無有私曲。

管子五輔篇云公三府制法。後漢書郎顛傳云委任三府章懷注三公法行而私曲止也按太尉司徒司空皆開府故曰三府未聞赦彼有罪。詩小弁云舍彼有罪

釋文舍音捨又音赦周禮司刺鄭注赦舍也獄貨惟寶者也。書臣刑云獄貨非寶是故明君臨衆必以正軌。隱五年左傳云講事以度

軌量謂既無厭有。句有誤字務節禮而厚下復德而崇化使皆阜於養生。周語云所以阜財用衣食章昭

注阜而競於廉恥也。管子牧民篇云國有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淮南子泰族訓云民無廉恥不可治也非修禮義廉恥不立是以官長正

而百姓化邪心黜而姦匿絕。匿讀爲隱然後乃能協和氣而致太平也。漢書楚元王傳劉向封事云和

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易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象爲本君以臣爲基然後高

能可崇也。文有脫誤當云國以民爲本君以臣爲基基厚然後高能可崇也鹽鐵論末通篇云築城者先厚其基而求其高畜民者先厚其業而後求其臚考工記云匠人斲厚三尺崇三之鄭注高厚以是

班祿第十五

為率足
以相勝
馬肥。然後遠能可致也。詩有馱毛傳馱馬肥強貌馬肥強則能升高進遠臣疆力則能安國鄭箋云此喻傳公之用臣必先致其祿食祿食足而臣莫不盡忠

人君不務此而欲致太平。此猶薄趾二字而望高牆。淮南子秦族訓云不益其厚而張其廣者毀不廣其基而增其高者

述救第十六 本傳在愛日篇後

凡治病者。必先知脈之虛實。素問玉機真藏論黃帝曰凡治病察其形氣色澤脈之盛衰病之新故乃治之論評虛實論岐伯曰邪氣盛則實精氣奪則虛 氣

之所結。莊子達生篇云忿滯之氣散而不反則為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氣下寒則氣收昃則氣泄驚則氣亂勞則氣耗思則氣結然後為之方 素問至真要大論帝曰氣有多少病有盛衰治有緩急方有大

味之滋因氣感之宜辯五苦六辛致 故疾可愈而壽可長也 鹽鐵論輕重篇云扁鵲撫息脈而知疾

水火之齊以通閉解結反之於平 則損之而調陽是以氣脈 為國者。必先知民之所苦。禍之所起。然後設之以禁。故

茲可塞。國可安矣。墨子兼愛篇云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也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不能治譬如醫之攻人之疾者然必知疾之所自起焉能攻之不知疾之所

自起則 弗能攻 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管子法法篇云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故久而不勝其禍毋赦者大害而大利者也故久而不勝其禍

赦贖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後漢書桓譚傳云惡人謀傷則善人蒙福此倒用其語漢書刑法志文帝詔曰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衛善人也 矣

以明之哉。曰。孝悌之家。修身慎行。孝經云修身慎行恐辱先也 不犯上禁。從生至死。無銖兩

罪。銖兩言其輕漢書趙廣漢傳云銖兩之姦亦此意 數有赦贖。未嘗蒙恩。漢書文三王傳云比比蒙恩 常反為禍。何

者。正直之士之為吏也。直舊作真提程本改 不避強禦。漢書蓋寬饒傳王生予書曰明主知君秉辟扶風鮑收為都官從事城亦抗直不避強禦按詩羔民不畏強禦文十年左傳引詩剛亦不吐柔亦不茹

社注云詩大雅羔仲山甫不辟強禦秦策高誘注引詩亦作不辟強禦諺多用韓詩疑韓詩畏本作辟辟與避通

不辭上官。辭謂謁辭。漢書尹翁歸傳云：徵拜東海太守，遺辭廷尉于定國。後漢書丁鴻傳云：竇憲兄弟各擅除謁辭求通，待報雖奉符，驛受臺勅，不敢便去。久者至數十日，梁統後冀傳云：冀愛監奴秦官，官至太倉令，威權大震。刺史二千石皆謁辭之，郭伋傳云：召見辭謁，章懷注：因辭而謁見也。循吏傳云：任延拜武成太守，帝親見，戒之曰：善從事督察。續漢書方進傳云：督察公卿，顏師古注：督視也。方懷不快。易武成六二：其心不快。良曰：取上素所不快，計羣臣所共知，最甚者一人先封以示羣臣。而姦猾之黨。漢書武帝紀：元狩六年詔曰：姦猾為害。又加誣言。說文云：加，語相增加也。誣，加也。漢書五行

志：淮陽王上書，寃博辭語，增加顏師古注。皆知赦之不久，則且共橫枉侵寃，誣奏罪法。崔實政論云：長吏或實情廉心，平行選內省不疚，媚寵曲禮不行於所屬私愛。無口於州府郡側目，以爲負平，行選巧人猾吏，向壁作條，誣覆闔門捕攝妻子。今主上妄行刑辟，昭六年左傳：叔向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廷尉掌刑，辟宣帝紀：元康二年詔曰：用法或持巧心，折律貳端，深淺不平，增辭飾非，以成其罪。妻不如實，上亦亡繇。知高至死徙。

下乃淪寃。漢書尹翁歸傳云：案致其罪，而被寃之家，乃甫當乞鞠。告故以信直。信讀爲申說，文云：鶴窮治舉人也。經典通用鞠禮，記文王世子云：告於甸人，鄭注：告讀爲鞠。讀書用儻曰：鞠，周禮小司寇讀書則用儻。注鄭司農云：如今時讀鞠已乃論之。史記夏侯嬰傳云：嬰試補縣吏，與高祖相愛，高祖戲而傷嬰，人有告高祖，高祖時爲亭長，重坐，坐人告故不傷嬰，集解：鄧展曰：律有故乞鞠，高祖自告不傷人，索隱：案晉灼云：猶結竟呼囚鞠語罪狀，囚若稱枉，欲乞鞠者許之也。漢書景武昭宣元成功功臣表：新時侯趙弟坐爲太常，鞠獄不實，如傳曰：鞠者以其辭決罪也。晉亦無益於死亡矣。漢書刑法志：縱繫上書云：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及隱逸行

士。淑人君子。詩：爲讒佞，利口所加，誣覆冒。論語云：惡利口之覆邦家者。漢書王尊傳云：侵者，經其辭而上之，虞姬曰：有司受賂，聽用邪人，卒見覆冒，不能自明。明德馬后傳云：時有楚獄，囚證相引，繫者甚多，后恐有單辭，妄相覆冒，承聞爲上言之。後漢書皇甫規傳云：今見覆沒，取痛實，深覆沒，即覆冒，冒沒聲，近法同。下土寃民。漢書于定國傳云：張釋之爲廷尉，能至闕者，萬無數人。其得省問者，不過百一。既對尙書，空遣去者，復十六七。雖蒙考覆。覆當作覈，說文云：覈，實也。考，覆也。州郡轉相顧望。漢書王嘉傳：嘉傳云：外內顧望，留苦其事。舊作留，吾真事，按漢書西域大宛傳云：不敢留苦，顏師古注：不敢留，遠及困苦之也。易林：咸之蠱萃之咸，巽之井未濟之需，並云：稽難行，旅留

述赦第十六

七三

連愁 春夏待秋冬。秋冬復涉春夏。如此行逢救者不可勝數。漢書趙元王後向傳云

輪冬至春行寬大而滅死罪如淳曰獄冬盡當決竟而得踰冬復至後冬故或逢
赦或得減死也魏相傳云大將軍用武庫令事檢下相廷尉獄久繫踰冬會赦出 又謹慎之民。用天

之道。分地之利。擇莫犯土。句有誤字程 本士作法 謹身節用。孝經云用天之道分地之利體身節用以

擊鉗鉄髡不肯 積累纖微以致小過。後漢書梁紘後商傳云大獄一起無辜者繫死囚囚繫纖微成

謹慎自令然 累害篇云將吏異好情獨殊操情吏增都都之白舉涓涓之言獨吏懷惠恨徐求其過

因纖微之謗被以罪罰韓詩外傳九云禍起於纖微漢書張湯後安世傳云累積纖微 此言質良蓋民

惟國之基也。禮記月令云黑黃蒼赤莫不質良鄭注質正也良善也按此當作質良言當作皆蓋當作善

實政論云競趨微短吹毛求 輕薄惡子。漢書酷吏尹賞傳云雜舉長安中 不道凶民。漢書翟方進傳

疵重案深詆以中傷貞良 輕薄少年惡子國基注見本政篇 不道凶民。漢書翟方進傳

之傳云諸盜及殺人犯不道者百姓所疾苦也 思彼姦邪起作盜賊以財色殺人父母

戮人之子滅人之門取人之賄及貪殘不軌。漢書王尊傳云五官 凶惡弊吏掠殺

不辜。漢書魏相傳云人有告相賊殺不辜谷永傳云多繫無辜掠立迫恐後漢書章帝紀元和元年詔曰律云

動心侵冤小民。注見考 續篇 皆望聖帝當為誅惡治冤。漢書胡建傳云 以解普怨。怨滋厚云 反

一門赦之令惡人高會而夸詫。漢書高帝紀云置酒 高會服虔曰大會也 老盜服臧而過門。臧舊作藏据傳

也鹽鐵論刑德篇云盜有臧者罰周禮司厲 注鄭司農云今時盜賊臧加責沒入縣官 孝子見讎而不得討。哀十三年左傳云越子伐吳吳王

也不可以見 亡主見物而不得取。漢書于定國傳云或盜賊發吏不亟追而反繫亡家 痛莫甚

焉。故將赦而先暴寒者以其多冤結悲恨之人也。漢書于定國傳 云民多冤結 夫養稊稗者 傷禾稼。惠姦宄者賊良民。韓非子難一云夫惜草茅者耗禾穗惠盜賊者傷良民今緩刑罰行寬

惠是利姦邪而害善人也按韓子語本管子明法解後漢書梁紘傳云

刑經之作反生大患惠加姦軌而害及良善也。書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誥是故先王之制刑法也，非好

傷人肌膚。漢書董仲舒傳云：傷肌膚以懲惡。斷人壽命者也。白虎通壽命篇云：壽命者上命也。淮南子精神訓云：夫人之所以不能終其壽命而中道夭於刑戮者，何

也以其生。乃以威姦懲惡，除民害也。易繫辭下傳云：不威不懲，後漢書陳寵傳云：往者斷獄嚴明，所以威懲姦慝。管子明法解云：賞功設罪，所以為天下致利。

除害也。天下本以民不能相洽，故為立王者以統治之。漢書谷永傳云：臣聞天生蒸民，不能相洽，為立王者以統理之，亦見

成帝紀：建始三年詔及王莽傳。天子在於奉天威命，共行賞罰。共讀為恭書，甘誓云：今予惟恭行天之罰。故經稱天命有德

五服五章，天罰有罪，五刑五用。書畢陶謨詩刺彼宜有罪，汝反脫之。詩經反疏

古者惟始受命之君，承大亂之極，被前王之惡，其民乃並為敵讎。子云：天子受命而與討，其讎與

敵罔不寇賊，消義姦宄奪攘。書呂刑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王先生云：猶即鴟之誤。以革命受祚。易革象曰：為

之父母。書供範云：天子作民父母。故得一赦，繼體以下，則無違焉。堯當作堯，堯實堯論云：大赦之乃堯王受命而與討，其讎與

臣民漸染口化者耳。及戰國之時，犯罪者輒亡奔鄰國，遂赦之以誘優其進，逃之民，漢承秦制，而不懲，故漢紀云：夫赦者，權時之宜，非常典也。漢興，承秦兵革之後，大過之世，比屋可刑，故設三章之法，大赦之，乃漢

與民更始時勢然也。後世承業襲而不革，失時宜矣。大過二字，今本漢紀缺，據初學記廿補。何者，人君配乾而仁，順育萬物，以成大功。

舊無物字，據本傳補。春秋繁露王道篇云：仁之善者在於天，天仁也。天覆育萬物，既化而生之，有養而成之，事功無已，終而復始。又云：天常以愛利為意，以養長為事。春秋夏皆其用也。王者亦常以愛利天下為意，以安樂一世為事，好惡喜怒而備用也。非得，以養姦活罪為仁，放縱天賊為賢口也。漢書宣帝紀：黃龍元年詔曰：今吏或以不禁姦邪為

寬大縱釋有罪為不苛，或以酷惡為賢，皆失其中天賊即忠貴篇所云：天以為賊，或云當作大賊，非。

今夫性惡之人。論衡本性篇云：周人世頑以為人性有善有惡。居家不

孝悌，出入不恭敬，輕薄慢傲，凶悍無辨。淮南子時則訓云：求不孝不悌，戮暴傲慢而罰之。臣氏春秋處方篇云：少不悌，而長不節，慢高誘注，悍

兇也。文選范蔚宗宦者傳論：李善注引桓譚新論云：居家循理，鄉里和順，出入恭敬，言語謹遜，謂之善士。

明以威侮，侵利為行。書甘誓云：威侮五行，史記匈奴傳中行說曰：匈奴

以戰攻為事。以賊殘酷虐為賢。賊殘疑倒漢書哀帝紀詔曰察吏殘賊酷虐者以時退李尋傳云諸國此用其文。昔佞謂抱虛求進及用殘賊酷聞者宜以時廢退程方進傳劾奏朱博等云所居皆尚殘賊酷虐苛刻慘毒以立威。故數陷王法者。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序云多陷法禁。此乃民之賊。孟子云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

下愚極惡之人也。漢書古今人表序云可與為惡不可與為善是謂下愚王莽傳黃凶極惡。雖脫桎梏而出囹圄。禮記月令云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終無改悔之心。自詩以羸敖頭。當云自詩以數赦贖字形相近而誤。出獄踰階。論語云取階如也。復犯法者何不然。何不然言何所不然也。漢書韓信傳何不誅何不服何不散顏注如此。匡衡傳云竊見大赦之後蠢邪不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洛陽至。

有主諧合殺人者。說文云諧論也。論諧也。合乃諧之省。續漢書五行志載桓帝末童諸曰河間來合諧王先生云諧合殺人若今律云私和頂兇矣。謂之會任之家。會任浮侈篇作合任。按史記貨殖傳子貸金錢千貫節祖會。漢書作會。偁師古注。會任者合會二家交易者也。一切經音義六引。聲類云偁合市人也。會與偁同。受人十萬。謝客數千。又重饋部吏。吏與通姦。漢書宣帝子東平惡王傳云通姦犯法。利入深重。幡黨盤牙。漢書司馬相如傳上林賦云翮

翮互經郭璞曰互經互相經過也。牙即互字。谷永傳云百官盤互。顏師古注盤互盤結而交互也。互字或作牙。言如豕牙之盤曲。犬牙之相入也。楚元王傳劉向云宗族盤互。師古亦云字。或作牙。後漢書滕撫傳云盜賊羣起。盤牙連歲。章慶注。盤牙謂相連結。黨錮傳序注引謝承後漢書云。中官黃門警牙。境界魏志。曹真後爽傳。根據槃牙。吳志。陸瑁傳。九域槃牙。按牙並當作互字。形相近而誤。師古謂如豕牙。非是。盤盤盤古字通。請至

貴戚寵臣。說聽於上。謁行於下。漢書外戚恩澤表注如淳曰。律諸為人請求。於吏以枉法而事已行為聽行者皆為司寇。是故雖嚴令

尹。謂洛陽令。河南尹也。終不能破壞斷絕。王先生云。博是壞字之誤。繼培按。破壞見救邊篇。何者。凡敢為大姦者。一切經音義十六引

三蒼云。敢必行也。不畏為之。史記酷吏張湯傳云。趙王上書告湯大臣也。史記湯居有病。湯至為摩足。疑與為大姦。材必有過於衆。而能自媚於上者

也。淮南子。秦族訓云。智伯有五過人之材。史記衛將軍傳云。以和柔自媚於上。多散苟得之財。禮記曲禮云。臨財毋苟得。奉以諂諛之辭。以轉

相驅。非有第五公之廉直。第五倫也。見後漢書。孰能不為顧。詩正月。鄭箋云。顧猶視也。念也。按為顧。謂利動性定。實成不為主。顧顧亦謂委曲承意也。今案洛陽主殺人者。高至數十。下至四五。身不死則殺不

止皆以數赦之所致也。由此觀之。大惡之資。終不可化。雖歲赦之。適勸茲

耳。舊說赦之二字。按巨術傳云。雖歲赦之。刑猶難使措而不用也。此文多本術語。今據補崔實政論亦云。雖日赦之。亂甫繁耳。或云。二辰有候。云舊作之初學記廿引或三辰有候。周禮

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禮。鄭注曰。月星辰。開元占經六十五引黃帝占云。天中常有繫星三。以甲子丙子戊子庚子壬子暮視之。其一星去有喜事。其二星去有賜令。三星去

天氣當赦。入君德令赦。天引甲子期八十一日。丙子期七十二日。戊子期六十日。庚子期八十日。壬子期六十二日。而赦御覽六百五十二引風角書云。春甲寅日風去地三四丈。鳴條從申上來。為大赦。期六十日。又云。候赦法。冬至後

大赦。又引望氣經云。黃氣四出。往期五十日。赦。故主人主順之。而施德焉。未必然也。然舊作殺然。誤為然。又轉

作殺也。未必然也。見史記自序。王者至貴。與天通精。御覽七十六引春秋保乾圖云。天子至尊也。神精與天地通。准並作精。覽冥訓亦云。南子天文訓云。人主之情上通於天。御覽九八百七十六引情

心有所想。意有所慮。未發聲色。天為變移。易是類謀云。主有所貴。王侯元德。天下歸。郵心有所

維意有所慮。未發顏色。莫之漸射。出天地災。挺挺無形之外。准萌纖微之初。先見吉凶。為帝演謀。怨之可也。勿

之無也。此文本於彼。彼文有脫誤。後漢書揚震後賜傳云。王者心有所惟。意有所想。雖未形顏色。而五星以之。推

移陰陽為其變。或若休咎庶徵。月之從星。書供此乃宜有是事。故見瑞異。或戒人

主。或字誤。王先生云。疑惑之誤。若忽不察。是乃已所感致。而反以為天意欲然。非直也。直當作

息夫躬傳王嘉曰。天之見異。所以勸戒人君。欲令覺悟。反正推誠。行善。孔光傳云。臣聞師曰。天右與王者。故災異

數見。則備告之。欲其改更。若不畏懼。有以塞除。而輕忽簡。經則凶罰加焉。谷永傳云。竊聞明王即位。正五事。建大

中以承天心。則庶徵序於下。日月理於上。如人君淫溺。後宮般樂。游田五事。失於射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降。而

六極至。又云。臣聞災異。皇天所以譴告人君。繩失。猶藏父之明。誠畏懼。敬改則禱。鐘福降。忽然簡易。則咎罰不除

俗人又曰。風俗通云。止擊風俗見善。不徒故謂之俗人見意林。先世欲赦。常先遣馬。分行市里。聽於路隅。咸

云當赦。以知天之教也。乃因施德。若使此言也。而信。則殆過矣。夫民之性。固好意度者也。韓非子解老篇云。前識者無緣而忘意度者也。見久陰。則稱將水。見久陽。則稱將旱。見小

貴。則言將饑。見小賤。則言將穰。兩小字當作米然或信或否。由此觀之。民之所言。未

必天下。讀如下前世贖赦稀疏。民無覲覲。桓二年左傳師服曰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覲覲近時以來。赦贖稠

數。說文云故每春夏。輒望復赦。崔實政論云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乃赦示不廢舊章而已近承

之於死頃聞以來歲且一赦百姓忸怩輕或抱罪之家。僥倖蒙恩。說文云徽幸也僥倖即徽幸之別

者多日。久不赦則姦宄熾而吏不制。漢書刑法志云故赦贖以解之。此乃招

亂之本原。本傳作此未昭政亂之本源政當是治唐人避諱改之本書斷訟篇云必未昭亂之本不察

禍福之所生者之言也。管子君臣下篇云審知禍福之所生正世篇云古之欲正世調天下者必先

而治。凡民之脫。所以輕為盜賊。吏之所以易作姦匿者。為以赦贖數而有僥

望也。若使犯罪之人。終身被命。漢書刑法志云已論命晉灼注命者名也成其罪也張耳傳云

良贖可。良疑赦孺子可令姐。釋名釋長幼云兒始能行曰孺子孺謂也中庸之人。可引而

下。後漢書楊終傳云上智下愚謂之不移中庸之流要在教化引善作弘新書連語云中主者可引而上

其諺曰。一歲載赦。奴兒噫嗟。奴兒即好兒非也噫嗟政論作噫嗟史記韓信傳云項王噫嗟叱咤

千人皆震索隱噤噤懷怒氣漢書作意烏粹陸晉灼注意烏志怒聲也方言云宋衛之間凡怒而噫噫謂之噫

戴高誘注意悲聲動也意嗟急氣言之則為意。不言王誅不行。則痛瘞之子皆輕犯。急就篇

文云凝積血也。况狡乎若誠思畏。思字衍即盜賊多而姦不勝。故赦則是為國為

瘞痛瘞溫病說。况狡乎若誠思畏。思字衍即盜賊多而姦不勝。故赦則是為國為

裁究報也。按漢書韓安國傳云丞相鈞言於太后曰王恢首爲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爲匈奴報讐也陳湯傳傷上疏言臣與吏士共誅郅支單于幸得禽滅萬里振旅宜有使者迎勞道路今司隸反逆收繫按驗是爲郅支報仇也爲國爲丞相報謂益人善良民而得放釋不啻爲益人報讐與湯所言同意

夫天道賞善而刑淫

襄十四年左傳師曠曰良君將賞善而刑淫

天工人其代之。書畢

故凡立王者將以誅邪惡而養正善而以逞邪惡逆妄

莫甚焉。

漢書刑法志宣帝詔曰伏獄不當使有罪與邪不辜蒙戮晉灼注當重而輕使有罪者起邪惡之心也

且夫國無常治又無常亂法令

行則國治法令弛則國亂

管子任法篇云法者不可恆也存亡治亂之所從出又云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此謂爲大治韓非子有度篇云國無常彊無常弱奉法者彊

則國彊奉法者弱則國弱

法無常行亦無常弛

亦舊作法提諸子彙函改

君敬法則法行君慢法則法弛昔

孝明帝時制舉茂才

御覽二百六十五六百五十二並作荆州舉茂才按作荆州是也下云部南郡從事續漢書郡國志南郡屬荆州

過闕謝恩賜

食事訖問何異聞對曰巫有劇賊九人

續漢書郡國志巫縣屬南郡漢書朱博傳云縣有劇賊

刺史數以竊郡

竊當作竊漢書朱博傳云部刺史奉使典州督察郡國竊察聲相近莊子庚桑楚篇竊竊乎釋文崔本作察察齊物論篇竊竊然知之釋文司馬云竊竊猶察察也家語好生篇竊夫其有益與無益王肅注竊宜爲察皆其證

訖不能得帝曰汝非部南郡從事邪對曰是帝乃振怒

書洪範云帝乃震怒振震古字孟管子七臣七主篇云臣

下振怒

曰賊發部中而不能擒然材

當作才

何以爲茂捶數百便免官而切讓州

郡十日之閒賊卽伏誅由此觀之擒滅盜賊在於明法不在數赦今不顯

行賞罰以明善惡嚴督牧守以擒姦猾而反數赦以勸之其文常

舊作帝

曰謀

反大逆不道諸犯不當得赦皆除之將與士大夫瀝心更始

御覽六百五十二引漢舊儀云踐祚改元

立皇后太子赦天下每赦自殊死以下及謀反大逆不道諸不當得赦者皆赦除之令下丞相御史復奏可分遣丞相御史乘傳駕行郡國解囚徒布詔書郡國各分遣使傳鹿車馬行屬縣解囚徒後漢書順帝紀陽嘉三年詔

曰嘉與海內洗心更始其大赦天下自殊死以下謀反大逆諸犯不當得赦者皆赦除之文與此同崔實政論云踐祚改元際未嘗不赦每其令曰萬幾舊惡將與士大夫更始是蒙先且違無改之義非所以明孝抑邪之

也。歲歲灑之。然未嘗見姦人冗吏。周禮禋人掌共外內朝充食者之食鄭注充食者謂留治文書若今尚書之屬諸上直者疏云充食者冗散也外內朝上

直諸吏謂之冗吏亦曰散吏王先生云冗疑冗有肯變心悔服稱詔者也。悔服謂悔過服罪漢書蕭望之傳云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宣帝子東平思王字傳云王既悔

過服罪太后寬忍以貰之有司奏事又俗。疑欲彙以赦前之微過。妨今日之顯舉。然則改往修

來。更始之詔亦不信也。漢書平帝紀即位詔曰夫赦令者將與天下更始誠欲令百姓改行紿己全其性命也往者有司多舉奏赦前事累增罪過誅陷亡辜殆非重信慎刑刑

心自新之意也及選舉者其歷職更事有名之士則以為難保廢而弗舉甚謬於赦小過舉賢材之義諸有職及

內惡未發而薦舉者皆弗察驗令士厲精鄉進不以小疵妨大材自今以來有司無得陳赦前事置奏上有不如

詔書為虧恩以不道論詩譏君子屢盟亂是用長。言巧故不若希其令必其言若良不能了

無赦者。了舊作子廣雅釋詁云了罕之為愈令世歲老古時一赦。世當作卅謂三十年也老蓋放字放與改字形相近

政論云今如欲遵先王之制宜曠然更下大赦令因明論使知永不復赦則羣下震慄莫輕犯罪縱不能然宜十

歲以上乃時一赦意與此同則姦宄之滅十八九可勝必也昔大司馬吳漢老病將卒世祖

問以遺戒對曰臣愚不智不足以知治慎無赦而已矣。後漢書夫方以類聚物

以羣分。易繫辭上傳人之情皆見乎辭。繫辭下傳云聖人之情見乎辭故諸言不當赦者非修身慎

行則必憂哀謹慎而嫉毒姦惡者也。諸利數赦者非不達赦。疑務則必舊作

內懷隱憂。詩柏舟云有願為者也。人君之發令也必諸於羣臣羣臣之姦邪

者固必伏罪。隱十一年左傳云雖正直吏猶有公過自非鬻拳。莊十九年左傳李離。史記循吏傳

孰肯刑身以正國。循吏傳論云李離過殺而伏劍晉文以正國法然則是皆接私計以論公政也。御覽六百九十四接作挾

下有夫字按接讀為挾儀禮鄉射禮兼挾乘矢鄭注古文挾皆作接大射儀注同漢書賈誼傳云陛下接王淮南諸子孟康曰接音挾挾持欲王淮南諸子也與狐議裘無時焉可。

與狐舊作與瓜。掘御覽改按與狐。議蓋相傳有是言。抱朴子博喻篇云：與好勝己者而讎舉疾惡之賢，是與狐讎治也。天中記引符子云：魯侯欲以孔子為司徒，將召三桓而讎之。左邱明曰：周人有愛裘而好珍羞，欲為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欲失其少牢之珍，而與牟謀其羞。言未卒，狐相率逃於重邱之下，牟相呼載。傳曰：民之於深林之中，故周人之謀失之矣。今君欲以孔子為司徒，召三桓謀之，非亦與狐謀喪牟謀羞哉。傳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宣十六年左傳夫有罪而備辜。漢書王莽傳云：所征珍賦盡備厥辜，被備俱獲之誤。後漢書皇甫嵩傳：董卓曰：義真情未平，章懷住韓古。服冤結而信理。信讀為申，後漢書獨異傳云：申理枉結。此天之正也，而王之法也。故曰：無縱詭隨，以謹無良。詩民若枉善人以惠姦惡，此謂斂怨以為德。詩先帝制法，論衷刺刀

者。衷與衷甲之衷同，或當作衷。漢書金日磾傳云：何羅衷白刃從東箱上，衷衷同字。刺刀疑刺刃。禮記少儀云：凡有刺刃者，以授人則辟刃。何則？以其懷姦惡之心，有殺害之意也。聖主有子愛之情。漢書匡衡傳云：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而是有殺害之意，故誅之。况

成罪乎？尚書康誥王曰：於戲！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匪省。今書作非省。乃惟終自

作不典戒。今作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言惡。舊作恐。人有罪雖小，然非以過

差為之也。漢書王嘉傳云：人情不能不有過差。乃欲終身行之。故雖小，不可不殺也。何則？是本頑

凶，思惡而為之者也。乃有大罪匪。今作非。終乃惟省哉。今作省災。適爾既道，極厥罪

辜。今作乃。時亦不可殺。言殺人雖有大罪，非欲以終身為惡，乃過誤爾。是不

殺也。周禮謂人凡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鄭注：過無本意也。司刺再宥曰：過失鄭司農云：過失若今律過失殺人，不坐死。後漢書郭躬傳云：法令有故誤誤者，其文則輕。若此者，雖曰

赦之可也。金作贖形。赦作宥罪。書堯典云：金作贖。刑書災肆赦。皆謂良人吉士。詩黃鳥云：職我良人，卷阿云：葛藟王多吉士。

時有過誤，不幸陷離者爾。襄廿一年左傳：人謂叔向曰：子難於罪，其為不知乎？先王議讞獄以制。讞讞衍一字，照六年左傳：叔向云：昔

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漢書景帝紀：中五年詔曰：諸獄疑若讞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服者，輒讞之。張湯傳云：平亭疑法，奏讞疑說文云：讞者，讞舉也。讞與讞同。

原情論意。漢書王嘉傳云：聖王斷獄

原情論意。

原情論意。

必先原心定罪探意立情五行志引京房易傳曰誅不原情茲謂不仁後漢書靈帝傳云請聞春秋之義原情定過赦事誅意

以救善人非欲令兼縱惡逆以

傷人也。是故周官差入議之辟。小司寇

此先王所以整萬民而致時雍也。莊廿三年左傳

曹劌曰夫禮所以整民也書堯典云黎民於變時雍

易故觀民設教。觀象辭

變通移時之議。繫辭下傳云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

今日拔

世莫乎此意。何本乎作先按當作莫急乎此

三式第十七

高祖定漢與羣臣約自非劉氏不得王非有武功不得侯

史記絳侯世家亞夫曰高皇帝約非劉氏不得

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約天下共舉之孝文皇帝始封外祖

史記外戚世家云文帝追尊薄太后父為靈文侯

因為典式行之至今

孝武皇帝封爵丞相以褒有德後亦承之

漢書公孫弘傳云元朔中代薛澤為丞相先是漢常以列侯為丞相惟弘無爵上於是下詔封

弘為平津侯其後以為故事

建武乃絕傳記所載稷卨伯夷皐陶伯翳

曰皆受封土

詩長發疏云中候握河紀

有國故尹吉甫作封頌二篇

頌疑當為誦詩崧高云吉甫作誦毛傳作是工師之誦也

其詩曰虩虩申伯王纘之

事于邑于謝南國于是式

崧高是舊作二据程本改今詩圖下無千字按志氏姓篇引詩續作謝作序于是作為此書引詩不用毛氏後人或据毛詩改之遂致兩引

異又曰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致升平而王封以樂土賜以盛服也

漢書梅福傳云升平可致張晏曰民有三年之儲曰升平按食貨志云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衣食足而知

榮辱廉讓生而爭訟息故三載考績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成此功也三考黜陟餘二年食進業日登再登日平餘六年食三登日泰平二十七歲遭九年食然後王德流洽禮樂成焉升平即登平升平

受封與志說合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刑渥凶

鼎九四刑王此言公不勝任則有渥刑也

謂本作形

謂本作形

是故三公在三載之後宜明考績黜刺簡練其材其有稷卨伯夷申伯仲

山甫致治之效者封以列侯令受南土八蠻之賜王先生云其尸祿素餐曹子

建求自試表李善注引韓詩曰何謂素餐素者賈也人但有質朴而無治民之材名曰素餐尸祿者頗有所知言

惡不言默然不語苟欲得祿而已譬若尸矣漢書貢禹傳禹上書云血氣衰竭耳目不聰明非復能有補益所謂

素餐尸祿傍朝之臣也谷永傳云無使素餐之吏久尸厚祿無進治之效無忠善之言者使從渥刑是則所謂明

德慎罰書康而簡練能否之術也誠如此則三公競思其職而百寮爭竭其

忠矣書畢陶謨云百僚師先王之制繼體立諸侯以象賢也禮記郊特牲云繼世以立諸侯

其先父師寮與僚同子孫雖有食舊德之義易訟六三食舊然封疆立國不為諸侯張官置吏

不為大夫荀子大略篇云天之生民非為君也天之立君以為民也故古者列地建國非以貴諸侯而已列

皆為民也後漢書光武帝紀建武六年詔曰張官置吏所以為人也披張官置吏本管子明法解必有功於民乃得保位故有考績黜刺

九錫三削之義白虎通考黜篇云諸侯所以考黜何王者所以勉賢抑惡重民之至也尚書曰三載考

而賜又云百里之侯一削為七十里侯再削為五十里侯三削為三十里侯伯一削為五十里伯再削為五十

十里附庸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由此觀之未有得以無功而祿者也詩

伐檀序云在位貪獨斷云漢制皇子封為王者其實古諸侯也周末諸侯或稱王而漢天子自

無功而受祿當今列侯以皇帝為稱故以王號加之總名諸侯王子弟封為侯者謂之諸侯羣臣異

號有功封者謂之徹侯後避武帝諱改曰通侯法律家皆曰列侯御覽一百九十八引風俗通云列者言其功德列著乃爵也率皆襲先人之爵因祖考之

位其身無功於漢無德於民專國南面臥食重祿下殫百姓富有國家此素餐之甚者也漢書張湯後延壽傳云延壽已歷位九卿既嗣侯國在陳留別邑在魏郡租入歲千餘

孝武皇帝患其如此。乃令耐金以黜之。而益多怨。耐舊作耐。漢書景帝紀元年高廟耐。張晏曰正月且作酒八月成名曰耐。

耐之言純也。至武帝時因八月嘗耐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所謂耐金也。武帝紀元鼎五年。九月。列侯坐獻黃金。耐祭宗廟。不如法。奪爵者百六人。如淳曰。漢儀注。諸侯王歲以戶口耐黃金。於漢廟。皇帝臨受。獻金少。不如斤兩色惡。王制。縣侯免國。臣瓚曰。食貨志。南越反時。卜式。上書願死之。天子下詔。塞揚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莫求從軍。至耐飲酒。少府省金。而列侯坐耐金失侯者百餘人。續漢書禮儀志。劉昭注。引漢律金布令云。列侯各以民口數。率千口奉金四兩。奇不滿千口。至五百口。亦四兩。皆會耐少府受。

今列侯或有德宜子民。而道不得施。白虎通。封公侯。篇云。擇賢而封之。使治其民。以著其德。極其才。上以尊天子。備蕃輔。下以子養百姓。施行其道。

或有凶頑醜。脫一不宜有國。而惡不上聞。漢書王吉傳。諫

昌邑王賀。云。思愛行。義。織介。不具者。於以上。聞。非。譽。國。之。福。也。張。敞。傳。顏。師。古。注。上。聞。聞。於。天。子。也。按。漢。書。景。帝。帝。子。河。間。獻。王。傳。有。司。奏。元。殘。賊。不。改。不。可。君。國。子。民。趨。敬。肅。王。彭。祖。傳。彭。祖。取。掉。姬。生。一。男。號。掉。子。彭。祖。薨。時。掉。姬。兄。為。漢。宦。者。上。召。問。掉。子。何。如。對。曰。為。人。多。欲。上。曰。多。欲。不。宜。君。國。子。民。外。戚。傳。云。霍。光。以。許。皇。后。父。廣。漢。刑。人。不。宜。君。國。子。民。蓋。亦。漢。時。律。令。文。語。本。湯。征。見。史。記。殷。本。紀。

且人情莫不以己為賢而效其能者。周公之戒。不使大臣怨乎不以。論詩云。駕彼四牡。

四牡項領。節南山。毛傳。項。大也。箋云。四牡者。人君所乘。駕。今。但。養。大。其。領。不。可。為。用。喻。大。臣。自。寇。王。不。能。使。也。此。引。詩。以。明。大。臣。怨。乎。不。以。則。以。四。牡。項。領。而。靡。所。聘。喻。賢。者。有。才。而。不。得。試。與。鄭。氏。異。說。蓋。本。三。家。詩。說。中。論。爵。祿。篇。云。君。子。不。患。道。德。之。不。建。而。患。時。世。之。不。遇。詩。曰。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豈。盛。靡。所。聘。傷。道。之。不。遇。也。新。序。雜。事。五。云。處。勢。不。便。豈。可。以。量。功。校。能。哉。詩。不。云。乎。駕。彼。四。牡。四。牡。項。領。夫。久。駕。而。長。不。得。行。項。領。不。亦。宜。乎。韓。釋。堂。邑。令。費。鳳。碑。云。退。己。進。弟。不。營。榮。祿。栖。遲。歷。稔。項。領。帶。畜。易。林。屢。之。刺。否。之。屯。噬。嗑。之。歸。妹。未。濟。之。明。夷。並。云。名。成。德。就。項。領。不。試。抱。朴。子。嘉。遁。篇。云。空。谷。有。項。領。之。駭。者。孫。陽。之。恥。也。勸。學。篇。云。項。領。之。駭。聘。迹。於。千。里。博。喻。篇。云。兩。紉。而。項。領。則。駭。駭。與。蹇。驢。同。矣。說。此。與。此。同。

今列侯年并以來。宜皆試補。長吏墨綬以上。

關內侯補黃綬。漢書百官公卿表云。爵十九。關內侯。二十。列侯。又云。凡吏秩。比六百石以上。皆銅印。墨綬。比二百石以上。皆銅印。黃綬。以信。讀為。申。其志。以

旌其能。周語。韋昭。注。旌。表也。其有韓侯邵虎之德。詩。韓奕。江。漢。郡。今。作。召。上有功於天子。舊作。下。下有益於

百姓。則稍遷位益土。以彰有德。書。皋陶。謨。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彰。與。章。義。同。其懷茲藏。藏惡。尤無狀者。

樓。亦。漢。時。律。令。文。漢。書。孫。寶。傳。劾。奏。立。向。樓。參。罔。上。瞞。方。進。傳。方。進。劾。立。樓。參。邪。亂。朝。政。又。奏。立。黨。友。後。將。軍。朱。博。鉅。鹿。太。守。孫。闕。故。光。祿。大。夫。陳。咸。皆。內。懷。參。罔。元。后。傳。解。光。奏。曲。陽。侯。根。內。懷。參。邪。欲。第。朝。政。晉。語。云。使。百

朱博鉅鹿太守孫闕故光祿大夫陳咸皆內懷參罔元后傳解光奏曲陽侯根內懷參邪欲第朝政晉語云使百

朱博鉅鹿太守孫闕故光祿大夫陳咸皆內懷參罔元后傳解光奏曲陽侯根內懷參邪欲第朝政晉語云使百

姓莫不有藏惡於其心中章昭注人懷粹絕也後漢書章帝紀建初元年刺史明加督察尤無狀者章懷注無狀謂其罪惡尤大其狀無可寄言故云無狀

且夫列侯皆剖符受策。史記高祖紀六年乃論功與諸列侯剖符行封釋名釋書契云漢制始勅封侯曰册說文云册符命也諸侯受於王也册與策同周禮大宗伯王命諸侯則備鄭注備進之也王將出命假祖廟立依前南鄉演者進當命者延之命使登內史由王右以策命之降再拜稽首登受策以出 國大臣也。雖身在外而心在

王室。書顧命云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 宜助聰明與智賢愚。句有誤字淮南子主術訓云羣臣輔佐並進無愚智賢不肖莫不盡其能者則君得所以制臣臣得

所以事君治國之道明矣。以佐天子。詩六月 何得坐作奢僭。驕育負責。育蓋羸字之壞大戴禮會子制言上篇云富貴吾恐其羸驕也字亦作盈

漢書楚元王傳劉向封事云驕盈無厭淮南厲王傳云驕盈行多不軌敘傳云武安驕盈又云常山驕盈 欺枉小民淫恣酒色。職為亂階。詩巧以

傷風化而已乎。漢書韓延壽傳云既傷風化重使賢長吏齋夫三老孝弟受其恥按景十三王傳趙王曰中山王但奢淫不佐天子捐循百姓何以稱為藩臣此文本之 詔書橫

選。猶乃特進。後漢書左雄傳云特選橫調紛紛不絕揚震後乘傳云乘上言自頃所徵皆特拜不試又云時郡國計吏多留拜為郎乘上言宜絕橫拜以塞覬覦之端李固傳云舊任三府選令史光

祿試尚書郎時皆特拜不復選。而不令列侯舉。下當脫土字 此於主德大洽。列侯大達。兩大字

未一切經音義六引蒼頡篇云洽瀉徹也。非執術督責。總覽獨斷御下方也。漢書公孫弘傳對策云擅殺生之柄通壅塞之塗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

遠近情為必見於上謂之術。羸錯傳上書言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揭於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史記李斯傳云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又云能獨斷而密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後漢書光武帝紀云明慎政體總攬權綱覽即攬之省。今雖未使典始。當作司 治民。然有橫選。當循王制。皆使貢士。不宜

闕也。是誠封三公以旌積德。書盤庚云汝有積德 試。舊作識 列侯以除素餐。上合建侯之義。

易屯利。下合黜刺之法。賢材任職。則上下蒙福。後漢書竇融傳光武賜書云內則百姓蒙福 素餐委國。春秋繁露

立元神篇云退讓委國而去。位無凶人。文十八年左傳云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 誠如此。則諸侯必內思制行而助

國矣。制舊作刺按刺乃刺之謀刺即制字說文云刺裁也从刀从未未物成有滋味可裁斷 今則不然。有功不賞。無德不削。甚非勸

三式第十七

八五

善懲惡。漢書賈誼傳云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張傲傳云非賞罰無以勸善懲惡誘進忠賢。漢書循吏傳云蜀地辟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爾雅釋詁云誘進也移風

易俗之法術也。孝經云移風易俗莫善於樂 二式昔先王撫世。選練明德。定四年左傳云選建明德史記趙世家云選練舉賢任官使能

以統理民。史記陸賈傳云統理中國建正封不過百。取法於震。王先生云百下脫里字繼培按後漢書光武帝紀建武二年博士丁恭議曰古帝王

封諸侯不過百里故利以建侯取法於雷白虎通封公侯篇云諸侯封不過百里象雷震百里昭七年左傳云諸侯正封

能優而所治纖。漢書食貨志賈誼曰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也顏師古注纖與纖同則職修理而民被澤矣。漢書薛宣傳云衆職脩理今

之守相。制地千里。威權勢力。盛於列侯。材明德義。未必過古。而所治逾百

里。此以舊所治多荒亂也。是故守相不可不審也。鹽鐵論除狹篇云古者封賢祿能不過百里百里之中而為都疆垂不過

五十猶以為一人之身明不能照聽不得達故立卿大夫士以佐之而政治乃備今守相或無古諸侯之賢而莅千里之政不可不熟擇也呂氏春秋務本篇云處官則荒亂

昔宣皇帝興於民間。深知之故。常嘆曰。萬民所以安田里。無憂患者。政平訟治也。與我共

此者。其惟良二千石。於是明選守相。其初除者。必躬見之。觀其志趣。以昭

其能。明察其治。重其刑賞。見漢書循吏傳序後漢書左雄傳亦載之姦宄減少。戶口增息者。賞賜金帛。

爵至封侯。謂王成黃霸見漢書循吏傳崔實政論云漢法亦三年一察治狀舉孝廉尤異宣帝時王成為膠東相黃霸為潁川太守皆且十年但就增秩賜金封關內侯以次入為公卿其耗

亂無狀者。漢書景帝紀後二年詔曰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皆銜刀瀝血於市。賞重而信。罰痛而必。漢書

紀贊云孝宣之治信賞必罰按韓非子五蠹篇云賞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

羣臣畏勸。競思其職。宣帝紀贊云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故能

致治安而世升平。降鳳皇而來麒麟。天人悅喜。符瑞並臻。功德茂盛。立為中宗。續漢書禮儀志光武帝建武十九年詔曰惟孝宣帝有功德其上尊號曰中宗後漢書光武帝紀中元元年蔡臣奏言孝宣帝每有嘉瑞輒以改元神爵五鳳甘露黃龍列為年紀蓋以感致神祇表彰德信是以

化致升平。稱爲中興。論衡宣漢篇云：孝宣皇帝元康二年，鳳皇集於大山，後又集於新平。四年，神爵集於長樂宮，或集於上林。九真獻神爵二年，鳳皇甘露降，集京師。四年，鳳皇下杜陵，及上林。五鳳三年，帝祭南郊，神光並見。或興於谷，燭耀齋宮，十有餘日。明年祭后土，靈光復至。至如南郊之時，甘露神爵降，集延壽萬歲宮。其年三月，鳳皇集長樂宮，東門中樹上甘露。元年，寶龍至，見於新豐。龍泉湧流，彼鳳皇，踞五六至。或時一萬而數，或時異鳥而各至。麒麟、神爵、黃龍、鸞鳥、甘露、龍泉祭后土。天地之時，神光靈耀，可謂繁盛，累積矣。由此觀之，牧守大臣者，誠感衰之本原也。不可不選練也。法令賞罰者，誠治亂之樞機也。不可不嚴行也。

韓非子六反篇云：聖人之治也，審于法禁。

法禁明著，則官法必于賞罰。五昔仲尼有言：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

昭七年左傳今者刺史守相，率多

怠慢，違背法律，廢忽詔令，專情務利，不恤公事。

續漢書百官志：劉昭注引蔡質漢儀云：詔書舊典，刺史班宣，周行郡國，省察治

政，融陟能，否斷理寃獄，以六條問事。其二條云：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詔守利，侵漁百姓，聚斂爲姦。此所云正其事矣。初學記廿四引崔實政論云：今典州郡者，自違詔書，縱意出入，御覽四百九十六又引云：每詔書所欲禁絕，雖重懇惻，罵置極筆，由復廢捨，終無凌意。故里語曰：州郡記如霹靂，得詔書但掛壁。

細民冤結，無所控告。漢書武五子傳：壺關三老八年左傳云：剪焉傾覆，無所控告。

下土邊遠，能詣闕者，萬無數人。其得省治，不能百一。郡縣負其如此也。

說文云：負，恃也。故至敢延期，民日往上書。此皆太寬之所致也。噬嗑之卦，下動上明，其象曰：先王以明罰勅法。夫積怠之俗，賞不隆則善不勸，罰不

重則惡不懲。

管子正世篇云：古之所謂明君者，非一君也。其設賞有薄，有厚，其立禁有輕，有重。迹行不必同，非故相反也。皆隨時而變，因俗而動。夫民躁而行僻，則賞不可以不厚，禁不可以不重。故

聖人設厚賞，非侈也；立重禁，非戾也。費薄則民不利，禁輕則邪人不畏。故凡欲變風改俗者，其行賞罰者，疑也。必使足驚

心破膽。

漢書賈誼傳云：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谷永傳云：臣永所以破膽寒心，願師古注言懼甚。後漢書崔駰後實傳政論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寤於爲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軌之膽。

民乃易視。

歲稱職為真又云功效卓爾自左內史初置以來未嘗有也

無愛金帛封侯之費其懷姦藏惡別無狀者圖鐵鑽

鉞之決

文有說誤王先生云嘗云則有鐵鑽斧鉞之誅

然則良臣如王成黃霸龔遂邵信臣之徒

並見漢書循吏傳邵傳作

召顏師古注召讀曰邵按召邵古通用

可比郡而得也神明瑞應可暮年而致也

漢書楚元王傳劉向云神明之應應若景衛京房傳

云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 三式

愛日第十八

國之所以為國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為民者以有穀也穀之所以豐殖

者以有疑人功也功之所以能建者以日力也

後漢書張純後奮傳云國以民為本民以穀為命崔實政論同管子八觀篇云民非

穀不食穀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動民非作力毋以致財淮南子主術訓云食者民之本也民

者國之本也國者君之本也是故人君者上因天時下盡地財中用人力周語云豐殖九穀

治國之日舒

以長故其民閒暇而力有餘

孟子云今國家閒暇

亂國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務而力

不足所謂治國之日舒以長者非謁羲和而令安行也

藝文類聚五十二篇上有能字下同山海經大荒南經東

南海之外甘水之閒有羲和之國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浴日於甘淵郭璞注羲和蓋天地始生主日月者也故啓

筮曰空桑之蒼蒼八極之既張乃有夫羲和是主日月輪出入以為晦明又曰瞻彼上天一明一晦有夫羲和之

子出於暘谷故堯因此而立羲和之官以主四時楚辭離騷云吾令羲

和弭節兮王逸注羲和日御也弭按也按節徐步也安行亦弭節之意

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度為千九百三十二里日一日行一度月一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一也

而益漏刻也

說文云漏以銅受水刻節晝夜百刻

刻冬夏之閒有長短焉太史立成法有四十八箭

乃君明察而百官治下循正而得其所則民安靜而力

周禮挈壺氏鄭注漏之箭晝夜共百

有餘故視日長也

商子盤令篇云無宿治則邪官不及為私利於民而百官之情不相稽則農有餘日

所謂亂國之日促以短者

非謁羲和而令疾驅也又非能減分度而損漏刻也乃君不明

類聚作君暗

則百

官亂而姦宄興。漢書五行志云詩云爾德不明以亡陸七卿不明爾德以亡背七仄言上不明 法令

鬻而役賦繁則希民困於吏政。說文云稀訟面相是也徐省 仕者窮於典禮。典疑曲之

論云長吏或實清廉不肯辦竈曲禮不行於所屬私愛無口於口府魏志荀或傳云文帝曲禮事或是也漢書儒

林傳云嚴彭祖廉直不事權貴或說曰君臣不修小禮曲意亡貴人左右之助曲禮即小禮曲意按武帝紀建元

元年詔曰河海潤千里其令祠官修山川之祠為歲事曲如 寃民口獄乃得直。空格程本作就漢書陸

禮王莽傳云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皆曲禮之證 烈士交私乃見保。漢書

曉大司農通往就獄得公職之按就獄得直吏政猶未大壞此當為鬻獄昭十四 亂化流

年左傳云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鬻獄乃得直即所謂買直也 昭十二年左傳云昔穆

張湯傳云與長安富賈田甲翁救之以死保之 後傳王鳳云御史大夫音謹勅臣敢以屬保之

行於下。隱五年左傳云亂政亟行所以敗 君子載質而車馳。細民懷財類聚而趨走。後漢

甫規傳云載贊 故視日短也。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將父。皇皇 言在古閒暇而得行

馳車懷糧步走 也毛詩凱風序云衛之淫風流行

孝。今迫促不得養也。漢書武帝紀建元元年詔曰今天下孝子順孫願自竭盡 孔子稱庶則

富之。既富則教之。論語 是故舊脫据 禮義生於富足。史記貨殖傳云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

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淮南子齊俗訓云夫 盜竊起於貧窮。鄧析子無厚篇云凡民有穿窬為盜

民有餘即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 貧窮起於無日。聖人深知力者。乃

於貧 富足生於寬暇。足舊作費据傳改漢書郊祀志 貧窮起於無日。聖人深知力者。乃

民之本也而國之基。國基注見 故務省役而為民愛日。是以堯勅羲和。欽若

昊天。敬授民時。書堯 邵伯訟不忍煩民。聽斷棠下。詩甘棠鄭箋云召伯聽男女之訟不重

賣街也讀若育農字据傳補下文亦云民廢農桑而守之百姓廢農桑而趨府庭者非朝晡不得通晡傳作

非意氣不得見漢書宣帝紀元康二年詔曰或擅興縣役飾廚傳稱過使客韋昭曰唐謂飲食傳謂傳

不行情氣不滿立能陷人於不測之禍獨行陸續傳云使者大起以為獄門吏卒備傳意氣蜀志法正傳云以意

氣過於所望莊子列禦寇篇小夫之知不難菑宜卒牘釋文引司馬彪注云卒牘謂竹簡為書以相問遺修意氣

對曰天時向煖魚鰕未可致尋嘗有所上獻帝撫掌大笑以餽獻為意氣漢晉人習語也訟不訟輒連月日舉室釋作以相瞻視辭

人之家說文云輒請鄰里應對送餉比事訖竟亡一歲功漢書元帝紀建昭五年詔曰不良之吏覆案小罪徵

召證案與不急之事以妨百姓使失一時之作亡終歲之功則天下獨有受其饑者矣呂氏春秋愛類篇云土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饑矣而品

人俗士之司典者曾不覺也郡縣既加冤枉州司不洽令破家活遠詣公府後漢書靈帝紀光和三年公府不能照察真偽照舊作昭按實證篇交際篇並作照察今据改楚

資羅識故猥說一科盧學士云說疑當作毀鑿培設字是也令此注百日王先生云科令為句乃為移書廣韻五支移字注云官曹公府不其不滿百日輒更造數按造數疑甚違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並見從此觀之中材以上史記魏豹彭越傳贊云皆議曲直之

辨。刑法之理可

疑當在皆字下或當作耳帶上讀

鄉亭部吏。

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二老有秩畜夫游徼屬禮大司徒凡萬民之

不服教而有獄訟者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鄭司農云與其地部界所屬吏共聽斷之蜡氏有地之官鄭司農云有地之官有部界之吏今時鄉亭是也

足以斷決。

禮記月令云審斷決

使無

怨言。傳廿四年左傳云且出怨言

然所以不者蓋有故焉傳曰惡直醜正實繁有徒

昭廿八年左傳繁作蕃

夫直者貞正而不撓志

怨家務主者。

務當作略昭十四年左傳云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是也列女傳齊威虞姬傳云周破胡賂執事者使竟其罪執事者誣其辭而上之主者即執事者周禮訝士鄭注如今郡國亦

無恩於吏。

時遣主者吏詣廷尉識者史記呂不韋傳太后乃陰厚賜主腐者吏張丞

相傳任劫擄傷主呂后吏外戚世家竇姬請其主遣宦者吏皆所謂主者

結以貨財故鄉亭與之

為排直家。

說文云排濟也

後反覆時吏坐之。

周禮鄉士甸而職聽於朝鄭注十日乃以職事治之於外朝容其自反覆方士書其刑殺之成與其聽獄訟者鄭注但書

其成與治獄之吏姓名備反覆有失實者故共枉之於庭

與豪吏訟。

史記曹相國世家云居縣為豪吏

其勢不如也是故縣與部弁後有反覆長吏坐之

漢書

百官公卿表云縣萬戶以上為令

瀆萬戶為長皆有丞尉是為長吏

故舉縣排之於郡以一人與一縣訟其勢不如也

故郡與縣弁後有反覆太守坐之故舉郡排之於州以一人與一郡訟

其勢不如也故州與郡弁而不肯治故乃遠詣公府爾公府不能察而

苟欲以錢刀課之

錢刀傳作日月按錢刀字非誤漢書薛宣傳云宜為相府辭訟例不滿萬錢不為移書後皆遵用薛侯故事

則貧弱少貨者終

無以舊作已據傳改曠旬滿祈

王先生云祈疑期之誤

豪富饒錢者

史記秦始皇紀二十六年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平準書云募豪富人相假貸小爾雅廣詁云饒

多取客使往

治要載崔實客論云假令無奴當復取客容庸一月千

可盈千日非徒百也治訟若此為務助豪

猾而鎮貧弱也

說文云鎮博歷也漢書酷吏嚴延年傳云其治務在摧折豪強扶助貧弱此反言之江充傳云交通郡國豪猾

何窵之能治非獨鄉

部辭訟也。武官斷獄亦皆始見枉於小吏。終重寃於大臣。怨故未讐。史記蔡

今君之怨已輒逢赦令不得復治。正士懷寃結而不得信。讀為猾吏崇茲寃而

不痛坐。漢書陳萬年傳云豪猾吏及大姓犯法。輒論輸府論衡商蟲篇云豪民猾吏。郡縣所以易侵小民。而天下所以多饑

窮也。除上天感動降災傷穀。但以人功見事言之。除舊作於提傳改按但當作且本書

後漢書竇融傳亦云除言天命且以人事論之皆其例也。後漢書光武帝紀建武五年詔曰久旱傷麥秋種未下

股甚憂之將殘吏未勝獄多寃結元元愁恨感動天氣乎此文本之漢書成帝紀鴻嘉四年詔曰一人有辜舉宗

拘繫農民失業怨恨者衆傷害和氣水旱為災亦此意也。今自二府以下。至於縣道鄉亭。續漢書百官志云及從事督

郵。百官志諸州刺史下有從事屬國都尉下有督郵。有典之司。民廢農桑而守之辭訟告訴。周禮小司徒云聽其

或从朔心作惣管子及以官事應對吏者一人之。下有日廢十萬人。疑術或復下

計之。一人有事。二人獲餉。王先生云獲當是護傳云二人經營亦護持之意繼培按護獲形近耳

護此其類也。是為日三十萬人。離其業也。尉繚子將理篇論決以中農率之。則是歲二百

萬口。受其饑也。三百當作二百中農食七人三十萬人當食二百一十萬人云二百者舉成數也漢書

七人是七十萬人常受其饑也此文本之然則盜賊何從消。漢書嚴安傳云盜賊銷太平何從作。孝明皇帝嘗

問今日何得無上書者。左右對曰。反支故。傳注云凡反支日用月朔為正戊亥朔一日反

四日反支寅卯朔五日反支子丑朔六日反支見陰陽書也。帝曰。民既廢農。遠來詣闕。而復使避反支。是則又奪

其日而寃之也。乃勅公車受章。無避反支。續漢書百官志公車司馬上明聖主。當作

明王為民愛日如此。而有司輕奪民時如彼。孟子云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漢書儀云郡國

守丞長史上計事竟君侯出坐庭上親問百縣所

疾苦計室據史一人大音者讀勅畢遣勅曰詔書數下禁吏無苛暴丞史賜告二千石順民所疾苦急去殘賊擾
擾良吏無任苛刻治獄決訟務得其中明詔憂百姓困於衣食二千石帥勸農桑思稱厚恩有以賑贍之無煩擾
奪民蓋所謂有君無臣傳二年公有主無佐按漢書禮錯傳錯對策云臣聞五帝其臣莫能及則
時蓋所謂有君無臣傳二年公有主無佐自親之三王臣主俱賢則共憂之五伯不及其臣則

任使之今執事之臣莫能望陛下廣光譬元首聰明股肱怠惰者也書舉詩曰何本國既卒
之猶五帝之佐也有主無佐蓋即本於彼

斬何用不監節南傷三公居人尊位食人重祿而曾不肯察民之盡瘁也孔

子病夫未之得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者論語患不得之今作患得之按荀子子
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說苑雜言篇同論語古本亦嘗有不字漢書朱雲傳云今朝廷大臣上

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今公卿始

起州郡而致宰相漢書朱博傳云漢家至德博大夫內萬里立置郡縣部刺史奉使典州督察郡國吏
民安寧故事居部九歲舉為守相其有異材功效著者輒登擢又云故事選郡國守

相高第為中二千石選中二千石為御史大夫任職者為丞相此其聰明智慮盡聰明勞智慮未必聞也患其苟先私

計而後公義爾漢書鮑宣傳云羣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祿豈有肯加惻隱於細民助陛下疏教化者耶
志但在營私家稱賓客為盡利而已說苑臣術篇云安官貪祿營於私家不務公事懷

其智藏其能容容乎與世沈浮詩云莫肯念亂誰無父母水今民力不暇穀何以生

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論嗟哉可無思乎

斷訟第十九

五代不同禮三家不同教非其苟相反也蓋世推移而俗化異也史記秦始皇

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漢書武帝紀元朔六年詔曰朕聞五帝不相復禮三代不同

法所經殊路而建德一也韓安國傳王恢曰臣聞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復樂非故相反也各因世宜也臣衡

傳衡上疏曰臣聞五帝不同禮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數家語意相襲而俗化異則亂原

文或少異淮南子齊俗訓云禮異則事異時移則俗易俗易則高誘注推移猶轉易也俗化異則亂原
殊故三家符世符當作御御符字形相近或當為撫摩之誤皆革定法管子正世篇云古之所謂
明君者非一君也其設賞

有薄有厚其立禁有輕有重迹行不必同非故相反也皆隨時而變因俗而動商子更法篇云伏犧神農教而不
 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文武各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禮法以時而定制令各順其宜壹言篇云聖人之
 為國也不法古不修今因世而為之治度俗而為之法故高祖制三章之約漢書高帝紀元年召諸縣
 豪傑曰與父老約法三章
 法不察民之情而立之則不成治宜於時而行之則不干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服度日隨輕重制法也

孝文除克膚之刑漢書文帝紀十三年除肉刑法刑志載詔云夫刑至斷
 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克與刻通
 說文云克象屋下刻木之形是故自非殺傷盜賊臧程本作賊誤漢書高帝紀李奇注云傷人有
 曲直盜賊有多少罪名不可豫定故凡言抵罪文罪之法

輕重無常各隨時宜要取足用勸善消惡而已漢書刑法志云漢興高祖初入關約法
 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獨創

頗苛兆民大說其後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姦於是相國蕭何擬摭秦法取其宜於夫制
 時者作律九章循吏黃霸傳張敞云漢家承敝通變造起律令即以勸善禁姦條貫詳備不可復加

法之意若為籓籬溝壑以有防矣楚語云為之關籥藩籬而遠備閑之壘當作壘說文云壘說
 也周禮雅氏春令為阱獲溝澗之利於民者鄭注阱穿地為

壘所以禦禽獸之尤可數犯者而加深厚焉今姦宄雖衆然其原少君事雖繁然其守約知其原少姦易塞見其守約政易持
 舊作治据下文改塞其原則姦宄

絕鹽鐵論申韓篇云塞亂原而天下治大戴禮咸德篇云刑罰之
 所從生有源不務塞其源而務刑殺之是為民設陷以賊之也施其術則遠近治今一歲斷

獄雖以萬計漢書董仲舒傳云一歲之獄以萬千數
 鹽鐵論申韓篇云今斷獄歲以萬計然辭訟之辯說文云辨專人相與訟也
 辯治也從言在辨之間鬪

賊之發鄉部之治獄官之治者漢書龜錯傳
 云獄官主斷其狀一也本皆起民不誠信而數

相欺給也漢書韓延壽傳云吏民
 不忍欺給與詔同舜勅龍以讒說殄行震驚朕師書堯
 典乃自上古患

之矣故先慎己喉舌喉舊作唯詩烝
 民云王之喉舌以元示民元當為玄德之玄荀子正論
 篇云上周密則下疑玄矣孔子曰亂之

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易繫辭
 上傳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繫辭
 下傳脉脉規規玉篇云
 脈脈也

人視也亦作脉脉脉與脈脈通漢書東方朔傳云跛跛脈脈垂綠壁顏師古注脈脈視貌莊子秋水篇云規規然

自失釋文云規規驚視自失貌荀子非十二子篇莫莫然矚矚氣攝係注矚與規同規規見小之貌披莫莫與脉

脈脈規規

脈聲亦常懷茲唯。唯嘗為詐禮記經解云君子審得不可經。味冒前利不顧廉恥。襄廿六年左傳云楚王是

相近。故昧於一未杜狂味猶貪冒周語云戎狄冒沒輕儻貪而不讓昧冒猶冒沒也。漢書匈奴傳云單于咸棄其愛子味利不顧說苑正諫篇云吳王欲伐荆舍人少孺子曰園中有樹其上有蠅蠅高居悲鳴飲露不知蠅蠅在其後也。蠅蠅委身曲附欲取蠅而不知黃雀在其傍也。黃雀延頸欲啄蠅蠅而不知彈丸在其下。苟且中脫一後也。此三者皆欲得其前利而不顧其後之有患也。鹽鐵論結和篇云登得前利不念後咎。則榆解奴抵。為憚奴抵字未詳以致禍變者比屋是也。非唯細民為然。自封君舊

王侯貴戚豪富。尤多有之。假舉驕奢以作淫侈。高負千萬。不肯償責。小民

守門號哭啼呼。會無怵惕慙恚哀矜之意。崔實政論云今官之接民甚多。連理作使百工及從民市輒設計加以誘來之器成之後更不

與直老弱凍餓痛號道路。守闕告哀。終不見省。孟子云。苟崇聚酒徒無行之人。史記酈生傳云吾高

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書呂刑云。皇帝哀矜庶獄之不辜。傳空引滿。漢書敘傳云趙李諸侍中皆引滿舉白孟康

云。始為布衣時貧無行。僕書五行志。谷。傳空引滿。曰舉白見驗飲酒盡不也。傳空猶舉白也。啁啾罵

詈。禮記三年問云。猶有啁啾之頃焉。釋文。啁啾聲。啁啾與啁啾同。文選。長笛賦。李參注。晝夜鄂鄂。慢遊

是好。書皇陶諫云惟慢遊是好。又云罔晝夜頰頰。按頰頰聲相近。幽州人謂頰為鄂。見釋名釋形體。或毆擊責主人。舊作於死亡。羣盜攻剽。

劫人無異。史記酷吏傳云。義縱少年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為羣盜。貨殖傳云。閩巷少年攻剽。推埋劫人作姦。晉書刑法志。陳羣新律序云。舊律盜律有劫略。雖會赦贖。不

當復得在選辟之科。而州司公府反爭取之。且觀諸敢妄驕奢而作大責

者。必非救飢寒而解困急。振貧窮而行禮義者也。咸以崇驕奢而奉淫酒

爾。成二年左傳云。淫酒毀常。詩。天不廼爾。以酒釋文。引韓詩云。飲酒閉門不出。客曰。酒。春秋之義。責知誅率。王侍郎云。公羊桓五年。葬陳桓

知君父有疾。當營衛不謹而失之也。襄二十五年。吳子闔閭伐楚。門於巢。卒。何休注云。君子不怨所不知。故與巢得

殺之。是責知也。昭二十六年。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何休注云。立王子朝。獨舉尹氏出奔。弁舉召伯毛伯

者。明本在尹氏。當先誅集率。後治其黨。是誅率也。繼培按。後漢書孔融傳云。漢律與罪人交關。三日已上。皆應知

情。即責知之意。鹽鐵論法。貧富云。春秋刺讖不及庶人。責其率也。漢書孫寶傳云。春秋之義。諫首惡而已。皆用公

孝文皇帝至寡動欲任德。然河陽侯陳信坐負六月免國。月舊作日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云坐不

六月奪侯。孝武仁明。周陽侯田彭祖坐當軹侯宅而不與免國。漢書外戚恩澤侯表作田祖坐當歸軹侯

宅不與免比脫歸字史記惠景間侯者年表亦作彭祖軹侯作華侯誤表無章侯軹者薄昭所封國也。黎陽侯邵延坐不出持馬身斬國除。除

空擬程本史記惠景間侯者年表作軹侯漢書功臣表作黎侯並無陽字比蓋與周陽相涉而誤邵史漢並作召漢書顏師古注云時發馬給軍匿而不出也按武帝紀元狩五年天下馬少平杜馬匹二十萬食貨志云車騎馬

之縣官錢少買馬難得迺著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差出杜馬持馬蓋特馬之誤特馬即杜馬周禮校人凡馬特居四之一鄭司農云四之一者三牝一牡。一帝豈樂以錢財

之故。莊子徐無鬼篇云錢財不積則貪者憂。而傷大臣哉。乃欲絕詐欺之端。漢書王尊傳云必國家之

法防禍亂之原。漢書金日磾傳云亂國大綱開禍亂原春秋繁露度制篇云凡百亂之源皆出嫌疑

之類也。以利民也。故一人伏正罪而萬家蒙乎福者。聖主行之不疑。永平

時。後漢明帝紀元諸侯負責。輒有創絀之罰。此其後皆不敢負民。而世自節儉。辭訟

自消矣。史記平津侯傳後載王元后詔云儉化俗民則尊卑之序得而骨肉之恩親爭訟之原息漢書楚元王傳劉向封事云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消與銷同今諸侯貴戚

或曰。字勅民。王先生云慎行德義無違。制節謹度。孝經未嘗負責。身絜規避。王先生

當作珪璧繼培掖後漢書馮衍傳衍說鮑永云珪璧其行志厲青雲。淮南子犯或既欺負百姓。上書封租。願且償責。

疏辭謝不敢復有所橫費租入有餘乞裁食雖陽穀執虞蒙寧陵五縣此類是也。此乃殘掠官民。掠

略同注。而還依縣官也。依讀為蒙蔽也史記絳侯世家索隱云縣官謂天子也所以謂國家為縣官者夏家王畿內縣即國都也王者官天下故曰官也其誣罔

慢易。罔程本作國誤罔亦漢時律令文漢書武帝紀元鼎五年樂通侯樂大坐誣罔是也說文云慢侮易也經典通作慢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云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罪莫大焉。昭

年左傳昭子曰豎牛禍叔孝經曰。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孫氏使亂大從罪莫大焉

今欲變巧偽以崇美化。息辭訟以閒官事者。莫若表顯有行。白虎通辟雍篇云。顯有能。表有行。

痛誅無狀。晏子春秋諫下。云痛誅其罪。導文武之法。明詭詐之信。疑。今侯王貴戚。不得浸廣。有

文。茲宄途多。豈謂每有爭鬪辭訟。婦女必致此乎。亦以傳見。凡諸禍根。不

早斷絕。韓非子初見秦蕭云。削迹無遺根。無與禍鄰。禍乃則或轉而滋蔓。隱元年左傳。人。疑

斯邪。疑。昭六年左傳。云明察之官。臣主之所以憂勞者。人臣者君憂臣

勞。其本皆鄉亭之所治者。大半詐欺之所生也。漢書刑法志云。原獄刑所以審若此者。禮

不輒得獄。奸不平之所致。故曰。知其原少。則茲易塞也。見其守約。則政易持也。茲宄

也。服虔曰。鄉亭之獄曰。狎。至此當在篇末。蓋。或婦人之行。貴令辭絮。詩采蘋鄭箋云。婦人之行。尚柔順。自微。清。辭。絮。猶言

總結一篇之意。以同。適矣。無顏復入甲門。適下當有乙字。古人稱人以甲乙。韓非子用人篇云。罪生縣官原之。

周禮司厲疏云。漢時名。官為縣官。非謂州縣也。故令使留所。既入家。必未昭亂之本原。亂上當有治字。說見述赦篇。不惟貞

絮所生者之言也。詩南有喬木鄭箋云。賢女雖出遊流水之上。人無欲求犯禮。貞女不二心以

數變。史記田單傳論王闚曰。貞女不更。者亦由其絮使之然。蠶。蠶。箋云。淫奔之女。大無貞絮之信。貞女不二心以

鄭箋云。無遺父母之憂。史記韓安國傳帝。故美歸寧之志。詩葛覃云。歸寧父母。毛傳。寧安也。父母在則

謝太后曰。兄弟不能相教。乃為太后遺憂。故美歸寧之志。詩葛覃云。歸寧父母。毛傳。寧安也。父母在則

可以寧。一許不改。蓋所以長貞絮而寧父兄也。其不循此而一二其德者。詩

此本無廉恥之家。不貞專之所也。詩關雎窈窕淑女。毛傳。幽閒貞專之善。女。文。選。顏延年。秋。胡

宗云。婦人以專一為真。梁寡高行傳。頌云。貞專精純。若然之人。又何醜恡。方。言。云。恡。恨。也。恡。與。恡。同。輕薄父

史記秦始皇紀會稽刻石云。有子而嫁倍死不貞。斷訟第十九。九七

兄淫僻婦女

禮記經解云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列女傳周主忠妾傳頌云主妻淫僻

不惟義理苟疎一德借本治

生史記貨殖傳云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

逃亡抵中

史記孟嘗君傳馮驩云不足者雖守而責之十年息愈多急即以逃亡自捐之若魯急終無以償上則為君好利不愛士民下則有難上抵負之名周禮朝士凡屬責者以其地傳而聽其辭鄭注屬責轉責使人歸乎當作卒屬下讀乎卒字形相近儀禮士冠禮呼醴鄭注呼古文為呼此其比也

以致於剝腹芟頸滅宗之禍者

臣氏春秋類說篇云刑人之頸剝人之腹艾當作艾艾與刈通

何所無之先王因人

情喜怒之所不能已者則為之立禮制而崇德讓

舊脫不字禮論散不足藩云宮室與馬衣服器械喪祭飲食聲色玩好

人情之所不能已也故聖人為之制度以防之禮記

坊記云禮者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以為民坊者也

人所可已者則為之設法禁而明賞罰

韓非子五蠹篇云明其法禁必其賞罰

若立義順法遏絕其原

書臣刑云遏絕苗民管子正法篇云遏之以絕其志意毋使民幸

初雖慙恹於一人然其終

也長利於萬世

周語云王天下者必先諸民然後庇焉則能長利韓非子難一文公曰雍季言萬世之利也

小懲而大戒易繫辭下傳戒王本作誠此所

以全小而濟頑凶也

小下當脫人字易曰此小人之福也

夫立法之大要

漢書陳萬年傳頌師古注大要大歸也

必令善人

勸其德而樂其政邪人痛其禍而悔其行

昭卅一年左傳云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

諸一女許數

家雖生十子更百赦勿令得蒙一還私家則此姦絕矣

說施政理篇云刑者懲惡而禁

千里外劇縣漢時有劇縣平縣之目見後漢書安帝紀永初元年

乃可以毒其

舊作者掘何本改

心而絕其後

又貞潔寡婦或男女備

具財貨富饒

漢書地理志云民以富饒欲守一醮之禮齊謂共牢而食同尊卑也齊或為醮列女傳蔡人之妻

曰衛人之醮壹與之醮終身不改宋鮑女

成同穴之義

詩大車云死則同穴執節堅固

宗云婦人一醮不改陳寡孝婦傳頌同

孟姬好禮執節甚公

後者

姦亂絕則太平興矣

史記秦始皇紀云欲以興太平漢書路溫舒傳云太平之風可與於世

具財貨富饒

齊謂共牢而食同尊卑也

齊或為醮列女傳蔡人之妻曰衛人之醮壹與之醮終身不改宋鮑女

宗云婦人一醮不改陳寡孝婦傳頌同

成同穴之義

孟姬好禮執節甚公

書賈捐之傳云守道堅固執義不回齊懷必死列女傳節義傳序云惟若節義必死無終無更許之慮列女傳惠夫

一死而已終不遭值不仁世叔爾雅釋親云父之舅弟先無義兄弟或利其聘幣漢書陳平傳云平貧

酒假貸幣同或貪其財賄淮南子覽冥訓高誘注云齊之寡婦無子不嫁事姑謹敬姑無男有女女利母

聘聘與幣同也鄭箋徑以女車來迎我我所有財選財令母嫁婦婦益不肯正此類也詩氓云以爾車來以我賄選毛傳賄財選從

從就女也貪其財賄奪之使不得選矣或私其兒子則彊中欺嫁恒九年紀季姜歸於京師毅

窟注中謂開與婚事處迫脅遣送人有自縊房中飲藥車上莊卅二年公羊傳云絕命喪軀孤

捐童孩此猶迫脅人命自殺也命當為合漢書景十三王傳云河間王元追脅凡或後夫

多設人客威力脅載守將抱執說文云拏扶也將卽拏字漢書外戚傳孝景王皇后傳云連

日乃緩與彊掠人為妻無異史記陳丞相世家云會孫何坐略婦人軟弱廣韻云輓柔也軟

妻子軟弱按軟輓蓋便之別體說文云候弱也漢書王尊傳又作更弱猥為衆彊所扶與執迫幽阨連日後雖欲復修本

志嬰緇漢書司馬遷傳云嬰金織受辱顏師古注嬰繞也史記秦始吞藥下有脫文何本增

衰制第二十

無慢制而成天下者王先生云慢疑三皇也畫則象而化四表者五帝也明法

禁而和海內者三王也白虎通五刑篇云聖人治天下必有刑罰何所以佐德助治順天之度也故

王明刑襲廿九年公羊傳何休注引孔子曰三皇設言民不違五帝懸賞費者示有所勸也設刑罰者明有所懼也傳曰三皇無文五帝畫象三

畫象世順機三王肉刑揆漸加應世黠巧姦偽多疏云孝經說文行賞罰而齊萬民者治國也

君立法而下不行者亂國也臣作政而君不制者亡國也管子明法篇云所謂治

國者臣術勝也是故民之所以不亂者上有吏吏之所以無姦者官有法商子斲命篇云

法之所以順行者。國有君也。君之所以位尊者。身有義也。

義下舊術身有二字無也字商子君臣篇云古

者未有君臣上下之時民亂而不治是以聖人列貴賤制爵位立名號以別君臣上下之義地廣民衆萬物多故分五官而守之民衆而奸邪生故立法制爲度量以禁之是故有君臣之義五官之分法制之禁不可不慎也

義者。君之政也。法者。君之命也。

按下文云法也者先王之政也令也者己之命也此有脫誤

人君思正以出令。而

貴賤賢愚。莫得違也。則君位於上。而民氓治於下矣。

管子法法篇云政者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萬物之命也是故

聖人精德立中以生正明正以治國故正者所以止過而逮不及也任法篇云

人君出令。而貴臣驕

吏弗順也。則君幾於弑。而民幾於亂矣。

商子君臣篇云處君位而令不行則危五官分而無常則亂法制設而私奪行則民不畏刑君尊則令行

官修則有常事法制明則民畏刑法制不明而求民之行令也

夫法令者。君之所以用其國也。

君出令而不從。是與無君等。

藝文類聚五十四引申子云君之所以尊者命令之不行是無君也故明君慎令

主令不從。則臣

令行。國危矣。

尹文子大道篇云公法廢私政行亂國也御覽六百卅八引崔實政論云君以審令爲明臣以奉令爲忠故背制而行賞謂之作福背令而行罰謂之作威作威則人畏之作福則人歸

之夫威福人主之神器也譬之操莫邪執其柄則人莫敢抗失其柄則釁見害也

夫法令者。人君之銜轡筆策也。

淮南子主術訓云法律度量者人主之所

以執下轡銜而馳也

而民者。君之輿馬也。若使人臣廢君法禁而施己政令。則是

奪君之轡策而已。獨御之也。愚君闇主。

荀子臣道篇云闇主惑君

託坐於左。而姦臣逆道。

李斯傳云兼行田當子罕之逆道

執轡於右。此齊騶馬孺所以沈胡公於具水。

孺舊作傳楚語云昔齊驪馬孺以胡公入於具水古

書孺字多作騶與專相似具水水經注巨野水篇引國語作具水云袁宏謂之巨昧王詵是以

宋牟叔祥

所以弊華元於鄭師。

宣二年左傳按傳十年傳傲於韓杜往傲敗也弊與傲同

而莫之能御也。

楚語云禮世之亂而莫之能禦也韋昭注禦止御與

同。是故陳恆執簡公於徐州。

哀十四年左傳作舒州

李兌害主父於沙丘。

楚策孫子曰李兌用趙餓主父於沙丘事詳史

記述 世家皆以其毒素奪君之轡策也。毒字衍即 文言故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

一朝一夕之故也。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變之不善變也。王易故下無也字。蚤變作早。辨古字並通用。由變之變。舊

作辯蓋後人 是故妄違法之吏。妄造令之臣。不可不誅也。議者必將以為刑殺

當不用。而德化可獨任。漢書董仲舒傳云。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以

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 此非變通者之論也。非叔世者之

言也。變通注見述。故籍王先生云。叔當作救。昭六年左傳。子產曰。吾以救世也。繼按。漢書元帝紀云。見宣帝

霸王道維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 夫上聖不過堯舜而放四子。書堯

盛德不過文武而赫斯怒。詩皇 詩云。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

已。巧 是故君子之有喜怒也。蓋舊作 以止亂也。故有以誅止殺。以刑禦殘。諸子

篇云。以殺去殺。雖殺可也。以刑去刑。雖重刑可也。 且夫治世者。若登丘矣。必先躡其卑者。然後乃得履其

高。禮記中庸云。譬 是故先致治國。然後二王之政。乃可施也。道齊二王。然後五

帝之化。乃可行也。道齊五帝。然後三皇之道。乃可從也。且夫法也者。先王

之政也。令也者。己之命也。呂氏春秋圖道篇云。令者人主之所以為命也。 先王之政。所以與舊 衆共也。己

之命。所以獨制人也。呂氏春秋處方篇云。法也者。衆之所同也。爾子修禮。篇云。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權者。君之所獨制也。 若誠能授法而時

貸之。布令而必行之。則羣臣百吏。莫敢不悉心從己令矣。漢書成帝紀。建始四年。詔曰。公卿大夫。其勉悉

心。顏師古注。悉盡也。 己令無違。則法禁必行矣。故政令必行。憲禁必從而國不治者。未

嘗制第二十一

嘗有也。此一弛一張。以今行古。以輕重尊卑之術也。

管子重令篇云凡君國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則君尊君尊則

國安令輕則君卑君卑則國危故安國在乎尊君尊君在乎行令行令在乎嚴罰罰嚴令行則百吏皆恐罰不嚴令不行則百吏皆喜故明君察於治民之本本莫要於令故曰虧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從令者死五者死而無赦惟令是視故曰令重而下恐禮記雜記孔子曰一弛一張文武之道也

勸將第二十一

太古之民淳厚敦朴。上聖撫之。恬澹無為。

素問陰陽應象大論云聖人爲無爲之事樂恬憺之能按說文恬憺並訓安澹則恬之假借亦

作淡莊子法篋篇云恬淡無爲

體道履德。簡刑薄威。不殺不誅。而民自化。此德之上也。德稍弊

薄。邪心孳生。次聖繼之。觀民設教。

易觀象詞作舊作坐古倫字與坐相近

爲誅賞。以威勸之。既作

五兵。又爲之憲。以正厲之。

商子更法篇云伏犧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文武各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禮法以時而定制令各順其宜兵甲器備各

便其用

詩云。修爾輿馬。弓矢戈兵。用戒作則。用逃蠻方。

御今詩輿作專戈作戎作戎則作逃蠻作邊按說文云邊古文逃

故曰。兵之設也久矣。

襄廿七年左傳

涉歷五代。以迄於今。

迄治要作迄

國未嘗不以德昌而

以兵疆也。

史記律書云其於兵械尤所重正義云內成曰器外成曰械械謂弓矢及矛戈戰漢書藝文志論兵書云技巧

者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者也

盈乎府庫。

禮記樂記云車甲斝而藏之府庫曲禮云在府言府在庫言庫鄭注庫謂車馬兵甲之處也月令云審五庫之量御覽一百九十一引蔡邕月令章句云五庫者一曰車庫二曰兵庫淮南子時則訓云

七月官庫高誘注庫兵府也說文云庫兵車藏也

孫吳之言。恬乎將耳。

韓非子五蠹篇云境內皆言兵藏孫吳之書者家有

之漢書藝文志兵家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吳起四十八篇說文云恬謹語也一切經音義廿引蒼頡篇云擾亂耳孔也

然諸將用之。進戰則兵敗。退守則

城亡。

是何也哉。曰。彼此之情。不聞乎主上。勝負之數。不明

乎將心。

孫子謀攻篇云知彼知己百戰不殆始計篇云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衆孰強士卒孰練費罰孰明吾以此知勝負矣商子戰法篇云兵起而程敵政不若者勿與戰食不若者勿

與久敵衆勿爲客敵盡不如擊之勿疑故曰兵大律在謹論敵察則衆
勝負可先知也六韜兵徵篇太公曰勝負之徵精神先見明將察之
士卒進無利而自退無畏

治要無自字按晉語梁由靡論慶鄭云不聞命而擅進退犯政也又云戰
而自退後不可用此自退之證或云自即而之駁文讀學篇亦以而爲自
此所以然也夫服重上

阪治要作駁誤楚策汧明曰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大行中阪遠延
負轅不能上漢書鼂錯傳云上下山阪出入溪洞中國之馬弗與也
出馳千里莊子秋水篇云駟驥
驪騮一日而馳千里

馬之禍也然節馬治要作驥讓王先生云節馬
當是夏馬涉下節士而誤樂之者以王良足爲

盡力也以王良治要作以御者良按王良疑當作良工呂氏春秋知士篇云今有千里之馬於此非得良工
猶若弗取良工之與馬也相得則然後成璧之若抱之與鼓夫士亦有千里高節死義此士之千里

也能使士行千里先登陷陣赴死嚴敵民之禍也然節士樂之者以明君可爲

効死也史記貨殖傳云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卻敵斬將擐旗前蒙矢石不避傷火之難者爲
重賞使也韓詩外傳十下莊子曰節士不以辱生楚策張儀曰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凡人所

以肯赴死亡而不辭者舊脫据
治要補非爲趨利則因以避害也管子明法解云人臣之行理
奉命者非以愛主也且以就

利而避害也無賢鄙愚智皆然顧其所利害有異爾不利顯名則利厚賞也實當作
實史記

魯仲連傳云此兩計者顯名取舊作聖
據程本改不避恥辱則避禍亂也非此舊脫据
治要補四者雖聖王

不能以要其臣慈父不能以必其子管子形勢解云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衰者上之所
以加施於民者厚也故上施厚則民之報上亦厚上施

薄則民之報上亦薄故薄施而厚責韓非子難一云臣
盡死力以與君市明主深知之故崇利顯害以與下市韓非子難一云臣
盡死力以與君市

君垂爵祿以與臣市君臣之際非父子之親也計數之所出也說苑復恩篇云君臣相與以市道接君
懸祿以待之臣竭力以報之逮臣有不測之功則主加之以重賞如主有超異之恩則臣必死以復之使親

疎貴賤賢鄙愚智皆必順我令乃得其欲管子賞刑篇云所謂一賞者利祿官爵擗出於
于無有異施也夫故愚知貴賤勇怯賢不肖皆

盡其胸臆之知竭其股肱說苑指武篇子路曰鐘鼓之音上聞
於天旌旗翩翩下播於地由且舉兵是以一日軍鼓雷震旌旗並發

而舉之呂氏春秋期賢篇云史記士皆奮激競於死敵者豈其情厭久生而樂害死哉史記

野人之用兵也鼓聲則似雷史記

司馬相如傳喻巴蜀檄云人懷怒心如報私讐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害治要作空按作空是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子余謂子路曰出公去矣而門已閉子可還矣毋空受其禍漢書高帝紀項伯夜馳見張良具告其實欲與俱去毋特俱死蘇林曰特但也顏師古曰但空也空死而無成名乃義士且以徵其名徵舊作激據治要改徵與下求字同義說苑說叢篇云人激於名

毀為聲激言於不字其漢書揚雄傳云不修廉隅以徵名當世顏師古注徵發也言或作激激發也按激亦字誤顏說非也淮南子兵略訓云夫人之所樂

者生也而所憎者死也然而高城深池矢石若用平原廣澤白刃今更從軍敗沒死公事者以交接而卒爭先合者彼非輕死而樂傷也謂其賞信而罰明也

十萬數上不聞弔唁嗟歎之榮名下又無祿賞之厚實兩子壹言篇云民之從事死制也以上之殺榮名置賞罰

之明也管子禮修篇云將用節士無所勸慕庸夫無所貪利韓非子六反篇云厚賞者非獨賞功也又勸一國受賞者甘利未賞

者慕業是報一人之功而勸境此其所以人懷沮解舊作懈據治要改鹽鐵論擊之篇云西域近

內之衆也欲治者何疑於厚賞胡寇沮心內解必為巨患漢書趙充國傳云欲

沮解之顏師古注沮壞也欲壞其計令解散之不肯復死者據治要補軍起以來暴師五年史記蒙恬傳云暴師於外十餘年典兵

之吏將以舊作下掘治要改千數大小之戰歲十百合漢書高帝紀云且日合戰蕭何傳云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而希有

功歷察其敗無他故焉皆將不明於據治要補變勢而士不勸於死敵也孫子地形篇云將不

能料敵以少合衆以弱擊強兵無選鋒曰北六韜奇兵篇云將不明則三軍大傾管子法法篇云民不勸勉不行制不死節則戰不勝而守不固兵法篇云賞罰明則勇士勸也其士之不能

死也乃其將不能效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效當作故韓非子初見秦篇云白刃在前斧鑕在後而卻走不能死也非

其士民不能死也上不能故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信故士民不死也又難二云趙簡子圍衛之郭郭鼓之而士不起簡子投地曰烏乎吾之士數弊也行人燭過免胄而對曰臣聞之亦有君之不能耳士無弊者

士進有獨死之禍銀蒙衆生之福此其據治要補所以臨陣亡戰而競思奔北者也孫子始計篇云將者

也鄧析子無厚篇云孫子曰將者智也仁也敬也信也勇也嚴也孫子始計篇云將者智信仁勇嚴也魏武

帝注將宜五德備此是故智以折敵折疑料之誤史記白起傳論云料敵合變仁以附衆史記司馬穰苴傳云文能附衆武能威敵敬以

招賢。信以必賞。勇以益氣。嚴以一令。故折敵則能合變衆。附愛則思力戰。

賢智集則英謀得。英程本作陰按英疑策之誤詩兔置鄭箋云此兔置之人於行攻伐可用為策謀之臣使之慮無亦言賢也賞罰必則士盡力。

勇氣益則兵勢自倍。威令一則惟將所使。必有此六者。乃可折衝擒敵。禮王

言篇云明王之守也輔主安民。前兇始反時。先零先嶺零以永和元年為寇明年自稱天子六年嶺零死子零昌復襲偽號至元初四年為任尙客刺死隴

右始平詳後漢書將帥以定令之羣。管子霸形篇云朝定令於百吏藉富厚之蓄。史記游俠傳

安帝紀及西兇傳土卿相當作據列城而氣。當作利勢權十萬之衆。下篇云諸郡皆據列城而擁大眾或疑權為據之

之富厚為太尉主兵柄是其義矣。本書釋數篇權噬賢之狗義與此同。將勇傑之士。以誅草創新叛散

亂之弱虜。漢書終軍傳云萬事草創後漢書擊自至之小寇。不能擒滅。輒為所敗。令

遂雲烝。脫一起合從連橫。漢書刑法志云合從連衡轉相攻伐顏師古注掃滌并涼。舊作源據

漢書隗囂傳註王莽傲云緣邊之郡江海之內犯司隸東寇趙魏五州殘破。六郡創迹。漢書趙充國傳云

額條地無類章懷注悠蕩也蕩地無遺類也西鈔蜀漢。國魏郡屬冀州

郡國志蜀郡漢中屬益州後漢書循吏王煥傳章懷注鈔掠五州殘破。六郡創迹。漢書趙充國傳云

也一切經音義二引通俗文云墟取謂之抄掠抄與鈔同六郡良家子服虔

日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是也按天水後漢明帝永平十七年更名漢陽郡國志金城隴西漢陽安定北地屬涼州上郡屬并州此非天之災。長吏過爾。非舊作

文改孫子地形篇云兵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亂者有北者凡此六者非天地之災亦據下

將之過也越絕書計倪內經計倪曰與人同時而戰獨受天之殃未必天之罪也亦在其將孫子曰。將

者。民之司命。而國家安危之主也。孫子作戰篇文舊是故諸有寇之郡太守令

長。不可以不曉兵。今觀諸將。將謂郡守漢書酷吏嚴延年傳顏師古注既無斷敵合變

之奇。斷治要作料按史記白起傳論云白起料敵合變出奇無窮料斷義相近古亦通用史記韓信傳云大王

選斷亦復無明賞必罰之信然其士民又甚貧困器械不簡習吳語云申胥華登簡服吳國之士於甲兵

韋昭注將恩不素結史記淮陰侯傳云信非得素拊循卒讀為然有急則吏以暴發虐其

士士以所拙治要遇敵巧此為將治要驅怨以禦讎漢書鼂錯傳云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顏師古注言發怨恨之

人使行成也士卒縛手以待寇也淮南子說山訓云夫將不能勸其士士不能用其兵

此二者與無兵等六韜軍略篇云凡帥師將軍慮不先設器械不備教不精信士卒不習若此不可以

雖難不畢前舉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楊同

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失矢同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

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無士無兵而欲合戰其敗負也理數也

然舊作治數也捭治要改補管子兵法篇云治衆有數勝敵有理察數而知理故曰其敗者非天之所災將之過也饒士處

世饒士謂士之才德優饒者但患無典爾典司故苟有土地百姓可富也苟有市列商賈可

來也苟有士民國家可彊也苟有法令姦邪可禁也商子錯法篇云古之明君錯法而民無邪舉事而材自練實行

而兵強又云苟有道理地足容身士民可致也苟容市井財貨可聚也有士者不可以言貧有民者不可以言弱漢書食貨志云今弘羊令吏坐市列頭師古注市列謂列肆

夫國不丁從外治兵不可從中御六韜立將篇云國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中御白虎通三軍篇郡縣長吏幸

得兼此數者之斷已而之舊作文又重而不能以稱明詔安民氓哉漢書鼂云御史大夫敕上計丞長史

日詔書數下布告郡國臣下承宣無狀多不究百姓不蒙恩被化守丞長史到郡與二千石同力為民與利除害務有以安之稱詔書漢書鼂錯傳云甚不稱明詔求賢之意

此亦陪克闡茸詩云會是陪克按錄亦無里之爾耳當作偃之下脫一字漢書季布樂布田叔傳贊云其畫無偃之至夫

作陪闡茸見賢難篇耳晉灼曰揚雄方言曰偃聊也許慎曰賴也此為其計畫無所聊賴夫世有非常之人然後定非常之事必道疑非常之失然後見下脫四字史記司馬相如傳云蓋世必有

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

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此文當同之是故選諸有兵之長吏宜踔躒豪厚越取幽奇

孔光傳云竊見國家故事尙書以久次轉遷非有踔絕之能不相踰越顏師古注踔高遠也踔躒猶言踔絕後漢書班彪後固傳西都賦云遠舉諸夏典引云卓犖乎方州文苑稱俊傳英才卓犖並與踔躒同說兼篇云德

以純厚故能豪按越取謂不次擢用漢書東方朔傳云武帝初即位徵天下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

次之位顏師古注不拘常次言超擢之後漢書安帝紀永初二年詔云二千石長吏明以詔書博衍幽隱股將親覽待以不次是其義也

材明權變任將帥者後漢書南蠻傳永和時日南象林徼外蠻夷攻圍日南李固識亦云宜更選有勇略仁惠任將帥者以為刺史太守不可

荀惟疑基序或阿親戚墨子兼愛下篇云勿有親戚弟兄之所阿漢書貢禹傳云不阿親戚使舊作使典兵官蓋謂鄧騭也騭以車驥將軍討免戰敗免

後大威朝廷不能制詔騭遣師以鄧太后故拜騭為大將軍見後漢書西羌傳此所謂以其國與敵者也注見上

救邊第二十二

聖王之政普覆兼愛不私近密不忽疎遠鹽鐵論地廣篇云王者包含并覆普愛無私不為近重施不為遠遺恩吉凶禍

福與民共之共意林作同易繫辭上傳云吉凶與民同患哀樂之情恕以及人漢書杜周傳杜鈇對策云克己就義恕以及人視民如

赤子漢書路溫舒傳云愛民如赤子按傳云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此節大指本於彼救

禍如引手爛鹽鐵論刑德篇云有司治之若救爛撲焦是以四海歡悅俱相得用往者无虜背叛始自

涼并延及司隸東禍趙魏西鈔蜀漢五州殘破六郡創迹周迴千里野無

子遺詩雲漢云靡有子遺寇鈔禍害晝夜不止百姓滅沒日月焦盡淮南子兵略訓云勇敢輕敵疾若滅沒荀子議兵篇云若而內郡之士漢書宣帝紀本始元年詔內郡國舉文學高第韋昭

以待天時越語范蠡曰天時不作弗為人客韋昭注謂天時利害災變之應漢書趙充國傳宣帝敕讓充國云今五星出東方中國大利蠻夷大敗太白出高用兵深入致戰者吉弗敢戰者凶將軍急裝因

天時諒不義萬下必全後漢書王昌傳云展轉中山來往燕趙以須天時章懷注須待也

用意若此豈人心哉漢書宣帝紀地節四年詔曰何用心逆人道也

前完始

反公卿師尹咸欲捐棄涼州却保三輔

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右扶風與左馮翊京兆尹是為三輔服虔曰皆治在長安中

朝廷

不聽後完遂侵下有脫字而論者多恨不從惑

疑議余竊笑之所謂媿亦悔不媿

亦有悔者爾

秦策云三國攻秦秦王欲割河東而講公子他日講亦悔不講亦悔高誘注講成也講媿古字通

未始識變之理地

下脫不無

邊無邊亡國是故失涼州則三輔為邊三輔內入則弘農為邊弘農內入

則洛陽為邊推此以相況雖盡東海猶有邊也

後漢書龐參傳云永初元年涼州先零種完反叛遣車騎將軍鄧鸞討之參上

書曰萬里運糧遠就完戎不若總兵養衆以待其疲車騎將軍鸞宜且振旅留征西校尉任尙使督涼州士民轉居三輔四年完寇轉威兵費日廣參奏記於鄧鸞曰參前數言宜棄西域乃為西州士大夫所笑果破涼州南亂

至今軍為國者務懷其內不求外利務富其民不貪廣土三輔山原曠遠民庶稀疏故縣丘城可居者多今宜徙邊郡不能自存者入居諸陵田成故縣孤城絕郡以權徙之又虞詡傳云永初四年完胡反亂踐破并涼大將軍

鄧鸞以軍役方費事不相贍欲棄涼州鸞者咸同詡聞之乃說李修曰先帝開拓土宇劬勞後定而今憚小費舉而棄之涼州既棄即以三輔為塞三輔為塞則圍陵單外此不可之甚者也節信所言與詡合參傳西州士大夫

蓋即指節信諸人今不厲武以誅虜

逸周書鄧保解云靜北厲武大武解云武厲以勇

選材以全境

漢書王嘉傳云今之郡守重於古諸侯往者致選賢

材而云邊不可守欲先自割示便寇敵不亦惑乎

示字舊脫孫侍御補按說文便弱也趙策虞卿曰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

又云割地以和是不亦大示天下弱乎史記廉頗藺相如傳亦云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

昔樂毅以博博之小燕

按齊策紹勃云安平君以博博之即墨三里之城五里之郭敵

卒七千禽其司馬而反千里之齊博博即博博之誤莊子齊物論云小恐憚憚是其義已漢書賈捐之傳破滅

論珠厓云顛顛獨居一海之中顛顛與博博同顏師古注顛與專同專專猶區區一曰圖貌其說非也

事見史記樂毅傳

然即墨大夫以孤城獨守六年不

下竟完其民田單帥窮卒五千擊走騎劫復齊七十餘城可謂善用兵矣

專見史記田單傳舊作田單師窮卒五千騎擊走卻提單傳改傳云夷殺騎劫自序云田單用即墨破走騎劫

圍聊莒連年終不能拔史記魯仲連傳云田單攻聊城歲餘士卒

多死而聊城不下此文聊甚
當作聊城甚未嘗降燕也
此皆以至疆攻至弱以上智圖下愚論語云唯上知與下愚不移而猶不

能克者何也曰攻常不足而守恆有餘也
後漢書趙充國傳云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後漢書馮異傳云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章瓌

注孫子兵法之文按孫子軍形篇云守則不足攻則有餘
前日諸郡皆據列城而擁大眾完虜之智非乃樂毅田

單也郡縣之阨未若聊莒卽墨也然皆不肯專心堅守
昭廿七年左傳云有堅守之心而反疆

驅劫其民捐棄倉庫背城邑走
詳實邊由此觀之非苦城乏糧也但苦將不

食爾折衝安民要在任賢不在促境
後漢書西域傳延光二年敦煌太守張璠上書陳三策其下計謂宜棄交河城收鄯善等悉使入塞向書陳忠

上疏以爲邊國滅土經有明誠敦煌宜置校尉按舊增四郡屯兵以西撫諸國庶足折衝萬里意與此同
齊魏却守國不以安子嬰自創秦不以

在武皇帝攘夷析境
析舊从手作按淮南子原道訓云廓四方析八極高誘注拆開也古亦省作斥

斥地且倍率賢後玄成傳云孝武皇帝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匈奴傳云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
顏師古注並云斥開也地理志云武帝攘卻胡越開地斥境夏侯勝傳云孝武皇帝開地斥境立郡縣又云武帝

有攘四夷廣土斥境之功斥境卽析境字亦借拓後漢書傳變傳云世宗拓境列置四郡文苑傳杜篤論都賦云孝武拓地萬里威震八荒肇置四郡據守敦煌鮮卑傳蔡邕議云世宗神武將帥良猛財賦充實所拓廣遠

面數千里東開樂浪
漢書武帝紀在元封三年西置燉煌
元鼎六年南踰交趾
卽定南越也趾紀作趾地理志作趾後漢書光武帝紀建

武五年章懷注云趾與趾同古字通應劭漢官儀曰始開北方邊交於南爲子孫基趾也
北築朔方
元朔二年卒定南越
元鼎六年誅斬大宛
太初四年武

軍所嚮
宣功後漢書隗囂傳討王莽檄云有不從命武軍平之無不夷滅
漢書武五子傳贊云師行三

可勝數梅福傳云至於夷滅顏師古注夷平也謂平除之也
今虜近發封畿之內
史記文帝紀後二年詔曰封畿之內勤勞不處而不能擒亦自

痛疑爾非有邊之過也唇亡齒寒體傷心痛
鹽鐵論諫秦篇云中國與邊境猶支體與腹心也夫肌膚寒於外腹腸疾於內內外之相

勞非相爲助也唇亡則齒寒支體傷而心暫怛故無手足
則支體廢無邊境則內國害按唇亡齒寒本傳五年左傳必然之事又何疑焉
燕策云在必然之物以成所欲王何疑焉

君子見機

易繫辭下傳機王弼本作幾

况已著乎乃者

漢書曹參傳顏師古注云乃者猶言盡者邊害震如雷霆赫如日

月詩常武云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後漢書范升傳升奏

而談者皆諱之曰按說文云焱并竊盜

焱大走貌从二犬焱并竊盜猶史記叔孫通傳云鼠竊狗盜也王先生云焱并當是犬羊之誤漢書王莽傳藏尤云饑寒羸盜犬羊相聚也後漢紀安帝永初四年虞詡遷朝歌長時期歌多盜賊馬稜憂之詡曰此賊犬羊相聚

以求溫飽耳明書秦誓云惟截截善誦言俾君子易辭文十二年公羊傳作惟淺淺善靖俾君子怠諷諷善靖言漢書李尋傳云秦穆公說諷諷之言鹽鐵論國病

以寇為小而不蚤憂害乃至此尚不欲救諺曰諺字舊脫据御覽八百卅六補痛不著身言忍

之錢不出家言與之假使公卿子弟有被无禍朝夕切急如邊民者則競

言當誅无矣今苟以己無慘恒冤痛漢書元帝紀初元二年詔曰慘恒於心顏師古注慘痛也恒悼也故端坐相仍

鹽鐵論禁耕籍云端坐而民豪按端坐猶言安坐也吳志虞翻傳孫策云端坐挹諸葛恪傳云端坐使老晉書東海王越傳云端坐京聲以失據會

守字据邊論篇補六韜王翼篇云修溝塹治壁壘以備守禦齊詩君子陽陽毛傳陶陶聞澹云陶陶和樂貌臥委天

口程本作无獨往來六韜兵道篇云凡兵之道莫過乎一者能獨往獨來深入多殺史記吳王濞傳云擊反虜者深入多殺為功己乃陸陸

後漢書馬援傳云今更共陸陸章懷注陸陸猶碌碌也按莊子漁父篇碌碌而受變於俗史記平原君傳公等錄錄漢書蕭何曹參傳贊當時錄錄顏師古注錄錄猶鹿鹿說文云遊行謹謹也變隨從也陸陸碌碌碌碌錄錄

鹿鹿並通相將詣闕諧辭禮謝後漢書橋玄傳退云狀狀上當脫無字無會坐朝堂周禮匠

入外有九室鄭注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疏云鄭據漢法謂正朝之左右為廬舍者也按後漢時國家有大事皆於朝堂會議後漢書鄧騭傳云其有大議乃詣朝堂與公卿參謀袁安傳云武威太守孟雲上書北虜既已和親

而南部復往抄掠北單于謂漢欺之謀欲犯邊宜還其生口以安慰之詔百官議朝堂又云竇太后兄車騎將軍憲北擊匈奴安與太后宋由司空任陳及九卿詣朝堂上書諫班超後勇傳曹宗請擊匈奴鄧太后召勇詣朝堂

會議應奉後劭傳中平二年漢陽賊東侵三輔皇甫嵩討之請發烏桓三千人北軍中候鄒靖上言烏桓眾弱宜開募鮮卑事下四府大將軍按韓卓與劭相難反覆於是詔百官大會朝堂陳球傳竇太后將葬曹節等欲別葬

會議應奉後劭傳中平二年漢陽賊東侵三輔皇甫嵩討之請發烏桓三千人北軍中候鄒靖上言烏桓眾弱宜開募鮮卑事下四府大將軍按韓卓與劭相難反覆於是詔百官大會朝堂陳球傳竇太后將葬曹節等欲別葬

太后而以馮貴人配祔詔公卿大會朝堂令中常侍趙忠監議盧植傳董卓大會百官於朝堂議欲廢立辭則卑傳熹平六年薛卓三邊夏育請徵幽州諸郡兵出塞擊之大臣多有不同乃召百官議朝堂皆其事也

無憂國哀民懇惻之誠漢書傳專傳云忠誠憂國按漢時每以不憂國責大臣成帝紀永始四年詔曰公卿列侯親臨近臣四方所則未聞修身遵禮同心憂國者也孔光傳策

免光云今相朕出入三年憂國之風復無聞焉朱博傳奏封荀轉相顧望莫肯違止願望注見述赦

事言丞相光志在自守不能憂國蓋詔奏之文相沿如此荀轉相顧望莫肯違止願望注見述赦

漢書鄧暉後壽傳云違衆正議以安宗廟皇甫規傳云互相瞻顧莫肯正言皆此意獨斷云其有疑事公卿百官會議若蓋聞有所正處而獨執異意者曰駁論駁論曰某官某甲論以為如是下言臣愚黠議異違正即駁論也

日晏時移議無所定漢書龔勝傳云己且須後禮記學記云雖舍之可也鄭注舍之須後漢書

詔書顏師古章懷注並云須待也後得小安詩民勞云則恬然棄忘旬時之閒虜復為害軍書交馳

羽檄狎至漢書惠夫躬傳云軍書交馳而輻湊羽檄重迹而狎至文穎曰狎音狎習之狎文選乃復怔

忪如前方言云怔忪忡也江浙之間凡窘猝怖遽若此以來出入九載庶曰式臧覆出

為惡詩雨個個積憤爾雅釋訓云鬱鬱洵洵指也釋文洵洵本作瀾瀾按玉篇作個個與此合說當

何終極春秋譏鄭棄其師閔二况棄人乎一人吁嗟王道為虧後漢書魯恭傳云

虧飽承後昆傳云一夫呼嗟王政為虧蓋當時成語也小爾雅廣訓况百萬之衆叫號哭泣据實說

云吁嗟嗚呼也有所歎美有所傷痛隨事有義也此即傷痛之義矣淮南子泰族訓云國主之有民

或不知叫號感天心乎且夫國以民為基貴以賤為本也猶城之有基老子云貴以賤

為本高以下為基新書大政上篇云聞之於政也民無不以為本也國以為本君以為是以聖王養民

本史以為本故國以民為安危君以民為威侮吏以民為貴賤比之謂民無不為本也

愛之如子襄十四年左傳師曠曰養民如子新序雜事一養作愛憂之如家漢書程方進傳危者

安之亡者存之趙策張孟談曰亡不能存危救其災患除其禍亂襄十一年左傳云救災患

是故鬼方之伐易既濟九三非好武也周語祭公謀父曰徽狃於攘詩出車據作襄釋文

蔡邕傳稱詩云狹狹擾而吉甫宴邕集難夏育
非貪土也雅南子兵略訓云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壤之廣而貪金玉之略將以存亡繼絕平天下之亂而

除萬民之害也易蠱象詞以振民育德安疆宇也後漢書馮衍傳云安其疆宇古者天子守在四夷昭廿三年左傳沈尹戌語

自彼氏羌莫不來享詩殷武會天思服行葦賴德詩北山云曾天之下文王有聲云無思不服行葦義見下篇况近我

民蒙禍若此可無救乎凡民之所以奉事上者懷義恩也痛則無取禍則

不仁禍舊作福忿戾怨懟生於無恥今羌叛久矣傷害多矣百姓急矣憂禍

深矣上下相從未見休時不一命大將以掃醜虜詩常武云仍執醜虜漢書蘇布傳云掃淮南之衆顏師古注掃者謂盡舉連連不已詩皇矣云

之如掃地之意林州下有縣字按本書皆以州郡連言此亦而州稍稍與役當作州郡漢書西南夷傳云州郡舉之不能服連連不已執訊連連

為掃與掃同漢書東方朔傳云綿綿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若排簾障風探沙擁河簾舊作機擁舊作備並据意林改御覽九簾作襲襲與簾通扇也八百五十四簾又作棘探作陶按陶當

作掬一切經音義七引通俗無所能禦徒自盡爾意林作無益於事徒自弊耳今數州屯兵十餘萬人

哀元年左傳云西允屯晝夜九日杜注夫翁兵也疏云屯是戍守之名故詩序云屯戍於母家十舊作才据程本改後漢書西允傳真詔說任俞云三州屯兵二十餘萬人棄農桑疲苦徭役而未有功效勞費日熾皆廩

食縣官急就篇云稟食縣官帶金銀顏師古注稟食縣官官給其食也漢書地理志顏注稟給也廩與稟同後漢書南蠻傳李固云計人粟五升章德注古升小故入日五升也歲數百萬

斛又有月直後漢書陳寵後志傳注引謝承書云施延到吳郡海鹽取辛月直賃作半路亭父以養其母但此人耗不可勝供耗猶費也漢書西南夷傳

都尉萬年曰兵久不決費不可共顏師古注共讀曰供而反憚暫出之費甚非計也且舊作是夫危者易傾疑者

易化今虜新擅邊地未敢自安易震蕩也襄廿六年左傳析公曰楚師輕窶易震蕩也百姓新離舊壤

舊作思慕未衰漢書元帝紀永光四年詔曰頃者徙郡國民以奉園陵令百姓慮易獎厲也獎舊作

文云終賊犬厲之也經典多作獎漢書哀帝紀云獎厲太子誠宜因此遣大將誅討迫脅離越

逸周書和寤解云王乃厲翼於手氏八士孔晁注厲獎厲也

破壞之。書多方云離遠爾士漢書趙充國傳云虜破壞可日月冀如寬假日月。史記封禪書公孫卿曰非少寬假神不來蓄積富貴。各懷安

固之後。則難動矣。周書曰。凡彼聖人必趨時。周禮解凡作觀趨作趣是故戰守之策。不可

不早定也。漢書高帝紀韓信曰吏卒皆山東之人日夜企而望歸及其鋒而用之可

邊議第二十二

明於禍福之實者。不可以虛論惑也。察於治亂之情者。不可以華飾移也。

韓非子蚤却執臣篇云聖人者審於是非之實察於治亂之情也是故不疑之事。聖人不謀。韓非子內儲說上惠子曰凡謀者疑也疑也者誠疑以為可者半以為不可者

浮游之說。聖人不聽。禮記緇衣云大人不倡游言鄭注游猶浮也不可用之言也漢書韓安國傳云詠邪臣浮說史記蘇秦傳云明主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何

者。計不肯見實而更爭言也。詩小旻云維矧言是爭漢書熹夫傳韓安國云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是以明君先盡

人情。不獨委夫良將。修己之備。無恃於人。孫子九變篇云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故

能攻必勝敵。而守必自全也。完始反時。計謀未善。黨與未成。人衆未合。兵

器未備。或持竹木枝。或空手相附。王先生云附疑搏草食散亂。草食疑當為草舍後漢書馮異傳云王郎起光武自薊東南馳晨夜

草未有都督。漢書敘傳敘西城傳云昭宣承業都護是立總督城郭三十有六都督即謂甚易破也。

然太守令長。皆奴怯畏。便不敢擊。叔諫為驚漢書蘇建後武傳李陵曰陵雖驚怯亦見霍光諸葛豐傳武帝紀天漢三年匈奴入雁門太守坐畏懼棄市闕

越王傳云東粵王餘善發兵距漢漢使大司農張成故山州侯齒將屯不敢舉卻就便處皆坐畏懼誅畏懼畏懼畏懼義並同擊上當有討字見下篇後漢書西兗傳云時兗歸附既久無復器甲或持竹竿木枝以代戈矛或負

板窠以為楫或執銅鏡以象兵郡故令虜遂乘勝上疆。史記高祖紀云秦兵強常乘勝逐北上疑自之誤蘇布傳云楚王特戰勝自疆破

州滅郡。日長炎炎。吳語申胥曰日長炎炎韋昭注炎炎進貌殘破三輔。覃及鬼方。詩若此。已積十歲矣。

百姓被害。迄今不止。而癡兒騃子。

說文云癡不慧也。騃也。癡騃也。周禮司刺三赦曰蠢愚。鄭注蠢愚生。騃同字。方言云癡騃也。周禮司刺三赦曰蠢愚。鄭注蠢愚生。

而癡騃童昏者。漢書息夫躬傳云。左將軍公孫祿司隸。鮑宣皆外。有直項之名。內實騃不曉。政事後。漢書獨行傳。戴就曰。薛安庸騃。

尚云不當救助。且待天時。用意若此。豈入也哉。夫仁者恕己以及人。

說文云。恕。仁也。管子。版法。解云。取人以己者。度恕而行也。度。恕者。度之于己也。己之所不安。勿施於人。楚辭。離騷云。羌內恕己以量人兮。漢書。董仲舒傳云。取人以己者。度恕而行也。度。恕者。度之于己也。己之所不安。勿施於人。楚辭。離騷云。羌內恕己以量人兮。漢書。董仲舒傳云。取人以己者。度恕而行也。度。恕者。度之于己也。己之所不安。勿施於人。

魯語云。夫仁者。講功而智。處物周語云。言智必及事。章

辭。離騷云。羌內恕己以量人兮。漢書。董仲舒傳云。取人以己者。度恕而行也。度。恕者。度之于己也。己之所不安。勿施於人。楚辭。離騷云。羌內恕己以量人兮。漢書。董仲舒傳云。取人以己者。度恕而行也。度。恕者。度之于己也。己之所不安。勿施於人。

今公卿內不傷士民。滅沒之痛。外不慮久

兵之禍。孫子作戰篇云。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

後漢紀和帝永元十三年。班超上書曰。公卿大夫咸懷一切。而莫肯遠慮。後漢書左雄傳云。各懷一切。莫慮長久。按漢書

平帝紀。元始元年。顏師古注。一切者。權時之事。非經常也。猶如以刀切物。苟取整齊。不顧長短。縱橫故言一切。

所脫避前。句有誤字。續漢書五行志。劉昭注。載延光四年。馬融上書云。臣恐受任典牧者。苟脫目前。皆祖圖身。一時之體。不顧為國百世之利。所脫避前。意當與荀脫目前。同。漢紀成帝永始元年。王仁上疏云。萬乘之主。當持久長非一切。畢快目前者。荀云不當動兵。而不復知引帝王之綱維。管子。禁藏篇云。原禍變之所終也。易制禦寇。易蒙上九。利禦寇。慮慮孽士云制

疑詩美薄伐。漢書。韋賢傳。劉歆。職曰。臣聞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獫狁最于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獫狁。狁狁至于太原。顏師古注。小雅六月之詩也。

自古有戰。非乃今也。詩。載芟云。匪今斯今。振古如茲。趙策。蘇秦說趙王曰。大王乃今然後得與士民相親。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

不可。誰能去兵。兵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所以興亂人。所以廢。

七年。齊桓晉文宋襄。衰世諸侯。猶取天下。有相滅而已。不能救。有相滅亡者。桓公不

能救則桓公恥之。

况皇天所命。四海主乎。晉楚大夫。小國之臣。猶取己之身。而有相

侵。咸十六年。左傳。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

况天子三公。典世任者乎。公劉仁德。廣被行葦。孫侍御云。以行葦為公劉之詩。蓋本三家舊說也。吳越春秋。公劉慈仁。行不履生草。運車以避葦。葦列女傳。晉弓工。姜曰。君聞昔者公劉之行乎。牛踐葦。葦爛。然為民。痛之後。漢書。竇榮傳。公劉。執行葦。世稱其仁。蜀志。彭萊傳。靈公劉之

聞昔者公劉之。行乎。牛踐葦。葦爛。然為民。痛之後。漢書。竇榮傳。公劉。執行葦。世稱其仁。蜀志。彭萊傳。靈公劉之

德行勿窮之惠班彪北征賦謫公劉 况含血之人己同類乎。史記律書云自含血戴角之獸見犯則

之遺德及行赫之不傷並與此同 况滅沒之民百萬乎。書曰天子作民父母。漢書王莽傳云翟義黨王孫慶捕得

一人吁嗟王道為虧。况滅沒之民百萬乎。書曰天子作民父母。漢書王莽傳云翟義黨王孫慶捕得

提程 之於子也。豈可坐觀其為寇賊之所屠剝。漢書王莽傳云翟義黨王孫慶捕得

本補 視其為狗豕之所噉食乎。孟子云即亦立而視其死與漢書貢禹傳

淮南子繆稱訓云仁者積恩之見證也。且以計利言之。商子算地篇云民生則計利孟

基。貴以賤為本。願察開闢以來。御覽一引尚書中 民危而國安者誰也。下貧而

上富者誰也。下上舊互置按管子山至數篇云民富君無與貧民貧 故曰夫君國將民之以

民實瘠而君安得肥。楚語云夫君國者將民之上貧則上富則上富 夫以小民受天永命。書召

竊願聖主深惟國基之傷病。方言云惟 遠慮禍福之所生。管子君臣下篇云 且夫物

有盛衰時有推移。事有激會。人有變舊作化。史記蔡澤傳云物或則衰天地之常數也進退

勢之流相激使然。智舊作者揆象不其宜乎。孟明補闕於河西。文三年 范蠡收責於姑

胥。姑舊作故姑胥即姑蘇也後漢紀光武紀二方望湖隗囂書云范蠡收績於姑蘇後漢書隗囂傳作范蠡收

紀作績蓋 是以大功建於當世。而令名傳於無窮也。秦策蘇秦曰寬則兩軍相攻迫則杖

如傳喻巴蜀徵云名聲施 今邊陲搔擾。成十三年左傳云虔劉我邊垂垂到古字通說 日放族禍。後

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文云騷擾也搔與騷同漢書敘傳云外內搔擾 百姓晝夜望朝廷救己。襄十六年左

書竇融傳云隗囂自知失河西之助族禍將及塞明傳云舊制 而公卿以為費煩不可徒竊笑之。

後漢書西羌傳虞詡云公卿選備容頭過身
張解設難但計所費不圖其安意與此同

是以以論與也

晏子輕困倉之蓄而惜一杯之鑽

何異今晏子無此文今但知愛見薄之錢穀

續漢書百官志云大司農掌諸錢穀金帛諸貨幣郡國四時上月且見錢穀簿其遺未畢各異別之邊郡諸官請調度者

皆為報給損多益寡取相給足

而不知未見之待民先也知徭役之難動漢書高帝紀云常繇絳陽應劭曰繇者役也顏師古注繇讀曰

徭說文云役成邊也徭絲役役並通

而不知中國之待邊寧也鹽鐵論地廣篇云散中國肥饒之餘以調邊境邊境強則中國安急就篇云邊境無事中國安寧後漢書

龐參傳永初元年涼州先零種羌反叛遣車騎將軍鄧騭討之參上書有云方今西州流民擾動而徵發不絕重之以大軍疲之以遠戍農功惰於轉運資財竭於徵發宜且振旅督涼州士民轉居三輔休徭役以助其時止煩賦以益其財節信所云正謂參等詩痛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勦勞此今公卿苟以己不被傷故競

割國家之地以與敵殺主上之民以餒羌為謀若此未可謂知為臣若此

未可謂忠史記蘇秦傳秦說魏襄王云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僉人非忠臣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顧大王執察之此文大旨本於彼才智未

足使議藝文類聚四十八引桓子新論云堯試舜於大驚者錄天下事如今之尙書官矣宜得大賢智乃處讓持平焉且凡四海之內者聖人之所

以遺子孫也官位職事者羣臣之所以寄其身也新書傳子孫者思安萬世過秦

上篇云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漢書佞幸董賢傳王閔云陛下承宗廟當傳子孫於無窮寄其身者各取一閱閱讀為缺一缺猶今言一任矣故常其言不

久行其業不可久久行上有脫字方言云厭安也漢書匈奴傳贊云規事建讓不圖萬世之固而輪持一時之事者未可以經遠也夫此誠明君

之所微察也而聖上之所獨斷管子明法解云明主者兼聽獨斷霸言篇云獨斷者微密之營壘也今言不欲動民以

煩可也即然當修守禦之備必今之計令虜不敢來來無所得來字舊不重按後漢書陳俊傳

云光武遣俊將輕騎馳出城前視人保壁堅完者勅令固守放散在野者因掠取之賊至無所得遂散敗即此意也漢書鼂錯傳云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令民不患寇既無

所失今則不然苟憚民力之煩勞而輕使受滅亡之大禍非人之主非民

之將。非主之佐。非勝之主者也。孫子用開篇文民作人無非人之主句且夫議者明之所見也。辭者

心之所表也。呂氏春秋韓謂篇云辭者意之表也維其有之。是以似之。詩張裳者華諺曰。何以服很。莫若

聽之。說文云很不聽從也禮記曲禮云很毋求勝鄭往很圓也謂爭訟也今諸言邊可不救而安者。宜誠疑以其身若子

弟。補邊太守。令長丞尉。然後是非之情乃定。救邊乃無患。邊無患。中國乃

得安寧。

實邊第二十四

夫制國者。必照察遠近之情偽。信廿八年左傳云民之情偽盡知之矣預禍福之所從來。預下脫一字說苑權謀篇云知

命者。預見存亡禍福之原。呂氏春秋召類篇云。禍福之所自來。衆人以爲命焉。不知其所由。乃能盡羣臣之筋力。莊子徐無鬼篇云筋力之士矜難而保與

其邦家。詩瞻彼落矣云保其家邦前兇始叛。草創新起。器械未備。虜或持銅鏡以象兵。或負

板案以類楯。惶懼擾攘。未能相持。一城易制爾。御覽三百五十七作邊邊擾攘未能相一誠易制也郡縣皆

大熾。後漢書西羌傳論云永初之閒羣種蜂起自西戎作逆未有陵斥上國若斯其熾也詩六月云蠻狁孔熾毛傳熾盛也續漢書五行志云姦惡大熾王先生云郡縣下有脫文宜言郡縣不爲意以至寇熾之事

及百姓暴被殃禍。亡失財貨。人哀奮怒。各欲報讎。哀當作憂與懷同史記司馬相如傳喻巴蜀檄云人懷怒心如報私讎

而將帥皆怯劣軟弱。不敢討擊。但坐調文書。以欺朝廷。史記李斯傳云高聞其文書相往來漢書匈奴傳顏師古

注調發也實殺民百則言一。殺虜一則言百。或虜實多而謂之少。或實少而謂之

多。後漢書皇甫規傳云兇戎備叛不由承平皆由邊將失於綏御乘常守安則加侵暴苟競小利則致大害微勝則虛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言按規所言乃永和時事而情狀正與此同漢書王莽傳田況上言亦云盜

賊始發。其原甚微。非都吏五人所能禽也。恰在長吏不爲意。縣欺其郡。郡欺朝廷。實百言十。實千言百。朝廷忽略。不輒督責。遂至延曼連州。

傾側巧文。要取便身利己。

而非獨憂國之大計。哀民之死亡也。

韓非子外儲說左下明危曰公傾側法令漢書刑法志宣帝詔曰開者更用法巧文變深趙充國傳充國曰諸

君但欲便文自營非為公家忠計也。彼便身利己即賈誼傳

又放散錢穀殫盡府庫乃復從民

假貸。疆奪財貨。千萬之家。削身無餘。萬民匱竭。

舊作因隨以死亡者。皆吏所

餓殺也。

後漢書龐參傳云比年兇寇特困隴右供饑賦役為損日熾官負人責數十億萬今復募發百姓調取穀帛街賣什物以應吏求外傷兇虜內困徵賦縣官不足輒貸於民民已窮矣將從誰求西完傳

云自完叛十餘年開兵違師老不暫寧息軍旅之費轉運委輸用二百四十餘億府帑空竭延及內郡邊民死者不可勝數并涼二州遂至虛耗

其為酷痛甚於逢虜。後漢書南

蠻傳云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允益州諺曰虜來向可尹來殺我王氏所言正指就等漢書王莽傳云田況言今空復多出將率郡縣苦之反甚於賊又云太師更始合將銳士十餘萬人所過放縱東方為之語曰寧逢赤眉不

逢太師太師向可更始殺我寇鈔賊虜忽然而過未必死傷至吏舊作所搜索剽奪。言

云搜略求也就室曰搜於道曰略說文云索入家搜也經典通用索

游踵塗地。

游當為旋漢書王子侯表序云旋踵亦絕羈縶傳云前死不還踵顏師古注還讀曰旋旋踵回旋其足也

分爭使人或覆宗滅族絕無種類或孤婦女

王先先生云孤下當有脫字繼培按當作幼孤史記司馬相如傳云幼孤為奴或云孤婦女謂略取婦

女使之孤獨也漢書南粵傳文帝賜侘書云寡人之妻孤人之子

為人奴婢遠見販賣。後漢書光武帝紀建武七年詔吏人擅饑亂及為青徐賊所略為奴婢下妻欲去留者恣

聽之致拘制不還以賣人法從事晉書刑法志陳羣新律序云舊律盜律有和賣買人

至今

不能自活

者不可勝數也。疑此

之感天致災尤逆陰陽

漢書嚴助傳淮南王安上書云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之名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為之生也魏相傳相上書亦用淮

南且夫士重遷

當作安士重遷漢書元帝紀永光四年詔曰安士重遷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願也通典一引崔實政論云小人之情安士重遷寧就飢餓無適樂士之慮

墳墓。見敘邊

賢不肖之所同也。民之於徙。王先先生云於徙疑畏徙之誤甚於伏法。伏法不過家

一人死爾。諸亡失財貨。奪土遠移。不習風俗。不便水土。類多滅門。少能還

者。代馬望北。狐死首丘。

後漢書班超傳云狐死首丘代馬依風文選古詩十九首李益注引韓詩外傳云詩曰代馬依北風飛鳥棲故巢皆不忘本之謂也邊民

謹頓。讀爲尤惡內留。雖知禍大。舊作人猶願守其緒業。鹽鐵論論誹篇云緒業不備者不可以言理死其本

處。誠不欲去之。極太守令長畏惡軍事。皆以素非此土之人。痛不著身。禍

不及我家。列女傳魏曲沃負故爭郡縣以內遷。令壞郡縣毆民內遷至遣吏兵。漢書何並傳云並自

從吏兵發民禾稼。發徹屋室。詩十月之交云徹我牆屋趙策孟嘗君曰毋發屋室按發字與上覆此當讀爲廢說文云廢屋傾也夷其營壁。漢書趙充

國傳云行必爲戰備止必堅營壁呂氏春秋似順論云往而夷夫壘高誘注夷平也破其生業。漢書荆王劉賈傳云入楚地燒其積聚以破其業高帝紀云不事家人生產業後漢書循吏仇覽傳云勸人

生業爲制科令至於果某爲限難豕有數。疆劫驅掠。與其內入。捐棄羸弱。使死其處。當此之時。萬民怨

痛。泣血叫號。詩甬無正云風思泣血叫號見救邊篇誠愁鬼神而感天心。然小民謹劣。不能自達闕

廷。依官吏家。迫將威嚴。威舊作威据程本改韓非子六反篇云吏威嚴而民聽從不敢有擊。懸疑虛字形相近而誤民既奪土

失業。又遭蝗旱。飢匱。舊作遺逐道東走。流離分散。呂氏春秋貴直論狐援曰吾今見民之弊

則奔亡流散幼孤婦女流離係虜幽冀兗豫荆揚蜀漢。飢餓死亡。復失太半。後漢書馮衍傳云四

垂之人肝腦塗地死亡之數不啻太半漢書高帝紀韋昭注凡數三分有二爲太半有一分爲少半邊地遂以丘荒。意林云邊境牛牢不可久荒牛牢即

後漢書梁統後冀傳云包含山藪遠帶丘荒文選陸士衡歎逝賦云愍城闕之丘荒諱釋廣漢太守沈子瑁絲竹

江堰碑云躬耕者少斷田正流正流即丘荒按廣雅釋詁云丘空也漢書息夫躬傳丘亭後漢書龐參傳丘城皆

取此義西兗傳虞詡疏曰堯兗內備郡縣兵荒兵荒疑亦丘荒之誤至今無人。原禍所起。皆吏過爾。後漢書西兗傳云兗既轉威

無戰守意皆乃上徙郡縣以避寇難朝廷從之遂移隴西徙襄武安定徙美陽北地徙池陽上郡徙衙百姓繼土

不樂去舊途乃刈其禾稼發徹室屋夷營壁破積聚時連旱蝗飢荒而驅敗劫略流離分散隨道死亡或棄捐老

弱或爲人僕妾喪其大半皆本此文夫土地者。民之本也。誠不可久荒。以開敵心。開敵心舊作開整据意林

必生心列女傳晉獻麗姬云邊境無主則開寇心夫寇生其心且扁鵲之治病也。史記云扁鵲者審

閉結

漢書藝文志論經方云
靈閉解結反之於平

而通鬱滯

素問六元正紀大論黃帝曰鬱之甚者治之奈何岐伯曰木鬱
達之火鬱發之土鬱壅之金鬱泄之水鬱折之澹字舊脫据意

林補淮南子假真
訓云血脈無鬱滯

虛者補之實者瀉之

素問三都九候論岐伯曰必先度其形之肥
瘦以調其氣之虛實實則瀉之虛則補之

故病愈而

名顯伊尹之佐湯也設輕重而通有無損積餘以補不足故殷治而君尊

管子地數篇云昔日桀霸有天下而用不足湯有七十里之薄而用有
餘伊尹等通移輕重開闢決塞通於高下徐疾之策坐起之費時也

賈誼痛於偏枯蹙蹙之疾

新書解縣篇云天下非特倒懸而已也又類覽且病疾夫蹙蹙一面病非者一
方痛說文云非風病也漏牛枯也素問生氣通天論云汗出偏沮使人偏枯

今邊郡千里地各有

兩縣戶財置數百

漢書文帝紀二年顏
師古注財與纒同

而太守周迴萬里空無人民美田棄而莫

墾發

漢書劉屈氂傳云與
美田以利子弟賓客

中州內郡

漢書司馬相如傳大人賦云在平中州顏
師古注中州中國也內郡注見救邊篇

規地拓境不

能半

舊作生縣
侍御改

邊而口戶百萬

疑倒

田畝一全

王先生云全當作金謂直費也古以一斤為一
金繼埴按一蓋不字之壞管子禁蘊篇云戶籍

田結者所以知貧富之不訾也故善者必先知其田
乃知其入田備然後民可足也不全即不備之謂

人衆地荒無所容足

荒當為狹商子算地篇云
地狹而民衆者民勝其地

來民篇云土狹而後民衆史記貨殖傳云地小人衆又云土地小狹民人衆鹽鐵論園池篇云三輔迫近於山河地
狹人衆皆其狹也通典一引崔實政論云今青齊兗冀人稠土狹不足相供而三輔左右及涼幽州內附近郡皆
土曠人稀厥田宜隸悉不肯墾今宜徙貧民不能自業者於寬地

此亦偏枯蹙蹙之類也周書

曰土多人少莫出其材是謂虛土可襲伐也土少人衆民非其民可匱

竭也是故土地人民必相稱也

逸周書文傳解云土多民少非其土也土少人多非其人也又
云開望曰土廣無守可襲伐土狹無食可居竭二稱之來不稱

之災孔晁注政以人土相稱爲善也禮記王制云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尉繚
子兵談篇云量土地肥瘠而立邑建城稱地以城稱人以人稱粟三稱則內可以固守外可以戰勝商子來民
篇云地方百里者山陵處什一數澤處什一谿谷流水處什一都邑蹊道處什一惡田處什一良田處什四口此
食作夫五萬其山陵谿谷數澤可以給其材都邑蹊道足以處其民先王制土分民之律也今秦之地方千里者
五而穀土不能處二田數不滿百萬其數澤蹊道谷名

今邊郡多害而役劇

後漢書和帝紀永元十三
年詔曰幽并涼州戶口率

少邊役 動入禍門。史記趙世家李兌曰不為與利除害。有以勸之。則長無與復之。而

內舊作有寇戎之心。管子法法篇云期於與利除害治國篇云先王者善為民除害與利故天下之民

則國富國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雖變俗易習聚移民至於殺之而民不惡也此務粟之功也上不利農

止則戰不必勝守不必固矣鹽鐵論未置篇云傳曰大軍之後累世不復方今郡國田野有隴而不墾城郭有宇

而實邊郡何饒之有乎漢書嚴助傳淮南王安上書云四年不登五年後蝗民生未復徐樂傳云問者關東五

穀數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 西兗北虜必

生鬪欲誠大憂也百工制器咸填其邊散之兼倍豈有私哉乃所以固其

內爾先聖制法亦務實邊蓋以安中國也譬猶家人遇寇賊者必使老小

羸軟居其中央丁彊武猛衛其外。白虎通五行篇云丁者強也內人奉其養外人禦

其難。蚤蚤距虛更相恃仰乃俱安存。呂氏春秋不廣篇云北方有獸名曰羸鼠前而免後趨

也蚤蚤距虛必負而走爾雅釋地作功叩距虛韓非子外儲說左上古不恃仰人而食新書 詔書法令一

道德說云物莫不仰恃德論衡感類篇云功無大小德無多少人須仰恃賴之者則為美矣 詔書法令一

十萬口邊郡十萬歲舉孝廉一人員除世舉廉吏一人。詔書以下文有脫誤按後漢

安為司徒時大郡口五六十萬舉孝廉二人小郡口二十萬并有蠻夷者亦舉二人帝以為不均下公卿會議

與司空劉方上言凡口率之科宜有階品蠻夷錯雜不得為數自今郡國率二十萬口歲舉孝廉一人四十萬二

人六十萬三年詔曰幽并涼州戶口率少邊役衆劇東修良吏進仕路狹撫接夷狄以人為本其令緣邊郡口十

萬以上歲舉孝廉一人不滿十萬二 兗反以來戶口減少又數易太守至十歲不得舉

當職勤勞而不錄。毛詩卷耳序云知臣下之勤勞也 賢俊蓄積而不悉。不守舊脫據程本補

蓄積而不符吳越春秋伍子 衣冠無所覲望。漢書杜周傳云衣冠為欽為盲杜子夏顏師古注衣冠 農

夫無所貪利。是以逐稼中災。莫肯就外。古之利其民。誘之以利。弗脅以刑。

利其民之利當為理。理治也。襄廿六年左傳云。古之治民者。蠲賞而畏刑。杜注。樂行賞而憚用刑。 易曰。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觀象 是故建

武初。後漢光武紀元 得邊郡戶雖數百。令歲舉孝廉。以召來人。今誠宜權時。令邊郡

舉孝一人。廉吏世舉一人。益置明經百石一人。內郡人將妻子來占著。占著

史記田叔傳云。因占著名數家於武功。索隱云。言卜日而自占著家口名數。諫於武功。猶今附籍然也。漢書宣帝紀。地節三年詔曰。流民自占八萬餘口。顏師古注。占者謂自隱度其戶口而著名籍也。二家說占字各異。顏氏得

之五歲以上。與居民同均。皆得選舉。又募運民耕邊入穀。遠郡千斛。近郡

二千斛。拜爵五大夫。漢書百官公卿表云。爵九級。五大夫。 可不欲爵者。使食倍賈於內郡。可蓋其之誤。賈讀為價。墨

子號令篇云。收粟米布錢金出內者。產皆為平直。其賈與主人券書之事。已皆各以其賈倍償之。又用其賈貴賤多少。賜爵欲為吏者。許之。其不欲為吏而欲以受賜賞爵祿者。贖士親戚所知罪人者。以令許之。此文本於彼。

如此。君子小人各有所利。則雖欲令無往。弗能止也。此均二字苦樂平。搖役

充邊境。安中國之要術也。

卜列第二十五

天地開闢有神民。民神異業。精氣通。御覽一引尚書中候云。天地開闢。楚語。觀射父云。古者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為之。牲器時服而後使先聖之後。之有光烈而敬。恭明神者。以為之。祝使名

姓之後。而心率。舊典者為之。宗於是乎。有天地神名。類物之官。是謂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志。信

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廢。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禍災不至。求用不置。路史前紀三引此文。誤以神民為帝者名氏。又以行字帶上讀。陳耀文天中記十一。嘗正之。行有招召。 荀子勸

言有召禍也。命有遭隨。莊子列禦寇篇云。達大命者。隨達小命者。遭春秋繁露重政篇云。人始生有大命。是

有遭隨者。神明之所接。絕屬之。其體也有變。命存其開者。其政也。政不齊。則人有忿怒之志。若將施危難之中。而時

符也。遭命。隨命。注見論榮篇。 吉凶之期。天難諶斯。詩大明。諶。今作忱。漢書賈馮傳。後漢書胡廣傳。續漢書律歷志。論春秋繁露。如天之為。篤說文。

謹字下並 聖賢雖察不自專故立下筮以質神靈。禮記祭義云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體立以易易易抱龜南面天子卷易北面雖

有明知之心必推斷其志焉示不敢專以尊天也史記龜策傳云君子謂夫輕卜筮無神明者神背人道信積碎者鬼神不得其正故書建稽疑五謀而卜筮居其二五占從其多明有而不專之道也白虎通著龜篇云聖人獨見先親必問著龜何示不自專也論衡辨崇篇云聖人舉事先定於義義已定立法以下筮示不專已明與鬼神同意共指欲令衆下信用不疑卜筮篇云俗信卜筮謂卜者問天筮者問地著神龜靈兆數報應故捨人議而就卜筮遠可否而信吉凶實知篇云若著龜之知吉凶著草稱神龜稱靈矣

孔子稱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又曰君子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而嚮並易繫辭上傳而嚮而字王弼本作如古通是以禹之得臯陶文

王之取呂尙皆先告其象卜底其思以成其吉。六韜文師篇云文王將田史編布卜曰田於睢陽將大得焉非龍非影非虎非

羅兆得公侯天遺汝師以之佐昌施及三王文王曰兆致是乎史編曰龜之太祖史曠為禹占得臯陶兆比於此文王乃齋三日田於睢陽卒見太公坐茅以漁乃載與俱歸立為師宋書符瑞志上史編作史編云王至於碻溪

之水呂尙釣於涯王下趨拜曰望公七年乃今見光景於斯按志所言皆本緯書

夫君子聞善則勸樂而進脫一聞惡則循當作省而改尤故安靜而多福小人聞善下脫聞惡仁字即懼懼而妄為故狂躁而

多禍是故凡卜筮者蓋所問吉凶之情言興衰之期令人修身慎行以迎

福也。漢書王貢兩龔傳序云嚴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為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著龜為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執導之以善從吾言者已過半

且聖王之立下筮也不違民以為吉不專任以斷事。論衡卜筮篇云世人言卜筮者多得誠實者寡論者

或謂著龜可以書西伯哉故鳩範之占大同是尙。鳩今書又曰假爾元龜罔敢知吉。藜假爾今

作格人史記殷本紀作假人禮記曲禮云假爾泰龜有常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小從此觀之著龜之情儻有

隨時儉易。易繫辭上傳云辭有險易釋文引京房注險惡也易善也古字險儉通用易屯卦動乎險中隸釋

劉修碑作儉否卦儉德李鼎祚周易集解引虞翻曰儉或作險稟廿九年左傳險而易行史記吳

世家作儉不以誠邪將世無史蘇之材。傳十五識神者少乎及周史之筮敬仲。莊廿二

卜列第二十五

莊叔之筮穆子。昭五年左傳可謂能探蹟索隱。鉤深致遠者矣。易繫辭上傳使獻公早納

史蘇之言。穆子宿備莊叔之戒。則驪姬豎牛之讒。亦將無由而入。無破國

危身之禍也。聖人甚重卜筮。然不疑之事。亦不問也。桓十一年左傳云卜以決疑不疑何卜甚敬祭

祀。非禮之祈。亦不為也。禮記曲禮云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故曰。聖人不煩卜筮。哀十八年左傳敬鬼神而

遠之。論語夫鬼神與人。殊氣異務。非有事故。何奈於我。史記吳世家專諸曰是無奈我何故孔子善

楚昭之不祀河。哀六年左傳而惡季氏之旅泰山。論語今俗人笑疑於卜筮。而祭非其

鬼。論語云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豈不惑哉。亦有妄傳姓於五音。設五宅之符策。論衡詰術篇云五音字用姓定其名用名正其字口有張歛聲有外內以定五音宮商之實又云園宅術曰宅有八術以六甲之名戴而第之第定名立宮商殊別宅有五音姓有五聲宅不宜其姓姓與宅相賊則疾病死亡犯罪遇禍王先生云傳當作其為誣也甚矣。古有陰陽。然後有五音。春秋繁露五行相生篇云天地之氣合而為一分為陰陽判為四時列為五行行者行也其行

不同故謂之五行。五帝右據行氣。家語五帝篇孔子曰昔某也聞諸老聃曰天有五音水火金水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釋名釋天文云五行者五氣也白虎通五行篇云言行者

欲言為天行氣之義也王先生云右疑當作各繼。以生人民。禮記大傳云王者帝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

皆按名字是也漢書律歷志云三代各據一統。以生人民。禮記大傳云王者帝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

蒼則靈威仰赤則赤熛怒黃則含樞紐白則白招拒黑則汁光紀疏云蒼則靈威仰至汁光紀者春秋文耀

鉤文宣三年公羊傳何休注上帝五帝在太微之中。生孫更王天下疏云此五帝者即靈威仰之屬。

世遠乃有姓名。敬民。敬民蓋號名字者。蓋所以別衆。狼而顯此人爾。非以紀舊

絕五音而定剛柔也。今俗人不能推紀本祖。而反欲以聲音言語定五行。

誤莫甚焉。論衡詰術篇云人之有姓者用稟於天。天得五行之氣為姓。即口張歛聲外內為姓也。如以本所稟於天者為姓。若五穀萬物稟氣矣。何故用口張歛聲外內定正之乎。夫魚

處水而生。莊子至樂篇文鳥據巢而卵。即疑術蓋卵不推其本祖。諧音而可。即與則呼鳥

為魚。可內讀為之水平。呼魚為鳥。可棲之木邪。說文云西鳥在巢上或从木妻作棲此不然之事也。

命駒曰犢。終必舊作不為馬。是故凡姓之有音也。必隨其本生。祖所王也。太皞

木精。承歲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為角。神農火精。承熒惑而王。夫其子孫。咸

當為徵。黃帝土精。承鎮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為宮。少皞金精。承太白而王。

夫其子孫。咸當為商。顓頊水精。承辰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為羽。漢書律歷志云五星之合於五

行水合於辰星。火合於熒惑。金合於太白。木合於歲星。土合於鎮星。御覽五引尚書考靈耀云。歲星本精。熒惑火

精。鎮星土精。太白金精。辰星水精也。開元占經十九引春秋運斗樞云。歲星帥五精聚於東方。七宿蒼帝以仁。良

溫讓起熒惑。帥五精聚於南方。七宿赤帝以寬。明多智。略起鎮星。帥五精聚於中央。黃帝以重厚賢聖。起太白。帥

五精聚於西方。七宿白帝以勇武。誠信多節。義起辰星。帥五精聚於北方。七宿黑帝以清平。靜潔。通明起填與鎮

同。雖號百變。音行不易。俗工又曰。商家之宅。宜出西門。論衡詰術篇云。圖宅術曰。商家門不宜南向。徵家門不宜

北。向則商。金南方火也。徵火北方水也。水勝火。火賊金。五行之氣不相得。故五姓之宅門。有宜嚮嚮。得其宜富貴。吉昌。嚮失其宜貧賤衰耗。

勝。入居其隙。乃安吉。商家向東入。文有脫誤東入反。以為金伐木。則家中精神。日

戰鬪也。五行皆然。又曰。宅有宮商之第。直符之歲。論衡調時篇云。太歲在子子宅直符午宅為破既然者。

於舊作放其上。增損門數。即可以變其音。而過其符邪。今一宅也。同姓相代。或

吉或凶。一宮也。同姓相代。或遷或免。一宮也。成康居之日。以興。幽厲居之

日以衰。由此觀之。吉凶與衰。不在宅明矣。論衡詰術篇云。今府廷之內。吏舍連屬。門嚮有南北長吏舍。傳聞居有東西長吏之姓。必有宮

商諸吏之舍。必有徵羽。安宮遷徙。未必角姓。門南嚮也。失位貶黜。未必商姓。門北出也。及諸神祇。太歲豐隆。鈞陳太陰。將軍之屬。韓非子飾邪篇云。豐隆五行太乙王相。攝提六神五括。天河股擔。歲星王逸。據騷注云。豐隆雷師。漢書揚雄傳云。招招搖與太陰。今伏鈞陳使當兵。張晏曰。太陰歲後三辰也。服虔曰。鈞陳紫宮外營。陳星按。抱朴子登涉篇有諾鼻太

陰將軍 此乃天吏。非細民所當事也。天之有此神也。皆所以奉成陰陽而利物

也。漢書律歷志云萬物棟通族出於寅人奉而成之利何本作吏披利吏並誤當是利字說文云利裁也从刀从未利利字形相近而誤 若人治之。有牧守令長矣。

向之何怒。背之何怨。君民道近。不宜相責。况神致貴。與人異禮。豈可望乎。

論衡識日篇云堪輿歷歷上諸神非一聖人不言諸子不傳殆無其實天道難知假令有之諸神用事之日也忌之何福不諱何禍王者以甲子之日舉事民亦用之王者聞之不刑法也夫王者不怒民不與已相避天神何為獨當責之說文云謹

責望也。經典通作望。且欲使人而避鬼。是即道路不可行。而室廬不復居也。此謂

賢人君子。秉心方直。精神堅固者也。詩定之方中云秉心塞淵毛傳秉操也淮南子犯論訓云聖人心平志易精神內守物莫足以惑之魯語云血

氣強。至如世俗小人。醜妾婢婦。禮記曲禮鄭注醜之言卑也 淺陋愚蕙。漸染既成。又數揚精破

膽。今不順精誠所向。莊子漁父篇云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論衡感虛篇云精誠所加金石為磨 而疆之以其所畏。直

亦增病爾。何以明其然也。夫人之所以為人者。非以此八尺之身也。考工記云人長

八尺說文云丈夫也周制以八寸為尺十尺為丈人長八尺故曰丈夫 乃以其有精神也。人有恐怖死者。非病之所加也。

非人功之所辜也。句有誤字 然而至於途不損者。損謂病滅也後漢書袁安後閔傳云封觀當舉

觀乃稱損方言云斟益也凡病少愈而加劇亦謂之不斟郭注言雖少損無所益也 精誠去之也。漢書東方朔傳云

善作蓋奔狎猛虎而不惶按韓非子守道篇云服虎而不以狎此貴育之所慮意與此背荀子臣道篇云狎虎則危災及其身論衡遭虎篇云夫虎山林之獸不狎之物也廣雅釋詁云惶懼也 嬰兒畏蟻

蟻而發聞。嬰兒猶嬰兒發聞謂發聲聞於人也韓策張儀說韓王曰夫秦卒之與山東之卒也 今通士

荀子不苟篇云物至而應事起而辨若是則可謂通士矣淮南子修務訓云通士者不必孔墨之類 或欲疆羸病之愚人。禮記問喪云身病體羸韓非

通士矣淮南子修務訓云通士者不必孔墨之類 必之其所不能。大戴禮會子立事篇云疆其所不能 吾又恐其未盡善也。論語云未盡善也 移風易俗之本。乃

必之其所不能。大戴禮會子立事篇云疆其所不能 吾又恐其未盡善也。論語云未盡善也 移風易俗之本。乃

在開其心而正其精。今民生不見正道。而長於邪淫。誑惑之中。其信之也。難卒。讀為狎解也。惟王者能變之。漢書地理志云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言聖王在上。統理人倫。必務其本而易其末。淮南子秦族訓云誠快其善志防其邪心。啓其善道塞其姦路與同出一道。則民性可善而風俗可美也。

巫列第二十六

凡人吉凶。以行為主。以命為決。行者。己之質也。命者。天之制也。白虎通壽命篇云命者何謂也。人之壽也。天命己使生者也。

在於己者。固可為也。在於天者。不可知也。巫覡祝請。亦其助也。然非德不行。巫史祈祝者。蓋所以交鬼神而救細微爾。至於大命。哀十五年左傳云大命隕

未如之何。論語云吾未如之何也已矣。譬民人之請謁於吏矣。可以解微過。不能脫正罪。

設有入於此。孟子云有人於此。晝夜慢侮君父之教。干犯先王之禁。不克己心思改

過。脫字一善而苟驟發。請謁以求解免。必不幾矣。幾讀為冀不若修己。小心畏慎。無

犯上之必令也。必令疑倒述。赦篇云姦軌之滅十八九可勝必也。即其例。或云必令謂罰嚴而必也。故孔子不聽子路。而云丘之

禱久矣。語孝經云。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由此觀之。德義無違。

鬼神乃享。鬼神受享。福祚乃隆。昭廿年左傳云鬼神用享國受其福。故詩云。降福穰穰。降福簡簡。

威儀板板。既醉既飽。福祿來反。詩執競板板。今作反反。此言人德義美茂。神歆享醉飽。乃

反報之以福也。號公。莊卅二年左傳延神而亟亡。莊卅二年左傳趙嬰祭天而速滅。成五年左傳此蓋所

謂神不歆其祀。民不卽其事也。昭元年左傳故魯史書曰。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

於神。國將亡。聽於巫。國將亡。聽於巫。國將亡。聽於巫。

於神。莊卅二年左傳楚昭不穰雲。哀六年左傳宋景不移咎。呂氏春秋制樂篇子產距裨竈。昭十七年左傳邾文

公違卜史。文十三年左傳此皆審己知道。身以俟命者也。禮記中庸云君子居易以俟命身上脫一字當是修字孟子云殀壽不貳修身

以俟之所。晏平仲有言。祝有益也。詛亦有損也。昭廿七年左傳季梁之諫隨侯。桓六年左傳宮

之奇說虞公。僖五年左傳可謂明乎天人之道。達乎神民之分矣。夫妖不勝德。史記殷本

紀伊陟曰臣。邪不伐正。淮南子繆稱訓云正身直行衆邪自息天之經也。孝經雖時有違。然智者守其正道

而不近於淫鬼。所謂淫鬼者。閑邪精物。史記留侯世家費云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齊悼惠王世家魏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

自備乃常獨。早夜掃齊相舍人門外。相舍人怪之。以為物而伺之。索隱姚氏云物怪物說。文云殺改大剛卯也。以逐精鬼。漢書藝文志雜占類有人鬼精物六畜變怪二十一卷。非有守司真神

靈也。大戴禮會子天員篇云陽之精氣曰神陰之精氣曰靈神靈者品物之本也鬼之有此。猶人之有姦。言賣平以干求者

也。賣平以市道為喻周禮小宰聽賣買以質劑鄭司農云質劑謂市中平買今時月平是也漢書食貨志云諸司市常以四時中月實定所掌為物上中下之賈各自用為其市平法言學行篇云一闕之市必立之平李

軌注市無平必失貴賤之正鹽鐵論本論篇云開委府於京以籠貨物賤即買貴則賣是以縣官不失實商賈無所貿利故曰平準禁耕篇云山海有禁而民不傾貴賤有平而民不疑縣官設衡立準人從所欲雖使五尺童子

適市莫之能欺。今罷去之。則豪民擅其用而專其利。決市閭巷高下在口吻。貴賤無常。本論篇又云行姦賣平。農

民重甚。賣平即所謂高下在口吻也。續漢書五行志云。桓帝之初。京師童謠曰。游平賣印。自有平不辟賢豪。及大

期。梁購欲奏。諫劾勳為言。得免。傳以黃金二十斤。謝勳動謂傳曰。吾以子罪在八議。故為子言。吾豈賣評哉。終辭

不受。評與月同。郭太后後許劭傳。劭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覆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

汝南俗有月旦評焉。月旦評亦取月平之義。漢時市列有名人。每共覆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

說文云。筮相詠呼也。或从言秀。則遠來不止。而終必有咎。宣十二年左傳鬼神亦然。故申繻曰。人之所忌其氣炎。以取之人無覺焉。妖不自作。莊十四年左傳炎正義本作燄。釋文作炎。按漢書五行志。贊云。妖豈或妄氣炎。以觀亦用此傳文也。是謂人不可多忌。多忌妄畏。實致妖祥。

且人有爵位。鬼神有尊卑。天地山川。社稷五祀。

禮記王制云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諸

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

百辟卿士。有功於民者。

禮記月令云命百縣零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祭法云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

天子諸侯。

所命祀也。

傳卅一年左傳云不可以聞成王周公之命祀

若乃巫覡之謂獨語。小人之所望畏。士公飛尸。

咎魅北君銜聚當路。直符七神。

論衡解除篇云宅中主神有十二焉青龍白虎列十位龍虎猛神天之正鬼也飛尸流凶不敢安集

及民間

繕治微蔑小禁本。非天王所當憚也。

後漢書來歙後歷傳云皇太子驚病不安避幸安帝乳母野王君王聖舍太子乳母王男府監邢吉等以為爲聖

舍新繕修犯土禁不可久御鍾離意傳章懷注引東觀記曰意在堂邑出俸錢帥人作屋功作既畢爲解土祝曰與功役者令百姓無事如有禍崇令自當之論衡解除篇云世間繕治宅舍鑿土掘地功成作畢解謝土神名曰解土爲土偶人以像鬼神令巫祝延以解土神

已祭之後心快意喜謂鬼神解謝歟。

舊時京師不防動功造禁以來吉祥應瑞

漢書車千秋傳云每有吉祥嘉應數褒賞丞相王莽傳云神祇權喜申以福應吉瑞累仍按應瑞字倒瑞應見三式篇

子孫昌熾。詩閟宮云俾爾昌而熾後漢書西南夷傳朱輔上遠夷樂德歌詩云子孫

熾不能過前。且夫以君畏臣。以上需下。則必示弱而取陵。

傳八年左傳云示之弱矣昭十八年傳云下陵上替

殆非致福之招也。

易震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周禮男巫招辟以除疾病鄭注招招福也

賞觀上記。

注見思賢篇

人君身修正。

巨衛傳云聖德純備莫不修正賈山傳顏師古注修正謂修身正行者宣帝紀元康元年詔云吏民厥身修正

賞罰明者。國洽而民安。民安樂者。天

悅喜而增歷數。故書曰。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召

孔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

人之所助也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尙賢。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

易繫辭上傳

此最卻凶災而致福善之本也。

漢書李尋傳云凶災銷滅子孫之福不旋日而至治要載仲長統昌言云王者官人無私唯賢是親勤恤政事屢省功臣賞錫

期於功勞刑罰歸乎衆惡政平民安各得其所則天地將自從我而正矣休祥將自應我而集矣惡物將自舍我而亡矣意與此同

相列第二十七

詩所謂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是故人身體形貌。皆有象類。春秋繁露人副天數

節偶天之數也。形體骨肉。偶地之厚也。上有耳目聰明日月之象也。體有空竅。理脈川谷。骨法角肉。各有

分部。以著性命之期。顯貴賤之表。論衡骨相篇云人命稟於天。則有表候於體。察表候以知命。猶察斗斛以知容矣。表候者骨法之謂也。又云貴賤貧富命

也。操行清濁。性也。非徒命有骨法。性亦有骨法。又云知命之入見富貴於一人之身。而五行八卦

之氣具焉。易乾鑿度孔子曰八卦之序成立。則五氣變形。故人生而應八卦之體。得五氣以爲五常。按五氣

故師曠曰。赤色不壽。火家性易滅也。逸周書太子晉解云。易之說卦異。爲人多白

眼。相揚四白者。兵死。此猶金伐木也。王先生云。四白謂睛之上下左右皆露白。易所謂多白

經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易繫辭下傳聖人有見天下之至賾。而擬諸形容。象

其物宜。繫辭下傳王本有下有以字。無至字。諸下有其字。此亦賢人之所察。紀往以知來。而著爲憲則也。

人之相法。或在面部。或在手足。或在行步。或在聲響。論衡骨相篇云。相或在內。或在面

部。欲博平潤澤。王先生云。博當作博。手足欲深細明直。行步欲安穩覆載。按安穩古作安隱。隱

民心定。乃安隱。其屈三國志武帝傳。裴松之注。引鄭康成。盤庚注云。安隱。於其衆。董卓傳。注引華嶠。漢書曰。卓欲

遷都。長安召公。勳以下大。論司徒。揚彪曰。昔盤庚五遷。殷民有怨。故作三篇。以曉天下之士。而海內安穩。安穩與

安隱同。成二年。左傳。韓厥。俯定其右。杜注。右安隱之。莊子。應帝王篇。其臥徐徐。司馬彪注。徐徐安隱貌。音聲欲溫和中宮。頭面手足。身形骨節。

皆欲相副稱。此其略要也。夫骨法爲祿相表。氣色爲吉凶候。荀子非相篇云。相人

吉凶。妖祥。論衡自然篇云。吉凶。蜚色。見於面。人不能爲色。自發也。自紀篇云。人面。部位爲年時。脫一德

行爲二者。招天授性命。決然。表有顯微。色有濃淡。行有薄厚。命有去就。是

以吉凶期會。祿位成敗。有不必下有非聰明慧智。禮記中庸云惟天下至聖為能聰明淑智用心精密。

孰能以中。昔內史叔服過魯。公孫敖孫舊作扶王先生云扶嘗是姓字之誤古者孫姓通用詩麟之趾振振公姓毛傳公姓公孫也聞其

能相入也。而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

於魯。文元年左傳及穆伯之老也。文伯居養。其死也。惠叔典哭。文十四年左傳王侍郎云典哭疑典喪繼培按喪字是也

漢書武五子傳霍光徵王質典喪顏師古注令為喪主魯竟立獻子。穀之子以續孟氏之後。及王孫說相喬如。周子

上幾商臣。文元年左傳按禮記王藻鄭注幾猶察也子文憂越椒。宣四年左傳叔姬惡食我。昭廿八年左傳單襄公察晉

厲。子貢觀邾魯。定十五年左傳臧文聽禦說。莊十一年左傳陳咸見張。張下脫一字程本作空格漢書有兩陳咸一陳萬年子見萬年傳一

允蔡澤。史記蔡澤傳賢人達士。漢書王商史丹傳喜傳贊云雖宿儒達士無以加焉察以善心。無不中矣。及唐舉之相李

祿。追敘行事。弗能過也。雖然。人之有骨法也。猶萬物之有種類。材木之有

常宜。巧匠因象。韓非子有度篇云巧匠目意中繩各有所授。曲者宜為輪。直者宜為輿。檀宜作

輻。榆宜作轂。舊脫輪直者宜為五字按御覽九百五十二引崔實政論云師曠曰人骨法猶木有宜曲者為輪直者為輿檀宜作輻榆宜作轂今提補此其正法通率

也。率讀如律治要載崔實政論云不可為天下通率若有其實。而工不材。材與裁同晉語云童昏瞶瘖儻儻官師之所不材也可如何。故凡相

者。能期其所極。不能使之必至。十種之地。舊作膏壤雖肥弗耕不穫易无安六

詩甫田毛傳大田過度。千里之馬。骨法雖具。弗策不致。後漢書馬援傳云昔有騏驎一日千里伯樂見之昭然不惑近世有西河子與

亦明相法子與傳西河儀長孺傳茂陵丁君都君都傳成紀揚子阿臣援嘗師事子阿受相馬骨法考之於行事輒有驗效尉繚子武諒篇云良馬無策遠道不致。夫觚而弗琢。不成

於器。鹽鐵論殊路篇云孔子曰飢不飢飢我飢哉

士而弗仕不成於位。若此者。天地所不能貴賤。鬼神所不能貧富也。或王公孫子。仕宦終老。不至於穀。論語子曰三年

易得也。孔安國注。穀。重也。釋文引鄭康成注。穀。祿也。此亦當訓穀為祿。

或庶隸廝賤。無故騰躍。

漢書食貨志云物痛騰躍

窮極爵位。此受

天性命。當必然者也。詩稱天難忱斯。

枕卜列篇作謹此蓋後人捉毛詩改之

性命之質。德行之招。質招

皆以射的為喻。周禮司裘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鄭司農云。方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實。淮南子原道訓云。先者則後者之弓矢質的也。高誘注。質的。射者之準。藝也。呂氏春秋本生篇云。萬人操弓。共射其一招。高誘注。招。埠的也。盡數篇云。射而不中。反修於招。何益於中。別類篇云。招。招者。欲其中小也。高注並云。招。埠。藝也。質。準。埠。同字。

其大要。骨法為主。氣色為候。

史記淮陰侯傳。蒯通曰。僕嘗受相人之術。貴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

五色之見。王廢有時。

舊脫按。夢列篇云。五行王相謂之時。今據補時與下之尤。思災為讚。長短經察相篇注。引相經云。五色並以四時判之。春三月青色。王赤色。相白色。囚黃黑二色。皆死。夏三月赤色。王白色。黃色。皆相。青色。死。黑色。囚。秋三月白色。王黑色。相赤色。死。青黃二色。皆囚。冬三月黑色。王青色。相白色。死。黃與赤二色。囚。若得其時。色。王相者。吉。不得其時。色。王相若囚。死者凶。

智者見祥。修善迎之。其有憂色。循當作行。改尤。愚者反戾。不自省思。雖休徵見相。福轉為災。於戲。君子。可不敬哉。

夢列第二十八

凡夢有直有象。有精有想。有人有感。有時有反。有病有性。在昔武王。邑姜

方震。太叔夢帝。謂己命爾。子虞而與之。唐及生。手掌曰虞。

王先生云

因以為

名。成王滅唐。遂以封之。

昭元年左傳

此謂直應之夢也。

論衡紀妖篇云。或曰。人亦有直夢。夢見甲明。日則見甲矣。夢見君明日則見君

矣。曰。然人有直夢。直夢皆象也。其象直耳。

詩云。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斯象。維魚矣。

實維豐年。旒維靡矣。室家蕃蕃。無半蕃今作儻儻 旗舊作旒据程本此謂象之夢也。王先生云象 下脫一字孔

子生於亂世。莊子讓王篇孔子曰今吾抱 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日思周公之德。夜即夢之。論 語此謂意精之

夢也。人有所思。即夢其到。有憂。即夢其事。此謂記想之夢也。今事。王先生云今 疑作同俗書

同為全全今 形近之誤貴人。夢之即為祥。賤人。夢之即為妖。君子夢之即為榮。小人夢之

即為辱。此謂人位之夢也。晉文公於城濮之戰。夢楚子伏己而盥其腦。傳廿 八年

左是大惡也。及戰乃大勝。此謂極反之夢也。陰雨之夢。使人厭迷。陽旱之

夢。使人亂離。大寒之夢。使人怨悲。大風之夢。使人飄飛。迷難悲 飛韻此謂感氣之

夢也。春夢發生。夏夢高明。秋冬夢熟藏。生明 藏韻此謂應時之夢也。陰病夢寒。陽

病夢熱。素問脈要精微論云陰盛則夢涉大水恐懼 陽盛則夢大火燔灼亦見列子周穆王篇內病夢亂。外病夢發。百病之夢。或散

或集。熱發 集韻此謂氣之夢也。孫侍御云氣上當有病字繼培按素問舉痛論云黃帝 曰余知百病生於氣也論衡訂鬼篇云病篤者氣感人之情心。好

惡不同。王侍郎云據下云心精好惡情當作精繼培按論衡書虛篇云情心不同超奇篇亦云表著情心是 情心連文之證管子內業篇云彼心之情利安以寧裏卅一年左傳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

漢書元帝紀永光四年詔 曰公卿大夫好惡不同或以此吉。或以此凶。當各自察。常占所從。同凶 從韻此謂性情

之夢也。故先有差忒者。忒舊作武据天中記廿三改按說文云 忒失常也忒更也經典多借忒為忒謂之精。王先生云謂之精上有 脫文下云凡此十者占

夢之大略而文止言其八必 有解釋直象二夢而今佚之晝有所思。夜夢其事。乍吉乍凶。善惡不信者。凶善二 字舊倒謂之

想貴賤賢愚男女長少謂之人。風雨寒暑謂之感。五行王相謂之時。周禮占 夢掌其

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鄭注陰陽之氣休王前後白虎通五行篇云水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 木是以木王火相土死金囚水休五行大義云五行體休王者春則木王火相水休金囚土死夏則火王土相木

休水四金死六月則土王金相火休木四水死秋則金
王水相土休火四木死冬則水王木相金休土四火死

疾。察其所夢。謂之病。心精好惡。於事驗。字脫一謂之性。凡此十者。占夢之大略

也。孟子云此其大略也而決吉凶者之疑。類以多反。其何故哉。何善脫按交際篇云斯何故哉今據補豈人覺為

陽。人寢為陰。論衡紀妖篇云臥夢為陰候覺為陽占陰陽之務。相反故邪。此亦謂其不甚者爾。借如

使夢吉事而已意大喜樂。以下文例之此脫二字發於心精。則真吉矣。夢凶事而已意大

恐懼憂悲。發於心精。即真惡矣。所謂秋冬夢死傷也。吉者順時也。雖然。財

為大害爾。由弗若勿夢也。所謂以下文有脫誤王先生云秋冬夢死傷疑是釋五行王相謂之時義上當有春夏夢生長語凡察夢之大

體。清絜鮮好。貌堅健。貌上脫一字竹木茂美。宮室器械。新成方正。開通光明。溫和

升上。向興之象。皆為吉喜。謀從事成。晏子春秋問上景公曰謀必得事必成諸臭汗腐爛枯槁絕霧。

絕當作臨說文云臨絕字形相近書靈庚予不掩爾善五經異義作不絕見詩文王疏
此其比也霧與露通洪範曰蒙鄭康成本作霧云霧者氣不釋鬱冥冥也史記宋世家亦作霧

邪。剽則不安。說文云剽則不安也引易困九五繫鞶困于赤芾王弼本作剽則乾鑿度云至于九五剽則不安閉塞幽昧。解落墜下。向衰

之象。皆為下脫二字計謀不從。舉事不成。妖孽怪異。漢書五行志云凡草木之類謂之妖妖謂

矣說文作孽蓋可憎可惡之事。皆為憂圖畫卣胎。卣當作卯卯胎物之未成者故為見欺給易林晉之益震之觀並云缺破不成胎卯未生弗見兆形或云

弄之象。皆為懽笑。懽舊作觀据何本此其大部也。夢或甚顯而無占。或甚微而有應。

何也。曰。本所謂之夢者。困不了察之稱。了為瞭之假借說文云瞭慧也惽不惽也一切經音義廿一引作不了後漢書孔融傳小而聰了亦以了

為而憤憤冒名也。

說文云夢婚也夢不明也禮蓋夢之別體爾雅釋訓云夢婚也釋文夢婚字或作夢婚本或作願說文引爾雅爾雅釋本書救邊篇又作爾雅爾雅釋本

憐憐憤憤今爾雅脫憤憤詳救邊篇注

故亦不專信以斷事。人對計事起而行之。尚有不從。况於忘

忽雜夢。

忘讀若祝老子云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為恍惚淮南子原道訓云驚恍惚高誘注恍惚無之象也禮記祭義云夫何恍惚之有管子水地篇云目之所以視非特山陵之見也察于荒忽漢書司馬相

如傳云軋物荒忽張揖曰不分明之貌史記作沈忽莊子至樂篇云雜乎芒芴之間恍惚荒恍芒忘義並通

亦可必乎。惟其時有精誠之所感薄。

神靈之所告者。

呂氏春秋精通篇云今夫攻者砥厲五兵修衣美食發且有日矣所被攻者不樂非或聞之也神者先告也身在乎秦所親愛在於齊死而志氣不安精或往來也此所言即其義

淮南子天文訓云陰陽相薄感而為雷高誘注薄迫也感動也

乃有占爾。是故君子之異夢。非妄而已也。必有事故焉。小人之異夢。非稟舊作而已也。時有禎祥焉。稟舊作真据程本改禮記中庸云必有禎祥是以武丁夢

獲聖而得傳說。

楚語一一世夢白虎而滅其封。滅字舊脫据何本補事見史記秦始皇紀封翁邦也夫奇異之夢。多

有故而少無為者矣。今一寢之夢。或屢遷化。百物代至。而其主不能究道

之。故占者有不中也。此非占之罪也。乃夢者過也。或言夢審矣。而說者不

能連類傳觀。故其善舊脫惡。有不驗也。此非書之罔。乃說之過也。是故占夢

之難者。讀其書為難也。晏子春秋雜下占夢者曰請反其書漢書藝文志雜占類黃帝長柳占夢十一卷甘德長柳占夢二十卷隋書經籍志五行類京房占夢書三卷

夫占夢必謹其變。故審其徵候。內考情意。外考王相。即與則吉凶之符。善惡

之效。庶可見也。且凡人道見瑞而修德者。福必成。見瑞而縱恣者。福轉為

禍。見妖而驕侮者。禍必成。見妖而戒懼者。禍轉為福。

呂氏春秋制樂篇湯曰吾聞祥者福之先者也見祥而為不善

則福不至妖者禍之先者也見妖而為善則福不至治要載桓譚新論云災異變怪者天下所常有無世而不然逢明主賢臣智士仁也則修德善政省職慎行以應之故咎殃消亡而禍轉為福

有吉夢。文王不敢康。吉祀於羣神。然後占於明堂。並拜吉夢。修省舊作發戒懼。

聞喜若憂。故能成吉。以有天下。御覽八十四引帝王世紀云。文王自商至程。太類夢見商庭生。魏太子發取周庭之梓樹之於闕闕。梓化為松。柏柞檇覺而驚。

以告文王。文王不敢占。召太子發命祝以幣告於宗廟。羣神然後占之於明堂。及發並拜吉夢。遂作程寤。按程寤解出周書。今亡。御覽及藝文類聚多引之。 號公夢見蓍收賜之。

上田。自以為有吉。囚舊作因。史謂令國賀夢。晉語聞憂而喜。故能成凶。以滅其封。

易曰。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繫辭下傳凡有異夢感心。以及人之吉凶。相之氣。

色。無問善惡。常恐懼修省。以德迎之。易震象曰。君子以恐懼修省。淮南子。繆稱訓云。身有魄夢。不勝正行。國有妖祥。不勝善政。 乃其逢

吉。書洪範云。子孫其逢吉。 天祿永終。論語

釋難第二十九

庚子。王先生云。庚疑唐字之誤。唐空也。唐子設詞。即亡是公子虛之類。 問於潛夫曰。堯舜道德。不可兩美。實若韓子

戈伐之說邪。韓非子。難一。戈伐作矛。猶詩小戎云。蒙伐有苑。毛傳。伐中干也。按伐為敵之借。方言云。盾自關而東。或謂之敵。或謂之干。關西謂之盾。 潛夫曰。是不知

難而不知類。今夫伐者。盾也。厥性利戈者。矛也。厥性害是戈。舊作伐為賊伐。為

禁也。其不俱盛。固其術也。夫堯舜之相於。相於兩相加被之辭。文五年左傳。疏引鄭康成。儀膏言云。禮天子於二王後之喪。舍為先。遂次。

之贈。次之贈。次之於諸侯。舍之贈之小君。亦如之於諸侯。臣遂之諸侯。相於如天子。於二王後。儀禮聘禮。鄭注大

問曰。聘諸侯。相於久無事。使卿相問之。禮易林蒙之異。患解憂除。王母相於與喜俱來。使我安居。藝文類聚五十

三孔融與韋林甫書曰。疾動不得復與。足下岸幘。廣坐舉杯。相於以為色。色急就。篇有向自於一人言。自於二人

人言。相於。臣氏春秋不侵。篇云。豫讓國士也。而猶以人之於己也。為念。高誘注於。猶厚也。相於亦相厚之意矣。

人也。非戈與伐也。其道同仁。不相害也。伐害舜伐何如。弗得俱堅。堯伐何如。不得俱賢哉。聖賢韻兩伐。字有一誤。 且夫堯舜之德。譬猶偶燭之施明於幽室也。禮記仲尼燕居云。譬

如終夜有求于
室之中非燭何見

前燭即盡照之矣。後燭入而益明。此非前燭味而後燭彰也。

乃二者相因而成大光。二聖相德而致太平之功也。

德何本作得。德得古字。通漢書王褒傳。聖主得賢臣。頌云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皋陶伊尹呂望。明明在朝。穆穆列布。聚精會神。相得益章。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

輕也。莊子逍遙遊篇云。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詩節今疏引五經異義云。公羊說樂萬舞以鴻羽取其勁輕。一舉千里。抱朴子廣譬篇云。六翮之輕勁。

是故大鵬之動非一羽之

非一足之力也。衆良相德。

與得同

而積施乎無極也。堯舜兩美。蓋其則也。

力極則韻

伯叔曰。王先生云。伯叔是唐子之誤。伯是唐之壞叔字。草書如子也。

吾子過矣。

儀禮士冠禮鄭注。吾子相親之辭。吾我也。子男子之美稱。

韓非之取矛盾

以喻者。將假其不可兩立。以詰堯舜之不得並之勢。而論其本性之仁與

賊。不亦失是譬喻之意乎。潛夫曰。夫譬喻也者。生於直告之不明。故假物

之然否以彰之。墨子小取篇云。辟也者。舉物而以明之也。辟即譬之省。荀子非相篇云。談說之術。分別以喻之。譬稱以明之。淮南子要略云。假象取類以相譬喻。物之有

然否也。非以其文也。必以其真也。今子舉其實文之性以喻。而欲使鄙也

釋其文。鄙也惑焉。且吾聞問陰對陽。謂之彊說。論西詰東。謂之彊難。子若

欲自必以則昨。反思然後求。無苟自彊。

自必以下。文有脫誤。

庚子曰。周公知管蔡之惡

以相武庚。

舊脫孫侍御補史記管蔡世家云。二人相紂于武庚。祿父治殷遺民。

使肆厥毒。從而誅之。何不仁也。若其不

知。何不聖也。二者之過。必處一焉。本孟潛夫曰。書二子挾庚子父以叛。王先生云。庚子

父當是武庚。祿父。庚上脫武字。子是祿之蝕。而僅存者。豈按管蔡世家云。管叔蔡叔疑周公為之不利於成王。乃挾武庚以作亂。漢書翟方進傳云。昔成王幼。周公攝政。而管蔡挾祿父以叛。然未知其

類之與。抑抑相反。文有脫誤且天知桀惡而帝之夏。又知紂惡而王之殷。使虐二

釋難第二十九

國殘賊下民多縱厥毒滅其身。

誠上脫一字韓詩外傳十公子晏子曰昔者桀殘賊海內賦歛無度萬民甚苦是故湯誅之為天下載笑白虎通禮樂篇云殷

紂為惡日久其惡最甚斯涉朝胎殘賊天下孟子云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

亦可謂不仁不知乎庚子曰不然

夫桀紂者無親於天故天任之

舊而勿憂

晉語云輕其任而不憂其危

誅之而勿哀今管蔡

之與周公也有兄弟之親有骨肉之恩

漢書五行志董仲舒云多兄弟親戚骨肉之連

不量能而使之不

堪命而任之故曰異於桀紂

舊

之與天也潛夫曰皇天無親傳六年左帝王繼

體之君

繼體注見五德志

父事天王者為子故父事天也

漢書郊祀志王莽奏言王者父事天故魯稱天子白虎通爵篇云爵所以稱天子者

何王者父天母地為天之子也

率土之民莫非王臣也

詩北

將而必誅

昭元年公羊傳

王法公也無偏無頗

親疎同也

公同韻

大義滅親

隱四年左傳

尊王之義也立弊之天為周公之德因

斯也

文有脫誤

過此而往者未之或知

易繫辭下傳義斯知韻

秦子問於潛夫曰耕種生之本

也學問業之末也老聃有言大丈夫處其實不居其華而孔子曰耕也餒

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

論語敢問敢舊作敦据程本

今使舉世之人釋耨耒而程相羣於

學何如潛夫曰善哉問君子勞心小人勞力

襄九年左傳知武子語

故孔子所稱謂君子

爾今以目所見耕食之本也以心原道

與則同

學又耕之本也易曰立天之道

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說卦傳

天反德者為災

此語上下有脫誤當設為問辭下乃答之宣十五年左傳云天反

時為災地反物為妖民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此文蓋用其說

潛夫曰嗚呼而未之察乎吾

語子夫君子也者其賢宜君國而德宜子民也

注見三式篇

宜處此位者惟仁義

人故有仁義者。謂之君子。昔荀卿有言。夫仁也者。愛人。愛人故不忍危也。

義也者。聚人。聚人故不忍亂也。荀子論兵篇作彼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是故君子夙

夜箴規。蹇蹇匪懈者。易蹇六二王臣蹇蹇詩烝民云夙夜匪解箴規見明開篇注憂君之危亡。毛詩山有樞序云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哀民

之亂離也。詩四月云亂離瘼矣故賢人君子推其仁義之心。愛下脫之君。猶父母也。愛居

世之民。猶子弟也。父母將臨顛隕之患。子弟將有陷溺之禍者。孟子云陷溺其民豈

能墨乎哉。墨讀為默說文云默讀若墨漢書李陵傳陵墨不應田蚡傳嬰墨墨不得意墨皆默之省是以仁者必有勇。論而德人必有

義也。文子微明篇云次五有德人且夫一國盡亂。無有安身。呂氏春秋論大篇云天下大亂無有安國一國盡亂無有安家一家皆亂無有安身亦見務大

詩云。莫肯念亂。誰無父母。水言將皆為害。然有親者。憂將深也。是故賢人

君子。既憂民亦為身作。字誤夫蓋滿於上。沾溥在下。棟折榱崩。懼有厥患。魯語叔孫

穆子曰夫棟折而榱崩吾懼壓焉故大屋移傾。說文云墜落也頭仄也移傾即陵顛假借字則下之人。不待告令。各爭其柱

之。其當作共柱謂榱柱之太玄經上七升於顛臺或柱之材或云其當為榱聲之誤也亦作枝柱後漢書崔駰後實傳云枝柱邪傾楊震傳云宮殿桓屋傾倚枝柱而已又章帝紀元和元年詔云支柱橋梁支與枝同

仁者兼護人家者。且自為也。易曰。王明。並受其福。井九是以次室倚立而嘆

嘯。立當作柱列女傳云魯漆室女當穆公時君老太子幼女倚柱而嘯旁人聞之莫不為之慘者續漢書郡國志東海郡蘭陵有次室亭劉昭注地道記曰故魯次室邑列女傳漆室之女或作次室按論衡實知篇亦作

次楚女揭幡而激王。亦見列女傳揭幡作持幟按漢書鮑宣傳王咸舉幡太學下曰欲救總司隸者會此下後漢書虞詡傳詡子顯與門生百餘人舉幡候中常侍高燒車訴言枉狀

仁惠之恩。忠愛之情。固能已乎。

交際第三十

語曰。人惟舊。器惟新。書盤庚云。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熹平石經作人維舊。昆弟世疎。朋友世親。新親韻裏廿六年。左傳云。伍舉奔鄭。

將途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杜往布荆。坐地共讖。歸楚。事朋友世親。蓋本此。此交際之理。人之情也。今則不然。多

思遠而忘近。鬼谷子內機篇云。日堦前。而不御。遙聞聲而相思。背故而向新。列女傳晉趙衰妻云。好新而變。故無恩。御覽。四百九十五引東觀漢記云。陳忠上疏稱語。

日迎新千里。送故不出門。或歷載而益疎。或中路而相損。悟先聖之典戒。悟當作輶說。文云。輶也。負久要

之誓言。論語云。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書湯誓云。爾不從。誓言。趙策云。寡人與子有誓言矣。新摺言韻。斯何故哉。退而省之。論語云。退而省其私。亦可

知也。勢有常趣。理有固然。富貴則人爭附之。此勢之常趣也。貧賤則人舊脫

林補御覽八。爭去之。此理之固然也。齊策譚拾子曰。理之固然者。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風俗。窮通篇作富貴則人爭歸之。貧賤則人爭去之。此物之必至而

然也。夫與富貴交者。上有稱舉之用。舉舊作譽。据意林御覽。改史記。秦始皇紀。越高曰。高素。小賤幸稱舉。令在上位。漢書朱雲傳。安相稱舉。蓋寬饒。司劾奏。武公孫。殺互相稱舉。楚辭九辨。世雷同而炫曜。令王逸注。俗人羣黨相稱舉也。皆其證。下有貨財

之益。與貧賤交者。大有賑當作貸之費。小有假借之損。今使官人。哀三年左傳云。官人蕭給。按官

人。荀子屢見。疆國篇。士大夫益。爵官人。益秩。揚侯注。官人羣吏也。正論篇。士大。雖兼桀跖之惡。桀跖見。慎微篇。

注。苟結駟而過士。史記仲尼弟子傳。子貢相衛而結。士猶以為。林補。榮而歸焉。况其實。鬪連驥。排藜。整入窮關。過謝原憲。

有益者乎。使處子。處子即處士。後漢書。逸民傳序云。處子。耿介。益與卿相等。列。文選。東哲補亡詩。白華篇。堂堂處子。李善注云。處子。處士也。雖苞顏閔之賢。

漢書儒林傳。谷永疏云。關內侯鄭寬。中有。顏子之美質。包商偃之文學。包與苞通。苟被褐而造門。老子云。聖人被褐懷。玉說文云。褐。粗衣。人猶以為辱而

辱而舊空。恐其復來。况其實有損者乎。故富貴易得宜。貧賤難得適。得宜。意林作。為客御覽。客。論語云。士志

也。後漢書馮衍傳云。富貴易為。貧賤難為工。好服謂之奢。儻。惡衣謂之困厄。於道而取惡。

衣徐行謂之飢餒。疾行謂之逃責。孟子云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漢書諸侯王表序云有逃責之臺。不候謂之

倨慢。意林作敖候謂進謁漢書董仲舒傳云主父偃候仲舒。數來謂之求食。孟子云其志將以求食也。空造以為無意。見下貨奉財句注。

費以為欲貸。白虎通文質篇云私相見亦有贊何所以相尊敬長和睦也。恭謙以為不肖。抗揚以為不德。舊作得据意林改。

此處子之羈薄。薄讀為縛釋名釋言語云縛薄也使相薄著也。貧賤之苦酷也。適厄貴食貨德酷韻。夫處卑下之位。懷

北門之殷憂。內見謫於妻子。詩北門云憂心殷殷又云室人交徧譏我譏與譏同。外蒙譏於士夫。謂士大夫嘉會不

從禮。漢書賈誼傳云富人大賈嘉會召客。錢御不逮眾。詩六月云飲御諸友毛傳御進也。漢書蔡義傳云以明經給事大將軍莫府家貧常步行資禮不逮眾。貨財不

足以合好。白虎通文質篇云朋友之際五常之道有錫財之義振窮救急之意中。心好之欲飲食之故財幣者所以副至意也。定十年左傳云兩君合好。力勢不足以杖

急。漢書爰盎傳云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李尋傳云近臣已不足杖矣顏師古往杖謂倚任也。歡忻久交。漢書高后紀四年詔云驩欣交鍾歡忻與驩欣同。情好曠而

不接。則人無故自廢疎矣。漸疎則賤者逾自嫌。而日引貴人逾務黨而忘

之。漢書外戚傳子夫上車主拊其背曰行矣即貴願無相忘。夫以逾疎之賤。伏於下流。論語云君子惡居下流漢書楊敞傳揚

而望日忘之貴。此谷風所為內摧傷。詩小雅而介推所以赴深山也。傳廿四年左傳。夫交

利相親。交害相疎。是故長誓而廢。長下舊有被字術長誓即詩考槃永矢鄭箋云永長矢誓。必無用者也。交漸而

親。必有益者也。俗人之相於也。相於注見釋難篇。有利生親。積親生愛。積愛生是。積

是生賢。情苟賢之。則不自覺心之親之口之譽之也。史記袁盎傳云諸君譽之皆不容口。無利生

疎。積疎生憎。積憎生非。積非生惡。情苟惡之。則不自覺心之外之口之毀

之也。是故富貴雖新。其勢日親。貧賤雖舊。其勢日疎。舊作除提諸子品節改尹文子大道篇云處名位雖不肖不患

物不親己在貧賤不患物不賤己親此處子所以不能與官人競也。世主不察朋交本程

友之所生而苟信貴臣之言此絮士所以獨隱翳楚語韋昭注翳輒也而姦雄所以黨飛

揚也三略云姦雄相稱彰蔽主明淮南子精神訓云趣舍滑心使行飛揚高誘昔魏其之客舊空掘

流於武安長平之吏移於冠軍風俗通窮通篇用此四語事見史記廉頗史記汲

時傳載盈載虛文選陸士衡齊諧行及沈休文冬節後至丞相第詩注載並作再論衛夫以四君之

賢藉舊貴之夙恩客猶若此則又况乎生貧賤者哉惟有古烈之風志義

之士漢書季布樂布田叔傳費云雖古烈士何以加哉張湯傳湯客田甲所責傷行義有為不然爾恩

有所結漢書丙吉傳云誠其終身無解心有所矜賤而益篤詩云淑人君子其儀

一兮心如結兮鳩故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世舊作隘然後知其人之篤

固也論語云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釋文云彫依字當作凋莊子讓王篇孔子曰天寒侯嬴史記信

豫讓史記刺出身以報恩史記春申君傳應侯曰歌為人臣出身以鱗諸荆軻並見刺奮命

以效用後漢書班超傳超妹昭上書云超之始出志捐軀命冀立微功以自陳效張時後綱傳云奮身出命

久繼臣畜養之恩為臣奮一旦之命乞故死可為也處之難爾史記廉頗藺相如傳卒云知死必勇

穆傳論云至乃田寶衛霍之游客廉頗翟公之門賓進由執合退由衰異又專諸荆軻之感激侯生諫龐勛

子之投身情為恩死命緣義輕皆以利害移心懷德成節非夫交照之本未可語失得之原也語本此

勃貂龐勛未詳疑豎須之誤豎須即豎頭須晉文公守藏者也教紹即寺人披史記晉世家稱為履襄李善注

傳廿四年左傳一旦見收亦立為義報况累舊乎故鄒陽稱之曰桀之狗可

使吠堯。跖之客。可使刺由。史記鄒陽傳獄中。上梁孝王書語。豈虛言哉。俗士淺短。急於目前。見

赴有益則先至。顧無用則後背。舊作輩。漢書張耳陳餘傳贊云。何鄉者慕用之誠後相背之證也。是以欲速之徒。襄廿六年

左傳伊戾聘告公曰。太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寤恤我後。與恤同。是故韓安國能遺田蚡五百金。史記韓安國傳。而後相背之證也。是以欲速之徒。襄廿六年

方進稱淳于長。漢書翟方進傳。而不能薦一士夫。安國方進。前世之忠良也。忠良見實貢篇注。

而猶若此。則又况乎未塗之下相哉。韓非子顯學篇云。授車就駕而觀其末塗。漢書元帝紀永光元年詔曰。壬人在位而吉士雍蔽。顏師古注。雍讀曰壅。擁壅古字。通後漢書朱暉後穆傳。崇厚論云。務

以逐黨進。而處子所以愈擁蔽也。漢書元帝紀永光元年詔曰。壬人在位而吉士雍蔽。顏師古注。雍讀曰壅。擁壅古字。通後漢書朱暉後穆傳。崇厚論云。務

建者趨前而不顧後。榮貴者矜己而不待人。智不接愚。富不賑貧。真士孤而不恤賢者。昆而不存。故田蚡以尊顯致安國之金。焯于以貴執引方進之言。夫以韓翟之操。為漢之名宰。然猶不能振一貧賢。薦一孤士。又况其下者乎。此文。

非明聖之君。孰能照察。照察見愛日篇注。且夫怨惡之生。王先生云。怨惡當作恩怨。恩者相對也。怨者相背也。若一

人偶焉。禮記中庸仁者人也。鄭注。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苟相對也。恩情相向。推極其

意。精誠相射。貫心達髓。漢書鄒陽傳云。太后厚德長君入於骨髓。愛樂之隆。史記張丞相傳云。鄧通方隆。愛幸賞賜累巨萬。輕相為死

云。政修則民親其上。樂其君而輕為之死。史記陳餘傳云。安在其相為死。荀子論兵篇云。政修則民親其上。樂其君而輕為之死。是故侯生豫子。刎頸而不恨。苟相背也。心情

乖戾。乖即互字。漢書外戚傳杜欽說。王鳳曰。輕細微眇之漸。必生乖戾之。惠王商傳云。父子乖戾。後漢書樂恢傳。經曰。天地乖互。忤互並通。推極其意。分背奔馳。窮

東極西。心尚未快。舊作快。易艮六二其心不快。是故陳餘張耳。老相全滅而無感痛。見史記全諸子品節作吞

孫侍御云。當作殄。殄。按全蓋禽字之壞。史記淮陰侯傳。蒯生曰。常山王成安君。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卒相禽。漢書蕭通傳。作卒相滅亡。從此觀之。

交際之理。其情大矣。非獨朋友為然。君臣夫婦。亦猶是也。當其歡也。父子

不能閒及其乖也。怒讎不能先，是故聖人常慎微以敦其終。注見慎微篇 富貴未

必可重。貧賤未必可輕。人心不同好。注見夢列篇 度量相萬億。史記司馬相如傳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 許

由讓其帝位。莊子讓王篇云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 俗人有爭縣職。韓非子五蠹篇云古之讓天子者是去監門之養而難臣處之勞也故傳天下而不足多

也今之縣令一日身死子孫累世聖駕故人重之是以人之。孟軻 二字舊空 據程本 辭祿萬鍾。孟 小夫貪

於升食。億職食韻小夫即孟子所謂小丈夫也升當作斗漢書百官公卿表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顏師古注漢官名秩簿云斗食月俸十一斛一說斗食者歲俸不滿百石計日而食一斗二升故云斗

食漢隸斗作斤斤升字形相近往往致誤論衡治期篇吏百石以上若升食以下誤與此同 故曰鵝鵝羣游終日不休亂舉聚時不離

蒿莠。游休弗韻莊子逍遙遊篇斥鴳曰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翔翺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釋文鸚字亦作鸚司馬云鸚鸚雀也周禮鼈人荊菹注云鄭大夫讀荊為茅此亦當讀為茅 鵝鵝

高飛雙別乖離。文選蘇武詩云黃鸞一遠別千里願徘徊何况雙飛龍羽翼臨當乖藝文類聚卅蘇武報李陵書云乖離逸矣相見末期 通千達萬志在陂

池。飛離池韻禮記月令云毋漚陂池鄭注畜水口陂穿地通水曰池按說苑政理篇云鵝鵝高飛不就汙池何則其志極遠也是陂池非鵝鵝志矣陂池當為天池史記陳涉世家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鵝鵝之志哉索隱引尸子云鵝鵝之驚羽翼未合而有四海之心漢書張良傳高祖歌曰鵝鵝高 驚鳳翺翔黃歷之

飛一舉千里羽翼已就橫絕四海莊子逍遙遊篇云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 黃歷疑萬仞之誤淮南子覽冥訓云鳳皇會遊萬仞

之上翔翺四海之外鹽鐵論鼓琴篇云翔翺萬仞 徘徊太清之中。淮南子精神訓云遊於太清後漢書蔡邕傳章懷注太清謂天

也 隨景風而飄颻。爾雅釋天疏引尸子仁義篇述太平之事云其風春為發生夏為長養秋為方威冬為安靜四氣和為通正此之為承風按承爾雅作景御覽八百廿引符瑞圖云祥風

者瑞風也 時抑揚以從容。中容韻楚辭懷沙王逸注從容舉動也 意猶未得啾啾然長鳴。詩卷阿云 嗷嗷

一曰景風 振翼陵朱雲薄斗極。淮南子人間訓云奮翼揮翅凌乎浮雲背負青天膺摩赤霄高誘注赤霄飛雲也斗舊作升按爾雅釋地云北戴斗極為空桐 呼吸陽露

曠旬不食。得翼極食韻楚辭遠遊云餐六氣而飲沆瀣兮漱正陽而含朝霞得翼極食謂朝霞正陽淪沆瀣之氣也 其意向猶矍矍如

也。續漢書五行志云言承樂雖積金 錢榘榘當若不足矍矍與榘榘同 二者殊務各安所為是以伯夷採薇而不恨。史記

也。續漢書五行志云言承樂雖積金 錢榘榘當若不足矍矍與榘榘同

父木棲而自願。

皇甫謐高士傳云巢父堯時隱人也年老以樹為巢而寢其上故人號之曰巢父淮南子秦族訓云山居木棲

由斯觀諸士之志量。

固難測度。

禮記禮運云人賊其心不可測度也

凡百君子。

詩甫無正

未可以富貴驕貧賤。謂貧賤之必我

屈也。

史記魏世家云魏文侯子擊逢文侯之師田子方於朝歌引車避下謁田子方不為禮子擊因問曰富貴者驕人乎且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夫諸侯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貧賤者行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若脫躡然奈何其同之哉詩云德輪如毛民鮮克舉之。蒸世有大難。舊者四。而

人莫之能行也。一曰恕。二曰平。三曰恭。四曰守。夫恕者仁之本也。

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孔子曰恕則仁也家語顏回篇回曰一言而有益於仁莫如恕孟子云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說苑貴德篇云夫仁者必恕然後行

平者義之本也。

管子水地篇云恭至平而止義也恭

者禮之本也。

易繫辭上傳云禮言恭說苑雜言篇孔子曰不恭無禮

守者信之本也。

禮廿八年左傳晉筮史云信以守禮成二年傳孔子曰信以守器十五年傳申

叔時云信以守禮十六年傳申叔時云信以守物九年傳范文子曰信以守之襄十一年傳魏絳語同昭五年六年傳叔向並云守之以信

四者並立。四行乃具。四行

具存。是謂真賢。四本不立。四行不成。四行無一。是謂小人。所謂恕者。君子

之人。論彼恕於我。

王先生云彼下脫則字動作消息於心。

易豐象曰與時消息王先生云消息疑則思之誤己之所無。不

以責下。我之所有。不以譏彼。

淮南子主術訓云有諸己不非諸人無諸己不求諸人感己之好敬也。故接士以

禮。感己之好愛也。故遇人有恩。

孟子云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己欲立而立人。己

欲達而達人。

論善人之憂我也故先勞人春秋繁露楚莊王簾云今晉不以同姓憂我而強惡人之忘我也。故常念人。

詩晨風云忘我實多方言云念常思也凡品則不然。論人不恕己。

民高誘注勞猶憂也動作不尽心。

書供範五曰思今文尚書作思心漢書五行志云思心者心思慮也無之己而責之人。有之

我而譏之彼。

晏子春秋問上云有之己不難非之人無之己不難求之人春秋繁露仁義法篇云夫我無之求諸人我有之而非諸人人之所不能受也己無禮而責

人敬己無恩而責人愛貧賤則非人初不我憂也富貴則是我之不憂人
也。行己若此。論語云其行己也恭難以稱仁矣。所謂平者內懷鳴鳩之恩。詩鳴鳩毛傳云鳴鳩之養其子朝從上下

莫從下上外執砥矢之心。詩大東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程本矢作砥大戴禮五帝德云日月所照莫不砥礪論士必定於志行。注見上榮篇王

先生云志行疑當作導的毀譽必參於效驗。韓非子姦劫弑臣篇云人主誠明於聖人之術而不苟於世俗之言循名實而定是非因參驗而審言辭魏策魏文侯曰求其好掩人之美而

揚人之醜者而參驗之不隨俗而雷同不逐聲而寄論。漢書楊敞傳楊輝報孫會宗書云竊恨足下不傑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楚辭九辨云世雷

同而炫曜兮毀譽之昧昧禮記曲禮云毋雷同漢書楚元王傳劉歆移書太常博士云雷同相從隨聲是非苟善所在不譏貧賤苟惡所錯措之不

忌富貴不諂上而慢下不厭故而敬新凡品則不然內偏頗於妻子。書供範云無偏

無外僭惑於知友。王侍郎云惑疑忒書得則譽之。哀廿四年左傳云公如越得太子宿鄆杜注得相親說也怨則謗之。平

議無埒的。說文云訂平議也後漢書樊宏後準傳云願以臣言下公卿平議埒的舊作埒均按說文云埒射梟也讀若律梟射準的也一切經音義一引通俗文云射埒曰埒埒中木曰的譏譽

無效驗苟阿貴以比黨。管子重令篇云阿貴事富禮記儒行云禮諸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荀疑剽聲以羣吠。羣吠注見賢難

事富貴如奴僕。史記貨殖傳云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彈之千則役萬則僕視貧賤如傭客。漢書匡衡傳云家貧傭作以供資用韓非

子外儲說左上云賣庸而播耕者主人費家而美食調布而求易錢者非愛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庸與傭通百至秉權之門而不一至無勢

之家。管子明法篇云十至私執心若此。列女傳趙將括母曰父子不同執心各異詩小弁云君子秉心鄭箋秉執也難以稱義矣。舊脫

文例所謂恭者內不敢傲於室家外不敢慢於士大夫。大字疑術上云外蒙謙見賤

如貴視少如長其禮先入其言後出。逸周書官人解云其禮先入其言後入恩意無不答禮敬無不

報。禮記曲禮云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禮尚往觀賢不居其上。晏子春秋問上云觀賢不與人推

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

讓事處其勞居從其陋舊作德位安其卑養甘其薄淮南子泰族訓云民交讓爭處卑委利爭受寡力爭爭就勞凡品

則不然內慢易於妻子慢易注見斷訟篇外輕侮於知友說苑尊賢篇田忌曰申穉為人侮賢而輕不肖者敬慎篇丹綽曰輕侮人者義乎

聰明不別真偽心思不別善醜愚而喜傲賢少而好陵長隱二年左傳恩意不

相答禮敬不相報觀賢不相推禮記儒行云推賢而進鐘之會同不能讓管子八觀篇云時無會同喪蒸不聚則齒長輯睦毋自生

矣注云鄉里每時當有會同所以結恩好也動欲擇其佚居欲處其安養欲擅其厚位欲爭其尊見人

謙讓因而嗤之廣韻云嗤笑也按說文云見人恭敬因而傲之如是而自謂賢能

智慧為行如此難以稱忠矣舊所謂守者心也有度之士情意精專心思

獨觀史記鄒陽傳上梁孝王書云越舉拘之語馳域外之譚獨觀於昭曠之道不驅於險虛之俗墟當作熾楚辭九辨云何險熾之熾妒

穢而險熾王逸注險熾猶傾危也文選廣絕交論李善注引作險熾不惑於衆多之口史記鄒陽傳上梁孝王書云感於心合於行親於

多之聰明懸絕秉心塞淵詩定之方中獨立不懼遯世無悶易大過象詞心堅金石韓非子守

金石之心後漢書王常傳云心如金石大戴禮禮察篇云堅如金石志輕四海故守其心而成其信凡器則不然器當依上

內無持操淮南子人間訓云內有一定之操外無準儀韓非子顯學篇云行無常儀傾側險詖荀子成相篇

險詖傾側此之疑說文云險詖也經典通用險詖毛詩卷耳序無險詖私謁之心釋文崔云險詖不正也漢書禮樂志貪饕險詖顏師古注言行險詖也楚元王傳劉向封事云壞散險詖之聚師古云險言曰詖翟方進傳險詖

險詖師古云詖佞也彼傳趙敬險詖師古云詖辯也一日佞也按說文詖辨論也古文以為頌字王逸注楚辭離騷云頌傾也九歎靈懷篇不從俗而詖行今王注詖猶傾也險詖與傾側同意字亦作險漢書景十三王傳趙敬

肅王彭祖險詖師古云險謂傾側也求同於世舊作心口無定論不恆其德易恒九三一三其行詩氓云二秉操

如此難以稱信矣舊夫是四行者其輕如毛其重如山詩豳民云德輪如毛楚策云國權輕於鴻毛而積禍重於

山邱君子以為易。小人以為難。山難

孔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仁斯至矣。論語作

斯仁至

矣。後漢書列女傳：班昭女，誠引與此同。

又稱知德者少。論語作解，按少俗，解字見廣韻二十八，彌說文作變。

俗之偏黨。書：洪範云：無偏無黨。

自古而

然。昭卅二年左傳云：自古以然。

非乃今也。詩：載芣云：匪今斯今，振古如茲。乃今見變，議篇。

凡百君子，競於驕儻，貪樂慢傲，如

消息於心，至此舊錯入德化篇。

賈一倍。一當作三詩瞻，印云如賈三倍。

以相高。脫一，苟能富貴，雖積狡惡，爭稱譽之。史記

呂不韋傳云：來往者皆稱譽之。

終不見非，苟處貧賤，恭謹。謹上脫二字

祇為不肖，終不見是。此俗

化之所以浸敗，而禮義之所以消衰也。世有可患者三：三者何？曰：情實薄

而辭稱厚，念實忽而文想憂。禮記表記云：情疎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按想憂，疑當作相愛。

懷不來而外克期。後漢

書：獨行傳：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去遊太學，為諸生，與汝南張劭為友，劭字元伯，二人並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起期，日後期方至，元伯具以白母，請設饌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密耶？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為爾醢酒，至其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起即克字，與刻通。

人。漢書文帝紀三年詔曰：齊北王背德，反上誣謬吏。民顏師古注：誣亦謬也。按說文：誣，謬也。誤謬也。

不信則懼失賢，信之則誣誤

夫言之過其行者。論語云：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皇侃義疏本而作之。

詩：傷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

顏之厚矣。言

今世俗之交也，未相照察而求深固，探懷扼腕，拊心祝詛。燕策

期偏袒扼腕而進曰：此臣日夜切齒拊心也。

苟欲相護，論議而已。漢書翟方進傳云：胡常與方進同經心，害其能，論議不

所問大義，疑難因記其說，如是者久之，常知方進之宗，讓己內不自得其後，居士大夫之間，未嘗不稱述方進，遂相親友，論議相護，皆如此類矣。

相棄忘。詩：谷風云：將安將樂，女轉棄予。又云：忘我大德。

或受人恩德，先以濟度。注見務本篇

不能拔舉，則因毀之

為生瑕釁。史記李斯傳云：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

明言我不遺力。趙策云：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後漢書盧芳傳云：不敢遺餘力負恩貨。

無奈自

不可爾。

淮南子人間訓云夫物無不可奈何有人無奈何高誘注事有人材所不及無奈之何也莊子人間世篇云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詩云。知我如此。不如

無生。

若之。淮南子人間訓云。衆人先合而後忤。

有初而無終。

詩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禮典序云與賢者有始而無終。

不若

本無生意。疆自誓也。君子屢盟。亂是用長。

詩巧

大人之道。周而不比。

論

微言

相感。

漢書藝文志論詩賦云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隣國以微言相感。

掩若同符。

漢書王莽傳云與周公異世同符方言云掩同也。

又焉用盟。孔子恂

恂。似不能言者。又稱闇闇。言惟謹也。

論語作便。言惟謹爾。按漢書萬石君石奮傳云。僮僕新。新如也。唯謹。顏師古注。新讀與闇同。奮傳文本論。

語論語古本蓋有作闇闇者。史記孔子世家作辯辯。闇辯或字形相近而誤。

士貴有辭。

襄卅一年左傳云子產有辭。諸侯賴之。

亦憎多口。

孟子云士憎茲多口。趙注。難於凡人。

論語納今作論

嗚呼哀哉。凡今之人。

詩召旻云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向有嗚呼與於乎同。

言方行圓。

韓非子解老篇云所謂方也。內外相應也。言行相稱也。

口正心邪。行與言謬。心與口違。

淮南子齊俗訓云言與行相悖。情與貌相反。逸周書官人解云言行不類。終始相悖。外內不合。雖有假節。見行曰非成質。

論古則知稱夷齊原顏。言今則必官爵職位虛談。則知以德義為賢。貢

薦則必閱閱為前。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序云明其等曰伐積功曰閱。伐閱古處子雖躬顏閱

之行。漢書律歷志云陛下躬聖顏師古注躬聖者言身有聖德也。

性勞謙之質。

易謙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秉伊呂之才。懷救民之

道。孟子云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

其不見資於斯世也。亦已明矣。

明忠第三十一

人君之稱。莫大於明。人臣之譽。莫美於忠。

襄九年左傳云君明臣忠。新書大政下篇云臣之忠者君之明也。臣忠君明。此之謂政之綱也。

此二德者。古來君臣所共願也。然明不繼踵。

晏子春秋雜下云比肩繼踵而在。忠不萬一者。一作全

据治要改非必愚闇不逮而惡名揚也。孝經云揚名於後世。所以求之。非其道爾。以舊作隨其道下有之字据治要改刪毛

詩甫田序云所以求者非其道也。夫明據下起。忠依上成。二人同心。則利斷金。易繫辭上傳按以二人同心為君臣蓋漢時易家舊

說漢書臣術傳衛上疏乞骸骨上報曰股嘉與君同心合意翟方建傳册云股嘉與君同心一意王莽傳同心庶嘉與君同心合意師丹傳策免丹云殆謬於二人同心之利焉後漢書和帝紀永元十二年詔曰若上下同心庶

或有穆桓帝紀和平元年詔曰羣公卿士虔恭爾位戮力一意勉同斷金王常傳云幸賴靈武輒斷金馮異傳云千載一會思成斷金郎顛傳云臣願陛下發揚乾剛援引賢能勸求機衡之寄以獲斷金之利張融傳救云陰

陽不和萬人失所朝廷望公思惟得失與國同心而託病自聚求去重任誰當與君同憂責者非有望於斷金也楊震傳云親近侍臣未崇斷金崔駰傳崔杼志賦云協準變之貞度兮同斷金之玄策何天衢於咸世今起千

載而垂績續漢書百官志劉昭注引蔡質漢儀載高賜奏光祿勳劉嘉廷尉趙世云既無志信斷金之用而有取禮傷化之尤御覽二百七引應劭漢官儀冲帝册書曰三公國之棟幹朝廷取正以成斷金治要載崔寶政論云

今朝廷以聖哲之姿龍飛天衢大臣輔政將成斷金並用此義誠絕能知舊作如提治要改此者兩譽俱具

說苑雜言篇云賢人閉其智塞其能待得其人然後合故言無不聽行無見疑君臣兩與終身無患與乃譽之誤韓非子難一云堯舜之不可兩譽矛楯之說也要在於明操法術。

自握權秉而已矣。韓非說疑篇云凡術也者主之所以執也法也者官之所以師也主道篇云謹執其柄而固握之淮南子要略云主術者明攝權操柄以制羣下秉與柄同哀十七年左

傳國子實執齊柄史記蔡澤傳索隱引作秉服度曰秉權柄也說文云柄或从秉韓非子八說篇云明君之道賤德義貴法術削言而論使

參聽無門戶故智者不得欺所謂術者使下不得欺也。韓非子八說篇云明君之道賤德義貴法術削言而論使

不得不求效。權誠用。則遠近親疎。貴賤賢愚。無不歸心矣。論語云天下之民歸心焉。周室

之末則不然。離其術而舍其權。怠於己而恃於人。是以公卿不思忠。百僚

不盡力。漢時詔令多言公卿百寮漢書成帝紀河平元年詔曰公卿大夫其勉悉心以輔不逮百寮各修其職承始二年詔曰公卿申教百寮深思天誠哀帝紀元壽元年詔曰公卿大夫其各悉心勉帥百寮

後漢書明帝詔曰公卿百寮將何以輔朕不逮君王孤蔽於上。兆黎冤亂於下。韓非子定法篇云君無術則弊於上臣無法則亂於下弊即蔽之誤漢書

公孫弘傳對策云不得其術則主蔽於上官亂於下故遂衰微侵奪而不振也。韓非子五蠹篇云智困於內而政亂於外則亡不可振也。夫帝王者。

其利重矣。其威大矣。徒懸重利，足以勸善。徒設嚴威，可以懲姦。魯語云：夫君子者，其威大矣。

非子論使篇云：夫利者所以得民也，威者所以行令也。內儲說上云：有威足以服人而利足以勸人，故能治之。呂氏春秋壹行篇云：王者之所藉以成也，何藉其威與其利？非強大則其威不威，其利不利，其威不威，則不足以禁也。其威利無敵，故以禁則必止，以勸則必為。

乃張重利以誘民，操大威以驅之。治要則舉世之人，可令冒白刃而不恨。鹽鐵錄役篇子曰：白刃可冒，禮記中庸冒作蹈，儀書李廣後陵傳司馬遷云：冒白刃北首爭死敵。

赴湯火而不難。漢書龜錯傳云：能使其眾蒙矢石赴湯火，尹文子大道篇云：越王勾踐謀報吳，欲人之勇，路逢怒蛙而執之，比及數年，民無長幼臨敵雖湯火不避。

豈云但率之以共治而不宜哉？若鷹野鳥也。野鳥舊脫然獵夫御之，猶使終日奮擊而不敢怠。豈

有人臣而不可使盡力者乎？治要作哉，淮南子主術訓云：人主處權勢之要而持爵祿之柄，審緩急之度而適取予之節，是以天下盡力而不倦。詩云：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伐柯夫神明之術，具在君身，而君舊脫依下忽之，故令臣銜

口結舌而不敢言。庄見賢此耳目所以蔽塞，聰明所以不得也。制下之權，日

陳君前，而君釋之，故令羣舊作臣懈弛而背朝。懈弛注見考績篇，朝彙函作亂，按淮南子要略云：百官背亂不知所用。此

威德所以不照。獨斷云：皇者煌也，威德煌煌無所不照。而功名所以不建也。漢書龜錯傳云：人主所以尊顯功

故人主知所以臨制臣下，而治其眾則羣舊作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欺蔽矣。

詩云：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即爾謀，聽我赦孟。赦孟是故耳聞啼號之音，無不為之慘懷悲

懷而傷心者。史記張釋之傳云：上自倚慈而歌意慘懷悲。目見危殆之事，無不為之灼怛驚脫一而赴救

之者。君臣義重。後漢書何敞傳：敞上封事云：君臣義重有不得已也。行路禮輕。文選：蘇子卿詩云：誰為行路人。過耳悟目之交。詩：東

也。悟與晤通。未恩未德，非賢舊作非貴，而猶若此。則又况於北面稱臣被寵者

也。悟與晤通。未恩未德，非賢舊作非貴，而猶若此。則又况於北面稱臣被寵者

也。悟與晤通。未恩未德，非賢舊作非貴，而猶若此。則又况於北面稱臣被寵者

乎。史記陸賈傳說尉佗曰宜郊迎北面稱臣是故進忠扶危者賢不肖之所共願也。誠皆願之而行違

者常苦其道不利而有害。言未得信而身敗爾。信舊作言據治要改莊子外物篇云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新書

過秦下篇云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糜沒矣淮南子主術訓云效忠者希不困其身歷觀古來愛君憂主敢言之臣忠信未達而

為左右所鞠按。鞠善作搆據治要改說文云鞠窮治罪人也鞠與鞠通亦作鞠詳述被篇鞠按猶漢書王商傳云窮竟考問也當世而覆被。按覆被猶言覆冒詳述被

篇更為否。愚惡狀。治要作惡惡無狀之臣者。大戴禮會子制言中篇云畏之見逐智之見殺固不難諷身而為不仁宛言而為不智豈可勝數。治要

要哉。孝成終沒之日不知王章之直。孝哀終沒之日不知王嘉之忠也。並見

按嘉傳云嘉死後上覽其對而思嘉言復以孔光代嘉為丞相徵用何武為御史大夫是孝哀未嘗不知嘉也梅福傳云王章資賢忠直此言忠直本之此後賢雖有憂君哀主

之情。忠誠正直之節。漢書傳喜傳云忠誠憂國然猶且沈吟觀聽行己者也。後漢書賈復傳云帝召諸將議兵事未有言沈

吟久之文選古詩云沈吟聯聯獨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易中孚九二相彼鳥矣。猶求友聲。詩伐木忠信未達至此舊錯入德化篇

故人君不開精誠以示賢忠。賢忠亦無以得達。易曰。王明並受其福。并九是

以忠臣必待明君。乃能顯其節。良吏必得察主。乃能成其功。漢書王褒傳聖主得賢臣頌云及其遇明

君禮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即見聽進退得關其處任職得行其術故世必有聖知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又云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君不明。則大臣隱

下而舊作不竭忠。又字羣司舍法而阿貴。商子修權篇云秩官之吏隱下而儉民諱非子姦劫弒臣篇云國有擅主之臣則羣下不得盡智力以陳其忠

百官之吏不得奉法以致其功矣阿貴見上篇夫忠言所以為安也。不貢必危。法禁所以為治也。不奉必

亂。忠之貢與不貢。法之奉與不奉。其秉與柄皆在於君。非臣下之所能為也。

是故聖人求之於己。不以責下。凡為人上。法術明而賞罰必者。雖無言語

而勢自治。故人君至此舊錯入交際篇治勢一成。君自不能亂也。况臣下乎。法術不明而賞

罰不必者。雖日號令。然勢自亂。亂勢一成。君自不能治也。况臣下乎。是故

勢治者。雖委之不亂。勢亂者。雖勸之不洽也。商子定分篇云聖人必為法令置官也置吏也為天下師所以定名分也名分定期大詐

真信民皆愚惑而名自治也故夫名分定勢治之道也名分不定勢亂之道也故勢治者不可亂勢亂者不可治堯舜恭己無為而有餘。勢治也。胡

亥王莽馳驚而不足。舊脫三字據治要補勢亂也。韓非子難勢篇云堯舜生而在上位雖有十桀紂不能亂者則勢治也桀紂亦生而在上位雖有十堯舜而亦不能

治者則勢亂也故曰勢治者則不可亂而勢亂者則不可治也漢書揚雄傳云世亂則聖哲馳驚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恭治要作拱披恭己無為本論詁胡亥當作秦政史記秦始皇紀云天下之事無大小皆伏於

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漢書王莽傳云莽自見前顯權以得漢政故務自搖眾事又好變改制度政令煩多當奉行者輒質問乃以從事前後相乘橫既不懲莽常御燈火至明猶不能勝所謂馳驚而

不足者也故曰。善者當云善為國者求之於勢。弗責於人。管子法法篇云凡人君之所以為君者勢也故人君失勢則臣制之矣勢在下則君制於臣矣勢在上則臣制於君矣

是以明王審法度而布教令。不行私以欺法。不黷教以辱命。管子任法篇云愛入

不私賞也惡人不私罰也置儀設法以度量斷者上主也商子修權篇云立法明分而不以私害法則治故臣下敬其言而奉其禁。竭其心而稱

其職。管子正世篇云法立令行故羣臣奉法守職此由法術明而威權任也。夫術之為道也。精微而神。

言之不足而行有餘。有餘。故能兼四海而照幽冥。權之為勢也。健悍以大。

不待貴賤。操之者重。重故能奪主威而順當世。舊作也是以明君未嘗示人術

而借下權也。韓非子難三云術者藏之於胸中以偶眾端而潛御羣臣者也心度篇云主之所以尊者權也外儲說右下方吾子曰吾聞之古禮行不與同服者同車不與同族者共家而况君人者

乃借其權而外其勢乎商子修權篇云權制獨斷於君則威六韜守土篇云無借人國柄借人國柄則失其權孔子曰。可與權。論語孫侍御据論語可上補未字是故聖

人顯諸仁。藏諸用。易繫辭上傳神而化之。使民宜之。繫辭下傳然後致其治而成其功。

明志第三十一

業効於民。美譽傳於世。然後君乃得稱明。臣乃得稱忠。此所謂明據下作。忠依上成。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也。治要金下有者字

本訓第三十二

上古之世。太素之時。元氣窈冥。未有形兆。萬精合弁。混而為一。莫制莫御。

若斯久之。翻然自化。清濁分別。變成陰陽。陰陽有體。實生兩儀。天地壹鬱。

萬物化淳。易繫辭下傳王弼本壹鬱作細縹按說文作壹壘王本傳作醇白虎通煇聚篇引易與此同和氣生人。以統理之。是故天本

諸陽。地本諸陰。人本中和。已上本易乾鑿度列子天瑞篇同三才異務。相待而成。各循其道。和

氣乃臻。機衡乃平。機舊从玉提班祿篇改天道曰施。地道曰化。人道曰為。曰舊並作日大戴禮會子天員篇云天道曰員

地道曰方方曰幽員曰明明者吐氣者也幽者含氣者也吐氣者施而含氣者化是以陽施而陰化也春秋繁露云天道施地道化人道義為者。蓋所謂感通陰陽而

致珍異也。白虎通封禪篇云王者承天統理調和陰陽陰陽和萬物序休氣充塞故符瑞並臻皆應德而至漢書董仲舒公孫弘傳皆言其事人行之動天地。譬

猶車上御馳馬。蓬中擢舟船矣。舟船舊作自照按敘錄云聖人運之若御舟車御覽七百六十九引此文蓬中擢舟舟字据改照船字形相近以意訂正廣

韻云蓬織竹夾箬覆舟也說文無蓬字古蓋借蓬為蓬擢權亦古今字詩竹竿毛傳擢所以擢舟也雖為所覆載。禮記中庸云天之所覆地之所載然亦在我。何所

之可。耳孔子曰。時乘六龍以御天。易乾文言言行。君子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繫辭上傳從此觀之。天口程本其兆。人序其勳。書故曰。天功。人其代之。畢陶謨功程本作工與今書同忠貴

篇亦如疑衍或下蓋理其政以和天氣。以臻其功。漢書李尋傳云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陰陽敬四時嚴月令順之以善政則和氣可立致發

相鼓之是故道德之用。莫大於氣。道者。氣脫之根也。氣者。道之使也。必有其

根。其氣乃生。必有其使。變化乃成。易繫辭下傳云變化云爲禮。記中庸云動則變變則化。是故道之爲物也。至

神以妙。其爲功也。至彊以大。天之以動。地之以靜。日之以光。月之以明。四

時五行。鬼神人民。億兆醜類。定四年左傳云將其類醜杜注醜衆也。變異吉凶。何非氣然。及其乖戾。

天之尊也。氣裂之。舊脫之字。盧學士補。地之大也。氣動之。盧山之重也。氣徙之。補。水之流

也。氣絕之。史記天官書所云天開縣物地動。坻絕山崩及徙川塞谿垓是也。日月神也。氣蝕之。天官書云日月薄蝕。集解韋昭曰虧毀爲蝕。星辰

虛也。氣隕之。春秋紫雲玉英篇。云星隕謂之隕。且有晝晦。漢書楚元王傳劉向封事云晝冥晦顏師古注傳十

有。王先生云按宵有下有脫文以晝晦例之疑是夜明二字莊六年左傳恒星不見夜明也。繼埤按淮南子族訓云晝冥宵光此亦當言宵光事宵光即左傳所謂二夜明也。天官書云天雷蝦虹辟歷夜明者陽氣

之動也。大風飛車。隱三年左傳云鄭伯之車債於濟杜注既盟而遇大風。書金縢云天大雷電以風大

者也。樹折木。債電爲冰。債電當是歇電說文云電用冰也。或債當爲積白虎通災變篇云陰氣專積合爲電。溫泉成湯。西京雜記董仲舒云寒水極陰而有溫泉山海經海

外東經下有湯谷。麟龍鸞鳳。螽蟴蜃蝗。爾雅釋蟲云食苗心蠹食葉蟣食節賊食根蠹螽蟴即蠹賊

始生也。說文云蠹董仲舒說蝗子也。蝗蝻也。漢書五行志云宣公十五年冬螽生董仲舒劉向以爲螽蝻

爲何物不能。者道之使也。至此舊諸入德化篇然此下尙有脫文。所變也。神。氣之所動也。當此之時。正氣所

加。非唯於人。百穀草木。禽獸魚鼈。皆口養其氣。口當作和王先生云此文有脫誤以下句例之宜云皆味食於口以養其氣。

聲入於耳。以感於心。尙書大傳云五載一巡守羣后德讓貢正聲而九族具成雖禽獸之聲猶悉聞於律昭廿一年左傳洽州鳩曰夫音樂之興也而鐘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

樂器以鍾之。興以行之。小者不窮。大者不瀆。則和於男女聽。脫一以施精神資和。以兆胚民

之胎。含嘉以成體。文有脫誤以下篇參之當云民之胎也。資和以兆胚含嘉以成體說文云胚婦孕一月也。胚與胚同。及其生也。和以

養性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肌。易坤文言實於血脈。是舊以心性志意耳。舊耳目

精疑欲無不貞。疑廉潔懷履行者。逸周書官人解云其壯者觀其廉潔務行而勝私鹽鐵論敬不足篇云履德行仁詩大東云君子所履鄭箋君子皆法效而履

行之此五帝三王所以能畫法像而民不違。正己德而世自化也。畫法像注見袁制

武帝策賢良制云蓋聞上古至治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今何道而臻乎此對曰是故法令刑賞者。

乃所以治民事而致整理爾。未足以興大化而升太平也。史記酷吏傳序云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備

編之源也漢書禮樂志劉向云教化所特以為治也刑法夫欲歷三王之絕迹。史記司馬相如傳云殊尤絕迹

帝皇之極功者。必先原元而本本。按班固西都賦及漢書敘傳興道而致和。以淳粹

之氣。易乾文言純粹精也醇與純通生敦龐之民。成十六年左傳明德義之表。禮記表記云仁者天下之表也

作信厚之心。詩麟之趾云振振公然後比可美而功可成也。子毛傳振振信厚也

德化第三十二

人君之治莫大於道。莫盛於德。莫美於教。莫神於化。道者所以持之也。德

者所以苞之也。韓詩外傳五云德也者包天地之美淮南教者所以知之也。化者所以

致之也。民有性有情。有化有俗。情性者心也。本也。化俗者行也。末也。末生

於本。行起於心。是以上君撫世。先其本而後其末。漢書董仲舒傳云天命之謂命命非

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制度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順舊作懷据其心而理。意

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則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治其行心精治要苟正。舊作七据則姦匿讀為無所生。舊脫無字生作作据治要邪意無

治其行心精治要苟正。舊作七据則姦匿讀為無所生。舊脫無字生作作据治要邪意無

所載矣。夫化變民心也。猶政變民體也。德政加於民，則多條暢姣好。堅疆

考壽。條當作條考。當作老禮記樂記云感條暢之氣。漢書律歷志云陰陽萬物靡不條暢。誠成顏師古注。恩與暢同。論衡齊世篇云語稱上世之人，個長佼好，堅強老壽百歲。左右姣與佼通。考壽，倫言老壽詩。鄭箋云又能昌大其子孫安。惡政加於民，則多罷癯危病。天昏札瘥。呂氏春秋明理篇子華子曰夫亂世之民，長短頓奇百疾

民多疾病。舊作曰。漢書五行志云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有傷聰之政，則民多病耳。舊作身

為堅疆也。史記蔡傳傳云人生百體堅疆白虎通嫁娶篇云然猶隨政變易。又况乎心氣

精微不可養哉。詩云敦彼行葦，羊牛勿踐履。方苞方體，惟葉泥泥。行葦，泥泥，作握握。盧學

士改繼。培按文選蜀都賦總董祝祝李善注引毛詩云維葉祝祝。今詩作泥泥。又曰：為飛厲天，魚躍于淵。愷悌君子，胡不作人。

早麓厲今作辰體。公劉厚德，恩及草木。羊牛六畜，且猶感德。傷聰之政至此，舊錯在教化之所致下。此下又錯入交際

篤消息於心以下三十三行。明志篇忠信未達以下五行。仁不忍踐履生草。列女傳晉巧工妻曰君聞昔者公劉之行乎，羊牛踐履

情性篇云仁則又况於民萌而有不化者乎。萌與氓同。往見班祿篇。君子修其樂易之德。早麓

訓豈弟為樂易。鄭箋云君子謂太王王季。上及飛鳥，下及淵魚。無舊不歡忻悅豫，則又况於士庶而有

不仁者乎。舊脫於字有字。依上文例補。聖深知之。聖下脫人字。或明主二字誤合。為聖勸將篇云明主深知之。皆務正己以為表。禮記

云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明禮義以為教，和德氣於未生之前。正表儀於咳笑之後。文

德化第三十三

一五七

年左傳云引之表儀。民之胎也。合中和以成其生也。立方正以長。是以為仁義之

心。廉恥之志。漢書賈誼傳云廉愧之節仁義之厚骨著脈通。著讀根著之著與體俱生。而無羸穢之氣。周語云羸穢暴虐楚

辭遠遊云精氣。無邪淫之欲。雖放之大荒之外。大荒見山海經措之幽冥之內。終無違禮

之行。列女傳衛靈夫人曰忠臣與孝子不為昭昭變節不為冥冥橫行論衡書虛篇云世投之危亡之

地。納之鋒鏑之間。終無苟全之心。舉世之人。行皆若此。則又烏所得亡。疑衍即夫

字聲夫姦亂之民而加辟哉。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形文王。萬邦作孚。詩文王形今作

刑聲舊作馨此姬氏所以崇美於前。而致刑措於後也。舊脫史記周本紀云成康之際天

措之本改是故上聖。聖下舊有故字衍不務治民事而務治民心。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

使無訟乎。導之以德。齊之以禮。並論務厚其情。而明則務義。則務二字當作其民親愛

則無相害傷之意。動思義則無姦邪之心。夫若此者。非法。據治要補律之所使也。

非威刑之所彊也。此乃教化之所致也。是故上聖至此舊錯在有傷聽之政上今移正也字

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

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

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人甚。舊作其據治要改尊德禮而卑刑罰。漢書禮樂志董仲舒對策云王者承

天意以從事故務德教而省刑罰故舜先勅契以敬敷五教。而後命臯陶以五刑三居。書堯典是故

凡立法者。非以司民短而誅過誤。王先生云司讀為伺乃以防姦惡而救禍敗。檢淫邪

而內正道爾。禮記樂記云刑以防其姦新語道基篇云檢姦邪備伏亂大戴禮勸學篇云所以防僻邪而道中正也內讀為納詩云。民之秉夷。好是

懿德。崧高夷今詩作彝孟子引詩作夷

故民有心也。猶為種之有園也。遭和氣則秀茂而成實。

遇水旱則枯槁而生孽。說文云毒獸蟲蠹之怪謂之孽孽與豐通

民蒙善化則人被惡政則人有懷姦亂之慮。

捃治

有士君子之心。

春秋繁露俞序篇云教化流行德澤大洽天下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少過矣。

被惡政則人有懷姦亂之慮。故善者之養天

民也。猶良工之

捃治

要補為麴豉也。

孟子云天下之良工也。說文云籩酒母也。或作鬪鬪與縹同。起

居以其時。

漢書卜式傳云以時起居禮記

寒溫得其適。

呂氏春秋修樂篇云寒溫勞逸飢飽此六者非適也。凡養也者瞻非適而以之適者也。

則一蔭之麴豉。

說文云密地室也。徐鍇云今謂地窖藏酒為密蔭與密室同。又云作麥麴法其房欲得板戶密泥塗之。說文政配鹽幽亦徐鍇云。蔭屋坎地深三二尺密泥塞屋牖勿令風及蟲泉入也。又云作麥麴法其房欲得板戶幽謂造之幽暗也。暗與審義亦同。

盡美而多量。

史記匈奴傳中行說曰漢所輸匈奴繒絮米葉令其量中必善矣。

其遇

捃治

拙工。孟子云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

則一蔭之麴豉皆臭敗而棄捐。

捃治

今六合亦由一蔭

也。新書過秦上篇云履至尊而制六合。淮南子原道訓高誘注四方上下為六合。

黔首之屬。

禮記祭義云以為黔首則鄭注黔首謂民也。

猶豆麥也。變化云

為。易繫辭下傳

在將者爾。遭良吏則皆懷忠信而履仁厚。遇惡吏則皆懷姦邪而

行淺薄。

漢書刑法志文帝詔云牧民而道之以善者吏也。公孫弘傳云先世之吏正故其民篤今世之吏邪故其民薄。禮樂志云世衰民散小人乘君子心耳。淺薄則邪勝正。

忠厚積則

致太平。姦薄積則致危亡。是以聖帝明王皆敦德化而薄威刑。德者所以

修己也。威者所以治人也。上智與

舊作

下愚之民少。而中庸之民多。論語云唯上知與下

愚不移。後漢書楊終傳云上智下愚謂之不移。中庸之流要在教化。荀子王制篇云中庸民不待政而化。楊倞注中庸民易與為善。故教化之不待政成之後也。

中民之生世也。猶

鑠金之在鑪也。從篤變化。

篤疑範之誤。王先生云疑是從革。

惟治所為。方圓薄厚。隨鑄制爾。

春秋

實性篇云。中民之性。待漸於教訓而後能為善。漢書董仲舒傳云。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惟甄者之所為。猶金之在鑄。惟治者之所鑄。

是故世之善否。

捃治

俗之

薄厚皆在於君。上聖和德。

舊脫据上文補

氣以化民心。正表儀以率羣下。故能使民

比屋可封。堯舜是也。

新語無為篇云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樂紂之民可比屋而誅者教化使然也。漢書王莽傳云明聖之世國多賢人故唐虞之時可比屋而封。論衡藝增篇云

儒書又言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言其家有君子之行可皆官也。

其次躬道德而敦慈愛。美教訓而崇禮讓。故能使

民無爭心。昭六年左傳云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徵幸以成之。

而致刑錯。上作措

文武是也。其次明好惡

而顯法禁。平賞罰而無阿私。

孝經云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韓非子五蠹篇云明其法禁必其賞罰。漢書金日磾傳云七所阿私。呂氏春秋貴公篇高誘注阿亦私也。

故能使民辟姦邪而趨公正。理弱亂以致治。彊中興是也。

毛詩序云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

室中與焉。史記周本紀云宣王即位二相輔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諸侯復宗周。

治天下。下有脫文

身處汙而放情。

文選古詩云蕩滌放情志。治要載桓範政要論節欲

篇云儉者節欲奢者放情。放情者危節欲者安。

怠民事而急酒樂。

大戴禮少閒篇云荒耽於酒淫佚於樂。

近頑童而遠賢才。

鄭語史伯曰侏儒戚

施實御在側。近頑童也。

親諂諛而疎正直。重賦稅以賞無功。妄加喜怒以傷無辜。

治要載六韜文韜篇

故能亂其政以敗其民。弊

太公曰賢君之治國其政平吏不苛其賦斂節其自奉薄不以私害害公法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不施於無罪不因喜以賞不因怒以誅。

故能亂其政以敗其民。弊

其身以喪其國者。

詩抑云天方艱難曰喪厥國。毛詩序云衛武公刺厲王。

幽厲是也。

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

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我則改之。

論語我則二字作而

詩美宜鑒於殷。自求多

福。

文

是故世主誠能使六合之內。舉世之人。咸懷方厚之情。而無淺薄之

惡。各奉公正之心。而無姦險之慮。則羲農之俗。復見於茲。麟

龍鸞鳳。復畜於郊矣。

舊作政据治要改

之心。而無姦險。

舊作厥据治要改

之慮。則羲農之俗。復見於茲。麟

白虎通封禪篇云德至鳥獸則鳳凰鸞鳥舞麒麟臻禮記禮運云鳳凰麒麟皆在郊擯

舞麒麟臻禮記禮運云鳳凰麒麟皆在郊擯

自古在昔。神天地開闢。御覽一引尚書中二皇迭制。各樹號諡。以紀其世。天命五

代。正朔二復。白虎通三正篇云禮三正記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神明感生。禮記大傳鄭注云王者之先祖皆感愛。舊作

與有國。亡於煬以。以當作易易以聲近之誤說文云煬滅於積惡。神微精以。以字誤或當在

精微而神是其例論術奇怪篇云說聖者。精字上明志篇天命罔極。詩維天之命毛傳孟仲子曰大哉天命或皇馮

依。詩閔宮云上帝是依鄭箋天用是馮依或繼體育。史記外戚世家序云自古受太暉。與韓同隸書从

以前尚矣。大戴禮五帝德篇云孔子曰黃帝尚矣史記三代世表迪斯用來。猶云由斯頗可紀

錄。雖一精思。史記鄒陽傳云雖竭精思一讀專壹之壹。議而復誤。故撰古訓。詩烝民云古訓是式說文著五德

志。大戴禮有五帝德篇三二世世表序云終始五德之傳索隱云謂帝王更世傳三皇五帝。多以爲

伏羲神農爲一。二皇。淮南子原道訓云太古二皇高誘住二皇伏羲其一者。或曰燧人。尚書大

緯含文嘉說見風俗通皇靈篇禮記曲禮疏云宋。禮號證記說見風俗或曰女媧。春秋運

均注援神契引甄耀度數燧人伏羲神農爲二皇。燧白虎通亦引之或曰女媧。斗樞說

見風俗通。其是與非。未可知也。我聞古有天皇地皇人皇。史記秦始皇紀博士讀曰古有天

人皇也。初學記九引春秋緯云天皇地皇人皇兄弟九人分九州。皇有地皇有泰皇索隱云泰皇當

長天下御覽七十八引徐整三五歷紀云天皇地皇人皇爲太古。以爲或及此謂亦不敢明。凡

斯數。下脫其於五經皆無正文。故略依易繫記伏羲以來。以遺後賢。雖多未

必獲正。然罕可以浮游博觀。共求厥真。大人迹出雷澤。華胥履之生伏羲。

御覽七十八引詩含神霧云大迹出雷澤華胥履之生宓戲又。其相曰角。御覽引孝經援神契云伏羲氏日

引孝經鈎命決云華胥履跡怪生皇犧注云跡靈威仰之跡也。其相曰角。角衡連珠五行大義五引孝經鈎

命決云伏羲日。世號太暉。漢書古今人表太暉帝宓戲氏張晏曰太暉有天下號也按律歷志云易曰炮犧

角珠衡戴勝。氏之王天下也。言炮犧繼天而王爲百皇先首德始於木故爲帝太暉作罔罟以

佃漁取穰性故天下號曰炮穰氏是班氏以太昊為身號炮穰
為世號矣先儒言身號世號往往岐異今就與本書合者錄之
都於陳昭十七年左傳云陳太皞其德
之墟也杜注太皞居陳

木御覽引春秋內事云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昭十七年左傳作八卦結繩為網以漁易

辭下後嗣帝嚳錢宮詹大昕云太史公三代世表謂堯舜禹稷契皆出黃帝稷契與堯同父堯不能用至
舜始舉之舜娶堯二女乃是會祖姑比皆昔人所疑惟禰夫論五德篇謂帝嚳為伏羲之

後其後為后稷堯為神農之後舜為黃帝後禹為少昊後契為顓頊後少昊顓頊不出於黃帝堯不出於嚳則舜
無娶同姓之嫌而稷契之不為堯所知亦無足怪於情事似近之又考春秋命歷序稱黃帝傳十世二千五百二

十歲少昊傳八世五百歲顓頊傳二十世三百五十歲帝嚳傳十世四百歲代顓頊氏漢書律歷志云春秋
然則顓頊非黃帝孫堯亦非帝嚳子可以正史記之謬與禰夫論亦相合外傳曰顓頊之所建

帝嚳受之水生其相戴干御覽八十引春秋元命苞云帝嚳戴斗是謂精明發節修度蓋像招搖王先生
木故為木德云按元命苞言厥象招搖則干當作斗字形相涉而誤戴斗者頂方如斗也

其號高辛漢書律歷志云天下號曰高辛氏史厥質神靈大戴禮五帝德篇云高德行祇肅迎

送日月大戴禮云歷日順天之則大戴禮云能敘三辰以周民禮記祭法云帝嚳作樂六

英周禮大司樂疏引樂緯云顓頊之樂曰五莖帝嚳之樂曰六英注云能為五行之道立根莖六英者六合之

六莖白虎通禮樂篇則以六莖屬顓頊五英屬帝嚳漢書禮樂志世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

同然此自本樂緯下云顓頊作樂五英英當為莖蓋傳寫之誤

獻季仲伯虎仲雄叔豹季狸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天下之人謂之八元文十

左傳雄今作熊後嗣姜嫄履大人迹生姬棄御覽一百卅五引春秋元命苞云周本姜嫄遊閭宮

履作狸恭作共厥相披頤宋書符瑞志作枝頤披披枝並枝之誤御覽三百六十八引春秋元命苞云后稱

於邵號曰后為堯司徒司徒當作司馬詩閔宮鄭箋云后稷生而名棄長大堯登用之使

而岐出巖巖然高故象角亢居稷官民賴其功後雖作司馬天下猶以后稷稱焉疏引尚書引

德放云稷為司馬契為司徒御覽二百九引尚書中候云稷書呂刑植堯遭

水災萬民以濟繫辭云曰利之故舜命曰后稷書堯初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

曰柱。能植百穀。故立以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之興也。以棄代之。至今祀

之。昭廿九年左傳云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禮記祭法云厲二山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鄭注厲山氏或曰有烈山氏此合二書言

太姓夢長人感己生文王。御覽八十四引詩含神霧云大任夢長人感己生文王厥相四乳。御覽引春秋元命苞云文王四乳是謂含

良蓋法酒旗爲西伯興於岐。史記周本紀云古公止於岐少子季歷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有與者其在昌乎昌立是爲西伯西伯曰文王說文云翹周文王所封或从山

作岐因岐山斷虞芮之訟而始受命。史記劉敬傳云文王爲西伯斷虞芮之訟始受命齊太公世家云周西伯政平及斷虞芮之訟而詩人稱西伯受命周本紀又

云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武王駢齒。御覽三百六十八引春秋元命苞云武勝殷遏劉詩成周道

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漢書律歷志云武王伐商紂水生木故爲木德天姬之別封衆多。管蔡成霍魯衛毛聃郟

雍曹滕畢原鄭郇文之昭也。邠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邠苒祚祭周公之

胤也。傳廿四年左傳成作郟苒作邠苒周召號吳隨邠方叩息。舊作自据路史國名紀五後紀十改隱十一年左傳疏引世本惠國

姬姓說潘。廣韻二十六桓潘字注云周文王子養滑鎬宮密榮丹郭。傳五年左傳云號仲號叔王季

文作鄭畢公之子季孫食采於潘因氏焉。之穆也疏引賈逵云號仲封東

號制是也號叔封西號號公是也。楊逢管唐韓楊之譌此楊字當从手襄廿九年左傳云虞號焦滑靈揚

也按號公傳二年公羊傳作郭。韓魏皆疑狐晉語云狐藥甘鱗虞。鱗當作鮮昭十二年穀梁傳晉伐鮮虞范甯注鮮虞姬姓白狄

姬姓也。疑狐晉語云狐藥甘鱗虞。也疏云世本文鄭語云北有衛燕狄鮮虞韋昭注鮮虞姬姓國

氏。國名紀後紀王作主以主爲國名按皆姬姓也。有神龍首出。常羊感任姒。舊脫羊字任作

引帝王世紀云神農氏母曰任似有喬氏之女名女登爲少典妃遊於華陽有神龍首感。姓御覽七十八

女登於常羊生炎帝又引孝經鈞命決云任己感龍生帝魁注云魁神農名己或作姒。生赤帝魁隗。身號炎帝世號神農代伏羲氏

承木故爲炎帝教民耕農故天下號曰神農氏其德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昭十七是始

舊作以依斷木爲耜。下文例改

採木為耒耨。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易繫辭按

後嗣慶都與龍合婚。生伊堯。初學記九引詩含神霧云慶都與赤龍合婚生赤帝伊祁堯按隸釋帝堯碑云帝堯者其先出自塊隗翼

火之精成陽靈臺碑云昔者慶都兆舍穹精氏姓曰伊游觀河濱咸赤龍交始生堯淮南子修務訓高誘注堯母慶都蓋天帝之女寄伊長孺家年二十無夫出觀於河有赤龍負圖而至

奄然陰雲赤龍與慶都合而生堯按誘說本春秋合誠圖御覽八十引之。御覽

秋元命菴云堯眉八彩是謂世號唐。漢書律歷志云帝堯封於唐蓋高辛氏衰天下歸之木生火故為火德天下號曰陶唐氏作樂大章。白虎通云堯樂曰大

章始禪位。孟子云唐虞禪武王克殷而封其冑於鐻。禮記樂記云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帝堯之後於視鄭注視或為鐻續漢書郡國志濟北郡

蛇相近淮南子倣真訓冶工之鑄器高誘注鑄讀如唾視之視舍始吞赤珠尅曰玉英生漢龍

感女媧劉季興。藝文類聚九十八引詩含神霧云舍始吞赤珠刻曰玉英生漢皇後赤龍感女媧劉季興也尅與刻同史記高祖紀索隱引王符云太上皇名媧此書無之蓋小司馬誤也漢

書律歷志云漢高祖皇帝伐秦繼周木生火故為火德大電繞樞炤野感符寶生黃帝軒轅。藝文類聚二引河圖握矩起云大電繞樞星炤郊野

感符寶而生黃帝御覽七十九符作附初學記九引詩含神霧周大戴禮五帝德篇云黃帝曰軒轅代炎帝氏其相龍顏。御覽七十九引春秋元命苞云黃帝龍顏得天庭陽上法

中宿取象文昌戴其德土行。史記五帝紀云有土德之瑞漢書律歷志云天履陰乘數制剛易曰神農氏沒黃帝氏作火生土故為土德以雲紀故為雲師而

雲名。昭十七年左傳作樂咸池。白虎通云黃帝樂曰咸池是始制衣裳。繫辭後嗣握登見大虹意感生重

華虞舜。御覽八十一引詩含神霧云握登見大虹意感生帝舜史記五帝紀云虞舜者名曰重華其目重瞳。御覽二百六十六引春秋元命苞云舜重瞳子是謂熾燎上應攝提以象三光

御覽多誤字据白虎通聖人篇訂正事堯堯乃禪位曰格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厥中四海

困窮天祿永終。論語格今作乃受終於文祖。書堯世號有虞。漢書律歷志云帝舜虞虞之禪位於禹武王克殷而

為土德天下作樂九韶。白虎通云舜樂曰韶韶呂氏春秋古樂篇云舜乃命賡修九招大列大英以明帝德招與韶同

封胡公嬌滿於陳。庸以元女大姬。禮記樂記云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帝舜之後於陳。襄廿五年左傳云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王先生

云大姬下脫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夢接。生白帝摯青陽。世號少暉。初學記十配之二字

帝摯少昊氏。母曰女節。見大星如虹。下流華渚。既而夢接。意感生白帝朱宣。御覽引帝王世紀云。少昊帝名摯。字青陽。按漢書律歷志以摯為黃帝子青陽子孫。與此異。

故紀於鳥。鳳鳥。舊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

也。爽鳩氏司寇也。鷓鴣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為五工正。利器用

夷民者也。昭十七年左傳鳳皇作鳳鳥。利器用下有正度量一是始舊作作書契。百官以治。

萬民以察。辭有才子四人。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故重為勾

芒。該為蓐收。修及熙為玄冥。恪恭厥業。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昭廿九年左傳無恪恭厥業句

嗣修紀。見流星。意感生白帝文命戎禹。戎舊作我。御覽八十二引尚書帝命。驗云禹白帝精以星感修己山行。見流星。意感粟然。生妣戎文命。注

宋書符瑞志紀並作己。孝經鉤命決作紀。亦見御覽。其耳參漏。御覽八十二引雜書靈雅。驗云有人大

成賜玄珪。以告勳於天。書禹貢。珪今作圭。說文云古文圭从玉舜乃禪位。命如堯詔。論語云舜亦以命禹禹乃即

位。作樂大夏。白虎通云禹樂曰大夏世號夏后。漢書律歷志云伯禹。虞舜。燹以天下土生金。故為金德。天下號曰夏后氏。皇侃論語義疏引白虎通云夏以揖讓受禪。為君故

傳嗣子啓。啓子太康。仲康更立。兄弟五人。皆有昏德。不

傳授是君與之。故稱后也。又云夏得

傳授是君與之。故稱后也。又云夏得

傳授是君與之。故稱后也。又云夏得

堪帝事降須洛納。是謂五觀。

楚語士釐曰啓有五觀韋昭注五觀啓子太康昆弟也觀維納之地書曰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於維納按漢書古今人表下中太康注

啓子兄弟五人號五觀下上中康注太康弟按太康仲康不在五觀之數此并言之蓋誤

孫相嗣位。夏道浸衰。於是后羿自鉏遷於窮

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滅相。妃后緡方娠。逃出自竇。奔

襄四年左傳作歸

於有仍。生少

康焉。爲仍

仍仍舊作仍如據傳改

牧正。

按襄四年傳以代夏政下即接待其射也滅相乃從事見哀元年傳傳文滅夏后相至爲仍牧正在伐斟鄩下此文敘事有乖先後

羿恃

己射也。

傳作其

不修民事而淫於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龙圉而用寒浞。浞柏

伯

明氏讒子弟也。柏明氏惡而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爲己相。浞行

媚於內。施賂於外。愚弄於

傳作其

民。虞羿於田。樹之詐匿。

讀爲

以取其國家。外

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衆殺而烹之。以食其子。子不忍食。諸死於

窮門。靡奔於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

本書慝皆作匿按爾雅釋訓誠謔譎譎崇讒慝也釋文云慝諸

編並女陟反言隱匿其情以飾非是

詐僞而不德於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

豷於過。處澆於戈。

按傳豷澆皆易置

使椒求少康。逃奔有虞。爲之胞正。

胞傳作庖按庖胞古通用列子楊朱篇胞

同王方伯云禮記祭統云夫祭有卑殫胞翟

聞者又云胞者肉吏之賤者也亦以胞爲庖

虞思妻以二妃。

傳作媼

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

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靡自有鬲。收二國之燼。

以滅浞而立少康焉。乃使女艾誘澆。使后杼誘豷。

后傳作季杜注季杼少康子后杼也

遂滅過戈。

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

夏道浸衰以下本襄四年哀元年左傳

十有七世而桀亡天下。

史記三代世表

云從禹至桀十七世夏本紀集解徐廣曰從禹至桀十七君十四世漢書律歷志云夏后氏繼世十七王

武王克殷而封其後於杞

禮記樂記云武王克殷反商下車而

封夏后氏

或封於綰周語云有夏雖衰杞綰猶在

又封少暉之胄於祁

王先生云祁當子鄭昭

昭子問少昊氏鳥名官何故鄭子曰吾祖也我知之繼培

按路史國名紀二少昊後有祁國即承曆夫論諫本言之

之饒才力蓋衆漢書鄒陽傳云衆不可蓋顏師古注蓋覆蔽也項羽傳云力拔山兮

氣蓋世季布傳云布弟季心氣蓋關中義並同

驟其勇武而卒以亡故南宮括曰羿善射彘盪舟俱不得

其死也

論語界

與嬴同姒姓分氏夏后有扈有南斟尋泊胤辛襄費戈冥綰皆禹後

也史記夏本紀論云禹為姒姓其後分封用國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尋氏彤城氏褒氏費氏杞氏綰氏辛氏冥氏斟戈氏索隱云系本男作南尋作鄩費作弗而不云彤城及褒又斟戈氏左傳系本皆云

斟字疑脫泊胤不見於史蓋即彤城之誤

搖光如月正白感女樞幽防之宮生黑帝顓

項御覽七十九引河圖云搖光之星如蜺貫月正白感女樞幽房之宮生黑帝顓項初舉記九蜺作虹又

相駢幹御覽七十九引春秋元命苞云顓項併幹上法月身號高陽世號共工禮記祭法云共工氏霸九州鄭注在

太昊炎帝之間魯語韋昭注同漢書律歷志云祭典曰共工氏伯九域言雖有水德在火木之間非其序也任知

刑以驅故伯而不王淮南子原道訓云共工與高辛爭為帝兵略訓云共工為水害故顓項誅之按共工為顓項

所誅不當襲用其號漢書律歷志以高陽為有天下號此云身號亦異

昭十七年廿九年左傳共工氏此並以為顓項事或出左氏家舊說也代少暉氏其德水行漢書律歷志云

金生水故為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昭十七年左傳承少暉衰九黎亂德乃命重黎討

訓服楚語觀射父云少暉之衰也九黎亂德顓項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歷

象日月東西南北下有脫文大戴禮五帝德篇云顓項乘龍而至四海北至於幽陵南至於作樂

五英英當作有才子八人蒼舒隤凱檮演大臨危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人謂之八凱文十八年左傳隤凱作隤檮檮演作檮載八凱作八豈按說文載字下引春秋傳檮亦从手志氏姓篇演作載與傳同

共工氏有子曰勾龍能平九土故號后土死而為社天下祀之

昭廿九年左傳蔡邕曰共工氏

有子曰勾龍為后土魯語展禽曰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為社此合二書言之

娥簡吞燕卵生子契

史記殷本紀云殷契母曰簡狄有娥氏之女為

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功封於商簡狄子氏御覽八十三引尚書中候云玄鳥翔水遺卵於流城簡狄吞生契封商注玄鳥燕也細水徘徊於水上城氏也簡狄也契母名商國名詩云天命玄鳥降而生

商是也禮記月令鄭注亦稱城簡

為堯司徒職親百姓順五品

書堯典順今作遜殷本紀作訓淮南子人閒訓五品不愼御覽

五十九引准南子作不順

扶都見白氣貫月意感生黑帝子履

御覽八十三引河圖云扶都見白氣貫月意感生黑帝湯注云詩含神霧同御覽脫

類聚十補

其相二肘

御覽八十三引維書靈准聽云黑帝子湯長八尺一寸連珠庭臂二肘又引春秋元命苞云湯臂四肘藝文類聚

三肘御覽三百六十九引元命苞又云湯臂四肘藝文類聚十二引元命苞初學記九引帝王世紀宋書符瑞志並同

身號湯世號殷

漢書律歷志云湯伐夏桀金生水故為水德天下號

曰商後曰殷孟康曰初契封商湯居殷而受命故二號

致太平後衰乃生武丁卽位默以不言思道三年而夢

獲賢人以為師乃使以夢像求之四方側陋得傅說方以胥靡築於傅巖

升以為為大公而使朝夕規諫恐其有憚怠也則勅曰若金用汝作礪若濟

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時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

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爾交修余無棄故能中興稱號高宗

武丁以下見楚

語大公楚語無大字

及帝辛而亡天下謂之紂

史記三代世表武帝辛是為紂

武王封微子於宋

禮記樂記云投殷之後於宋鄭注投

舉從之辭也時武王封紂子武庚於殷墟所從者微子也後周公更封而大之按史記殷本紀云周武王崩武庚與管叔蔡叔作亂成王命周公誅之而立微子於宋以續殷後宋世家同

封箕子於

朝鮮史記宋世家

子姓分氏殷時來宋劫蕭空同北段皆湯後也

史記殷本紀論云契為子姓其後分封以國為

姓有殷氏來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索隱云按系本子姓無稚氏北殷氏作髦氏又有時氏蕭氏黎氏按稚氏即黎氏之誤此文又誤黎為勃誤殷為段同桐古字通髦氏隱元年左傳疏引世本作比髦

志氏姓第三十五

昔者聖王觀象於乾坤。考度於神明。探命歷之去就。省羣臣之德業。而賜

姓命氏。因彰德功。白虎通姓名篇云。所以有氏者。何所以貴功德。賤伎力。或氏其官。或氏其事。聞其氏。即可知其德。所以勉人為善也。傳稱民舊作之徽

官百。王公之子弟。子。世能聽其官者。而物賜之姓。是謂百姓。姓有微品十。

舊空於王謂之千品。傳稱以下見楚語子弟下千字世字並衍昔堯賜契姓子。賜棄姓姬。賜禹姓姁。氏曰

有夏。伯夷為姜。氏曰有呂。舊脫子賜棄姓四字。據天中記廿四補禮記大傳疏引鄭康成駁五經異義云。堯賜伯夷姓曰姜。賜禹姓曰姁。賜契姓曰子。賜稷姓曰姬。著在

善傳周語太子晉云。禹賜姓曰姁。氏曰有呂。下及三代。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隱八年左傳後

世微未。因是以為姓。則不能改也。故或傳本姓。或氏號邑諡。邑字或氏於國。

舊作爵。今移正與下文相應或氏於爵。或氏於官。或氏於字。或氏於事。或氏於居。以上二十字舊脫按御覽二百六十二引風俗通氏姓篇序俱與此同。今擬補

戴桓。所謂諡也。齊魯吳楚秦晉燕趙。所謂國也。王氏侯氏王孫公孫。所謂

爵也。司馬司徒中行。見下晉公族注下軍。元和姓纂云。左傳晉欒黶為下軍大夫。子孫氏焉。按欒氏世將下軍。傳欒黶將下軍。文十二年傳欒盾將下軍。成二年傳欒黶將下軍。襄十三年傳欒黶將下軍。所謂官也。伯有孟孫子服叔子。疑孫並見下所謂字也。巫氏匠氏

陶氏。風俗通作巫卜陶匠此亦當有卜氏所謂事也。東門西門。意林作西都通志氏族略五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四並同。廣韻十二齊西字注通鑑一西門豹注又

南宮東郭。意林廣韻通鑑注並無東郭疑衍北郭。所謂居也。三烏。氏族略三引風俗通云。有三烏大夫。因氏焉。漢有三烏郡。元和姓纂又云。三烏

姜姓炎帝之後。為侯國。因氏焉。五鹿。氏族略二云。晉公子重耳封舅犯於五鹿。支孫氏焉。按漢書有五鹿充宗青牛。氏族略四云。魏初平中有青牛先生。山東人也。按王氏著書在初平前。是古有此姓

矣青牛先生見魏略魏志氏族略四引風俗通云微所謂志也志意林作地按風俗通作職志職聲相近凡厥姓氏皆出屬而不可勝紀也出當作此漢書王莽傳云如此屬不可勝記淮南子凡論說亦云凡此之屬皆不可勝著於書策竹帛而藏於官府者也衛侯滅

邢昭公娶同姓言皆同祖也春秋傳廿五年衛侯燬滅邢左傳云同姓也故名哀十二年孟子卒左傳云昭公娶於吳故不書姓論語陳司敗云君娶於吳為同姓御

覽引風俗通云公羊譏衛滅邢論語貶昭公娶於吳諱同姓也近古以來則不必然古之賜姓大諦可用其餘則難

周室衰微吳楚僭號下歷七國咸各稱王淮南子覽冥訓云晚世之時七國異族高誘注七國齊楚燕趙韓魏秦也齊姓田楚姓芊燕姓

魏趙姓趙韓姓韓魏姓魏秦姓嬴故異族也故王氏王孫氏公孫氏及氏諡官氏諡舊倒國自有之千八百國

諡官萬數故元不可同也及孫氏者或王孫之班也班猶別也故

有舊同祖而異姓有同姓而異祖亦有雜錯漢書地理志云五方雜厝晉灼曰厝古錯字變而相入或

從母姓漢書夏侯嬰傳云初嬰為滕令奉車故號滕公及會孫或避怨讎如下所云智夫吹律定

姓惟聖能之白虎通姓名篇云古者聖人吹律定姓以記其族今民散久舊作音律天主尊正其

祖天主疑人生之誤毛詩序云生民尊祖也王先王云天主疑定姓之誤故且略紀顯者以待士合揖損焉士當作三三合即參合韓非子主道

蕭云以參合闕焉史記倉公傳云參合於人後漢書文苑邊讓傳云檢括參合揖與搃同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云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為有所刺譏齟齬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伏義姓風

其後封任宿須胸顛與四國實司大懌與有濟之祀見傳廿一年左傳胸作句按傳廿二年公羊傳作胸文七年傳

同且為東蒙主論魯僖公母成風蓋須胸之女也左季氏欲伐顛與而孔子

譏之論炎帝苗胄四嶽伯夷為堯典禮書堯折民惟刑書呂以封申呂史記齊太

其先祖嘗為四嶽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詩崧高毛傳堯之時姜氏為四伯掌四嶽之

祀述諸侯之職於周則有甫有申有齊有許也按甫與呂通書呂刑孝經禮記並引作甫刑史記周本紀亦云甫

祀述諸侯之職於周則有甫有申有齊有許也按甫與呂通書呂刑孝經禮記並引作甫刑史記周本紀亦云甫

侯言於王裔上疑脫字齊世家云夏商之時申呂或為文王師世家云西伯懼遇太公於克

作修刑辟封枝庶子孫或為庶人向其後苗裔也殷而封之齊世家云武王已平商而王或封許向水經注廿三陰溝或封於紀水經注廿三陰溝或封於申水經注廿三陰溝

州向申姜姓也炎帝後申脫城在南陽宛北序山之下漢書地理志南陽郡宛注云故申伯國縣南故詩

云。虢虢申伯。王薦之事。于邑于序。南國為式與今詩不同宛西二十里有呂城。

城善作望史記齊世家集解徐廣曰呂在南陽宛縣西水經注清水篇云梅溪又逕宛西呂城東許在潁川。今許縣是也。漢書地理志潁川郡許故

姜戎居伊洛之間。晉惠公徙置陸渾。僖廿二年左傳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襄十四年傳

姓姜又別為允姓昭九年傳云允姓之姦居於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按傳傳杜注允姓之戎居陸渾

在秦晉西北二國誘而徙之伊川途從戎號至今為陸渾縣據疏陸渾是敦煌之地名徙之伊川復以陸渾為名

非本居伊洛徙置陸渾也傳十一年傳伊維之戎同伐京師杜州甫甘許戲露齊紀怡向申呂皆姜姓之後路史後紀四云黃帝封參盧於路注亦作露及齊之國氏

注雅戎居伊水落水之間者此又先居伊維非秦晉所遷者州甫甘許戲露齊紀怡向申呂皆姜姓之後路史後紀四云黃帝封參盧於路注亦作露及齊之國氏

又云伊列丹駘停戲怡向州薄甘隋紀皆姜國也禹有天下封怡以紹烈山是為獸台本紀云神農氏其後有

氏字舊空据程本補昭四年左傳杜注國氏齊正卿姜姓廣韻二十五德國字注云太公之後高氏舊空据程本補唐書宰相世系表云齊文公赤襄氏

襄字舊空据程本補氏字各本並脫襄廿三年左傳齊有襄罷師廿五年傳齊有襄伊一襄蓋齊公族隰氏氏族略三云齊莊公子慶封於隰陰故以為氏齊

士強氏舊作士氏強氏据後紀四改按士東郭氏襄廿五年左傳東雍門氏古今姓氏書辨證引世

以所居門為雍門氏按淮南子覽冥訓高誘注雍門齊西門也子雅氏氏族略三云齊惠公之子尾氏氏族略三云齊惠公之孫公孫

董見襄廿九年左傳子雅子尾見襄廿八年傳昭十年傳疏云齊惠公生子樂公子高高生子尾樂生子雅子襄氏古今姓氏書辨證引世本云齊惠公子子

淵氏古今姓氏書辨證引世本云齊頃公生子泉漱因氏焉按子泉即子淵唐子乾氏古今姓氏

翰公氏後紀四賀氏元和姓纂云齊公族慶父之後慶克生慶封以罪奔吳漢末徙會稽山陰後漢慶儀

孫儀食采於盧因姓盧氏皆姜姓也黃帝之子二十五人班爲十一姬

克亦謂爲依陰令會孫純避安帝諱始改賀氏族略四云齊桓公之子公子無虧生慶之慶父盧氏孫儀食采於盧因姓盧氏

酉祁己滕藏任拘釐姑嬈衣氏也歐儼任舊作勝藏係据晉語四改拘晉語作荀廣韻四十五

厚引晉語作荀路史國名紀一後紀五並作荀以爲作荀者

非元和姓纂荀姓亦云國語黃帝之後按拘荀並从句得聲釐衣章昭本作傳依史記五帝紀集解引虞翻注與此同釐字舊脫亦依虞注補章本作儼

當春秋晉有祁奚舉子

薦讎以忠直著襄三年左傳按氏族略三以奚爲晉儼侯四世孫晉語章昭注云晉大

夫高梁伯之子比以爲黃帝後蓋誤下晉公族有祁氏奚之所自出也

莒子姓己

氏按文八年左傳云穆伯奔莒從己氏隱二年左傳疏稱譜云莒嬴姓少昊之後引世本莒自紀公以下爲己姓是莒本姓嬴改己非黃帝之後己姓矣

夏之與有任奚爲夏

車正以封於薛後遷於邳其嗣仲虺居薛爲湯左相定元年左傳任奚作奚仲

王

季之妃大任詩大明肇仲氏任毛傳擊國任姓之中女也周語富辰曰昔擊疇之國也由

大任韋昭注擊疇二國任姓奚仲仲虺之後大任王季之妃文王之母也

及謝章昌

采祝結泉卑遇狂大氏皆任姓也隱十一年左傳疏云世本氏姓篇云任姓謝章薛舒呂祝終

泉畢過言此十國皆任姓也路史後紀五黃帝紀謝章下昌

上有舒洛二國又八高陽紀注云舒又自一國乃黃帝之後任姓見曆夫論國名紀一同國名紀又云采紀姓五

符以爲任姓非又云遇宜即番禹王符作卑過說後紀五又云遇見觸夫或作觸非今按采即世本舒結即世本

終國名紀結亦作終其作洛者載洛見鄭語章昭以爲赤狄隗姓也昌呂卑畢遇過皆

字形相近傳本名異惟狂大不載世本後紀五國名紀一並作狂大疑即犬戎氏見下

元妃姑舊作台說文云姑黃帝之後百皦姓后稷妃家也宣

三年左傳云姑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百皦傳作伯儼

繁育周先昭元年左傳云蕃育其子孫繁

著古字通御覽八百廿二引春

秋元命菴云周先姜嫄履大人跡生后稷周先用彼文

姑氏封於燕隨五年左傳疏引世本云燕國始姓漢書地理志東郡南燕注

云南燕國始姓黃帝後王先生云後漢書鄧曄傳注引曆夫論

以是有國

有賤妾燕姑夢神與之蘭曰余爲伯儼舊作儼

以周先姑氏封於燕爲句

余爾祖也以是有國

香入服媚下脫及文公見姑賜蘭而御之姑言其夢且曰妾不才幸而有子

將不信敢徵蘭乎公曰諾遂生穆公宣三年

左傳

姑氏之別有闕尹

詩都人士謂之尹吉鄭箋吉讀爲姑尹氏

姑氏周室昏姻之舊姓也。後紀五國名紀一尹並作允。蔡光魯雍。桓十一年左傳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姑杜注雍氏姑姓斷密須氏。周語韋昭注引世本云密須姑姓

及漢河東有郅都。漢書縣吏傳汝南有郅君章。後漢書瑯惲字君章姓音與古姑同。而書其字

異。二大皆著名當世。少暉氏之世衰而九黎亂德。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

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

少暉氏至此本楚語夫黎顓頊氏裔。子吳回也。按大戴禮帝繫篇顓頊產老童老童產重黎及吳回史記楚世家云帝嚳諱重黎以其弟吳回為重黎後復居火正徐廣

注引世本亦云老童生重黎及吳回是吳回與黎非一人而高誘注淮南時則訓云祝融為高辛氏火

正。淳耀天明地德。光四海也。故名祝融。夫黎以下本鄭語顓頊氏八字鄭語所無蓋據他書後三苗復九黎

之德。堯繼重黎之後。不忘舊者。羲伯復治之。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別其分

主。以歷三代而封於程。其在周世。為宣王大司馬。詩美王謂尹氏命程伯

休父。其後失守。適晉為司馬。遷自謂其後。三苗至為司馬本楚語按楚語云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為司馬氏

史記自序本之又云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間司馬氏去周適晉此云適晉為司馬蓋誤詩作武詩祝融之孫。分為八姓。己禿彭姜妘曹斯

芊。鄭語禿作董姜作禿斯作謝按史記楚世家索隱引世本對亦作斯董禿詳下己姓之嗣。颺叔安其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

能求其嗜欲。以飲食之。龍多歸焉。乃學擾龍以事帝舜。賜姓曰董氏。曰豢

龍。封諸豢龍川。豢夷。彭姓豢韋。皆能馴龍者也。颺叔安以下本昭廿九年左傳按傳云劉累學擾龍於豢龍氏以事孔甲賜氏曰御龍以

更豢韋之後蓋孔甲以豢韋國封累非豢韋本能馴龍而以累代之此文蓋誤會傳意豢傳作豢豢龍逢以忠諫。桀殺之。荀子宥坐篇孔子曰以忠者為必用耶關龍逢不見

刑乎韓詩外傳四梁為酒池可以運舟糟邱足以望十里而牛飲者三千人關龍逢進諫囚而殺之按關豢豢相近凡因祝融之子孫。己姓之班。昆吾

籍尾溫董。鄭語云己姓昆吾蘇顧溫董按籍蘇字形相近往往致誤史記惠景間侯者年表江陽侯蘇嘉徐廣曰蘇一作籍晉世家獻侯籍索隱云系本及譙周皆作蘇

參龍則夏滅之。鄭語禿作彭祖舊作姓彭祖豕韋諸稽則商滅之。彭姓舊作祖姜姓會董廢作礪

人則周滅之。舊脫周字鄭語云禿姓舟人則周滅之按史記楚世家云陸終生子六人四曰會人索隱引系本作鄩人即下姪姓之會也此會人蓋舟人之誤國名紀六引曆夫論曹有姜姓者曹又

會之姪姓之後封於鄩會路偃陽。鄭語鄩作鄩會作鄩按韋昭注周語云鄩姪姓之國鄩取仲任為妻貪冒愛

恹蔑賢簡能是用亡邦。周語云鄩之亡也由仲任會在河伊之間其君驕貪嗇儉滅爵損祿

羣臣卑讓上下不臨時人憂之故作余裘閱其痛悼也匪風冀君先教也

會仲不悟重氏伐之上下不能相使禁罰不行遂以見亡。鄭語云濟洛河潁之間子男之國號鄩為大號

叔特勢鄩仲特險是皆有驕修怠慢之心而加以貪冒逸周書史記解云昔有鄩君嗇儉滅爵損祿羣臣卑讓上下不臨後口小弱禁罰不行重氏伐之鄩君以亡按重氏滅鄩在高辛十六年見竹書紀年非鄭語及詩所云

也此合言之誤後紀八高陽紀亦誤仍之詩榆風釋文檜本又作鄩此說余裘匪風蓋本之三家詩序路子嬰兒娶晉成公姊為夫人鄭舒為

政而虐之晉伯宗怒遂伐滅路。宣十五年左傳路今作路成公作景公虛作殺又云虛我伯姬虐殺義同宣十八年傳云凡自虐其君曰殺荀瑩

武子伐滅偃陽。襄十年左傳曹姓封於邾。鄭語云曹姓邾莒邾邾聲相近隱元年左傳杜注邾今魯國邾縣也史記楚世家云陸終生子六人五曰曹姓集解引世

本云曹姓者邾是也邾顏子之支別為小邾。莊五年左傳疏引杜世族譜云小邾邾侯之後也夷父顏有功于周其子左別封為附庸屈邱又引世本依之邾顏別封小子肥於

邾為二名也皆楚滅之。漢書地理志云魯國驪故邾國曹姓二十九世為楚所滅隱元年左傳疏引世族譜云邾文公遷於緡桓公以下春秋後八世而楚滅之續漢書郡國志江夏

邾邾縣劉昭注引地道記曰楚滅邾徙其君此城水經注牟姓之裔熊巖成王封之於楚是

謂粥熊又號粥子。按史記楚世家鬻熊子事文王蚤卒成王封其會孫熊繹於楚熊巖則熊繹六世孫也此合熊巖熊繹為一人誤矣生四人伯霜仲

雪叔熊季紃。鄭語云羊姓變越不足命也僅廿六年左傳變子曰我先王熊擊有疾鬼紃嗣為荆子或封於夔或封於越。

神弗赦而自竄於夔杜注熊擊楚嬭子有疾不得嗣位故別封為夔子楚世家正義引宋均樂緯注夔子不以熊擊為熊渠嬭嗣世家又云熊渠立少子執疵為越章王此文似以封夔越者為伯霜仲雪諸人夔子不祀祝融粥熊楚伐滅信廿六年左傳公族有楚季氏下云楚季者王子敖之會孫元和姓纂引世本云楚若敖生楚季因氏焉列

宗氏鬪強氏氏族略五引世本云若敖生鬪強因氏焉良臣氏良舊作良据後紀八改耆氏門氏後紀八有耆門氏侯氏季融氏

元和姓纂引世本云楚鬪廉生季融子孫氏焉仲熊氏後紀八熊作雄注云磨夫論作熊非子季氏古今姓氏書辨證引世本云楚公族陽氏昭十七年左傳楚陽句為令尹杜注

陽句穆王會孫令尹尹殺疏引世本穆王生王子揚揚生尹王令尹尹被揚蓋陽之諫句以王父字為氏無鈞氏鈞舊作鈞据氏族略三後紀八廣韻蔣氏蔣舊作鈞据氏族略三後紀八廣韻

左傳亦作蔣氏族略三云蔣章食邑於蔣故以命氏善氏陽氏陽氏已見上此誤昭氏景氏離騷序云昭昭景景巖氏元和姓纂支孫以諱為姓避嬰齊氏氏族略四云楚穆王之子公子嬰齊之後按公子嬰齊字子重見左傳來氏氏族略三引風俗通云楚有來英來織氏即

明帝諱改為嚴氏氏申氏見下訥氏後紀八作鈞按廣韻十八諱鈞字注引風俗通云沈氏氏族略二云楚有沈邑楚莊王之孫以諱為嚴氏嬰齊氏氏族略四云楚穆王之子公子嬰齊之後按公子嬰齊字子重見左傳來氏氏族略三引風俗通云楚有來英來織氏即

為沈賀氏咸疑鐵元和姓纂云鐵氏楚大夫鐵尹鬪克黃之後子孫以官為氏按鐵尹克黃見宣四年左傳吉白氏伍氏宣十二年左傳楚伍

沈鐵氏餘推氏公建氏公疑是子元和姓纂有子建氏楚平王太子建之後按太子建見昭十九年左傳子南氏氏族略三云楚莊王之孫以諱為嚴氏

為子南氏按公子道子庚氏氏族略三云楚公子午字子庚其後以王父字為氏按襄十二年左傳杜注子庚莊王子午也子午氏元和姓纂引世本

子西氏舊脫子字据後紀八補氏族略三云楚公子申字子西之後按昭廿六年左傳杜注子西平王之長庶王孫田公氏荀子非十二子篇揚雄云

公官成按王孫下疑脫氏字哀十一年左傳舒堅氏元和姓纂云簡夫論楚公族有舒堅文叔為大夫氏族略四同按簡夫論無文叔為大夫之文當別引他書而

云子膏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文黑肱氏氏族略四云楚共王之子公子黑肱之後失之魯陽氏楚語惠王以梁與魯陽文子韋昭注文

皆半姓也楚季者王子敖之會孫也蚤冒生蔣章者王子無鈞也蔣章左傳作蔣章鈞舊作

鈞元和姓纂引云楚蚤冒生蔣章為王子無鈞氏傳令尹孫叔敖者蔣章之子也傳蔣章鈞舊作

族略三同唐賈宰相世系表云王子蔣章字無鈞傳蔣章鈞舊作

叔之父宣十一年傳疏引服虔說同高誘注呂氏春秋情欲篇異寶篇知分篇並云賈子其注淮南子凡論訓則云孫叔敖楚大夫為賈伯盈子或曰章子也以叔敖為焉章子蓋古有此說矣

左司馬

戌者莊王之會孫也

昭十九年左傳沈尹戌杜注莊王會孫葉公諸梁父也廿七年傳稱左司馬沈尹戌

葉公諸梁者戌之第三

弟也

弟當作子元和姓纂引風俗通云楚沈尹戌生諸梁食采於葉因氏焉呂氏春秋漢行論高誘注定五年左傳杜注楚語韋昭注並以諸梁為戌之子哀十九年傳稱沈諸梁

楚大夫申

無畏者又氏文氏

宣十四年左傳稱申舟

初紂有蘇氏以妲己女而亡殷

文有脫誤晉語史蘇曰殷

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寵於是乎與膠鬲比而亡殷韋昭注有蘇己姓之國按此即上文昆吾之後韓國也

周武王時有蘇忿生為司寇而

封溫

成十一年左傳

其後洛邑有蘇秦

高陽氏之世有才子八

人蒼舒隕凱擣戴大臨龙降庭堅仲容叔達天下之人謂之八凱

德志後

嗣有臯陶事舜舜曰臯陶蠻夷滑夏寇賊茲究女作士

書堯典滑今作猾錢宮詹云說文無猾字史記酷吏傳滑

賊任威漢書亦作猾蓋篆體從水從火之字偏旁相涉而誤繼培按錄錄作猾夏

其子伯翳能識百姓以佐舜禹

姓當作物鄭語云伯翳能識百物以佐舜

擾馴鳥獸舜賜姓贏

史記秦本紀云大費佐無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是為柏翳舜賜姓贏氏柏與伯通

後有仲衍秦紀仲鳥體人

舊作元据紀改趙世家又云人面鳥喙

為夏帝大戊御

夏當作殷趙世家大戊聞而卜之使御

嗣及費仲生

惡來季勝

按秦紀仲衍玄孫中澆生蜚廉蜚廉生惡來季勝費仲乃費氏費昌之後出柏翳子若木中衍則柏翳子大廉玄孫鳥俗氏也

武王伐紂并殺惡來

季勝之後有造父以善御事周穆王穆王遊西海忘歸於是徐偃作亂

造父御一日千里

意林作造父主御日行千里

以征之王封造父於趙城因以為氏其後失

守至於趙夙仕晉卿大夫十一世而為列侯五世而為武靈王五世亡趙

以上本趙世家漢書地理志云自趙夙後九世稱侯四世稱侯世敬侯徙邯鄲至會孫武靈王稱王五世為秦所滅

恭叔氏邯鄲氏

文十二年左傳疏云趙穿別為邯鄲氏趙旌趙勝邯鄲午是其

後據定十三年傳晉都鄆午杜注午別封都鄆魯語與都鄆勝舉皆辱氏嬰齊氏樓季氏氏族略四齊之左章昭注鄆勝晉大夫趙旂之子頌子勝也食采鄆鄆齊之左章昭注鄆勝晉大夫趙旂之子頌子勝也食采鄆鄆

是也。舊脫王字亭作高按秦紀云非子好馬及畜善養息之周孝王召使主馬於圉謂之間馬大蕃息分土為附庸邑之秦地理志云今隴西秦亭秦谷是也紀又云秦仲死於戎有子五人其長者曰莊公周宣

王乃召莊公昆弟五人與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於是復予秦仲後及其先大駱地犬邱并有之為西垂大夫正義引括地志云秦州上邽縣西南九十里漢隴西郡西縣是也此云非子為西陲大夫蓋誤世地理三字未詳

上下疑有脫文其後列於諸侯口世而稱王。按漢書地理志云莊公破西戎有其地子襄公時幽王為犬戎所敗平王東遷維邑襄公將兵救周有功賜受鄆鄆之地

列為諸侯後八世穆公稱伯以河為竟十餘世孝公用商君制轅田開仔伯東雄諸侯子惠公初稱王得上郡西河孫昭王開巴蜀滅周馭九鼎昭王會孫政并六國稱皇帝空格程本作五字誤

皇生於邯鄲故曰趙政。史記秦始皇紀及梁葛江黃徐甚蓼六英皆臯陶之後也。並見左傳

英傳稱英氏鍾離運掩菟裘尋梁修魚白寘飛廉密如東灌良時白巴公公巴巴

鄉復蒲皆嬴姓也。秦紀論云秦之先為嬴姓其後分封以國為姓有徐氏鄭氏甚氏終黎氏運菟氏菟

與世本同又以將為尋冥為寘蓋誤密如以下讞錯不可讀國名紀帝堯之後為陶唐氏後

有劉累能畜龍孔甲賜姓為御龍以豕豕韋之後。昭廿九年左傳至周為唐杜氏。襄廿四年

左周衰有隰叔子違周難於晉國生子與為李。晉語作理理李古字鍾以正於朝朝無聞

晉語作理理李古字鍾以正於朝朝無聞

氏士蔣即子之孫會佐文襄於諸侯無惡晉語作佐文襄為諸侯諸侯無二心按昭為卿

氏士蔣即子之孫會佐文襄於諸侯無惡晉語作佐文襄為諸侯諸侯無二心按昭為卿

志氏姓第二十五

以輔成景軍無敗政為成率居傅

晉語作為成師居太傅韋昭引唐尚書云為成公軍師按師當作帥帥率古通用傳廿七年左傳疏引晉語作為元帥

端刑法

舊重法字衍

集

晉語作緝

訓典國無姦民晉國之盜逃奔於秦於是晉侯為請冕

服於王王命隨會為卿

按宣十六年左傳云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太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於秦即晉語所云居太傅國無姦民也此文兼采左國分為二事誤矣

是以受范卒諡武子武子文

當作武子子文子晉語韋昭注文子武子之子變也

成晉荆之盟降

晉語作豐王侍郎云降疑隆

兄弟之國使無閒隙是以受郇櫟

陽叔以下本晉語

由此帝堯之後有陶唐氏劉氏

御龍氏唐杜氏隰氏士氏季氏

季氏當作士季氏古今姓氏書辨證云士藹之後貞子士涯濁生莊子士弱弱生士文伯瑕瑕生景伯彌牟別為士季氏亦見

氏族略五

司空氏隨

舊作趙

氏范氏郇氏櫟氏彘氏

彘舊作贏國名紀四郇櫟下有彘後紀十一年左傳十一年

左傳十一年

司空氏隨

氏范氏郇氏櫟氏彘氏

後紀十一云士藹生士穀為穀氏按士穀見文二年左傳

氏傳氏

狸舊作狸按周語丹朱之後狸姓在周為傅氏

楚

楚下舊有氏字衍

令尹建

屈建

嘗問范武子之德於文子

文子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陳信不媿其家事

無猜其祝史不祈建歸以告康王

當重康王

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股肱

君以為諸侯主也

楚令尹以下本昭廿年左傳

故劉氏自唐以下漢以上德著於世莫若范

會之最盛也斯亦有修己以安人之功矣

論語云修己以安人漢書高帝紀贊云春秋晉史蔡墨有言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

事孔甲范氏其後也而大夫范宣子亦曰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冢韋氏在周為唐杜氏

晉主夏盟為范氏范氏為晉士師魯文公世奔秦後歸於晉其處者為劉氏劉氏在戰國時劉氏自秦獲於魏秦

滅魏遷大梁都於豐故周市說雍齒曰豐故梁徙也是以頌高祖云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於周在秦作劉涉

魏而東徐為豐公蓋太上皇父按蔡墨事見昭廿九年左傳范宣子事見襄廿四年傳歸晉事見文十二年傳

武王克殷而封帝堯之後於鑄也

鑄舊作社据五德志篇改社或為祝之誤注見前篇

帝舜姓虞又為姚居

媯。武王克殷而封媯滿於陳。是為胡公。

史記陳世家

陳袁氏 袁舊作哀廣韻二十二元袁字注袁姓本自胡公之後或作

受唐書宰相世系表云陳胡公滿生申公犀侯犀侯生靖伯庚庚生季子楷楷生仲牛甫甫生聖伯順順生伯他父他父生戴伯戴伯生鄭叔鄭叔生仲爾金父金父生莊伯莊伯生諸字伯愛孫宣仲濤塗賜邑陽夏以王父字

為氏按傳四年左傳陳轅咸氏 咸疑當作鍼古今姓氏書辨證云陳傳公之孫鍼子以所食邑為氏按鍼子濤塗釋文云轅本多作袁 咸氏 見隱八年左傳襄廿四年傳陳鍼宜咎杜注鍼子八世孫疏云世本文也

晉氏慶氏 襄七年左傳陳有慶虎慶寅世族譜云慶虎桓公之五世孫 夏氏 氏族略一云陳宣公之子少西字子夏其孫徵舒以王父字為氏按夏徵舒見宣十年左傳昭廿三年傳疏引

世本云宣公生子夏夏生御叔御叔生徵舒 宗氏 哀十四年左傳陳有宗豎世族譜云宣公六世孫 來氏儀氏 陳有儀行父 司徒氏 氏族略四云

子招其後為司徒氏按招見昭八年左傳杜注哀公弟 司城氏 氏族略四云哀公之子公子勝之後按勝見昭八年左傳世族譜云司城氏公孫貞子哀公孫按公孫貞子見哀十五年左傳孟子所謂司城

也 貞子 皆媯姓也。厲公孺子完奔齊。桓公說之。以為工正。 莊廿二年左傳 其子孫大得民心。遂奪君而自立。是謂威王。五世而亡。 按史記田完世家陳氏自立始於太公和威王則和之孫也漢書地理志云九世至和而篡齊至孫威王

稱王五世為秦所滅元后傳又云十一世田和有齊國三世稱王 齊人謂陳田矣。 句有脫誤田完世家云敬仲之如齊以陳氏為田氏索隱云陳田二字聲相近 漢高祖

徙諸田關中。 史記高祖紀在九年 而有第一至第八氏。 後漢書第五倫傳云其先齊諸田諸田徙關中者多故以次第為氏元和姓纂引風俗通云第八氏

亦齊諸田之後田廣弟英為第八門因氏焉氏族略四云廣孫 丞相田千秋。 見 司直田仁。 漢書田叔田登為第二氏古今姓氏書辨證又云廣孫田葵為第三氏

齊田氏也 及杜陽田先。 漢書儒林傳云漢興田何以齊田徙杜陵號杜田生又云丁單授生仁叔少子 田先。 郡陽田王孫此杜陽乃杜陵之誤漢時稱先生或單言先或單言生

史記龜錯傳云學申商刑名於軼張恢先所徐廣曰先即先生漢書錯傳作張恢生又云上招賢良公卿言鄧先顏師古注鄧先翁言鄧先生也史記叔孫通傳諸弟子以制禮皆賜為郎喜曰叔孫生誠聖人也漢書梅福傳云

叔孫先非不忠也叔孫先與稱叔孫生 皆陳後也。武帝賜千秋乘小車入殿。故世謂之

同此言田先漢書言田生其稱一也 車丞相。 漢書車千秋傳云本姓田氏其先齊諸田徙長陵千秋年老上優之朝見得乘小車入宮殿中故因號曰車丞相 及莽自謂本田安之後。以

王家故更氏云。 漢書元后傳云王建為秦所滅項羽起封建孫安為濟北王至漢興安失國齊人謂之王家因以為氏 莽之行詐。 論語子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漢書

志氏姓第二十五 一七九

故傳答賓戲云實以田常之風敬仲之支舊作又上文云鄉顏子之支有皮氏占氏廣韻二十

注云占姓陳大夫子占之後後紀十二占氏以下並加子字氏族略三同古今姓氏書辨證引世本云陳桓子生子占書書生子良堅堅子以王父字為氏按子占昭十九年左傳稱孫書哀十一年傳稱陳書

古今姓氏書辨證引世本云陳與氏元和姓纂作子與陳桓子生子石難為子與與氏元和姓纂子與以字為氏子石當是子與獻氏元和姓纂子獻氏引世本云陳桓公孫子

獻之後按桓子子氏子字謀或嘗為宋元和姓纂云陳宣公生子楚其後鞅氏元和姓纂云陳僖子生簡子齒為子鞅氏梧氏元和姓纂子梧

公當作桓子子氏子字謀或嘗為宋元和姓纂云陳宣公生子楚其後坊氏元和姓纂作子坊陳僖子生穆子安為子坊氏高氏元和姓纂作子高

元和姓纂作子廕陳僖子生宣子其後為子廕氏按坊氏元和姓纂作子坊陳僖子生穆子安為子坊氏芒氏元和姓纂子世氏引世本云陳僖子生子

生廕邱子尙意茲因氏焉按廕邱蓋所食邑子尙字意茲名哀芒氏元和姓纂子世氏引世本云陳僖子生子十四年左傳杜注云廕邱子意茲疏引世本作廕邱子擊茲

子盈疏引禽氏古今姓氏書辨證云陳僖子生惠子得為子禽氏帝乙元子微子開紂之庶兄也史記宋世家本名也武王封之於宋注詳五今之睢陽是也漢書地理志云周封微子於宋今之睢陽是也宋孔

也史記宋世家本名也元和姓纂云正考父生孔父嘉子孫以王父字為氏按孔父見桓元年左傳孔氏詳下祝其氏元和姓纂引風俗通云宋戴公韓獻氏韓當作

姓氏書辨證引世本云宋司徒華定後為幹獻氏氏族元和姓纂引風俗通云宋戴公韓獻氏韓當作

略四後紀十並作幹按宋司徒華定見襄廿九年左傳季老男氏後紀十以季老男為三字姓又別有季老氏老男氏古今姓氏書辨證引世本

云宋華氏有華季老其子氏焉成十五年左傳疏引世本云華督生世子家家生秀老秀蓋即季之誤

子充石字皇父皇父生季子來來生南雍映以王父字為氏廣韻九慶父字注云漢初有華氏桓元年左傳宋華父督

引世本云華父督宋戴公之孫好父說之子二年傳云會於稷以成宋亂為魚氏傳九年左傳云宋襄公督

賂故立華氏也杜注督未死而賜族督之妾也按華父為督字以字為氏

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故魚氏世而董氏文十一年左傳宋有艾歲氏鳩夷氏鳩氏族略四古今姓氏書辨證後紀十一

為左師按目夷字子魚襄公庶兄文十一年左傳宋有完氏懷氏不第氏第舊作弟据古今姓氏書辨證後紀十一

夷甫頌之後按本書無不更不第不夷第夷聲相近第誤為茅夷誤為更史記魯世家揚公築茅闕門徐廣曰茅

一作第一同 冀氏牛氏 唐書宰相世系表云宋微子之後司徒牛父子孫 司城氏 元和姓纂引世本云

夷正與此同 樂喜為司城氏按襄九年左傳云樂喜為司城杜注樂喜子罕也禮記檀弓疏引世本云戴公 岡氏 按岡為

生樂甫術術生石甫願輝輝生夷甫傾傾生東鄉克克生西鄉土曹曹生子罕喜姓纂有脫文 右歸氏 元和姓纂

俗見廣韻 三十六養 近氏止氏朝氏敦氏 氏族略四敦氏引風俗通云宋左師勃之後按 右歸氏 右歸氏引

此書按歸蓋師之誤姓纂有右師氏引世本云宋武公生公子申成十五年左傳疏引世本云莊公生右師戊 二伋氏王夫氏 王

氏族略四武公中有楚 宣氏徵氏鄭氏 昭廿一年左 目夷氏 廣韻六脂夷字注云宋公 麟氏 文七

是王春秋襄元年有楚 公子王夫此其比也 傳隨雖為司徒疏引世本云桓公生公子鱗鱗生 東鄉離成十五年傳鱗朱為少司寇杜注鱗離孫 臧氏虺氏沙氏黑氏圍龜氏 宋文公子圍龜字

左 傳既氏據氏磚氏己氏成氏 哀十三年左 邊氏 昭廿二年左傳宋邊印為大司徒杜注印平公

於宋平公氏族略三云宋公子城之後城字子邊 戎氏 襄十九年左傳齊靈公諸子仲子戎子杜注諸 買

或言宋平公子御戎字子邊子孫以王父字為氏 子諸妾姓子者二子皆宋女戎子即戎氏女也 氏尾氏桓氏 急就篇顏師古注云宋桓公孫鱗離為宋司徒號曰桓子因為氏焉唐書 戴氏 師古注云

宋戴公生公子文遂稱戴氏 向氏 成十五年左傳華元使向戌為左師杜注向戌桓公會孫疏引世本云桓公

按昭八年左傳宋有戴惡 生向父盼盼生司城警守守生小司寇釧及合左師左師即向戌也廣韻四

十一濂向字注云 司馬氏 哀十四年左傳宋桓離弟司馬牛史記仲尼弟子 皆子姓也 閔公子弗

戎以王父字為氏 傳索隱云以離為宋司馬故牛遂以司馬為氏 父何 舊作 生宋父 宋父生世子 世子生正考父 正考父生孔父嘉 孔父嘉生

子木金父 木金父降為士 故曰滅於宋 昭七年左傳孟僖子曰孔 金父生祁父 祁

父生防叔 防叔為華氏所逼 出奔魯 為防大夫 故曰防叔 防叔生伯夏 伯

夏生 舊 叔梁紇 為鄆大夫 故曰鄆叔紇 生孔子 閔公以下本世本詩那疏引之閔作潘彼

本姓解與此同 周靈王之太子晉 幼有成德 聰明博達 風俗通正失篇云周書稱靈王太子

亦用世本也 志氏姓第二十五 一八一

子晉解不載此文蓋脫佚也 溫恭敦敏。穀維水鬪。將毀王宮。王脫欲壅之。太子晉諫。以為不

順天心。不若修政。以上本周語 晉平公使叔譽聘於周。見太子與之言。五稱而三

窮。逡巡而退歸。告平公曰。太子晉行年十五而譽弗能與言。君請事之。平

公遣師曠見太子晉。太子晉與語。師曠服德。深相結也。乃問曠曰。吾聞太

師能知人年之長短。師曠對曰。女色赤白。女聲清汙。逸周書二語互轉風俗通與此同 火色不

壽。晉曰。然。吾後三年將上賓於帝。女慎無言。殃將及女。其後三年而太子

死。以上本逸周書 孔子聞之曰。惜夫。殺吾君也。世人以其豫自知去期。故傳稱王子

喬仙。孔子聞之以下亦見風俗通知字舊脫据風俗通補列仙傳云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漢書梅福傳云至今傳以為仙 仙之後。其嗣避周難於晉。

家於平陽。因舊作田氏王氏。唐書宰相世系表云周靈王太子晉以直諫廢為庶人其子宗敬為司徒時人號曰王家因為氏 其後子孫世喜

養性。神仙之術。梅福傳云福居家嘗以讀書養性為事 魯之公族有蟠氏。禮記檀弓云季武子寢疾蟠固不說齊衰而入見固蓋魯公族 后氏

禮記檀弓后木鄭注后木魯孝公子惠伯鞏之後疏引世本作孝公生惠伯革其後為厚氏呂氏春秋察微篇邱

昭伯高誘注邱氏魯孝公子惠伯華之後也以字為氏華革鞏字形相近之誤厚昭伯伯厚昭五年左傳漢書古

今人表作厚昭伯五行志又作后氏襄十四年左傳厚成叔 衆氏隱元年左傳公子益師衆父之後世族譜云衆父孝公子 臧氏隱五

釋文云厚本或作邱風俗通過譽篇亦作后厚邱並通 施氏氏族略三云魯惠公之子公子昆字施父其子因為氏古今姓氏書辨證

傳臧傳伯之後疏云信伯名 施氏云施父生施伯伯孫頃叔生孝叔始以王父字為氏按施父見桓九年左傳

孝叔見成十一年傳 孟氏文十五年左傳齊人或為孟氏謀 仲孫氏左傳桓公子慶父之後古今姓氏書

杜注魯惠公五世孫 孟氏杜注慶父為長庶故或稱孟氏 仲孫氏辨證云魯桓公四子女曰慶父慶父

生穆伯公孫敖叔生文伯毅惠叔 服氏當是子孫它古今姓氏書辨證云仲孫蒧之子伧別為子服氏按孟獻

難穆伯孟獻子蒧始以仲孫為氏 服氏當是子孫它古今姓氏書辨證云仲孫蒧之子伧別為子服氏按孟獻

惠伯即它子昭三年傳禰子 公山氏定五年左傳魯叔生路路生會會生虔為南宮氏見世本

按南宮敬叔見昭七年左傳閏作說叔孫氏莊卅二年左傳成季說叔牙立叔孫氏傳四 叔仲氏禮記檀弓叔仲皮鄭注

疏引世本云桓公生傅叔牙叔牙生武仲休休生惠伯彭彭生皮為叔仲氏既彭當作彭生文叔仲皮魯叔孫氏之族 子我氏元和

云魯叔孫成子生申為子我氏氏族略三云申字子我按叔孫成子名不致見定元年左傳 子士氏古今姓氏書辨證引世本云魯 季氏左傳桓公季友之後亦

曰季孫氏公鉏氏襄廿三年左傳季武子子公彌稱公鉏 公巫氏襄廿九年左傳 公之氏元和姓纂云季

鞅生懿伯拊為公之氏氏族略三云鞅字公之按季平子弟公之見昭廿五年左傳 子于氏華氏當是子華氏元和姓纂引世 子言氏元和姓

平子生昭伯寤之後氏族略三云昭伯字言按季寤子言見定八年左傳杜注季桓子之弟 子駒氏駒舊作闕據後紀十略昭廿五年左傳子家駒公牟

駒氏蓋其後也 子雅氏子陽氏元和姓纂云魯公族有子陽者其後以王父字為氏又有子揚氏引 東門氏元和

傳廿六年左傳東門襄仲杜注襄仲居東門故以為氏 公析氏史記仲尼弟子傳有公皙哀本書遺利篇作公析哲 公石氏元和

云魯僖公生共叔堅堅生惠叔子叔為公石氏族略三又云悼公子堅字公石 叔氏春秋襄十四年叔老杜注聲伯子也疏云叔老聲伯子叔盼

老生叔 子家氏氏族略三云魯莊公之孫公孫歸父字家見宣十年左傳昭五年傳有子家羈 榮氏定元年左傳榮成伯也魯語榮成伯

章昭注聲伯之子也名樂世族譜云叔盼會孫 展氏隱八年左傳云無駭卒羽父請諡於族公命以字為展氏杜注無駭公 乙氏春秋世

傳廿六年左傳公使展喜編師魯語作乙喜 皆魯姬姓也衛之公族石氏隱四年左傳石錯之後 世叔氏春秋世

叔申世叔齊左傳並作太叔桓九年傳疏云古者世孫氏 成十四年左傳疏引世本云孫氏出於衛武公唐書

之與大叔叔通也世族譜云太叔儀傳侯八世孫衛上卿生武仲乙 甯氏襄廿五年左傳杜注甯氏出自衛武公氏族 子齊氏蓋即齊氏昭元年左傳衛齊

以王父字為氏略三云衛武公生季塵食采於甯因以為氏 子齊氏蓋即齊氏昭元年左傳衛齊 公文氏襄

子戴公以其子惡為之後廿年傅齊豹稱齊子氏杜注惡之子 司徒氏禮記檀弓衛司徒敬子鄭注司徒官氏公子許之後 公文氏襄

五年左傳衛析龜氏 龜字疑衍昭廿年左傳衛有析朱鉏杜注朱鉏成子黑公叔氏 禮記檀弓公叔文

有公文要背孫氏族略三有公析氏衛公子黑背字子析之後 公叔氏禮記檀弓公叔文

志氏姓第三十五 一八三

詭為宛之宗姓伯氏子伍子胥傳集解引徐廣云伯州犂者晉伯宗之子也伯州犂之子曰郤宛郤宛之子曰伯
郤宛亦姓伯又別氏郤蓋即本此書然此書之意本謂州犂奔楚後其子又遇禍出奔兩言其子文意相貫並未
嘗以詭為宛子也唯傳云伯州犂之孫詭此稱其子殊誤而高誘注臣
氏春秋當梁篇重言篇韋昭注越語並云州犂之子則古有此說矣 懲祖禰之行仍正直遇禍

也乃為詭諛而亡吳。史記吳世家云越王滅吳諱大宰詭以為不忠 凡郤氏之班有冀氏呂氏苦成氏溫

氏伯氏靖侯之孫欒賓。桓二年 及富氏。按莊廿三年左傳云晉桓莊之族福獻公患之土蔣曰去富子則羣公子可謀已杜注富子二族之富強者此

以富為游氏。莊廿四年左傳云晉土蔣又與羣公子謀使 賈氏。晉語云賈佗公族也韋昭注賈佗狐偃之子射姑太師賈季也食邑於賈古今姓氏

書辨證云晉唐叔虞少子公明周康王封之於賈為附 狐氏。晉語云狐氏出自唐叔 羊舌氏。昭三年左傳叔向曰辟庸謂之賈伯曲沃武公取晉弁賈因其子孫為大夫

在而已疏引世族譜 季夙氏。昭五年左傳疏云世本叔向兄弟有季夙元和姓纂引此書以季夙氏為晉靖公孫季夙之後諱 籍氏及襄公之孫

孫鷹。昭十五年左傳云孫伯鷹司晉 皆晉姬姓也。晉穆侯生桓叔桓叔生韓萬傅晉

大夫。史記韓世家索隱云系本及左傳舊說皆謂韓萬是曲沃桓叔之子晉語韋昭注桓叔生子萬受韓以為大夫是為韓萬傳疑任上云趙夙仕晉卿大夫是其證 十世而為韓

武侯五世為韓惠王五世而亡國。武侯韓世家作武子自武子至宣惠王凡八世漢書地理志云韓自武子後七世稱侯六世稱王五世而為秦所滅

襄王之孽孫信。俗人謂之韓信都。史記韓王信傳集解引徐廣曰一云信都索隱以為出楚漢春秋 高祖以信為韓

王孫以信為韓王。後徙王代為匈奴所攻自降之。王先生云自字疑衍或信字之誤 漢遣柴將

軍擊之斬信於參合。信妻子亡入匈奴中。至景帝。降漢在孝文十四年非景帝時 信子顏當及

孫赤。傳作 來降。漢封顏當為弓高侯。赤為襄城侯。及韓嫣。武帝時為侍中。貴

幸無比。案道侯韓說。前將軍韓會。舊作 皆顯於漢。見史記漢書 子孫各隨時。帝分陽

陵茂陵杜陵。謂隨所事帝徙居其陵 及漢陽金城諸韓。皆其後也。信子孫餘留匈奴中。軍氏

至此舊籍入後軒氏下宋本蓋已如此
故後紀十所載衛鄭公族往往淆亂

者亦常在權寵為貴臣及留侯張良韓公族姬

姓也秦始皇滅韓良弟死不葬良

疑

散家貲千萬為韓報讎擊始皇於博

浪沙中誤推副車秦索賊急良乃變姓為張

孫侍御云張當作長張良易姓為長見高士
傳繼培按作張是也史記留侯世家索隱云

王符皇甫謐並以良為韓之公族姬姓也秦索賊急乃改姓名
而韓先有張去疾及張譏恐非良之先代也是癸夫本作張矣

匿於下邳遇神人黃石公遺之

兵法及沛公之起也良往屬焉沛公使與韓信略定韓地立橫陽君城

路史發揮

五羅壁識遺並
引作成與史合

為韓王而拜良為韓信都

見史記留侯世家按世家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為韓
王以良為韓申徒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韓王信

傳云張良以韓司徒降下韓故地得信以為韓將比云沛公使與韓信略地又以
其事在拜司徒前並誤信都漢書功臣表又作申都顏師古曰楚漢春秋作信都

信都者舊不重信都据
路史識遺補

司徒也俗前

疑開禮記檀弓馬鬣封之謂也鄭注俗闕名王制東方曰寄南方
曰象西方曰狄觀北方曰韓鄭注皆俗闕之名亦見論衡訂鬼篇

音不正曰信都

或曰申徒

申舊作司元和姓纂引風俗通云
申徒本申屠氏隨音改為申徒

或勝屠

史記陸吏傳周陽由為河東尉時與其守勝屠公
爭權相告言罪索隱引風俗通云勝屠即申屠也

然其本共一司徒耳後作傳者不知信都何因疆妄生意以為此乃代王

為信都也凡桓叔之後有韓氏言氏

嘗作韓言氏元和姓纂引世本云晉韓厥生無忌無忌
生襄襄生魯為韓言氏氏族略五魯作子魚按無忌襄

並見

左傳嬰氏當作韓嬰氏元和姓纂云晉
韓宣子玄孫韓嬰為韓嬰氏

禍餘氏

元和姓纂氏族略四並引作禍餘氏按當作禍氏餘氏即
韓禍氏韓餘氏廣韻九魚餘氏注云晉卿韓宣子之後有

名餘子者奔於齊號韓餘氏古今姓氏書辨證云韓餘世本韓宣子子餘之後氏焉又云韓禍英賢傳曰韓厥後
韓禍韓餘此稱禍氏餘氏亦猶韓言韓嬰之不言韓也宣二年左傳晉有餘子之官韓氏蓋嘗有為此官者廣韻

略引世本正作餘子說苑修文篇有韓禍氏

七年傳云晉侯謂韓無忌仁使掌公族大夫十六年傳云韓

公族氏

宣二年左傳云晉成公即位乃宦卿之嫡子而為之
田以為公族成十八年傳云韓無忌為公族大夫襄

襄為公族大夫杜注無忌子公族氏蓋公族大夫之後也

張氏此皆韓後姬姓也昔周宣王

亦有韓侯其國也

疑當
作地

近燕故詩云晉彼韓城燕師所完

韓奕曾今作博鄭箋燕安
也大矣彼韓國之城乃古

平安時衆民之所樂完釋文 其後韓西亦姓韓。為衛滿所伐。遷居海中。秦韓西蓋即朝鮮

云王肅孫毓並云此燕國 之轉故尚書大傳以西方為鮮方史記朝鮮傳云朝鮮王滿者故燕人也自 始全燕時嘗略屬真番朝鮮索隱云按漢書滿姓衛擊破朝鮮王而自王之 畢。因為氏。史記魏世家 周公之薨也。高繼職焉。書康王之誥畢公奉東方諸侯疏引王肅云畢公代周公為東伯故奉東方諸侯 其後

子孫失守。為庶庶。魏世家 及畢萬佐晉獻公。十六年使趙夙御戎。畢萬為右

以滅耿滅魏封萬。魏世家 以上本魏世家世家云趙夙為御畢萬為右以伐霍耿魏滅之以耿封趙夙以

之河北縣是也。漢書地理志河東郡河北詩魏國晉獻公滅之以封大夫畢萬 魏穎又氏令狐。晉語令狐文子韋昭注魏穎之

族諸魏穎魏絳俱是魏將之子穎別為令狐氏絳為魏氏唐書宰 相世系表云穎以獲秦將杜回功封令狐生文子頤因為氏 云萬生世世生季季生武仲州生莊子絳絳生獻子 茶茶生簡子取取生襄子多多生桓子駒駒生文侯 自畢萬後十世稱侯至孫稱王七世為秦所 滅按魏世家自惠王至王假被虜凡七世

亦以見知之恩報智伯。天下紀其義。魏氏 史記魏世家云從 策魏氏其國名為魏氏 令狐氏不雨氏葉

大夫氏伯夏氏魏強氏。元和姓纂云魏武子支孫 豫氏皆畢氏。本姬姓也。周厲王

之子友封於鄭。史記鄭世家 鄭恭叔之後。隱元年左傳公叔段杜注段出奔共故曰共叔猶晉侯在

為公文氏。文當作父莊十六年左傳公 軒氏。左傳鄭穆公子喜子罕其後為罕氏軒與 駟氏。左傳鄭

駟子駒其 豐氏。舊脫氏字左傳鄭穆公子子豐其 游氏。游舊作將左傳鄭穆公 國氏。左傳鄭穆公子發

後為駟氏 然氏。左傳鄭穆公子子然其後 孔氏。左傳鄭穆公子嘉 羽氏。左傳鄭穆公子子羽其後為羽氏襄

為然氏昭四年有然丹 氏。左傳鄭穆公子去疾 大季氏。元和姓纂引世本云鄭穆公生大季子孔志父之後按襄十九年左傳士

子良其後為良氏 子孔杜注子良父世族辭志父作公子志以大季為子良名與世本異

志氏姓第三十五 一八七

十族之祖。穆公之子也。各以字為姓。及伯有氏。穆廿九年左傳鄭大夫盟於伯有氏亦見卅年傳伯有即子良孫良霄字馬

師氏。昭七年左傳云馬師氏與子皮氏有惡杜注馬師氏公孫錮之子罕亦見卅年傳伯有即子良孫良霄字褚師氏。昭二年左傳鄭公孫黑請以子印為褚師杜注

褚師市官皆鄭姬姓也。太伯君吳。端垂衣裳。王先生云垂疑委以治周禮。仲雍嗣立。斷髮文

身。保以為飾。哀七年左傳保今作肅武王克殷。分封其後於吳。令大賜北吳。漢書地理志云太伯卒仲雍立至會

孫周章而武王克殷因而封之又封周章弟中於河北是謂北吳後世謂之虞季札居延州來。故氏延陵季子。史記吳世家云季札封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禮

記禮弓延陵季子適齊鄭注季子讓國居延陵因號焉春秋傳謂延陵延州來昭廿七年左傳吳子使延州來季子聘於上國杜注季子本封延陵後復封州來故曰延州來按此以延陵即延州來與鄭說同闔閭

之弟夫概王奔楚堂谿。因以為氏。定五年左傳此皆姬姓也。鄭大夫有馮簡子。襄

卅一年左傳後韓有馮亭。為上黨守。嫁禍於趙。以致長平之變。史記趙世家秦有將軍馮劫。

與李斯俱誅。史記秦始皇紀漢興。二字舊脫据漢書馮奉世傳有馮唐。與文帝論將帥。史記後有

馮奉世。上黨人也。位至將軍。女為元帝昭儀。因家於京師。漢書其孫衍。當云字

敬通。篤學重義。諸儒號之曰德行雍雍。馮敬通著書數十篇。孝章皇帝愛

重其文。後漢書按傳云子約字仲文長好儒學鄉里為晉大夫郁息事獻公。左傳鄭作荀廣韻十

本姓鄭後去邑為荀後世將中軍。故氏中行。文十三年左傳中行桓子杜注荀林父也僖二十八年始將中

林食采於智。下當云故氏智宣十二年左傳知莊子杜注莊子荀首智與知同趙世家索隱引世本云遊赦生莊子荀智果諫智伯而不見聽。乃

別族於太史為輔氏。晉語晉大夫孫伯鷹。實司典籍。故姓籍氏。辛有二子董

之。故氏董氏。昭十五年左傳詩頌宣王。始有張仲孝友。六月至春秋時。宋有張白蔑矣。

白當作句張句見昭廿一年左傳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表距
陽侯劉白漢表作句誤與此同漢字術與下行城字相並而誤
惟晉張侯成二年左傳即解張張老成十八年左傳實

為大家張孟談相趙襄子以滅智伯遂逃功賞耕於自山趙策自山作負親之邱後魏有

張儀張丑魏策至漢張姓熾多常山王張耳梁人丞相張蒼陽武人也並見東史記

陽侯張相如史記文帝紀十四年御史大夫張湯漢書張湯傳贊云馮商稱張湯之先與留侯同祖而可馬遷不言故闕焉增定律令以

防姦惡有利於民又好薦賢達士故受福祐疑祐詩信南山桑扈下武並云受天之祐鄭箋祐福也漢書揚雄傳長楊賦云受神人之

福祿子安世漢書附傳為車騎將軍封富平侯敦仁儉約矜途權當作務遠權漢書稱其欲

殖傳微重而矜節徐廣曰矜一作務此務矜相涉之證而好陰德按漢書張湯傳贊云湯雖酷烈及身蒙咎其推賢揚善固宜有後安世履道備而不溢賢之陰德亦有助云賀安世兄也陰德謂賀為掖

庭令時視養宣帝有恩此以好陰德屬安世蓋誤是以子孫昌熾世有賢胤更封武始遭王莽亂享國不

絕按漢書云安世五世孫純嗣侯恭儉自修王莽時不失爵建武中更封富平之別鄉為武始侯此敘封武始於王莽前誤也家凡四公世著忠孝行義湯為御史大夫安世為大司馬純為大司空

純子奮亦為司空見後漢書純傳前有丞相張禹漢書御史大夫張忠漢書成帝紀陽朔二年後有太

尉張酺汝南人太傅張禹趙國人並見後漢書前司邑閭里司邑謂司隸所部邑無不有張

者河東解邑有張城有西張城漢書曹參傳云別與韓信東攻魏將孫遨東張蘇林注東張屬河東水經凍水篇又南過解縣東又西南注於張陽池注云又

西南逕張陽城竹書紀年齊師逐鄭太子齒奔張城南鄭者也漢書之所謂東張矣豈晉張之祖所出邪偃姓舒庸舒鳩舒龍舒

共止龍酈淫參會六院蕪高國偃姓舒庸舒鳩舒龍舒共舊作偃姓舒庸舒鳩舒龍舒其據後紀七注引改文出世本見文十二年左傳疏後紀止下無龍字按

止龍當為舒鮑左傳疏引世本有舒鮑比下列鮑姓在酈上可證共世本作翼又別有舒蓼參疑即蓼之誤淫後

紀作謠按當為繇後漢書郵帽傳有西部督郵繇延章懷注繇姓咎繇之後院後紀作阮當為院漢書地理志盧

紅郡皖縣在舒與龍舒之後國名紀二引地記皖偃姓皋陶後白與良偏旁形近之誤高當為兩即漢志平原郡

之潁國名紀引郡國縣道記云古潁國偃姓皋陶後漢為縣亦見國名紀六葉後紀作柴王侍郎云疑是裴廣韻

十五灰裴字注云裴姓伯益之後封於豷。慶姓樊尹駱。曼姓鄧優。曼舊作嬾桓七年左傳疏引世本

鄧因以為氏後徙封解邑乃去邑从衣。歸姓胡有何。國名紀六云世本胡子國。歲姓滑齊。後紀五國名紀一。摘姓棲疏。擄後紀

此作優。歸姓胡有何。國名紀六云世本胡子國。歲姓滑齊。後紀五國名紀一。摘姓棲疏。擄後紀

從傳注國名紀六作猗披上云黃帝之子。有歲氏拘氏此在歲姓下疑擄即拘之誤。御姓署番湯。鬼姓饒攘刹。舊作殺据前紀三國名紀。隗

姓赤狄。周語富辰曰狄隗姓也。姁姓白狄。昭十二年穀梁傳施甯注緝虞姬姓白。此皆大吉之

姓。孫侍御云大。齊有鮑叔。世為卿大夫。見左傳按齊語韋昭。晉有鮑癸。宣十二。漢有鮑

宣。累世忠直。漢名臣。宣見漢書宜子承承子昱見。漢鄧生為使者。弟商為將軍。史記鄧

今高陽諸鄧為著姓。昔仲山甫亦姓樊。諡穆仲。見周語按後漢書樊宏傳云其。封於

南陽。南陽者。在今河內。續漢書郡國志河內郡修武故南陽秦始皇更更有南陽城。後有樊傾

子。昭廿二年左。曼姓封於鄧。後因田。氏焉。南陽鄧縣上蔡北。有古鄧城。新蔡

北有古鄧城。按漢書地理志南陽郡鄧注故國汝南郡上蔡注故蔡國新蔡注蔡平侯自蔡徙此春秋桓

之國都釋例以此潁川鄧城為蔡地以鄧是小國去蔡路遠蔡鄭不宜遠會其都昭十三年左傳蔡公召二子而

盟於鄧杜注亦云潁川召陵縣西南有鄧城召陵漢屬汝南杜云潁川据當時言之按漢志及左傳注鄧縣是鄧

國其上蔡新蔡之鄧城即在召陵西。春秋時。楚文王滅鄧。莊六年。至漢有鄧通。史記佞。鄧廣。

廣下脫漢字鄧廣漢霍光女婿見。後漢新野鄧禹。脫舊。以佐命元功。封高密侯。後漢。孫太

后口。程本。性慈仁嚴明。約勅諸家莫得權。京師清淨。若無貴戚。勤思憂民。晝

夜不怠。是以遭兇兵叛。大水饑匱。舊作。而能復之。整平豐穰。後漢書和熹。太后

崩後。羣姦相參。競加譖潤。論語云侵。破壞鄧氏。天下痛之。續漢書五行志云安帝不能

言破壞鄧太后家事

魯昭公母家姓歸氏

襄卅一漢有隗囂季孟

後漢短卽犬戎氏

其先本出黃帝

短當爲短上云短姓白狄是也山海經大荒北經云黃帝生苗龍苗龍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爲犬戎

及徐氏蕭氏

索氏長勺氏陶氏繁氏騎氏飢氏樊氏茶氏皆殷氏舊姓也

定四年左傳蕭作鏞茶作終葵又有徐氏

尾勺氏施氏殷氏傳作殷民按續漢書五行志注載杜林疏亦作殷氏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序杜業云湯法三聖殷氏太平

漢興相國蕭何封鄼侯本沛

人漢書按廣韻三蕭蕭字注引風俗通云宋樂叔以封南宮萬立御說之功受封於蕭例附庸之國模相國蕭何卽其後氏也

今長陵蕭其後也前將軍蕭

望之東海杜陵蕭其後也

漢書蕭望之傳云東海蘭陵人徙杜陵廣韻蕭字注云本自宋支子食采於蕭後因爲氏漢侍中蕭彪始居蘭陵彪玄孫望之居杜陵望之孫

紹復還

御史大夫有繁延壽南郡襄陽人也

郡舊作陵漢書百官公卿表初元三年丞相司直南郡李延壽子惠爲執金吾建昭二年爲衛

尉三年爲御史大夫一姓繁按馮奉世後野王傳作李谷永陳湯蕭望之傳作繁

杜陵新豐繁其後也周氏邵氏畢氏榮氏單

氏尹氏鐸氏富氏鞏氏葛氏

並見左傳鐸舊作鐸按鐸與劉同宣十年天王使王季子來聘傳鐸劉康公杜注王季子其後食采於劉襄十五年公季傳云劉夏者何

天子之大夫也劉者何邑也其稱劉何以邑氏也

此皆周室之世公卿家也周召者周公召公之庶子食

二公之采以爲王吏故世有周公召公不絕也

鄭康成詩譜云文王受命作邑於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爲周公且召公爽之

采地周公封魯死諡曰文公召公封燕死諡曰康公元子世之其次子亦世守采地在王官春秋時周公召公是也詩疏云平王以西都賜秦則春秋時周公召公別於東都受采存本周召之名也非復岐周之地晉書地理記

云河東郡垣縣有召亭周則未聞按隱六年左傳周桓公杜注周采地扶風雍縣東北有周城傳廿四年傳召穆公杜注召采地扶風雍縣東南有召亭水經注渭水篇云雍水又東逕召亭南亭故召公之采邑也京相璠曰亭

在周城南五十里此西都時周召采邑之可考者也王吏舊作主吏据程本改昭卅年左傳王吏不討周語其貴國之寘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處至於王吏則皆官正往事皆王吏之證

尹者本官名也毛詩崧高序鄭箋尹吉甫周之卿士也尹官氏元若宋有太師師當作宰左傳宋有太宰無太師

楚有令尹左尹矣並見左傳尹吉甫相宣王者大功績者疑當作著或有字之誤詩云尹氏太師維周之底也

節南山今作氏。單穆公襄公頤顧。公靖公。世有明德。次聖之才。王先生云次疑獻之誤。故叔嚮美

之。以後必繁昌。並見周語按穆公為靖公。會孫此列於襄公上誤也。苦成。紀五引改左傳魯語晉語並作苦成。城名也。在

鹽池東北。漢書地理志河東郡安邑注鹽池在西南。後人書之或為枯。苦枯古通用儀禮士虞禮鋼用芼苦鄭注古文苦為枯。齊人聞其

音。則書之曰庫成。舊作車一字按氏族略五引風俗通云苦成方言音變為庫成後紀十有庫成。燉煌見其字。呼之曰車成。舊作城按

廣韻九麻車字注云世本有車成氏十四清成字注云晉成己校尉燉煌車成將古成氏之。其在漢陽者。後後紀十有車成吳語越大夫苦成春秋繁露對膠西王問篇作車成亦苦車音近之證。

不喜枯苦之字。則更書之曰古成氏。成舊作城按下文或分爲古氏成氏氏族略五引風俗通云古成苦成之後隨音改焉後紀十有古成廣韻十

四清成字注云漢有廣堂谿。谿谷名也。在汝南西平。西平當作吳房漢書地理志汝南郡吳房孟漢太守古成雲古音杜弟夫擬奔楚楚封於此為堂谿氏以封吳故曰吳房今吳房城堂谿亭是。禹字子啓者。啓開之字也。文有脫誤漢書景帝紀注荀悅曰諱啓之字曰開閱元年左傳疏云

漢景帝諱啓。開因是而亂。前人書堂谿誤作啓。後人變之。則又作開。古漆雕開。公冶長。並見論語

前人書雕從易。省作周。潛舊作泊按說文云潛少減也。書冶復誤作蠱。舊作書治漢誤作蠱按蠱治古字通史記貨殖傳作巧姦治徐廣曰一作

蠱。後漢書馬融傳田開古蠱章懷注蠱音治晏子春秋曰公孫捷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蠱與治通。後人又傳與轉作古。或復分爲古氏成

氏堂。舊作常氏開氏。公氏。冶氏。漆氏。漆舊作梁按廣韻五賈漆俗作梁梁形近之誤。周氏。此數氏者。皆本同

未異。凡姓之離合變分。固多此類。可以一况。難勝載也。易曰。君子以類族

辯物。同人象詞辯敍錄作變本書辯多爲變此蓋後人据王易改之。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見讀學篇披文識作志蓄作蓄學以聚之。

問以辯之。乾文言。故略觀世記采經書。漢書元帝紀初元二年詔云道以經書依國土及有明文。以贊

賢聖之後。漢書敘傳云總百氏贊篇章顏師古注贊明也。班別族類之祖。言氏姓之出。序此假意二篇。以

賢聖之後。漢書敘傳云總百氏贊篇章顏師古注贊明也。班別族類之祖。言氏姓之出。序此假意二篇。以

貽後賢今之焉也。按今之焉三字有誤今或疑合此二語與前略紀顯者以待士合括損意情相同惟南子修務訓云鍾士者不必孔墨之類曉然意有所鍾於物故作書以喻意以爲知者也假意蓋即喻意之義

敘錄第三十六

夫生於當世。貴能成大功。太上有立德。其下有立言。襄廿四年左傳闡茸而不才。史記

傳云闡茸尊顯索隱引胡廣云闡茸不才之人先器能當官。文十年左傳未嘗服斯役。新書官人篇云王者官人有六年左傳人臣隸圉免社注去厥役釋文厥字又作斯引韋昭注漢書云折薪曰斯按詩墓門有棘斧以斯之毛傳斯折也說文無厥字依義當作斯宣十二年公羊傳厥役屬養新序雜事四亦作斯役漢書食貨志云服役者不下二人顏師古注服事也

無所效其勛。中心時有感。援筆紀數文。初學記廿一引尚書中候云元龜負圖出周公援筆以時文寫之字

以綴愚情。財令不忽忘。財與纒同說文云忽忘也忘不識也二字連文漢書翟方進傳陳慶云前我爲尙書時嘗有所奏事忽忘之留月餘蜀蕘雖微

陋。先聖亦咨詢。詩板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按漢書藝文志論小說家云閭里小知者之草創。論語

謹草創之敘先賢二十六篇。先賢二字疑誤以繼前訓。周語云咨左丘明五經。白虎通五經篇云五經也左傳序疏沈氏云嚴氏春秋引觀周蕭云孔子將修春秋與左邱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邱明爲之傳共爲表裏漢書藝文志注左邱明魯太史按草創下數語疑有脫誤

先聖遺業。莫大教訓。博學多識。疑則思問。論語凡經書已注本篇者此不重出智明所成。德義所

建。夫子好學。誨人不倦。論語故敘讀學第一。

凡士之學。貴本賤末。大人不華。君子務實。文五年左傳云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禮雖媒紹。儀禮聘禮云士爲紹

撰必載於贊。孟子云出疆必載質贊與質同白虎通文質篇云贊者質也質己之誠致己之悃愾也時俗趨末。懼毀術。句脫一字程本作行術故敘

務本第一。

敘錄第三十六

一九三

人皆智德。苦為利昏。

史記平原君傳論云鄙語曰利令智昏說苑貴德篇云凡人之性莫不欲善其德然而不能為善德者利敗之也

行汙求榮。

漢書楚元

王傳劉向封事云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

戴盆望天。

漢書司馬遷傳答任安書云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後漢書第五倫傳云戴盆望天事不兩施

為仁不富。為富

不仁。

孟子

將修德行。必慎其原。故敘過利第二。

世不識論。以士卒化。

字誤王侍郎云卒化當作族位論榮篇云今觀俗士之論也以族舉德以位命賢下文又以族位對文是其證

弗問志行。官爵

是紀。不義富貴。仲尼所取。

論語

傷俗陵遲。

荀子宥坐篇云世之陵遲亦久矣漢書于定國傳云俗化陵夷顏師古注言積替也陵夷與陵遲同說文

作委

遂遠聖述。

述字

故敘論榮第四。

惟賢所苦。

方言云惟凡思也

察妒所患。皆嫉過己。以為深怨。

燕策云我有深怨積怒於齊而欲報之

或因類覺。

舊作類覺淮南子汎論訓云夏后氏之璜不能無考明月之珠不能無類高誘注考瑕璽也類覺若絲之結類也

或空造端。

漢書楚元王後劉向傳元帝詔云俗人乃造端作基非讖詆欺

君不察。而信讒言。

詩河水云讒言其與毛傳疾王不能察讒也青蠅云無信讒言

故敘賢難第五。

原明所起。述暗所生。距諫所敗。

史記殷本紀云知足以拒諫距與拒通

禍亂所成。當塗之人。咸

舊作咸

欲專君。

治要載申子大體篇云一臣專君羣臣皆蔽晏子春秋諫下云臣專其君謂之不忠

壅蔽賢士。以擅主權。

管子明法解云臣有擅主者則主令不得行而下情

不上。故敘明暗第六。

上覽先王所以致太平。

大字衍本篇致平凡四見法言寡見篇云因秦之法清而行之亦可以致平乎漢書王莽傳輔翼於帝期於致平顏師古注致太平後漢紀明帝紀宋均

日治皆致平後漢書崔駰後實傳政論云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馬融傳廣成頌云致平於仁義之淵中論審大臣篇云其術誠合乎致平之道又云治國致平之術皆其證

考績黜陟。著

在五經。罰賞之實。不以虛名。明豫德音。

豫疑當作務昭四年左傳云先王務修德音

焉問揚庭。

易夫揚于王庭

敘考績第七。

人君選士。咸求賢能。羣舊作君司貢薦。競進下材。

史記儒林傳云。卽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

漢書王嘉傳云。下材。壞危內顯。往齊入曰。厲也。魯人曰。真也。

憎是措克。詩。蕩。憎。今作會。何官能治。買藥得厲。

廣韻三十諫。賢。偽。物。厲。齊。古今字。韓非子。說林。下云。齊伐魯。索。讎。賂。魯。以其厲。

難以為醫。故敘思賢第八。

原本天人。參連相因。

春秋繁露王道通三篇云。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畫者。天地與人。也。而連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與人之中。以爲貫而參通之。非王者孰能。

當致和平機。

毛詩。采芣。序云。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鄭箋云。天下和平。教平也。史記秦始皇紀。琅邪臺刻石辭云。天下和平。

述

當作在於君。奉法選賢。

國自我身。

淮南子。泰族訓云。身者國之本也。將誰督察。失韻故敘本政第九。

覽觀古今。愛暨書傳。

漢書成帝紀。贊云。博覽古今。異姓諸侯。王表序云。書傳所記。未嘗有焉。律歷志云。稽之於古。今考之於經。傳。

君皆欲治。臣恆

樂亂。忠佞溷淆。

漢書董仲舒傳云。賢不肖。渾。殺。顏師古注。渾。殺。雜也。渾。殺。與。溷。淆。同。五行志又作。溷。淆。

各以類進。常苦不明。而信姦

論。漢書京房傳云。房嘗寢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

故敘潛歎第十。

夫位以德興。德貴忠立。社稷所賴。安危是繫。非夫讜直貞亮。仁慈惠和。

文八年

左傳云。宣慈惠和。

事君如天。

宣四年左傳云。君天也。視民如子。

注見敍邊篇

則莫保爵位。而全令名。故敘忠

貴第十一。

先王理財。禁民爲非。

易繫辭下傳

洪範憂民。

漢書食貨志云。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二者生民之本。

詩刺末資。

詩板云。喪亂。蔑資。毛

傳。蔑。無。資。財。也。鄭箋云。其禮喪。禍又素。以賦。歛。空。虛。無。財。貨。以。共。其。事。窮。困。如。此。說。苑。政。理。篇。又。云。相。亂。蔑。資。會。莫。惠。我。師。此。傷。奢。侈。不。節。以。爲。亂。者。也。未。資。卽。蔑。資。蔑。未。古。通。用。漢。書。韋。玄。成。傳。云。於。蔑。小。子。卽。書。顧。命。眇。眇。予。末。小。子。也。

浮僞者衆。本農必衰。節以制度。如何弗議。故敘浮侈第十二。

積微傷行。懷安敗名。

傳廿三年左傳云。懷與安實敗名。

明莫恣欲。

明莫。猶言。晨昏。或明爲朝之壞。

而無悛容。

襄八年左傳云。亦無悛容。

足信十五年左傳以復諫云復諫違卜聞善不從微安召辱終必有凶故敍慎微第十三

明主思良勞精賢知漢書匡衡傳云卑體勞心以求賢為務韓非子難二桓公曰吾聞君人者勞於索人佚於使人勞精注見慎微篇百寮阿黨禮記月令

云是察阿黨不覈真偽苟崇虛譽舊作舉虛學士改以相誑曜居官任職史記汲黯傳莊助曰使則

無功效漢書朱博傳云分職授政以考功效故敍實貢第十四方進傳云陳咸內自知行辟亡功效

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先王之制皆足代耕增爵損祿必程以傾逸周書史記解云昔有畢程氏

損祿增爵羣臣貌匪比而民畢程氏以亡畢必古字通先益吏俸乃可致平故敍班祿第十五

君憂臣勞越語范蠡曰為人臣者君憂臣勞古今通義漢書董仲舒傳云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上思致平下宜竭惠惠疑慮之

六前後文俱云故敍此作乃變文使與上相避貞良信士咸痛數赦貞良信士咸痛數赦姦宄繁興但以赦故乃敍述赦第十

先王御世兼秉威德賞有建侯罰有刑渥賞重禁嚴二字舊倒臣乃敬職將修太

平必循此法循舊作媚按考績篇云世主不循考功而思太平今据改故敍三式第十七

民為國基穀為民命管子山權數篇云穀者民之司命也初學記廿七引范子計然云五穀者萬民之命國之重寶日力不暇穀何由盛

公卿師尹卒勞百姓詩節南山輕奪民時誠可憤誅故敍愛日第十八

觀吏所治鬪訟居多原禍所起詐欺所為將絕其末必塞其原民無欺訟

世乃平安論衡宣漢篇云聖主治世期於平安故敍斷訟第十九

五帝三王優劣有情白虎通號篇云德合天地者稱帝仁義合者稱王別優劣也後漢書曹褒傳肅宗元和二年詔云三五步驟優劣殊軌章懷注引孝經鉤命決云三皇步五帝

王馳雖欲超皇當先致平。白虎通云號之為皇者煌煌人莫違也煩一夫擾一士以勞天下不為皇也不擾匹夫匹婦故為皇必世後仁論仲

尼之經遭衰茲牧得不用刑故敘衰制第二十。

聖王憂勤毛詩魚麗序云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漢書司馬相如傳云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選練將帥史記趙世家云選練將帥授以

鉄鉞淮南子兵略訓云凡國有難君自宮召將詔之將軍受命卜吉日以受鼓旗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柄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鉄與斧同假以權貴誠多蔽暗不識變勢賞罰不明安得不敗故敘勸

將第二十一。

蠻夷猾夏志氏姓篇猾作滑古今所患堯舜憂民孟子云聖人之憂民如此皋陶御叛御舊作術按御與禦同宣王中

興毛詩序云丞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南仲征邊詩常武今民日死如何弗蕃詩崧高云四國于蕃鄭箋四國有難則往扞禦之為

之蕃屏哀十六年左傳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為不利舍諸邊竟使衛藩焉杜注使為藩屏之衛蕃與藩通

凡民之情與君殊戾不能遠慮論語云人無遠慮各取一制各舊作督按本篇云各取一闕今据改苟挾舊作挾私

議管子法法篇云明君在上位民毋敢立私讞自貴者以為國計宜尋其言以詰所謂漢書賈誼傳云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

故敘邊議第二十二。

邊既遠門王先生云門疑闕繼培按作闕是也本篇云小民謹劣不能自達闕廷後漢書南蠻板楯蠻夷傳云雖陳安州郡而故守不為通理闕庭悠遠不能自聞亦一證太守擅

權臺閣不察後漢書仲長統傳昌言法誠篇云光武皇帝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章懷注臺閣謂尚書也信其茲言令壞舊作壞郡縣

毆民內遷今又丘荒慮必生心王先生云必疑戒之誤莊廿八年左傳云戎之生心故敘實邊第二十四。

天生神物聖人則之易繫辭下傳著龜卜筮以定嫌疑禮記曲禮云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與也俗工

故敘第二十六。

淺源莫盡其才自大非賢。句有誤字何足信哉。故敍卜列第二十五。

易有史巫。巽九二詩有工祝。楚聖人先成。民後致力。桓六年左傳云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兆黎勸樂。

王侍郎云孟子而民歡樂之音義歡樂本亦作勸樂臧氏玉琳經義雜記引左氏昭九年注疏謂晉唐時本皆作勸樂又引中庸子庶民則百姓勸及漢書王莽傳注以證歡為勸之誤今按靈臺篇不日成之鄭箋云言說文王之德勸其事忘己勞也總篇擊鼓弗勝毛傳云言勸事樂功也孔疏云是其勸樂之甚也勸事樂功即解勸樂之義。

神乃授福。桓六年左傳云民和而神降之福孔子不祈。以明在德。即本篇子路請禱事也禮記禮器云君子曰祭祀不祈鄭注祈求也祭祀不為求福也詩云自求多福福由己耳在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之後古本或有君子作孔子者故敍

巫列第二十六。

五行八卦。陰陽所生。稟氣薄厚。以著其形。論衡無形篇云人稟氣於天氣成而形立天題厥象。詩麟之趾疏引中候

握河記云帝軒題象麒麟在圃後漢書曹褒傳章懷注引帝命驗曰順堯考德題期立象宋均注云題五德之期立將起之象題象蓋用彼文。人實奉成。白虎通三正篇云王者當奉順而成之弗

修其行。福祿不臻。故敍相列第二十七。

詩稱吉夢。斯干書傳亦多。觀察行事。占驗不虛。福從善來。禍由德痛。爾雅釋詁云痛病也吉

凶之應。與行相須。說苑敬慎篇老子曰人為善者天報以福人為不善者天報以禍新書大政上篇云行之善也粹以為福已矣行之惡也粹以為舊已矣故受天之福者天不功焉被天之舊則亦無怨天矣行自為取之也故敍夢列第二十八。

論難橫發。令道不通。後進疑惑。不知所從。論語云後進於禮樂何晏注先進後進謂士先後輩也漢書游俠陳遵傳云為後進冠冕奉世自昔庚子。而有責。舊作云。予

豈好辯。孟將以明真。故敍釋難第二十九。

朋友之際。義存六紀。白虎通三綱六紀篇云六紀者謂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也攝以威儀。詩既醉講習王道。易兌象曰君子

以朋友講習。漢書揚雄傳長楊賦云。士有不談王道者。則權夫笑之。又法言。吾子篇序云。降周造孔。成於王道。顏師古注。言自周公以降。至於孔子。設教垂法。皆帝王之道。或云。王當爲至。善其久要。貴賤不改。今民遷久。論語云。民散久矣。遷散同。義周語云。猶有歡選懶慢而著在刑辟。流在裔土。莫之能奉。當作矣與。上韻協。故敘交際第三十。

君有美稱。臣有令名。二人同心。所願乃成。寶權神術。勿示下情。勿舊作勾。按韓非子二柄篇云。

人主不掩其情。不匿其端。而使人臣有緣以侵其主。難三云。術者藏之於胸中。以偶衆端。而潛御羣臣者也。主道篇云。君無見其所欲。君見其所欲。臣將自雕琢。君無見其意。君見其意。臣將自表異。皆勿示下情之義。勢一定。終莫能傾。故敘明忠第三十一。

人情通。氣感和。善惡相徵。異端變化。淮南子。秦族訓云。聖人者。懷天心。聲然能動化。天下者也。故精誠感於內。形氣動於天。則景星見。黃龍下。祥風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盜海不溶。彼逆天暴物。則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乖晝。冥宵光山。崩川涸。名雷夏。霜天之與人有以相通也。聖人運之。若御舟車。

作民精神。莫能疑含嘉。故敘本訓第三十二。

明王統治。莫大身化。管子。權修篇云。身者治之本也。君臣上篇云。身立而民化。淮南子。主術訓云。人主之立法。先自爲檢式儀表。故令行於天下。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故禁勝於身。則令行於民矣。道應訓。詹何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道德爲本。仁義爲佐。淮南子。覽冥訓云。持以道德。輔以仁義。說之德之所在。天下貴之。仁之所在。天下愛之。義之所在。天下畏之。思心順政。責民務廣。四海治焉。何有消長。故敘德化第三十三。

上觀大古。五行之運。咨之詩書。考之前訓。周語云。必問於遺訓。而咨於故實。後漢書。胡廣傳云。必議之於前訓。咨之於故老。氣

終度盡。後代復進。雖未必正。可依傳問。問當作問。哀十四年。公羊傳云。所傳問。異辭。白虎通。禮樂篇云。聖人之道。猶有文質。所以擬其說。述所聞者。亦各傳其故敘五德志第二十四。

葛

弘著

抱

朴

子

世界書局印行

校刊抱朴子內篇序

道家宗旨。清淨沖虛而已。其弊或流爲權謀。或流爲放誕。無所謂金丹仙藥。黃白玄素。吐納導引。禁呪符籙之術也。秦漢方士。絕不附會老子。卽依託黃帝。亦非道家之說。漢書藝文志以黃帝諸篇。分屬道家神仙。蓋本七略。七略又本於別錄。劉子政固誦習鴻寶。篤信神仙者。而與校祕書。仍別方技於諸子之外。不相殺也。東漢之季。桓帝好神仙祠老子。張陵之子衡。使人爲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都習。神仙之附會道家。實昉於此。抱朴子內篇。古之神仙家言也。雖自以內篇屬之道家。然所舉仙經神符。多至二百八十二種。絕無道家諸子。且謂老子之泛論較略。莊子文子關尹喜之徒。祖述黃老。永無至言。去神仙千億里。尋其旨趣。與道家判然不同。又後世學仙者。奉魏伯陽爲正宗。是書偶及伯陽。內篇之名。並無一語稱述。惟神仙傳中。言參同契假爻象以說作丹之意而已。是稚川之學。匪特與道家異。併與後世神仙家無幾微之合。余嘗謂漢之仙術。元與黃老分途。魏晉之世。玄言日盛。經術多歧。道家自詭於儒。神仙遂溷於道。然第假借其名。不易其實也。迨及宋元。乃緣參同爐火而言內丹。鍊養陰陽。混合元氣。斥服食胎息爲小道。金石符呪爲旁門。黃白玄素爲邪術。惟以性命交修。爲谷神不死。羽化登真之訣。其說旁涉禪宗。兼附易理。襲微重妙。且欲併儒釋而一之。自是而漢晉相傳神仙之說。盡變無餘。名實交溷矣。然則葛氏之書。墨守師傳。不矜妙悟。譬之儒者說經。其神仙家之漢學乎。孫伯淵漕司篤好古義。兼綜九流。以明刻抱朴子及天一閣鈔本。錯亂脫誤。手自校讎。復屬余與顧澗菴各以家藏諸本。參證他書。覆校數過。伯淵敘錄篇目。將以刊行。余因舉神仙與道家者流。古今分合之故。論次爲序。覽者或有考焉。嘉慶十七年七月甲戌桐城方維甸撰。

按明刻抱朴子於內篇之後。附入別旨一篇。專論吐納導引。與內篇本意不合。辭義亦甚淺近。不似晉人手筆。考之稚川自敘。本無此書。隋唐諸志。皆不著錄。惟宋史藝文志道家。有抱朴子別旨二卷。注云。不知作者。亦不謂爲稚川所著也。晚出之書。元不可信。且今本五百六十餘言。不盈一卷。併非宋元舊本。故削去之。不復附於篇末云。維甸又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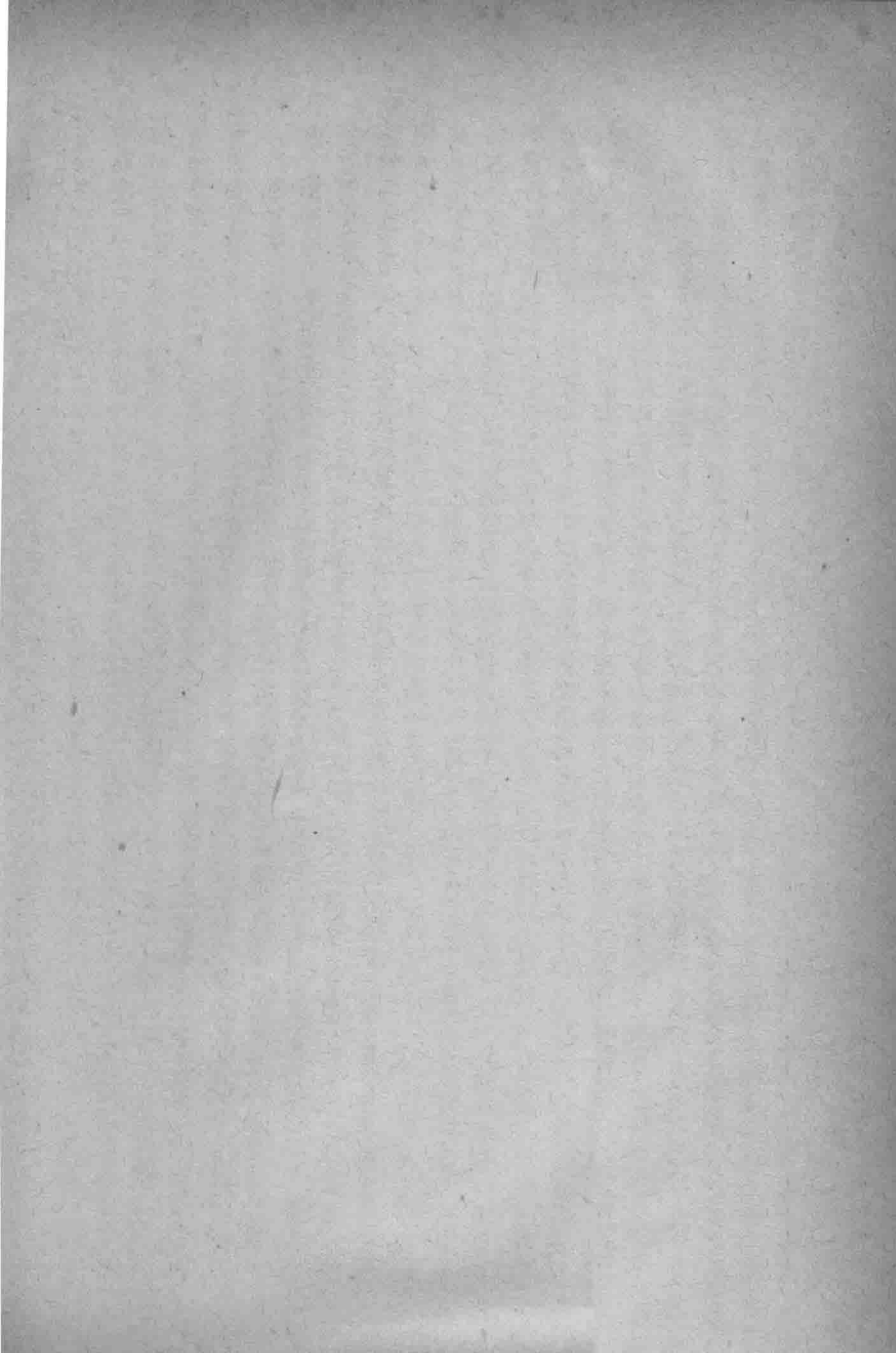
新校正抱朴子內篇序

諸子多有宋元以來及近人校正刊本。唯抱朴子僅明盧舜治本行世。五柳居陶大使曾假之於予。增刊入漢魏叢書。其所譌脫亦未暇校訂也。道藏本較完善。但見者頗尠。予所藏又有天一閣鈔本內篇大半部。及盧學士文昭手校明刻本。顧茂才廣圻有葉林宗家鈔本。及明嘉靖時瀋藩刊本。大略皆與藏本相同。爰合以校訂。釐其錯簡。改其誤字。而此書始可省讀。考稚川自序。暨隋唐史志。俱分內外篇。一屬道家。一屬儒家。而盧本兼刻。改并卷第。輒總題之爲抱朴子。遂致諸家書目牽連入錄。不能分晰。亦可病也。今所校正。欲使別行。以復舊觀。嘉慶壬申。繼觀察昌司漕江安。駐節石城。與方制府維甸。時相過從。觀察敦素好古。兼通道釋二典。思搜羅放佚。嘉惠後學。如宋代刊板官庫。及明人書帕之例。適予及方制府顧茂才校定是書。因先以內篇付梓人。今年觀察擢臬關中。印本就正。庶其始終商榷焉。江寧道藏在朝天宮。仍借來覆審一過。書中多依之。有依別本校改者。則注明藏本作某。其更定錯簡。及尋按詞義。旁據他書勘正各條。亦一一注明以諗後人。第十七卷登涉篇諸符。各本縮寫。多失形似。今全從道藏影摹。俾傳其真云。癸酉歲十月陽湖孫星衍撰。

抱朴子內篇序

洪體乏超逸（晉書作進逸）之才。偶好無爲之業。假令奮翅則能凌厲玄霄。騁足則能追風攝景。猶故（晉書無此字）欲戢勁翻於鸞鶴（晉書作鸞）之羣。藏逸跡於跛驢之伍。豈況大塊稟我以尋常之短羽。造化假我於（晉書作以）至駑之蹇足。以（晉書無此字）自卜者審不能者止（晉書有又字）豈敢力蒼蠅而慕冲天之舉。策跛鼈而追飛兔之軌。飾嫫母之陋醜（晉書作篤陋）求媒揚（晉書作陽）之美談。推沙磔之賤質。索千金於和肆哉。夫以（晉書無此字）焦僥之步。而企及夸父之蹤。近才所以躓閼（藏本作閱晉書作礙）也。以（晉書無此字）要離之羸。而強赴扛鼎之契（原注或作勢晉書作勢）秦人所以斷筋也。是以望絕於榮華之途。而志安平窮否（晉書作已）之域。藜藿有八珍之甘。而（晉書無此字）蓬華有藻稅之樂也。故權貴之家。雖咫尺弗從也。知道之

士雖艱遠必造也。考覽奇書，既不少矣。率多隱語，難可卒解。自非至精，不能尋究。自非篤勤，不能悉見也。道士淵（晉書作宏）博洽聞者寡，而意斷妄說者衆。至於時有好事者，欲有所修，爲倉卒不知所從，而意之所疑，又無可（晉書作足）諮問。（晉書無此字）今爲此書，粗舉長生之理，其至妙者，不得宣之於翰墨，蓋羸言較略，以示一隅。冀排憤之徒，省之可以思過半矣。豈爲暗塞，必能窮微暢遠乎。聊論其所先舉。（原注先舉一本作先覺者，晉書作先覺者）耳。世儒徒知服膺周孔，桎梏皆死。（晉書無此四字）莫信神仙之事，謂爲妖妄之說。見余此書，（晉書無事至此共十字）不特大笑之。（晉書作不但大而笑之）又將謗毀真正，故不以合於（此下舊衍世字今校刪）余所著子書之數而別爲此一部。名曰內篇。凡二十卷，與外篇各起次第也。（晉書故不至第也，作故予所著子言黃白之事，名曰內篇，其餘數難通釋，名曰外篇，大凡外一百一十六篇，蓋史家刪改之耳）雖不足以藏（晉書以藏作藏諸）名山石室。（晉書無此二字）且欲緘之金匱，以示識者。（晉書止此無下三十一字）其不可與言者，不令見也。貴使來世好長生者，有以釋其惑，豈求信於不信者乎。謹序。（藏本作葛洪稚川龍序後人所增）



抱朴子內篇目錄

暢玄卷第一	一
論仙卷第二	二
對俗卷第三	八
金丹卷第四	一一
至理卷第五	一一
微旨卷第六	二一
塞難卷第七	二九
釋滯卷第八	三一
道意卷第九	三七
明本卷第十	四一
仙藥卷第十一	四四
辨問卷第十二	五三
極言卷第十三	五六
勤求卷第十四	六〇
雜應卷第十五	六五
黃白卷第十六	七一
登涉卷第十七	七六
地真卷第十八	九二
遐覽卷第十九	九四

祛惑卷第二十.....九八

右目錄依道藏本定。按抱朴子內篇敘云。別為此一部。名曰內篇。凡二十卷。與外篇各起次第也。又外篇自敘云。凡著內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又云。其內篇言神仙方藥鬼怪變化養生延年禳邪卻禍之事。屬道家。其外篇言人間得失世事。臧否屬儒家。隋書經籍志。內篇亦屬道家。與外篇分行。道藏雖并收外篇。原未合為一部。觀其內篇之後。外篇之前。以抱朴子別旨一種間隔之。可曉然矣。明人刻此書。從道藏取出。而不知其為三種。遂總名曰抱朴子。非也。今校刊內篇二十卷。不連外篇。以復葛氏之舊。兼正明人之誤。舊唐書經籍志及各家書目。俱為二十卷。隋志二十一卷。音一卷者。或加序目及音為二十二卷也。音久不傳。道藏序在第一卷前。故不復列數云。或疑別旨既自為一種。何以不見於自敘。考道藏所收。又有抱朴子養生論。及稚川真人較證術一卷。抱朴子神仙金鈞經三卷。葛稚川金木萬靈論。俱不見於自敘。然則別旨正同斯例。蓋皆非稚川所撰也。嘉慶十六年十月五日。松居士孫星衍敘錄。

抱朴子外篇目錄

嘉遯卷第一.....	一〇三
逸民卷第二.....	一〇六
勸學卷第三.....	一一〇
崇教卷第四.....	一一二
君道卷第五.....	一一四
臣節卷第六.....	一一七
夏規卷第七.....	一一八
時難卷第八.....	一二〇
官理卷第九.....	一二〇

務正卷第十	一一一
貴賢卷第十一	一一一
任能卷第十二	一一一
欽士卷第十三	一一二
用刑卷第十四	一一三
審舉卷第十五	一一六
交際卷第十六	一一〇
備闕卷第十七	一一三
擢才卷第十八	一一三
任命卷第十九	一一四
名實卷第二十	一三六
清鑒卷第二十一	一三八
行品卷第二十二	一三九
弭訟卷第二十三	一四二
酒誠卷第二十四	一四三
疾謬卷第二十五	一四六
譏惑卷第二十六	一五〇
刺驕卷第二十七	一五一
百里卷第二十八	一五四
接疏卷第二十九	一五四
鈞世卷第三十	一五五

省煩卷第三十一	一五六
尙博卷第三十二	一五七
漢過卷第三十三	一五八
吳失卷第三十四	一六〇
安堵卷第三十五	一六一
安貧卷第三十六	一六三
仁明卷第三十七	一六四
博喻卷第三十八	一六五
廣譬卷第三十九	一七四
辭義卷第四十	一八一
循本卷第四十一	一八三
應嘲卷第四十二	一八三
喻蔽卷第四十三	一八四
百家卷第四十四	一八五
文行卷第四十五	一八五
正郭卷第四十六	一八六
彈彌卷第四十七	一八八
詰鮑卷第四十八	一八九
知止卷第四十九	一九五
自敘卷第五十	一九九

抱朴子

葛洪
孫星衍校正

內篇

暢玄卷第一

抱朴子曰。玄者自然之始祖。而萬殊之大宗也。眇昧乎其深也。故稱微焉。懸邈乎其遠也。故稱妙焉。其高則冠蓋乎九霄。其曠則籠罩乎八隅。光乎日月。迅乎電馳。或條燦而景逝。或飄颻（一本作飄）而星流。或混濛於淵澄。或穿霏而雲浮。因兆類而爲有。託潛寂而爲無。淪大幽而下沈。凌辰極而上游。金石不能比其剛。湛露不能等其柔。方而不矩。圓而不規。來焉莫見。往焉莫追。乾以之高。坤以之卑。雲以之行。雨以之施。胞胎元一。範鑄兩儀。吐納大始。鼓冶億類。徊旋四七。匠成草昧。轡策靈機。吹噓四氣。幽括仲默。舒闡粲尉（原注一作贊）。抑濁揚清。斟酌河渭。增之不溢。挹之不匱。與之不榮。奪之不瘁。故玄之所在。其樂不窮。玄之所去。器弊神逝。夫五聲八音。清商流徵。損聰者也。鮮華豔采。或麗炳爛。傷明者也。寔安逸豫。清醪芳醴。亂性者也。冶容媚姿。鉛華素質。伐命者也。其唯玄道。可與爲永。不知玄道者（刻本有難與爲存四字非）。雖顧眄爲生殺（藏本作殺生）之神器。唇吻爲興亡之關鍵。椅榭倚臨乎雲雨。藻室華綠以參差。組帳霧合。羅幃雲離。西毛陳於閒房。金鑄華以交馳。清絃嘈囀以齊唱。鄭舞紛綏以緩蛇。哀簫鳴以凌霞。羽蓋浮於澗漪。掇芳華於蘭林之圃。弄紅葩（藏本作葩）於積珠之池。登峻則望遠。以忘百憂。臨深則俯擊。以遺朝飢。入宴千門之焜煌（一本作耀）。出駟朱輪之華儀。然樂極則哀集。至盈必有虧。故曲終則歎發。燕（藏本作鸞）罷則心悲也。寔理勢之攸召。猶影響之相歸也。彼（藏本作歎）假借而非真。故物往若有遺也。夫玄道者。得之乎內。守之者外。用之者神。忘之者器。此思玄道之要言也。得之者貴。不待黃鉞之威。體之者富。不須難得之貨。高不可登。深不可測。乘流光。策飛景。凌六虛。貫涵溶。出乎無上。入乎無下。經乎汗漫之門。遊乎窈眇之野。逍遙恍惚之中。倘伴彷彿之表。咽九華於雲端。咀六氣於丹竅。徘徊茫昧。翔翔希微。履略蜿虹。

殘跼璇璣。此得之者也。其次則真知足。知足者則能肥遁。勿用頤光山林。紆鸞龍之翼於細分。（按分當作介）之伍。養浩然之氣於蓬華之中。纏縷帶索。不以寶龍章之驛。負步杖筴。不以易結駟之駱驛也。藏夜光於謁岫。不受他山之攻。沈鱗甲於玄淵。以違鑽灼之災。動息知止。無往不足。棄赫奕之朝華。避僨車之險路。吟嘯蒼崖之間。而萬物化爲厚氣。怡（一本作收）顏豐柯之下。而朱戶變爲繩樞。握耒甫田。而麾節忽若執鞭。噉葑（一本作栗）漱泉。而太牢同乎藜藿。泰爾有餘。歎於無爲之場。忻然齊賤於不爭之地。含醇守樸。無欲無憂。全真虛器。居平味澹。恢恢蕩蕩。與渾成等其自然。浩浩茫茫。與造化鈞其符契。如闇如明。如濁如清。（刻本如明如清二字作而）似暹而疾。似虧而盈。豈疋尸祝之塵。釋大匠之位。越樽俎以代無知之庖。舍繩墨而助傷手之工。不以臭鼠之細瑣。而爲（蘇本無此二字）庸夫之憂樂。藐然不喜流俗之譽。坦爾不懼雷同之毀。不以外物汨其至精。不以利害汚其純粹也。故窮富極貴。不足以誘之焉。其餘何足以悅之乎。直刃沸鏹。不足以劫之焉。謗讒何足以威之乎。常無心於衆煩。而未始與物雜也。若夫操隋珠以彈雀。詆素疇以屬車。登朽緝以探棗。涿呂梁以求魚。且爲稱孤之客。夕爲狐鳥之餘。棟撓鍊覆。傾塌不振。蓋世人之所爲載馳企及。而達者之所爲塞心而懷愴者也。故至人嘿詔夏而輟藻稅。（按稅當作賦）奮其大羽於五城之墟。而不煩銜蘆之衛。駢其鱗角乎勿用之地。而不恃曲穴之備。俯無僭躡之呼。仰無亢極之悔。人莫之識。鶴矣遠哉。

論仙卷第一

或問曰。神仙不死。信可得乎。抱朴子答曰。雖有至明。而有形者不可畢見焉。雖稟極聰。而有聲者不可盡聞焉。雖有大章暨亥之足。而所常履者。未若所不履之多。雖有禹舜齊諧之智。（蘇本作儲）而所嘗（蘇本無此字）識者。未若所不識之衆也。萬物云云。何所不見。況列仙之人。盈乎竹素矣。不死之道。曷爲無之。於是問者大笑曰。夫有始者必有卒。有存者必有亡。故三五丘且之聖。棄疾良平之智。端嬰隨臈之辯。黃育五丁之勇。而咸死者。人理之常然。必至之大端也。徒聞有先霜而枯瘁。當夏而凋膏。含穗而不秀。未實而萎零。未聞有享於萬年之壽。久視不已之期者矣。故古人學不求仙。言不語怪。杜彼異端。守此自然。推龜鶴於別類。以死生爲朝暮也。夫苦心約己以

行無益之事。鏤冰雕朽。終無必成之功。未若據匡世之高策。招當年之隆祉。使紫青重紆。玄牡龍綽。華嚴易步。越（蘇本作越）鼎鍊。代耒耜。不亦笑哉。每思詩人甫田之刺。深惟仲尼皆死之證。無爲握無形之風。捕難執之影。索不可得之物。行必不到之路。棄榮華而涉苦困。釋甚易而攻至難。有似喪者之逐游女。（喪當作桑。事見列子。說符說苑。禮謀）必有兩失之悔。單張之信偏見。將速內外之禍也。夫班狄。（蘇本作狄。非也。依蘇林引改。狄翟同字。又見後辨問篇）不能削瓦石爲芒鉞。歐冶不能鑄鉛錫爲干將。故不可爲者。雖鬼神不能爲也。不可成者。雖天地不能成也。世間亦安得奇方。能當老者復少。而應死者反生哉。而吾子乃欲延螻蛄之命。令有歷紀之壽。養朝菌之榮。（舊脫此二字。今補）使累晦朔之積。（舊此下衍吾子二字。今刪）不亦謬乎。願加九思。不速迷復焉。抱朴子答曰。夫聰之所去。則震雷不能使之聞。明之所棄。則三光不能使之見。豈鞫磳之音。絀而麗天之景。微哉。而聾夫謂之無聲焉。瞽者謂之無物焉。又况管絃之和音。山龍之綺祭。安能賞克諧之雅韻。鞫擘之鱗藻哉。故聾瞽在乎形器。則不信豐隆之與玄象矣。而况物有微於此者乎。暗昧滯乎心神。則不信有周孔於在昔矣。况告之以神仙之道乎。夫存亡終始。誠是大體。其異同參差。或然或否。變化萬品。奇怪無方。物是事非。（一本作併）本鈞末乖。未可一也。夫言始者必有終者多矣。混而齊之。非通理矣。謂夏必長而薺麥枯焉。謂冬必凋而竹柏茂焉。謂始必終而天地無窮焉。謂生必死而龜鶴長存焉。盛陽宜暑。而夏天未必無涼日也。極陰宜寒。而嚴冬未必無暫溫也。百川東注。而有北流之浩浩。坤道至靜。而或震動而崩弛。（疑作隨）水性（蘇本作主）純冷。而有溫谷之溫泉。火體宜熾。而有蕭丘之寒焰。重類應沈。而南海有浮石之山。輕物當浮。而祥柯有沈羽之流。萬殊之類。不可以一概斷之。正如此也久矣。有生最靈。莫過乎人。貴性之物。宜必鈞一。（蘇本無此字）而其賢愚邪正。好醜脩短。清濁貞淫。緩急遲速。趨舍所尚。耳目所欲。其爲不同。已有天壤之覺。（刻本作隔。非覺即較字）冰炭之乖矣。何獨怪仙者之異。不與凡人皆死乎。若謂受氣皆有一定。則雉之爲蜃。雀之爲蛤。壤蟲假翼。川蛙翻飛。水蠃爲蛤。荇苔爲蛆。田鼠爲鴛。腐草爲螢。蠹之爲虎。蛇之爲龍。皆不然乎。若謂人稟正性。不同凡物。皇天賦命。無有彼此。則牛哀成虎。楚媮爲鼯。枝離（原注一作骨錢）爲柳。秦女爲石。死而更生。男女易形。老彭之壽。殤子之夭。其何故哉。苟有不同。則其異有何限乎。若夫仙人。以藥物養身。以術數延命。使內疾不生。外患不入。雖久視不死。而舊身不改。苟有其

道無以爲難也。而淺識之徒。拘俗守常。咸曰世閒不見仙人。便云天下必無此事。夫目之所曾見。當何足言哉。天地之間。無外之大。其中殊奇。豈遽有限。諳老戴天。而（蘇本有或字）無知其（蘇本有爲字）上。終身履地。而莫識其下。形骸己所自有也。而莫知其心志之所以然焉。壽命在我者也。而莫知其脩短之能至焉。况乎神仙之遠理。道德之幽玄。仗其短淺之耳目。以斷微妙之有無。豈不悲哉。設有哲人大才。嘉遁勿用。翳景掩藻。廢僞去役。（蘇本作欲）執太璞於至醇之中。遺末務於流俗之外。世人猶尠能甄別。或莫造志行。（蘇本無此二字）於無名之表。得精神於陋形之裏。豈沉仙人。殊趣異路。以富貴爲不幸。以榮華爲穢汗。以厚玩爲塵壤。以（蘇本有或字）譽爲朝露。蹈炎燭而不灼。躡玄波而輕步。鼓翻清塵。風駟雲軒。仰凌紫極。俯樓崑崙。行尸之人。安得見之。假令遊戲。或經人間。匿真隱異。外同凡庸。比肩接武。孰有能覺乎。若使皆如郊間。兩瞳之正方。叩疏之雙耳。出乎頭巔。馬皇乘龍而行。子晉躬御白鶴。或鱗身蛇首。（原注或作龜）或金車羽服。乃可得知耳。自不若斯。則非洞視者。安能覲其形。非徹聽者。安能聞其聲哉。世人既不信。又多疵毀。真人疾之。遂益潛遁。且常人之所愛。乃上士之所憎。庸俗之所費。乃至人之所賤也。英儒偉器。養其浩然者。猶不樂見淺薄之人。風塵之徒。况彼神仙。何爲汲汲。使芻狗之倫。知有之何所索乎。而怪於未嘗知也。目察百步。不能了了。而欲以所見爲有。所不見爲無。則天下之所無者。亦必多矣。所謂以指測海。指極而云水盡者也。蜉蝣枝巨鼈。日（蘇本作自今改）及料大椿。豈所能及哉。魏文帝窮覽洽聞。自呼於物無所不經。謂天下無切玉之刀。火院之布。及著典論。嘗據言此事其間。未期二物畢至。帝乃歎息。遽毀斯論。事無固必。殆爲此也。陳思王著釋疑論云。初謂道術直呼愚民。詐僞空言定矣。及見武皇帝試閉左慈等。令斷穀近一月。而顏色不減。氣力自若。常云可五十年不食。正爾復何疑哉。又云。令甘始以藥含生魚而煮之。於沸脂中。其無藥者。熱而可食。其銜藥者。游戲終日。如在水中也。又以藥粉桑以飼蠶。蠶乃到十月不老。又以往年藥食雞。雞及新生犬子。皆止不復長。以還白藥食白犬。百日毛盡黑。乃知天下之事。不可盡知。而以臆斷之。不可任也。但恨不能絕聲色。專心以學長生之道耳。彼二曹學則無書不覽。才則一代之英。然初皆謂無。而晚年乃有。窮理盡性。其歎息如此。不逮若人者。不信神仙。不足怪也。劉向博學。則究微極妙。經深涉遠。思理則清澄真僞。研覈有無。其所撰列仙傳。仙人七十有餘。誠無其事。妄造何爲乎。蓋古之事。何可親見。皆賴記籍。傳聞於往耳。列仙傳炳然。

其必有矣。然書不出周公之門。事不經仲尼之手。世人終於不信。然則古史所記。一切皆無。何但一事哉。俗人貪榮好利。刻本作進汲汲名利。以己之心。遠忖昔人。乃復不信古者。有逃帝王之禪授。薄卿相之貴任。巢許之輩。老萊莊周之徒。以爲不然也。況於神仙。又難知於斯。亦何可求。今世皆信之哉。多謂劉向非聖人。有所撰錄。不可孤據。尤所以使人歎息者也。夫魯史不能與天地合德。而仲尼因之以著經。子長不能與日月並明。而揚雄稱之爲實錄。劉向爲漢世之名儒賢人。其所記述。庸可棄哉。凡世人所以不信仙之可學。不許命之可延者。正以秦皇漢武求之不獲。以少君樂太爲之無驗故也。然不可以黔婁原憲之貧。而謂古者無陶朱猗頓之富。不可以無鹽宿瘤之醜。而謂在昔無南威西施之美。進趨尤有不達者焉。稼穡猶有不收者焉。商販或有不利者焉。用兵或有無功者焉。況乎求仙。事之難者。爲之者何必皆成哉。彼二君兩臣。自可求而不得。或始勤而卒怠。或不遭乎明師。又何足以定天下之無仙乎。夫求長生修至道。訣在於志。不在於富貴也。苟非其人。則高位厚貨。乃所以爲重累耳。何者。學仙之法。欲得恬愉澹泊。滌除嗜欲。內視反聽。尸居無心。而帝王任天下之重責。治軼掌之政務。思勞於萬幾。神馳於宇宙。一介失所。則王道爲虧。百姓有過。則謂之在予。醇醪汨其和氣。豔容伐其根莖。所以翦精損慮。削乎粹者。不可曲盡而備論也。蚊嚼膚則坐不得安。蟲羣攻則臥不得寧。藏本作安四海之事。何祗若是。安得掩翳聰明。歷藏數息。長齋久潔。躬親爐火。夙興夜寐。以飛入石哉。漢武享國最爲壽考。已得性之益矣。但以升合之助。不供鍾石之費。吹泠之輪。不給尾閭之洩耳。仙法欲靜寂無爲。忘其形骸。而大君撞千石之鍾。雷霆之鼓。砰磕嘈囂。驚魂蕩心。百技萬變。喪精塞耳。飛輕走迅。釣濟弋高。仙法欲令愛遠蠢蠢。不害含氣。而以覆有赫斯之怒。芟夷之誅。黃鉞一揮。齊斧暫授。則伏尸千里。流血滂沱。斬斷之疑有脫字不絕於仙法欲絕絕。腥休糧清腸。而人君烹肥宰脬。屠割羣生。入珍百和。方丈於前。煎熬勺藥。旨嘉饜飫。仙法欲燒爇穴荒。而人君闕懸大宛之首。坑生煞伏。動數十萬。京觀封尸。仰干雲霄。暴骸如莽。彌山填谷。秦皇使十室之中。思亂者九。漢武使天下噉然。戶口減半。祝其有益。詛亦有損。結草知德。則虛祭必怨。衆煩。攻其膏肓。人鬼齊其毒恨。彼二主徒有好仙之名。而無修道之實。所知淺事。不能悉行。要妙深秘。又不得聞。又不得有道之士。爲合成仙藥以與之。不得

長生無所怪也。吾徒匹夫加之罄困。家有長卿壁立之貧。腹懷黔桑絕糧之餒。冬抱戎夷後門之寒。夏有儒行環堵之嘆。欲經遠而乏舟車之用。欲有營而無代勞之役。入無綺紈之娛。出無遊觀之歡。甘旨不經乎口。玄黃不過乎目。芬芳不歷乎鼻。八音不關乎耳。百憂攻其心曲。衆難萃其門庭。居世如此。可無懣也。或得要道之訣。或值不羣之師。而猶恨恨於老妻弱子。眷眷於狐兔之丘。遲遲以臻殂落。日月不覺衰老。知長生之可得而不能修。患流俗之臭風而不能委。何者。愛習之情卒難遣。而絕俗之志未易果也。況彼二帝四海之主。其所耽玩者。非一條也。其所親幸者。至不少矣。正使之爲旬月之齋。數日閒居。猶將不能。況乎內棄婉孌之寵。外捐赫奕之尊。口斷甘肴。心絕所欲。背榮華而獨往。求神仙之幽漠。豈不勤哉。是以歷覽在昔。得仙道者多貧賤之士。非勢位之人。又樂太所知。實自淺薄。飢渴榮貴。冒干貨賄。銜虛妄於苟且。忘禍患於無爲。區區小子之奸僞。豈足以證天下之無仙哉。昔句踐式怒。羈戎卒爭蹈火。楚靈愛細腰。國人多餓死。齊桓嗜異味。易牙蒸其子。宋君賞瘠孝。毀殿者比屋。人主所欲。莫有不至。漢武招求方士。寵待過厚。致令斯輩。敢爲虛誕耳。樂太若審有道者。安可待（按特當作得）煞乎。夫有道者。視爵位如湯鑊。見印綬如纊絰。視金玉如土糞。視華堂如牢獄。豈當捫腕空言。以僥倖榮華。居丹楹之室。受不訾之賜。帶五利之印。尙公主之貴。耽淪勢利。不知止足。實不得道。斷可知矣。按董仲舒所撰李少君家錄云。少君有不死之方。而家貧無以市其藥物。故出於漢。以假塗求其財。道成而去。又按漢禁中起居注云。少君之將去也。武帝夢與之共登嵩高山。半道有使者乘龍持節從雲中下云。太乙請少君。帝覺以語左右曰。如我之夢。少君將舍我去矣。數日而少君稱病死。久之。帝令人發其棺。無尸。唯衣冠在焉。按仙經云。上土舉形昇虛。謂之天仙。中土遊於名山。謂之地仙。下土先死後蛻。謂之尸解仙。今少君必尸解者也。近世壺公將費長房去。及道士李意期將兩弟子（刻本有去後人見之五字非）皆在郟縣。其家各發棺視之。三棺遂有竹杖一枚。以丹書於杖。此皆尸解者也。昔王莽引典墳以飾其邪。不可謂儒者。皆爲篡盜也。相如因鼓琴以竊文君。不可謂雅樂。主於淫佚也。噎死者不可譏神農之播穀。燒死者不可怒燧人之鑽火。覆溺者不可怨帝軒之造舟。醜營者不可非杜儀之爲酒。豈可以樂太之邪僞。謂仙道之果無乎。是猶見趙高董卓。便謂古無伊周霍光。見商臣冒頓。而云古無伯奇孝己也。又神仙集中有召神劾鬼之法。又有使人見鬼之術。俗人聞之。皆謂虛文。或云天下無鬼神。或云有之。亦

不可劾召。或云見鬼者。在男爲覘。在女爲巫。當須自然。非可學而得。按漢書及太史公記。皆云齊人少翁。武帝以爲文成將軍。武帝所幸李夫人死。少翁能令武帝見之。如生人狀。又令武帝見竈神。此史籍之明文也。夫方術既令鬼見其形。又令本不見鬼者見鬼。推此而言。其餘亦何所不有也。鬼神數爲人間作光怪變異。又經典所載。多鬼神之據。俗人尙不信天下之有神鬼。況乎仙人。居高處遠。清濁異流。登遐遂往。不返於世。非得道者。安能見聞。而儒墨之家。知此不可以訓。故終不言其有焉。俗人之不信。不亦宜乎。惟有識真者。校練衆方。得其徵驗。審其必有。可獨知之耳。不可強也。故不見鬼神。不見仙人。不可謂世間無仙人也。人有賢愚。皆知己身之有魂魄。魂魄分去則人病。盡去則人死。故分去則術家有拘錄之身。盡去則禮典有招呼之義。此之爲物。至近者也。然與人俱生。至乎終身。莫或有自聞見之者也。豈可遂以不聞見之。又云無之乎。若夫輔氏報施之鬼。成湯怒齊之靈。申生交言於狐子。杜伯報恨於周宣。彭生託形於玄豕。如意假貌於蒼狗。壻夫守田蚡。子義招燕簡。暮收之降於莘。樂侯之止民家。素姜之說讖緯。孝孫之著文章。神君言於上臨。羅陽仕於吳朝。鬼神之事。著於竹帛。昭昭如此。不可勝數。然而蔽者。猶謂無之。況長生之事。世所希聞乎。望使必信。是令蚊虻負山。與井養（藏本作鬻）論海也。俗人未嘗見龍鱗鸞鳳。乃謂天下無有此物。以爲古人虛設瑞應。欲令人主自勉不息。冀致斯珍也。況於令人之信有仙人乎。世人以劉向作金不成。便謂索隱行怪。好傳虛無。所撰列仙。皆復妄作。悲夫。此所謂以分寸之瑕。棄盈尺之夜光。以蠅鼻之缺。捐無價之淳鈞。非荆和之遠識。風胡之賞真也。斯朱公所以鬱悒。薛燭所以永歎矣。夫作金皆在神仙集中。淮南王抄出。以作鴻寶。枕中書雖有其文。能皆祕其要文。（一本作又）必須口訣。臨文指解。然後可爲耳。其所用藥。復多改其本名。不可按之便用也。劉向父德治淮南王獄中所得此書。非爲師授也。向本不解道術。偶偏見此書。便謂其意盡在紙上。是以作金不成耳。至於撰列仙傳。自刪秦大夫阮倉。（四字刻本譌作太史嬰漢）書中出之。或所親見。然後記之。非妄言也。狂夫童謠。聖人所擇。芻蕘之言。或不可遺。采葑（藏本無此二字）采菲。無以下體。豈可以百慮之一失。而謂經典之不可用。以日月會蝕之故。而謂懸（藏本作元）象非大明哉。外國作水精椀。實是合五種灰以作之。今交廣多有得其法而鑄作之者。今以此語俗人。殊不肖信。乃云水精本自然之物。玉石之類。況於世間。幸有自然之金。俗人當何信其有可作之理哉。愚人乃不信黃丹及胡粉。是化

鉛所作。又不信驟及駉驢。是驢馬所生。云物各自有種。沉乎難知之事哉。夫所見少則所怪多。世之常也。信哉此言。其事雖天之明。而人處覆甑之下。焉識至言哉。

對俗卷第二

或人難曰。人中之有老彭。猶木中之有松柏。稟之自然。何可學得乎。抱朴子曰。夫陶冶造化。莫靈於人。故違其淺者。則能役用萬物。得其深者。則能長生久視。知上藥之延年。故服其藥以求仙。知龜鶴之遐壽。故效其道引以增年。且夫松柏枝葉。與衆木則別。龜鶴體貌。與衆蟲則殊。至於彭老。猶是人耳。非異類而壽獨長者。由於得道。非自然也。衆木不能法松柏。諸蟲不能學龜鶴。是以短折耳。人有明哲。能修彭老之道。則可與之同功矣。若謂世無仙人乎。然前哲所記。近將千人。皆有姓字。及有施爲本末。非虛言也。若謂彼皆特稟異氣。然其相傳。皆有師奉服食。非生知也。若道術不可學得。則變易形貌。吞刀吐火。坐在立亡。與雲起霧。召致蟲蛇。(意林作蛇蟲)合聚魚鱉。三十六石。立化爲水。消玉爲粘。潰金爲漿。入淵不沾。(意林作爛)蹴刃不傷。幻化之事。九百有餘。按而行之。無不皆效。何爲獨不肯信仙之可得乎。(刻本有但字)仙道遲成。多所禁忌。自無超世之志。強力之才。不能守之。(藏本更有守之二字)其或頗好心疑。中道而廢。便謂仙道長生。果不可得耳。仙經曰。服丹守一。與天相畢。還精胎息。延壽無極。此皆至道要言也。民間君子。猶內不負心。外不愧影。上不欺天。下不食言。豈況古之真人。寧當虛造空文。以必不可得之事。誑誤將來。何所索乎。苟無其命。終不肯信。亦安可強令信哉。或難曰。龜鶴長壽。蓋世間之空言耳。誰與二物終始相隨而得知之也。抱朴子曰。苟得其要。則八極之外。如在指掌。百代之遠。有若同時。不必在乎庭宇之左右。俟乎瞻視之所及。然後知之也。玉策記曰。千歲之龜。五色具焉。其額上兩骨起似角。解人之言。浮於蓮葉之上。或在叢菁之下。其上時有白雲蟠蛇。千歲之鶴。隨時而鳴。能登於木。其未千載者。終不集於樹上也。色純白而腦盡成丹。如此則見。便可知也。然物之老者多智。率皆深藏遠。(藏本作遠)處。故人少有見之耳。按玉策記及昌宇經。不但此二物之壽也。云千歲松柏。(藏本作樹)四邊枝起。上杪不長。望而視之。有如偃蓋。其中有物。或如青牛。或如青羊。或如青犬。或如青人。皆壽千。(御覽九百五十二引作萬)歲。又云。蛇有無窮之壽。獼猴壽

八百歲變爲猿。猿壽五百歲變爲獾。獾千歲。蟾蜍壽三千歲。麒麟壽二千歲。騰黃之馬。吉光之獸。皆壽三千歲。千歲之鳥。萬歲之禽。皆人面而鳥身。壽亦如其名。虎及鹿兔。皆壽千歲。壽滿五百歲者。其毛色白。能（覽御九百七引作熊）壽五百歲者。則能變化。狐狸豺（藏本作狸。疑作獾）狼。皆壽八百歲。滿五百歲。則善變爲人形。鼠壽三百歲。滿百歲則色白。善憑人而卜。名曰仲。能知一年中吉凶。及千里外事。如此比例。不可具載。但博識者。觸物能名。洽聞者。理無所惑耳。何必常與龜鶴周旋。乃可知乎。苟不識者。則園中草木。田池禽獸。猶多不知。況乎巨異者哉。史記龜策傳云。江淮間居人爲兒時。以龜枝牀。至後老死。家人移牀而龜故生。此亦不滅五六十歲也。不飲不食。如此之久而不死。其與凡物不同亦遠矣。亦復何疑於千歲哉。仙經象龜之息。豈不有以乎。故太丘長潁川陳仲弓。篤論士也。撰異聞記云。其郡人張廣定者。遭亂常避地。有一女年四歲。不能步涉。又不可擔負。計棄之。固當餓死。不欲令其骸骨之露。村口有古大塚。上巔先有穿穴。乃以器盛糞之。下此女於塚中。以數月許。乾飯及水漿與之而舍去。候世（藏本作此）平定。其間三年。廣定乃得還鄉里。欲收塚中所棄女骨。更殯埋之。廣定往視。女故坐塚中。見其父母猶識之。甚喜。而父母猶初恐其鬼也。入就之。乃知其不死。問之從何得食。女言糴初盡時。甚飢。見塚角有一物。伸頸吞氣。試效之。轉不復飢。日月爲之。以至於今。父母去時。所留衣被。自在塚中。不行往來。衣服不敗。故不寒凍。廣定乃索女所言物。乃是一大龜耳。女出食穀。初小腹痛。嘔逆久許。乃習。此又足以知龜有不死之法。及爲道者效之。可與龜同年之驗也。史遷與仲弓。皆非妄說者也。天下之蟲鳥多矣。而古人獨舉斯二物者。明其獨有異於衆故也。覩一隅則可以悟之矣。或難曰。龜能土螿。鶴能天飛。使人爲須臾之螿。有頃刻之飛。猶尙不能。其壽安可學乎。抱朴子答曰。蟲之能螿者多矣。鳥之能飛者饒矣。而獨舉龜鶴有長生之壽者。其所以不死者。不由螿與飛也。是以真人但令學其道。引以延年。法其食氣以絕穀。不學其土螿與天飛也。夫得道者。上能竦身於雲霄。下能潛泳於川海。是以蕭史偕翔鳳以凌虛。琴高乘朱鯉於深淵。斯其驗也。何但須臾之螿。頃刻之飛而已乎。龍蛇蛟螭。狙獼蠹蟲。皆能竟冬不食。不食（藏本無此二字）之時。乃肥於食時也。莫得其法。且夫一致之善者。物多勝於人。不獨蠹蟲也。故太昊師蜘蛛而結網。金天據九鴈（當作鴈）以正時。帝軒俟（刻本作候）鳳鳴以調律。唐堯觀蓂莢以知月。終歸知往。乾鵠知來。魚伯識水旱之氣。蜉蝣曉潛泉之地。白狼知殷家之興。鸞鷲見

周家之盛。龜鶴偏解導養。不足怪也。且仙經長生之道。有數百事。但有遲速煩要耳。不必皆法龜鶴也。上士用思。選龜。自然玄暢。難以愚俗之近情。而推神仙之遠旨。或曰。我等不知今人長生之理。古人何獨知之。此蓋愚暗之局談。非達者之用懷也。夫占（此下失一字）天（藏本此下錯簡八百二十八字）之玄道。步七政之盈縮。論凌犯於既往。審崇替於將來。仰望雲物之徵祥。俯定卦兆之休咎。運三棋以定行軍之興亡。推九符而得禍福之分野。（一本作分野之禍福）乘除一算。以究鬼神之情狀。錯綜六情。而處無端之善否。其根元可考也。形理可求也。而庸才近器。猶不能開學之奧治。至於樸素。徒銳思於糟粕。不能窮測其精微也。夫鑿柄之麤伎。而輪扁有不傳之妙。撥蠲之薄術。而偃僂有入神之巧。在乎其人。由於至精也。況於神仙之道。旨意深遠。求其根莖。良未易也。松喬之徒。雖得其効。未必測其所以然也。況凡人哉。其事可學。故古人記而垂之。以傳識者耳。若心解意得。則可信而修之。其猜疑在胸。皆自其命。不當詰古人何以獨曉此。而我何以獨不知之意耶。吾今知仙之可得也。吾能休糧不食也。吾保流珠之可飛也。黃白之可求也。若責吾求其本理。則亦實復不知矣。世人若以思所能得謂之有。所不能及則謂之無。則天下之事亦渺矣。故老子有言。以狸頭之治風漏。以啄木之護齟齬。此亦可以類求者也。若蟹之化漆。麻之壞酒。此不可以理推者也。萬殊紛然。何可以意極哉。設令抱危篤之疾。須良藥之救而不肯卽服。須知神農岐伯。所以用此草治此病。本意之所由。則未免於愚也。或曰。生死有命。脩短素定。非彼藥物所能損益。夫指既斬而連之。不可續也。血既灑而吞之。無所益也。豈况服彼異類之松柏。以延短促之年命。甚不然也。抱朴子曰。若夫此論。必須同類。乃能爲益。然則既斬之指。已灑之血。本自一體。非爲殊族。何以既斬之而不可續。已灑之而不中服乎。余數見人以蛇銜膏連。已斬之指。桑豆易鷄鴨之足。（原注豆一作蟲）異物之益。不可誣也。若子言不恃他物。則宜搗肉冶骨。以爲金瘡之藥。煎皮熬髮。以治禿鬢之疾耶。夫水土不與百卉同體。而百卉仰之以植焉。五穀非生人之類。而生人須之以爲命焉。脂非火種。水非魚屬。然脂竭則火滅。水竭則魚死。伐木而寄生。枯芟草而兔絲萎。川蟹不歸而蝓敗。桑樹見斷而蠶殄。觸類而長之。斯可悟矣。金玉在九竅。則死人爲之不朽。鹽漬沾於肌髓。則脯腊爲之不爛。況於以宜身益命之物。納之於己。何怪其令人長生乎。或難曰。神仙方書。似是而非。將必好事者。妄所造作。未必出黃老之手。經松喬之目也。抱朴子曰。若如雅論。宜不驗也。令試其小者。莫不効焉。

余數見人以方諸求水於夕月。陽燧引火於朝日。隱形以淪於無象。易貌以成於異物。結巾投地而兔走。鍼綴丹帶而蛇行。瓜果結實於須臾。龍魚騰瀾於盤盂。皆如說焉。按（藏本此下錯簡八百二十八字）漢書樂大初見武帝。試令鬪棋。棋自相觸。而後漢書又載魏尚能坐在立亡。張楷能與雲起霧。皆良史所記。信而有徵。而此術事皆在神仙之部。其非妄作可知矣。小記（疑作既）有驗。則長生之道。何獨不然乎。或曰。審其神仙可以學致。翻然凌霄。背俗棄世。烝嘗之禮。莫之修奉。先鬼有知。其不餓乎。抱朴子曰。蓋聞身體不傷。謂之終孝。況得仙道。長生久視。天地相畢。過於受全歸完。不亦遠乎。果能登虛躡景。雲鬢霓蓋。餐朝霞之沆瀣。吸玄黃之醇精。飲則玉醴金漿。食則翠芝朱英。居則瑤堂瑰室。行則逍遙太清。先鬼有知。將蒙我榮。或可以翼亮五帝。或可以監御百靈。位可以不求而自致。（疑此下有脫文）臆可以咀茹華璠。勢可以總攝羅鄴。威可以叱咤梁柱。誠如其道。罔識其妙。亦無餓之者。得道之高。莫過伯陽。伯陽有子名宗。仕魏爲將軍。有功封於段干。然則今之學仙者。自可皆有子弟。以承祭祀之事。何緣便絕。或曰。得道之士。呼吸之術既備。服食之要又該。掩耳而聞千里。閉目而見將來。或委華駟而轡蛟龍。或（疑衍）棄神州而宅蓬瀛。或遲迴於流俗。逍遙於人間。不便絕跡以造玄虛。其所尙則同。其遊止或異。何也。抱朴子答曰。聞之先師云。仙人或昇天。或住地。要於俱長生住留。各從其所好耳。又服還丹金液之法。若且欲留在世間者。但服半劑而錄其半。若後求昇天。便盡服之。不死之事已定。無復奄忽之慮。正復且遊地上。或入名山。亦何所復憂乎。彭祖言天上多尊官大神。新仙者位卑。所奉事者非一。但更勞苦。故不足役役。（一本作汲汲）於登天。而止人間。八百餘年也。又云。古之得仙者。或身生羽翼。變化飛行。失人之本。更受異形。有似雀之爲蛤。雉之爲蟹。非人道也。人道當食甘旨。服輕煖。通陰陽。處官秩。耳目聰明。骨節堅強。顏色悅懌。老而不衰。延年久視。出處任意。寒溫風濕不能傷。鬼神衆精不能犯。五兵百毒不能中。憂喜毀譽不爲累。乃爲貴耳。若委棄妻子。獨處山澤。巍然斷絕人理。塊然與木石爲鄰。不足多也。昔安期先生龍眉甯公修牟公陰長生。皆服金液半劑者也。其止世間。或近千年。然後去耳。篤而論之。求長生者。正惜今日之所欲耳。本不汲汲於昇虛。以飛騰爲勝於地上也。若幸可止家而不死者。亦何必求於速登天平。若得仙無復任（疑作任）理者。復一事耳。彭祖之言。爲附人情者也。或問曰。爲道者當先立功德。審然否。抱朴子答曰。有之。按玉鈐經中篇云。立功爲上。除過次之。爲道者以救人危。

使免禍。護人疾病。令不枉死。爲上功也。欲求仙者。要當以忠孝和順仁信爲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務（此上藏本錯簡今皆移正）方術。皆不得長生也。行惡事。大者司命奪紀。小過奪算。隨所輕重。故所奪有多少也。凡人之受命得壽。自有本數。數本多者。則紀算難盡而遲死。若所稟本少而所犯者多。則紀算速盡而早死。又云。人欲地仙。當立三百善。欲天仙。立千二百善。若有千一百九十九善。而忽復中行一惡。則盡失前善。乃當復更起善數耳。故善不在大。惡不在小也。雖不作惡事。而口及所行之事。及責求布施之報。便復失此一事之善。但不盡失耳。又云。積善事未滿。雖服仙藥。亦無益也。若不服仙藥。並行好事。雖未便得仙。亦可無卒死之禍矣。吾更疑彭祖之輩。善功未足。故不能昇天耳。

金丹卷第四

抱朴子曰。余考覽養生（太平御覽九百八十五引作生）之書。鳩集久視之方。曾所披涉。篇卷以千計矣。莫不皆以還丹金液爲大要者焉。然則此二事。蓋仙道之極也。服此而不仙。則古來無仙矣。往者上國喪亂。莫不奔播四出。余周旋徐豫荆襄江廣數州之間。閱見流移俗道士數百人矣。或有素聞其名。乃在雲日之表者。然率相似如一。其所知見深淺有無。不足以相傾也。雖各有數十卷書。亦未能悉解之也。爲寫蓄之耳。時時有知行氣。及斷穀服諸草木藥法。所有方書。略爲同文。無一人不有道機經事。以此爲至祕。乃云是尹喜所撰。余告之曰。此是魏世軍督王圖所撰耳。非古人也。圖了不知大藥正欲以行氣。入室求仙。作此道機。謂道畢於此。此復是誤人之甚者也。余問諸道士以神丹金液之事。及三皇文。召天神地祇之法。了無一人知之者。其誇誕自譽及欺人。云已久壽。及言曾與仙人共遊者。將大半矣。足以與盡微者甚。或頗聞金丹。而不謂今世復有得之者。皆言唯上古已度仙人。乃當曉之。或有得方外說。不得其真經。或得雜碎丹方。便謂丹法。盡於此也。昔左元放於天柱山中精思。而神人授之金丹仙經。會漢末亂。不違合作。而避地來渡江東。志欲投名山。以修斯道。余從祖仙公。又從元放受之。凡受太清丹經三卷。及九鼎丹經一卷。金液丹（御覽引無丹字）經一卷。余師鄭君者。則余從祖仙公之弟子也。又於從祖受之。而家貧無用買藥。余親事之灑掃。積久乃於馬迹山中。立壇盟受之。并諸口訣。訣之不書者。

江東先無此書。書出於左元放。元放以授余從祖。從祖以授鄭君。鄭君以授余。故他道士了無知者也。然余受之已二十餘年矣。資無擔石。無以爲之。但有長歎耳。有積金盈櫃。聚錢如山者。復不知有比不死之法。就令聞之。亦萬無一信。如何。夫飲玉糝則如漿苳之薄味。睹崑崙則覺丘垤之至卑。既覽金丹之道。則使人不欲復視小小方書。然大藥難卒得辦。當須且將御小者。（刻木作藥）以自支持耳。然服他藥萬斛。爲能有小益。而終不能使人遂長生也。故老子之訣言云。子不得還丹金液。虛自苦耳。夫五穀猶能活人。人得之則生。人絕之則死。又況於上品之神藥。其益人豈不萬倍於五穀耶。夫金。（當銜）丹之爲物。燒之愈久。變化愈妙。黃金入火。百鍊不消。埋之畢天。不朽。服此二物。鍊人身體。故能令人不老不死。此蓋假求於外物。以自堅固。有如脂之養火。而不可滅。銅青塗脚。入水不腐。此是借銅之勁。以扞其肉也。金丹入身中。沾洽榮衛。非但銅青之外傳矣。世間多不信至道者。則悠悠者皆是耳。然萬一時。偶有好事者。而復不見此法。不值明師。無由聞天下之有斯妙事也。余今略鈔金丹之都。較以示後之同志。好之者其勤求之。求之不可守淺近之方。而謂之足以度世也。遂不遇之者。直當息意於無窮之冀耳。想見其說。必自知出黃污而浮滄海。背螢燭而向日月。聞雷霆。（按雷霆當作靈。後明本篇有雷靈可證也）而覺市鼓之陋。見巨鯨而知寸介之細也。（當作如）其嘍嘍。無所先入。欲以弊藥。必規昇騰者。何異策蹇驢而追迅風。棹藍舟而濟大川乎。又諸小餌丹方甚多。然作之有淺深。故力勢不同。雖有優劣。轉不相及。猶一酸。（一本作宿）之酒。不可以方九醞之醇耳。然小丹之下者。猶自遠勝草木之上者也。凡草木燒之即燼。而丹砂燒之成水銀。積變又還成丹砂。其去凡草木。（藏本無此字）亦遠矣。故能令人長生。神仙獨見此理矣。其去俗人。亦何緬邈之無限乎。世人少所識。多所怪。或不知水銀出於丹砂。告之終不甯信。云丹砂本赤物。從何得成此白物。又云。丹砂是石耳。今燒諸石皆成灰。而丹砂何獨得爾。（爾舊誤作耳。今校正）此近易之事。猶不可喻。其聞仙道而大。（當作大而誤倒大而笑之。又見後微旨篇）笑之。不亦宜乎。上古真人。愍念將來之可教者。爲作方法。委曲欲使其脫死亡之禍耳。可謂至言矣。然而俗人。終不甯信。謂爲虛文。若是虛文者。安得九轉九變。日數所成。皆如方耶。真人所以知此者。誠不可以庸近思求也。余少好方術。負步請問。不憚險遠。每有異聞。則以爲喜。雖見毀笑。不以爲戚。焉知來者之不如今。是以著此以示識者。豈苟尙奇怪而崇飾空言。欲令書行於世。信結流俗哉。盛陽不能

榮枯朽。上智不能移下愚。書爲曉者傳。事爲識者貴。農夫得形弓以驅鳥。(意林作鳥)南夷。(意林作鳩)得袞衣以負薪。夫不知者。何可強哉。世人飽食終日。復未必能勤。儒墨之業。治進德之務。但共逍遙遨遊。以盡年月。其所營也。非榮則利。或飛蒼走黃於中原。或留連盃觴。以羹沸。或以美女。(疑此下有脫文)荒沈絲竹。或耽淪綺紈。或控弦以弊。(原注一作疲)筋骨。或博奕以棄功夫。聞至道之。(疑衍道之二字)言而如醉。睹道論而晝睡。有身不修。動之死地。不冒求問養生之法。自欲割削之。煎熬之。憔悴之。漉汔之。而有道者。自竇秘其所知。無求於人。亦安冒強行語之乎。世人之常言。咸以長生若可得者。古(藏本有之聖二字衍)人之富貴者。已當得之。而無得之者。是無此道也。而不知古之富貴者。亦如今之富貴者耳。俱不信不求之。而皆以目前之所欲者爲急。亦安能得之耶。假令不能決意。信命之可延。仙之可得。亦何惜於試之。試之小効。但使得二三百歲。不猶愈於凡人之少夭乎。天下之事萬端。而道術尤難明於他事者也。何可以中才之心。而斷世間必無長生之道哉。若正以世人皆不信之。便謂爲無。則世人之智者。又何太多乎。今若有識道意而猶修求之者。詎必便是至愚。而皆不及世人耶。又或慮於求長生。儻其不得。恐人笑之。以爲暗惑。若心所斷。萬有一失。而天下果自有此不死之道者。不亦當復爲得之者所笑乎。日月有所不能周照。人心安足孤信哉。抱朴子曰。按黃帝九鼎神丹經曰。黃帝服之。遂以昇仙。又云。雖呼吸道引。及服草木之藥。可得延年。不免於死也。服神丹。令人壽無窮。已與天地相畢。乘雲駕龍。上下太清。黃帝以傳玄子。戒之曰。此道至重。必以授賢。苟非其人。雖積玉如山。勿以此道告之也。受之者以金人金魚。投於東流水中。以爲約。啜血爲盟。無神仙之骨。亦不可得見此道也。合丹當於名山之中。無人之地。結伴不過三人。先齋百日。沐浴五香。致加精潔。勿近穢污。及與俗人往來。又不令不信道者知之。謗毀神藥。藥不成矣。成則可以舉家皆仙。不但一身耳。世人不合神丹。反信草木之藥。草木之藥。埋之卽腐。煖之卽爛。燒之卽焦。不能自生。何能生人乎。九丹者。長生之要。非凡人所當見聞也。萬兆蠢蠢。唯知貪富貴而已。豈非行尸者乎。合時又當祭。祭自有圖法一卷也。

第一之丹名曰丹華。當先作玄黃。用雄黃水礬石水。(原注一本作汞)戎鹽鹵鹽礬。(疑作礬)石牡蠣赤石脂滑石胡粉各數十斤。以爲六一泥。(刻本有封之二字)火之三十六日。成。服之。七日仙。又以玄膏丸此丹。置猛火上。

須與成黃金。又以二百四十銖。合水銀百斤。火之。亦成黃金。金成者。藥成也。金不成。更封藥而火之。日數如前。無不成也。

第二之丹名曰神丹。亦曰神符。服之。百日仙也。行度水火。以此丹塗足下。步行水上。服之三刀圭。三尸九蟲。皆即消壞。百病皆愈也。

第三之丹名曰神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以與六畜吞之。亦終不死。又能辟五兵。服百日。仙人玉女。山川鬼神。皆來侍之。見如人形。

第四之丹名曰還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朱鳥鳳凰。翔覆其上。玉女至傍。以一刀圭。合水銀一斤。火之。立成黃金。以此丹塗錢物用之。即日皆還。以此丹書凡人目上。百鬼走避。

第五之丹名曰餌丹。服之。三十日仙也。鬼神來侍。玉女至前。

第六之丹名曰鍊丹。服之。十日仙也。又以汞合火之。亦成黃金。

第七之丹名曰柔（一本作藥）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以缺盆汁和服之。九十老翁。亦能有子。與金公（刻本有注云即鉛也。藏本無）合火之。即成黃金。

第八之丹名曰伏丹。服之。即日仙也。以此丹如棗核許。持之。百鬼避之。以丹書門戶上。萬邪衆精不敢前。又辟盜賊虎狼也。

第九之丹名曰寒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仙童仙女來侍。飛行輕舉。不用羽翼。凡此九丹。但得一丹便仙。不在悉作之。作之在人所好者耳。凡服九丹。欲昇天則去。欲且止人間。亦任意皆能出入。無間不可得之（疑衍）害矣。抱朴子曰。復有太清神丹。其法出於元君。元君者。老子之師也。太清觀天經有九（太平御覽九百八十五引作十四）

篇云。其上三（御覽引作七）篇。不可教受（一本作授）其中三（御覽引作四）篇。世無足傳。常（藏本作當）沈之三泉之下。下三篇者。正是丹經。上中下凡三卷也。元君者。大神仙之人也。能調和陰陽。役使鬼神風雨。驂駕九龍。

十二白虎。天下衆仙皆隸焉。猶自言亦本學道服丹之所致也。非自然也。況凡人乎。其經曰。上士得道。昇爲天官。中士得道。棲集崑崙。下士得道。長生世間。民愚不信。謂爲虛言。從朝至暮。但作求死之事。了不求生。而天豈能強。

生之乎。凡人唯知美食好衣。聲色富貴而已。恣心盡欲。奄忽終歿之徒。慎無以神丹告之。令其笑道謗真。傳丹經不得其人。身必不吉。若有篤信者。可將合藥成以分之。莫輕以其方傳之也。知此道者。何用王侯。爲神丹既成。不但長生。又可以作黃金。金成取百斤。先設大祭。祭自有別法一卷。不與九鼎祭同也。祭當別稱金。各檢署之。禮天二十斤。

日月五斤。

北斗八斤。

太乙八斤。

井五斤。

竈五斤。

河伯十二斤。

社五斤。

門戶閻鬼神清君各五斤。凡八十八斤。餘一十二斤。以好韋囊盛之。良日於都市中。市盛之時。嘿聲放棄之於多人。(藏本無此字)處。徑去無復顧。凡用百斤外。乃得恣意。(藏本作息恣疑自恣之誤)用之耳。不先以金祀神。必被殃咎。又曰。長生之道。(當脫四字以下六句皆七字有韻也)不在祭祀事鬼神也。不在道引與屈伸也。昇仙之要在神丹也。知之不易。爲之實。(當衍)難也。子能作之。可長存也。近代漢末新野陰君。合此太清丹得仙。其人本儒生。有才思。善著詩。及丹經讚并序。述初學道隨師本末。列己所知識之得仙者。四十餘人。甚分明也。作此太清丹。小爲難合於九鼎。然是白日昇天之上法也。合之當先作華池赤鹽良雪玄白飛符三五神水。乃可起火耳。

一轉之丹。服之三年得仙。
二轉之丹。服之二年得仙。
三轉之丹。服之一年得仙。
四轉之丹。服之半年得仙。

五轉之丹。服之百日得仙。

六轉之丹。服之四十日得仙。

七轉之丹。服之三十日得仙。

八轉之丹。服之十日得仙。

九轉之丹。服之三日得仙。

若取九轉之丹內神鼎中。夏至之後。爆之鼎熱。內朱兒一斤於蓋下伏伺之。候日精照之。須臾。翕然俱起。煌煌輝輝。(藏本作煌輝煌輝)神光五色。卽化爲還丹。取而服之。一刀圭。卽白日昇天。又九轉之丹者。封塗之於土。金中。煉火。先文後武。其一轉至九轉。遲速各有日數。多少以此知之耳。其轉數少。(藏本衍則用日多四字)其藥力不足。故服之用日多。得仙遲也。其轉數多。藥力成。故服之用日少。而得仙速也。又有九光丹。與九轉異法。大都相似耳。作之法。當以諸藥合火之。以轉五石。五石者。丹砂雄黃白凡。(刻本作礬太平御覽九百八十八引作礬)曾青。慈石也。一石輒五轉而各成五色。五石而二十五色。各一兩而異器盛之。欲起死人。未滿三日者。取青丹一刀圭。和水以浴死人。又以一刀圭。發其口內之。(藏本無此字)死人立生也。欲致行廚。取黑丹和水以塗左手。其所求如口所道。皆自至。可致天下萬物也。欲隱形。及先知未然方來之事。及住年不老。服黃丹一刀圭。卽便長生不老矣。及坐見千里之外。吉凶皆知。如在目前也。人生宿命。盛衰壽夭。富貴貧賤。皆知之也。其法俱在太清經中卷耳。抱朴子曰。其次有五靈丹經一卷。有五法也。用丹砂雄黃雌黃。(御覽九百八十五引無此二字)石硫黃曾青礬。(御覽引作礬)石慈石戎鹽太乙。(御覽引有禹字)餘糧。亦用大一泥。及神室祭醮合之。三十六日成。又用五帝符。以五色書之。亦令人不死。但不及太清及九鼎丹藥耳。又有岷山丹法。道士張蓋踰。精思於岷山石室中。得此方也。其法鼓冶。(藏本作治)黃銅以作方諸。以承取月中水。以水銀覆之。致日精火其中。長服之不死。又取此丹。置雄黃銅燧中。覆以汞曝之。二十日發而治之。以井華水服如小豆。百日盲者。皆能視。(此下疑有脫文)之。百日病者自愈。髮白還黑。齒落更生。又務成子丹法。用巴沙汞置八寸銅盤中。以土爐盛炭。倚三隅。(藏本作偶)塹以枝盤。以硫黃水灌之。常令如泥。百日服之不死。又饒門子丹法。以酒和丹一斤。用酒三升和曝之。四十日。服之一

日。則三蟲百病立下。服之三年。仙道乃成。必有玉女二人來侍之。可役使致行廚。此丹可以厭百鬼。及四方死人殃。注害人宅。及起土功妨人者。懸以向之。則無患矣。又有立成丹。亦有九首。似九鼎而不及也。其要一本更云。取雌黃雄黃燒下其中銅。鑄以爲器。覆之三歲。淳苦酒上。百日。此器皆生赤乳。長數分。或有五色環玕。取理而服之。亦令人長生。又可以和菟絲。菟絲是初生之根。其形似菟。掘取剋其血。以和此丹。服之立變化。任意所作也。又和以朱草。一服之。能乘虛而行云。(疑作雲)朱草狀似小棗。栽長三四尺。枝葉皆赤。莖如珊瑚。喜生名山巖石之下。刻之。汁流如血。以玉及八石金銀投其中。立便可丸如泥。久則成水。以金投之。名爲金漿。以玉投之。名爲(上八字據意林增各本脫)玉醴。服之皆長生。又有取伏丹法云。天下諸水。有名丹者。有南陽之丹水之屬也。其中皆有丹魚。當先夏至十日夜伺之。丹魚必浮於水側。赤光上照。赫然如火也。網而取之。可得之。得之雖多。勿盡取也。割其血塗足下。則可步行水上。長居淵中矣。又赤松子丹法。取千歲藁汗(原注一作汁)及蟠桃汁。淹丹著不津器中。練蜜蓋其口。埋之入地三尺。百日。絞梓木赤實。取汁和而服之。令人面目鬢髮皆赤。長生也。昔中黃仙人有赤須子者。豈非服此乎。又石先生丹法。取烏鵲之未生毛羽者。以真丹和牛肉以吞之。至長。其毛羽皆赤。乃煞之。陰乾百日。并毛羽搗服一刀圭。百日得壽五百歲。又康風子丹法。用羊鳥鶴卵雀血。合少室天雄汁。和丹內鶴卵中。漆之。內雲母水中。百日化爲赤水。服一合。輒益壽百(藏本作十)歲。服一升千歲也。又崔文子丹法。納丹鷲腹中。蒸之。服令人延年。長服不死。又劉元丹法。以丹砂內玄水液中。百日紫色。握之不汚手。又和以雲母水。內管中。漆之。投井中。百日化爲赤水。服一合。得百歲。久服長生也。又樂子長丹法。以曾青鉛丹合汞及丹砂。著銅箔中。乾瓦白滑石封之。於白砂中蒸之。八十日。服如小豆。三年仙矣。(原注一本作一年仙)又李文丹法。以白素裹丹。以竹汁煮之。名紅泉。乃浮湯上蒸之。合以玄水。服之一合。一年仙矣。又尹子丹法。以雲母水和丹密封。致金華池中。一年出。服一刀圭。盡一斤。得五百歲。又太乙招魂魄丹法。所用五石。及封之以六一泥。皆似九丹也。長於起卒死。三日以還者。折死者。(藏本作折師二字)口內一丸。與硫黃丸。俱以水送之。令入喉即活。皆言見使者持節召之。又采女丹法。以免血和丹與蜜蒸之。百日。服之如梧桐子者大一丸。日三至。百日。有神女二人來侍之。可役使。又稷丘子丹法。以清酒麻油百華醴龍膏。和封以六一泥。以糠火煨之。十日成。服如小豆一丸。盡劑。得壽五百歲。又

墨子丹法。用汞及五石液。於銅器中火熬之。以鐵上撈之。十日。還爲丹。服之一刀圭。萬病去身。長服不死。又張子和丹法。用鉛汞曾青水合封之。蒸之於赤黍米中。八十日成。以棄膏和丸之。服如大豆。百日。壽五百歲。又綺里丹法。先飛取五石玉塵。合以丹砂汞。內大銅器中煑之。百日。五色。服之不死。以鉛百斤。以藥百刀圭。合火之。成白銀。以雄黃水和之而火之。百日成黃金。金或太剛者。以猪膏煑之。或太柔者。以白梅煑之。又玉柱丹法。以華池（天一閣本華池下有汞也。藏本無）和丹。以曾青硫黃末覆之。薦之。內簡中沙中。蒸之五十日。服之。百日。玉女六甲六丁神女來侍之。可役使知天下之事也。又肘後丹法。以（一本有砂汞二字）金華和丹。乾瓦封之。蒸八十日。取如小豆。（按此如小豆三字當衍）置盤中。向日和之。其光上與日連。服如小豆。長生矣。以投丹陽銅中。火之。成金。（原注又一法以油汁和丹服之。百日長生）又李公丹法。用真丹及五石之水各一升。和令如泥。釜中火之。三十六日。出。和以石硫黃液。服之十年。與天地相畢。又劉生丹法。用白菊花汁地楮（御覽九百九十六引作血）汁。和丹蒸之。三十日。研合服之。一年。得五百歲。老翁服更少不可識。少年服亦不老。又王君丹法。巴沙及汞。內雞子中。漆合之。令雞伏之。三枚。以王相。日服之。住年不老。小兒不可服。不復長矣。與新生雞犬服之。皆不復大。鳥獸亦皆如此驗。又陳生丹法。用白蜜和丹。內銅石中。封之。沈之井中。一期。服之。經年不飢。盡一斤。壽百歲。又韓衆（當衍此字）終丹法。漆蜜和丹煎之。服可延年久視。立日中無影。過此以往。尙數十法。不可具（藏本作俱）論。抱朴子曰。金液太乙。所服而仙者也。不減九丹矣。合之用古秤黃金一斤。并用元明龍膏太乙。旬首中石。冰石紫遊女。玄水液。金化石丹砂。封之。成水。真（當作其）經云。金液入口。則其身皆金色。老子授之於元君。元君曰。此道至重。百世一出。藏之石室。合之。皆齋戒百日。不得與俗人相往來。於名山之側。東流水上。別立精舍（藏本作室）百日成。服一兩便仙。若未欲去世。且作地水仙之士者。但齋戒百日矣。若求昇天。皆先斷穀一年。乃服之也。若服半兩。則長生不死。萬害百毒。不能傷之。可以畜妻子。居官秩。任意所欲。無所禁也。若復欲昇天者。乃可齋戒。（刻本有斷穀一年四字非）更服一兩。便飛仙矣。以金液爲威喜巨勝之法。取金液及水銀一味。合煑之。三十日。出。以黃土甌。盛以六一泥。封置猛火。炊之六十時。皆化爲丹。服如小豆。大便仙。以此丹一刀圭粉（御覽九百八十五引有和字）水銀一斤。即成銀。又取此丹一斤。置火上扇之。化爲赤金而流。名曰丹金。以塗刀劍。辟兵萬里。以此

丹金爲盤碗。飲食其中。令人長生。以承日月得液。如方諸之得水也。飲之不死。以金液和黃土內六一泥甌中。猛火炊之。盡成黃金。中用也。復以火炊之。皆化爲丹。服之如小豆。可以入名山大川。爲地仙。以此丹一刀圭粉。水銀立成銀。以銀一兩。和鉛一斤。皆成銀。受金液經。投金人八兩（一本八作十）於東流水中。飲血爲誓。乃告口訣。不如本法。盜其方而作之。終不成也。凡人有至信者。可以藥與之。不可輕傳其書。必兩受其殃。天神鑒人甚近。人不知耳。抱朴子曰。九丹誠爲仙藥之上法。然合作之所用。雜藥甚多。若四方清通者。市之可具。若九域分隔。則物不可得也。又當起火晝夜數十日。伺候火力。不可令失其適。勤苦至難。故不及合金液之易也。合金液。唯金爲難得耳。古秤金一斤。於今爲二斤。率不過直三十許萬。其所用雜藥。差易具。又不起火。但以置華池中。日數足。便成矣。都合可用。四十萬而得一劑。可足八仙人（當作人仙誤倒）也。然其中稍少合者。其氣力不足以相化成。如釀數升米。酒必無成也。抱朴子曰。其次有餌黃金法。雖不及金液。亦遠不比他藥也。或以豕負革肪。及酒鍊之。或以樺皮治之。或以荆酒磁石消之。或有可引爲巾。或立令成水服之。或有禁忌。不及金液也。或以雄黃雌黃合餌之。可引之張之如皮。皆地仙法耳。銀及蚌中大珠。皆可化爲水。服之。然須長服。不可供。故皆不及金液也。抱朴子曰。合此金液九丹。既當用錢。又宜入名山。絕人事。故能爲之者少。且亦千萬人中。時當有一人（藏本作一人）得其經者。故凡作道書者。略無說金丹者也。第一禁。勿令俗人之不信道者。謗訕評毀之。必不成也。鄭君言所以爾者。合此大藥。皆當祭。祭則太乙元君老君玄女皆來鑒省。作藥者。若不絕跡幽僻之地。令俗間愚人得經過。聞見之。則諸神便責作藥者之（藏本作之者）不遵承經戒。致令惡人有謗毀之言。則不復佑助人。而邪氣得進。藥不成也。必入名山之中。齋戒百日。不食五辛生魚。不與俗人相見。爾乃可作大藥。作藥須成乃解齋。不但初作時齋也。鄭君云。老（當是左字之誤）君告之。言諸小小山。皆不可於其中作金液神丹也。凡小山皆無正神爲主。多是木石之精。千歲老物。血食之鬼。此輩皆邪炁。不念爲人作福。但能作禍。嘗試道士。道士須當以術辟身。及將從弟子。然或能壞人藥也。今之醫家。每合好藥好膏。皆不欲令雞犬小兒婦人見之。若被諸物犯之。用便無驗。又染絲者。惡惡目者見之。皆失笑色。況神仙大藥乎。是以古之道士。合作神藥。必入名山。不止凡山之中。正爲此也。又按仙經。可以精思合作仙藥者。有華山。泰山。霍山。恆山。嵩山。少室山。長山。太白山。終南山。女几山。地肺山。王屋山。抱犢山。

安丘山。曆山。青城山。娥（刻本作娥）眉山。綏（藏本作縵）山。雲臺山。羅浮山。陽駕山。黃金山。鼈祖山。大小天台山。四望山。蓋竹山。括蒼山。此皆是正神在其山中。其中或有地仙之人。上皆生芝草。可以避大兵大難。不但於中以合藥也。若有道者登之。則此山神必助之爲福。藥必成。若不得登此諸山者。海中大島嶼。若會稽之東翁洲。夏州。紆嶼（刻本下有洲字非）及徐州之華（藏本作羊）。昔洲。泰光洲。鬱洲。皆其次也。今中國名山。不可得至。江東名山之可得住（刻本作住）者有霍山。在晉安長山。太白在東陽。四望山大小天台山。蓋竹山括蒼山。並在會稽。抱朴子曰。予忝大臣之子孫。雖才不足以經國理物。然疇類之好。進趨之業。而所知不能遠余者。多揮翮雲漢。耀景辰（藏本作晨）。霄者矣。余所以絕慶弔於鄉黨。棄當世之榮華者。必欲遠登名山。成所著子書。次得合神藥。規長生故也。俗人莫不怪予之委桑梓。背清塗。而躬耕林藪。手足胼胝。謂予有狂惑之疾也。然道與世事不並興。若不廢人間之務。何得修如此之志乎。見之誠了。執之必定者。亦何憚於毀譽。豈稜於勸沮哉。聊書其心。示將來之同志。尙者云。後有斷金之徒。所捐棄者。亦與余之不異也。小神丹方。用真丹三斤。白蜜六斤。攪合日暴煎之。令可丸。旦服如麻子許十九丸。未一年。髮白者黑。齒落者生。身體潤澤。長肌。服之不老。老翁成少年。長生不死矣。小丹法。丹一斤。搗篩淳苦酒三升。漆二升。凡三物合。令相得。微火上煎。令可丸。服如麻子三丸。再服三十日。腹中百病愈。三尸去。服之百日。肌骨強堅。千日。司命削去死籍。與天地相畢。日月相望。形易容變。無常。日中無影。乃別有光也。小餌黃金法。鍊金內清酒中。約二百過。出入卽沸矣。握之出指間。令如泥。若不沸。及握之不出指間。卽削（刻本作鑽）之。內清酒中無數也。成服之如彈丸一枚。亦可二丸分爲小丸。服之三十日。無寒溫。神人玉女侍之。銀亦可餌之。與金同法。服此二物。能居名山石室中者。一年卽輕舉矣。止人間服亦地位。勿妄傳也。兩儀子餌消黃金法。豬負草脂三斤。淳苦酒一升。取黃金五兩。置器中煎之。土爐。以金置脂中。百入百出。苦酒亦爾。食（藏本作陰）一斤。毒蔽天地。食半斤。壽二千歲。五兩。壽千二百歲。無多少。便可餌之。當以王相日作。服之神良。勿傳示人。示人令藥不成。不神欲去。當服丹砂也。

至理卷第五

抱朴子曰。微妙難識。疑惑者衆。吾聰明豈能過人哉。適偶有所偏解。猶鶴知夜半。燕知戊己。而未必達於他事也。亦有以校驗知長生之可得。仙人之無種耳。夫道之妙者。不可盡書。而其近者。又不足（藏本有可字非）說。昔庚桑胥胝文字（疑子字）。釐顏勤苦彌久。及受大訣。諒有以也。夫圓首含氣。孰不樂生而畏死哉。然榮華勢利誘其意。素顏玉膚惑其目。清商流徵亂其耳。愛惡利害攪其神。功名聲譽束其體。此皆不召而自來。不學而已成。自非受命應仙。窮理獨見。識變通於常事之外。運清鑒於玄漠之域。寤身名之親疎。悼過隙之電速者。豈能棄交修。除抑遺嗜好。割目下之近欲。修難成之遠功哉。夫有因無而生焉。形須神而立焉。有者。無之宮也。形者。神之宅也。故譬之於堤。堤壞則水不留矣。方之於燭。燭糜則火不居矣。身（刻本作形）勞則神散。氣竭則命終。根竭枝繁。則青去木矣。氣疲欲勝。則精靈離身矣。夫逝者無反期。既朽無生理。達道之士。良所悲矣。輕璧重陰。豈不有以哉。故山林養性之家。遺俗得意之徒。比崇高於贅疣。方萬物乎蟬翼。豈苟爲大言而強薄世事哉。誠其所見者了。故棄之如忘耳。是以遐棲幽遁。韜鱗掩藻。遏欲視之目。遺損明之色。杜思音之耳。遠亂聽之聲。滌除玄覽。守雌抱一。專氣致柔。鎮以恬素。遣歡戚之邪情。外得失之榮辱。割厚生之腊毒。謚多言於樞機。反聽而後所聞徹。內視而後見無朕。養靈根於冥鈞。除誘慕於接物。削斥淺務。御以愉慎。爲乎無爲。以全天理爾。乃咬吸寶華。浴神太清。外除五曜。內守九精。堅玉鑰於命門。結北極於黃庭。引三景於明堂。飛元始以鍊形。采靈液於金梁。長駐白而留青。凝澄泉於丹田。引沈珠於五城。瑤鼎俯爨。藻禽仰鳴。瑰華擢穎。天鹿吐瓊。懷重規於絳宮。潛九光於洞冥。雲蒼（疑作倉）鬱而連天。長谷湛而交經。履躡乾兌。招呼六丁。坐臥紫房。咀吸金英。擘擘秋芝。朱華翠莖。晶晶珍膏。溶溢膏零。治飢止渴。百病不萌。逍遙戊己。燕和飲平。拘魂制魄。骨填體輕。故能策風雲以騰虛。並混輿而永生也。然梁塵之（疑術）盈尺。非可求之（疑脫於）漏刻。山雪洞徹。非可致之於造次也。患於聞之者不信。信之者不爲。爲之者不終耳。夫得之者甚希而隱。不成者至多而顯。世人不能知其隱者。而但見其顯者。故謂天下果無（藏本有其字）仙道也。抱朴子曰。防堅則水無滲棄之費。脂多則火無寢曜之患。龍泉以不割常利（意林作新）斤斧以日用速弊。隱雪以遠暖經夏。藏冰以居深過暑。單帛以慢鏡不灼。凡卉以偏覆越冬。泥壤易消者也。而陶之爲瓦。則與二儀齊其久焉。柞櫟（藏本作柳）速朽者也。而燭之爲炭。則可億載而不敗焉。羶豚以優畜（藏本作菹）晚卒。

良馬以陟峻早斃。寒蟲以適己倍壽。南林以處溫長茂。接煞氣則彫率於凝霜。值陽和則鬱藹而條秀。物類一也。而榮枯異功。豈有秋收之常限。冬藏之定例哉。而人之受命。死生之期。未若草木之於寒天也。而延養之理。補救之方。非徒溫煖之爲淺益也。久視之効。何爲不然。而世人守近習隘。以仙道爲虛誕。謂黃老爲妄言。不亦惜哉。夫愚夫乃不冝信湯藥鍼艾。況深於此者乎。皆曰俞跗扁鵲和緩倉公之流。必能治病。何不勿死。又曰富貴之家。豈乏醫術而更不壽。是命有自然也。乃責如此之人。令信神仙。是使牛緣木。馬逐鳥也。抱朴子曰。召魂小丹。三使之丸。及五英八石小小之藥。或立消堅冰。或入水自浮。能斷絕鬼神。獲卻虎豹。破積聚於腑臟。退二豎於膏肓。起瘁死於委尸。返驚魂於既逝。夫此皆凡藥也。猶能令已死者復生。則彼上藥也。何爲不能令生者不死乎。越人救虢太子於既殞。胡巫活絕氣之蘇武。淳于能解顛以理腦。元化能剗腹以瀉胃。文摯衍期以瘳危。困仲景穿胸以納赤餅。此醫家之薄技。猶能若是。豈況神仙之道。何所不爲。夫人所以死者。損也。老者。營作也。老也。卽下文所謂六害之第二害。藏本誤作者非。刻本無此二字。更非。百病所害也。毒惡所中也。邪氣所傷也。風冷所犯也。今道引行氣。還精補腦。食飲有度。興居有節。將服藥物。思神守一。柱（疑作柱）天禁戒。帶佩符印。傷生之徒。一切遠之。如此則通。可以免此六害。今醫家通明腎氣之丸。內補五絡之散。骨填苟杞之煎。黃耆建中之湯。將服之者。皆致肥丁。漆葉青葵（當作蒸二國志作黏）凡弊之草。樊阿服之。得壽二百歲。而耳目聰明。猶能持鍼以治病。此近代之實事。良史所記注者也。又云。有吳普者。從華陀受五禽之戲。以代導引。猶得百餘歲。此皆藥術之至淺。尙能如此。況於用其妙者耶。今語俗人云。理中四順。可以救霍亂。款冬紫苑。可以治欬逆。萑蘆貫衆之煞九蟲。當歸芍藥之止絞痛。秦膠獨活之除八風。菖蒲乾薑之止（疑去字）痺濕。菟絲菴蓉之補虛乏。甘遂葶藶之逐痰癖。栝樓黃連之愈消渴。薺芎甘草之解百毒。蘆如益熱（未詳）之護衆創。麻黃大青之主傷寒。俗人猶謂不然也。寧煞生請福。分著問祟。不冝信良醫之攻（藏本有疾字）病。反用巫史之紛若。况乎告之以金丹。可以度世。芝英可以延年。哉。昔留侯張良。吐出奇策。一代無有。智慮所及。非淺近人也。而猶謂不死可得者也。其聰明智用。非皆不逮世人。而曰吾將棄人間之事。以從赤松游耳。遂修道引。絕穀一年。規輕舉之道。坐呂后逼蹴。從求安太子之計。良不得已。爲畫致四皓之策。果如其言。呂后德之。而逼令強食之。故令其道不成耳。按孔安國祕記云。良得黃石公不死

之法。不但兵法而已。又云。夏本師四皓。角里先生。綺里季之徒。皆仙人也。良悉從受其神方。雖爲呂后所強。飲食尋復修行仙道。密自度世。但世人不知。故云其死耳。如孔安國之言。則良爲得仙也。又漢丞相張蒼。偶得小術。吮婦人乳汁。得一百八十歲。此蓋道之薄者。而蒼爲之。猶得中壽之三倍。況於備術。行諸祕妙。何爲不得長生乎。此事見於漢書。非空言也。抱朴子曰。服藥雖爲長生之本。若能兼行氣者。其益甚速。若不能得藥。但行氣而盡其理者。亦得數百歲。然又宜知房中之術。所以爾者。不知陰陽之術。屢爲勞損。則行氣難得力也。夫人在氣中。氣在人中。自天地至於萬物。無不須氣以生者也。善行氣者。內以養身。外以卻惡。然百姓日用而不知焉。吳越有禁呪之法。甚有明驗。(藏本作獻)多烝耳。(疑句有脫字)知之者。可以入大疫之中。與病人同牀而已不染。又以羣從行數十人。皆使無所畏。此是烝可以禳天災也。或有邪魅山精。侵犯人家。以瓦石擲人。以火燒人屋舍。或形見往來。或但聞其聲音言語。而善禁者。以烝禁之。皆即絕此。是烝可以禁鬼神也。入山林多溪毒蝮蛇之地。凡人暫經過。無不中傷。而善禁者。以烝禁之。能辟方數十里上。伴侶皆使無爲害者。又能禁虎豹及蛇蜂。皆悉令伏不能起。以烝禁金瘡。血卽登止。又能續骨連筋。以烝禁白刃。則可蹈之不傷。刺之不入。若人爲蛇虺所中。以烝禁之。則立愈。近世左慈趙明等。以烝禁水。水爲之逆流一二丈。又於茅屋上然火。煑食食之。而茅屋不焦。又以大釘釘柱。入七八寸。以烝吹之。釘卽涌射而出。又以烝禁沸湯。以百許錢投中。令一人手探攪取錢。而手不灼爛。又(藏本作損非)禁水著中庭露之。大寒不冰。又能禁一里中炊者。盡不得蒸熟。又禁犬令不得吠。昔吳遣賀將軍討山賊。賊中有善禁者。每當交戰。官軍刀劍。皆不得拔。弓弩射矢。皆還向。輒致不利。賀將軍長智有才思。乃曰。吾聞金有刃者可禁。蟲有毒者可禁。其無刃之物。無毒之蟲。則不可禁。彼能禁吾兵者。必不能禁無刃物矣。乃多作勁木白棒。選異力精卒五千人。爲先登。盡捉搵。彼山賊恃其善禁者。了不能(一本作爲)備。於是官軍以白棒擊之。大破彼賊。禁者果不復行。所打煞者。乃有萬計。夫烝出於形。用之其効至此。何疑不可絕穀治病。延年養性乎。仲長公理者。才達之士也。著昌言。亦論行烝。可以不飢不病。云。吾始者未之信也。至於爲之者。盡乃然矣。養性之方若此。至約而吾未之能也。豈不以心馳於世務。思銳於人事哉。他人之不能者。又必與吾同此疾也。昔有明師知不死之道者。燕君使人學之。不捷而師死。燕君怒其使者。將加誅焉。諫者曰。夫所憂者莫過乎死。所重者莫急乎生。彼自

喪其生亦安能令吾君不死也。君乃不誅其諫辭則此爲良說矣。（疑句有脫誤刻本此下添然亦非至當之論七字非）使彼有不死之方若吾所聞行烝之法則彼說師（疑衍說師二字）之死者未必不知道也。直不能棄世事而爲之。故雖知之而無益耳。非無不死之法者也。又云河南密縣有卜成者學道經久乃與家人辭去其始步稍高遂入雲中不復見。此所謂舉形輕飛白日昇天仙之上者也。陳元方韓元長皆潁川之高士也與密相近二君所以信天下之有仙者蓋各以其父祖及見卜成者成仙昇天故耳。此則又有仙之一證也。（按卜當作上後漢書方術傳云上成公廣韻以爲上成複姓疑者是公字之誤耳）

微旨卷第六

抱朴子曰余聞歸同契合者則不言而信著途殊別務者雖忠告而見疑夫尋常咫尺之近理人間取舍之細事沈浮過於金羽皁白分於粉墨而抱惑之士猶多不辨焉豈況說之以世道之外示之以至微之旨大而笑之其來久矣豈獨今哉夫明之所及雖玄陰幽夜之地豪釐芒髮之物不以爲難見（藏本作焉）苟所不逮者雖日月麗天之炤灼嵩岱干雲之峻峭猶不能察焉黃老玄聖深識獨見開祕文於名山受仙經於神人蹶埃塵以遺累凌大遐以高躋金石不能與之齊堅龜鶴不足與之等壽念有志於將來愍信者之無文垂以方法炳然著明小修則小得大爲則大驗然而淺見之徒區區所守甘於茶蓼而不識粘蜜酣於醜酪而不賞醇醪知好生而不知有養生之道知畏死而不信有不死之法知飲食過度之畜疾病而不能節肥甘於其口也知極情恣欲之致枯損而不知割懷於所欲也余雖言神仙之可得安能令其信乎或人難曰子體無參午達理奇毛通骨年非安期彭祖多歷之壽目不接見神仙耳不獨聞異說何以知長生之可獲養性之有徵哉若覺玄妙於心得運逸鑿於獨見所未敢許也夫衣無蔽膚之具資無謀夕之儲而高談陶朱之術自同猗頓之策取譏論者其理必也抱痼疾而言精和鵲之技屢奔北而稱究孫吳之算人不信者以無效也余答曰夫寸縮（意林引作縮按縮皆非也當作蝟蝟者井中小蟲也見爾雅郭注）沈迹濫（一字誤倒意林引作濫跡爲是跡水又見後明本篇）水之中則謂天下無四海之廣也芒蝟宛轉果核之內則謂八極之界盡於茲也雖告之以無涯之浩汗語之以宇宙

之恢闊。以爲空言。必不冝信也。若令吾眼有方瞳。耳長出頂。亦將控飛龍而駕慶雲。凌流電而造倒景。子又將安得而詰我。設令見我。又將呼爲天神地祇異類之人。豈謂我爲學之所致哉。姑（藏本作始）聊以先覺挽引同志。豈強令吾子之徒。皆信之哉。若令家戶有仙人。屬目比肩。吾子雖蔽。亦將不疑。但彼人之道成。則蹈青霄而遊紫極。自非通靈。莫之見聞。吾子必爲無耳。世人信其臆斷。仗其短見。自謂所度。事無差錯。習乎所致。怪乎所希。提耳指掌。終於不悟。其來尙矣。豈獨今哉。或曰。屢承嘉談。足以不疑於有仙矣。但更自嫌於不能爲耳。敢問更有要道。可得單行者否。抱朴子曰。凡學道當階淺以涉深。由難以及易。志誠堅果。無所不濟。疑則無功。非一事也。夫根莖不洞地。而求柯條干雲。淵源不泓竅。而求湯流萬里者。未之有也。是故（二字刻本作自）非積善陰德。不足以感神明。非誠心款契。不足以結師友。非功勞不足以論大試。又未遇明師（藏本無此二字）而求要道。未可得也。九丹金液。最是仙主。然事大費重。不可卒辦也。寶精愛炁。最其急也。并將服小藥以延年命。學近術以辟邪惡。乃可漸階精微矣。或曰。方術繁多。誠難精備。除置金丹。其餘可修。何者爲善。抱朴子曰。若未得其至要之大者。則其小者。不可不廣知也。蓋藉衆術之共成長生也。大而諭之。猶世主之（藏本無此字）治國焉。文武禮律。無一不可也。小而諭之。猶工匠之爲車焉。輻輳軸轄。莫或應虧也。所爲術者。內修形神。使延年愈疾。外攘邪惡。使禍害不干。比之琴瑟。不可以子絃求五音也。方之甲冑。不可以一札待鋒刃也。何者。五音合用不可闕。而鋒刃所集不可少也。凡養生者。欲令多聞而體要。博見而善擇。偏修一事。不足必賴也。又患好生之徒。各仗其所長。知玄素之術者。則曰。唯房中之術。可以度世矣。明吐納之道者。則曰。唯行氣可以延年矣。知屈伸之法者。則曰。唯導引可以難老矣。知草木之方者。則曰。唯藥餌可以無窮矣。學道之不成。就由乎偏枯之若此也。淺見之家。偶知一事。便言已足。而不識真者。雖得善方。猶更求無已。以消工棄日。而所施用。意無一定。此皆兩有所失者也。或本性慧鈍。所知殊尙淺近。便強入名山。履冒毒螫。屢被中傷。恥復求還。或爲虎狼所食。或爲魍魎所殺。或餓而無絕穀之方。寒而無自溫之法。死於崖谷。不亦愚哉。夫務學不如擇師。師所聞素狹。又不盡情以教之。因告云。爲道不在多也。夫爲道不在多。自爲已有。金丹至要。可不用餘耳。然此事知之者甚希。寧可虛待不必之大事。而不修交益之小術乎。譬猶作家。云不專用他物者。蓋謂有金銀珠玉。在乎掌握懷抱之中。足以供累世之費者耳。苟其無此。何可不廣播百

穀多儲果疏乎。(刻本作蔬藏本如此)是以斷穀辟兵。厭劾鬼魅。禁禦百毒。治救衆疾。入山則使猛獸不犯。涉水則令蛟龍不害。經瘟疫則不畏。遇急難則隱形。此皆小事而不可不知。況過此者。何可不聞乎。或曰。敢問欲修長生之道。何所禁忌。抱朴子曰。禁忌之至急。在不傷不損而已。按易內戒及赤松子經。及河圖記命符。皆云天地有司過之神。隨人所犯輕重以奪其算。算減則人貧耗疾病。屢逢憂患。算盡則人死。諸應奪算者有數百事。不可具論。又言身中有三尸。三尸之爲物雖無形。而實魂。(藏本作魄)靈鬼神之屬也。欲使人早死。此尸當得作鬼。自放縱遊行。享人祭酹。是以每到庚申之日。輒上天白司命道人所爲過失。又月晦之夜。竈神亦上天白人罪狀。大者奪紀。紀者三百日也。小者奪算。算者三日也。(原注或作一日)吾亦未能審此事之有無也。然天道邈遠。鬼神難明。趙簡子秦穆公。(藏本作王非)皆親受金策於上帝。有土地之明徵。山川草木井竈洿池。猶皆有精氣。及人身中。(疑此下有脫文)況天地爲物之至大者。於理當有精神。有神則宜賞善而罰惡。但其體大而網疎。不必機發而響應耳。然覽諸道戒。無不云欲求長生者。必欲積善立功。慈心於物。恕己及人。仁逮昆蟲。樂人之吉。愍人之苦。矜人之急。救人之窮。手不傷生。口不勸禍。見人之得。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不自貴。不自譽。不嫉妬勝己。不佞諂陰賊。如此乃爲有德。受福於天。所作必成。求仙可冀也。若乃憎善好殺。口是心非。背向異辭。反戾直正。虛害其下。欺罔其上。叛其所事。受恩不感。弄法受賂。縱曲枉直。廢公爲私。刑加無辜。破人之家。收人之寶。害人之身。取人之位。侵克賢者。誅戮降伏。謗訕仙聖。傷殘道士。彈射飛鳥。剗胎破卵。春夏燎獵。罵詈神靈。教人爲惡。蔽人之善。危人自安。佻人自功。壞人佳事。奪人所愛。離人骨肉。辱人求勝。取人長錢。還人短陌。決放水火。以術害人。迫脅羸弱。以惡易好。強取強求。擄掠致富。不公不平。淫佚傾邪。凌孤暴寡。捨。(藏本作捨)遺取施。欺給誑詐。好說人私。持人長短。牽天援地。詛詖求直。假借不還。換貸不償。求欲無已。憎拒忠信。不順上命。不敬所師。笑人作善。欺人苗稼。損人器物。以窮人用。以不清潔。飲飼他人。輕秤小斗。狹幅短度。以僞雜真。採取姦利。誘人取物。越井跨竈。晦歌朔哭。凡有一事。輒是一罪。隨事輕重。司命奪其算紀。算盡則死。但有惡心而無惡迹者。奪算。若惡事而損於人者。奪紀。(藏本無奪紀二字疑有脫文)若算紀未盡而自死者。皆殃及子孫也。諸橫奪人財物者。或許其妻子家口以當填之。以致死喪。但不卽至耳。其惡行若不足以煞其家人者。久久終遭水火劫盜。及遺失器物。(藏本作及

行求遺器物。或遇縣官疾病。自營醫藥。烹牲祭祀所用之費。要當令足以盡其所取之直也。故道家言枉煞人者。是以兵刃而更相殺。其取非義之財。不避怨恨。譬若以漏脯救飢。鳩酒解渴。非不暫飽而死亦及之矣。其有實行諸惡事。後自改悔者。若曾枉煞人。則當思救濟應死之人以解之。若妄取人財物。則當思施與貧困以解之。若以罪加人。則當思薦達賢人以解之。皆一倍於所爲。則可便受吉利。轉禍爲福之道也。能盡不犯之。則必延年益壽。學道速成也。夫天高而聽卑。物無不鑒。行善不怠。必得吉報。羊公積德布施。詣平皓首。乃受天墜之金。蔡順至孝。感神應之。郭巨煞子爲親。而獲鐵券之重賜。然善事難爲。惡事易作。而愚人復以項託伯牛輩。謂天地之不能辦臧否。而不知彼有外名者。未必有內行。有陽譽者。不能解陰罪。若以薺麥之生死。而疑陰陽之大氣。亦不足以致遠也。蓋上士所以密勿而僅免。凡庸所以不得其欲矣。或曰。道德未成。又未得絕迹名山。而世不同古。盜賊甚多。將何以卻朝夕之患。防無妄之災乎。抱朴子曰。常以執日取六癸上土。以和百葉薰草。以泥門戶。方一尺。則盜賊不來。亦可取市南門土及歲破土。月建土。合和爲人。以著朱鳥。地亦壓盜也。有急則入生地而止。無患也。天下有生地。一州有生地。一郡有生地。一縣有生地。一鄉有生地。一里有生地。一宅有生地。一房有生地。或曰。一房有生地。不亦偏乎。抱朴子曰。經云。大急之極。隱於車軾。如此一車之中。亦有生地。一房有生地。或曰。一房有生地。或曰。竊聞求生之道。當知二山。不審此山。爲何所在。願垂告愷。以祛其惑。抱朴子曰。有之。非華霍也。非嵩岱也。夫太元之山。難知易求。不天不地。不沈不浮。絕險懸絕。崑崙(御覽七百二十一引作崔巍)崎嶇。和氣網緼。神意並游。玉井泓蓬。灌溉匪休。百二十官。曹府相由。離坎列位。玄芝萬株。絳樹特生。其寶皆殊。(御覽引作實如珠)金玉嵯峨。醴泉出隅。還年之士。挹其清流。子能修之。喬松可儔。此一山也。長谷之山。杳杳巍巍。玄氣(御覽引作靈)飄飄。玉液霏霏。金池紫房。在乎其隈。愚人妄往。至皆死歸。有道之士。登之不衰。採服黃精。以致天飛。此二山也。皆古賢之所秘。子精思之。或曰。願聞真人守身鍊形之術。抱朴子曰。深哉問也。夫始青之下月與日。兩半同昇。合成一出。彼玉池入金室。大如彈丸。黃如橘。中有嘉味甘如蜜。子能得之。謹勿失。既往不追。身將滅。純白之氣。至微密。昇於幽關。三曲折。中丹煌煌。獨無匹。立之命門。形不卒。淵乎妙矣。難致詰。此先師之口訣。知之者。不畏萬鬼五兵也。或曰。聞房中之事。能盡其道者。可單行致神仙。并可以移災解罪。轉禍爲福。居官高遷。商賈倍利。信乎。抱朴子曰。

此皆巫書妖妄過差之言。由於好事增加潤色。至令失實。或亦姦僞造作。虛妄以欺誑世人。隱藏端緒。以求奉事。招集弟子。以規世利耳。夫陰陽之術。高可以治小疾。次可以免虛耗而已。其理自有極。安能致神仙而卻禍致福乎。人不可以陰陽不交。坐致疾患。若欲縱情恣欲。不能節宣。則伐年命。善其術者。則能卻走馬以補腦。還陰丹於朱腸。采玉液於金池。引（藏本作到）三五於華梁。令人老有美色。終其所稟之天年。而俗人聞黃帝以千二百女昇天。便謂黃帝單以此事致長生。而不知黃帝於荆山之下。鼎湖之上。飛九丹成。乃乘龍登天也。黃帝自可有千二百女耳。而非單行之所由也。凡服藥千種。三牲之養。而不知房中之術。亦無所益也。是以古人恐人輕恣情性。故笑爲之說。亦不可盡信也。玄素論之水火。水火煞人而又生人。在於能用與不能耳。大都知（舊脫如字）校補。其要法。御女多多益善。如不知其道而用之。一兩人足以速死耳。彭祖之法。最其要者。其他經多煩勞難行。而其爲益。不必如其書。人少有能爲之者。口訣亦有數千言耳。不知之者。雖服百藥。猶不能得長生也。

塞難卷第七

或曰。皇穹至神。賦命宜均。何爲使喬松凡人。受不死之壽。而周孔大聖。無久視之祚哉。抱朴子曰。命之修短。實由所值。受氣結胎。各有星宿。天道無爲。任物自然。無親無疎。無彼無此也。命屬生星。則其人必好仙道。好仙道者。求之亦必得也。命屬死星。則其人亦不信仙道。不信仙道。（藏本無此四字）則亦不自修其事也。所樂善否。判於所稟。移易予奪。非天所能。譬猶金石之消於爐冶。瓦器之甄於陶甕。雖由之以成。形而銅鐵之利鈍。礪器之邪正。適遇所遭。非復爐竈之事也。或人難曰。夏工所作。皆由其手。天之神明。何所不爲。而云人生各有所值。非彼昊蒼所能匠成。愚甚惑焉。未之敢許也。抱朴子答曰。渾茫剖判。清濁以陳。或昇而動。或降而靜。彼天地猶不知所以然也。萬物感氣。並亦自然。與彼天地。各爲一物。但成有先後。體有巨細耳。有天地之大。故覺萬物之小。有（藏本無此字）萬物之小。故覺天地之大。且夫腹背雖包圍五臟。而五臟非腹背之所作也。肌膚雖纏裹血氣。而血氣非肌膚之所造也。天地雖含囊萬物。而萬物非天地之所爲也。譬猶草木之因山林以萌秀。而山林非有事焉。魚鼈之（藏本無此字）託水澤以產育。而水澤非有爲焉。俗人見天地之大也。以萬物之小也。因曰天地爲萬物之父母。

萬物爲天地之子孫。夫蛭生於我。豈我之所作。故蛭非我不生。而我非蛭之父親。蛭非我之子孫。蟻蠓之育於醯醋。芝樞（按樞當作樞。卽禮記芝樞也。廣韻樞木耳。別名可證樞卽樞字矣。）之產於木石。蝮蠅之滋於汚泥。翠蘿之秀於松枝。非彼四物所創匠也。萬物盈乎天地之間。豈有異乎斯哉。天有日月寒暑。人有瞻視呼吸。以遠況近。以此推彼。人不能自知其體。老少痛痒之何故。則彼天亦不能自知其體。盈縮災祥之所以。人不能使耳目常聰明。榮衛不輟。則天亦不能使日月不薄蝕。四時不失序。由茲論之。大壽之事。果不在天地。仙與不仙。決非（疑作在）所值也。夫生我者父也。娠我者母也。猶不能令我形器必中適。姿容必妖（按妖當作姣）。麗性理必平和。智慧必高遠。多致我氣力。延我年命。而或舛陋。或且黑且醜。或聾盲頑。或枝離劬。所得非所欲也。所欲非所得也。況乎天地遠闊者哉。父母猶復其遠者也。我自身不能使之永壯而不老。常健而不疾。喜怒不失宜。謀慮無悔吝。故授（蘇本作受）氣流形者父母也。受而有之者我身也。其餘則莫有親密乎此者也。莫有制御乎此者也。二者已不能有損益於我矣。天地亦安得與知之乎。必若人物皆天地所作。則宜皆好而無惡。悉成而無敗。衆生無不遂之類。而頃（按頃當作傾）楊無春彫之悲矣。子以天不能使孔孟有度世之祚。益知所稟之有自然。非天地所剖分也。聖之爲德。德之至也。天若能以至德與之。而使之所知不全（按當作所如不全）。功業不建。位不霸王。壽不盈百。此非天有爲之驗也。聖人之死。非天所殺。則聖人之生。非天所挺也。賢不必壽。愚不必夭。善無近福。惡無近禍。生無定年。死無常分。盛德哲人。秀而不實。竇公庸夫。年幾二百。伯牛廢疾。子夏喪明。盜跖窮凶。而白首。莊躄極惡。而黃髮。天之無爲於此明矣。或曰。仲尼稱自古皆有死。老子曰。神仙之可學。夫聖人之言。信而有徵。道家所說。誕而難用。抱朴子曰。仲尼。儒者之聖也。老子。得道之聖也。儒教近而易見。故宗之者衆焉。道意遠而難識。故達之者寡焉。道者。萬殊之源也。儒者。大淳之流也。三皇以往。道治也。帝王以來。儒教也。談者咸知（刻本有上字）高世之敦朴。而薄季俗之澆散。何獨重仲尼而輕老氏乎。是玩華藻於木末。而不識所生之有本也。何異乎貴明珠而賤淵潭。愛和璧而惡荆山。不知淵潭者明珠之所自出。荆山者和璧之所由生也。且夫養性者。道之餘也。禮樂（蘇本作禮樂。唯樓觀本作禮樂。今據之改正）者。儒之末也。所以貴儒者。以其移風易俗。不唯揖讓與盤旋也。所以尊道者。以其不言而化行。匪獨養生之一事也。若儒道果有先後。則仲尼未可專信。而老氏未

可孤用。仲尼既敬問伯陽，願比老彭。又自以知魚鳥而不識龍，喻老氏於龍，蓋其心服之辭，非空言也。與顏回所言瞻之在前，忽然在後，鑽之彌堅，仰之彌高，無以異也。或曰：仲尼親見老氏而不從學道，何也？抱朴子曰：以此觀之，益明所稟有自然之命，所尙有不易之性也。仲尼知老氏玄妙貴異，而不能挹酌清虛，本源大宗，出乎無形之外，入乎至道之內，其所諮受，止於民間之事而已。安能請求仙法耶？付其用心汲汲，專於教化，不存乎方術也。仲尼雖聖於世事，而非能沈靜玄默，自（藏本無此字）守無爲者也。故老子戒之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慾，態色與淫志，是無益於子之身。此足以知仲尼不免于俗情，非學仙之人也。夫栖栖（藏本作栖栖），遑遑，務在匡時，仰悲鳳鳴，俯歎匏瓜，沽之恐不售，恍慨思執鞭，亦何暇捨經世之功業，而修養生之迂闊哉？或曰：儒道之業，孰爲難易？抱朴子答曰：儒者易中之難也，道者難中之易也。夫棄交遊，委妻子，謝榮名，損利祿（按利祿當作祿仕與上文子下文耳，已喜取爲韻），割粲爛於其目，抑鏗鏘於其耳，恬愉靜退，獨善守己，諍來不戚，譽至不喜，睹貴不欲，居賤不恥，此道家之難也。出無慶弔之望，入無瞻視之責，不勞神於七經，不運思於律歷，意不爲推步之苦，心不爲藝文之役，衆煩旣損，和氣自益，無爲無慮，不怵不惕，此道家之易也。所謂難中之易矣。夫儒者所修，皆憲章成事，出處有則，語默隨時，師則循（藏本無此字），比屋而可求（藏本作封），書則因解注以釋疑，此儒者之易也。鉤深致遠，錯綜典墳，該河洛之籍籍，博百氏之云云，德行積於衡巷，忠（忠舊讀作志，今校正），貞盡於事君，仰馳神於垂象，俯運思於風雲，一事不知，則所爲不通，片言不正，則褒貶不分，舉趾爲世人之所則，動履爲天下之（藏本無此字）所傳，此儒家之難也。所謂易中之難矣。篤論二者，儒業多難，道家約易，吾以患其難矣，將舍而從其易焉。世之譏吾者，則比肩皆是也。可與得意者，則未見其人也。若同志之人，必存乎將來，則吾亦未謂之爲希矣。或曰：余聞見知名之高人，洽聞之碩儒，果以窮理盡性，研覈有無者多矣，未有言年之可延，仙之可得者也。先生明不能並日月，思不能出萬夫，而據長生之道，未之敢信也。抱朴子曰：吾庸夫近才，見淺聞寡，豈敢自許以拔羣獨識，皆勝世人乎？願曾以顯而求諸乎隱，以易而得之乎難，校其小驗，則知其大效，觀其已然，則明其未試耳。且夫世之不信天地之有仙者，又未冒規也，率有經俗之才，當塗之伎，涉覽篇籍，助教之書，以料人理之近易，辨凡猥之所惑，則謂衆之所疑，我能獨（藏本作獨能）斷之機兆之未朕，我能先覺之，是我

與萬物之情。無不盡矣。幽黯冥昧。無不得也。我謂無仙。仙必無矣。自來如此其堅固也。吾每見俗儒碌碌。守株之不信。至事者。皆病於頗有聰明。而偏枯拘繫。以小黠。自累不肖。(當作謂)爲純在乎極暗。而了不別菽麥者也。夫以管窺之狹見。而孤塞其聰明之所不及。是何異以一尋之繩。汲百仞之深。不覺所用之短。而云井之無水也。俗有聞猛風烈火之聲。而謂天之冬雷。見遊雲西行。而謂月之東馳。人或告之。而終不悟信。此信己之多者也。夫聽聲者。莫不信我之耳焉。視形者。莫不信我之目焉。而或者所聞見。言是而非。然則我之耳目。果不足信也。況乎心之所度。無形無聲。其難察。尤甚於視聽。而以己心之所得。必固世聞至遠之事。謂神仙爲虛言。不亦蔽哉。抱朴子曰。妍媸。(藏本作世)有定矣。而憎愛異情。故兩目不相爲視焉。雅鄭有素矣。而好惡不同。故兩耳不相爲聽焉。真僞有質矣。而趨舍舛忤。故兩心不相爲謀焉。以醜爲美者有矣。以濁爲清者有矣。以失爲得者有矣。此三者。乖殊炳然。可知如此其易也。而彼此終不可得而一焉。又況乎神仙之事。事之妙者。而欲令人皆信之。未有可得之理也。凡人悉使之知。又何貴乎。遠者哉。若待俗人之息妄言。則俟河之清。未爲久也。吾所以不能默者。冀夫可上可下者。可引致耳。其不移者。古人已未如之何矣。抱朴子曰。至理之未易明。神仙之不見信。其來久矣。豈獨今哉。太上自然知之。其次告而後悟。若夫聞而大笑者。則悠悠皆是矣。吾之論此也。將有多敗之悔。失言之咎。(厚注魯一作者)乎。夫物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焉。蓋盛陽不能榮枯朽之木。神明不能變沈溺之性。子貢不能悅祿。(按祿當作錄事。見呂氏春秋。必已推南子人間訓前論仙篇云。則術家有拘錄之法。用錄字義。正同)馬之野人。古公不能釋欲地之戎狄。實理有所不通。善言有所不行。章甫不售於蠻越。赤舄不用於跣夷。何可強哉。夫見玉而指之。(藏本無此字)曰石。非玉之不真也。待和氏而後識焉。見龍而命之曰蛇。非龍之不神也。須蔡墨而後辨焉。所以貴道者。以其加之不可益。蕭損之不可滅也。所以貴德者。以其聞毀而不慘。見譽而不悅也。彼誠以天下之必無仙。而我獨以實有而與之諍。諍之彌久。而彼執之彌固。是虛長此紛紜。而無救於不解。果當從連環之義乎。

釋滯卷第八

或問曰。人道多端。求仙至難。非有廢也。則事不兼濟。藝文之業。憂樂之務。君臣之道。胡可替乎。抱朴子答曰。要道

不煩所爲鮮耳。但患志之不立。信之不篤。何憂於人理之廢乎。長才者兼而修之。何難之有。內寶養生之道。外則和光於世。治身而身長修。治國而國太平。以六經訓俗士。以方術授知音。欲少留。則且止而佐時。欲昇騰。則凌霄而輕舉者。上士也。自持才力。不能並成。則棄置(藏本作智)人間。專修道德者。亦其次也。昔黃帝荷四海之任。不妨鼎湖之舉。彭祖爲大夫八百年。然後西適流沙。伯陽爲柱史。寧封爲陶正。方回爲閭士。呂望爲太師。仇生任於殷。馮丹官於晉。范公霸越而泛海。琴高執笏於宋康。常生降志於執鞭。莊公藏器於小吏。(舊本作史。今校正)古人多得道。而匡世修之於朝隱。蓋有餘力故也。(藏本無此字)何必修於山林。(藏本無此二字)盡廢生民之事。然後乃成乎。亦有心安靜。性惡諠譁。以縱逸爲歡。以榮任爲戚者。帶索監縷。茹草操耜。玩其三樂。守常待終。不營苟生。不憚速死。辭千金之聘。忽卿相之貴者。無所修爲。猶常如此。況又加之以知神仙之道。其亦必不肖役身於世矣。各從其志。不可一概而言也。抱朴子曰。世之謂一言之善。貴於千金。然蓋亦軍國之得失。行己之臧否耳。至於告人以長生之訣。授之以不死之方。非特若彼常人之善言也。則奚徒千金而已乎。設使有因病垂死。而有能救之得愈者。莫不謂之爲宏恩重施矣。今若按仙經飛九丹水金玉。則天下皆可令不死。其惠非但活一人之功也。黃老之德。固無量矣。而莫之克識。謂爲妄誕之言。可歎者也。抱朴子曰。欲求神仙。唯當得其至要。至要者在於寶精行炁。服一大藥便足。亦不用多也。然此三事。復有深淺。不值明師。不經勤苦。亦不可倉卒而盡知也。雖云行炁。而行炁有數法焉。雖曰房中。而房中之術。近有百餘事焉。雖言服藥。而服藥之方略。有千條焉。初以授人。皆從淺始。有志不怠。勤勞可知。方乃告其要耳。故行炁。或可以治百病。或可以入瘟疫。或可以禁蛇虎。或可以止瘡血。或可以居水中。或可以行水上。或可以辟飢渴。或可以延年命。其大要者。胎息而已。得胎息者。能以鼻口噓吸。如在胞胎之中。則道成矣。初學行炁。鼻中引炁而閉之。陰以心數。至一百二十。乃以口微(藏本無此字)吐之。(當重有二字)及引之。皆不欲令己(藏本作自)耳聞其炁出入之聲。常令入多出少。以鴻毛著鼻口之上。吐炁而鴻毛不動爲候也。漸習轉增其心數。久久可以至千。至千則老者更少。日還一日矣。夫行炁當以生炁之時。勿以死炁之時也。故曰仙人服六炁。此之謂也。一日一夜有十二時。其從半夜以至日中。六時爲生炁。從日中至夜半。六時爲死炁。死炁之時。行炁無益也。善用炁者。噓水。水爲之逆流數步。噓火。火爲之滅。噓虎狼。虎狼伏而不得

動起。噓蛇虺。蛇虺蝮而不能去。若他人爲兵刃所傷。噓之血即止。聞有爲毒蟲所中。雖不見其人。遙爲噓祝我之手。男噓我左。女噓我右。而彼人雖在百里之外。即時皆愈矣。又中惡急疾。但吞三九之炁。亦登時差也。但人性多躁。少能安靜以修其道耳。又行炁大要。不欲多食。及食生菜肥鮮之物。令人炁強難閉。又禁恚怒。多恚怒則炁亂。既不得溢。或令人發效。故妙有能爲者也。予從祖仙公每大醉。及夏天盛熱。輒入深淵之底。一日許乃出者。正以能閉炁胎息故耳。房中之法十餘家。或以補救傷損。或以攻治衆病。或以采陰益陽。或以增年延壽。其大要在於還精補腦之一事耳。此法乃真人口口相傳。本不書也。雖服名藥。而復不知此要。亦不得長生也。人復不可都絕。陰陽（當重有一字）不交。則坐致壅闕之病。故幽閉怨曠。多病而不壽也。任情肆意。又損年命。唯有得其節宣之和。可以不振。若不得口訣之術。萬無一人爲之。而不以此自傷煞者也。玄素子都容成公彭祖之屬。蓋載其蘊事。終不以至要者。著於紙上者也。志求不死者。以勤行求之。余承師鄭君之言。故記以示將來之信道者。非臆斷之談也。余實復未盡其訣矣。一塗之道士。或欲專守交接之術。以規神仙。而不作金丹之大藥。此愚之甚矣。抱朴子曰。道書之出於黃老者。蓋少許耳。率多後世之好書者。各以所知見而滋長。遂令篇卷至於山積。古人質朴。又多無才。其所論物理。既不周悉。其所證按。又不著明。皆闕所要而難解。解之又不深遠。不足以演暢微言。開示憤悱。勸進有志。教戒始學。令知玄妙之途徑。禍福之源流也。徒誦之萬遍。殊無可得也。雖欲博涉。然宜詳擇其善者而後留意。至於不要之道書。不足尋繹也。未學者。或不別作者之淺深。其於名爲道家之言。便寫取累箱盈筐。盡心思索其中。是探燕窠而求鳳卵。搜井底而捕鱉（按鱉當作鱉。假借爲鱉。鮑氏家訓書證論後漢書三鱉。尚書大傳注鱉或爲鮑。鮑鱉也。其用字正同。傳寫者誤認爲蛇鱉之鱉而改之。以俗鱉字失之。遠矣。）魚。雖加至勤。非其所有也。不得必可施用。無故消棄日月。空有疲困之勞。了無錙銖之益也。進失當世之務。退無長生之功。則莫不指點之曰。彼修道如此之勤。而不得度世。是天下果無不死之法也。而不知彼之求仙。猶臨河羨魚而無網罟。非河中無魚也。又五千文雖出老子。然皆泛論較略耳。其中了不冒首尾全舉其事。有可承按者也。但暗誦此經而不得要道。直爲徒勞耳。又況不及者乎。至於文子莊子關令尹喜之徒。其屬文筆（藏本作華）雖祖述黃老。憲章玄虛。但瀆其大旨。永無至言。或復齊死生。謂無異以存活爲僇役。以殂歿爲休息。其去神仙。已千億里。

矣。豈足耽玩哉。其寓言譬喻。猶有可采。以供給碎用。充御卒乏。至使末世利口之奸佞。無行之弊子。得以老莊爲窟藪。不亦惜乎。或曰。聖明御世。唯賢是寶。而學仙之士。不肖進宦。人皆修道。誰復佐政事哉。抱朴子曰。背聖主而山栖者。巢許所以稱高也。遭有道而遁世者。莊伯所以爲貴也。軒轅之臨天下。可謂至理也。而廣成不與焉。唐堯之有四海。可謂太平也。而偃倭不佐焉。而德化不以之損也。才子不以之乏也。天乙革命。而務光負石以投河。姬武翦商。而夷齊不食於西山。齊桓之興。而少稷高枕於陋巷。魏文之隆。而干木散髮於西河。(藏本作之王)四老鳳戢於商洛。而不妨大漢之多士也。周黨麟跽於林藪。而無損孝文。(嘗有誤)之刑厝也。夫寵貴不能動其心。極富不能移其好。濯纓滄浪。不降不辱。以芳林爲臺榭。峻岫爲大廈。翠蘭爲綈牀。綠葉爲幃幙。被褐代裘衣。薇蕘當嘉饈。非躬耕不以充飢。非妻織不以蔽身。千載之中。時或有之。況又加之。以委六親於邦族。捐室家而不顧。背榮華如棄跡。絕可欲於胸心。凌嵩峻以獨往。但影響於各山。內視於無形之域。反聽乎至寂之中。八極之內。將遽幾人。而吾子乃恐君之無臣。不亦多憂乎。或曰。學仙之士。獨潔其身。而忘大倫之亂。背世主而有不臣之慢。余恐長生無成功。而罪罟將見及也。抱朴子答曰。夫北人石戶。善卷子州。皆大才也。而沈遁放逸。養其浩然。昇降(疑作墜)不爲之虧。大化不爲之缺也。沉學仙之士。未必有經國之才。立朝之用。得之不加塵露之益。棄之不覺毫釐之損者乎。方今九有同宅。而幽荒來仕。元凱委積。無所用之。士有待次之滯。官無暫曠之職。勤久者有遷敘之歎。勳高者有循資。(藏本作待備)之屈。濟濟之盛。莫此之笑。一介之徒。非所乏也。昔子晉舍視膳之役。棄儲貳之重。而靈王不責之。以不孝。尹生委衿帶之職。違式遏之任。而有周不罪之。以不忠。何者。彼誠亮其非輕世薄主。直以所好者異。匹夫之志。有不可移故也。夫有道之主。含垢善恕。知人心之不可同。出處之各有性。不逼不禁。以崇光大。上無嫌怨之偏心。下有得意之至歡。故能暉聲並揚於罔極。貪夫聞風而忤泥也。吾聞景風起則裘鏃息。世道夷則奇士退。今(藏本作會)喪亂既平。休牛放馬。烽燧滅影。干戈載戢。繁弱既韜。盧鵠將烹。子房出玄帷而反閭巷。信越釋甲冑而修魚釣。況乎學仙之士。萬未有一國家吝此。以何爲哉。然其事在於少思寡欲。其業在於全身久壽。非爭競之醜。無傷俗之負。亦何罪乎。且華霍之極大。滄海之混濛。其高不俟翔埃之來。其深不抑行潦之注。撮壤土不足以減其峻。挹(藏本作升)勺水不足以削其廣。一世不過有數仙人。何能有損人物之缺掌乎。或曰。

果其仙道可求得者。五經何以不載。周孔何以不言。聖人何以不度世。上智何以不長存。若周孔不知。則不可爲聖。若知而不學。則是無仙道也。抱朴子答曰。人生星宿。各有所值。既詳之於別篇矣。子可謂戴盆以仰望。不睹七曜之炳粲。暫引領於大川。不知重淵之奇怪也。夫五經所不載者無限矣。周孔所不言者不少矣。特爲吾子略說其萬一焉。雖大笑不可止。肩情難卒聞。(藏本作聞)且令子聞其較略焉。夫天地爲物之大者也。九聖共成易經。足以彌綸陰陽。不可復加也。今問善易者。周天之度數。四海之廣狹。宇宙之相去。凡爲幾里。上何所極。下何所據。及其轉動。誰所推引。日月遲疾。九道所乘。(藏本作乘)昏明脩短。七星迭正。五緯盈縮。冠珥薄蝕。四七凌犯。彗孛所出。氣矢之異。景老之祥。辰極不動。鎮星獨東。羲和外景而執。望舒內鑿而寒。天漢仰見。爲潤下之性。漚潮往來。有大小之變。五音六屬。占喜怒之情。雲動氣起。含吉凶之候。槐槍尤矢。旬始絳繹。(按絳繹當作絳繹。謂天籙及格澤也)四鎮五殘。天狗歸邪。或以示成。或以正敗。明易之生。不能論此也。以次問春秋四部詩書三禮之家。皆復無以對矣。皆曰。悉正經所不載。唯有巫咸甘公石申海中。鄒萌七曜。記之悉矣。余將問之曰。此六家之書。是爲經典之教乎。彼將曰。非也。余又將問曰。甘石之徒。是爲聖人乎。彼亦曰。非也。然則人生而戴天。詣老履地。而求之於五經之上。則無之。索之於周孔之書。則不得。今寧可盡以爲虛妄乎。天地至大。舉目所見。猶不能了。況於玄之又玄。妙之極妙者乎。復問俗人曰。夫乘雲翬產之國。肝心不朽之民。巢居穴處。獨目三首。馬閒(一本作鳥爪)狗蹄。脩臂交股。黃池無男。穿胸旁口。廩君起石而沈土船。(按沈當作沈)沙壹(藏本作丘非)觸木(藏本作目非)而生羣龍。女媧地出。壯(當作杜)宇天墮。覽(原注覽一作璧)飛犬言。山徙社移。三軍之衆。一朝盡化。君子爲鶴。小人成沙。女仞(原注一作丑)倚枯貳。(貳舊誤作二。今校正)負抱桎(桎舊誤作杜。今校正)寄居之蟲。委甲步肉。二首之蛇。弦之爲弓。不灰之木。不熱之火。昌蜀之禽。無目之獸。無身之頭。無首之體。精衛填海。元讓遞生。(按元當作交)火浣之布。切玉之刀。炎昧吐烈。磨泥瀉水。枯澀化形。山夔前跟。石脩九首。畢方人面。少千之劾。伯率聖卿之役。蕭霜。西羌以唐景興。鮮卑以乘(藏本作乘。誤)鸞。林邑以神錄王。庸蜀以流尸帝。鹽神嬰來。(按來當作采)而蟲飛。縱目世變於荆岫。五丁引蛇以傾峻。肉甚(刻本作肉其)振翅於三海。金簡玉字。發於禹井之側。正機平衡。割乎文。(按文當作合。事見後辨問篇)石之中。凡此奇事。蓋以千計。五經所不載。周孔所不說。可皆

復云無是物乎。至於南人能入柱以出耳。禦寇停肘水而控弦。伯昏躡億仞而企踵。呂梁能行歌以憑淵。宋公克象葉以亂真。公輸飛木鳩之翩翹。離朱覲毫芒於百步。賁獲効膂力於萬鈞。越人揣鍼以蘇死。豎亥超迹於累千。郢人奮斧於鼻堊。仲都袒身於寒天。此皆周孔所不能爲也。復可以爲無有乎。若聖人誠有所不能。則無怪於不得仙。不得仙。亦無妨於爲聖人。爲聖人。偶所不聞。何足以爲攻難之主哉。聖人或可同去留。任自然。有身而不私。有生而不營。存亡任天。長短委命。故不學仙。亦何怪也。

道意卷第九

抱朴子曰。道者。涵乾括坤。其本無名。論其無。則影響猶爲有焉。論其有。則萬物尙爲無焉。隸首不能計其多少。離朱不能察其髣髴。吳札晉野竭聰。不能尋其音聲。平窈冥之內。獮狝豸猪（四字据刻本如此疑傳寫誤也藏本豸猪作豸猪）。疾走不能迹其兆朕。乎宇宙之外。以言乎邇。則周流秋毫而有餘焉。以言乎遠。則彌綸太虛而不足焉。爲聲之聲。爲響之響。爲形之形。爲影之影。方者得之而靜。員者得之而動。降者得之而俯。昇者得之以仰。強名爲道。已失其真。況復乃千割百判。億分萬析。使其姓號。至於無垠。去道遼遠。不亦遠哉。俗人不能識其太初之本。而修其流淫之末。人能淡默恬愉。不染不移。養其心以無欲。隨其神以粹素。掃滌誘慕。收之以正。除難求之思。遣害真之累。薄喜怒之邪。滅愛惡之端。則不請福而福來。不禳禍而禍去矣。何者。命在其中。不繫於外。道存乎此。無俟於彼也。患乎凡夫。不能守真。無杜遏之檢括。愛嗜好之播奪（藏本作策）。馳騁流遁。有迷無反。情感物而外起。智接事而旁溢。誘於可欲。而天理滅矣。惑乎見聞。而純一遷矣。心受制於奢玩。情濁亂於波蕩。於是有傾越之災。有不振之禍。而徒烹宰肥腩。沃醑醪醴。撞金伐革。謳歌踴躍。拜伏稽顙。守請虛坐。求乞福願。冀其必得。至死不悟。不亦哀哉。若乃精靈困於煩擾。榮衛消於役用。煎熬形氣。刻削天和。勞逸過度。而碎首以（藏本無此字）。請命。變起膏肓。而祭禱以求痊。當風臥濕。而謝罪於靈祇。飲食失節。而委禍於鬼魅。蕞爾之體。自貽茲患。天地神明。曷能濟焉。其烹牲馨羣。何能補焉。夫福非足恭所請也。禍非禋祀所禳也。若命可以重禱。延疾可以豐祀。除則富姓可以必長生。而貴人可以無疾病也。夫神不歆非族。鬼不享淫祀。卓隸之巷。不能紆金根（藏本作銀非）之軒。布

衣之門。不能動六轡之駕。同爲人類。而尊卑兩絕。況於天神緬邈。清高其倫異矣。貴亦極矣。蓋非臭鼠之酒肴。庸民之曲躬。所能感降。亦已明矣。夫不忠不孝。罪之大惡。積千金之路。太牢之饌。求名於明主。釋德責於邦家。以人釋人。猶不可得。況年壽難獲於令名。篤疾難除於愆責。鬼神異倫。正直是與。冀其曲祐。未有之也。夫慚德之主。忍詬之臣。猶能賞善。不須貨財。罰惡不任私情。必將修繩履墨。不偏不黨。豈況鬼神。過此之遠。不可以巧言動。不可以飾賂求。斷可識矣。楚之靈王。躬自爲巫。靡愛斯牲。而不能卻吳師之討也。漢之廣陵。敬奉李頌。被願當作。須事見漢書武五子傳。傾竭府庫。而不能救叛逆之誅也。孝武（武舊誤作文今校正）尤信鬼神。咸秩無文。而不能免五柞之殂。孫主貴待華鸞。封以王（藏本作住非）爵。而不能延命盡之期。非犧牲之不博碩。非玉帛之不（按此下疑有脫文）豐醴。信之非不款。敬之非不重。有丘山之損。無毫釐之益。豈非失之於近。而營之於遠乎。第五公誅除妖道。而旣壽且貴。宋廬江罷絕山祭。而福祿永終。文翁破水靈之廟。而身吉民安。魏武禁淫祀之俗。而洪慶來假。前事不妄。（按妄當作忘）將來之鑒也。明德惟馨。無憂者壽。畜寶不夭。多慘用老。自然之理。外物何爲。若饗之失和。伐之不解。百病緣隙而結。榮衛竭而不悟。太牢三牲。曷能濟焉。俗所謂（按當有脫字）率皆妖僞。轉相誑惑。久而彌甚。旣不能修療病之術。又不能返其大迷。不務藥石之救。惟專祀祭之謬。祈禱无已。閭卜不倦。巫祝小人。妄說禍祟。疾病危急。唯所不聞。聞輒修爲。損費不訾。富室竭其財儲。貧人假舉倍息。田宅割裂。以訖盡。篋櫃倒裝。而無餘。或偶有自差。便謂受神之賜。如其死亡。便謂鬼不見赦。幸而誤活。財產窮罄。遂復飢寒凍餓而死。或起爲刦剽。或穿窬斯濫。（一本作或縱而爲穿窬非）喪身於鋒鏑之端。自陷於醜惡之刑。皆此之由也。或什物盡於祭祀之費耗。穀帛淪於貪濁之師巫。旣沒之日。無復凶器之直。衣衾之周。使尸朽蟲流。良可悼也。愚民之蔽。乃至於此哉。淫祀妖邪。禮律所禁。然而凡夫。結不可悟。唯宜王者。更峻其法制。犯無輕重。致之大辟。購募巫祝。不肯止者。刑之無赦。肆之市路。不過少時。必當絕息。所以令百姓杜凍飢之源。塞盜賊之萌。非小惠也。曩者有張角。柳根王歆李甲之徒。或稱千歲。假託小術。坐在立亡。變形易說。誑眩黎庶。糾合羣愚。進不以延年益壽爲務。退不以消災治病爲業。遂以招集姦黨。稱合逆亂。不純自伏其辜。或至殘滅良人。或欺誘百姓。以規財利。錢帛山積。富踰王公。縱肆奢淫。侈服玉食。妓妾盈室。管絃成列。刺客死士。爲其致用。威傾邦君。勢凌有司。亡命遁逃。因爲窟藏。

皆由官不糾治。以臻斯患。原其所由。可爲歎息。吾徒匹夫。雖見此理。不在其位。末如之何。臨民官長。疑其有神。慮恐禁之。或致禍祟。假令頗有其懷。而見之不了。又非在職之要務。殿最之急事。而復是其愚妻頑子之所篤信。左右小人。並云不可。阻之者衆。本無至心。而諫怖者。異口同聲。於是疑惑。竟於莫敢。令人扼腕。舊誤作振。今校正。

腕發憤者也。余親見所識者數人。了不奉神明。一生不祈祭。身享遐年。名位巍巍。子孫蕃昌。且富且貴也。唯余亦無事於斯。唯四時祀先人而已。曾所遊歷。水陸萬里。道側房廟。固以百許。而往返徑遊。一無所過。而車馬無頗覆之變。涉水無風波之異。屢值疫癘。當得藥物之力。頻冒矢石。幸無傷刺之患。益知鬼神之無能爲也。又諸妖道百餘種。皆煞生血食。獨有李家。道無爲爲小差。然雖不屠宰。每供福食。無有限劑。市買所具。務於豐泰。精鮮之物。不得不買。或數十人廚。費亦多矣。復未純爲清省也。亦皆宜在禁絕之列。或問李氏之道。起於何時。余答曰。吳大帝時。蜀中有李阿者。穴居不食。傳世見之。號爲八百歲。公人往往問事。阿無所言。但占問顏色。若顏色欣然。則事皆吉。若顏容慘戚。則事皆凶。若阿含笑者。則有大慶。若微歎者。卽有深憂。如此之候。未曾一失也。後一旦忽去。不知所在。後（疑作復）有一人。姓李名寬。到吳而蜀語。能祝水治病頗愈。於是遠近翕然。謂寬爲李阿。因共呼之爲李八百。而實非也。自公卿以下。莫不雲集其門。後轉驕貴。不復得常見。賓客但拜其外門而退。其怪異如此。於是避役之吏民。依寬爲弟子者。恆近千人。而升堂入室。高業先進者。不過得祝水。及三部符。導引日月行炁而已。了無治身之要。服食神藥。延年駐命。不死之法也。吞氣斷穀。可得百日以還。亦不堪久。此是其術至淺可知也。余親識多有及見寬者。皆云寬衰老羸悴。起止咳噫。目瞋耳聾。齒墮髮白。漸又昏耗。或忘其子孫。與凡人無異也。然民復謂寬故作。無異以欺人。豈其然乎。吳曾有大疫。死者過半。寬所奉道室。名之爲廬。寬亦得溫病。託言入廬齋戒。遂死於廬中。而事寬者。猶復謂之化形尸解之仙。非爲真死也。夫神仙之法。所以與俗人不同者。正以不老不死爲貴耳。今寬老則老矣。死則死矣。此其不得道。居然可知矣。又何疑乎。若謂於仙法應尸解者。何不止人間一二百歲。住年不老。（藏本作死）然後去乎。天下非無仙道也。寬但非其人耳。余所以委曲論之者。寬弟子轉相教授。布滿江表。動有千許。不覺寬法之薄不足遵。承而守之。冀得度世。故欲令人覺此而悟其滯迷耳。天下有似是而非者。實爲無限。將復略說故事。以示後人之不解者。昔汝南有人。於田中設繩。以捕鼈。按此下有脫文。風俗

道怪神篇鮑君神李君神石賢士神與以下三條事同而文異難用相補今姑闕之以仍其舊而去。猶念取之不事其上。有鮑魚者。乃以一頭置甕中而去。本主來於甕中得鮑魚。怪之以爲神。不敢持歸。於是村里聞之。因共爲起屋立廟。號爲鮑君。後轉多奉之者。丹楹藻梲。鐘鼓不絕。病或有偶愈者。則謂有神。行道經過。莫不致祀焉。積七八年。鮑魚主後行過廟下。問其故。人具爲之說。其鮑魚主乃曰。此是我鮑魚耳。何神之有。於是乃息。又南頓人張助者。耕白田。有一李栽。應在耕次。助惜之。欲持歸。乃掘取之。未得卽去。以濕土封其根。以置空桑中。遂忘取之。助後作遠職。不在。後其里中人。見桑中忽生李。謂之神。其病目痛者。蔭息此桑下。因祝之。言李君能令我目愈者。謝以一狔。其目偶愈。便殺狔祭之。傳者過差。便言此樹能令盲者得見。遠近翕然。同來請福。常車馬填溢。酒肉滂沲。如此數年。張助罷職來還。見之。乃曰。此是我昔所置李栽耳。何有神乎。乃斫去。使止也。又汝南彭氏墓。近大道。墓口有一石人。田家老母到市。買數片餅。以歸。天熱。過蔭彭氏墓口樹下。以所買之餅。暫著石人頭上。忽然便去。而忘取之。行路人見石人頭上有餅。怪而問之。或人云。此石上（當作土）有神。能治病。愈者以餅來謝之。如此轉以相語云。頭痛者。摩石人頭。腹痛者。摩石人腹。亦還以自摩。無不愈者。遂千里來就石人治病。初但雞肋。（疑作脯）後用牛宰。爲立帳帷。管絃不絕。如此數年。忽日前忘餅。母聞之。乃爲人說。始無復往者。又洛西有古大墓。穿壞多水。墓中多石灰。石灰汁主治瘡。夏月行人。有病瘡者。煩熱。見此墓中水清好。因自洗浴瘡。偶便愈。於是諸病者聞之。悉往自洗。轉有飲之。以治腹內疾者。近墓居人。便於墓所立廟舍。而賣此水。而往買者。又常祭廟中。酒肉不絕。而來買者轉多。此水盡。於是賣水者。常夜竊他水。以益之。其遠道人。不能往者。皆因行便。（載本作使）或持器遺（當作遺）信買之。於是賣水者大富。人或言無神。官申禁止。遂填塞之。乃絕。又與古太守馬氏。在官有親故人投之。求恤焉。馬乃令此人出外住。詐云是神人。道士治病。無不手下立愈。又令辦士遊行。爲之虛聲云。能令盲者登視。覺者卽行。於是四方雲集。趨之如市。而錢帛固已山積。（二字舊誤。今校正）矣。又敕諸求治病者。雖不便愈。當告人言愈也。如此則必愈。若告人未愈者。則後終不愈也。道法正爾。不可不信。於是後人問前來者。前來輒告之云。已愈。無敢言未愈者也。旬日之間。乃致巨富焉。凡人多以小黠而大愚。聞延年長生之法。皆爲（當作謂）虛誕。而喜信妖邪鬼怪。令人鼓舞祈祀。所謂神者。皆馬氏誑人之類也。聊記其數事。以爲未覺者之戒焉。或

問曰：世有了無知道術方伎，而平安壽考者，何也？抱朴子曰：諸如此者，或有陰德善行，以致福祐，或受命本長，故令難老遲死，或亦幸而偶爾不逢災傷，譬猶田獵所經，而有遺禽脫獸，大火既過時餘，不燼草木也。要於防身御害，當修守形之防禁，佩天文之符劍耳。祭禱之事，無益也。當恃我之不可侵也，無恃鬼神之不侵我也。然思玄執一，含景環身，可以辟邪惡，度不祥，而不能延壽命，消體疾也。任自然無方術者，未必不有終其天年者也。然不可以值暴鬼之橫枉，大疫之流行，則無以卻之矣。夫儲甲冑，蓄箕箒者，蓋以爲兵爲雨也。若幸無攻戰，時不沈陰，則有與無正同耳。若矢石霧合，飛鋒烟交，則知裸體者之困矣。洪兩河傾，素雪彌天，則覺露立者之劇矣。不可以齋麥之細碎，疑陰陽之大氣，以誤晚學之散人，謂方術之無益也。

明本卷第十

或問：儒道之先後。抱朴子答曰：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先（此下當有脫文）以爲陰陽之術，衆於忌諱，使人拘畏，而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墨者儉而難遵，不可偏修。法者嚴而少恩，傷破仁義。唯道家之教，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包儒墨之善，總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指約而易明，事少而功多。務在全大宗之朴，守真正之源者也。而班固以史遷先黃老而後六經，謂遷爲謬。夫遷之治聞，旁綜幽隱，沙汰事物之臧否，覈實古人之邪正，其評論也，實原本於自然，其褒貶也，皆準的乎至理，不虛美，不隱惡，不雷同，以偶俗。劉向命世通人，謂爲實錄，而班固之所論，未可據（藏本作遷）也。固誠純儒，不究道意，翫其所習，難以折中。夫所謂道，豈唯養生之事而已乎？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又於治世隆平，則謂之有道；危國亂主，則謂之無道。又坐而論道，謂之三公；國之有道，貧賤者恥焉。凡言道者，上自二儀，下逮萬物，莫不由之。但黃老執其本，儒墨治其末耳。今世之舉有道者，蓋博通乎古今，能仰觀俯察，歷變涉微，達興亡之運，明治亂之體，心無所惑，問無不對者，何必修長生之法，慕松喬之武（藏本作武）者哉。而管窺諸生，臆斷警說，聞有居山林之間，宗伯陽之業者，則毀而笑之曰：彼小道耳，不足筭也。嗟乎！所謂抱螢燭于環堵之內者，不見天光之焜爛，但蝸蝓于跡水之中者，不識四海之浩汗，重江河之深，而不知吐之者崑崙也。

珍黍稷之收而不覺秀之者豐壤也。今苟知推崇儒術而不知成之者。由道也者。所以陶冶百氏。範鑄二儀。胞胎萬類。醞釀彝倫者也。世間淺近者衆。而深遠者少。少不勝衆。由來久矣。是以史遷雖長而不見譽。班固雖短而不見彈。然物以少者爲貴。多者爲賤。至於人事。豈獨不然。故藜藿彌原而芝英不世。枳棘被野而尋木間秀。沙礫無量而珠璧甚尠。鴻（刻本作鷹）隼飛而鸞鳳罕出。虺蜴盈藪而虬龍希覲。班生多黨。固其宜也。夫道者。內以治身。外以爲國。能令七政遵度。二氣告和。四時不失。寒燠之節。風雨不爲暴物之災。玉燭表昇平之徵。澄醴彰德洽之符。焚輪虹霓。寢其祆。積雲商羊。戢其翼。景耀高照。嘉禾畢遂。疫癘不流。禍亂不作。壘壘不設。干戈不用。不議而當。不約而信。不結而固。不謀而成。不賞而勸。不罰而肅。不求而得。不禁而止。處上而人。不以爲重。居前而人。不以爲患。號未發而風移。令未施而俗易。此蓋道之治世也。故道之興也。則三五垂拱而有餘焉。道之衰也。則叔代馳驚而不足焉。夫唯有餘。故無爲而化美。夫唯不足。故刑嚴而姦繁。黎庶怨於下。皇靈怒於上。或（藏本無此字）洪波橫流。或亢陽赤地。或山谷易體。或冬雷夏雪。或流血漂橈。積尸築京。或刑坑降萬計。析骸易子。城愈高而衝愈巧。池愈深而梯愈妙。（下一愈字藏本作論）法令明而盜賊多。盟約數而叛亂甚。猶風波駭而魚鱉擾於淵。織羅密而羽禽蹶於澤。豺狼衆而走獸劇於林。爨火猛而小鮮糜。（藏本作糜）於鼎也。君臣易位者有矣。父子推刃者有矣。然後忠義制名於危國。孝子收譽於敗家。疾疫起而巫醫貴矣。道德喪而儒墨重矣。由此觀之。儒道之先後。可得定矣。或問曰。昔赤松子王喬。琴高老氏。彭祖務成。鬱華。皆真人。悉仕於世。不便遐遁。而中世以來。爲道之士。莫不飄然絕跡幽隱。何也。抱朴子答曰。曩古純朴。巧僞未萌。其（藏本有明字）信道者。則勤而學之。其不信者。則嘿然而已。謗毀之言。不吐乎口。中傷之心。不存乎胸也。是以真人徐徐於民間。不促促於登遐耳。未俗偷薄。雕僞彌深。玄淡之化廢。而邪俗之黨繁。既不信道。好爲訕毀。謂真正爲妖訛。以神仙爲誕妄。或曰惑衆。或曰亂羣。是以上士恥居其中也。昔人違人。杜漸防微。色斯而逝。夜不待旦。覩幾而作。不俟終日。故趙害鳴犢。而仲尼旋軫。醴酒不設。而穆生星行。彼衆我寡。華元去之。況乎明哲。業尙本異。有何戀之。當住其間哉。夫淵竭池涸。則蛟龍不游。巢傾卵拾。則鳳凰不集。居言于室。而翔鷗不下。凡卉春翦。而芝萸不秀。世俗醜正。慢辱將臻。彼有道者。安得不超然振翅乎。風雲之表。而翫爾藏軌於玄漠之際乎。山林之中。非有道也。而爲道者。必入山林。誠欲遠彼腥膻。而卽此

清淨也。夫入九室以精思，存真一以招神者，既不喜誼譁而合（刻本無此字，按當有脫誤未詳），汚穢而合金丹之大藥，鍊八石之飛精者，尤忌利口之愚人（藏本有忌字非）。凡俗之聞見，明靈爲之不降，仙藥爲之不成，非小禁也。止於人中，或有淺見毀（當衍）之，有司加之（當脫以字），罪福（當作禍），或有親舊之往來，牽之以慶弔，莫若幽隱一切，免於如此之臭鼠矣。彼之邈爾獨往，得意嵩（一本作若）岫，豈不有以乎。或云：上士得道於三軍，中士得道於都市，下士得道於山林。此皆爲仙藥已成，未欲昇天，雖在三軍而鋒刃不能傷，雖在都市而人禍不能加，而下士未及於此，故止山林耳。不謂人之在上品者，初學道當止於三軍都市之中而得也。然則黃老可以至今不去也。或問曰：道之爲源本，儒之爲末流，既聞命矣。今之小異，悉何事乎。抱朴子曰：夫升降俯仰之教，盤旋三千之儀，攻守進趣之術，輕身重義（藏本作命）之節，歡憂禮樂之事，經世濟俗之略，儒者之所務也。外物棄智，滌蕩機變，忘富逸貴，杜遏勸沮，不恤乎窮，不榮乎達，不戚乎毀，不悅乎譽，道家之業也。儒者祭祀以祈福，而道者履正以禳邪。儒者所愛者，勢利也。道家所寶者，無欲也。儒者汲汲於名利，而道家抱一以獨善。儒者所講者，相研之簿領也。道家所習者，遺情之教戒也。夫道者，其（藏本作無誤）爲也。善自修以成務，其居也。善取人所不爭，其治也。善絕禍於未起，其施也。善濟物而不德，其動也。善觀民以用心，其靜也。善居慎（按慎當作真）而無悶，此所以爲百家之君長，仁義之祖宗也。小異之理，其較如此。首尾汗隆，末之變也。或曰：儒者，周孔也。其籍，則六經也。蓋治世存正之所由也。立身舉動之準繩也。其用遠而業貴，其事大而辭美，有國有家，不易之制也。爲道之士，不營禮教，不顧大倫，侶狐貉於草澤之中，偶猿狖於林麓之間，魁然流擯，與木石爲鄰，此亦東走之迷，忘葵之甘也。抱朴子答曰：摛華聘豔，質直所不尚。攻蒙救惑，疇昔之所鑿。誠不欲復與子較物理之善否，校得失於機吻矣。然觀孺子之墜井，非仁者之意。視瞽人之觸柱，非兼愛之謂耶（案耶當作卽）。又陳梗概，粗抗一隅，夫體道以匠物，寶德以長生者，黃老是也。黃帝能治世致太平，而又昇仙，則未可謂之後於堯舜也。老子既兼綜禮教，而又久視，則未可謂之爲滅周孔也。故仲尼有竊比之嘆，未聞有疵毀之辭，而未世庸民，不得其門，修儒墨而毀道家，何異子孫而罵晉祖考哉。是不識其所自來，亦已甚矣。夫侏儒之手，不足以傾嵩華，焦僂之脛，不足以測滄海，每見凡俗守株之儒，營營所習，不博達理，告頑令（按令當作會），豈崇飾惡言，誣詰道家，說糟粕之滓，則若親駸馬之過隙也。

涉精神之淵。則（嘗脫二字）淪溺而自失也。猶斥鷃之揮短翅。以凌陽侯之波。猶（嘗衍）蒼蠅之（藏本脫蒼字之字）力驚質。以涉胸（原注一作日按胸當作胸）猿之峻。非其所堪。祇足速困。然而嘖嘖守於局隘。聰不經曠。明不徹離。而欲企踵以包三光。鼓腹以奮（按奮當作奮）雷靈。不亦蔽乎。蓋登旋璣之眇眇。則知井谷之至卑。觀大明之麗天。乃知鶴金之可陋。吾非生而知之。又非少而信之。始者蒙蒙。亦如子耳。既觀奧秘之弘修。而恨難困之不早也。五經之事。注說炳露。初學之徒。猶可不解。豈況金簡玉札。神仙之經。至要之言。又多不書。登壇歃血。乃傳口訣。苟非其人。雖裂地連城。金璧滿堂。不妄以示之。夫指深歸遠。雖得其書。而不師受。猶仰不見首。俯不知跟。（藏本作根）豈吾子所詳悉哉。夫得仙者。或昇太清。或翔紫霄。或造玄洲。或棲板（原注或作枝）桐。聽鈞天之樂。享九芝之饌。出攜松綏於倒景之表。入宴常陽於瑤房之中。曷爲當侶貉而偶猿狖乎。所謂不知而作也。夫道也者。逍遙虹霓。翱翔丹霄。鴻崖六虛。唯意所造。魁然流擯。未爲戚也。犧脂聚處。雖被藻繡。論其爲樂。孰與逸麟之離羣以獨往。吉光拆偶而多福哉。

仙藥卷第十一

抱朴子曰。神農四（太平御覽九百八十四引無此字）經曰。上藥令人身安命延。昇爲（藏本無此字）天神。（御覽引此下有仙字）遨遊上下。使役萬靈。體生毛羽。行廚立至。又曰。五芝及餌。丹砂玉札。曾青雄黃雌黃。（御覽引無此二字）雲母太乙禹餘糧。各可單服之。皆令人飛行長生。又曰。中藥養性。下藥除病。能令毒蟲不加。猛獸不犯。惡氣不行。衆妖併辟。又孝經授神契曰。椒薑禦濕。菖蒲益聰。巨勝延年。威喜辟兵。皆上聖之至言。方術之寶錄也。明文炳然。而世人終於不信。可歎息者也。仙藥之上者。丹砂。次則黃金。次則白銀。次則諸芝。次則五玉。次則雲母。（御覽引作五雲）次則明珠。次則雄黃。次則太乙禹餘糧。次則石中黃子。次則石桂。次則石莖。次則石腦。次則石硫黃。（御覽九百八十四引作丹）次則石粉。次則曾青。次則松柏脂。茯苓。地黃。麥門冬。木巨勝。重樓。黃連。石韋。楮實。象柴。（御覽大觀本草引象作家）一名純虛。（御覽大觀本草引純作托）是也。或云仙人杖。或云西王母杖。或名天精。或名却老。或名地骨。或名荷杞也。天門冬。或名地門冬。或名薤門冬。或名顛棘。或名淫羊食。或名管

松。其生高地。根短而味甜。氣香者善。其生水側下地者。葉細似蘊而微黃。根長而味多苦。氣臭者下。亦可服食。然喜令人下氣。爲益尤遲也。服之百日。皆丁壯倍驗。(驗舊誤作獸今校正)於朮及黃精也。入山便可蒸若糞啖之。取足可以斷穀。若有力。可餌之。亦可作散。并及絞其汁作酒。以服散尤佳。楚人呼天門冬爲百部。然自有百部草。其根俱有百許。相似如一也。而其苗小異也。真百部苗似拔楔。唯中以治欬及殺蟲耳。不中服食。不可誤也。如黃精一名白及。而實非中以作糊之白及也。按本草。藥之與他草。同名者甚多。唯精博者能分別之。不可不詳也。黃精一名兔。(御覽九百八十九引作鹿)竹。一名救窮。(御覽引作雞格)一名垂。(御覽引作岳)珠。服其花。勝其寶。服其寶。勝其根。但花難多得。得其生花十斛。乾之。纔可得五六斗。(御覽引作升)耳。而服之日可三合。非大有役力者。不能辦也。服黃精僅十年。乃可大得其益耳。俱以斷穀。不及朮。朮餌令人肥健。可以負重涉險。但不及黃精。甘美易食。凶年可以與老小休。(大觀本草引作代)糧。人不能別之。謂爲米脯也。五芝者。有石芝。有木芝。有草芝。有肉芝。有菌芝。各有百許種也。石芝者。石象。芝生於海隅名山。及島嶼之涯。有積石者。其狀加肉。象有頭尾四足者。夏似生物也。附於大石。喜在高岫險峻之地。或却著仰綴也。赤者如珊瑚。白者如截肪。黑者如澤漆。青者如翠羽。黃者如紫金。而皆光明洞徹。如堅冰也。晦夜去之。三。(御覽九百八十五引作一二)百步。便望見其光矣。大者十餘斤。小者三四斤。非久齋至精。及佩老子入山靈寶五符。亦不能得見此輩也。凡見諸芝。且先以開山却害符置其上。則不得復隱蔽化去矣。徐徐擇王相之日。設醮祭以酒脯。祈而取之。皆從日下再步開氣而往也。又若得石象芝。搗之三萬六千杵。服方寸七日。三盡一斤。則得千歲。十斤則萬歲。亦可分人服也。又玉脂芝。生於有玉之山。常居懸危之處。玉膏流出萬年已上。則凝而成芝。有似鳥獸之形。色無常彩。率多似山玄水蒼玉也。亦鮮明如水精。得而未之。以無心草汁和之。須臾成水。服一升。得一千歲也。七明九光芝。皆石也。生臨水之高山石崖之間。狀如盤椀。不過徑尺以還。有莖蒂連綴之。起三四寸。有七孔者。名七明。九孔者。名九光。光皆如星。百餘步內。夜皆望見其光。其光自別。可散不可合也。常以秋分伺之。得之搗服方寸匕。入口則翕然身熱。五味甘美。盡一斤。則得千歲。令人身有光。所居暗地如月。可以夜視也。石蜜芝。生少室石戶中。戶中便有深谷。不可得過。以石投谷中。半日。猶聞其聲也。去戶外十餘丈。有石柱。柱上有偃蓋石。高度徑可一丈許。望見蜜芝。從石戶上隨。(御覽九百八

十五引作墮）入偃蓋中。良久。輒有一滴。有似雨。後屋之餘漏。時時一落耳。然蜜芝墮不息而偃。自有一至而偃。二十四字各本皆脫去。御覽引有今據之補全。蓋亦終不溢也。戶上刻石爲科斗字。曰得服石蜜芝一斗者。壽萬歲。諸道士共思惟其處。不可得往。唯當以椀器著勁竹木端。以承取之。然竟未有能爲之者。按此石戶上刻題如此。前世必已有得之者也。石桂芝生名山石穴中。似桂樹而實石也。高尺許。大如（疑衍）徑尺。光明而味辛。有枝條。搗服之。一斤得千歲也。石中黃子。所在有之。於水山（本草圖經引作近水之山）爲尤多。其在大石中。則其石常潤濕不燥。打其石有數十重。乃得之。在大石中。赤黃溶溶如雞子之在其殼中也。即當飲之。不飲。則堅凝成石。不復中服也。法正當及未堅時飲之。既凝。則應未服也。破一石。中多者有一升。少者有數合。可頓服也。雖不得多。相繼服之。其計前所服。合成三升（御覽引作斗）壽則千歲。但欲多服。唯患難得耳。石腦芝生滑石中。亦如石中黃子狀。但不皆有耳。打破大滑石千許。乃可得一枚。初破之。其在石中。五色光明而自動。服一升（御覽引作斗）得千歲矣。石硫黃芝（御覽九百八十七引無芝字）五岳皆有。而箕山爲多。其方。言許由就此服之。而長生。故不復以富貴累意。不受堯禪也。石硫丹者。石之赤精。蓋石硫黃之類也。皆浸溢於崖岸之間。其濡濕者可丸服。其已堅者可散服。如此有百二十。皆石芝也。事在太乙玉策。及昌宇（原注一作字）內記。不可具稱也。及夫木芝者。松柏（刻本無此字非）脂淪入地。千歲。化爲茯苓。茯苓萬歲。其上生小木。狀似蓮花。名曰木威喜芝。夜視有光。持之甚滑。燒之不然（御覽大觀本草引作焦）帶之辟兵。以帶雞。而雞以他雞十二頭。共籠之。去之十二步。射十二箭。他雞皆傷。帶威喜芝者。終不傷也。從生門上探之。於六甲陰乾之。百日。未服方寸七。日三。盡一枚。則三千歲也。千歲之栝木（御覽九百九十二引作射干。按所引爲藥部射干。門當不誤也）其下根如坐人。長七寸。刻之有血。以其血塗足下。可以步行水上。不沒。以塗人鼻。以入水。水爲之開。可以止住淵底也。以塗身。則隱形。欲見。則拭之。又可以治病。病在腹內。刮腹一刀圭。其腫痛在外者。隨其所在。刮一刀圭。即（藏本無此字）其腫痛所在。以摩之。皆手下即愈。假令左足有疾。則刮射（按當有干字）人之左足也。又刮以雞巨勝爲燭。夜遍照地下。有金玉寶藏。則光變青而下垂。以錘掘之。可得也。末之。服盡十斤。則千歲也。又松樹枝三千歲者。其皮中有聚脂。狀如龍形。名曰日（御覽九百五十二。九百八十六引皆無此字）飛節芝。大者重十斤。末服之。盡十（御覽九百八十六

引作一)斤得五百歲也。又有樊桃芝。其木如昇龍。其花葉如丹羅。其實如翠鳥。高不過五尺。生於名山之陰。東流泉水支土。以立夏(御覽引作夏至)之候伺之。得而未服之。盡一株。得五千歲也。參成芝。赤色有光。扣之枝葉如金石之音。折而續之。即復如故。木渠芝。寄生大木上。如蓮花。九莖一叢。其味甘而辛。建木芝。實生於都廣。其皮如纓蛇。其實(御覽引作文)如鸞鳥。此三芝得服之。白日昇天也。黃盧子。尋木華元液華。此三芝生於泰山。要鄉及奉高。有得而服之。皆令人壽千歲。黃蘗。檀桓芝者。千歲黃蘗。木下根有如三斛器。去本株一二丈。以細根相連。狀如縷。得未而服之。盡一枚。則成地仙。不死也。此輩復百二十種。自有圖也。草芝。有獨搖芝。無風自動。其莖大如手指。赤如丹素。葉似莧。其根有大魁如斗。有細者如雞子。十二枚周繞大根之四方。如十二辰也。相去丈許。皆有細根如白髮以相連。生高山深谷之上。其所生左右無草。得其大魁未服之。盡則得千歲。服其細者一枚百歲。可以分他人也。懷其大根即隱形。欲見則左轉而出之。牛角芝。生虎壽山。及吳坂上。狀似葱特。生如牛角。長三四尺。青色。未服方寸七。日三。至百日則得千歲矣。龍仙芝。狀如昇龍之相負也。以葉爲鱗。其根則如蟠龍。服一枚則得千歲矣。麻母芝。似麻而莖赤色。花紫色。珠芝。其花黃。其葉赤。其實如李而紫色。二十四枝輒相連而垂。如貫珠也。白符芝。高四五尺。似梅。常以大雪而花。季冬而實。朱草芝。九曲。曲有三葉。葉有三竇也。五德芝。狀似樓殿。莖方。其葉五色各異而不雜。上如偃蓋。中常有甘露紫氣。起數尺矣。龍銜芝。常以仲春對生。三節十二枝。下根如坐人。凡此草芝。又有百二十種。皆陰乾服之。則令人與天地相畢。或得千歲二千歲。肉芝者。謂萬歲蟾蜍。頭上有角。頷下有丹書八字。體重。以五月五日中午時取之。陰乾百日。以其左足畫地。即爲流水。帶其左手於身。辟五兵。若敵人射己者。弓弩矢皆反還自向也。千歲蝙蝠。色白如雪。集則倒懸。腦重故也。此二物得而陰乾未服之。令人壽四萬歲。千歲靈龜。五色具焉。其雄額上兩骨起似角。以羊血浴之。乃剔取其甲。火炙搗服。方寸七日。三盡一具。壽千歲。行山中。見小人乘車馬。長七八寸者。肉芝也。捉取服之。即仙矣。風生獸似貂。青色。大如狸。生於南海大林中。張網取之。積薪數車以燒之。薪盡而此獸在灰中不然。其毛不焦。研刺不入。打之如皮囊。以鐵錘鍛其頭數千(原注或作十)下乃死。死而張其口以向風。須臾便活而起。走以石上菖蒲塞其鼻。即死。取其腦。以和菊花服之。盡十斤。得五百歲也。又千歲鸞。其窠戶北向。其色多白。而尾(御覽九百八十八引有曲字)掘取陰乾。未服一頭五百歲。

凡此又百二十種。此皆肉芝也。菌芝或生深山之中。或生大木之下。或生泉（御覽有水字）之側。其狀或如宮室。或如車馬。或如龍虎。或如人形。或如飛鳥。五色無常。亦百二十種。自有圖也。皆當禹步往採取之。刻以骨刀。陰乾末服。方寸七。令人昇仙。中者數千歲。下者千歲也。欲求芝草。入名山。必以三月九月。此山開出神藥之月也。勿以山假日。必以天輔時。三奇會尤佳。出三奇吉門到山。須六陰之日。明堂之時。帶靈寶符。牽白犬。抱白雞。以白鹽一斗。及開山符。檄著大石上。執吳唐草（原注作花）一把。以入山。山神喜。必得芝也。又采芝及服芝。欲得王相。專和之日。支干上下相生爲佳。此諸芝。名山多有之。但凡庸道士。心不專精。行穢德薄。又不曉入山之術。雖得其圖。不知其狀。亦終不能得也。山無大小。皆有鬼神。其鬼神不以芝與人。人則雖踐之。不可見也。又雲母有五種。而人多不能分別也。法當舉以向日。看其色。詳占視之。乃可知耳。正爾於陰地視之。不見其雜色也。五色並具而多青者。名雲英。宜以春服之。五色並具而多赤者。名雲珠。宜以夏服之。五色並具而多白者。名雲液。宜以秋服之。五色並具而多黑者。名雲母。宜以冬服之。但有青黃二色者。名雲沙。宜以季夏服之。晶晶純白者。名磷石。可以四時長服之也。服五雲之法。或以桂葱水。化之以爲水。或以露於鐵器中。以玄水熬之爲水。或以硝石合於筒中。埋之爲水。或以蜜搜爲酪。或以秋露。漬之百日。韋囊擬以爲粉。或以無巔草。樽血合餌之。服之一年。則百病除。（藏本作愈）二年久服。（藏本無此二字）老公反成童子。五年不闕。（藏本此二字作則）役使鬼神。入火不燒。入水不濡。踐棘而（藏本無）不傷膚。（藏本無）與仙人相見。又他物理之即朽。著火（藏本作燒之）即焦。而五雲以納猛火中。經時終不然。埋之永不腐敗。故能令人長生也。又云。服之十年。雲氣常覆其上。服其母以致其子。理自然也。大觀本草玉石部引小有異據之改補。又向日看之。臆臆純黑色起者。不中服。令人病淋發瘡。雖水餌之。皆當先以茅屋鬻水。若東流水露水。漬之百日。淘汰去其土石。乃可用耳。中山衛叔卿服之。積久能乘雲而行。以其方封之玉匣之中。仙去之後。其子名世。及漢使者梁伯。得而按方合服。皆得仙去。又雄黃當得武都山所出者。純而無雜。其赤如雞冠。光明曄曄者。乃可用耳。其但純黃似雄黃色。（大觀本草引雄作雌）無赤光者。不任以作仙藥。可以合理病藥耳。餌服之法。或以蒸煑之。或以酒餌。或先以硝（大觀本草引作滑）石。化爲水。乃凝之。或以元膈腸（大觀本草引元膈腸作猪鬃二字）裏蒸之於赤土下。或以松脂和之。或以三物煉之。引之如布。白如冰。服之皆

令人長生。百病除。三尸下。癩痕滅。白髮黑。墮齒生。千日則玉女來侍。可得役使。以行致廚。又玉女常以黃玉爲誌。大如黍米。在鼻上。是真玉女也。無此誌者。鬼試人耳。玉亦仙藥。但難得耳。玉經曰。服金者壽。如金服玉者。壽如玉也。又曰。服玄真者。其命不極。玄真者。王之別名也。令人身飛輕舉。不但地仙而已。然其道遲成。服一二百斤。乃可知耳。玉可以烏米酒。及地榆酒。化之爲水。亦可以葱漿消之爲粉。亦可餌以爲丸。亦可燒以爲粉。服之一年以上。入水不露。入火不灼。刃之不傷。百毒不犯也。不可用已成之器。傷人無益。當得璞玉。乃可用也。得于闐國白玉尤善。其次有南陽徐善亭部界中玉。及日南盧容水中玉亦佳。赤松子以玄蟲血。漬玉爲水而服之。故能乘烟（御覽八百五引有霞字）上下也。玉屑服之。與水餌之。俱令人不死。所以爲不及金者。令人數數發熱。似寒食散狀也。若服玉屑者。宜十日輒一服。雄黃丹砂各一刀圭。散髮洗沐。寒水迎風而行。則不發熱也。董君異嘗以玉醴與盲人服之。目旬日而愈。有吳延稚者。志欲服玉。得玉經方不具了。不知其節度禁忌。乃招（原注招一作始）合得珪璋環璧。及校（原注一作裴）劍所用甚多。欲餌治服之。後余爲說此不中用。乃歎息曰。事不可不精。不但無益。乃幾作禍也。又銀但不及金玉耳。可以地仙也。服之法。以麥漿化之。亦可以朱草酒餌之。亦可以龍膏煉之。然（按此下當有日子）三服輒大如彈丸者。又非清貧道士所能得也。又真珠徑一寸以上。可服。服之可以長久。酪漿漬之。皆化如水銀。亦可以浮石水蜂巢（大觀本草引此下有齧字）化包形蛇黃合之。可引長三四尺。丸服之。絕穀服之。則不死而長生也。淳漆不枯者。服之令人通神長生。餌之法。或以大無腸公子。或云大蟹（此四字當是小注誤入正文）十枚。投其中。或以雲母水。或以玉水。合服之。九蟲悉下。惡血從鼻去。一年。六甲行廚至也。桂可以葱涕合蒸作水。可以竹瀝合餌之。亦可以先知君腦。或云龜（此三字當是小注誤入正文）和服之。七年。能步行水上。長生不死也。巨勝一名胡麻。餌服之不老。耐風濕。補衰老也。桃膠以桑灰汁漬服之。百病愈。久服之。身輕有光明。在晦夜之地。如月出也。多服之。則可以斷穀。杼（原注一作楮）木實芝（大觀本草引無此字）赤者。餌之一年。老者還少。令人徹視見鬼。昔道士梁須（大觀本草引作頓）年七十。乃服之。轉更少。至年百四十歲。能夜善行。及奔馬。後入青龍山去。槐子以新甕（御覽九百五十四引作盞）合泥封之。二十餘日。其表皮皆爛。乃洗之。如大豆。日服之。此物主補腦。久（御覽作早）服之。令人髮不白而長生。玄中蔓方。楚飛廉。澤瀉。地黃黃連之屬。凡

三百餘種。皆能延年。可單服也。靈飛散。未夫（疑作央）丸。制命丸。牟血丸。皆令人駐年卻老也。南陽鄆縣山中有甘谷水。谷水所以甘者。谷上左右。皆生甘菊。菊花墮其中。歷世彌久。故水味爲變。其臨此谷中居民。皆不穿井。悉食甘谷水。食者無不老壽。高者百四五十歲。下者不失八九十。無天年人。得此菊力也。故司空王暢。太尉劉寬。太傅袁隗。皆爲南陽太守。每到官。常使鄆縣月送甘谷水四十斛。以爲飲食。此諸公多患風痺。及眩冒。皆得愈。但不能大得其益。如甘谷上居民。生小便飲食此水者耳。又菊花與蕙花相似。直以甘苦別之耳。菊甘而蕙苦。諺言所謂苦如蕙者也。今所在有真菊。但爲少耳。率多生於水側。緱氏山與鄆縣最多。仙方所謂日精更生。（按此下當有陰成二字各本皆脫去非）周盈皆一菊。而根莖花實異名。其說甚美。而近來服之者。略無效。正由不得真菊也。夫甘谷水得菊之氣味。亦何足言。而其上居民。皆以延年。況將復好藥。安得無益乎。余亡祖鴻臚少卿。（御覽七百二十九百八十四引昔作時）曾爲臨沅令。云此縣有廖氏家。世世壽考。或出百歲。或八九十。後徙去。子孫轉多夭折。他人居其故宅。復如舊。後累世壽考。由此乃覺是宅之所爲。而不知其何故。疑其井水殊赤。乃試掘井左右。得古人埋丹砂數十斛。去（御覽九百八十四引有井字）數尺。此丹砂汁。因泉漸入井。是以飲其水而得壽。況乃餌煉丹砂而服之乎。余又聞上黨有趙瞿者。病癩歷年。衆治之不愈。垂死。或云不及活。流棄之。後子孫轉相注易。其家乃齋糧。將之送置山穴中。瞿在穴中。（藏本有瞿字）自怨不幸。晝夜悲歎。涕泣經月。有仙人行經過穴。見而哀之。具問訊之。瞿知其異人。乃叩頭自陳乞哀。（大觀本草引作命）於是仙人以一囊藥賜之。教其服法。瞿服之。百許日。瘡都愈。顏色豐悅。肌膚玉澤。仙人之又過視。瞿謝受更生活之恩。乞丐。（大觀本草引作遺）其方仙人告之曰。此是松脂耳。此山中更多此物。汝鍊之服。可以長生不死。瞿乃歸家。家人初謂之鬼也。甚驚愕。瞿遂長服松脂。身體轉輕。氣力百倍。登危越險。終日不極。年百七十歲。齒不墮。髮不白。夜臥忽見屋間有光。大如鏡者。以問左右。皆云不見。久而漸大。一室盡明如晝日。又夜見面上有綵女二人。長二三寸。面體皆具。但爲小耳。遊戲其口鼻之間。如是且一年。此女漸長大。出在其側。又常聞琴瑟之音。欣然獨笑。在人間三百許年。色如小童。乃入抱犢山去。必地仙也。于（藏本作余）時聞瞿服松脂如此。於是競服。其多役力者。乃車運鹽負。積之盈室。服之遠者。不過一月。未覺大有益。輒止。有志者難得如是也。又漢成帝時。獵者於終南山中。見一人。無衣服。身生黑毛。獵人

見之。欲逐取之。而其人踰坑越谷。有如飛騰。不可逮及。於是乃密伺候其所在。合圍得之。定（大觀本草引作乃）。是婦人。問之。言我本是秦之宮人也。聞關東賊至。秦王出降。宮室燒燬。驚走入山。飢無所食。垂餓死。有一老翁。教我食松葉松實（大觀本草引作松柏葉實）。當時苦澀。後稍便之。遂使不飢不渴。冬不寒。夏不熱。計此女定是秦王子嬰宮人。至成帝之世。二百許歲。乃將歸以穀食之。初聞穀臭。嘔吐累日。乃安。如是二年許。身毛乃脫落。轉老而死。向使不爲人所得。便成仙人矣。南陽文氏。說其先祖。漢末大亂。逃去山中。飢困欲死。有一人。教之食朮。遂不能飢。數十年。乃來還鄉里。顏色更少。氣力勝故。自說在山中時。身輕欲跳。登高履險。歷日不極。行冰雪中。了不知寒。常見一高巖上。有數人對坐博戲者。有讀書者。俛而視文氏。因聞（藏本作閱）。其相問。言此子中呼上否。其一人答言未可也。朮一名山薺。一名山精。故神藥經曰。必欲長生。常（御覽九百八十九大觀本草引作當）服山精。昔仙人八公。各服一物。以得陸仙。各數百年。乃合神丹金液。而昇太清耳。人若合入物。鍊而服之。不得其力。是其藥力。有轉相勝畏故也。韓終服菖蒲。十三年。身生毛。日視書萬言。皆誦之。冬袒不寒。又菖蒲生須得石上。一寸九節已上。紫花者。尤善也。趙他子服桂。二十年。足下生毛。日行五百里。力舉千斤。稜（御覽九百九十引作稜非後）。靈鷲篇有移門子記也。門子服五味子。十六年。色如玉女。入水不沾。入火不灼也。楚文子服地黃八年。夜視有光。手上車（按車當作連）。弩也。林子明服朮。十一年。耳長五寸。身輕如飛。能超踰淵谷。二丈許。杜子微服天門冬。御八十妾。有子百三（御覽九百八十九大觀本草引作四）。十人。日行三百里。任子季服茯苓十八年。仙人玉女往從之。能隱能彰。不復食穀。灸癥皆滅。面體玉光。陵陽子仲服遠志二十年。有子三十七人。開書所視不忘。坐在立亡。仙經曰。雖服草木之葉。已得數百歲。忽（忽舊誤作勿今校正）。怠於神丹。終不能仙。以此論之。草木延年而已。非長生之藥可知也。未得作丹。且可服之。以自稽持耳。或問服食藥物。有前後之宜乎。抱朴子答曰。按中黃子服食節度云。服治病之藥。以食前服之。養性之藥。以食後服之。吾以咨鄭君。何以如此。鄭君言此易知耳。欲以藥攻病。既宜及未食。內虛。令藥力勢易行。若以食後服之。則藥但攻穀而力盡矣。若欲養性。而以食前服藥。則力未行。而被穀驅之下去。不得止。無益也。或問曰。人服藥以養性。云有所宜。有諸乎。抱朴子答曰。按玉策記及開明經。皆以五音六屬。知人年命之所在。子午屬庚。卯酉屬己。寅申屬戊。丑未屬辛。辰戌屬丙。巳亥屬丁。一言得之者。宮

與土也。三言得之者。徵與火也。五言得之者。羽與水也。七言得之者。商與金也。九言得之者。角與木也。若本命屬土。不宜服青色藥。屬金。不宜服赤色藥。屬木。不宜服白色藥。屬水。不宜服黃色藥。屬火。不宜服黑色藥。以五行之義。木尅土。土尅水。水尅火。火尅金。金尅木。故也。若金丹大藥。不復論宜與不宜也。

一言宮。庚子庚午。辛未辛丑。丙辰丙戌。

丁亥丁巳。戊寅戊申。己卯己酉。

三言徵。甲辰甲戌。乙亥乙巳。丙寅丙申。

丁酉丁卯。戊午戊子。己未己丑。

五言羽。甲寅甲申。乙卯乙酉。丙子丙午。

丁未丁丑。壬辰壬戌。癸巳癸亥。

七言商。甲子甲午。乙丑乙未。庚辰庚戌。

辛巳辛亥。壬申壬寅。癸卯癸酉。

九言角。戊辰戊戌。己巳己亥。庚寅庚申。

辛卯辛酉。壬午壬子。癸丑癸未。

禹步法。前舉左。右過左。左就右。

次舉右。左過右。右就左。

次舉右。(按右當作左)右過左。左就右。

如此三步。當滿二丈。一尺(藏本無此字)後有九跡。

小神(按疑有丹字)方。用真丹三斤。白蜜一斤。合和日曝煎之。令可丸。且服如麻子。十九未一年。髮白更黑。齒墮

更生。身體潤澤。長服之。老翁還成少年。常服。長生不死也。小餌黃金方。火銷金納清酒中。二百出。二百入。即沸矣。

握之。出指間。令如泥。若不沸。及握之。不出指間。即復銷之。內酒中無數也。成服如彈丸。一枚亦可。汁一丸。分爲小

丸。服三十日。無寒溫。神人玉女下之。又銀亦可餌。與金同法。服此二物。可居名山石室中。一年。即輕舉矣。人間服

之各地仙。勿妄傳也。兩儀子（此二字據前金丹篇補）餌銷黃金法。猪負草肪（肪舊誤作方脂二字今刪正）三斤。醇苦酒一斗。取黃金五兩。置器中煎之。出爐。以金置肪（藏本無此字）中。百入百出。若酒亦爾。浚一斤金。壽（藏本無此字）弊天地。食半斤金。壽二千歲。五兩。千二百歲。無多少。便可餌之。當以王相之日作之。神良勿傳人。傳人藥成不神也。欲食去尸藥。當服丹砂。餌丹砂法。丹砂一斤。搗篩下。（藏本作下從誤今改正金丹篇篩作篩字同也）醇（藏本無此字）苦酒三升。淳漆二升（原注一本和蜜二升）凡三（藏本無此字）物合。令相得。微火上煎之。令可丸服。如麻子三丸。日再。四十日。腹中百病愈。三尸去。服之百日。肌骨堅強。服之千日。司命削死籍。與天地相保。日月相望。改形易容。變化無常。日中無影。乃別有光矣。（自小神方至此皆又見金丹篇其文小異不具出）

辨問卷第十二

或問曰。若仙必可得。聖人已修之矣。而周孔不爲之者。是無此道可知也。抱朴子答曰。夫聖人不必仙。仙人不必聖。聖人受命。不值長生之道。（當作氣）但自欲除殘去賊。夷險平暴。制禮作樂。著法垂教。移不正之風。易流遁之俗。匡將危之主。扶亡徵之國。刊詩書。撰河洛。著經誥。和雅頌。訓（按訓上當脫一字）童蒙。應聘諸國。突無凝煙。席不暇煖。其事則鞅掌罔極。窮年無已。亦焉能閉聰掩明。內視反聽。呼吸導引。長齋久潔。入室鍊形。登山採藥。數息思神。斷穀清腸哉。至於仙者。唯須篤志至信。勤而不怠。能恬能靜。便可得之。不待多才也。有入俗之高真。（疑作具）乃爲道者之重累也。得合一。大藥。知一養神之要。則長生久視。豈若聖人所修爲者云云之無限乎。且夫俗所謂聖人者。皆治世之聖人。非得道之聖人。得道之聖人。則黃老是也。治世之聖人。則周孔是也。黃帝先治世而後登仙。此是偶有能兼之才者也。古之帝王。刻於泰山。可省讀（此下舊衍書字今刪正）者七十二家。其餘磨滅者。不可勝數。而獨記黃帝仙者。其審然可知也。世人以人所尤長。衆所不及者。便謂之聖。故善圍棋之無比者。則謂之棋聖。故嚴子卿馬綬明。於今有棋聖之名焉。善史書之絕時者。則謂之書聖。故皇象胡昭。於今有書聖之名焉。善圖畫之過人者。則謂之畫聖。（上二十六字藏本脫校本依太平御覽七百五十二增）故衛協張墨。於今有

畫聖之名焉。善刻削之尤巧者。則謂之木聖。故張衡馬鈞。（藏本作忠校本依御覽更正）於今有木聖之名焉。故孟子謂伯夷。清之聖者也。柳下惠。和之聖者也。伊尹。任之聖者也。（上十六字藏本脫刻本有）吾試演而論之。則聖非一事。夫班輸倕。（刻本無上一字）狄。機械之聖也。附庸和緩。治疾之聖也。子韋甘均。占候之聖也。史蘇辛廖。卜筮之聖也。夏育杜回。筋力之聖也。荆軻聶政。勇敢之聖也。飛廉夸父。輕速之聖也。子野延州。知音之聖也。孫吳韓白。用兵之聖也。聖者。人事之極號也。不獨於文學而已矣。莊周云。盜有聖人之道五焉。妄意而知人之藏者。明也。先入而不疑者。勇也。後出而不懼者。義也。知可否之宜者。知也。分財均同者。仁也。不得此道而成天下大盜者。未之有也。或曰。聖人之道。不得枝分葉散。必總而兼之。然後爲聖。余答之曰。孔子門徒。達者七十二。而各得聖人之一體。是聖事有割判也。又云。顏淵具體而微。是聖事有厚薄也。又易曰。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尙其辭。以動者尙其變。以制器者尙其象。以卜筮者尙其占。此則聖道可分之明證也。何爲善於道德以致神仙者。獨不可謂之爲得道之聖。苟不有得道之聖。則周孔不得爲治世之聖乎。既非一矣。何以當責使相兼乎。按仙經以爲諸得仙者。皆其受命偶值神仙之氣。自然所稟。故胞胎之中。已含信道之性。及其有識。則心好其事。必遭明師而得其法。不然。則不信不求。求亦不得也。玉鈐經。（藏本作云非按玉鈐經又見前對俗篇又見後登涉篇今改正）主命原曰。人之吉凶。制在結胎受氣之日。皆上得列宿之精。其值聖宿則聖。值賢宿則賢。值文宿則文。值武宿則武。值貴宿則貴。值富宿則富。值賤宿則賤。值貧宿則貧。值壽宿則壽。值仙宿則仙。又有神仙聖人之宿。有治世聖人之宿。有兼二聖之宿。有貴而不富之宿。有富而不貴之宿。有兼富貴之宿。有先富後貧之宿。有先貴後賤之宿。有兼貧賤之宿。有富貴不終之宿。有忠孝之宿。有兇惡之宿。如此。不可具載。其較略如此。（此二字當衍）爲人生本有定命。張車子之說是也。苟不受神仙之命。則必無好仙之心。未有心不好之而求其事者也。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自古至今。有高才明達而不信有仙者。有平平許人。學而得仙者。甲雖多所鑿識。而或蔽於仙。乙則多所不通。而偏遠其理。此豈非天命之所使然乎。夫道家寶秘。仙術弟子之中。尤尙簡擇。至精彌久。然後告之以要訣。況於世人。幸自不信不求。何爲當強以語之邪。既不能化令信之。又將招噬速謗。故得道之士。所以與世人異路而行。異處而止。言不欲與之交。身不欲與之雜。隔千里。猶恐不足以遠煩勞。（刻本作煩舌）之攻絕軌迹。猶恐不足以

免毀辱之醜。貴不足以誘之。富不足以移之。何冑當自銜於俗士。言我有仙法乎。此蓋周孔所以無緣而知仙道也。且夫周孔。蓋是高才大學之深遠者耳。小小之伎。猶多不閑。使之跳丸弄劍。踰鋒投袂。履絙登幢。擲盤緣案。跟挂萬仞之峻峭。游泳呂梁之不測。手扛千鈞。足躡驚鷗。暴虎檻豹。攬飛捷矢。凡人爲之。而周孔不能。況過於此者乎。他人之所念慮。蚤蟲之所首向。隔牆之朱紫。林下之草芥。匣匱之書籍。地中之寶藏。豐林邃藪之鳥獸。重淵洪潭之魚鼈。令周孔委曲其采色。分別其物名。經列其多少。審實其有無。未必能盡知。況於遠此者乎。聖人不食則飢。不飲則渴。灼之則熱。凍之則寒。撻之則痛。刃之則傷。歲久則老矣。損傷則病矣。氣絕則死矣。此是其所與凡人無異者甚多。而之所以不同者至少矣。所以過絕人者。唯在於才長思遠。口給筆高。德全行潔。強訓博聞之事耳。亦安能無事不兼邪。既已著作典謨。安上治民。復欲使之兩知仙道。長生不死。以此責聖人。何其多乎。吾聞至言逆俗耳。真語必違衆。儒士卒覽吾此書者。必謂吾非毀聖人。吾豈然哉。但欲盡物理耳。理盡事窮。則似於謗訕周孔矣。世人謂聖人從天而墜。神靈之物。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甚於服畏其名。不敢復料之以事。謂爲聖人所不能。則人無復能之者也。聖人所不知。則人無復知之者也。不可（藏本作亦）笑哉。今具以近事校之。想可以悟也。完山之鳥。賣生送死之聲。孔子不知之。便可復謂顏回。只可偏解之乎。聞太山婦人之哭。問之乃知虎食其家三人。又不知此婦人。何以不徙去之。意須答乃悟。見羅雀者。純得黃口。不辨其意。問之乃覺。及欲葬母。不知父墓所在。須人語之。既定墓崩。又不知之。弟子誥之。乃炫然流涕。又疑顏淵之盜食。乃假言欲祭先人。卜掇塵之虛僞。廢焚。又不知傷人馬否。顏淵後。便謂之已死。又周流七十餘國。而不能逆知人之必不用之也。而栖栖（藏本作酒酒）。遑遑。席不暇溫。又不知匡人當圍之。而由其途。問老子以古禮。禮有所不解也。問鄉子以鳥官。官有所不識也。行不知津。而使人問之。又不知所問之人。必讖之而不告其路。若爾。可知不問也。下車逐歌鳳者。而不知彼之不住也。見南子而不知其無益也。諸若此類。不可具舉。但不知仙法。何足怪哉。又俗儒云。聖人所不能。則餘人皆不能。則若人水居。梁母火化。子伯耐至熱。仲都堪酷寒。左慈兵解而不死。甘始休糧以經歲。范軼見斫而不入髓。令流尸而更生。少千執百鬼。長房縮地脉。仲甫假形於晨覺。張楷吹噓起雲霧。未聞周孔。能爲斯事也。俗人或曰。周孔皆能爲此。但不爲耳。吾答之曰。必不求之於明文。而指之以空言者。吾便可謂周孔能振翻飛。翔翔八極。與雲

致雨。移山拔井。但不爲耳。一不以記籍見事爲據者。復何限哉。必若所云者。吾亦可以言周孔。皆已昇仙。但以此法。不可以訓世。恐人皆知不死之可得。皆必悉委供養。廢進宦而登危浮。深以修斯道是爲家。無復子孫。國無復臣吏。忠孝並喪。大倫必亂。故周孔密自爲之。而秘不告人。外託終亡之形。內有上仙之實。如此。則子亦將何以難吾乎。亦又未必不然也。靈寶經有正機平衡。飛龜授袂。凡三篇。皆仙術也。吳王伐石以治宮室。而於合石之中。得紫文金簡之書。不能讀之。使使者持以問仲尼。而欺仲尼曰。吳王閑居。有赤雀銜書以置殿上。不知其義。故遠諮呈仲尼。以視之曰。此乃靈寶之方。長生之法。禹之所服。隱在水邦。年齊天地。朝於紫庭者也。禹將仙化。封之名山石函之中。乃今赤雀銜之。殆天授也。以此論之。是夏禹不死也。而仲尼又知之。安知仲尼不皆密修其道乎。正復使聖人不爲此事。未可謂無其効也。人所好惡。各各不同。諭之以面。豈不信哉。誠合其意。雖小必爲也。不合其神。雖大不學也。好苦憎甘。既皆有矣。嗜利棄義。亦無數焉。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聚人曰財。又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而昔已有禪之以帝王之位。而不用委之以四海之富。而不願。蔑三九之官。背玉帛之聘。遂山林之高潔。甘魚釣之陋業者。蓋不可勝數耳。又曰。男女飲食。人之大欲存焉。是以好色不可諫。甘旨可忘憂。昔有絕穀棄笑。不畜妻妾。超然獨往。浩（藏本作倍非）然得意。顧影含歡。漱流忘味者。又難勝記也。人情莫不愛紅顏豔姿。輕體柔身。而黃帝述（藏本作堯非）篤醜之嫫母。陳侯伶可憎之敦洽。人鼻無不樂香。故流黃鬱金芝蘭。蘇合元膽。素膠。江離。揭車。春蕙。秋蘭。俱同瓊瑤。而海上之女。逐酷臭之夫。隨之不止。（刻本有人口無不悅甘而七字非）周文嗜不美之菹。不以易大牢之滋味。（刻本有人耳無不喜樂而七字非）魏明好椎擊之聲。不以易絲竹之和音。人各有意。安可求此以同彼乎。周孔自偶不信仙道。日月有所不照。聖人有所不知。豈可以聖人所不爲。便云天下無仙。是責三光不照覆盆之內也。

極三言卷第十二

或問曰。古之仙人者。皆由學以得之。將特稟其氣耶。抱朴子答曰。是何言歟。彼莫不負笈隨師。積其功勤。蒙霜冒險。櫛風沐雨。而躬親灑掃。契闊勞藝。始見之以信行。終被試以危困。性篤行真。心無怨貳。乃得升堂。以入於室。或

有怠厭而中止。或有怨恚而造退。或有誘於榮利。而還修流俗之事。或有敗於邪說。而失其淡泊之志。或朝爲而夕欲其成。或坐修而立望其効。若夫觀財色而心不戰。聞俗言而志不沮者。萬夫之中。有一人爲多矣。故爲者如牛毛。獲者如麟角也。夫穀勁弩者。効力於發箭。涉大川者。保全於既濟。井不違泉。則猶不掘也。一步未至。則猶不往也。修塗之累。非稜畧所臻。凌霄之高。非一簣之積。然升峻者。患於垂上而力不足。爲道者。病於方成而志不遂。千倉萬箱。非一耕所得。干天之木。非旬日所長。不測之淵。起於汀澗。陶朱之資。必積百千。若乃人退己進。陰子所以窮至道也。敬卒若始。羨門所以致雲龍也。我志堅誠。彼何人哉。抱朴子曰。俗民既不能生。而務所以煞生。夫有盡之物。不能給無已之耗。江河之流。不能盈無底之器也。凡人利入少而費用多者。猶不供也。況無錙銖之來。而有千百之往乎。人無少長。莫不有疾。但輕重言之耳。而受氣各有多少。多者其盡遲。少者其竭速。其知道者。補而救之。必先復故。然後方求量表之益。若令服食終日。則肉飛骨騰。導引攻朔。則羽翮參差。則世閒無不信道之民也。患乎升勺之利未堅。而鍾石之費相尋。根柢（藏本作移非）之據未極。而冰霜之毒交攻。不知過之在己。而反云道之無益。故捐丸散而罷吐納矣。故曰。非長生難也。聞道難也。非聞道難也。行之難也。非行之難也。終之難也。夏匠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必巧也。明師能授人方書。不能使人必爲也。夫修道猶如播穀也。成之猶收積也。厥田雖沃。水澤雖美。而爲之失天時。耕鋤又不至。登稼被壟。不穫不刈。頃畝雖多。猶無獲（藏本作穫非）也。凡夫不徒不知益之爲益也。又不知損之爲損也。夫損易知而速焉。益難知而邊焉。人尙不悟其易。安能識其難哉。夫損之者。如燈火之消脂。莫之見也。而忽盡矣。益之（藏本無此字）者。如苗禾之播殖。莫之覺也。而忽茂矣。故治身養性。務謹其細。不可以小益爲不平。而不修。不可以小損爲無傷。而不防。凡聚小所以就大。積一所以至億也。若能愛之（藏本無此字）於微。成之於著。則幾乎知道矣。或問曰。古者。豈有無所施行。而偶自長生者乎。抱朴子答曰。無也。或隨明師。積功累勤。便得賜以合成之藥。或受秘方。自行治作。事不接於世。言不累於俗。而記著者。止存其姓名。而不能具知。其所以得仙者。故闕如也。昔黃帝生而能言。役使百靈。可謂天授自然之體者也。猶復不能具茨。而事大隗。適東岱。而奉中黃。入金谷。而謔涓子。論道養則資（藏文類聚御覽引作質）。玄素二女。精推步則

訪山稽力牧。講占候則詢風后。著體診則受雷岐。審攻戰則納五音之策。窮神奸則記白澤之辭。相地理則書青鳥。(藝文類聚御覽引作烏)之說。救傷殘則綴金冶之術。故能畢該祕要。窮道盡真。遂昇龍以高躋。與天地乎罔極也。然按神仙經。皆云黃帝及老子奉事太乙元君。以受要訣。況乎不逮彼二君者。安有自得仙度世者乎。未之聞也。或曰黃帝審仙者。橋山之塚。又何爲乎。抱朴子答曰。按荆山經及龍首記。皆云黃帝服神丹之後。龍來迎之。羣臣追慕。靡所措思。或取其几杖。立廟而祭之。或取其衣冠。葬而守之。列仙傳云。黃帝自擇亡日。七十日去。七十日還。葬於橋山。山陵(原註一作後)忽崩。墓空無尸。但劍寫在焉。此諸說雖異。要於爲仙也。言黃帝仙者。見於道書。及百家之說者甚多。而儒家不肖。長奇怪。開(藏本作闕)異塗。務於禮教。而神仙之事。不可以訓俗。故云其死。以杜民心耳。朱巴(嘗作邑)樂巴于公。有功惠於民。百姓皆生爲之立廟祠。又古者盛德之人。身沒之後。臣子刊其勳績於不朽之器。而今世君長遷轉。吏民思戀。而樹德頌之碑者。往往有焉。此亦黃帝有廟墓之類也。豈足以證其必死哉。或人問曰。彭祖八百。安期三千。斯壽之過人矣。若果有不死之道。彼何不遂仙乎。豈非稟命受氣。自有脩短。而彼偶得其多。理不可延。故不免於彫隕哉。抱朴子答曰。按彭祖經云。其自帝嚳佐堯。歷夏至殷。爲大夫。殷王遺綵女。從受房中之術。行之有効。欲殺彭祖以絕其道。彭祖覺焉而逃去。去時年七八百餘。非爲死也。黃(藏本有帝字非)石(原註一作山)公記云。彭祖去後七十餘年。門人於流沙之西見之。非死明矣。又彭祖之弟子。青衣烏公。黑穴公。秀眉公。白兔公子。離婁公。太足君。高丘子。不肖來。七八人皆歷數百歲。在殷而各仙去。況彭祖何算死哉。又劉向所記列仙傳。亦言彭祖是仙人也。又安期先生者。賣藥於海邊。瑯琊人傳世見之。計已千年。秦始皇請與語。三日三夜。其言高。其旨遠。博而有證。始皇異之。乃賜之金璧。可直數千萬。安期受而置之於阜鄉亭。以赤玉爲一量。爲報。留書曰。復數千載。求我於蓬萊山。如此。是爲見始皇時。已千歲矣。非爲死也。又始皇剛暴而驚狠。最是天下之不應信神仙者。又不中以不然之言。答對之者也。至於問安期以長生之事。安期答之允當。始皇惺悟。信世間之必有仙道。既厚惠遺。又甘心欲學不死之事。但自無明師也。而爲盧敖徐福輩所欺弄。故不能得耳。向使安期先生言無符據。三日三夜之中。足以窮屈。則始皇必將烹煮屠戮。不免鼎俎之禍。其厚惠安可得乎。或問曰。世有服食藥物。行氣導引。不免死者。何也。抱朴子答曰。不得金丹。但服草木之藥。及修小術者。可以

延年遲死耳。不得仙也。或但知服草藥。而不知還年（原注誤作房中）之要術。則終無久生之理也。或不曉帶神符行。禁戒思身。神守真一。則正可令內疾不起。風濕不犯耳。若卒有惡鬼強邪。山精水毒。害之則便死也。或不得入山之法。令山神爲之作禍。則妖鬼試之。猛獸傷之。溪毒擊之。蛇螫螫之。致多死事。非一條也。或修道晚暮。而先自損傷已深。難可補復。補復之益。未得根據。而疾隨復作。所以剋伐之事。亦何緣得長生哉。或年老爲道。而得仙者。或年少爲道。而不成者。何哉。彼雖年老。而受氣本多。受氣本多。則傷損薄。傷損薄。則易養。易養。故得仙也。此雖年少。而受氣本少。受氣本少（藏本不重）。則傷深。傷深。則難救。難救。故不成仙也。夫木槿楊柳。斷殖之更生。倒之亦生。橫之亦生。生之易者。莫過斯木也。然埋之既淺。又未得久。乍刻乍剝。或搖或拔。雖墜以膏壤。浸以春澤。猶不脫（刻本作免）於枯瘁者。以其根芟不固。不暇吐其萌芽。津液不得遂結。其生氣也。人生之爲體。易傷難養。方之二木。不及遠矣。而所以攻毀之者。過於刻剝。劇乎播拔也。濟之者。鮮壞之者。衆。死其宜也。夫吐故納新者。因氣以長氣。而氣大衰者。則難長也。服食藥物者。因血以益血。而血垂竭者。則難益也。夫奔馳而喘逆。或效或滿（刻本作應）。用力役體。汲汲短乏者。氣損之候也。面無光色。皮膚枯腊。脣焦脈白。腠理萎瘁者。血減之證也。二證既衰於外。則靈根亦凋於中矣。如此。則不得上藥。不能救也。凡爲道。而不成。營生而得死者。其人非不有氣血也。然身中之所以爲氣爲血者。根源已喪。但餘其支流也。譬猶入水之燼。火滅而煙不卽息。旣斷之木。柯葉猶生。二者非不有煙。非不有葉。而之所以爲煙爲葉者。已先亡矣。世人以覺病之日。始作爲疾。猶以氣絕之日。爲身喪之候也。唯怨風冷與暑溼。不知風冷暑溼（藏本無此六字非）。不能傷壯實之人也。徒患體虛氣少者。不能堪之。故爲所中耳。何以較之。設有數人。年紀老壯。旣同。服食厚薄。又等。俱造沙漠之地。並冒嚴寒之夜。素雪墮於上。玄冰結於下。寒風摧條。而宵駭。欬唾凝涎。於唇吻。則其中將有獨中冷者。而不必盡病也。非冷氣之有偏。蓋人體有不耐者耳。故俱食一物。或獨以結病者。非此物之有偏毒也。鈞器齊飲。而或醒或醉者。非酒勢之有彼此也。同冒炎暑。而或獨以暈死者。非天熱之有公私也。齊服一藥。而或昏瞑煩悶者。非毒烈之有愛憎也。是以衝風赴林。而枯柯先摧。洪濤凌崖。而拆隙首頽。烈火燎原。而燥卉前焚。龍（當作龜）。椀墜地。而脆者獨破。由茲以觀。則人之無道。體已素病。因風寒暑濕者。以發之耳。苟能令正氣不衰。形神相衛。莫能傷也。凡爲道者。常患於晚。不患於早也。特年記

之少壯。體力之方剛者。自役過差。百病兼結。命危朝露。不得大藥。但服草木。可以差於常人。不能延其大限也。故仙經曰。養生以不傷爲本。此要言也。神農曰。百病不愈。安得長生。信哉斯言也。或問曰。所謂傷之者。豈非淫慾之間乎。抱朴子曰。亦何獨斯哉。然長生之要。在乎還年（疑房中）之道。上士知之。可以延年除病。其次不以自伐者也。若年尙少壯。而知還年（疑房中）。服陰丹以補腦。采玉液於長谷者。不服藥物。亦不失三百歲也。但不得仙耳。不得其術者。古人方之。於冰盃之盛湯。羽苞之蓄火也。且又才所不逮。而困思之。傷也。力所不勝。而強舉之。傷也。悲哀憔悴。傷也。喜樂過差。傷也。汲汲所欲。傷也。久談言笑。傷也。寢息失時。傷也。挽弓引弩。傷也。沈醉嘔吐。傷也。飽食卽臥。傷也。跳走喘乏。傷也。歡呼哭泣。傷也。陰陽不交。傷也。積傷至盡。則早亡。早亡非道也。是以養生之方。睡不及遠。行不疾步。耳不極聽。目不久視。坐不至久。臥不及疲。先寒而衣。先熱而解。不欲極飢而食。食不過飽。不欲極渴而飲。飲不過多。凡食過則結積聚。飲過則成疲癢。不欲甚勞甚逸。不欲（當有起早二字）起晚。不欲汗流。不欲多睡。不欲奔車走馬。不欲極目遠望。不欲多啖生冷。不欲飲酒當風。不欲數數沐浴。不欲廣志遠願。不欲規造異巧。冬不欲極溫。夏不欲窮涼。不露臥星下。不眠中見肩。大寒大熱。大風大霧。皆不欲冒之。五味入口。不欲偏多。故酸多傷脾。苦多傷肺。辛多傷肝。鹹多則傷心。甘多則傷腎。此五行自然之理也。凡言傷者。亦不便覺也。謂久則壽損耳。是以善攝生者。臥起有四時之早晚。與居有至和之常制。調劑筋骨。有偃仰之方。杜疾閑邪。有吞吐之術。流行榮衛。有補瀉之法。節宣勞逸。有與奪之要。忍怒以全陰氣。抑喜以養陽氣。然後先將服草木以救虧缺。後服金丹以定無窮。長生之理。盡於此矣。若有欲決意任懷。自謂達識知命。不泥異端。極情肆力。不營久生者。聞此言也。雖風之過耳。電之經目。不足諭也。雖身枯於流連之中。氣絕於紈綺之間。而甘心焉。亦安可告之。以養生之事哉。不惟不納。乃謂妖訛也。而望彼信之。所謂以明鑑給矇瞽。以絲竹娛聾夫也。

勤求卷第十四

抱朴子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生好物者也。是以道家之所至秘而重者。莫過乎長生之方也。故血盟乃傳。傳非其人。戒在天罰。先師不敢以輕行授人。須人求之至勤者。猶當揀選至精者。乃教之。況乎不好不求。求之不篤者。安

可銜其法以告之哉。其受命不應仙者。雖日見仙人成羣在世。猶必謂彼自異種人。天下別有此物。或呼爲鬼魅之變化。或云偶值於自然。豈有官謂修爲之所得哉。苟心所不信。雖令赤松王喬。言提其耳。亦當同以爲妖訛。然時頗有識信者。復患於不能勤求明師。夫曉至要得真道者。誠自甚稀。非倉卒可值也。然知之者。但當少耳。亦未嘗絕於世也。由求之者。不廣不篤。有仙命者。要目當與之相值也。然求而不得者有矣。未有不求而得者也。世間自有奸僞圖錢之子。而竊道士之號者。不可勝數也。然此等復不謂擬無所知也。皆復粗開頭角。或妄沽名。加之。以伏邪飾僞。而好事之徒。不識其真僞者。徒多之進問。自取誑惑而拘制之。不令得行廣尋奇士異人而告之。曰。道盡於此矣。以誤於有志者之不少。可歎可悲也。或聞有曉消五雲。飛八石。轉九丹。治黃白水瓊（原注一作權）。瑤化朱碧。凝霜雪於神爐。採靈芝於嵩岳者。則多（疑有脫誤）而毀之曰。此法獨有赤松王喬知之。今世之人而云知之者。皆虛妄耳。則淺見之家。不覺此言有詐僞。而作便息遠求之意。悲夫。可爲慨歎者也。凌晷騰飛。暫少忽老。迅速之甚。諭之無物。百年之壽。三萬餘日耳。幼弱則未有所知。衰邁則歡樂並廢。童蒙昏耄。除數十年。而險隘憂病相尋。代有居世之年。略消其半計。定得百年者。喜笑平和。則不過五六十年。咄嗟滅盡。哀憂昏耄。六七千日耳。顧眄已盡矣。況於全百年者。萬未有一乎。諦而念之。亦無以笑彼夏蟲朝菌也。蓋不知道者之所至。悲矣。里語有之。人在世間。日失一日。如牽牛。以詣屠所。每進一步。而去死轉近。此譬雖醜。而實理也。達人所以不愁死者。非不欲求。亦固不知所以免死之術。而空自焦愁。無益於事。故云樂天知命。故不憂耳。非不欲久生也。姬公請代武王。仲尼曳杖悲懷。是知聖人。亦不樂速死矣。俗人見莊周有大夢之喻。因復競共張齊死生之論。蓋詭道強達。陽作違抑之言。皆仲尼所爲破律應煞者也。今察諸有此談者。被疾病則遽針灸。冒危險則甚畏死。然未俗通弊。不崇真信。背典誥而治子書。若不吐反理之巧辨者。則謂之朴野。非老莊之學。故無骨殖。而取偶俗之徒。遂流瀆於不然之說。而不能自返也。老子以長生久視爲業。而莊周貴於搖尾塗中。不爲被網之龜。被繡之牛。餓而求粟於河侯。以此知其不能齊死生也。晚學不能考校虛實。偏據一句。不亦謬乎。且夫深入九泉之下。長夜罔極。始爲螻蟻之糞。終與塵壤合體。令人怛然心熱。不覺咄嗟。若心有求生之志。何可不棄置不急之事。以修玄妙之業哉。其不信則已矣。其信之者。復患於俗情之不蕩盡。而不能專以養生爲意。而管世務之餘暇而爲之。所以或有爲

之者。恆病晚而多不成也。凡人之所汲汲者。勢利嗜欲也。苟我身之不全。雖高官重權。金玉成山。妍豔萬計。非我有也。是以上士先營長生之事。長生定。可以任意。若未昇玄去世。可且地仙人閒。若彭祖老子。止人中數百歲。不失人理之權。然後徐徐登遐。亦盛事也。然決須好師。師不足奉。亦無由成也。昔漢太后從夏侯勝受尙書。賜勝黃金百斤。他物不可勝數。及勝死。又賜勝家錢二百萬。爲勝素服一百日。成帝在東宮時。從張禹受論語。及即尊位。賜禹爵關內侯。食邑千戶。拜光祿大夫。賜黃金百斤。又遷丞相。進爵安昌侯。年老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百斤。錢數萬。及禹疾。天子自臨省之。親拜禹牀下。章帝在東宮時。從桓榮以受孝經。及帝即位。以榮爲太常上卿。天子幸榮第。令榮東面坐。設几杖。會百官。及榮門生生徒數百人。帝親自持業講說。賜榮爵關內侯。食邑五千戶。及榮病。天子幸其家。入巷下車。抱卷而趨。如弟子之禮。及榮薨。天子爲榮素服。凡此諸君。非能攻城野戰。折衝拓境。懸旌効節。(原注一作郊垌)祈連方。轉元功。騁銳絕域也。徒以一經之業。宣傳章句。而見尊重巍巍如此。此但能說死人之餘言耳。帝王之貴。猶自卑降以敬事之。世間或有欲試修長生之道者。而不肯謙下。於堪師者。直爾蹴踏。從求至要。寧可得乎。夫學者之恭遜驅走。何益於師之分寸乎。然不爾。則是彼心不盡。彼心不盡。則令人告之不力。告之不力。則祕訣何可悉得邪。不得已當以浮淺示之。豈足以成不死之功哉。亦有人皮膚好喜。而信道之誠。不根心神。有所索欲。(刻本作取)陽爲曲恭。累日之間。怠慢已出。若值明智之師。且欲詳觀來者變態。試以淹久。故不告之。以測其志。則若此之人。情僞行露。亦終不得而教之。教之亦不得盡言吐實。言不了。則爲之無益也。陳安世者。年十三歲。蓋灌叔本之客子耳。先得仙道。叔本年七十皓首。朝夕拜安世曰。道尊德貴。先得道者。則爲師矣。吾不敢倦執弟子之禮也。由是安世告之要方。遂復仙去矣。夫人生先受精神於天地。後稟氣血。(藏本無此字)於父母。然不得明師告之。以度世之道。則無由免死。鑿石有餘焰。年命已凋頹矣。由此論之。明師之恩。誠爲過於天地。重於父母多矣。可不崇之乎。可不求之乎。抱朴子曰。古人質正。貴行賤言。故爲政者。不尙文辯。修道者。不崇辭說。風俗衰薄。外飾彌繁。方策旣山積於儒門。而內書亦執掌於術家。初學之徒。即未便可授以大要。又亦人情以本未殷富者爲快。故後之知道者。(藏本作于)吉容嵩桂帛諸家。各著千所篇。然率多教誡之言。不冒善爲人。開顯大向之指歸也。其至真之訣。或但口傳。或不過尋尺之素。在領帶之中。非隨師經久。累勤歷試者。不

能得也。雜猥弟子皆各隨其用心之疎密。履苦之久遠。察其聰明之所遠。及志力之所能辦。各有所授。千百歲中。時有盡其囊枕之中。肘腋之下。秘要之旨。(藏本無此字)耳。或但將之合藥。藥成分之。足以使之不死而已。而終年不以其方文傳之。故世間道士。知金丹之事者。萬無一也。而管見之屬。謂仙法當具在於紛若之書。及於祭祀拜伏之間而已矣。夫長生制在大藥耳。非祠醮之所得也。昔秦漢二代。大興祈禱。所祭太乙五神。陳寶入神之屬。動用牛羊穀帛。錢費億萬。了無所益。況於匹夫。德之不備。體之不養。而欲以三牲酒餼。祝願鬼神。以索延年。惑亦甚矣。或頗有好事者。誠欲爲道。而不能勤求明師。合作異藥。而但晝夜誦講。不要之書。數千百卷。詣老無益。便謂天下果無仙法。或舉門扣頭。以向空坐。烹宰犧牲。燒香請福。而病者不愈。死喪相襲。破產竭財。一無奇異。終不悔悟。自謂未篤。若以此之勤。求知方之師。以此之費。給買藥。(藏本有求明師秘術五字衍)之直者。亦必得神仙長生度世也。何異詣老空耕石田。而望千倉之收。用力雖盡。不得其所也。所謂適楚而道燕。馬雖良而不到。非行之不疾。然失其道也。或有性信而喜信人。其聰明不足以枝練真僞。揣測深淺。所博涉素狃。不能賞物。後世頑淺。趣得一人自譽之子云。我有祕書。便守事之。而庸人小兒。多有外託有道之名。名過其實。由於誇誑。內抱貪濁。惟利是圖。有所請爲。輒強暗鳴。俛仰抑揚。若所知寶祕。乃深而不可得之狀。其有所請。從其所求。俛仰含笑。或許以頃後。故使不覺者。欲罷而不能。自謂事之未勤。而禮弊之尙輕也。於是篤信之心。尤加恭肅。賂以珠玩。爲之執奴僕之役。不辭負重涉遠。不避經險履危。欲以積勞自効。服苦求哀。庶有異聞。而虛引歲月。空委二親之供養。捐妻子而不卹。戴霜踏冰。連年隨之。而妨資棄力。卒無所成。彼初誠欺之。未或慙之。懵然體中。實自空罄短乏。無能法以相教。將何法以成人乎。余目見此輩不少。可以有十餘人。或自號高名。久居於世。世或謂之已三四百歲。但易名字。詐稱聖人。託於人閒。而多有承事之者。余但不喜書其人之姓名耳。頗游俗閒。凡夫不識妍蚩。爲共吹揚。增長妖妄。爲彼巧僞之人。虛生華譽。歛習遂廣。莫能甄別。故或令高人偶不留意澄察。而但任兩耳者。誤於學者。常由此輩。莫不使人歎息也。每見此曹欺誑天下。以規勢利者。遲速皆受殃罰。天網雖疎。終不漏也。但誤有志者可念耳。世人多逐空聲。尠能枝實。聞甲乙多弟子。至以百許。必當有異。便載馳競逐。赴爲相聚守之徒。妨工夫以崇重彼愚陋之人也。而不復尋精彼得門人之力。或以致富辦。(辨卽辦字也)逐之雖久。猶無成人之道。愚夫故不知

此人不足可事。何能都不與悟。自可悲哉。夫搜尋勿之壘。求干天之木。漉牛迹之中。索吞舟之鱗。用日雖久。安能得乎。嗟乎。將來之學者。雖當以求師爲務。亦不可以不詳擇爲急也。陋狹之夫。行淺德薄。功微緣少。不足成人之道。亦無功課以塞人重恩也。深思其趣。勿令徒勞也。抱朴子曰。諸虛名之道士。旣善爲誑詐以欺學者。又多護短匿愚。恥於不知。陽若以博涉已足。終不冒行求請問於勝己者。蠢爾守窳。面牆而立。又不但拱默而已。乃復憎忌於實有道者而謗毀之。恐彼聲名之過己也。此等豈有意於長生之法哉。爲欲以合致弟子。圖其財力。以快其情欲而已耳。而不知天高聽卑。其後必受斯殃也。夫貧者不可妄云我富也。賤者不可虛云我貴也。況道德之事。實無而空養門生弟子乎。凡俗之人。猶不宜懷妬善之心。況於道士。尤應以忠信快意爲生者也。云何當以此之儻然。函臆聞乎。人自不能聞見神明。而神明（藏本無此三字）之聞見己之甚易也。此何異乎在紗幌之外。不能察軒房之內。而肆其僂慢。謂人之不見己。此亦如竊鍾棖物。鏗然有聲。惡他人聞之。因自掩其耳者之類也。而龔替之存乎精神者。唯欲專擅華名。獨聚徒衆。外求聲價。內規財力。患疾勝己。乃劇於俗人之爭權勢也。遂以唇吻爲刃鋒。以毀譽爲朋黨。口親心疎。貌合行離。陽教同志之言。陰挾蜂蠆之毒。此乃天人所共惡。招禍之符檄也。夫蠶五經。猶宜不恥下問。以進德修業。日有緝熙。至於射御之屬。伎書數之殘功。農桑之露事。規矩之小術。尙須師授。以盡其理。況營長生之法。欲以延年度世。斯與救卹死事無異也。何可務惜請受之名。而永守無知之困。至老不改。臨死不悔。此亦天民之篤暗者也。令人代之慙悚。爲之者獨不顧形影也。爲儒生尙當兀然守朴。外託質素。知而如否。有而如無。令庸兒不得盡其稱。稱而不問不對。對必辭讓。而後言。何其道士之人。強以不知爲知。以無有爲有。虛自街耀。以圖奸利者乎。迷而不知返者。愈以遂往。若有以行此者。想不恥改也。吾非苟爲此言。誠有爲而興。所謂疾之而不能默然也。徒愍念愚人。不忍見嬰兒之投井耳。若覽之而悟者。亦仙藥之一草也。吾何爲哉。不御苦口。其危至矣。不俟脈診而可知者也。抱朴子曰。設有死罪而人能救之者。必不爲之吝勞辱。而憚卑辭也。必獲生生之功也。今雜猥道士之輩。不得金丹大法。必不得長生可知也。雖治病有起死之効。絕穀則積年不飢。役使鬼神。坐在立亡。瞻視千里。知人盛衰。發沈祟於幽駢。知禍福於未萌。猶無益於年命也。尙羞行請求。恥事先達。是惜一日之屈。而甘罔極之痛。是不見事類者也。古人有言曰。生之於我。利亦大焉。論其貴賤。雖爵爲帝王。不

足以此法比焉。論其輕重。雖富有天下。不足以此術易焉。故有死王樂爲生鼠之喻也。夫治國而國平。治身而身生。非自至也。皆有以致之也。惜短乏之虛名。恥師授之艱勞。雖曰不愚。吾不信也。今使人免必死而就戮刑者。猶欣然喜於去重而即輕。脫炙爛而保視息。甘其苦痛。過於更生矣。人但莫知當死之日。故不憂耳。若誠知之。而則劑之事。可得延期者。必將爲之。況但躬親灑掃。執巾竭力於勝己者。可以見教之不死之道。亦何足爲苦。而蔽者憚焉。假令有訖。恥迅走而待野火之燒熱。羞逃風而致沈溺於重淵者。世必呼之爲不曉事也。而咸知笑其不避災危。而莫怪其不畏實禍。何哉。抱朴子曰。昔者之著道書多矣。莫不務廣淨巧之言。以崇玄虛之旨。未有究論長生之階徑。箴砭（藏本闕此字）爲道之病痛。如吾之勤勤者也。實欲令迷者知反。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墜井引綆。愈於遂沒。但惜美疾（藏本作病）而距惡石者。不可如何耳。人誰無過。過而能改。日月之蝕。晞顏氏之子也。又欲使將來之好生道者。審於所託。故竭其忠告之良謀。而不飾淫麗之言。言發則指切。筆下則辭痛。惜在於長生而折抑邪耳。何所索哉。抱朴子曰。深念學道藝養生者。隨師不得其人。竟無所成。而使後之有志者。見彼之不得長生。因云天下之果無仙法也。凡自度生。必不能苦身約己以修玄妙者。亦徒進失干祿之業。退無難老之功。內誤其身。外沮將來也。仙之可學。致如黍稷之可播種。得甚炳然耳。然未有不耕而獲嘉禾。未有不勤而獲長生度世也。

雜應卷第十五

或曰。敢問斷穀（藏本無此字）。人可以長生乎。凡有幾法。何者最善與。抱朴子答曰。斷穀（藏本無此字）。人止可息肴糧之費。不能獨令人長生也。問諸曾斷穀積久者云。差少病痛。勝於食穀時。其服亦及餌黃精。又再餘糧丸。日再服三日（按日當作者）。令人多氣力。堪負擔遠行。身輕不極。其服諸石藥。一服守中十年五年者。及吞氣服符飲神水輩。但爲不飢耳。體力不任勞也。道書雖言欲得長生。腸（意林引作腹下同）中當清。欲得不死。腸中無滓（意林引作屎）。又云。食草者善走而愚。食肉者多力而悍。食穀者智而不壽。食氣者神明不死。此乃行氣者一家之偏說耳。不可便孤用也。若欲服金丹大藥。先不食百許日爲快。若不能者。正爾服之。但得仙小遲耳。無大妨。

也。若遭世荒，隱竄山林，知此法者，則可以不餓死，其不然也，則無急斷，急既無可大益，又止人中斷肉，聞肥鮮之氣，皆不能不有欲於中心。若未便絕俗委家，巖棲岫處者，固不成遂休五味，無致自苦。不如莫斷穀而節量飢飽。近有一百許法，或服守中石藥數十丸，便辟四五十日不飢，練松柏及朮，亦可以守中，但不及大藥。久不過十年以還，或辟一百二百日，或須日月服之，乃不飢者，或先作美食極飽，乃服藥以養所食之物，令不消化，可辟三年。欲還食穀，當以葵子豬膏下之，則所作美食皆下，不壞如故也。洛陽有道士董威輦，常止白社中，了不食。陳子綰共守事之，從學道積久，乃得其方云：以甘草防風，芎藭之屬十許種，搗爲散，先服方寸匕，乃吞石子大如雀卵十二枚，足辟百日，輒更服散，氣力顏色如故也。欲還食穀者，當服葵子湯下石子，乃可食耳。又赤龍血青龍膏作之用（藏本作明）丹砂曾青水，以石內其中，復須臾，石柔而可食也。若不即取，便消爛盡也。食此石，以口取飽，令人丁壯。又有引石散，以方寸匕投一斗白石子中，以水合煮之，亦立熟如芋子，可食以當穀也。張太元舉家及弟子數十人，隱居林慮（藏本作其）山中，以此法食石十餘年，皆肥健，但爲須得白石，不如赤龍血青龍膏，取得石便可用。又當煮之，有薪火之煩耳，或用水，或符水兼用，或用乾棗日九枚，酒一二升者，或食十二時氣，從夜半始，從九九至八八七七六六五五而止，或春向東食歲星，青氣使入肝，夏服熒惑，赤氣使入心，四季之月食鎮星，黃氣使入脾，秋食太白，白氣使入肺，冬服辰星，黑氣使入腎，又中岳道士鄒元，節食六戊之精，亦大有効。假令甲子之旬，有戊辰之精，則竟其旬十日，常向辰地而吞氣，到後，甲復向其旬之戊也。甘始法召六甲六丁玉女，各有名字，因以祝水而飲之，亦可令牛馬皆不飢也。或思脾中神名，各黃裳子，但合口食內氣，此皆有真効。余數見斷穀人，三年二年者，多者身輕色好，堪風寒暑濕，大都無肥者耳。雖未見數十歲不食者，然人絕穀，不過十許日，皆死，而此等已積載而自若，亦何疑於不可大久乎？若令諸絕穀者轉羸，極常慮之，恐不可久耳。而問諸爲之者，無不初時少氣力，而後稍丁健，月勝一月，歲勝一歲，正爾，可久無嫌也。夫長生得道者，莫不皆由服藥吞氣，而違之者而（疑衍）不妄也。夫服藥斷穀者，略無不先極也，但用符水及單服氣者，皆作（按作當作乍）四十日中疲瘦，過此乃健耳。鄭君云：本性飲酒不多，皆在銅山中，絕穀二年許，飲酒數斗不醉，以此推之，是爲不食，更令人耐毒，耐毒則是難病之候也。余因此問山中那得酒，鄭君言先釀好雲液，勿壓漉，因以桂附子甘草五六種未合丸。

之曝乾。以一丸如雞子許。投一斗水中。立成美酒。又有黃帝雲液泉法。以麩米及七八種藥合之。取一升。輒內一升水投中。如千歲苦酒之內水也。無知盡時。而味常好不變。飲之大益人。又符水斷穀。雖先令以羸然。宜兼知者。倘卒遇荒年。不及合作藥物。則符水爲上矣。有馮生者。但單吞炁。斷穀已三年。觀其步陟登山。擔一斛許重。終日不倦。又時時引弓而略不言語。言語又不冒大聲。問之。云。斷穀亡精費氣。最大忌也。余亦屢見淺薄道士輩。爲欲虛曜奇怪。招不食之名。而實不知其道。但虛爲不啖羹飯耳。至於飲酒。日中斗餘。脯腊粘精棗栗雞子之屬。不絕其口。或大食肉而咽其汁。吐其滓。終日經口者數十斤。此直是更作美食矣。凡酒客但飲酒食脯而不食穀。皆自堪半歲一歲而不覺頓矣。未名絕穀耳。吳有道士石春。每行氣爲人治病。輒不食。以須病者之愈。或百日。或一月。乃食。吳景帝聞之。曰。此但不久。必當飢死也。乃召取鑿閉。令人備守之。春但求三二升水。如此一年餘。春顏色更鮮悅。氣力如故。景帝問之。可復堪幾時。春言無限。可數十年。但恐老死耳。不憂飢也。乃罷遣之。按如春言。是爲斷穀不能延年可知也。今時亦有得春之法者。或問不寒之道。抱朴子曰。或以立冬之日。服六丙六丁之符。或閉口行五火之炁千二百遍。則十二月中不寒也。或服太陽酒。或服紫石英朱漆散。或服雄丸一。後服雌丸二。（原注別本先雌後雄）亦可堪一日一夕不寒也。雌丸用雌黃曾青礬石磁石也。雄丸用雄黃丹砂石膽也。然此無益於延年之事也。或問不熱之道。抱朴子曰。或以立夏日服六壬六癸之符。或行六癸之炁。或服元水。（原注一作冰）之丸。或服飛霜之散。然此用蕭丘上木皮。及五月五日中午時北行黑蛇血。故少有得合之者也。唯幼伯子王仲都。此二人衣以重裘。曝之於夏日之中。周以十二爐之火。口不稱熱。身不流汗。蓋用此方者也。或問辟五兵之道。抱朴子曰。吾聞吳大皇帝曾從介先生受要道云。但知（疑作朱）書北斗字。及日月字。便不畏白刃。帝以試左右數十人。常爲先登鋒。（疑術）陷陣。皆終身不傷也。鄭君云。但誦五兵名。亦有驗。刀名大房。虛星主之。弓名曲張。氏星主之。矢名彷徨。熒惑星主之。劍名失傷。角星主之。弩名遠望。張星主之。戟名大將軍。（按軍字不當有此以將字爲韻也）參星主之也。臨戰時。常細祝之。或以五月五日作赤靈符。著心前。或丙午日日中時。作燕君龍虎三囊符。歲符歲易之。月符月易之。日符日易之。或佩西王母兵信之附。或佩熒惑朱雀之符。或（藏本無此字）佩南極鑠金之（藏本無此字）符。或戴却刃之（藏本無此字）符。祝融之符。或傅玉札散。或浴禁葱湯。或取牡荊以

作六陰神將符。符指敵人。或以月蝕時刻。三（刻本有千字）歲蟾蜍。喉下有八字者。血以書所持之刀劍。或帶武威符。熒火丸。或交鋒刃之際。乘魁履躡呼四方之長。亦有明効。今世之人。亦有得禁辟五兵之道。往往有之。或問隱淪之道。抱朴子曰。神道有五。坐在立亡。其數焉。然無益於年命之事。但在人閒。無故而爲此。則致詭怪之聲。不足妄行也。可以備兵亂危急。不得已而用之。可以免難也。鄭君云。服大隱符十日。欲隱則左轉。欲見則右回也。或以玉糝丸塗人身中。或以蛇足散。或懷離母之草。或折青龍之草。以伏六丁之下。或入竹田之中。而執天樞之壤。或造河龍石室。而隱雲蓋之陰。或伏清冷之淵。以過幽闕之徑。或乘天一馬以遊紫房。或登天一之明堂。或入玉女之金匱。或背輔向官。立三蓋之下。或投巾解履。（中有缺文）膽煎及兒衣符子居蒙。（原注一作象）人。青液桂梗六甲父母僻側之膠。駁馬泥丸。木鬼之子。金商之艾。或可爲小兒。或可爲老翁。或可爲鳥。或可爲獸。或可爲草。或可爲木。或可爲六畜。或依木成木。或依石成石。依水成水。依火成火。此所謂移形易貌。不能都隱者也。或問魏武帝曾收左元放而桎梏之。而得自然解脫。以何法乎。抱朴子曰。吾不能正知左君所施用之事。然歷覽諸方書。有月三服薰苴子。和用三五陰丹。或以偶牙陽胞。或以七月七日東行跳脫蟲。或以五月五日石上龍子單衣。或以夏至日霹靂楔。或以天文二十一字符。或以自解去父血。或以玉子餘糧。或合山君目。河伯餘糧。浮雲滓以塗之。皆自解。然左君之變化無方。未必由此也。自用六甲。變化其真形。不可得執也。或問曰。爲道者。可以不病乎。抱朴子曰。養生之盡理者。既將服神藥。又行氣不懈。朝夕導引。以宣動榮衛。使無輟閔。加之以房中之術。節量飲食。不犯風濕。不患所不能。如此。可以不病。但患居人閒者。志不得專。所修無恆。又苦懈怠不勤。故不得不有疹疾耳。若徒有信道之心。而無益己之業。年命在孤虛之下。體有損傷之危。則三尸因其衰。月危日入。絕命病鄉之時。招呼邪氣。妄延鬼魅。來作殃害。其六厄並會。三刑同方者。其災必大。其尙盛者。則生諸疾病。先有疹患者。則令發動。是故古之初爲道者。莫不兼修醫術。以救近禍焉。凡庸道士。不識此理。恃其所聞者。大至（當作氏）不關治病之方。又不能絕俗幽居。專行內事。以却病痛。病痛及已。無以攻療。乃更不如凡人之專湯藥者。所謂進不得邯鄲之步。退又失壽陵之義者也。余見戴霸華。他所集金匱綠囊。崔中書黃素方。及百家雜方。五百許卷。甘胡呂傳周始甘唐通阮南河等。各撰集暴卒備急方。或一百十。或九十四。或八十五。或四十六。世人皆爲精悉。不可加也。余究

而觀之。殊多不備。諸急病甚尙未盡。又渾漫雜錯。無其條貫。有所尋按。不即可得。而治卒暴之候。皆用貴藥。動數十種。自非富室而居京都者。不能素儲。不可卒辦也。又多令人以針治病。其灸法又不明處所分寸。而但說身中孔穴榮輸之名。自非舊醫備覽明堂流注偃側圖者。安能曉之哉。余所撰百卷。名曰玉函方。皆分別病名。以類相續。不相雜錯。其玖拾(當作救卒卽肘後救卒方也卒古猝字)叁卷。皆單行徑易。約而易驗。難陌之聞。顧盼皆藥。衆急之病。無不畢備。家有此方。可不用醫。醫多承襲世業。有各無實。但養虛聲。以圖財利。寒白退士。所不得使。使之者乃多誤人。未若自閑其要。勝於所迎。無知之醫。醫又不可卒得。得又不肖。即爲人使。使賤理之微疾。成膏肓之深禍。乃至不救。且暴急之病。而遠行借問。率多枉死矣。或問將來吉凶。安危。去就。知之可全身。(刻本作前審)爲有道乎。抱朴子曰。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占風氣。布籌筭。推三棊。步九宮。檢八卦。考飛伏之所集。診詠訛於物類。占休咎於龜策。皆下術常伎。疲勞而難恃。若乃不出帷幕而見天下。乃爲人神矣。或以三皇天文。召司命司危五岳之君。阡陌亭長六丁之靈。皆使人見之。而對問以諸事。則吉凶昭然。若存諸掌。無遠近幽深。咸可先知也。或召六陰玉女。其法六十日而成。成則長可役使。或祭致八史。八史者。八卦之精也。亦足以預識未形矣。或服葛花及秋芒麻勃刀圭方寸匕。忽然如欲臥。而聞人語之。以所不決之事。吉凶立定也。或用明鏡九寸以上自照。有所思存。七日七夕。則見神仙。或男或女。或老或少。一示之後。心中自知千里之外。方來之事也。明鏡或用一。或用二。謂之日月鏡。或用四。謂之四規。四規者。照之時。前後左右各施一也。用四規所見。來神甚多。或縱目。或乘龍駕虎。冠服彩色。不與世同。皆有經圖。欲修其道。當先暗誦所當致見諸神姓名位號。識其衣冠。不爾。則卒至而忘其神。或能驚懼。則害人也。爲之。率欲得靜漠幽閑林麓之中。外形不經目。外聲不入耳。其道必成也。三童九女。節壽君九首蛇。軀百二十官。雖來勿得熟視也。或有問之者。或有訶怒之者。亦勿答也。或有侍從。曄曄力士。甲卒乘龍駕虎。簫鼓嘈嘈。勿舉目與言也。但諦念老君真形。老君真形見。則起再拜也。老君真形者。思之。姓李。名聃。字伯陽。身長九尺。黃色鳥喙。隆鼻秀(意林引無秀字)眉。長五寸。耳長七寸。額有三理。上下徹足有八卦。以神龜爲牀。(意林引有住字)金樓玉堂。白銀爲階。五色雲爲衣。重疊之冠。鋒鏃之劍。從黃童百二十人。左有十二青龍。右有二十六白虎。前有二十四朱雀。後有七十二元武。前道十二竊竒。後從三十六辟邪。雷電在上。晃晃昱昱。此事出於仙

經中也。見老君則年命延長。心如日月。無事不知也。或問堅齒之道。抱朴子曰。能養以華池。浸以醴液。清晨建齒三百過者。永不搖動。其次則含地黃煎。或含玄膽湯。及蛇脂丸。礬石丸。九棘散。則已動者更牢。有蟲者即愈。又服靈飛散者。則可令既脫者更生也。或問聽耳之道。抱朴子曰。能龍導虎引。熊經龜咽。鸞飛蛇屈。鳥伸。天俛地仰。令赤黃之景。不去洞房。猿據兔驚。千二百至。則聰不損也。其既聾者。以玄龜薰之。或以棘頭。羊糞。桂毛。雀桂。成裏塞之。或以狼毒。冶葛。或以附子。葱涕。合內耳中。或以蒸鯉魚腦。灌之。皆愈也。或問明目之道。抱朴子曰。能引三焦之昇。(原注一作外)景。召大火於南離。洗之以明石。熨之以陽光。及燒丙丁洞視符。以酒和洗之。古人曾以夜書也。或以苦酒。煮蕪菁子。令熟。曝乾。末服方寸七。日三盡一斗。能夜視。有所見矣。或以犬膽煎青傘。班鳩。石決明。充蔚。百華散。或以雞舌香。黃連。乳汁。煎注之。諸有百疾之在目者。皆愈。而更加精明倍常也。或問登峻涉險。遠行不極之道。抱朴子曰。惟服食大藥。則身輕力勁。勞而不疲矣。若初入山林。體未全實者。宜以雲珠粉。百華醴。玄子湯。洗脚。及虎膽丸。朱明酒。天雄鶴脂丸。飛廉煎。秋芒。車前。澤瀉。散用之。旬日。不但涉遠不極。乃更令人行疾。可三倍於常也。若能乘躡者。可以周流天下。不拘山河。凡乘躡道有三法。一曰龍躡。二曰虎躡。三曰鹿盧躡。或服符精思。若欲行千里。則以一時思之。若晝夜十二時思之。則可以一日一夕行萬二千里。亦不能過此。過此當更思之。如前法。或用棗心木爲飛車。以牛革結環劍以引其機。或存念作五蛇六龍三牛交。昇而乘之。上昇四十里。名爲太清。太清之中。其氣甚剛。能勝人也。師言薦飛轉高。則但直舒兩翅。了不復扇。搖之而自進者。漸乘剛烝故也。龍初昇階雲。其上行至四十里。則自行矣。此言出於仙人。而留傳於世俗耳。實非凡人所知也。又乘躡須長齋絕葷菜。斷肉食一年之後。乃可乘此三躡耳。雖復服符。思五龍躡。行最遠。其餘者。不過千里也。其高下去留。皆自有法。勿得任意耳。若不奉其禁。則不可妄乘躡。有傾墜之禍也。或曰。老子篇中。記及龜文經。皆言藥。(刻本作大)兵之後。金木之年。必有大疫。萬夫餘一。敢問辟之。(當重有之字)道。抱朴子曰。仙人入瘟疫秘禁法。思其身爲五玉。五玉者。隨四時之色。春色青。夏赤。四季月。(原注四季或作六月)黃。秋白。冬黑。又思冠金巾。思心如炎火。大如斗。則無所畏也。又一法。思其髮散以被身。一髮端。輒有一大星綴之。又思作七星北斗。以魁覆其頭。以罡指前。又思五臟之氣。從兩目出。周身如雲霧。肝青氣。肺白氣。脾黃氣。腎黑氣。心赤氣。五色紛錯。則可與疫病者同牀也。或再步呼直。

日玉女。或閉氣思力士。操千斤金錘。百二十人。以自衛。或用射鬼丸。赤車使者丸。冠軍丸。徐長卿散。玉函精粉。青牛道士熏身丸。崔(原注一作雀)文黃(原注一作星)散。草玉酒黃庭丸。皇符。老子領中符。赤鬚子桃花符。皆有良効者也。

黃白卷第十六

抱朴子曰。神仙經黃白之方。二十五卷。千有餘首。黃者金也。白者銀也。古人秘重其道。不欲指斥。故隱之云爾。或題篇云庚辛。庚辛亦金也。然率多深微難知。其可解分明者少許爾。世人多疑此事爲虛誕。與不信神仙者正同也。余昔從鄭公受九丹。及金銀液經。因復求受黃白中經五卷。鄭君言曾與左君於廬江銅山中。試作皆成也。然而齋潔禁忌之勤苦。與金丹神仙藥無異也。俗人多譏余好攻異端。謂予爲趣欲強通天下之不可通者。余亦何爲然哉。余若欲以此輩事。聘辭章於來世。則余所著外篇。及雜文二百餘卷。足以寄意於後代。不復須此。且此內篇。皆直語耳。無藻飾也。余又知論此曹事。世人莫不呼爲迂闊不急。未若論俗間切近之理。可以合衆心也。然余所以不能已於斯事。知其不入世人之聽。而猶論著之者。誠見其効驗。又所承授之師。非妄言者。而余貧苦無財力。又遭多難之運。有不己之無賴。兼以道路梗(刻本作逼)塞。藥物不可得竟。不違合作之。余今告人言。我曉作金銀而躬自飢寒。何異自不能行而賣淪覽之藥。求人信之。誠不可得。然理有不如意。亦不可以一概斷也。所以勤勤綴之於翰墨者。欲令將來好奇賞真之士。見余書而具論道之意耳。夫變化之術。何所不爲。蓋人本身本見而有隱之之法。鬼神本隱而有見之之方。能爲之者。往往多焉。水火在天而取之。以諸燧。鉍性白也。而赤之以爲丹。丹性赤也。而白之而爲鉍。雲雨霜雪。皆天地之氣也。而以藥作之。與真無異也。至於飛走之屬。蠕動之類。稟形造化。既有定矣。及其倏忽而易舊體。改更而爲異物者。千端萬品。不可勝論。人之爲物。貴性最靈。而男女易形。爲鶴爲石。爲虎爲猿。爲沙爲龜。又不少焉。至於高山爲淵。深谷爲陵。此亦大物之變化。變化者。乃天地之自然。何爲嫌金銀之不可以異物作乎。譬諸陽燧所得之火。方諸所得之水。與常水火。豈有別哉。蛇之成龍。茅糝爲膏。亦與自生者無異也。然其根源之所緣由。(藏本作由緣)皆自然之感致。非窮理盡性者。不能知其指歸。非原始見終者。

不能得其情狀也。狹觀近識。桎梏窳穴。揣淵妙於不測。推神化於虛誕。以周孔不說。墳籍不載。一切謂爲不然。不亦陋哉。又俗人以劉向作金不成。便云天下果無此道。是見田家或遭水旱不收。便謂五穀不可播殖得也。成都內史吳大文博達多知。亦自說昔事道士李根。見根煎鉛錫。以少許藥。如大豆者。投鼎中。以鐵匙攪之。冷即成銀。大文得其秘方。但欲自作。百日齋便爲之。而留連在官。竟不能得。恆歎息言。人間不足處也。又桓君山言漢黃門郎程偉。好黃白術。娶妻得知方家女。偉常從驚出。而無時衣。甚憂。妻曰。請致兩端綠。綠即無故而至。前偉按枕中鴻寶。作金不成。妻乃往視偉。偉方扇炭燒箒。箒中有水銀。妻曰。吾欲試相視一事。乃出其囊中藥。少少投之。食頃發之。已成銀。偉大驚曰。道近在汝處。而不早告我何也。妻曰。得之須有命者。於是偉日夜說誘之。賣田宅。以供笑。食衣服。猶不宥告偉。偉乃與伴謀。搗笞伏之。妻輒知之。告偉言。道必當傳其人。得其人。道路相遇。輒教之。如非其人。口是而心非者。雖寸斷支解。而道猶不出也。偉逼之不止。妻乃發狂。裸而走。以泥自塗。遂卒。近者前廬江太守華令思。高才遠學。洽聞之士也。而事之不經者。多所不信。後有道士說黃白之方。乃試令作之。云以鐵器銷鉛。以散藥投中。即成銀。又銷此銀。以他藥投之。乃作黃金。又從此道士學。微視之。方行之未百日。夜臥即便見天文。及四鄰了了。不覺復有屋舍籬障。又妾名瑤華者。已死。乃見形。與之言語。如平生。又祭廟。聞廟神答其拜。牀似動有聲。令思乃歎曰。世間乃定無所不有。五經雖不載。不可便以意斷也。然不聞方伎者。卒聞此亦焉能不驚怪邪。又黃白術。亦如合神丹。皆須齋潔百日已上。又當得閑（閑即懶字也）。解方書意合者。乃可爲之。非濁穢之人。及不聰明人。希涉術數者。所辦（辨即辦字也）。作也。有中或有須口訣者。皆宜師授。又宜入於深山之中。清潔之地。不欲令凡俗愚人知之。而劉向止宮中作之。使宮人供給其事。必非齋潔者。又不能斷絕人事。使不來往也。如此。安可得成哉。桓譚新論（蘇本作諡非）曰。史子心見署爲丞相。官架屋。發吏卒及官奴婢以給之。作金不成。丞相自以力不足。又白傳太后。太后不復利於金也。聞金成。可以作延年藥。又甘心焉。乃除之爲耶。舍之北宮中。使者待遇。寧有作此神方。可於宮中。而令凡人雜錯共爲之者哉。俗間染繪練。尙不欲使雜人見之。見之即壞。况（蘇本無此字）。黃白之變化乎。（蘇本無此字）。凡事無巨細。皆宜得要。若不得其法。妄作。酒醬醃羹。臠猶不成。况大事乎。余曾諮於鄭君曰。老君云。不貴難得之貨。而至治之世。皆投金於山。捐玉於谷。不審古人何用金銀爲貴而

遺其方也。鄭君答余曰：老君所云，謂夫披沙剖石，傾山瀟瀟，不遠萬里，不慮壓溺，以求珍玩以妨民時，不知止足以飾無用，及欲爲道，志求長生者，復兼商賈，不敦信讓，浮深越險，乾沒逐利，不悛軀命，不修寡欲者耳。（藏本無此二字）至於真人作金，自欲餌服之，致神仙，不以致富也，故經曰：金可作也，世可度也，銀亦可餌服，但不及金耳。余難曰：何不餌世間金銀而化作之，作之則非真，非真則詐僞也。鄭君答余曰：世間金銀皆善，然道士率皆貧，故諺云：無有肥仙人，富道士也。師徒或十人，或五人，亦安得金銀以供之乎？又不能遠行採取，故宜作也。又化作之金，乃是諸藥之精，勝於自然者也。仙經云：丹精生金，此是以丹作金之說也。故山中有丹砂，其下多有金，且夫作金成則爲真物，中表如一，百煉不減，故其方曰：可以爲釘，明其堅勁也。此則得夫自然之道也。故其能之，何謂詐乎？詐者謂以曾青塗鐵，鐵赤色如銅，以雞子白化銀，銀黃如金，而皆外變而內不化也。夫芝菌者，自然而生，而仙經有以五石五木種芝，芝生，取而服之，亦與自然芝無異，俱令人長生，此亦作金之類也。雉化爲蜃，雀化爲蛤，與自然者正同。故仙經曰：流珠九轉，父不語子，化爲黃白，自然相使。又曰：朱砂爲金，服之昇仙者，上土也。茹芝導引，咽氣長生者，中土也。餐食草木千歲以還者，下土也。又曰：金銀可自作，自然之性也。長生可學得者也。玉牒記云：天下悠悠，皆可長生也，患於猶豫，故不成耳。凝水（藏本無此字）銀爲金，可中釘也。銅柱經曰：丹沙可爲金，河車可作銀，立則可成，成則爲真，子得其道，可以仙身。黃山子曰：天地有金，我能作之。二黃一赤，立成不疑。龜甲文曰：我命在我，不在天，還丹成，金億萬年。古人豈欺我哉！但患知此道者多貧，而藥或至賤，而生遠方，非亂世所得也。若戎鹽鹵鹹，皆賤物，清平時了不直錢，今時不限價值而買之，無也。羌里石膽千萬，求一斤亦不可得，徒知其方而與不知者，正同，可爲長歎者也。有其法者，則或飢寒，無以合之，而富貴者，復不知其法也。就令知之，亦無一信者，假令頗信之，亦已自多金銀，豈冒費見財以市其貨物，恐有棄繫逐飛之悔，故莫冒爲也。又計買藥之價，以成所得之物，尤有大利，而更嘗齋戒辛苦，故莫克爲也。且夫不得明師口訣，誠不可輕作也。夫醫家之藥，淺露之甚，而其常用効方，便復秘之，故方有用，後宮遊女，僻側之膠，封君泥丸，木鬼子，金商芝，飛君根，伏龍肝，白馬汗，浮雲萍，龍子丹衣，夜光骨，百花醴，冬鄒齋之屬，皆近物耳，而不得口訣，猶不可知，況於黃白之術乎？今能爲之者，非徒以其價貴而秘之矣。此道一成，則可以長生，長生之道，道之至也，故古人重之也。凡方書所名藥物，又或與常

藥物同而實非者。如河上姤女。非婦人也。陵陽子明。非男子也。禹餘糧。非米也。堯漿。非水也。而俗人見方。用龍膽虎掌。雞頭鴨蹠。馬蹄（藏本作肺）。犬血。鼠尾。牛膝。皆謂之血氣之物也。見用缺盆。覆盆。釜鏗。大戟。鬼箭。天鈞。則謂之鐵瓦之器也。（原注鉤一作鈞）見用胡王使者。倚姑新婦。野丈人。守田公。戴文裕。徐長卿。則謂人之姓名也。延（刻本作近）。易之草。或有不知。玄秘之方。孰能悉解。劉向作金不成。無可怪之也。及得其要。則復不煩聖賢大才而後作也。凡人可爲耳。劉向豈頑（刻本作凡）。人哉。直坐不得口訣耳。今將載其約而効之者。以貽將來之同志焉。嘗先取武都雄黃丹。色如雞冠。而光明無夾石者。多少任（藏本作在）。意不可令減五斤也。搗之如粉。以牛膽和之。煑之令燥。以赤土釜容一斗者。先以戎鹽石膽末薦釜中。令厚三分。乃內雄黃末。令厚五分。復加戎鹽於上。如此。相似至盡。又加碎炭火如棗核者。令厚二寸。以蜎蠅土及戎鹽爲泥。泥釜外。以一釜覆之。皆泥。令厚三寸。勿泄。陰乾一月。乃以馬糞火煑之。三日三夜。寒發出鼓。下其銅。銅流如冶銅鐵也。乃令鑄此銅以爲簞。簞成。以盛丹砂水。又以馬屎火煑之。三十日。發爐鼓之。得其金。卽以爲簞。又以盛丹砂水。（以上二十七字當是小注一本如此作誤入正文耳）又以馬通火煑三十日。發取搗治之。取其二分生丹砂。一分并汞（藏本作錄非）。汞者水銀也。（以上五字當是小注誤入正文）立凝成黃金矣。光明美色。可中釘也。

作丹砂水法

治丹砂一斤。內生竹筍中。加石膽消石各二兩。覆薦上下。閉塞筍口。以漆（藏本作藥）。骨丸封之。須乾。以內醇苦酒中。埋之地中。深三尺。三十日成水。色赤味苦也。金樓先生所從青林子。受作黃金法。先鍛錫方廣六寸。厚一寸二分。以赤鹽和灰汁。令如泥。以塗錫上。令通厚一分。累置於赤土釜中。率錫十斤。用赤鹽四斤。合封固其際。以馬通火煑之。三十日。發火視之。錫中悉如灰狀。中有累。累如豆者。卽黃金也。合治（藏本作治）。內土甌中。以炭鼓之。十煉之。並成也。率十斤錫。得金二十兩。唯長沙桂陽豫章南海土釜可用耳。彼鄉土之人。作土釜以炊食。自多也。（按自金樓先生以下當另起一條而誤連）

治作赤鹽法

用寒鹽一斤（藏本無此二字）。又作寒水石一斤。又作寒羽涅一斤。又作白礬一斤（藏本無此二字）。合內鐵器

中。以炭火火之。皆消而色赤。乃出之。可用也。角里先生從稷丘子所授化黃金法。先以礬水石二分。內鐵器中。加炭火令沸。乃內汞多少自在。攪令相得。六七沸注地上。成白銀。乃取丹砂水會青水各一分。雄黃水二分。於鏝中加微火上令沸。數攪之。令相得。復加炭火上令沸。以此白銀內其中。多少自在。可六七沸。注地上凝。則成上色紫磨金也。（按自角里先生以下當另起一條而誤連）

始作雄黃水法

治雄黃內生竹筒中一斤。輒加消石二兩。覆薦上下。封以漆骨丸。內醇大醋（原注或作醇苦酒）中。埋之深三尺。二十日卽化爲水也。作會青水方。及礬石水同法。但各異筒中耳。

小兒作黃金法

作大鐵筒成。中一尺二寸。高一尺二寸。作小鐵筒成。中六寸。鑿磨之。赤石脂一斤。消石一斤。雲母一斤。代赭一斤。流黃半斤。空青四兩。凝水石一斤。皆合搗細篩。以醴和塗之。小筒中厚二分。汞一斤。丹砂半斤。良非半斤。取良非法。用銚十斤。內鐵釜中。居爐上露灼之。銚銷。內汞三兩。早出者。以鐵匙抄取之。名曰良非也。攪令相得。以汞不見焉。候。置小筒中。雲母覆其上。鐵蓋鎮之。取大筒居爐上。銷銚注大筒中。沒小筒中。去上半寸。取銷銚爲候。猛火炊之。三日三夜成。名曰紫粉。取銚十斤。於鐵器中銷之。二十日上下。更內銅器中。須銚銷。內紫粉七方寸七撮之。卽成黃金也。欲作白銀者。取汞置鐵器中。內紫粉三寸已上。（按寸已上當作方寸七）火令相得。注水中。卽成銀也。務成子法。作鐵筒長九寸。徑五寸。搗雄黃三斤。蚶螻壤等分作。合以爲泥塗裏。使徑三寸。匱口四寸。加砵礬水。合。覆馬通火上。令極乾。內銅筒中。塞以銅合蓋。堅以黃沙築上。覆以蚶螻壤重泥。上無令泄。置爐炭中。令筒口赤。可寒發之。雄黃皆入著銅筒。復出入如前法。三斤雄黃精。皆下入著筒中。下提取與黃砂等。次合作以。爐大小自在也。欲用之。置爐於炭火中。爐赤。內水銀。銀動。則內銚其中。黃從傍起。交中央。注之於筒。卽成。凡作一千五百斤。爐力卽盡矣。此金取牡荊赤黍酒。漬之百日。卽柔和也。如小豆。服一丸。日三服。盡一斤。三蟲伏尸百病皆去。盲者視。聾者聞。老者卽還年。如三十時。入火不灼。百邪衆毒。冷風暑濕。不能侵人。盡三斤。則步行水上。山川百神。皆來侍衛。壽與天地相畢。以杼血朱草養一丸。（原注杼一作樽）以拭目眚。卽見鬼及地中物。能夜

書。以白羊血塗一丸。投水中。魚龍立出。可以取也。以青羊血丹雞血塗一丸。懸都門上。一里不疫。以塗牛羊六畜額上。皆不疫病。虎豹不犯也。以虎膽蛇肪塗一丸。從月建上。以擲敵人之軍。軍即便無故自亂。相傷殺而走矣。以牛血塗一丸。以投井中。井中即沸。以投流水。流水則逆流百步。以白犬血塗一丸。刻本有置六陰之地五字藏本無。投社廟舍中。其鬼神即見。可以役使。以兔血塗一丸。置六陰之地。行廚玉女立至。可俟（當作供）六七十人也。以鯉魚膽塗一丸。持入水。水爲之開一丈。可得氣息。水中以行。冒雨。衣不露也。以紫菟蕪一丸。含咽其汁。可百日不飢。以葱石煮一丸。內誓中。以擊賊。白刃流矢不中之。有射之者。矢皆自向也。以六丁六王上土并一丸。以蔽人中。則隱形。含一丸。北向以噴火。火則滅。以庚辛日申酉時。向西地以一丸擲樹。樹木即日便枯。又以一丸。禹步擲虎狼蛇蝮。皆即死。研一丸。以書石。即入石。書金。即入金。書木。入木。所書皆徹其肌理。削治不可去也。卒死未經宿。以月建上水下一丸。令入咽喉。并含水噴死人面。即活。以狐血鷄血塗一丸。內爪中。以指萬物。隨口變化。即山行木徙。人皆見之。然而實不動也。凡作黃白。皆立太乙。玄女。老子坐醮祭。如作九丹法。常燒五香。香不絕。又金成。先以三斤投深水中。一斤投市中。然後方得恣其意用之耳。（按自務成子法以下當另起一條而誤連）

登涉卷第十七

或問登山之道。抱朴子曰。凡爲道合藥。及避亂隱居者。莫不入山。然不知入山法者。多遇禍害。故諺有之曰。太華之下。白骨狼藉。皆謂偏知一事。不能博備。雖有求生之志。而反強死也。山無大小。皆有神靈。山大則神大。山小即神小也。入山而無術。必有患害。或被疾病。及傷刺。及驚怖不安。或見光影。或聞異聲。或令大木不風。而自摧折。巖石無故而自墮落。打擊煞人。或令人迷惑狂走。墮落坑谷。或令人遭虎狼。毒蟲犯人。不可輕入山也。當以三月九日。此是山開月。又當擇其月中吉日佳時。若事久不得。徐徐須此月者。但可選日時耳。凡人入山。皆當先齋潔七日。不經污穢。帶昇山符。出門作周身三五法。又五岳有受殃之歲。如九州之地。更有衰盛。受飛符煞。則其地君長。不可作也。按周公城名錄。天下分野。災之所及。可避不可禳。居宅亦然。山岳皆爾也。又大忌不可以甲乙寅卯之歲。正月二月入東岳。不以丙丁巳午之歲。四月五月入南岳。不以庚辛申酉之歲。七月八月入西岳。不以戊己

之歲。四季之月入中岳。不以壬癸亥子之歲。十月十一月入北岳。不須入太華。霍山。恆山。太山。嵩高山。乃忌此歲。其岳之方面。皆同禁也。又萬物之老者。其精悉能假託人形。以眩惑人目。而常試人。唯不能於鏡中。易其真形耳。是以古之入山道士。皆以明鏡徑九寸已上。懸於背後。則老魅不敢近。人或有來試人者。則當顧視鏡中。其是仙人。及山中好神者。顧鏡中。故如人形。若是鳥獸邪魅。則其形貌。皆見鏡中矣。又老魅若來。其去必却行。行可轉鏡對之。其後而視之。若是老魅者。必無踵也。其有踵者。則山神也。昔張蓋（原注一作盪）。踰及偶高（原注一作蒙）。成二人。並精思於蜀雲臺山石室中。忽有一人。著黃練單衣葛巾。往到其前。曰。勞乎。道士乃辛苦幽隱。於是二人顧視鏡中。乃是鹿也。因問之曰。汝是山中老鹿。何敢詐爲人形。言未絕。而來人卽成鹿而走去。林慮山下有一亭。其中有鬼。每有宿者。或死或病。常有數十人。衣色或黃。或白。或黑。或男。或女。後郟（原注一作郟）。伯夷者遇（疑過）之。宿。明燈燭而坐誦經。夜半。有十餘人來。與伯夷對坐。自共樽蒲博戲。伯夷密以鏡照之。乃是羣犬也。伯夷乃執燭起。佯誤以燭燼熱其衣。乃作焦毛氣。伯夷懷小刀。因捉一人而刺之。初作人叫。死而成犬。餘犬悉走。於是遂絕。乃鏡之力也。上士入山。持三皇內文。及五岳真形圖。所在召山神。及按鬼錄。召州社及山卿宅尉問之。則木石之怪。山川之精。不敢來試人。其次卽立七十二精鎮符。以制百邪之章。及朱官印。包元十二印。封所住之四方。亦百邪不敢近之也。其次執入威之節。佩老子玉策。則山神可使。豈敢爲害乎。余聞鄭君之言如此。竇復不能具知其事也。余師常告門人曰。夫人求道。如憂家之貧。如愁位之卑者。豈有不得耶。但患志之不篤。務近忘遠。聞之則悅。偃偃。前席未久。則忽然若遺。毫釐之益未固。而丘山之損不已。亦安得窮至言之微妙。成罔極之峻崇乎。抱朴子曰。入山之大忌。正月午。二月亥。三月申。四月戌（當作丑）。五月未（原注一作戌當作戌一作最是）。六月卯。七月甲（當作子）。八月申子（二字當作巳）。九月寅。十月辰（當作術）。未。十一月巳丑（二字當作辰）。十二月寅（當作酉此以寅午戌逆行於正五九月亥卯未順行於二六十月申子辰之於三十七十一月亦逆行巳酉丑之於四八十二月亦順行而各忌之也諸本皆說錯不可偏今訂正）。入山良日。甲子。甲寅。乙亥。乙巳。乙卯。丙戌。丙午。丙辰。已上日大吉。抱朴子曰。按九天祕記。及太乙遁甲云。入山大月忌三日。十一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四日。二十六日。三十日。小月忌一日。五日。十三日。十六日。二十六日。二十八日。以此日入山。必爲山神所試。又所求不

得所作不成。不但道士。凡人以此日入山。皆凶害。與虎狼毒蟲相遇也。抱朴子曰。天地之情狀。陰陽之吉凶。茫茫乎其亦難詳也。吾亦不必謂之有。又亦不敢保其無也。然黃帝太公。皆所信仗。近代達者。嚴君平。司馬遷。皆所據用。而經傳有治歷明時。剛柔之日。古言（當作故詩）曰。吉日惟戊。有自來矣。王者立太史之官。封拜置立。有事宗廟。郊祀天地。皆擇良辰。而近才庸夫。自許脫俗。舉動所爲。恥揀善日。不亦癡愚哉。每伺今入山。不得其良時。日交下有其驗。不可輕入也。按玉鈐經云。欲入名山。不可不知遁甲之秘術。而不爲人委曲說其事也。而靈寶經云。入山當以保日及義日。若專日者大吉。以制日伐日必死。又不一道之也。余少有入山之志。由此乃行。學遁甲書。乃有六十餘卷。事不可卒精。故鈔集其要。以爲囊中立成。然不中以筆傳。今論其較略。想好事者。欲入山行。當訪索知之者。亦終不乏於世也。遁甲中經曰。欲求道。以天內日。天內時。劾鬼魅。施符書。以天禽日。天禽時。入名山。欲令百邪虎狼毒蟲盜賊。不敢近人者。出天藏。入地戶。凡六癸爲天藏。六己爲地戶也。又曰。避亂世。絕跡於名山。令無憂患者。以上元丁卯日。名曰陰德之時。一名天心。可以隱淪。所謂白日陸沈。日月無光。人鬼不能見也。又曰。求仙道入名山者。以六癸之日。六癸之時。一名天公日。必得度世也。又曰。往山林中。當以左手取青龍上草。折半置逢星下。歷明堂。入太（當衍）陰中。禹步而行。三呪曰。諾。臯太陰。將軍獨聞。（當作開）曾孫王甲。勿開外人。使人見甲者。以爲束薪。不見甲者。以爲非人。則折所持之草置地上。左手取土。以傳鼻人中。右手持草自蔽。左手著前。禹步而行。到六癸下。閉氣而住。人鬼不能見也。凡六甲爲青龍。六乙爲逢星。六丙爲明堂。六丁爲陰中也。三三比成。既濟卦。初一初二。跡不任九跡數。然相因仍一步七尺。又云一尺（此四字當是小注誤入正文）合二丈一尺。（原注一作一步二尺）顧視九跡。又禹步法。正立。右足在前。左足在後。次復前（此下當有左足次前四字）右足。以左足從右足併。是一步也。次復前。右足次前左足。以右足從左足併。是二步也。次復前（此下當有左足次前四字）右足。以左足從右足併。是三步也。如此。禹步之道畢矣。凡作天下百術。皆宜知禹步。不獨此事也。抱朴子曰。靈寶經曰。（當衍）所謂寶（當作保）日者。謂支干上生下之日也。若用甲午乙巳之日是也。甲者木也。午者火也。乙亦木也。巳亦火也。火生於木故也。又謂義日者。支干下生上之日也。若壬申癸酉之日是也。壬者水也。申者金也。癸者水也。酉者金也。水生於金故也。所謂制日者。支干上克下之日也。若戊子己亥之日是也。戊者土也。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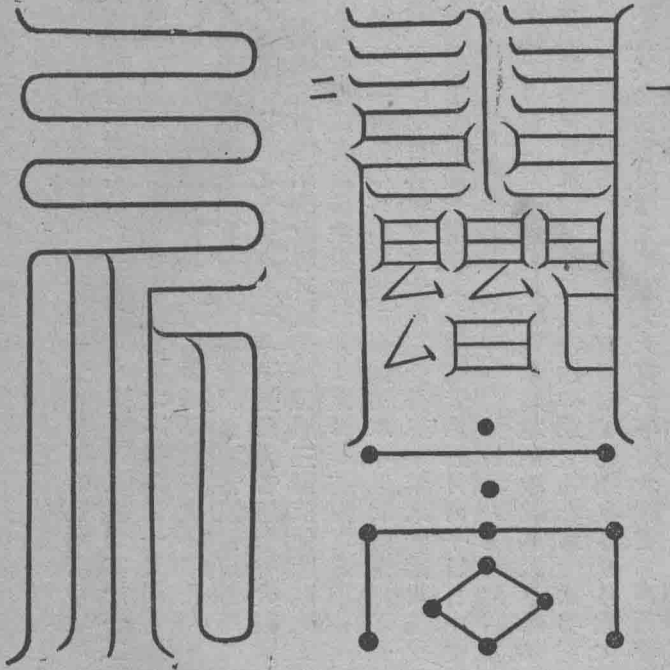
者水也。己亦土也。亥亦水也。五行之義。土克水也。所謂伐日者。支于下克上之日。若甲申乙酉之日是也。甲者木也。申者金也。亦乙木也。酉亦金也。金克木故也。他皆倣此。引而長之。皆可知之也。抱朴子曰。入名山以甲子開除日。以五色繪各五寸。懸大石上。所求必得。又曰。入山宜知六甲秘祝。祝曰。臨兵鬪者。皆陣列前行。凡九字。常當密祝之。無所不辟。要道不煩。此之謂也。抱朴子曰。山中山精之形。如小兒而獨足。走（太平御覽八百八十六引作足）向後喜來犯人。人入山。若夜聞人（御覽引若作谷無夜字人作其）音聲大（御覽引作笑）語其名曰。蛟。知而呼之。即不敢犯人也。一名熱內（御覽引作超空）亦可兼呼之。又有山精。如鼓赤色。亦一足。其名曰。暉（御覽引作揮）又或如人。長九尺（御覽引作寸）衣裘戴笠。名曰。金粟（御覽引有又字）或如龍而五色赤角。名曰。飛。見之皆以名呼之（原注下飛字或作龍）即不敢爲害也。抱朴子曰。山中有大樹。有能語者。非樹能語也。其精名曰。雲陽（御覽引有以其名二字）呼之則吉。山中夜見火光者。皆久枯木所作。勿怪也。山中夜見胡人者。銅鐵之精。見秦（御覽引有入字）者。百歲木之精。勿怪之。並不能爲害。山水之間。見吏人（御覽引無此字）者。名曰。四微（御覽引有以其名三字）呼之名（御覽引無此字）即吉。山中見大蛇著冠幘者。名曰。升卿。呼之即吉。山中見吏。若但聞聲。不見形。呼人不止。以白石擲之。則息矣。一法以葦爲矛（矛舊誤作茅今校正）以刺之。即吉。山中見鬼來喚人。求食不止者。以白茅投之。即死也。山中鬼常迷惑使失道徑者。以葦杖投之。即死也。山中寅日。有自稱虞吏者。虎也。稱當路君者。狼也。稱令長者。老狸也。卯日稱丈人者。兔也。稱東王父者。麋也。稱西王母者。鹿也。辰日稱兩師者。龍也。稱河伯者。魚也。稱無腸公子者。蟹也。巳日稱寡人者。社中蛇也。稱時君者。龜也。午日稱三公者。馬也。稱仙人者。老樹也。未日稱主人者。羊也。稱吏者。鼈也。申日稱人君者。猴也。稱九卿者。猿也。酉日稱將軍者。老（舊脫此字今依御覽引補）雞也。稱捕賊者。雉也。戌日稱人姓字者。犬也。稱成陽公者。狐也。亥日稱神君者。猪也。稱婦人者。金玉也（舊此一句誤倒今依御覽引乙正）子日稱社君者。鼠也。稱神人者。伏翼也。丑日稱書生者。牛也。但知其物名。則不能爲害也。或問曰。隱居山澤。辟蛇蝮之道。抱朴子曰。昔圓丘多大蛇。又生好藥。黃帝將登焉。廣成子教之。佩雄黃。而衆蛇皆去。今帶武都雄黃。色如雞冠者。五兩以上。以入山林草木。則不畏蛇。蛇若中人。以少許雄黃末內瘡中。亦登時愈也。蛇種雖多。唯有蝮蛇及青金蛇。中人爲至急。不治之。一日則煞人。人不曉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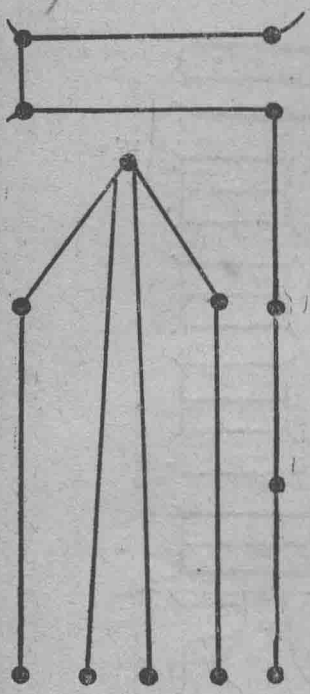
之方術者。而爲此二蛇所中。卽以刀割所傷瘡肉以投地。其肉沸如火炙。須臾焦盡。而人得活。此蛇七八月毒盛之時。不得嚙人。而其毒不泄。乃以牙嚙大竹及小木。皆卽焦枯。今爲道士人入山。徒知大方而不曉辟之之道。亦非小事也。未入山。當預止於家。先學作禁法。思日月及朱雀玄武青龍白虎以衛其身。乃行到山林草木中。左取三口烝閉之。以吹山草中。意思令此烝。赤色如雲霧。彌滿數十里中。若有從人。無多少皆令羅列。以烝吹之。雖踐蛇。蛇不敢動。亦略不逢見蛇也。若或見蛇。因向日左取三烝閉之。以舌柱天。以手捻都關。又閉天門。塞地戶。因以物抑蛇頭。而手縈之。畫地作獄以盛之。亦可捉弄也。雖（藏本作以）繞頭頸。不敢嚙人也。自不解禁。吐烝以吹之。亦終不得復出獄去也。若他人爲蛇所中。左取三口烝以吹之。卽愈。不復痛。若相去十數里者。亦可遙爲作烝。呼彼姓字。男祝我左手。女祝我右手。彼亦愈也。介先生法。到山中住。思作五色蛇各一頭。乃閉烝以青竹。及小木板屈刺之。左徊禹步。思作吳蚣數千板。以衣其身。乃去。終亦不逢蛇也。或以乾姜附之。帶之肘後。或燒牛羊鹿角薰身。或帶王方平雄黃丸。或以豬耳中垢及麝香丸。著足爪甲中。皆有效也。又麝（藏本有香字）及野豬皆啖蛇。故以厭之也。又暹日鳥（按暹皆當作雲見下又劉達二都賦注作雲字與此正同）及鸞龜亦皆啖蛇。故南人入山。皆帶鸞龜之尾。暹日之喙。以辟蛇。蛇中人。刮此二物以塗其瘡。亦登時愈也。雲（藏本作曇誤）曰（藏本作曇誤）鳩鳥之別名也。又南人入山。皆以竹管盛活吳蚣。吳（藏本無此字）蚣。知有蛇之地。便動作於管中。如此。則詳視草中。必見蛇也。大蛇丈餘。身出一圍者。吳蚣見之。而能以烝禁之。蛇卽死矣。蛇見吳蚣在涯岸間。大蛇走入川谷深水底逃。其吳蚣但浮水上禁。人見有物正青。大如綆者。直下水至蛇處。須臾。蛇浮出而死。故南人因此未吳蚣治蛇瘡。皆登愈也。或問曰。江南山谷之間。多諸毒惡。辟之有道乎。抱朴子答曰。中州高源（當作原）土氣清和。上國名山。了無此輩。今吳楚之野。暑濕鬱蒸。雖衡霍正岳。猶多毒蠱也。又有短狐。一名蜮。一名射工。一名射影。其實水蟲也。狀如鳴蜩。狀（當作大）似三合盃。有翼能飛。無目而利耳。口中有橫物。角弩。如聞人聲。緣口中物如角弩。以氣爲矢。則因水而射人。中人身者。卽發瘡。中影者亦病。而不卽發瘡。不曉治之者。煞人。其病似大傷寒。不十日皆死。又有沙蟲。水陸皆有。其新雨後。及晨暮前。跋涉必著人。唯烈日草燥時。差稀耳。其大如毛髮之端。初著人。便入其皮裏。其所在。如芒刺之狀。小犯大痛。可以針挑取之。正赤如丹。著爪上行動也。若不挑之。蟲鑽至骨。便周

行走入身。其與射工相似。皆煞人。人行有此蟲之地。每遷所住。輒當以火炙燎。令遍身。則此蟲墮地也。若帶入物。麝香丸。及度世丸。及護命丸。及玉壺丸。犀角丸。及七星丸。及薺菴。皆辟沙蟲短狐也。若卒不能得此諸藥者。但可帶好生麝香亦佳。以雄黃大蒜等。分合搗帶一丸。如雞子大者亦善。若已爲所中者。可以此藥塗瘡。亦愈。咬咀赤菟汁。飲之塗之亦愈。五茄根。及懸鉤草。薔薇。此三物皆可各單行。可以搗服其汁一二升。又射工蟲。冬天蟄於山谷間。大雪時索之。此蟲所在。其雪不積留。氣起如灼蒸。當掘之。不過入地一尺則得也。陰乾未帶之。夏天自辟射工也。若道士知一禁方。及洞百禁。常存禁。及守真一者。則百毒不敢近之。不假用諸藥也。或問道士山居。棲巖底岫。不必有綳縵之爭。直使我不畏風濕。敢問其術也。抱朴子曰。金餅散。三陽液。昌辛丸。葷草耐冬煎。獨搖膏。茵芋。玄華散。秋地黃血丸。皆不過五十日服之而止。可以十年不畏風濕。若服金丹大藥。雖未昇虛輕舉。然體不受疾。雖當風臥濕。不能傷也。服此七藥。皆謂始學道者耳。姚先生但服三陽液。便袒臥冰上了。不寒振。此皆介先生及梁有道臥石上。及秋冬當風寒。已試有驗秘法也。或問涉江渡海。辟蛇龍之道。抱朴子曰。道士不得已而當游涉大川者。皆先當於水次。破雞子一枚。以少許粉雜香末。合攪器水中。以自洗濯。則不畏風波蛟龍也。又佩東海小童符。及制水符。蓬萊札。皆卻水中之百害也。又有六甲三金符。五木禁。又法。臨川先祝曰。卷蓬卷蓬。原注或作弓蓬弓蓬。河伯導前辟蛟龍。萬災消滅天清明。又金籙記云。以五月丙午日中。擣五石。下其銅。五石者。雄黃。丹砂。雌黃。礬石。曾青也。按當衍雌黃脫慈石前金丹篇不誤。皆粉之。以金華池浴之。內六一神爐中。鼓下之。以桂木燒爲之。銅成以剛炭鍊之。令童男童女。進火取牡銅。以爲雄劍。取牝銅以爲雌劍。各長五寸五分。取土之數。以厭水精也。帶之以水行。則蛟龍巨魚水神。不敢近人也。欲知銅之牝牡。當令童男童女。俱以水灌銅。灌銅當以在火中向赤時也。則銅自分爲兩段。有凸起者。牡銅也。有凹陷者。牝銅也。各刻名識之。欲入水。以雄者帶左。以雌者帶右。但乘船不身涉水者。其陽日帶雄。陰日帶雌。又天文大字。有北帝書。寫帛而帶之。亦辟風波蛟龍水蟲也。或問曰。辟山川廟堂。原注一作座。百鬼之法。抱朴子曰。道士常帶天水符。及上皇竹使符。老子左契。及守真一思三部。將軍者。鬼不敢近人也。其次則論百鬼錄。知天下鬼之名。及白澤圖。九鼎記。則衆鬼自卻。其次服鶉子赤石丸。及曾青夜光散。及葱實烏眼丸。及吞白石英祇母散。皆令人見鬼。卽鬼畏之矣。抱朴子曰。有老君黃庭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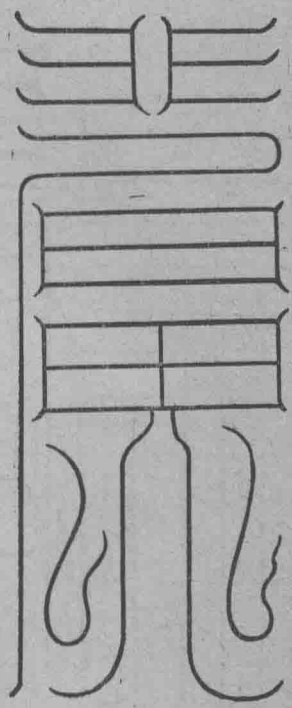
胎四十九真祕符。入山林。以甲寅日丹書白素。夜置案中。向北斗祭之。以酒脯。各少少。自說姓名。再拜受取。內衣領中。辟山川百鬼萬精。虎狼蟲毒也。何必道士。亂世避難入山林。亦宜知此法也。

入山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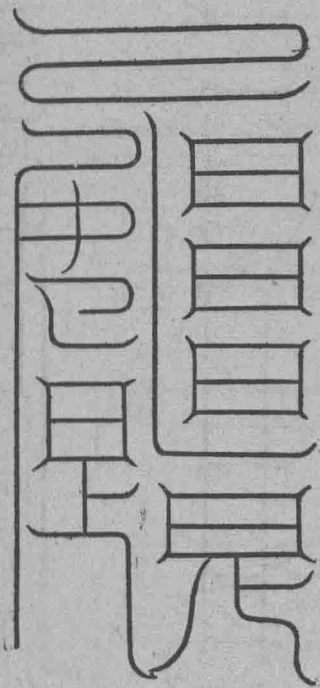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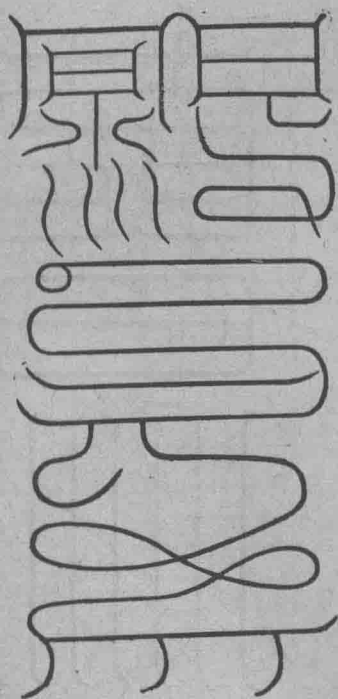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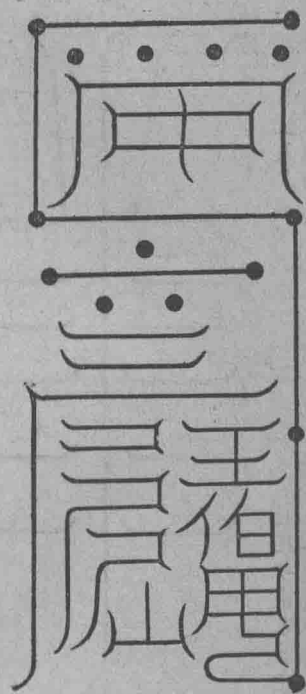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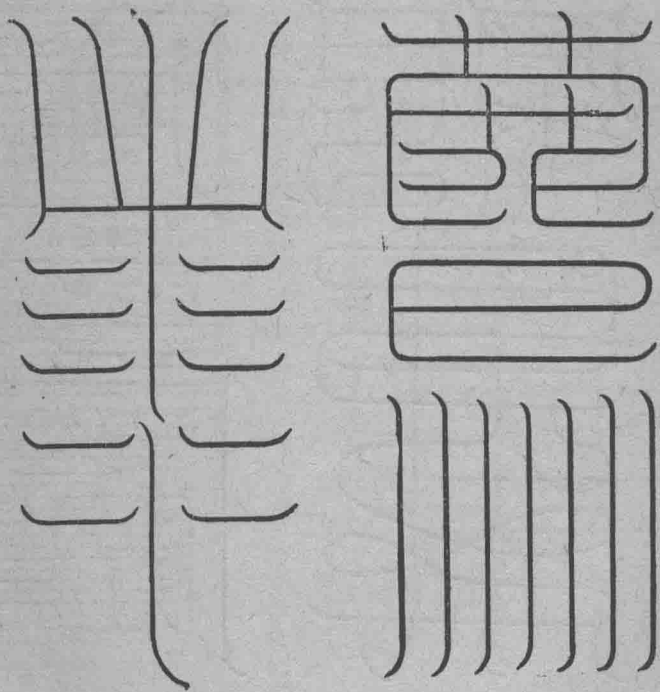
五



抱朴子曰。上五符。皆老君入山符也。以丹書桃板上。大書其文字。令彌滿板上。以著門戶上。及四方四隅。及所道側。要處。去所住處。五十步內。辟山精鬼魅。戶內梁柱。皆可施安。凡人居山林。及暫入山。皆可用。即衆物不敢害也。三符以相連著一板上。意謂爾非葛氏。(末六字疑附注之語誤入正文)

抱朴子曰。此符亦是老君入山符。戶內梁柱皆可施。凡人居山林及暫入山。皆宜用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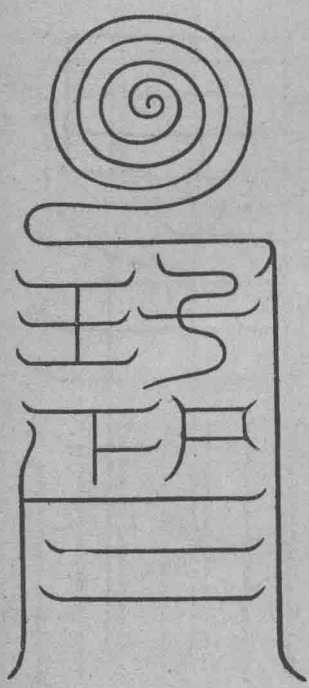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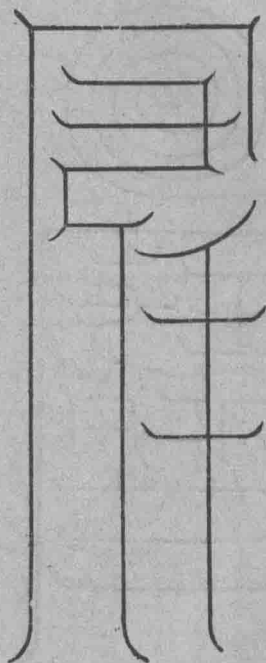
抱朴子曰。此是仙人陳安世所授。入山辟虎狼符。以丹書絹二符。各異之。常帶著所住之處。各四枚。移涉當拔收之。以去。大神祕也。開山符。以千歲靈名山之門。開寶書古文金玉。皆見祕之。右一法如此。大同小異。

抱朴子曰。此符是老君所戴。百鬼及蛇蝮虎狼神印也。以棗心木方二寸刻之。再拜而帶之。甚有神効。(疑有缺文)仙人陳安世符矣。

入山佩帶符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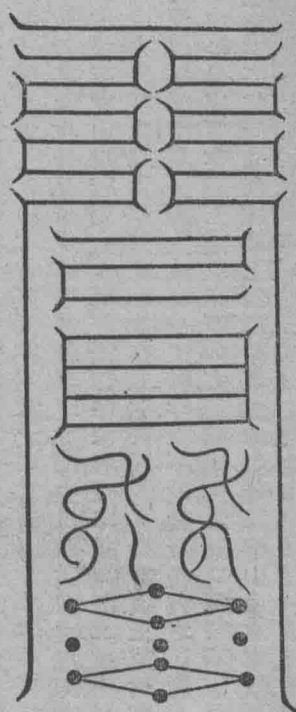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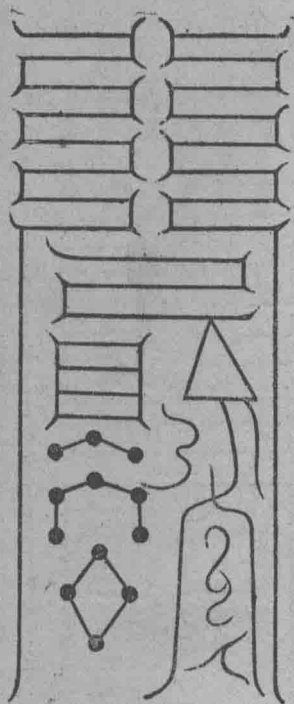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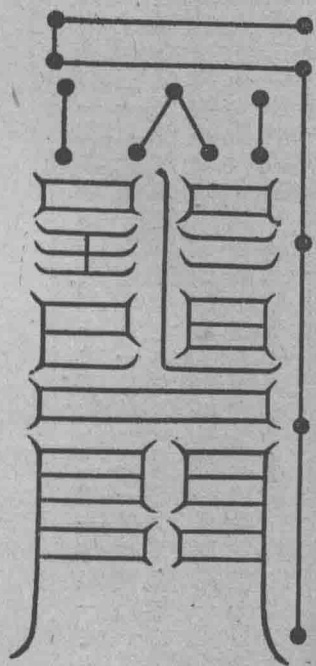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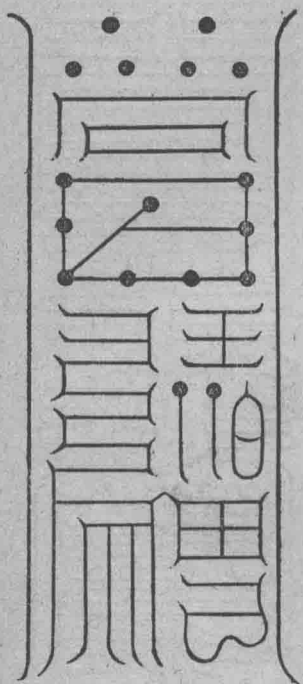


此三符。兼同著牛馬屋左右前後。及猪欄上。辟虎狼也。或問曰。昔聞談昌。或步行水上。或久居水中。以何法乎。抱

朴子曰。以葱涕和桂。服如梧桐子大。七九日三服。至三年。則能行水上也。鄭君言但習閉氣至千息。久久則能居水中。一日許。得真通天犀角。三寸以上。刻以爲魚。而銜之。以入水。水常爲人開。方三尺。可得悉息水中。又通天犀角。有一赤（事類賦引無一字赤作白）。理如縵。有（事類賦引無）。自本徹末。（事類賦引有者字）。以角盛米。置羣雞中。雞欲啄之。未至數寸。卽驚卻退。故南人或名通天犀爲駭雞犀。以此犀角著穀積上。百鳥不敢集。大霧重露之夜。以置中庭。終不沾濡也。此犀獸在深山中。晦冥之夕。其光正赫然。如炬火也。以其角爲導毒藥爲湯。以此導攪之。皆生白沫。湧起則了。無復勢也。以攪無毒物。則無沫起也。故以是知之者也。若行異域。有蠱毒之鄉。每於他家飲食。則常先以犀攪之也。人有爲毒箭所中欲死。以此犀文（當作又卽斂字也）刺瘡中。其瘡卽沫出而愈也。通天犀所以能煞毒者。其爲獸專食百草之有毒者。及衆木有刺棘者。不妄食柔滑之草木也。歲一解角於山中。石聞人或得之。則須刻木色。理形狀。令如其角以代之。犀不能覺。後年輒更解角。著其處也。他犀亦辟惡解毒耳。然不能如通天者之妙也。或食六戊符千日。或以赤班蜘蛛。及七重水馬。以合馮夷水仙丸。服之則亦可以居水中。只以塗蹠下。則可以步行水上也。頭垢猶足以使金鐵浮水。況妙於茲乎。或問爲道者。多在山林。山林多虎狼之害也。何以辟之。抱朴子曰。古之人入山者。皆佩黃神越章之印。其廣四寸。其字一百二十。以封泥著所住之四方各百步。則虎狼不敢近其內也。行見新虎跡。以印順印之。虎卽去。以印逆印之。虎卽還。帶此印以行山林。亦不畏虎狼也。不但只辟虎狼。若有山川社廟血食惡神。能作福禍者。以印封泥。斷其道路。則不復能神矣。昔石頭水有大龜。常在一深潭中。人因名此潭爲龜潭。此物能作鬼魅。行病於人。吳有道士戴昞者。偶視之。以越章封泥作數百封。乘舟以此封泥。遍擲潭中。良久。有大龜徑長丈餘。浮出不敢動。乃格煞之。而病者並愈也。又有小龜出。羅列死於堵上甚多。山中卒逢虎。便作三五禁。虎亦卽卻去。三五禁法。當須口傳。筆不能委曲矣。一法。直思吾身爲朱鳥。令長三（原注一作二）丈而立來虎頭上。因卽閉氣。虎卽去。若暮宿山中者。密取頭上釵。閉烝以刺白虎上。則亦無所畏。又法。以左手持刀閉烝。畫地作方。祝曰。恆山之陰。太山之陽。盜賊不起。虎狼不行。城郭不完。閉以金關。因以刀橫旬日。中白虎上。亦無所畏也。或用大禁。吞三百六十氣。左取右以吐。虎亦不敢起。以此法入山。亦不畏虎。或用七星虎步。及玉神符。八威五勝符。李耳太平符。中黃華蓋印文。及石流黃散。燒牛羊角。或立西岳公

禁山符。皆有驗也。闕此四符也。(末五字疑附注之語誤入正文)





此符是老君入山符。下說如文。又可戶內梁柱皆施之。凡人居山林及暫入。皆可用之。

地真卷第十八



抱朴子曰。余聞之師云。人能知一萬事。舉知一者。無一之不知也。不知一者。無一之能知也。道起於一。其貴無偶。各居一處。以象天地人。故曰三一也。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人得一以生。神得一以靈。金沈羽浮。山峙川流。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存之則在。忽之則亡。向之則吉。背之則凶。保之則遐。祚罔極。失之則命彫氣窮。老君曰。忽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一之謂也。故仙經曰。子欲長生。守一當明。思一至飢。一與之糧。思一至渴。一與之漿。一有姓字服色。男長九分。女長六分。或在臍下二寸四分下。丹田中。或在心下絳宮金闕中丹田也。或在人兩眉間卻行。一寸爲明堂。二寸爲洞房。三寸爲上丹田也。此乃是道家所重。世世歃血。口傳其姓名耳。一能成陰。生陽。推步寒暑。春得一以發。夏得一以長。秋得一以收。冬得一以藏。其大不可以六合階。其小不可以毫芒比也。昔黃帝東到青丘。過風山。見紫府先生。受三皇內文。以劾召萬神。南到圓隴。陰建木觀。百令之所登。探若乾之華。

飲丹嚮之水。西見中黃子。受九加之方。過洞庭。從廣成子。受自成之經。北到洪隄。上具茨。見大隗君。黃蓋童子。受神芝圖。還陟王室。得神丹金訣記。到峨眉山。見天真皇人於玉堂。請問真一之道。皇人曰。子既君四海。欲復求長生。不亦貪乎。其相覆不可具說。粗舉一隅耳。夫長生仙方。則唯有金丹。守形卻還。(刻本作惡)則獨有真一。故古人尤重也。仙經曰。九轉丹。金液經。守一訣。皆在崑崙五城之內。藏於玉函。刻以金札。封以紫泥。印以中章焉。吾聞之於先師曰。一在北極大淵之中。前有明堂。後有絳宮。巍巍華蓋。金樓穹隆。左罡右魁。激波揚空。玄芝被崖。朱草蒙瓏。白玉嵯峨。日月垂光。歷火過水。經玄涉黃。城闕交錯。帷帳琳琅。龍虎列衛。神人在傍。不施不與。一安其所。不還不疾。一安其室。能暇能豫。一乃不去。守一存真。乃得通神。少欲約食。一乃留息。白刃臨頸。思一得生。知一不難。難在於終。守之不失。可以無窮。陸辟惡獸。水却蛟龍。不畏魍魎。挾毒之蟲。鬼不敢近。刃不敢中。此真一之大略也。抱朴子曰。吾聞之於師云。道術諸經。所思存念。作可以卻惡防身者。乃有數千法。如含影藏形。及守形無生。九變十二化。二十四生等。思見身中諸神。而內視令見之法。不可勝計。亦各有効也。然或乃思作數千物以自衛。率多煩難。足以大勞人意。若知守一之道。則一切除棄此輩。故曰能知一。則萬事畢者也。受真一口訣。皆有明文。敵白牲之血。以王相之日。受之以白絹白銀爲約。剋金契而分之。輕說妄傳。其神不行也。人能守一。一亦守人。所以白刃無所措其銳。百害無所容其凶。居敗能成。在危獨安也。若在鬼廟之中。山林之下。大疫之地。塚墓之間。虎狼之藪。蛇蝮之處。守一不怠。衆惡遠避。若忽偶忘守一而爲百鬼所害。或臥而斃者。即出中庭。視輔星。握固守一。鬼即去矣。若夫陰雨者。但止室中。向北思見輔星而已。若爲兵寇所圍。無復生地。急入六甲陰中。伏而守一。則五兵不能犯之也。能守一者。行萬里。入軍旅。涉大川。不須卜日擇時。起工移徙。入新屋舍。皆不復按堪輿星歷。而不避太歲太陰將軍。月建煞耗之神。年命之忌。終不復值殃咎也。先賢歷試有驗之道也。抱朴子曰。玄一之道。亦要法也。無所不辟。與真一同功。吾內篇第一。名之爲暢玄者。正以此也。守玄一。復易於守真一。真一有姓字長短服色目。(刻本作日)玄一但此見之。初求之於日中。所謂知白守黑。欲死不得者也。然先當百日潔齋。乃可候求得之耳。亦不過三四日得之。得之守之。則不復去矣。守玄一。并思其身。分爲三人。三人已見。又轉益之。可至數十人。皆如己身。隱之顯之。皆自有口訣。此所謂分形之道。左君及薊子訓葛仙公。所以能一日至數十處。及有客座。上有一

主人與客語。門中又有一主人迎客。而水側又有一主人投釣。賓不能別。何者爲真主人也。師言守一。兼修明鏡。其鏡道成。（刻本無此字）則能分形爲數十人。衣服面貌。皆如一也。抱朴子曰。師言欲長生。勤服大藥。欲得通神。當金水分形。形分則自見其身中之三魂七魄。而天靈地祇。皆可接見。山川之神。皆可使役也。抱朴子曰。生可惜也。死可畏也。然長生養性辟死者。亦未有不始於勤。（藏本作弱）而終成於久視也。道成之後。略無所爲也。未成之閒。無不爲也。探掘草木之藥。劬勞山澤之中。煎餌治作。皆用筋力。登危涉險。夙夜不怠。非有至志。不能久也。及欲金丹成而昇天。然其大藥物。皆用錢直。不可卒辦。當復由於耕牧商販以索資。累年積勤。然後可合。及於合作之日。當復齋潔清淨。斷絕人事。有諸不易。而當復加之以思神守一。卻惡衛身。常如人君之治國。戎將之待敵。乃可爲得長生之功也。以聰明大智。任經世濟俗之器。而修此事。乃可必得耳。淺近庸人。雖有志好。不能克終矣。故一人之身。一國之象也。胸腹之位。猶宮室也。四肢之列。猶郊境也。骨節之分。猶百官也。神猶君也。血猶臣也。氣猶民也。故知治身。則能治國也。夫愛其民。所以安其國。養其氣。所以全其身。民散則國亡。氣竭即身死。死者不可生也。亡者不可存也。是以至人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醫之於無事之前。不追之於既逝之後。民難養而易危也。氣難清而易濁也。故審威德所以保社稷。割嗜慾所以固血氣。然後真一存焉。三七守焉。百害卻焉。年命延矣。抱朴子曰。師言服金丹大藥。雖未去世。百邪不近也。若但服草木。及小小餌。入石。適可令疾除命益耳。不足以禳外來之禍也。或爲鬼所冒犯。或爲大山神之所輕凌。或爲精魅所侵犯。唯有守真一。可以一切不畏此輩也。次則有帶神符。若了不知此二事以求長生。危矣哉。四門而閉其三。盜猶得入。況盡開者邪。

假覽卷第十九

或曰。鄙人面牆。拘繫儒教。獨知有五經三史百氏之言。及浮華之詩賦。無益之短文。盡思守此。既有年矣。既生值多難之運。亂靡有定。干戈咸揚。藝文不貴。徒消工夫。苦意極思。攻微索隱。竟不能祿在其中。免此壘敵。又有損於精思。無益於年命。二毛告暮。素志衰頹。正欲反迷。以尋生道。倉卒罔極。無所趨向。若涉大川。不知攸濟。先生既窮觀墳典。又兼綜奇秘。不審道書。凡有幾卷。願告篇目。抱朴子曰。余亦與子同斯疾者也。昔者。幸遇明師鄭君。但恨

子弟（當作弟子）不慧。不足以鑽至堅極彌高耳。於是雖充門人之灑掃。既才識短淺。又年尙少壯。意思不專。俗情未盡。不能大有所得。以爲巨恨耳。鄭君時年出入十。先髮鬢班白。數年閒又黑。顏色豐悅。能引強弩。射百步。步行日數百里。飲酒二斗不醉。每上山。體力輕便。登危越險。年少追之。多所不及。飲食與凡人不異。不見其絕穀。余問先隨之弟子黃章言。鄭君嘗從豫章還。於掘溝浦中。連值大風。又聞前多劫賊。同侶攀留。鄭君以須後伴。人人皆以糧少。鄭君推米以卹諸人。己不復食。五十日亦不飢。又不見其所施爲。不知以何事也。火下細書。過少年人性解音律。善鼓琴。閑坐。待坐數人。口答諮問。言不輟響而耳。並料（刻本作聽）聽。左右操絃者。教遺長短。無毫釐差過也。余晚充鄭君門人。請見方書。告余曰。要道不過尺素上。足以度世。不用多也。然博涉之後。遠勝於不見矣。既悟人意。又可得淺近之術。以防初學未成者諸患也。乃先以道家訓教戒書不要者近百卷。稍稍示余。余亦多所先見。先見者。頗以其中疑事諮問之。鄭君言君有甄事之才。可教也。然君所知者。雖多未精。又意在於外學。不能專一。未中以經深涉遠耳。今自當以佳書相示也。又許漸得短書。繚素所寫者。積年之中。合集所見。當出二百許卷。終不可得也。他弟子皆親僕使之役。採薪耕田。唯余疋羸。不堪他勞。然無以自効。常親掃除。拂拭牀几。磨墨執燭。及與鄭君繕寫故書而已。見待余同於先進者。語余曰。雜道書卷卷有佳事。但當校其精粗。而擇所施行。不事盡誦誦。以妨日月而勞意思耳。若金丹一成。則此輩一切不用也。亦或當有所教授。宜得本末。先從淺始。以勸進學者。無所希准階由也。鄭君亦不冝先令人寫其書。皆當決其意。雖久借之。然莫有敢盜寫一字者也。鄭君本大儒士也。晚而好道。由以禮記尙書教授不絕。其體望高亮。風格方整。授見之者皆肅然。每有諮問。常待其溫顏。不敢輕銳也。書在余處者久之。一月足以大有所寫。以不敢竊寫者。政以鄭君聰慧。遲遲知之。失其意。則更以小喪大也。然於求受之初。復所不敢。爲斟酌時。有所請耳。是以徒知飲河而不得滿腹。然弟子五十餘人。唯余見受金丹之經。及三皇內文。枕中五行。記其餘人。乃有不得一觀此書之首題者矣。他書雖不具得。皆疏其名。今將爲子說之。後生好書者。可以廣索也。道經有三皇內文。天文（刻本作地人二字）三卷。元文中下三卷。混成經二卷。玄錄二卷。九生經。二十四生經。九仙經。靈卜仙經。十（藏本無此字非）二化經。九變經。老君玉歷真經。墨子枕中五行記五卷。溫寶經。息民經。自然經。陰陽經。養生書一百五卷。太平經五十卷。九敬（原注一作都）經。甲乙經。

一百七十卷。青龍經。中黃經。太清經。通明經。按摩經。道引經十卷。元陽子經。玄女經。素女經。彭祖經。陳敖經。子都經。張虛經。天門子經。容成經。入山(當作內)經。內寶經。四規經。明鏡經。日月臨鏡經。五言經。柱中經。靈寶皇子心經。龍躡經。正機經。平衡經。飛龜振經。鹿盧躡經。蹈形記。守形圖。坐亡圖。觀臥引圖。含景圖。觀天圖。木芝圖。茵芝圖。肉芝圖。石芝圖。大魄雜芝圖。五嶽經五卷。隱守記。東井圖。虛元經。牽牛中經。王(藏本作玉)彌記。臘成記。六安記。鶴鳴記。平都記。定心記。龜文經。山陽記。玉策記。入史圖。入室經。左右契玉歷經。昇天儀九奇經。更生經。四矜經十卷。食日月精經。食六氣經。丹一經。胎息經。行氣治病經。勝中經十卷。百守攝提經。丹壺(原注一作壺)經。岷山經。魏伯陽內經。日月廚食經。步三罡六紀經。入軍經。六陰玉女經。四君要用經。金鴈經三十六水經。白虎七變經。道家地行仙經。黃白要經。八公黃白經。天師神器(原注一作氣)經。枕中黃白經五卷。白子(原注白一作帛)變化經。移災經。厭禍經。中黃經。文人經。涓子天地人經。崔文子肘後(原注一作時候)經。神光(原注一作仙)占方來經。水仙經。尸解經。中遁經。李君包天經。包元經。黃庭經。淵體經。太素經。華蓋經。行廚經。微言三卷。內視經。文始先生經。歷藏延年經。南閣記(原注圖一作關)。協龍子記七卷。九宮五卷。三五中經。宣常經。節解經。鄒陽子經。玄洞經十卷。玄示經十卷。箕山經十卷。鹿臺經。小僮經。河洛內記七卷。舉形道(原注一作道)。成經五卷。道機經五卷。見鬼記。無極經。宮氏經。真人玉胎經。道根經。候命圖。反胎胞經。枕中清記。幻化經。詢化經。金(藏本作令)華山經。鳳網經。召命經。保神記。鬼谷經。凌霄子安神記。去丘子黃山公記。王(藏本作玉)子五行要真經。小餌經。鵠寶經。鄒生延命經。安魂記。皇道經。九陰經。雜集書錄。銀函玉匱記。金板經。黃老仙錄。原都經。玄元經。日精經。渾成經。三尸集。呼身神治百病經。收山鬼老魅治邪精經三卷。八五毒中記。休糧經三卷。採神藥治作秘法三卷。登山渡江海勅地神法三卷。趙太白囊中要五卷。(按人當作人)。溫氣疫病大(藏本作次)。禁七卷。收治百鬼。召五岳丞太山主者記三卷。興利宮宅官舍法五卷。斷虎狼禁。山林記。召百里蟲蛇記。萬畢高丘先生法三卷。王喬養性治身經三卷。服食禁忌經。立功益算經。道士奪算律三卷。移門子記。鬼兵法立亡術。練形記五卷。郊公道要角里先生長生集。少君道意十卷。樊英石壁文三卷。思靈經三卷。龍首經。荆山記。孔安仙淵赤斧子大覽七卷。董君地仙卻老要記。李先生口訣肘後二卷。凡有不言卷數者。皆一卷也。其次有諸符。則有自來符。金光符。太玄符三卷。

通天符。五精符。石室符。玉策符。枕中符。小童符。九靈符。六君符。玄都符。黃帝符。少千三十六將軍符。延命神符。天水神符。四十九真符。天水符。青龍符。白虎符。朱雀符。元武符。朱胎符。七機符。九天發兵符。九天符。老經符。七符。大捍厄符。玄子符。武孝經。燕君龍虎三囊辟兵符。包元符。沈羲符。禹躡符。消災符。八卦符。監乾符。雷電符。萬畢符。八威五勝符。威喜符。巨勝符。探女符。玄精符。玉歷符。北臺符。陰陽大鎮符。枕中符。治百病符。十卷。厭怪符。十卷。靈公符。二十卷。九臺符。九卷。六甲通靈符。十卷。六陰行廚。龍胎石室。三金五木防終符。合五百卷。軍火召治符。玉斧符。十卷。此皆大符也。其餘小小。不可具記。抱朴子曰。鄭君言符出於老君。皆（疑當作者）天文也。老君能通於神明。符皆神明所授。今人用之少驗者。由於出來歷久。傳寫之多誤故也。又信心不篤。施用之亦不行。又譬之於書字。則符誤者。不但無益。將能有害也。書字人知之。猶尙寫之多誤。故諺曰。書三寫。魚成魯。虛（意林作帝）成虎。此之謂也。七與土。但以倨（倨舊誤作歸今校正）句長短之間爲異耳。然今符上字不可讀。誤不可覺。故莫知其不定也。世閒又有受體使術。用符獨効者。亦如人有使麝香便能芳者。自然不可得傳也。雖爾必得不誤之符。正心用之。但當不及真體使之者速効耳。皆自有益也。凡爲道士求長生。志在藥中耳。符劍可以卻鬼辟邪而已。諸大符乃云行用之。可以得仙者。亦不可專據也。昔吳世有介象者。能讀符文。知誤之與否。有人試取治百病雜符。及諸厭効符。去其籤題以示象。皆一一據名之。其有誤者。便爲人定之。自是以來。莫有能知者也。或問仙藥之大者。莫先於金丹。旣聞命矣。敢問符書之屬。不審最神乎。抱朴子曰。余聞鄭君言。道書之重者。莫過於三皇文。五岳真形圖也。古人仙官。至人尊祕。此道非有仙名者。不可授也。受之四十年一傳。傳之歃血而盟。委質爲約。諸名山五岳皆有此書。但藏之於石室幽隱之地。應得道者。入山精誠思之。則山神自開山。令人見之。如帛仲理者。於山中得之。自立壇委絹。常畫一本而去也。有此書常置清潔之處。每有所爲。必先白之。如奉君父。其經曰。家有三皇文。辟邪惡鬼。溫疫氣。橫殃飛禍。若有困病垂死。其信道心至者。以此書與持之。必不死也。其乳婦難艱絕氣者。持之。見即生矣。道士欲求長生。持此書入山。辟虎狼山精。五毒百邪。皆不敢近人。可以涉江海。卻蛟龍。止風波。得其法。可以變化起工。（藏本作功）不問地擇日。家無殃咎。若欲立新宅及冢墓。即寫地皇文數十通。以布著地。明日視之。有黃色所著者。便於其上起工。家必富昌。又因他人葬時。寫人皇文。并書己姓名著紙裏。竊內人家中。勿令人知。

之令人無飛禍盜賊也。有謀議己者，必反自中傷。又此文先潔齋百日，乃可以召天神司命及太歲，日遊五岳四瀆，社廟之神，皆見形如人，可問以吉凶安危，及病者之禍祟所由也。又有十八字以著衣中，遠涉江海，終無風波之慮也。又家有五嶽真形圖，能辟兵凶逆，人欲害之者，皆還反受其殃。道士時有得之者，若不能行仁義慈心，而不精不正，即禍至滅家，不可輕也。其變化之術，大者唯有墨子五行記，本有五卷，昔劉君安未仙去時，鈔取其要，以爲一卷。其法用藥用符，乃能令人飛行上下，隱淪無方，含笑卽爲婦人，蹙面卽爲老翁，踞地卽爲小兒，執杖卽成林木，種物卽生瓜果可食，畫地爲河，撮壤成山，坐致行廚，興雲起火，無所不作也。其次有玉女隱微一卷，亦化形爲飛禽走獸，及金玉玉石，興雲致雨，方百里，雪亦如之，渡大水不用舟梁，分形爲千人，因風高飛，出入無閒，能吐氣七色，坐見八極，及地下之物，放光萬丈，冥室自明，亦大術也。然當步諸星數十，曲折難識，少能譜之。其淮南鴻寶萬畢，皆無及此書者也。又有白虎七變法，取三月三日所殺白虎頭皮，生醢血虎血，紫綬履，組流萍，以三月三日合種之。初生草似胡麻，有實卽取，此實種之。一生輒一異，凡七種之，則用其實，合之，亦可以移形易貌。飛沈在意，與墨子及玉女隱微略同。過此不足論也。遐覽者欲令好道者，知異書之名目也。鄭君不徒明五經，知仙道而已，兼綜九宮三奇，推步天文，河洛讖記，莫不精研。太安元年，知季世之亂，江南將鼎沸，乃負笈持仙藥之撰，當作樓將入室弟子，東投霍山，莫知所在。

祛惑卷第二十一

抱朴子曰：凡探明珠，不於合浦之淵，不得驪龍之夜光也。採美玉，不於荆山之岫，不得連城之尺璧也。承師問道，不得其人，委去則遲遲，冀於有獲，守之則終已，竟無所成。虛費事妨功，後雖痛悔，亦不及已。世閒淺近之事，猶不可坐知，況神仙之事乎。雖聖雖明，莫由自曉，非可以歷思得也，非可以觸類求也。誠須所師，必深必博，猶涉滄海而挹水，造長林而伐木，獨以力劣爲患，豈以物少爲憂哉。夫虎豹之所餘，乃狸鼠之所爭也。陶朱之所棄，乃原顏之所無也。所從學者，不得遠識淵潭之門，而值孤陋寡聞之人，彼所知素狹源短流促，倒裝與人，則斬斬不捨，分損以授，則淺薄無奇，能其所寶，宿已不精。若復料其粗者以教人，亦安能有所成乎。譬如假穀於夷齊之門，告寒

於黔婁之家所得者不過橡栗糲粥必無太牢之饈錦衣狐裘矣或有守庸師終不覺悟或有幸值知者不能勤求此失之於不覺不可追者也知人之淺深實復未易古人之難（當作難之）誠有以也白石似玉姦佞似賢賢者愈自隱蔽有而如無奸人愈自銜沽虛而類實非至明者何以分之彼之守求庸師而不去者非知其無知而故不止也誠以爲足事故也見達人而不能奉之者非知其實深而不能請之也誠以爲無異也夫能知要道者無欲於物也不徇世譽也亦何自標顯於流俗哉而淺薄之徒率多誇誕自稱說以厲色希聲飾其虛妄足以眩惑晚學而敢爲大言乃云已登名山見仙人倉卒聞之不能清澄檢校之者鮮覺其僞也余昔數見雜散道士輩走貴人之門專令從者作爲空名云其已四五百歲矣人適問之年紀佯不聞也含笑俯仰云八九十須臾自言我曾在華陰山斷穀五十年復於嵩山少室四十年復在泰山六十年復與某人在箕山五十年爲同人遍說所歷正爾欲令人計合之已數百歲人也於是彼好之家莫不煙起霧合輻輳其門矣又術士或有偶受體自然見鬼神頗能內占知人將來及已過之事而實不能有禍福之損益也譬如蓄龜耳凡人見其小驗便呼爲神人謂之必無所不知不爾者或長於待水禁祝之法治邪有效而未必曉於不死之道也或修行雜術能見鬼怪無益於年命問之以金丹之道則率皆不知也因此細驗之多行欺誑世人以收財利無所不爲矣此等與彼穿窬之盜異途而同歸者也夫託之於空言不如著之於行事之有徵也將爲晚覺後學說其比故可徵之僞物焉昔有古強者服草木之方又頗行容成玄素之法年八十許尙聰明不大羸老時人便謂之爲仙人或謂之千載翁者揚州稽使君（按揚當作廣稽當作稽謂稽舍也外篇自敘云廣州刺史與晉書供傳同又舍傳不云爲揚州皆可證也）聞而試迎之於宜都既至而咽鳴掣縮似若所知實遠而未皆吐盡者於是好事者因以聽聲而響集望形而影附雲萃霧合競稱（藏本作竟守）歎之饋餉相屬常餘金錢雖樂李之見重於往漢不足加也常服天門冬不廢則知其體中未嘗有金丹大藥也而強曾略涉書記頗識古事自言已四千歲敢爲虛言言之不怍云己見堯舜禹湯說之皆萬萬如實也世云堯眉八采不然也直兩眉頭甚豎似八字耳堯爲人長大笑髭髯飲酒一日中二斛餘世人因加之云千鐘實不能也我自數見其大醉也雖是聖人然年老治事轉不及少壯時及見去四凶舉元凱賴用舜耳舜是孤熒小家兒耳然有異才隱耕歷山漁于雷澤陶于海濱時人未有能賞其

奇者。我見之所在。以德化民。其目又有重瞳子。知其大貴之相。常勸勉慰勞之。善崇高尙。莫憂不富貴。火德已終。黃精將起。誕承歷數。非子而誰。然其父至頑。其弟殊惡。恆以殺舜爲事。吾常諫諭曰。此兒當與卿門宗。四海將受其賜。不但卿家。不可取次也。俄而受禪。嘗憶吾言之有徵也。又云。孔子母年十六七時。吾相之。當生貴子。及生仲尼。真異人也。長九尺六寸。其顙似堯。其項似臯陶。其肩似子產。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雖然。貧苦孤微。然爲兒童。便好俎豆之事。吾知之必當成就。及其長大。高談驚人。遠近從之。受學者。著錄數千人。我喜聽其語。數往從之。但恨我不學。不能與之覆疏耳。常勸我讀易云。此夏書也。丘竊好之。韋編三絕。鐵搗(原註一作搗)三折。今乃大悟。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麟死。孔子以問吾。吾語之言。此非善祥也。孔子乃愴然而泣。後得惡夢。乃欲得見吾。時四月中。盛熱不能往。尋聞之病。七日而沒。於今髣髴。記其顏色也。又云。秦始皇將我到彭城。引出周時鼎。吾告秦始皇言。此鼎是神物也。有德則自出。無道則淪亡。君但修己。此必自來。不可以力致也。始皇當時大有怪吾之色。而牽之。果不得出也。乃謝吾曰。君固是遠見理人也。又說漢高祖項羽皆分明。如此事類。不可具記。時人各共識之。以爲戲笑。然凡人聞之。皆信其言。又強轉幡毫。廢忘事幾。稽使君曾以一玉卮與強。後忽語稽曰。昔安期先生以此物相遺強。後病於壽春。黃整家而死。整疑其化去。一年許。試鑿其棺視之。其尸宛在矣。此皆有名無實。使世間不信。天下有仙。皆坐此輩。以僞亂真也。成都太守吳文。說五原有蔡誕者。好道而不得佳師。要事。廢棄家業。但晝夜誦詠黃庭。太清中經。觀天節詳之屬。諸家不急之書。口不輟誦。謂之道盡於此。然竟不知所施用者。徒美其浮華之說。而愚人。又教之。但讀千遍。自得其意。爲此積久。家中患苦之。坐消衣食。而不能有異。己亦慚忿。無以自解。於是棄家。言仙道成矣。因走之。異界深山中。又不曉採掘諸草木藥。可以辟穀者。但行賣薪。以易衣食。如是三年。飢凍辛苦。人或識之。而詭不知也。久不堪。而還家。黑瘦而骨立。不似人。其家問之。從何處來。竟不得仙邪。因歎家云。吾未能昇天。但爲地仙也。又初成位卑。應給諸仙先達者。當以漸遷耳。向者爲老君。牧數頭龍。一班龍五色。最好是老君常所乘者。令吾守視之。不勤。但與後進諸仙共博戲。忽失此龍。龍遂不知所在。爲此罪見責。送吾付崑崙山下。芸鋤草三四頃。並皆生細而中多荒穢。治之勤苦。不可論。法當十年。乃得原會。僱侏子王喬。諸仙來按行。吾守請之。並爲吾作力。且自放歸。當更自修理。求去。於是遂老死矣。初誕還云。從崑崙來。諸親故競(藏本作

竟共問之。崑崙何以（疑作似）答云。天不問其高幾里。要於仰視之。去天不過數十丈也。上有木禾。高四丈九尺。其穗盈車。有珠玉樹。沙棠。琅玕。碧瑰之樹。玉李。玉瓜。玉桃。其實形如世間桃李。但爲光明洞徹而堅。須以玉井水洗之。便軟而可食。每風起。珠玉之樹。枝條花葉。互相扣擊。自成五音。清哀動心。吾見謫失志。聞此莫不愴然含悲。又見崑崙山上。一面輒有四百四十門。門廣四里。內有五城十二樓。樓下有青龍白虎螭蛇。長百餘里。其中口牙。皆如三百斛船。大峰一丈。其毒煞象。又有神獸名獅子。辟邪天鹿焦牟。銅頭鐵額。長牙鑿齒之屬。三十六種。盡知其名。則天下惡鬼惡獸。不敢犯人也。其神則有無頭子。倒景君。翕鹿公。中黃先生。與六門大夫。張陽字子淵。俠備玉闕。自不帶老君符。使符左右契者。不得入也。五河皆出山隅。弱水邊之。鴻毛不浮。飛鳥不過。唯仙人乃得越之。其上神鳥神馬。幽昌鷓鴣。（鷓鴣誤作鷓今校正）騰黃。吉光之輩。皆能人語而不死。真濟濟快仙府也。恨吾不得善周旋其上耳。於時聞誕此言了了。多信之者。又河東蒲坂有項鼻都者。與一子入山學仙。十年而歸家。家人問其故。鼻（嘗有都字）曰。在山中三年。精思。有仙人來迎我。共乘龍而昇天。良久。低頭視地。窺窺冥冥。上未有所至。而去地已絕遠。龍行甚疾。頭昂尾低。令人在其脊上。危怖嶮巖。及到天上。先過紫府。金牀玉几。晃晃昱昱。真貴處也。仙人但以流霞一盃。與我飲之。輒不飢渴。忽然思家。到天帝前謁拜失儀。見斥來還。令常更自修積。乃可得更復。（復舊誤作後今校正）矣。昔淮南王劉安昇天。見上帝而箕坐大言。自稱寡人。遂見謫守天廚三年。吾何人哉。河東因號鼻都爲斥仙人。世多此輩。種類非一。不可不詳也。此妄語。乃爾。而人猶有不覺其虛者。況其微茫欺誑。頗因事類之象。似者而加益之。非至明者。倉卒安能辨哉。乃復有假託作前世有名之道士者。如白和者。傳言已八千七百歲。時出俗閒。忽然自去。不知（嘗衍此一）字。其在。（嘗衍此字）洛中有道士。已博涉衆事。治鍊術數者。以諸疑難諮詢。和皆尋聲爲論釋。皆無疑碍。故爲遠識。人但不知其年壽。信能近千年不啻。（嘗衍此字）耳。後忽去。不知所在。有一人於河北。自稱爲白和。於是遠近競往奉事之。大得致遺致富。而白和子弟。聞和再出。大喜。故往見之。乃定非也。此人因亡走矣。五經四部。並已陳之芻狗。既往之糟粕。所謂迹者。足之自出而非足也。書者。聖人之所作。而非聖也。而儒者萬里負笈。以尋其師。況長生之道。真人所重。可不勤求足問者哉。然不可不精簡其真僞也。余恐古強。蔡誕。項鼻都。白和之不絕於世閒。好事者省余此書。可以少加沙汰。其善否矣。又仙經

云。仙人目瞳皆方。洛中見之。(嘗作之見)白。(前選覽篇作帛)仲理者。爲余說。其瞳正方。如此果是異人也。

外篇

嘉遜卷第一

抱朴子曰。有懷冰先生者。薄周流之棲遑。悲吐握之良苦。讓膏壤於陸海。爰躬耕乎斥鹵。秘六奇以括囊。含琳琅而不吐。謚清音則莫之。或聞掩輝藻。則世不得覩。背朝華於朱門。保恬寂乎蓬戶。絕軌躅於金張之閭。養浩然於幽人之件。謂榮顯爲不幸。以玉帛爲草土。抗靈規於雲表。獨違今而遂古。庇峻岫之巍峨。藉翠蘭之芳茵。漱流霞之澄液。茹八石之精英。思眇眇焉若居平虹霓之端。意飄飄焉若在乎倒景之鄰。萬物不能攪其和。四海不足汨其神。於是。有赴勢公子聞之。慨然而嘆曰。空谷有項領之駿者。孫陽之恥也。太平遺冠世之才者。賞真之責也。安可令俊民。全其獨善之分。而使聖朝。乏乎元凱之用哉。乃造而說曰。徒聞振翅竦身。不能凌厲九霄。騰蹠玄極。攸敘彝倫者。非英偉也。今先生操立斷之鋒。掩炳蔚之文。玩圖籍於絕跡之藪。括藻麗乎鳥獸之羣。陳龍章於晦夜。沈琳琅於重淵。蟄伏於盛夏。藏華於當春。雖復下帷覃思。殫毫騁藻。幽贊太極。闡釋元本。言歡則木梗怡顏。如巧笑。語戚則偶象頓顛。而滂沱。抑輕則鴻羽沈於弱水。抗重則玉石漂於飛波。離同則肝膽爲胡越。合異則萬殊而一和。切論則秋霜春肅。溫辭則冰條吐葩。摧高則峻極醜淪。竦卑則淵池嵯峨。疵清則倚暗夜光。救濁則立澄黃河。然不能沾大惠於庶物。著弘勳於皇家。名與朝露皆晞。體與蜉蝣並化。忽崇高於聖人之寶。忘川逝於大壑之嗟。竊爲先生不取焉。蓋聞大者天地。其次君臣。先聖憂時。思行其道。三月無君。皇皇如也。恥今聖主。不與堯舜一致。愍此黎民。不可比屋而封。故或負鼎而龍躍。或扣角以鳳歌。不須蒲輪而後動。不待文王而後興。潛初飛五。與時消息。進有攸往之利。退無滯尾之累。明哲以保身。宣化以濟俗。使夫承蘭風以傾柯。濯清波以遺穢者。若沈景之應朗鑿。方圓之赴規矩。故勳格上下。惠沾八表。夫有唐所以巍巍。重華所以恭己。西伯所以三分。姬發所以革命。桓文所以一匡。漢高所以應天。未有不致羣賢爲六翮。託豪傑爲舟楫者也。若令各守洗耳之高。人執耦耕之分。則稽古之化不建。英明之盛不彰。明良之歌不作。括天之網不張矣。故藏器者珍於變通。隨時。英逸者貴於吐

奇撥亂。若乃耀靈駢景於雲表。則麗天之明不著。哮虎韜牙而握爪。則搏噬之捷不揚。太阿潛鋒而不擊。則立斷之勁不顯。驥驟踈趾而不馳。則追風之迅不形。竝默則子貢與暗者同口。咸賤則離朱與瞽瞍不殊矣。先生潔身而忽大倫之亂。得意而忘安上之義。存有關機之累。沒無金石之聲。庸人且猶憤色。何有大雅而無心哉。夫繩舒則木直。正進則邪凋。有虞舉則四凶戮。宣尼任則少卯梟。猶震雷駭則鼙鼓堙。朝日出則螢燭幽也。不拯招魂之病。則無以効越人之絕伎。不獎多難之世。則無以知非常之遠量。高拱以觀溺。非勿踐之仁也。懷道以迷國。非作者之務也。若俟中唐殖占日之草。朝陽繁鳴鳳之音。郊峙獨角之獸。野攢連理之林。長旌卷而不懸。干戈戢而莫尋。少伯方將告退於成功。孰能相擢乎陸沈哉。深願先生。不遠迷復哉。於是懷冰先生。蕭然遐眺。遊氣天衢。精神遼緬。旁若無物。俯而答曰。嗚呼。有是言乎。蓋至人無爲。棲神仲漠。不役志於祿利。故害辱（藏本作害而）不能加也。不躡峙於險途。故傾墜不能爲患也。藜藿不供而意佚於方丈。齊編庸民而心歡於有土。寢宜僚之舍。閉干木之閭。攜莊萊之友。治陋巷之居。確岳峙而不拔。豈有懷於卷舒乎。以愆廣則濁和。故委世務而不紆。眄以位極者憂深。故背勢利而無餘。疑其貴不以爵也。富不以財也。侶雲鵬以高逝。故不縈翮於腐鼠。以蕃武爲厚誠。故不改樂於簞瓢。且夫玄黃遐邇。而人生倏忽。以過隙之促。託罔極之閒。迅乎猶奔星之暫見。飄乎似飛矢之電經。聊且優游以自得。安能苦形於外物哉。夫鸞（今本作鸞從意林改）不結網罟。不墮穿。相彼鳥獸。猶知爲患。風塵之徒。曾是未吝也。若夫要離滅家以効功。紀信赴燔以誑楚。陳賈刎頸以證弟。仲由投命而菹醢。贏門伏劍以表心。聶政感惠而屠菹。荆卿絕贖以報燕。樊公含悲而授首。皆下愚之狂惑。豈上智之攸取哉。蓋祿厚者責重。爵尊者神勞。故漆園垂綸而不顧卿相之貴。柏成操耜而不屑諸侯之高。牟說安平屠肆。楊朱吝其一毛。僥求之徒。昧乎可欲。集不擇木。仕不料世。貪進不慮負乘之禍。受任不計不堪之敗。論榮貴則引伊周以救溺。言亢悔則諱覆餗而不記。伺河龍之睡而撥明珠。居量表之寵而冀無患。耽漏刻之安。蔽必至之危。無朝菌之榮。望大椿之壽。似蹈薄冰以待夏日。登朽枝而須勁風。淵魚之引芳餌。澤雉之咽毒粒。咀漏脯以充飢。酣鴆酒以止渴也。昔箕子觀象著周成賢而信流言。公且聖而走南楚。託鷓鴣以告悲。賴金滕以僅免。況能寤之主。不世而一有。不悅之謗。無時而

斃乏。德不以激烈風而起斃禾。事不以載珪璧而稱多才。嗟泣靡及。宜其然也。夫漸漬之久。則膠漆解堅。浸潤之至。則骨肉乖析。塵羽之積。則沈舟折軸。三至之言。則市虎以成。故江充疏賤。非親於元儲。後母假繼。非密於伯奇。而掘梗之誣。滅父子之恩。袖蜂之誑。破天性之愛。又況其他。安可自必。嗟乎伍員。所以懷忠而漂尸。悲夫白起。所以秉義而刎頸也。蓋徹鑒所爲寒心。匠人之所眩惑矣。又欲推短才以釐雷同。仗獨是以彈衆非。然不覩金。雖克木而錐鐵。不可以伐鄧林。水雖勝火而升合。不足以救焚山。寸膠不能治黃河之濁。尺水不能卻蕭丘之熱。是以身名竝全者甚稀。而先笑後號者多有也。畏亢悔而貪榮之欲不滅。忌毀辱而爭肆之情不遣。亦猶惡涇而涿深。憎影而不就陰。穿舟而息漏。猛爨而止沸者也。夫七尺之骸。稟之以所生。不可受全而歸殘也。方寸之心。制之在我。不可放之於流遁也。躬耕以食之。穿井以飲之。短褐以蔽之。蓬廬以覆之。彈詠以娛之。呼吸以延之。逍遙竹素。寄情玄毫。守常待終。斯亦足矣。且夫道存則尊。德勝則貴。隋珠彈雀。知者不爲。何必須權而顯。俟祿而飽哉。且夫安貧者以無財爲富。甘卑者以不仕爲榮。故幼安浮海而澄神。胡子甘心於退耕。逢比有令德之罪。信布陷功大之刑。一枝足以戢鸞羽。何煩乎豐林。潢漥足以泛龍鱗。豈事乎滄海。藜藿嘉於入珍。寒泉旨於醜醜。攝縷（舊寫本作躡履）笑於赤舄。緇袍麗於袞服。把檀安於杖鉞。鳴條樂乎絲竹。茅茨豔於丹楹。采椽珍於刻桷。登嵩峯爲臺榭。疣巖霽爲華屋。積篇章爲教庠。寶玄談爲金玉。棄細人之近戀。捐庸隸之所欲。遊九臯以含歡。遣智慧以絕俗。同屈尺蠖。藏光守樸。表拙示訥。知止常足。然後咀嚼芝芳。風飛雲浮。晞景九陽。附翼高遊。仰棲梧桐。俯集玄洲。孰與銜轡而伏櫪。同被繡於犧牛哉。赴勢公子曰。夫入而不出者。謂之耽寵忘退。往而不反者。謂之不仕無義。故達者以身非我有。任乎所值。隱顯默語。無所必固。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束帛之集。庭燎之舉。則君子道長。在天利見。若運涉陽九。讒勝之時。則不出戶庭。括囊勿用。龍起鳳戢。隨時之宜。古人所以或避危亂而不肯入。或色斯而不終日者。慮巫山之失火。恐芝艾之并焚耳。方今聖皇御運。世夷道泰。仁及蒼生。惠風遐邁。威肅鬼方。澤沾九裔。儀坤德以厚載。擬乾穹以高蓋。神化則雲行雨施。玄澤則烟煴汪濊。四門穆穆。以博延。主思英逸。以俾乂。此乃千載所希值。剖判之一會。而先生慕嘉遁之偏枯。不覺狷華之患害也。務乎單豹之養內。未睹暴虎之犯外也。是聞涉水之或溺。則謂乘舟者皆敗。以商臣之凶逆。則謂繼體無類也。懷冰先生曰。聖化之盛。誠如高論。出處之事。

人各有懷。故堯舜在上而箕穎有巢棲之客。夏后御世而窮藪有握耒之賢。豈有慮於此險哉。蓋各附於所安也。是以高尚其志。不仕王侯。存夫爰象。匹夫所執。延州守節。聖人許焉。僕所以逍遙於丘園。斂跡乎草澤者。誠以才非政事。器乏治民。而多士雲起。髦彥鱗萃。文武盈朝。庶事既康。故不欲復舉焯焯以廁日月之閒。拊臛瓠（舊寫本作臛瓠）於洪鍾之側。貢輕扇於堅冰之節。銜裘鑪乎隆暑之月。必見捐於無用。速非時之巨噴。若擁經著述。可以全真成名。有補末化。若強所不堪。則將顛沛惟咎。同悔小狐。故居其所長。以全其所短耳。雖無立朝之勳。即戎之勞。然切磔後生。弘道養正。殊塗一致。非損（臛本作非損介）之民也。劣者全其一介。何及於許由。聖世怒而容之。同曠於有唐。不亦可乎。赴勢公子勃然自失。肅爾改容曰。先生立言助教。文討姦違。標退靜以抑躁競之俗。興儒教以救微言之絕。非有出者。誰敘彝倫。非有隱者。誰誨童蒙。普天率土。莫匪臣民。亦何必垂纓執笏者爲是。而樂飢衡門者可非乎。夫羣迷乎雲夢者。必須指南以知道。竝乎滄海者。必仰辰極以得反。今聞嘉訓。乃覺其蔽。請負衣冠。策騫希驥。汎愛與進。不嫌擇焉。

逸民卷第一

抱朴子曰。余昔遊乎雲臺之山。而造逸民。遇仕人在焉。仕人之言曰。明明在上。總御八紘。華夷同歸。要荒服事。而先生遊柏成之遐武。混羣伍於鳥獸。然時移俗異。世務不拘。故木食山棲。外物遺累者。古之清高。今之遁逃也。君子思危於未形。絕禍於方來。無乃去張毅之內熱。就單豹之外害。畏盈抗慮。忘亂羣之近憂。避牛跡之淺嶮。而墮百仞之不測。違濡足之泥溼。投鑪冶而不覺乎。逸民答曰。夫銳志於離鼠者。不識騶虞之用心。盛務於庭粒者。安知鴛鴦之遠指。猶焦螟之笑雲鵬。朝菌之怪大椿。坎蛙之疑海鼈。井蛇（蘇本作魚蛇）之噴應龍也。子誠喜懼於勸沮。焉識玄曠之高韻哉。吾幸生於堯舜之世。何憂不得此人之志乎。仕人曰。昔狂狷華士。義不事上。隱於海隅。而太公誅之。吾子沈遁。不亦危乎。逸民曰。呂尙長於用兵。短於爲國。不能儀玄黃以覆載。擬海嶽以博納。喪賢貴德。樂育人才。而甘於刑殺。不修仁義。故其劫殺之禍。萌於始封。周公聞之。知其無國也。夫攻守異容。道貴知變。而呂尙無烹鮮之術。出致遠之御。推戰陳之法。害高尚之士。可謂賴甲冑以完刃。又兼之浮詠以射走之儀。又望求

之於準的者也。夫傾庶鳥之巢，則靈鳳不集。滅魚鼈之池，則神劍退避。劊凡獸之胎，則麒麟不峙。其害一介之士，則英傑不踐其境。呂尙創業垂統，以示後人。而張苛酷之端，開殘賊之軌。適足以驅俊民以資他國。逐賢能以遺讎敵也。去彼市馬骨，以致駿足。軾陋巷以退秦兵者，不亦遠乎？子謂呂尙何如周公乎？任人曰：不能審也。逸民曰：夫周公大聖，以貴下賤，吐哺握髮，懼於失人。從白屋之士七十人，布衣之徒，親執贄所師見者十人。所友者十有二人，皆不逼以在朝也。設令呂尙居周公之地，則此等皆成市朝之暴尸，而溝澗之腐骨矣。唐堯非不能致許由巢父也。虞舜非不能荷善卷石戶也。夏禹非不能逼柏成子高也。成湯非不能錄卞隨務光也。魏文非不能屈干木也。晉平非不能更亥唐也。然服而師之。（藏本作復而肆之，今從舊寫本）貴而重之，豈六君之小弱也。誠以百行殊尙默默。（疑作語默）難齊慕尊賢之美稱，恥賊善之醜迹。取之不足以增威，放之未憂於官曠。從其志則可以闡弘風化，熙隆退讓。厲苟進之貪夫，感輕薄之冒昧。雖器不益於旦夕之用，才不屑於立朝之俊，不亦愈於脅肩低眉，諂媚權右，提贄懷貨，宵征同塵，爭津競濟，市買名品，棄德行學問之本，赴雷同比周之末也。彼六君尙不冝苦言以侵隱士，寧冝加之鋒刃乎？聖賢誠可師者，呂尙居然謬矣。漢高帝雖細行多闕，不涉曲藝，然其弘曠恢廓，善恕多容，不繫近累，蓋豁如也。雖飢渴四皓而不逼也。及太子卑辭致之，以爲羽翼，便敬德矯情，惜其大者，發黃鵠之悲歌，杜婉妾之觚覲，其珍賢貴隱，如此之至也。宜其以布衣而君四海，其度量蓋有過人者矣。且夫呂尙之殺狷華者，在於恐其沮衆也。然俗之所患者，病乎躁於進趨，不務行業耳。不苦於安貧樂賤者之太多也。假令隱士往往屬目，至於情掛勢利，志無止足者，終莫能割此常慾，而慕彼退靜者也。開闢已降，非少人也。而忘富遺貴之士，猶不能居萬分之一。仲尼親受業於老子，而不能修其無爲。子貢與原憲同門，而不能模其清苦。四凶與巢由同時，王莽與二龔共世，而不能效也。凡民雖復答督之危辱之，使追狷華，猶必不冝。乃反憂其壞俗邪。呂尙思不及此，以軍法治平世，枉害賢人，酷誤已甚矣。賴其功大，不便以至顛沛耳。且呂尙之未遇文王也，亦曾隱於窮賤，凡人易之。老婦逐之，賈傭不售，屠釣無獲，曾無一人慕之。其避世也，何獨慮狷華之沮衆邪？設令殷紂以尙逃遁收而斂之。（疑作殺之）尙臨死，豈能自謂罪所應邪？魏武帝亦刑法嚴峻，果於殺戮，乃心欲用乎孔明。（潁川胡昭字孔明見魏志管寧傳注）孔明自陳，不樂出身武帝，謝遣之曰：義不使高世之士辱於汗君之朝也。

其鞭撻九有。草創皇基。亦不安矣。紛擾日久。求競成俗。或推貨賄以龍躍。或階黨援以鳳起。風成化習。大道漸蕪。後生昧然。儒訓遂堙。將爲立身。非財莫可。苟有卓然不羣之士。不出戶庭。潛志味道。誠宜優訪以興謙退也。夫使孫吳荷戈。一人之力耳。用其計術。則賢於萬夫。今令大儒爲吏。不必切事。肆之山林。則能陶冶童蒙。闡弘禮敬。何必服巨象。使捕鼠羆鸞（下有脫文）也。（下脫仕人日數語）則鐘鼎鏑其聲。若乃零淪藪澤。空生徒死。亦安足貴乎。逸民答曰。子可謂守培塿。玩狐丘。未登閬風而臨雲霓。翫澧江。游潢洿。未浮南溟而涉天漢。凡所謂志人者。不必在乎祿位。不必須乎勛伐也。太上無己。其次無名。能振翼以絕羣。騁迹以絕軌。爲常人所不能爲。割近才所不能割。少多不爲凡俗所量。恬粹不爲名位所染。淳風足以濯百代之穢。高操足以激將來之濁。何必紆朱曳紫。服冕乘輅。被犧牛之文繡。吞詹何之香餌。朝爲張天之炎熱。夕成冰冷之委灰。夫斥鷃不以蓬榛易雲霄之表。王鮪不以幽岫賀滄海之曠。虎豹入廣廈而懷悲。鳩鷦登嵩巒而含感。物各有心。安其所長。莫不泰於得意。而慘於失所也。經世之士。悠悠皆是一日無君。惶惶如也。譬猶藍田之積玉。鄧林之多材。良工大匠。肆意所用。亦何必棲魚而沈鳥哉。嘉遁高蹈。先聖所許。或出或處。各從攸好。蓋士之所貴。立德立言。若夫孝友仁義。操業清高。可謂立德矣。窮覽墳索。著述粲然。可謂立言矣。夫善卷無治民之功。未可謂之減於俗吏。仲尼無攻伐之勛。不可以爲不及於韓白矣。身名竝全。謂之爲上。隱居求志。先民嘉焉。夷齊一介。不合變通。古人嗟嘆。謂不降辱。夫言不降者。明隱逸之爲高也。不辱者。知羈繫之爲垮也。聖人之清者。孟軻所美。亦云天爵貴於印綬。志修遺榮。孫卿所尚。道義旣備。可輕王公。而世人所畏唯勢。所重唯利。盛德身滯。便謂庸人。器小任大。便謂高士。或有乘危冒險。投死忘生。棄遺體於萬仞之下。邀榮華乎一朝之間。比夫輕四海愛脛毛之士。何其緬然邪。仕人曰。潛退之士。得意山澤。不荷世貴。蕩然縱肆。不爲時用。嗅祿利（句有脫字）誠爲天下無益之物。何如。逸民答曰。夫麟不吠守。鳳不司晨。騰黃不引犁。尸祝不治庖也。且夫揚大明乎無外。宣嫗煦之和風者日也。耀華燈於閭（藏本作閭從舊寫本改）夜。冶金石以致用者火也。天下不可以經時無日。不可以一旦無火。然其大小。不可同也。江海之外。彌綸二儀。升爲雲雨。降成百川。而朝夕之用。不及累仞之井。壚田溉園。未若溝渠之沃。枝其巨細。孰爲曠哉。桀紂帝王也。仲尼陪臣也。今見比於桀紂。則莫不怒焉。見擬於仲尼。則莫不悅焉。爾則貴賤。果不在位也。故孟子云。禹稷顏淵。易地皆然。

矣。宰予亦謂孔子賢於堯舜遠矣。夫匹庶而鈞稱於王者。儒生高極乎唐虞者。德而已矣。何必官哉。且夫交靈升於造化。運天地於懷抱。恢恢然世故不棲於心術。茫茫然寵辱不汨其純白。流俗之所欲。不能染其神。近人之所惑。不能移其志。榮華猶贅疣也。萬物猶蜩翼也。若然者。豈官詰屈其支體。俯仰其容儀。挹酌於其所不喜。脩索於其所棄遺。怡顏以取進。曲躬以避退。恐俗人之不悅。感我身之凌遲。屈龍淵爲錐鑽之用。抑靈叢爲齧犢之音。推黃鉞以適鈔鑠之持。撓華旗以入林杞之下乎。古公杖策而捐之。越躋入穴以逃之。季札退耕以委之。老萊灌園以遠之。從其所好。莫與易也。故醇而不雜。斯則富矣。身不受役。斯則貴矣。若夫剖符有土。所謂祿利耳。非富貴也。且夫官高者其責重。功大者人忌之。獨有貧賤。莫與我爭。可得長寶而無憂焉。濯裘布被。披葵去織。狗不掩豆。菜肴糲。又獲逼下。盡僞之譏。樹塞反坫。三歸玉食。穰侯之富。安昌之泰。則有僭上。誇濁之累。未若遊神典文。吐故納新。求飽乎耒耜之端。索縵乎杼軸之間。腹仰河而已滿。身集一枝而餘安。萬物芸芸。化爲埃塵矣。饘粥餬口。布褐緼袍。淡泊肆志。不憂不喜。斯爲尊樂。喻之無物也。夫仕也者。欲以爲名邪。則修毫可以洩憤懣。篇章可以寄姓字。何假乎良史。何煩乎鑿鼎哉。孟子不以矢石爲功。揚雲不以治民益世。求仁而得。不亦可乎。仕人又曰。隱遁之士。則爲不臣。亦豈宜居君之地。食君之穀乎。逸民曰。何謂其然乎。昔顏回死。魯定公將躬弔焉。使人訪仲尼。仲尼曰。凡在邦內。皆臣也。定公乃升自東階。行君禮焉。由此論之。率土之濱。莫匪王臣。可知也。在朝者。陳力以秉庶事。山林者。脩德以厲貪濁。殊塗同歸。俱人臣也。王者無外。天下爲家。日月所照。雨露所及。皆其境也。安得懸虛空。浪咀流霞。而使之不居乎地。不食乎穀哉。夫山之金玉。水之珠貝。雖不在府庫之中。不給朝夕之用。然皆君之財也。退士不居肉食之列。亦猶山水之物也。豈非國有乎。許由不竄於四海之外。四皓不走於八荒之表也。故曰萬邦黎獻。共惟帝臣。干木不荷戈戍境。築壘疆場。而有蕃魏之功。今隱者潔行蓬華之內。以詠先王之道。使民知退讓。儒墨不替。此亦堯舜之所許也。昔夷齊不食周粟。鮑焦死於橋上。彼之硜硜。何足師表哉。昔安帝以玄纁玉帛聘周彥祖。桓帝以玄纁玉帛聘韋休明。順帝以玄纁玉帛聘楊仲宣。就拜侍中。不到。魏文帝徵管幼安不至。又就拜光祿勳。竟不到。乃詔所在。常以八月致羊一口。酒二斛。桓帝玄纁玉帛聘徐孺子。就拜太原太守。及東海相。不到。順帝以玄纁玉帛聘樊季高。不到。乃詔所在。常以八月致羊一口。酒二斛。又賜几杖。待以師傅之禮。獻帝時。鄭康

成州辟舉賢良方正茂才公府十四辟皆不就。公車徵左中郎博士。趙相待中大司農皆不起。昭帝公車徵韓福。到賜帛五十匹。及羊酒。法高卿再舉孝廉。本州五辟。公府八辟。九舉賢良博士。三徵皆不就。桓帝以玄纁玉帛安車。輶輪聘韓伯休。不到。以玄纁玉帛安車。輶輪聘姜伯雅。就拜太中大夫。犍爲太守不起。然皆見優重。不加威辟也。若此諸帝。褻隱逸之士不謬者。則呂尚之誅華士。爲凶酷過惡。斷可知矣。任人乃悵然自失。慨爾永歎曰。始悟超俗之理。非庸瑣所見矣。

勸學卷第二

抱朴子曰。夫學者。所以清澄性理。簸揚埃穢。雕鍛鑛璞。礪鍊屯鈍。啓導聰明。飾染質素。察往知來。博涉勸戒。本作成從。舊寫本改。仰觀俯察。於是乎在。人事王道。於是乎備。進可以爲國。退可以保己。是以聖賢罔莫。本作用不。孜孜而勤之。夙夜以勉之。命盡日中而不釋。飢寒危困而不廢。豈以有求於當世哉。誠樂之自然也。夫斲削刻畫之薄伎。射御騎乘之易事。猶須慣習。然後能善。況乎人理之曠。道德之遠。陰陽之變。鬼神之情。緬邈玄奧。誠難生知。雖云色白。匪染弗麗。雖云味甘。匪和弗笑。故瑤華不琢。則耀夜之景不發。丹青不治。盧本作丹。鐫不倅。則純鉤之勁不就。火則不鑽不生。不扇不熾。水則不決不流。不積不深。故質雖在我。而成之由彼也。登閨風。捫晨極。然後知井谷之閨隘也。披七經。玩百氏。然後覺面牆之至困也。夫不學而求知。猶願魚而無網焉。心雖勤而無獲矣。廣博以窮理。猶順風而託焉。體不勞而致遠矣。粉黛至則西施以加麗。而宿瘤以藏醜。經術深則高才者洞達。藏本作逸從舊寫本改。鹵鈍者醒悟。文梓干雲而不可名。臺榭者。未加班輪之結構也。天然爽朗而不可謂之君子者。不識大倫之臧否也。欲超千里於終朝。必假追影之足。欲凌洪波而遐濟。必因艘楫之器。欲見無外而不下堂。必由之乎載籍。欲測淵微而不役神。必得之乎明師。故朱綠所以改素絲。訓誨所以移蒙蔽。披玄雲而揚大明。則萬物無所隱其狀矣。舒竹帛而考古今。則天地無所藏其情矣。況於鬼神乎。而況於人事乎。泥涅可令齊堅乎金玉。曲木可攻之以應繩墨。百獸可教之以戰陳。畜牲可習之以進退。沈鱗可動之以聲音。機石可感之以精誠。又況乎含五常而稟最靈者哉。低仰之馴。教之功也。驚擊之禽。習之馴也。與彼凡馬野鷹。本實一。

類。此以飾貴。彼以質賤。運行潦而勿輟。必混流乎滄海矣。崇一簣而弗休。必鈞高乎峻極矣。大川濬濬。則刺螭羣游。日就月將。則德立道備。乃可以正（藏本作止從舊寫本改）。夢乎丘且。何徒解桎乎困蒙哉。昔仲由冠雞帶豚。靈珥鳴蟬。杖劍而見。拔刃而舞。盛稱南山之勁竹。欲任掘強之自然。尼父善誘。染以德教。遂成升堂之生。而登四科之哲。子張鄙人。而灼聚凶猾。漸漬道訓。成化名儒。乃抗禮於王公。豈直免於庸陋。以是賢人悲寓世之倏忽。疾泯沒之無稱。感朝聞之弘訓。悟通微之無類。懼將落之明戒。覺罔念之作狂。不飽食以終日。不棄功於寸陰。鑒逝川之勉志。悼過隙之電速。割遊情之不急。損人閒之末務。洗憂貧之心。遣廣願之穢息。改獵博奕之遊戲。矯晝寢坐睡之懈怠。知徒思之無益。遂振策於聖途。學以聚之。問以辯之。進德修業。溫故知新。夫周公上聖。而日讀百篇。仲尼天縱。而韋編三絕。墨翟大賢。載文盈車。仲舒命世。不窺園門。倪寬帶經。以芸鉏。路生截蒲。以寫書。黃霸抱柱。以受業。甯子勤夙夜。以倍功。故能究覽道奧。窮測微言。觀萬古如同日。知八荒若戶庭。考七耀之盈虛。步三五之變化。審盛衰之方來。驗善否於既往。料玄黃於掌握。甄未兆以如成。故能成德大業。冠於當世。清芳令問。播于罔極也。且夫聞商羊而戒浩瀼。訪烏髻而洽東肅。諮萍實而言色味。訊土狗而識墳牟。披靈寶而知山隱。因折俎而說專車。瞻離畢而分陰陽之候。由冬蠡而覺閭餘之錯。何神之有。學而已矣。夫童謠猶助聖人之耳目。豈況墳索之弘博哉。才性有優劣。思理有脩短。或有夙知而早成。或有提耳而後喻。夫速悟時習者。驥驟之腳也。遲解晚覺者。鶉鵲之翼也。彼雖尋飛絕景。止而不行。則步武不過焉。此雖咫尺以進。往而不輟。則山澤可越焉。明暗之學。其猶茲乎。蓋少則志一而難忘。長則神放而易失。故修學務早。及其精專。習與性成。不異自然也。若乃絕倫之器。盛年有故。雖失之於場谷。而收之於虞淵。方知良田之晚播。愈於卒歲之荒蕪也。日燭之喻。斯言當矣。世道多難。儒教淪喪。文武之軌。將遂凋墜。或沈溺於黃色之中。或驅馳於競逐之路。孤貧而精六藝者。以游夏之資。而抑頓乎九泉之下。因風而附鳳翼者。以騫庸之質。猶迴違乎霞霄之表。舍本逐末者。謂之勤修庶幾。擁經求己者。謂之陸沈迂闊。於是莫不蒙塵觸雨。戴霜履冰。懷黃握白。提清挈肥。以赴邪徑之近易。規朝種而暮穫矣。若乃下帷高枕。遊神九典。精義蹟隱。味道居靜。確乎建不拔之操。揚青於歲寒之後。不揆世以投迹。不隨衆以萍漂者。蓋亦鮮矣。汲汲於進趨。悒悒於否滯者。豈能舍至易速達之通塗。而守甚難必窮之塞路乎。此川上所以無人。子矜之所

爲作。愍俗者所以痛心而長慨。憂道者所以含悲而頹思也。夫寒暑代謝。否終則泰。文武迭貴。常然之數也。冀羣寇畢滌。中興在今。七耀遵度。舊邦惟新。振天惠（疑作善）以廣埽。鼓九陽之洪爐。運大鈞乎皇極。開玄模以軌物。陶冶庶類。匠成翹秀。蕩汰積埃。革邪反正。戢干戈。橐（疑作囊）弓矢。興辟雍之庠序。集國子。修文德。發金聲。振玉音。降風雲於潛初。旅束帛乎丘園。令抱翼之鳳。奮翮於清虛。項領之駭。騁迹於千里。使夫含章抑鬱。窮覽洽聞者。申公伏生之徒。發玄纁。登蒲輪。吐結氣。陳立素。顯其身。行其道。俾聖世迪唐虞之高軌。馳升平之廣塗。玄流佔於九域。惠風被乎無外。五刑厝而頌聲作。和氣洽而嘉穰生。不亦休哉。昔秦之二世。不重儒術。舍先聖之道。習刑獄之法。民不法德。唯戮是聞。故惑而不知反迷之路。敗而不知自救之方。遂墮墜於雲霄之上。而整粉乎不測之下。惟尊及卑。可無鑒乎。

崇教卷第四

抱朴子曰。澄視於秋毫者。不見天文之煥炳。肆心於細務者。不覺儒道之弘遠。翫飽者忘蒞蕙。迷大者不能反。夫受繩墨者。無枉刳之木。染道訓者。無邪僻之人。飾治之術。莫良乎學。學之廣。在於不倦。不倦在於固志。志苟不固。則貧賤者汲汲於營生。富貴者沈淪於逸樂。是以遐覽淵博者。曠代而時有。面牆之徒。比肩而接武也。若使素士。則晝躬耕以餬口。夜薪火以修業。在位則以酣宴之餘暇。時遊觀於勤誠。則世無視內（盧本作顯惠）。游夏不乏矣。亦有飢寒切己。藜藿不給。膚困風霜。口乏糟糠。出無從師之資。家有暮旦之急。釋耒則農事廢。執卷則供養虧者。雖闕學業。可恕者也。所謂千里之足。困於鹽車之下。赤刀之鏹。不經歐冶之門者也。若夫王孫公子。優游貴樂。遊娑綺紈之間。不知稼穡之艱難。目倦於玄黃。耳疲乎鄭衛。鼻饜乎蘭麝。口爽於膏粱。冬沓貂狐之縵麗。夏縵紗縠之翻飄。出驅慶封之輕軒。入宴華房之繁蔚。飾朱翠於楹稅。積無已於篋匱。陳妖冶以娛心。酒醺醺以沈醉。行爲會飲之魁。坐爲博奕之帥。省文章既不曉。親學士如草芥。口筆乏乎典據。牽錯引於事類。劇談則方戰而已。屈臨疑則未老而憔悴。雖菽麥之能辯。亦奚別乎瞽瞍哉。

抱朴子曰。蓋聞帝之元儲。必入太學。承師問道。齒於國子者。以知爲臣。然後可以爲君。知爲子。然後可以爲父也。

故學立而仕。不以政學。操刀傷割。鄭喬所嘆。觸情縱欲。謂之非人。而貴游子弟。生乎深宮之中。長乎婦人之手。憂懼之勞。未常經心。或未免於襁褓之中。而加青紫之官。纔勝衣冠。而居清顯之位。操殺生之威。提黜陟之柄。榮辱決於與奪。利病感於唇吻。愛惡無時。暫乏毀譽。括厲於耳。嫌疑象類。似是而非。因機會以生無端。藉素信以設巧言。交構之變。千端萬緒。巧算所不能詳。毫墨所不能究也。無術學則安能見邪正之真僞。具古今之行事。自悟之理無所感。假能無傾巢覆車之禍乎。先哲居高不敢忘危。愛子欲教之義。方雕琢切磋。弗納於邪僞。選明師以象成之。擇良友以漸染之。督之以博覽。示之以成敗。使之察往以悟來。觀彼以知此。驅之於直道之上。斂之乎檢括之中。懷乎若跟掛於萬仞。慄然有如乘奔以履冰。故能多遠悔吝。保其貞吉也。昔諸竇蒙遭教之福。霍禹受率意之禍。中山東平。以好古而安。燕刺由面牆而危。前事不忘。今之良鑒也。湯武染乎伊呂。其興勃然。辛癸染乎推崇。其亡忽焉。朋友師傅。尤宜精簡。必取寒素德行之士。以清苦自立。以不羣見憚者。其經術如仲舒。桓榮者。強直若蘧。遂王吉者。能朝夕講論忠孝之至道。正色證存亡之軌迹。以洗濯垢。涅閑邪。矯枉宜必抑情。遵憲法入德訓者矣。漢之末世。吳之晚年。則不然焉。望冠蓋以選用。任朋黨之華譽。有師友之名。無拾遺之實。匪唯無益。乃反爲損。故其所講說。非道德也。其所貢進。非忠益也。唯在於新聲豔色。輕體妙手。評歌謳之清濁。理管絃之長短。相狗馬之勦驚。讖遊之虞所。比錯塗之好惡。方雕琢之精蠹。校彈棋樗蒲之巧拙。計漁獵相捨之勝負。品藻妓妾之妍蚩。指摘衣服之鄙野。爭騎乘之善否。論弓劍之疎密。招奇合異。至於無限。盈溢之過。日增月甚。其談宮殿。則遠擬瑤臺瓊室。近効阿房林光。以千門萬戶爲局促。以昆明太液爲淺陋。笑茅茨爲不肖。以土階爲朴駭。民力竭於功役。儲蓄靡於不急。起土山以準嵩霍。決渠水以象九河。登凌霄之華觀。闢雲際之綺廡。淫音噪而惑耳。羅袂揮而亂目。濮上北里。迭奏迭起。或號或呼。俾晝作夜。流連於羽觴之間。沈淪乎絃節之側。或建翠騎之青葱。或射勇禽於郊坰。馳輕足於嶮峻之上。暴僚隸於盛日之下。舉火而往。乘星而返。機事廢而不修。賞罰棄而不治。或浮文臆於滉漾。布密網於綠川。唾香餌於漣潭。縱權歌於清淵。飛高繳以下輕鴻。引沈綸以拔潛鱗。或結罟罟於林麓之中。合重圍於山澤之表。列丹雘於豐草。騁逸騎於平原。縱盧獵以噬狡獸。飛輕鷁以驚翔禽。勁弩殪狂兕。長戟斃熊虎。如此。旣彌年而不厭。歷載而無已矣。而又加之。以四時請會。祖送慶賀。要思數之密客。接執贄之嘉賓。人閒

之務。密勿罔極。是以雅正稍遠。遂逸漸篤。其去儒學。緬乎邈矣。能獨見崇替之理。自拔淪溺之中。舍敗德之峻塗。履長世之大道者。良甚鮮矣。嗟乎。此所以保國安家者至稀。而傾撓泣血者無算也。今聖明在上。稽古濟物。堅隄防以杜決盜。明褒貶以彰勸沮。想宗室公族。及貴門富年。必當競尚儒術。擯節翫文。釋老莊之意。(意字衍)不急。精大經之正道也。

君道卷第五

抱朴子曰。清玄剖而上浮。濁黃判而下沈。尊卑等威。於是乎著。往聖(御覽六百二十作曩聖)取諸兩儀。而君臣之道立。設官分職。而雍熙之化隆。君人者。必修諸己。以先四海。去偏黨以平王道。遺私情以標至公。擬宇宙以籠萬殊。真僞既明於物外矣。而兼之以自見。聽受既聰於接來矣。而加之以自聞。儀決水以進善。鈞絕絃以黜惡。昭德塞違。庸親昵賢。使規盡其圓。矩竭其方。繩肆其直。斤効其斲。器無量表之任。才無失授之用。考名責實。履省勤恤。樹訓典以示民極。審褒貶以彰勸沮。明檢齊以杜僭濫。詳直枉以違晦吝。其與之也。無叛理之幸。其奪之也。有百氏之揜。匠之以六藝。軌之以忠信。莅之以慈和。齊之以禮刑。揚仄陋以伸沈抑。激清流以澄臧否。使物無詭道。事無非分。立朝牧民者。不得侵官越局。推轂即戎者。莫敢憚危顧命。悅近以懷遠。修文以招攜。阜百姓之財粟。闢進德之廣塗。杜機僞之繁務。(脫一句)則明罰勅法。哀敬折獄。淳化洽則匿瑕藏疾。五教在寬。外惣多士於文武。內建維城之穆屬。使親疎相持。尾爲身幹。枝雖茂而無傷本之憂。流雖盛而無背源之勢。石磬岳峙。式遏覬覦。見三苗之傾殄。則知川源之未可恃也。覩黔幽之不守。則覺嚴嶮之不足賴也。夫江漢猶存。而強楚虜辱。劍閣自如。而子陽赤族。四岳三塗。實不一姓。金城湯池。未若人和。守在海外。匪山河也。是以賢君抱(有脫字)懼不足。而攻過恐有餘。謀當計得。猶思危而弗休焉。戰勝地廣。猶戒盈而夕惕焉。象渾穹以遐熏。式坤厚以廣載。運重光以表微。致遠思乎未兆。資春景以燿照。範秋霜以肅物。訓諄以校同異。平衡以銓羣言。虛己以盡下情。推功以勸將來。御之以術。則終始可竭也。整之以度。則參差可齊也。疑若閔風之凌霄。而諸下不得以輕重料焉。窈若玄淵(舊寫本作淵)之萬仞。而襲近(此二字藏本但作則近)不能以少多量焉。然則君之流源不窮。而百僚之才力畢

陳矣。我之涯畔無外。而彼之斤兩可限矣。發號吐令。則鞠若震霆之激響。而不爲邪辯改其正。畫法制則。則炳若七曜之麗天。而不以愛惡曲其情。宏略遠單。則藹若密雲之高結。居貞成務。則確若蒿岱之根地。料倚伏於未萌之前。審毀譽於巧言之口。不使敦朴散於雕僞。不使一體澆於二端。雖能獨斷。必博納乎芻蕘。雖務舍弘。必清耳於浸潤。民之飢寒。則哀彼責此。百姓有罪。則謂之在予。嘉祥之臻。則念得神之祐。或逢天之怒。則思桑林之引咎。不吝改絃於宜易之調。不恥反迷於朝過之塗。虎眙以警密。麟跖以接疏。路無擊壤之叟。則羞聞和音之作。民有不粒之匱。則媿臨方丈之臚。虞飛閣之概天。則懼役夫之勞瘁。茹柔嘉之旨脍。則憂敬授之失時。聆管絃之冥義。則戚逸樂之有過。瞻藻麗之采粲。則慮賦斂之慘烈。遵放勛之羸裘。準衛文之大帛。追有夏之卑宮。識露臺之不果。鑒章華之召災。悟阿房之速禍。誥誓。則念依時之失信。耽玩。則覺襄姁之惑我。征伐。則量力度時。不令百里有號泣之憤。誅戮。則遺情任理。不使鷓夷有抱枉之魂。鑿操形之杜伯。惟人立之呼豕。廢嫡。則戒晉獻之巨惑。立庶。則念劉表之殄祀。蒐畋。則樂失獸而得士。識弛網而悅遠。偏愛。則慮袖蜂之謗巧。飛燕之專寵。獨任。則悟鹿馬之作威。恭顯之惡直。納策。則思漢祖之吐哺。孝景之誅錯。旨甘之進。則疏儀狄。容悅姑息。則沈樂激。除蔡子之諂。親放麋之仁。鑒白龍以輟輕脫。觀羸(脫一字)以節無饜。防人彘之變於六宮之中。止汗血之求於絕域之外。除惡犬以遏酒醜之患。市馬骨以招追風之駿。軾怒龍以勸勇。避螳螂以勵武。聆公廬(藏本作聆虛會)之讜言。容保申之正直。剔腹背無益之毛。攬六翻凌虛之用。烹如簧以謚司原之箴。折苑諾以迪梁伯之美。放丹姬以弭婉孌之迷。退子瑕以杜餘桃之惑。藏淵中之魚。操利器之柄。勿憚徒薪之煩。以省焦爛之費。鼓廉恥之陶冶。明考試之準的。怒不越法以加虐。喜不踰憲以厚遺。割情於所愛。而有犯者無赦。探善於所憎。而有勞者不遺。傾下(脫一字)以納忠。聞逆耳而不諱。廣乞言於誹謗。雖委抑而不距。掩細瑕而錄大用。忘近惡而念遠功。使夫曹劌孟明。有修來之効。魏尚張敞。立雪恥之績。射鈎之賊臣。著匡合之弘勳。釋縛之左車。吐止戈之高策。則鶴臬化爲鴛鴦。邪僞變成忠貞。芳穎秀於斤鹵。夜光起乎泥滓。剡銳載胥。九功允諧。西面逡巡。以延師友之才。尊事老叟。以敦孝悌之行。是以淵蟠者仰赴。山棲者俯集。炳蔚內弼。虓闕外御。政得於上。而物傾於下。惠發乎邇。而澤邁乎遠。明哲宣力於攸莅。黔庶讓畔於藪澤。爾乃蠲滋章之法令。振大和之清風。蒲輪玉帛。以抽丘園之俊民。元凱畢集。以究

論道之損益。滅牧羊之多人。反不酤之至醇。張仁讓之闡。杜華競之津。旌義正之操。弘道素之格。使附德者。若潛萌之悅。甘雨見歸者。猶行潦之赴大川。黎民安之。若綠葉之綴修柯。左衽仰之。若衆星之繫北辰。是以七政不亂。象於玄極。寒溫不謬。節而錯集。四靈備覲。芝華灼粲。甘露淋漓。以霄隆。嘉穗婀娜。而盈箱。丹旆逐於神演。玄厲拘於廣朔。百川無沸騰之異。南箕謚偃禾之暴。物無詭時之凋。人無嗟慨之響。囹圄虛陳。五刑寢厝。正朔所不加。冤紳所不豐。氈裘皮服。山棲海寬。莫不含歡革面。感和重譯。靈禽貢於彤庭。瑤環獻自西極。眞首遠善。猶氤氳之順勁風。要荒承指。若響亮之和絕音。誠升隆之盛致。三五之軌躅也。故能固廟祧於罔極。繁本枝乎百世矣。夫根深則末盛矣。下樂則上安矣。馬不調。造父不能超千里之迹。民不附。唐虞不能致同天之笑。馬極則變態生。而傾僂惟憂矣。民困則多離叛。其禍必振矣。可不戰戰以待旦乎。可不慄慄而慮危乎。人主不澄思於治亂。不深鑒於亡徵。雖自分百尋之秋毫。耳精八音之清濁。文則琳琅墮於筆端。武則鉤銘(原本居顛切)。摧於指掌。心苞萬篇之誦。口播濤波之辯。猶無補於土崩。不救乎瓦解也。何者。不居其大而務其細。滯乎下人之業。而闢元本之端也。誠能事過乎儉。臨深履冰。居安不忘乘奔之戒。處存不廢慮亡之懼。操綱領以整毛目。握道數以御衆才。韓白畢力以折衝。蕭曹竭能以經國。介一人之心。(疑當作介人一心)致其果毅。謀夫協思。進其長算。則人主雖從容玉房之內。迨遙雲閣之端。羽爵腐於甘醪。樂人疲於拊儷。猶可以垂拱而任賢。高枕以責成。何必居茅茨之狹陋。食薄味之大羹。躬監門之勞役。懷損命之辛勤。然後可以惠流蒼生。道洽海外哉。昏惑之君。則不然焉。其爲政也。或仁而不斷。朱紫混漫。正者不賞。邪者不罰。或苛猛慘酷。或純威無恩。刑過乎重。不恕不逮。根露基積。危猶葉幕。而自比於天地。擬固於泰山。謂克明俊德者不難及。小心翼翼者未足算也。於是無罪無辜。淫刑以逞。民不見德。唯戮是聞。官人則以順志者爲賢。擢才則以近習者爲前。上宰鼎列。委之母后之族。專斷顧問。決之阿諂之徒。所揚引則遠九族外親。而不簡其器幹。所信仗則在於瓊才曲媚。而憎乎方直。所抑退則從雷同。而不察之以情。所寵進則任美談。而不考其績用。掌要治民之官。御戎專征之將。或貪汙以壞所在矣。或營私以亂朝廷矣。或懦弱以敗庶事矣。或恇怯以失軍利矣。終於不覺。不忍黜斥。猶加親委。冀其晚効。器小任大。遂及於禍。良才遠量。無援之士。或披褐而朝隱。或沈淪於窮否。懷道括囊。展力莫由。陵替之災。所以多有也。又經典規戒。弗聞弗覽。玩弄褻宴。是

耽是務。高樓觀而下道德。廣苑囿而狹招納。深池沼而殘恩信。悅狗馬而惡蹇諤。貴珠玉而賤智略。豐綺紈而約
惠澤。緩賑濟而急聚斂。勤畋弋而忽稼穡。重兼井而輕民命。進優倡而退儒雅。厚嬖幸而薄戰士。流聲色而忘庶
事。先酣遊而後聽斷。數苦役而疎犒賜。工造費好不急之器。圉聚食肉靡穀之物。然則危亡不可以怨天。微弱不
可以尤人也。夫吉凶由己。湯武豈一哉。昔周文掩未埋之骨。而天下稱其仁。殷紂剖比干之心。而四海疾其虐。望
在具瞻。毀譽尤速。得失之舉。不在多也。凡譽重則蠻貊歸懷。而不可以虛索也。毀積即華夏離心。而不可以言救
也。是以小善雖無大益。而不可不爲。細惡雖無近禍。而不可不去也。若乃肆情縱欲。而不與天下共其樂。故有憂
莫之恤也。削基憎峻。而不覺。下墮則上崩。故傾積莫之扶也。於是轡策去於我手。神物假而不還。力勤財匱。民不
堪命。衆怨於下。天怒於上。田成盜全。齊於帷幄。姬昌取有二於西鄰。陳吳之徒。奮劍而大呼。劉項之倫。揮戈而馳
駭。雲梯乘於百雉之上。皓刃交於象魏之下。飛鋒內荐。禁兵外潰。而乃憂悲以思邈世之大賢。擁篲以延巖棲之
智士。慕伊呂於蒿岫。招孫吳於草萊。拜昌言而無所。思嘉算而莫問。猶大廈旣燔。而運水於滄海。洪潦凌室。(意
作林空)而造船於長洲矣。夫巍巍之稱。不可驕吝構。而東嶽之封。未易以恣欲修也。上聖兼策。載馳猶懼不逮
前。而庸主緩步按轡。而自以爲過之。或於安而思危。或在峻而自逸。或功成治定。而匪怠匪荒。或綴旒累卵。而不
覺不寤。不有辛癸之沒溺。曷用貴欽明之高濟哉。念茲在茲。庶乎庶乎。

臣節卷第六

抱朴子曰。昔在唐虞。稽古欽明。猶俟羣后之翼亮。用臻巍巍之成功。故能熙帝之載。庶績其凝。四門穆穆。百揆時
序。蠻夷無猾夏之變。阿閣有鳴鳳之巢也。喻之元首。方之股肱。雖有尊卑之殊貌。實若一體之相賴也。君必度能
而授者。備乎覆餗之敗。臣必量才而受者。故無流放之禍。夫如影如響。俯伏惟命者。偷容之尸素也。違令犯顏。蹇
蹇匪躬者。安上之民翰也。先意承指者。佞諂之徒也。匡過弼違者。社稷之楛也。必將伏斧鑕而正諫。據鼎鑊而盡
言。忠而見疑。諍而不得者。徒放可也。必死無補。將增主過者。去之可也。其動也。匪訓典弗據焉。其靜也。匪憲章弗
循焉。請託無所容。申繩不顧私。明刑而不濫乎所恨。審賞而不加乎附己。不專命以招權。不含誇而談潔。進思盡

言以攻謬。退念推賢而不蔽。夙興夜寐。感庶事之不康也。儉躬約志。若策奔於薄冰也。納謀貢土。不宜之於口。非義之利。不棲之乎心。立朝則以砥矢爲操。居己則以羔羊爲節。當危值難。則忘家而不顧命。擊衝執銓。則平懷而無彼此。儀蕭曹之指揮。羨張陳之奇畫。追周勃之盡忠。準二鮑之直視。蹈墨弘之節儉。執恬毅之守終。甘此離紀。炙身之分。戒彼韓英。失忠之禍。出不辭勞。入不數功。歸勳引過。讓以先下。誠專祗慄。恆若天威之在顏也。胥風虔竦。有如湯鑊之在側也。負荷寄託。則以伊周爲師表。宣力四方。則以吉召爲軌儀。送往視居。則竭忠貞而不迴。搏噬千紀。則若鷹鷂之驚鳶雀。蕃扞壇場。則慕魏絳李牧之高蹤。莅衆撫民。則希文翁信臣之德化。夫忠至者無（脫一字）以爲國。況懷智以迷上乎。義督者滅祀而無憚。況黜辱之敢辭乎。故能保勞貴以顯親。託良哉於輿歌。昆吾彘器。能者鑄勳。臯陶后稷。亦何人哉。

抱朴子曰。人臣勳不弘。則恥俸祿之虛厚也。績不茂。則羞爵命之妄高也。履信思順。天人攸贊。畏盈居謙。乃終有慶。舉足則蹈道度。抗手則奉繩墨。喪崇雖淹留而悔。辱亦必遠矣。若夫損上以附下。（疑當作損下以附上）廢公以營私。阿媚曲從。以水濟水。君舉雖謬而諂笑贊善。數進玩好。陷主於惡。巧言毀政。令色取悅。上蔽人主之明。下杜進賢之路。外結出境之交。內樹背公之黨。雖才足飾非。言足文過。專威若趙高。擅朝如董卓。未有不身膏劍鋒。家糜湯火者也。然而愚瞽舍正卽邪。違真侶僞。親覽傾債。不改其軌。殃禍之集。匪降自天也。

抱朴子曰。臣喻股肱。則手足也。履冰執熱。不得辭焉。是以古人方之於地。掘之則出水泉。樹之則秀。百穀生者立焉。死者入焉。功多而不望賞。勞瘁而不敢怨。審識斯術。保己之要也。

抱朴子曰。臣職分則治統。廣則多滯。非責獲之壯。不可以舉兼人之重。非萬夫之特。不可以總異言之局。韓侯所以罪侵冒之典。子元所以懼不勝之禍也。若乃才力絕倫。文武兼允。入有腹心之高算。出有折衝之遠略。雖事殷而益舉。兩循而俱濟。舍之則彘倫數。委之而無其人者。兼之可也。非此器也。宜自忖引。轅若載重。鈔不及矣。常人貪榮。不慮後患。身旣傾瀾。而禍逮君親。不亦哀哉。人皆辭斧斤所未開。而莫讓攝官所不堪。嗟乎。陳李所以作戒於力少。而子房所以高蹈於挹盈也。

抱朴子曰。翔集而不擇木者。必有離尉之禽矣。出身而不料時者。必有危辱之士矣。時之得也。則飄乎猶鷹龍之覽景雲。時之失也。則蕩然若巨魚之枯崇陸。是以智者藏其器以有待也。隱其身而有爲也。若乃高巖將質。非細縷所綴。龍門沸騰。非掬壤所遏。則不苟且於乾沒。不投險於僥倖矣。

抱朴子曰。周公之攝王位。伊尹之黜太甲。霍光之廢昌邑。孫綝之退少帝。謂之舍道用權。以安社稷。然周公之放逐狼跋。流言載路。伊尹終於受戮。大霧三日。霍光幾於及身。家亦尋滅。孫綝桑蔭未移。首足異所。皆笑音未絕而號咷已及矣。夫危而不持。安用彼相。爭臣七人。無道可救。致令王莽之徒。生其姦變。外引舊事以飾非。內包豺狼之禍心。由於伊霍基斯亂也。將來君子。宜深鑒茲矣。夫廢立之事。小順大逆。不可長也。召王之譎。已見貶抑。況乃退主。惡其可乎。此等皆計行事成。徐乃受殃者耳。若夫陰謀始權。而貪人賣之。赤族殄祀。而他家封者。亦不少矣。若有姦佞。翼成驕亂。若桀之干辛推峻。(原注尺氏切張口也)紂之崇侯惡來。厲之黨也。改置忠良。不亦易乎。除君側之衆惡。流凶族於四裔。擁兵持壘。直道守法。嚴操柯斧。正色拱繩。明賞必罰。有犯無赦。官賢任能。唯忠是與。事無專擅。請而後行。君有違謬。據理正諫。戰戰兢兢。不忘恭敬。使社稷永安於上。己身無患於下。功成不處。乞骸告退。高選忠能。進以自代。不亦綽有餘裕乎。何必奪至尊之璽。絀危所奉之見主哉。夫君天也。父也。君而可廢。則天亦可改。父亦可易也。功蓋世者不賞。威震主者身危。此徒戰勝攻取。勛勞無二者。且猶烏盡而弓棄。免訖而犬烹。況乎廢退其君。而欲後主之愛己。是奚異夫爲人子。而舉其所生捐之山谷。而取他人養之。而云我能爲伯瑜曾參之孝。但吾親不中奉事。故棄去之。雖日享三牲。昏定晨省。豈能見憐信邪。霍光之徒。雖當時增班進爵。賞賜無量。皆以計見崇。豈斯人之誠心哉。夫納棄妻而論前壻之惡。買僕虜而毀故主之暴。凡人庸夫。猶不平之。何者。重傷其類。自然情也。故樂牟以安忍見疎。而秦西以過厚見親。而世人誠謂湯武爲是。而伊霍爲賢。此乃相勸爲逆者也。又見廢之君。未必悉非也。或輔翼少主。作威作福。罪大惡積。慮於爲後患及。尙持勢因而易之。以延近局之福。規定策之功。計在自利。未必爲國也。取威既重。殺生決口。見廢之主。神器去矣。下流之罪。莫不歸焉。雖知其然。孰敢形言。無東牟朱虛以致其計。無南史董狐以證其罪。將來今日。誰又理之。獨見者。乃能追覺桀紂之惡。不若是其惡。湯武之事。不若是其美也。方策所載。莫不尊君卑臣。強幹弱枝。春秋之義。天不可讎。大聖著經。資父事

君民生在三。奉之如一。而許廢立之事。開不道之端。下陵上替。難以訓矣。俗儒沈淪鮑肆。困於詭辯。方論湯武。爲食馬肝。以彈斯事者。爲不知權之爲變。貴於起善而不犯順。不謂反理而叛義。正也。而前代立言者。不折之以大道。使有此情者。加夫立剡鋒之端。登方崩之山。非所以延年長世。遠危之術。雖策命暫隆。弘賞暴集。無異乎犧牛之被紋繡。淵魚之愛荇麥。渴者之資口於雲日之酒。飢者之取飽於麪肉漏脯也。而屬筆者。皆共襄之。以爲美談。以不容誅之罪。爲知變。使人於愷而永慨者也。或諫余以此言爲傷聖人。必見譏貶。余答曰。舜禹歷試內外。然後受終文祖。雖有好傷聖人者。豈能傷哉。昔嚴延年廷奏霍光爲不道。于時上下肅然。無以折也。况吾爲世之誠。無所指斥。何慮乎常言哉。

時難卷第八

抱朴子曰。盡節無隱者可爲也。若夫使言必納而身必安者。須時。(旬)時之否也。夫姦凶之徒。妬所不逮。擁上抑下。惡直醜正。憂畏公方之彈擊。邪枉。是以務除勝己以紓其誅。明主不世而出。庸君迷於皂白。旣不能受用忠益。或乃宣泄至言。於是弘恭石顯之徒。飾巧辭以構象似。假至公以售私姦。令獻長生之術者。反獲立死之罪。進安上之計者。旋受危身之禍。故曰。非言之難也。談之時難也。夫以賢說聖。猶未必卽受。故伊尹干湯。至於七十也。以智告愚。則必不入。故文王諫紂。終於不納也。言不見信。猶之可也。若乃李斯之誅韓非。龐涓之刖孫臏。上官之毀屈平。袁盎之中晁錯。不可勝載也。爲臣不易。豈一塗也哉。蓋往而不反者。所以功在身後。而藏器俟時者。所以百無一遇。高勳之臣。曠代而一。有陷冰之徒。委積平史策。悲夫時之難遇也。如此其甚哉。由茲以言。吾知涓濱呂尙之儔。巖閒傳說之屬。懷其王佐之器。抱其邈世之材。秉竿擁築。老死於庸兒之伍。而遂不遭文王高宗者。必不訾矣。

官理卷第九

抱朴子曰。駮駢之騁逸迹。由造父之御也。禹稷之序百揆。遭唐虞之主也。故能不勞而千里至。揖讓而頌聲作。若

乃臧獲之乘驪駟。殷辛之臨三仁。欲長驅輕騫。則轡急轅逼。欲盡規竭忠。則禍如發機。所以車傾於險塗。國覆而不振也。故良駿敗於拙御。智士躓於闇世。仲尼不能止魯侯之出。晏嬰不能遏崔杼之亂。其才則是。主則非也。夫君猶器也。臣猶物也。器小物大。不能相受矣。譬孺背千金而逐蚩螻。越人棄八珍而甘龍臍。卽患不賞好。又病不識惡矣。夫不用則雖珍而不貴矣。莫與則傷之者必至。昔衛靈聽聖言而數驚。秦孝聞高談而睡寐。而欲緝隆平之化。收良能之勳。猶卻行以逐馳。適楚而首燕也。

務正卷第十

抱朴子曰。南溟引朝宗以成不測之深。玄圃崇木石以致極天之峻。大夏凌霄。賴羣楛之積。輪曲轅直。無可闕之物。故元凱之佐登。而格天之化洽。折衝之才周。則逐鹿之姦寢。舜禹所以有天下而不與。衛靈所以雖驕恣而不危也。衆力并則萬鈞不足舉也。羣智用則庶績不足康也。故繫足者死而不弊。多士者亂而不亡。然劍戟不長於縫緝。雖鑽不可以擊斷。牛馬不能吠守。雞犬不任駕乘。役其所長。則事無廢功。避其所短。則世無棄材矣。

貴賢卷第十一

抱朴子曰。舍輕艘而涉無涯者。不見其必濟也。無良輔而競隆平者。未聞其有成也。鴻鸞之凌虛者。六翮之力也。淵蚪之天飛者。雲霧之借也。故招賢用才者。人主之要務也。立功立事者。髦俊之所思也。若乃樂治定而忽智士者。何異欲致遠塗而棄騏驎哉。夫披丘園之否滯。舉遺漏之幽人。職盡其才。祿稱其功者。君所以待賢者也。勤風夜之在公。竭心力於百揆。進善退惡。知無不爲者。臣所以報知己也。世有隱逸之民。而無獨立之主者。士可以嘉遁而無憂。君不可以無臣而致治。是以傳說呂尙。不汲汲於聞達者。道德備則輕王公也。而殷高周文。乃夢想乎得賢者。建洪勛必須良佐也。患於生平深宮之中。長乎婦人之手。不識稼穡之艱難。不知憂懼之何理。承家繼體。蔽乎崇替。所急在乎俊靡。至務在乎游宴。般于改獵。酒于酣樂。聞淫聲則驚聽。見豔色則改視。役聽用明。止此二事。鑒澄人物。不以經神。唯識玩弄。可以悅心志。不知奇士可以安社稷。犀象珠玉。無足而至自萬里之外。定傾之

器能行而淪乎四境之內。二豎之疾既據。而募良醫。棟橈之禍已集。而思謀夫。何異乎火起乃穿井。覺飢而占田哉。夫庸隸猶不可以不拊循而卒盡其力。安可以無素而暴得其用哉。

任能卷第十二

或曰。尾大於身者不可掉。臣賢於君者不可任。故口不容而強吞之者必哽。才非匹而安仗之者見輕。抱朴子曰。詭哉言乎。昔者荆子總角而攝相事。實賴二十五老。臻乎。惠康子賤起家而治大邦。實由勝己者多。而招其弘益。齊桓殺兄而立。烏獸其行。披髮彝酒。婦閭三百。委政仲父。遂爲霸宗。夷吾既終。禍亂亟起。魯用季子二十餘年。內無秕政。外無侵削。人之亡沒。殄瘁響集。豈非才所不逮。其功如彼。自任其事。其禍如此乎。漢高決策於玄幃。定勝乎千里。則不知夏平。治兵多而益善。所向無敵。則不如信布。兼而用之。帝業克成。故疾步累趨。未若託乘乎逸足。尋飛逐走。未若假伎乎鷹犬。夫勁弩難擊。而可以摧堅遠。大舟難乘。而可以致重濟深。猛將難御。而可以折衝拓境。高賢難臨。而可以攸紱彝倫。昔魯哀庸主也。而仲尼上聖。不敢不盡其節。齊景下才也。而晏嬰大賢。不敢不竭其誠。豈有人臣當與其君校智力之多少。計局量之優劣。必須堯舜乃爲之役哉。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恥令其君不及唐虞。此亦達者之用心也。

欽士卷第十三

抱朴子曰。由余在戎而秦穆惟憂。楚殺得臣而晉文乃喜。樂毅出而燕壤種蠡入而越霸。破國亡家。失土者也。豈徒有之者重。無之者輕而已哉。柳惠之墓。猶挫元寇之銳。況於坐之於朝廷乎。干木之隱。猶退踐境之攻。況於置之於端右乎。郟都之象。使勁虜振懼。孔明之尸。猶令大國寢鋒。以此禦侮。則地必不侵矣。以此率師。則主不必辱矣。是以明主旅東帛於窮巷。揚滯羽於瘁林。飛翹車於河梁。闢四門而不倦。不吝金璧。不遠千里。不憚屈己。不恥卑辭。而以致賢爲首務。得士爲重寶。舉之者受上賞。蔽之者爲竊位。故公旦執贄於白屋。秦邵（事未詳舊寫本作秦昭）拜昌於張生。鄒子涉境而燕君擁簪。莊周末食而趙惠竦立。晉平（藏本作文從舊寫本改）接交唐。聊

痺而坐不敢正。齊任之。（藏本作假之。今從舊寫本）造稷丘。雖頻繁而不辭其勞。楚王受管於保申。簡去甲於公廬。彼雖降高抑滿。以貴下賤。終亦并目以遠其明。假耳以廣其聰。龍騰虎踞。宜其然也。

用刑卷第十四

抱朴子曰。莫不貴仁。而無能純仁以致治也。莫不賤刑。而無能廢刑以整民也。咸云明后御世。風向草偃。道洽化醇。安所用刑。余乃論之曰。夫德教者。黼黻之祭服也。刑罰者。捍刃之甲冑也。若德教治狡暴。猶以黼黻御剡鋒也。以刑罰施平世。是以甲冑升廟堂也。故仁者養物之器。刑者懲非之具。我欲利之。而彼欲害之。加仁無悛。非刑不止。刑爲仁佐。於是可知也。譬存玄胎息。呼吸吐納。含景內視。熊經鳥伸者。長生之術也。然艱而且遲爲者。豈成能得之者。萬而一焉。病篤痛甚。身困命危。則不得不攻之。以鍼石。治之以毒烈。若廢和鵠之方。而慕松喬之道。則死者衆矣。仁之爲政。非爲不笑也。然黎庶巧僞。趨利忘義。若不齊之以威。糾之以刑。遠羨叢農之風。則亂不可振。其禍深大。以殺止殺。豈樂之哉。八卦之作。窮理盡性。明罰用獄。著於噬嗑。繫以徽纆。存乎習坎。然用刑其然尙矣。逮於軒轅。聖德尤高。而躬親征伐。至於百戰。殪尸涿鹿。流血阪泉。猶不能使時無叛逆。載戢干戈。亦安能使百姓皆良。民不犯罪。而不治者。未之有也。唐虞之盛。象天用刑。竄殛放流。天下乃服。漢文玄默。比隆成康。猶斷四百。鞭死者多。夫匠石不舍繩墨。故無不直之木。明主不廢戮罰。故無陵遲之政也。蓋天地之道。不能純仁。故青陽闡陶育之和。素秋厲肅殺之威。融風扇則枯瘁據藻。白露凝則繁英彫零。是以品物阜焉。歲功成焉。溫而無寒。則蟻動不蟄。根植冬榮。寬而無嚴。則姦宄竝作。利器長守。故明賞以存正。必罰以閑邪。勸沮之器。莫此之要。觀民設教。濟其寬猛。使懦不可狎。剛不傷恩。五刑之罪。至于三千。是繩不可曲也。司寇行刑。君爲不舉。是法不可廢也。繩曲則姦回萌矣。法廢則禍亂滋矣。亡國非無令也。患於令煩而不行。敗軍非無禁也。患於禁設而不上。故衆慝彌蔓而下。黷其上。夫賞貴當功。而不必重。罰貴得罪。而不必酷也。鞭朴廢於家。則僮僕怠惰。征伐息於國。則群下不虔。愛待敬而不敗。故制禮以崇之德。須威而久立。故作刑以肅之班。僮不委規矩。故方圓不戾於物。明君不釋法度。故機詐不肆其巧。唐虞其仁如天。而不原四罪。姬公友于兄弟。而不赦二叔。仲尼之誅正卯。漢武之殺外甥。垂淚惜法。

蓋不獲已也。故誅一以振萬。損少以成多。方之櫛髮。則所利者衆。比於割疽。則所全者大。是以灸刺慘痛而不可止者。以瘞病也。刑法凶醜而不可罷者。以救弊也。六軍如林。未必皆勇。排鋒陷火。人情所憚。然恬顏以勸之。則投命者尠。斷斬以威之。則莫不奮擊。故役歡笑者。不及叱咤之速。用誘悅者。未若刑戮之齊。是以安于感深谷而嚴其法。衛子疾弃灰而峻其辟。夫以其所畏。禁其所翫。峻而不犯。全民之術也。明治（藏本脫治字從舊寫本補）病之術者。杜未生之疾。遠治亂之要者。遏將來之患。若乃以輕刑禁重罪。以薄法衛厚利。陳之滋章。而犯者彌多。有似穿窬以當路。非仁人之用懷也。善爲政者。必先端此以率彼。治親以整疏。不曲法以行意。（舊寫本作惠）必有罪而無赦。若石磻之割愛。以威親。晉文之忍情。以斬頤。故仁者爲政之脂粉。刑者御世之轡策。脂粉非體中之至急。而轡策須臾不可無也。肅恭少怠。則慢情已至。威嚴暫弛。則群邪生心。當怒不怒。姦臣爲虎。當殺不殺。大賊乃發。水久壞河。山起咫尺。尋木千丈。始于毫末。鑽燧（意林作端）之火。勺水可（藏本作所從意林改）滅。鵠卵未孚。指掌可糜。（藏本作之所靡從意林改）及其乘衝飈而燎巨野。奮六羽以凌朝霞。則雖智勇不能制也。故明君治難於其易。去惡於其微。不伐善以長亂。不操柯而猶豫焉。然則刑之爲物。國之神器。君所自執。不可假人。猶長劍不可倒捉。巨魚不可脫淵也。乃崇替之所由。安危之源本也。田常之奪齊。六卿之分晉。趙高之弑秦。王莽之篡漢。履霜逮冰。由來漸矣。或永歎於海濱。或拊心乎望夷。禍延宗祧。作戒將來者。由平慕虛名於往古。忘實禍於當己也。

或人曰。刑辟之興。蓋存叔世。立人之道。唯仁與義。我清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烹鮮之戒。不欲其煩。寬以愛人。則得衆悅。以使人則下附。故孟子以體仁爲安。揚子雲謂申韓爲屠宰。夫繁策急轡。非造父之御。嚴刑峻罰。非三五之道。故有虞手不指揮。口不煩言。恭己南面。而治化雍熙矣。宓生政以率俗。彈琴詠詩。身不下堂。而漁者皆肅矣。必能厚惠薄斂。救乏擢滯。舉賢任才。勸穡省用。招攜以禮。懷遠以德。陶之以成均。治之以庠序。化上而與善者。必若靡草之逐驚風。洗心而革面者。必若清波之滌輕塵。朝有德讓之羣后。野無犯禮之軌躅。園土可以虛蕪。楚草可以永格。何必賞罰。可以爲國乎。抱朴子答曰。易稱明罰敕法。書有哀矜折獄。爵人於朝。刑人於市。有自來矣。豈從叔世多仁。則法不立。威寡則下侵上。夫法不立。則庶事汨矣。下侵上。則逆節萌矣。至醇既澆。於三代大

樸又散於秦漢。道衰於疇昔。俗薄乎當今。而欲結繩以整姦欺。不言以化狡猾。委轡策而乘奔馬於險塗。舍柁櫓而汎虛舟以凌波。（意林作於江海）盤旋以逐走盜。揖讓以救災火。斬晁錯以卻七國。舞干戈以平赤眉。未見其可也。蓋三皇步而五帝驟。霸王以來。載馳載騫。當其弊也。吏欺民巧。寇盜公行。髡鉗不足。以懲無恥。族誅不能。以禁覲覲。重目以廣視。累耳以遠聽。抗燭以理滯事。焦心以息姦源。而猶市朝有呼嗟之音。邊鄙有不聞之枉。作威作福者。或發乎瞻視之下。凶家害國者。或搆乎蕭牆之內。而欲以太昊之道。治偷薄之俗。以畫一之歌。救鼎湧之亂。非識因革之隨時。明損益之變通也。所謂刻舟以摸遺劍。參天而射五步。擯犀兕之甲。以涉不測之淵。衫卻塞之裘。以禦鬱隆之暑。踵之解結。頤之搔背。其爲憤憤。（藏本作憤憤從舊寫本改）莫此之劇矣。但當先令而後誅。得情而勿喜。使伯氏無怨於失邑。虞芮知恥而無訟耳。若強暴掩容。操繩而不憚。誘於含垢。草蔓而不除。恃藏疾之大言。忘膏肓之近急。何異焦喉之渴切身。而遙指滄海於萬里之外。滔天之水已及。而方造舟於長洲之林。安得免夸父之禍。脫淪水之害哉。世人薄申韓之實事。嘉老莊之誕談。然而爲政。莫能錯刑。殺人者原其死。傷人者赦其罪。所謂土拌瓦戴。無救朝飢者也。道家之言。高則高矣。用之則弊。遼落迂闊。譬猶干將。不可以縫線。巨象不可使捕鼠。金丹不能凌陽侯之波。玉馬不任騁千里之迹也。若行其言。則當燔桎。墮圜。罷有司。滅刑書。鑄干戈。平城池。散府庫。毀符節。撤關梁。掎衡量。膠離朱之目。塞子野之耳。汎然不繫。反乎天牧。（舊寫本作放）不訓不營。相忘江湖。朝廷闕爾若無。人民則至死不往來。可得而論。難得而行也。俗儒徒聞周以仁興。秦以嚴亡。而未覺周所以得之不純仁。而秦所以失之不獨嚴也。昔周用肉刑。則足剝鼻。盟津之令。後至者斬。畢力賞罰。誓有孳戮。考其所爲。未盡仁也。及其叔世。罔法翫文。人主苛虐。號令不出宇宙。禮樂征伐。不復由己。群下力競。還爲長蛇。伐本塞源。毀冠裂冕。或沈之於漢。或流之於甌。失柄之敗。由於不嚴也。秦之初興。官人得才。衛鞅由余之徒。式法於內。白起王翦之倫。攻取於外。兼弱攻昧。取威定霸。吞噬四鄰。咀嚼羣雄。拓地攘戎。龍變虎視。實賴明賞必罰。以基帝業。降及杪季。驕於得意。窮奢極泰。加之威虐。築城萬里。離宮千餘。鍾鼓女樂。不徙而具。驪山之役。太半之賦。閭左之戍。坑儒之酷。北擊獫狁。（原注虛檢切）南征百越。暴兵百萬。動數十年。天下有生離之哀。家戶懷怨曠之歎。白骨成山。虛祭布野。徐福出而重號咷之讎。趙高入而屯豺狼之黨。天下欲反。十室九空。其所以亡。豈由嚴刑。

此爲秦以嚴得之。非以嚴失之也。且刑由刃也。巧人以自成。拙者以自傷。爲治國有道。而助之以刑者。能令隱僞不作。凶邪改志。若網絕網索。得罪于天。用刑失理。其危必速。亦猶水火者。所以活人。亦所以殺人。存乎能用之。與不能用。夫癥瘕不除。而不修越人之術者。難圖老彭之壽也。姦黨實繁。而不嚴彈違之制者。未見其長世之禍也。但當簡于張之徒。任以法理。世（疑衍）選趙陳之屬。委以案劾。明主留神於上。忠良盡誠於下。見不善則若鷹鷂之搏烏雀。觀亂萌則若（原注他計切）田之芟蕪蕪（原注於吹切）。慶賞不謬加。而誅戮不失罪。則太平之軌不足迫。令而不犯。可庶幾。廢刑致治。未敢謂然也。

或曰。然則刑罰果所以助教興善。式遏軌忒也。若夫古之肉刑。亦可復興。抱朴子曰。曷爲而不可哉。昔周用肉刑。積祀七百。漢氏廢之。年代不如。至於改以鞭笞。大多死者。外有輕刑之名。內有殺人之實也。及於犯罪。上不足以死。則其下唯有徒謫鞭杖。或遇赦令。則身無損。且髡其更生之髮。搗其方愈之創。殊不足以懲次死之罪。今除肉刑。則死罪之下。無復中刑在其間。而次死罪。不得不止於徒謫鞭杖。是輕重不得不（疑衍）適也。又犯罪者。希而時有耳。至於殺之。則恨重。而鞭之。則恨輕。犯此者爲多。今不用肉刑。是次死之罪。常不見治也。今若自非謀反大逆。惡于君親。及用軍臨敵。犯軍法者。及手殺人者。以內刑代其死。則亦足以懲示凶人。而刑者猶任坐役。能有所爲。又不絕其生類之道。而終身殘毀。百姓見之。莫不寒心。亦足使未犯者肅慄。以彰示將來。乃過於殺人。殺人非不重也。然辜之三日。行埋弃之。不知者衆。不見者多也。若夫肉刑者。之爲標戒也多。昔魏世數議此事。諸碩儒達學。洽通殷理者。咸謂宜復肉刑。而意異者駁之。皆不合也。魏武帝亦以爲然。直以二陸未賓。遠人不能統至理者。卒聞中國。則人肢體。割人耳鼻。便當望風。謂爲酷虐。故且權停。以須四方之并耳。通人揚子雲。亦以爲肉刑宜復也。但廢之來久矣。坐而論道者。未爲急以耳。

審舉卷第十一

抱朴子曰。華霍所以能崇極天之峻者。由乎其下之厚也。唐虞所以能臻巍巍之功者。實賴股肱之良也。雖有孫陽之手。而無騏驎之足。則不得致千里矣。雖有稽古之才。而無宣力之佐。則莫緣凝庶績矣。人君雖明竝日月。神

鑿未兆。然萬機不可以獨統。曲碎不可以親總。必假目以遐覽。借耳以廣聽。誠須有司。是康是贊。故聖君（舊本脫君字從舊寫本補）莫不根心招賢。以舉才爲首務。施玉帛於丘園。馳駟車於巖藪。勞於求人。逸於用能。上自槐棘。降逮阜隸。論道經國。莫不任職。恭己無爲而治平。刑措而化洽無外。萬邦咸寧。設官分職。其猶構室。一物不堪。則崩燒之由也。然未貢舉之士。格以四科。三事九列。是之自出。必簡標穎拔萃之俊。而漢之末葉。桓靈之世。柄去帝室。政在姦臣。網漏防瀆。風積教沮。抑清德而揚諂媚。退履道而進多財。力競成俗。苟得無恥。或輸自售之寶。或賣要人之書。或父兄貴顯。望門而辟命。或低頭屈膝。積習而見收。（或賣以下五句。舊本有脫誤從意林改補）夫銓衡不平。則輕重錯謬。斗斛不正。則少多混亂。繩墨不陳。則曲直不分。準格傾側。則滓雜實繁。以之治人。則虐暴而豺貪。受取聚斂。以補買官之費。立之朝廷。則亂劇於禁絲。引用鶯庸。以爲黨援。而整風向草。偃庶事之康。何異懸瓦礫而責夜光。絃不調而索清音哉。何可不澄濁飛沈。沙汰臧否。嚴試對之法。峻貪夫之防哉。殄瘁攸階。可勿畏乎。古者諸侯貢士。適者謂之有功。有功者。增班進爵。貢士不適者。謂之有過。有過者。黜位削地。猶復不能令詩人謚大車素餐之刺。山林無伐。擅置兔之賢。況舉之無非才之罪。受之無負乘之患。衡量一失。其格多少。安可復損乎。夫孤立之翹秀。藏器以待買。瑣碌之輕薄。人事以邀速。夫唯待價。故頓淪於窮瘁矣。夫唯邀速。故佻竊而騰躍矣。蓋鳥鷗屯飛。則鴛鳳幽集。豺狼當路。則麒麟遐遁。舉善而教。則不仁者遠矣。姦僞榮顯。則英傑潛逝。高概恥與闖茸爲伍。清節羞入饜養之貫。舉任竝謬。則羣賢括囊。羣賢括囊。則凶邪相引。凶邪相引。則小人道長。小人道長。則構杌比肩。頌聲所以不作。怨嗟所以嗷嗷也。高幹長材。恃能勝己。屈伸默語。聽天任命。窮通得失。委之自然。亦焉得不墮多黨者之後。而居有力者之下乎。逸倫之士。非禮不動。山峙淵渟。知之者希。馳逐之徒。蔽而毀之。故思賢之君。終不知奇才之所在。懷道之人。願效力而莫從。雖抱稷卨之器。資逸世之量。遂沈滯詣死。不得登紱也。而有黨有力者。紛然鱗萃。人乏官曠。致者又笑。亦安得不捨擻而用之乎。靈獻之世。闕官用事。羣姦秉權。危害忠良。臺閣失選。用於上。州郡輒貢。舉於下。夫選用失於上。則牧守非其人矣。貢舉輕於下。則秀孝不得賢矣。故時人語曰。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又云。古人欲達勤誦經。今世圖官免治生。蓋疾之甚也。于時懸爵而賣之。猶列肆也。爭津者買之。猶市人也。有直者無分而徑進。空拳者望途而收迹。

其貨多者其官貴。其財少者其職卑。故東園積賣官之錢。崔烈有銅臭之嗤。上爲下傲。君行臣甚。故阿佞幸。獨談親容。桑梓議主。(故阿以下數句有脫字)中正吏部。竝爲魁儉。各責其估。清貧之士。何理有望哉。是旣然矣。又邪正不同。譬猶冰炭。惡直之人。憎於非黨。刀尺顛倒者。則恐人之議己也。違不由道者。則患言論之不美也。乃共構合虛誣。中傷清德。瑕累橫生。莫敢救拔。於是曾閔獲商臣之謗。孔墨蒙盜跖之垢。懷正居貞者。填竿乎泥淖之中。而狡獪巧僞者。軒翥乎虹霓之際矣。而凡夫淺識。不辯邪正。謂守道者爲陸沈。以履徑者爲知變。俗之隨風而動。逐波而流者。安能復身於德行。苦思於學問哉。是莫不棄檢括之勞。而赴用賂之速矣。斯誠有漢之所以傾來代之所宜深鑒也。或曰。吾子論漢末貢舉之事。誠得其病也。今必欲戒既往之失。避傾車之路。敬有代之絃調。防法翫之或變。令濮上巴人。反安樂之正音。腠理之疾。無退走之滯患者。豈有方乎。士有風姿豐偉。雅望有餘。而懷空抱虛。幹植不足。以貌取之。則必不得賢。徐徐先試。則不可倉卒。將如之何。抱朴子答曰。知人則哲。上聖所難。今使牧守。皆能審良才於未用。保性履之始終。誠未易也。但共遺其私情。竭其聰明。不爲利慾動。不爲屬託屈。所欲舉者。必澄思以察之。博訪以詳之。修其名而考其行。校同異以備虛飾。令親族稱其孝友。邦閭歸其信義。嘗小仕者。有忠清之効。治事之幹。則寸錦足以知巧。刺鼠足以觀勇也。又秀孝皆宜如舊試經答策。防其罪。(罪疑作置舊寫本罪字空白)對之姦。當令必絕。其不中者勿署吏。加罰禁錮。其所舉書不中者。刺史太守免官。不中左遷。中者多。不中者少。後轉不得過故。若受賂。(原注巨流切)而舉所不當。發覺有驗者。除名禁錮終身。不以赦令原所舉。與舉者同罪。(藏本與字在舉者下。今從舊寫本)今試用此法。治一二歲之間。秀孝必多不行者。亦足以知天下貢舉不精之久矣。過此則必多修德而勤學者矣。又諸居職。其犯公坐者。以法律從事。其以貪濁贓汙爲罪。不足至死者。刑竟及遇赦。皆宜禁錮終身。輕者二十年。如此。不廉之吏。必將化爲夷齊矣。若乃臨官受取。金錢山積。發覺則自恤得了。免退則旬日復用者。會史亦將變爲盜跖矣。如此。則雖貢士皆中。不辭於官長之不長。或曰。能言不必能行。今試經對策雖過。豈必有政事之才乎。抱朴子答曰。古者。猶以射擇人。况經術乎。如其舍旃。則未見餘法之賢乎此也。夫豐草不秀瘠土。巨魚不生小水。格言不吐庸人之口。高文不墮頑夫之筆。故披洪範而知箕子有經世之器。覽九術而見范生懷治國之略。省夷吾之書。而明其有撥亂之幹。視不害之文。而見其精霸王之

道也。今孝廉必試經無脫謬。而秀才必對策無失指。則亦不得闡蔽也。良將高第。敢其膽武。猶復試之以策。况文士乎。假令不能。必盡得賢能。要必愈於了不試也。今且令天下諸當在貢舉之流者。莫敢不勤學。但此一條。其爲長益風教。亦不細矣。若使海內畏舉之失。凡人息僥倖之求。背競逐之末。歸學問之本。儒道將大興。而私貨必漸絕。奇才可得而役。庶官可以不曠矣。或曰。先生欲急貢舉之法。但禁錮之罪。苛而且重。懼者甚衆。夫急轡繁策。伯樂所不爲。密防峻法。德政之所恥。抱朴子曰。夫骨填肉補之藥。長於養體益壽。而不可以救喝溺之急也。務寬含垢之政。可以蒞敷御朴。而不可以拯衰弊之變也。虎狼見逼。不揮戈奮劍。而彈琴詠詩。吾未見其身可保也。燎火及室。不奔走灌注。而揖讓盤旋。吾未見其焚之自息也。今與知欲賣策者論此。是與跖譏捕盜也。

抱朴子曰。今晉天一統。九域同風。王制政令。誠宜齊一。夫衡量小器。猶不可使往往而有異。况人士之格。而可參差而無檢乎。江表雖遠。密邇海隅。然染道化率禮教。亦既千餘載矣。往雖暫隔。不盈百年。而儒學之事。亦不偏廢也。惟以其土宇褊於中州。故人士之數。不得鈞其多少耳。及其德行才學之高者。子游仲任之徒。亦未謝上國也。昔吳土初附。其貢士。見偃以不試。今太平已近四十年矣。猶復不試。所以使東南儒業。衰於在昔也。此乃見同於左衽之類。非所以別之也。且夫君子猶愛人以禮。况爲其愷悌之父母邪。法有招患。令有損化。其此之謂也。今貢士無復試者。則必皆修飾馳逐。以競虛名。誰肯復開卷受書哉。所謂饒之。適足以敗之者也。自有天性好古。心悅藝文。學不爲祿。味道忘貧。若法高卿。周生烈者。學精而不仕。徇乎榮利者。萬之一耳。至於寧越。倪寬。黃霸之徒。所以強自篤勵於典籍者。非天性也。皆由患苦困瘁。欲以經術自拔耳。向使非漢武之世。則朱買臣。嚴助之屬。亦未必讀書也。今若取富貴之道。幸有易於學者。而復素無自然之好。豈肯復空自勤苦。執灑埽爲諸生。遠行尋師問道者乎。兵興之世。武貴文寢。俗人視儒士如僕虜。見經誥如芥壤者。何哉。由於聲名背乎此也。夫不用。譬猶售章甫於夷越。徇髯蛇於華夏矣。今若遐邇一例。明考課試。則必多負笈千里。以尋師友。轉其禮賂之費。以買記籍者。不俟終日矣。

抱朴子曰。才學之士。堪秀孝者。已不可多者矣。就令其人。若如桓靈之世。舉吏不先以財貨。便安臺閣主者。則雖諸經兼本解。於問無不對。猶見誣枉。使不得過矣。常追恨于時執事。不重爲之防。余意謂新年當試貢舉者。今年

便可使儒官才士。豫作諸筮。計足周用集上。禁其留草殿中。封閉之。臨試之時。亟賦之。人事因緣。於是絕嘗答策者。皆可會著一處。高選臺省之官。親監察之。又嚴禁其交關出入。畢事乃遣。違犯有罪無赦。如此。屬託之冀室矣。夫明君恃己之不可欺。不恃人之不欺己也。亦何恥於峻爲斯制乎。若試經法立。則天下可以不立學官。而人自勤樂（疑作業）矣。案四科亦有明解法令之狀。今在職之人。官無大小。悉不知法令。或有微言難曉。而小吏多頑。而使之決獄。無以死生委之。以經百姓之命。付無知之人也。作官長不知法。爲下吏所欺而不知。又決其口筆者。憤憤不能知食法。與不食不問。不以付主者。或以意斷事。蹉跌不慎。法令亦可令廉良之吏。皆取明律令者。試之如試經。高者隨才品敘用。如此。天下必少弄法之吏。失理之獄矣。

交際卷第十六

抱朴子曰。余以朋友之交。不宜浮雜。（藏本作雜浮從意林乙轉）面而不心。揚雄（藏本作揚雲從意林改）攸譏。故雖位顯名美。門齊年敵。而趨舍異規。業尙乖互者。未嘗結焉。或有矜其先達。步高視遠。或遺忽陵遲之舊好。或簡棄後門之類味。或取人以官而不論德。其不遭知己。零淪丘園者。雖才深智遠。操清節高者不可也。其進趨偶合。位顯官通者。雖面牆庸瑣必及也。如此之徒。雖能令壤蟲雲飛。斥鷃戾天。手捉刀尺。口爲禍福。得之則排冰吐華。失之則當春彫悴。余代其踧踖。恥與共世。窮之與達。不能求也。然而輕薄之人。無分之子。曾無疾非俄然之節。星言宵征。守其門廷。翕然諂笑。卑辭悅色。提壺執贄。時行索媚。勤苦積久。猶見嫌拒。乃行因託長者以構合之。其見受也。則踊悅過於幽繫之遇赦。其不合也。則懷悴劇於喪病之逮己也。通塞有命。道貴正直。否泰付之自然。津塗何足多咨。嗟乎。細人。豈不鄙哉。人情不同。一何遠邪。每爲慨然。助彼羞之。昔莊周見惠子從車之多。而棄其餘魚。余感俗士。不汲汲於攀及至也。瞻彼云云。馳騁風塵者。不懋建德業。務本求己。而徇高交。以結朋黨。謂人理莫此之要。當世莫此之急也。以嶽峙獨立者。爲澀吝疏拙。以奴顏婢睞（原注來去聲）者。爲曉解當世。風成俗習。莫不逐末流。遁遂往。可慨者也。或有德薄位高。器盈志溢。聞財利則驚掉。見奇士則坐睡。纏縷杖策。被褐負笈者。雖文豔相雄。學優融玄。同之埃芥。不加接引。若夫程鄭王孫羅哀之徒。乘肥衣輕。懷金挾玉者。雖筆不集札。菽麥

不辨。爲之倒屣。吐食握髮。余徒恨不在其位。有斧無柯。無以爲國家流穢。獨於四裔。投畀於有北。彼（蘇本作投負人於北。波今從盧本）雖赫奕。刀尺決乎（有脫文）。勢力足以移山拔海。吹呼能令泥象登雲。造其門庭。我則未暇也。而多有下意怡顏。匍匐膝進。求交於若人。以圖其益。悲夫。生民用心之不鈞。何其遠邈之不肯也哉。余所以同生聖世。而抱困賤本。後顧而不見者。今皆追瞻而不及。豈不有以乎。然性苟不堪。各從所好。以此存亡。予不能易也。或又難曰。時移世變。古今別務。行立乎己。名成乎人。金玉經於不測者。託於輕舟也。靈鳥萃於玄霄者。扶播之力也。芳蘭之芬烈者。清風之功也。屈士起於丘園者。知己之助也。今先生所交。必清澄其行業。所厚。必沙汰其心性。子然隻跼。失棄名輩。結讎一世。招怨流俗。豈合和光以籠物。同塵之高義乎。若比智而交。則白屋不降公巨之貴。若鈞才而遊。則尼父必無入室之客矣。（蘇本此下提行。案文提行者非）抱朴子曰。吾聞詳交者不失人。而泛結者多後悔。故曩哲先擇而後交。不先交而後擇也。子之所論。出人之計也。吾之所守。退士之志也。子云玉碎爲高。皆有所因。誠復別理一家之說也。吾以爲寧作不載之寶。不飛之鵬。不颺之蘭。無黨之士。亦（疑嘗有何字）損於夜光之質。垂天之大。含芳之卉。不朽之蘭乎。且夫名多其實。位過其才。處之者猶勉免於禍辱。交之者何足以爲榮福哉。由茲論之。則交彼而遇者。雖得達不足貴。莠之而誤者。譬如蔭朽樹之被笮也。彼尙不能自止。其顛蹶。亦安能救我之碎首哉。吾聞大丈夫之自得而外物者。其於庸人也。蓋逼迫不獲已而與之。形接雖以千計。猶蚤蝨之積乎衣。而贅疣之攢乎體也。失之雖以萬數。猶飛塵之去蒿岱。鄧林之墮朽條耳。豈以有之爲益。無之覺損乎。且夫朋友也者。必取乎直諒多聞。拾遺斥謬。生無請言。死無託辭。始終一契。寒暑不渝者。然而此人。良未易得。而或默語殊塗。或憎愛異心。或盛合衰離。或見利忘信。其處今也。譬猶禽魚之結侶。冰炭之同器。欲其久合。安可得哉。夫父子天性。好惡宜鈞。而子政子駮。平論異隔。南山伯奇。辯訟有無。面別心殊。其來尙矣。總而混之。不亦難哉。世俗之人。交不論志。逐名趨勢。熱來冷去。見過不救。視迷不救。有利則獨專而不相分。有害則苟免而不相恤。或事便則先取而不讓。值機會則賣彼以安此。凡如是。則有不如無也。天下不爲盡不中交也。率於爲益者寡。而生累者衆。知人之明。上聖所難。而欲力厲近才。短於鑒物者。務廣其交。又欲使悉得可與。經夷險而不易情。歷危苦而相負荷者。吾未見其可多得也。雖搜琬琰於培塿之上。索鸞鳳乎鷓鴣之巢。未爲難也。吾亦豈敢謂

廢田之陽。丹穴之中。爲無此物哉。亦直言其稀已矣。夫操尙不同。猶金沈羽浮也。志好之乖次。猶火升而水降也。苟不可同。雖造化之靈。大塊之匠。不可使同也。何可強乎。余所稟訥駁。(藏本作滄稟訥駁今從盧本)加之以天挺篤癩。諸戲弄之事。彈碁博奕。皆所惡見。及飛輕走迅。遊獵傲覽。咸所不爲。殊不喜嘲謔。凡此數者。皆時世所好。莫不耽之。而余悉闕焉。故親交所以尤遠也。加以挾直好吐忠蓋。藥石所集。甘心者尠。又欲勉之以學問。諫之以馳競。止其撻補。節其沈湎。此又常人所不能悅也。毀方瓦合。違情偶俗。人之愛力。甚所不堪。而欲好日新。安可得哉。知其如此而不辯。(盧本作便)改之。可不謂之闇於當世。拙於用人乎。夫交而不卒。合而又離。則兩受不弘之名。俱失克終之笑。夫厚則親愛生焉。薄則嫌隙結焉。自然之理也。可不詳擇乎。爲可臨觴拊背。執手須臾。欲多其數。而必其全。吾所懼也。或曰。然則都可以無交乎。抱朴子答曰。何其然哉。夫畏水者。何必廢舟楫。忌傷者。何必棄斧斤。交之爲道。其來尙矣。天地不交。則不泰。上下不交。即乖志。夫不泰。則二氣隔并矣。志乖。則天下無國矣。然始之甚易。絲之竟難。(藏本作寬難。盧本如此。疑作實難)患乎所結非其人。敗於爭小以忘大也。易笑金蘭。詩詠百朋。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切思三益。大聖所嘉。門人所以增親。惡言所以不至。管仲所以免誅戮。而立霸功。子元所以去亭長。而驅朱軒者。交之力也。單絃不能發韶夏之和音。子色不能成袞龍之瑋燁。一味不能合伊鼎之甘。獨木不能致鄧林之茂。玄圃極天。蓋由衆石之積。南溟浩瀆。實須羣流之赴。明鏡舉則傾冠見矣。羲和照則曲影覺矣。鑿括修則枉刺之疾消矣。良友結則輔仁之道弘矣。達者知其然也。所企及則必簡乎勝己。所降結則必料乎同志。其處也。則講道進德。其出也。則齊心比翼。否則鈞魚釣之業。泰則協經世之務。安則有以精義。危則有以相恤。恥令譚青專面地之篤。不使王貢擅彈冠之美。夫然。故交道可貴也。然(有脫文。盧本補虛字。未知是否)實未易知。勢利。生去就積。(積字從盧本補)毀壞。刎頸之契。漸瀆。釋膠漆之堅。於是有忘素情之調。(盧本作憫)歎。或睡。(原注五體切)皆(原注音貫)而不思。遂令元伯巨卿之好。獨著於昔。張耳陳餘之變。屢構於今。推往尋來。良可歎也。夫梧禽不與鷓鴣同枝。麟虬不與豺狼連羣。清源不與濁潦混流。仁明不與凶闇同處。何者。漸染積而移直道。暴迫則生害也。或人曰。敢問全交之道。可得聞乎。抱朴子答曰。君子交絕。猶無惡言。豈肯向所異辭乎。殺身猶以許友。豈名位之足競乎。善交狎而不慢。和而不同。見彼有失。則正色而諫之。告我以過。則速改而不憚。不以

忤彼心而不言。不以逆我耳而不納。不以巧辨飾其非。不以華辭文其失。不形同而神乖。不匿情而口合。不面從而背憎。不疾人之勝己。護其短而引其長。隱其失而宣其得。外無計數之諍。內遺心競之累。夫然後鹿鳴之好全。而伐木之刺息。若乃輕合而不重離。易厚而不難薄。始如形影。終爲參辰。至歡變爲篤恨。接援化成讎敵。不詳之悔。亦無以(下有脫文)往者。漢季陵遲。皇轡不振。在公之義替。紛競之俗成。以違時爲清高。以救世爲辱身。卑卑禮壞。大倫遂亂。在位之人。不務盡節。委本趨末。背實尋聲。王事廢者其譽美。姦過積者其功多。莫不飛輪兼策。星言假寐。冒寒觸暑。以走權門。市虛華之名於乘勢之口。買非分之位於賣官之家。或爭所欲。還相屠滅。於是公叔倍長。疾其若彼。力不能正。不忍見之爾。乃發憤著論。杜門絕交。斯誠感激有爲而然。蓋矯枉而過正。非經常之永訓也。徒當遠非類之黨。慎諂諛之源。何必裸袒以詭彼己。斷粒以刺玉食哉。夫交(藏本作反從舊寫本改)之爲非。重諫而不止。遂至大亂。故禮義之所棄。可以絕矣。

備闕卷第十七

抱朴子曰。騷靈(原注於咬切駮馬也)能奮蘭筋以絕景。而不能履冰以乘深。猛虎能似雷霆以博噬。而不能踊雲霧以凌虛。鴻鸛不能振翅於籠罩之中。輕鷗不能電擊於几筵之下。物旣然矣。人亦如之。故能調和陰陽者。未必能兼百行。修簡書也。能敷五邁九者。不必能全小潔。經曲碎也。惠子。上相之標也。而不能役舟楫以凌陽侯。漢高。神武之傑也。而不能治產業。端檢括。淮陰。夏將之元也。而不能修農商。免飢寒。周勃。社稷之觀也。而不能答錢穀。責獄辭。若以所短棄所長。則逸儕拔萃之才不用矣。責具體而論細禮。則匠世濟民之勳不著矣。天不能平其西北。地不能隆其東南。日月不能摘光於曲穴。衝風不能揚波於井底。擣齒則松櫟不及一寸之筵。挑耳則棟梁不如鷓鴣之羽。彈鳥則千金不及丸泥之用。縫緝則長劍不及數寸之針。何必伏巨象而捕鼠。制大鵬以司晨乎。故姜牙賣鼎(疑當作蘗舊寫本照字空白盧本作魚安改耳)無所售。而見師於文武。蔣生憤慢於百里。而獨步三槐。

擢才卷第十八

抱朴子曰。華章藻蔚。非矇瞍所玩。英逸之才。非淺短所識。夫瞻視不能接物。則蛟龍與素褐同價矣。聰鑒不足相涉。則俊民與庸夫一槩矣。眼不見則美不入神焉。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焉。且夫愛憎好惡。古今不均。時移俗易。物同價異。譬之夏后之璜。曩直連城。鬻之於今。賤於銅鐵。故昔以隱居求志爲高士。今以山林之儒爲不肖。故聖世人（衍人字）之良榦。乃閭俗之罪人也。往者之介潔。乃末葉之羸劣也。弘偉之士。履道之生。其崇信匪徒重仞之牆。其淵澤不唯呂梁之深也。故短近不能賞。而淺促不能測焉。因以異乎己而薄之矣。以不求我而疾之矣。不貴不用。何足言乎。乃有播埃塵於白珪。生瘡疖於玉肌。訕疵雷同。攻伐獨立。曾參蒙劫剽之垢。巢許獲穿踰之謗。自匪明竝懸象。玄鑒表微者。焉能披泥抽淪玉。澄川撥沈珠哉。夫珪璋居肆而不售。矧乃駢於槃璞乎。奇士扣角而見遏。況乃潛於罽藪乎。孫臏思騁其秘略。而司馬則之。韓非願建治績。而李斯殺之。賈誼懷慨。懷經國之術。而武夫排之。子政忠良。有匡危之具。而恭顯陷之。和氏所以抱璞而泣血。禽息所以發憤而碎首也。夫玉石易別於賢愚。愛寶情篤於好士。以易別之寶。合篤好之物。猶獲罪截趾。歷世受誣。況乎難知之賢。非意所急。讒人畫蛇足於無形。姦臣畏忠貞之害己。體曲者。忌繩墨之容。夜裸者。憎明燭之來。是以高譽笑行。抑而不揚。虛構之謗。先形生影。又無楚人號哭之薦。萬無一遇。固其宜矣。夫以玉爲石者。亦將以石爲玉矣。以賢爲愚者。亦將以愚爲賢矣。以石爲玉。未有傷也。以愚爲賢者。亡之診也。蓋診亡者。雖存而必亡。猶脈死者。雖生而必死也。可勿慎乎。於戲悲夫。莫之思者也。昔仲尼上聖也。東受累於齊人。南見塞於子西。文種大賢也。初不齒於荆俗。未雍游於鈞如。競年立功。不亦難乎。夫結綠玄黎。非陶猗不能市也。千鈞之重。非冀獲不能抱也。白雪之絃。非靈素不能微也。邁倫之才。非明主不能用也。然耀靈光夜之珍。不爲莫求而虧其質。以苟且於賤賈。洪鍾周鼎。不爲委淪而輕其體。（藏本作禮從舊寫本改）取見舉於侏儒。嶧陽雲和。不爲不御而息唱。以競顯於淫哇。冠羣之德。不以沈抑而履徑。而割節於流俗。是以和璧變爲滯貨。柔木廢於勿用。赤刀之鏹。不得經歐冶之鑪。元凱之疇。終不值四門之闢也。

任命卷第十九

抱朴子曰。余之友人。有居冷先生者。恬愉靜素。形神相忘。外不飾驚愚之容。內不寄有爲之心。遊精墳誥。樂以忘

憂。晝競羲和之未景。夕照望舒之餘耀。道靡遠而不究。言無微而不研。然車迹不軌。(原注如履切)權古之國。(疑作闕)尺牘不經貴勢之庭。是以名不出蓬戶。身不離吠畝。於是翼亮大夫。候而難之曰。余聞淵蟠起。則玄雲赴。道化霑則逸才奮。故康衢有角歌之音。鼎俎發凌風之迹。沽之則收不費之賈。踊之則超在天之舉。耀逸景於賜谷。播大明乎九域。勳隆當世。(藏本作已從舊寫本改)聲揚罔極。故尋伺之塗。甚近而弗往者。雖追風之腳。不能到也。楹稅之下。至卑而不動者。雖鴻鶻之翅。未之及也。況乎寢足於大荒之表。斂羽於幽梧之枝。(此下舊寫本空白七字)安得效迅以尋景。振輕乎蒼霄哉。年期奄冉而不久。託世飄迅而不再。智者履霜。則知堅冰之必至。處始則悟生物之有終。六龍促軌於大渾。華顛倏忽而告暮。古人所以映順流而顧歎。眇過隙而興悲矣。先生資命世之逸量。含英偉以逸俗。銳翰汪濊以波涌。六奇抑鬱而淵稽。然不能凌扶搖以高竦。揚清耀於九玄。器不陳於瑚簋之末。體不免於負薪之勞。猶奏和音於龔俗之地。鬻章甫於被髮之域。徒忘寤於翰林。銳意以窮神。崇琬琰於懷抱之內。吐琳琅於毛。(舊寫本作毫)墨之端。躬困屢空之儉。神勞堅高之閒。譬若埋尺璧於重壤之下。封文錦於沓匱之中。終無交易之富。孰賞堙翳之珍哉。夫龍驥維繫。則無以別乎蹇驢。赤刀韜鋒。則曷用異於鉛刃。鱣鮪不居牛迹。大鵬不滯蒿林。願先生委龍蛇之穴。升利見之塗。釋戶庭之獨潔。覽二鼠而遠寤。寤越窮谷以登高。襲丹藻以攻素。競驚飄於清晨。不盤旋以錯度。(藏本作詣夜從舊寫本改)收名器於崇高。嚮鍾鼎之慶祚。柏成(舊寫本作伯夷涉下句望文改耳此乃柏成子高與采薇非一事)一介之夫。探薇何足多慕乎。居冷先生應曰。蓋聞靈機冥緬。混芒眇眇。禍福交錯。平倚伏之閒。興亡纏綿。平盈虛之會。迅遊者不能脫逐身之罟。樂成者不能免理致。(疑有誤舊寫本理字空白)之敗。巨流末者。未若挺治乎無兆之中。(藏本匠作匠治平無作治元從舊寫本改)整已然者。不逮反。(舊寫本作原)本乎玄朴之外。是以覺尺蠖者。甘屈以保伸。識通塞者。不慘。(舊寫本作羞)悅於否泰。且夫洪陶範物。大象流形。躁靜異尚。翔沈舛情。金寶其重。羽矜其輕。篤隘者執束於萍。渥達妙者逍遙於玄清。潢漭納行潦而潘溢。渤澥吞百川而不盈。鮪鰈踊悅於泥滓。赤螭凌厲乎高冥。嚼香餌者快嗜欲而赴死。味虛淡者含天和而趨生。識機神者瞻無兆而弗惑。聞休咎者觸強弩而不驚。各附攸好。安冒攻營。吾聞五玉不能自剖於嵩岫。騰蛇不能無霧而雷征。龍淵不能勿操而斷。犀兕景鍾。不能莫扣而揚洪聲。金芝

須商風而激耀。倉庚俟煙熅而修鳴。騏驎不苟馳以赴險。君子不詭遇以毀名。運屯則沈淪於勿用。時行則高竦乎天庭。士以自銜爲不高。女以自媒爲不貞。何必委洗耳之峻標。效負狙之干榮哉。夫其窮也。則有虞婆娑而陶釣。尙父見逐於愚嫗。范生來辱於湖簣。(原注昔怪切龍也)弘式匿奇於耕牧。及其達也。則淮陰投竿而稱孤。文種解屨而紆青。傳說釋築而論道。管子脫桎爲上卿。蓋君子藏器以有待也。稽德以有爲也。非其時不見也。非其君不事也。窮達任所值。出處無所繫。其靜也。則爲逸民之宗。其動也。則爲元凱之表。或運思於立言。或銘勳乎國器。殊塗同歸。其致一焉。士能爲可貴之行。而不能使俗必貴之也。能爲可用之才。而不能使世必用之也。被褐茹草。垂綸置兔。則心歡意得。如將終身。服冕乘軺。兼朱重紫。則若固有之。常如布衣。此至人之用懷也。若席上之珍不積。環堵之操不粹者。予之罪。(藏本作過從舊寫本改下云非余罪明此作罪)也。知之者希。名位不臻。以玉爲石。謂鳳曰鸚者。非余罪也。夫汲汲於見知。悒悒於否滯者。裳(即常字)民之情也。浩然而養氣。淡爾而靡欲者。無悶之志也。時至道行。器大者不悅。天地之間。知命者不憂。若乃徇萬金之貨。以索百十(舊寫本盧本作百千)之售。多失虧(原注干上聲)。毛君則未暇矣。

名實卷第二十一

門人問曰。聞漢末之世。靈獻之時。品藻乖濫。英逸窮滯。鑿鑿得志。名不準實。賈不本物。以其通者爲賢。塞者爲愚。其故何哉。抱朴子答曰。夫雷霆鞠磕。而或不聞焉。七曜經天。而或不見焉。豈唯形器有聾瞽哉。心神所蔽。亦又(舊寫本作亦有古通用)。如之。是以聞格言而不識者。非無耳也。是英異而不知者。非無目也。由乎聰不經妙。而明不逮奇也。夫智大量遠者。盤桓以山峙。器小志近者。蓬飛而萍浮。夫唯山峙。故莫之能動焉。夫唯萍浮。故流而不滯焉。方之貨也。則緘連以待買者。唯至珍而難售。鳴鼓以徇之者。雖凡蔽而易盡。比之材也。則結根於嵩岱者。雖竦蓋千仞。垂蔭萬畝。而莫之知也。插株於塗要者。雖鉤曲戾細。而速朽。而猶見用也。故廟堂有枯楊之瑚簋。窮谷多不伐之梓豫。(藏本作橡從舊寫本改按本書屢用梓豫)也。是以竊華名者。螻蜥騰於雲霄。失實賈者。翠蚪淪乎九泉。於是斥鷃凌風以高奮。靈鳳卷翮以幽戢。鉛鋒充太阿之寶。犬牟佻(原注勑高切獨行貌)。虎狼之資。

矣。夫佞者鼓珠賂爲勁羽。則無高而不到矣。乘朋黨爲舟楫。則無遠而不濟矣。持之以夙興側立。加之以先意承指。其利口諛辭也似辨。其道聽塗說也似學。其心險貌柔也似仁。其行污言潔也似廉。其好說人短也似忠。其不知忌諱也似直。故多通焉。且亦奉望我者。欲我益之。不求我者。我不能愛。自然之理也。夫賢常少而愚常多。多則比周而匿瑕。少則孤弱而無援。佞人相汲引而柴正路。俊哲處下位而不見知。拔茅之義圯。而負乘之羣興。亢龍高墜。泣血漣如。故子西逐大聖之仲尼。臧倉毀命世之孟軻。一生不免斯患。降茲亦何足言。斯禍蓋與開闢並生。苦之匪唯一世也。歷覽振古。多同此疾。至於驚蹇矯首於瑀。(原注多么切)輦。馘驥委牧乎林垌。彼已尸祿。邦國殄瘁。下凌上替。實此之由。或蟲流而莫斂。或逆竄於申亥。(舊寫本作曲亥)或擢筋於廟梁。或絕命於望夷。蓋所拔之非真。而忠能之不用也。故明君勤於招賢。而汲汲於擢奇。導遠凝滯而嚴防壅蔽。才誠足委。不拘於屠釣。言審可施。抽之於戎戍。或舉於牛口之下。而加之於羣僚之上。或拔於桎梏之中。而任以社稷之重。故能勳業隆濟。拓境服遠。取威定功。垂統長世也。夫直繩者。枉木之所憎也。清公者。姦慝之所讎也。人主不能運玄鑿以索隱。而必須當塗之所舉。然每觀前代專權之徒。率其所舉。皆在乎附己者也。所薦者。先乎利己者也。毀所畏而進所愛。所畏則至公者也。所愛則同私者也。至公用則姦黨破。衆私立則主威奪矣。姦黨破則昇泰之所由也。主威奪則危亡之端漸矣。毀所畏則恐辭之不容。雖則削之。猶未陰意焉。故必除之。而後快也。彼進所愛。則苦談之可笑。雖位超之。猶未逞心焉。故必危彼以安此也。是故抱枉而死。無愆而黜者。有自來矣。所以體道合真。巖然特立。才遠量逸。懷霜履冰。思綿天地。器兼元凱。執經衡門。淵停嶽立。寧潔身以守滯。恥脅肩以苟合。樂飢陋巷。以勵高尚之節。藏器全真。以待天年之盡。非時不出。非禮不動。結褐嚼蔬。而不愜愜也。黃髮終否而不恨恨。(原注力尙切)也。安官盛太山之峻。以適鑿柄之中。斂垂天之羽。爲戒旦之役。編於仕類。而抑鬱庸兒之下。捨鸞鳳之林。適枳棘之藪。競腐鼠於踞鴟。而枉尺以直尋哉。且大賢之狀也。至拙。其爲味也甚淡。蕭然自足。泊爾無知。知之者稀而不感。時不能用而不悶。雖并日無藜藿之糝。不以易不義之太牢也。雖縵袍無卒歲之服。不冒樂無道之狐白也。獨可散髮高枕。守其所已有。絕不曲躬低眉。求其所未須也。德薄位厚。弗交也。名與實違。弗親也。榮華馳逐。弗務也。豪俠姦權。弗接也。俗說細辨。不答也。脅肩所赴。弗隨也。貌愚而志遠。面垢而行潔。確乎若嵩岱。銓衡所不能測也。皓

乎若滄海。斗斛所不能校也。峻其重仞之高。隱其百官之富。觀彼佻竊。若草莽也。邈世之操。眇焉冠秋雲之表。遺俗之神。緬焉棲九玄之端。雖窮賤而不可脅以威。雖危苦而不可動以利。其所業耳可聞而不可盡也。其所執守可見而不可論也。故疾之者齋聲而側目。愛之者寡弱而無益。亦猶撮壤不能填決河。升水不能殄原火。於是鼓戢雷霆之音。靴(原注徒刀切)鞞(原注奴移切)恣喋馨(原注音高)之響。芳蕙芟夷。臭鮑佩御。玄鬯傾棄而不羞。醜醜專權於圓丘。汗血驅放而垂耳。跛蹇馳騁於鑿軒。此古人之所以懷沙負石。赴流魚葬。而不堪與之同世也已矣。悲夫。然捐玄黎於滄溟。非夜光之不真也。由莫識焉。投彤盧而不彎。非繫弱之不勁也。坐莫賞焉。故瓊瑤俟荆和而顯連城之價。烏號須逢門而著陷堅之功。飛菟待子豫而飄騰。俊民值知己而宣力。若夫美玉不出重岫。良弓不鑿百札。驥駭不服朱軒。命世不履爵勢。則孰知其能據符彩之耀。擘雲禽於千仞。騁逸迹以追風。康庶績於百揆乎。夫其不遇。亦得不雜糅於瓦石。鈞賤於朽木。列鏢於下乘。等望於凡瑣哉。嗟乎。曠棘矢而望高。手於渠廣。策疲驚而求繼軌於周穆。放斧斤而欲雙巧於班墨。忽良才而欲彝倫之攸紱。不亦難乎。名實雖漏於一世。德音可邀乎將來。樂天知命。何慮何憂。安時處順。何怨何尤哉。

清鑒卷第二十一

抱朴子曰。咸謂勇力絕倫者。則上將之器。治聞治亂者。則三九之才也。然張飛關羽。萬人之敵。而皆喪元辱主。授首非所。孔融邊讓。文學鮑俗。而並不達治務。所在敗績。鄧禹馬援。田閔諸生。而善於用兵。蕭何曹參。不涉經誥。而優於宰輔。爾則知人果未易也。欲試可乃已。則恐成(舊寫本咸字空白疑衍)折足覆餗。欲聽言察貌。則或似是非。真僞混錯。然而世人甚以爲易。經耳過目。謂可精盡。余甚猜焉。未敢許也。區別臧否。瞻形得神。存乎其人。不可力爲。自非明並日月。聽聞無音者。願加清澄。以漸進用。不可頓任。輕假利器。收還之既甚難。所損者亦已多矣。無以一專闡保其餘。同乎己者。未必可用。異於我者。未必可忽也。或難曰。夫在天者垂象。在地者有形。故望山度水。則高深可推。風起雲飛。則吉凶可步。智者觀木不瘁。則悟美玉之在山。觀岸不枯。則覺明珠之沈淵。彗星出則知鱷魚之方死。日月蝕則識麒麟之共闕。華霍不須稱。而無限之重可知矣。江河不待量。而不測之數已定矣。鴻

鷓之翼。驟騏之足。雖未飛定。轉迅可必也。豪曹之劍。徐氏七首。雖未奮擊。其立斷無疑也。駁子有吞牛之容。鶻鷂有凌鷲之貌。卉茂者土必沃。魚大者水必廣。虎尾不附狸身。象牙不出鼠口。叔魚無獸之心。見於初生之狀。食我滅宗之徵。著乎開胞之始。申童覺竊妻之巫臣。張負知將貴之陳平。范子所以絕迹於五湖者。以句踐蜂目而鳥喙也。趙人所以息意於爭鋒者。以白起首銳而視直也。文王之接呂尙。桑陰未移。而知其足師矣。玄德之見孔明。昏景未改。而腹心已委矣。郭泰中才。猶能知人。故入潁川則友李元禮。到陳留則結符偉明。入外黃則親韓子助。至蒲亭則師仇季知。(後漢郭太傳作雲中丘季智)止學舍則收魏。(盧本改作龐非)德公觀耕者則拔茅季偉。奇孟敏於擔負。戒元艾之必敗。終如其言。一無差錯。必能簡精鈍於符表。詳舒急乎聲氣。料明闇於舉厝。察清濁於財色。觀取與於宜適。謂虛實於言行。考操業於閭閻。校始終於信効。善否之驗。不其易乎。抱朴子答曰。余非謂人物了不可知。知人挺無形理也。徒以斯術。存乎大明。非夫當(疑作常)人自許。然而世士各謂能之。是以有云。以警付任耳。夫貌整豐偉者不必賢。而形器尅瘁者不必愚。咆哮者不必勇。淳淡者不必怯。或外候同而用意異。或氣性殊而所務合。非若天地有常候。山川有定止也。物亦故有遠而易知。近而難料。譬猶眼能察天衢。而不能周項領之閒。耳能聞雷霆。而不能識螿蟲之音也。唐呂夔許善於相人狀。唯知壽夭貧富官秩尊卑。而不能審情性之寬剋。志行之洿隆。惟帝難之。况庸人乎。而吾子舉論形之例。詰精神之談。未修其本。殆失指矣。夫亡射之箭。皆破秋毫。然準的恆不得爲工。叔向之母。申氏之子。非不一得。然不能常也。唐陶稽古而失任。姬公欽明而謬授。尼父遠得崇替於未兆。近失澹臺於形骸。延州審清濁於千載之外。而蔽奇士於咫尺之內。知人之難。如此其甚。郭泰所論。皆爲此人。過上聖乎。但其所得者。顯而易識。其所失者。人不能紀。且夫所貴。貴乎見俊才於無名之中。料逸足乎吳坂之閒。掇懷珠之蚌於九淵之底。指含光之珍於積石之中。若伯喈識絕音之器於煙燼之餘。平子剔逸響之竹於未用之前。六軍之聚。市人之會。暫觀一覩。無所眩惑。探其潛生之心計。定其始終之事情。乃爲獨見不傳之妙耳。若如未論。(句有脫誤。盧本作未論亦未確)必俟考其操蹈之全毀。觀其云爲之好醜。此爲絲線既經於銓衡。布帛已歷於丈尺。徐乃說其斤兩之輕重。端匹之修短。人皆能之。何煩於明哲哉。

行品卷第一一十一

抱朴子曰。擬玄黃之覆載。揚明並以表微。文彪鬪而備體。獨澄見以入神者。聖人也。稟高亮之純粹。抗峻標以逸俗。虛靈機以如愚。不貳過而諂黷者。賢人也。居寂寞之無爲。蹈修直而執平者。道人也。盡烝嘗於存亡。保髮膚以揚名者。孝人也。垂惻隱於有生。恆恕己以接物者。仁人也。端身命以徇國。經險難而一節者。忠人也。觀微理於難覺。料倚伏於將來者。明人也。量理亂以卷舒。審去就以保身者。智人也。順通塞而一情。任性命而不滯者。達人也。不枉尺以直尋。不降辱以苟合。（藏本作命從舊寫本改）者。雅人也。據體度以動靜。每清詳而無悔者。重人也。體冰霜之粹素。不染潔於勢利者。清人也。篤始終於寒暑。雖危亡而不猜者。義人也。守一言於久要。歷歲衰而不渝者。信人也。摛銳藻以立言。辭炳蔚而清允者。文人也。奮果毅之壯烈。騁干戈以靜難者。武人也。甄墳索之淵奧。該前言以窮理者。儒人也。銳乃心於精義。吝寸陰以進德者。益人也。識多藏之厚亡。臨祿利而如遺者。廉人也。不改操於得失。不傾志於可欲者。貞人也。卹急難而忘勞。以憂人爲己任者。篤人也。潔皎分以守終。不遜避而苟免者。節人也。飛清機之英麗。言約暢而判滯者。辯人也。每居卑而推功。雖處泰而滋恭者。謙人也。崇敦睦於九族。必居正以赴理者。順人也。臨凝結而能斷。操繩墨而無私者。幹人也。拔朱紫於中構。剖猶豫以允當者。理人也。步七曜之盈縮。推興亡之道度者。術人也。赴白刃而忘生。格兇虎於林谷者。勇人也。整威容以肅衆。仗法度而無二者。嚴人也。創機巧以濟用。總音數而並精者。蓺也。人。凌強禦而無憚。雖險逼而不沮者。黠人也。執匪懈於夙夜。忘勞瘁於深峻者。勤人也。蒙謗讟而晏如。不懼懼於可畏者。勁人也。聞榮譽而不歡。遭憂難而不變者。審人也。知事可而必行。不猶豫於羣疑者。果人也。循繩墨以進止。不乾沒於僥倖者。謹人也。奉禮度以戰兢。及親疎而無尤者。良人也。履道素而無欲。時雖移而不變者。朴人也。凡此諸行。了無一然。而不躋善人之迹者。下人也。門人請曰。善人之行。既聞其目矣。惡者之事。可以戒俗者。願文垂誥焉。抱朴子曰。不致養於所生。損道而危身者。悖人也。懷邪僞以偷榮。豫利己而忘生者。逆人也。背仁義之正途。苟危人以自安者。凶人也。好爭奪而無厭。專醜正而害直者。惡人也。出繩墨以傷刻。心好殺而安忍者。虐人也。飾邪說以浸潤。構謗累於忠貞者。讒人也。雖言巧而行違。實履濁而假清者。佞人也。不原本於枉直。苟好勝而肆怒者。暴人也。措細善以取信。陰挾毒而無親者。姦人也。承風指以苟容。揆主意而扶非者。諂人也。言不計於反覆。好輕諾而無實者。虛人也。覩利地而忘義。棄廉恥以苟得者。貪人也。

觀豔逸而心蕩。飾誇綺而思邪者。淫人也。見成事而疑惑。動失計而多悔者。闇人也。背訓典而自任。恥請問於勝己者。損人也。知善事而不逮。雖多爲而無成者。劣人也。委德行而不修。奉權勢以取媚者。弊人也。履蹊徑以僥速。推貨賄以爭津者。邪人也。既傲很以無禮。好凌辱乎勝己者。悍人也。被抑枉而自誣。事無苦而振懾者。怯人也。治細辯於稠衆。非其人而盡言者。淺人也。闇事宜之可否。雖企慕而不及者。頑人也。知事非而不改。聞長規而增劇者。惑人也。無濟恤之仁心。輕告絕於親舊者。薄人也。既疾其所不逮。喜他人之有災者。妬人也。專財穀而輕義。觀困匱而不振者。吝人也。冒至危以僥倖。值禍敗而不悔者。愚人也。情局碎而偏黨。志唯務於盈利者。小人也。騁鷹犬於原獸。好博戲而無已者。迷人也。忘等威之異數。快飾玩之誇麗者。奢人也。耽聲色於飲讌。廢慶弔於人理者。荒人也。既無心於修尚。又怠惰於家業者。懶人也。無抑斷之威儀。每脫易而不思者。輕人也。觀道義而如醉。聞貨殖而波擾者。穢人也。杖淺短而多謬。闇趨舍之臧否者。笨（原注步本切）人也。憎賢者而不貴。聞高言而如聾者。鄙人也。觀朱紫而不分。雖提耳而不悟者。蔽人也。違道義以趨起。冒禮刑而罔顧者。亂人也。每動作而受嗤。言發口而違理者。拙人也。事曾豪如僕虜。值衰微而背惠者。惡人也。捐貧賤之故舊。輕人士而踞傲者。驕人也。棄衰色而廣欲。非宦學而遠遊者。蕩人也。無忠信之純固。背恩養而趨利者。叛人也。當交顏而面從。至析離而背毀者。僞人也。習強梁而專己。距忠告而不納者。刺人也。抱朴子曰。人技未易知。真僞或相似。士有顏貌修麗。風表閑雅。望之溢目。接之適意。威儀如龍虎。盤旋成規矩。然心蔽神否。才無所堪。心中所有。盡附皮膚。口不能吐片奇。筆不能屬半句。入不能宰民。出不能用兵。治事則事廢。銜命則命辱。動靜無宜。出處莫可。蓋難分之一也。士有貌望樸悴。容觀矧陋。聲氣雌弱。進止質灑。然而含英懷寶。經明行高。幹過元凱。文蔚春林。官則庶績康用。武則克全獨勝。蓋難分之二也。士有謀猷淵邃。術略入神。智周成敗。思洞幽玄。才兼能事。神器無宜。而口不傳心。筆不盡意。造次之接。不異凡庸。蓋難分之三也。士有機變清銳。巧言綺縵。肇引譬喻。淵湧風厲。然而口之所談。身不能行。長於識古。短於理今。爲政政亂。牧民民怨。蓋難分之四也。士有外形足恭。容度言恪。而神疏心慢。中懷散放。受任不憂。居局不治。蓋難分之五也。士有控弦命中。空拳入白。倒乘立騎。五兵畢習。而體輕慮淺。手勦心怯。虛試無對。而實用無驗。望塵奔北。聞敵失魄。蓋難分之六也。士有梗概簡緩。言希貌樸。細行闕漏。不爲小勇。踟躇拘檢。犯而不校。握爪

垂翅。名爲弱。然而膽勁心方。不畏強禦。義正所在。視死猶歸。支解寸斷。不易所守。蓋難分之七也。士有孝友溫淑。恂恂平雅。履信思順。非禮不蹈。安困潔志。操清冰霜。而疏遲迂闊。不達事要。見機不作。所爲無成。居己梁倡。受任不舉。蓋難分之八也。士有行己高簡。風格峻峭。嘯傲偃蹇。凌儕慢俗。不肅檢括。不護小失。適情率意。旁若無人。朋黨排譴。談者同敗。上友不附。品藻所遺。而立朝正色。知無不爲。忠於奉上。明以攝下。蓋難分之九也。士有含弘曠濟。虛己受物。藏疾匿瑕。溫恭廉潔。勞謙仲退。救危全信。寄命不疑。託孤可保。而純良暗權。仁而不斷。善不能賞。惡不忍罰。忠貞有餘。而幹用不足。操柯猶豫。廢法効非。枉直混錯。終於負敗。蓋難分之十也。夫物有似而實非。若然而不然。料之無惑。望形得神。聖者。其將病諸。況乎常人。故用才取士。推昵結友。不可以不精擇。不可以不詳試也。若乃性行之惑變。始正而終邪。若王莽初則美於伊霍。晚則劇於趙高。又非中才所能逆盡也。若令士之易別。如鷓鴣之與鴻鵠。狐兔之與龍麟者。則四凶不得官於堯朝。管蔡不得幾危宗周。仲尼無擔臺之失。延陵無捐金之恨。伊尹無七十之勞。項羽無嫌范之悔矣。所患於其如砥礪(原注上音武下音夫)之亂瑾瑜。鷓鴣(卽焦明)之似鳳皇。凝冰之類水精。煙熏之疑雲氣。故令不謬者尠也。惟帝難之。矧乎近人哉。夫惟大明。玄鑒幽微。靈銓揣物。思灼沈昧。瞻山識璞。臨川知珠。士於難分之中。而無取舍之恨者。使臧否區分。抑揚咸允。武丁姬文。不獨治。而傳說呂尙。不永棄。高莽宰嚭。不得成其惡。弘恭石顯。無所容其僞矣。斯蓋取士之較略。選擇之大都耳。精微以求。存乎其人。固非毫翰之所備縷也。

張說卷第二十二

姑子劉君士由之論曰。人綱始於夫婦。判合擬乎二儀。是故大婚之禮。古人所重。將合二姓之好。以承祖宗之基。主人拜迎於門。聽命於廟。玄纁贄幣。親御授綬。婿有三年之喪。致命女氏。女氏許諾而不敢改。大喪既沒。請命於婿。婿有辭焉。然後乃嫁。所以崇敬讓也。豈有先訟後婿之謂乎。而未世輕慢。傷化敗俗。舉不修義。訐而弗與。訟鬪穢辱。煩塞官曹。今可使諸爭婚者。未及同牢。皆聽義絕。而倍還酒禮。歸其幣帛。其嘗已再離者。一倍裨婢。其三絕者。再倍裨婢。如此。離者不生訟心。貪吝者無利重受。乃王治之要術。不易之永法也。抱朴子答曰。劉君愍德讓之

凌替疾民爭之損化。雖速我訟。室家不足。用和之貴。將遂淪胥。創讜言以拾世遺。建嘉謀以拯流通。紛譁之俗。將以此而易。無恥之風。將由茲而移。彌綸情僞。固難聞矣。誠經國之永法。至益之篤論也。洪以不敏。不識至理。造次承問。竊有疑焉。夫婚媾之結。義無逼迫。彼則簡擇而求。此則可意乃許。輕諾後悔。罪在女氏。食言弃信。與奪任情。嚴防峻制。未之能弭。今猥恣之。唯責裨媵倍。貧者所憚也。豐於財者。則適其願矣。後所許者。或能富殖。助其裨媵。必所甘心。然則先家拱默。不得有言。原情論之。能無怨歎乎。夫不伏之人。視死猶歸。血刃之禍。於是將起。今苟惜其辭訟之小醜。而構其難忍之大恨。所謂愛其儻（原注子宙切）覽之煩。忘其痼殞之酷也。夫買物於市者。或加價而奪之。則訕忍而不忿然矣。況乎見奪待告之妻哉。此法遂用者。將使結婚者。雖納敬親迎。猶抱有見奪之處。何者。劉君之論。以同牢爲斷固也。爾則女氏雖受幣積年。恆挾在意之威。恃可數奪。必情於擇壻。壻小不得意。便得改悔。結讎速禍。莫此之甚矣。曩人畫法。慮關終始。杜漸防萌。思之良精。而不關恣奪之路。斷以報板之制者。殆有意乎。儻令女有國色。傾城絕倫。而值豪右權臣之徒。目玩冶容。心忘禮度。資累千金。情無所吝。十倍還媵。猶所不憚。況但一平。華氏不難於殺孔父。而取其妻。楚人爲子迎婦。以其美而自納之。以此論之。豈惜傾塌居產。以助女氏還前家之直哉。小人輕薄。睡（原注五懈魚計一切）眦（原注在懶在計一切）成怨。又喜委衰。逐盛。踴冷趨熱。此法之行。則必多奪貧賤。而與富貴者矣。不審吾君。何方以防弊乎。或曰。可使女氏受媵禮無豐約。皆以即日報板。後皆使時人署姓名於別板。必十人已上。以備退行及死亡。又令女之父兄若伯叔。答壻家書。必手書一紙。若有變悔。而證據明者。女氏父母兄弟。皆加刑罪。如此。庶於無訟者乎。

酒誡卷第二十四

抱朴子曰。目之所好。不可從也。耳之所樂。不可順也。鼻之所喜。不可任也。口之所嗜。不可隨也。心之所欲。不可恣也。故惑目者必逸容鮮藻也。惑耳者必妍音淫聲也。惑鼻者必蒞（原注昌給切）蕙芬馥也。惑口者必珍羞嘉旨也。惑心者必勢利功名也。五者畢惑。則或承之禍。爲身患者。不亦信哉。是以智者嚴鑿括於性理。不肆神以逐物。檢之以恬愉。增之以長算。其抑情也。劇乎隄防之備決。其御性也。過乎腐轡之乘奔。故能內保永年。外免釁累也。

蓋飢寒難堪者也。而清節者不納不義之穀帛焉。困賤難居者也。而高尚者不當危亂之榮貴焉。蓋計得則能忍之心全矣。道勝則害性之事棄矣。夫酒醴之近味。生病之毒物。無毫分之細益。有丘山之巨損。君子以之敗德。小人以之速罪。耽之惑之。對(原注息淺切)不及禍。世之士人亦知其然。既莫能絕。又不肯節。縱心口之近欲。輕召災之根源。似熱渴之恣冷。雖適己而身危也。小大亂喪亦罔非酒。然而俗人是酣是酒。(原注音酒)其初筵也。抑濟濟。言希容整。詠泄露之厭厭。歌在鎬之愷樂。舉萬壽之觴。誦溫克之義。日未移晷。體輕耳熱。夫琉璃海螺之器。竝用滿酌。罰餘之令。遂急醉而不止。拔轄投井。於是口涌鼻溢。濡首及亂。屢舞蹀躞。舍其坐遷。載號載呶。(原注女交切喧也)如沸如羹。或爭辭尙勝。或啞啞。(原注烏格切笑聲)獨笑。或無對而談。或嘔吐几筵。或僕。(本作值羣書治要載此篇作顛。梁倡知舊作傾)蹙。(原注居月切)良倡。或冠脫帶解。貞良者流。華督之顧眄。怯懦者效慶忌之蕃捷。遲重者蓬轉而波擾。(意林作偃)整肅者鹿踊而魚躍。口訥於寒暑者。皆搖掌而諧聲。(藏本作垂掌而諧聲。從意林改)謙卑而不競者。悉裨瞻以高交。(意林作皆裨瞻而高發)廉恥之儀毀。而荒錯之疾發。蘭茸之性露。而傲佞之態出。精濁神亂。臧否顛倒。或奔車走馬赴阨。(原注客庚切)谷。而不憚以九折之阪。爲蠹封。或登危踴躡。雖墮墜。而不覺以呂梁之淵。爲牛跡也。或肆忿於器物。或酌營。(原注爲命切酌酒)於妻子。加枉酷於巨僕。用剡鋒乎六畜。(本脫六畜二字。從羣書治要補)熾火烈於室廬。培寶玩於淵流。遷威怒於路人。(本作踞人。從羣書治要改)加暴害於士友。喪嚴主以夷戮者有矣。犯凶人而受困者有矣。言雖尙辭。煩而叛理。拜狀徒多。勞而非敬。臣子失禮於君親之前。幼賤悖慢於耆宿之坐。謂清談爲詆詈。以忠告爲侵己。於是白刃抽而忘思難之慮。棒杖奮而罔顧乎前後。搆漣。(羣書治要作漣)血之讎。招大辟之禍。以少凌長。則鄉。(羣書治要作邦)黨加重責矣。辱人父兄。則子弟將推刃矣。發人所諱。則壯士不能堪矣。計數深尅。則醒者不能怒矣。起衆患於須臾。結百痼於膏肓。(原注呼光切)奔駟不能追。既往之悔。思改而無自反之踐。蓋智者所深防。而愚。(藏本作煦)人所不免也。其爲禍敗。不可勝載。然而歡集。莫之或釋。舉白盈耳。不論於能否。計懸鬻於小餘。以稽遲爲輕己。傾匡注於所敬。殷勤變。(藏本作勸。盧本作勸。從羣書治要改)而成薄。勸之不持。督之不盡。怨。(羣書治要作惡)色醜音。所由而發也。夫風節府藏。使人恠怩。及其劇者。自傷自處。或遇斯疾。莫不憂懼。吞苦忍痛。欲

其速愈。至於醉之病性。何異於茲。而獨居密以逃風。不能割情以節酒。若畏酒如畏風。憎醉如憎病。若畏風憎病。從羣書治要補。又意林作君若畏酒如畏疾。憎醉如憎大病。則荒沈之咎塞。而流連之失止矣。夫風之爲疾。(羣書治要作病)猶展攻治。酒之爲變。在乎呼噓。及其悶亂。(本作悶亂。從羣書治要改)若存若亡。視泰山如彈丸。見滄海如盤盂。仰噓(原注荒且切)天墮。俯呼地陷。臥待虎狼。投井赴火。而不謂惡也。夫用身之如此。亦安能惜敬恭之禮。護喜怒之失哉。昔儀狄既疏。大禹以興。糟丘酒池。辛癸以亡。豐侯得罪。以戴尊銜。孟景升荒壞。以三雅之爵。劉松爛腸。以逃暑之飲。郭珍發狂。以無日不醉。信陵之凶短。襄子之亂政。趙武之失衆。子反之誅戮。漢惠之伐命。灌夫之滅族。陳遵之遇害。季布之疏斥。子建之免退。徐邈之禁言。皆是物也。世人好之樂之者。甚多。而戒之畏之者。至少。彼衆我寡。夏箴安施。且願君子節之而已。曩者既年荒穀貴。人有醉者相殺。牧伯因此。輒有酒禁。嚴令重申。官司搜索。收執榜(原注薄行切。擧也)。徇者相辱。(當作屬)制鞭而死者。大半。防之彌峻。犯者至多。至乃穴地而釀。油囊懷酒。民之好此。可謂篤矣。余以匹夫之賤。託此空言之書。未如之何矣。又臨民者。雖設其法。而不能自斷斯物。緩己急人。雖令不從。弗躬弗親。庶民弗信。以此而教。教安得行。以此而禁。禁安得止哉。沽賣之家。廢業則困。遂修飾賂遺。依憑權右所屬。吏不敢問。無力者獨止。而有勢者擅市。張壚專利。乃更倍售。從其酤買。公行靡憚。法輕利重。安能免乎哉。(意林作安能令絕乎)或人難曰。夫夏桀殷紂之亡。信陵漢惠之殘。聲色之過。豈唯酒乎。以其生患於古而斷之於今。所謂以襲奴喪周。而欲人君廢六官。以阿房之危秦。而使王者結草菴也。蓋聞昊天表酒旗之宿。坤靈挺空桑之化。燎柴員丘。瘞蕤圻澤。裸鬯儀彝。實降神祇。酒爲禮也。(已上三十四字從書鈔一百四十八補)千鍾百觚。堯舜之飲也。唯酒無量。仲尼之能也。姬旦酒肴不徹。故能制禮作樂。漢高婆娑巨醉。故能斬蛇鞠旅。于公引滿一斛。而斷獄益明。管輅傾仰三斗。而清辯綺粲。揚雲酒不離口。而太玄乃就。子園(疑有誤)醉無所識。而霸功以舉。一瓶之醪傾。而三軍之衆悅。解毒之觴行。而盜馬之屬感。消憂成禮。策勳飲至。降神合人。非此莫以也。內速諸父。外將嘉賓。如淮如澠。春秋所貴。由斯言之。安可識(當作識)乎。抱朴子答曰。酒旗之宿。則有之矣。譬猶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水火之原。於是在焉。然節而宣之。則以養生立功。用之失適。則焚溺而死。豈可恃懸象之在天。而謂水火不殺人哉。宜生之具。莫先於食。食之過多。實結癥瘕。況於酒醴。

之毒物乎。（藏本作毒之物乎從盧本乙轉）夫使彼夏桀殷紂。信陵漢惠。荒流於亡國之淫聲。沈溺於傾城之亂色。皆由平酒熏其性。醉成其勢。所以致極情之失。忘修飾之術者也。我論其本。子識其末。謂非酒禍。禍其安出。是獨知猛雨之霑衣。而不知雲氣之所作。唯患飛埃之糝目。而不覺飄風之所爲也。千鍾百觚。不經之言。不然之事。明者不信矣。夫聖人之異自才智。至於形骸。非能兼人。有七尺（嘗有誤）三丈之長。萬倍之大也。一日之飲。安能至是。仲尼則畏性之變。不敢及亂。周公則終日百拜。肴乾酒澄。上聖戰戰。猶且若斯。況乎庸人。能無悔乎。漢高應天承運。革命。向雖不醉。猶當斬蛇。于公聰達。明於聽斷。小大以情。不失枉直。是以刑不濫加。世無怨民。但其健飲。不即廢事。若論大醉。亦俱無知。決疑之才。何賴於酒。未聞臯繇甫侯。子產釋之。醉乃折獄也。管輅年少。希當劇談。故假酒勢。以助膽氣。若過其量。亦必迷錯。及其刺毫釐於爻卦。索鬼神之變化。占氣色以決盛衰。聆鳴鳥以知方來。候風雲而尅吉凶。觀碑柏而識禍福。豈復須酒。然後審之。揚雲通人。才高思遠。英膽之富。稟之自天。豈藉外物。以助著述。及其數飲。由於偶好。亦或有疾。以宣藥勢耳。子圍肆志。蓋已素定。雖復不醉。亦於終果。瓶醪悅衆。寓言之喻。誠能賞罰允當。威恩得所。長算縱橫。應機無方。則士思果毅。人樂奮命。其不然也。雖流酒淵。何補勝負。繆公飲盜造次之權。舍法長惡。何足多稱哉。豈如慎之邪。

疾謬卷第二十五

抱朴子曰。世故繼有。禮教漸廢。故讓莫崇。傲慢成俗。儔類飲會。或蹲或踞。暑夏之月。露首袒體。盛務唯在擣蒲彈棋。所論極於聲色之間。舉足不離。（本作舉口不離從羣書治要改）綺繡紈袴之側。游步不去。勢利酒客之門。不聞清談講。（本作論從羣書治要改）道之言。專以醜辭嘲弄爲先。以如此者爲高遠。以不爾者爲駭。（原注五駭切寢也）野於是馳逐之庸民。偶俗之近人。慕之者。猶宵蟲之赴明燭。學之者。猶輕毛。（意林作埃）之應颺。（原注甫遙切）風嘲戲之談。或上及祖考。或下逮婦女。往者務其必。（藏本作不）笑焉。報者恐其不重焉。倡之者。不慮見答之後患。和之者。恥於言輕之不塞。周禾之芟。溫麥之刈。實由報恨。不能已也。利口者扶強而黨勢。辯給者借錄以刺駭。（原注錄耳由切賊扶發切）以不應者爲拙劣。以先止者爲負敗。如此交惡之辭。焉能（羣書治要）

作得。默哉。其有才思者之爲之也。（本作者爲人也。從羣書治要補改）猶善於依因機會。準擬體例。引古喻今。言微理舉。雅而可笑。中而不傷。不根人之所諱。不犯人之所惜。若夫拙者之爲之。（本作者人從羣書治要改）也。則枉曲直湊。使人愕愕然。妍之與媿。其於宜絕。豈唯無益而已哉。乃有使酒之客。及於難侵之性。不能堪之。拂衣拔棘。而手足相及。醜言加於所尊。歡心變而成讎。絕交壞身。構隙致禍。以杯螺相擲者有矣。以陰私相訐。（原注居謁切。面斥人）者有矣。昔陳靈之被矢。灌氏（木作管氏。從羣書治要改）之泯族。匪降自天。口實爲之。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二緘之戒。豈欺我哉。激雷不能追既往之失辭。班輪不能磨斯言之既玷。（原注音點）雖不能三思而吐清談。猶可息諍調以防。（羣書治要作杜）禍萌也。尊其辭令。敬其威儀。使言無口過。體無佞。（原注居御切）容可法可觀。可畏可愛。蓋遠辱之良術。全交之要道也。且夫慢人者。不愛其親者也。輕鬪者。不重遺體者也。皆陷不孝。可不詳乎。然而迷謬者。無自見之明。觸情者。諱逆耳之規。疾笑而無直亮之鍼。（原注職發切）艾羣惑而無指南。以自反。諂媚小人。歡笑以贊善。面從之徒。拊節以稱功。益使惑者不覺其非。自謂有端晏之捷。過人之辯。而不悟。斯乃招患之旌。召害之符。傳非之驛。傾身之車也。豈徒滅其方策之令聞。（羣書治要作問）虧其沒世之德音而已哉。蓋雖有偕老之慎。不能救一朝之過。雖有陶朱之富。不能贖片言之謬。故毫釐之失。有千里之差。傷人之語。有劍戟之痛。積微致著。累淺成深。鳩羽所以沈龍舟。羣輕所以折勁軸。寸臆所以燔百尋之室。蠹竭所以仆（原注曾卜切）連抱之木也。古賢何獨踟躇恟恟之如彼。今人何其憤慢傲放之如此乎。是以高世之士。望塵而旋迹。輕薄之徒。響赴而影集。謀事無智者之助。居危無切磴之益。良史懸筆。無可書之善。談者含音。無足傳之美。令聞不著。醜聲宣流。沒有餘貶。貽譏將來。始無可法。終無可紀。斯亦志士之恥也。安忍爲之。過而不改。斯誠委夷路而陷叢棘。舍嘉旨而咽鈎吻者也。豈所謂以小善爲無益而不爲。以小惡爲無損而不止。以至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者邪。余願世人改其無檢之行。除其驕吝之失。遣其誇矜尙人之疾。絕息嘲弄不典之言。則趙勝之門。無去客。黃祖之楫。無所用矣。抱朴子曰。或有不治清德。以取敬。而仗氣力以求畏。其入衆也。則亭立不坐。爭處端上。作色諧聲。逐人自安。其不得意。恚懟不退。其行出也。則逼狹之地。恥於分塗。振策長驅。推人於險。有不及避。更加撻頓。嗚呼悲哉。此云古之卑而不可踰。推蔭讓路。勞謙下土。無競於物。立若不勝衣。行若不容身者。何其

緬然之不肖哉。夫德盛操清。則雖深自挹降。而人猶貴之。若履蹈不高。則雖行凌暴。而人猶不敬。假令外服人體。內失人心。所謂見憎惡。非爲見尊重也。昔莊生未食。趙王側立。騶衍入壇。燕君擁篲。康成之里。逆虜望拜。林宗之庭。莫不卑肅。非力之所服也。夫以抄盜致財。雖巨富不足嘉。凶德脅人。雖見憚不足榮也。然而庸民爲之不惡。故聞其言者。猶鳴臯之來鳴也。觀其面者。若鬼魅之見形也。其所至詣。則如妖怪之集也。其在道塗。則甚逢虎之羣也。愚夫行之。自矜爲豪。小人徵之。以爲橫階。亂靡有定。寔此之由也。然敢爲此者。非必篤頑也。率多一本無多字。從羣書治要補。冠蓋之後。勢援之門。素頗力行善事。以竊虛名。各既粗立。本情便放。或假財色以交權豪。或因時運以佻榮位。或以婚姻而連貴戚。或弄毀譽以合威柄。器盈志盜。態發病出。黨成交廣。道通步高。清論所不能復制。繩墨所不能復彈。遂成鷹頭之蠅。廟垣之鼠。所未及者。則低眉掃地。以奉望之。居其下者。作威作福。以控御之。故勝己者。則不得聞。聞亦陽不知也。滅己者。則不敢言。言亦不能禁也。夫災蟲害穀。至降霜則殄矣。佞雄亂羣。值嚴時則敗矣。獨善其身者。唯可以不肯事之。不行傲之而已耳。有斧無柯。其如之何哉。抱朴子曰。詩美睢鳩。貴其有別。在禮。男女無行。媒不相見。不雜坐。不通問。不同衣物。不得親授。姊妹出適而反。兄弟不共席而坐。外言不入。內言不出。婦人送迎不出門。行必擁蔽其面。道路男由左。女由右。此聖人重別杜漸之明制也。且夫婦之間。可謂昵矣。而猶男子非疾病不畫居於內。將終不死婦人之手。況於他乎。昔魯女不幽居深處。以致扈孽。原注力各切。之變。孔妻不密。曆戶庭。以起華督之禍。史激無防。有汗種之悔。王孫不嚴。有杜門之辱。而今俗婦女。休其蠶織之業。廢其玄統之務。不續其麻。市也。婆娑。舍中饋之事。修周旋之好。更相從詣之適。親戚承星舉火。不已于行。多將侍從。躊躇盈路。婢使吏卒。錯雜如市。尋道褻謔。可憎可惡。或宿于他門。或冒夜而反。游戲佛寺。觀視漁畝。登高臨水。出境慶弔。開車褰幃。周章城邑。盃觴路酌。絃歌行奏。轉相高尚。習非成俗。生致因緣。無所不肯。誨淫之源。不急之甚。刑于寡妻。家邦乃正。願諸君子。少可禁絕。婦無外事。所以防微矣。抱朴子曰。輕薄之人。迹廁高深。交成財膽。名位粗會。便背禮判教。託云率任。才不逸倫。強爲放達。以傲兀無檢者爲大度。以惜護節操者爲齷少。於是臘鼓垂無賴之子。白醉耳熱之後。結黨合羣。遊不擇類。奇士碩儒。或隔離而不授。妄行所在。雖遠而必至。攜手連袂。以邀以集。入他堂室。觀人婦女。指玷修短。評論美醜。不解此等。何爲者哉。或有不通主人。便共突前。嚴飾未

辦不復窺聽犯門折關踰堊(原注居毀切)穿隙有似抄劫之至也其或妾勝藏避不及至搜索隱僻就而引見亦怪事也夫君子之居室猶不掩家人之不備故入門則揚聲升堂則下視而唐突他家將何理乎然落拓之子無骨顛而好隨俗者以通此者爲親密距此者爲不恭誠爲當世不可不爾於是要呼幘雜入室視妻促膝之狹坐交杯觴於咫尺絃歌淫冶之音曲以詖文君之動心載號載呶謔戲醜褻窮鄙極黷爾乃笑亂男女之大節蹈相鼠之無儀夫桀傾紂覆周滅陳亡咸由無禮況匹庶乎蓋信不由中則屢盟無益意得神至則形器可忘君子之交也以道義合以志契親故淡而成焉小人之接也以勢利結以狎慢密故甘而敗焉何必房集內讎爾乃款誠著妻妾飲會然後分好昵哉古人鑒淫敗之曲防杜傾邪之端漸可謂至矣修之者爲君子背之者爲罪人然禁疏則上官有穿窬之男網漏則桑中有奔隨之女縱而肆之其猶烈猛火於雲夢開積水乎萬仞其可撲以箒箒過以撮壤哉然而俗習行慣皆曰此乃京城上國公子王孫貴人所共爲也余每折之曰夫中州禮之所自出也禮豈然乎蓋衰亂之所興非治世之舊風也夫老聃清虛之至者也猶不敢見乎所欲以防心亂若使柳下惠潔(疑脫一字)高行屢接褻讌將不能不使情生於中而色形于表況乎情淡者萬未一而抑情者難多得如斯之事何足長乎窮士雖知此風俗不足引進而名勢並乏何以整之每以爲慨故常獲憎於斯黨而見謂爲野朴之人不能隨時之宜余期於信己而已亦安以我之不可從人之可乎可歎非一率如此也已矣夫吾末如之何也彼之染入邪俗淪胥以敗者曷肯納逆耳之讜言而反其東走之遠迹哉抱朴子曰俗閒有戲婦之法於稠衆之中親屬之前問以醜言責以慢對其爲鄙黷不可忍論或蹙以楚撻或繫腳倒懸酒客酌蟹不知限齊至使有傷於流血(原注烏鼠切)折支體者可歎者也古人感離別而不滅燭悲代親而不舉樂禮論娶者羞而不賀今既不能動蹈舊典至於德爲鄉閭之所敬言爲人士之所信誠宜正色矯而呵之何謂同其波流長此弊俗哉然民間行之日久莫覺其非或清談所不能禁非峻刑不能止也遂詘周而疵孔謂傲放爲絕世矣或因變故佻竊榮貴或賴高援翻飛拔萃於是便驕矜誇鰲氣凌雲物步高視遠眇然自足顧瞻否滯失羣之士雖實英異忽焉若草或傾枕而延賓或稱疾以距客欲令人士立門以成林車騎填噎於閭巷呼謂尊貴不可不爾夫以勢位言之則周公勤于吐握以聞望校之則仲尼恂恂善誘咸以勞謙爲務不以驕慢爲高漢之末世則異於茲蓬髮

亂鬻橫挾不帶。或褻衣以接人。或裸袒而箕踞。朋友之集。類味之遊。莫切切進德。闔閭修業。攻過彌違。講道精義。其相見也。不復敘離闊。問安否。賓則入門而呼奴。主則望客而喚狗。其或不爾。不成親至而棄之。不與爲黨。及好會。則狐蹲牛飲。爭食競割。掣撥繚摺。無復廉恥。以同此者爲泰。以不爾者爲劣。終日無及義之言。徹夜無箴規之益。誣引老莊。貴於率任。大行不顧細禮。至人不拘檢括。嘯傲縱逸。謂之體道。嗚呼惜乎。豈不哀哉。於是嘲族以敘歡交。極贖以結情款。以傾倚申腳。(羣書治要作屈申)者爲妖妍標秀。以風格端嚴者爲田舍朴駘。以蚩鎮抗指者爲勦令鮮倚。以出言有章者爲摺答猝突。凡彼輕薄之徒。雖便辟偶俗。廣結佻流。更相推揚。取達速易。然率皆皮膚狡澤。而懷空抱虛。有似蜀人瓠壺之喻。胸中無一紙之誦。所識不過酒炙之事。所謂傲很明德。卽龔從味。冒于貨財。貪于飲食。左生所載。不才之子也。若問以墳索之微言。鬼神之情狀。萬物之變化。殊方之奇怪。朝廷宗廟之大禮。郊祀禘祫之儀品。三正四始之原本。陰陽律歷之度。軍國社稷之典式。古今因革之異同。則怵悸自失。喑鳴俛仰。蒙蒙焉。莫莫焉。雖心覺面牆之困。而外護其短乏之病。不肯謚己。強張大談。曰雜碎故事。蓋是窮巷諸生章句之士。吟詠而向枯簡。匍匐以守黃巷者。所宜識不足以問吾徒也。誠知不學之弊。碩儒之貴。所祖習之非。所輕易之謬。然終於迷而不返者。由乎放誕者。無損於進趨故也。若高人以格言。彈而呵之。有不畏大人而長惡不悛者。下其名品。則宜必懼。然冰泮而革面。旋而東走之迹矣。

讖惑卷第二十六

抱朴子曰。澄濁剖判。庶物化生。羽族或能應對焉。毛宗或有知言焉。千獲識往。歸終知來。玄禽解陰陽。地螿遠泉流。著龜無以過焉。甘石不能勝焉。夫唯無禮。不廁貴性。厥初邃古。民無階級。上帝悼混然之甚陋。愍巢穴之可鄙。故構棟宇。以去鳥獸之羣。制禮數。以異等威之品。教以盤旋。訓以揖讓。立則磬折。拱則抱鼓。趨步升降之節。瞻視接對之容。至於三千。蓋檢盜之隄防。人理之所急也。故儼若冠於曲禮。望貌首於五事。出門有見賓之肅。閑居有敬獨之戒。顏生整儀於宵浴。仲由臨命而結纓。恭容暫廢。情慢已及。安上治民。非此莫以。蓋人之有禮。猶魚之有水矣。魚之失水。雖暫假息。然枯糜可必待也。人之棄禮。雖猶覩然。而禍敗之階也。魯秉周禮。暴兵不加。魏式干木。

銳寇旋旆。大楚帶甲百萬。而有振槁之胞。強秦殺函襲嶮。而無折柳之固。豈非棄三本而喪根柢之攸召哉。矧乎安逸觸情。喪亂日久。風穢教沮。抑斷之儀廢。簡脫之俗成。近人值政化之豈。役庸民遭網之絕。素猶網魚之去水。罟圍獸之出陸羅也。喪亂以來。事物屢變。冠履衣服。袖袂財制。日月改易。無復一定。乍長乍短。一廣一狹。忽高忽卑。或粗或細。所飾無常。以同爲快。其好事者。朝夕放効。所謂京輦貴大眉。遠方皆半額也。余實凡夫。拙於隨俗。其服物變不勝。故不變。無所損者。余未曾易也。雖見指笑。余亦不理也。豈苟欲違衆哉。誠以爲不急耳。上國衆事。所以勝江表者多。然亦有可否者。君子行禮。不求變俗。謂違本邦之他國。不改其桑梓之法也。況其在於父母之鄉。亦何爲當事棄舊而強更學乎。吳之善書。則有皇象。劉纂。岑伯然。朱季平。皆一代之絕手。如中州有鍾元常。胡孔明。張芝。索靖。各一邦之妙。竝用古體。俱足周事。余謂廢已習之法。更勤苦以學中國之書。尙可不須也。況於乃有轉易其聲音。以效北語。旣不能便良。似可恥可笑。所謂不得邯鄲之步。而有匍匐之嗤者。此猶其小者耳。乃有遭喪者。而學中國哭者。令忽然無復念之情。昔鍾儀。莊舄。不忘本聲。古人躋之。孔子云。喪親者。若嬰兒之失母。其號豈常聲之有。寧令哀有餘而禮不足。哭以洩哀。妍拙何在。而乃治飾其音。非痛切之謂也。又聞貴人在大哀。或有疾病。服石散以數食。宣藥勢以飲酒爲性命。疾患危篤。不堪風冷。幃帳茵褥。任其所安。於是凡瑣小人之有財力者。了不復居於喪位。常在別房。高牀重褥。美食大飲。或與密客。引滿投空。至於沈醉。曰。此京洛之法也。不亦惜哉。余之鄉里。先德君子。其居重難。或并在衰老。於禮唯應纒麻在身。不成喪致毀者。皆過哀啜粥。口不經甘。時人雖不肖者。莫不企及自勉。而今人乃自取如此。何其相去之遠。緬乎。又凡人不解呼謂中國之人。居喪者多皆奢溢。殊不然也。吾聞晉之宣景文武四帝。居親喪。皆毀瘠踰制。又不用王氏二十五月之禮。皆行七月服。于時天下之在重哀者。咸以四帝爲法。世人何獨不聞此。而虛誣高人。不亦惑乎。

刺驕卷第二十七

抱朴子曰。生乎世貴之門。居乎熱烈之勢。率多不與驕期。而驕自來矣。非夫超羣之器。不辯於免盈溢之過也。蓋勞謙虛己。則附之者衆。驕慢倨傲。則去之者多。附之者衆。則安之徵也。去之者衆。則危之徵也。二字從羣書治要補。去之

者多。則危之診也。存亡之機。於是乎在。輕而爲之。不亦蔽哉。亦有出自卑碎。由微而著。徒以翕肩斂迹。偃伊側立。低眉屈膝。奉附權豪。(意林作趨事豪貴)因緣運會。超越不次。毛成翼長。蟬蛻泉壤。便自軒昂。目不步足。器滿意得。視人猶芥。或曲晏密集。管絃嘈雜。後賓填門。不復接引。或於同造之中。偏有所見。復未必全得也。直以求之。差勤以數接其情。苞苴繼到。壺榼不曠者耳。孟軻所謂愛而不敬。豕畜之也。而多有行諸。云是自尊重之道。自尊重之道。乃在乎以貴下賤。卑以自牧。非此之謂也。乃衰薄之弊俗。膏肓之廢疾。安共爲之。可悲者也。若夫偉人巨器。量逸韻遠。高蹈獨往。蕭然自得。身寄波流之閒。神躋九玄之表。道足於內。遺物於外。冠摧履決。藍纓帶索。何官與俗人競幹佐之便僻。修佞幸之媚容。効上林喋喋之豷夫。爲春蠲夏蠅之聒耳。求之以貌。責之以妍。俗人徒觀其外形之粗簡。不能察其精神之淵逸。務在皮膚。不料心志。雖懷英抱異。絕倫邁世。事動可以悟舉世之術。言發足以解古今之惑。含章括囊。非法不談。而茅蓬不能動萬鈞之鏗鏘。侏儒不能看重仞之弘麗。因而蚩之。謂爲凡賤。夫非漢濱之人。不能料明珠於泥淪之蟻。非泣血之民。不能識夜光於重崖之裏。螭螟屯蚊眉之中。而笑彌天之。大鵬。寸鮒游牛迹之水。不貴橫海之巨鱗。故道業不足以相涉。聰明不足以相遠。理自不合。無所多怪。所以疾之而不能默者。願夫在位君子。無以貌取人。勉助謙損。以永天秩耳。抱朴子曰。世人聞戴叔鸞阮嗣宗傲俗自放。見謂大度。而不量其材力。非傲生之匹。而慕學之。或亂項科頭。或裸袒蹲夷。或濯脚於稠衆。或溲便於人前。或停容而獨食。或行酒而止所親。此蓋左衽之所爲。非諸夏之快事也。夫以戴阮之才學。猶以跣踣自病。得失財不相補。向使二生敬蹈檢括。恂恂以接物。競競以御用。其至到何適。但爾哉。況不及之遠者。而遵修其業。其速禍危身。將不移陰。何徒不以清德見待而已乎。昔者西施心痛。而臥於道側。姿顏妖麗。蘭麝芬馥。見者咸笑其容。而念其疾。莫不躊躇焉。於是鄰女慕之。因僞疾伏於路閒。形狀既醜。加之酷臭。行人皆憎其貌。而惡其氣。莫不睨面掩鼻。疾趨而過焉。今世人無戴阮之自然。而効其倨慢。亦是醜女闇於自量之類也。帝者猶執子弟之禮於三老五更者。率人以敬也。人而無禮。其刺深矣。夫慢人必不敬其親也。蓋欲人之敬之。必見自敬焉。不修善事。則爲惡人。無事於大。則爲小人。紂爲無道。見稱獨夫。仲尼陪臣。謂爲素王。則君子不在乎富貴矣。今爲犯禮之行。而不喜聞過。死之讎。是負豕而憎人。說其臭。投泥而諱人。言其好也。昔辛有見被髮而祭者。知戎之將熾。余觀懷愍之世。俗尙驕

喪夷虜自遇。其後羌胡猾夏。侵掠上京。及悟斯事。乃先著之妖怪也。今天下向平。中興有徵。何可不共改既往之失。脩濟濟之美乎。夫入虎狼之羣。後知黃育之壯勇。虞禮廢之俗。乃知雅人之不渝。道化凌遲。流遁遂往。賢士儒者。所宜共惜。法當扣心同慨。矯而正之。若力之不能。末如之何。且當竹柏其行。使歲寒而無改也。何有便當崩騰。競逐其鬪茸之徒。以取容於若曹邪。去道彌遠。可謂爲痛歎者也。其或峨然守正。確爾不移。不蓬轉以隨衆。不改雅以入鄭者。人莫能憎而知其善。而斯以不同於己者。便共仇讎而不數之。嗟乎。衰弊乃可爾邪。君子能使以亢亮方楞。無黨於俗。揚清波以激濁流。執勁矢以厲羣枉。不過當不見容與。不得富貴耳。天爵苟存於吾體者。以此獨立不達。亦何苦何恨乎。而使當伐本瓦合。鋪糟握泥。剗足適屨。毀方入圓。不亦劇乎。夫節士不能使人敬之。而志不可奪也。不能使人（本服敬之至使人十二字從羣書治要補）不憎之。而道不可屈也。不能令人不辱之。而榮（本作行從羣書治要改）猶在我也。不能令人不擯之。而操不可改也。故分定計決。勸沮不能干。樂天知命。憂懼不能入。困瘁而益堅。窮否而不悔。誠能用心如此者。亦安甘草靡萍浮。以索繫柄。儻乎禮之所棄者之所爲哉。抱朴子曰。聞之。漢末諸無行。（藏本作無徒。虛本作無行。據下文云無行之子。虛本爲長。）自相品藻。次第羣驕。慢傲不入道檢者。爲都魁雄伯。四通八達。皆背叛禮教。而從肆邪僻。訕毀真正。中傷非黨。口習醜言。身行弊事。凡所云爲。使人不忍論也。夫古人所謂通達者。謂通於道德。達於仁義耳。豈謂通乎褻黷。而達於淫邪哉。有似盜跖。自謂有聖人之道五者也。此俗之傷破人倫。劇於寇賊之來。不能經久。豈所損壞一服而已。若夫貴門子孫。及在位之士。不惜典刑。而皆科頭袒體。踞見賓客。既（羣書治要作毀）辱天官。又移染庸民。後生晚出。見彼或已經清資。（藏本作彼或以經濟之資。脫見字從羣書治要校正。舊寫本作經濟。）或佻竊虛名。而躬自爲之。則凡夫便謂立身當世。莫此之爲美也。夫守禮防者。苦且難。而其人多窮賤焉。恣驕放者。樂且易。而爲者皆速達焉。於是俗人莫不委此而就彼矣。世間或有少無清白之操業。長以買官而富貴。或亦其所知。足以自飾也。其黨與足以相引也。而無行之子。便指以爲證。曰。彼縱情恣慾。而不妨其赫奕矣。此救（羣書治要作整）身履道而不免於貧賤矣。而不知榮顯者有幸。而頓淪者不遇。皆不由其行也。然所謂四通八達者。愛助附己爲之。履不及納。帶不暇結。攜手升堂。連袂入室。出則接膝。請會則直致。所惠則得多。屬託則常聽。所欲則必副。言論則見饒。有患則見救。所論薦

則蹇驢蒙龍駿之價。所中傷則孝己受商臣之誅。故小人之赴也。若決積水於萬仞之高隄。而放烈火乎雲夢之枯草焉。欲望肅雍濟濟。後生有式。是猶炙冰使燥。積灰令熾矣。

百里卷第二十八

抱朴子曰。三台九列。坐而論道。州牧郡守。操綱舉領。其官益大。其事愈優。煩劇所鍾。其唯百里。衆役於是乎出。誅求之所叢赴。牧守雖賢而令長不堪。則國事不舉。萬機有關。其損敗豈徒止乎一境而已哉。令長尤宜得才。乃急於臺省之官也。用之不得其人。其故無他也。在乎至公之情不行。而任私之意不違也。或父兄貴重。而子弟以聞望見選。或高人屬託。而凡品以無能見敘。或是所宿念。或親戚匪他。知其不可而能用此。（藏本作也從盧本改）等。亦時有快者。不爲盡無所中也。要於不精者率多矣。其能自効立。勉修清約。夙夜在公。以求衆譽。懼風績之不笑。恥知己之謬舉。妙矣。庸猥之徒。器小志近。冒于貨賄。唯富是圖。肆情恣慾。無止無足。（藏本作元止无足從舊寫本改）在所司官。知其有足。賴主人舉劾彈糾。終於當解。慮其結怨。反見中傷。不敢犯觸。而恣其貪殘矣。如此。黎庶亦安得不困毒而離判。離判者衆。則不得不屯聚而爲羣盜矣。夫百尋之室。焚於分寸之颺。千丈之陂。潰於一蟻之穴。何可不深防乎。何可不改張乎。而秉斤兩者。或舍銓衡而任情。掌柯斧者。或曲繩墨於附己。選之者既不爲官擇人。而求之者又不自謂不任。於是蒞政而政荒。牧民而民散。或有穢濁驕奢。而困百姓者矣。或有苛虐酷烈。而多怨判者矣。或有閹塞退憤。而庶事亂者矣。或有潦倒疏緩。而致弛壞者矣。或有好興不急。而疲人力者矣。或有藏養逋逃。而行陵暴者矣。或有不曉法令。而受欺弄者矣。或有以音聲酒色。而致荒迺者矣。或有圖某擄捕。而廢政務者矣。或有田獵遊飲。而忘庶事者矣。或有不省辭訟。而刑獄亂者矣。百姓不堪。起爲寇賊。鬻咎發聞。寘于叢棘。虧君上之明。益刑書之煩。而民之荼毒。亦已深矣。夫用非其人。譬猶被木馬以繫纓。何由勝迹於追風。以壞龍當雲雨。安能耀景於天衢哉。若秉國之鈞。出納王命者。審良樂之顧眄。不令跛蹇劇騷。冒昧苟得。闕於自量者。慮中道之顛躓。不以齋藷服鸞衡。則何患庶績之不康。何憂四凶之不退。三皇豈足四。五帝豈難六哉。

接疏卷第二十九

抱朴子曰：以英逸而遭大明，則桑蔭未移，而金蘭之協已固矣。以長才而遇深識，則不待歷試，而相知之情已審矣。飄乎猶起鴻之乘勁風，翻乎若勝鱗之躡驚雲也。若以沈抑而可忽乎，則姜公不用於周矣。若以疏賤而可距乎，則毛生不貴乎趙矣。若積素行乃託政，則甯戚不顯於齊矣。若貴宿名而委任，則陳韓不錄於漢矣。明者舉大略細，不伎不求，故能取威定功，成天平地。豈官稱薪而爨，數粒乃炊，并瑕弃璧，披毛索鱗哉。

鈞世卷第二十一

或曰：古之著書者，才大思深，故其文隱而難曉，今人意淺力近，故露而易見。以此易見，比彼難曉，猶溝澮之方江河，螻蟻之並蒿芘矣。故水不發崑山，則不能揚洪流以東漸；書不出英俊，則不能備致遠之弘韻焉。抱朴子答曰：夫論管穴者，不可問以九陔之無外；習拘閔者，不可督以拔萃之獨見。蓋往古之士，匪鬼匪神，其形器雖冶鑠於疇曩，然其精神，布在平方策，情見乎辭，指歸可得。且古書之多隱，未必昔人故欲難曉，或世異語變，或方言不同，經荒歷亂，埋藏積久，簡編朽絕，亡失者多，或雜續殘缺，或脫去章句，是以難知。似若至深耳，且夫尙書者，政事之集也。然未若近代之優文詔策、軍書奏議之清富瞻麗也。毛詩者，華彩之辭也。然不及上林羽獵、二京三都之汪濊博富也。然則古之予書，能勝今之作者，何也？然守株之徒，嘍嘍所翫，有耳無目，何官謂爾。其於古人所作爲神，今世所著爲淺，貴遠賤近，有自來矣。故新劍以詐刻加價，弊方以僞題見寶也。是以古書雖質樸而俗儒謂之墮於天也。今文雖金玉而常人同之於瓦礫也。然古書者雖多，未必盡美。要當以爲學者之山淵，使屬筆者得采伐漁獵其中，然而譬如東甌之木，長洲之林，梓豫雖多，而未可謂之爲大廈之壯觀；華屋之弘麗也。雲夢之澤，孟諸之藪，魚肉之（下脫一字）雖饒而未可謂之爲煎燉之盛膳；滄狄之嘉味也。今詩與古詩，俱有義理，而盈於差笑。方之於士，並有德行，而一人徧長藝文，不可謂一例也。比之於女，俱體國色，而一人獨閑百伎，下可混爲無異也。若夫俱論宮室，而奚斯路寢之頌，何如王生之賦靈光乎？同說遊獵，而叔收盧鈴之詩，何如相如之言上林乎？並美祭祀，而清廟雲漢之辭，何如郭氏南郊之豔乎？等稱征伐，而出軍（當作車）六月之作，何如陳琳武軍之壯乎？則舉條可以覺焉。近者夏侯湛潘安仁並作補亡詩，白華由庚南陔華黍之屬，諸碩儒高才之贊文者，咸以古詩

三百。未有足以偶二賢之所作也。且夫古者事事醇素。今則莫不彫飾。時移世改。理自然也。至於鬪錦麗而且堅。未可謂之滅於蓑衣。輜軒妍而又牢。未可謂之不及椎車也。書猶言也。若入談語。故爲知有（疑作音）胡越之接。終不相解。以此教戒人。豈知之哉。若言以易曉爲辨。則書何故以難知爲好哉。若舟車之代步涉。文墨之改結繩。諸後作而善於前事。其功業相次千萬者。不可復縷舉也。世人皆知之。快於囊矣。何以獨文章不及古邪。

省煩卷第二十一

抱朴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彌綸人理。誠爲曲備。然冠婚飲射。何煩碎之甚邪。人倫雖以有禮爲貴。但當令足以敘等威而表情敬。何在乎升降揖讓之繁重。拜起俯伏之無已邪。往者天下又安。四方無事。好古官長。時或修之。至乃講試累月。督以楚撻。晝夜修習。廢寢與食。經時學之。一日試之。執卷從事。案文舉動。黜謫之罰。又在其閒。猶有過誤。不得其意。而欲以爲以此爲生民之常事。至難行也。此墨子所謂累世不能盡其學。當年不能究其事者也。古人詢于芻蕘。博探童謠。狂夫之言。猶在擇焉。至於墨子之論。不能非也。但其張刑網。開塗徑。浹人事。備王道。不能曲述耳。至於譏葬厚。刺禮煩。未可棄也。自建安之後。魏之武文。送終之制。務在儉薄。此則墨子之道。有可行矣。余以爲喪亂既平。朝野無爲。王者所制。自君作古。可命精學洽聞之士。才任損益。免於拘愚者。使刪定三禮。割棄不要。次其源流。總合其事。類集以相從。其煩重遊說。辭異而義同者存之。不可常行除之。無所傷損。卒可斷約而舉之。勿令沈隱。復有凝滯。其吉凶器用之物。俎豆觚罍之屬。衣冠車服之制。旗章采色之美。宮室尊卑之品。朝饗賓主之儀。祭奠殯葬之變。郊祀禘祫之法。社稷山川之禮。皆可減省。務令約儉。夫約則易從。儉則用少。易從則不煩。用少則費薄。不煩則洩事者無過矣。費薄則調求者無苛矣。拜休揖讓之節。升降盤旋之容。使足敘事。無令小碎。條牒各別。令易案用。今五禮混撓。雜飾紛錯。枝分葉散。重出互見。更相貫涉。舊儒尋案。猶多所滯。駁難漸廣。異同無已。殊理兼說。歲增月長。自非至精。莫不惑悶。躊躇歧路之衢。愁勞羣疑之藪。煎神慮思。考校判例。嘗有窮年。竟不豁了。治之勤苦。決嫌無地。呻吟尋析。憔悴決角。修之華首不立。妨費日月。廢棄他業。愁困後生。真未央矣。長致章句。多於本書。今若破合雜俗。次比種稷。刪削不急。抗其綱。較其令。炳若日月之著明。灼若五色之有定。

息學者萬倍之役。弭諸儒爭訟之煩。將來遠者觀之。當笑於今之視周矣。此亦改燒石去血食之比。無所懼難。而恨恨於惜懷。推車遷於去巢居也。然守常之徒。而卒聞此義。必將愕然創見。謂之狂生矣。夫三王不相沿樂。五帝不相襲禮。而其移風易俗。安上治民一也。或革或因。損益懷善。何必當乘船以登山。策馬以涉川。被甲以升廟堂。重裘以當隆暑乎。若謂古事終不可變。則棺槨不當代薪埋。衣裳不宜改裸袒矣。

尚博卷第二十一

抱朴子曰。正經爲道義之淵海。子書爲增深之川流。仰而比之。則景星之佐三辰也。俯而方之。則林薄之稔蒿嶽也。雖津塗殊闢。而進德同歸。雖離於舉趾。而合於異化。故通人總原本以括流末。操綱領而得一致焉。古人歎息於才難。故謂百世爲隨踵。不以璞非崑山而棄耀夜之寶。不以書不出聖而廢助教之言。是以閭陌之拙詩。軍旅之鞠誓。或詞鄙喻陋。簡不盈十。猶見撰錄。亞次典誥。百家之言。與善一揆。譬操水者。器雖異而救火同焉。猶針灸者。術雖殊而攻疾均焉。漢魏以來。羣言彌繁。雖義深於玄淵。辭贍於波濤。施之可以臻徵祥於天上。發嘉瑞於后土。召環雉於大荒之外。安園堵於函夏之內。近弭禍亂之階。遠垂長世之祉。然時無聖人。目其品藻。故不得騁騁驟之迹於千里之塗。編近世之道於三墳之末也。拘繫之徒。桎梏淺隘之中。挈瓶訓詁之閒。輕奇賤異。謂爲不急。或云小道不足觀。或云廣博亂人思。而不識合錯銖。可以齊重於山陵。聚百十可以致數於億兆。羣色會而袞藻麗。衆音雜而韶濩和也。或貴愛詩乘淺近之細文。忽薄深美富博之子書。以磋切之至言爲駭拙。以虛華之小辯爲妍巧。真僞顛倒。玉石混淆。同廣樂於桑閒。鈞龍章於卉服。悠悠皆然。可歎可慨者也。或曰。著述雖繁。適可以騁辭耀藻。無補救於得失。未若德行不言之訓。故顏閔爲上而游夏乃次。四科之格。學本而行末。然則綴文固爲餘事。而吾子不褒崇其源。而獨貴其流可乎。抱朴子答曰。德行爲有事。優劣易見。文章微妙。其體難識。夫易見者粗也。難識者精也。夫唯粗也。故銓衡有定焉。夫唯精也。故品藻難一焉。吾故捨易見之粗。而論難識之精。不亦可乎。或曰。德行者本也。文章者末也。故四科之序。文不居上。然則著紙者糟粕之餘事。可傳者祭畢之芻狗。卑高之格。是可識矣。文之體略。可得聞乎。抱朴子答曰。莖可以棄而魚未獲。則不得無莖。文可以廢而道未行。則不得無文。

若夫翰迹韻略之宏促。屬辭比事之疏密。源流至到之修短。蘊藉汲引之深淺。其懸絕也。雖天外毫內。不足以喻其遼遠。其相傾也。雖三光燿耀。不足以方其巨細。龍淵鉛鋌。未足譬其銳鈍。鴻羽積金。未足比其輕重。清濁參差。所稟有主。朗昧不同科。強弱各殊氣。而俗士唯見能染毫畫紙者。便槩之一例。斯伯牙所以永思鍾子。郢人所以格斤不運也。蓋刻削者比肩。而班狄擅絕手之稱。援琴者至衆。而夔襄專知音之難。廐馬千駟。而騏驎有逸羣之價。笑人萬計。而威施有超世之容。蓋有遠過衆者也。且文章之與德行。猶十尺之與一丈。謂之餘事。未之前聞。夫上天之所以垂象。唐虞之所以爲稱。大人虎炳。君子豹蔚。昌且定聖謚於一字。仲尼從周之郁。莫非文也。八卦生鷹隼之所被。六甲出靈龜之所負。文之所在。雖賤猶貴。犬羊之鞮。未得比焉。且夫本不必皆珍。末不必悉薄。譬若錦繡之因素地。珠玉之居蚌石。雲雨生於膚寸。江河始於咫尺。爾則文章雖爲德行之弟。未可呼爲餘事也。或曰。今世所爲。多不及古。文章著述。又亦如之。豈氣運衰殺。自然之理乎。抱朴子答曰。百家之言。雖有步起。皆出碩儒之思。成才士之手。方之古人。不必悉減也。或有汪濊玄曠。合契作者。內闢不測之深源。外播不匱之遠流。其所祖宗也高。其所紬繹也妙。變化不繫滯於規矩之方圓。旁通不凝閔於一塗之逼促。是以偏嗜酸醜者。莫能知其味。用思有限者。不能得其神也。夫應龍徐舉。顧眄凌雲。汗血緩步。呼吸千里。而螻蟻怪其無階。而高致。鴛鴦患其過己之不漸也。若夫馳驟於詩論之中。周旋於傳記之間。而以常情覽巨異。以褊量測無涯。以至粗求至精。以甚淺揣甚深。雖始自髻鬣。訖于振素。猶不得也。夫賞其快者。必譽之以好。而不得曉者。必毀之以惡。自然之理也。於是以其所不解者。爲虛誕。懷（原注力候切敬也）誠以爲爾。未必違情以傷物也。又世俗率神貴古。昔而黷賤同時。雖有追風之駿。猶謂之不及造父之所御也。雖有連城之珍。猶謂之不及楚人之所泣也。雖有疑斷之劍。猶謂之不及歐冶之所鑄也。雖有起死之藥。猶謂之不及和鵠之所合也。雖有超羣之人。猶謂之不及竹帛之所載也。雖有益世之書。猶謂之不及前代之遺文也。是以仲尼不見重於當時。大玄見蚩薄於比肩也。俗士多云。今山不及古山之高。今海不及古海之廣。今日不及古日之熱。今月不及古月之朗。何冒許今之才士。不減古之枯骨。重所聞。輕所見。非一世之所患矣。昔之破琴斲弦者。諒有以而然乎。

抱朴子曰。歷覽前載。遠乎近代。道微俗弊。莫劇漢末也。當塗端右。鬪官之徒。操弄神器。秉國之鈞。廢正興邪。殘仁害義。蹲踏背憎。卽孽從昧。同惡成羣。汲引姦黨。吞財多藏。不知紀極。而不能散錙銖之薄物。施振清廉之窮儉焉。進官則非多財者不達也。獄訟則非厚貨者不直也。官高勢重。力足拔才。而不能發毫釐之片言。進益時之翹俊也。其所用也。不越於妻妾之戚屬。其惠澤也。不出乎近習之庸瑣。莫戒臧文竊位之譏。靡追解狐忘私之義。分祿以擬王林。致事以由方回。故列子比屋。而門無鄭陽之恤。高概成羣。而不遭暴生之薦。抑挫獨立。推進附己。此樊姬所以掩口。馮唐所以永慨也。干時率皆素飡偷容。掩德蔽賢。忌有功而危之。疾清白而排之。諱忠讜而陷之。惡特立而擯之。柔媚者受崇飾之祐。方稜者蒙訕棄之患。養豺狼而殲麟虞。殖荆棘而翦椒桂。於是傲兀不檢。丸轉萍流者。謂之弘偉大量。苛碎峭嶮。懷螫挾毒者。謂之公方正直。令色警慧。有貌無心者。謂之機神朗徹。利口小辯。希指巧言者。謂之標領清妍。粹突萍鷺。驕矜輕悅者。謂之巍峨瑰傑。嗜酒好色。闌茸無疑者。謂之率任不矯。求取不廉。好奪無足者。謂之掩曠遠節。蓬髮褻服。遊集非類者。謂之通笑汎愛。反經詭聖。順非而博者。謂之莊老之客。嘲弄嗤妍。凌尙侮慢者。謂之蕭豁雅韻。毀方投圓。面從響應者。謂之絕倫之秀。憑倚權豪。推貨履徑者。謂之知變之奇。嫵看文書。望空下名者。謂之業大志高。仰賴強親。位過其才者。謂之四豪之匹。輸貨勢門。以市名爵者。謂之輕財貴義。結黨合譽。行與口違者。謂之以文會友。左道邪術。假託鬼怪者。謂之通靈神人。卜占小數。誑飾禍福者。謂之知來之妙。鬻馬弄稍。(原注山角切)一夫之勇者。謂之上將之元。合離道聽。偶俗而言者。謂之英才碩儒。若夫體亮行高。神清量遠。不諂笑以取悅。不曲言以負心。含霜履雪。義不苟合。據道推方。嶷然不羣。風雖疾而枝不撓。身雖困而操不改。進則切辭正論。攻過箴闕。退則端誠杜私。知無不爲者。謂之閭駭徒苦。夙興夜寐。退食自公。憂勞損益。畢力爲政者。謂之小器俗吏。於是明哲色斯而幽遁。高俊括囊而伴愚。疏賤者奮飛以擇木。繫制者曲從而朝隱。知者不冒吐其祕算。勇者不爲致其果毅。忠審離退。姦凶得志。邪流盜而不可遏也。僞塗闢而不可杜也。以臻乎凌上替下。盜賊多有。宦者奪人主之威。三九死庸豎之手。忠賢望土。謂之黨人。囚捕誅鋤。天下嗟噉。無罪無辜。閉門遇禍。微煙起於蕭牆。而颯焚徧於宇宙。淺隙發於膚寸。而波濤漂乎四極。金城屠於庶寇。湯池航於一葦。勁銳望塵而冰泮。征人倒戈而奔北。飛鋒薦於展鬪。左衽掠於禁省。禾黍生於廟堂。榛莠秀乎玉階。雲觀變

爲狐兔之戮。象魏化爲虎豹之蹊。東序烟燼於委灰。生民燹淪於淵火。凶家害國。得罪竹帛。夏史無褒言。金石無德音。夫何哉。失人故也。

吳失卷第二十四

抱朴子曰。吳之杪季。殊代同疾。知前失之於彼。不能改弦於此。鑿亂亡之未遠。而躡傾車之前軌。覩枳首之爭葑。而忘同身之禍。笑蠶蝨之宴安。不覺事異而患等。見競濟之舟沈。而不知殊塗而壩均也。余生於晉世所不見。余師鄭君。具所親悉。每誨之云。吳之晚世。尤劇之病。賢者不用。滓穢充序。紀綱弛紊。吞舟多漏。貢舉以厚貨者在前。官人以黨強者爲右。匪富匪勢。窮年無冀。德清行高者。懷英逸而抑淪。有才有力者。躡雲物以官躋。主昏於上。臣欺於下。不黨不得。不競不進。背公之俗。彌劇。正直之道。遂壞。於是斥鷃因驚風以凌霄。朽舟託迅波而電邁。鴛鳳卷六翮於叢棘。鷁首滯潢汙而不擢矣。乘維之佐。牧民之吏。非母后之親。則阿諂之人也。進無補過拾遺之忠。退無聽訟之幹。虛談則口吐冰霜。行己則濁於泥潦。莫媿尸祿之刺。莫畏致戎之禍。以毀譽爲蠶織。以威福代稼穡。車服則光可以鑿。豐屋則羣烏爰止。叱吒疾於雷霆。禍福速於鬼神。勢利傾於邦君。儲積富乎公室。出飾翟黃之衛從。入遊玉根之藻稅。僮僕成軍。閉門爲市。牛牟掩原隰。田池布千里。有魚滄濯裘之儉。以竊趙宣平仲之名。內崇陶侃文信之警。實有安昌董鄧之汙。雖造蜜不沐嘉旨之俟。飢士不蒙升合之救。而金玉滿堂。妓妾溢房。商販千艘。腐穀萬庾。園囿擬上林。館第僭太極。梁肉餘於犬馬。積珍陷於帑藏。其接士也。無葭華之薄。其自奉也。有盡理之厚。或有不開律令之篇卷。而竊大理之位。不識几案之所置。而處機要之職。不知五經之名目。而饜儒官之祿。不閑尺紙之寒暑。而坐著作之地。筆不狂簡。而受駁議之榮。低眉垂翼。而充奏劾之選。不辨人物之精粗。而委以品藻之政。不知三才之軍勢。而軒昂節蓋之下。屢爲奔北之辱將。而不失前鋒之顯號。不別菽麥之同異。而忝叨顧問之近任。夫魚質龍文。似是而非。遭水而喜。見獺卽悲。雖臨之以斧鉞之威。誘之以傾城之寶。猶不能奮鉛鋒於犀兕。騁騫蹇以追風。非不忌重誅也。非不悅美賞也。體不可力。無自柰何。而欲與之輯熙百揆。弘濟大務。猶託萬鈞於尺舟之上。求千鍾於升合之中。繼芻狗而責盧鵠之効。溝鷄鷲而崇鷹揚之功。其不可用。亦較然矣。吳

主不此之思。不加夕惕。佞諂凡庸。委以重任。危機急於彌弩。亡徵著於日月。而自謂安於峙嶽。唐虞可仰也。目力疲於綺粲。而不以覽庶事之得失。耳聰盡於淫音。而不以證獻言之邪正。穀帛靡於不急。而不以賑戰士之凍餒。心神悅於愛媚。而不以念存亡之弘理。蓋輕乎崇替之源。而忽乎宗廟之重者也。鄭君又稱其師左先生。隱居天柱。出不營祿利。不友諸侯。然心願太平。竊憂桑梓。乃慨然永歎於蓬屋之下。告其門生曰。漢必寢耀。黃精載起。纘樞紐於太微。迴紫蓋於鸞首。聯天理物。光宅東夏。惠風被於區外。玄澤洽乎宇內。重譯接武。貢楛（原注侯古切）盈庭。蕩蕩巍巍。格于上下。承平守（藏本誤作字從舊寫本改）文。因循甚易。而五弦謠響。南風不詠。上不獲恭己之逸。下不聞康哉之歌。飛龍翔而不集。淵虬蟠而不躍。鸚鵡駢於冥昧。朱華牙而未秀。陰陽相沴。寒燠繆節。七政告凶。陵谷易所。殷雷鞠磕於龍潛之月。凝霜肅殺乎朱明之運。玉燭不照。沈醴不涌。郊場多壘。嘉生不遂。夫豈（藏本作其豈今從舊寫本）他哉。誠由四凶不去。元凱不舉。用者不賢。賢者不用也。然高概遠量。被褐懷玉。守靜潔志。無欲於物。藏路淵濤。得意遺世。非禮不動。非時不見。困而無悶。窮而不悔。樂天任命。混一榮辱。進無悅色。退無戚容者。固有伏死乎甕牖。安冑沽術以進趨。揭其不貲之寶。以競燕石之售哉。孔墨之道。昔曾不行。孟軻揚雄。亦居困否。有德無時。有自來耳。世無離朱。皁白混焉。時乏管青。騏蹇糅焉。磧礫積於金匱。瑾璠委乎溝洫。匠石緬而遐淪。梓豫忽而莫識。已矣悲夫。我生不辰。弗先弗後。將見吳土之化。爲晉域。南民之變。成北隸也。言猶在耳。而孫氏輿櫬。抱朴子聞之曰。二君之言。可爲來戒。故錄于篇。欲後代知有吳失。國匪降自天也。若苟諱國惡。纖芥不貶。則董狐無貴於直筆。賈誼將受譏於過秦乎。

守靖卷第二十五

抱朴子曰。余友人有潛居先生者。慕寢丘之莫爭。簡墻土以葺宇。銳精藝文。意忽學稼。屢失有年。飢色在顏。或人難曰。天知禮在於廩實。施博由乎貨豐。高出於有餘。儉生乎不足。故十千美於詩人。食貨首平八政。躬稼基克配之業。耦耕有不改之樂。奇士之居也。進則侶鴻鸞以振翮。退則參陶白之理生。仕必霸王。居必千金。是以昔人必科膏壤以分利。勤四體以稼穡。播原菽之與與。茂嘉蔬之翼翼。收粃秬之千倉。積我庾之惟億。出連騎以遊畋。入

侯服而玉食。而先生之宅此也。亢陽則出谷颺塵。重陰則潛天凌丘。陸無含秀之苗。水無吐穗之株。稗糲曠於園廩。薪爨廢於庖廚。怡爾執待免之志。坦然無去就之謨。吾恐首陽之事。必見於今。丹山之困。可立而須。人爲子寒心。子何晏然而弗憂也。夫觀機而不作。不可以言明。安土而不移。衆庶之常事。豈翫鮑者忘蘭。而大迷者易性乎。何先生未寤之久也。鄙人惑焉。不識所謂。夫袞冕非禦鋒鏑之服。典誥非救飢寒之具也。胡不眎沃衍於四郊。躬田畷之良業。捨六莠之迂闊。收萬箱以賑乏乎。潛居先生曰。夫曠者不可督之。以分雅鄭。瞽者不可責之。以別丹漆。井竈不可語以滄海。庸俗不可說以經術。吾子苟知老農之小功。未喻面牆之巨拙。何異拾瑣沙而捐隋和。向炯燭而背白日也。夫好尙不可以一概。杞趨舍不可以彼我易也。夫欲躋闓風陟嵩華者。必不留行於丘垤。意在平游南溟汎滄海者。豈暇逍遙於潢潦。是以注清聽於九韶者。巴人之聲。不能悅其耳。烹大牢饗方丈者。荼蓼之味。不能甘其口。鷓鴣辰赤霄以高翔。鶉鴒傲蓬林以鼓翼。洿隆殊途。亦飛之極。晦朔甚促。朝菌不識。蜉蝣忽忽於寸陰。野馬六月而後息。儵鮒汎濫以暴鱗。靈虯勿用乎不測。行業乖舛。意何可得。余雖藜藿之不充。而足於鼎食矣。故列子不以其乏。而貪鄭陽之祿。曾參不以其貧。而易晉楚之富。夫收微言於將墜者。周孔之選武也。情華莘以爲利者。孟叟之罪人也。造遠者莫能兼通於歧路。有爲者莫能竝舉於耕學。體瘁而神豫。亦何病於居約。且又處墜則勞。勞則不學。清而清至矣。居沃則逸。逸則不學。奢而奢來矣。清者。福之所集也。奢者。禍之所赴也。福集則雖微可著。雖衰可興焉。禍赴則雖強可弱。雖存可亡焉。此不期而必會。不招而自來者也。故君子欲正其末。必端其本。欲輟其流。則遏其源。故道德之功。建而後靡之門閉矣。美望至德而佃不復種。重華大聖而漁不償網。然後玉璜表營丘之祚。大功有二十之高。何必譏之以情嬾。而察才以相士乎。夫二人分財。取少爲廉。余今讓天下之豐沃。處茲邦之福塊。舍安昌之膏腴。取北郭之無欲。誠萬物之可細。亦何往而不足哉。北辰以不改。爲衆星之尊。五嶽以不遷。爲羣望之宗。蟋蟀屢移而不貴。禽魚鑿深則逢患。方將墾九典之蕪蕪。播六德之嘉穀。厥田龜於上土之科。其收盈乎天地之間。何必耕耘爲務哉。昔被衣以弃財止盜。庾氏以推璧厲貪。疏廣散金以除子孫之禍。叔敖取墉以弭可欲之憂。牛缺以載珍致寇。陶谷以多藏召殃。得失較然。可無鑒乎。於是問者。抑然良久。口張而不能噙。首俛而不能仰。慨而嗟乎。始悟立不朽之言者。不以產業汨和。追下帷之績者。不以窺園涓目。子以臭雜

之甘呼駕風。擗蟹之計要猛虎。豈不陋乎。鄙哉。子之不風知也。

安貧第三十六

抱朴子曰。昔漢火寢耀。龍戰虎爭。九有幅裂。三家鼎據。有樂天先生者。避地蓬轉。播流岷益。始處昵於文休。未見知於孔明。而言高行方。獨立不羣。時人憚焉。莫之或與。時二公之力。不能建衆。遂令斯生沈抑衡華。齒漸桑榆。而韋布不改。而時主思賢。不聞不知。當途之士。莫舉莫貢。潛側武之陋巷。竄繩樞之蓬屋。進廢經世之務。退忘治生之車。藜藿屢空。朝不謀夕。於是偶俗公子造而詰之曰。蓋聞有伊呂之才者。不久滯於窮賤。懷猗頓之術者。不長處於飢寒。達者貴其知變。智士驗乎不匱。故范生出則滅吳霸越。爲命世之佐。入則貨殖營生。累萬金之貲。天貧在六極。富在五福。詩笑咎矣。易貴聚人。垂餌香則鱸鮪來。懸賞厚則果毅奮。長卿所以解犢鼻而擁朱旄。曲逆所以以下席扉而享茅土。不韋所以食十萬之邑。絳侯所以拔圜圍之困也。故下鄉儉而獲悔咎之辰。漂嫗豐而蒙千金之報。先生無少伯之奇略。專銳思乎六經。忽絕糧(原注陟良切)之實禍。慕不朽之虛名。恥詭遇以干祿。羞銜沽以要榮。冀西伯之方畋。俟黃河之將清。甘列子之菜色。鏡全神而遺形。何異圖畫騏驎。以代徒行之勞。遙指海水。以解口焦之渴。張魚網於峻極之巔。施釣緝於修木之末。雖自以爲得所。猶未免乎迂闊也。事無身後之功。物無違時之盛。今海內瓜分。英雄力競。象恭滔天。猾夏放命。驚蹇星馳。以兼路。豺狼奮口而交爭。當途投袂以訟屈。素士蒙塵以履徑。純儒釋皇道而治五霸之術。碩生弃四科而恤月旦之評。筐篚實者。進於草萊。乏資地者。退於朝廷。握黃白者。排金門而陟玉堂。誦方策者。結世讎而委泥瀟。贊幣濃者。瓦石成珪璋。請託薄者。龍駭弃林柯。黨援多者。借驚颯以凌雲。交結狹者。侶跛繫以沈泳。夫丸泥已不能遏彭蠡之沸騰。獨賢亦焉能反流通之失正。今先生入無儋石之儲。出無束脩之調。徒含章如龍鳳。被文如虎豹。吐之如波濤。陳之如錦繡。而凍餓於環堵。何計疏之可弔。奚不汎輕舟以託迅。御飛帆以遠之。交瑰貨於朔南。收金碧於九疑。迪崔烈之退武。廢好爵於清時。徒疲勞於述作。豈蟬蛻之有期也。獨苦身以爲名。乃黃老之所嗤也。樂天先生答曰。六藝備研。八索必該。斯則富矣。振翰擣藻。德音無窮。斯則貴矣。求仁仁至。舍旃焉如。夫棲重淵以頤靈。外萬物而自得。遺紛埃於險塗。澄精神於

玄默。不窺牖以遐覽。判微言而靡惑。雖復設之以台鼎。猶確爾而弗革也。曷官憂貧而與賈豎爭利。戚窳而與凡瑣競達哉。吾子苟知商販可以崇寶耕也。可以免飢。不識逐麋者不顧兔。道遠者其到遲也。且夫尙父之鼓刀。素首乃吐奇也。萬鈞之爲重。衝飈不能移。簫韶未九成。靈鳥不紆儀也。是以俟扶搖而登蒼霄者。不充詘於蓬蒿之杪。騁蘭筋以陟六萬者。不爭途乎蹇驢之羣。大孝必畏辱親之險。故子春戰慄於下堂。上智不貴難得之財。故唐虞捐金而抵璧。明哲消禍於未來。知士聞利則慮害。而吾子訊僕以汎舟。莘莘於潤屋。勸隋珠之彈雀。探虎口以奪肉。輕遺體於不測。觸重險以遠至。忘髮膚之明戒。尋乾沒於難冀。若夫焚輪傾巖。木拔石飛。陽侯山峙。洪濤羸。輕腹塵漂。力與心違。徒嗟泣而罔逮。乃悟達者之見微也。昔回憲以清苦稱高。陳平以無金免危。廣漢以好利喪身。牛缺以載寶灰糜。匹夫枉死於懷璧。豐狐召災於美皮。今吾子督余以誨盜之業。敦余以召賊之策。進醜酒以獻酬。非養壽之忠益。夫士以三墳爲金玉。五典爲琴箏。講肆爲鍾鼓。百家爲笙簧。使味道者以辭鮑。酣德者以義醒。超流俗以高蹈。軼億代而揚聲。方長驅以獨往。何貨賄之穢情。夫藏多者亡厚。好謙者忌盈。含夜光者速割。循覆車者必傾。過載者沈其舟。慾勝者殺其生。蓋下士所用心。上德所未營也。於是問者茫然自失。請備門生之末編。永寶長生之良方焉。

仁明卷第二十七

抱朴子曰。門人共論仁明之先後。各據所見。乃以諮余。余告之曰。三光垂象者乾也。厚載無窮者坤也。乾有仁而兼明。坤有仁而無明。卑高之數。不以邈乎。夫唯聖人。與天合德。故唐堯以欽明冠典。仲尼以明義首篇。明明在上。元首之尊稱也。明哲保身。大雅之絕蹤也。蜎飛蠕動。亦能有仁。故其意愛弘於長育。哀傷著於喟嘆。(原注上竹交切下子笑切嚼也)然赴阨窅而無猜。入罽羅而不覺。有仁無明。故竝趨禍而攸失熾。潛景以易咀生。(各本如此。盧本作組圭)結棟宇以免巢穴。選禾稼以代毒烈。制衣裳以攻裸飾。後舟楫以濟不通。服牛馬以息負步。序等威以鎮禍亂。造器械以戒不虞。創書契以治百官。制禮律以肅風教。皆大明之所爲。非偏人之所能辯也。夫心不違仁而明不經國。危亡之禍。無以杜遏。亦可知矣。夫料盛衰於未兆。探機事於無形。指倚伏於理外。距浸潤

於根生者。明之功也。垂惻隱於昆蟲。雖見犯而不枝。觀穀觶而改牲。避行葦而不蹈者。仁之事也。爾則明者才也。仁者行也。殺身成仁之行。可力爲。而至鑿玄測幽之明。難妄假。精粗之分。居然殊矣。夫體不忍之仁。無臧否之明。則心惑僞真。神亂朱紫。思算不分。邪正不識。不逮安危。則一身之不保。何暇立以濟物乎。昔姬公非無友于之愛。而涕泣以滅親。石碯非無天性之慈。而割私以奉公。蓋明見事體。不溺近情。遂爲純臣。以義斷恩。舍仁用明。以計抑仁。仁可時廢。而明不可無也。湯武逆取順守。誠不仁也。應天革命。以其明也。徐偃修仁以朝。同班外墜。城池之險。內無戈甲之備。亡國破家。不明之禍也。門人曰。仲尼歎仁爲任重而道遠。又云。人而不仁。如禮何。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孟子曰。仁。宅也。義。路也。人無惻隱之心。非仁也。三代得天下以仁。失天下以不仁。此皆聖賢之格言。竹素之顯證也。而先生貴明。未見典據。小子蔽闇。竊所惑焉。抱朴子答曰。古人云。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子近之矣。曩六國相吞。豺虎力競。高權詐而下道德。尙殺伐而廢退讓。孟生方欲抑頓貪殘。褒隆仁義。安得不勤勤諄諄。獨稱仁邪。然未有片言。云仁勝明也。譬猶疫癘之時。醫巫爲貴。異口同辭。唯論藥石。豈可便謂鍼艾之伎。過於長生久視之道乎。且吾以爲仁明之事。布於方策。直欲切理示。大較精神。舉一隅耳。而子猶日用而不知。云明事之無據乎。乾稱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是立天以明。無不包也。坤云至哉萬物資生。是地德仁。承順而已。先後之理。不亦炳然。詩云。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明明天子。令問不已。易曰。王明。並受其福。幽贊神明。神而明之。此則明之與神合體。誠非純仁。所能企擬也。孔子曰。聰明神武。不云聰仁。又曰。昔者明王之治天下。不曰仁王。春秋傳曰。明德惟馨。不云仁德。書云。元首明哉。不曰仁哉。老子歎上士。則曰明白四達。其說衰薄。則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易曰。王者南面向明。不云向仁也。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爲仁由己。斯則人人可爲之也。至於聰明。何可督哉。故孟子云。凡見赤子將入井。莫不趨而救之。以此觀之。則莫不有仁心。但厚薄之閒。而聰明之分時而有耳。昔崔杼不殺晏嬰。晏嬰謂杼爲大不仁。而有小仁。然則姦臣賊子。猶能有仁矣。門人又曰。易稱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然則人莫大於仁也。抱朴子答曰。所以云爾者。以爲仁在於行。行可力爲。而明入於神。必須天授之才。非所以訓故也。

博喻卷第二十八

抱朴子曰。盈乎萬鈞。必起于鎔銖。竦秀凌霄。必始於分毫。是以行際集而南溟就。無涯之曠。尋常積而玄圃致。極天之高。

抱朴子曰。騁逸策迅者。雖遺景而不勞。因風凌波者。雖濟危而不傾。是以元凱分職。而則天之勳就。伊呂既任。而革命之功成。

抱朴子曰。瓊艘瑤楫。無涉川之用。金弧玉弦。無激矢之能。是以介潔而無政事者。非撥亂之器。儒雅而乏治略者。非翼亮之才。

抱朴子曰。閔風玄圃。不借高於丘垤。懸黎結綠。不假觀於瓊珉。是以英偉不羣。而幽蕙之芬駭。峻概獨立。而衆禽之響振。

抱朴子曰。冰炭不銜。能於冷熱。瑾瑜不證。珍而體著。(疑有誤)是以君子恭己。不恤乎莫與。至人尸居。心遺乎毀譽。

抱朴子曰。衝飄傾山。而不能効力於拔薹。火鑠金石。而不能耀烈以起煙。是以淮陰善戰守。而拙理治之策。絳侯安社稷。而乏承對之給。

抱朴子曰。徇名者不以授命爲難。重身者不以近欲累情。是以紀信甘灰糜而不恨。楊朱同一毛於連城。

抱朴子曰。小鮮不解。靈虯之遠規。覺驚不知。鳩鵲之非匹。是以耦耕者笑陳勝之投耒。淺識者嗤孔明之抱膝。

抱朴子曰。淳鈞之鋒。驗於犀兕。宣慈之良。効於明試。是以同否則元凱與斗筭無殊。竝任則騶騏與駑駘不異。

抱朴子曰。器非瑚筮。必進銳而退速。量擬伊呂。雖發晚而到早。是以鶴鷄倦翮。猶不越乎蓬杪。鸞雛徐起。顧眄而戾蒼昊。

抱朴子曰。否終則承之以泰。晦極則清輝展耀。是以垂耳吳阪者。騁千里之逸軌。縈鱗九淵者。凌虹霓以高蹈。抱朴子曰。九斷四屬者。蘊藻所以表靈。摧柯碎葉者。菑蕙所以增芬。是以夷吾桎檻。而建匡合之績。應侯困辱。而著入秦之勳。

抱朴子曰。所競者細。則利同而讎結。善否殊塗。則事異而口生。(藏本作結生舊寫本空白一字)是以媼母宿瘤。

惡見西施之豔容。商臣小白。憎聞延州之退耕。

抱朴子曰。精鈍舛迹。則凌遲者愧恨。壯弱異科。則扛鼎者見忌。是以淮陰顯擢。而庸隸悒悒。以疾其超。武安功高。而范雎飾談以破其事。

抱朴子曰。必死之病。不下苦口之藥。朽爛之材。不受雕鏤之飾。是以比干匪躬。而剖心於精忠。田豐見微。而夷戮於言直。

抱朴子曰。嶧陽孤桐。不能無絃而激哀響。大夏孤竹。不能莫吹而吐清聲。是以官卑者稷禹不能康庶績。權薄者伊周不能臻升平。

抱朴子曰。登峻者戒在於窮高。濟深者禍生於舟重。是以西秦有思上蔡之李斯。東越有悔盈亢（藏本作抗今從舊寫本）之文種。

抱朴子曰。剛柔有不易之質。貞撓有天然之性。是以百鍊而南金不虧其真。危困而烈士不失其正。

抱朴子曰。不以其道。則富貴不足居。違仁舍義。雖期頤不足吝。是以卞隨負石以投淵。仲由甘心以赴刃。

抱朴子曰。卑高不可以一槩齊。餐廩不可以勸沮化。是以惠施患從車之苦少。莊周憂得魚之方多。

抱朴子曰。出處有冰炭之殊。躁靜有飛沈之異。是以墨翟以重鬪怡顏。箕叟以遺世得意。

抱朴子曰。適心者交淺而愛深。忤神者接久而彌乖。是以聲同則傾蓋而居昵。道異則白首而無愛。

抱朴子曰。餘糧鷄首。涉川之良器也。權之以北狄。則沈漂於波流焉。蒲梢汗血。迅趨之駿足也。御非造父。則傾僂於嶮塗焉。青萍臺曹。剡鋒之精絕也。操者非羽越。則有自傷之患焉。勁兵銳卒。撥亂之神物也。用者非明哲。則速自焚之禍焉。

抱朴子曰。明主官人。不令出其器。忠臣居位。不敢過其量。非其才而妄授。非所堪而虛任。猶冰碗之盛沸湯。葭莖之包烈火。綴萬鈞於腐索。加倍載於扁舟。

抱朴子曰。豹狐之裘。不爲負薪施。九成六變。不爲擊夫設。高唱遠和。不爲庸愚吐。忘身致果。不爲薄德作。

抱朴子曰。民財匱乏而求不已。下力竭（羣書治要作極）矣。而役不休。欲怨歎之（本作難而從羣書治要改）。不生。規其寧之惟永。猶斷根以續枝。割背以裨腹。刻目以廣明。剋耳以開聰也。

抱朴子曰。法無一定。而慕權宜之隨時。功不倍前。而好屢變以偶俗。猶削高馬以適卑車。削附蹠以就褊履。斷長劍以赴短鞞。割尺璧以納促匣也。

抱朴子曰。止波之修鱗。不出窮谷之隘。鸞棲之峻木。不秀培塿之卑。九疇之格言。不吐庸猥之口。金版之高算。不出恆民之懷。觀百抱之枝。則足以知其本之不細。觀汪濊之文。則足以覺其人之淵濇。

抱朴子曰。桑林鬱藹。無補柏木之瘦冽。膏壤帶郭。無解黔敖之蒙袂。然繭續綿紈。此之自出。千倉萬箱。於是乎生。故識遠者貴本。見近者務末。

抱朴子曰。體粗者繫形。知精者得神。原始見終者。有可推之緒。得之未昧者。無假物之因。是以畫見天地。未足稱明。夜察分毫。乃爲絕倫。

抱朴子曰。芳藻春耀。不能離柯以久鮮。吞舟之魚。不能舍水而攝生。是以名美而實不副者。必無沒世之風。位高而器不稱者。不免致寇之敗。

抱朴子曰。忍痛苦之藥石者。所以除伐命之疾。嬰甲冑之重冷者。所以扞鋒鏑之集。潔操履之拘苦者。所以全拔萃之業。納拂心之至言者。所以無易方之惑也。

抱朴子曰。鸞鳳競粒於庭場。則受喪於鷄鶩。龍麟雜廁於芻豢。則見黷於六牲。是以商老棲峻以播魏世之操。卜隨赴深以全遺物之聲。

抱朴子曰。浚井不傑。則泥滓滋積。嘉穀不耘。則莠莠彌蔓。學而不思。則疑闕實繁。講而不精。則長惑喪功。

抱朴子曰。積萬金於篋匱。雖儉乏而不用。則未知其有異於貧窶。懷逸藻於胸心。不寄意於翰素。則未知其有別

於庸猥。

抱朴子曰：南威青琴，姣冶之極，而必俟盛飾以增麗。回賜游夏，雖天才雋朗，而實須墳誥以廣智。

抱朴子曰：丹幃接網，組帳重蔭，則醜姿駭矣。朱漆飾致，錯塗炫耀，則枯木隱矣。是以六藝備則卑鄙化爲君子，衆譽集則孤陋絕乎貴遊。

抱朴子曰：繁林駢蓄，則羽族雲萃。玄淵浩汗，則鱗羣競赴。德盛業廣，則宅心者衆。舍瑕錄用，卽遠懷近集。

抱朴子曰：尋飛絕景之足，而不能騁逸，放於呂梁。凌波泳淵之屬，而不能陟峻而攀危，故離朱剖秋毫於百步，而不能辯八音之雅俗。子野合通靈之絕響，而不能指白黑於咫尺。

抱朴子曰：四聰廣闢，則箴和納景。萬勿虛己，則行潦交赴。故博采之道弘，則異聞畢集。庭燎之耀輝，則奇士叩角。

諛謗之木，則有過必知。敢諫之鼓懸，則直言必獻。

抱朴子曰：能言莫不褻亮，而堯政不必皆得也。舉世莫不貶桀，而桀事不必盡失也。故一條之枯，不損繁林之蒼。

藹藹蒿麥，冬生無解，畢發之肅殺。西施有所惡而不能滅其美者，美多也。嫫母有所善而不能救其醜者，醜篤也。

抱朴子曰：身與名難兩濟，功與神難並全。支離其德者，苦而必安。用以適世者，樂而多危。故鸞禽以奮擊拘繫，言

鳥以智慧見籠。瓊瑤以符采剖判，三金以琦玩冶鑠。蘭茝以芬馨剪刈，文梓以含音受伐。是以翠蚪覩化益而登

玄雲，靈鳳值孟戲而反丹穴。子永歎天倫之偉，漆園悲被繡之慘。

抱朴子曰：萬粟傾角，猛虎爲之含牙。千禽鱗萃，鸞鳥爲之握爪。是以四國流言，公且不能遏謗者盈路，而（藏本

而字在子產下，今從舊寫本）子產無以塞。

抱朴子曰：威施之豔，粉黛無以加。二至之氣，吹噓不能增。是以懷英逸之量者，不務風格以示異。體邈俗之器者，

不恤小譽以徇通。

抱朴子曰：鱗止鳳儀，所患在少。狐鳴梟呼，世忌其多。是以俊乂盈朝，而求賢者未倦。讒佞作威，而忠貞者切齒。

抱朴子曰：多力何必孟賁，烏獲逸容豈唯鄭且毛嬙。飄迅非徒驪羅，驢騾立斷未獨沈閭干將。是以能立素王之

業者，不必東魯之丘。能治（藏本作洽，今從舊寫本）掩枯之仁者，不必西鄰之昌。

抱朴子曰。靈鳳振響於朝陽。未有惠物之益。而莫不澄聽於下風焉。鳴臯宵集於垣宇。未有分釐之損。而莫不掩耳而注鏞焉。故善言之往。無遠不悅。惡辭之來。靡近不忤。猶日月無謝於貞明。枉矢見忘於暫出。

抱朴子曰。影無違形之狀。名無離實之文。故背源之水。必不能揚長流。以東漸。非時之華。必不能稽輝藻於冰霜。抱朴子曰。鋸牙之獸。雖低伏而見憚。揮斧之蟲。雖踈形而不威。故君子被褐窮而不可輕。小人軒冕達而不足重。

抱朴子曰。逸麟逍遙大荒之表。故無機穿之禍。靈鶴振翅玄圃之峯。以違罽羅之患。何必曲穴而永懷怵惕。何必衝蘆而慘慘畏容。故充乎宰割之用者。必愛乎芻豢者也。給乎煎熬之膳者。必安乎庭立者也。

抱朴子曰。聰者貴於理遺音於千載之外。而得興亡之迹。明者珍於鑒逸羣於寒瘁之中。而抽匡世之器。若夫聆繁會之響。而顧問於庸工。非延州之清聽也。枉英遠之才。而諮之於常人。非獨見之奇識也。故與不賞物者而論用凌儕之器。是使替者指五色也。與妬勝己者而謀舉疾惡之賢。是與狐議治裘也。

抱朴子曰。鷲駭危苦於峻峻之端。不樂拂守之役。吉光飢渴於冰霜之野。不願犧牲之飽。孤竹不以絕粒。易鹿臺之富。子廉不以困匱。貿銅山之豐。

抱朴子曰。志合者不以山海爲遠。道乖者不以咫尺爲近。故有跋涉而游集。亦或密邇而不接。

抱朴子曰。華袞燦爛。非隻色之功。蒿岱之峻。非一簣之積。故九子任而康凝之績熙。四七授而佐命之勳著。

抱朴子曰。翠虬無翅而天飛。騰蛇無足而電驚。鼈無耳而善聞。蚓無口而揚聲。故臯繇暗而與辯者同功。晉野瞽而與離朱齊明。

抱朴子曰。官達者才未必當其位。譽美者實未必副其名。故鋸齒不能咀嚼。箕舌不能別味。壺耳不能理音。麝鼻不能識氣。釜目不能據望。舒之景。牀足不能有尋常之逝。

抱朴子曰。路人不能挽勁命中。而識養由之射。顏子不能控轡振策。而知東野之敗。故有不能下碁而經目識勝負。不能微絃而過耳解鄭雅者。

抱朴子曰。垂蔭萬畝者。必出峻極之嶽。滔天襄陵者。必發板桐之源。魏世之勳。必由絕倫之器。定傾之算。必吐冠俗之懷。是以螭螟之巢。無乘風之羽。溝澮之中。無宵朗之琦。

抱朴子曰。衝飄焚輪。原火所以增熾也。而螢燭值之而反滅。甘雨膏澤。嘉生所以繁榮也。而枯木得之以燒朽。朱輪華轂。俊民之大寶也。而負乘竊之而召禍。鼎食萬鍾。宣力之弘報也。而近才受之以覆餗。

抱朴子曰。屠犀爲甲。給乎專征之服。裂翠爲華。集乎后妃之首。雖出幽谷。選于喬木。然爲二物之計。未若棲窟於林薄。攝生乎榛藪也。故靈龜寧曳尾於塗中。而不願巾笥之寶。澤雉樂十步之啄。以違鷄鶩之禍。

抱朴子曰。偏才不足以經周用。隻長不足以濟衆短。是以雞知將旦。不能究陰陽之歷數。鵠識夜半。不能極晷景之道度。山鳩知晴雨於將來。不能明天文。蛇蟻知潛泉之所居。不能達地理。

抱朴子曰。禁令不明。而嚴刑以靜亂。廟算不精。而窮兵以侵鄰。猶鈇禾以討蝗蟲。伐木以殺蠹蝸。(羣書治要作蛄蝸)食毒以中蚤蝨。徹舍以逐雀鼠也。

抱朴子曰。銳鋒產乎鈍石。明火熾乎闇木。貴珠出乎賤蚌。美玉出乎醜璞。是以不可以父母限重華。不可以祖稱量衛霍也。

抱朴子曰。志得則顏怡。意失則容戚。本朽則末枯。源淺則流促。有諸中者必形乎表。發乎顛者必著乎遠。抱朴子曰。妍姿媚貌。形色不齊。而悅情可均。絲竹金石。五聲詭韻。而快耳不異。繳飛鉤沈。習舉置抑。而有獲同功。樹勳立言。出處殊塗。而所貴一致。

抱朴子曰。利豐者害厚。質美者召災。是以南禽殲於藻羽。穴豹死於文皮。鱣鯉積於玄淵。麋鹿聚而繁林。焚金玉崇而寇盜至。名位高而憂責集。

抱朴子曰。商風齊肅。則絳扇廢。登危陟峻。則輕舟棄。干戈雲擾。則文儒退。喪亂既平。則武夫黜。抱朴子曰。價直萬金者。不待見其物而好惡可別矣。條枝連抱者。不俟圍其木而巨細可論矣。故望洪濤之滔天。

則知其不起乎潢汙之中矣。觀翰草之汪濊。則知其不出乎章句之徒矣。

抱朴子曰。丹華綠草。不拘於曲瘁之株。紫芝芳秀。不限於斥鹵之壤。是以受玄珪以告成者。生於四罪之門。承歷數於文祖者。出於頑嚚之家。

抱朴子曰。善言居室。則靡遠不應。枉直不中。則無近不離。是以宋野有退舍之熒惑。殷朝有外奔之昵屬。四環至

自少廣之表。鹿馬變於蕭牆之裏。

抱朴子曰。荆卿朱亥。不示勇於怯弱之間。孟賁馮婦。不奮戈戟於俚俠之羣。英儒碩生。不飾細辯於淺近之徒。達人偉士。不變皎察於流俗之中。

抱朴子曰。盤旋揖讓。非禦寇之容。擗甲纓冑。非廟堂之飾。垂紳振佩。不可以揮刃爭鋒。規行矩步。不可以救火拯溺。

抱朴子曰。乾坤陶育而庶物不識其惠者。由乎其益無方也。大人神化而羣細不覺其施者。由乎治之於未有也。故可知者小也。易料者少也。

抱朴子曰。娥英任姒。不以蠶織爲首稱。湯武漢高。不以細行招近譽。故澄視於三辰者。不遑紆鑒於井谷。清聽於韶護者。豈暇垂耳於桑閒。

抱朴子曰。膚表或不可以論中。望貌或不可以核能。仲尼似喪家之狗。公且類朴斲之材。咎繇面如蒙俱。伊尹形若槁骸。及龍陽宋朝。猶士偶之冠夜光。藉孺董鄧。猶錦紈之裹塵埃也。

抱朴子曰。勛華不能化下愚。故教不行於子弟。辛癸不能改上智。故惡不染於三仁。抱朴子曰。至大有所不能變。極細有所不能奪。故冰霜肅殺。不能凋菽麥之茂。熾暑鬱陰。不能消雪山之凍。颯風蕩海。不能使潛泉揚波。春澤榮物。不能使枯卉發華。

抱朴子曰。泣血之寶。仰磁礪以攜景。沈閭孟勞。須楚砥以斂鋒。駟駟待王孫而致遠。令質俟隱括而成德。

抱朴子曰。棲鸞戢鷲。雖飢渴而不願籠委於庖人之室。乘黃天鹿。雖幽飢而不樂芻秣於濯龍之廐。是以授蜩之與。忘萬物於芳林。垂綸之生。忽執珪於南楚。

抱朴子曰。方圓舛狀。逝止異歸。故渾象尊於行健。坤后貴於安貞。七政四氣。以周流成功。五嶽六柱。以峙靜作鎮。是以宋墨楚申。以載馳存國。干木胡明。以無爲折衝。

抱朴子曰。得意於丘園者。身否而神泰。役己以恤物者。形逸而心勞。故抱甕灌園者。歡於台宰。嘔餐茹薇者。笑乎鼎食。仗策去幽者。形如脂腊。夜以待旦者。勤憂損命。

抱朴子曰。仁忍有天淵之絕。善否猶有無之覺。騶虞側足以蹈虛。豺狼掩羣以害生。虞卿捐相印以濟窮。華公讓
三事以推賢。李斯疾勝已而殺韓非。龐涓患不如而刑孫臆。
抱朴子曰。用得其長。則才無或棄。偏詰其短。則觸物無可。故輕羅霧縠。冷服之麗也。而不可以禦流鏑。沈閭巨闕。
斷斬之良也。而不可以挑脚刺。

抱朴子曰。小疵不足以損大器。短狹不足以累長才。日月挾蟲鳥之瑕。不妨麗天之景。黃河合泥滓之濁。不害凌
山之流。樹塞不可以棄夷。吾奪田不可以薄蕭。何竊妻不可以廢相如。受金不可以斥陳平。

抱朴子曰。虎豹不能搏噬於波濤之中。騰蛇（虛本作騰蛇）不能登凌於不霧之日。螭雉兔則鸞鳳不及。鷹鷂引
耕犁則龍麟不逮雙峙。故武夫勇士。無用乎晏如之世。碩生逸才。不貴乎力競之運。

抱朴子曰。兩絆而項領。則騏驥與蹇驢同矣。失林而居檻。則獫狁與獯貉等矣。韜鋒而不擊。則龍泉與鉛刀均矣。
才遠而任近。則英俊與庸瑣比矣。若乃求千里之迹於繁維之駿。責匠世之勳於劇碎之賢。謂之不惑。吾不信也。

抱朴子曰。捐茶茹蒿者。必無識甘之口。棄瓊拾礫者。必無甄珍之明。薄九成而悅北鄙者。吾知其不能格靈祇而
儀翔鳳矣。舍英秀而杖常民者。吾知其不能敘彝倫而臻升平矣。

抱朴子曰。達乎通塞之至理者。不憤悒於窮否。審乎自然之有命者。不猶豫於道行。故繫抑淵垮。則遺愠悶之心。
振耀宸辰。而無得意之色。三仕三已。則其人也。

抱朴子曰。否泰繫乎運。窮達不足以論士。得失在乎適偶。（舊寫本無偶字）營辱不可以才量。（當作量才）時命
不可以力求。遭遇不可以智違。故尙父者。老婦之棄夫。韓信者。乞食之餓子。蕭公者。斗筲之吏。黥布者。刑黜之亡
隸。當其行龍姿於虺蜥之中。卷鳳翅乎斥鷃之羣。則彼龍后。謂爲其倫。

抱朴子曰。四靈駢逸。而爲隆平之符。幽人嘉遁。而爲有國之寶。何必司晨而銜鑣。羈紲於憂責哉。有用人之用也。
無用我之用也。徇身者不以名汨和。修生者不以物累己。

抱朴子曰。量才而授者。不求功於器外。揆能而受者。不負責於力盡。故滅熒燭者。不煩滄海。扛斤兩者。不事烏獲。
運薪輦鹽。不宜枉騏驥之腳。碎職瑣任。安足屈獨行之俊矣。

抱朴子曰。鄙淪之流。不能運大白之艘。升合之器。不能容千鍾之物。熠燿不能竝表微之景。常才不能別逸倫之器。蓋造化所假。聰明有本根也。

抱朴子曰。鄙人笑下里之淫鼃。而薄六莖之和音。庸夫好悅耳之華譽。而惡利行之良規。故宋玉舍其延靈之精聲。智士招其獨見之遠謀。

抱朴子曰。瓊珉山積。不能無挾瑕之器。鄧林千里。不能無偏枯之木。論珍則不可以細疵棄巨美。語大則不可以少累廢其多故。叛主者良平也。而吐六奇以安上。羣盜者彭越也。而建弘勳於佐命。

抱朴子曰。五嶽巍峨。不以藏疾傷其極天之高。滄海滉漾。不以含垢累其無涯之廣。故九德尙寬以得衆。宣泥汎愛而與進。

廣譬卷第二十九

抱朴子曰。立德踐言。行全操清。斯則富矣。何必玉帛之崇乎。高尚其志。不降不辱。斯則貴矣。何必青紫之兼掇也。俗民不能識其度量。庸夫不得揣其銓衡。是則高矣。何必凌雲而蹈覽乎。問者莫或測其淵流。求者未有覺其短乏。是則深矣。何必洞河而淪海乎。四海苟備。雖室有懸磬之簞。可以無羨乎。鑄山而煑海矣。身處鳥獸之羣。可以不渴乎。朱輪而華轂矣。

抱朴子曰。潛靈俟慶雲以騰竦。棲鴻階勁風以凌虛。素鱗須姬發而躍。白雉待公旦而來。姜老值西伯而投磻。溪之綸。韓英遭漢高乃騁撥亂之才。

抱朴子曰。澄精神於玄一者。則形器可忘。魏高節以外物者。則富貴可遺。故支離之口。舊寫本空白一字。藏本不空。盧本作支離。魏高。偉造化而怡顏。北人箕叟。棲嵩岫而得意焉。

抱朴子曰。粗理不可浹全。能事不可畢兼。故懸象明而可蔽。山川滯而或移。金玉剛而可柔。堅冰密而可離。公且不能與伯氏跟絀於馮雲之峻。仲尼不能與呂梁較伎於百仞之溪。

抱朴子曰。震雷不能細其音以協金石之和。日月不能私其耀以就曲照之惠。大川不能促其涯以適速濟之情。

五兵不能削其峻以副陟者之欲。故廣車不能荷其轍以苟通於狹路。高士不能掩其節以同塵於隘俗。

抱朴子曰。陰陽以廣陶瘠物。三光以普照著明。蒿華以藏疾爲曠。北溟以含垢稱大。碩儒以與進弘道。遠數以博愛容衆。

抱朴子曰。靈龜之甲。不必爲戰施。麟角鳳爪。不必爲鬪設。故雋生不釋劍於平世。擊柝不輟備於思危。

抱朴子曰。南金不爲虞幽而自輕。瑾瑜不以居深而止潔。志道者不以否滯而改圖。守正者不以莫賞而苟合。

抱朴子曰。登玄圃者。悟丘阜之卑。浮溟海者。識池沼之褊。披九典乃覺牆面之篤蔽。聞至道乃知拘俗之多迷。

抱朴子曰。渾沌之原。無皎澄之流。臺螿之根。無連抱之枝。分寸之燼。無炎遠之熱。隙穴之中。無炳蔚之羣。鈎曲之形。無繩直之影。參差之上。無整齊之下。

抱朴子曰。不覩瓊琨之熠爍。則不覺瓦礫之可賤。不覩虎豹之或蔚。則不知犬羊之質漫。聆白雪之九成。然後悟巴人之極鄙。識儒雅之汪濊。爾乃悲不學之固陋。

抱朴子曰。無當之玉盃。不如全用之埏埴。寸裂之錦黻。未若堅完之韋布。故夏姬之無禮。不如孤逐之皎潔。富貴之多罪。不如貧賤之履道。

抱朴子曰。猛獸不奮搏於度外。鷹鷂不揮翮以妄擊。若廟筭既內。不揆德。進取又外。不量力。猶輕羽之沒洪鑪。飛雪之委沸鑊。朝菌之試干將。烹犢之犯虬虎也。

抱朴子曰。三辰蔽於天。則清景暗於地。根芟蹶於此。則柯條瘁於彼。道失於近。則禍及於遠。政繆於上。而民困於下。

抱朴子曰。務於遠者。或失於近。治其外者。或患生乎內。覆頭者。不必能令足不濡。蔽腹者。不必能令背不傷。故秦始築城遏胡。而禍發幃幘。漢武懸旌萬里。而變起蕭牆。

抱朴子曰。人才無定珍。器用無常道。進趨者。以適世爲奇。役御者。以合時爲妙。故玄冰結則五明捐。隆暑熾則裘鏹退。高鳥聚則良弓發。狡兔多則虛鵲走。干戈興則武夫奮。韶夏作則文儒起。

抱朴子曰。傲脩流揚朝宗者。不可以背五城而跨積石。舒翠葉吐丹葩者。不可以舍洪菱而去繁柯。敗源失本。鈔

不枯沔。叛聖違經。理不弘濟。

抱朴子曰。四瀆辯源。五河分流。赴卑注海。殊塗同歸。色不均而皆豔。音不同而咸悲。香非一而並芳。味不等而悉美。

抱朴子曰。物貴濟事而飾爲其末。化俗以德而言非其本。故縣布可以禦寒。不必貂狐。淳素可以匠物。不在文辯。抱朴子曰。衝飈謚氣。則轉蓬山峙。脩網旣舒。則萬目齊理。故未上有好謙而下慢。主賤寶而俗貧。

抱朴子曰。事有緣微而成著。物有治近而致遠。故修步武之池。而引沈鱗於江海。豐朝陽之林。而延靈禽於丹穴。設象於槃孟。而翠虵降於玄霄。委灰於尺水。而望舒變於太極。是以晉文回輪於勇蟲。而壯士雲赴。句踐曲躬於怒鼃。而戎卒輕死。九九顯而扣角之俊至。枯骨掩而參分之仁洽。

抱朴子曰。膏壤在芟。而枯葉含榮。率俗以身。則不言而化。故有唐以鹿裘臻太平。齊桓以捐紫止奢競。章華構而豐屋之過成。露臺輟而玄默之風行。

抱朴子曰。聰者。料興亡於遺音之絕響。明者。覲機理於玄微之未形。故越人見齊桓不振之徵於未覺之疾。箕子識殷人鹿臺之禍於象箸之初。

抱朴子曰。二儀不能廢春秋以成歲。明主不能舍刑德以致治。故誅貴所以立威。賞賤所以勸善。罰上聲。則姦萌破而非。(藏本脫非字各本有)懦弱所能用也。惠下逮。則遠人懷而非。儉吝所能辦也。

抱朴子曰。浮海滄者。必精占於風氣。故保利涉之福。善莅政者。必戰戰於得失。故享惟永之慶。故關君之所輕。蓋明主之所重也。亡國之所棄。則治世之所行也。

抱朴子曰。臺釐踳於機。則尋常違於的。與奪失於此。則善否亂於彼。邪正混侔。則彙倫攸斁。功過不料。則庶績以崩。故明君賞猶春雨。而無霖淫之失。罰擬秋霜。而無詭時之嚴。

抱朴子曰。明銓衡者。所重不可得誣也。仗法度者。所愛不可得私也。故得人者。先得之於己者也。失人者。先失之於己者也。未有得己而失人。失己而得人者也。

抱朴子曰。明主躬操威恩。不假人以利器。暗主倒執干戈。雖名尊而勢去。故制慶賞而得衆者。田常所以奪齊也。

擅威福而專朝者。王莽所以篡漢也。

抱朴子曰：常制不可以待變化。一途不可以應無方。刻船不可以索遺劍。膠柱不可以諧清音。故翠蓋不設於晴朗。朱輪不施於涉川。味淡則加之以鹽。沸溢則增水而滅火。

抱朴子曰：丹書鐵券。刺牲敵血。不能救違約之弊。則難以結繩檢矣。五刑九伐。赤族之威。（藏本作威。從舊寫本改）不足以止覬覦之姦。則不可以舞干化矣。是以書有世重之文。易有隨時之宜。

抱朴子曰：人有識真之明者。不可欺以僞也。有揣深之智者。不可誑以淺也。不然。以虺蛇爲應龍。狐鴟爲麟鳳矣。抱朴子曰：世有雷同之譽。而未必賢也。俗有謹譁之毀。而未必惡也。是以迎而許之者。未若鑒其事而試其用。逆而距之者。未若聽其言而課其實。則佞媚不以虛談進。良能不以孤弱退。鴛鴦駁望於大輅。戎虵揚鑣而電騁。則功胡大而不可建。道胡遠而不可到。

抱朴子曰：潛朽之木。不能當傾山之風。含隙之崖。難以值滔天之濤。故七百之祚。三十之世。非徒牧野之功。倒戈之敗。鹿臺之禍。不始甲子之朝。其疆久矣。其亡尙矣。

抱朴子曰：貴遠而賤近者。常人之用情也。信耳而疑目者。古今之所患也。是以秦王歎息於韓非之書。而想其爲人。漢武慷慨於相如之文。而恨不同世。及既得之。終不能拔。或納讒而誅之。或放之。（本無之字。從羣書治要補）乎冗散。此蓋葉公之好僞形。見真龍而失色也。

抱朴子曰：摩尼不宵朗。則無別於磧礫。化鯤不凌霄。則靡殊於桃蟲。綿駒吞聲。則與暗人爲羣。逸才沈抑。則與凡庸爲伍。故鮪鯀裹絳糾於淵洿。鶩蹶駮駮於坳野者。不識彼物靜與之同。動與之異。

抱朴子曰：棄金璧於塗路。則行人止足。委錦紈於泥淖。則見者驚咄。若夫放高世之士於庸鹵之伍。捐經國之器於困滯之地。而談者不訟其屈。達者不拯其窮。或貴其文而忽其身。或用其策而忘其功。斯之爲病。由來久矣。

抱朴子曰：開源不億仞。則無懷山之流。崇峻不凌霄。則無彌天之雲。財不豐。則其惠也不博。才不遠。則其辭也不贍。故觀盈丈之牙。則知其不出徑寸之口。見百尋之枝。則知其不附毫末之木。

抱朴子曰：靈鳳所以晨起丹穴。夕萃軒丘。日未移晷。周章九陔。凌風蹈雲。不蹶不闕者。以其六翮之輕勁也。夫良

才大智。亦有國之六翮也。

抱朴子曰。淇衛忘歸。不能無絃而遠激。振塵之音。不能無器而興哀。超俗拔萃之德。不能立功於未至之時。

抱朴子曰。朱綠之藻。不秀於枯柯。傾山之流。不發乎涸源。熠燿之宵燄。不能使萬品呈形。志盡勢利。不能使芳風絕世。

抱朴子曰。重淵不涸地。則不能含螭龍。吐吞舟。峻山不極天。則不能韜琳琅。播雲雨。立德不絕俗。則不能收美聲。著厚實。執志不絕羣。則不能臻成功。銘弘勳。而凡夫朝爲蝴蝶翼之善。夕望丘陵之益。猶立植黍稷。坐索於豐收也。抱朴子曰。行無逸俗之標。而索高世之稱。體無道藝之本。而營朋黨之末。欲以收清貴於當世。播德音於將來。猶褰裳以越滄海。企佇而躍九玄。

抱朴子曰。泥龍雖藻繪炳蔚。而不堪慶雲之招。掠禽雖雕琢玄黃。而不任凌風之舉。芻狗雖飾以金翠。而不能躡景以頓逸。近才雖豐其寵祿。而不能令天清而地平。

抱朴子曰。毒粥既陳。則旁有爛腸之鼠。明燎齊舉。則下有聚死之蟲。芻豢之豐。則鼎俎承之。才小任大。則泣血漣如。桑霍爲戒厚矣。范疏之鑒明矣。

抱朴子曰。滄海揚萬里之濤。不能斂山峯之塵。驚風摧千仞之木。不能拔弱草之莖。猛虎號鬪。不能威蚊虻。冠世之才。不能合流俗。

抱朴子曰。堅志者。功名之主也。(舊寫本作柱也)不情者。衆善之師也。登山不以艱險。(舊寫本作難險)而止。則必臻乎峻嶺矣。積善。(藏本作積苦從舊寫本改)不以窮否而怨。則必永其令問矣。

抱朴子曰。和鶻雖不長生。而針石不可謂非濟命之器也。儒者雖多貧賤。而墳典不可謂非進德之具也。播種有不收者矣。而稼穡不可廢。仁義有遇禍者矣。而行業不可惰。

抱朴子曰。重載不止。所以沈我舟也。昧進忘退。所以危我身也。聚蝎攻本。雖權安然。必傾之徵也。

抱朴子曰。玄雲爲龍輿。非虺蜥所能招也。颯風爲虎發。非狐貉之能致也。是以大人受命。則逸倫之士集。玉帛幽求。則丘園之俊起。

抱朴子曰。金以剛折。水以柔全。山以高陔。谷以卑安。是以執雌節者無爭雄之禍。多尙人者有召怨之患。抱朴子曰。淮陰隱勇於跨下。不損其龍躍而虎視也。應侯韜奇於溺箕。不妨其鸞翔而鳳起也。或南面稱孤。或宰總台鼎。故一抑一揚者。輕鴻所以凌虛也。乍屈乍伸者。良才所以俟時也。

抱朴子曰。焦螟之卑棲。不肖爲銜鼠之嗔天。（舊寫本作辰天）玄蟬之潔飢。不願爲蜚螂之穢飽。是以禦寇不納。鄭陽之惠。曾參不笑晉楚之寶。

抱朴子曰。微颺不能揚大海之波。毫芒不能動萬鈞之鍾。是以漆園思惠。有捐斤之歎。伯氏哀期。有剿絃之憤。短唱不足以致弘麗之和。勢利不足以移淡泊之心。

抱朴子曰。熊羆不校捷於狐狸。金鸚不競擊於小鷄。是以張耳掩壯於抱關。朱亥竄勇於鼓刀。

抱朴子曰。懸魚惑於芳餌。檻虎死於籠狐。不可以釣縉致者。必蚘螻也。不可以機穽誘者。必麟虞也。

抱朴子曰。夫雲翔者不知泥居之垮。處貴者。眇怨羣下之勞。然根朽者。尋木不能保其千日。（藏本作里今從舊寫本改）之茂也。民怨者。堯舜不能恃其長世之慶也。

抱朴子曰。凡木結根於靈山。而匠石爲之寢斤斧。小鮮寓身於龍池。而漁父爲之息網罟。蚊集鷹首。則屬隸不敢啄。風住虎側。則狸犬不敢睨。（藏本作議從舊寫本改）

抱朴子曰。靈蔡默然而吉凶昭哲於無形。春鼂長譁而醜音見患於聒耳。故聲希者響必巨。辭寡者信必著。

抱朴子曰。箕踞之俗。惡盤旋之容。被髮之域。憎章甫之飾。故忠正者見排於讒勝之世。雅人不容乎惡直之俗。

抱朴子曰。升水不能救入藪之燔熱。撮壤不能遏砥柱之騰沸。寸刃不能刊長洲之林。獨是不能止朋黨之非。

抱朴子曰。千羊不能扞獨虎。萬雀不能抵一鷹。庭燎攢舉。不及彘和之末景。百鼓並伐。未若雷霆之餘聲。是以庸夫盈明。不能使彝倫攸紘。英俊孤任。足以令庶事根長。

抱朴子曰。非分之達。猶林卉之冬華也。守道之窮。猶竹柏之履霜也。故識否泰於獨見者。雖劫以鋒銳。猶不失正。而改塗焉。安官諂笑以偶俗乎。體方貞以居直者。雖誘以封國。猶不違情以趨時焉。安官躡徑以取容乎。

抱朴子曰。震雷鞠韞而不能致音乎壑曠之耳。重光麗天而不能曲景於幽岫之中。凝冰慘慄而不能凋款冬之

華。朱鷲鑠石而不能靡。蕭丘之木。故至德有所不能移也。

抱朴子曰。彌弩危機。嚴鏃銜弦。至可忌也。而勇雉觸之而不猜。闇政亂邦。惡直妬能。甚難測也。而貪人競之而不避。故飛鋒暴集。而不覺。禍敗奄及。而不振。是以愚夫之所悅。乃達者之所悲也。凡才之所趨。乃大智之所去也。

抱朴子曰。風不輟則扇不用。日不入則燭不明。華不墮則實不結。岸不虧則谷不盈。九有乂安。則韓白之功不著。長君繼軌。則伊霍之勳不成。故病困乃重。良醫世亂而貴。忠貞。

抱朴子曰。好榮故樂譽之欲多。畏辱則憎毀之情急。若夫通精元一。命契造化。混盈虛以同條。齊得失於一指者。愛惡未始有所繫。窮通不足以滑和。

抱朴子曰。與奪不汨其神者。至粹者也。利害不染其和者。極醇者也。浩浩乎非瓢罈所挾矣。茫茫乎非跬步所尋矣。聲希所以爲大音。和寡所以崇我貴。玄黃瓌貌而不與口。（藏本擠接舊寫本空白一字）其曠。死生大矣。而不以改其守。常分細碎。將胡恤焉。

抱朴子曰。林繁則匠入矣。珠美則蚌裂矣。石含金者。焚鑠。草任藥者。剪掘。刃利則先缺。絃哀則速絕。用以適己。真人之寶也。才合世求。有伎之災也。

抱朴子曰。準的陳則流鏑赴焉。美名起則謗讟攻焉。瑰貨多藏。則不招怨而怨至矣。器盈志驕。則不召禍而禍來矣。

抱朴子曰。連城之寶。非貧寒所能市也。高世之器。非淺俗所能識也。然盈尺之珍。不以莫知而暗其質。逸倫之士。不以否塞而薄其節。樂天任命。何怨何尤。

抱朴子曰。大鵬無戒旦之用。巨象無馳逐之才。故蔣琬敗績於百里。而爲三台之標。陳平困蹙於治家。而懷六奇之略。

抱朴子曰。明闇者。才也。自然而不可飾焉。窮達者。時也。有會而不可力焉。呂尙非早蔽而晚智。然振素而僅遇。韓信非初怯而未勇。然危困而後達。

抱朴子曰。奔驥不能及既往之失。千金不能救斯言之玷。故博其施者。未若防其微。勤其求者。不如寡其辭。

抱朴子曰。烈士之愛國也如家。奉君也如親。則不忠之事。不爲其罪矣。仁人之視人也如己。待疏也猶密。則不怨之怨。不爲其責矣。

抱朴子曰。玄冰未結。白雪不積。則青松之茂不顯。俗化不弊。風教不頹。則皎潔之操不別。在危國而沈賤。故莊棻抗遺榮之高。居亂邦而飢寒。故曾列播忘富之稱。

抱朴子曰。天居高而鑿卑。故其網雖疎而不漏。神聰明而正真。故其道賞真而罰僞。是以惠和暢於九區。則七耀得於玄昊。殘害著於品物。則二氣謬於四八。

抱朴子曰。天秩有罔極之尊。人爵無建德之貴。故仲尼雖匹夫而饗祀於百代。辛癸爲帝王而僕豎不願以見。比商老身愈賤而名愈貴。幽厲位彌重而罪彌著。故齊王之生。不及柳惠之墓。秦王之宮。未若康成之閭。

抱朴子曰。影響不能無形聲以著。餘慶不可以無德而招。故唐堯爲政七十餘載。然後景星攜耀。羊公積行。黃髮不倦。而乃墜金兩集。塗遠者其至必遲。施後者其報常晚。

抱朴子曰。理盡者不可責有餘。一至者不可求兼濟。故洪濟之末。不能蕩淨萍。衝風之後。不能颺輕塵。勁弩之餘力。不能洞霧縠。西頽之落暉。不能照山東。

抱朴子曰。懸象雖薄蝕。不可以比螢燭之貞耀。黃河雖混濁。不可以方沼沚之清澄。山雖崩猶峻於丘垤。虎雖瘠猶猛於豺狼。

抱朴子曰。神農不九疾。則四經之道不垂。大禹不胼胝。則玄珪之慶不集。故久憂爲厚樂之本。暫勞爲永逸之始。抱朴子曰。金鉤桂餌雖珍。而不能制九淵之沈鱗。顯寵豐祿雖貴。而不能致無欲之幽人。故呂梁有鶴立之夫。河

涓繁伐檀之民。玉帛徒集於子陵之巷。蒲輪虛反於徐生之門。

抱朴子曰。觀聽殊好。愛憎難同。飛鳥觀西施而驚逝。魚鼈聞九韶而深沈。故袞藻之粲煥。不能悅裸鄉之目。采芩之清音。不能快楚隸之耳。古公之仁。不能喻欲地之狄。端木之辯。不能釋繫馬之庸。

抱朴子曰。般旋之儀。見憎於裸踞之鄉。繩墨之匠。獲忌於曲木之肆。貪婪饕餮者。疾素絲之皎潔。比周寶繁者。憚高操之孤立。猶賈豎之惡同利。醜女之害國色。

抱朴子曰。君子之升騰也。則推賢而散祿。庸人之得志也。則矜貴而忽士。施惠隆於侯幸。用才（當作財）出乎小惠。不與智者共其安。而望有危。而見救。不與奇士同其歡。而欲有戚之見恤。猶災火張天。方請雨於名山。洪水凌空。而伐舟於東閩。不亦晚乎。

辭義卷第四十

或曰。乾坤方圓。非規矩之功。三辰擣景。非瑩磨之力。春華粲煥。非漸染之采。蒞蕙芬馥。非容氣所假。知夫至真。貴乎天然也。義以罕覲爲異。辭以不常爲美。而歷觀古今屬文之家。妙能挺逸。麗於毫端。多斟酌於前言。何也。抱朴子曰。清音貴於雅韻。克諧著作。珍乎判微。析理。故入音形器異。而鍾律同。黼黻文物。殊而五色均。徒閑灑有主賓。妍媸有步驟。是則總章無常曲。大庖無定味。夫梓豫山積。非班匠不能成機巧。衆書無限。非英才不能收膏腴。何必尋木千里。乃構大廈。鬼神之言。乃著篇章乎。

抱朴子曰。夫才有清濁。思有修短。雖竝屬文。參差萬品。或浩瀆而不淵潭。或得事情而辭鈍。違物理而文工。（蘇本作言功。今從舊寫本）蓋偏長之一致。非兼通之才也。關於自料。強欲兼之。違才易務。故不免嘔也。

抱朴子曰。五味舛而竝甘。衆色乖而皆麗。近人之情。愛同憎異。貴乎合己。賤於殊途。夫文章之體。尤難詳賞。苟以入耳爲佳。適心爲快。匙知忘味之九成。雅頌之風流也。所謂考鹽梅之鹹酸。不知大羹之不致。明飄飄之細巧。蔽於沈深之弘邃也。其英異宏逸者。則網羅乎玄黃之表。其拘束齷齪者。則羈紲於籠罩之內。振翅有利鈍。則翔集有高卑。騁迹有遲迅。則進趨有遠近。齷齪不可（疑此下有脫文）膠柱調也。文貴豐贍。何必稱善如一口乎。不能拯風俗之流逐。世塗之凌夷。通疑者之路。賑貧者之乏。何異春華不爲肴糧之用。莖蕙不救冰寒之急。古詩刺過失。故有益而貴。今詩純虛譽。故有損而賤也。

抱朴子曰。屬筆之家。亦各有病。其深者則患乎譬煩言冗。申誠廣喻。欲棄而惜。不覺成煩也。其淺者則患乎妍而無據。證援不給。皮膚鮮澤。而骨髓迴弱也。繁華曄曄。則竝七曜以高麗。沈微淪妙。則儕玄淵之無測。人事靡細。而不泐。王道無微而不備。故能身賤而言貴。千載彌彰焉。

循本卷第四十一

抱朴子曰。玄寂虛靜者。神明之本也。陰陽柔剛者。二儀之本也。魏峨巖岫者。山嶽之本也。德行文學者。君子之本也。莫或無本而能立焉。是以欲致其高。必豐其基。欲茂其末。必深其根。鄉黨之友。不洽而勤。遠方之求。涖官之稱。不著而索。不次之顯。是以雖佻虛譽。猶狂華千霜。以吐曜。不崇朝而零瘁矣。雖竊大寶於不料。冒惟塵以負乘。猶鮮介附騰波。以高凌。顧眄已枯株於危陸矣。聖賢孜孜。勉之若彼。淺近躑躅。忽之如此。積習則忘。鮑肆之臭。裸鄉不覺。呈形之醜。自非遁世而無悶。齊物於通塞者。安能棄近易而尋迂闊哉。將救斯弊。其術無他。徒擢民於巖岫。任才而不計也。

應嘲卷第四十一

抱朴子曰。客嘲余云。先生載營抱一。韜景靈淵。背俗獨往。鶴爾蕭然。計決而猶豫。不棲於心術。分定而世累。無繫於智閒。伯陽以道德爲首。莊周以逍遙冠篇。用能標峻格於九霄。宣芳烈於罔極也。今先生高尚勿用。身不服事。而著君道。臣節之書。不交於世。而作譏俗救生之論。甚愛軒毛。而綴用兵戰守之法。不營進趨。而有審舉窮達之篇。蒙竊惑焉。抱朴子曰。君臣之大。次於天地。思樂有道。出處一情。隱顯任時。言亦何繫。大人君子。與事變通。老子無爲者也。鬼谷終隱者也。而著其書。咸論世務。何必身居其位。然後乃言其事乎。夫器非瓊瑤。楚和泣。質非潛虬。風雲不集。余才短德薄。幹不適洽。出處同歸。行止一致。豈必違官。乃可議政事君。否則不可論治亂乎。常恨莊生言行自伐。桎梏世業。身居漆園。而多誕談。好畫鬼魅。憎圖狗馬。狹細忠貞。貶毀仁義。可謂彫虎畫龍。難以徵風雲。空板億萬。不能救無錢。孺子之竹馬。不免於腳剝。土裨之盈案。無益於腹虛也。或人又曰。然吾子所著。彈斷風俗。言苦辭直。吾恐適足取憎在位。招擯於時。非所以揚聲發譽。見貴之道也。抱朴子曰。夫制器者。珍於周急。而不以采飾外形爲誓。立言者。貴於助教。而不以偶俗集譽爲高。若徒阿順諂諛。虛美隱惡。豈所匡失。彌違。醒迷補過者乎。慮寡和而廢白雪之音。嫌難售而賤連城之價。余無取焉。非不能屬華豔以取悅。非不知抗直言之多吝。然

不忍違情曲筆。錯濫真僞。欲令心口相契。顧不愧景。冀知音之在後也。否泰有命。通塞聽天。何必書行言用。榮及當年乎。夫君子之開口動筆。必戒悟蔽。式整雷同之傾邪。確礪流通之闇穢。而著書者。徒飾弄華藻。張磔迂闊。屬難驗無益之辭。治靡麗虛言之美。有似堅白厲修之書。公孫刑名之論。雖曠籠天地之外。微入無聞之內。立解連環。離同合異。鳥影不動。雞卵有足。犬可爲羊。大龜長蛇之言。適足示巧表奇。以誑俗。何異乎畫教倉以救飢。仰天漢以解渴。說崑山之多玉。不能賑原憲之貧。觀藥藏之簿領。不能治危急之疾。墨子刻木雞以厲天。不如三寸之車鑄。管青鑄騏驎於金象。不如駕馬之周用。言高秋天而不可施者。丘不與易也。

喻蔽卷第四十二

抱朴子曰。余雅謂王仲任作論衡八十餘篇。爲冠倫大才。有同門魯生難余曰。夫瓊瑤以寡爲奇。磧礫以多爲賤。故庖犧卦不盈十而彌綸二儀。老氏言不滿萬而道德備舉。王充著書。兼箱累裘。而乍出乍入。或儒或墨。屬詞比義。又不盡美。所謂陂原之蒿莠。未若步武之黍稷也。抱朴子答曰。且夫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賢。徒見述作之品。未聞多少之限也。吾子所謂竄窠穴之沈昧。不知八紘之無外。守燈燭之宵曜。不識三光之晃朗。遊潢滄之殘狹。未覺南溟之浩汗。滯丘垤之位埤。不寤嵩岱之峻極也。兩儀所以稱大者。以其函括八荒。緬邈無表也。山海所以爲富者。以其包籠曠闊。含受雜錯也。若如雅論。貴少賤多。則穹隆無取乎宏熹。而旁伯不貴於厚載也。夫迹水之中。無吞舟之鱗。寸枝之上。無垂天之翼。蟻垤之巔。無扶桑之林。潢潦之源。無襄陵之流。巨鰲首冠瀛洲。飛波凌乎方丈。洪桃盤於度陵。建水（當作木）竦於都廣。沈鯤橫於天池。雲鵬戾乎玄象。且夫雷霆之駭。不能細其響。黃河之激。不能局其流。騏驎追風。不能近其迹。鴻鵠奮翅。不能卑其飛。雲厚者雨必猛。弓勁者箭必遠。王生學博才大。又安省乎。吾子云。玉以少貴。石以多賤。夫玄圃之下。荆華之顛。九員之澤。琳琅積而成山。夜光煥而灼天。顧不善也。又引庖犧氏著作不多。若夫周公既繇大易。加之以禮樂。仲尼作春秋。而重之以十篇。過於庖犧。多於老氏。皆當貶也。言少則至理不備。辭寡即庶事不暢。是以必須篇累卷積。而綱領舉也。羲和昇光以啓旦。望舒曜景以灼夜。五材竝生而異用。百藥雜秀而殊治。四時會而歲功成。五色聚而錦繡麗。八音諧而簫韶美。羣言合

而道孰辨。積猗頓之財。而用之甚少。是何異於原憲也。懷無銓之量。而著述約陋。亦何別於瓊碌也。音爲知者珍。書爲識者傳。譬曠之調鍾。未必求解於同世。格言高文。豈患莫賞而滅之哉。且夫江海之穢物。不可勝計。而不損其深也。五嶽之曲木。不可訾量。而無虧其峻也。夏后之璜。雖有分毫之瑕。暉曜符彩。足相補也。數千萬言。雖有不豔之辭。事義高遠。足相掩也。故曰。四瀆之濁。不方瓮水之清。巨象之瘦。不同羔羊之肥矣。子又譏云。乍入乍出。或儒或墨。夫發口爲言。著紙爲書。書者所以代言。言者所以書事。若用筆不宜雜載。是論議當常守一物。昔諸侯訪政。弟子問仁。仲尼答之。人人異辭。蓋因事託規。隨時所急。譬猶治病之方千百。而針灸之處無常。却寒以溫。除熱以冷。期（藏本作其）於救死存身而已。豈可詣者。逐一道如齊楚。而不改路乎。陶朱白圭之財。不一物者。豐也。雲夢孟諸所生。萬殊者。曠也。故淮南鴻烈。始於原道。俶真。而亦有兵略。主術。莊周之書。以死生爲一。亦有畏犧慕龜。請粟救飢。若以所言不純。而棄其文。是拾珠翳而矧眼。療瘰癧而則足。患萑莠而刈穀。憎枯枝而伐樹也。

百家卷第四十四

抱朴子曰。百家之言。雖不皆清翰銳藻。弘麗汪濊。然悉才士所寄。心一夫澄思也。正經爲道義之淵海。子書爲增深之川流。仰而比之。則景星之佐三辰。俯而方之。則林薄之裨嵩岳。而學者專守一業。游井忽海。遂躐躐於泥濘之中。而沈滯乎不移之困。子書披（藏本作彼舊寫本空白今從盧本）引玄曠。眇邈泓竊。總不測之源。揚無遺之流。變化不繫於規矩之方圓。旁通不淪於違正之邪徑。風格高嚴。重勿難盡。是偏嗜酸甜者。莫能賞其味也。用思有限者。不得辯其神也。先民歎息於才難。故百世爲隨踵。不以璞不生板桐之嶺。而捐曜夜之寶。不以書不出周孔之門。而廢助教之言。猶彼操水者。器雖異而救火同焉。譬若鍼灸者。術雖殊而攻疾均焉。狹見之徒。區區執一去博辭（藏本作亂從舊寫本改）精思而不識。合錯銖可以齊重於山陵。聚百千可以致數於億兆。惑詩賦瓊碎之文。而忽子論深笑之言。真僞顛倒。玉石混殺。同廣樂於桑閒。均龍章於素質。可悲可慨。豈一條哉。

文行卷第四十五

或曰。德行者本也。文章者末也。故四科之序。文不居上。然則著紙者。糟粕之餘事。可傳者。祭畢之芻狗。卑高之格。是可譏矣。抱朴子答曰。荃可棄而魚未獲。則不得無荃。文可廢而道未行。則不得無文。若夫翰迹韻略之廣。逼屬辭比義之妍。燧源流至到之修。短韞藉汲引之深。淺其懸絕也。雖天外毫內。不足以喻其遠。邈其相傾也。雖三光燭耀。不足以方其巨細。龍淵鉛鋌。(舊寫本作刀)未足以譬其銳鈍。鴻羽積金。未足以方其輕重。而俗士唯見能染毫畫紙。便概以一例。斯伯氏所以永思鍾子。郢人所以格斤不運也。夫斲削者比肩。而班狄擅絕手之名。援琴者至多。而夔襄專清聲之稱。廢馬千駟。而騏驎有甕羣之價。笑人萬計。而威施有超世之色者。蓋遠過衆也。且文章之與德行。猶十尺之與一丈。謂之餘事。未之前聞也。八卦生乎鷹隼之飛。六甲出於靈龜之負。文之所在。雖且貴。(疑雖下有脫。舊寫本作具。貴亦有脫)本不必便疏。未不必皆薄。譬錦繡之因素地。珠玉之託蟾石。雲雨生於膚寸。江河始於咫尺。理誠若茲。則雅論病矣。又曰。應龍徐舉。顧眄而凌雲。汗血緩步。呼吸而千里。故螻蛄怪其無階而高致。鴛鴦驚過己之不漸也。若夫馳驟詩論之中。周旋一經之內。以常情覽巨異。以褊量測無涯。始自鬚鬣。詣于振素。不能得也。又世俗率貴古昔而賤當今。敬所聞而蹟所見。同時雖有追風絕景之駿。猶謂不及伯樂之所御也。雖有宵明兼城之璣。猶謂不及楚和之所泣也。雖有斷馬指雕之劍。猶謂不及歐冶之所鑄也。雖有生枯起朽之藥。猶謂不及和鸞之所合也。雖有冠羣獨行之士。猶謂不及於古人也。

正郭卷第四十六

抱朴子曰。嵇生以爲太原郭林宗。竟不恭三公之命。學無不涉。名重於往代。加之以知人。知人則哲。蓋亞聖之器也。及在衰世。棲棲惶惶。席不暇溫。志在乎匡斷行道。與仲尼相似。余答曰。夫智與不智。存於一言。樞機之玷。亂乎白圭。愚謂亞聖之評。未易以輕有許也。夫所謂亞聖者。必具體而微。命世絕倫。與彼周孔其閒。無所復容之謂也。若人者。亦何足登斯格哉。林宗拔萃翹特。鑒識朗徹。方之常人所議。固多引之上。及實復未足也。此人有機辯風姿。又巧自抗。遇而善用。且好事者爲之羽翼。延其聲譽於四方。故能挾之見准。(各本作推)慕於亂世。而爲過聽。不覈實者所推策。及其片言所寔。則重於千金。遊涉所經。則賢愚波蕩。謂龍鳳之集。奇瑞之出也。吐聲則餘音見。

法。移足則遺迹見擬。可謂善擊建鼓而當揭。（舊寫本作揚）日月者耳。非真隱也。蓋欲立朝則世已大亂。欲潛伏則悶而不堪。或躍則畏禍害。確爾則非所安。彰惺不定。載肥載臞。而世人逐其華而莫研其實。翫其形而不究。（藏本作統。今從舊寫本）其神故遭雨巾壞。猶復見飭。不覺其短。皆是類也。俗民追聲。一至於是。故其雖有缺。莫之敢指也。夫林宗學涉知人。非無分也。然而未能避過實之名。而闡於自料也。或勸之以出仕進者。林宗對曰。吾畫察人事。夜看乾象。天之所廢。不可支也。方今運在明夷之爻。值勿用之位。蓋盤桓潛居之時。非在天利見之會也。雖在原陸。猶恐滄海橫流。（藏本作流。橫。今從舊寫本）吾其魚也。況可冒衝風而乘奔波乎。未若巖岫頤神。娛心彭老。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按林宗之言。其知漢之不可救。非其才之所辦審矣。法當仰墜商洛。俯泛五湖。追慕父於峻嶺。尋漁父於滄浪。若不能結蹤山客。離羣獨往。則當掩景淵滄。韜鱗括囊。而乃自西徂東。席不暇溫。欲慕孔墨棲棲之事。聖者憂世。周流四方。猶爲退士。所見譏彈。林宗才非應期。器不絕倫。出不能安上治民。移風易俗。入不能揮毫屬筆。祖述大軌。行自銜耀。亦既過差。收名赫赫。受饒頗多。然卒進無補於治亂。退無迹於竹帛。觀傾視汨。冰泮草靡。未有異庸人也。無故沈浮於波濤之間。倒屣於埃塵之中。邀集京邑。交關貴游。輪列筵弊。匪遑啓處。遂使聲譽翕燿。秦胡景附。巷結朱輪之軌。堂列赤紱之容。軺車盈街。載奏連車。誠爲游俠之徒。未合迨隱之科也。有道之世而臻此者。猶不得復廁高潔之條貫。爲祕丘之俊民。而修茲在於危亂之運。奚足多哉。孰不謂之闡於天人之否泰。蔽於自量之優劣乎。空背恬默之塗。竟無有爲之益。不值禍敗。蓋其幸耳。以此爲憂世念國。希擬素王。有似蹇足之尋龍。駢斥鷃之逐鳩。鶴。焦冥之方雲。鵬。驟黜之比巨象也。然則林宗可謂有耀俗之才。無固（藏本作用。從舊寫本改）守之質。見無不了。庶幾大用。符采外發。精神內虛。不勝煩躁。言行相伐。口稱靜退。心希榮利。未得口。（舊寫本空白一字）玄圃之棲禽。九淵之潛靈也。自銜自媒。士女之醜事也。知其不可而尤徬。尤師亞聖之器。其安在乎。雖云知人。知人之明。乃唐虞之所難。尼父之所病。夫以明竝日月。原始見終。且猶有失。不能常中。況於林宗螢燭之明。得失半解。已爲不少矣。然則名稱重於當世。美談盛於既沒。故其所得者。則世共傳聞。而所失者。則莫之有識爾。雖頗甄無名之士於草萊。指未剖之璞於丘園。然未能進忠烈於朝廷。立禦侮於壇場。解亡徵於倒懸。折逆謀之競逐。若鮑子之推管生。平仲之達穰苴。林宗名振於朝廷。敬於一時。三九肉食。莫不欽

重。力足以拔才。言足以起滯。而但養疾京輦。招合賓客。無所進致。以匡危蔽。徒能知人。不官薦舉。何異知沃壤之任。良田。讓直木之中梁柱。而終不墾之。以播嘉穀。伐之以構梁棟。奚解於不粒。何救於露居哉。其距貢舉者。誠高操也。其走不休者。亦其疾也。嵇生又曰。林宗存爲一世之所式。沒則遺芳永播。碩儒俊士。未或指點。而吾生獨評其短。無乃見嗤於將來乎。抱朴子曰。曷爲其然哉。苟吾言之允者。當付之於後。後之識者。何恤於寡和平。且前賢多亦譏之。獨皇生（藏本作主從舊寫本改）。襄過耳。故太傅諸葛（藏本有公字從舊寫本刪）。元遜亦曰。林宗隱不修遁。出不益時。實欲揚名養譽而已。街談巷議。以爲辯。訕上謗政。以爲高。時俗貴之。歛然猶郭解原涉。見趨於曩時也。後進慕聲者。未能考之於聖王之典。論之於先賢之行。徒惑華名。咸競準的。學之者如不及。談之者則盈耳。中人猶不覺。童蒙安能知。故零陵太守殷府君伯緒。高才篤論之士也。亦曰。林宗入交將相。出游方國。崇私議以動衆。關毀譽於朝廷。其所善則風騰雨驟。改價易姿。其所惡則摧頓陸沈。士人不齒。口（藏本作折舊寫本空白一字）。其名賢。遭亂隱遁。含光匿景。未爲遠矣。君子行道。以匡君也。以正俗也。于時君不可匡。俗不可正。林宗周旋。清談閭閻。無救於世道之陵遲。無解於天民之憔悴也。又故中書郎周生恭遠。英偉名儒也。亦曰。夫遇治而贊之。則謂之樂道。遭亂而救之。則謂之憂道。亂不可救而避之。則謂之守道。處舜樂道者也。仲尼憂道者也。微子守道者也。漢世將傾。世務交游。林宗法當慨然虛心。要同契君子。共矯而正之。而身棲棲爲之雄伯。非救世之宜也。于時雖諸黃門。六畜自寓耳。其陳蕃竇武之徒。雖鼎司牧伯。皆貴重林宗。信其言論。臧否取定。於匡危易俗。不亦可冀乎。而林宗既不能薦有爲之士。立毫毛之益。而遭逃不仕者。（藏本作也舊寫本作者）。則方之巢許。廢職待客者。則比之周公。養徒避役者。則擬之仲尼。棄親依豪者。則同之游夏。是以世眩名實。而大亂滋甚也。若謂林宗不知。則無以稱聰明。若謂知之而不改。則無以言憂道。昔四豪似周公而不能爲周公。今林宗似仲尼而不得爲仲尼也。於是問者。慨而嘆曰。然則斯人乃避亂之徒。非全隱之高矣。

彈禰卷第四十七

抱朴子曰。漢末有禰衡者。年二十有三。孔文舉齒過知命。身居九列。文學冠羣。少長稱譽。名位殊絕。而友衡於布

衣。又表薦之於漢朝。以爲宜起家作臺郎。云惟嶽降神。異人竝出。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嘗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其歎之如此。衡游許下。自公卿國士以下。衡初不稱其官。皆名之云阿某。或以姓呼之爲某兒。呼孔融爲大兒。呼楊修爲小兒。苟或猶強可與語。過此以往。皆木梗泥偶。似人而無人氣。皆酒瓮飯囊耳。百官大會。衡時在坐。忽颺顛悽愴。哀嘆忼慨。或譏之曰。英豪樂集。非所歎也。衡顧眄。歷視稠衆。而答曰。在此積尸列柩之間。仁人安能不悲乎。曹公嘗切齒欲殺之。然後無正有入法應死之罪。又惜有殺儒生之名。乃謫作鼓吏。衡了無悔情恥色。乃縛角於柱。口就吹之。乃有異聲。竝搖鼙擊鼓。聞者不知其一人也。而論更劇。無所顧忌。尋亡走投荊州。牧劉表。表欲作書與孫權。討逆于時。已全據江東。帶甲百萬。欲結輔車之援。與共（藏本作共其無與字今從舊寫本）。距中國。使諸文士立草。盡思而不得。表意乃示衡。衡省之曰。但欲使孫。左右持（藏本作柱今從舊寫本）。改。刀兒視之者。此可用爾。儻令張子布見此。大辱人也。即摧壞投地。表悵然有怪色。謂衡曰。爲了不中芸鋤乎。惜之也。衡（藏本無衡字從舊寫本補）。索紙筆。便更書之。衆所作有十餘通。衡凡一歷視之而已。暗記書之。畢以遷表。表以遷主。或有錄所作之本也。以比校之。無一字錯。乃各大驚。表乃請衡更作。衡即作成。手不停輟。表甚以爲佳。而施用焉。衡驕傲轉甚。一州人士。莫不憎恚。而表亦不復堪。欲殺之。或諫以爲曹公名爲嚴酷。猶能容忍。衡少有虛名。若一朝殺之。則天下游士。莫復擬足於荆楚者也。表遂遣之。衡走到夏口。依將軍黃祖。祖待以上賓。祖大兒黃射。與衡偕行。過人墓下。俱讀碑銘。一過而去。久之射曰。前所視碑文大佳。恨不寫也。衡曰。卿存其名耳。我一覽尙記之。卽爲暗書之。未有一字。石缺乃不分明。衡與半字曰。疑此當作某字。恐不審也。射省可（下缺數行）。雖（藏本作難今從舊寫本）。言行輕人。密願榮顯。是以高游鳳林。不能幽翳蒿萊。然修己駁刺。迷而不覺。故開口見憎。舉足蹈禍。齋如此之伎倆。亦何理容於天下而得其死哉。猶梟鳴狐嘯。人皆不喜。音響不改。易處何益。許下人物之海也。文舉爲之主任。荷之足爲至到。於此不安。已可知矣。猶必死之病。愈附越人。所無如何。朽木鉛錠。班輸歐冶。所不能匠也。而復走投荆楚。聞終陷極害。此乃衡憎蔽之効也。蓋欲之而不能得。非能得而弗用者矣。於戲才士。可勿戒哉。嵇生曰。吾所惑者。衡之虛名也。子所論者。衡之實病也。敢不寤寐於指南。投杖於折中乎。

詰鮑卷第四十八

飽生敬言。好老莊之書。治劇辯之言。以爲古者無君。勝於今世。故其著論云。儒者曰。天生烝民而樹之君。豈其皇天諄諄言（舊寫本作然）亦將欲之者爲辭哉。夫彊者凌弱。則弱者服之矣。智者詐愚。則愚者事之矣。服之。故君臣之道起焉。事之。故力寡之民制焉。然則隸屬役御。由乎爭彊弱而校愚智。彼蒼天果無事也。夫混茫以無名爲貴。羣生以得意爲歡。故剝桂刻漆。非木之願。拔鷓裂翠。非鳥所欲。促轡銜鑣。非馬之性。荷軌運重。非牛之樂。詐巧之萌。任力違真。伐生之根。（藏本作伐根之生。今從舊寫本）以飾無用。捕飛禽以供華玩。穿本完之鼻。絆天放之腳。蓋非萬物竝生之意。夫役彼黎烝。養此在官。貴者祿厚而民亦困矣。夫死而得生。欣喜無量。則不如向無死也。讓爵辭祿。以釣虛名。則不如本無讓也。天下逆亂焉而忠義顯矣。六親不和焉而孝慈彰矣。曩古之世。無君無臣。穿井而飲。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汎然不繫。恢爾自得。不競不營。無榮無辱。山無蹊徑。澤無舟梁。川谷不通。則不相并兼。土衆不聚。則不相攻伐。是高巢不探。深淵不漚。鳳鸞棲息於庭宇。龍鱗羣遊於園池。飢虎可履。虺蛇可執。涉澤而鷗鳥不飛。入林而狐兔不驚。勢利不萌。禍亂不作。干戈不用。城池不設。萬物玄同。相忘於道。疫癘不流。民獲考終。純白在胸。機心不生。含哺而熙。鼓腹而遊。其言不華。其行不飾。安得聚斂以奪民財。安得嚴刑以爲坑阱。降及杪季。智用巧生。道德旣衰。尊卑有序。繫升降損益之禮。飾絳冕玄黃之服。起土木於凌霄。構丹綠於焚燎。傾峻搜寶。泳淵採珠。聚玉如林。不足以極其變。積金成山。不足以贍其費。灑漫於淫荒之域。而叛其大始之本。去宗（藏本作崇。從舊寫本改）曰遠。背朴彌增。尙賢則民爭名。貴貨則盜賊起。見可欲則真正之心亂。勢利陳則劫奪之途開。造剡銳之器。長侵割之患。弩恐不動。甲恐不堅。舒恐不利。盾恐不厚。若無凌暴。此皆可棄也。故曰白玉不毀。孰爲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使夫桀紂之徒。得嬖人辜。（舊寫本作辜）諫者。脯諸侯。趙方伯。剖人心。破人脛。窺驕淫之惡。用炮烙之虐。若令斯人竝爲匹夫。性雖凶奢。安得施之。使彼肆酷恣欲。屠割天下。由於爲君。故得縱意也。君臣旣立。衆隱日滋。而欲攘臂乎桎梏之間。愁勞於塗炭之中。人主憂慄於廟堂之上。百姓煎擾乎困苦之中。閑之以禮度。整之以刑罰。是猶闢滔天之源。激不測之流。塞之以撮壤。障之以指掌也。

抱朴子難曰。蓋聞冲味旣闢。降濁升清。穹隆仰蒸。旁泊俯停。乾坤定位。上下以形。遠取諸物。則天尊地卑。以著人倫之體。近取諸身。則元首股肱。以表君臣之序。降殺之軌。有自來矣。若夫太極混沌。兩儀無質。則未若玄黃剖判。

七耀垂象。陰陽陶冶。萬物羣分也。由茲以言。亦知鳥獸散。巢穴窳。毛血是茹。結草斯服。入無六親之尊。卓出無階級之等威。未若庇體廣廈。稂梁嘉旨。黼黻綺紈。御冬當暑。明辟莅莅。良宰匠（舊寫本作匠）世。設官分職。宇宙穆如也。貴賤有章。則慕賞畏罰。勢齊力均。則爭奪靡憚。是以有聖人作。受命自天。或結罟以收漁。或瞻辰而鑽燧。或嘗卉以選粒。或構宇以仰蔽。備物致用。去害興利。百姓欣戴。奉而尊之。君臣之道。於是乎生。安有詐愚凌弱之理。三五迭興。道教遂隆。辯章勸沮。德盛刑清。明良之歌。作蕩蕩之化成。太階既平。七政遵度。梧禽激響於朝陽。麟虞覲靈而來出。龜龍吐藻於河湄。景老擣耀於天路。皇風振於九域。凶器戢乎府庫。是以禮制則君安。樂作而刑厝也。若夫奢淫狂暴。由乎人己。豈必有君。便應爾平。而鮑生獨舉衰世之罪。不論至治之義。何也。且夫遠古質朴。蓋其未變。民尙童蒙。機心不動。譬夫嬰孩。智慧未萌。非爲知而不爲。欲而忍之也。若人與人爭草萊之利。家與家訟巢窟之地。上無治枉之官。下有重類之黨。則私鬪過於公戰。木石銳於干戈。交尸布野。流血絳路。久而無君。嗚類盡矣。至於擾龍馴鳳。河圖洛書。或麟銜甲負。或黃魚波湧。或丹禽翔授。或回風三集。皆在有君之世。不出無王之時也。夫祥瑞之徵。指發玄極。或以表革命之符。或以彰至治之盛。若令有君。不合天意。彼嘉應之來。孰使之哉。子若以混冥爲美乎。則乾坤不宜分矣。若以無名爲高乎。則八卦不當畫矣。豈造化有謬。而太昊之闡哉。雅論所尙。唯貴自然。請問夫識母忘父。羣生之性也。拜伏之敬。世之末飾也。然性不可任。必尊父焉。飾不可廢。必有拜焉。任之廢之。子安乎。古者。生無棟宇。死無殯葬。川無舟楫之器。陸無車馬之用。吞啖毒烈。以至殞斃。疾無醫術。枉死無限。後世聖人。改而垂之。民到于今。賴其厚惠。機巧之利。未易敗矣。今使子居則反巢穴之陋。死則捐之中野。限水則泳之游之。山行則徒步負戴。棄鼎鉉而爲生臊之食。廢針石而任自然之病。裸以爲飾。不用衣裳。逢女爲偶。不假行媒。吾子亦將曰。不可也。況於無君乎。若令上世人如木石。玄冰結而不寒。資（藏本作着從意林改）糧絕而不飢者。可也。衣食之情。苟在其心。則所爭豈必金玉。所競豈必榮位。橡芋（藏本作茅今從舊寫本）可以生鬪訟。藜藿足用。致侵奪矣。夫有欲之性。萌於受氣之初。厚己之情。著於成形之日。賊殺并兼。起於自然。必也不亂。其理何居。夫明王在上。羣后盡規。坐以待旦。昧朝盱食。延誹謗以攻過。責昵屬之補察。聽輿謠以屬省。鑒履尾而夕惕。颺清風以埽穢。厲秋威以肅物。制峻網密。有犯無赦。刑戮以懲小罪。九伐以討大慝。猶懼豺狼之當路。感彝

倫之不敘。憂作威之凶家。恐姦宄之害國。故嚴司鷹揚以彈違。虎臣杖鉞於方嶽。而狂狡之變。莫世乏之。而令放之。使無所憚。則盜跖將橫行以掠殺。而夏善端拱以待禍。無主所訴。無疆所憑。而冀家爲夷齊。人皆柳惠。何異負豕而欲無臭。憑河而欲不濡。無彎筮而御奔馬。棄柁檣而乘輕舟。未見其可也。

鮑生又難曰。夫天地之位。二氣範物。樂陽則雲飛。好陰則川處。承柔剛以率性。(藏本作卒性從舊寫本改)隨四八而化生。各附所安。本無尊卑也。君臣既立。而變化遂滋。夫獺多則魚擾。鷹衆則鳥亂。有司設則百姓困。奉上厚則下民貧。壅崇寶貨。飾玩臺榭。食則方丈。衣則龍章。內聚曠女。外多鰥男。採難得之寶。貴奇怪之物。造無益之器。恣不已之欲。非鬼非神。財力安出哉。夫穀帛積則民有飢寒之儉。百官備則坐糜供奉之費。宿衛有徒食之衆。百姓養游手之人。民乏衣食。自給已劇。況加賦斂。重以苦役。下不堪命。且凍且飢。冒法斯濫。於是乎在。王者憂勞於上。台鼎輦顧於下。臨深履薄。懼禍之及。恐智勇之不用。故厚爵重祿以誘之。恐姦黷之不虞。故嚴城深池以備之。而不知祿厚則民匱。而臣騎。城嚴則役重。而攻巧。故散鹿臺之金。發鉅橋之粟。莫不慳然。況乎本不聚金。而不斂民粟乎。休牛桃林。放馬華山。載戢干戈。載櫜弓矢。猶以爲泰。況乎本無軍旅。而不戰不戍乎。茅茨土階。棄織拔葵。雜纈爲幃。濯裘布被。妾不衣帛。馬不秣粟。儉以率物。以爲美談。所謂盜跖分財。取少爲讓。陸處之魚。相煦以沫也。夫身無在公之役。家無輪調之費。安土樂業。順天分地。內足衣食之用。外無勢利之爭。操杖攻劫。非人情也。象刑之教。民莫之犯。法令滋彰。盜賊多有。豈彼無利性。而此專貪殘。蓋我清靜則民自正。下疲怨則智巧生也。任之自然。猶慮凌暴。勞之不休。奪之無已。田蕪倉虛。杼柚之空。食不充口。衣不周身。欲令勿亂。其可得乎。所以救禍而禍彌深。峻禁而禁不止也。關梁所以禁非。而猾吏因之以爲非焉。衡量所以檢僞。而邪人因之以爲僞焉。大臣所以扶危。而姦臣恐主之不危。兵革所以靜難。而寇者盜之以爲難。此皆有君之所致也。民有所利。則有爭心。富貴之家。所利重矣。且夫細民之爭。不過小小。匹夫校力。亦何所至。無疆土之可貪。無城郭之可利。無金寶之可欲。無權柄之可競。勢不能以合徒衆。威不足以驅異人。孰與王赫斯怒。陳師鞠旅。推無讎之民。攻無罪之國。僵尸則動以萬計。流血則漂植丹野。無道之君。無世不有。肆其虐亂。天下無邦。忠良見害於內。黎民暴骨於外。豈徒小小爭奪之患邪。至於穆父事君。廢孝爲忠。申令無君。亦同有之耳。古之爲屋。足以蔽風雨。而今則被以朱紫。飾以金玉。古

之爲衣。足以掩身形。而今則玄黃黼黻。錦綺羅紈。古之爲樂。足以定人情。而今則煩乎淫聲。驚魂傷和。古之飲食。足以充飢虛。而今則焚林蕪淵。宰割羣生。(有脫文。此下乃抱朴子歎難之辭。)豈可以事之有過而都絕之乎。若處在上。稷禹贊事。卑宮薄賦。使民以時。崇節儉之情風。肅玉食之明禁。質素簡約者。貴而顯之。亂化侵民者。黜而戮之。則頌聲作而黎庶安矣。何必慮火災而壞屋室。畏風波而填大川乎。

抱朴子曰。鮑生貴上古無君之論。余既駁之矣。後所答余。文多不能盡載。余稍條其論而牒詰之云。

鮑生曰。(藏本連屬上文。今從舊寫本以鮑生提行後放此。)人君探難得之寶。聚奇怪之物。飾無益之用。歎無已之求。抱朴子詰曰。(藏本以抱朴子提行。今改連上文後放此。)請問古今帝王。盡探難得之寶。聚奇怪之物乎。有不爾者也。余聞唐堯之爲君也。捐金於山。虞舜之禪也。捐璧於谷。疏食菲服。方之監門。其不汔淵剖珠。傾巖刊玉。鑿石鑠黃白之鑛。越海裂翡翠之羽。網璫瑄於絕域。掘丹青於嶠漠。亦可知矣。夫服章無殊。則威重不著。名位不同。則禮物異數。是以周公辨貴賤上下之異。式宮室居處。則有堵雉之限。冠蓋旌旗。則有文物之飾。車服用。則有多少之制。庖廚供羞。則有法膳之品。年凶災眚。又減撤之。無已之慾。不在有道子之所云。可以聲桀紂之罪。不足。以定雅論之證也。

鮑生曰。人君後宮三千。豈皆天意。穀帛積則民飢寒矣。抱朴子詰曰。王者妃妾之數。聖人之所制也。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者也。其德與天地合。豈徒異哉。夫豈徒欲以順情盈慾而已乎。乃所以佐六宮。理陰陽。教爾崇。(陽字疑衍。藏本爾崇作肅宗。從舊寫本改。)奉祖廟。祗承大祭。供玄統之服。廣本支之路。且案周典九土之記。及漢氏地理之書。天下女數。多於男焉。王者所宗。豈足以逼當娶者哉。姬公思之。似已審矣。帝王帥百僚以藉田。后妃將命。婦以蠶織。下及黎庶。農課有限。力佃有賞。怠惰有罰。十一而稅。以奉公用。家有備凶之儲。國有九年之積。各得順天分地。不奪其時。調薄役希。民無飢寒。衣食既足。禮讓以興。昔文景之世。百姓務農。家給戶豐。官倉之米。至腐赤不可勝計。然而士庶。猶侯服鼎食。牛馬蓋澤。由於賦斂有節。不足損下也。至於季世。官失佃課之制。私務浮末之業。生穀之道不廣。而游食之徒滋多。故上下同之。而犯非。(舊寫本作罪。)者衆。鮑生乃歸咎有君。若夫。(藏本作末。若從舊寫本改。)譏采擇之過限。刺農課之不實。責牛飲之三千。貶履畝與太平。但使後宮依周禮。租調不橫。

加。斯則可矣。必無君乎。夫一日晏起。則事有失所。即鹿無虞。維入于林中。安可終已。靡所宗統。則君子失所仰。凶人得其志。網疎猶漏。可都無網乎。

鮑生曰。人之生也。衣食已劇。況又加之。以斂賦。(藏本作收賦。從舊寫本改)重之以力役。飢寒竝至。下不堪命。冒法犯非。(舊寫本作罪)於是乎生。抱朴子詰曰。蜘蛛張網。蚤蚤不餒。使人智巧。役用萬物。食口衣身。何足劇乎。但

患富者無知止之心。貴者有無限之用耳。豈可以一蹶。(藏本作躓。從舊寫本改)之故。而終身不行。以桀紂之虐。

思乎無主也。夫言主事彌張。賦斂之重於往古。民力之疲於末務。飢寒所緣。以譏之可也。而言有役有賦。使國亂者。請問唐虞升平之世。三代有道之時。爲無賦役以相供奉。元首股肱。躬耕以自給邪。鮑生乃唯知飢寒竝至。莫

能固窮。獨不知衣食竝足。而民知榮辱乎。

鮑生曰。王者臨深履尾。不足喻危。假寐待旦。日昃旰食。將何爲懼禍及也。抱朴子難曰。審能如此。乃聖主也。王者所病。在乎驕奢。賢者不用。用者不賢。夏癸指天日以自喻。秦始皇憂萬世之同謫。故致傾亡。取笑將來。若能懼危。夕惕。廣納規諫。詢蒞蕘以待聽。養黃髮以乞言。何憂機事之有違。何患百揆之不康。夫戰兢則彝倫斂。怠荒則姦宄作。豈況無君。能無亂乎。

鮑生曰。王者欽想奇瑞。引誘幽荒。欲以崇德邁威。厭耀未服。(藏本作朱服。從舊寫本改)白雉玉環。何益齊民乎。

抱朴子詰曰。夫王者德及天。則有天瑞。德及地。則有地應。若乃景星摛光。以佐望舒之耀。冠日含采。以表羲和之晷。靈禽嚙啣於阿閣。金象焜晃乎清沼。此豈卑辭所致。厚幣所誘哉。王莽姦猾。包藏禍心。文致太平。誑眩朝野。貺

遺外域。使送瑞物。豈可以此謂古皆然乎。夫見盈丈之尾。則知非咫尺之軀。觀尋仞之牙。則知非膚寸之口。故王

母之遣使。明其玄化通靈。無遠不懷也。越裳之重譯。足知惠沾殊方。澤被無外也。夫絕域不可以力服。蠻貊不可以威攝。自非至治。焉能然哉。何者。鮑生謂爲不用。夫周室非乏玉而須王母之環。以爲富也。非儉膽而渴越裳之

雉以充庖也。所以貴之者。誠以斯物爲太平。則上無苛虐之政。下無失所之人。蜎飛蠕動。咸得其權。有國之美。孰

多於斯。而云不用。無益於齊民。源遠體大。固未易見。鮑生之言。不亦宜乎。

鮑生曰。人君恐姦費之不虞。故嚴城以備之也。抱朴子詰曰。侯王設險。大易所貴。不審嚴城。何譏焉爾。夫兩儀肇

闢萬物化生。則邪正存焉爾。夫聖人知凶醜之自然。下愚之難移。猶春陽之不能榮枯朽。炎景之不能鑠金石。冶容慢藏。誨淫召盜。故取法乎習坎。備豫於未萌。重門有擊柝之警。治戎遏暴客之變。而欲除之。其理何居。兇之角也。鳳之距也。天實假之。何必日用哉。蜂螫挾毒以衛身。智禽銜蘆以扞網。籬曲其穴。以備徑至之鋒。水牛結陣。以却虎豹之暴。而鮑生欲棄甲冑以遏利刃。墮城池以止衝鋒。（藏本遺作進止作正今從舊寫本）若令甲冑既捐。而利刃不住。城池既壞。而衝鋒猶集。公輸墨翟。猶不自全。不審吾生。計將安出乎。

或曰。苟無可欲之物。雖無城池之固。敵亦不來者也。抱朴子答曰。夫可欲之物。何必金玉。雖刀之末。愚民競焉。越人之大戰。由乎分蚡。蚡之不鈞。吳楚之交兵。（藏本作反兵從舊寫本改）起乎一株之桑葉。饑荒之世。人人相食。素手裸跣。（下有脫文疑缺一二葉）遠則甫侯子羔。近則于公釋之。探情審罰。剖毫析芒。受戮者吞聲而歌德。則劊者沒齒無怨言。此皆非無君之時也。昔有鯀在下而四嶽不蔽。明揚仄陋而元凱畢舉。或投屠刀而排金門。或釋版築而躡玉堂。或委芻豢而登卿相。或自亡命而爲上將。伯柳達讎人。解狐薦怨家。方回叩頭以致士。禽息碎首以推賢。敢問於時。有君否邪。又云。田蕪廩虛。皆由有君。夫君非塞田之蔓草。臣非耗倉之雀鼠也。其蕪其虛。卒由扈運。水旱疫癘。以臻凶荒。豈在賦稅。（藏本作求從舊寫本改）令其然乎。至於入政首食。謂之民天。后稷躬稼。有虞親耕。豐年多黍多稌。我庾惟億。民食其陳。白渠開而斥鹵膏壤。邵父起陽陵之陂。而積穀爲山。叔敖創期思。而家有腐粟。趙過造三犁之巧。而關右以豐。任延教九真之佃。而黔庶殷飽。此豈無君之時乎。（從遠則甫侯以下二百七十字疑當在本篇前半未致輒移）

知止卷第四十九

抱朴子曰。禍莫大於無足。福莫厚乎知止。抱盈居沖者。必全之筭也。宴安盛滿者。難保之危也。若夫善卷巢許。管胡之徒。咸蹈雲物以高鶩。依龍鳳以竦迹。規韜鋒於香餌之中。寤覆車乎來軻之路。違險塗以遐濟。故能免詹何之釣繯。可謂善料微景於形外。覲堅冰於未霜。徙薪曲突於方熾之火。纜舟弭楫於衝風之前。瞻九轄而深沈。望密蔚而曾逝。不託巢於葦苕之末。不偃寢乎崩山之崖者也。斯皆器大量弘。審機識致。凌儕獨往。不率常態。神參

造化。心遺萬物。可欲不能董介其純粹。近理不能耗滑其清澄。苟無若人之自然。誠難企及乎絕軌也。徒令知功成者身退。慮勞大者不賞。狡兔訖（舊寫本作死）。則知獵犬之不用。高鳥盡則覺良弓之將棄。鑿彭韓之明鏡。而念抽簪之術。觀越種之闇機。則識金象之貴。若范公汎艘以絕景。薛生遜亂以全潔。二疏投印於方盈。田豫釋紱於漏盡。進脫亢悔之咎。退無滯尾之吝。清風足以揚千載之塵。德音足以祛將來之惑。方之陳寶。不亦邈乎。或智小敗於謀大。或軼弱折於載重。或獨是陷於衆非。或盡忠訐於兼會。或倡高筭而受黽錯之禍。或竭心力而遭吳起之害。故有踟高踏厚。猶不免焉。公旦之放。仲尼之行。賈生遜擯於下土。子長熏賢乎無辜。樂毅平齊。伍員破楚。白起以百勝拓疆。文子以九術霸越。韓信功蓋於天下。黥布滅家以佐命。榮不核昏。辱已及之。不避其禍。豈智者哉。爲臣不易。豈將一塗。要而言之。決在擇主。我不足賴。其驗如此。告退避賢。潔而且安。美名厚實。福莫大焉。能修此術。萬未有一。吉凶由人。可勿思乎。逆耳之言。樂之者希。獻納期（蘇本作斯從舊寫本改）。榮將速身禍。救誹謗。其不暇。何信受之可必哉。夫矰繳紛紜。則駕雜徊翻。坑穿充蹊。則麟虞斂跡。情不可極。慾不可滿。達人以道制情。以計遣慾。爲謀者猶宜使忠。況自爲策而不詳哉。蓋知足者常足也。不知足者無足也。常足者。福之所赴也。無足者。禍之所鍾也。生生之厚。殺哉生矣。宋氏引苗。郢人張革。誠欲其快。而實速妻裂。知進忘退。斯之以（舊寫本作謂）乎。夫策奔而不止者。勢不傾墜。凌波而無休者。希不沈溺。弄刃不息者。傷刺之由也。斫擊不輟者。缺毀之原也。盈則有損。自然之理。周廟之器。豈欺我哉。故養由之射。行人識以弛弦。東野之御。顏子知其方敗。成功之下。未易久處也。夫飲酒者。不必盡亂。而亂者多焉。富貴者。豈其皆危。而危者有焉。智者料事於倚伏之表。伐木於毫末之初。吐高言不於累棊之際。議治喪不於羣狐之中。古人佯狂爲愚。豈所樂哉。時之宜然。不獲已也。亦有深逃而陸遺濤波。幽遁而水被焚燒。若冀勝之絕粒。以殞命。李業煎燴以吞醜。由乎迹之有跡。景之不滅也。若使行如蹈冰。身如居陰。動無遺蹤。可尋。靜與無爲爲一。豈有斯患乎。又況乎揭日月以隱形骸。擊建鼓以徇利器者哉。夫值明時則優於濟四海。遇險世則劣於保一身。爲此永慨。非一士也。吾聞無熾不滅。靡盜不損。煥赫有委灰之兆。春草爲秋瘁之端。日中則昃。月盈則蝕。四時之序。成功者退。遠取諸物。則構高崇峻之無限。則頽壞惟憂矣。近取諸身。則嘉臙旨酒之不節。則結疾傷性矣。況乎其高。概雲霄而積之猶不止。其威震人主而加崇。又不息者乎。蚊蚋

墮山。適足翔。兕虎之陸。碎而爲齏。此言大物。不可失所也。且夫正色彈直。直道而行。打撲干紀。不慮離隙。則怨深恨積。若舍法容非。屬託如響。吐剛茹柔。委曲繩墨。則忠口（舊寫本空白一字）喪敗。居此地者。不亦勞乎。是以身名竝全者甚希。而折足覆餗者不乏也。然而入則蘭房窈窕。朱帷組帳。文茵兼舒於華第。豔容燦爛於左右。輕體柔聲。清歌妙舞。宋蔡之巧。陽阿之妍。口吐探菱延露之曲。足躡淥水七槃之節。知音悅耳。冶姿娛心。密宴繼集。醞醑不撤。仰登綺閣。俯映清淵。遊果林之丹翠。戲蕙圃之芬馥。文鱗灑灑。朱羽頡頏。飛繳墮雲鴻。沈綸引魴鯉。遠珍不索而交集。玩弄紛華而自至。出則朱輪耀路。高蓋接軫。丹旗雲蔚。麾節翕赫。金口嘈囂。戈甲璀璨。得意託於後乘。嘉旨盈乎屬車。窮遊觀之娛。極畋漁之愜。聖明之眷。滿耳而入。詔悅之言。異口同辭。于時眇然。意蔑古人。謂伊呂管晏。不足算也。豈覺崇替之相爲首尾。哀樂之相爲朝暮。冒謝貴盛。乞骸骨。背朱門。而反丘園哉。若乃聖明在上。大賢贊事。百揆非我。則不敝。兆民非我。則不濟。高而不以危爲憂。滿而不以溢爲慮者。所不論也。

窮達

或問一流之才。而或窮或達。其故何也。俊逸繫滯。其有憾乎。

抱朴子答曰。夫器業不異。而有抑有揚者。無知己也。故否泰時也。通塞命也。審時者何怨於沈潛。知命者何恨於卑瘁乎。故沈閭停鈞。精勁之良也。而不以擊。則朝菌不能斷焉。珣華黎綠。連城之寶也。委之泥滓。則瓦礫積其上焉。故可珍而不必見珍也。可用而不必見用也。庸俗之夫。闇於別物。不分朱紫。不辯菽麥。唯以達者爲賢。而不知俦求者之所達也。唯以窮者爲劣。而不詳守道者之所窮也。且夫懸象不麗天。則不能揚大明灼無外。嵩岱不託地。則不能竦峻極極雲霄。兔足因夷塗以騁迅。龍艘汎激流以效速。離光非燧人不熾。楚金非歐冶不剡。豐華俟發春而表豔。棲鳩待衝飆而輕辰。四嶽不明揚。則有鰥不登庸。叔牙不推賢。則夷吾不式厚。穰苴賴平仲以起蹕。淮陰因蕭公以鷹揚。雋生由勝之之談。曲逆緣無知之薦。元直起龍縈之孔明。公瑾貢虎臥之興霸。故能美名垂於帝籍。弘勳著於當世也。漢之末年。吳之季世。則不然焉。舉士也必附己者爲前。取人也必多黨者爲決。而附己者。不必足進之器也。同乎我。故不能遺焉。而多黨者。不必逸羣之才也。信衆口。故謂其可焉。或信此之庸猥。而不能遺所念之近情。或識（藏本作適從舊寫本改）彼之英異。而不能平心於至公。於是釋銓衡。而以疏數爲輕重。

矣。棄度量而以綸集爲多少矣。于時之所謂雅人高韻。秉國之鈞。黜陟決己。褒貶由口者。豈哉免乎斯累也。又況於胷中率（藏本作卒從舊寫本改）有憎獨立。疾非黨。忌勝己。忽寒素者乎。悲夫。魏俗之士。不羣之人。所以比肩不遇。不可勝計。或抑頓於藪澤。或立朝而斥退也。蓋修德而道不行。藏器而時不會。或俟河清而齒已沒。或竭忠勤而不見知。遠行不騁於一世。勳澤不加於生民。席上之珍。鬱於泥濘。濟物之才。終於無施。操築而不值武丁。抱竿而不遇西伯。自曩迄今。將有何限。而獨悲之。不亦陋哉。瞻徑路之遠。而恥由之。知大道之否。而不改之。齊通塞於一塗。付榮辱於自然者。豈懷悒悶於知希。與永歎於川逝乎。疑其有憾。是未識至人之用心也。小年之不知大年。井蛙之不曉滄海。自有來矣。

重言

抱朴子曰。余友人玄伯（意林作伯）。先生者。齒在志學。固已窮覽六略。旁綜河洛。晝競羲和之末景。夕照望舒之餘輝。道靡遠而不究。言無微而不測。以儒墨（藏本作道從意林改）爲城池。以機神爲干戈。故談者莫不望塵而銜璧（舊寫本作銜壁）。文士寅目而格筆。俄而寤智者之不言。覺寸一之無咎。意得則齊荃蹄之可棄。道乖則覺唱高而和寡。於是奉老氏多敗之戒。思金人三緘之義。括鋒穎而如訥。韜修翰於彤管。含金懷玉。抑謚華辯。終日彌夕。或無一言。門人進曰。先生默然。小子胡述。且與庸夫無殊焉。竊謂號鐘不鳴。則不異於積銅。浮磬息音。則未別乎聚石也。玄伯先生答曰。吾特收遠名於萬代。求知己於將來。豈能競見知於今日。標格於一時乎。陶甄以盛酒。雖美不見酣。身卑而言高。雖是不見信。徒卷舌而竭聲。將何救於流遁。古人六十笑五十九。不遠迷復。乃覺有以也。夫玉之堅也。金之剛也。冰之冷也。火之熱也。豈須自言。然後明哉。且八音九奏。不能無長短之病。養由百發不能止。將有一失之疏。翫憑河者。數溺於水。好劇談者。多漏於口。伯牙謹於操絃。故終無煩手之累。儒者敬其辭令。故終無樞機之辱。淺近之徒。則不然焉。辯虛無之不急。爭細事以費言。論廣修堅白無用之說。誦（藏本作詠從舊寫本改）。諸子非聖過正之書。損教益惑。謂之深遠。委棄正經。競治邪學。或與聞見者較唇吻之勝負。爲不識者吐清商之談對。非敵力之人。旁無賞解之客。何異奏雅樂於木梗之側。陳玄黃於土偶之前哉。徒口枯氣乏。椎枕抵掌。斤斧缺壞。而槃節不破。勃然戰色。而乖忤愈遠。致令恚容表顏。醜言自口。偷薄之變。生乎其間。既玷之

謬。不可救磨。未若希聲不全大音。約說以俟識者矣。

自叙卷第五十

抱朴子者。姓葛。名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也。其先葛天氏。蓋古之有天下者也。後降爲列國。因以爲姓焉。洪曩祖爲荊州刺史。王莽之篡。君恥事國賊。棄官而歸。與東郡太守翟義共起兵。將以誅莽。爲莽所敗。遇赦免禍。遂稱疾自絕於世。莽以君宗強。慮終有變。乃徙君於琅邪。君之子浦廬起兵以佐光武。有大功。光武踐祚。以廬爲車騎。又遷驃騎大將軍。封下邳僮縣侯。食邑五千戶。開國初。侯之弟文。隨侯征討。屢有大捷。侯比上書爲文。文（藏本作文爲從舊寫本乙轉）訟功。而官以文私從兄行。無軍名。遂不爲論。侯曰。弟與我同冒矢石。瘡痍周身。傷失右眼。不得尺寸之報。吾乃重金累紫。何心以安。乃自表乞轉封於弟。書至上。請報。漢朝欲成君高義。故特聽焉。文辭不獲已。受爵卽第。爲驃騎營立宅舍於博望里。于今基兆石礎存焉。又分割租秩以供奉吏士。給如二君焉。驃騎殷勤止之而不從。驃騎曰。此更煩役國人。何以爲讓。乃託他行。遂南渡江而家于句容。子弟躬耕。以典籍自娛。文累使奉迎驃騎。驃騎終不還。又令人守護博望宅舍。以冀驃騎之反。至于累世。無居之者。洪祖父學無不涉。究測精微。文莠之高。一時莫倫。有經國之（藏本作史從舊寫本改）才。仕吳。歷宰海鹽臨安山陰三縣。入爲吏部侍郎。御史中丞。廬陵太守。吏部尙書。太子少傅。中書。大鴻臚。侍中。光祿勳。輔吳將軍。封吳壽縣侯。洪父以孝友聞。行爲士表。方冊所載。罔不窮覽。仕吳五官郎中正。建城南昌二縣令。中書郎。廷尉。平中護軍。拜會稽太守。未辭而晉軍順流。西境不守。博簡秉文經武之才。朝野之論。僉然推君。於是轉爲五郡赴警。大都督。給親兵五千。總統征軍。戍遏堰場。天之所壞。人不能支。故主欽若九有同賓。（藏本作實從舊寫本改）君以故官。赴除郎中。稍遷至大中大夫。歷位大中正。肥鄉令。（藏本無正字。肥作肥。從舊寫本補改）縣戶二萬。舉州最治。德化尤異。恩洽刑清。野有頌聲。路無姦跡。不佃公田。越界如市。秋毫之贈。不入于門。紙筆之用。皆出私財。刑厝而禁止。不言而化行。以疾去官。發詔見用。爲吳王郎中令。正色弼違。進可替不。舉善彈枉。軍國肅雍。遷邵陵太守。卒於官。洪者。君之第三子也。生晚。爲二親所嬌饒。不早見督以書史。年十有三。而慈父見背。夙失庭訓。飢寒困瘁。躬執耕耜。承星履草。密勿疇襲。又累

遭兵火。先人典籍蕩盡。農隙之暇。無所讀。乃負笈徒步行借。又卒於一家。少得全部之書。益破功。日伐薪賣之。以給紙筆。就營田園處。以柴火寫書。坐此之故。不得早涉藝文。常乏紙。每所寫。反覆有字。人尠能讀也。年十六。始讀孝經論語詩易。貧乏無以遠尋師友。孤陋寡聞。明淺思短。大義多所不通。但貪廣覽。於衆書乃無不暗誦。精持。曾所披涉。自正經諸史百家之言。下至短雜文章。近萬卷。既性闇善忘。又少文。意志不專。所識者甚薄。亦不免惑。而著述時猶得有所引用。竟不成純儒。不中爲傳授之師。其河洛圖緯。一視便止。不得留意也。不喜星書及算術。九宮三基太一飛符之屬。了不從焉。由其苦人而少氣味也。晚學風角望氣三元遁甲。六壬太一之法。粗知其旨。又不研精。亦計此輩率是爲人用之事。同出身情。無急以此自勞役。不如省子書之有益。遂又廢焉。案別錄藝文志。衆有萬三千二百九十九卷。而魏代以來。羣文滋長。倍於往者。乃自知所未見之多也。江表書籍。通同不具。昔欲（藏本作故從舊寫本改）詣京師索奇異。而正值大亂。半道而還。每自（藏本作具從舊寫本改）嘆恨。今齒近不惑。素志衰頹。但念損之又損。爲乎無爲。偶耕藪澤。苟存性命耳。博涉之業。於是日沮矣。洪之爲人也。（有脫文）而駭野。性鈍口訥。形貌醜陋。而終不辯自矜飾也。冠履垢弊。衣或縑縷。而或不恥焉。俗之服用。俄而屢改。或忽廣領而大帶。或促身（本作身促從意林乙轉）而修袖。或長裾曳地。或短不蔽脚。洪期於守常。不隨世變。言則率實。杜絕嘲戲。不得其人。終日默然。故邦人咸稱之爲抱朴之士。是以洪著書。因以自號焉。洪稟性尪羸。兼之多疾。貧無車馬。不堪徒行。行亦性所不好。又患僂俗。捨本逐末。交游過差。故遂撫筆閑居。守靜薺門。而無趨從之所。（藏本作適所之從今從舊寫本改）至於權豪之徒。雖在密跡。而莫或相識焉。衣不辟寒。室不免漏。食不充虛。各不出戶。不能憂也。貧無僮僕。籬落頓決。荆棘叢於庭宇。蓬莠塞乎階甃。披榛出門。排草入室。論者以爲意遠忽近而不怨。（藏本作怒從舊寫本改）其乏役也。不曉謁。（有脫文）以故初不修見官長。至於弔大喪。省困疾。乃心欲自勉。強令無不必至。而居疾少健。恆復不周。每見譏責於論者。洪引咎而不恤也。意苟無餘。而病使心違。顧不媿己而已。亦何理於人之不見亮乎。唯明鑒之士。乃恕其信抱朴。非以養高也。世人多慕豫親之好。推闢室。（藏本作至從舊寫本改）之密。洪以爲知人甚未易。上聖之所難。浮雜之交。口合神沓。（舊寫本作爾）無益有損。雖不能如朱公叔一切絕之。且必須清澄詳悉。乃處意焉。又爲此見憎者甚衆而不改也。馳逐苟達。側立勢門者。又共疾洪

之異於己而見疵毀。謂洪爲傲物輕俗。而洪之爲人。信心而行。毀譽皆置於不聞。(藏本置作之舊寫本作毀譽之皆如不聞今從盧本)至患近人。或恃其所長而輕人所短。洪忝爲儒者之末。每與人言。常度其所知而論之。不強引之以造彼所不聞也。及與學士有所辯識。每舉綱領。若值惜短。難解心義。(藏本作家從舊寫本改)但粗說意之與向。使足以發寤而已。不致苦理。使彼率不得自還也。彼靜心者。存(舊寫本存字空白疑是衍文)詳而思之。則多自覺而得之者焉。度不可(藏本無不字從舊寫本補)與言者。雖或有問。常辭以不知。以免辭費之過也。洪性深不好干煩官長。自少及長。曾救知己之抑者數人。不得已。(藏本無已字從舊寫本補)有言於在位者。然其人皆不知洪之恤也。不忍見其陷於非理。密自營之耳。其餘雖親至者。在事秉勢。與洪無惜者。終不以片言半字。少累之也。至於糧用窮匱急。合湯藥則喚求朋類。或見濟。亦不讓也。受人之施。必皆久久漸有以報之。不令覺也。非類則不妄受其饋致焉。洪所食有旬日之儲。則分以濟人之乏。若殊自不足。亦不割己也。不爲皎皎之細行。不治察察之小廉。村里凡人之謂(舊寫本謂字空白疑有誤)良守善者。用(舊寫本用字空白疑有誤)時。或齋酒餽候。雖非僦匹。亦不拒也。後有以答之。亦不登時也。洪嘗謂史雲不食於昆弟。華生治潔於昵客。蓋邀名之僞行。非廊廟之遠量也。洪尤疾無義之人。不勤農桑之本業。而慕非義之姦利。持鄉論者。則賣選舉以取訕。有威勢者。則解符疏以索財。或有(有字當誤舊寫本空白)罪人之賂。或(當作而)枉有理之家。或爲逋逃之藪。而饗亡命之人。(疑作人)或挾使民丁。以妨(本作妨以從下文乙轉)公役。或強收錢物。以求貴價。或占錮市肆。奪百姓之利。或割人田地。劫孤弱之業。恹恹官府之間。以窺括剋之益。內以誇妻妾。外以釣名位。其如此者。不與交焉。由是俗人憎洪疾己。自然疏絕。故巷無車馬之跡。堂無異志之賓。庭可設雀羅。而几筵積塵焉。洪自有識以遠(藏本作遠以從舊寫本乙轉)將老。口不及人之非。不說人之私。乃自然也。雖僕豎有所短。所羞之事。不以戲之也。未嘗論評人物之優劣。不喜訶譏人交。(舊寫本作又人)之好惡。或爲尊長所逼問。辭不獲已。其論人也。則獨舉彼體中之勝事而已。其論文也。則撮其所得之佳者。而不指摘其病累。故無毀譽之怨。貴人時或問官吏民甲乙何如。其清高閑(舊寫本作賢)能者。洪指說其快事。其貪暴闇塞者。對以偶不識悉。洪由此頗見譏責。以顧諟太多。不能明辯臧否。使阜白區分。而洪終不敢改也。每見世人有好論人物者。比方倫匹。未必當允。而褒貶與

奪。或失準格。見譽者自謂己分。未必信德也。見侵者則恨之入骨。劇於血讎。洪益以爲戒。遂不復言及士人矣。雖門宗子弟。其稱兩皆以付邦族。不爲輕乎（當作平舊寫本作評）其價數也。或以譏洪。洪答曰。我身在我者也。法當易知。設令有人問我。使自比古人。及同時令我自求輩。則我實不能自知。可與誰爲匹也。況非我安可爲取而（而字從舊寫本補）評定之耶。漢末俗弊。朋黨分部。許子將之徒。以口舌取戒。爭訟論議。門宗成讎。故汝南人士無復定價。而有月旦之評。魏武帝深亦疾之。欲取其首。爾乃奔波亡走。殆至屠滅。前鑒不遠。可以得師矣。且人之未易知也。雖父兄不必盡子弟也。同乎我者。遠是乎。異於我者。遠非乎。或有始無卒。唐堯。公且仲尼。季札。皆有不全得之恨。無以近人信其嘍嘍。管見熒（舊寫本作螢）燭之明。而輕評人（藏本作人評從舊寫本乙轉）物。是皆賣（賣字疑舊寫本空白）彼上聖大賢乎。昔大安中。石冰作亂。六州之地。柯振葉（藏本作鎮葉從舊寫本改）靡。違正黨逆。義軍大都督邀洪爲將兵都尉。累見敦迫。既桑梓恐虞。禍深憂大。古人有急疾之義。又畏軍法。不敢任志。遂募合數百人。與諸軍旅進。會攻賊之別將。破之日。錢帛山積。珍玩蔽地。諸軍莫不放兵收拾財物。繼轂連擔。洪獨約令所領。不得妄離行陣。士有撫得衆者。洪即斬之以徇。於是無敢委杖。而果有伏賊數百。出傷諸軍。諸軍悉發。無部隊皆人馬負重。無復戰心。遂致驚亂。死傷狼藉。殆欲不振。獨洪軍整齊。鼓張無所損傷。以救諸軍之大崩。洪有力焉。後別戰斬賊小帥。多獲甲首。而獻捷幕府。於是大都督加洪伏波將軍。例給布百匹。諸將多封閉之。或送還家。而洪分賜將士。及施知故之貧者。餘之十匹。又徑以市肉酤酒。以饗將吏。于時竊擅一日之笑。談焉。事平。洪投戈釋甲。徑詣洛陽。欲廣尋異書。了不論戰功。竊慕魯連不受聊城之金。包胥不納存楚之賞。成功不處之義焉。正遇上國大亂。北道不通。而陳敏又反於江東。歸塗隔塞。會有故人譙國嵇君道（本作居道從意林及晉書改下放此）見用爲廣州刺史。乃表請洪爲參軍。雖非所樂。然利可避地於南。故勉就焉。見遣先行催兵。而君道於後遇害。遂停廣州。頻爲節將見邀用。皆不就。永惟富貴可以漸得。而不可頓合。其閒屑屑。亦足以勞人。且榮位勢利。譬如寄客。既非常物。又其去不可得留也。隆隆者絕。赫赫者滅。有若春華。須臾凋落。得之不喜。失之安悲。悔吝百端。憂懼兢戰。不可勝言。不足爲也。且自度性篤懶。而才至短。以篤懶而御短才。雖翕肩屈膝。趨走風塵。猶必不辦。大致名位而免患累。況不能乎。未若修松喬之道。在我而已。不由於人焉。將登山。服食養生。非有廢

也。事不兼濟。自非（藏本作不從舊寫本改）絕棄世務。則曷緣修習玄靜哉。且知之誠難。亦不得惜問而與人讓也。是以車馬之跡。不經貴勢之域。（藏本作貴世之城從舊寫本改）片字之書。不交在位之家。又士林之中。雖不可出。而見造之賓。意不能拒。妨人所作。不得專一。乃嘆曰。山林之中無道也。而古之修道者。必入山林者。誠欲以遠遠謹諱。使心不亂也。今將遂本志。委桑梓。適嵩岳。以尋方平梁公之軌。先所作子書內外篇。幸已用功夫。聊復撰次。以示將來云爾。洪年十五六時。所作詩賦雜文。當時自謂可行於代。（本脫於代二字從意林補）至于弱冠。更詳省之。殊多不稱意。天才未必爲增也。直所覽差廣。而覺妍媸之別。於是大有所製。棄十不存一。今除所作子書。但雜尙餘百所卷。猶未盡損益之理。而多慘憤。不遑復料護之。他人文成。便呼（藏本作手便從舊寫本改）快意。余才鈍思遲。實不能爾。（藏本作示從舊寫本改）作文章每一更字。輒自轉勝。但患懶。又所作多不能數省之耳。洪年二十餘。乃計作細碎小文。妨棄功日。未若立一家之言。乃草創子書。會遇兵亂。流離播越。有所亡失。連在道路。不復投筆十餘年。至建武中。乃定凡著內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碑頌詩賦百卷。軍書檄移章表箋記三十卷。又撰俗所不列者。爲神僊傳十卷。又撰高尚（藏本作上今從舊寫本）不仕者。爲隱逸傳十卷。又抄五經七史百家之言。兵事方伎。短雜奇要三百一十卷。別有目錄。其內篇言神僊方藥鬼怪變化養生延年禳邪却禍之事。屬道家。其外篇言人閒得失。世事臧否。屬儒家。洪見魏文帝典論（藏本作典目從舊寫本改）自敘末（藏本作未從舊寫本改）及彈棊擊劍之事。有意於略說所知。而實不數少所便能。不可虛自稱揚。今將具言。所不閑焉。洪體鈍性騫。寡所玩好。自總髮垂髻（有脫句）又擲瓦手搏。不及兒童之羣。未曾鬪雞鷲。走狗馬。見人博戲。了不目眄。或醢牽引觀之。殊不入神。有若晝睡。是以至今不知棊局。上有幾道。擣菹齒名。亦念此輩末伎。亂意思而妨日月。在位有損政事。儒者則廢講誦。凡民則忘稼穡。商人則失貨財。至於勝負未分。交爭都市。心熱於中。顏愁於外。名之爲樂。而實煎悴。喪廉恥之操。興爭競之端。相取重貨。密結怨隙。昔宋閔公吳太子致碎首之禍。生叛亂之變。覆滅七國。幾傾天朝。作戒百代。其鑒明矣。每觀戲者。慚恚交集。手足相及。醜習相加。絕交壞友。往往有焉。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多召悔吝。不足爲也。仲尼雖有晝寢之戒。以洪較之。洪實未許其賢於晝寢。何者。晝寢但無益而未有怨恨之憂。鬪訟之變。聖者猶韋編三絕。以勤經業。凡才近人。安得兼修。惟諸戲盡不如示一尺之書。故因本

不喜而不爲。蓋此俗人所親焉。少嘗學射。但力少不能挽強。若顏高之弓耳。意爲射既在六藝。又可以禦寇辟劫。及取鳥獸。是以習之。昔在軍旅。曾手射追騎。應弦而倒。殺二賊一馬。遂以得免死。又曾受刀楯及單刀雙戟。皆有口訣要術。以待取人。乃有祕法。其巧入神。若以此道與不曉者對。便可以當全獨勝。所向無前矣。晚又學七尺杖術。可以入白刃。取大戟。然亦是不急之末學。知之譬如麟角鳳距。何必用之。過（藏本脫過字從舊寫本補）此已往。未之或知。洪少有定志。決不出身。每覽策許。子州北人石戶二姜兩袁法真子龍之傳。嘗廢書前席。慕其爲人。念精治五經。著一部子書。令後世知其爲文儒而已。後州郡及車騎大將軍辟皆不就。薦名琅邪王丞相府。昔起義兵。賊平之後。了不修名詣府。論功主者。永無賞報之冀。晉王應天順人。撥亂反正。結皇綱於垂絕。修宗廟之廢祀。念先朝之滯賞。竝無報以勸來。洪隨例就彼。庚寅。詔書賜爵關中侯。食句容之邑二百戶。竊謂（藏本作詔從舊寫本改）討賊以救桑梓。勞不足錄。金紫之命。非其始願。本欲遠慕魯連。近引田疇。上書固辭。以遂微志。適有大例。同不見許。昔仲由讓應受之賜。而沮爲善。醜虜未夷。天下多事。國家方欲明賞必罰。以彰憲典。小子豈敢苟潔區區之懦志。而距私通之大制。故遂息意而恭承詔命焉。洪既著自敘之篇。或人難曰。昔王充年在耳順。道窮望絕。懼身名之偕滅。故自紀終篇。先生以始立之盛。值平有道之運。方將解申公之束帛。登穆（藏本作枚從舊寫本改）生之蒲輪。耀藻九五。絕聲昆吾。何憾芬芳之不揚。而務老生之彼務。洪答曰。夫二儀彌邈。而人居若寓。以朝菌之耀秀。不移晷而殄瘁。類春華之暫榮。未改旬而凋墜。雖飛颿之經霄。激電之乍照。未必速也。夫期蹟猶奔星之騰烟。（藏本作烟從舊寫本改）黃髮如激箭之過隙。況或未萌。（藏本作明從舊寫本改）而殞穉。逆秋而零瘁者哉。故項子有含穗之嘆。揚烏有夙折之哀。歷覽遠古。逸倫之士。或以文軌而龍躍。或以武功而虎踞。高勳著於盟府。德音被乎管絃。形器雖沈。鏗於淵壤。笑談飄颻。而日載。故雖千百代。猶穆如也。余以庸陋。沈抑婆娑。用不合時。行舛於世。發音則響與俗乖。抗足則跡與衆迕。內無金張之援。外乏彈冠之友。循塗雖坦。而足無騏驎。六虛雖曠。而翼非大鵬。上不能鷹揚匡國。下無以顯親垂名。笑不寄於良史。聲不附乎鍾鼎。故因著述之餘。而爲自敘之篇。雖無補於窮達。亦賴將來之有述焉。

抱朴子內篇校勘記

序文

(一葉前九行) 夸父之蹤 蹤刻本原誤作縱嘗改正

暢玄一

(二葉後十行) 榮尉 尉原注一作鬱榮案盧舜治本作湮鬱

(三葉前二三行) 或麗 榮案盧本作輝煌

(又前六行) 雲雨 榮案盧本作雲漢

(又後三四行) 得之乎內守之者外 榮案盧本作得之者內失之者外

(又後九行) 踐珊 榮案盧本珊作踞

(四葉後十行) 藻稅 榮案盧本稅作彩

論仙二

(一葉前五行) 萬物云云 榮案盧本作芸芸道德經夫物芸芸

(又後三四行) 以死生爲朝暮也 以榮案盧本作比

(二葉前六行) 願加九思不遠迷復焉 榮案盧本九作自脫下句

(又後五行) 薺麥 御覽二十二九百七十七作蒜麥九百五十三作薺麥微旨篇若以薺麥之生死道意篇不

可以薺麥之細碎是本書有薺麥之語然九百七十七引在蒜門似亦可據也

(三葉後十行) 嘉遁 榮案今周易作嘉遜玉篇遁遜二字同周易遜釋文云又作遁二字古通用

(四葉前七行) 若使皆如郊閒兩瞳之正方 郊閒未詳

(又後七八行) 自呼於物無所不經 榮案盧本作自謂

(五葉前五行) 又以往年藥 御覽九百五作駐年案本書統作住年而□□篇又作駐年蓋二文隨作也

(六葉後五六行)蝨羣攻則臥不得寧(藏本作安)□御覽九百五十一作蝨羣攻臥不獲安當從藏本

(九葉前六行)遂有竹杖一枚榮案盧本作止有

(十葉前五行)人有賢愚有字誤御覽八百八十六作無

(又前九行)又云無之乎御覽八百八十六又云作復言榮案盧本作而云

(又後五行)井臺墓盧本作蛙榮案說文作鼃玉篇蛙竝云蝦蟇也

(又後六行)未嘗見龍鱗鱗字誤各本作鱗 古人 榮案盧本作古者

(十一葉前十一行)實是合五種灰御覽七百六十作合百片八百七十一作合五百種灰今此脫百字

(又後一二行)今以此語俗人御覽七百六十俗人下復有俗人

(又後四行)愚人乃不信書鈔一百三十五御覽七百九十八百九十二人作民

(又後五行)況乎難知之事哉御覽九百一作況于仙者難知之事哉對俗三

(一葉後二行)則變易形貌意林作變形易貌與道意篇同

(又後五行)入淵不沾(意林作溺) 盧刃本作沒 蹴刃不傷 蹴盧本作就

(二葉前九行)千歲之鶴御覽九百十六作鶴引在鶴門

(又後二行)千歲松柏(藏本作樹) □初學記二十八御覽九百五十三作樹當從藏本

(又後四行)或如青人初學記二十八御覽九百五十三無青字青人不他見蓋涉上青牛青牟青犬輒加耳

皆壽千歲御覽九百五十三引作萬歲初學記二十八亦作萬

(又後五行)變爲獲藝文類聚九十五變上有則

(又後五六行)獲千歲藝文類聚九十五御覽九百十歲下有則變爲老人又八百八十八千歲之猿變爲老

人當是外篇佚文而其有變爲老人語可互證也

(又後七行)千歲之鳥御覽九百二十八作千秋

(又後九行)能(御覽九百七引作熊) 壽五百歲者 校語七當作八

(又後九十行)狐狸豺(藏本作狸疑作羆)狼皆壽八百歲 初學記二十九御覽九百九作狐及狸狼則藏本上狸字誤耳下狸字不誤羆書無言羆壽八百歲者校語疑作羆未知何據

(二葉後十一行)二葉前一行)名曰仲能知一年中吉凶 白孔六帖九十八作仲能能知御覽九百十一作仲骨能知未知孰是仲下脫一字無疑

(三葉後二二三行)帝軒俟(刻本作候)鳳鳴以調律 初學記一御覽四竝作候

(五葉前八行)求其根莖 榮案盧本作根莖

(六葉後五行)令試其小者 令字誤各本作今

(又後七行)鍼綴丹帶而蛇行 御覽八百三十作綴鍼此誤倒

(七葉後七行)住留各從其所好耳 御覽六百七十作去留

(八葉前一行)故不足役役(一本作汲汲)於登天而止人間八百餘年也 御覽六百六十三作故不切(當復有切字)於升騰而止乎人聞者八百八年按下文言本不汲汲於昇虛以飛騰則一本是

(又後八行)隨所輕重 初學記二十三所下有犯字此脫

金丹四

(一葉前一行)余考覽養性(御覽九百八十五引作生)之書 御覽六百七十亦作生

(又後七行)足以與盡微者 榮案盧本作盡微以形近致訛

(又後十一行)精思而神人授之金丹仙經 御覽六百七十精思下有積久

(又後十一行)會漢末亂 御覽六百七十作漢末大亂

(二葉前五行)并諸口訣 御覽六百七十并有具

(三葉前九行)而追迅風 御覽一百三十七七百六十九作而欲尋遺風而濟大川 御覽七百六十九而下

(七葉後一行)帶(藏本作當)沈之三泉之下 御覽六百七十作當

(八葉後七行)近代漢末 御覽六百七十代作後

(又後八九行)善著詩 御覽六百七十作詩九百八十五作書

(九葉後八行)作之法 御覽九百八十五作下有丹

(又後九行)白凡(刻本作藝御覽九百八十八引作舉)□御覽九百八十五九百八十八竝作舉石

(十葉前一行)之(藏本無此字)御覽九百八十五無之字

(又前四行)及住年不老 御覽九百八十五作延年

(十一葉前八行)而行云(疑作雲)□校語當作卽雲字

(又後五行)塗足下 御覽九百三十五九百三十九作以塗足無下字

(又後九十行)取鳥毳之未生毛羽者 御覽九百二十作取鳥引在鳥門當不誤也

(十二葉後二行)招魂魄 御覽八百八十六招作召案下文云持節召之至理篇有召魂小丹則御覽是

(又後四行)折死者(藏本作折師二字)口 御覽八百八十六作折齒無死者二字亦無師字

(又後五行)令入喉卽活 御覽八百八十六無令字卽活下有活者 采女 白孔六帖九十七作和女初學

記二十九作和安御覽九百七作采女

(十三葉前五行)和之而火之 御覽九百七十火作煑

(又後五行)用白菊花汁 藝文類聚八十一御覽九百九十六下有蓮花汁三字

(十四葉前一行)又韓衆(當衍此字)終丹法 御覽三百八十八作韓中丹無衆字案仙藥篇韓終服菖蒲

文類聚八十一引彼亦作韓終九十八引山芝者韓中所食也東方朔七諫見韓衆而宿之王逸注韓衆仙人

也蓋衆終中聲相同故三文隨作矣

(又前五行)封之成水 各本封之下有百日二字此脫

(又前六行)老子授之於元君 天一閣本作受之案上文云元君者老子之師明當作受

(又後四行)置猛火 御覽七百五十九九百八十五作置之猛火上

(又後七行)置火上扇之 御覽九百八十五作置猛火上

(又後九行)得液 御覽四又九百八十五作得神液 飲之不死 御覽九百八十五飲之下有令人

(十五葉前二行)入八兩(一本八作十) □校語當云一本作八十兩

(又前七八行)則物不可得也 御覽九百八十五作則其物或不可得也

(又後一行)而得一劑 御覽八百十得作成

(又後一二行)可足入仙人(當作入仙誤倒)也 御覽八百十作可令入人仙也

(又後八九行)不可供 供字誤藏本盧本作缺天一閣本作斷

(十六葉後五行)道士合作神藥 御覽六百七十作道士飛鍊神藥

(又後六行)又按仙經 御覽六百七十作入山經蓋抱朴古本仙字作企用說文正體轉寫誤分爲入山二字

耳

(又後八行)安丘山潛山 御覽六百七十作安丘衡灑約文也此無衡山潛與灑同孫云古以潛山爲衡岳故

謂之衡潛

(十七葉前一行)大難 御覽六百七十作大水

(又前二行)則此神山必助之爲福藥必成 御覽六百七十山下有之字福下有其字

(又後十一行)三丸再服 各本三丸下有日字此脫

至理五

(二葉前五六行)咬吸寶華浴神太清外除五曜內守九精 藝文類聚七十五咬作咀浴作谷除作珍御覽七

百二十與藝文類聚同惟谷字作穀蓋即谷之誤

(三葉前一行)柞檣(藏本作柳) □御覽八百七十一作柳乃

(又後四行)追二豎於膏肓 藏本盧本追作殲此誤

(又後八行)文塾衍期 初學記十八作愆筋

(又後九行)此醫家 初學記十八作此但醫家

(又後十行)損也 藏本盧本作諸欲所損也此脫三字

(五葉後九行至六葉前九行)入山林多瘴毒蝮蛇之地凡人暫經過無不中傷而善禁者以烝禁之能辟方數十里上伴侶皆使無爲害者又能禁虎豹及蛇蜂皆悉令伏不能起以烝禁金瘡血卽登止又能續骨連筋以烝禁白刃則可蹈之不傷刺之不入若人爲蛇虺所中以烝禁之則立愈近世左慈趙明等以烝禁水水爲之逆流一二丈又於茅屋上然火煑食食之而茅屋不焦又以大釘釘柱入七八寸以烝吹之釘卽涌射而出又以烝禁沸湯以百許錢投中令一人手探攬取錢而手不灼爛又(藏本作損非)禁水著中庭露之大寒不冰又能禁一里中炊者盡不得蒸熟又禁犬令不得吠 後漢方術徐登傳注作道士趙炳以氣禁人人不能起禁虎伏地低頭閉目便可執縛以大釘釘柱入尺許以氣吹之釘卽躍出射去如弩箭之發御覽七百六十七作吳有趙炳以大釘釘柱入尺許以氣吹之釘卽躍出如弩箭之發趙炳乃趙炳之誤今此作趙明無以氣禁人六句又不云躍出射去如箭弩之發當是脫落然此特小異耳御覽七百三十七引治金創以氣吹之卽斷痛(又七百四十二作治金瘡以氣吹之血卽斷痛登時止)登山蛇虺毒蠱中人在近者就以氣禁之其相遠或數十里便延(當作遙)治之士(有脫誤)呼其姓名而呪之男也吹吾右手(句有脫釋滯篇云男嘘我左女嘘我右) 記識其時後校問之卽時愈也又有介象者能以氣禁一里中居人炊者不得蒸以氣禁樹上羣鳥卽墮地又於茅(徐登傳有屋宇此脫)上爨葦雞熟而茅不燥又禁刀矛以刺人腹以樵打之刃曲而不復入又燒釜正赤而立上久之不知熱以錢投於沸釜湯中亦撲取錢而手不灼能令一市人皆坐不得起此一段與今本絕異其卽此篇邪抑佚文邪疑莫能明

微旨六

(一葉後五行)畜疾病 御覽六百七十二畜作速

(二葉前三四行)夫寸縮(意林引作蝟蹙蝟皆非也云云)道藏本意林官本意林皆作蝟校語以爲作蝟未知何據御覽九百三十六作縮引在縮門蝟皆從有可與意林互證

(又前四五行)汎迹濫(二字誤倒意林引作濫跡)水之中 御覽九百三十六作汎濫龍水之中龍字當誤汎
濫連文與意林同

(三葉後二行)多聞而體要博見而善擇 御覽七百二十體要作貴要善擇作擇善

(又後六行)可以無窮矣 御覽七百二十窮作病

(五葉前一行)山川草木 御覽八百八十六草木作石水

(又前二行)及人身中(疑此下有脫文)□御覽八百八十六無及字作人身之中亦有魂魄當據補

(又前三行)於理當有精神有神 御覽八百八十六次句復作有精神

(六葉後七行)蔡順至孝感神應之 下有脫文

(七葉後三行)神意竝游 御覽七百二十作神仙

(又後四行)灌溉匪休 御覽七百二十作延休

(又後八行)愚人妄往 御覽七百二十作競往

(八葉後一行)若欲 各本作若乃

塞難七

(二葉前二三行)玆榮案蚤俗字說文及玉篇竝作蝨宜改正

(三葉後八行)禮樂 榮案盧本作經世未知何據觀下文揖讓盤旋等語宜從樓觀本改作禮樂爲是

(六葉前三行)不冝(當作謂)爲 校語當在爲字下

(又前七行)見遊雲西行而謂月之東馳 御覽六行作馳馳作行

釋滯八

(五葉後四五行)周黨麟時於林藪而無損孝文(當有誤)之刑厝也 校語當在刑厝也下因周黨與孝文不

相值而孝文刑厝合當連文也

(六葉後五行)上無嫌恨之偏心 榮案盧本作福心

(八葉後一二行)三軍之衆一朝盡化君子爲鶴小人爲沙 御覽七十四八十五九百十六作周穆王南征一軍盡化君子爲猿爲鶴小人爲蟲爲沙又八百八十八鶴作鵠當誤又白孔六帖九十四作周穆王南征一軍自化爲猿君子爲鶴語有脫越不如御覽可據

(八葉後十行)肉甚(刻本本內其)藏本作內甚

(九葉前九行)偶所不聞 各本作閑

道意九

(四葉後八行)而往返徑遊 榮案盧本作經遊

(五葉前五行)傳世 御覽六百六十六作累世

(又前六行)但占問顏色 御覽六百六十六問作阿

(又前八行)未曾一失也 御覽六百六十六作未曾不審也

(六葉後六行)耕白田 御覽九百六十八白作於風俗通載此事亦作於

明本十

(一葉前二行)先(此下嘗有脫文)榮案盧本先作夫

(二葉前一行)慕松喬之武者哉 刻本作慕譌字當改作慕

(四葉前八行)鍊八石之飛精者 御覽六百七十精作英

(又後四行)未欲昇天 御覽六百七十作未欲輕舉

(又後五行)而人禍不能加 御覽六百七十作而凶禍

仙藥十一

(一葉前三行)又曰五芝 御覽九百八十四五芝上有餌字

(又後六行)或云仙人杖或云西王母杖 御覽九百八十四作或各兩句皆同

(二葉前八九行)一名兔(御覽九百八十九引作鹿)竹 遍檢御覽衆本竝作菟校語以爲作鹿未知何據

(又後一二行)乃可大得其益耳 御覽九百八十九作乃可得益壽
(又後六行)海隅名山 御覽九百八十五作海隅山石 有積石者 御覽九百八十五作肉芝者無有積石

三字

(一葉前一行)亦不得見此輩也 御覽九百八十五作此光也

(又後三行)伺之 御覽九百八十五作伺而

(又後五行)可以夜視也 御覽九百八十五作夜視書也

(四葉前三行)石桂芝 藝文類聚八十九作石桂英芝

(又前五行)光明 御覽九百八十五作色明

(又前九行)則堅凝 御覽九百八十五作則漸堅凝

(又前十一行)其計前所服 御覽九百八十五所作後

(又後一二行)石腦芝 御覽九百八十七作石脛芝

(又後六七行)石硫丹者石之赤精 御覽九百八十七作石流赤山之赤精上下文硫皆作流

(又後八九行)如此有百二十 御覽九百八十七作百二十種

(又後十行)松柏(刻本無此字非)脂 藝文類聚九十八無柏字御覽九百八十五及藏本有

(五葉前五行)千歲之栝木(覽御九百九十二作射于云云)御覽九百八十六作栝木校語宜先舉出

(又前十一行)則刮射(按當有千字)人之左足也 御覽九百八十六作則刮塗之無射人二字

(六葉後五行)珠芝 藝文類聚九十八作紫朱芝此脫紫字作朱者彼誤也據下文如李而紫色垂如貫珠明

嘗作紫珠芝

(七葉前二行)八字體重 藝文類聚九十八御覽三十一九百四十九作再重按再重者謂八字作八也

(又前六行)令人壽四萬歲 御覽九百四十六無四字

(又前七行)兩骨起似角 御覽九百三十一似角下有解人言浮于蓮葉之上或在叢著之下十五字案對俗

篇有此一段其下文不同上文僅異二字藝文類聚九十六初學記三十御覽八所引皆屬彼篇與此無涉

(又前九行)風生獸 御覽九百八作風母獸引在風母門當不誤也

(又後四五行)而尾(御覽九百八十八引有曲字)掘 御覽九百二十作而尾屈九百八十六作而尾毛掘一

本作而尾毛掘掘皆與屈相當九百八十八不引校語所謂有曲字者未審何據

(八葉後四行)晶晶純白名磷石 御覽八百八純白下有者字

(九葉後十一行)玉可以烏米酒 御覽八百五米作珠烏米酒烏珠酒皆不他見未審孰是

(十一葉前三行)君腦或云龜(此三字當是小注誤入正文) 御覽九百五十七無此三字

(又前七行)梲(原注一作楮)木實芝(大觀本草引無此字)赤者 御覽三百九十四作梲木實之赤者當

據改

(又前九行)年百四十歲 御覽三百九十四作三

(又前十行)槐子以新甕(御覽九百五十四引作瓷) □遍檢御覽諸本皆作新瓦或即甕之半字校語以爲作

瓷未知何據

(十二葉前四行)日精更生(按此下當有陰成二字各本皆脫去非)周盈 初學記二十七亦無陰成二字則

唐本與今本同校語當刪

(又前八行)鳩臚少卿(御覽七百二十九百八十四引皆作時) □御覽六百七十又七百二十又九百八十五

皆作少時三百八十三作少卿九百八十四不引校語誤

(又後一二行)得古人埋丹砂數十斛去(御覽九百八十四引有井字)數尺 御覽三百八十三作去井數尺

九百八十五引至上句而止九百八十四不引校語誤

(十三葉前一行)甚驚愕 御覽六百七十作甚駭問得愈狀

(又前八行)在人間三百許年 御覽六百七十作在人間二百餘年

(又後五行)垂餓死 意林作垂當餓死

(十四葉前九十行)韓終服菖蒲十三年 藝文類聚八十一作三十年

(又後四行)手上車(按車當作連)弩也 御覽九百八十九亦作車弩未定是連之誤據御覽三百四十八引

趙公王琚教射經有絞車弩中七百步王琚魏書有傳將恐古有車弩至魏盛行耳

(又後六行)御八十妾 藝文類聚八十一御覽九百八十九作御十八妾 有子百三(御覽九百八十九大

觀本草引作四)十人 藝文類聚八十一亦作四

(十六葉後三行)渥之出指間 明刻諸本作握之榮案下文有及握之不出指間語正作握

(十七葉前二行)欲食去尸藥 明刻本尸上有三字

辨問十二

(一葉前七行)亦焉能 藏本作焉得

(又後三行)知一養神之要 榮案盧本作知守一

極言十三

(一葉前九行)故爲者如牛毛獲者如麟角也 書鈔八十三爲作學獲作成

(二葉前五行)根抵(藏本作移非)之據 榮案盧本作根菱

(四葉後八行)復數千載 藝文類聚八十四復作後(案列仙傳亦作後)

(七葉後一行)在乎還年(疑房中)之道 御覽六百六十八亦作還年下同

(又後四行)三百歲 御覽六百六十八作一二百歲

(又後五行)且又 御覽六百六十八無此二字作凡傷之道有數焉

(又後七行)悲哀憔悴傷也 御覽六百六十八悲上有深憂重怨四字哀作哀依今本語例補政當云深憂重

怨傷也悲哀憔悴傷也 汲汲所欲傷也 御覽六百六十八所欲下有戚戚所患四字依今本語例當補于

傷也下云戚戚所患傷也

(又後九行)喘乏 御覽六百六十八作喘息

(八葉前四行)不欲汗流 御覽六百六十八作不欲多汗

勤求十四

(二葉前六行)而險隘憂病 御覽六百七十二隘作尾

(四葉後四五行)陳安世者 御覽九百十一作陳世安下亦作世安按登涉篇有仙人陳安世

(四葉後五行)灌叔本 御覽九百十一灌作管

(九葉前十一行)故有死王樂爲生鼠之喻也 御覽九百十一死王樂生鼠下復有二語云雖爲帝王死不及

生鼠似非抱朴本文隋志有音一卷或卽此

雜應十五

(一葉前五行)堪負擔遠行 榮按擔原刻誤作檐當改正

(又前五六行)身輕不極 榮案盧本作不困

(又前八行)腸中無滓(意林引作屎) 御覽三百七十六亦作屎

(二葉後九行)鄒元節 鄒字不體各本作郗

(三葉後六行)取一升輒內一升水 書鈔一百四十八作取一斗酒輒內一斗水隸書斗作升因誤爲升耳

(又後七行)無知盡時 榮案盧本作無或

(四葉後五行)或服紫石英 御覽九百八十七此下有東莞縣西北二十五里有爆山出紫石英舊以貢獻二

十字疑是注文

(又後九十行)或服元水(原注一作冰)之丸 藝文類聚四御覽二十二二十三三十四皆作冰

(五葉前一行)衣以重裘 御覽二十三八百六十九作衣之以重裘

(又前二行)十二爐 御覽二十三八百六十九無二字

(又前三行)抱朴子曰 藝文類聚四御覽三十一三百三十九曰上有答字

(又前四五行)但知(疑作朱)書北斗字及日月字 御覽三百三十九無書字作但知北斗姓字及日月名字

(又前五行)帝以試左右 御覽三百三十九試下有告

(又前五六行)常爲先登鋒(疑衍)陷陣 御覽三百三十九作先登陷陳無鋒字陳卽陣之正體

(又前九行)戟名大將軍(按軍字不當有此以將字爲韻也) 御覽三百三十九無軍字

(六葉後五行)霹靂楔 御覽二十三楔作織

黃白十六

(三葉後六行)已死乃見形 御覽七百三十六作死已久亦見其形

(六葉後十一行)延(刻本作近)易之草 御覽九百九十八作近

(八葉前九行)用寒鹽一斤(藏本無此二字) 書鈔一百四十六御覽八百六十五有此二字

登涉十七

(二葉前十一行)因問之曰 御覽六百七十一問作叱

(又後一行)走去 御覽六百七十一作徑去

(又後二行)常夜有數十人 御覽六百七十一作十數人七百五十四作十許人

(又後三四行)後郊(原注一作邳)伯夷者遇(疑過)之宿 御覽六百七十一作邳作過七百五十四亦作過

(又後五行)自共擄捕 御覽七百五十四作自持

(又後七行)初作人叫 榮案盧本作人聲

(四葉前二行)有事宗廟郊祀天地 御覽六百七十一宗廟下有社稷

(六葉前八九行)名曰飛飛見之皆以名呼之 (原注下飛字或作龍) 御覽八百八十六作飛龍皆以下有

其字

(又前十行)有能語者 御覽八百八十六九百五十二無有字

(七葉前四五行)稱捕賊者 御覽八百八十六作賊捕

(又前五行)稱成陽公者 御覽八百八十六作咸陽公八百八十九作陽城公

(九葉前七行)角弩如聞人聲 衍角弩二字御覽九百五十無 如角弩 御覽九百五十作如用弩

(又前七八行)則因水而射人 御覽九百五十因作激

(又前九行)大傷寒 御覽九百五十作大傷寒者

(又後二行)挑取之正赤 御覽九百五十取之下有色字

(又後四五行)則此蟲墮地也 御覽九百五十作則此蟲墮火去也

(十葉後十行)以桂木燒爲之 書鈔一百二十二御覽八百十三作以桂薪燒之無爲字

(二十葉後五行)三寸 藝文類聚九十五御覽八百九十作一尺

(又後七行)有一赤(事類賦引無一字亦作白)理 後漢西域大秦國傳注藝文類聚九十五御覽十五又入

百九十作有白理無一字

(又後八行)有(事類賦引無)自本徹末(事類賦引有者字) 御覽十五作自本徹末者無有字

(二十一葉前八行)歲一解角於山中 御覽八百九十解角下有藏字

(又前十一行)及七重 御覽九百四十八作及七種

(二十二葉前一行)偶視之 御覽九百三十二作能視見之

地真十八

(一葉後八行)陰建本 御覽七十九作蔭案陰亦得讀爲蔭 觀百令之所登 御覽七十九作百靈

(又後九行)飲丹轡之水 書鈔十六御覽七十九作丹轡

(又後九十行)過洞庭從廣成子 御覽七十九作過崆峒檢莊子等書載廣成子事無作洞庭者也

(四葉前一行)其鏡道成(刻本無此字) 藏本無成字

(又前二行)師言欲長生 御覽八百八十六欲下有求字 勤服大藥藝文類聚七十九御覽八百八十六勤

上有當字案下文有當明此亦有當

遐覽十九

(一葉後三四行)數年閒又黑顏色豐悅 御覽六百七十作數年閒復黑又顏色豐澤
(又後十行)火下細書 御覽六百七十作燈下

(又後十一行)善鼓琴閑坐待坐數人 御覽六百七十善鼓琴閑坐五字作閑夜鼓琴
(二葉前八行)雖多未精 御覽六百七十作雖多而未精

(又前九行)又許 御覽六百七十作久許

(又前十行)合集所見 御覽六百七十集作積

(又前十一行)終不可得也 御覽六百七十作不可頓得了也

(又後五行)此輩 御覽六百七十作此書等

(又後六七行)鄭君亦不冝先令人寫其書 御覽六百七十先作悉

(又後十行)不敢輕銳也 御覽六百七十銳作脫

(三葉後十行)入室經 榮案盧本作八寶經

(五葉前一行)人溫氣疫病 原案云人當作入榮案盧本作入

(六葉前五行)虛(意林作帝)成虎 書鈔一百一御覽六百十八亦作帝

(又後七行)莫過於三皇文 御覽六百七十二作三皇內文

(七葉前一行)有此書 御覽六百七十二作有此書者

(又前二三行)家有三皇文辟邪 御覽六百七十二作文者辟羣邪

(八葉前二行)亦化形 御覽六百七十二作可化形

(又前六行)少能譜之 譜榮案盧本作詣

(又前七八行)所殺白虎頭皮生髓血虎血 御覽九百十九約此文云殺鴟血等引在鴟門今此無鴟字必有

脫誤

(又後三行)太安元年知季世之亂江南將鼎沸 御覽六百七十二季世作李晨案晉書張昌傳太安二年昌

易姓名爲李辰卽其人也作李晨與昌本名尤相應

祛惑二十一

(一葉前八九行)乃狸鼠之所爭也陶朱之所棄乃原顏之所無也 御覽六百五十九爭作飢顏作憲

(又後十一行)見達人 藏本作見達者

(三葉前九行)萬萬 御覽三百六十五作了了

(四葉後五行)稽使君曾以一玉卮與強 御覽七百六十作嵇使君以玉七與強引在七門當不誤也卮可一

而七必雙御覽少一字亦七不誤之證

(五葉後五行)崑崙何以(疑作似) 御覽三十八作似

(又後六七行)不過十數丈也 御覽三十八丈作里

(六葉前二行)其中口牙 御覽八百九十一作其口中牙

抱朴子外篇校勘記

嘉遁一

(二葉前五行)思行其道 舊寫本思作急

(五葉後三行)德勝則貴 承訓書院本作德盛

(六葉前十行)或色斯而不終日者 榮案色斯下疑脫舉字

(七葉後四行)竝乎滄海者 榮案承訓本竝下有失字

逸民一

(一葉後一行)井蛇 藏本作魚蛇今從舊寫本

(二葉前八九行)皆不逼以在朝也 藏本脫不字從舊寫本補

(五葉前六行)不辱者 藏本不上有夫字舊寫本有身字今從盧本刪

勸學三

(三葉後五行) 子張鄙人 榮案盧本作子房

(三葉前五) 故能究覽道奧 御覽六百十二作玄奧

(四葉後五行) 彘弓矢 彘原案云疑作彘榮案承訓本作彘

崇教四

(一葉前五) 沈淪 榮案倫當作淪

(又前九行) 視內 榮案承訓本同盧本作顛愚語意較醒

(二葉前六) 未常經心 榮案常當作嘗

(又前七) 而加青紫之官纒勝衣冠而居清顯之位 初學記十八官作袂清顯作寵榮

(又後七) 昔諸竇蒙遺教之福 藏本作道教今從舊寫本

君道五

(三葉前八) 惟人立之呼豕 榮案惟承訓本作推

(又後二) 樂激 榮案盧本作樂盈

(又後三) 觀羸 原校云羸下脫一字榮案盧本羸上有奇字

(四葉前二) 傾下(脫一字) 以納忠 榮案盧本作下問

(六葉後二) 弗聞弗覽 藏本作不覽今從舊寫本

(七葉前五) 創基憎峻 承訓本作增峻

臣節六

(一葉後五) 攻謬 榮案盧本作糾謬

(又後九) 儀蕭曹之指揮 藏本作儀蕭公之宇宙今從舊寫本

(又後十一) 甘此離紀炙身之分 離紀榮案盧本作要離

(三葉前十一)力以以字譌嚴氏覆校改作少

夏規七

(三葉前十)資口 榮案承訓本作恣口

任能十二

(一葉前八)豈非才所不逮 榮案不逮當是不逮之訛

欽士十三

(一葉後四)齊任之(藏本作侯之今從舊寫本)造稷丘 榮案盧本作齊侯

(又後五六)簡上原有脫字榮案盧本簡下有公字

用刑十四

(一葉前四)若德教治狡暴 御覽三百五十六若下有以字此脫

(又後六)習坎刻本作習次當改正

(四葉前十一)圖土 舊刻土誤作上從嚴氏覆校本改正

(五葉後九十)反乎天牧(舊寫本作放)榮案承訓本亦作牧

審舉十五

(四葉前十一)防其罪(罪疑作置舊寫本空白)對之姦 榮案盧本作所對

(五葉後八)不中 榮案刻本中爲可字之譌當改正

交際十六

(二葉後四五)靈烏 榮案承訓本作靈烏

(四葉後六)用大 榮案大疑人字之譌

(五葉前五)門人所以增親 榮案承訓本作尊親

(又後八)或睡皆(原注音貴)而不思 榮案說文皆从目此聲在諄切玉篇皆靜計切又才賜切此音貴當

爲續字之謬

擢才十八

(一葉後十行)抱璞 舊刻璞譌作摸從嚴氏覆校改正

任命十九

(二葉後八行)而潘溢 藏本溢作噎今從舊寫本

(三葉前八行)壩箕 箕原注苦怪切籠也刻本誤作箕當改正

名實二十

(三葉後四行)守其所有已 榮案承訓本作已有當從之

(四葉前一行)耳可聞而不可盡也 榮案承訓本作尙可聞

行品二十一

(一葉前六行)經險難 御覽四百十八作經夷險

(又後二行)不染潔於勢利 榮案盧本潔作累

(二葉後四五行)願文垂誥焉 盧本作願聞

(四葉後七八行)士有機變清銳 榮案承訓本作機辯

(五葉前一行)空拳入臼 榮案盧本作入石

(又前二行)手勦心怯 榮案盧本作手勁

(又前八九行)居己梁倡 榮案盧本作果倡

(又後二行)士有含弘曠濟 榮案盧本作廣濟

再訟二十三

(一葉前六行)豈有先訟後壻之謂乎 榮案承訓本作後婚

酒誡二十四

(一葉前四行)必蒞蕙芬馥也 榮案羣書治要作芷蕙

(又後十一行)醉而不止 榮案治要作不出此用詩小雅賓之初筵篇語當據改

(二葉前六行)皆搔掌而諧聲(藏本作垂掌而諧聲從意林改)榮案治要作撫掌

(又前十行)蠶封下治要有也字

(又後十行)計數深尅 治要作深刻

(三葉前三行)不論於能否 榮案治要無於字當從之 下句首計字治要作料承訓本同

(又前九行)小注今本二字倒置當改正

疾謬二十五

(一葉後九行)愕愕然 榮案承訓本愕字不重

(二葉前四行)激雷不能追既往之失 榮案治要作激電當從之

(又前十一行)疾美而無直亮之鍼艾 榮案治要作疾美

(四葉前五行)或因時位以佻榮位 佻榮案治要作叨周語佻天以爲己力佻字亦有竊取之義

(又後八九行)昔魯女不幽居深處以致扈犖之變 扈犖虛本作圍犖

(五葉前十一行)於是臘鼓垂無賴之子 臘鼓垂有脫誤舊寫本作臘鼓是垂亦有誤

(七葉後四行)恂恂善誘 恂恂虛本作循循此當依鄭注魯論榮案後漢書趙壹傳注作恂恂恭順貌又李膺

傳注吳志步騭傳孟子章指引竝同與何氏集解異又後漢書郭太傳論林宗恂恂善導當亦用鄭本錢坫論語後錄云恂與循同

譏惑二十六

(二葉前九行)竝用古體 榮案虛本作竝有

刺驕二十七

(一葉前二行)不辯於免盈溢之過也 於免虛本作免於

(又前六行) 偃伊 盧本作優伊 榮案玉篇偃促拘之兒 偃伊當與喔咿通 楚辭卜居 吾將喔咿嚚呢 以事婦人 乎玉篇喔咿嚚呢 謂強笑噱也 伊優屈曲 佞媚兒 見今字典義亦相近

(又前九行) 嘈雜 承訓本作嘈噉 榮案張衡東京賦 奏嚴鼓之嘈噉 噉玉篇本作哢 五葛才曷 二切 嘈噉哢 或作噉 啐啐 竝同見集韻

(又後二行) 以數接其情 榮案承訓本作有情

(二葉前十一行) 裸袒之袒 刻本誤作祖 宜改正

(四葉前九行) 從肆之從 承訓本作縱 二字古通

(又後六行) 或佻竊虛名 佻治要作叨 榮案佻本有竊取義

百里二十八

(一葉後七八行) 焚於分寸之臧 焚盧本作撓

鈞世三十

(一葉後十一行) 得采伐 書鈔一百作斫伐

(二葉前三行) 煎熬之熬 刻本作燉 俗字當改作熬

省煩三十一

(一葉後五行) 自君作古 榮案盧本作自今

(二葉後四行) 惜懷之懷 盧本作壞

(又後七行) 損益懷善 盧本作壞善

尙博三十二 (一葉前八行) 百家之言與善一揆 善盧本作經 榮案篇首有正經 爲道義之淵 海子譬爲增深

之川流等語 當從盧本作經 爲是

漢過三十三

(一葉後四行) 忌有功而危之 危盧本作抑

(又後九行)萍鷺 盧本作萍鷺二字未詳

(二葉前二行)凌尙侮慢者 盧本作凌上

(三葉前一行)航於一葦 航盧本作杭榮案當依毛詩作杭

吳失三十四

(一葉前六行)滓穢充序 榮案序疑斥字之訛

(又後八行)有才有力者 承訓本才作財

(又前九行)躡雲物以官躋 盧本作躡青雲

(又後十行)魚滄之滄 盧本作餐

(又後十一行)內崇陶侃文信之誓 誓盧本作警

(二葉前六行)而饗儒官之祿 饗盧本作享

守靖三十五

(一葉後三行)坦然無去就之謨 承訓本作淡然

(一葉後十一行)二葉前一行)庸俗不中說以經術 榮案刻本中字誤當依上三句一例改作可字

(二葉前八行)忽忽 承訓本作忽忽義可竝通

安貧三十六

(一葉後六行)故下鄉儉而獲悔咎之辱 盧本作下卿當從之

(三葉後四五行)講肆爲鐘鼓 榮案肆當作肆字以形似致誤

仁明三十七

(一葉後十一行)思算不分 思算盧本作差等

博喻三十八

(一葉後五行)不恤乎莫與 盧本作莫知

(二葉前四行)淳鈞之鋒 榮案鈞疑鉤字之譌淮南子修務訓純鉤魚腸注純鉤利劍名淳純二字古通用
(又前八行)駕雛徐起顧眄而戾蒼昊 榮案承訓本作駕雛當從之

(三葉後五行)箕叟以遺世得意 承訓本作莊叟

(又後七行)則傾蓋而居晚 盧本作若呢

(四葉後四行)割背 剡耳 羣書治要割剡二字上下互易

(又後七行)附蹠 治要作跗蹠

(又後八行)割尺璧 割治要作剖

(六葉後二行)庭燎之耀輝 耀輝承訓本作輝舉

(又後七行)畢發 承訓本作鬻發

(八葉後五行)鷲駁 承訓本作鷲駁榮案玉篇鷲野馬也駁馬色不純今作駁當以鷲駁爲是 下哂守承訓

本作哂呼

(又後十一行)四七授而佐命之勳著 盧本作四士授

(九葉後十行)雖出幽谷 北堂書鈔寫本一百二十一作雖出自于幽谷此脫自字(嚴氏補校)

(十一葉前十一行)不飭細辯 飭榮案承訓本作飾當從之

(十二葉前七行)熾暑鬱陰 盧本作鬱隆榮案鬱隆即詩雲漢篇所謂蘊隆也當據改

廣譬三十九

(二葉前四五行)遠數以博愛容衆 承訓本作遠教

(四葉後九行)而非懦弱 藏本脫非字今從舊寫本盧本

(九葉前二行)虺蜥 蜥一作蜥榮案爾雅釋蟲蜥蜴蜥蜥說文在壁曰蜥蜥在艸曰蜥易又案楊子方言守宮

謂之祝蜥古今注蜥蜥一曰守宮即一物也承訓本作蜥亦通

(又後一行)不願爲蜣螂之穢飽 御覽九百四十六作不羨兩通(嚴氏補校)

(又後四行)有捐斤之歎 盧本作捐金

(十一葉後五行)若夫通精元一 舊寫本作一元

(十四葉前十行)繫馬 承訓本作繫馬

辭義四十

(一葉前七行)徒閑纏有主賓 盧本徒下有以字

(又後三四行)違物理而文工(藏本作言功今從舊寫本) 承訓本作言巧

循本四十一

(一葉前六行)干霜以吐曜 藏本作寒曜今從舊寫本

(又前七行)鮮介 承訓本作鱗介當從之

喻蔽四十三

(一葉後四行)夫迹水之中 盧本作尺水

(又後七行)建水之水源校云當作木榮案承訓本盧本竝作建木

(二葉後六行)子又譏云 藏本作譏之今從舊寫本

百家四十四

文行四十五

榮案此二篇之文大都爲尙博篇復出顧氏廣圻謂當刪并政定合之自序恰得五十篇與自序所云直齋書

錄所載自合

正郭四十六

(二葉前七行)不救之不榮案與上不字複沓疑可字之誤

(又後一行)入不能揮毫 藏本作彈毫今從舊寫本

(又後四行)庸人上盧本有於字

(又後五行) 輪刃筴弊 刊盧本作傾

彈禰四十七

(一葉前二行) 文學冠羣 御覽二百十五作才學

詰鮑四十八

(二葉前十一行) 鈔恐不利 榮案玉篇矛部鈴古文矛字王褒僮約倚盾良銳

(三葉前四行) 亦知鳥聚獸散 舊寫本作亦如

(五葉前五行) 而令放之 藏本作而命今從舊寫本

(六葉後一行) 所以救禍 藏本無以字舊寫本作所謂今從盧本

(又後二行) 而禁不止也 藏本無禁字今從盧本

(七葉後七行) 虞舜之禪也捐璧於谷 藝文類聚八十四御覽八百六禪上有承字此脫藝文類聚作抵璧

嚴氏校云今據安貧篇故唐虞捐金而抵璧明此亦作抵璧

知止四十九

(一葉後六行) 薛生遜亂 舊寫本作遜辭

(二葉後二行) 殺哉生矣 盧本哉作我榮案生下重生字

(三葉後十一行) 朱羽頰頰 承訓本作采羽

(四葉前七行) 大賢讓事 舊寫本作英賢

(七葉前七八行) 椎杭抵掌 榮案杭字誤承訓本作航史記劉敬傳不益其航注航喉嚨也竊疑杭當作机字

以形近致訛机與几通易渙卦渙奔其机注承物者也家語仰視榱桷俯察机筵注机作几此云椎机殆亦若

擊桌拍案之類歟

自敘

(一葉後五行) 于今基兆石礎存焉 御覽一百八十作基趾

〔五葉前八行〕在事秉勢 承訓本作乘勢 無惜者 盧本作無識者

〔九葉前二行〕天才未必爲增也 承訓本作夫才

〔又前四行〕但雜尙餘百所卷 舊寫本雜下有著字

囊余刻抱朴子內篇。是孫觀察星衍方督部。維甸校定。實則顧秀才廣圻之力居多。其攷覈精詳。援稽賅洽。所不待言。數年之閒。諸君子聚散存沒。風景略殊。今當續刻外篇。無從借力。不得已手握丹鉛。凡十日校畢。便發工寫刻。既又念所據僅道藏等四本。所引證僅意林及羣書治要所載之五篇。而於他書未及徧檢。心闕然也。因復取外篇。并囊所刻內篇統校之。以道藏本及藏本官本。意林舊寫本。北堂書鈔衆本。藝文類聚宋本。初學記明本。白孔六帖衆本。太平御覽。乘史傳志注。文選注。事類賦注所引見者。檢出比竝。凡下內篇四百許籤。下外篇數十籤。而內篇久已梓行。外篇亦既寫樣。未易更動。乃擇其尤要者。爲校勘記一卷。附刻于後。計是役也。檢書二千許卷。逐條審正。至再至三。不二十日而事竣。非故速也。自念身任旬宣。非可在破書堆中。曠日持久。作不急之務者。既從事焉。宜甚勤勤。故速成而呈漏。或不能無。尙望海內同志。指余所未逮也。嘉慶丁丑歲十月二十六日長白繼昌。

蓮龕方伯手校抱朴子外篇。并取五年前所刻之內篇重校之。爲校勘記一卷。佚文二卷。刻既成。以示其同年嚴可均。可均受而讀之。具見方伯用力之勤。蒐羅之備。持擇之精。而猶歉然謂墨漏不能無也。因爲之覆審再三。外篇博喻之九葉後十行。雖出幽谷。北堂書鈔寫本一百二十一作雖出自于幽谷。此脫自字。廣譬之九葉後一行。不願爲蟋蟀之穢飽。御覽九百四十六作不羨。兩通詰飽之七葉後七行。捐璧於谷。校勘記引藝文類聚八十四作抵璧。今據安貧篇。故唐虞捐金而抵璧。明此亦抵璧。其今本所無者。藝文類聚八十八松門柏門。引天陵偃蓋之松。大谷倒生之柏。皆爲天齊其長。地等其久。當是內篇佚文。北堂書鈔寫本三十五德感門。引王業疏（疑當作爲）。荆州卒白虎三頭。匍匐於輻下。其爲內篇佚文。外篇佚文未敢定之。右五事似可補采。其他呈漏實匙。世間抱朴子必以此爲最善本無疑也。嘉慶戊寅歲二月晦烏程嚴可均跋。是書之刊。既藉孫方願三家校定。繼君與嚴氏復爲案正。洵見援據該備。槩勘精詳已。維是明代諸刻。故家傳

論。溯厥原本。宋元之遺。洋舶佚冊。據秘采奇。異同互見。參證攸資。拾遺訂繆。不揣管窺。鱗次比附。紹續胎噴。裨益疏陋。跂余望之。光緒己丑歲春二月嘉興陳其榮識。昔在廣州南園之校書堂。

抱朴子養生論

抱朴子曰。一人之身。一國之象也。胸腹之設。猶宮室也。支體之位。猶郊境也。骨節之分。猶百官也。腠理之間。猶四衢也。神猶君也。血猶臣也。氣猶民也。故至人能治其身。亦如明主能治其國。夫愛其民。所以安其國。愛其氣。所以全其身。民弊國亡。氣衰身謝。是以至人上士。乃施藥於未病之前。不追修於既敗之後。故知生難保而易散。氣難清而易濁。若能審機權。可以制嗜慾。保全性命。且夫善養生者。先除六害。然後可以延駐於百年。何者是邪。一曰薄名利。二曰禁聲色。三曰廉貨財。四曰損滋味。五曰除佞妄。六曰去沮嫉。六者不除。修養之道徒設。爾蓋緣未見其益。雖心希妙道。口念真經。咀嚼英華。呼吸景象。不能補其短促。誠緣捨其本而忘其末。深可誠哉。所以保和全真者。乃少思。少念。少笑。少言。少喜。少怒。少樂。少愁。少好。少惡。少事。少機。夫多思。則神散。多念。則心勞。多笑。則志臆。上翻。多言。則氣海虛脫。多喜。則膀胱納客風。多怒。則腠理奔血。多樂。則心神邪蕩。多愁。則頭鬢憔悴。多好。則志氣傾溢。多惡。則精爽奔騰。多事。則筋脈乾急。多機。則智慮沈迷。斯乃伐人之生。甚於斤斧。損人之命。猛於豺狼。無久坐。無久行。無久視。無久聽。不飢勿強食。不渴勿強飲。不飢強食。則脾勞。不渴強飲。則胃脹。體欲常勞。食欲常少。勞勿過極。少勿至飢。冬朝勿空心。夏夜勿飽食。早起不在雞鳴前。晚起不在日出後。心內澄則真神守其位。氣內定則邪物去其身。行欺詐則神悲。行爭競則神沮。輕侮於人。當減算。殺害於物。必傷年。行一善。則魂神樂。構一惡。則魄神歡。(魄神樂死魂神好生)常以寬泰自居。恬淡自守。則身形安靜。災害不干。生錄必書其名。死籍必削其咎。養生之理。盡於此矣。至於鍊還丹以補腦。化金液以留神。斯乃上真之妙道。蓋非食穀啗血者。越分而修之。萬人之中。得者殊少。深可誠焉。

老君曰。存吾此道。上士全修延壽命。中士半修無災病。下士時修免天橫。愚者失道擯其性。其斯之謂歟。

大丹問答

晉道士鄭思遠。授入室弟子葛洪。字稚川。號抱朴子。稽首我尊師先生曰。洪竊謂人之權輿。陰精陽精。陽精魂立。陰精魄成。兩精相薄而生神明。神以形用。形以神生。神之云逝。形亦斯斃。敢問先生。其神可全乎。其形可延乎。先生曰。神以道全。形以術延。洪又問曰。道術之旨奚若。先生曰。道隱無名。術彰有實。有實而術可行。無名而道可成。道成而神自全矣。洪曰。道隱無名。始全平象外。術彰有實。本在乎穀中。唯願先生。少垂開獎。先生曰。夫術有俯仰。屈伸。胎息嗽津。御女以還精。餌朱兒以存身。過是以往。非吾所聞。洪曰。還精之方。昔已聞命。存身之術。願更發蒙。先生曰。取金之精。合石之液。結爲夫妻。列爲魂魄。一體混沌。兩精感激。河車覆載。鼎候斯振。洪爐烈火。炎焰燦赫。烟未及黑。焰不霞碧。如蓄扶搖。若藏霹靂。姤女氣索。嬰兒聲寂。透出兩儀。麗乎四壁。時歷幾多。馬馳一驛。宛其死矣。釋然從革。惡黜善遷。情迴性易。紫色內達。赤銚外射。爛若火生。潤如血滴。字曰中還。可超大屨。退藏於密。服之無數。霧散五內。川流百脈。骨變金石。顏迴玉澤。陽德乃敷。陰功斯積。南宮度名。北帝落籍。爲道之首。爲仙之伯。勿授非人。以招譴謫。又曰。天地至大。比身卽小。制至精以成藥。孰淺識之能了。夫何慮乎。若有所少。氣雙則和。體獨則惰。和則增壽。惰則趣天。命也一絕。難乎再紹。然而理以意求。意在言表。今試言之。夫一陰一陽謂之道。一金一石謂之丹。石乘陽而熱。金乘陰而寒。其服食也。取壯陽而伏陰。其徵應也。俾魂壯而魄殫。類水流而趣濕。若火動而赴乾。其勢必然。其理可觀。伏望先生。更容請益。先生曰。吾子之言。精義可探。彼陽之終已。陰之極亥。分爲四時。周行不殆。天地相感。日月相會。胡可闕諸。略舉其大。且石液鬼隱。金精山在。寒孤陰之獨化。諒九幽之可待。曷若君子之好速。得淑女之良配。然後陰陽得中。魂魄無外。嗟世人之電光。指桑田之變海。斯言乃合於仙秘。吾道得傳於真宰。洪曰。率臆之言。偶符真理。伏鍊石液。其術奈何。先生曰。有物有狀。可大可久。探乎蠶食之前。用乎火化之後。成湯自止而淋下。劔釜虛中而見受。日月周旋。五復伺候。囊籥疾鼓。金汁不走。以水沃之。則從有而入。以火溫之。則從无而入。有。施素粉而委靈。慙蘇黃而凝醜。轉制不已。神趣鬼驟。提挈意氣。返覆衰朽。金數石數。天年地壽。无著於文。訣之在口。太清真人歌曰。照徹數里皆上界。仙官下來收採。非但世人所遇也。皆生在南方。向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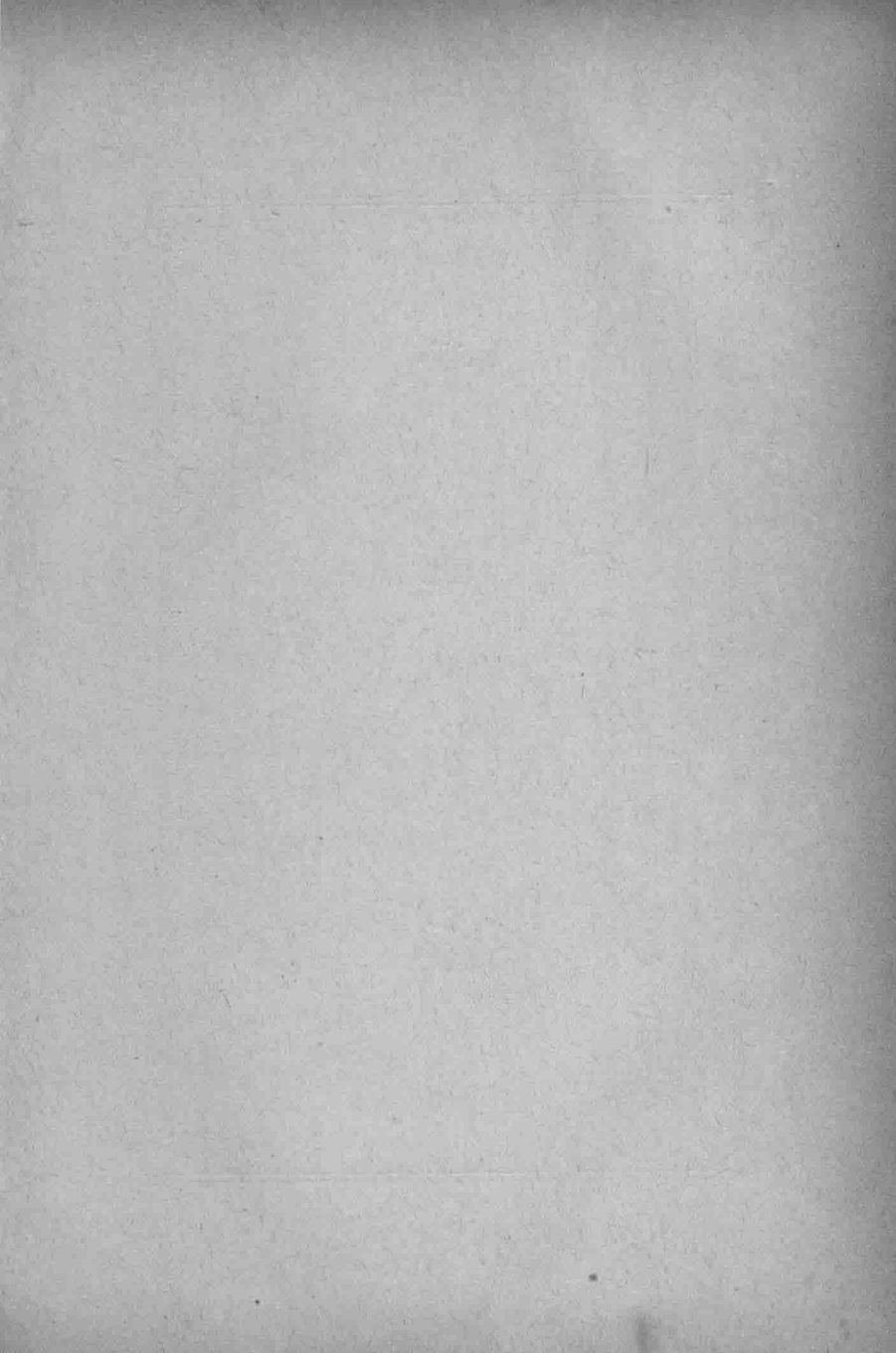
相近。感氣積年而生也。四千三百二十年。乃生自然還丹。上古仙人則知。今用三年火象。自然之氣。今之仙人秘教。但火候依節符。斤兩炭數應爻卦。乾坤用施行。運轉逐日。火候自然相邀。

夫一爻生二日半。二爻生五日。六十時。一月有三百六十時。得一年。十二月得四千三百二十時。一時當一年。四千三百二十年。象自然之氣。從黃芽一周。抽成龍虎。從虎從龍一年。形體如炭。又去更一年。赫然成還丹。皆是陰陽交感。變通靈化。人之不測。謂之神妙。運火一晝夜。象一周天。四時生成。陰陽合度。自然之道。抽添和合。火候合符。若无師授。據按文修。終无成理。固不可造次也。若專志不怠者。必當遇師付訣矣。(石壁古文)

劉義慶撰
劉孝標注

世
說
新
語

世界書局印行



世說新語目錄

卷一 德行第一	一
言語第二	一三
卷二 政事第三	四一
文學第四	四七
卷三 方正第五	七三
雅量第六	九〇
識鑒第七	一〇〇
賞譽第八(上)	一〇八
賞譽第八(下)	一一五
卷四 品藻第九	一三〇
規箴第十	一四四
捷悟第十	一五一
夙惠第十二	一五三
豪爽第十三	一五五
卷五 容止第十四	一五九
自新第十五	一六四
企羨第十六	一六五
傷逝第十七	一六六

棲逸第十八.....一六九

賢媛第十九.....一七三

術解第二十.....一八二

巧藝第二十一.....一八四

寵禮第二十二.....一八七

任誕第二十三.....一八八

簡傲第二十四.....一九九

卷六 排調第二十五.....二〇五

輕詆第二十六.....二一七

假譎第二十七.....二二三

黜免第二十八.....二二八

儉嗇第二十九.....二三〇

汰侈第三十.....二三一

忿捐第三十一.....二三四

讒險第三十二.....二三五

尤悔第三十三.....二三六

糺漏第三十四.....二四一

惑溺第三十五.....二四三

仇隙第三十六.....二四五

世說新語卷一

宋劉義慶撰
梁劉孝標注

德行第一

陳仲舉言爲士則行爲世範。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

汝南先賢傳曰：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有室。

荒蕪不掃，除曰：大丈夫當爲國家掃天下，值漢桓之末，闔戶用事，外戚豪橫，及拜太傅，與大將軍竇武謀誅宦官，反爲所害。

爲豫章太守。

海內先賢傳曰：蕃爲尚書，以忠正許貴戚，不得在臺。

遷豫章太守。

至便問徐孺子所在，欲先看之。

謝承後漢書曰：徐孺字稚子，豫章南昌人，清妙高時，超世絕俗，前後爲諸公所辟，雖不就，及其死，萬里赴弔，常

預衣雞一隻，以錦煨酒中，暴乾，以裹雞，徑到所赴家，隄外以水瀝，綱斗米飯，白茅爲籍，以雞置前，醱酒畢，留謁，即去，不見喪主。

主簿白羣情，欲府君先入廡。陳

曰：武王式商容之閭，席不暇煨。

許叔重曰：商容殷之賢人，老子師也。車上聽曰：式。

吾之禮賢，有何不可。

袁宏曰：蕃在豫章，爲稱獨設一榻，去則懸之，見禮如此。

周子居常云：吾時月不見黃叔度，則鄙吝之心已復生矣。

子居別見典略曰：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時

論者咸云：顏子復生而族出，孤歸父爲牛，醫瀕川苛季和執憲手曰：足下吾師範也。後見袁奉高曰：卿國有顏子，寧知之乎？奉高曰：卿見吾叔度，邪戴良少所服，下見憲，則自降，薄帳然若有所失，母問，伏何不樂？乎復從牛，禮兒所來，邪戴良曰：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所謂良之師也。

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

續漢書曰：郭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泰少孤，年二十行學，至城草屈伯彥精廬，乏食衣，不蓋形，而處約，味道不改，其樂。李元禮一見稱之曰：吾

見士多矣，無如林宗者也。及卒，蔡伯喈爲作碑，曰：吾爲人作銘，未嘗不有慚容，唯爲郭有道，碑頌無愧耳。初，以吾嘗君子，謝泰曰：吾觀乾象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遂辭以疾。汝南先賢傳曰：袁宏字奉高，慎陽人，友黃叔度於

童齒，鸛陳仲舉於家巷，辟大尉掾卒。

車不停軌，鸞不輟軌。詣黃叔度，乃彌日信宿。人問其故，林宗

曰：叔度汪汪如萬頃之陂，澄之不清，擾之不濁，其器深廣難測量也。

袁別傳曰：詳泰。

祖問之泰曰奉高之器
譬諸仇讎雖清易挹也

李元禮風格秀整高自標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為己任

薛瑩後漢書曰李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人抗志

膺妙有文武備才選司
隸校尉為黨事自殺

後進之士有升其堂者皆以為登龍門

三秦記曰龍門一名河津去長安九百里水懸絕龜魚之

屬其能上上
則化為龍矣

李元禮嘗歎荀淑鍾皓

先賢行狀曰荀淑字季和潁川潁陰人也所披草褐芻牧之中執案刀筆之吏皆為英彥舉方正補頭陵侯相所在流化鍾皓字季明潁川長社人父祖

至德著名時高風承世除林慮
長不之官人位不足天爵有餘

曰荀君清識難尙鍾君至德可師

海內先賢傳曰潁川先輩為海內所師者定陳陳稱叔穎

常言荀君清識難尙陳鍾至德可師

陳太丘詣荀朗陵貧儉無僕役

陳寔傳曰寔字仲弓潁川許昌人為聞喜令太丘長風化宣流

乃使元方將車

先賢行狀

曰陳紀字元方寔長子也至德絕俗與寔高名並著而弟
議又配之每宰府辟召為鴈成羣世號三君百城皆圖畫

季方持杖後從長文尙小載箸車

張璠漢紀曰淑有八子儉饒靖彝汪爽肅數淑居西豪里縣令苑康曰昔高陽

中既至荀使叔慈應門慈明行酒餘六龍下食

張璠漢紀曰淑有八子儉饒靖彝汪爽肅數淑居西豪里縣令苑康曰昔高陽

氏有才子八人僉署其里
為高陽里時人號曰八龍

文若亦小坐箸鄴前于時太史奏真人東行

禮道驚續晉陽秋曰陳仲弓從諸子

姪造荀父子于時德星聚
大史奏五百里賢人聚

客有問陳季方

海內先賢傳曰陳謔字季方寔少子也才識博達司空掾公車徵不就

足下家君太丘

有何功德而荷天下重名季方曰吾家君譬如桂樹生泰山之阿上有萬

仞之高下有不可測之深上為甘露所霑下為淵泉所潤當斯之時桂樹焉

知泰山之高淵泉之深不知有功德與無也

陳元方子長文有英才

魏書曰陳寔字長文祖寔嘗謂宗人曰此兒必興吾宗及長有識度其所舍皆父黨

與季方子孝先陳氏譜曰

孝先州辟不就

各論其父功德爭之不能決咨於太丘太丘曰元方難為兄季方難

為弟

一作元方難為弟季方難為兄

荀巨伯遠看友人疾荀氏家傳曰巨伯漢桓帝時人也亦出潁川未詳其始末值胡賊攻郡友人

語巨伯曰吾今死矣子可去巨伯曰遠來相視子令吾去敗義以求生豈

荀巨伯所行邪賊既至謂巨伯曰大軍至一郡盡空汝何男子而敢獨止

巨伯曰友人有疾不忍委之寧以我身代友人命賊相謂曰我輩無義之

人而入有義之國遂班軍而還一郡並獲全

華歆遇子弟甚整雖閒室之內嚴若朝典

魏志曰歆字子魚平原高唐人魏略曰靈帝時與北海郡原管寧俱遊學相善時號三人為一

龍謂歆為龍頭寧為龍腹原為龍尾

陳元方兄弟恣柔愛之道而二門之裏雨不失雍熙之軌焉

管寧華歆共園中鋤菜

傳子曰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齊相管仲之後也

見地有片金管揮鋤與瓦石不

異華捉而擲去之又嘗同席讀書有乘軒冕過門者寧讀如故歆廢書出

看寧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魏略曰寧少恬靜常笑原華子魚有仕宦意及歆為司徒上書讓寧寧聞之笑曰子魚本欲作老吏故榮之耳

王朗每以識度推華歆

魏書曰朗字景興東海鄉人魏司徒

歆蜡日

禮記曰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蜡蜡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五經要義曰

三代名臘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總謂之臘晉博士張亮論曰蜡者合聚百物索饗之歲終休老息民也臘者祭宗廟五祀傳曰臘接也祭則新故交接也秦漢以來臘之明日為祝歲古之遺語也

嘗集

子姪燕飲王亦學之有人向張華說此事張曰王之學華皆是形骸之外

去之所以更遠

王隱晉書曰張華字茂先范陽人也累遷司空而為趙王倫所害

華歆王朗俱乘船避難有一人欲依附歆輒難之朗曰幸尙寬何為不可

後賊追至。王欲舍所攜人。歆曰：本所以疑，正為此耳。既以納其自託，寧可
以急相棄邪？遂攜拯如初。世以此定華王之優劣。韓嶠謂歆曰：歆為下邳令，漢室方亂，乃與同志士鄭太等六七十人避世自
武關，出道遇一丈夫，獨行，願得與俱，皆哀許之。歆獨曰：不可。今在危險中，禍福患害，義猶一也。今無故受之，不知
其義，若有進退，可中棄乎？眾不忍卒與俱行。此丈夫中道墮井，皆欲棄之。歆乃曰：已與俱矣，棄之不義。卒共還出
之而後別。

王祥事後母朱夫人甚謹。

晉諸公贊曰：祥字休徵，琅邪臨沂人。祥世家曰：祥父融，娶高平薛氏，生祥。繼室以廬江朱氏，生覽。晉陽秋曰：後母數譖祥，屢以非理使祥弟覽

飄與祥俱，又虛使祥婦覽妻亦澗而共之。母患方感寒，冰凍，母欲生魚，祥解衣將剖冰求之，會有處冰小解，魚出。蕭廣濟孝子傳曰：祥後母忽欲黃雀炙，祥念難卒，致須臾，有數十黃雀飛入其幕，母之所須，必自奔走，無不得焉。其誠至如此。家有一李樹，結子殊好，母恆使守之。時風雨忽至，祥抱樹而泣。蕭廣濟

曰：祥後母庭中有李，始結子，使祥晝視鳥雀夜則趨鼠，一夜風雨大至，祥抱位至曉，母見之，惻然。祥嘗在別牀眠，母自往闈，斫之，值祥私

起，空斫得被，既還，知母憾之不已，因跪前請死。母於是感悟，愛之如己子。

虞預晉書曰：祥以後母故陵鍾，不仕，年向六十，刺史呂虔徵為別駕，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累靈太保。

晉文王稱阮嗣宗至慎，每與之言，言皆玄遠，未嘗臧否人物。魏書曰：文王諱昭，字

子，上宣帝第二子也。魏氏春秋曰：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阮瑀子也。宏達不羈，不拘禮俗。兖州刺史王昶請與相見，終日不得與言，昶愧歎之，自以不能測也。口不談事，自然高邁。李康家諺曰：昔嘗侍坐於先帝時，有三長史俱見，臨辭出，上曰：為

官長，當清當慎，當勤當節。此三者何患不洽乎？並受詔上，願謂吾等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或對曰：清固為本，復問吾對曰：清慎之道相須而成，必不可得已，慎乃為大。上曰：卿言得之矣。可舉近世能慎者誰乎？吾乃舉

故太尉荀景倩，尚書董仲達，僕射王公仲，上曰：此諸人若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亦各其慎也。然天下之至慎者，其唯阮嗣宗乎？每與之言，言及玄遠，而未嘗評論時事，臧否人物，可謂至慎乎。

王戎云：與嵇康居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慍之色。

康集敘曰：康字叔夜，諱國，魏人。王隱晉書曰：嵇本姓奚，其先避怨，徙上虞，移諱國。錫縣以出自會稽，取國一支音同。本奚焉。虞預晉書曰：錫有嵇山家，於其側，因氏焉。康別傳曰：康性含垢藏瑕，愛惡不爭於懷，喜怒不寄於顏。所知王愨，沖在襄城，面數百，未嘗見其疾聲。朱顧此亦方中之美範，人倫之勝業。

也文章敘錄曰康以魏長樂亭主壻遷郎中拜中散大夫

王戎和嶠同時遭大喪俱以孝稱王雞骨支牀和突位備禮晉諸公贊曰戎字簡冲琅邪人太保宗

族也文皇帝輔政鍾會薦之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即俱辟為掾晉踐阼累遷荊州刺史以平吳功封安豐侯晉陽秋曰戎為豫州刺史遭母憂性至孝不拘禮制飲酒食肉或觀棊奔而容貌毀悴杖而後起時汝南和嶠亦名士也以禮法自持處大憂量米而食然顛顛哀毀不逮戎也武帝謂劉仲雄曰王隱晉書曰劉毅字仲雄東萊掖人漢城陽景王後也亮直情方見有不善必評論之王公大人望

風潭之僑居陽平太守杜恕致為功曹沙汰郡吏三百餘人三魏僉曰但聞劉功曹不聞杜府君累遷尚書司隸校尉卿數省王和不聞和哀苦過禮使人憂之仲雄曰和嶠雖備禮神氣不損王戎雖不備禮而哀毀骨立臣以

和嶠生孝王戎死孝陛下不應憂嶠而應憂戎晉陽秋曰世祖及時談以此貴戎也

梁王趙王朱鳳晉書曰宣帝張夫人生梁孝王彤字子微位至太宰桓夫人生趙王倫字子彝位至相國國之近屬貴重當時裴令公晉諸公贊曰裴楷字叔則河東聞喜人司空秀之從弟也父徽冀州刺史有俊識楷特精易義累遷河南尹中書令卒歲請一國租錢數百萬以恤窮表之

貧者或譏之曰何以乞物行惠裴曰損有餘補不足天之道也名士傳曰楷行已嚴廉任職

勸毀譽雖至處之晏然皆此類

王戎云太保居在正始中不在能言之流及與之言理中清遠將無以德

掩其言晉陽秋曰祥少有美德行王安豐遭艱至性過人裴令往弔之曰若使一慟果能傷

人曲禮曰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孝經曰毀不滅性聖人之教也人濟冲必不免滅性之譏

王戎父渾有令名官至涼州刺史世語曰渾字長原有才望歷尚書涼州刺史渾薨所歷九郡義故懷

其德惠相率致賻數百萬戎悉不受虞預晉書曰戎由是顯名劉道真嘗為徒晉百官名曰劉道真字道真高平人徒

罪役虞預晉書曰駿字子誠宣帝第十七子好學至孝晉諸公贊曰駿八歲為散騎常侍侍魏作者扶風王駿齊王譙晉受禪封扶風王鎮關中為政最美魏贈武王西土思之但見其碑發者皆拜之而泣其遺以五百疋布贖之。既而用為從事中郎。當時以為美事。

王平子胡毋彥國諸人皆以任放為達。或有裸體者。晉諸公贊曰王澄字平子有達

母輔之字彥國泰山奉高人湘州刺史王隱晉書曰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頭散髮裸袒箕踞其後貴游子弟阮瞻王澄謝鯤胡毋輔之之徒皆祖述於籍謂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幘脫衣服露醜惡同禽獸甚者名之為通次者名之為達也。樂廣笑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為乃爾也。

鄒公值永嘉喪亂。在鄉里甚窮餒。鄉人以公名德。傳共給之。公常攜兒子邁及外生周翼二小兒往食。鄉人曰。各自饑困。以君之賢。欲共濟君耳。恐不能兼有所存。公於是獨往食。輒含飯箸兩頰邊。還吐與二兒。後並得存。

同過江。鄒鑿別傳曰鑿字道徽高平金鄉人漢御史大夫鄒虛後也少有體正執思經籍以儒雅著名永嘉末天下大亂饑饉相望冠帶以下皆割已之資供鑿元皇徵為領軍遷司空太尉中興書曰鑿兄子翼字思遠有幹世才。鄉公亡。翼為剡縣。解職歸。席苦於公。靈牀頭。心喪終三年。周氏

顧榮在洛陽。嘗應人請。覺行多人有欲炙之色。因輟已施焉。同坐噉之。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者乎。後遭亂渡江。每經危急。常有一人左右已。問其所以。乃受炙人也。文士傳曰榮字彥先吳郡人其先越王勾踐之支庶封於顧邑子孫

風頰標徽歷廷尉正曾在省與同僚共飲見行炙者有異於常僕乃割炙以噉之後趙王倫篡位其子為中領軍逯氏焉世為吳著姓大父雍吳丞相父穆宜都太守榮少朗俊機警通用榮為長史及倫誅榮亦被執凡受戮等輩十有餘人或有救榮者問其故曰榮省中受炙臣也榮乃悟而歎

曰一餐之惠恩今不忘古人豈虛言哉

忘古人豈虛言哉

祖光祿少孤貧。性至孝。常自爲母炊爨作食。王隱晉書曰祖納字士言范陽道人九世孝廉納諸母三兄最治行操能清言歷太子中

庶子廷尉卿避地江南王平北聞其佳名。以兩婢餉之。因取爲中郎。王又別傳曰又字叔元琅邪臨沂人時蜀

溫嶠薦爲光祿大夫新平二將作亂文帝西之長安乃徵爲相國。有人戲之者曰。奴價倍婢。祖云。百里奚亦何必輕於五段之皮邪。楚國先賢傳曰百里奚字井伯楚國人少仕於虞爲大夫晉欲假道於虞以伐

五羊皮穆公觀鹽怪其牛肥問其故對曰飲食以時使之不暴是以肥也公令有司沐浴衣冠之公孫支讓其卿位號曰五段大夫

周鎮罷臨川郡還都未及上住泊青溪渚。永嘉流人名曰鎮字康時陳留尉氏人也祖父和故安令父震司空長史中興書曰鎮清約寡

欲所在有異績王丞相往看之。丞相別傳曰王導字茂弘琅邪人祖覽以德行稱父裁侍御史導少知名家世貧約恬暢樂道未嘗以風塵經懷也時夏月暴雨

卒至舫至狹小而又大漏殆無復坐處。王曰。胡威之清何以過此。卽啓用

爲吳興郡。晉陽秋曰胡威字伯虎淮南人父質以忠清顯資爲荊州威自京師往省之及告歸質賜威絹一匹威跪曰大人清高於何得此質曰是吾奉祿之餘故以爲仕權耳威受而去每至客舍自

放鹽取樵爨炊食畢復隨旅進道質帳下都督陰齋糧要之因與爲伴每事相助經營之又進少飯威疑之密誘問之乃知都督也謝而遣之後以白質質杖都督一百除其吏名父子清慎如此及威爲徐州世祖賜見與論邊

事及平生帝歎其父清因謂威曰卿清孰與父對曰臣清不如也帝曰何以爲勝汝邪對曰臣父清畏人知臣清畏人不知是以不如遠矣

鄧攸始避難於道中棄己子全弟子。晉陽秋曰攸字伯道平陽襄陵人七歲喪父母及祖父母持重九年性清慎平簡鄧粲晉紀曰永嘉中攸爲石

勒所獲召見立幕下與語說之坐而飯焉攸車所止與胡人鄰轂胡人失火燒車營勒吏察問胡胡誣攸攸書曰可與爭乃曰向爲老媪作粥失火延燒罪應萬死勒知遣之所誣胡厚德攸遣其驢馬護送令得逸王隱晉書曰

攸以路遠所壞車以牛馬負妻子以逃賊又掠其牛馬攸語妻曰吾弟蚤亡唯有逸民今當步走儻兩兄盡死不

如棄已兒抱逸民吾後猶當有兒婦從之中與書曰攸棄兒於草中兒啼呼追之至莫復及攸明日繫兒於樹而去遂渡江至尚書左僕射

卒弟子綴服攸齊衰三年既過江取一妾甚寵愛歷年後訊其所由妾具說是北人遭亂憶父母姓名乃攸之甥也攸素有德業言行無玷聞之哀恨終身

遂不復畜妾。

王長豫為人謹順事親盡色養之孝。中興書曰王悅字長豫丞相丞相見長豫輒喜。

見敬豫輒嘖。文字志曰王恬字敬豫導次子也少卓犖不羈疾學尚武不為長豫與丞相語。恒

以慎密為端。丞相還臺及行。未嘗不送至車後。恒與曹夫人併當箱篋。長

豫亡後。丞相還臺。登車後。突至臺門。曹夫人作篋。封而不忍開。王氏譜曰導娶

彭城曹詭女名

桓常侍聞人道深公者。輒曰。此公既有宿名。加先達知稱。又與先人至交。

不宜說之。桓彝別傳曰彝字茂倫謫國龍亢人漢五更桓榮十世孫也父穎有高名彝少孤識鑒明朗避亂

渡江累遷散騎常侍僧法深不知其俗姓蓋衣冠之胤也道徽高扇譽播山東為中州劉公弟子

值永嘉亂投迹揚土居止京邑內持法綱外允具瞻弘道之法師也以業慈清淨而不耐風塵考室剡縣東二

百里剡山中同遊十餘人高棲浩然支道林宗其風範與高麗道人書稱其德行年七十有九終於山中也

庾公乘馬有的盧。晉陽秋曰庾亮字元規潁川鄆陵人明穆皇后長兄也淵雅有德量時人方之夏侯

累遷征西大將軍荊州刺史伯樂相馬經曰馬白頰入口。或語令賣去。語林曰殷浩

有買者。即復害其生。寧可不安已而移於他人哉。昔孫叔敖殺兩頭蛇。以

為後人。古之美談。賈誼新書曰孫叔敖為兒時出道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見其母泣問其故對曰

夫有陰德必有陽報爾無憂也。夫見兩頭蛇者必死今出見之故爾母曰蛇今安在對曰恐後人見殺而埋之矣母

後遂與於楚朝及長為楚令尹。效之。不亦達乎。
阮光祿在剡。會有好車。借者無不皆給。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阮後

阮光祿別傳曰裕字思曠陳留尉氏人祖略齊國內史父顯位

南太守裕淹通有理識累遷侍中以疾築室會稽剡山徵金紫光祿大夫不就年六十一卒

謝奕作剡令

中興書曰謝奕字無奕陳郡陽夏人祖衡太子少傅父良吏部尚書奕少有器鑒辟太尉掾剡令累遷豫州刺史

有一老翁犯法謝以

醇酒罰之乃至過醉而猶未已太傅時年七八歲簪青布綺在兄郗邊坐

諫曰阿兄老翁可念何可作此奕於是改容曰阿奴欲放去耶遂遣之

謝太傅絕重褚公常稱褚季野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

文字志曰謝安字安石奕弟也世有學行安弘

粹通遠溫雅融暢桓彝見其四歲時稱之曰此兒風神秀徹當繼蹤王東海嘗行書累遷太保錄尚書事贈太傅晉陽秋曰褚哀字季野河南陽翟人祖磐安東將軍父洽武昌太守哀少有簡貴之風沖默之稱累遷江充二州

刺史贈侍中太傅

劉尹在郡臨終綿憊聞閣下祠神鼓舞正色曰莫得淫祀

劉尹別傳曰愷字真長沛國蕭人也漢氏之後

真長有雅裁雖華門陋巷晏如也歷司徒左長史侍中丹陽尹為政務鎮靜信誠風塵不能移也

外請殺車中牛祭神真長答曰丘之禱

久矣勿復為煩

包氏論語曰禱請也孔安國曰孔子素行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

謝公夫人教兒問太傅那得初不見君教兒答曰我常自教兒

謝氏譜曰安娶沛國劉耽女按

太尉劉子真清潔有志操行己以禮而二子不才並贖貨致罪子真坐免官客曰子奕不訓導之子真曰吾之行事是其耳目所聞見而不放效豈嚴訓所變邪安石之旨同子真之意也

晉簡文為撫軍時

續晉陽秋曰帝諱昱字道萬中宗少子也仁聞有智度穆帝幼沖以撫軍輔政大司馬桓溫廢海西公而立帝在位三年而崩

所坐牀上塵

不聽拂見鼠行跡視以為佳有參軍見鼠白日行以手板批殺之撫軍意

色不說門下起彈教曰鼠被害尚不能忘懷今復以鼠損人無乃不可乎

范宣年八歲後園挑菜誤傷指大啼人問痛邪答曰非為痛身體髮膚不

敢毀傷。是以啼耳。宣別傳曰宣字子宣陳留人漢萊蕪長范丹後也年十歲能誦詩書兒童時手傷改容家人以其年幼皆異之留太學博士散騎常侍一無所就年五十四卒宣

潔行廉約。韓豫章遺絹百匹不受。中興書曰宣家至貧罕交人事豫章太守殷羨見宣茅茨不

宣又不受續晉陽秋曰韓伯字康伯潁川人好學善言理歷豫章太守領軍將軍減五十匹。復不受。如是減半。遂至一匹。既終

不受。韓後與范同載。就車中裂二丈與范。云。人寧可使婦無幃邪。范笑而

受之。

王子敬病篤。道家上章應首過。問子敬由來有何異。同得失。子敬云。不覺

有餘事。唯憶與郗家離婚。王氏譜曰獻之妻高平鄒曇女名道茂後離婚獻之別傳曰祖父曠淮南太守父羲之右將軍咸寧中詔尙餘姚公主選中書令卒

殷仲堪既為荊州。值水儉。食常五盃。盤外無餘肴。飯粒脫落。盤席間。輒拾

以噉之。雖欲率物。亦緣其性真素。每語子弟云。勿以我受任方州。云我豁

平昔時意。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爾曹其存之。

晉安帝紀曰仲堪陳郡人太常融孫也車騎將軍謝玄請為長史孝武說之俄為黃門侍郎自初。桓南郡

殺袁悅之後上深為憂。驚後計故先出王恭為北蕃荊州刺史。王忱死乃中詔用仲堪代焉。

楊廣共說殷荊州。宜奪殷覲南蠻以自樹。桓玄別傳曰玄字敬道譙國龍亢人大司馬溫少子也幼童中溫甚愛之命以為嗣年七歲

封南郡公拜太子洗馬義興太守不得志少時去職歸其國與荊州刺史殷仲堪素舊情好甚隆周祗隆安記曰廣字德度弘農人楊震後也晉安帝紀曰覲字伯道陳郡人由中書郎出為南蠻校尉覲亦以率易才悟著稱與

從弟仲堪俱知名中興書曰初仲堪欲起兵密覲亦即曉其旨。嘗因行散。率爾去下舍。便

不復還。內外無預知者。意色蕭然。遠同鬪生之無愠。時論以此多之。春秋傳曰楚令

尹子文鬪氏也論語曰令尹子文三仕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

王僕射在江州。為殷桓所逐。奔竄豫章。存亡未測。徐廣晉紀曰王楡字茂和太原晉陽人安北將軍坦之次子也以輔國司

馬出為江川刺史。楡始至鎮。而桓玄揚舂期舉兵。以應王恭。乘流奄至。楡無防。惶遽奔臨川。為玄所得。玄篡位。遷尚書左僕射。王綏在都。既憂憾在貌。居處飲食。每事有降。時人謂為試守孝子。中興書曰綏字彥猷楡子也少有令譽自王暉至坦之六世盛德綏又知名于時冠冕莫與為比位至中書令荊州刺史

桓玄敗後與父楡謀反伏誅。

桓南郡也。既破殷荊州。收殷將佐十許人。咨議羅企生亦在焉。玄別傳曰玄克荊州殺殷道護

及仲堪參軍羅企生。總季禮皆仲堪所親仗也。桓素待企生厚。將有所戮。先遣人語云。若謝我。當釋罪。企

生答曰。為殷荊州吏。今荊州奔亡。存亡未判。我何顏謝桓公。中興書曰企生字宗伯豫章人殷仲堪初

請為府功曹。桓玄來攻。輔咨議參軍仲堪多疑。少決企生深憂之。謂其弟遵生曰。殷侯仁而無斷。爭必無成。成敗天也。吾當死生以之。及仲堪走文武。竝無送者。唯企生從焉。路經家門。遵生給之曰。作如此分別。何可不執手。企

生回馬授手。遵生便牽下之。謂曰。家有老母。將欲何行。企生揮泣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汝等奉養不失子道。一門之內。有忠與孝。亦復何恨。遵生抱之愈急。仲堪於路待之。企生遙呼曰。今日死生。是同願。少見待。仲堪見其無

脫理策馬而去。俄而玄至。人士悉詣玄。企生獨不往。而營理仲堪家。或謂曰。玄性情急。未能取卿。誠節若違。不詣。禍必至矣。企生正色曰。我殷侯吏。見遇以國士。不能共殲醜逆。致此奔敗。何面目就桓求生乎。玄聞怒。而收之。謂

曰。相偶如此。何以見負。企生曰。使君口血未乾。而生此姦計。自傷力。劣不能剪定。凶逆我死。恨晚。爾玄遂斬之。時年三十。有七。衆咸悼之。既出市。桓又遣人問欲何言。

答曰。昔晉文王殺嵇康。而嵇紹為晉忠臣。王隱晉書曰紹字延祖譙國鉅人父康有奇才儁辯紹十歲而孤事母孝謹累遷散騎常侍惠

帝敗於蕩陰。百官左右皆奔散。唯紹儼然端冕。以身衛帝。兵交。御輦飛箭。雨集。遂以見害也。從公乞一弟以養老母。桓亦如言。宥之。桓

先會以一羔裘與企生。母胡。胡時在豫章。企生問至。即日焚裘。

王恭從會稽還。周祗隆安紀曰恭字孝伯太原晉陽人祖父徽司徒左長史風流標望父蘊鎮軍將軍亦得世譽恭別傳曰恭清廉貴峻志存格正起家著作郎歷丹陽尹中書令出為五州

都督。前將軍青兗二州刺史。王大看之。王忱小字佛大晉安帝紀曰忱字元達平北將軍坦之第四子也甚得名於當世與族子恭少相善齊聲見稱仕至荊州刺史見其必十六

尺簞。因語恭。卿東來。故應有此物。可以一領及我。恭無言。大去後。卽舉所坐者送之。既無餘席。便坐薦上。後大聞之。甚驚曰。吾本謂卿多。故求耳。對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無長物。吳郡陳遺詳家至孝。母好食鰯底焦飯。遺作郡主簿。恒裝一囊。每煮食。輒貯錄焦飯。歸以遺母。後值孫恩賊出吳郡。晉安帝紀曰孫恩一名豐秀琅邪人叔父泰事五斗米道以謀反誅恩逸逃於海上聚衆十萬人攻沒郡縣後爲臨海太守辛曷斬首送之。袁府君山松別見卽日便征。遺已聚斂得數斗焦飯。未展歸家。遂帶以從軍。戰於滬瀆。敗。軍人潰散。逃走山澤。皆多饑死。遺獨以焦飯得活。時人以爲純孝之報也。

孔僕射爲孝武侍中。豫蒙眷接。烈宗山陵。孔時爲太常。形素羸瘦。著重服。竟日涕泗流漣。見者以爲眞孝子。續晉陽秋曰孔安國字安國會稽山陰人車騎檢第六子也少而孤貧能養樹節以儒素見補歷侍中太常尙書遷左僕

射特提卒

吳道助附子兄弟。居在丹陽郡。後遭母童夫人艱。道助坦之小子附子隱之小字也吳氏諱曰坦之字處靖濮陽人仕至西中郎將功曹父堅取東苑童僮女名秦姬。朝夕哭臨。及思至。賓客弔省。號踊哀絕。路人爲之落淚。韓康

伯時爲丹陽尹。母殷在郡。每聞二吳之哭。輒爲悽惻。語康伯曰。汝若爲選官。當好料理此人。康伯亦甚相知。韓後果爲吏部尙書。大吳不免哀制。小

吳遂大貴達。鄭緝孝子傳曰隱之字處默少有孝行遭母喪哀毀過禮時與太常韓康伯鄰居康伯母揚州刺史殷浩之妹聰明婦人也隱之每哭康伯母輒輟事流涕悲不自勝終其喪如此謂康

伯曰汝後若居銓衡當用此輩人後康伯爲吏部尙書乃進用之晉安帝紀曰隱之既有至性加以廉潔奉祿頌九族冬月無被桓玄欲革樹南之敝以爲廣州刺史去州二十里有貧泉世傳飲之者其心無厭隨之乃至水上

酌而飲之。因賦詩曰：石門有貪泉，一飲重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為盧循所攻，還京師。歷尚書領軍將軍。晉中興書曰：舊云往廣州飲貪泉，失廉潔之性。吳隱之為刺史，自酌貪泉，飲之，題石門為詩云云。

言語第二

邊文禮見袁奉高。也失次序。文士傳曰：邊讓字文禮，陳留人才，雋辯逸大將軍。何遜聞其名，召讓令史以禮見之。讓占對閑雅，聲氣如流，坐客皆慕之。讓出就曹時孔

融王朗等並前為掾，共書刺從讓讓平衛。皇甫澄曰：由字武仲，陽城槐里人也。堯舜與交接後為九江太守，為魏武帝所殺。奉高曰：昔堯聘許由，面無怍色。

皆師而學事焉。後隱於沛澤之中，堯乃致天下而讓焉。由為人據義履方，邪席不坐，邪饌不食。聞堯讓而去，其友舉父聞天下色死，葬箕之巖。在陽城之南十里。堯因就其

身無經天，下色死，葬箕之巖。在陽城之南十里。堯因就其墓號曰箕山公神，以配食五嶽。世奉祀至今不絕也。先生何為顛倒衣裳。文禮答曰：明

府初臨，堯德未彰，是以賤民顛倒衣裳耳。按袁閭卒於太尉，按未嘗為伊南斯說謬矣。

徐孺子。也年九歲，嘗月下戲。人語之曰：若令月中無物，當極明邪。五經通議曰：月中有兔蟾

蝮者，何月陰也。蟾蝮亦陰也。而與兔並明，陰繫於陽也。徐曰：不然。譬如人眼中有瞳子，無此必不明。

孔文舉年十歲，隨父到洛。時李元禮有盛名，為司隸校尉。詣門者皆僞才

清稱。及中表親戚乃通。文舉至門，謂吏曰：我是李府君親。既通，前坐。元禮

問曰：君與僕有何親。對曰：昔先君仲尼與君先人伯陽有師資之尊，是僕

與君奕世為通好也。元禮及賓客莫不奇之。太中大夫陳躡後至，人以其

語語之。躡曰：小時了了，大未必佳。文舉曰：想君小時，必當了了。躡大踖踖。

續漢書曰：孔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四世孫也。高祖父向，鉅鹿太守。父仲泰，山都尉。融別傳曰：融四歲與兄

食梨，願引小者。人問其故，答曰：小兒法當取小者。年十歲，隨父計京師。河南尹李膺有重名，融欲觀其為人，造之。膺問高祖，父嘗與僕周旋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也。眾坐莫不歎息。僉曰：異童子也。太中大夫陳躡後至，同坐。以告躡曰：人小時了了，長大未必能奇。融應聲曰：即

如所言君小時豈了了乎皆大笑顧謂融曰長大必為偉器

孔文舉有二子。大者六歲。小者五歲。晝日父眠。小者牀頭盜酒飲之。大兒謂曰。何以不拜。答曰。偷那得行禮。

孔融被收。中外惶怖。時融兒大者九歲。小者八歲。二兒故琢釘戲。了無遽容。融謂使者曰。冀罪止於身。二兒可得全不。兒徐進曰。大人豈見覆巢之下。復有完卵乎。尋亦收至。

魏氏春秋曰融對孫權使者訕謗之言坐棄市二子方八歲九歲融見收奔棋端坐不起左右曰而父見執二子曰安有巢覆而卵不破者哉

遂俱見殺世語曰魏太祖以歲儉禁酒融謂酒以成禮不宜禁由是感眾太祖收實法焉二子齷齪見收顧謂二子曰何以不辟二子曰父向如此復何所辟裴松之以為世語云融兒不辟知必俱死猶差可安孫盛之言誠所未譬八歲小兒能懸了禍患聰明特達卓然既遠則其憂樂之情固亦有過成人矣安有見父被執而無變容奔棋不起若在暇豫者乎昔申生就命言不忘父不以己之將死而廢念父之情也父安尚猶在茲而况顛沛哉感以此為美談無乃賊夫人之子與蓋由好奇多情而不知言之傷理也

穎川太守髡陳仲弓。按寔之在鄉里州郡有疑獄不能決者皆將詣寔或到而情首或中途改辭或

衛反招刑辟殆不然乎客有問元方。府君何如。元方曰。高明之君也。足下家君何如。曰。忠臣孝子也。客曰。易稱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王虞注繫

辭曰金至堅矣同心者其利無不入蘭芳物也無不樂者言其同心者物無不樂也何有高明之君。而刑忠臣孝子者乎。元方曰。昔

足下言何其謬也。故不相答。客曰。足下但因僵為恭。而不能答。元方曰。昔

高宗放孝子孝己。帝王世紀曰殷高宗武丁有賢子孝己其母蚤死高宗感後妻之言放之而死天下哀之尹吉甫放孝子伯奇。琴曰

吉甫周卿也有子伯奇母死更娶後妻生子曰伯邦乃譖伯奇於吉甫於是放伯奇於野宣王出遊吉甫從伯奇乃作歌以言感之宣王聞之曰此孝子之辭也吉甫乃求伯奇於野而射殺後妻董仲舒

遊吉甫從伯奇乃作歌以言感之宣王聞之曰此孝子之辭也吉甫乃求伯奇於野而射殺後妻

放孝子符起。詳未唯此三君。高明之君。唯此三子。忠臣孝子。客慚而退。

荀慈明與汝南袁闓相見。荀爽一名謂漢南紀曰謂文章典籍無不涉時人諺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潛處篤志徵聘無所就張璠漢紀曰董卓秉政復徵爽爽欲遁去

更持之急起布衣九十五日而至三公問潁川人士。慈明先及諸兄。闓笑曰。士但可因親舊而已乎。

慈明曰。足下相難。依據者何經。闓曰。方問國士而及諸兄。是以尤之耳。慈

明曰。昔者祁奚內舉不失其子。外舉不失其讐。以為至公。春秋傳曰祁奚為中軍尉請老晉侯問嗣焉稱

解狐其讐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其子也。君子謂祁奚可謂能舉善矣稱其讐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公且文王之詩。不論堯舜之德。而

頌文武者。親親之義也。春秋之義。內其國而外諸夏。且不愛其親。而愛他

人者。不為悖德乎。

彌衡被魏武謫為鼓吏。正月半試鼓。衡揚袍為漁陽摻。搥淵淵有金石聲。

四坐為之改容。典略曰衡字正平原人也文士傳曰衡不知先所出逸才飄舉少與孔融作爾汝之交時衡未滿二十融已五十敬衡才秀共結殷勤不能相違以建安初北遊或勸其

詣京師貴游者衡懷一刺遂至漫滅竟無所詣融數與武帝賤稱其才帝傾心欲見衡稱疾不肯往而數有言論帝甚忿之以其才名不殺圖欲辱之乃令錄為鼓吏後至八月朝會大閱試鼓節作三重閣列坐賓客以帛綳製

衣作一岑牟一單絞及小鞞鼓吏度者皆當脫其知衣著此新衣次傳衡束裝鼓為漁陽摻搥躍地來前躡殿脚

足容態不常鼓聲甚悲音節殊妙坐客莫不慷慨知必衡也既度不肯易衣吏呵之曰鼓吏衣吏呵之曰鼓吏衣吏呵之曰鼓吏衣

當武帝前脫鞞次脫餘衣裸身而立徐徐乃著岑牟次著單絞後乃著鞞畢復繫鼓搥搥而孔融曰。彌

衡罪同胥靡。不能發明王之夢。皇甫謐帝王世紀曰武丁夢天賜己賢人使百工寫其像求諸天下見築者胥靡衣褐於傳巖之野是謂傳說張晏曰胥靡刑

名胥相也靡從也魏武慚而赦之。謂相從坐輕刑也南郡龐士元。聞司馬德操在潁川。故二千里候之。至。遇德操采桑。士元從

車中謂曰。吾聞丈夫處世。當帶金佩紫。焉有屈洪流之量。而執絲婦之事。

蜀志曰。龐統字士元。襄陽人。少時樸鈍。未有識者。潁川司馬徽有知人之鑒。士元弱冠往見徽。徽采桑樹上。坐士元樹下。共語自晝至夜。徽異之。曰。生當為南州士人之冠。竟由是漸顯。襄陽記曰。士元德公之從子也。年少未有識者。唯德公重之。年十八。使往見德操。與語。歎曰。德公誠知人。實盛德也。後劉備訪世事於德操。德操曰。俗士豈識時務。此間自有伏龍鳳雛。謂諸葛孔明與士元也。華陽國志曰。劉備引士元為軍師中郎將。從攻落為流矢所

中卒時年。德操曰。司馬徽別傳曰。徽字德操。潁川陽翟人。有人倫鑒識。居荊州。知劉表。表性暗。必害善人。乃括論而一。皆言佳。豈人所以吝君之意乎。徽曰。如君所言。亦復佳。其婉約遜遁如此。嘗有人認徽豬者。便推與之後。得其豬。叩頭來還。徽又厚辭謝之。劉表子琮往候徽。遣問。在不會。徽自劬。圓察左右。問司馬君在。徽曰。我在此也。微故是向老翁。恐向琮道之。琮起。叩頭辭謝。徽微謂曰。卿真不可然。吾甚羞之。此正急何唯與人。微曰。人未嘗求。微箔者。微自棄其蠶。而與之。或曰。凡人損己。以贍人者。謂彼急。吾緩也。今彼此正急。何唯與人。微曰。人未嘗求。已求之。不與。將慚何。可以財物。令人慚者。人謂劉表曰。司馬德操奇士也。但未遇耳。表後見之。曰。世間人為安語。此直小書生耳。其智而能愚。皆此類。荆州破為曹操所得。操欲大用。惜其病死。

伯成耦耕。不慕諸侯之榮。莊子曰。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禹為天子。伯成辭諸侯而耕於野。禹往見之。趨就下風。而問焉。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費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夫子蓋行邪。毋落吾事。

原憲桑樞。不易有官之宅。家語曰。原憲字子思。宋人。孔子弟子。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樞而瓮牖。上漏下溼。坐而弦歌。子貢軒車不容巷。往見之。曰。先生何病也。憲曰。憲聞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隱。與馬之飾。憲不恐為也。何有坐則華屋。行則肥馬。侍女數十。然後為奇。此乃許父。許由。巢父。所以忼慨。

夷齊所以長歎。孟子曰。伯夷。叔齊。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與鄉人居。若在塗炭。蓋聖人之清也。雖有竊秦之爵。千駟之富。古史

呂不韋為秦子楚行千金貨於華陽夫人。請立子楚為嗣。及子楚立。封不韋洛陽十萬戶。號文信侯。以詐獲爵。故曰竊也。論語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民無德而稱焉。孔安國曰。千駟四千匹。不足貴也。

士元曰。僕生出邊垂。寡見大義。若不一叩洪鍾。伐雷鼓。則不識其音響也。

劉公幹以失敬罹罪。典略曰。劉楨字公幹。東平寧陽人。建安十六年。世子為五官中郎將。妙選文學。使楨隨侍。太子酒酣。坐歡。乃使夫人甄氏出拜。坐上客多伏。而楨獨平視。他日

使楨隨侍。太子酒酣。坐歡。乃使夫人甄氏出拜。坐上客多伏。而楨獨平視。他日

使楨隨侍。太子酒酣。坐歡。乃使夫人甄氏出拜。坐上客多伏。而楨獨平視。他日

使楨隨侍。太子酒酣。坐歡。乃使夫人甄氏出拜。坐上客多伏。而楨獨平視。他日

使楨隨侍。太子酒酣。坐歡。乃使夫人甄氏出拜。坐上客多伏。而楨獨平視。他日

使楨隨侍。太子酒酣。坐歡。乃使夫人甄氏出拜。坐上客多伏。而楨獨平視。他日

使楨隨侍。太子酒酣。坐歡。乃使夫人甄氏出拜。坐上客多伏。而楨獨平視。他日

公聞乃收楨滅死輪作部文士傳曰楨性辯捷所問應聲而答坐平視甄夫人配輪作部使磨石武帝至向方觀作者見楨匡坐正色磨石武帝問曰石何如楨因得喻已自理跪而對曰石出荆山懸巖之巖外有五色之章內含下氏之珍磨之不加瑩雕之不增文稟氣堅真受之自然顧其理枉屈紆繞而不得申帝顧左右大笑即日赦之

文帝問曰卿何以不謹於文憲楨答曰臣誠庸短亦由陛下綱目不疎

魏志曰帝諱不字子桓受漢禪按諸書或云楨被刑魏武之世建安二十年病亡後七年文帝乃即位而謂楨得罪黃初之時謬矣

鍾毓鍾會少有令譽

魏書曰毓字稚叔潁川長社人相國繇長子也年十四為散騎侍郎機捷談笑有父風仕至車騎將軍 年十三魏文帝聞

之語其父鍾繇

魏志曰繇字元常家貧好學為周易老子訓歷大理相國還太傅 曰可令二子來於是敕見毓面有

汗帝曰卿面何以汗毓對曰戰戰惶惶汗出如漿復問會卿何以不汗對

曰戰戰慄慄汗不敢出

鍾毓兄弟小時值父晝寢因共偷服藥酒其父時覺且託寐以觀之毓拜

而後飲會飲而不拜

魏志曰會字士季繇少子也敏惠夙成中護軍蔣濟著論謂觀其眸子足以知人會年五歲繇遣見濟濟甚異之曰非常人也及壯有才數精練名理累遷黃門侍郎諸葛誕反文王征之會謀居多時人謂之子房拜鎮西將軍伐蜀蜀平進位司徒自謂功名蓋世不可復為人下謂所親曰我淮南已來畫無遺策四海共知持此欲安歸乎途謀反見誅時年四十 既而

問毓何以拜毓曰酒以成禮不敢不拜又問會何以不拜會曰偷本非禮所以不拜

魏明帝為外祖母築館於甄氏

魏末傳曰帝諱睿字元仲文帝太子以其母廢未立為嗣文帝與俱獵見子母鹿文帝射其母應弦而倒復命帝射其子帝置 既成

弓位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文帝曰好語動人心遂定為嗣是為明帝魏書曰文昭甄皇

后明帝母也父逸上蔡令烈宗即位追封上蔡君嫡孫象襲爵象薨子暢嗣起大第車駕親自臨之 自行視謂左右曰館當以何為名侍中繆襲曰

文章敘錄曰襲字熙伯東海蘭陵人有才學累遷侍中光祿勳 陛下

聖思齊於哲王。罔極過於會閔。此館之興。情鍾舅氏。宜以渭陽為名。

秦詩曰渭陽康

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文女。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太子。贈送文公于謂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按魏書帝於後園為象母起觀。名其里曰渭陽。然則象母即帝之舅母。非外祖母也。且渭陽為館名亦乖舊史也。

何平叔云。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覺神明開朗。

魏略曰何晏字平叔。南陽宛人。漢大將軍進孫也。或云何苗孫也。尚主又好色。

故黃初時。無所事。任正始中。曹爽用為中書主選。舉宿舊者多得濟拔。為司馬。宣王所誅。秦丞相奪食。散論曰。寒食散之方。顯出漢代。而用之者。寡靡有傳焉。魏尚書何晏。首獲神效。由是王所誅。秦丞相奪食。散

嵇中散語趙景真。

嵇紹趙至。敘曰。至字景真。代郡人。漢末其祖疏宕。客緱氏。令新之官。至年十二。與母共道傍看母曰。汝先氏非微賤家也。汝後能如此。不至曰。可爾耳。歸便求師。誦書。蚤

聞父耕。吐牛聲。釋書而位。師問之。答曰。自傷不能致榮華。而使父老。不免勤苦。年十四。入大學。觀時先君在。學寫石經。古文事訖。去遂隨車。問先君姓名。先君曰。年少何以問我。至曰。觀君風器。非常故問耳。先君具告之。至年十五。陽病。數數狂走。五里三里。為家道得。又衣身體十數處。年十六。遂亡命。徑至洛陽。求索先君。不得。至鄴。沛國史仲和是魏領軍史。喚孫也。至便依之。檢名翼字陽和。先君到鄴。至具道大學中事。便逐先君。歸山陽。經年至長七尺三寸。髮白。黑髮亦昏。明目鬢鬚不多。閒詳安諦。體若不勝衣。先君嘗謂之曰。卿頭小而銳。瞳子白。黑分明。視瞻

停諦。有白起風。不見吐血。發病。服未竟而亡。卿瞳子白黑分明。有白起之風。嚴尤三將敘曰。白起平原君。勸趙孝成王受嫪亭王曰。受之秦兵。必至武安君。必將

誰能當之者乎。對曰。鍾池之會。臣察武安君小頭而面。銳瞳子白黑分明。視瞻不轉。小頭而面。銳者。敢斷決也。瞳子白黑分明者。見事明也。視瞻不轉者。執志強也。可與持久。難與爭鋒。廉頗為入勇。驚而愛士。知難而忍。恥與之

野戰。則不如持守。足。恨量小狹。趙云。尺表能審機衡之度。周髀曰。夏至北方二萬六千里。冬至南方十三萬五千里。日中樹表

則無影矣。周髀長八尺。夏至日。晷尺六寸。髀股也。晷勾也。正南千里。勾尺五寸。正北千里。勾尺七寸。周髀之書也。寸管能測往復之氣。呂氏春秋曰。黃帝使

崙之陰。取竹之蠟。谷生其殼。厚薄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鍾之管。制十二篇。以應鳳凰之鳴。雄鳴六。雌鳴六。以為律呂。續漢書律歷志曰。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以律候氣候。候氣之法。為室三重。戶閉塗墜。必周密。布緹幔

以木為窰。加律其上。以葭葦灰抑其內。為氣所動者。其灰散也。以此候之。何必在大。但問識如何耳。

司馬景王東征。魏書曰。司馬師字元相。國宣文侯長子也。以道德清粹重。於朝廷為大將軍。錄尚書事。母丘儉反。師自征之。薨。詡景王取上黨李喜。以為

取上黨李喜。以為

取上黨李喜。以為

取上黨李喜。以為

從事中郎。因問喜曰。昔先公辟君不就。今孤召君。何以來。喜對曰。先公以禮見待。故得以禮進退。明公以法見繩。喜畏法而至耳。晉諸公贊曰。喜字季和。上黨銅鞮人也。少有高行。研精藝

學。宣帝為相。國時喜喜固辭疾。景帝輔政。為從事中郎。累遷光祿大夫。特進。贈太保。

鄧艾口喫。語稱艾艾。

魏志曰。艾字士載。棘陽人。少為農人。養犢。年十二。隨母至潁川。讀故文丘長碑。文曰。言為世範。行為士則。遂名範。字士則。後宗族有同者。故改焉。每見高山大

澤。輒規度。指畫軍營處。所時人多笑焉。後見司馬宣王。三辟為掾。累遷征西將軍。伐蜀。蜀平。進位太尉。為衛瑾所害。

晉文王戲之曰。卿云艾艾。定是幾

艾。對曰。鳳令鳳令。故是一鳳。

朱鳳。晉紀曰。文王諱昭。字子上。宣帝次子也。列仙傳曰。陸通者。楚狂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後入蜀。在峨嵋山中。

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後入蜀。在峨嵋山中。

密中散既被誅。向子期舉郡計入洛。文王引進。問曰。聞君

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對曰。巢許猶介之士。不足多慕。王大咨嗟。

向秀別傳曰。秀字子期。河

內人。少為同郡山濤所知。又與譙國嵇康。康平。呂安。友。善。並有拔俗之韻。其進止無不同。而造事營生。業亦不異。常與嵇康。偶鑿於洛邑。與呂安。離園於山陽。不慮家之有無。外物不足拂其心。弱冠著儒道論。棄而不錄。好事者或存之。或云是其族人所作。因於不行。乃告秀。欲假其名。秀笑曰。可復爾耳。後康被誅。秀遂失圖。乃應歲舉。到京師。詣大將軍司馬文王。文王問曰。聞君有箕山之志。何能自屈。秀曰。常謂彼人不達。亮意本非所慕也。一坐皆說。隨次轉至黃門侍郎。散騎常侍。

晉武帝始登阼。探策得一。

晉世譜曰。世祖諱炎。字安。守咸熙二年。受魏禪。

王者世數。繫此多少。帝既不說。

羣臣失色。莫能有言者。侍中裴楷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

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帝說。羣臣歎服。

王弼老子註云。一者數之始。物之極也。各是一物。所以為主也。各以其一。致此情。寧貞。

滿奮畏風。在晉武帝坐。北窗作琉璃屏。實密似疎。奮有難色。帝笑之。

荀綽翼州記曰。

奮字武秋。高平人。魏太尉竈之孫也。性庸平。有識。自吏部郎出為冀州刺史。晉諸公贊曰。奮體量清雅。有會祖竈之風。還向書令為荀顛所害。

奮答曰。臣猶吳牛見月而

喘。今之水牛唯生江淮間故謂之吳牛也南土多暑而此牛畏熱見月疑是日所以見月則喘

諸葛靚在吳於朝堂大會。晉諸公贊曰靚字仲思琅邪人司空誕少子也雅正有才望誕以壽陽叛遣靚入質於吳以靚為右將軍大司馬孫皓問

卿字仲思為何所思對曰在家思孝事君思忠朋友思信如斯而已

蔡洪供集錄曰洪字叔開吳郡人有才辯初仕吳朝大康中本州從事舉秀才王隱晉書曰洪仕至松陵令赴洛洛中人問曰幕府初開羣公

辟命求英奇於仄陋采賢雋於巖穴君吳楚之士亡國之餘有何異才而

應斯舉蔡答曰夜光之珠不必出於孟津之河舊說云隋侯出行有蛇斷而中斷者侯連而續之蛇遂得生而去後銜明月珠

以報其德光明照夜同晝因曰隋珠盈握之璧不必采於崑崙之山韓氏曰和氏之璧蓋出於井里之中大禹

生於東夷文王生於西羌按孟子曰舜生於諸馮東夷人也文王生於岐周西戎人也則東夷是舜非禹也聖賢所出何必常

處昔武王伐紂遷頑民於洛邑尚書曰成周既成遷殷頑民作多士孔安國注曰殷大夫心不則德義之經故徙於王都遷教誨也得無諸

君是其苗裔乎按華令思舉秀才入洛與王武子相酬對皆與此言不異無容二人同有此辭疑世說穿鑿也

諸名士共至洛水戲竹林七賢論曰王濟諸人嘗至洛水解褻還樂令廣問王夷甫曰今

日戲樂乎虞預晉書曰王衍字夷甫琅琊臨沂人司徒戎從弟父又平北將軍夷甫蚤知名以清虛通理稱仕至太尉為石勒所害王曰裴僕射善談名理

混混有雅致晉惠帝起居注曰裴頠字逸民河東聞喜人司空秀之少子也冀州記曰頠弘攄有清識稽古審言名理履行高整自少知名歷侍中尚書左僕射為趙王倫所害張茂

先論史漢靡靡可聽晉陽秋曰華博覽洽聞無不貫綜世祖嘗問僕事及建章千門萬戶華靈地成圖應對如流張安世不能過也我與王安豐也

說延陵子房亦超超玄箸晉諸公贊曰夷甫好尚談稱為時人物所宗王武子晉諸公贊曰王濟字武子太原晉陽人司徒掾第二子也有儁才能庸言

起家中書文士傳曰孫楚字子荆太原中都人也晉陽秋曰楚驃騎將軍資之孫南陽太守宏之子鄉人王濟豪俊公子為本州大中正訪問宏為鄉里品狀濟曰此人非鄉評所能名吾自郎總太僕孫子荆

狀之曰天才英特亮拔不羣仕至馮翊太守

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王云。其地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

人廉且貞。孫云。其山巖巍以嵯峨。其水泮濞而揚波。其人磊砢而英多。按三秦記

語林載蜀人伊籍稱吳土地人物與此語同

樂令女適大將軍成都王穎。虞預晉書曰樂廣字彥輔南陽人清夷冲曠加有理識累遷侍中河南尹在朝廷用心虛淡時人重其貞貴代王戎為尚書令八王故事

曰司馬穎字叔度世祖第王兄長沙王執權於洛。晉百官名曰司馬又字士度封長沙王八王故事曰世祖第十七子遂構兵相

圖。長沙王親近小人。遠外君子。凡在朝者。入懷危懼。樂令既允朝望。加有

婚親。羣小讒於長沙。長沙嘗問樂令。樂令神色自若。徐答曰。豈以五男易

一女。晉陽秋曰成都王之起兵長沙王猜廣廣曰寧以一女而易五男又猶疑之遂以憂卒由是釋然。無復疑慮。

陸機詣王武子。晉陽秋曰機字士衡吳郡人祖遜吳丞相父抗大司馬機與弟雲並有簡才司空張華見而說之曰平吳之利在獲二備機別傳曰博學善屬文非禮不動人晉仕著作郎至

平原武子前置數斛羊酪。指以示陸曰。卿江東何以敵此。陸云。有千里萼羹。但未下鹽豉耳。

中朝有小兒。父病。行乞藥。主人問病。曰。患瘧也。主人曰。尊侯明德君子。何

以病瘧。俗傳行瘧鬼小多不病巨人故光武嘗謂景丹曰嘗聞壯士不病瘧大將軍反病瘧耳答曰。來病君子。所以為瘧耳。

崔正熊詣都郡。都郡將姓陳。問正熊君去崔杼幾世。答曰。民去崔杼。如明

府之去陳恆。晉百官名曰崔豹字正熊燕國人惠帝時官至太傅丞

元帝始過江。朱鳳晉書曰帝諱敞字景文祖伯瑗邵王父恭王瑾嗣帝襲爵為琅邪王少而明惠因亂過江起義遂即皇帝位諡法曰始建國都曰元謂顧驃騎曰。

世說新語 卷一 言語第二

寄人國土。心常懷慚。榮跪對曰。臣聞王者以天下為家。是以耿亳無定處。

帝王世紀曰殷祖乙徙耿為河所毀今河東皮氏耿鄉是也。盛庚五遷復南居亳今景亳是也。九鼎遷洛邑。春秋傳曰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今之偃師是也。願陛下勿

以遷都為念。

庾公造周伯仁。虞預晉書曰周顒字伯仁汝南安城人揚州刺史峻長子也。晉陽秋曰顒有風流才氣少知名正體凝然儼輩不敢嫌也。汝南黃泰淵通清操之士嘗歎曰汝淵固多賢士自

頃陵儀雅道殆衰今復見周伯仁伯仁將祛舊風情我邦族矣舉寒素累遷尚書僕射為王敦所害伯仁曰。君何所欣說而忽肥。庾曰。君復

何所憂慘而忽瘦。伯仁曰。吾無所憂。直是清虛日來。滓穢日去耳。

過江諸人。每至美日。輒相邀新亭。藉卉飲宴。丹陽記曰新亭吳舊立先基崩淪隆安中丹陽尹司馬恢之徙創今地周侯

顒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皆相視流淚。唯王丞相也也。愀然

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春秋傳曰楚伐鄭諸侯救之鄭執鄭公鍾儀獻景公觀軍府見

而問之曰南冠而縶者為誰有司對曰楚囚也使稅之問其族對曰伶人也能為樂乎曰先父之職致有二事與之琴操南音施文子曰楚囚君子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君盍歸之以合晉楚之成

衛洗馬初欲渡江。形神慘頽。語左右云。見此茫茫。不覺百端交集。苟未免

有情。亦復誰能遣此。晉諸公贊曰衛玠字叔寶河東安邑人祖父璠尚書父璜黃門侍郎玠別傳曰玠顯識遠達天標令陳郡謝幼與敬以亞父之禮論者以為在王眉子平子

武子之右世咸謂諸王三子不如衛家一兒娶樂廣女裴叔道曰妻父有冰清之資婿有璧潤之望所謂秦晉之匹也為太子洗馬永嘉四年南至江夏與兄別於梁里澗語曰在三之義人之所重今日忠臣致身之遺可不勉乎行至豫

章乃卒

顧司空未知名。詣王丞相。丞相小極。對之疲睡。顧思所以叩會之。顧和別傳曰和字君孝吳郡人祖容吳荊州刺史父相晉臨海太守和總角知名族人因謂同坐曰。昔每聞元公顧榮道公

願榮雅相器愛曰此吾家之麒麟也必振衰族累遷尚書令

協贊中宗保全江表。鄧粲晉紀曰粲與元帝有布衣之好知中國將亂勸帝渡江體小不安令人喘息丞相因覺謂顧曰此子珪璋特達機警有鋒。

會稽賀生體識清遠言行以禮。賀循別見不徒東南之美。爾雅曰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實為海

內之秀。

劉琨雖隔闕寇戎志存本朝。王隱晉書曰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祖邁有經國之才父瑒光祿大夫琨少稱雋勇累遷司徒長史尚書右丞迎大驚於長安以有殊勳

封廣武侯年三十五出為并州刺史為段日碑所害。謂溫嶠曰班彪識劉氏之復興馬援知漢光之可輔。漢書

曰彪字叔皮扶風人客於天水隴西隗囂有窺觴之志彪作王命論以諷之東觀漢記曰馬援字文淵茂陵人從公孫述隗囂後見光武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

帝甚壯之今晉阡唯衰天命未改吾欲立功於河北使卿延舉於江南子其行乎。

溫曰嶠雖不敏才非昔人明公以桓文之姿建匡立之功豈敢辭命。虞預晉書曰嶠

字太真太原祁人少標俊清徹英穎顯名為司空劉琨左司馬是時二都傾覆天下大亂琨聞元皇受命與興抗

微幽朔志存本朝使嶠奉使嶠喟然對曰嶠雖乏管張之才而明公有桓文之志敢辭不敏以違高旨以左長史奉使勸進累遷驍騎大將軍

溫嶠初為劉琨使來過江于時江左營建始爾綱紀未舉溫新至深有諸

慮既詣王丞相陳主上幽越社稷焚滅山陵夷毀之酷有黍離之痛溫忠

慨深烈言與泗俱丞相亦與之對泣敘情既畢便深自陳結丞相亦厚相

酬納既出權然言曰江左自有管夷吾此復何憂。史記曰管仲夷吾者穎上人相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語林曰初溫

奉使勸進晉王大集賓客見之溫公始入姿形甚陋合坐盡驚既坐陳說九服分崩皇室弛絕晉王君臣莫不歎

天下事無復憂

王敦兄舍為光祿勳。舍別傳曰舍字處弘琅邪臨沂人累遷徐州刺史光祿勳與弟敦作逆伏誅敦既逆謀屯據南州舍委

職奔姑孰。鄧粲晉紀曰初王導協贊中興敦有方面之功敦以劉隗為問已舉兵討之故舍南奔武昌朝廷始警備也王丞相詣闕謝。中興書曰導從兄敦舉兵討劉

且且到公車泥首謝罪。司徒丞相揚州官僚聞訊倉卒不知何辭顧司空時為揚

州別駕援翰曰王光祿遠避流言明公蒙塵路次羣下不寧不審尊體起居何如。

鄉太尉拜司空語同坐曰平生意不在多值世故紛紜遂至台鼎朱博翰

音實愧於懷。漢書曰朱博字子元杜陵人為丞相臨拜延登受策有大聲如鐘鳴上問揚雄李尋對曰供

鼓妖先作易中孚曰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籥所謂鼓妖者也人若不聽空名得進則有無形之聲博後坐事自殺故序傳曰博之翰音

王弼注曰翰高飛也飛者音飛而實不從也。

高坐道人不作漢語或問此意簡文曰以簡應對之煩。高坐別傳曰和尚胡名尸黎密西域人傳云國王以國

讓弟處焉妙門承嘉中始到此土止於太市中和尚天姿高明風韻迥異丞相王公一見奇之以為吾之徒也周

揮拂收候其哀樂廢興皆此類性高簡不學晉語諸公與之言皆因傳譯然神領意得頓在言前塔

寺記曰尸黎密家曰高坐在石子岡常行頭陀卒於梅岡即葬焉晉元帝於家邊立寺因名高坐。

周僕射雍容好儀形詣王公初下車隱數人王公含笑看之既坐傲然嘯

詠王公曰卿欲希嵇阮邪答曰何敢近舍明公遠希嵇阮。鄧粲晉紀曰伯仁儀容弘偉善於俛仰應答精

神足以蔭映數人深自持能致人而未嘗往焉

庾公嘗入佛圖見臥佛。涅槃經云如來背痛於雙樹間北首而臥故後之圖繪者為此象曰此子疲於津梁于時以

爲名言。

擊贍會作四郡太守。大將軍戶曹參軍。復出作內史。擊氏世本曰贍字景游京兆長安人太常虞兄子也父育涼州

刺史贍少奮屬文起家著作郎中朝亂依王敦爲戶曹參軍歷安豐新蔡西陽太守見敦以故壞裘賜老病外部都督贍諫曰尊裘雖故不宜於小吏敦曰何爲不可贍時因醉曰若上服皆可用賜紹蟬亦可賜下乎敦曰非喻所引如不堪不堪二千石贍曰贍視去西

陽如脫雁耳敦反乃左遷隨郡內史。年始二十九嘗別王敦敦謂贍曰卿年未三十

已爲萬石亦太蚤。贍曰方於將軍少爲太蚤比之甘羅已爲太老。擊氏世本曰贍高亮有氣

節故以此答敦後知敦有異志建興四年與弟五琦據荊州以距敦竟爲所害史記曰甘羅秦相茂之孫也年十二而秦相呂不韋欲使張唐相燕唐不肯行甘羅說而行之又請車五乘以使趙還報秦封甘羅爲上卿賜以

甘茂田宅

梁國楊氏子九歲甚聰惠。孔君平王隱晉書曰孔坦字君平會稽山陰人善春秋有文辯歷太子舍人累遷廷尉卿詣其父。父

不在乃呼兒出爲設果。果有楊梅。孔指以示兒曰。此是君家果。兒應聲答

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

孔廷尉以裘與從弟沈。孔氏譜曰沈字德度會稽山陰人祖父奕全椒令父羣鴻臚卿沈至現邪王文舉沈辭不受。廷尉曰。晏

平仲之儉。祠其先人。豚肩不掩豆。猶狐裘數十年。劉向別錄曰晏平仲名嬰東萊夷維人事齊靈公莊公以節儉力行重於

齊禮記曰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君子以爲儉也又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晏子焉知禮注豚俎實也豆徑尺言併豚之兩肩不能掩豆喻少也卿復何辭。此於是受而

服之。

佛圖澄與諸石遊。澄別傳曰道人佛圖澄不知何許人出於燉煌好佛道出家爲沙門永嘉中至洛陽值京師有難澄遊草澤間石勒雄異好殺害因勒大將軍郭默略見勒以麻油塗掌

占見吉凶數百里外聽浮圖鈴聲逆知禍福勒甚敬信之虎即赫公曰。澄以石虎爲海鷗鳥。趙書曰虎

位亦師澄號大和尚自知終日開棺無屍唯袈裟法服在焉

字季龍勒從弟也征伐每新將塞旗勒死誅勒諸兒屢位莊子曰海上之人好鷗者每旦之海上從鷗游鷗之至者數百而不止其父曰吾聞鷗鳥從快遊取來玩之明日之海上鷗舞而不下

謝仁祖年八歲謝豫章餽子別見將送客爾時語已神悟自參上流諸人咸共歎

之曰年少一坐之顏回仁祖曰坐無尼父焉別顏回晉陽秋曰謝尚字仁祖陳郡人餽之子也齟齬喪兄哀慟過人

乃遭父喪溫嬌嗒之尙號叫極哀既而收鏡告訴有異常童嬌奇之由是知名仕至鎮西將軍豫州刺史

陶公疾篤都無獻替之言朝士以為憾陶氏錄曰侃字士衡其先鄱陽人後徙尋陽侃少有遠概綱維宇宙之志察孝廉入洛司空張華見而謂

曰後來匡主寧民君其人也劉弘鎮河南取為長史謂侃曰昔吾為傘太傅參佐見語云君後當居身處今相觀亦復然矣累遷湘廣荆三州刺史加羽葆鼓吹封長沙郡公大將軍贊拜不名餽履上殿進太尉贈大司馬論桓

公叔王隱晉書載侃臨終表曰臣少長孤寡始願有限適蒙先朝歷世異恩臣年垂八十位極人臣啓手啓足當復何憾但以餘賚未諱山陵未復所以憤慨兼懷唯而已猶冀犬馬之齒尙可少延欲為陛下北吞石虎西誅

李雄勢益不振良圖永息臨書振腕涕泗橫流伏願遴選代人使必得良仁祖聞之曰時無賢刁

才足以奉宣王猷遠成志業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有表若此非無獻替

故不貽陶公話言呂氏春秋曰管仲病桓公問曰子如不諱誰代子相者管仲曰刁何如管仲曰自宮以事君非人情必不可用後吳亂齊時賢以為德音

竺法深在簡文坐劉尹問道人何以游朱門答曰君自見其朱門貧道如

游蓬戶高逸沙門傳曰法師居會稽皇帝重其風德遣使迎焉法師誓出應命司徒會稽王天性虛澹與法師結殷勤之歡師雖升屣丹墀出入朱戟泯然曠達不異蓬宇也或云卞令

見別

孫盛為庾公記室參軍中典書曰盛字安國太原中都人博學強識歷著作郎瀾陽令庾亮為荊州以為征西主簿累遷祕書監從獵將其二兒

俱行庾公不知忽於獵場見齊莊時年七八歲庾謂曰君亦復來邪應聲

答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孫齊由齊莊二人小時詣庾公公問齊由何字答曰字齊由公曰欲何齊

邪。曰。齊許由。晉百官名曰孫贊字齊由太原人中與書曰贊成長子也豫章太守齊莊何字。答曰。

字齊莊。公曰。欲何齊。曰。齊莊周。公曰。何不慕仲尼而慕莊周。對曰。聖人生

知。故難企慕。庾公大喜。小兒對。孫放別傳曰放字齊莊監君次子也年八歲太尉庾公召見之

為欲慕莊周邪放書答曰意欲慕之公曰何故不慕仲尼而慕莊周放曰仲尼生而知之非

希企所及至於莊周是其次者故慕耳公謂賓客曰王輔嗣應答恐不能勝之卒長沙王相

張玄之顧敷。是顧和中外孫。皆少而聰惠。和竝知之。而常謂顧勝。親重偏

至。張頗不厭。敷別見續晉陽秋曰張玄之字祖希吳郡太守澄之孫也少以學顯歷吏部尚書出為冠軍

將軍吳興太守會稽內史謝玄同時之郡論者以為南北之望玄之名亞謝玄時亦稱南北

者。有不泣者。和以問二孫。竝謂被親故泣。不被親。故不泣。敷曰。不然。當由

忘情。故不泣。不能忘情。故泣。大智度論曰佛在陰菴羅雙樹間入般涅槃臥北首大地震動

庾法暢造庾太尉。握麈尾至佳。公曰。此至佳。那得在。法暢曰。廉者不求。貪

者不與。故得在耳。法暢氏族出未詳法所著人物論自

庾穉恭為荊州。庾翼別傳曰翼字穉恭潁川鄢陵人也少有大度時論以經略許之以毛扇上武

帝。武帝疑是故物。傅咸羽扇賦序曰昔吳人直菴鳥翼而搖之風不滅方圓二扇而功無加然中國莫

之不開侍中劉劭曰。文字志曰劭字彥祖彭城叢亭人祖詡司隸校尉父松成舉令劭博識好學多藝能

翼也栢梁雲構。工匠先居其下。管弦繁奏。鍾夔先聽其音。鍾鍾期也穉恭上扇。以

好不以新。庾後聞之。曰。此人宜在帝左右。變舜樂正

何驃騎亡後。何充別見徵褚公入。既至石頭。王長史劉尹同詣褚。褚曰：「真長何以處我。」

真長顧王曰：「此子能言。」褚因視王。王曰：「國自有周公。」晉陽秋曰：充之卒，識者謂太后父哀宜秉朝政。

夏自丹徒入朝。吏部尚書劉琨勸哀曰：「會稽王令德國之周公也。足下宜以大政付之。」哀長史王胡之亦勸歸藩。於是固辭歸京。

桓公北征，經金城。見前為琅邪時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泫然流淚。

桓溫別傳曰：溫字元子，譙國龍亢人。漢五更桓榮後也。父彝有識鑒，溫少有豪邁風氣，為溫所矚。羣瑗和內史進征西大將軍鎮西夏時。

從胡未諫，然愒假息，溫親勒郡卒建旗，致討清蕩，伊洛展徽，園陵莫諭，宣武侯。

簡文作撫軍時，嘗與桓宣武俱入朝，更相讓在前。宣武不得已而先之，因曰：「伯也執殳，為王前驅。」

衛詩也，殳長丈二尺，無刃。

簡文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顧悅與簡文同年，而髮蚤白。中興書曰：悅字君叔，晉陵人。初為殿，後揚州別駕。浩卒，上疏理浩或諫以浩為太宗所廢，必不依許悅固爭之，浩果得申物論。稱之後至。

會書左丞簡文曰：「卿何以先白？」對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質，經霜彌茂。」顧凱

之為父傳曰：君以直道陵遲於世，入見王，王髮無二毛，而君已斑白。問君年，乃曰：「卿何促蚤白？」君曰：「松柏之姿，經霜猶茂；臣蒲柳之質，望秋先零。受命之異也。」王稱善久之。

桓公入峽，絕壁天懸，騰波迅急。晉陽秋曰：溫以永和二年率所領七千餘人伐蜀，拜表輒行。迺歎曰：「既為忠臣，不得為孝子，如何。」

謹書曰：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九折坂，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以病去官。」後王尊為刺史，至其坂，問吏曰：「非王陽所畏之道邪？」吏曰：「是叱其馭曰：『驅之王陽。』」

為孝子王尊為忠臣

初，熒惑入太微，尋廢海西。晉陽秋曰：泰和六年閏十月，熒惑守太微，端門十一月，大司馬桓溫廢帝為海西公。晉安帝紀曰：桓溫於枋頭奔敗，知民望之去也。乃屠袁真。

於壽陽，假而謂郗超曰：「是以雪枋頭之恥乎？」超曰：「未厭有識之情也。」公六十之年，敗於大舉。簡文登阼，復不建高世之勳，未足以鎮厭民望，因說溫以廢立之事。時偏風有此謀，深納超言，遂廢海西。

入太微。帝惡之。徐廣晉紀曰咸安元年十二月熒惑逆行入太微至二年七月猶在焉帝驚海西之華心甚憂之時鄒超爲中書在直。中興書曰

超字景與高平人司空愔之子也少而卓犖不羈有曠世之度累遷中書郎司徒左長史引超入曰天命脩短故非所計政當無復近日事不超曰大司馬方將外固封疆內鎮社稷必無若此之慮臣爲陛下

以百口保之帝因誦庾仲初詩庚闡從征詩也曰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聲甚悽厲鄒受假還東帝曰致意尊公家國之事遂至於此由是身不能以道匡

衛思患預防愧歎之深言何能喻因泣下流襟續晉陽秋曰帝外歷疆臣憂憤不得志在位二年而崩

簡文在暗室中坐召宣武宣武至問上何在簡文曰某在斯時人以爲能

諡語曰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往歷告坐中人也

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翫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間

想也濠濮二水名也莊子曰莊子與惠子游濠梁水上莊子曰鱖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邪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之不知魚之樂也莊周釣在濮水楚王使二大夫造焉曰願以境內累

莊子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者死已三千年矣巾笥而藏於廟此寧曳尾於塗中寧留骨而貴乎二大夫曰寧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往矣吾亦寧曳尾於塗中

親人。覺鳥獸禽魚自來

謝太傅語王右軍曰中年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王曰文字志曰王羲之字逸少

環邪臨沂人父曠淮南太守羲之少明拔爲叔父所賞善草隸累遷汀州刺史右軍將軍會稽內史年在桑榆自然至此正賴絲竹陶寫恒

恐兒輩覺損欣樂之趣

支道林常養數匹馬或言道人畜馬不韻支曰貧道重其神駿高逸沙門傳曰支遁字道林河

內林慮人或曰陳留人本姓關氏少而任心獨往風期高亮家世奉法嘗於餘杭山沈思道行冷然獨揚年二十五始釋形人遺年五十三終於洛陽

劉尹與桓宣武共聽講禮記。桓云。時有入心處。便覺咫尺玄門。劉曰。此未

關至極。自是金華殿之語。漢書敘傳曰班伯少受詩於師丹大將軍王鳳薦伯於成帝宜勸學召見宴應拜為中常侍時上方向學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

金華殿詔伯受之

羊秉為撫軍參軍。少亡。有令譽。夏侯孝若為之敘。極相讚悼。羊秉敘曰秉字長達大山平陽人漢南陽

太守續會孫大父魏郡府君即車騎掾元子也府君夫人鄭氏無子乃養秉繼嗣而佳小心敬慎十歲而鄭夫人薨秉思容盡哀俄而公府掾及夫人並卒秉羣從父率禮相承人不問其親雍雍如也仕參撫軍將軍事將奮千里之足揮冲天之翼惜乎春秋三十有二而卒昔罕虎死子產以為無與為善自夫子之沒有子產之歎矣亡後有子男又不育是何行善而禍繁也豈非司馬生之所感歟 羊權為黃門侍

郎。侍簡文坐。帝問曰。夏侯湛別見作羊秉敘。絕可想。是卿何物。有後不。羊氏譜曰權字

道與徐州刺史悅之 權潛然對曰。亡伯令問風彰。而無有繼嗣。雖名播天聽。然胤子也。仕至尚書左丞。

絕聖世。帝嗟慨久之。

王長史與劉眞長別後相見。王長史別傳曰徽字仲祖太原晉陽人其先出自周室經漢魏世為大族祖父佐北軍中候父訥葉令蒙神氣情韶年十餘歲放蕩不羣

弱冠檢尚風流雅正外絕榮觀內寡私欲 王謂劉曰。卿更長進。答曰。此若天之自高耳。語

辟司徒掾中書郎以后父贈光祿大夫 曰仲祖語眞長曰。卿近大進。劉曰。卿仰看邪。王問何意。劉曰。不爾。何由測天之高也。

劉尹云。人想王荆產佳。此想長松下當有清風耳。荆產王微小字也王氏譜曰微字幼

州刺史微歷尚書郎右軍司馬

王仲祖聞蠻語不解。茫然曰。若使介葛盧來朝。故當不昧此語。春秋傳曰介葛盧來朝魯聞牛

鳴曰是生三纜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杜預注曰介東夷國葛盧其君名也

劉真長為丹陽尹許玄度出都就劉宿續晉陽秋曰許詢字玄度高陽人魏中領軍允玄孫總角秀惠衆稱神童長而風情簡素司徒掾辟不就

人並有愧色。春秋傳曰吉凶無門唯人自召王逸少在坐曰令巢許遇稷契當無此言。二

王右軍與謝太傅共登冶城。揚州記曰冶城吳時鼓鑄之所吳平猶不廢王茂弘所治也謝悠然遠想有高世之

志。王謂謝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帝王世紀曰禹治洪水手足胼胝世傳禹病偏枯足不相過今稱禹步是也文王旰食日

不暇給。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昃不遑暇食今四郊多壘。禮記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宜人人自效而虛談廢務。

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謝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戰國策曰衛商鞅諸庶孽子名鞅姓公孫氏少好刑名學

為秦孝公相封於商豈清言致患邪。

謝太傅寒雪日內集與兒女講論文義俄而雪驟公欣然曰白雪紛紛何

所似。兄子胡兒曰胡兒謝朗小字也續晉陽秋曰朗字長度安次兄據之撒鹽空中差可擬。

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公大笑樂。即公大兄無奕女左將軍王凝之妻

也。王氏譜曰凝之字叔平右將軍羲之第二子也歷江州刺史左將軍會稽內史晉安帝紀曰凝之事五斗米道孫恩之攻會稽凝之謂民吏曰不須備防吾已請大道許遣鬼兵相助賊自破矣既不設備途為恩所害

婦人集曰謝夫人名道韞有文才所著詩賦誄頌傳於世

王中郎令伏玄度習鑿齒王中郎傳曰坦之字文度太原晉陽人祖東海太守丞清峻平遠父坦真貴簡正坦之器度滄深孝友天至譽輯朝野標的當時累遷侍中中

書令領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中興書曰伏滔字玄度平昌安邱人少有才學舉秀才大司馬桓溫參軍領大著作掌國史游擊將軍卒習鑿齒字文威襄陽人少以文稱善尺牘桓溫在荊州辟為從事歷治中別駕遷榮陽太守論青楚人物滔集載其論略曰滔以春秋時鮑叔管仲隰朋召忽輪扁甯戚麥邱人逢丑父晏嬰涓子

歌黔子於陵仲子王叔即墨大夫前漢時伏劭君終軍東郭先生叔孫通萬石君東方朔安期先生後漢時大司徒伏三老江革逢萌禽慶承幼子徐防薛方鄭康成周孟玉劉祖榮臨孝存待其元矩孫寶碩劉仲謀劉公山王儀伯郎宗禰正平劉成國魏時管幼安那根矩華子魚徐偉長任昭先伏高陽此皆青士有才德者也鑿齒以神農生於黔中郡南誠其美化春秋稱其多才漢廣之風不同雞鳴之篇之文叔敖羞與管晏接德者與之歎鳳兮

漁父之詠滄浪漢陰丈人之折子貢市南宜僚屠羊說之不為利回魯仲連不及老萊夫妻田光之於屈原鄒馬卓茂無詘於天下管幼安不勝龐公龐士元不推華子魚何鄧二向書獨步於魏朝樂令無對於晉世昔伏蠶葬南郡少昊葬長沙舜葬零陵比其人則準的如此論其士則羣聖之所葬考其風則詩臨成以示韓康伯康伯都無言王曰何故不言韓曰無可無不可馬融注論語曰唯義所在劉尹云清風朗

月輒思玄度晉中興士人書曰許珣能清言于時士人皆欽慕仰愛之荀中郎在京口晉陽秋曰荀羨字全則潁川人光祿大夫崧之子也清和有識裁少以主婿為駙馬都尉是時殷浩參謀百揆引羨為援頗施義典吳郡超授北中郎將徐州刺史以蕃屏焉中興書曰羨年二十八出為徐兗二州中興方伯之少未有若羨者也登北固望海云南徐州記曰城西有別嶽入江三面臨水高數十丈號曰北固雖未覩三

山便自使人有凌雲意若秦漢之君必當褰裳濡足史記封禪書曰蓬萊方丈瀛洲此三山世傳在海中去人不遠嘗有至者言諸仙人不死藥在焉黃金白銀為宮闕草木禽獸盡白望之如雲及至反居水下欲到即風引船而去終莫能至秦始皇登會稽並海上冀遇三神山之奇藥漢武帝既封泰山無風雨變至方士更言蓬萊諸藥可得於是上欣然東至海冀獲蓬萊者

謝公云賢聖去人其間亦邈子姪未之許公歎曰若郗超聞此語必不至河漢超別傳曰超精於理義沙門支道林以為一時之俊莊子曰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怪怖其言濶而無極也支公好鶴住剡東岬山支公書曰山去會稽二百里有人遺其雙鶴少時翅長欲飛支意惜

支公好鶴住剡東岬山支公書曰山去會稽二百里有人遺其雙鶴少時翅長欲飛支意惜

之。乃鍛其翻。鶴軒翥不復能飛。乃反顧翅。垂頭視之。如有懊喪意。林曰。既有陵霄之姿。何肯爲人作耳目。近玩養令翻成。置使飛去。

謝中郎經曲阿後湖。問左右此何水。

中與書曰謝萬字萬石太傅安弟也才氣高俊蚤知名歷吏部郎西中郎將豫州刺史散騎常侍

答

曰。曲阿湖。

太康地記曰曲阿本名雲陽秦始皇以有王氣鑿北阮山以敗其勢蔽其直道使其阿曲故曰曲阿也吳還爲雲陽今復名曲阿

謝曰。故當淵注渟

著。納而不流。

晉武帝每餉山濤。恒少謝太傅。

安也

以問子弟。車騎

也

答曰。當由欲者不多。而

使與者忘少。

謝車騎家傳曰玄字幼度鎮西奕第三子也神理明俊善微言叔父太傅嘗與子姪燕集問武帝任山公以三事任以官人至於賜予不過斤合當有旨不玄答有辭致也

謝胡兒語庾道季。

道季庾蘇小字徐廣晉紀曰蘇字道季太尉亮子也風情率悟以文談致稱於時歷仕至丹陽尹兼中領軍

諸人莫當就卿談。

可堅城壘。庾曰。若文度來。我以偏師待之。康伯來。濟河焚舟。

春秋傳曰秦伯伐晉濟河焚舟杜預曰示

死必

李弘度常歎不被遇。

中興書曰李充字弘度江夏鄆人也祖康父矩皆有美名充初辟丞相掾記室參軍以貧求剡縣遷大著作中書郎

殷揚州

殷浩別見知

其家貧。問君能屈志百里不。李答曰。北門之歎。久已上聞。

衛詩北門刺任不得志也

窮猿奔

林。豈暇擇木。遂授剡縣。

王司州至吳興印緒中看。

王胡之別傳曰胡之字脩齡琅邪臨沂人王廙之子也歷吳興太守徵侍中丹陽尹祕書監並不就拜使持節都督司州諸軍事西中郎將司

州刺史吳興記曰於潛縣東七十里有印緒緒傍有白石山峻壁四十丈印緒蓋衆溪之下流也印緒已上至縣悉石巖惡道不可行船印緒已下水道無險故行旅集焉

歎曰。非唯使人

情開條。亦覺日月清明。

謝萬作豫州都督。新拜。當西之都邑。相送累日。謝疲頓於是。高侍中往。中興書曰

高祕字茂球。廣陵人。父暉。光祿大夫。祕少好學。奪史傳。累遷吏部郎。侍中以公累免官。徑就謝坐。因問卿今仗節方州。當疆理西蕃。

何以爲政。謝粗道其意。高便爲謝道形勢。作數百語。謝遂起坐。高去後。謝

追曰。阿鄴故麤有才具。阿鄴祕小字也。謝因此得終坐。

袁彥伯爲謝安南司馬。安南謝奉別見。都下諸人送至瀨鄉。將別。既自悽惻。歎曰。江

山遼落。居然有萬里之勢。續晉陽秋曰。袁宏字彥伯。陳郡人。魏郎中令煥六世孫也。祖猷。侍中父勳。臨汝令。宏起家建威參軍。安南司馬。記室太傅。謝安賞宏機捷辯速。

而贈之宏。應聲答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合坐歎其要捷。性直亮。故位不願也。在郡卒。

孫綽賦。遂初。築室映川。自言見止足之分。中興書曰。綽字與公。太原中都人。少以文稱。歷太學博士。大著作。散騎常侍。遂初賦。敘曰。余少慕老莊之道。仰其風流。久矣。卻感於陵賢妻之言。愜然悟之。乃經始東山。齋前種一株松。恒自手

建五畝之宅。帶長阜。倚茂林。孰與坐華幕。擊鍾鼓者。同年而語其樂哉。

壅治之。高世遠時亦鄰居。世遠高柔字也。別見。語孫曰。松樹子非不楚楚可憐。但永無

棟梁用耳。孫曰。楓柳雖合抱。亦何所施。

桓征西治江陵城甚麗。威弘之。荆州記曰。荆州城臨漢江。臨江王所治。王被徵出城。北門而車軸折。父老位曰。吾王去不還矣。從此不開北門。會賓僚出

江津望之。云。若能目此城者。有賞。顧長康時爲客在坐。目曰。遙望層城。丹

樓如霞。桓卽賞以二婢。

王子敬語王孝伯曰。羊叔子自復佳耳。然亦何與人事。晉諸公贊曰。羊祜字叔子。太山平陽人也。世長吏二千石。

至祜九世。以清德稱。爲兒時。遊放。濱有行父止而觀焉。歎息曰。處士大好相。垂爲之。未六十。當有重功於天下。卽富貴無相忘。遂去。莫知所在。累遷都督。荆州諸軍事。自在南夏。吳人說服。稱曰。羊公莫敢名者。南州人聞公喪。號

哭罷 故不如銅雀臺上妓。魏武遺令曰以吾妾與妓人皆著銅雀臺上施六尺牀總帷月朝十五日輒使向帳作伎

林公見東陽長山曰何其坦迤。會稽土地志曰山靡迤而長縣因山得名

顧長康從會稽還入問山川之美。顧云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其上。若雲興霞蔚。正淵之文章錄曰顧愷之字長康晉陵人父悅尚書左丞愷之義熙初為散騎常侍

簡文崩。孝武年十餘歲立。至暝不臨。宋明帝文章志曰孝武皇帝諱昌明簡文第三子也初簡文觀識書曰晉氏昨盡昌明及帝誕育東方始明故

因生時以為諱而相與忘告簡文問之乃以諱對簡文流涕曰不意我家昌明便出帝聰惠推賢任才年三十五崩 左右啓依常應臨。帝曰哀至則哭。

何常之有。

孝武將講孝經。謝公兄弟與諸人私庭講習。續晉陽秋曰寧康三年九月九日帝講孝經僕射謝安侍坐吏部尚書陸納兼侍中下駟

讀黃門侍郎謝石吏部袁宏兼執經中書郎車胤丹陽尹王混摘句 車武子難苦問謝。車胤別見 謂袁羊曰。不問則德音有遺。

多問則重勞。二謝。袁羊喬小字也袁氏家傳曰喬字彥升陳郡人父瓌光祿大夫喬歷尚書郎江夏相從桓溫平蜀封湘西伯益州刺史 袁曰。必無此嫌。

車曰。何以知爾。袁曰。何嘗見明鏡疲於屢照。清流憚於惠風。

王子敬云。從山陰道上行。會稽土地志曰邑在山陰故以名焉 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若

秋冬之際。尤難為懷。會稽郡記曰會稽境特多名山水峯巒峻峻吐納雲霧松栝楓柏摧轍棟條俛墜鏡徹清流寫往王子敬見之曰山水之美使人應接不暇

謝太傅問諸子姪。子弟亦何預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者。車騎

答曰。謝玄 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階庭耳。

道壹道人好整飾音辭。王珣遊嚴陵瀨詩敘曰道壹姓竺氏名德沙門題目曰道壹文鋒富贍孫綽為之贊曰馳騁遊說言固不虛唯茲壹公綽然有餘譬若春圃載芬載敷條

柯猗蔚枝
棘扶疎

從都下還東山。經吳中。已而會雪下。未甚寒。諸道人問在道所經。壹公曰。風霜固所不論。乃先集其慘澹。郊邑正自飄瞥。林岫便已皓然。

張天錫為涼州刺史。稱制西隅。既為符堅所禽。用為侍中。後於壽陽俱敗。

至都。張資涼州記曰天錫字公純。殷安定烏氏人。張耳後也。曾祖軌。永嘉中為涼州刺史。值京師大亂。遂據涼州。土人錫篡位自立。為涼州牧。符堅使將姚萇攻沒涼州。天錫歸長安。堅以為侍中。比部尚書。歸義侯。從堅至壽陽。堅軍敗。遂南歸。拜散騎常侍。西平公。

己者。於坐問張北方何物可貴。張曰。桑椹甘香。鴟鴞革響。詩魯頌曰。鴟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椹。懷我

音。淳酪養性。人無嫉心。西河舊事曰。河西牛牟肥酪。隨精好。但寫酪置革上。都不解散也。

顧長康拜桓宣武墓。作詩云。山崩溟海竭。魚鳥將何依。宋明帝文章志曰。體之為桓溫參軍。甚被親暱。

問之曰。鄉憑重桓。乃爾。哭之狀。其可見乎。顧曰。鼻如廣莫長風。眼如懸河決溜。春秋考異。鄧曰。鉅不周風。四十五日。廣莫風。至廣莫者。精大備也。蓋北風也。一曰寒風。

毛伯成既負其才氣。常稱寧為蘭摧玉折。不作蕭敷艾榮。征西寮屬名曰毛玄。字伯成。潁川人。仕至征西

行軍參軍

范甯作豫章。中興書曰。甯字武子。慎陽縣人。博學通覽。累遷中書郎。豫章太守。

小沙彌在坐。末曰。世尊默然。則為許可。眾從其義。

司馬太傅齋中夜坐。孝文王傳曰。王諱道子。簡文皇帝第五子也。封會稽王。領司徒。揚州刺史。進太傅。為桓玄所害。贈丞相。

無纖翳。太傅歎以為佳。謝景重在坐。續晉陽秋曰。謝重。字景重。陳郡人。父朗。東陽太守。重。明秀有才。會終驃騎長史。

于時天月明淨。都

答曰。意謂

乃不如微雲點綴。太傅因戲謝曰。卿居心不淨。乃復強欲滓穢太清邪。

王中郎甚愛張天錫。問之曰。卿觀過江諸人。經緯江左。軌轍有何偉異。後

來之彥。復何如中原。張曰。研求幽邃。自王何以還。因時修制。苟樂之風。苟顯

修定法制樂則未聞王曰。卿知見有餘。何故為符堅所制。張資涼州記曰天錫明鑒顯發英聲少著答曰。陽消陰息。

故天步屯蹇。否剝成象。豈足多讖。

謝景重女適王孝伯兒。二門公甚相愛美。謝女譜曰重女月鏡簡王恭子情之謝為太傅長史被

彈。王即取作長史。帶晉陵郡。太傅已構嫌孝伯。不欲使其得謝。還取作咨

議。外示繫維。而實以乖間之。及孝伯敗後。太傅繞東府城行散。丹陽記曰東府城西有簡文為

會稽王時第東則孝文王道子府道子領揚州仍住先舍故俗稱東府僚屬悉在南門。要望候拜。時謂謝曰。王甯異謀。甯

王恭小字也云是卿為其計。謝曾無懼色。斂笏對曰。樂彥輔有言。豈以五男易一

女。太傅善其對。因舉酒勸之曰。故自佳。故自佳。桓玄義興還後。見司馬太

傅。太傅已醉。坐上多客。問人云。桓溫來。欲作賊如何。晉安帝紀曰溫在姑孰諷朝廷求九錫謝安使吏部郎袁宏具

其草以示僕射王彪之彪之作色曰丈夫豈可以此事語人邪桓玄伏不得起。謝景重時為長

史。舉板答曰。故宣武公黜昏暗。登聖明。功超伊霍。紛紜之議。裁之聖鑒。太

傅曰。我知我知。即舉酒云。桓義興。勸卿酒。桓出謝過。檀道鸞論之曰道子可謂易於由言謝重能解紛紜矣

宣武移鎮南州。制街衢平直。人謂王東亭曰。王司徒傳曰王珣字元琳丞相導之孫領軍洽之子也少以清秀稱大司馬桓溫辟為主

簿從討袁真封交趾望海縣東亭侯
黑遷尙書左僕射領選進尙書令

丞相初營建康無所因承而制置紆曲方此爲劣
晉獨謂秋蘇竣既謀大事克平之後都邑殘荒溫嶠議徙都豫章以卽豐全朝士及三吳豪傑謂可遷都會稽王
勞來旋定之道鎮靜羣情且百堵皆作
何患不克復乎終至康寧尊之策也

東亭曰此丞相乃所以爲巧江左地促不如中
國若使阡陌條暢則一覽而盡故紆餘委曲若不可測

桓玄詣殷荊州殷在妾房晝眠左右辭不之通桓後言及此事殷云初不
眠縱有此豈不以賢賢易色也

孔安國注論語曰言以好色之心好賢人則善

桓玄問羊孚羊氏譜曰孚字子道泰山人祖楷尙書郎父綬中書郎孚歷太學博士州別駕太尉參軍年四十六卒何以共重吳聲羊曰當以

妖而浮

謝混問羊孚何以器舉瑚璉晉安帝紀曰混字叔源陳郡人司空琰少子也文學砥礪立名黑遷中書令尙書左僕射坐黨劉毅伏誅論語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

仲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鄭玄注曰黍稷器夏曰瑚殷曰璉羊曰故當以爲接神之器

桓玄既篡位後御牀微陷羣臣失色侍中殷仲文進曰續晉陽秋曰仲文字仲文陳郡人祖融太常父康吳興太守仲文聞玄平京邑棄郡投焉玄甚說之引爲咨議參軍時王謚見禮而不親下範之被親而少禮其寵遇隆重

兼於王卜矣及玄篡位以佐命親貴厚自封崇典馬器服綉綺麗後房妓妾數十絲竹不絕音性甚貪吝多納賄家累千金常苦不足玄既敗先

當由聖德淵重厚地所以不能載時人善之
投義軍黑遷侍中尙書以罪伏誅

桓玄既篡位將改置直館問左右虎賁中郎省應在何處有人答曰無省
當時殊忤旨問何以知無答曰潘岳秋興賦敘曰余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散騎之省

岳別見其賦敘曰晉十有四年余年三十二始見二毛以太尉掾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散騎之省高閣連雲陽景罕曜僕野人也猥廁朝列警猶池魚籠鳥有江湖山藪之思於是染翰操紙

慨然而賦于時。秋至故以秋興命篇。玄咨嗟稱善。劉識之晉紀曰玄欲復虎賁中郎將疑應直與不訪之僚佐咸莫能定參軍劉簡之對曰昔潘岳秋興賦敍云余兼虎賁中郎將寓直于散騎之省

以此言之是應直也玄懽然從之此語微異又答者未知姓名故詳載之

謝靈運好戴曲柄笠。正德之新集錄曰靈運陳郡陽夏人祖玄車騎將軍父孔隱士謂曰。卿

欲希心高遠。何不能遺曲蓋之貌。宋書曰孔道之字彥深魯國人少以辭榮就約徵聘無所就元嘉初散騎郎徵不到隱上虞山謝答曰。

將不畏影者。未能忘懷。莊子云漁父謂孔子曰人有畏影惡跡而去之走者舉足逾數而跡逾多走跡愈亦甚矣子修心守真靈以物與人則無異矣不修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事者乎

逾疾而影不離自以向避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險以休影處靜以息



世說新語卷二

政事第三

陳仲弓爲太邱長時。吏有詐稱母病求假。事覺收之。令吏殺焉。主簿請付獄考衆姦。仲弓曰。欺君不忠。病母不孝。不忠不孝。其罪莫大。考求衆姦。豈復過此。陳寔已別見

陳仲弓爲太邱長。有劫賊殺財主。主者捕之。未至發所。道聞民有在草不起子者。回車往治之。主簿曰。賊大。宜先按討。仲弓曰。盜殺財主。何如骨肉相殘。按後漢時賈彪有此事不聞寔也

陳元方年十一時。陳紀已見候袁公。袁公問曰。賢家君在太邱。遠近稱之。何所履

行。元方曰。老父在太邱。彊者綏之以德。弱者撫之以仁。恣其所安。久而益

敬。袁宏漢紀曰寔爲太邱其政不嚴而洽百姓物之袁公曰。孤往者嘗爲鄴令。正行此事。不知卿家君法

孤。孤法卿父。檢衆漢書袁氏諸公未知誰爲鄴令故闕其文以待通識者元方曰。周公孔子。異世而出。周旋動靜

萬里如一。周公不師孔子。孔子亦不師周公。

賀太傅作吳郡。初不出門。吳中諸強族輕之。乃題府門云。會稽雞不能啼。環濟吳紀曰賀邵字與伯會稽山陰人祖齊父景並歷美官邵歷散騎常侍出爲吳郡太守後遷太子太傅。賀聞故出行。至門反顧。索筆足之曰。

不可啼殺吳兒。於是至諸屯邸。檢校諸顧陸役使官兵及藏捕亡。悉以事言上。罪者甚衆。陸抗時爲江陵都督。吳錄曰抗字幼節吳郡人丞相遜子孫策外孫也爲江陵都督累遷大司馬荊州牧故下請孫皓。然後得釋。

山公以器重朝望。年踰七十。猶知管時任。虞預晉書曰山濤字巨源河內懷人祖本郡孝廉父曜寔宛句令濤蚤孤而貧少有器量宿士猶

不慢之年十七宗人謂宣帝曰濤當與景文共綱紀天下者也帝戲曰卿小族那得此快人那好莊老與嵇康善爲河內從事與石鑿共傳宿濤夜起踴鑿曰今何等時而眠也知太傅臥何意鑿曰宰相三日不朝與尺一令歸

第君何慮焉濤曰咄石生無事馬蹄聞也投傳而去果有曹爽事遂隱 貴勝年少。若和裴王之徒。身不交世務。累遷吏部尚書僕射。太子少傅。司徒。年七十九薨。諡康侯。

並共宗誠。有署閣柱曰。閣東有大牛。和嶠鞅。裴楷鞅。王濟剔鬪不得休。王隱晉書

曰初濤領吏部潘岳內非之密爲作謠曰閣東有大牛王濟鞅裴楷鞅和嶠剔鬪不得休竹林七賢論曰濤之處選非望路絕故貽是言 或云潘尼作之。文士傳曰尼字正

書左丞父備平原太守並以文學稱尼少 賈充初定律令。晉前公贊曰充字公闢襄陵人父逵魏豫州刺史充起家爲尚書遷廷尉聽訟稱平晉受禪封魯郡公充有才識明達洽體加善刑法由此與散騎常侍裴楷共定科令獨除

密網以爲晉 與羊祜共咨太傅鄭冲。王隱晉書曰冲字文和榮陽開封人有核練才清虛寡欲喜論經史草衣縵袍不以爲憂累遷司徒太保晉受禪進太傅

冲曰。臯陶嚴明之旨。非僕闇懦所探。羊曰。上意欲令小加弘潤。冲乃粗下

意。續晉陽秋曰初文帝命荀勗勸賈充裴秀等分定禮儀律令皆先咨鄭冲然後施行也

山司徒前後選殆周遍。百官舉無失才。凡所題目。皆如其言。唯用陸亮。是

詔所用。與公意見。爭之不從。亮亦尋爲賄敗。晉諸公贊曰亮字長興河內野王人太常陸

爲左僕射領選辨行業既與充異自以爲世祖所敬選用之事與充咨論充每不得其所欲好事者說充宜授心

賈人爲吏部尚書參同選舉若意不齊事不得諧可不召公與選而實得敘所揀充以爲然乃啓亮公忠無私濤

以亮將與己異又恐其協情不允累啓亮可爲左丞相非選
官才世祖不許濬乃辭疾還家亮在職果不能允坐事免官

嵇康被誅後山公舉康子紹爲祕書丞

山公啓事曰詔選祕書丞濬薦曰紹平簡溫敏有文
思又曉音當成濟也猶宜先作祕書郎詔曰紹如此

便可爲丞不足復爲郎也晉諸公贊曰康遇事後二十年紹乃爲濬所拔王隱晉書
曰時以紹父康被法選官不敢舉年二十八山濬啓用之世祖發詔以爲祕書丞
紹咨公出處賢論曰
紹雖不自容將解

有文才山濬
啓武帝云云
公曰爲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而況人乎
王隱晉書曰
紹字延祖雅

王安期爲東海郡名士傳曰王承字安期太原晉陽人父湛仕南太守承仲峻寡欲無所備尚黑壁東
海內史爲政清靜吏民懷之避亂渡江是時道路寇盜人懷憂懼承每遇艱險處之

怡然元皇爲鎮東引爲從事中郎小吏盜池中魚綱紀推之王曰文王之囿與衆共之
孟子曰齊宣
王問文王之

囿方七十里有諸若是其大乎對曰民猶以爲小也王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爲大何邪孟子曰文王之
囿芻蕘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爲小不亦宜乎今王之囿殺麋鹿者如殺人罪是以四十里爲宰於國中也民以
爲大不
亦宜乎

池魚復何足惜

王安期作東海郡吏錄一犯夜人來王問何處來云從師家受書還不覺

日晚王曰鞭撻甯越以立威名恐非致理之本
呂氏春秋曰甯越者中牟鄙人也苦耕
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爲可以免此苦也

其友曰莫如學也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以十五歲人
將休吾不敢休人將臥吾不敢臥學十五歲而爲周成公之師也

成帝在石頭晉世語曰帝諱衍字世根
明帝太子年二十二崩任讓在帝前戮侍中鍾雅
晉陽秋曰讓樂安人諸任
之後隨蘇峻作亂雅別傳

曰雅字彥曹潁川長社人魏太傅鍾繇
弟仲常會孫也少有才志累遷至侍中

右衛將軍劉超
晉陽秋曰超字世瑜琅邪人漢成陽景王六世
孫封臨沂慈鄉侯超家焉父徵爲琅邪國上將

軍超爲縣小吏稍遷記室掾安東舍人忠清慎密爲中宗所拔自以職在中書總不與人交關書疏閉門不讓賓
客家無擔石之儲討王敦有功封零陽伯爲義興太守而受拜及往還朝莫有知者其慎默如此遷右衛大將軍

帝泣曰還我侍中讓不奉詔遂斬超雅
雅別傳曰蘇峻逼主上幸石頭雅與劉超並侍帝
側匡衛與石頭中人密期拔至尊出事覺被害

事平之後。陶公與讓有舊。欲宥之。許柳

許氏譜曰柳字季祖高陽人祖允魏中領軍父猛吏部郎劉謙之晉紀曰柳妻祖送子煥女蘇峻招祖約

為逆約遣柳以眾會峻既克京師拜丹陽尹後以罪誅

兒思妣者至佳。諸公欲全之。

許氏譜曰承字思妣

若全思妣。則不得不為陶全讓。於是欲并宥之。事奏。帝曰。讓是殺我侍中者。不可宥。諸公以

少主不可違。并斬二人。

王丞相拜揚州。賓客數百人。竝加霑接。人人有說色。唯有臨海一客。姓任

語林曰任名顯時官在都豫三公坐

及數胡人為未洽。公因便還到過任邊云。君出。臨海便無復

人。任大喜說。因過胡人前。彈指云。蘭閣蘭閣。羣胡同笑。四坐竝懼。

晉陽秋曰王少。有恬者。雖疎交常賓。一見多瞻。寫款誠。自謂為尊。所遇同之。舊題

陸太尉詣王丞相咨事。過後輒翻異。王公怪其如此。後以問陸。

陸玩別傳曰玩字士瑤吳郡吳

人。祖瑄。父英。仕郡有譽。玩器量施雅。累遷侍中。尚書左僕射。尚書令。贈太尉

陸曰。公長民短。臨時不知所言。既後覺其不可

耳。

丞相嘗夏月至石頭看庾公。庾公正料事。丞相云。暑可小簡之。庾公曰。公

之遺事。天下亦未以為允。

殷羨言行曰王公薨後。庾冰代相。網密刑峻。羨時行。偶收捕者於途。慨然歎曰。囚言問牛。喘似不爾。嘗從容謂冰曰。卿輩自是網目。不失皆是

小道小善耳。至如王公。故能行無理事。謝安石每歎詠此。唱庚赤玉會問。鏡王公治何似。詎是所長。羨曰。其餘令績。不復稱論。然三捉三治三休三敗

丞相末年。略不復省事。正封籙諾之。自歎曰。人言我憤憤。後人當思此憤

憤。徐廣歷紀曰。尊阿衡三世。經綸夷險。政務寬恕。事從簡易。故垂憤愛之譽也。

陶公性檢厲。勤於事。

晉陽秋曰。侃練核庶事。勤務穡。雖或陳武士皆勸厲之。有奉饋者。皆問其所由。若力役所致。懼喜。慰賜。若他所得。則阿辱。是以軍民勤於農稼。家給人足。性儉密。好問。頗類趙廣漢。嘗課營種柳。都尉夏施盜拔。武昌西門所種。侃後自出。駐車施門。問此是武昌西門柳。何以盜之。施懼。怖首伏。三軍稱其明察。侃勤而整。自強不息。又好督勸於人。嘗云。民生在勤。大禹聖人。猶惜寸陰。至於凡俗。當惜分陰。豈可遊逸。生無益。自謂宏遠。邇中興書曰。侃嘗檢校佐吏。若得。擣蒲博。奔之。具投之。曰。君子當正其衣冠。攝以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宏遠。邇中興書曰。侃嘗檢校佐吏。若得。擣蒲博。奔之。具投之。曰。擣蒲老子。入朝所作。外國戲耳。國基堯舜。以教愚士。博奔。紂所造。諸君國器。何以為此。若王事之暇。應邑邑者。文士何不讀書。武士何不射弓。談者無以易也。

錄鋸木屑。不限多少。咸不解此意。後正會。值積雪始晴。聽事前除雪。後猶溼。於是悉用木屑覆之。都無所妨。官用竹。皆令錄厚頭。積之如山。後桓宣武伐蜀裝船。悉以作釘。又云。嘗發所在竹篙。有一官長連根取之。仍當足乃超兩階用之。

何驃騎作會稽。晉陽秋曰。何充字次道。廬江人。思韻淹通。有文義。才情累遷。會稽內史。侍中。驃騎將軍。揚州刺史。贈司徒。虞存弟。嘗作郡主簿。孫

存諫。敘曰。存字道長。會稽山陰人也。祖陽。散騎常侍。父偉。州西曹。存幼而卓拔。風情高逸。歷衛。衛學。長史。尚書。吏部。郎。范。汪。基。品曰。嘗字道真。仕至郡功曹。以何見客勞損。欲白斷

常客。使家人節量。擇可通者。作白事成。以見存。存時為何上佐。正與嘗共食。語云。白事甚好。待我食畢。作教。食竟。取筆題白事後云。若得門庭長如

郭林宗者。當如所白。

泰別傳曰。泰字宗宗。有人倫。鑒識。題品海內之士。或在幼童。或在里肆。後皆成英彥。六十餘人。自著書一卷。論取士之本末。行遭亂亡失。

汝何處得此人。嘗於是止。

王劉與林公共看何驃騎。驃騎看文書。不顧之。晉陽秋曰。何充與王駿。劉駿。好尚不同。由此見讎於營世。王謂何

曰。我今故與林公共相看。望卿擺撥常務。應對玄言。那得方低頭看此邪。

世說新語 卷二 政事第三

四五

何曰。我不看此。卿等何以得存。諸人以爲佳。

桓公在荊州。全欲以德被江漢。取以威刑肅物。溫別傳曰。溫以永和元年自徐州遷荊州。刺史在州寬和百姓安之。令

史受杖。正從朱衣上過。桓式年少。從外來。式桓敬小字也。桓氏譜曰。敬字叔道。溫第三子。仕至尚書。云。向從閣下

過。見令史受杖。上捐雲眼。下拂地足。意識不著。桓公云。我猶患其重。簡文

爲相。事動經年。然後得過。桓公甚患其遲。常加勸勉。太宗曰。一日萬機。那

得速。尚書畢陶謀。一日萬機。孔安國曰。幾微也。言當戒懼萬事之微。

山遐去東陽。王長史就簡文索東陽云。承藉猛政。故可以和平致治。東陽記云。魏字

彥林河內人。祖騰。司徒父簡。儀同三司。遐。歷武陵王友。東陽太守。江惇傳曰。山遐爲東陽。風政嚴苛。多任刑殺。郡內苦之。惇。隨東陽以仁恕懷物。遐感其德。爲微損威猛。

殷浩始作揚州。浩別傳曰。浩字淵源。陳郡長平人。祖識。濮陽相。父羨。光祿勳。浩少有重名。仕至揚州刺史。史中軍將軍。中興書曰。建元初。庾亮兄弟何充等相尋薨。太宗以撫軍輔政。徵浩爲揚

州從民譽也。劉尹行。日小欲晚。便使左右取襪。人問其故。答曰。刺吏嚴。不敢夜行。

謝公時兵廩逋亡。多近竄南塘下。諸舫中。或欲求一時撻索。謝公不許云。

若不容置此輩。何以爲京都。續晉陽秋曰。自中原喪亂。民離本域。江左造創豪族。并兼或客寓。旣難名籍。不立大元。中外禦強氏。蒐簡民實。三吳頗加澄檢。正其里伍。

其中時有山湖遁逸。往來都邑者。後將軍安方接客時。人有於坐言宜亂舍謀之失者。安每以厚德化物。去其煩細。又以強寇入境。不宜加動人情。乃答之云。卿所憂在於客耳。然不爾。何以爲京都。言者有慚色。

王大爲吏部郎。王忱已見嘗作選草。臨當奏。王僧彌來。聊出示之。僧彌王珉小字也。珉別傳曰。珉字季琰。琅邪人。

丞相尊孫。中領軍。少子有才藝。善行書。名出兄珣右。累遷侍中。中書令。贈太常。

僧彌得便。以己意改易所選者。近半。王大甚以爲佳。更寫卽奏。王東亭與

張冠軍善。張玄已見王既作吳郡。人問小令曰。續晉陽秋曰王獻之為中書令王張儉之時人曰大小王令東亭作郡。風

政何似。答曰不知。洽化何如。唯與張祖希情好日隆耳。

殷仲堪當之荊州。王東亭問曰。德以居全為稱。仁以不害物為名。方今宰

牧華夏。處殺戮之職。與本操將不乖乎。殷答曰。臯陶造刑辟之制。不為不

賢。古史考曰庭堅號曰臯陶舜謀臣也舜舉之於堯堯令作士主刑孔丘居司寇之任。未為不仁。家語曰孔子自魯司空為大司寇七日而誅亂法大夫少

卯正

文學第四

鄭玄在馬融門下。融自敘曰融字季長右扶風茂陵人少而好問學無常師大將軍鄧騭召為舍人稷遊武都會兌虜起自關以西道斷融以謂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劍其

喉愚夫不為何則生貴于天下也豈以曲俗咫尺為羞三年不得相見高足弟子傳授而已

嘗筭渾天不合。諸弟子莫能解。或言玄能者。融召令筭。一轉便決。眾咸駭

服。及玄業成辭歸。既而融有禮樂皆東之歎。高士傳曰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八世祖崇漢尚書玄別傳曰玄少好學書數十三誦五

經好天文占候風角隱術年十七見大風起詣縣曰某時當有火災至時果然然智者異之年二十一博極羣書精

歷數圖緯之言兼精筭術登去吏師故兗州刺史第五元先就東郡張恭祖受周禮禮記春秋傳周流博觀每經

歷山川及接頽一見皆終身不忘扶風馬季長以其儒著名玄往從之參考同異季長后戚嬖於待士玄不得見

在左右自起精廬既因紹介得通時遂郡盧子幹為門人冠首季長又不解剖裂七事玄思得五子幹得三季長

謂子幹曰吾與汝皆弗如也季長雖別執玄手曰大道東矣子勉之後偶黨錮隱居著述凡百餘萬言大將軍玄

進辟玄乃繼拔相見玄長八尺餘須眉美秀姿容甚偉進待以賓禮授以几杖玄多所匡正不用而退袁紹辟玄

及去饒之城東飲玄必醉會者三百餘人皆離席奉觴自旦以莫度玄飲恐玄擅名而心忌焉玄亦疑有追。乃坐橋下。在水上據屐。融果轉式逐之。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

上而據木。此必死矣。遂罷追。玄竟以得免。

馬融海內大儒。被服仁義。鄭玄名列門人。揭傳其業。何猜忌而行。燒毒乎委巷之言。賊夫人之

鄭玄欲注春秋傳。尚未成。時行與服子慎遇。宿客舍。先未相識。服在外車

上。與人說已注傳意。

漢南紀曰服虔字子慎。河南滎陽人。少行清苦。為諸生。尤明春秋左氏傳。為作訓解。舉孝廉。為尚書郎。九江太守。

玄聽之良久。

多與己同。玄就車與語曰。吾久欲注。尚未了。聽君向言。多與吾同。今當盡以所注與君。遂為服氏注。

鄭玄家奴婢皆讀書。嘗使一婢。不稱旨。將撻之。方自陳說。玄怒。使人曳箠泥中。須臾復有一婢來。問曰。胡為乎泥中。衛式微詩也。毛公曰。泥中。衛邑名也。答曰。薄言往愬。逢

彼之怒。衛鄆柏丹之詩。

服虔既善春秋。將為注。欲參考同異。聞崔烈集門生講傳。

藝文志曰。烈字威。考高陽安平人。關之孫。

瓊之兄子也。靈帝時官至司徒太尉。封陽平亭侯。

遂匿姓名為烈門人。質作食。每當至講時。輒竊聽戶壁

間。既知不能踰已。稍共諸生敘其短長。烈聞。不測何人。然素聞虔名。意疑之。明蚤往。及未寤。便呼子慎。子慎。虔不覺驚應。遂相與友善。

鍾會撰四本論始畢。甚欲使嵇公一見。置懷中。既定。畏其難。懷不敢出。於

戶外遙擲。便回急走。

魏志曰。會論才性同異。傳於世。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異。才性合。才性離也。尚書傳。殷論同。中書令李豐論異。侍郎鍾會論合。屯騎校尉王廣論離。文多不載。

何晏為吏部尚書。有位望。時談客盈坐。

文章敘錄曰。晏能清言。而當時權勢天下談士多宗向之。魏氏春秋曰。晏少有異才。善談易老。王

弼未弱冠往見之。晏聞弼名。

弼別傳曰弼字輔嗣山陽高平人少而察惠十餘歲便好莊老通辯能言為傳限所知吏部尚書何晏甚奇之題之曰後生可畏若斯人

者可與言天人之際矣以弼補臺郎弼事功雅非所長益不留意頗以所長笑人故為時士所嫉又為人淺而不論物情初與王黎荀融金黎奪其黃門郎於是恨黎與融亦不終好正始中以公事免其秋遇瘧疾亡時年二十四弼之卒也晉景帝嗟歎之原曰

曰天喪予其為高識悼惜如此

因條向者勝理語弼曰此理僕以為極可得復難

不弼便作難一坐人便以為屈於是弼自為客主數番皆一坐所不及

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詣王輔嗣見王注精奇迺神伏曰若斯人而與論天

人之際矣因以所注為道德二論

魏氏春秋曰弼論道約美不如晏自然出拔過之

王輔嗣弱冠詣裴徽

永嘉流人名曰徽字文季河東聞喜人太常掾少弟也仕至冀州刺史

徽問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

資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何邪

弼別傳曰弼父為尚書郎裴徽為吏部郎徽見異之故問

弼曰聖人體

無無又不可以訓故言必及有老莊未免於有恒訓其所不足

傅報善言虛勝

魏志曰報字蘭頌北地泥陽人傅介子之後也累遷河南尹尚書報嘗論才性同異鍾繇會年甚少

報以明知交會

荀彧談尚玄遠

彧別傳曰彧字奉倩潁川潁陰人太尉或也彧諸兄儒術論議各則六籍雖存固聖人之

權稅能言者不能屈

每至共語有爭而不相喻裴冀州釋二家之義通彼我之

懷常使兩情皆得彼此俱暢

彧別傳曰彧大和初到京邑與傅報談筆名理而彧尚玄遠宗致雖同倉卒時或格而不相得意裴徽通彼我之懷為二家釋頌之彧與

報善管輅傳曰裴使君有高才逸度垂言玄妙也

何晏注老子未畢見王弼自說注老子旨何意多所短不復得作聲但應

諾諾遂不復注因作道德論

文章敘錄曰自儒者論以老子非聖人絕禮棄學晏說與聖人同著論行於世也

中朝時有懷道之流。有詣王夷甫咨疑者。值王昨已語多小極。不復相酬答。乃謂客曰。身今少惡。裴逸民亦近在此。君可往問。晉諸公贊曰裴頠談理與王夷甫不相推下

裴成公作崇有論。時人攻難之。莫能折。唯王夷甫來。如小屈。時人即以王

理難裴。理還復申。晉諸公贊曰自魏太常夏侯玄步兵校尉阮籍等皆著道德論于時侍中樂廣吏部郎劉漢亦體道而言約尚書令王夷甫講理而才虛散騎常侍戴奧以學道為業後

進夷甫之徒皆希慕簡曠頹疾世俗尚虛無之理故著崇有二論以折之才博喻廣舉者不能究後樂廣與頠清開欲說理而頠辭喻豐博廣自以體虛無笑而不復言惠帝起居注曰頠著二論以規虛誕之弊文詞精富為世

論名

諸葛玄年少不肯學問。始與王夷甫談。便已超詣。王歎曰。卿天才卓出。若

復小加研尋。一無所愧。玄後看莊老。更與王語。便足相抗衡。王隱晉書曰玄字茂遠琅琊人魏雍州刺史

史緒之子有逸才仕至司空主簿

衛玠總角時。問樂令夢。樂云。是想。衛曰。形神所不接而夢。豈是想邪。樂云。

因也。未嘗夢乘車入鼠穴。擣齋噉鐵杵。皆無想無因故也。周禮有六夢一曰正夢謂無所感動平安而夢

也二曰噩夢謂驚愕而夢也三曰思夢謂覺時所思念也四曰寤夢謂覺時道之而夢也五曰喜夢謂喜說而夢也六曰懼夢謂恐懼而夢也按樂所言想者蓋思夢也因者蓋正夢也衛思因經日

不得。遂成病。樂聞。故命駕為剖析之。衛即小差。樂歎曰。此兒胷中。當必無

膏肓之疾。春秋傳曰晉景公有疾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之不可及藥不至焉公曰良醫也往膏肓也心下為膏

我焉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刺

庾子嵩讀莊子。開卷一尺許。便放去。曰。了不異人意。晉陽秋曰庾敳字子嵩潁川人侍中峻第三子恢廡有度量自

謂是老莊之徒曰昔未讀此書意嘗謂至理如此今見之正與人意暗同仕至豫州長史

客問樂令旨不至者樂亦不復剖析文句直以塵尾柄确几曰至不客曰

至樂因又舉塵尾曰若至者那得去夫藏舟楫往交臂恒謝一息不留忽焉生滅故飛鳥之影莫見其移馳車之輪會不掩地是以去不去矣庸有

至乎至不至矣庸有去乎然則前至不異後至至名所以生前去不異後去去名所以訖今天下無去矣而去者非假哉既為假矣而至者豈實哉

而旨達皆此類於是客乃悟服樂辭約

初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於舊注外為解義妙析奇致大

鳴玄風秀別傳曰秀與嵇康呂安為友趣舍不同嵇康傲世不羈安放逸遵俗而秀雅好讀書二子頗以此

嘔之後秀將注莊子先以告康安康安咸曰此書詎復須注徒棄人作樂事耳及成以示二子康曰

爾故復勝不安乃驚曰莊周不死矣後注周易大義可觀而與漢世諸儒互有彼此未若隱莊之絕倫也秀本傳

或言秀遊託歡賢蕭屠卒歲都無往述唯好莊子聊應崔謨所注以備遺忘云竹林七賢論云秀為此義讀之者

無不超然若已出塵埃而窺絕冥始了視聽之表有神德玄哲能遺

天下外萬物雖復使動觀之人願觀所徇皆悵然自有振拔之情矣唯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

卒秀子幼義遂零落然猶有別本郭象者為人薄行有雋才文士傳曰象字子玄

王弼之亞辟司空掾太傅主簿見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樂

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象篇或定點文句而已文士傳曰象作莊子後秀義別

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注最有清辭迥旨

阮宣子有令聞太尉王夷甫見而問曰老莊與聖教同異對曰將無同太尉善其言辟之為掾世謂三語掾衛玠嘲之曰一言可辟何假於三宣子曰苟是天下人望亦可無言而辟復何假一遂相與為友名士傳曰阮脩字宣子

言理不喜見俗人時謨相逢即舍去傲然無營家無僮石之儲晏如也琅邪王虞仲為

鸕臠卿謂曰鸕臠丞差有祿卿常無食能作不脩曰為復可耳遂為鸕臠丞太子洪馬

裴散騎娶王太尉女婚後三日諸壻大會

晉諸公贊曰裴遐字叔道河東人父緯長水校尉遐少有理稱辟司空掾散騎郎永嘉流人名

衍字夷甫第四女適遐也

當時名士王裴子弟悉集郭子玄在坐挑與裴談子玄才甚豐贍

始數交未快郭陳張甚盛裴徐理前語理致甚微四坐咨嗟稱快鄧粲晉紀曰

業善敏名理辭氣清暢冷然若琴瑟聞其言者知與不知無不歎服

王亦以為奇謂諸人曰君輩勿為爾將受困寡人

女婿

衛玠始渡江見王大將軍

敦別傳曰敦字處仲琅邪臨沂人少有名理累遷青州刺史避地江左歷侍中丞相大將軍揚州牧以罪伏誅

因夜坐大

將軍命謝幼輿

晉陽秋曰謝觀字幼輿陳郡人父衛晉碩儒觀性通簡好老易善音樂以琴書為業避亂江東為豫章太守王敦引為長史觀別傳曰觀四十三卒贈太常

玠見

謝甚說之都不復顧王遂達旦微言王永夕不得豫玠體素羸恒為母所

禁爾夕忽極於此病篤遂不起

玠別傳曰玠少有名理善易老自抱羸疾初不於外擅相酬對時友數曰衛君不言言必入真武昌見大將軍王敦敦與談論

咨嗟不已

舊云王丞相過江左止道聲無哀樂

嵇康聲無哀樂論略曰夫殊方異俗歌笑不同使錯而用之或聞哭而權或聽歌而戚然哀樂之情均也今用

均同之情發萬殊之聲

養生

嵇叔夜養生論曰夫蟲著頭而黑麝食柏而香頭處險而瘦齒居晉而黃豈惟蒸之使重無使輕芬之使香勿使延哉誠能蒸以靈芝口以醴泉無為自得體

斯非音聲之無常乎

言盡意

歐陽堅右言盡意論略曰夫理得於心非言不暢物定於彼非名不辨名逐物而遷言因理而變不得相與為二矣苟無其二言無不盡矣

三理而已然宛轉關生無所不入

殷中軍為庾公長史

按庾亮僚屬名及中興書推為亮司馬非為長史也

下都王丞相為之集桓公王長史

王藍田

王述別傳曰述字懷祖太原晉陽人祖湛父承並有高名述蚤孤事親孝謹算瓢陋於長安永日由是為有識所知襲爵藍田侯

謝鎮西竝在丞相自

起解帳帶塵尾語殷曰身今日當與君共談析理既共清言遂達三更丞

相與殷共相往反其餘諸賢略無所關既彼我相盡丞相乃歎曰向來語

乃竟未知理源所歸至於辭喻不相負正始之音正當爾耳明日桓宣武

語人曰昨夜聽殷王清言甚佳仁祖亦不寂寞我亦時復造心顧看兩王

據王蒙王述並為王尊所辟輒妻如生母狗馨

殷中軍見佛經云理亦應阿堵上

佛經之行中國尙矣莫詳其始牟子曰漢明帝夜夢神人身有日光明日博問羣臣通人傳殺對曰臣聞天竺有道士號

曰佛經聖能飛身有日光殆將其神也於是遣羽林將軍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之大月氏國寫取佛經四十二部在蘭臺石室劉子政列仙傳曰歷觀百家之中以相檢驗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經故撰得七十可以多聞博識者觀焉如此即漢成哀之閒已有經矣與牟子傳記便為不同魏略西戎傳曰天竺城中有臨兒國浮屠經云其國王生浮屠圖者太子也父曰膺頭邪母曰莫邪浮屠者身服色黃髮如青絲爪如銅其母夢白象而孕及生從右脅出而有髻墜地能行七步天竺又有神人曰沙律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慮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傳浮屠經曰復豆者其人也漢武故事曰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衆來降得其金人之神經之甘泉宮土人皆長文餘其祭不用牛羊唯燒香禮拜上使依其國俗祀之此神全類於佛豈當漢武之時其經未行於中土而但神明事之邪故驗劉向魚豢之說佛至自哀成之世明矣然則牟傳所言四十二者其文今存非妄蓋明帝遣使廣求異聞非是時無經也

謝安年少時請阮光祿道白馬論

孔叢子曰趙人公孫龍云白馬非馬馬者所以命形白者所以命色夫命色者非命形故曰白馬非馬也為論

以示謝于時謝不即解阮語重相咨盡阮乃歎曰非但能言人不可得正

索解人亦不得中興書曰裕甚精論難

褚季野語孫安國

褚裒孫咸竝已見

云北人學問淵綜廣博孫答曰南人學問清通

簡要。支道林聞之曰。聖賢固所忘言。自中人以還。北人看書。如顯處視月。

南人學問。如牖中窺日。支所言但譬成孫緒之理也。然則學廣則難。周難周則識闊。故如顯處視月。舉寡則易。覈易覈則智明。故如牖中窺日也。

劉真長與殷淵源談。劉理如小屈。殷曰。惡卿不欲作。將善雲梯仰攻。墨子曰。公輸般

為高雲梯。欲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楚王曰。聞大王將攻宋。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請令公輸般設攻宋之具。臣請試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計。墨子縶帶守之。輪九攻之。而墨子九卻之。不能入。遂報兵。

殷中軍云。康伯未得我牙後慧。浩別傳曰。浩善老易。能清言。康伯浩甥也。甚愛之。

謝鎮西少時。聞殷浩能清言。故往造之。殷未過有所通。為謝標榜諸義。作

數百語。既有佳致。兼辭條豐蔚。甚足以動心駭聽。謝注神傾意。不覺流汗

交面。殷徐語左右。取手中與謝郎拭面。按殷浩大謝尚三歲。便是時流。或當貴其勝。致故為之揮汗。

宣武集諸名勝講易。易乾鑿度曰。孔子曰。易者。易也。變易也。不易也。二成德。為道。包籒者。易也。其德也。光明。四通。日月星辰。布八卦。序四時。和也。變也。者。天地不變。不能成。朝夫婦

不。變。不能。成家。不易者。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此其不易也。故易者。天地之道也。鄭玄序。易曰。易之為名也。一言而兩三義。簡易。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繫辭曰。乾坤易之蘊也。易之門戶也。又曰。乾

確。然。示。人。易。矣。坤。蹟。然。示。人。簡。矣。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此。言。其。簡。易。法。則。也。又。曰。其。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旋。大。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以。為。典。要。唯。變。所。適。此。則。言。其。從。時。出。入。移。動。也。又。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

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為。剛。柔。斷。矣。此。則。言。其。張。設。布。列。不。易。也。據。此。三。義。而。說。易。之。道。廣。矣。大。矣。

當有難易。其以一卦為限邪。日說一卦。簡文欲聽。聞此便還曰。義自

有北來道人。好才理。與林公相遇於瓦官寺。講小品。于時竺法深孫與公

悉共聽。此道人語屢設疑難。林公辯答清析。辭氣俱爽。此道人每輒摧屈。

悉共聽。此道人語屢設疑難。林公辯答清析。辭氣俱爽。此道人每輒摧屈。

孫問深公。上人當是逆風家。向來何以都不言。庚法燬人物論曰法深學義淵博名聲蚤著弘道法師也深公笑而不答。林公曰。白旃檀非不馥。焉能逆風。成實論曰波利寶多天樹其香則逆風而聞深公得此義。夷然不屑。

孫安國往殷中軍許共論。往反精苦。客主無間。左右進食。冷而復煖者數四。彼我奮擲。塵尾悉脫落。滿餐飯中。賓主遂至莫忘食。殷乃語孫曰。卿莫作強口馬。我當穿卿鼻。孫曰。卿不見決鼻牛。人當穿卿頰。續晉陽秋曰孫威善理義時中軍將軍殷浩擯

名一時能與劇談相抗者唯威而已

莊子逍遙篇。舊是難處。諸名賢所可鑽味。而不能拔理於郭向之外。支道林在白馬寺中。將馮太常共語。馮氏辯曰馮懷字祖思長樂人歷太常護國將軍因及逍遙。支卓然標新

理於二家之表。立異義於衆賢之外。皆是諸名賢尋味之所不得。後遂用支理。向子期郭子玄逍遙義曰夫大鵬之上九萬尺鷲之起榆枋小大雖差各任其性苟當其分逍遙一也然物之芸芸同資有待得其所待然後逍遙耳唯聖人與物冥而循大變爲能無待而常通豈獨自通而已又從有待者不失其所待不失則同於大通矣支氏逍遙論曰夫逍遙者明至人之心也莊生建言大道而寄指鷗鷗以營生之路曠故失適於體外鷗以在近而笑遠有矜伐於心內至人乘天正而高興遊無窮於放浪物物而不物於物則遙然不我得玄感不爲不疾而速則逍然靡不適此所以爲逍遙也若夫有欲當其所足足於所足快然有似天真猶饑者一飽渴者一盈豈忘蒸嘗於糗糧絕飭餽於醪醴哉苟非至足豈所以逍遙乎此向郭之注所未及

殷中軍也。嘗至劉尹所。清言良久。殷理小屈。遊辭不已。劉亦不復答。殷去後。乃云。田舍兒強學人作爾馨語。劉談已見

殷中軍雖思慮通長。然於才性偏精。忽言及四本。便苦湯池鐵城。無可攻

之勢。神農書曰夫有石城七。似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者不能自固也。

支道林造卽色論。支道林集妙觀章云夫色之性也不自有色。色不自有。雖色而空。故曰色卽爲空。色復異空。論成。示王中郎。王坦之曰。見中

郎都無言。支曰。默而識之乎。論語曰。默而識之。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王曰。既無文殊。誰能見賞。維摩詰經曰。文

殊師利問維摩詰云。何者是菩薩入不二法門時。維摩詰默然無言。文殊師利歎曰。是真入不二法門也。

王逸少作會稽。初至。支道林在焉。孫興公謂王曰。支道林拔新領異。曾懷

所及。乃自佳。卿欲見不。王本自有一往雋氣。殊自輕之。後孫興公與支共載往

王許。王都領域。不與交言。須臾支還。後正值王當行。車已在門。支語王曰。

君未可去。貧道與君小語。因論莊子逍遙遊。支作數千言。才藻新奇。花爛

映發。王遂披襟解帶。留連不能已。支法師傳曰。法師研十地。則知頓悟於七住。尋莊周則辯聖人之逍遙。當時名勝咸味其音旨。道賢論以七沙門比竹林

七賢。道比向秀。雅尙莊老。二子異時風尙玄同也。

三乘佛家滯義。支道林分判。使三乘炳然。諸人在下坐聽。皆云可通。支下

坐自共說。正當得兩。入三便亂。今義弟子雖傳。猶不盡得。法華經曰。三乘者。一曰聲聞乘。二曰緣覺乘。三

曰菩薩乘。聲聞者。悟四諦而得道也。緣覺者。悟因緣而得道也。菩薩者。行六度而得道也。然則羅漢得道。全由佛

教。故以聲聞爲名也。辟支佛得道。或聞因緣而解。或聽環珮而得。悟神能獨達。故以緣覺爲名也。菩薩者。大道之人也。方便則上行六度。真教則通修萬善。功不爲已。志存廣濟。故以大道爲名也。

許掾詢年少時。人以比王荀子。荀子王脩小字也。文字志曰。脩字敬仁。太原晉陽人。父殿司徒。長史脩明秀有美稱。善隸行書。號曰流奔。清舉起家。著作佐郎。得

亦王文學轉中軍司馬未拜而卒時年二十四昔王弼之沒與脩同年故脩弟熙乃歎曰無愧於古人而年與之齊也

許大不平。時諸人士及於法師並

在會稽西寺講。王亦在焉。許意甚忿。便往西寺與王論理。共決優劣。苦相

折挫。王遂大屈。許復執王理。王執許理。更相覆疏。王復屈許。謂支法師曰。

弟子向語何似。支從容曰。君語佳則佳矣。何至相苦邪。豈是求理中之談

哉。

林道人詣謝公。東陽時始總角。新病起。體未堪勞。與林公講論。遂至相苦。

東陽謝明也已見中與書曰明博涉有逸才善言玄理

母王夫人在壁後聽之。再遣信令還。而太傅留之。王夫

人因自出云。新婦少遭家難。一生所寄。唯在此兒。因流涕抱兒以歸。謝公

語同坐曰。家嫂辭情怆慨。致可傳述。恨不使朝士見。

謝氏譜曰明父據取大康王韜女名綏

支道林許據諸人。共在會稽王齋頭。備文支為法師。許為都講。高逸沙門傳曰道支

通一義。四坐莫不厭心。許送一難。眾人莫不拊舞。但共嗟詠二家之美。不

辯其理之所在。

謝車騎在安西艱中。

安西謝奕已見

林道人往就語。將夕乃復。有人道上見者。問云。

公何處來。答云。今日與謝孝劇談一出來。

玄別傳曰玄能精言善名理

支道林初從東出。住東安寺中。

高逸沙門傳曰遁居會稽晉哀帝欲其風味遣中使至東迎之遁遂辭邱壑高步大邑

王長史宿構

精理。并撰其才藻。往與支語。不大當對。王敍致作數百語。自謂是名理奇

藻支徐徐謂曰身與君別多年君義言了不長進王大慚而退

殷中軍讀小品釋氏辨空經有詳者焉有略者焉詳者為大品略者為小品下二百籤皆是精微世之幽滯嘗欲

與支道林辯之竟不得今小品猶存高逸沙門傳曰殷浩能言名理自以有所不達欲訪之於逵逵避不遇深以為恨其為名識貴重如此之至

焉語林曰浩於佛經有所不了故遣人迎林公林乃虛懷欲往王右軍駐之曰淵源思致淵富既未易為敏且已所不解上人未必能通續復服從亦名不益高若佛脫不合便喪十年所保可不須往林公亦以為然檢止

佛經以為祛練神明則聖人可致釋氏經曰一切眾生皆有佛性但能修智慧斷煩惱萬行具足便成佛也簡文云不知便

可登峯造極不然陶練之功尚不可訕于法開始與支公爭名後精漸歸

支意甚不分遂遁跡剡下遣弟子出都語使過會稽于時支公正講小品

開戒弟子道林講比汝至當在某品中因示語攻難數十番云舊此中不

可復通弟子如言詣支公正值講因謹述開意往反多時林公遂屈厲聲

曰君何足復受人寄載來名德沙門題目曰于法開才辨從橫以數術弘教高逸沙門傳曰法開初以義學著名後與支遁有競故避居剡縣更學醫術

殷中軍問自然無心於稟受何以正善人少惡人多諸人莫有言者劉尹

答曰譬如寫水著地正自縱橫流漫略無正方圓者一時絕歎以為名通

莊子曰天籟者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郭子玄注曰無既無矣則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為生然則生生者誰哉塊然而自生耳非我生也我不生物物不生我則自然而已然謂之天然天然非為也故以天言之所以

明其自
然故也

康僧淵初過江未有知者恒周旋市肆乞索以自營忽往殷淵源許值盛

有賓客殷使坐羸與寒溫遂及義理語言辭旨會無愧色領略羸舉一往

參詣。由是知之。僧淵氏族所出未詳疑是胡人尚書令沈約撰晉書亦稱其有義學

殷謝諸人共集。殷浩謝安謝因問殷。眼往屬萬形。萬形來入眼不。成實論曰眼識不待到而知虛塵假空與明故

得見色若眼到色到色間則無空明如眼觸目則不能見彼當知眼識不到而知依如此說則眼不往形不入遙屬而見也謝有問殷無答疑闕文

人有問殷中軍。何以將得位而夢棺器。將得財而夢矢穢。殷曰。官本是臭

腐。所以將得而夢棺屍。財本是糞土。所以將得而夢穢汗。時人以爲名通。

殷中軍被廢東陽。浩辭廢事別見始看佛經。初視維摩詰。僧肇注維摩經曰維摩詰者秦言淨名蓋法身之大士見居此士以弘道也

疑殷若波羅蜜太多。後見小品。恨此語少。波羅蜜此言到彼岸也經云到者有六焉一曰檀檀者施也二曰毗黎毗黎者持戒也三曰羼

提羼提者忍辱也四曰尸羅尸羅者精進也五曰禪禪者定也六曰般若般若者智慧也然則五者爲舟般若爲導導則俱絕有相之流升無相之彼岸也故曰波羅蜜也淵源未暢其致少而疑其多已而究其宗多而患其少也

支道林殷淵源俱在相王許。文簡相王謂二人可試一交言。而才性殆是淵

源峭函之固。峭謂二陵之地函函谷關也並秦之險塞王者之居左思魏都賦曰峭函帝王之宅君其慎焉。支初作。改轍遠之。數

四交。不覺入其玄中。相王撫肩笑曰。此自是其勝場。安可爭鋒。

謝公因子弟集聚。問毛詩何句最佳。遏稱曰。謝玄小字已見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

我來思。雨雪霏霏。公曰。訐謨定命。遠猷辰告。大雅詩也毛萇注曰訐大也謨謨也辰時也鄭玄注曰猷圖也大謨定命謂正月始和布

政干邦國都鄙謂此句偏有雅人深致。

張憑舉孝廉出都。負其才氣。謂必參時彥。欲詣劉尹。鄉里及同舉者共笑。

之。張遂詣劉。劉洗濯料事。處之下坐。唯通寒暑。神意不接。張欲自發無端。頃之。長史諸賢來清言。客主有不通處。張乃遙於末坐判之。言約旨遠。足暢彼我之懷。一坐皆驚。真長延之上坐。清言彌日。因留宿至曉。張退。劉曰。卿且去。正當取卿共詣撫軍。張還船。同侶問何處宿。張笑而不答。須臾。真長遣傳教覓張孝廉船。同侶惋愕。即同載詣撫軍。至門。劉前進謂撫軍曰。下官今日為公得一太常博士妙選。既前。撫軍與之話言。咨嗟稱善曰。張

憑勃率為理窟。即用為太常博士。

宋明帝文章志曰。憑字長宗。吳郡人。有意氣。為鄉閭所稱。學向所得。敏而有文。太守以才舉。舉孝廉。

汰法師云。六通三非同歸。正異名耳。

安法師傳曰。竺法汰者。體器弘簡。道情冥到。法師友而奮焉。一說法汰即安公弟子也。經云。六通者。三乘之功。

德也。一曰天眼通。見遠方之色。二曰天耳通。聞障外之聲。三曰身通。飛行隱顯。四曰它心通。水鏡萬慮。五曰宿命通。神知已往。六曰漏盡通。慧解累世。三明者。解脫在心。明照三世者也。然則天眼。天耳。身通。它心。漏盡。此五者皆見在心之明也。宿命則過去心之明也。因天眼發未來之智。則未來心之明也。同歸異名。義在斯矣。支道林許謝盛德。共集王家。

許詢謝安王儼謝願

謂諸人。今日可謂彥會。時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難常。當共言詠。以寫其懷。

許便問主人有莊子不。正得漁父一篇。

莊子曰。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孔子

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詔子貢。子路語曰。彼何為者也。曰。孔氏曰。孔白。彼治子貢曰。服患信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孔氏之所治也。曰。有土之君。歟曰。非也。漁父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八疵四病。以誡孔子。謝看題。便各使四坐道。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許語。敍致精

麗。才藻奇拔。衆咸稱善。於是四坐各言懷畢。謝問曰。卿等盡不。皆曰。今日

之言。少不自竭。謝後麤難。因自敍其意。作萬餘語。才峯秀逸。

文字志曰。安神情秀悟。筆談玄理。

既自難干。加意氣擬託。蕭然自得。四坐莫不厭心。支謂謝曰。君一往奔詣。故復自佳耳。

殷中軍孫安國王謝能言諸賢。悉在會稽。王許殷與孫共論易象。妙於見形。其論略曰。聖人知觀氣不足。以達變。故表圓應於著龜。圓應不可爲典。要故寄妙迹於六爻。六爻周流唯化。所適故雖一畫而吉凶並彰。微一則失之矣。擬器託象而慶咎交著。繫器則失之矣。故設八卦者。蓋緣化之形。故靈二儀之道。不與乾坤齊妙。風雨之變。不與巽坎同體矣。孫語道合。意氣干雲。一坐咸不安。孫理而辭不能屈。會稽王慨然歎曰。使眞長來。故應有以制彼。卽迎眞長。孫意已不如。眞長既至。先令孫自敘本理。孫麤說已語。亦覺殊不及向。劉便作二百許語。辭難簡切。孫理遂屈。一坐同時拊掌而笑。稱美良久。

僧意在瓦官寺中。未詳僧意氏族所出。王荀子來。荀子王脩小字。與共語。便使其唱理。意謂王曰。聖人有情不。王曰。無。重問曰。聖人如柱邪。王曰。如籌筭。雖無情。運之者有情。僧意云。誰運聖人邪。荀子不得答而去。諸本無僧意最後一句。意疑其闕。慶校衆本皆然。唯一書有之。故取以成其義。然王修嘗言理如此。論特不近人情。猶疑斯文爲謬也。

司馬太傅問謝車騎。惠子共書五車。何以無一言入去。謝曰。故當是其妙處不傳。莊子曰。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不中。謂卵有毛。雞三足。馬有卵。犬可爲羊。火不熱。而不見龜長於蛇。丁子有尾。白狗黑。連環可解。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蓋辯者之固也。

殷中軍被廢。徙東陽。大讀佛經。皆精解。唯至事數處不解。事數謂若五陰十二人。四諦十二因緣五根五九七覺之聲。遇見一道人。問所籤。便釋然。

殷仲堪精覈玄論。人謂莫不研究。殷乃歎曰。使我解四本。談不翅爾。周祗隆安記曰

仲堪好學而有理思也

殷荊州會問遠公。

張野遠法師銘曰。沙門釋惠遠。厲門樓煩人。本姓賈氏。世為冠族。年十二。隨舅令狐氏遊學。許落年二十一。欲南渡。就范宣子。學道。阻不通。遇釋道安。以為師。抽簪落髮。

研究法藏。釋曇翼每資以燈燭之費。誦鑿施遠人服其贖安。常歎曰。道流東國。其在遠乎。襄陽既沒。振錫南遊。結守靈巖。自年六十。不復出山。名被流沙。彼國僧眾皆稱漢地有大乘沙門。每至焚香禮拜。輒東向致敬。年八十三而終。

易以何為體。答曰。易以感為體。殷曰。銅山西崩。靈鍾東應。便是易耶。東方朔傳曰。孝武皇帝時。未央宮前殿鍾無故自鳴。三日三夜不止。詔問太史待詔王朔。朔言恐有兵氣。更問東方朔。朔曰。臣聞銅者山之子。山者銅之母。以陰陽氣類言之。子母相感。山恐有崩弛者。故鍾先鳴。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精之至也。其應在後五日。內居三日。南郡太守上書言山崩。延袤二十餘里。樊英別傳曰。漢順帝時。殿下鐘鳴。問英對曰。蜀嶺山崩。山於銅為母。崩子鳴。非聖朝災後。蜀果上山崩。日月相應。二說微異。故並載之。

公笑而不答。

羊孚弟娶王永言女。

孚弟輔也。羊氏譜曰。輔字幼仁。泰山人。祖楷。尚書郎。父經。中書郎。輔仕至衛軍功曹。娶琅琊王詡之女。字僧首。

及王家見壻。孚

送弟俱往。時永言父東陽尚在。

王氏譜曰。詡之字永言。琅琊人。祖彪。之光祿大夫。父詡之。東陽太守。詡之歷尚書左丞。御史中丞。

殷仲堪

是東陽女壻。亦在坐。

殷氏譜曰。仲堪娶琅琊王臨之女。字英彥。

孚雅善理義。乃與仲堪道齊物。莊子篇也殷

難之。孚云。君四番後。當得見同。殷笑曰。乃可得盡。何必相同。乃至四番後

一通。殷咨嗟曰。僕便無以相異。歎為新拔者久之。

殷仲堪云。三日不讀道德經。便覺舌本閒強。

晉安帝紀曰。仲堪有思理能情言。

提婆初至。為東

亭第講阿毗曇。

出經敘曰。僧伽提婆。罽賓人。姓瞿曇氏。備明有深鑿。符堅至長安。出諸經。後渡江。遠法師請譯阿毗曇。遠法師阿毗曇。敘曰。阿毗曇。心者三藏之要。領詠歌之微言。源流廣大。

管線衆經。領其宗會。故作者以心為名。焉有出家開土字法。勝以阿毗曇源流廣大。卒難尋究。別撰斯部。凡二百五十偈。以為要解。號之曰心闍賓沙門。僧伽提婆少玩斯文。因請令譯焉。阿毗曇者。晉言大法也。道標法師曰。阿

毗曇者秦言。始發講。坐裁半。僧彌便云都已曉。卽於坐分數四。有意道人更就無比法也。

餘屋自講。提婆講竟。東亭問法岡道人曰。法岡未詳氏族弟子都未解。阿彌那得已。

解。所得云何。曰。大略全是。故當小未精覈耳。出經敘曰。提婆以隆安初遊京師。東亭侯王珣迎至舍講。阿毗曇提婆致既明。振發義

與王僧彌一聽便自講其明。義易啓人心如此。未詳年卒。

桓南郡與殷荊州共談。每相攻難。年餘後。但一兩番。桓自歎才思轉遑。殷

云。此乃是君轉解。周祗隆安記曰。玄善言理。棄郡還國。常與殷荊州仲堪終日談論不輟。

文帝嘗令東阿王七步中作詩。不成者行大法。應聲便爲詩曰。煮豆持作

羹。漉叔以爲汁。其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

有慚色。魏志曰。陳思王植字子建。文帝同母弟也。年十餘歲。誦詩論及辭賦。數萬言。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曰。汝情人邪。植跪曰。出言爲論。下筆成章。願當面試。奈何。情人時。鄴銅雀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

之。使各爲賦。植援筆立成。可觀。性簡易。不治威儀。輿馬服飾。不尚華麗。每見難問。應聲而答。太祖寵愛之。幾爲太子者。歎矣。文帝卽位。封鄴城侯。後徙雍。卽復封東阿。植每求試。不得。而國亟。遷易。汲汲無權。年四十一薨。

魏朝封晉文王爲公。備禮九錫。文王固讓不受。公卿將校。當詣府敦喻。司

空鄭中。中已見馳遣信就阮籍求文。籍時在袁孝尼家。袁氏世紀曰。準字孝尼。陳郡陽夏人。父煥。魏郎中令。準忠信。居正不

取。下問。唯恐人不勝己也。世事多險。故恬退不敢求進。著書十萬餘言。荀綽兖州記曰。準有雋才。大始中位給事中。宿醉扶起。書札爲之。無所點定。乃

寫付使。時人以爲神筆。顧暈之晉文章記曰。阮籍勸進落落。有宏致。至轉說徐而攝之也。一本注阮籍勸進文略曰。籍聞明公固讓中等。眷眷實懷懇心。以爲聖王作制。百代同

風。褒德賞功。其來久矣。周公藉已成之業。據既安之勢。光宅曲阜。奄有龜蒙。明公宜奉聖旨。受茲介福也。

左太冲作三都賦初成。思別傳曰。思字太冲。齊國臨淄人。父雍。起於筆札。多所掌練。爲殿中御史。思蚤喪母。雍憐之。不甚教其書學。及長。博覽名文。遍閱百家。司空張華辟爲祭

酒賈謚舉為祕書郎謚諱歸鄉里專思著述齊王罔請為記室參軍不起時為三都賦未成也後數年疾終其三都賦改定至終乃上初作蜀都賦云金馬電發於高岡碧雞振翼而雲披鬼彈飛丸以隱礮火井騰光以彌曠今無鬼彈故其賦往往不同思為人無吏幹而時人互有譏訾思意不恆後示張公張華張有文才又頗以椒房自矜故齊人不重也

曰此二京可三然君文未重於世宜以經高名之士思乃詢求於皇甫謚已見張

王隱晉書曰謚字士安安定朝那人漢太尉嵩會孫也祖叔徽謫陵令父叔侯舉孝廉謚族從皆累世富貴獨守塞素所養叔母歎曰昔孟母以三徙成子曾父以享家存教豈我居不卜鄰何爾魯之甚乎修身篤學自快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謚乃感激年二十餘就鄉里席坦受書讀人之憂謚見之嗟歎遂為作敘

於是先相非貳者莫不斂衽讚述焉思別傳曰思造張載問贈蜀車交接亦疎皇甫謚西州高士攀仲洽宿儒知名非思倫匹劉惔林衡伯輿並蚤

終皆不為思賦序注也凡諸注解皆思自為欲重其文故假時人名姓也

劉伶著酒德頌意氣所寄名士傳曰伶字伯倫沛郡人肆意彼蕩以宇宙為狹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云死便掘地以埋土木形骸邀遊一世竹林七賢論曰伶

處天地間悠悠蕩蕩無所用心嘗與俗士相忤其人攘袂而起欲必築之伶和其色曰雞肋豈足以當尊拳其人

不覺廢然而返未嘗指意文章終其世凡著酒德頌一篇而已其辭曰有大人先生者以天地為一朝萬著為頌

與日月為扁鵲八荒為庭衢行無軌迹居無室廬慕天席地縱意所如行則操屐執瓢動則挈榼提壺唯酒是務

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縉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鋒起先生於是方

捧盞承槽銜杯飲謔奮其睨枕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恍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見

見大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觀萬物之擾擾如江漢之載浮萍二豪侍側焉如蜾蠃之與螟蛉

樂令善於清言而不長於手筆將讓河南尹請潘岳為表晉陽秋曰岳字安仁樂

焉文清綺絕世蔡邕未能過也

仕至黃門侍郎為孫秀所害 潘云可作耳要當得君意樂為述已所以為讓標位

二百許語潘直取錯綜便成名筆時人咸云若樂不假潘之文潘不取樂

之旨則無以成斯矣

夏侯湛作周詩成文士傳曰湛字孝若譙國人魏征西將軍夏侯淵曾孫也有威才文章巧思善補雅詞名亞潘岳歷中書侍郎湛集載其敘曰周詩者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邱由儀六

篇有其義而亡其辭。繼續其亡故云周詩也。思少定辰省奉朝侍昏宵中告退雞鳴在門學恭誨夙夜是教示潘安仁。安仁曰：此非徒溫雅，乃別見孝悌之性。其詩曰：既殷

孫楚集云：婦胡母氏也。其詩曰：時道不停，日月電流，神爽登遐，忽已一周，禮制有敎，告除靈邱，臨祠感痛，中心若抽。

孫子荆除婦服，作詩以示王武子。孫楚集云：婦胡母氏也。其詩曰：時道不停，日月電流，神爽登遐，忽已一周，禮制有敎，告除靈邱，臨祠感痛，中心若抽。

王曰：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

太叔廣甚辯給，而摯仲治長於翰墨，俱為列卿，每至公坐，廣談，仲治不能

對，退著筆難廣，廣又不能答。王隱晉書曰：太叔廣字季思，東平人，拜成都王為太弟，欲使詣洛，廣子孫多在洛，慮害乃自殺。摯虞字仲治，京兆長安人，祖茂，秀才，父模。

太僕卿，廣少好學，師事皇甫謐，筆校練文義多所著述。歷秘書監，太常卿，從惠帝至長安，逾流離，郭杜閉，性博古而文，翰藹盡，永嘉五年，洛中大饑，餓餓而死。虞與廣名位略同，廣長口才，虞長筆才，俱少政事，衆坐廣談，廣不能對，虞退筆難廣，廣不能答，於是更相嗤笑。

紛然於世，廣無可記，虞多所錄於斯為勝也。

江左殷太常父子，竝能言理，亦有辯訥之異。揚州口談至劇，太常輒云：汝

更思吾論。中興書曰：殷融字洪遠，陳郡人，桓彝有人倫，鑒見融甚數，美之，著象不盡意，大賢須易論理，義精微，談者稱焉。兄子浩亦能清言，每與浩談，有時而屈，退而著論，融更居長，為司徒左西屬，飲酒，每終日，嚼詠未嘗以世務自嬰。累遷吏部尚書，太常卿卒。

庾子嵩作意賦成。晉陽秋曰：數永嘉中，為石勒所害，先是數見從子文康見問曰：若有意

邪？非賦之所盡，若無意邪？復何所賦？答曰：正在有意無意之間。

郭景純詩云：林無靜樹，川無停流。王隱晉書曰：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父瑗，建平太守，璞別傳曰：璞奇博多，通文藻，繁麗才學，賞豫足，參上流，其詩賦，詠頌並傳於世，而諫於言，造次詠語，常人無異，又不持儀檢形質，類索縱情，慢惰時有醉飽之失，友人干令升戒之曰：此伐性之斧也。璞曰：吾所受有分，恒恐用之不盡，豈酒色之能害？王敦取為參軍，敦縱兵都輩，乃咨以大事，璞極言成敗，不為屈，屈致忌。

阮孚云：別見。泓崢蕭瑟，實不可言。每讀此文，輒覺神超形

而害之詩，瓌幽思篇者。

世說新語 卷二 文學第四

六五

越。

庾闡始作揚都賦。道溫庾云。溫挺義之標。庾作民之望。方響則金聲。比德則玉亮。庾公聞賦成求看。兼贈貺之。闡更改望為儁。以亮為潤云。中興書曰闡字仲初潁川

人太尉亮之族也少孤九歲便能屬文選散騎侍郎領大著作為揚都賦邈絕當時五十四卒

孫興公作庾公誄。袁羊曰。見此張緩。于時以為名賞。袁氏家傳曰

庾仲初作揚都賦成。以呈庾亮。亮以親族之懷。大為其名價云。可三二京。

四三都。於此人人競寫。都下紙為之貴。謝太傅云。不得爾。此是屋下架屋。

耳。事事擬學。而不免儉狹。王隱論揚雄太玄經曰玄經雖妙非益也是以古人謂其屋下架屋

習鑿齒史才不常。宣武甚器之。未三十。便用為荊州治中。鑿齒謝賤亦云。

不遇明公。荊州老從事耳。後至都見簡文。返命。宣武問見相王何如。答云。

一生不會見此人。從此忤旨。出為衡陽郡。性理途錯。於病中猶作漢晉春

秋。品評卓逸。續晉陽秋曰鑿齒少而博學才情秀逸溫甚奇之自州從事歲中三轉至治中後以忤旨左遷戶曹參軍衡陽太守在郡著漢晉春秋斥溫覬覦之心也鑿齒集載其論略曰靜漢末累

世之交爭廓九域之蒙晦大定于衡陽之威功者皆司馬氏也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則不足有靜亂之功則孫劉鼎立共王秦政猶不見敘於帝王况暫制數州之衆哉且漢有係周之業則晉無所承魏之迹矣春秋之時吳楚稱

王若推有德彼必自係於周不推吳楚也况長轡廟堂吳蜀兩定天下之功也

孫興公云。三都二京。五經鼓吹。言此五賦是經典之羽翼

謝太傅問主簿陸暕。陸氏譜曰暕字黎民吳郡人高祖凱吳丞相張憑何以作母誄而不

祖仰吏部郎父伊州主簿暕仕至光祿大夫

作父誅。退答曰。故當是丈夫之德。表於事行。婦人之美。非誅不顯。陸氏增曰。斐德增也。

王敬仁年十三。作賢人論。長史送示。真長。真長答云。見敬仁所作論。便足

參微言。修集載其論曰。或問。易稱賢人黃裳元吉。苟未能聞與理會。何得不求通。求通則有損。有損則元吉之稱。將虛設乎。答曰。賢人誠未能聞與理會。當居然人從比之理。盡猶一豪之領。一梁之領。一

梁雖於理有損。不足以撓梁。賢有情之至。寡豪有形之至。小豪不至。撓梁於賢人。何有損之者哉。

孫興公云。潘文爛若披錦。無處不善。續文章志曰。岳為文。選言。簡章清綺絕倫。陸文若排沙簡金。往往

見寶。文章傳曰。機。善屬文。司空張華見其文章。篇篇稱善。猶識其作文。大治謂曰。人之作文。患於不才。至于為文。乃患太多也。

簡文稱許。據云。玄度五言詩。可謂妙絕時人。續晉陽秋曰。詢有才藻。善屬文。自司馬相如。王褒揚雄諸賢。世尚賦頌。皆體則詩騷。傍綜

百家之言。及至建安。而詩章大盛。逮乎西朝之末。潘陸之徒。雖時有質文。而宗歸不異也。正始中。王弼何晏好莊老玄勝之談。而世途貴焉。至過江。佛理尤盛。故郭璞五言始會合道家之言。而韻之詢及太原。孫綽轉相祖。向又加以三世之辭。而詩騷之體盡矣。詢綽並為一時文宗。自此作者悉體之。至義熙中。謝混始改。

孫興公作天台賦成。以示范榮期。中興書曰。范啓字榮期。慎陽人。父堅。云。鄉試擲地。要

作金石聲。范曰。恐子之金石。非宮商中聲。然每至佳句。赤城震起而肆。標驟布飛。旒而界道。此賦之佳處。

輒云。應是我輩語。

桓公見謝安石作簡文。謚議。看竟。擲與坐上諸客曰。此是安石碎金。劉謙之晉紀載。

安謙曰。謹按。證法一德不懈。曰簡道。德博聞曰文。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觀乎人文化成。天下儀之。景行猶有彷彿。宜尊號曰太宗。諡曰簡文。

袁虎少貧。虎袁宏小字也。嘗為人傭載運租。謝鎮西經船行。其夜清風朗月。聞江渚

聞估客船上。有詠詩聲。甚有情致。所誦五言。又其所未嘗聞。歎美不能已。

卽遣委曲訊問。乃是袁自詠其所作詠史詩。因此相要。大相賞得。續晉陽秋曰

文章絕麗。會爲詠史詩。是其風情所寄。少孤而貧。以運租爲業。鎮西謝尚時鎮牛渚。乘秋佳風。月率爾與左右微服泛江。會虎在運租船中。詠詠聲既清。會辭文藻拔非尙。所會聞途。住聽之。乃遣問訊。答曰。是袁臨汝郎。誦詩卽其詠史之佳也。尙住其率有感。致卽遣要。迎談話。申旦自此名譽日茂。

孫興公云。潘文淺而淨。陸文深而蕪。

裴郎作語。林始出。大爲袁遠所傳。時流年少。無不傳寫。各有一通。載王東

亭作經王公酒壚下賦。甚有才情。裴氏家傳曰。裴榮字榮期。河東人。父穉。豐城令。榮期少有風姿。才氣好論古。今人物撰語。林數卷。號曰裴子檀道鸞謂裴

松之以爲啓作語。林榮儻別名啓乎。

謝萬作八賢論。與孫興公往反。小有利鈍。中典書曰。萬善屬文。能談論。萬集載其敘。四隱四顯。爲八賢之論。謂漁父。屈原。季主。賈誼。楚老

龔勝。孫登。嵇康也。其旨以處者爲優。出者爲劣。孫縛難之。以謂體玄識遠者。出處同歸。文多不載。謝後出以示顧君齊。顧氏譜曰。夷字君齊。吳郡人。祖厥。孝廉。父霸。少府卿。東辟

州主簿。不就。顧曰。我亦作。知卿當無所名。

桓宣武命袁彥伯作北征賦。續晉陽秋曰。宏從溫征鮮卑。故作北征賦。宏文之高者。旣成。公與時賢共看。咸嗟

歎之。時王珣在坐云。恨少一句。得寫字足韻。當佳。袁卽於坐攬筆。益云。感

不絕於余心。泝流風而獨寫。公謂王曰。當今不得不以此事推袁。宏集載其賦。云。聞所聞於

相傳云。獲麟於此野。誕靈物以瑞德。奚授體於虞者。悲尼父之慟位似。實勳而非假。豈一物之足傷。實致傷於天下。感不絕於余心。迴流風而獨寫。晉陽秋曰。宏嘗與王珣伏滔同侍溫坐。溫令滔續其賦。至致傷於天下。於此改

韻云。此韻所詠。儼篋千載。今於天下之後。便移韻於寫送之致。如爲未盡。滔乃云。得益寫一句。或當小勝。桓公詰宏。卿試思益之宏。應聲而益。王伏稱善。

孫興公道曹輔佐才如白地明光錦。中典書曰。曹毗字輔佐。譙國人。魏大司馬休會孫也。好文籍。能屬詞。累遷太學博士。尙書郎。光祿勳。裁

爲負版筇。論語曰孔子式負版者鄭氏注曰版謂邦國籍也負之者賤隸人也非無文采。酷無裁製。

袁彥伯作名士傳成。

宏以夏侯太初何平叔王輔嗣爲正始名士阮嗣宗嵇叔夜山巨源向子期劉伯倫阮仲容王澄仲爲竹林名士裴叔則樂彥輔王夷甫庾子嵩王安期阮千

里衛叔寶謝幼輿爲中朝名士

見謝公。公笑曰。我嘗與諸人道江北事。特作狡獪耳。彥伯遂以

箸書。

王東亭到桓公吏。既伏閣下。桓令人竊取其白事。東亭卽於閣下更作。無

復向一字。

續晉陽曰珣學涉通敏文高當世

桓宣武北征。

溫別傳曰溫以太和四年上疏自征鮮卑

袁虎時從。被責免官。會須露布文。喚袁倚馬前

令作。手不輟筆。俄得七紙。殊可觀。東亭在側。極歎其才。袁虎云。當令齒舌

閒得利。

袁宏始作東征賦。都不道陶公。胡奴誘之狹室中。臨以白刃。

胡奴陶範別見

曰。先公

勳業如是。君作東征賦。云何相忽略。宏窘蹙無計。便答我大道公。何以云

無。因誦曰。精金百鍊。在割能斷。功則治人。職思靖亂。長沙之勳。爲史所讚。

續晉陽秋曰宏爲大司馬記室參軍後爲東征賦悉稱備江諸名望時桓溫在南昌宏語衆云我決不及桓宣武時伏滔在溫府與宏善苦諫之宏笑而不答滔密以啓溫溫甚忿以宏一時文宗又聞此賦有聲不欲令人顯問

之後遊青山飲酌既歸公命宏同載兼爲危懼行數里問宏曰聞君作東征賦多稱先賢何故不及家君宏答曰尊公稱謂自非下官所敢專故未呈啓不敢顯之耳溫乃云君欲爲何辭宏卽答云風鑿散朗或縹或引身雖可

亡道不可顯則宣城之節信爲允也溫愠然而止二說不同故詳載焉

或問顧長康。君箏賦何如嵇康琴賦。顧曰。不賞者作後出相遺。深識者亦

以高奇見貴。

中興書曰：體之博學有才氣為人遲鈍而自矜，向為時所笑。宋明帝文章志曰：桓溫云：顧長康體中癡點，各半合而論之，正平平耳。世云有三絕：畫絕、文絕、癡絕。續晉陽秋曰：體之矜伐，

過實諸年少，因相稱譽，以為戲弄，為散騎常侍，與謝瞻連省，夜於月下長詠，自云得先賢風制，瞻每遙贊之，體之得此，彌自力忘倦，瞻將眠，語體，體令人代體之，不覺有異，遂幾申旦而後止。

殷仲文天才宏瞻。

續晉陽秋曰：仲文雅有才藻，著文數十篇。

而讀書不甚廣博。亮歎曰：

亮別見

若使殷仲

文讀書半袁豹。

邱淵之文章，敘曰：豹字士蔚，陳郡人。祖耽，歷陽太守。父賈，琅邪內史。豹隆安中著作佐郎，累遷太尉長史。丹陽尹義熙九年卒。

才不減班固。續漢書曰

固字孟堅，右扶風人。幼有犇才學，無常師。善屬文，經傳無不究覽。

羊孚作雪贊云：資清以化，乘氣以霏。遇象能鮮，卽潔成輝。桓胤遂以書扇。

中興書曰：胤字茂祖，譙國人。祖冲，太尉父。嗣，江州刺史。胤少，有清操，以恬擾見稱。仕至中書令。玄敗，徙安成郡。後見詠。

王孝伯在京行散，至其弟王睹戶前。

睹，王爽小字也。中興書曰：爽字季明，恭第四弟也。仕至侍中。恭事敗，贈太常。

問古詩中

何句為最，睹思未答。孝伯詠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此句為佳。

桓玄嘗登江陵城南樓云：我今欲為王孝伯作詠，因吟嘯良久，隨而下筆。

一坐之間，誅以之成。

晉安帝紀曰：玄文翰之美，高於一世。玄集載其誅，鈔曰：隆安二年九月十七日，前將軍青兗二州刺史太原王孝伯薨，川岳降神，哲人是育。既爽，其靈不貽。其

福天道茫，昧執側，倚伏犬馬，反噬豺狼，翹陸嶺，摧高梧，林殘故竹人之云亡，邦國喪牧，予以誅之，爰族芳郁，文多不盡載。

桓玄初奔西夏，領荆江二州二府一國。

玄別傳曰：玄既克殷仲堪，後揚佗期遣使諷朝，廷朝廷以玄都督八州，領江州、荊州二刺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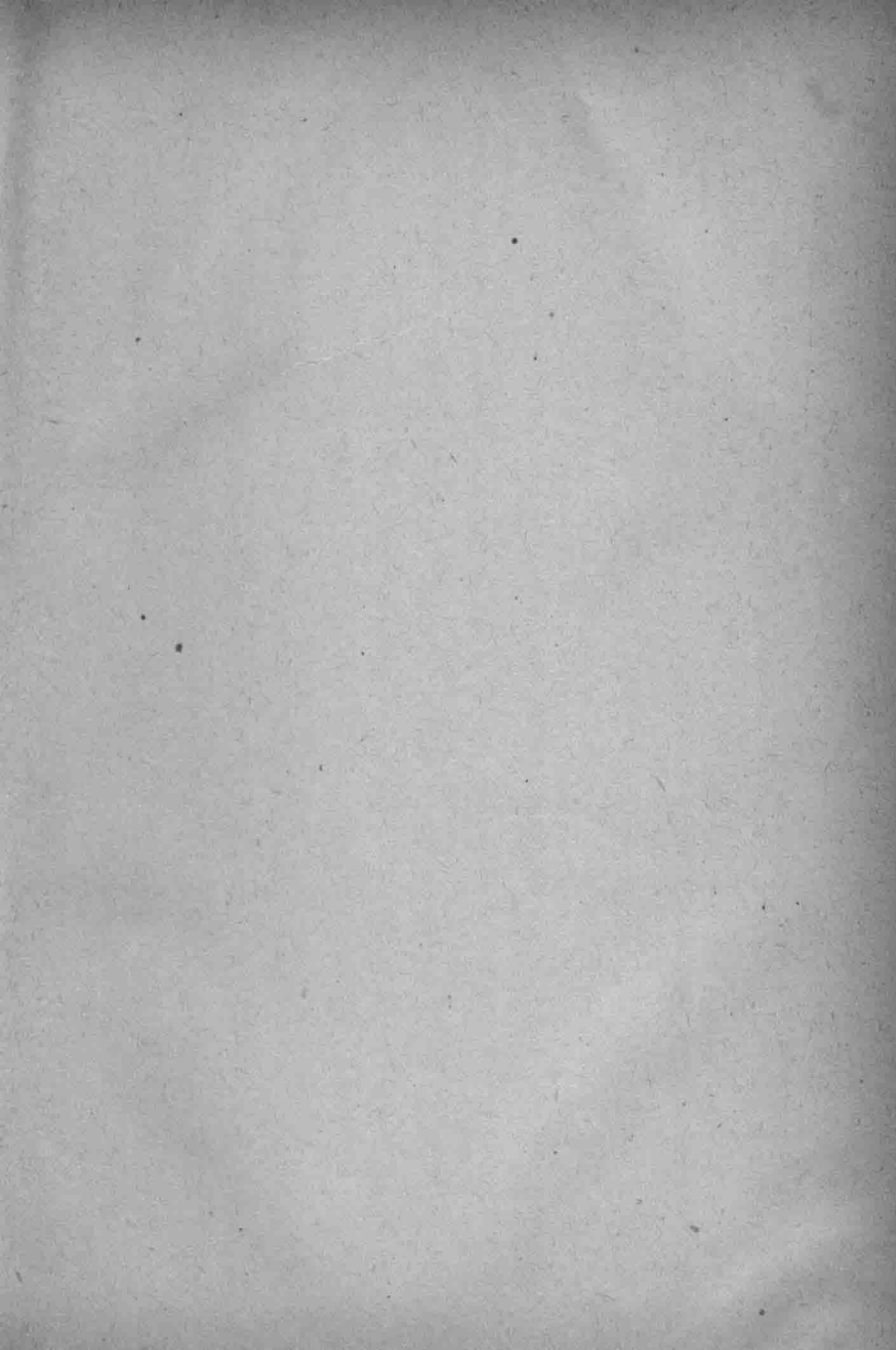
于

時始雪，五處俱賀。五版並入。玄在聽事上，版至卽答版後，皆粲然成章。不

相採雜。

桓玄下都，羊孚時為兗州別駕，從京來，詣門牋云：自頃世故睽離，心事淪

蘊明公啓晨光於積晦。澄百流以一源。桓見賤。馳喚前云。子道子道來何
遲。卽用爲記室。參軍孟昶。別見爲劉牢之主簿。續晉陽秋曰。牢之字道堅。彭城人。世以將顯
軍符堅之役。以驍猛成功。及平王恭。轉徐州刺史。桓玄下都。以牢之
爲前鋒。行征西將軍。玄至歸降。用爲會稽內史。欲解其兵。奔而縊死。詣門謝見云。牢侯牢侯。百口
賴卿。



世說新語卷二

方正第五

陳太丘與友期行。期日中。過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後乃至。元方時年七歲。

門外戲。

陳寔及紀並已見

客問元方。尊君在不。答曰。待君久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

非人哉。與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與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則是無

信。對子罵父。則是無禮。友人慙。下車引之。元方入門不顧。

南陽宗世林。魏武同時。而甚薄其爲人。不與之交。及魏武作司空。總朝政。

從容問宗曰。可以交未。答曰。松栢之志猶存。世林既以忤旨見疎。位不配

德。文帝兄弟每造其門。皆獨拜牀下。其見禮如此。

楚國先賢傳曰。宗承字世林。南陽安衆人。父資有美譽。承少而脩德。雅正

峭然。不羣。徵聘不就。聞德而至者。如林。魏武弱冠。屢造其門。值賓客猥積。不能得言。乃伺承起。往要之。捉手請交。

承拒而不納。帝後爲司空。輔漢朝。乃謂承曰。卿昔不顧吾。今可爲交未。承曰。松栢之志猶存。帝不說。以其名賢。猶敬禮之。勅文帝脩子弟禮。就家拜漢中太守。武帝平冀州。從至鄴。陳羣等皆爲之拜。帝猶以舊情介意。薄其位。而優其禮。就家訪以朝政。居賓客之右。文帝徵爲直諫大夫。明帝欲引以爲相。以老固辭。

魏文帝受禪。陳羣有感容。帝問曰。朕應天受命。卿何以不樂。羣曰。臣與華

歆服膺先朝。今雖欣聖化。猶義形於色。

華嶠諱敘曰。魏受禪。朝臣三公以下。並受爵位。華歆以形色忤時。徒爲司空。不進爵。文帝久不憚以問。歆

書令陳羣曰。我應天受命。百辟莫不說喜。形於聲色。而相國及公獨有不怡者。何邪。羣起離席。長跪曰。臣與相國會事。漢朝心雖說喜。義形於色。亦懼陛下實應見憎。帝大說。歆息良久。遂重異之。

郭淮作關中都督。甚得民情。亦屢有戰庸。

郭淮字伯濟。太原陽曲人。建安中。除平原府丞。黃初元年。奉使賀文帝踐阼。而稽留不及。羣臣

徵會帝正色責之曰昔禹會諸侯於塗山防風氏後至便行大戮今縛天同慶而卿最留鍾何也准曰臣聞五帝先教導民以德夏后政衰始用刑辟今臣遭唐虞之世是以知免防風氏之誅帝說之權為雍州刺史遷在西將軍准在關中三十餘年功績顯著遷儀同三司贈大將軍

准妻太尉王凌之妹坐凌事當并誅魏略曰凌字彥雲太原祁人歷曰凌字彥雲太原祁密欲立楚王彪司馬宣王自討之凌自縛歸罪遙謂太傅曰卿直以折簡召我我當不至邪太傅曰以卿非肯逐折簡也凌使人送西凌自知罪重試索棺釘以觀太傅意太傅給之凌行至項城夜呼掾屬與快曰行年八十身名俱滅命邪遂自殺使者徵攝甚急准使戒裝克日當發州府文武及百姓勸准舉兵

准不許至期遣妻百姓號泣追呼者數萬人行數十里准乃命左右追夫人還於是文武奔馳如徇身首之急既至准與宣帝書曰五子哀戀思念

其母其母既亡則無五子五子若殞亦復無准宣帝乃表特原淮妻世語曰淮妻當從坐侍御史往收督將及免胡桀帥數千人叩頭請淮上表留妻淮不從妻上道莫不流涕人人扼腕欲劫留之淮五子叩頭流血請淮准不忍視乃命追之於是數千騎往追還淮以書白司馬宣王曰五子哀母不惜其身若無其母是無五子五子若亡亦無淮也今輒追還若於法未錮當受罪於主者書至宣王乃表原之

諸葛亮之次渭濱關中震動蜀志曰亮字孔明琅琊陽都人客于荊州躬耕隆中好為梁甫吟長八尺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唯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元直謂為信然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先主遂詣亮謂關羽張飛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累遷丞相益州牧率眾北征卒於禰南

魏明帝深懼晉宣王戰乃遣辛毗為軍司馬魏志曰毗字佐治潁川陽翟人累遷衛尉宣王既與亮對

渭而陳亮設誘譎萬方宣王果大怒將欲應之以重兵亮遣閒諜覘之還曰有一老夫毅然仗黃鉞當軍門立軍不得出亮曰此必辛佐治也晉陽秋曰諸葛

亮寇于郿據渭水南原詔使高祖拒之亮奮撫御又或政嚴明且備軍遠征糧運艱難利在野戰朝廷每聞其出欲以不戰屈之高祖亦以為然而擁大軍禦侮於外不宜遠露怯弱之形以虧大勢故秣馬坐甲每見吞併之感亮雖挑戰或遣高祖巾幗巾幗婦女之飾欲以激怒冀獲曹咎之利朝廷慮高祖不勝忿憤而衛尉辛毗骨鯁之臣帝乃使毗仗節為高祖軍司馬亮果復挑戰高祖乃奮怒將出應之毗仗節中門而立高祖乃止將士聞見者

益加勇銳識者以人臣雖擁衆千萬而屈於王人大略深長皆如此之類也

夏侯玄既被極枉

魏氏春秋曰玄字太初諱國人夏侯尚之子大將軍前妻兄也風格高朗私辯博暢正始中護軍曹爽誅徵爲太常內知不免不交人事不畜筆研及太傅亮許允謂玄

曰子無復憂矣玄歎曰士宗卿何不見事乎此人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子元子上不吾容也後中書令李豐惡大將軍執政遂謀以玄代之大將軍聞其謀誅豐收玄送廷尉千寶晉紀曰初豐之謀也使告玄玄答曰宜詳之爾不以聞之故及於難時鍾毓爲廷尉鍾會先不與玄相知因便狎之玄曰雖復刑餘之人未敢聞命

世語曰玄至廷尉不肯下辭廷尉鍾毓自臨履玄玄正色曰吾當何辭爲令史責人邪卿便爲吾作毓以玄名士節高不可屈而微當竟夜爲作辭令與事相隨毓以示玄玄視之曰

不當若是邪鍾會年少於玄玄不與交是日於毓坐狎玄玄正色曰鍾君何得如是名士傳曰初玄以鍾毓志趣不同不與之交玄被收時毓爲廷尉執玄手曰太初何至於此玄正色曰雖復刑餘之人不可得交按郭頌西晉人時世相近爲晉魏世語事多詳嚴孫咸之徒皆采以著書並云

玄距鍾會而袁宏名士傳最後出不依前史以爲鍾毓可謂謬矣

色不異魏志曰玄格量弘濟臨斬顏色不異舉止自若

考掠初無一言臨刑東市顏

夏侯泰初與廣陵陳本善本與玄在本母前宴飲

世語曰本字休元臨淮東陽人魏志曰本廣陵東陽人父矯司徒本歷郡

守廷尉所在操綱領舉大體能使羣下自盡有率御之才不親小事不談法律而得廷尉之稱遷鎮北將軍

本弟騫

晉陽秋曰騫字休淵司徒第二子無

行還

徑入至堂戶泰初因起曰可得同不可得而雜

名士傳曰玄以卿黨貴齒本不論德位年長者必爲拜與陳本母前飲騫來而

出其可得同不可得而雜者也

高貴鄉公薨內外謹諱

魏志曰高貴鄉公韓髦字彥士文帝孫東海定王霖之子也初封鄉縣高貴鄉公好學夙成齊王廢羣臣迎之即皇帝位漢晉春秋曰自曹芳事後魏人

省徹宿衛無復鐵甲諸門戎兵老弱而已曹髦見威禮日去不勝其忿召侍中王伉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王經諫不聽乃出懷中板令投地曰行之決矣正使死何所恨況不必死邪於是入白太后伉業奔走告昭昭爲之備髦遂率僮僕數百鼓譟而出昭弟屯驩校尉抽入遇髦於東止車門左右訶之伺衆奔走中護軍賈充又逆髦戰於南闕下髦自用劍衆欲退太子舍人成濟問充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公畜汝等正爲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即前刺髦刃出於背魏氏春秋曰帝將誅大將軍詔有司復進位相國加九錫帝夜自將冗從僕射李昭黃門從官焦伯等下陵雲臺鎧仗授兵

欲因際會遣使自出致討會雨而卻明日遂見王經等出黃素詔於懷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今當決行此事帝遂披劍升鞏奉殿中宿衛倉頭官僮擊戰鼓出雲龍門賈充自外而入帝師潰散帝猶稱天子手劍奮擊衆莫敢逼充率厲將士騎督成倅弟濟以牙進帝崩于師時暴雨雷電晦冥魏志曰泰字玄伯司空羣之子也何以靜之泰

云唯殺賈充以謝天下文王曰可復下此不對曰但見其上未見其下千寶晉紀

曰高貴鄉公之殺司馬文王召朝臣謀其故太常陳泰不至使其舅荀顛召之告以可不泰曰世之論者以泰方於舅今舅不如泰也子弟內外咸共逼之亟涕而入文王待之曲室謂曰玄伯卿何以處我對曰可誅賈充以謝天下文王曰爲吾更思其次泰曰唯有進於此不知其次文王乃止漢晉春秋曰曹髦之薨司馬昭聞之自投於地曰天下謂我何於是召百官議其事昭垂涕問陳泰曰何以居我泰曰公光輔數世功蓋天下謂當並迹古人垂美於後一旦有殺君之事不亦惜乎速斬賈充猶可以自明也昭曰公問不可得殺也卿更思餘計泰厲聲曰意唯有進於此耳餘無足委者也歸而自殺魏氏春秋曰泰勸大將軍誅賈充大將軍曰卿更思其他泰曰豈可使泰復發後和嶠爲武帝所親重語嶠曰東宮頃似更成進卿試往看還問何

言遂嘔血死如答云皇太子聖質如初晉諸公贊曰嶠字長輿汝南西平人父道太常知名嶠少以雅量稱傑爲賈充所知每向世祖稱之歷尙書太子少傅干寶晉紀曰皇太子有

醇古之風美於信受侍中和嶠數言如上曰季世多僞而太子尚信非四海之主憂太子不了陛下家事願追思文武之節上既重長適又懷齊王朋黨之論弗入也後上謂嶠曰太子近入朝吾謂益進卿可與荀侍中共往言及顯奉詔還對上曰太子明識弘新有如明詔問嶠嶠對曰聖質如初上默然晉陽秋曰世祖疑惠帝不可承繼大業遣和嶠荀勗往觀察之既見勗稱歎曰太子德更進茂不同於故嶠曰皇太子聖質如初此陛下家事非臣所盡天下聞之莫不稱嶠爲忠而欲灰滅曷也按荀顛清雅性不阿諛校之二說則孫盛爲得也

諸葛靚後入晉除大司馬召不起以與晉室有讎常背洛水而坐與武帝

有舊帝欲見之而無由乃請諸葛妃呼靚既來帝就太妃閒相見禮畢酒

酣帝曰卿故復憶竹馬之好不靚曰臣不能吞炭漆身今日復覩聖顏因

涕泗百行帝於是慙悔而出晉諸公贊曰吳亡靚入洛以父誕爲太祖所殺誓不見世祖世祖叔

母琅邪王如靚之姊也帝後因靚在姊閒往就見焉靚述於廟中於

談者咸曰靚經靚二人然後知忠孝之道區以別矣

武帝語和嶠曰。我欲先痛罵王武子。然後爵之。嶠曰。武子雋爽。恐不可屈。

帝遂召武子苦責之。因曰。知愧不。晉諸公贊曰。齊王當出藩而王濟諫請無徵。又累遣常山王

兄弟至親。今出齊王自毀家計。而甄德王濟連遣婦人來。生武子曰。尺布斗粟之謠。常為陛下

恥之。漢書曰。淮南厲王長高祖少子也。有罪文帝徙之於蜀。不食而死。民作歌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

容也。它人能令疎親。臣不能使親疎。以此愧陛下。

杜預之荊州。頓七里橋。朝士悉祖。王隱晉書曰。預字元凱。京兆人。漢御史大夫延。年十一。世孫

稱立德者。非所企及。立功立言。所庶幾也。累遷河南尹。為鎮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鎮襄陽。以平吳預少

勳。封當陽侯。預無伎藝之能。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每有大事。輒在將帥之限。論征南將軍。餞同三司賤。好豪俠。不為物所許。揚濟既名。氏雄俊。不堪不坐而去。

八王故事曰。膺字文通。弘農人。揚駿弟也。有才識。累遷太子太

保與駿同諱。須臾和長輿來。問楊右衛何在。客曰。向來不坐而去。長輿曰。必

大夏門下盤馬。往大夏門。果大閱騎。長輿抱內車共載。歸坐如初。

杜預拜鎮南將軍。朝士悉至。皆在連榻坐。語林曰。中朝方鎮。豐不與元凱共時亦有

裴叔則。羊祜舒後至。曰。杜元凱乃復連榻坐客。不坐便去。晉諸公贊曰。羊琇字釋

與世祖同年相善。謂世祖曰。後當貴時。見用作杜請裴追之。羊去數里住馬。既而俱還杜

許。領護軍各十年。世祖即位。累遷左將軍。特進

晉武帝時。荀勗為中書監。虞預晉書曰。勗字公會。潁川潁陰人。漢司空爽曾孫也。十餘歲。能屬文

外祖鍾繇曰。此兒當及其會。祖為安陽令。民生為立祠。累遷侍中。中書和嶠為令。故事。監令由來共車。嶠性雅正。常疾勗諂諛。王隱晉書曰。勗性佞媚。譽

太子出齊王。當時私諂損

國害民孫劉之匹也後世若有夏史當著佞倖傳

後公車來。嶠便登正向前坐。不復容勗。勗方更覓車。然後得去。監令各給車自此始。曹嘉之晉紀曰中書監令常同車入朝至和嶠為令而嶠為監嶠意強抗專車而坐乃使監令異車自此始也

山公大兒著短恰車中倚。武帝欲見之。山公不敢辭。問兒不肯行。時論

乃云勝山公。晉諸公贊曰山該字伯倫司徒龐長子也雄有器識仕至左衛將軍

向雄為河內主簿。有公事不及雄。而太守劉淮橫怒。遂與杖遣之。雄後為

黃門郎。劉為侍中。初不交言。武帝聞之。敕雄復君臣之好。雄不得已。詣劉

再拜曰。向受詔而來。而君臣之義絕。何如。於是即去。武帝聞尚不和。乃怒

問雄曰。我令卿復君臣之好。何以猶絕。漢晉春秋曰雄字茂伯河內人世語曰雄有節操仕至黃門郎護軍將軍按王隱孫威不與故君相聞議

曰。昔在晉初。河內溫縣領校向雄。送御犧牛不充。呈郡輒隨比送。落值天大熱。郡送牛多。喝死臺法甚重。太守吳

奮召雄與杖。雄不受杖。曰。郡牛者亦死也。呈牛者亦死也。奮大怒。下雄獄。將入治之。會司隸辟雄都官從事。數年

為黃門。侍郎。奮為侍中。同省相避。不相見。武帝聞之。給雄酒。禮使詣奮解雄。乃奉詔。此則非劉

淮也。晉諸公贊曰。淮字君平。沛國杼秋人。少以清正稱。累遷河內太守。侍中。尚書僕射。司徒。雄曰。古之

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郛。退人若將墜諸淵。

臣於劉河內。不為戎首。亦已幸甚。安復為君臣之好。武帝從之。禮記曰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

君反服古邪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郛退人若將墜諸淵無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有鄭玄曰為兵主求攻伐故曰戎首也

齊王罔為大司馬輔政。虞預晉書曰罔字景治齊王攸子也少聰惠及長謙約好施趙王倫篡位罔起義兵誅倫拜大司馬加九錫政皆伏之而怒用羣小不復朝觀途為長沙

王所。嵇紹為侍中。詣罔咨事。罔設宰會。召葛旟。齊王官屬名曰旟守虛旟齊王從事中郎晉陽秋曰齊王起義轉長史既克趙王倫

與董艾等專執董艾等。八王故事曰艾字叔智弘農人祖遇魏侍中父綏秘書監艾少好功名不脩士檢齊王起義艾為新汲令赴軍用艾領右將軍王敗見諫共論時宜。

顧等白罔密侍中善於絲竹。公可令操之。遂送樂器。紹推卻不受。罔曰。今日共爲歡。卿何卻邪。紹曰。公協輔皇室。令作事可法。紹雖官卑。職備常伯。操絲比竹。蓋樂官之事。不可以先王法服。爲伶人之業。今逼高命。不敢苟辭。當料冠冕。襲私服。此紹之心也。顧等不自得而退。

盧志於衆坐。

世語曰。志字子通。范陽人。尙書。少子。少知名。起家。鄴令。歷成都王長史。衛尉。尙書郎。

問陸士衡。陸遜陸抗。是君何物。

抗已見吳書。曰。遜字伯言。吳郡人。世爲冠族。初領海昌令。號神君。累遷丞相。

答曰。如卿於盧毓。盧瑋。

魏志曰。毓字子家。涿人。父植有名於世。累遷吏部郎。尙書。選舉先性行而

後言才進。司空。班咸。照中。爲泰山太守。字子筠。位至尙書。

士龍失色。

雲別見。

既出戶。謂兄曰。何至如此。彼容不相知也。

士衡正色曰。我父祖名播海內。寧有不知。鬼子敢爾。

孔氏志怪曰。盧充者。范陽人。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甚充

先冬至。一日出家。西獵。見一鷹。舉弓而射。卽中之。鷹倒而復起。充逐之。不覺遠。忽見一里門。知府舍門中。一鈴下有。唱家前。充問此何府也。答曰。少府府也。充曰。我衣惡。那得見貴人。卽有人提襖。新衣迎之。充著盡。可體便。進見少府。展姓名。酒炙數行。崔曰。近得尊府君書。爲君索小女。婚故相延耳。卽舉書示充。充父亡時。雖小。然已見父手迹。便歎。欲無辭。崔卽救內令女。耶莊嚴。使充就東廊。充至。婦已下車。立席頭。共拜。爲三日。畢。還見崔。崔曰。君可歸矣。女有娠。相生男。當以相還。生女。當留。自養。救外。嚴車送客。崔送至門。執手。零涕。離別之感。無異。生人。復致衣一襲。被褥一副。充便上車。去。如電逝。須臾。至家。家人相見。悲喜。推問。知崔是七人。而入。其墓。追以。輿。歸。居四年。三月。日臨水。戲。忽見一轎車。乍停。乍沒。旣上岸。充往。開車。後見崔氏。女與三歲男。兒共載。充見之。忻然。欲捉其手。女舉手指。後車。曰。府君。見人。卽見人。少府。充往。問訊。女抱兒。還充。又與金。盈別。并贈詩。曰。煌煌靈芝。實光麗。何術。術華。豈當時。顯嘉異。表神奇。舍英。未及秀。中夏。羅。覆。萎。榮。囉。長。幽。滅。世。路。永。無。施。不。悟。陰。陽。運。哲。人。八。車。處。將。兒。還。四別。速。皆。由。靈。與。祗。何。以。贈。余。親。金。盈。可。願。兒。愛。恩。從。此。別。斷。絕。傷。肝。脾。充。取。兒。盈。及。詩。忽。不。見。二。車。處。將。兒。還。四坐。謂。是。鬼。魅。僉。遙。唾。之。形。如。故。問。兒。誰。是。汝。父。兒。逕。就。充。腹。聚。初。怪。惡。傳。省。其。詩。慨。然。歎。歎。死。生。之。玄。通。也。充。詣。市賣。盈。高。舉。其。價。不。欲。速。售。冀。有。識。者。數。有一。老。婢。問。充。得。盈。之。由。還。報。其。大。家。卽。女。姨。也。遣。視。之。果。是。謂。充。曰。我姨。姊。崔。少。府。女。未。嫁。而。亡。家。親。痛。之。贈。一。金。盈。著。棺。中。今。視。卿。盈。甚。似。得。盈。本。未。可。得。聞。不。充。以。事。對。卽。詣。充。家。迎。兒。兒。有。崔。氏。狀。又。似。充。貌。姨。曰。我。舅。甥。三。月。未。聞。產。父。曰。春。煥。溫。也。願。休。休。也。卽。字。溫。休。溫。休。蓋。蓋。蓋。也。其。北先。彰。矣。兒。途。成。爲。令。器。歷。數。郡。二。千。石。皆。著。績。其。後。議。者。疑。一。陸。優。劣。謝。公。以。此。定。之。

羊忱性甚貞烈。趙王倫為相國。忱為太傅長史。乃版以參相國。軍事使者卒至。忱深懼豫禍。不暇被馬。於是帖騎而避。使者追之。忱善射。矢左右發。使者不敢進。遂得免。文字志曰：忱字長和。一名陶。泰山平陽人。世為冠族。父繇。車騎掾。忱歷太傅長史。揚州刺史。遷侍中。永嘉五年。禮亂。被害。年五十餘。

王太尉不與庾子嵩交。王夷甫。庾敬。庾卿之不置。王曰：君不得為爾。庾曰：卿自君

我。我自卿卿。我自用法。卿自用卿法。

阮宣子伐社樹。阮脩已見春秋傳曰：共工氏有子曰勾龍。為后土。后土為社。風俗通曰：孝經稱社者土也。廣博不可備。故封土以為社。而祀之。報功也。然則社自祀勾龍。非土之祭也。有

人止之。宣子曰：社而為樹。伐樹則社亡。樹而為社移矣。

阮宣子論鬼神有無者。或以人死有鬼。宣子獨以為無。曰：今見鬼者。云箬

生時衣服。若人死有鬼。衣服復有鬼耶。論衡曰：世謂人死為鬼。非也。人死不為鬼。無知不能。害人如審鬼者。死人精神。人見之。宜從裸裎之形。無

為見衣帶被服也。何則？衣無精神也。由此言之。見衣服象人。則形體亦象人。象人知非死人之精神也。凡天地之間。有鬼非人死之精神也。

元皇帝既登阼。以鄭后之寵。欲舍明帝而立簡文。時議者咸謂舍長立少。

既於理非倫。且明帝以聰亮英斷。益宜為儲副。周王諸公竝苦爭懇切。與中

書曰：鄭太后。字阿春。瑯陽人。少孤。先嫁田氏。夫亡。依舅吳氏。時中宗敬后。虞氏先崩。將納吳氏。后與吳氏女遊。後園有言之於中宗者。納為夫人。甚寵。生簡文帝。即位尊之曰文宣太后。惟刁玄亮獨

欲奉少主以阿帝旨。元帝便欲施行。慮諸公不奉詔。於是先喚周侯丞相

入。然後欲出詔付刁。刁協。周王既入。始至階頭。帝逆遣傳詔。渴使就東廂。周

侯未悟。即卻略下階。丞相披撥傳詔。徑至御牀前曰：不審陛下何以見臣。

帝默然無言。乃探懷中黃紙詔裂擲之。由此皇儲始定。周侯方慨然愧歎

曰。我常自言勝茂弘。今始知不如也。中典書曰元皇以明帝及琅邪王衷並非敬后所生而謂衷有大成之度勝於明帝因從容問王導曰立子以

德不以年今二子孰賢導曰世子宣城俱有爽明之德莫能優劣如此故當以年於是更封衷為琅邪王而此與世說互異然法感采據典故以何為實且從容諷練理或可安豈有登階一言會無奇說便為之改計乎

王丞相初在江左。欲結援吳人。請婚陸太尉。對曰。培塿無松柏。薰蕕不同

器。杜預左傳注曰培言小阜松柏大木也薰香草蕕臭草玩雖不才。義不為亂倫之始。玩已見

諸葛恢大女適太尉庾亮兒。恢別傳曰恢字道明琅邪陽都人祖誕司空父親亦知名恢少有令問稱為明賢避難江左中宗召補主簿累遷尚書令庾氏譜曰庚亮

子會娶恢女名文虎庾會別見次女適徐州刺史羊忱兒。羊氏譜曰羊楷字道茂祖繇車騎掾父忱侍中楷仕至尚書郎娶諸葛恢次女亮子被蘇

峻害。改適江廩。影別見恢兒娶鄧攸女。諸葛氏譜曰恢子衡字峻文仕至榮陽太守娶河南鄧攸女于時謝尚書求其

小女婚。恢乃云。羊鄧是世婚。江家我顧伊。庾家伊顧我。不能復與謝衷兒

婚。永嘉流人名曰衷字幼儒陳郡人父衡博士衷歷侍中吏部尚書吳國內史及恢亡。遂婚。謝氏譜曰衷子石娶恢小女名文熊中典書曰石字石奴歷尚書令聚斂無厭取譏當世於

是王右軍往謝家看新婦。猶有恢之遺法。威儀端詳。容服先整。王歎曰。我

在遣女裁得爾耳。

周叔治作晉陵太守。周侯仲智往別。叔治以將別。涕泗不止。仲智恚之曰。

斯人乃婦女。與人別。唯啼泣。便舍去。鄧粲晉紀曰周諱字叔治顯次弟也仕至中護軍諱字仲智諱兄也性狡直果俠每以才氣陵物顯被雲王敦

使人弔焉諱曰亡兄天下有義人為天下無義人所殺復何所弔敦甚銜之猶取為從事中郎因事誅嵩晉陽秋曰嵩事佛臨刑猶誦經周侯獨留與飲酒言話。臨別

流涕。撫其背曰。奴好自愛。阿奴諱小字

周伯仁為吏部尚書。在省內。夜疾危急。時刁玄亮為尚書令。營救備親好之至。良久小損。虞預晉書曰刁協字元亮勃海饒安人少好學雖不研精而多所博涉中興制度皆稟於協累遷尚書令中宗信重之為王敦所忌舉兵討之奔至江南敗死明日報仲智。仲智狼狽來。始入戶。刁下牀對之大泣。說伯仁昨危急之狀。仲智手批之。刁為辟易於戶側。既前。都不問病。直云君在中朝。與和長興齊名。那與倭人刁協有情。逕便出。

王合作廬江郡。貪濁狼籍。王敦護其兄。故於眾坐稱家兄。在郡定佳。廬江人士咸稱之。時何充為敦主簿。在坐。正色曰。充即廬江人。所聞異於此。敦默然。旁人為之反側。充晏然神意自若。中興書曰王敦以震主之威收羅賢雋辟充為主簿充知敦有異志遂巡疎外及敦稱含有惠政一坐畏敦擊節而已充獨抗之其時眾人為之失色由是忤意出為東海王文舉

顧孟著嘗以酒勸周伯仁。伯仁不受。顧因移勸柱而語柱曰。詎可便作棟梁自遇。周得之欣然。遂為矜契。徐廣晉紀曰顧顯字孟著吳郡人驍騎榮兄子少有重名泰興中為騎郎蚤卒時為悼惜之

明帝在西堂會諸公。飲酒未大醉。帝問今名臣共集。何如堯舜。時周伯仁為僕射。因厲聲曰。今雖同人主。復那得等於聖治。帝大怒還內。作手詔滿一黃紙。遂付廷尉令收。因欲殺之。按明帝未即位顯已為王敦所殺此說非也後數日詔出周。羣臣往省之。周曰。近知當不死。罪不足至此。

王大將軍當下時。咸謂無緣爾。伯仁曰。今主非堯舜。何能無過。且人臣安

得稱兵以向朝廷。處仲狼抗剛愎。王平子何在。

顛別傳曰王敦討劉琨時溫大真為東宮庶子在承華門外與顛相見曰大將

軍此舉有在魏無有監頭曰君年少希更事未有人臣若此而不作亂共相推戴數年而為此者乎處仲狼抗而強忌平子何出晉陽秋曰王澄為荊州募賊竝起乃奔豫章而恃其宿名論陵侮敦教伏勇士路戎等益而殺之裴子曰平子從荊州下大將軍因欲殺之而平子左右有二十人甚健皆持鐵插馬鞍平子恒持玉枕大將軍乃縞荊州文武二十人積飲食皆不能動乃借平子玉枕便持下牀平子手引大將軍帶絕與力士鬪甚苦乃得上屋上久許而死

王敦既下。住船石頭。欲有廢明帝意。賓客盈坐。敦知帝聰明。欲以不孝廢之。每言帝不孝之狀。而皆云溫太真所說。溫嘗為東宮率。後為吾司馬。甚悉之。須臾溫來。敦便奮其威容。問溫曰。皇太子作人何似。溫曰。小人無以測君子。敦聲色竝厲。欲以威力使從己。乃重問溫。太子何以稱佳。溫曰。鈞深致遠。蓋非淺識所測。然以禮侍親。可稱為孝。劉謙之晉紀曰敦欲廢明帝言於衆曰太子子道有虧溫司馬昔在東宮悉其事

事蹟既正言敦忿而愧焉

王大將軍既反。至石頭。周伯仁往見之。謂周曰。卿何以相負。對曰。公戎車犯正。下官忝率六軍。而王師不振。以此負公。晉陽秋曰王敦既下六軍敗績頭長史郝嘏及左右文武鞠顛避難顛曰吾備位大臣朝

廷傾撓豈可間屠求活投身胡虜耶乃與朝士詣敦敦曰近日戰有餘力不對曰恨力不足豈有餘邪

蘇峻既至石頭。百僚奔散。

王隱晉書曰峻字子高長廣被人少有才學仕郡主簿舉廉值中原亂招合流舊三千餘家結壘本縣宣示王化收葬枯骨遠近感其恩義

咸共宗焉討王敦有功封公遷歷陽太守峻外營將表曰鼓自鳴峻自斫鼓曰我鄉里時有此則空城有頃詔書微峻峻曰臺下云我反反豈得活耶我寧石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石頭乃作亂晉陽秋曰峻率衆二萬濟自橫江至於蔣山王師敗績 唯侍中鍾雅獨在帝側。或謂鍾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古之道也。

君性亮直。必不容於寇讎。何不用隨時之宜。而坐待其弊邪。鍾曰。國亂不能匡。君危不能濟。而各遜遁以求免。吾懼董狐將執簡而進矣。庾公臨去。

顧語鍾後事。深以相委。鍾曰。棟折榱崩。誰之貴邪。庾曰。今日之事。不容復言。卿當期克復之效耳。鍾曰。想足下不愧荀林父耳。

春秋傳曰。楚莊王圍鄭。晉使荀林父率師救鄭。與楚戰於鄆。晉師敗績。桓子歸。請死。晉平公將許之。士貞子諫而止。後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田。曰。吾曰。吾獲狄田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

蘇峻時。孔羣在橫塘。為匡術所逼。王丞相保存術。會稽後賢記曰。羣字敬休。會稽山陰人。祖竺吳豫章太守。父奕。全椒令。羣有智局。仕至御史中丞。晉陽秋曰。匡術為阜陵令。逃亡無行。庾亮徵蘇峻。術勸峻誅亮。遂與峻同反。後以宛城降。因眾坐戲語。令術勸羣酒。以釋橫

塘之憾。羣答曰。德非孔子。厄同匡人。家語曰。孔子之宋。匡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將戰。孔子止之曰。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上之過也。若述先王之道。而為咎者。非已罪也。命也。夫歌雖陽和布氣。鷹化為鳩。至於識者。猶憎

其眼。禮記月令曰。仲春之月。鷹化為鳩。鄭玄曰。鳩。捕穀也。夏小正曰。鷹則為鳩。鷹也者。其殺之時也。鳩也者。非殺之時也。善變而之仁。故具之。

蘇子高事平。靈鬼志謠微曰。明帝初有謠曰。高山崩石自破。高山峻也。碩峻弟也。後諱公諱峻。碩猶據石頭。潰散而逃。追斬之。王庾諸公欲用孔廷

尉為丹陽。坦亂離之後。百姓彫弊。孔慨然曰。昔肅祖臨崩。諸君親升御牀。竝蒙眷識。共奉遺詔。孔坦疎賤。不在顧命之列。既有艱難。則以微臣為先。

今猶俎上腐肉。任人膾截耳。於是拂衣而去。諸公亦止。按王隱晉書。蘇峻事平。陶侃欲將坦上用為豫章太守。坦辭母老不行。盡以為吳郡吳郡多名族。而坦年少。乃授吳興內史。不聞尹京。

孔車騎與中丞共行。孔楡別傳曰。楡字敬康。會稽山陰人。初辟中宗參軍。討華軼有功。封餘不亭侯。楡少時嘗得一龜。放於餘不溪中。龜中踏左顧者數過。及後鑄印。而龜左顧更

鑄鎗如此印師以聞檢極取而佩焉累遷
尚書左僕射贈車騎將軍中丞孔羣也

在御道逢匡術。賓從甚盛。因往與車騎共語。

中丞初不視。直云。鷹化爲鳩。衆鳥猶惡其眼。術大怒。便欲刃之。車騎下車
抱術曰。族弟發狂。卿爲我省之。始得全首領。

梅頤嘗有惠於陶公。後爲豫章太守。有事。王丞相遣收之。侃曰。天子富於
春秋。萬機自諸侯出。王公旣得錄。陶公何爲不可放。乃遣人於江口奪之。

晉諸公贊曰。頤字仲真。汝南西平人。少好學。隱退而求實。進止。永嘉流人名曰頤。領軍司馬頤弟陶。字叔真。鄧粲
晉紀曰。初有譏侃於王敦者。乃以從弟廙代侃爲荊州。左遷侃廣州。侃文武距廣而求侃。敦聞大怒。及侃將莅廣
州。過敦。敦陳兵欲害侃。敦咨議參軍梅陶諫敦。乃止。厚禮而遣。王隱晉書亦同。按二書所敘。則有惠於陶。是梅陶非頤也。

仲真鄰。明日豈可復屈邪。

頤見陶公拜。陶公止之。頤曰。梅

王丞相作女伎。施設牀席。蔡公先在坐。不說而去。王亦不留。蔡司徒別傳曰。謙字
道明。濟陽考城人。博

學有識。避地江左。歷左光祿錄
尚書事。揚州刺史。薨。贈司空。

何次道。庾季堅。二人並爲元輔。晉陽秋曰。庾冰字季堅。太尉亮之弟也。少有檢操。兄
亮常器之曰。吾家晏平仲。累遷車騎將軍。江州刺史。成帝初

崩。于時嗣君未定。何欲立嗣子。庾及朝議以外寇方強。嗣子冲幼。乃立康

帝。中興書曰。帝諱岳。字世同。成帝同
母弟也。成帝崩。卽位。年二十二。康帝登阼。會羣臣。謂何曰。朕今所以承大業。爲

誰之議。何答曰。陛下龍飛。此是庾冰之功。非臣之力。于時用微臣之議。今

不覩盛明之世。晉陽秋曰。初顯宗臨崩。庾冰議立長君。何充謂宜奉皇子。爭之不得。充不自安。求處外
任。及冰出鎮武昌。充自京馳還。言於帝曰。冰不宜出。昔年陛下龍飛。使晉德再隆者。冰

之動也。臣
無與焉。帝有慙色。

江僕射年少。王丞相呼與共棊。王手嘗不如兩道許。而欲敵道戲。試以觀之。江不即下。王曰。君何以不行。江曰。恐不得爾。徐廣晉紀曰。江影字思玄。陳留人。博學知名。兼善弈。為中興之冠。累遷尚書左

僕射護軍將軍。傍有客曰。此年少戲。迺不惡。王徐舉首曰。此年少非唯圍棊見勝。范汪

曰。影與王恬等棊第一品。導第五品。

孔君平疾篤。庾司空為會稽省之。庾相問訊。甚至。為之流涕。庾既下牀。孔

慨然曰。大丈夫將終。不問安國寧家之術。迺作兒女子相問。庾聞。回謝之。

請其話言。王隱晉書曰。坦方直而有雅望。

桓大司馬詣劉尹。臥不起。桓彎彈彈劉枕。丸迸碎牀褥間。劉作色而起曰。

使君如馨地。寧可鬪戰求勝。中興書曰。溫會為徐州刺史。沛國廬徐州。故呼溫使君鬪戰者。以溫為將也。桓甚有恨容。劉尹真長已見

後來年少。多有道深公者。深公謂曰。黃吻年少。勿為評論宿士。昔嘗與元

明二帝王。庾二公周旋。高逸沙門傳曰。晉元明二帝。游心玄虛。託情道味。以賓友禮待法師。王公。庾公。傾心側傍。好同臭味也。

王中郎年少時。坦之已見江影為僕射領選。欲擬之為尚書郎。有語王者。王曰。自

過江來。尚書郎正用第二人。何得擬我。江聞而止。按王彪之別傳曰。彪之從伯導。謂彪之曰。選曹舉汝為尚書郎。中可作諸

王佐邪。比知郎官。寒素之品也。

王述轉尚書令。事行便拜。文度曰。故應讓杜許。藍田云。汝謂我堪。此不。文度曰。何為不堪。但克讓自是美事。恐不可闕。藍田慨然曰。既云堪。何為復

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如我。述別傳曰述嘗以謂人之處世當先量己而後動義無虛讓是以應辭便當固執其真正不踰皆此類

孫興公作庾公誄。文多託寄之辭。縛集載誄文曰咨予與公風流同歸擬量託清視公猶師君口誦心悲既成示庾道恩庾見慨然送還之曰先君與君自不至於此道恩庚義小字徐廣

承戰話言 既成。示庾道恩。庾見。慨然送還之。曰。先君與君。自不至於此。道恩庚義小字徐廣

晉紀曰義字叔和太尉亮第三子拔尚率到任建威將軍吳國內史

王長史求東陽。撫軍不用。簡後疾篤。臨終。撫軍哀歎曰。吾將負仲祖。於此

命用之。長史曰。人言會稽王癡。真癡。王巖已見

劉簡作桓宣武別駕。後為東曹參軍。劉氏譜曰簡字仲約南陽人祖喬豫州刺史父瑛潁川太守簡仕至大司馬參軍頗以剛

直見疎。嘗聽訊。簡都無言。宣武問劉東曹何以不下意。答曰。會不能用。宣

武亦無怪色。

劉真長王仲祖共行。日旰未食。有相識小人貽其餐。肴案甚盛。真長辭焉。

仲祖曰。聊以充虛。何苦辭。真長曰。小人都不可與作緣。孔子稱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劉

尹之意蓋從此言也

王脩齡嘗在東山。甚貧乏。司州已見陶胡奴為烏程令。胡奴陶範小字也陶侃別傳曰範字道則侃第十子也侃諸子中最知名歷尚

書祕書監何法 送一船米遺之。卻不肯取。直答語王脩齡若饑。自當就謝仁祖

索食。不須陶胡奴米。

阮光祿阮裕已見赴山陵。至都。不往殷劉許。過事便還。諸人相與追之。既亦知時

流必當逐已。乃遄疾而去。至方山不相及。中興書曰裕終日頽然無所錯綜而物自宗之劉尹時為會稽。

乃嘆曰。我入當泊安石渚下耳。不敢復近思曠傍。伊便能捉杖打人不易。

王劉與桓公共至覆舟山看酒酣後。劉牽腳加桓公頸。桓公甚不堪。舉手

撥去。既還。王長史語劉曰。伊詎可以形色加人。溫別傳曰溫有豪蕩風氣也

桓公問桓子野。謝安石料萬石必敗。何以不諫。子野桓伊小字也續晉陽秋曰伊字叔夏譙國鉅人父景護軍將軍伊少有才

藝又善聲律加以標梧省率為王薨劉帳所知累遷豫州刺史贈右將軍子野答曰。故當出於難犯耳。桓作色曰。萬石撓弱

凡才。有何嚴顏難犯。

羅君章曾在人家。主人令與坐上客共語。答曰。相識已多。不煩復爾。羅府君別傳曰

舍字君章桂陽東陽人蓋楚熊姓之後啓土羅國魯氏族焉後寓湘境故為桂陽人舍臨海太守彥曾孫榮陽太守綏少子也桓宣武辟為別駕以官廳詭擾於城西池小洲上立茅茨伐木為牀織葦為席布衣蔬食晏若有餘

桓公嘗謂衆坐曰此自江左之清秀豈唯荆楚而已累遷散騎常侍廷尉長少相致仕中散大夫門施行馬舍自在官舍有一白雀棲集堂宇及致仕還家階庭忽蘭菊挺生豈非至行之徵邪

韓康伯病。拄杖前庭消搖。韓伯已見見諸謝皆富貴。轟隱交路。歎曰。此復何異王

莽時。漢書曰王莽宗族凡十侯五大司馬

王文度為桓公長史。時桓為兒求王女。王許咨藍田。王坦之王述並已見既還。藍田愛

念文度。雖長大。猶抱著膝上。文度因言桓求己女婚。藍田大怒。排文度下

鄰。曰。惡。見文度已復癡。畏桓溫面兵。那可嫁女與之。文度還報云。下官家

中先得婚處。桓公曰。吾知矣。此尊府君不肯耳。後桓女遂嫁文度兒。王氏謂曰坦之

子愷娶桓溫第二女字伯子中興書曰
愷字茂仁歷吳國內史丹陽尹贈太常

王子敬數歲時嘗看諸門生樗蒲見有勝負因曰南風不競春秋傳曰楚伐鄭師
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杜預曰歌 門生輩輕其小兒迺曰此郎亦管中窺豹時

見一斑子敬瞋目曰遠慙荀奉倩近愧劉眞長遂拂衣而去荀劉已見

謝公聞羊綏佳致意令來終不肯詣羊氏譜曰綏字仲彥太山人父 後綏爲太學博

士因事見謝公公即取以爲主簿潛尙書郎綏仕至中書侍郎

王右軍與謝公詣阮公阮思曠也至門語謝故當共推主人謝曰推人正自難

太極殿始成徐廣晉紀曰孝武寧康二年尙書令王彪之等啓改作新宮太元三年二月內外軍六千人
始營築至七月而成太極殿高八丈長二十七丈廣十丈尙書謝萬監視賜爵關內侯大匠

毛安之關中侯王子敬時爲謝公長史謝送版使王題之王有不平色語信云可擲

箸門外謝後見王曰題之上殿何若昔魏朝韋誕諸人亦自爲也王曰魏

阼所以不長謝以爲名言宋明帝文章志曰太元中新宮成議者欲屈王獻之題榜以爲萬代寶
謝安與王語次因及魏時起陵雲閣忘題榜乃使韋仲將懸梯上題之

比下須髮盡白裁餘氣息還語子弟云宜絕楷法安欲以此風動其意王解其旨正色曰

此奇事韋仲將魏朝大臣寧可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安知其心迺不復進之

王恭欲請江盧奴爲長史晨往詣江江猶在帳中王坐不敢即言良久乃

得及江不應盧奴江敬小字也晉安帝紀曰數字仲凱濟陽人祖正散騎常侍父影僕射 直喚人取

酒自飲一盃又不與王王且笑且言那得獨飲江云卿亦復須邪更使酌

與王王飲酒畢因得自解去未出戶江歎曰人自量固爲難宋書曰敬即湘州江

夷之父也夷字茂遠

湘州刺史

孝武問王爽。卿何如卿兄。王答曰。風流秀出。臣不如恭。忠孝亦何可以假

人。中典書曰爽忠孝正直烈宗崩王國寶夜開門入為遺詔爽為黃門郎拒之曰大行晏駕太子未立敢有先入者斬國寶懼乃止

王爽與司馬太傅飲酒。太傅醉呼王為小子。王曰。亡祖長史與簡文皇帝

為布衣之交。亡姑亡姊。伉儷二宮。何小子之有。中典書曰王蒙女諱穆之為哀帝皇后王蘊女諱法惠為孝武皇后

張玄與王建武先不相識。張玄已見建武王忱也晉安帝紀曰忱初作荊州刺史後為建武將軍後遇於范豫章許。范令

二人共語。范寧已見張因正坐斂衽。王執視良久。不對。張大失望。便去。范苦譬留

之。遂不肯住。范是王之舅。王氏諱曰王坦之娶順陽郡范汪女名蓋即寧妹也生忱乃讓王曰。張玄吳士之秀。亦

見遇於時。而使至於此。深不可解。王笑曰。張祖希若欲相識。自應見詣。范

馳報張。張便束帶造之。遂舉觴對語。賓主無愧色。

雅量第六

豫章太守顧劭。環濟吳紀曰劭字孝則吳郡人年二十七起家為豫章太守舉會以教民風化大行是雍之子。劭在郡卒。雍盛集

僚屬。自圍碁。紅表傳曰雍字元歎會就蔡伯喈伯喈賞異之以其名與之吳志曰雍景遷命書令封陽侯鄉侯拜侯還第家人不知為人不飲酒寡言語孫權嘗曰顧侯在坐令人不樂位至丞相

外啓信至。而無兒書。雖神氣不變。而心了其故。以爪招掌。血流沾褥。賓客

既散。方歎曰。已無延陵之高。豈可有喪明之責。禮記曰延陵季子適齊及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贏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

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於泉其飲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掩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去祖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而逾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子

夏哭其子而喪其明。會子弔之曰：「朋友喪明則哭之。」會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會子怒曰：「爾汝何無罪也？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於是豁情散哀，顏色自若。

嵇中散臨刑東市，神氣不變。索琴彈之，奏廣陵散。曲終曰：「袁孝尼嘗請學

此散，吾靳固不與。」廣陵散於今絕矣。晉陽秋曰：初康與東平呂安親善，安嫡兄遜淫安妻徐氏，安欲告遜，遣妻以咨於康。康喻而抑之，遜內不自安。

陰告安，搗母表求從邊安當從，訴自理辭引康文士傳曰：呂安擢事康，詣獄以明之，鍾會庭論康曰：「今皇道開明，四海風靡，邊鄙無詭隨之民，街巷無異口之讒，而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輕時傲世，不為物用，無益於今有。」

敗於俗，昔太公誅華士，孔子戮少正卯，以其負才亂羣惑眾也。今不諫康無以清潔王道，於是錄康閉獄，臨死而兄弟親族咸與共別，康顏色不變。問其兄曰：「回以琴來，不邪？」兄曰：「以來康取調之。」為太平引曲成數曰：「太平引於今絕。」

太學生三千人上書請以為師，不許。文王亦尋悔焉。王隱晉書曰：康之下獄，大俊皆隨康入獄，悉解喻一時，散遣康竟與安同誅。

夏侯太初嘗倚柱作書，時大雨，霹靂破所倚柱，衣服焦然，神色無變。書亦

如故。賓客左右皆跌蕩不得住。見顯體之書贊語林曰：太初從魏帝拜陵，陪列於松栢下，時暴雨霹靂正中，所立之樹冠冕焦壞，左右觀之皆伏。太初顏色不改，咸榮緒又以為諸葛誕也。

王戎七歲嘗與諸小兒遊，看道邊李樹多子折枝，諸兒競走取之，唯戎不

動。人問之，答曰：「樹在道邊而多子，此必苦李，取之信然。」名士傳曰：戎由是幼有神童之稱也。

魏明帝於宣武場上斷虎爪牙，縱百姓觀之。王戎七歲亦往看，虎承間攀

欄而吼，其聲震地，觀者無不辟易顛仆，戎湛然不動，了無恐色。竹林七賢論曰：明帝自關上望見使人問戎姓名而異之。

見使人問戎姓名而異之。

世說新語 卷三 雅量第六

九一

王戎為侍中。南郡太守劉肇遺筒中箋布五端。戎雖不受。厚報其書。晉陽秋曰司隸

校尉劉毅奏南郡太守劉肇以布五十疋雜物遺前豫州刺史王戎請檻車徵付廷尉治罪除名終身戎以書未達不坐竹林七賢論曰戎報肇書識者僉以為讓世祖患之乃發口詔曰以戎之為士義豈懷私論者乃息戎亦謝不

裴叔則被收。神氣無變。舉止自若。求紙筆作書。書成。救者多。乃得免。後位

儀同三司。晉諸公贊曰楷息瓚娶揚峻女駿詠以相婚黨收付廷尉侍中傅祗證楷素意由此得免名士傳曰楚王之難李肇惡楷名重收將害之楷神色不變舉動自若諸人請救得免晉陽秋曰楷與王

戎俱加儀同三司

王夷甫嘗屬族人事。經時未行。遇於一處飲燕。因語之曰。近屬尊事。那得

不行。族人大怒。便舉襪擲其面。夷甫都無言。盥洗畢。牽王丞相臂與共載

去。在車中照鏡。語丞相曰。汝看我眼光。迺出牛背上。王夷甫蓋自謂風神英俊不至與入校

裴遐在周馥所。馥設主人。鄧粲晉紀曰馥字祖宣汝南人代劉淮為鎮東將軍鎮壽陽移機四方欲奉迎天子元皇使甘卓攻之馥出奔道卒遐與人

圍棊。馥司馬行酒。遐正戲。不時為飲。司馬志因曳遐墜地。遐還坐。舉止如

常。顏色不變。復戲如故。王夷甫問遐。當時何得顏色不異。答曰。直是闊當

故耳。一作闊故當耳一作真是闊將故耳

劉慶孫在大傅府。于時人士多為所構。唯庾子嵩縱心事外。無迹可間。後

以其性儉家富。說太傅令換千萬。冀其有吝。於此可乘。晉陽秋曰劉典字慶孫中山人有豪俠才算善交結為范

陽王廙所贈廙堯太傅召之太相委仗用為長史八王故事曰司馬越太傅於眾坐中問庾。庾時

頽然已醉。幘墮几上。以頭就穿取。徐答云。下官家故可有兩娖千萬。隨公所取。於是乃服。後有人向庾道此。庾曰。可謂以小人之慮度君子之心。

王夷甫與裴景聲志好不同。景聲惡欲取之。卒不能回。乃故詣王。肆言極罵。要王答己。欲以分謗。王不爲動色。徐曰。白眼兒遂作。晉諸公贊曰。總字景聲。河東聞喜人。少有鍾才。從兄顧器。

費之每與情言。終日達曙。自謂理構多如輒。每謝之。然未能出也。歷太傅從事中郎。左司馬。監東海王軍事。少爲文士。而經事爲將。雖非其才。而以罕重稱也。

王夷甫長裴成公四歲。不與相知。時共集一處。皆當時名士。謂王曰。裴令望何足計。王便卿裴。裴曰。自可全君雅志。裴頠見已

有往來者云。庾公有東下意。或謂王公可潛稍嚴。以備不虞。王公曰。我與元規雖俱王臣。本懷布衣之好。若其欲來。吾角巾徑還烏衣。丹陽記曰。烏衣之起。吳時烏衣營處所也。

紅左初立瑛。瑛諸王所居。中與書曰。於是風塵自消。內外緝穆。

王丞相主簿欲檢校帳下。公語主簿。欲與主簿周旋。無爲知人。几案間事。祖士少好財。阮遙集好展。並恒自經營。同是一累。而未判其得失。祖約別傳曰。約字士少。范陽道人。累遷平西將軍。豫州刺史。鎮壽陽。與蘇峻反。峻敗。約投石勒。約本幽州冠族。賓客。嶺門。勤登。高望。見車騎大驚。又使占奪鄉里。先人田地。地主多恨。勤惡之。遂諒約。晉陽秋曰。阮孚字遙集。陳留人。咸第二子也。少有智調。而無傳異。累遷侍中。吏部尚書。廣州刺史。

人有詣祖。見料視財物。客至。屏當未盡。餘兩小篋。箸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見自吹火蠟展。因歎曰。未知一生當箸幾量展。神色閑曠。於是勝負始分。孚別傳曰。孚風韻。疎誕。少有門風。

許侍中顧司空俱作丞相從事。爾時已被遇。遊宴集聚。略無不同。晉百官名曰許璩字思文

錢與陽羨人許氏諱曰璩。祖豔。字子良。承與長父裴。字季顯。烏程令。璩仕至吏部侍郎。嘗夜至丞相許戲。二人歡極。丞相便命使人

已帳眠。顧至曉回轉。不得快孰。許上牀便哈臺大鼾。丞相顧諸客曰。此中

亦難得眠處。顧和字君孝。少知名。族人顧榮曰。此吾家驕驍也。必與吾宗仕至尚書令。五子治。隗。信。顧之。

庾太尉風儀偉長。不輕舉止。時人皆以為假。亮有大兒數歲。雅重之質。便

自如此。人知是天性。溫太真嘗隱幔。恒之。此兒神色恬然。乃徐跪曰。君侯

何以為此。論者謂不減亮。蘇峻時遇害。長子年十九歲。和六年遇害。或云。見阿恭。知

元規非假。阿恭會小字也。

褚公於章安令。遷太尉記室參軍。按庾亮啓參。仇名哀時直為參軍。不掌記室也。名字已顯。而位微。人未

多識。公東出。乘估客船。送故吏數人。投錢唐亭住。錢唐縣記曰。縣近海。為潮無沒。縣諸豪姓。欲錢雇人。輦土為塘。因以為名。

也。爾時吳興沈充為縣令。未詳。當送客過浙江。客出。亭吏驅公移牛屋下。潮水

至。沈令起彷徨。問牛屋下是何物人。吏云。昨有一創父。來寄亭中。晉陽秋曰。吳人以中州人

為有尊貴客。權移之。令有酒色。因遙問僮父。欲食甃不。姓何等。可共語。褚

因舉手答曰。河南褚季野。遠近久承公名。令於是大遽。不敢移公。便於牛

屋下脩刺詣公。更宰殺為饌具。於公前鞭撻亭吏。欲以謝慙。公與之酌宴。

言色無異。狀如不覺。令送公至界。

郗太傅在京口。遣門生與王丞相書求女婿。丞相語郗信。君往東廂。任意選之。門生歸白郗曰。王家諸郎。亦皆可嘉。聞來覓婿。或自矜持。唯有一郎在東牀上。坦腹臥。如不聞。郗公云。正此好。訪之。乃是逸少。因嫁女與焉。王氏

逸少羲之小字羲之妻太傅郗鑒女名璿字子房

過江。初拜官。輿飾供饌。羊曼拜丹陽尹。客來蚤者。並得佳設。日晏漸罄。不

復及精。隨客早晚。不問貴賤。曼別傳曰曼字延祖泰山南城人父暨陽平太守曼稱縱宏任飲酒誕節與陳留阮放等號兗州八達累遷丹陽尹為蘇峻所害

羊固拜臨海。竟日皆笑供。雖晚至亦獲盛饌。時論以固之豐華。不如曼之

真率。明帝東宮僚屬名曰固字道安太山人文字志曰固父坦車騎長史固善草行著名一時避亂渡江累遷黃門侍郎喪其清儉贈大鴻臚

周仲智飲酒醉。瞋目還面謂伯仁曰。君才不如弟。而橫得重名。須臾舉蠟

燭火擲伯仁。伯仁笑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孫子兵法曰火攻有五一日火人二曰火積三曰火車四曰火軍五曰火隊凡

軍必知五火之變故以火攻者明也

顧和始為揚州從事。月旦當朝。未入頃。停車州門外。周侯詣丞相。歷和車

邊。語林曰周侯飲酒已醉著白袷德兩人來詣丞相和覓蝨。夷然不動。周既過。反還指顧心曰。此中何所

有。顧搏蝨如故。徐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周侯既入。語丞相曰。卿州吏中

有一令僕才。中興書曰和有操量弱冠知名

庾太尉與蘇峻戰。敗。率左右十餘人乘小船西奔。晉陽秋曰蘇峻作逆詔亮都督征討戰于建陽門外王師敗績亮於陳攜

二弟奔溫嶠亂兵相剝掠射。誤中施工。應弦而倒。舉船上咸失色分散。亮不動容。

徐曰。此手那可使箸賊。衆迺安。

庾小征西當出未還。婦母阮是劉萬安妻。劉氏諱曰劉綬妻陳留阮著女字幼娥綬別見與女上安陵城

樓上。俄頃翼歸。策良馬。盛輿衛。阮語女。聞庾郎能騎。我何由得見。婦告翼。

庚氏諱曰翼聚高平劉綬女字靜女翼便為於道開鹵簿盤馬。始兩轉。墜馬墮地。意色自若。

宣武桓溫與簡文太宰王暉共載。密令人在輿前後鳴鼓大叫。鹵簿中驚擾。太

宰惶怖求下輿。顧看簡文。穆然清恬。宣武語人曰。朝廷間故復有此賢。續晉陽秋

曰帝性溫深雅有局。鐵嘗與王溫太宰武陵王暉同乘至板橋。溫密勅令無因鳴角鼓。暉部伍並驚馳。溫陽駭異。暉大震。帝舉止自若。音顏無變。溫每以此稱其德量。故論者謂溫服彈也。

王劭王薈共詣宣武。劭薈別傳曰劭字敬倫丞相第五子。唐黃簡素研味玄曠。大司馬桓溫稱爲

鐵軍。正值收庾希家。中興書曰希字始彥司空冰長子。累遷徐兗二州刺史。希兄弟貴盛。桓溫忌之。謂

山陽弟友爲東陽希自家暨陽及溫誅希弟柔情聞希難逃於海陵。後還京口。聚衆事敗。爲溫所誅。薈不自安。遂巡欲去。劭堅坐不動。待收

信還。得不定。迺出。論者以劭爲優。

桓宣武與鄒超議。芟夷朝臣。條牒既定。其夜同宿。續晉陽秋曰超謂溫雄武當樂推之。運途深自柔結。溫亦深相器重。故曆

謀密計莫不預焉明晨起。呼謝安王坦之入。擲疏示之。綈猶在帳內。謝都無言。王直

擲還云多。宣武取筆欲除。綈不覺竊從帳中與宣武言。謝含笑曰。綈生可

謂入幕賓也。帳一作帷

謝太傅盤桓東山時與孫興公諸人汎海戲。中興書曰安元居會稽與支道林王羲之許風起浪涌孫王諸人色並遽便唱使還太傅神情方王吟嘯不言舟

人以公貌閑意說猶去不止既風轉急浪猛諸人皆詣動不坐公徐云如此將無歸衆人即承響而回於是審其量足以鎮安朝野。

桓公伏甲設饌廣延朝士因此欲誅謝安王坦之。晉安帝紀曰簡文晏駕遺詔桓溫依

禮謝安王坦之所建也入赴山陵百官拜于道側在位望者戰慄失色或云自此欲殺王謝王甚遽問謝曰當作何計謝神意不變謂

文度曰晉阼存亡在此一行相與俱前王之恐狀轉見於色謝之寬容愈

表於貌望階趨席方作洛生詠諷浩浩洪流桓憚其曠遠乃趣解兵。按宋明

志曰安能作洛下書生詠而少有鼻疾語音濁後名流多毀其詠弗能及手掩鼻而吟焉桓溫止新亭大陳兵衛

呼安及坦之欲於坐害之王入失厝倒執手版汗流霑衣安神姿舉動不異於常舉目偏歷溫左右衛士謂溫曰

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有壁問著阿堵輩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於是矜莊之心頓盡命部左右促燕行餽笑語移日王謝舊齊名於此始判優劣。

謝太傅與王文度共詣郗超日旰未得前王便欲去謝曰不能爲性命忍

俄頃。超得寵桓溫專殺生之威支道林還東。高逸沙門傳曰遁爲哀帝所迎游京邑時賢並送於征虜亭。丹陽記曰太安中征

因爲名蔡子叔前至坐近林公。中興書曰蔡系字子叔濟陽人司徒謝萬石後來坐小遠。

蔡暫起謝移就其處蔡還見謝在焉因合褥舉謝擲地自復坐謝冠幘傾

脫乃徐起振衣就席神意甚平不覺瞋沮坐定謂蔡曰卿奇人殆壞我面。

蔡答曰。我本不為卿面作計。其後二人俱不介意。郗嘉賓欽崇釋道安德

問。安和上傳曰釋道安者常山薄柳人本姓衛年十二作沙門神性聰敏而貌至陋佛圖澄甚重之值石氏亂於陸渾山水食脩舉為慕容駿所逼乃住襄陽以佛法東流經籍錯謬更為條章標序篇目為之注解自支

道林等皆宗其理無疾卒 餉米千斛。脩書累紙。意寄殷勤。道安答直云。損米愈覺有待之為

煩。

謝安南免吏部尚書還東。晉百官名曰謝奉字弘道會稽山陰人謝氏譜曰奉祖端散騎常侍父鳳丞相主簿奉歷安南將軍廣州刺史吏部尚書 謝太傅

赴桓公司馬出西。相遇破岡。既當遠別。遂停三日共語。太傅欲慰其失官。

安南輒引以它端。雖信宿中塗。竟不言及此事。太傅深恨在心未盡。謂同

舟曰。謝奉故是奇士。

戴公從東出。謝太傅往看之。謝本輕戴。見但與論琴書。戴既無吝色。而談

琴書愈妙。謝悠然知其量。晉安帝紀曰戴逵字安道譙國人少有清操恬和通任為劉真長所知性甚快暢泰於娛生好鼓琴善屬文尤樂遊燕多與高門風流者遊談者許其超騰風辭微命益著高向之稱

謝公與人圍碁。俄而謝玄淮上信至。看書竟。默然無言。徐向局。客問淮上

利害。答曰。小兒輩大破賊。意色舉止。不異於常。續晉陽秋曰初符堅南寇京師大震謝安無懼色方命驚出壘與兄子玄圍碁

夜還乃處分少曰皆辦破賊又無喜容其高量如此。謝車騎傳曰。氏賊符堅傾國大出。衆號百萬。朝廷遣諸軍距

之。凡八萬。堅進屯壽陽。玄為前鋒。都督與從弟琰等選精銳。決戰射傷堅。俘獲數萬。計得偽輦及雲母車寶器山

轍錦罽萬端牛馬驢騾駝十萬頭匹

王子猷。子敬會俱坐一室。上忽發火。子猷遽走避。不惶取屐。晉百官名曰王徽之字子猷中與書曰徽

之義之第五子卓犖不羈。欲爲傲達仕至黃門侍郎。子敬神色恬然。徐喚左右扶憑而出。不異平常。續晉陽秋曰：獻之雖不脩賞黃而容止不妄。世以此定一二王神宇。

持堅遊魂近境。聖別見謝太傅謂子敬曰：可將當軸了其此處。

王僧彌謝車騎共王小奴許集。王珣謝玄並已見小奴王薈小字也僧彌舉酒勸謝云：奉使君一

觴。謝曰：可爾。謝玄會爲徐州故云使君僧彌勃然起。作色曰：汝故是吳興溪中釣碣耳。何敢

講張。玄叔父安會爲吳興玄少時從之故珣云然謝徐撫掌而笑曰：衛軍僧彌殊不肅省。乃侵陵上國

也。

王東亭爲桓宣武主簿。既承藉有美譽。公甚欲其人地。爲一府之望。初見

謝失儀。而神色自若。坐上賓客。卽相貶笑。公曰：不然。觀其情貌。必自不凡。

吾當試之。後因月朝閣下伏。公於內走馬。直出突之。左右皆宕仆。而王不

動。名價於是大重。咸云是公輔器也。續晉陽秋曰：珣初辟大司馬掾桓溫至重之。常稱王掾必爲黑頭公。未易才也。

太元末。長星見。孝武心甚惡之。徐廣晉紀曰：泰元二十年九月有彗星如粉絮。東南行。歷須女。至央星。按太元末。唯有此。妖不聞長星也。且漢文八年有長星。

出東方。文穎注曰：長星有光芒。或竟天。或長十丈。或二三丈。無常也。此星見多爲兵革事。此後十六年文帝乃崩。蓋知長星非關天子世說虛也。夜華林園中飲酒。舉柝

屬星云。長星勸爾一柝酒。自古何時有萬歲天子。

殷荊州有所識。作賦是東哲。慢戲之流。文士傳曰：哲字廣。潯陽平元城人。漢太子太傅。疎廣後也。王莽末。廣會孫孟達。自東海避難。元城改姓去

疎之。足以爲東氏。哲博學多識。問無不對。元康中有人自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司空張華以問哲。哲曰：此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校果然。會爲賦。諱文文甚俳謔。三十九歲卒。元城爲之廢市。殷

甚以為有才。語王恭。適見新文。甚可觀。便於手中函中出之。王讀。殷笑之。不自勝。王看竟。既不笑。亦不言好惡。但以如意帖之而已。殷悵然自失。

羊綏第二子孚。少有儁才。與謝益壽相好。益壽謝混小字也嘗蚤往謝許。未食。俄而

王齊王睹來。王睹已見齊王照小字也中興書曰照字叔和恭次弟尚鄱陽公主太子洗馬蚤卒既先不相識。王向席有不說色。

欲使羊去。羊了不眴。唯腳委几上。詠矚自若。謝與王敘寒溫數語畢。還與

羊談賞。王方悟其奇。乃合共語。須臾食下。二王都不得餐。唯屬羊不暇。羊

不大應對之。而盛進食。食畢便退。遂苦相留。羊義不住。直云向者不得從

命。中國尙虛。二王是孝伯兩弟。

識鑒第七

曹公少時見喬玄。玄謂曰。天下方亂。羣雄虎爭。撥而理之。非君乎。然君實

是亂世之英雄。治世之姦賊。恨吾老矣。不見君富貴。當以子孫相累。續漢書曰玄字

公祖梁國睢陽人少治禮及嚴氏春秋累遷會書令玄嚴明有才略長於知人初魏武帝為諸生未知名也玄甚

異之魏書曰玄見太祖曰吾見士多矣未有若君者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按世

語曰玄謂太祖君未有名可交許子將太祖乃遣子將子將納焉孫盛雜語曰太祖嘗問許

子將我何如人固問然後子將答曰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太祖大笑世說所言謬矣

曹公問裴潛曰。卿會與劉備共在荊州。卿以備才如何。潛曰。使居中國。能亂人。不能為治。若乘邊守險。足為一方之主。魏志曰潛字文行河東人避亂荊州劉表待之賓客禮潛私謂王粲司馬芝曰劉牧非驥

王之才而欲以西伯自處其敗無日矣遂南渡適長沙

何晏鄧颺夏侯玄竝求傅嘏交而嘏終不許

魏略曰鄧颺字玄茂南陽宛人鄧禹之後也少得士名明帝時為中書郎以與李膺等為

浮華被斥正始中遷侍中尚書為人好貨滅艾以父妾與颺得顯官京師為之語曰以官易富鄧玄茂何晏選不得人頗由颺以黨曹爽誅

諸人乃因荀粲說合之謂

嘏曰夏侯太初一時之傑士虛心於子而卿意懷不可交合則好成不合

則致隙二賢若穆則國之休此藺相如所以下廉頗也

史記曰相如以功大拜上卿位在廉頗右頗怒欲辱之相

如每稱疾望見引車避匿其舍人欲去之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吾廷叱之何畏廉將軍哉願秦疆趙弱秦以吾二人故不敢加兵於趙今兩虎鬪勢不俱生吾以公家急而後私讎也頗聞謝罪

傅曰夏

侯太初志大心勞能合虛譽誠所謂利口覆國之人何晏鄧颺有為而躁

博而寡要外好利而內無關籥貴同惡異多言而妬前多言多釁妬前無

親以吾觀之此三賢者皆敗德之人耳遠之猶恐罹禍況可親之邪後皆

如其言傅子曰是何晏以才辯顯于貴或之間鄧颺好交通合徒黨響聲名于閭閻夏侯玄以貴臣子少有重名皆求交于嘏嘏不納也嘏友人荀粲有清識遠志然猶獨報結交云

晉武帝講武于宣武場帝欲偃武修文親自臨幸悉召羣臣山公謂不宜

爾因與諸尚書言孫吳用兵本意遂究論舉坐無不咨嗟皆曰山少傅乃

天下名言

史記曰孫武齊人吳起衛人並善兵法竹林七賢論曰咸寧中吳既平上將為桃林華山之事息役弭兵示天下以大安于是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時京師猶講武山

濟因論孫吳用兵本意濟為入常簡默蓋以為國者不可以忘戰故及之名士傳曰濟居魏晉之間無所標明嘗與尚書盧欽言及用兵本意武帝聞之曰山少傅名言也

後諸王驕汰輕

邁禍難於是寇盜處處蟻合郡國多以無備不能制服遂漸熾盛皆如公

言時人以謂山濤不學孫吳而闇與之理會王夷甫亦歎云公闇與道合

竹林七賢論曰承寧之後諸王構禍校虜欲起皆如濤言名士傳曰王夷甫惟嘆濤曉曉為與道合其深不可測皆此類也

王夷甫父以爲平北將軍。有公事。使行人論不得。時夷甫在京師。命駕見僕射羊祜。尙書山濤。夷甫時總角。姿才秀異。敍致既快。事加有理。濤甚奇之。既退。看之不輟。乃嘆曰。生兒不當如王夷甫邪。羊祜曰。亂天下者。必此子也。晉陽秋曰。夷甫父又有簡書。將免官。夷甫年十七。見所繼從舅羊祜。申陳事狀。辭甚俊偉。祜不然之。夷甫拂衣而起。祜顧謂賓客曰。此人必將以威名處當世。大位然。敗俗傷化者。必此人也。漢晉春秋曰。初。羊祜以軍法欲斬王戎。夷甫又忿。祜言其必敗。不相貴重。天下爲之語曰。二王當朝。世人莫敢稱羊公之有德。

潘陽仲見王敦小時。謂曰。君蜂目已露。但豺聲未振耳。必能食人。亦當爲

人所食。晉陽秋曰。潘滔字陽仲。樂陽人。太常尼從子也。有文學才識。永嘉末。爲河南尹。遇害。漢晉春秋曰。初。王夷甫言。東海王越轉王敦爲揚州。潘滔初爲太傅長史。言于太傅曰。王處仲蜂目已露。豺聲未發。今樹之。紅外肆其豪強之心。是賊之也。晉陽秋曰。敦爲太子舍人。與滔同僚。故有此言。習孫二說。便小。遷異。春秋傳曰。楚令尹子上。謂世子商。臣蜂目而豺聲。忍人也。

石勒不知書。石勒傳曰。勒字世龍。上黨武鄉人。匈奴之苗裔也。雄勇好騎射。晉元康中。流宕山東。與平原之象國中。生人參蒯萐甚感于時。父老相者皆云。此胡體貌奇異。有不可知。勸邑人厚遇之。人多哂而不信。永嘉初。豪傑並起。與胡王陽等十八騎詣汲桑。爲左前督。桑敗。共推勒爲主攻。下州縣。都于襄國。後僭正號。死。證明皇帝。

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刻印將授之。大驚曰。此法當失。云

何得遂有天下。至留侯諫。迺曰。賴有此耳。酈食其。晉紀曰。勒手不能書。目不識字。每於軍中。令人誦讀。聽之皆解其意。漢書曰。項羽急圍漢。

王於樂陽。漢王與酈食其謀。燒楚糧。食其勸立六國。後王令趣刻印。張

良入諫。以爲不可。輟食。吐哺罵酈。生曰。豈儒幾敗乃公事。趣令錯印。

衛玠年五歲。神衿可愛。祖太保曰。此兒有異。顧吾老。不見其大耳。晉諸公贊曰。玠字伯玉。河

東安邑人。少以明識。稱允。稱傳。假極貴重之。謂之寧武子。仕至太保。爲楚王瑋所害。玠別傳曰。玠有虛令之

秀。清勝之氣。在羣伍之中。有異人之望。祖太保見玠五歲。曰。此兒神爽。聰令。與衆大異。恐吾年老。不及見爾。

劉越石云。華彥夏識能不足。疆果有餘。虞預晉書曰。華軼字彥夏。平原人。魏太尉敬會孫也。累遷江州刺史。傾心下士。甚得士歡心。以不從元皇

累遷江州刺史。傾心下士。甚得士歡心。以不從元皇

命見誅漢晉春秋曰劉琨知軼必敗謂其自取之也

張季鷹辟齊王東曹掾。在洛。見秋風起。因思吳中菰菜羹鱸魚膾。曰。人生

貴得適意爾。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駕便歸。俄而齊王敗。時人

皆謂為見機。文士傳曰張翰字季鷹父儼吳大鴻臚翰有清才美望博學審屬文造次立成辭義清新大司馬齊王問辟為東曹掾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

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久矣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捉其手槍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紅水爾翰以疾歸榮以輒去除吏名性至孝遭母艱哀毀過禮自以年宿不營當世以疾終于家

諸葛道明初過江左。自名道明。名亞王庾之下。中興書曰故避難過江與潁川荀道明

時人為之語曰京都三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先為臨沂令。丞相謂曰。明府當為黑頭公。諺林曰丞相拜司空

冠冕曰君當復著此

王平子素不知眉子。曰。志大其量。終當死塢壁間。晉諸公贊曰王玄字眉子夷甫子也東海王越辟為掾後行陳留太守大

行威罰為搗人所害

王大將軍始下。楊朗苦諫不從。遂為王致力。乘中鳴雲露車。徑前曰。聽下

官鼓音。一進而捷。王先把其手曰。事克。當相用為荊州。既而忘之。以為南

郡。晉百官名曰朗字世彥弘農人楊氏譜曰朗祖嘉典軍校尉父淮冀州刺史王隱晉書曰朗有器識才量善能當世仕至雍州刺史王敗後。明帝收朗。欲殺之。

帝尋崩。得免。後兼三公。署數十人為官屬。此諸人當時竝無名。後皆被知

遇。于時稱其知人。

周伯仁母冬至。舉酒賜三子曰。吾本謂度江託足無所。爾家有相。爾等竝

羅列吾前。復何憂。周嵩起長跪而泣曰。不如阿母言。伯仁爲人。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嵩性狼抗。亦不容於世。唯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鄧粲晉紀曰阿奴嵩之弟周護也三周竝已見

王大將軍既亡。王應欲投世儒。世儒爲江州。王含欲投王舒。舒爲荊州。含

語應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而汝欲歸之。應曰。此乃所以宜往也。晉陽秋曰

應字安期含子也敦無子養爲嗣以爲武衛將軍用爲副貳伏誅 江州當人疆盛時。能抗同異。此非常人所行。及覩

衰危。必與愍惻。王彬別傳曰彬字世儒琅邪人祖覽父正並有名德彬爽氣出儕類有雅正之韻與元帝姨兄弟佐佑皇業累遷侍中從兄敦下石頭害周伯仁彬與顛素善往哭其尸甚慟

既而見敦敦怪其有慘容而問之答曰向吳周伯仁情不能已敦曰伯仁自致刑戮汝復何爲者哉彬曰伯仁清譽之士有何罪因數敦曰抗逆犯上殺戮忠良音辭恍惚與淚俱下敦怒甚丞相在坐代爲之解命彬曰拜謝彬

曰有足疾此來見天子尙不能拜何跪之有敦曰脚疾何如頸疾以親故不害之累遷江州刺史左僕射贈衛將軍 荊州守文。豈能作意表行事。含不

從。遂共投舒。舒果沈含父子于江。王舒傳曰舒字處明琅邪人祖覽知名父會御史舒器業備素有文武幹中宗用爲北中郎將荊州刺史尙書僕射出爲

會稽太守以父名會累表自陳討蘇峻有功封彭澤侯贈車騎大將軍 彬聞應當來。密具船以待之。竟不得來。深以爲恨。

含之投舒舒遣軍逆之含父子赴水死昔鄧寄賣友見讖沉飯兄弟以求安舒非人矣

武昌孟嘉作庾太尉州從事。已知名。褚太傅有知人鑒。罷豫章。還過武昌。

問庾曰。聞孟從事佳。今在此不。庾云。卿自求之。褚眄良久。指嘉曰。此君

小異。得無是乎。庾大笑曰。然。于時既歎褚之默識。又欣嘉之見賞。嘉別傳曰嘉字萬年元夏

鄆人會祖父宗吳司空祖父揖晉盧陵太守宗葬武昌陽新縣子孫家焉嘉少以清操知名太尉庾亮領江州辟嘉都盧陵從事下都鍾亮引問風俗得失對曰行靈當問從事亮舉塵尾掩口而笑諸弟翼曰孟嘉故是威德

人轉勸學從事太傅褚衷有器識亮正且大會衷問亮問江州有孟嘉何在亮曰在坐脚但自覓衷歷觀久之指嘉曰將無是乎亮欣然而笑嘉衷得嘉奇嘉為衷所得乃益器之後為征西桓溫參軍九月九日溫遊龍山參寮畢集時佐史坐著戎服風吹嘉帽墜落溫戒左右勿言以觀其舉止嘉初不覺良久如廁命取覆之令孫盛作文嘲之成著嘉坐嘉還即答曰坐嗟歎嘉喜酣暢愈多不亂溫問酒有何好而踴嗜之嘉曰明公未得酒中趣爾又問聽伎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也答曰懶近自然轉從事中郎遷長史年五十三而卒

戴安道年十餘歲在瓦官寺畫王長史見之曰此童非徒能畫續晉陽秋曰達

也亦終當致名恨吾老不見其盛時耳善圖畫窮巧丹

王仲祖謝仁祖劉真長俱至丹陽墓所省殷揚州殊有確然之志中興書曰浩

既反王謝相謂曰淵源不起當如蒼生何深為憂嘆劉曰卿諸人真憂棲遲積年累

淵源不起邪

小庾臨終自表以子園客為代園客愛之小字也庾氏譜曰愛之字仲翼翼第二子中朝廷

慮其不從命未知所遣乃共議用桓溫劉尹曰使伊去必能克定西楚然

恐不可復制陶侃別傳曰庾翼表表其子愛之代為荊州何充曰陶公重勳也臨終高讓丞相未寤敬豫

西將軍荊州刺史宋明帝文章志曰翼表其子代任朝廷畏憚之論者欲以授桓溫時簡文輔政然之劉愷

曰溫去必能定西楚然恐不能復制願大王自鎮上流愷請為從軍司馬簡文不許溫後果如愷所筭也

桓公將伐蜀在事諸賢咸以李勢在蜀既久承藉累葉且形據上流三峽

未易可克唯劉尹云伊必能克蜀觀其捕博不必得則不為華陽國志曰李勢字

巴西宕渠蠻人也其先李特因晉亂據蜀特子雄稱號成都勢祖讓特弟也讓生壽壽篡位自立勢即壽子也晉

安西將軍伐蜀勢歸降遷之揚州自起至十六世三十七年溫別傳曰初朝廷以蜀處險遠而溫聚寡少懸軍深

入甚以憂懼而溫直指成都李勢面縛語林曰劉尹見桓公每嬉戲必取勝謂曰卿乃爾好利何不焦頭及伐蜀故有此言

謝公在東山畜妓。簡文曰：安石必出。既與人同樂，亦不得不與人同憂。宋明帝文

章志曰：安縱心事外，疏略常節。每畜女奴，權持遊肆也。

郗超與謝玄不善。符堅將問晉鼎，既已狼噬梁岐，又虎視淮陰矣。車頰秦書曰：符堅字永固。

武都氏人也。本姓蒲祖，父供詐稱識文，改曰符言。已當王應符命也。堅初生，有赤光流其室，及誕，背赤色，隱起若篆文，幼有美度。石虎司隸徐正名知人，堅六歲時嘗戲於路，正見而異焉。問曰：符郎此官街小兒行戲，不畏縛邪？堅曰：吏縛有罪，不縛小兒，正謂左右曰：此兒有王霸相。石氏亂，伯父健及父雄西入關，健夢天神使者朱衣冠拜肩頭，有龍讓將軍，肩頭小字也。健即拜為龍讓，以應神命。後健僭帝號，死，子生立，凶暴，夢天殺之，而立堅。堅立十五年，遣長樂公丕攻沒襄陽。十九年，大興師伐晉，衆號百萬，水陸俱進。次于項城，自項城至長安，連旗千里，首尾不絕。乃遣告晉曰：已為晉君於長安城中，建廣夏之室。今故大舉，虜江相迎，克日入宅也。于時

朝議遣玄北討。人間頗有異同之論。唯超曰：是必濟事。吾昔嘗與共在桓

宣武府，見使才皆盡。雖履屐之間，亦得其任。以此推之，容必能立勳。元功

既舉，時人咸歎超之先覺。又重其不以愛憎匿善。中興書曰：于時氏賊疆威朝議求文，武長將可鎮靖北方者，衛大將軍安

曰：唯兄子玄可任此事。中書郎郗超聞而嘆曰：安違衆舉親明也。玄必不負其舉。

韓康伯與謝玄亦無深好。玄出征後，巷議疑其不振。康伯曰：此人好名，必

能戰。續晉陽秋曰：玄識局，真有經國之才略。玄聞之甚忿，常於衆中厲色曰：丈夫提千兵入死地，以

事君親，故發，不得復云為名。

褚期生少時，謝公甚知之。恒云：褚期生若不佳者，僕不復相士。期生褚爽小字也。續晉陽秋曰：爽字茂弘，河南人。太傅爽之孫，祕書監超之子。太傅謝安見其少時，嘆曰：若期生不佳，我不復論士及長。

果俊邁，有風氣，好老莊之言。當世榮譽，弗之屑也。唯與殷仲堪、善果、選中書郎義興太守女為恭帝皇后。

郗超與傅瑗周旋。瑗見其二子竝總髮，超觀之良久，謂瑗曰：小者才名皆

勝。然保卿家。終當在兄。卽傅亮兄弟也。

傅氏譜曰瑗字叔玉北地靈州人歷護軍長史安城太守宋書曰鈿字長猷瑗長子也位至五兵尚書勳

太常邱淵之文章錄曰亮字季友迪弟歷尚書令任光祿大夫元嘉三年以罪伏誅

王恭隨父在會稽。王大自都來拜墓。

恭父繡王忱並已見

恭暫往墓下看之。二人素善。

遂十餘日方還。父問恭何故多日。對曰。與阿大語。蟬連不得歸。因語之曰。

恐阿大非爾之友。終乖愛好。果如其言。

忱與恭爲王緒所問終成怨隙別見

車胤父作南平郡功曹。太守王胡之避司馬無忌之難。置郡于酆陰。是時

胤十餘歲。胡之每出。嘗於籬中見而異焉。謂胤父曰。此兒當致高名。後遊

集。恒命之胤長。又爲桓宣武所知。清通於多士之世。官至選曹尚書。

續晉陽秋曰胤

字武子南平人父育爲郡主簿太守王胡之有知人識裁見謂其父曰此兒當成卿門戶宜資令學問胤就業恭勤博覽不倦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繼日焉及長風姿美勁機悟敏率桓溫在荆州收爲從事一歲至治中胤既博學多聞又善於激賞當時美有威坐胤必同之皆云無車公不樂太傅謝公遊集之日開筵以待之累遷丹陽尹護軍將軍吏部尚書

王忱死。西鎮未定。朝貴人人有望。時殷仲堪在門下。雖居機要。資名輕小。

人情未以方嶽相許。晉孝武欲拔親近腹心。遂以殷爲荊州。事定。詔未出。

王珣問殷曰。陝西何故未有處分。殷曰。已有人。王歷問公卿。咸云非。王自

許才地。必應在己。復問非我邪。殷曰。亦似非。其夜詔出用殷。王語所親曰。

豈有黃門郎而受如此任。仲堪此舉。迺是國之亡徵。

晉安帝紀曰孝武深爲晏駕後計擢仲堪代王忱爲荊州仲堪

雖有美譽識者未以方嶽相許也既受腹心之任居上流之重識者謂其殆矣終爲桓玄所敗

賞譽第八(上)

陳仲舉嘗歎曰。若周子居者。真治國之器。

汝南先賢傳曰。周乘字子居。汝南安城人。天資聰明。高峙嶽立。非陳仲舉黃叔度之儔。則不交。

也。仲舉嘗歎曰。周子居者。真治國之器也。為太山太守。甚有惠政。

譬諸寶劍。則世之干將。

吳越春秋曰。吳王闔閭請干將作劍。干將者。吳人其妻曰莫邪。干將采五山之精。六

成二劍。陽曰干將。而作龜文。陰曰莫邪。而作漫理。干將匿其陽。出其陰。以獻闔閭。闔閭甚寶重之。

世目李元禮。謾謾如勁松下風。

李氏家傳曰。膺嶽峙淵清。峻貌貴重。華夏稱曰。潁川李府君。膺。額如玉山。汝南陳仲舉。軒軒如千里馬。南陽朱公叔。颯颯如行

松柏之下。

謝子微見許子將兄弟。曰。平輿之淵。有二龍焉。見許子政弱冠之時。歎曰。

若許子政者。有幹國之器。正色忠蹇。則陳仲舉之匹。

汝南先賢傳曰。謝甄字子微。汝南汝陵人。明識人倫。雖郭林宗

不及甄之鑒也。見許子將兄弟弱冠時。則曰。平輿之淵。有二龍。仕為豫章從事。許虔字子政。平輿人。體向高潔。雅正。寬亮。謝子微見虔兄弟。歎曰。若許子政者。幹國之器也。虔弟劭。聲未發時。時人以謂不如虔。虔恒撫髀稱。劭自以為不及也。釋褐為郡功曹。黜盡發惡。一郡肅然。年三十五卒。海內先賢傳曰。許劭字子將。虔弟也。山時淵。停行。應規表劭。陵謝子微。高才遠識。見劭十歲時。歎曰。此乃希世之偉人也。初劭拔樊子昭於市肆。出處承賢於客舍。召李叔才於無聞。擢郭子瑜於小吏。廣陵徐孟本。來臨汝南。聞劭高名。召功曹。時袁紹以公族為濮陽長。棄官還。劭軍從騎。將入郡界。乃歎曰。許子將。秉持清格。豈可以吾輿服見之邪。遂單馬而歸。辟公府。掾。數辟。皆不就。避地。江南。卒於豫章也。伐惡退不肖。范子孟博之風。

張璠漢紀曰。范滂字孟博。汝南伊陽人。為功曹。辟公府。掾。升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百城聞滂高名。皆解印綬。去為黨

事見錄

公孫度目邴原。所謂雲中白鶴。非燕雀之網所能羅也。

魏書曰。度字叔濟。襄平人。累遷冀州刺史。遼東太守。邴原

別傳曰。原字根矩。東管朱虛人。少孤。數歲時。過書舍。而泣。師問曰。童子何泣也。原曰。凡得學者。有親也。一則願其不孤。二則疾其得學。中心感傷。故泣耳。師憫然曰。苟欲學。不須資也。於是就業。長則博覽洽聞。金玉其行。知世將亂。避地遼東。公孫度厚禮之。中國既寧。欲還鄉里。為度禁絕。原密自治嚴。謂部落曰。移比近郡。以觀其意。皆曰。樂移原。舊有捕魚大船。請村落。皆令熟醉。因夜去之。數日度乃覺。吏欲追之。度曰。邴君所謂雲中白鶴。非鷄鶩之網

所能羅也。魏王辟祭酒。累遷五官中郎長史。

鍾士季目王安豐。阿戎了了解人意。王隱晉書曰戎少清閒曉悟謂裴公之談。經日不竭。裴顛已見

吏部郎闕。文帝問其人於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於是

用裴。按諸書皆云鍾會薦裴楷王戎於晉文王文王辟以為掾不聞為吏部郎

王濬冲裴叔則二人總角詣鍾士季。須臾去。後客問鍾曰。向二童何如。鍾

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後二十年。此一賢當為吏部尚書。冀爾時天下無

滯才。晉陽秋曰戎為兒童鍾會異之

諺曰。後來領袖有裴秀。虞預晉書曰秀字季彥河東聞喜人父齊魏大常秀有風操八歲能著文叔父徽有聲名秀年十餘歲有賓客詣徽出則過秀時人為之語曰後進領袖

有裴秀大將軍辟為掾父終推財與兄年二十五遷黃門侍郎晉受禪封鉅鹿公後累遷左光祿司空四十八薨諡元公配食宗廟

裴令公目夏侯太初。肅肅如入廊廟中。不脩敬而人自敬。禮記曰周禮謂魯哀公曰宗廟社稷之中未施

敬而民自敬

一日如入宗廟。琅琅但見禮樂器。見鍾士季如觀武庫。但覩矛戟。見

傅蘭頽江廡。靡所不有。見山巨源。如登山臨下。幽然深遠。玄會蝦蟇並已見上

羊公還洛。郭奕為野王令。晉諸公贊曰奕字泰業太原陽曲人累世舊族亦有才望歷雍州刺史尚書羊至界。遣人要之。郭

便自往。既見。嘆曰。羊叔子何必減郭太業。復往。羊許。小悉還。又歎曰。羊叔

子去人遠矣。羊既去。郭送之。彌日。一舉數百里。遂以出境。免官。復嘆曰。羊

叔子何必減顏子。王戎目山巨源。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寶。莫知名其器。

顧禮之畫費曰濤無所標明遠深淵默人莫見其際而其器亦入道故見者莫能稱謂而服其偉量

羊長和父繇與太傅祜同堂相善仕至車騎掾蚤卒長和兄弟五人幼孤

羊氏諱曰繇字堪甫太山人祖續漢太尉不拜父祕京兆太守繇歷車騎掾娶樂國積女生五子秉洽式亮悅也

祜來哭見長和哀容舉止宛若成人

人迺嘆曰從兄不亡矣山公舉阮咸為吏部郎目曰清真寡欲萬物不能

移也名士傳曰咸字仲容陳留人籍兄子也任達不拘當世皆怪其所為及與之處少嗜欲哀樂至到過絕於人然後皆忘其向議為歡騎侍郎山濤舉為吏部武帝不用太原郭奕見之心醉不覺歎服解音好酒以卒山濤啓事曰吏部郎史曜出處缺當選濤薦咸曰真素寡欲深識情獨萬物不能移也若在官人之職亦妙絕於時詔用陸亮晉陽秋曰咸行已多違禮度濤舉以為吏部郎世祖不許竹林七賢論曰山濤之舉阮咸固知上不能用蓋惜曠世之儒莫識其意故耳夫以咸之所

犯方外之意稱其清真寡欲則此外之意自見耳

王戎目阮文業清倫有鑒識漢元以來未有此人杜篤新書曰阮武字文業陳留尉氏人父誰侍中武闢達博通淵雅之士

陳留志曰武魏末河清太守族子籍年纔角未知名武見而偉之以為勝已知人多此類著書十八篇謂之阮子終于家郭泰友人宋子俊稱泰自漢元以來未有林宗之匹

武元夏目裴王曰戎尚約楷清通虞預晉書曰武陔字元夏沛國竹邑人父周魏光祿大夫陔及二弟歆茂皆總角見稱並有器望鄉人諸父未能覽其多

少時同郡劉公榮名知人嘗造周周見其三子公榮曰君三子皆國士元夏器量最優有輔佐之風力仕宦可為亞公叔夏季夏不減常伯納言也陔至左僕射

庾子嵩目和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磊砢有節目施之大廈有棟梁之用晉諸公贊

曰嶠常慕其舅夏侯玄為人故於朝士中嶮然不羣時類憚其風節

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外物名士傳曰夷甫天形奇特明秀若神入王故事曰石勒見

夷甫謂長史孔萇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如此人當可活不萇曰彼晉三公不為我用勸曰雖然要不可加以鋒刃也夜使推牆殺之

王汝南既除所生服遂停墓所兄子濟每來拜墓略不過叔叔亦不候濟

王汝南既除所生服遂停墓所兄子濟每來拜墓略不過叔叔亦不候濟

脫時過。止寒溫而已。後聊試問近事。答對甚有音辭。出濟意外。濟極愧愕。仍與語。轉造精微。濟先略無子姪之敬。既聞其言。不覺凜然。心形俱肅。遂留共語。彌日累夜。濟雖雋爽。自視缺然。乃喟然嘆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去。叔送至門。濟從騎有一馬絕難乘。少能騎者。濟聊問叔好騎乘不。曰。亦好爾。濟又使騎難乘馬。叔姿形既妙。回策如縈。名騎無以過之。濟益嘆其難測。非復一事。鄧粲晉紀曰。王湛字處冲。太原人。隱德人莫之知。雖兄弟宗族亦以為癡。唯為頗嘗看不湛笑。曰。體中佳時。脫復看耳。今曰當與汝言。因共談易。剖折入微。妙言奇趣。濟所未聞。嘆不能測。濟性好馬。而所乘馬駸駸意甚愛之。湛曰。此雖小駸。然力薄不堪。若近見督郵馬。當勝此。但養不至耳。濟取督郵馬。穀食十數日。與湛試之。湛未嘗乘馬。卒然便馳。躡步驟不異於濟。而馬不相勝。湛曰。今直行車路。何以別馬勝不。唯當就蟻封耳。於是就蟻封。盤馬果倒。踏其僞識。天才乃爾。既還。渾問濟何以暫行累日。濟曰。始得一叔。渾問其故。濟具歎述如此。渾曰。何如我。濟曰。濟以上人。武帝每見濟。輒以湛調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常無以答。既而得叔。後武帝又問如前。濟曰。臣叔不癡。稱其實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晉陽秋曰。濟有人倫鑒識。其雅俗是非。少所優潤。見湛嘆服。其德宇時人謂湛上方。山濤不為外氏甯家所養。甯氏起宅相者曰。當出貴甥。外祖母意以威氏甥小。而惠謂應相也。舒曰。當為外氏成此宅。相少名遲鈍。叔父衡使守水碓。每言舒堆八百戶。長我願畢矣。舒不以介意。身長後尺二寸。不脩常人。近事少工。射著韋衣。入山澤。每獵大獲。為後將軍。鍾毓長史。毓與參佐射戲。舒常為坐。晝暮後值。朋人少。以舒充數。於是發無不中。加博措閑雅。殆盡其妙。毓嘆謝之曰。吾之不足盡卿如此。射矣。轉相國參軍。晉王每朝。罷目送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累遷侍中。司徒。於是顯名。年二十八始宦。

裴僕射時人謂為言談之林藪。

惠帝起居注曰。顧理甚淵博。贈於論難。

張華見褚陶。語陸平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顧彥先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褚生。陸曰。公未覩不鳴不躍者耳。

褚氏家傳曰陶字季雅吳郡錢塘人褚先生後也陶聰惠絕倫

年十三作鷓鴣鳥水種二賦宛陵嚴仲弼見而奇之曰褚先生復出矣弱不好弄清談閑默以墳典自娛語所親曰聖賢備在黃卷中舍此何求州郡辟不就吳歸命世祖補臺郎建中校尉司空張華與陶書曰二陸龍躍於江漢於吾子故知延州之德不孤淵谷之寶不匱仕至中尉

有問秀才吳舊姓何如。答曰。吳府君聖王之老成。明時之雋乂。朱永長理

物之至德。清選之高望。嚴仲弼九皋之鳴鶴。空谷之白駒。顧彥先八音之

琴瑟。五色之龍章。張威伯歲寒之茂松。幽夜之逸光。陸士衡士龍。鳩鵲之

徘徊。懸鼓之待槌。秀才蔡供也集載供與刺史周浚書曰一日侍坐言及吳士詢于掾獲遂見下問造

次承顏載辭不舉敕令條列名狀選輒思之今稽疏所知吳展字士季下邳人志足矯非清足厲俗信可結神才堪幹世仕吳為廣州刺史吳郡太守吳平還下邳閉門自守不交賓客誠聖王之老成明時之雋乂也朱誕字永長吳郡人體履清和黃中通理吳朝舉賢良累遷議郎今歸在家誠理物之至德清選之高望也嚴隱字仲弼吳郡人稟氣清純思度器偉吳朝舉賢良宛陵令吳平去職九皋之鳴鶴空谷之白駒也張囑字威伯吳郡人稟性堅明志行清朗居歷渥之中無繼磷之損歲寒之松柏幽夜之逸光也陸雲別傳曰雲字士龍吳大司馬抗之第五子機同母之弟也儒雅有俊才容貌瓌偉口敏能談博聞強記著述六歲便能賦詩時人以爲頂託揚烏之曠也年十八刺史周浚命爲主簿浚常嘆曰陸士龍當今之顏淵也累遷太子舍人清河內史爲成都王所害

凡此諸君。以洪筆爲鉅耒。以紙札爲良田。以玄默爲稼穡。以義理

爲豐年。以談論爲英華。以忠恕爲珍寶。著文章爲錦繡。蘊五經爲綰帛。坐

謙虛爲席薦。張義讓爲帷幙。行仁義爲室宇。脩道德爲廣宅。

按蔡所論士十六人無陸機兄弟又無凡

此諸君以下疑益之

人問王夷甫。山巨源義理如何。是誰輩。王曰。此人初不肯以談自居。然不

讀老莊。時聞其詠。往往與其旨合。顧暉之畫贊曰。澹有而不特。皆此類也。

洛中雅雅有三。嘏。劉粹字純嘏。宏字終嘏。漢字冲嘏。是親兄弟。王安豐甥。

並是王安豐女婿。宏。真長祖也。晉諸公贊曰。粹沛國人。歷侍中。南中郎將。宏歷秘書監。光祿大夫。晉後略曰。漢少以清識為名。與王夷甫。友。翁並好。以人倫為

意。故世人許以才智之名。自相國右長史。出為襄州刺史。以貴簡稱。按劉氏譜。劉淑妻。周女生粹。宏。漢非王氏甥。洛中錚錚。馮惠卿名蓀。是播子。晉後略曰。

播字友聲。長樂人。位至太宗正生。播八王故事曰。播少以才。恒識當世之宜。蚤歷清職。仕至侍中。為長沙王所害。蓀與邢喬。俱司徒李胤外孫。及胤

子順。並知名。時稱馮才清。李才明。純粹邢。晉諸公贊曰。喬字會伯。河間人。有才學。仕至司隸校尉。順字曼長。仕至大僕卿。

衛伯玉為尚書令。見樂廣與中朝名士談議。奇之。曰。自昔諸人歿已來。常

恐微言將絕。今乃復聞斯言於君矣。命子弟造之。曰。此人人之水鏡也。見

之若披雲霧。覩青天。晉陽秋曰。尚書令衛瓘見廣曰。昔何平叔諸人。段常謂清言盡矣。今復聞之。於人則鑿然猶嶺。雲霧而覩青天。

王太尉曰。見裴令公精明朗然。籠蓋人上。非凡識也。若死而可作。當與之

同歸。或云王戎語。禮記曰。禮文子與叔譽觀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鄭玄曰。作起也。

王夷甫自嘆我與樂令談。未嘗不覺我言為煩。晉陽秋曰。樂廣每以約言厭人心。其所不知。默如也。太尉王夷甫。光祿大夫裴

叔則能清言。常曰。與樂令言。覺其簡至。吾等皆煩。

郭子玄有儁才。能言老莊。廣敬嘗稱之。每日。郭子玄何必滅庾子嵩。名士傳曰。郭象

字子玄。自黃門郎為太傅主簿。任事用勢。傾動一府。故謂象曰。卿自是當世大才。我曠昔之意。都已盡矣。其伏理推心。皆此類也。

王平子目太尉。阿兄形似道而神鋒太雋。太尉答曰。誠不如卿落落穆穆。

王隱晉書曰澄通朗
好人倫情無所繫

太傅府有二才。劉慶孫長才。

晉陽秋曰太傅將召劉輿或曰輿猶臚也近將汙人大傅疑而禦之
輿乃密視天下兵簿諸屯戎及倉庫處所人輟多少牛馬器械水陸

地形皆默識之是時軍國多事每會議事自潘滔以下皆不知所對輿
便屈指籌計所發兵仗處所糧廩運轉事無疑滯於是太傅遂委仗之

潘陽仲大才。裴景聲清才。

八王故事曰劉輿才長綜覈潘滔以博學爲名裴邈疆立方正皆
爲東海王所嗾俱顯一府故時人稱曰輿長才滔大才邈清才也

世說新語卷四

賞譽第八(下)

林下諸賢各有儁才子。籍子渾器量弘曠。世語曰渾字長成清虛寡欲位至太子中庶子康子紹清遠雅

正。見已濤子簡疎通高素。虞預晉書曰簡字季倫平雅有父風與嵇紹劉模等齊名選尚書出為征南將軍咸子瞻虛夷有遠志。瞻

弟孚爽朗多所遺。名士傳曰瞻字千里夷任而少嗜欲不脩名行自得於慶讀書不甚研求而識其要仕至太子舍人年二十卒中興書曰孚風韻疎誕少有門風初為安東參軍蓬髮飲

酒不以王務嬰心。秀子純悌。竝令淑有清流。竹林七賢論曰純字長悌位至侍中悌字叔遜位至御史中丞晉諸公贊曰洛陽敗純悌出奔為賊所害戎子

萬子有大成之風。苗而不秀。晉諸公贊曰王綏字萬子辟大尉掾不就年十九卒晉書曰戎子萬有美號而太肥戎令食糠而肥愈甚也唯伶子

無聞。凡此諸子。唯瞻為冠。紹簡亦見重當世。庾子躬有廢疾。甚知名。家在

城西。號曰城西公府。虞預晉書曰琮字子躬潁川人太常峻第二子仕至太尉掾

王夷甫語樂令。名士無多人。故當容平子知。王澄別傳曰澄風韻曠達志氣不羣從兄戎兄弟夷甫名冠當年四海人士一為澄所題目

則二兄不復措意云。已經平子其見重如此。是以名聞益盛。天下知與不知。莫不傾注。澄後事迹不逮。朝野失望。及舊遊識見者。猶曰。當今名士也。

王太尉云。郭子玄語議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名士傳曰子玄有儁才能言莊老

司馬太傅府多名士。一時儁異。庾文康云。見子嵩在其中。常自神王。晉陽秋曰數為

大傳從事中郎

太傅東海王鎮許昌。以王安期為記室參軍。雅相知重。敕世子毗曰。夫學

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閱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味遺言。不如親

承音旨。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或曰。王趙鄧三參軍。人倫之表。汝其

師之。謂安期鄧伯道趙穆也。趙吳郡行狀曰穆字季子汝郡人真叔平粹才識清通歷向書郎太

傳參軍太傅越與穆及王承阮瞻鄧攸書曰禮八歲出就外傳十年

曰幼學明可以斷先王之教也然學之所受者淺體之所安者深是以閱習禮度不如式瞻軌儀諷味遺言不如

親承辭旨小兒毗既無令淑之資未聞道德之風欲屈諸君時以閑豫周旋燕誨也穆歷晉明帝師冠軍將軍吳

郡太守封南鄉侯袁宏作名士傳。直云王參軍。或云趙家先猶有此本。

庾太尉少為王眉子所知。庾過江。嘆王曰。庇其宇下。使人忘寒暑。晉諸公贊曰

曠八王故事曰玄為陳留太守或勸玄過江投琅邪王玄曰王處

仲得志於彼家救猶不免害豈能容我謂其器宇不容於敦也

謝幼輿曰。友人王眉子清通簡暢。嵇延祖弘雅劭長。董仲道卓犖有致度。

王隱晉書曰董鑿字仲道太始初到洛下干祿求榮永嘉中洛城東北角步廣里中地陷中有二鶴蒼者飛去白

者不能飛問之博識者不能知養聞歎曰昔周時所盟會狄泉此地也卒有二鶴蒼者胡象後明當入洛白者不

能飛此國諱也謝觀元化論序曰陳留董仲道於元康中見惠帝廢揚棹后升太學堂嘆曰建此堂也將何為乎

每見國家赦書謀反逆皆赦孫殺王父母子殺父母不赦以為王法所不容也奈何公卿虛譚文飾禮典以至此

乎天人之理既滅大亂斯起願謂謝觀阮孚曰易稱知幾

其神乎君等可深戒矣乃與妻荷擔入蜀莫知其所終

王公曰太尉嚴巖清峙。壁立千仞。顧愷之夷甫畫贊曰夷甫天形瘦

特識者以為巖巖秀峙壁立千仞

庾太尉在洛下。問訊中郎。中郎留之云。諸人當來。尋溫元甫。晉諸公贊曰溫幾

字元甫太原人才

性清婉歷司徒右長劉王喬。曹嘉之晉紀曰劉疇字王喬彭城人父誦司隸校尉疇善談名理會避亂塢壁

史湘州刺史卒官有胡數百欲害之疇無懼色援船而吹之為出塞入塞之聲以動其遊客之思

於是羣胡皆泣而去。裴叔則俱至。酬酢終日。庾公猶憶劉裴之才。儻元甫之清中。

作平

蔡司徒在洛。見陸機兄弟住參佐廊中。三間瓦屋。士龍住東頭。士衡住西頭。士龍爲人。文弱可愛。士衡長七尺餘。聲作鍾聲。言多忼慨。文士傳曰雲性弘靜怡怡然爲士友所宗

機清厲有風格。爲卿黨所彈

王長史是庾子躬外孫。王氏諱曰讓父誦娶穎川庾宗之女字三善也丞相目子躬云。入理泓然。我已上

人。子躬子高兄也

庾太尉目庾中郎。家從談談之許。名士傳曰數不爲辨析之談而舉其旨要太尉王夷甫雅重之也一作家從談之祖從一作誦許一作辭

庾公目中郎。神氣融散。差如得上。晉陽秋曰數頽然淵放莫有動其臆者

劉琨稱祖車騎爲朗詣。曰少爲王敦所歎。虞預晉書曰琨字士樾范陽道人盛蕩不脩儀檢輕財好施晉陽秋曰琨與司空劉琨俱以雄

豪著名年二十四與琨同辟司州主簿情好綢繆共被而寢中夜聞雞鳴俱起曰此非惡聲也每語世事則中宵起坐相謂曰若四海鼎沸豪傑共起吾與足下相避中原耳爲汝南太守值京師傾覆率流民數百家南度行達

加口安東板爲徐州刺史遂既有豪才常抗慨以中原爲己任乃說中宗雪復神州之計拜爲豫州刺史使自招募遂率部曲百餘家北渡江誓曰祖遂若不濟中原而復濟此中有如大江攻城略地招懷義士屢摧石虎虎

不致復闕河南石勒爲逃母墓置守吏劉琨與親舊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吾箸鞭耳會祖遂卒先有妖星見豫州分遂曰此必爲我也未欲滅寇故耳贈車騎將軍

時人目庾中郎。善於託大。長於自藏。名士傳曰庾數雖居職任未嘗以事自嬰從容博暢寄榻已足時天下多故機事屢起有爲者拔奇吐異而稱

福繼之敬常默然故憂喜不至也

王平子邁世有雋才。少所推服。每聞衛玠言。輒歎息絕倒。玠別傳曰玠少有名理善通莊老瑣邪王平子

高氣不羣邁世獨傲每聞玠之語論至于理會之間要妙之際輒絕倒於坐前後三聞爲之三倒時人遂曰衛君談道平子三倒

王大將軍與元皇表云。舒風概。簡正允。作雅人。自多於邃。王舒已見邃別傳曰邃字處重瑗邪人舒意局

剛情以政事稱累遷中領軍
尚書左僕射舒鑿並敦從弟

最是臣少所知拔。中間夷甫澄見語。卿知處明茂弘。茂

弘已有令名。真副卿清論。處明親疎無知之者。吾常以卿言為意。殊未有

得。恐已悔之。臣慨然曰。君以此試。頃來始乃有稱之者。言常人正自患知

之使過。不知使負實。使一作便

周侯於荊州敗績還。未得用。王丞相與人書曰。雅流弘器。何可得遺。

鄧粲晉紀曰顯

為荊州始至而建平民傳密等叛迎蜀賊顯狼狽失據陶侃救之
得免顯至武昌投王敦敦更選侃代顯顯還建康未即得用也

時人欲題目高坐而未能。桓廷尉以問周侯。周侯曰。可謂卓朗。桓公曰。精

神淵箸。高士傳曰庾亮周顛桓彝一代名士一見和尚披袿致契會為和尚作日久之未得有云戶利密可
稱卓朗於是桓始咨嗟以為標之極似宣武嘗云少見和尚稱其精神淵箸當年出倫其為名士所

嘆如

王大將軍稱其兒云。其神候似欲可。王應也

下令目叔向。明明如百閒屋。春秋左氏傳曰叔向
牟舌解也晉大夫

王敦為大將軍。鎮豫章。衛玠避亂。從洛投敦。相見欣然。談話彌日。于時謝

鯤為長史。敦謂鯤曰。不意永嘉之中。復聞正始之音。阿平若在。當復絕倒。

玠別傳曰玠至武昌見王敦敦與之談論彌日信宿敦願謂僚屬曰昔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
子今復玉振於江表微言之緒絕而復續不悟永嘉之中復聞正始之音阿平若在當復絕倒

王平子與人書。稱其兒風氣日上。足散人懷。永嘉流人名曰澄第四子微
澄別傳曰微適上有父風

胡母彥國吐佳言如屑。後進領袖。言談之流靡靡
如解木出屑也

王丞相云。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巖巖。

虞預書曰。戴儼字若思。廣陵人。才義辯濟。有風。標鋒顯累。遷征西將軍。為王敦所害。贈左光祿。

大夫儼。同三司。卜望之之峯距。卜盡別傳曰。盡字望之。濟陰宛句人。父梓。太常卿。盡少以貴正見稱。累遷御史中。曰初咸和中。貴遊子弟能談嘲者。慕王平子。謝幼與等為達。盡厲色於朝。曰。恃禮傷教。罪莫斯甚。中朝傾覆。實由於此。欲奏治之王。尊庾亮不從。乃止。其後皆折節。為名士。語林曰。孔坦為侍中。密啓成帝不宜往拜曹夫人。丞相聞之曰。王茂弘驚病耳。若卜望之之巖巖。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峯距。當敢爾。不此言。殊有由緒。故聊載之耳。

大將軍語右軍。汝是我佳子弟。按王氏譜載之。是敦從父兄子。當不減阮主簿。中興書曰。阮裕少有德。行王敦聞其名。召為主簿。知敦有不臣之心。縱酒昏酣。不綜其事。

世目周侯巖如斷山。晉陽秋曰。顛正情巖然。雖一時儕類。皆無敢嫌近。

王丞相招祖約夜語。至曉不眠。明日有客。公頭鬢未理。亦小倦。客曰。公昨如是。似失眠。公曰。昨與士少語。遂使人忘疲。

王大將軍與丞相書。稱楊朗曰。世彥識器理致。才隱明斷。既為國器。且是楊侯淮之子。世語曰。淮字始立。弘農華陰人。會祖彪。祖脩有名。前世父遷典軍校尉。淮元康末為冀州刺史。荀綽冀州記曰。淮見王綱。不振盞。縱酒不以官事規。意逍遙卒歲而已。成都王知淮不治。猶以其名士。惜而不遣。召為軍容議祭酒。府散停家。關東諸侯欲以淮補三事。以示懷賢。尚德之事。未施行。而卒。時年二十有七。位望殊為陵遲。卿亦足與之處。

何次道往丞相許。丞相以麈尾指坐。呼何共坐曰。來來。此是君坐。何充已見。

丞相治揚州廨舍。按行而言曰。我正為次道治此爾。何少為王公所重。故屢發此嘆。晉陽秋曰。充尊妻妹之子。明穆皇后之妹夫也。思韻淹濟。有文義。才情導深。器之由是少有美譽。途歷顯位。尊有副貳。已使繼相。意故屢顯。此指於上下。

王丞相拜司徒而嘆曰。劉王喬名若過江。我不獨拜公。曹嘉之晉紀曰。劉王喬有重名。永嘉中為閩縣所害。司徒

蔡謨每嘆曰。若使劉王喬得南渡。司徒公之美選也。

王藍田為入晚成。時人乃謂之癡。晉陽秋曰。述體道情粹。簡貴靜正。怡然自足。不交非類。雖羣英紛紛。俊又交馳。述獨蔑然。會不慕羨。由是名譽久。種

王丞相以其東海子。辟為掾。常集聚。王公每發言。眾人競贊之。述於未坐

曰。主非堯舜。何得事事皆是。丞相甚相嘆賞。言非聖人不能無過。意識讚述之徒。

世目楊朗。沈審經斷。蔡司徒云。若使中朝不亂。楊氏作公。方未已。謝公云。

朗是大才。八王故事曰。楊淮有六子曰。喬。髦。朗。琳。俊。仲。皆得美名。論者以謂悉有台輔之望。文康庾公每追嘆曰。中朝不亂。諸楊作公。未已也。

劉萬安即道真從子。庾公子琮所謂灼然玉舉。又云。十人亦見。百人亦見。劉氏

贈曰。綬字萬安。高平人。祖奧。太祝令父。斌。著作郎。綬。歷驃騎長史。

庾公為護軍。屬桓廷尉覓一佳吏。乃經年。桓後遇見徐寧而知之。遂致於

庾公曰。人所應有。其不必有。人所應無。已不必無。真海岱清士。徐江州本。事曰。徐寧字安期。東

海郡人。通朗有德。素少知名。初為典。縣令。譙國。桓彝有人倫鑒識。嘗去職無事。至廣陵。尋親舊。遇風。停浦中。累日。在船。憂邑。上岸。消搖。見一空宇。有似廉署。彝訪之。云。典縣廡也。令姓徐。名寧。彝既獨行。思逢。悟賞。聊造之。寧情。惠。博。涉。相遇。怡然。遂停宿。因留。數夕。與寧結交。而別。至都。謂庾亮曰。吾為。卿得一佳吏。郎。亮問所在。彝即敘之。累遷。吏部郎。左將軍。江州刺史。

桓茂倫云。褚季野皮裏陽秋。謂其裁中也。晉陽秋曰。哀簡穆有器識。故為彝所目也。

何次道嘗送東人。瞻望見賈寧在後輪中。曰。此人不死。終為諸侯上客。晉陽秋曰。

寧字建寧。長樂人。賈氏孽子也。初自結於王。應諸葛。瑤。應敗。浮遊吳會。吳人咸侮辱之。聞京師亂。馳出。投蘇峻。峻甚。睚之。以為謀主。及峻聞義軍起。自姑孰。屯于石頭。是寧之計。峻敗。先降。仕至新安太守。

秋曰。

杜弘治墓崩。哀容不稱。庾公顧謂諸客曰。弘治至。不可以致哀。晉陽秋曰。杜

兆人祖頽。父錫。有譽前朝。又少有令名。仕丹陽丞。蚤卒。成帝納其女為后。又曰。弘治哭不可哀。

世稱庾文康為豐年玉。稱恭為荒年穀。庾家論云。是文康稱恭為荒年穀。

庾長仁為豐年玉。謂亮有廊廟之器。異有匡世之才。各有用也。

世目杜弘治標鮮。李野穆少。紅左名士傳曰。又清標令上也。

有人目杜弘治標鮮清令。盛德之風。可樂詠也。語林曰。有人目杜弘治標解甚清令。初若照怡容無韻。感德之風。可樂詠也。

庾公云。逸少國舉。故庾倪為碑文云。拔萃國舉。倪。庾情小字也。徐廣晉紀曰。情字少彥。司空冰子。皇后兄也。有才具。仕至太宰。

長史桓溫以其宗體使下。邪王冕誣與謀反而誅之。

庾穉恭與桓溫書。稱劉道生日夕在事。大小殊快。義懷通樂。既佳且足。作

友正實。良器推此。與君同濟艱不者也。宋明帝文章志曰。劉恢字道生。沛國人。識局明濟。有文武才。王蒙每稱其思理。掩通蕃屏之高。選為車騎。

司馬年二十六。卒贈前將軍。

王藍田拜揚州。主簿請諱。教云。亡祖先君。名播海內。遠近所知。內諱不出

於外。禮記曰。婦人之諱不出門。餘無所諱。

蕭中郎孫丞公婦父。劉尹在撫軍坐。時擬為太常。劉尹云。蕭祖周不知便

可作三公不。自此以還。無所不堪。晉百官名曰。蕭輪字祖周。樂安人。劉謙之。晉紀曰。輪有才學。善三種。歷常侍。國子博士。

謝太傅未冠始出。西詣王長史。清言良久。去後。荀子問曰。王蒙子。脩。並已見。向客何

如尊。長史曰。向客鹽。為來逼人。

王右軍語劉尹。故當共推安石。劉尹曰。若安石東山志立。當與天下共推之。續晉陽秋曰。初安石於會稽上虞縣優遊山林。六七年。間徵召不至。雖彈奏相屬。繼以禁錮。而晏然不屑也。

謝公稱藍田撥皮皆真。徐廣晉紀曰。述真審真。意不顯。

桓溫行經王敦墓邊過。望之云。可兒可兒。孫綽與庾亮牋曰。王敦可人之目。數十年間也。

殷中軍道王右軍云。逸少清貴人。吾於之甚至。一時無所後。文章志曰。羲之高爽。有風氣不類常流也。

王仲祖稱殷淵源。非以長勝人處。長亦勝人。晉陽秋曰。浩。以通和接物也。

王司州與殷中軍語。嘆云。己之府奧。蚤已傾寫。而見殷陳勢浩汗。衆源未

可得測。徐廣晉紀曰。浩清言妙辯。玄致當時名流。皆為其美譽。

王長史謂林公。真長可謂金玉滿堂。林公曰。金玉滿堂。復何為簡選。王曰。

非為簡選。直致言處自寡耳。謂吉人之辭寡。非擇言而出也。

王長史道江道羣。人可應有。乃不必有。人可應無。己必無。中興書曰。江。蘆字道羣。陳留人。僕射。彰從弟也。

有才器。與從兄道名。相亞。仕尚書中護軍。

會稽孔沉。魏顛。虞球。虞存。謝奉。並是四族之雋。于時之傑。沉存。顛奉。並別見。虞氏。譜曰。球字和球。會稽餘。

姚人。祖授吳廣州刺史。父基。右軍司馬。球仕至黃門侍郎。孫興公目之曰。沉為孔家金。顛為魏家玉。虞為長琳宗。

謝為弘道伏。長琳。即存及球字也。弘道。謝奉字也。言虞氏宗長琳之才。謝氏伏弘道之美也。

王仲祖劉眞長造殿中軍談談竟俱載去劉謂王曰淵源眞可王曰卿故

墮其雲霧中。中典書曰浩能言理談論精微長於老易故風流者皆宗歸之

劉尹每稱王長史云性至通而自然有節。魏別傳曰徽之交物虛己納善怒而後行希見其喜慍之色凡與一面莫不敬而愛之然少孤

事諸母甚謹篤義穆族不脩小潔以清貧見稱

王右軍道謝萬石在林澤中爲自適上歎林公器朗神儻。支遁別傳曰遁任心獨往風期高亮道

祖士少風領毛骨恐沒世不復見如此人道劉眞長標雲柯而不扶疎。劉尹別傳

曰彼既令望烟姪帝室故屢居達官然性不偶俗心接榮利雖身登顯列而每挹降閑靜自守而已

簡文曰庾赤玉省率治除謝仁祖云庾赤玉胷中無宿物。赤玉庾統小字中與書曰統字長仁潁川人衛

將軍憚子也少有令名仕至尋陽太守

殷中軍道韓太常曰康伯少自標置居然是出羣器及其發言遣辭往往

有情致。續晉陽秋曰康伯清和有思理幼爲舅殷浩所稱

簡文道王懷祖才既不長於榮利又不淡直以眞率少許便足對人多多

許晉陽秋曰述少貧約竈竈陋巷不求聞達由是爲有識所重

林公謂王右軍云長史作數百語無非德音如恨不苦。苦謂窮人以辭王曰長史自

不欲苦物。

殷中軍與人書道謝萬文理轉逾成殊不易。中典書曰萬才器儁秀善自銜曜故致有時譽兼善屬文能談論時人稱之

王長史云。江思俊思懷所通。不翅儒域。

徐廣晉紀曰。江淳字思俊。陳留人。僕射影弟也。性篤學。手不釋書。博覽墳典。儒道兼綜。徵聘無所就。年四

十九而卒。

許玄度送母始出都。人問劉尹。玄度定稱所聞不。劉曰。才情過於所聞。

許曰

玄度母華。華女也。按詢集。詢出都迎婦於路。賦詩續晉陽秋亦然。而此言送母疑繆矣。

阮光祿云。王家有三年少。右軍安期長豫。

阮裕王悅安期。王應並已見。

謝公道豫章。若遇七賢。必自把臂入林。

江左名士傳曰。魏通簡有識。不脩威儀。好迹逸。而心整形獨。而言情。居身若穢。動不累高。騰家有女。嘗往

挑之。女方織。以梭投折其兩齒。既歸。傲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歌。其不事形骸如此。

王長史歎林公尋微之功。不減輔嗣。

支遁別傳曰。遁神心警悟。清識玄遠。嘗至京師。王仲祖稱其造微之功。不異王弼。

殷淵源在墓所幾十年。于時朝野以擬管葛。起不起。以下江左興亡。

續晉陽秋曰。時

穆帝幼冲。母后臨朝。簡文親賢。民望任登。宰輔桓溫有平蜀洛之勳。擅疆西陝。帝自料文弱。無以抗之。陳郡殷浩素有威名。時論比之管葛。故徵浩為揚州。溫知意在抗己。甚忿焉。

殷中軍道右軍。清鑒貴要。

晉安帝紀曰。鑒之風骨清舉也。

謝太傅為桓公司馬。

續晉陽秋曰。初安優遊山水。以敷文析理。自娛。桓溫在西蕃。欲其感名。調朝廷請為司馬。以世道未夷。志存匡濟。年四十起家。應務也。

桓詣謝。

值謝梳頭。遽取衣幘。桓公云。何煩此。因下共語至暝。既去。謂左右曰。頗曾

見如此人不。

謝公作宣武司馬。屬門生數十人於田曹中郎趙悅子。

伏滔大司馬家。屬名曰悅子。悅子下邳人。歷大司馬參軍。

悅子以告宣武。宣武云。且為用半。趙俄而悉用之。曰。昔安石在東山。攝

左衛將軍。

紳敦逼。恐不豫人事。況今自鄉選。反違之邪。

桓宣武表云。謝尚神懷挺率。少致民譽。溫集載其平洛表曰。今中州既平。宜時綏定。鎮西將軍。豫州刺史。尚神懷挺率。少致人譽。是以入贊百揆。

出蕃方可宜。進據洛陽。撫寧黎庶。謂可本官都督。司州諸軍事。

世目謝尚為令達。阮遙集云。清暘似達。或云。尚自然令上。晉陽秋曰。尚率易。挺達超悟令上也。

桓大司馬病。謝公往省病。從東門入。溫時在姑孰。桓公遙望。嘆曰。吾門中久不見

如此人。

簡文目敬豫為明豫。王恬已見文字志曰。恬識理明貴為後進冠冕也。

孫興公為庾公參軍。共遊白石山。衛君長在坐。衛氏譜曰。永字君長。成陽人。位至左軍長史。孫曰。此子

神情都不關山水。而能作文。庾公曰。衛風韻雖不及卿。諸人傾倒處亦不

近。孫遂沐浴此言。

王右軍目陳玄伯壘塊有正骨。陳泰已見

王長史云。劉尹知我。勝我自知。蒙別傳曰。蒙與布國劉峻齊名。時人以蒙比袁曜。卿峻比荀奉倩。而其交友甚相知賞也。

王劉聽林公講。王語劉曰。向高坐者。故是凶物。復東聽。王又曰。自是鉢釘

後。王何人也。高逸沙門傳曰。王蒙恒尋遁。過祇桓寺中。講正在高坐上。每舉塵尾。常領數百言。而情理俱賜。預坐百餘人。皆結舌。注耳。蒙云。聽講衆僧。向高坐者。是鉢釘。後王何人也。

許玄度言。琴賦所謂非至精者。不能與之析理。劉尹其人。非淵靜者。不能

與之閑止。簡文其人。嵇叔夜琴賦也。劉峻真長丹陽尹。

魏隱兄弟少有學義。魏氏諱曰隱字安時會稽上虞人歷義興太守御史中丞弟錫黃門郎總角詣謝奉奉與語大說之。

曰。大宗雖衰。魏氏已復有人。

簡文云。淵源語不超詣簡至。然經綸思尋處。故有局陳。

初。法汰北來。未知名。車頻奏書曰。韓道安為慕容晉所掠。欲投襄陽。行至新野。集眾議曰。今遭凶年。不依國主。則法事難舉。乃分僧眾使竺法汰詣揚州。曰。彼多君子。上勝可投。法汰遂渡江。

王領軍供養之。中興書曰。王洽字敬和。丞相導第三子。累遷吳郡內史。為士民所懷。徵拜中領軍。尋加中書令。不拜。年二十六而卒。每與周旋。行

來。往名勝許。輒與俱。不得。汰便停車不行。因此名遂重。名德沙門題目曰。法汰高亮。元起居注曰。法汰以十二卒。烈宗詔曰。法汰師喪逝。哀痛傷懷。可贈錢十萬。開達孫綽為汰費。曰。瘞風拂。

林明泉映壑。爽法汰校德無詐事。外蕭麗神內恢廓。實從前起名。隨後躍泰。

王長史與大司馬書。道淵源識致安處。足副時談。

謝公云。劉尹語審細。孫綽為談諫。敍曰。神猶淵鏡。言必珠玉。

桓公語嘉賓。阿源有德有言。向使作令僕。足以儀刑百揆。朝廷用違其才

耳。嘉賓。祁超小字也。阿源。殷浩也。

簡文語嘉賓。劉尹語未後亦小異。回復其言。亦乃無過。

孫興公許玄度。共在白樓亭。會稽記曰。亭在山。陰臨流映壑也。共商略。先往名達。林公既非所

關。聽訖云。二賢故自有才情。

王右軍道東陽。我家阿林。章清太出。林。應為臨王氏諱。曰臨之字仲產。現邪人僕射彪之子。仕至東陽太守。

王長史與劉尹書。道淵源解事長易。

謝中郎云。王脩載樂託之性。出自門風。王氏諱曰書之字脩載瑗郡人荆州刺史廩第三子歷中書郎鄱陽太守給事中

林公云。王敬仁是超悟人。文字志曰脩少有秀令之稱

劉尹先推謝鎮西。謝後雅重劉。曰。昔嘗北面。按謝向年長於懷神顯風彰而曰北面於劉非可信

謝太傅稱王脩齡曰。司州可與林澤遊。王胡之別傳曰胡之嘗遣世務以高尙為情與謝安相善也

諺曰。揚州獨步王文度。後來出人鄉嘉賓。續晉陽秋曰超少有才氣越世負俗不循常檢時人為一代威譽者語曰大才掣掣謝家安江

東獨步王文度威德日新鄉嘉賓其語小異故詳錄焉

入問王長史。江影兄弟羣從。王答曰。諸江皆復足自生活。諺及弟潛從臚並有德行知名於世

謝太傅道安北。見之乃不使人厭。然出戶去。不復使人思。安北王坦之也續晉陽秋曰謝安初攜幼釋同

好養志海濱襟情超曠尤好聲律然仰之以禮在哀能至弟萬之喪不聽竹絲者將十年及輔政而脩室第園館麗車服雖藉功之檢不廢妓樂王坦之因苦諫焉按謝公蓋以王坦之好直言故不思爾

謝公云。司州造勝遍決。宋明帝文章志曰胡之性簡好達玄言也

劉尹云。見何次道飲酒。使人欲傾家釀。充飲酒能溫克

謝太傅語真長。阿齡於此事故欲太厲。脩齡王胡之小字也劉曰。亦名士之高操者。胡之別傳

曰胡之治身清約以風操自居

王子猷說世目士少為明。我家亦以為徹明。晉諸公贊曰祖約少行清稱

謝公云。長史語甚不多。可謂有令音。王蒙別傳曰蒙性作曠能清言談道貴理中簡而有會商略古賢顯默之際辭旨劭令往往有高致

謝鎮西道敬仁文學鏃鏃。無能不新。語林曰敬仁有異才時賢皆重之王右軍在郡迎敬仁敬仁輒同車常題其遲後以馬迎敬仁雖復風雨亦不

以車也

劉尹道江道羣不能言而能不言。紅瀼已見

林公云。見司州警悟交至。使人不得住。亦終日忘疲。王胡之別傳曰胡之少有風尚才器率舉有秀悟之稱

世稱荀子秀出。阿興清和。荀子已見阿興王繡小字

簡文云。劉尹茗柯有實理。柯一作打又作打

謝胡兒作著作郎。嘗作王堪傳。晉諸公贊曰堪字世曹東平壽張人少以高亮義正稱為尚書左丞有準繩操為石勒所害贈太尉不諧堪

是何似人。咨謝公。謝公答曰。世胄亦被遇。堪烈之子。晉諸公贊曰烈字陽秀蚤知名魏朝為治書御史阮

千里姨兄弟。潘安仁中外。安仁詩所謂子親伊姑。我父唯舅。岳集曰堪

為成都王軍司馬岳送至北邙別作詩曰微微髮膚受之父母戮戮王侯中外之首子親伊姑我父唯舅

謝太傅重鄧僕射。常言天地無知。使伯道無兒。晉陽秋曰鄧攸既棄子寔無復繼嗣為有識傷惜

謝公與王右軍書曰。敬和棲託好佳。中興書曰洽於公子中最知名與潁州荀羨俱有美稱

吳四姓舊目云。張文朱武。陸忠顧厚。吳錄士林曰吳郡有顧陸朱張為四姓三國之間四姓盛焉

謝公語王孝伯。君家藍田。舉體無常人事。按述雖簡而性不寬裕投火怒繩方之未甚若非太傅虛相褒飾則世說謬設斯語也

許掾嘗詣簡文。爾夜風恬月朗。乃共作曲室中語。襟情之詠。偏是許之所

長。辭寄清婉。有逾平日。簡文雖契素。此遇尤相咨嗟。不覺造鄰。共义手語。

達于將旦。既而曰。玄度才情。故未易多有許。續晉陽秋曰詢能言理會出都迎姊簡文呈帝劉真長說其情旨反襟懷之詠每造鄰賞

對夜以
樂日

殷允出西。郗超與袁虎書云。子思求良朋。託好足下。勿以開美求之。中興書曰九字

子思陳郡人太常康第六子恭素世目袁為開美。故子敬詩曰。袁生開美度。

謝車騎問謝公。真長性至峭。何足乃重。答曰。是不見耳。阿見子敬。尚使人不能已。語林曰羊麟因酒醉撫謝左軍謂太傅曰此家詎復後鎮西太傅曰汝阿見子敬便沐浴為論兄輩推此言意則安以玄不見真長故不重耳見子敬尚重之況真長乎

謝公領中書監。王東亭有事。應同上省。王後至。坐促。王謝雖不通。太傅猶

斂鄴容之。王謝不通王神意閑曠。謝公傾目。還謂劉夫人曰。向見阿瓜故自

未易有。按王詢小字法護而此言阿瓜未為可解儻小名有兩耳雖不相關。正是使人不能已已。

王子敬語謝公。公故蕭灑。謝曰。身不蕭灑。君道身最得。身正自調曠。續晉陽秋曰安

弘雅有氣風神調曠也

謝車騎初見王文度曰。見文度雖蕭灑相遇。其復悒悒竟夕。

范豫章謂王荊州。范甯王忱並已見卿風流儁望。真後來之秀。王曰。不有此真。焉有此甥。

子敬與子猷書。道兄伯蕭索寡會。遇酒則酣曠忘反。乃自可矜。

張天錫世雄涼州。以力弱詣京師。雖遠方殊類。亦邊人之桀也。天錫已見聞皇京

多才。欽羨彌至。猶在堵住。司馬著作往詣之。未詳言容鄙陋。無可觀聽。天錫

心甚悔來。以遐外可以自固。王彌有雋才。美譽當時。聞而造焉。

續晉陽秋曰。珉風情秀發。才辭

富既至。天錫見其風神清令。言語如流。陳說古今。無不貫悉。又諳人物。氏族中來。皆有證據。天錫訝服。

王恭始與王建武甚有情。後遇袁悅之閒。遂致疑隙。

晉安帝紀曰。初。悅與族子恭少相善。齊聲見稱。反並登朝。俱為

主相。所待內外始有不咸之論。恭獨深憂之。乃告悅曰。悠悠之論。頗有異同。當由黠騎簡於朝觀。故也將無從容切言之邪。若主相諧睦。吾徒得勸力。明時復何憂哉。悅以為然。而慮弗見。令乃令袁悅具言之。悅每欲問恭。乃於正坐責讓。恭曰。卿何妄生同異。疑誤朝野。其言切厲。恭雖愧。悵謂悅為搆已也。悅雖心不負恭。而無以自亮。於是情好大離。而怨隙成矣。然每至與會。故有相思時。恭嘗行散至京口射堂。于時清露晨流。新桐初引。恭目之曰。王大故自濯濯。

司馬太傅為二王目曰。孝伯亭亭直上。阿大羅羅清疎。

恭正亮沈烈。忱通明誕放。

王恭有清辭簡旨。能敘說而自書少。頗有重出。

中興書曰。恭雖才不多。而情辯過人。

有人道孝伯

常有新意。不覺為煩。

殷仲堪喪後。桓玄問仲文。卿家仲堪定是何似人。仲文曰。雖不能休明一世。足以映徹九泉。續晉陽秋曰。仲堪仲文之從兄也。少有美譽。

品藻第九

汝南陳仲舉。潁川李元禮。二人共論其功德。不能定先後。蔡伯喈

續漢書曰。蔡伯喈。陳留圍

人。通達有雋才。博學善屬文。伎藝術數無不精。綜仕至左中郎將。為王允所誅。

評之曰。陳仲舉彊於犯上。李元禮嚴於攝下。犯

上難。攝下易。張璠漢紀曰。時人為之語曰。不畏

彊禦。陳仲舉。天下模楷。李元禮。

仲舉遂在二君之下。謝承漢書曰。二君者一時之所貴也。靈武劉叔陳著

少有高操海內尊而稱之故得因以爲目。薛瑩漢書曰李膺王暢荀綽朱高爽明劉祐杜楷趙典爲八俊元禮居八俊之上。

英雄記曰先是張儉等相與作衣冠亂彈彊中人相調言我彈中誠有八俊八又猶古之八元八凱也謝侃書曰俊者卓出之名也姚信士緯曰陳仲舉體氣高烈有王臣之節李元禮志壯正直有社稷之能海內論之未決蔡伯喈抑一言以變之疑論乃定也

龐士元至吳。吳人竝友之。吳志曰周瑜領南郡士元爲功曹瑜卒士元送喪至見陸績文士傳曰績字

公紀幼有簡明才數博學多通龐士元年長於績共顧劭全琮環濟吳紀曰琮字子黃吳郡錢塘人有德行義概爲大司馬而爲之

目曰。陸子所謂駑馬有逸足之用。顧子所謂駑牛可以負重致遠。或問如

所目。陸爲勝邪。曰。駑馬雖精速。能致一人耳。駑牛一日行百里。所致豈一

人哉。吳人無以難。全子好聲名。似汝南樊子昭。蔣濟葛機論曰許子將褒貶不平以拔樊子昭而抑許文休劉曄難曰子昭拔

自賈堅年至七十邊能守靜進不苟競濟答曰子昭誠自幼至長容貌完潔然觀其插齒牙樹頰頰吐脣吻自非文休之敵

顧劭嘗與龐士元宿語。問曰。聞子名知人。吾與足下孰愈。曰。陶冶世俗。與

時浮沉。吾不如子。吳志曰劭好樂人倫自州郡庶幾及四方人事往來相見或調議而去或結友而別風聲流聞遠近稱之論王霸之餘策。覽倚

仗之要害。吾似有一日之長。劭亦安其言。吳錄曰劭安其言更親之

諸葛瑾弟亮及從弟誕。吳書曰瑾字子瑜其先葛氏琅琊諸縣人後徙陽都陽都先有姓葛者時人謂諸葛因爲氏瑾少以至孝稱累遷豫州牧六十八卒魏志曰誕字公休爲

吏部郎人有所屬託輒顯其言而亟用之後有當不則公識其得失以爲褒貶自是羣察莫不愼其所舉累遷揚州刺史鎮東將軍司空謀逆伏誅並有盛名。各在一國。于

時以爲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誕在魏與夏侯玄齊名。瑾在吳。吳

朝服其弘量。吳書曰瑾避亂渡江大皇帝取爲長史遣使蜀但與弟亮公會相見反無私面而又有容貌思度時人服其弘量

司馬文王問武陔。陳玄伯何如其父司空。陔曰。通雅博暘。能以天下聲教

為己任者不如也。明練簡至。立功立事過之。魏志曰陳與泰善故文王問之

正始中人士比論。以五荀方五陳。荀淑方陳寔。荀靖方陳湛。魏士傳曰靖字叔慈。穎川人有備才以孝

著名兄弟八人號八龍。隱身脩學。動正合禮。弟爽亦有才學。顯名當世。或問汝南許章。爽與靖執賢章曰二人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太尉辟不就。年五十終。時人惜之。號玄行先生。荀爽方陳

紀。荀彧方陳羣。典略曰彧字文若。潁川人。為漢侍中。守尚書令。或為人英偉。折節待士。坐不累席。其在臺閣。問不以私欲撓意。年五十薨。諡曰敬侯。以其名德高。追贈太尉。荀顗

方陳泰。晉諸公贊曰顗字景倩。或之子。蹈禮立德。思溫雅。加深識。團體累遷。光祿大夫。晉受禪。封臨淮公。典朝儀。刊正國式。為一代之制。轉太尉。為台輔。德望清重。留心禮教。卒諡康公。又以

八裴方八王。裴徽方王祥。裴楷方王夷甫。裴康方王綏。晉百官名曰康字仲豫。徽之

太子左率。裴綽方王澄。王朝目錄曰綽字仲舒。楷弟也。裴瓚方王敦。晉諸公贊曰瓚字國寶。楷之子。才氣爽。儻終中書郎。裴遐

方王導。裴頌方王戎。裴邈方王玄。冀州刺史楊准。二子喬與髦。俱總角為成器。准與裴頌樂廣友善。遣見之。

頌曰喬字國彥。爽明有遠意。髦字士彥。清平有貴識。並為後出之儁。有神檢。謂淮曰。喬自及卿。然髦尤精出。淮笑曰。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

優劣。論者評之。以為喬雖高韻而檢不匝。樂言為得。然竝為後出之儁。荀綽

裴頌樂廣所重。晉諸公贊曰喬似准而疎。皆為二千石。髦為石勒所害。劉令言始入洛。劉氏譜曰令言彭城叢亭人。祖瑾。見諸名士而歎曰。王夷甫太解

明。樂彥輔我所敬。張茂先我所不解。周弘武巧於用短。王隱晉書曰周恢字弘武。汝南人。祖斐。永寧少府。父隆州

從事。恢仕至秦相。秩中二千石。杜方叔拙於用長。晉諸公贊曰杜育字方叔。襄城鄧陵人。杜襲孫也。育幼便岐嶷。號神童。及長。美風姿。有才藻。時人號曰杜聖。累遷國子祭酒。洛陽將殺為

賊所殺

王夷甫云。閻丘仲

荀綽兖州記曰。仲字賓卿。高平人家。世二千石。仲清平有鑒識。博學有文義。累遷大傅。長史雖不能立功。蓋世然。聞義不感。當世蒞事。務於平允。操持文察。必引經誥。飾

以文采。未嘗有滯性。尤通達不矜。不假好音。樂侍婢在側。不釋弦管。出入乘四望車。居之甚夷。不能虧損。恭素之行。澹然肆其心志。論者不以爲侈。不以爲僭。至於始爲光祿。勸京邑未廣。乘車出爲賊所害。時人優於滿奮。郝隆。晉諸公贊曰。隆字弘始。高平人。爲人通亮。清識爲吏部郎。此三人並是皆痛惜之。

高才。仲最先達。兖州記曰。于時高平人士。偶感滿奮。郝隆達在仲前。名位已顯。而劉寶王夷甫猶以仲之虛貴足先二人。

王夷甫以王東海比樂令。江左名士傳曰。承言理辯物。但明其旨。要而不爲辭費。有識伏其約。而能通大尉王夷甫。一世龍門。見而雅重之。以比南陽樂廣。

故王

中郎作碑云。當時標榜。爲樂廣之儼。

庾中郎與王平子鴈行。晉陽秋曰。初王澄有通朗稱。而輕薄無行。兄夷甫有感。名時人。許以人倫。鑒識常爲天下士。目曰阿平。第一子嵩。第二處仲。第三敦。以澄敦莫己。若也。及

澄喪。敦敗。數世譽如初。

王大將軍在西朝時。見周侯輒扇障面。不得住。

敦性疆梁。自少及長。季倫斬妓。會無異色。若斯傲狠。豈憚於周顛乎。其言不然。

後度江左。不能復爾。王嘆曰。不知我進。伯仁退。

沈約晉書曰。周顛王敦。素憚之。見輒面熱。雖復臘月。亦扇面不休。其憚如此。

會稽虞駿。元皇時與桓宣武同飲。其人有才理勝望。

虞光祿傳曰。駿字思行。會稽餘姚人。虞翻會孫右光祿。潭兄子。

也。雖機軸不及。潭而至行。過之。歷吏部郎。吳興守。徵爲金紫。光祿大夫卒。

王丞相嘗謂駿曰。孔愉有公才。而無公望。丁潭有

公望。而無公才。

愉已見會稽後賢記曰。潭字世康。山陰人。吳司徒固會孫也。沈婉有雅望。少與孔愉齊名。仕至光祿大夫。晉陽秋曰。孔敬康。丁世康。張偉。康俱著名。時謂會稽三康。偉康名茂。

嘗夢得大象。以問萬雅。雅曰。君當爲大郡。而不善也。象大獸也。取其音符。故爲大郡。然象以齒喪身。後爲吳郡。果爲沈充所殺。

兼之者。其在卿乎。駿未達而喪。

虞光祿傳曰。駿未登台鼎。時論稱屈。

明帝問周伯仁。卿自謂何如郗鑒。周曰。鑒方臣如有功夫。復問郗。郗曰。周

顛比臣。有國士門風。鄧粲晉紀曰伯仁情正巖然以德望稱之

王大將軍下。庾公問。聞卿有四友。何者是。答曰。君家中郎。我家太尉。阿平。

胡母彥國。八王故事曰胡母輔之少有雅俗鑒識與王澄庾敷王敦王夷甫為四友今故答也阿平故當最劣。庾曰。似未肯劣。庾

又問何者居其右。王曰。自有人。又問何者是。王曰。噫。其自有公論。左右躡

公。公乃止。敦自謂右者在己也

人問丞相。周侯何如和嶠。答曰。長輿嵯巖。虞預晉書曰嶠厚自封植巖然不羣

明帝問謝鯤。君自謂何如庾亮。答曰。端委廟堂。使百官準。則臣不如亮。一

邱一壑。自謂過之。晉陽秋曰鯤隨王敦下入朝見太子於東宮語及夕太子從容問鯤曰論者以君方庾亮自謂執愈對曰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臣不如亮縱意邱壑自謂過之鄧粲晉紀

曰鯤與王澄之徒慕竹林諸人散首披髮裸袒箕踞謂之八達故隣家之女折其兩齒世為謠曰任達不已幼與折齒鯤有勝情遠擊為朝廷之望故時以庾亮方焉

王丞相二弟不過江。曰。穎曰。敝。時論以穎比鄧伯道。敝比溫忠武。議郎祭

酒者也。王氏譜曰穎字茂英位至議郎年二十卒敝字茂平丞相祭酒不就襲爵堂邑公年二十有二而卒

明帝問周侯。論者以卿比郗鑒云何。周曰。陛下不須牽顛比。按顛死彌年明帝乃即位世說此言妄矣

王丞相云。頃下論以我比安期。千里亦推此。二人唯共推太尉。此君特秀。

晉諸公贊曰夷甫性矜峻少為同志所推

宋禕曾為王大將軍妾。後屬謝鎮西。鎮西問禕。我何如王。答曰。王比使君。

田舍貴人耳。鎮西妖冶故也。宋詳

明帝問周伯仁。卿自謂何如庾元規。對曰。蕭條方外。亮不如臣。從容廊廟。

臣不如亮。按諸書皆以謝錕比亮不聞周顛

王丞相辟王藍田為掾。庾公問丞相。藍田何似。王曰。真獨簡貴。不減父祖。

然曠澹處故當不如爾。王述猶隘故也

卜望之云。郗公體中有三反。方於事上。好下佞己。一反。治身清貞。大脩計

校。二反。自好讀書。憎人學問。三反。按太尉劉寔論王肅方於事上好下佞己性嗜榮貴不求苟合治身不穢尤惜財物王郗志性儻亦同乎

世論溫太真是過江第二流之高者。時名輩共說人物。第一將盡之間。溫

常失色。溫氏譜序曰晉大夫郗至封於溫子孫因氏居太原祁縣為郡著姓

王丞相云。見謝仁祖。恆令人得上。與何次道語。唯舉手指地曰。正自爾馨。

前篇及諸書皆云王公重何充謂必代己相而此章以手指地意如輕詆或清言析理何不建謝故邪

何次道為宰相。人有譏其信任不得其人。晉陽秋曰充所曜庸雜以此損名阮思曠慨然曰。次

道自不至此。但布衣超居宰相之位。可恨。唯此一條而已。語林曰阮光祿聞何次道為宰相嘆曰我當何

虞生任此則阮未許何為鼎輔二說便相符也

王右軍少時。丞相云。逸少何緣復減萬安邪。劉綬已見

鄉司空家有僮奴。知及文章。事事有意。王右軍向劉尹稱之。劉問何如方

回。郗愔別傳曰愔字方回高平金鄉人太宰鑾長子也淵靖純素無執無競簡私暱罕交遊歷會稽內史侍中司徒 王曰此正小人有意向耳。何得

便比方回。劉曰若不如方回。故是常奴耳。

時人道阮思曠骨氣不及右軍。簡秀不如真長。韶潤不如仲祖。思致不如

淵源。而兼有諸人之美。中興書曰裕以人不須廣學正應以禮讓為先故終日頽然無所脩飾而物自宗之

簡文云。何平叔巧累於理。嵇叔夜儻傷其道。理本真率巧則乖其致道唯虛澹儻則違其宗所以二子不免也

時人共論晉武帝出齊王之與立惠帝。其失孰多。晉陽秋曰齊王攸字大猷文帝第二子孝敬忠肅清口平允親賢下士仁

惠好施能屬文善尺牘初蒞勸馮統為武口親幸攸惡勸之候勸懼攸或嗣立必誅己目攸甚得眾心朝賢景附

會帝有疾攸及皇太子入問訊朝士皆屬目於攸而不在太子至是勸從容曰陛下萬年後太子不得立也帝曰

何故勸曰百寮內外皆歸國於齊王太子安得立乎陛下試詔齊王歸國必舉朝謂之不可若然則臣言徵矣侍

中馮統又曰陛下必欲建諸侯成五等宜從親始親莫若齊王帝從之於是下詔使攸之國攸聞勸統聞已憂忿

不知所為入辭出嚙血跪帝哭之勸馮統待曰齊王名過其實而天不歸之今自薨殞陛下何哀之甚帝乃止劉毅聞之故終身稱疾焉。多謂立惠帝為重桓溫曰不

然。使子繼父業。弟承家祀。有何不可。武帝兆禍亂覆神州在斯而已典諫且知其若此况宣武之弘儻乎此言非也

人問殷淵源。當世王公以卿比裴叔道云何。殷曰。故當以識通暗處。殷與

撫軍問殷浩。卿定何如裴逸民。良久答曰。故當勝耳。

桓公少與殷侯齊名。常有競心。桓問殷。卿何如我。殷云。我與我周旋久。寧

作我。徐廣晉紀曰凡

能清言

稱風流者皆舉王劉爲宗焉

桓溫何如。曰：高爽邁出。謝仁祖何如。曰：清易令達。阮思曠何如。曰：弘潤通長。袁羊何如。曰：泔泔清便。殷洪遠何如。曰：遠有致思。卿自謂何如。曰：下官才能所經，悉不如諸賢。至於斟酌時，籠罩當世，亦多所不及。然以不才，時復託懷玄勝，遠詠老莊，蕭條高寄，不與時務經懷。自謂此心無所與讓也。

桓大司馬下都，問真長曰：聞會稽王語奇進爾邪。

桓溫別傳曰：興寧九年，以溫克復舊京，肅靜華夏，進都督中外諸軍事，侍

中大司馬加黃

劉曰：極進。然故是第一流中人耳。桓曰：第一流復是誰。劉曰：正

是我輩耳。

殷侯既廢，桓公語諸人曰：少時與淵源共騎竹馬，我棄去，已輒去之。故當

出我下。

續晉陽秋曰：簡文輔政，引殷浩爲揚州，欲以抗桓。桓素輕浩，未之憚也。

人問撫軍：殷浩談竟何如。答曰：不能勝人，差可獻酬羣心。

簡文云：謝安南清令不如其弟。

安南謝奉也。已見謝氏譜。曰奉弟聘字弘遠，歷侍中廷尉卿。

學義不及孔巖。

中興書曰：巖字

彭祖會稽山陰人，父儉黃門侍郎。巖有才學，歷丹陽尹、尚書。西陽侯在朝，多所匡正，爲吳興太守，大得民和，後卒於家。

居然自勝。

言奉任天真也。

未廢海西公時，王元琳問桓元子：箕子比干，迹異心同，不審明公孰是孰

非。曰：仁稱不異，寧爲管仲。

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子曰：殷有三仁焉。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一

匡天下，不以兵車管仲之力，如其仁，如其仁。

劉丹陽王長史在瓦官寺集。桓護軍亦在坐。桓伊已見共商略西廟及江左人物。

或問杜弘治何如衛虎桓。答曰：弘治膚清，衛虎奕奕神令。王劉善其言。虎衛

字玠，別傳曰：永和，中劉真長謝仁祖共商略中朝人，或問杜弘治可方衛洗馬，不謝曰：安得。比其間可容數人，江左名士傳曰：劉真長曰：吾請評之。弘治膚清，叔寶神清，論者謂為知言。

劉尹撫王長史背曰：阿奴比丞相，但有都長。阿奴，濛小字也。都，美也。司馬相如傳曰：開雅甚都。語林曰：劉真長與丞相不相得，每日阿

奴比丞相，條達清長。

劉尹王長史同坐，長史酒酣起舞。劉尹曰：阿奴今日不復減向子期。類秀之任率也。

桓公問孔西陽：安石何如仲文。西陽，問孔嚴也。孔思未對，反問公曰：何如？答曰：安石

居然不可陵踐其處，故乃勝也。

謝公與時賢共賞說，渴胡兒並在坐。公問李弘度曰：卿家平陽何如樂令。

晉諸公贊曰：李重字茂重，江夏鍾武人，少以情尚見稱。歷吏部郎、平陽太守。於是李潛然流涕曰：趙王篡逆，樂令親授璽綬。

晉陽秋曰：趙王倫篡位，樂廣與備舊崔隨進璽綬。亡伯雅正，恥處亂朝，遂至仰藥，恐難以相比。此自顯於

事實，非私親之言。晉諸公贊曰：趙王倫為相國時，取李重為左司馬，重以趙王將篡逆，因辭疾不就。王敦喻之，重遂不復自治。至於篤甚，扶曳受拜，後數日卒。時人深惜之，贈散騎常侍。

謝公語胡兒曰：有識者果不異人意。

王修齡問王長史：我家臨川何如卿家宛陵？長史未答。修齡曰：臨川譽貴。

長史曰：宛陵未為不貴。中興書曰：羲之自會稽王友改授臨川太守，王述從驪騎功曹出為宛陵令，述之為宛陵多修為家之具，初有勞苦之聲。丞相王尊使人謂之曰：名父之子，屈臨小縣，甚不宜爾。述答曰：足自當止。時人未之達也。後屢臨州郡，無所造作，世始歎服之。

子屈臨小縣，甚不宜爾。述答曰：足自當止。時人未之達也。後屢臨州郡，無所造作，世始歎服之。

劉尹至王長史許清言。時荀子年十三，倚牀邊聽。既去，問父曰：劉尹語何如尊？長史曰：韶音令辭不如我。往輒破的勝我。劉敞別傳曰：敞有雋才，其談詠虛勝理會所歸。王蒙略伺而敘致過之，其

詞嘗也。

謝萬壽春敗後，簡文問郗超。萬自可敗，那得乃爾失士卒情？超曰：伊以率任之性，欲區別智勇。中典書曰：萬之爲豫州氏，兇暴掠司豫，鮮卑屯結并冀，萬既受方任，自率衆入

致退便向還南，盜自潰亂，狼狽單歸，太宗責之，廢爲庶人。

穎以援洛，隔萬神豪傲物，失士衆之心，比中郎，祿臺以疾還彭城，萬以爲賊，咸

劉尹謂謝仁祖曰：自吾有四友，門人加親，謂許玄度曰：自吾有由，惡言不入於耳。二人皆受而不恨。尙書大傳曰：孔子曰：文王有四友，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胥附邪？非先後邪？自吾得由也。惡言不入於耳，是非禦侮邪？

世目殷中軍思緯淹通，比牟叔子。牟祜，德高一世，才經夷險，淵源蒸燭之曜，豈喻日月之明也。

有人問謝安石王坦之優劣於桓公，桓公停欲言。中悔曰：卿喜傳人語，不能復語卿。

王中郎嘗問劉長沙曰：我何如荀子？大司馬官屬名曰劉爽，字文時，彭城人。劉氏譜曰：爽祖昶，彭城內史。父濟，臨海令。爽歷車騎，咨議，長沙相，散騎

常侍。劉答曰：卿才乃當不勝荀子。然會名處多。王笑曰：癡支道林問孫興公：君何如許掾？孫曰：高情遠致，弟子蚤已服膺。一吟一詠，許將北面。

王右軍問許玄度。卿自言何如安石。許未答。王因曰。安石故相為雄。阿萬

當裂眼爭邪。中興書曰。萬器量不及安石。雖居藩任。安在私門之時。名稱居萬上也。

劉尹云。人言江影田舍。江乃自田宅屯。謂能多出。出有也。

謝公云。金谷中蘇紹最勝。紹是石崇姊夫。蘇則孫愉子也。石崇金谷詩。彼曰。余以元康六年。從大僕卿出。

為使持節。監青徐諸軍事。征虜將軍。有別廬在河南縣界金谷。欄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衆果。竹。柏。藥。草。之屬。莫不畢備。又有水碓。魚池。土窟。其為娛目。歡心之物。備矣。時征西大將軍祭酒王胡。嘗還長安。余與衆賢共送往。欄中。晝夜遊宴。屢遷其坐。或登高臨下。或列坐水濱。時琴瑟笙簧。流合。載車中。道路並作。及住令與鼓吹。遞奏。後各賦詩。以敘中懷。或不能者。罰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故具列。時人官號。姓名。年紀。又寫詩。第。後後之好事者。其覽之。裁凡三十人。吳王師。議郎。關中侯。始平武功。蘇紹。字世嗣。年五十。為首。魏書曰。蘇則。字文師。扶風武功人。剛直疾惡。常慕汲黯之為人。仕至侍中。河東相。晉百官名曰。愉。字休豫。則次子。山濤。啓事曰。愉。忠義有智意。位至光祿大夫。

劉尹目庾中郎。雖言不惛。惛似道。突兀差。可以擬道。名士傳曰。數頽然。淵放。莫有動其聽者。

孫承公云。謝公清於無奕。中興書曰。孫統。字承公。太原人。善屬文。時人謂其有祖楚風。仕至餘姚令。潤於林道。陳達別傳曰。達字林道。潁川許昌人。

祖淮太尉父。眇光祿大夫。達少有輪。以清敏立名。襲封廣陵公。黃門郎。西中郎。將領梁淮南二郡太守。

或問林公。司州何如。二謝。林公曰。故當攀安提萬。王胡之別傳曰。胡之好談。諸善屬文。辭為當世所重。

孫興公許玄度。皆一時名流。或重許高情。則鄙孫穢行。或愛孫才藻。而無

取於許。宋明帝文章志曰。緯博涉經史。長於屬文。與許詢俱與負俗之談。詢卒不降志。而緯嬰綸世務。焉續晉陽秋曰。緯雖有文才。而誕縱多穢行。時人鄙之。

鄉嘉賓道。謝公造鄴。雖不深徹。而纏綿綸至。又曰。右軍詣嘉賓。嘉賓聞之

云。不得稱詣。政得謂之朋耳。謝公以嘉賓言為得。凡微詣者。蓋深覈之名也。謝不微王。亦不詣謝。王於理相與為朋儔也。

庾道季云。思理倫和。吾愧康伯。志力彊正。吾愧文度。自此以還。吾皆百之。

庾辭已見

王僧恩輕林公。藍田曰。勿學汝兄。汝兄自不如伊。僧恩王禕之小字也。王氏世家曰。禕之字文劭。述次子。少知名。尚尋陽公。

主仕至中書郎。未三十而卒。坦之悼念與桓溫稱之。贈散騎常侍。

簡文問孫興公。袁羊何似。答曰。不知者不負其才。知之者無取其體。言其有才而無

也。德

蔡叔子云。韓康伯雖無骨幹。然亦膚立。

鄒嘉賓問謝太傅曰。林公談何如。嵇公。謝云。嵇公勤著脚。裁可得去耳。支遁傳曰。

遁神悟機發風期所得自然超邁也。

又問殷何如。支謝曰。正爾有超拔。支乃過殷。然麀麀論辯。恐

口欲制支。

庾道季云。廉頗藺相如。雖千載上死人。懍懍恆如有生氣。史記曰。廉頗者趙良將也。以勇氣聞諸侯。藺相

如者趙人也。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請以十五城易之。趙遣相如送璧。秦受之無還城意。相如請璧示其瑕。因持璧卻立。倚柱怒髮上衝冠。曰。王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秦王謝之後。秦王使趙王鼓瑟。相如請秦王擊筑。趙以相如功大。曹咎。咎曹茂之小字也。曹氏諱曰茂之。字永世。彭城人也。

拜上卿。位在廉頗上。曹咎。祖詔鎮東將軍。司馬父曼少府。卿茂之。仕至尚書郎。李志。晉百官名曰志。字溫。祖江夏鍾武人。李氏

諱曰志。祖重散騎常侍。父慕純。陽令。志仕至員外常侍。南康相。雖見在。厭厭如九泉下人。人皆如此。便可結繩而治。

但恐狐狸獯貉噉盡。言人皆如曹李質。魯席。慈則天下無姦民。可結繩致治。然才智無聞。功迹俱滅。身盡於狐狸。無擅世之名也。

衛君長是蕭祖周婦兄。謝公問孫僧奴。僧奴孫騰小字也。晉百官名曰騰。字伯海。太原人。中興書曰。騰統子也。博學。歷中庶子。廷尉。君

家道衛君長云何。孫曰：云是世業人。謝曰：殊不爾。衛自是理義人。于時以比殷洪遠。

王子敬問謝公：林公何如庾公。謝殊不受。答曰：先輩初無論。庾公自足沒

林公。殷羨言行曰：時有人稱庾太尉。理者羨曰：此公好舉宗本。挺人。

謝遏諸人共道竹林優劣。謝公云：先輩初不減貶七賢。魏氏春秋曰：山濤通簡有德。秀咸戒伶明達有雋才於時。

之談以阮為首。王戎次之。山向之徒皆其倫也。若如盛言則非無減貶。此言謬也。

有人以王中郎比車騎。車騎聞之曰：伊窟窟

成就。續晉陽秋曰：坦之雅貴。有識量。風格峻整。

謝太傅謂王孝伯：劉尹亦奇自知。然不言勝長史。

王黃門兄弟三人俱詣謝公。子猷子重多說俗事。王氏譜曰：操之字子重。羲之第六子。歷秘書監。侍中。尚書。豫章太守。

子敬寒溫而已。既出。坐客問謝公：向三賢孰愈。謝公曰：小者最勝。客曰：何以知之。謝公曰：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推此知之。

謝公問王子敬：君書何如君家尊。答曰：固當不同。公曰：外人論殊不爾。王

曰：外人那得知。宋明帝文章志曰：獻之善隸書。變右軍法。為今體。字畫秀媚。妙絕時倫。與父俱得名。其章草疎弱。殊不及父。或謂獻之云：羲之書勝不。其能判有問。羲之云：世論脚書不逮。獻

之答曰：殊不爾也。它日見獻之。問尊君書何如。獻之不答。又問論者云：君固當不如。獻之笑而答曰：人那得知之也。

王孝伯問謝太傅：林公何如長史。太傅曰：長史韶興。問何如劉尹。謝曰：噫。

劉尹秀。王曰：若如公言。並不如此。二人邪。謝云：身意正爾也。

劉尹秀。王曰：若如公言。並不如此。二人邪。謝云：身意正爾也。

人有問太傅子敬可是先輩誰比謝曰阿敬近撮王劉之標續晉陽秋曰獻之文義並非所長而能撮其勝會故擅名一時為風流之冠也

謝公語孝伯君祖比劉尹故為得逮孝伯云劉尹非不能逮直不逮言蔽賈而

也

袁彥伯為吏部郎子敬與鄒嘉賓書曰彥伯已入殊起頓興往之氣故知捶撻自難為人冀小卻當復差耳

王子猷子敬兄弟共賞高士傳人及贊子敬賞井丹高潔子猷云未若長

卿慢世嵇康高士傳曰丹字大春扶風郿人博學高論京師為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未嘗書刺謁一人北宮五王更請莫能致新陽侯險就使人要之不得已而行侯設麥飯蔥菜以觀其意丹推卻曰以

君侯能供美膳故來相過何謂如此乃出感饌侯起左右進鞞丹笑曰聞桀紂駕人車此所謂人車者邪侯即去鞞越驢梁松貴震朝廷請交丹丹不肯見後丹得時疾松自將醫視之病愈久之松失大男彊丹一往弔之時賓客滿廷丹衰褐不完入門坐者皆悚望其顏色丹四向長揖前與松語客主禮畢後長揖徑坐莫得與語不肯為吏徑出後遂隱遁其贊曰井丹高潔不慕榮貴抗節五王不交非類願識鞞車左右失氣披褐長揖義陵羣萃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字長卿初為郎事景帝梁孝王來朝從遊說士鄒陽等相如說之因病免遊梁後過臨邛富人卓王孫女文君新寡好音相如以琴心挑之文君奔之俱歸成都後居貧至臨邛賣酒舍文君當壚相如著犢鼻褌篠器市中為人口吃善屬文仕宦不慕高爵常託疾不與公卿大事終于家其贊曰長卿慢世越禮自放犢鼻居市不恥其狀託疾避官蔑此卿相乃賦大人超然莫尚

有人問袁侍中袁氏譜曰格之字元祖陳郡陽夏人祖王孫司徒從事中郎父綸臨伊令格之仕黃門侍郎義熙初為侍中曰殷仲堪何如韓康

伯答曰理義所得優劣乃復未辨然門庭蕭寂居然有名士風流殷不及

韓故殷作誅云荆門晝掩閑庭晏然

王子敬問謝公嘉賓何如道季答曰道季誠復鈔撮清悟嘉賓故自上謂超拔也

王珣疾臨困。問王武岡曰。

中興書曰：謚字雅遠，丞相尊孫車騎劭子，有才器，襲爵武岡侯位，至司徒。

世論以我家領軍比誰。

武岡曰：世以比王北中郎。東亭轉臥向壁，嘆曰：人固不可以無年。

領軍王洽珣之父也。年二十六卒，珣意以其父名德，過坦之而無年，故致此論。

王孝伯道謝公濃至。又曰：長史虛。劉尹秀。謝公融。

謂條賜也。

王孝伯問謝公。林公

何如右軍。謝曰：右軍勝林公。林公在司州前亦貴徹。

不言若載之而言勝胡之。

桓玄為太傅大會。朝臣畢集。坐裁竟。問王楨之曰：我何如卿第七叔。

王氏諱曰楨之。

字公幹，琅琊人，徵之子，歷侍中大司馬，長史第七叔，獻之也。

于時賓客為之咽氣。王徐徐答曰：亡叔是一時之標。

公是千載之英。一坐懽然。

桓玄問劉太常曰：我何如謝太傅。

劉瑾集微曰：瑾字仲草，南陽人，祖宗父，賜賜娶王羲之女生瑾，瑾有才力，歷尚書太常卿相。

劉答曰：

公高。太傅深。又曰：何如賢舅。子敬答曰：楨梨橘柚，各有其美。

莊子曰：楨梨橘柚，其味相反，皆可於口也。

舊以桓謙比殷仲文。

中興書曰：謙字敬祖，仲文第三子，尚書僕射中軍將軍，晉安帝紀曰：仲文有器貌才思。

桓玄時，仲文入，桓於庭

中望見之，謂同坐曰：我家中軍，那得及此也。

規箴第十

漢武帝乳母嘗於外犯事，帝欲申憲，乳母求救東方朔。

漢書曰：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朔別傳曰：朔南陽步廣里。

人列仙傳曰：朔是楚人，武帝時上書說便，宜拜郎中，宣帝初棄官而去，共謂歲星也。

朔曰：此非屑舌所爭，爾必望濟者，將去時，但

當屢顧帝，慎勿言。此或可萬一冀耳。乳母既至，朔亦侍側，因謂曰：汝癡耳。

帝豈復憶汝乳哺時恩邪。帝雖才雄心忍，亦深有情戀，乃懷然愍之，卽赦免罪。史記滑稽傳曰：漢武帝少時，東武侯母嘗養帝，後號大乳母，其子孫從奴橫暴，長安中當道奪人衣物，有司請徙乳母於邊，奏可。乳母入辭，帝所幸倡郭舍人發言陳辭，雖不合大道，然令人主和說乳母，乃先見爲下，泣舍人曰：卽入辭，勿去，數還顧乳母如其言。舍人疾言厲之曰：出，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壯矣，寧尙須乳母活邪？尙何還顧邪？於是人主憐之，詔止母，徙罰請者。

京房與漢元帝共論，因問帝：幽厲之君何以亡？所任何人？答曰：其任人不

忠。房曰：知不忠而任之，何邪？曰：亡國之君，各賢其臣，豈知不忠而任之？房

稽首曰：將恐今之視古，亦猶後之視今也。漢書曰：京房字君明，東郡頓邱人，尤好鍾律，知音聲，以孝廉爲郎，是時中書令石顯專權，及友

人五鹿充宗爲尙書令，與房同經論，論相是非，而此二人用事，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亡？所任何人？上曰：君亦不明，而臣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任之，邪？將以爲賢邪？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是任賢而理任不肯，而亂自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悟而蚤納賢，何爲卒任不肯，以至亡？於是上曰：亂亡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悟，安得亂亡之君？房曰：齊桓二世，何不以幽厲疑之，而任豎刁、趙高、政治日亂，邪？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曰：自陛下卽位，盜賊不禁，刑人滿市，云云。問上曰：今治也，亂也？上曰：然愈於被房曰：前二君皆然，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曰：今爲亂者誰？房曰：上所親與圖事，帷幄中者，房指謂石顯及充宗、顯等，乃建言宜試房以郡守，遂以房爲東郡，顯發其私事，坐棄市。

陳元方遭父喪，突泣哀慟，軀體骨立，其母愍之，竊以錦被蒙上。郭林宗弔

而見之，謂曰：卿海內之儒才，四方是則，如何當喪錦被蒙上？孔子曰：衣夫

錦也，食夫稻也，於汝安乎？論語曰：宰我問三年之喪，椿已久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汝安乎？夫君子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汝安則爲之。

吾不取也，奮衣而去。自後賓客絕百所日。所一作許

孫休好射雉，至其時則晨去夕反，羣臣莫不止諫，此爲小物，何足甚耽。休

曰：雖爲小物，耿介過人，朕所以好之。環濟吳紀曰：休字子烈，吳大帝第六子，初封琅邪王，夢乘龍上天，顯不見尾，孫琳廢少主，迎休立之，銳意典籍。

欲畢覽百家之事頗好射雉至春辰出莫反唯此事舍書讀
證景皇帝條列吳事曰休在位悉烝無有遺事唯射雉可識

孫皓問丞相陸凱曰卿一宗在朝有幾人陸曰二相五侯將軍十餘人皓

曰盛哉陸曰君賢臣忠國之盛也父慈子孝家之盛也今政荒民弊覆亡

是懼臣何敢言盛吳錄曰凱字敬風吳人丞相遜族子忠饒有大節篤志好學初為建忠校尉雖有軍
事手不釋卷累遷左丞相時後主暴虐凱正直強諫以其宗族疆戚不敢加諫也

何晏鄧颺令管輅作卦云不知位至三公不卦成輅稱引古義深以戒之

颺曰此老生之常談輅別傳曰輅字公明平原人也明周易聲發徐州冀州刺史裴徽舉秀才謂曰
何鄧二尙書有經國才略於物理無不精也何尙書神明精微殆破秋豪君當

輿之自言不解易中九事必當相問曰至洛宜善精其理輅曰若九事皆至義不足勞思若陰陽者精之久矣輅

至洛陽果為何尙書問九事皆明何曰君洛陰陽此世無雙也時鄧尙書在曰此君善易而語初不論易中辭義

何邪輅答曰夫善易者不論易也何尙書含笑贊之曰可謂要言不煩也因謂輅曰聞君非徒善論易至於分著

思交亦為神妙試為作一卦知位當至三公不又頃夢青蠅數十來鼻頭上驅之不去有何意故輅曰鸚鵡天下

賤鳥也及其在林食桑惟則懷我好音況輅心過草木注情葵藿敢不盡忠唯察之爾昔元凱之相重華宣慈惠

和仁義之至也周公之翼成王坐以待旦敬慎之至也故能流光六合萬國咸寧然後據鼎足而登金鉉調陰陽

而濟兆民此履道之休應非卜筮之所明也今君侯位重山岳勢若雷霆望雲赴景萬里馳風而懷德者少畏威

者衆殆非小心翼翼多福之士又鼻者良也此天中之山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今青蠅臭惡之物而集之焉

位峻者顛輕豪者七必至之分也夫變化雖相受益則有竭聖人見陰陽之性明存亡之

理損益以為衰抑進以為退是故山在地中曰謙雷在天上曰大壯謙則哀多益寡大壯則非禮不履伏願君侯

上尋王文六爻之旨下思尼父象象之義則三公可決青蠅可驅晏曰知幾其神乎古人以爲
鄧曰此老生之常談輅曰夫老生者見不生常談者見不談也

難交疎吐誠今人以爲難今君一面盡二難之道可謂明德惟馨詩不云

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名士傳曰是時曹爽輔政識者慮有危機晏有重名與魏姻戚內雖懷憂而
無復退也著五言詩以言志曰鸚鵡比翼遊羣飛戲大清常畏大網羅憂稱

一旦弁豈若集五湖從流嗟浮萍承寧曠
中懷何為怵惕驚蓋因輅言懼而賦詩

晉武帝既不悟太子之愚必有傳後意諸名臣亦多獻直言帝嘗在陵雲

臺上坐。衛瓘在側。欲申其懷。因如醉。跪帝前。以手撫牀曰。此坐可惜。帝雖

悟。因笑曰。公醉邪。晉陽秋曰。初惠帝之為太子。咸謂不能親政事。衛瓘每欲陳啓廢之而未敢也。後因

撫牀曰。此坐可惜。帝意乃悟。因謬曰。公真大醉也。帝後悉召東宮官屬大會。令左右齎尚書處事以示太子。令虞

決太子不知所對。賈妃以問外人。代太子對多引古詞義。給使張弘曰。太子不學。陛下所知宜以見事。斷不宜引

書也。妃從之。弘具草奏令太子書呈帝。大說以示瓘。於是

賈充語妃曰。衛瓘老奴幾敗汝家。妃由是怨瓘。後瓘諫之。

王夷甫婦郭泰寧女。晉諸公贊曰。郭豫字太原。人仕至相國參軍。知名早卒。才拙而性剛。聚斂無厭。干豫人

事。夷甫患之而不能禁。時其鄉人幽州刺史李陽。京都大俠。晉百官名曰陽字原。祖高。尚人武帝時為

幽州刺史。語林曰。陽性遊俠。或暑一日詣數百家。別賓客與別常填門。途死于几下。故懼之。猶漢之樓護。漢書遊俠傳曰。護字君卿。齊人。學經傳甚得

名譽。母死送葬車二千兩。仕至天水太守。郭氏憚之。夷甫驟諫之。乃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陽亦謂卿不可。郭氏小

為之損。

王夷甫雅尚玄遠。常嫉其婦貪濁。口未嘗言錢字。晉陽秋曰。夷甫善施舍。父時有假貸

晉書曰。夷甫求富貴。得富貴資財山積。用不能消。安須問錢乎。而世以不問為高。不亦惑乎。婦欲試之。令婢以錢饒牀。不得行。夷甫晨

起。見錢闕行。呼婢曰。舉卻阿堵物。

王平子年十四五。見王夷甫妻郭氏貪。欲令婢路上儻糞。平子諫之。並言

不可。郭大怒。謂平子曰。昔夫人臨終。以小郎囑新婦。不以新婦囑小郎。永嘉

名曰澄。父又第三取。樂安任氏女生澄。急捉衣裾。將與杖。平子饒力。爭得脫。踰窗而走。

元帝過江。猶好酒。王茂弘與帝有舊。常流涕諫。帝許之。命酌酒一酣。從是

遂斷。鄧粲晉紀曰：上身穿儉約，以先時務性素好酒，將渡江，王導深以諫，帝乃令左右進觴飲而覆之，自是遂不復飲。克已復禮，官脩其方，而中興之業隆焉。

謝鯤為豫章太守，從大將軍下至石頭，敦謂鯤曰：余不得復為盛德之事

矣。鯤曰：何為其然？但使自今已後，日亡日去耳。鯤別傳曰：鯤之調切雅正，皆此類也。敦又稱疾不

朝。鯤諭敦曰：近者明公之舉，雖欲大存社稷，然四海之內，實懷未達。若能

朝天子，使羣臣釋然，萬物之心，於是乃服。仗民望以從衆懷，盡沖退以奉

主上，如斯則勳侔一匡，名垂千載。時人以爲名言。晉陽秋曰：鯤為豫章太守，王敦將肆

將旋武昌，鯤曰：不就朝，觀鯤懼天下私議也。敦曰：君能保無變乎？對曰：鯤近日入覲，主上側席聽得見公宮省穆然，必無不虞之慮。公若入朝，鯤請侍從，敦曰：正復殺君等數百，何損於時？遂不朝而去。

元皇帝時，廷尉張闔葛洪富民塘頌曰：闔字敬緒，丹陽人。張昭孫也。在小市居，私作都門，

蚤閉晚開，羣小患之。詣州府訴不得理，遂至櫺登聞鼓，猶不被判。聞賀司

空出，至破岡，連名詣賀訴。賀循別傳曰：循字彥先，會稽山陰人。本姓慶，高祖緒避漢帝諱，改為賀氏。父劭，吳中書令，以忠正見害。循少嬰家，襁旆放荒裔，吳平乃還。乘節

高舉元帝為安東王，循為吳國內史。賀曰：身被徵作禮官，不關此事。羣小叩頭曰：若府君復不見

治，便無所訴。賀未語，令且去。見張廷尉當為及之。張聞即毀門，自至方出

迎賀，賀出見，辭之曰：此不必見關，但與君門情相為惜之。張愧謝曰：小人

有如此，始不即知。蚤已毀壞。

鄉太尉晚節好談，既雅非所經，而甚矜之。中興書曰：鑿少好學博覽，雖不及章句而多所通綜。後朝覲，以王

丞相末年多可恨，每見必欲苦相規誡。王公知其意，每引作它言。臨還鎮

故命駕詣丞相。丞相翹須厲色上坐。便言方當乖別。必欲言其所見。意滿口重。辭殊不流。王公攝其次曰。後面未期。亦欲盡所懷。願公勿復談。郗遂大曠。冰衿而出。不得一言。

王丞相爲揚州。遣八部從事之職。顧和時爲下傳。還。同時俱見。諸從事各奏二千石官長得失。至和獨無言。王問顧曰。卿何所聞。答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采聽風聞。以爲察察之政。丞相咨嗟稱佳。諸從事自視缺然也。

蘇峻東征沈充。

晉陽秋曰。充字士居。吳興人。少好兵。詔事王敦。敦克京邑。以充爲軍騎將軍。領吳國內史。明帝伐王敦。充率衆就王含。謂其妻曰。男兒不建約尾。不復歸矣。敦死。充將吳儒斬

首於京都。

請吏部郎陸邁與俱。

陸碑曰。邁字功高。吳郡人。器識清敏。風檢澄峻。累遷振威太守。尚書吏部郎。

將至吳。密勅左右。令人

闔門放火。以示威。陸知其意。謂峻曰。吳治十未久。必將有亂。若爲亂階。請從我家始。峻遂止。

陸玩拜司空。

玩別傳曰。是時王導。郗鑒。庾亮。相繼薨。祖朝野憂懼。以玩德望。乃拜司空。玩辭讓。不獲。乃嘆息謂朋友曰。以我爲三公。是天下無人矣。時人以爲知言。

有人詣之。

索美酒。得便自起。瀉箸。梁柱間地。祝曰。當今乏才。以爾爲柱石之用。莫傾人棟。梁。玩笑曰。戢卿良箴。

小庾在荊州。公朝大會。問諸僚佐曰。我欲爲漢高。魏武。何如。

翼別見宋明帝文章志曰。庾翼名輩。豈應

狂猶如此哉。時若有斯言。亦傳聞者之謬矣。

一坐莫答。長史江彪曰。願明公爲桓文之事。不願作漢高。

魏武也。

羅君章為桓宣武從事。舍別傳曰刺史庾亮初命舍為部從事桓溫臨州轉參軍謝鎮西作江夏往檢校之。中興書曰尙書

建武將軍羅既至。初不問郡事。徑就謝。數日飲酒而還。桓公問有何事。君章

云。不審公謂謝尙何似人。桓公曰。仁祖是勝我許人。君章云。豈有勝公人

而行非者。故一無所問。桓公奇其意而不責也。

王右軍與王敬仁許玄度並善。二人亡後。右軍為論議更克。孔巖誠之曰。

明府昔與王許周旋有情。及逝沒之後。無愼終之好。民所不取。右軍甚愧。

謝中郎在壽春敗。臨奔走。猶求玉帖證。太傅在軍前後。初無損益之言。爾

日猶云。當今豈須煩此。按萬未死之前安猶未仕高臥東山又何肯輕入軍旅邪世說此言迂謬已甚

王大語東亭。卿乃復論成不惡。那得與僧彌戲。續晉陽秋曰珉有儁才與兄珣並有名聲出珣右故時人為之語曰法護非不

佳僧彌難為兄

殷顛病困。看人政見半面。殷荊州與晉陽之甲。春秋公羊傳曰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士吉射黃吉射者君側之惡人

往與顛別。涕零。屬以消息所患。顛答曰。我病自當差。正憂汝患耳。晉安帝紀曰殷仲堪舉兵

顛弗與同且以己居小任唯當守局而已晉陽之事非所宜豫也仲堪每驚之顛輒曰吾進不敢同退不敢異遂以憂卒

遠公在廬山中。豫章舊志曰廬俗字君孝本姓匡夏禹苗裔東野王之子秦末百越君長與吳芮助漢

遂寓于洞庭之山故世謂廬山孝武元封五年南巡狩浮江觀神靈乃封俗為大明公四時秩祭焉遠法師廬山記曰山在江州尋陽郡左挾彭澤右傍通州有匡俗先生出自殷周之際遁世隱時潛居其下或云匡俗受道

於仙人而共遊其嶺。遂託室崖岫。卽巖成館。故時人謂爲神仙之廬。而命焉。法師遊山記曰。自託此山二十二載。再踐石門。四遊南嶺。東望香爐峯。北眺九江。傳聞有石井。方湖中有赤鱗。踊出野人不能敘。直嘆其奇而已矣。

雖老。講論不輟。弟子中或有惰者。遠公曰。桑榆之光。理無遠照。但願朝陽

之暉。與時並明耳。執經登坐。諷誦明暢。詞色甚苦。高足之徒。皆肅然增敬。

桓南郡好獵。每田狩。車騎甚盛。五六十里中。旌旗蔽隰。騁良馬。馳擊若飛。

雙甄所指。不避陵壑。或行陳不整。麇兔騰逸。參佐無不被繫束。桓道恭。玄

之族也。桓氏諱曰道恭。字祖猷。尋同堂弟也。父赤之。大學生。博士。道恭歷淮南太守。爲楚江夏相。義熙初伏誅。時爲賊曹參軍。頗敢直言。常自

帶絳綿繩。箬腰中。玄問此何爲。答曰。公獵好縛人。士會當被縛。手不能堪

芒也。玄自此小差。

王緒王國寶相爲脣齒。並上下權要。王氏諱曰緒。字仲業。太原人。祖延父。又攝軍晉安帝。紀曰。緒爲會稽王從事中郎。以佞邪親幸。王珣王恭惡國

寶與緒亂。政與殷仲堪克期。同舉內匡朝廷。及恭表至。乃斬緒。以說諸侯。國寶平北將軍坦之第三子。太傅謝安國寶婦父也。惡而抑之。不用。安薨。相王輔政。璽中書令。有妾數百。從弟緒有寵於王。深爲其說。國寶權動內外。王珣王恭殷仲堪爲孝武所待。不爲相。王所眄恭抗表討之。車胤又爭之。會稽王既不能拒。諸侯兵遂委罪國寶。付廷尉賜死。王大不平。其如此。乃謂緒曰。汝

爲此歛歛。曾不慮獄吏之爲貴乎。史記曰。有上書告漢丞相欲反。文帝下之廷尉。劾。既出歛曰。吾嘗將百萬之軍。安知獄吏之爲貴也。

桓玄欲以謝太傅宅爲營。謝混曰。召伯之仁。猶惠及甘棠。韓詩外傳曰。昔周道之隆。召伯在朝。有司請召

民。召伯曰。以一身勞百姓。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乃暴處於棠下。而聽訟焉。詩人見召伯休息之棠。美而歌之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文靖之德。更不保五畝

之宅。玄慙而止。

捷悟第十一

世說新語 卷四 捷悟第十一

一五一

楊德祖為魏武主簿。時作相國門。始構榱桷。魏武自出看。使人題門作活字。便去。楊見即令壞之。既竟。曰。門中活。闕字。王正嫌門大也。文士傳曰楊脩字德祖弘農人太尉彪子

少有才學。思幹魏武為丞相。辟為主簿。脩常白事。知必有反覆。教豫為答對。數紙以次牒之。而行。救守者曰。向白事。必教出。相反覆。若按此次第。連答之。已而風吹紙。次亂守者。不別而送。錯謾公怒。推問。脩慙懼。然以所白甚有。理。終亦是脩。後為武帝所誅。

人餉魏武一桮酪。魏武噉少許。蓋頭上題合字以示眾。眾莫能解。次至楊脩。脩便噉曰。公教人噉一口也。復何疑。

魏武嘗過曹娥碑下。楊脩從。碑背上見題作黃絹幼婦。外孫。整曰。入字。魏武謂脩曰。解不。答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魏武乃曰。吾已得。令脩別記所知。脩曰。黃絹。色絲也。於字為絕。幼婦。少女也。於字為

妙。外孫。女子也。於字為好。整曰。受辛也。於字為辭。所謂絕妙好辭也。魏武亦記之。與脩同。乃歎曰。我才不及卿。乃覺三十里。會稽典錄曰。孝女曹娥者。上虞人。父

迎伍君。神所溺。而上為水所淹。不得其尸。娥年十四。號慕思。乃投瓜于江。存其父尸。曰。父在此。瓜當沈。旬有七日。瓜偶沈。遂自投於江。而死。縣長度。尚悲憐其義。為之改葬。命其弟子。邯鄲。子禮。為之作碑。按曹娥碑。在會稽中。而魏武楊脩。未嘗過江也。異苑曰。陳留蔡邕。避難過吳。讀碑文。以為詩人之作。無詭妄也。因刻石。旁作八字。魏武見而不能了。以問羣寮。莫有解者。有婦人。浣於汾。堵曰。弟四車解。既而禰正平也。衡即以糲合義解之。或謂此婦

人即娥。靈也。

魏武征袁本初。治裝。餘有數十斛竹片。咸長數寸。眾云。竝不堪用。正令燒除。太祖思所以用之。謂可為竹裨楯。而未顯其言。馳使問主簿楊德祖。應

聲答之。與帝心同。衆服其辯悟。

王敦引軍垂至大桁。明帝自出中堂。溫嶠爲丹陽尹。帝令斷大桁。故未斷。

帝大怒。瞋目。左右莫不悚懼。按晉陽秋鄧紀皆云敦將至嶠燒朱雀橋以阻其兵而云未斷大桁致帝怒大爲譎謬一本云帝自勸嶠入一本作噉飲帝怒此則近也

召諸公來。嶠至不謝。但求酒炙。王導須臾至。徒跣下地。謝曰。天威在顏。遂使溫嶠不容得謝。嶠於是下謝。帝廼釋然。諸公共歎王機悟名言。

郗司空在北府。桓宣武惡其居兵權。南徐州記曰徐州人多勁悍號精兵故桓溫常曰京口酒可飲。箕可用。兵可使。郗於事機

素暗。遣賤詣桓。方欲共獎王室。脩復園陵。世子嘉賓出行於道上。聞信至。

急取賤視。竟寸寸毀裂。便回還。更作賤。自陳老病不堪人聞。欲乞閑地。自

養。宣武得賤大喜。卽詔轉公督五郡。會稽太守。晉陽秋曰大司馬將討慕容暉表求申勸平北將軍愔及袁真等嚴辨愔以羸

疾求退詔大司馬領愔所任按中興書愔辭此行溫責其不從轉授會稽世說爲謬

王東亭作宣武主簿。嘗春月與石頭兄弟乘馬出郊。時彥同遊者。連鑣俱

進。石頭桓遐小字中興書曰遐字伯道溫長子也仕至豫州刺史唯東亭一人常在前。覺數十步。諸人莫之解。石頭

等既疲倦。俄而乘輿回。諸人皆似從官。唯東亭奕奕在前。其悟捷如此。

夙惠第十二

賓客詣陳太丘宿。太丘使元方季方炊。客與太丘論議。二人進火。俱委而

竊聽。炊忘箸。飯落釜中。太丘問炊何不饒。元方季方長跪曰。大人與客

語乃俱竊聽。炊忘箸筭。飯今成糜。太丘曰。爾頗有所識不。對曰。仿佛志之。二子俱說。更相易奪。言無遺失。太丘曰。如此。但糜自可。何必飯也。

何晏七歲。明惠若神。魏武奇愛之。因晏在宮內。欲以為子。晏乃畫地令方。自處其中。人問其故。答曰。何氏之廬也。魏武知之。即遣還。魏略曰晏父蚤亡。太祖為司空時。納晏母其時

秦宜祿阿鰥。隨母在宮。並寵如子。常謂晏為假子也。

晉明帝數歲。坐元帝鄴上。有人從長安來。元帝問洛下消息。潛然流涕。明帝問何以致泣。具以東渡意告之。因問明帝。汝意謂長安何如。曰。遠。答曰。日遠。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元帝異之。明日。集羣臣宴會。告以此意。更重問之。乃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曰。爾何故異昨日之言邪。答曰。舉目見日。不見長安。

司空顧和與時賢共清言。張玄之顧敷是中外孫。年並七歲。顧愷之家傳曰。敷字祖根。吳郡吳人。滔然有大成之量。仕至著作郎。二十三卒。在牀邊戲。于時聞語。神情如不相屬。瞑於燈下。二兒共敍客主之言。都無遺失。顧公越席而提其耳曰。不意袁宗復生此寶。

韓康伯數歲。家酷貧。至大寒。止得襦。母殷夫人自成之。令康伯捉熨斗。謂康伯曰。且箸襦。尋作複幘。兒云。已足。不須複幘也。母問其故。答曰。火在熨斗中。而柄熱。今既箸襦。下亦當煖。故不須耳。母異之。知為國器。

晉孝武年十二時。冬天晝日不箸複衣。但箸單練衫五六重。夜則累茵褥。

謝公諫曰。聖體宜令有常。陛下晝過冷。夜過熱。恐非攝養之術。帝曰。晝動

夜靜。老子曰。躁勝寒。靜勝熱。此言夜靜寒宜重肅也。謝公出。嘆曰。上理不減先帝。簡文帝善言理也。

桓宣武薨。桓南郡年五歲。服始除。桓車騎與送故文武別。桓仲別傳曰。仲字玄叔。溫弟也。累遷車騎將軍。

都督七州。諸軍事。因桓語南郡。此皆汝家故吏佐。玄應聲慟哭。酸感傍人。車騎每自

自己坐曰。靈寶成人。當以此坐還之。靈寶玄。小字也。鞠愛過於所生。

豪爽第十三

王大將軍年少時。舊有田舍名。語音亦楚。武帝喚時賢共言伎藝事。人皆

多有所知。唯王都無所關。意色殊惡。自言知打鼓吹。帝令取鼓與之。於坐

振袖而起。揚槌奮擊。音節諧捷。神氣豪上。傍若無人。舉坐歎其雄爽。或曰。敦嘗坐武

昌鈞臺。聞行船打鼓。嗟稱其能。俄而一樓小異。敦以扇柄撞几。曰。可恨。應侍側曰。不然。此是回颿。槳使視之。云。船人入夾口。應知鼓。又善於敦也。

王處仲世許高尚之目。嘗荒恣於色。體爲之敝。左右諫之。處仲曰。吾乃不

覺爾。如此者甚易耳。乃開後閣。驅諸婢妾數十人出路。任其所之。時人嘆

焉。鄧粲晉紀曰。敦性簡脫。口不言財。其存尚如此。

王大將軍眉目高朗。疎率。學通左氏。晉陽秋曰。敦少稱高率。通明有鑒裁。

王處仲每酒後。輒詠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魏武帝樂府詩以如

意打唾壺。壺口盡缺。

晉明帝欲起池臺。元帝不許。帝時為太子。好養人士。一夕中作池。比曉便

成。今太子西池是也。丹陽記曰西池孫登所創吳史所稱西苑也明帝脩復之耳

王大將軍始欲下都。處分樹置。先遣參軍告朝廷。諷旨時賢。祖車騎尙未

鎮壽春。瞋目厲聲。語使人曰。卿語阿黑。敦小字也何敢不遜。催攝面去。須臾不爾。

我將三千兵。樂腳令上。王聞之而去。

庾穉恭既常有中原之志。文康時權重未在此。及李堅作相。忌兵畏禍。與

穉恭歷同異者久之。乃果行。傾荆漢之力。窮舟車之勢。師次于襄陽。漢晉春秋曰翼

風儀矣。劭才能豐贍。少有經緯大略。及繼兄亮居方州之任。有匡繼內外。掃蕩羣凶之志。是時杜又殷浩諸人。威名冠世。翼未之貴也。常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清定。然後議其所任耳。其意氣如此。唯與桓溫友善。相期以寧濟宇宙之事。初翼輒發所部奴及車馬萬數。率大軍入河。將謀伐狄。遂次于襄陽。翼別傳曰。翼為荊州。雅有正志。每以門地。威重。兄弟。寵授不陳力竭。誠何以報國。雖蜀阻險。塞胡負凶力。然皆無道。黠虛易可乘。滅當此時。不能掃除。二寇以復。王業非丈夫也。於是徵役三州。悉其帑實。成大會。參佐陳其旌甲。親授弧矢。衆五萬。兼率荒附。治戎大舉。直指魏趙。軍次襄陽。耀威漢北也。

曰。我之此行。若此射矣。遂三報三疊。徒衆屬目。其氣十倍。

桓宣武平蜀。集參僚置酒於李勢殿。巴蜀搢紳。莫不來萃。桓既素有雄情

爽氣。加爾日音調英發。敘古今成敗。由人存亡。繫才其狀磊落。一坐嘆賞。

既散。諸人追味餘言。于時尋陽周馥曰。恨卿輩不見王大將軍。

有將略會作敦按

中興書曰馥周撫孫也字俱隱

桓公讀高士傳至於陵仲子便擲去曰誰能作此溪刻自處。皇甫謐高士傳曰陳仲子字子終齊人兄

戴相齊食祿萬鍾仲子以兄祿為不義乃適楚居於陵會乏糧三日匍匐而食井李之實三咽而後能視身自織屨令妻辟織以易衣食嘗歸省母有饋其兄生鶩者仲子頗顧曰惡用此雞鶩為哉後母殺鶩仲子不知而食之兄自外入曰雞鶩肉邪仲子出門哇而吐之楚王聞其名聘以為相乃夫婦逃去為人憐園

桓石虔司空豁之長庶也。豁別傳曰豁字明子溫之弟累遷荊州刺史贈司空小字鎮惡年十七八未被舉

而童隸已呼為鎮惡郎嘗住宣武齋頭從征枋頭車騎沖沒陳左右莫能

先救宣武謂曰汝叔落賊汝知不石虔聞之氣甚奮命朱辟為副策馬於

數萬象中莫有抗者徑致沖還三軍嘆服河朔後以其名斷瘡。中興書曰石虔有才幹有史學

累有戰功仕至豫州刺史贈後軍將軍

陳林道在西岸。晉陽秋曰達為西史中郎將領淮南太守成歷陽都下諸人共要至牛渚會陳理既佳人

欲共言折陳以如意挂頰望雞籠山嘆曰孫伯符志業不遂。吳錄曰長沙桓王諱策字伯符吳郡富春

人少有雄姿風氣年十九而襲業眾號孫郎平定江東為許貢客射破其面引鏡自照謂左右曰面如此豈可復立功乎乃謂張昭曰中國方亂夫以吳越之眾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大皇帝授以印綬曰舉

江東之眾決機於兩陳之間卿不如我任賢使能各盡其心我不如卿慎勿北渡語畢而薨年三十有六於是竟坐不得談

王司州在謝公坐詠入不言今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離騷九歌少司命之辭語人云

當爾時覺一坐無人

桓玄西下入石頭外白司馬梁王奔叛。續晉陽秋曰梁王珍之字景度中興書曰初桓玄篡位國人有孔璞者奉珍之奔尋陽義旗既興歸朝廷

仕至太常玄時事形已濟在平乘上笳鼓並作直高詠云簫管有遺音梁王

卿以罪誅

世說新語 卷四 豪爽第十三

安在哉。阮籍詠
懷詩也

世說新語卷五

容止第十四

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國。魏氏春秋曰武王姿貌短小而神明英發使崔季珪代。帝自

捉刀立牀頭。既畢。令閒諜問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魏志曰崔

琰字季珪清河東武城人聲姿高暢眉目疎朗鬚長四尺甚有威重然牀頭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武聞之。追殺此使。

何平叔美姿儀。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與熱湯餅。既噉。大汗出。

以朱衣自拭。色轉皎然。魏略曰晏性自喜動靜粉帛不去手行步顧影按此言則晏之妖麗本資外飾且晏養自宮中與帝相長豈復疑其形姿待驗而明也

魏明帝使后弟毛曾與夏侯玄共坐。時人謂蒹葭倚玉樹。魏志曰玄為黃門侍郎與毛曾並坐玄甚取之

會說形於色明帝恨之左遷玄為羽林監

時人目夏侯太初。明明如日月之入懷。李安國積唐如玉山之將崩。魏略曰李豐字

安國備尉李儀子也識別人物海內注意明帝得吳降人問江東聞中國名士為誰以安國對之是時豐為黃門郎改名宣上問安國所在左右公卿即具以豐對上曰豐名乃被於吳越邪仕至中書令為晉王所誅

嵇康身長七尺八寸。風姿特秀。康別傳曰康長七尺八寸偉容色土木形骸不加飾厲而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正爾在羣形之中便自知非常之器見

者歎曰。蕭蕭肅肅。爽明清舉。或云。肅肅如松下風。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

夜之為人也。巖巖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將崩。

裴令公目王安豐。眼爛爛如巖下電。王戎形狀短小而目甚精矚視日不眩

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岳別傳曰岳姿容甚美風儀開揚少時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者。莫不

連手共縈之。左太冲絕醜。續文章志曰思貌醜頰不持儀飾亦復效岳遨遊。於是羣嫗齊共亂

唾之。委頓而返。語林曰安仁至美每行老嫗以果擲之滿車張孟陽至醜每行小兒以瓦石投之亦滿車二說不同

王夷甫容貌整麗。妙於談玄。恒捉白玉柄麈尾。與手都無分別。潘安仁夏

侯湛並有美容。喜同行。時人謂之連璧。八王故事曰岳與湛最契故好同遊

裴令公有雋容姿。一旦有疾。至困。惠帝使王夷甫往看。裴方向壁臥。聞王

使至。強回視之。王出語人曰。雙眸閃閃若巖下電。精神挺動。體中故小惡。

名士傳曰楷病困詔遣黃門郎王夷甫省之楷回眸屬夷甫云竟未相識夷甫還亦歎其神雋

有人語王戎曰。嵇延祖卓卓如野鶴之在雞羣。答曰。君未見其父耳。康已見上

裴令公有雋容儀。脫冠冕。麤服亂頭。皆好。時人以爲玉人。見者曰。見裴叔

則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

劉伶身長六尺。貌甚醜頰。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梁祚魏國統曰劉伶字伯倫形貌醜陋身長六尺然肆意放蕩悠焉獨暢

自得一時常以宇宙爲狹

驃騎王武子是衛玠之舅。雋爽有風姿。見玠輒歎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

玠別傳曰驃騎王濟玠之舅也嘗與同遊語人曰昨日吾與外生共坐若明珠之在側明然來照人

有人詣王太尉。遇安豐大將軍丞相在坐。往別屋。見季亂平子。石崇金谷詩敘曰王詡字季胤

琅琊人王氏諱曰詡。東還語人曰：今日之行，觸目見琳琅珠玉。

甫弟也。仕至修武令。 王丞相見衛洗馬曰：居然有羸形。雖復終日調暢，若不堪羅綺。玠別傳曰：玠素抱羸疾。西京賦

曰：始徐進而羸形，似不勝乎羅綺。

王大將軍稱太尉，處衆人中，似珠玉在瓦石間。

庾子嵩長不滿七尺，腰帶十圍，頽然自放。

衛玠從豫章至下都，人久聞其名，觀者如堵牆。玠先有羸疾，體不堪勞，遂

成病而死。時人謂看殺衛玠。玠別傳曰：玠在羣伍之中，實有異人之望。鄒黓時乘白羊車於洛陽市上，咸曰：誰家璧人？於是家門州黨號爲璧人。按永嘉流人名曰：玠

以永嘉六年五月至豫章，其年六月二十日卒。此則玠之南度豫章四十五日，豈暇至下都而亡乎？且諸書皆云：玠亡在豫章，而不云在下都也。

周伯仁道桓茂倫，嶽崎歷落可笑人，或云謝幼輿言。

周侯說王長史父。王氏諱曰詡，字文開，太原人。祖默，尚書。父祐，散騎常侍。詡始過江，仕至新淦令。 形貌既偉，雅懷有槩，保而用

之，可作諸許物也。

祖士少見衛君長，云：此人有旄仗下形。

石頭事故朝廷傾覆。晉陽秋曰：蘇峻自姑孰至于石頭，逼遷天子。峻以倉屋爲宮，使人守衛。靈鬼志謠曰：明帝未有謠歌，側側力放馬出山側。大馬死，小馬餓。後峻遷帝於石頭。

御膳不具焉。 溫忠武與庾文康投陶公求救。陶公云：肅祖顧命不見及，且蘇峻作

亂，費由諸庾，誅其兄弟，不足以謝天下。徐廣晉紀曰：肅祖遺詔，庾亮王導輔幼主而進。大臣官陶侃祖約不在其例。侃約疑亮寢遺詔也。中興書

曰：初庾亮欲徵蘇峻，下書不許。溫嶠及三吳欲起兵衛帝，室亮不聽。下制曰：妄起兵者，誅。故峻得作亂京邑也。 于時庾在溫船後，聞之，憂怖無計。別

日。溫勸庾見陶。庾猶豫未能往。溫曰。溪狗我所悉。卿但見之。必無憂也。庾風姿神貌。陶一見便改觀。談宴竟日。愛重頓至。

庾太尉在武昌。秋夜氣佳景清。使吏殷浩王胡之之徒登南樓。理詠音調。

始逾。聞函道中有屐聲甚厲。定是庾公。俄而率左右十許人步來。諸賢欲

起避之。公徐云。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因便據胡牀與諸人詠

讌。竟坐。甚得任樂。後王逸少下。與丞相言及此事。丞相曰。元規爾時風範。

不得不小頽。右軍答曰。唯丘壑獨存。孫綽庾亮碑文曰公雅好所託常在塵垢之外雖柔心應世變屈其迹而方寸澹然固以玄對山水

王敬豫有美形。問訊王公。王公撫其肩曰。阿奴恨才不稱。又云。敬豫事事

似王公。語林曰謝公云小時在殿廷會見丞相便覺清風來拂人

王右軍見杜弘治。歎曰。面如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中人。紅左名士傳曰永和中外

中朝人士或曰杜弘治清標令上焉後來之美又面如凝脂眼如點漆粗可得方諸衛玠時人有稱王長史形者。蔡公曰。恨諸人不見

杜弘治耳。

劉尹道桓公。鬢如反猬皮。眉如紫石稜。自是孫仲謀司馬宣王一流人。宋明帝文

章志曰溫公溫嶠所賞故名溫吳志曰孫權字仲謀策弟也漢使者劉琬語人曰吾觀孫氏兄弟雖並有才秀明達皆祿祚不終唯中弟孝廉形貌魁偉骨體不恒有大貴之表晉陽秋曰宣王天姿傑邁有英雄之略

王敬倫風姿似父。作侍中。加授桓公公服。從大門入。桓公望之曰。大奴固

自有鳳毛。大奴王劭也已見中典曹曰劭姿容持儀操也

林公道王長史。斂衿作一來。何其軒軒韶舉。語林曰王仲祖有好儀形每覽鏡自照曰王文開那生如馨兒時人謂之達也時人目王右軍。飄如遊雲。矯若驚龍。

王長史嘗病。親疎不通。林公來。守門人遽啓之曰。一異人在門。不敢不啓。

王笑曰。此必林公。按語林曰諸人嘗要阮光共詣林公阮曰欲聞其言惡見其面此則林公之形信當醜異

或以方謝仁祖不乃重者。桓大司馬曰。諸君莫輕道。仁祖企腳北窗下彈

琵琶。故自有天際真人想。晉陽秋曰尚書音樂裴子云丞相嘗曰整石挈脚枕琵琶有天際想堅石尙小名

王長史爲中書郎。往敬和許。敬和王洽已見爾時積雪。長史從門外下車步入。尙書

著公服。敬和遙望歎曰。此不復似世中人。

簡文作相王時。與謝公共詣桓宣武。王珣先在內。桓語王。卿嘗欲見相王。

可住帳裏。二客既去。桓謂王曰。定何如。王曰。相王作輔。自然浩若神君。續晉陽秋

曰帝美風姿舉止端詳公亦萬夫之望。不然僕射何得自沒。僕射謝安

海西時。諸公每朝。朝堂猶暗。唯會稽王來。軒軒如朝霞舉。

謝車騎道謝公遊肆。復無乃高唱。但恭坐捻鼻顧眄。便自有寢處山澤閒

儀。

謝公云。見林公雙眼黯黯明黑。孫興公見林公稜稜露其爽。

庾長仁與諸弟入吳。欲往亭中宿。諸弟先上。見羣小滿屋。都無相避意。長

仁曰。我試觀之。乃策杖將一小兒。始入門。諸客望其神姿。一時退匿。長仁已見一說

是亮

有人歎王公形茂者。云。濯濯如春月柳。

自新第十五

周處年少時。兇彊俠氣。為鄉里所患。處別傳曰處字子隱吳郡陽羨人父訪吳鄱陽太守處少孤不治細行晉陽秋曰處輕果薄行州郡所棄又

義與水中有蛟。山中有^{白額}虎。並皆暴犯百姓。義與人謂為三橫。而處

尤劇。或說處殺虎斬蛟。實冀三橫唯餘其一。處即刺殺虎。又入水擊蛟。蛟

或浮或沒。行數十里。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鄉里皆謂已死。更相慶。竟殺

蛟而出。聞里人相慶。始知為人情所患。有自改意。孔氏志怪曰義與有邪足虎溪諸長橋有蒼蛟並大噉人郭西周時謂郡

中二害周即處也乃自吳尋二陸。平原不在。正見清河。具以情告。并云欲自修改。而

年已蹉跎。終無所成。清河曰。古人貴朝聞夕死。況君前途尚可。且人患志

之不立。亦何憂。令名不彰邪。處遂改厲。終為忠臣孝子。晉陽秋曰處仕晉為御史中丞多所彈糾氏人齊萬年反

乃令處距萬年伏波孫秀欲表處母老處母曰孝之道何當得兩全乃進戰斬首萬計弦絕矢盡左右勸退處曰此是吾授命之日遂戰而沒

戴淵少時。遊俠不治行檢。嘗在江淮間。攻掠商旅。陸機赴假還洛。輜重甚

盛。淵使少年掠劫。淵在岸上。據胡牀。指麾左右。皆得其宜。淵既神姿峯穎。

雖處鄙事。神氣猶異。機於船屋上遙謂之曰。卿才如此。亦復作劫邪。淵便

泣涕投劍歸機。辭厲非常。機彌重之。定交作筆薦焉。

虞預晉書曰機薦淵於趙王倫曰蓋聞繁弱登御然後高墉之

功顯孤竹在肆然後降神之曲成伏見處士戴淵砥節力行有井陘之潔安窮樂志無風塵之慕誠東南之遺寶朝廷之貴璞也若得寄跡康衢必能結軌驥駘耀質虛廟必能垂光瑜璠夫枯岸之民果於輸珠潤山之客烈於貢玉蓋明暗呈形則庸識所甄也倫即辟淵 過江。仕至征西將軍。

企羨第十六

王丞相拜司空。桓廷尉作兩髻葛帟。策杖路邊窺之。歎曰。人言阿龍超。阿

龍故自超。阿龍丞相小字不覺至臺門。

王丞相過江。自說昔在洛水邊。數與裴成公阮千里諸賢共談道。羊曼曰。

人久以此許卿。何須復爾。王曰。亦不言我須此。但欲爾時不可得耳。欲一作歎

王右軍得人以蘭亭集序方金谷詩序。又以已敵石崇。甚有欣色。王羲之臨河敘曰太和九

年歲次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娛目聘懷信可樂也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矣故列序時人錄其所述右將軍司馬太原孫丞公等二十六人賦詩如左前餘姚令會稽謝勝等十五人不能賦詩罰酒各三斗

王司州先為庾公記室參軍。後取殷浩為長史。始到。庾公欲遣王使下都。

王自啓求住。曰。下官希見盛德。淵源始至。猶貪與少日周旋。

鄉嘉賓得人。以已比符堅。大喜。

孟昶未達時。家在京口。晉安帝紀曰昶字彥達平昌人父釁中護軍昶稔嚴有志局少為王恭所知豫義旗之勳遷丹陽尹盧循既下昶慮事不濟仰藥而死嘗見

王恭乘高輿被鶴氅裘。于時微雪。昶於籬閒窺之。歎曰。此真神仙中人。

傷逝第十七

王仲宣好驢鳴。

魏志曰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會祖龔父暢皆為漢三公粲至長安見蔡邕邕奇之倒屣迎之曰此王公孫有異才吾不及也吾家書籍盡當與之避亂荆州依劉表以粲

貌寢通脫不甚重之太

祖以從征吳道中卒 既葬文帝臨其喪顧與同遊曰王好驢鳴可各作一聲以

送之赴客皆一作驢鳴。

按戴叔鸞母好驢鳴叔鸞每為驢鳴以說其母人之所好儻亦同之

王濬沖為尚書令著公服乘輅車經黃公酒壚下過。

韋昭漢書注曰壚酒肆也以士為墮四邊高似壚也

顧

謂後車客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飲於此壚竹林之遊亦預其末自

嵇生天阮公亡以來便為時所羈縻今日視此雖近邈若山河。

竹林七賢論曰俗傳若此潁川

庚愛之嘗以問其伯文康文康曰中朝所不聞江左忽有此論蓋好事者為之耳

孫子荆以有才少所推服唯雅敬王武子武子喪時名士無不至者子荆

後來臨屍慟哭賓客莫不垂涕哭畢向靈牀曰卿常好我作驢鳴今我為

卿作體似真聲賓客皆笑孫舉頭曰使君輩存令此人死。

語林曰王武子葬孫子荆哭之甚悲賓客莫不

垂涕既作驢鳴賓客皆笑孫曰諸君不死而令武子死乎賓客皆怒

王戎喪兒萬子山簡往省之王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王曰

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

王隱晉書曰戎子綏欲取裴道女綏既蚤亡戎過傷痛不許人求之遂至老無敢取者

簡服其言更為之慟。

一說是王夷甫喪子山簡弔之

有人哭和長輿曰峨峨若千丈松崩。

衛洗馬以永嘉六年喪。謝鯤哭之。感動路人。永嘉流人名曰玠。以六年六月廿日亡。葬南昌城許徵墓東。玠薨。謝幼與發哀於武昌。感

不自勝。人問子何由而致哀。如是答曰。棟梁折矣。何得不哀。玠別傳曰。玠咸和中。故選於江甯。丞相王公教曰。洗馬明當

士。海內所瞻。可修薄祭。以敦舊好。改葬此君風流名士。海內民望。可修三牲之祭。以敦舊好。

顧彥先平生好琴。及喪。家人常以琴置靈牀上。張季鷹往哭之。不勝其慟。

遂徑上牀鼓琴。作數曲。竟撫琴曰。顧彥先頗復賞此不。因又大慟。遂不執孝子手而出。

庾亮兒遭蘇峻難。遇害。諸葛道明女為庾兒婦。既寡。將改適。亮子會。會妻父

亮書及之。亮答曰。賢女尚少。故其宜也。感念亡兒。若在初沒。彪並已見上

與庾文康亡。何揚州臨葬云。埋玉樹箸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已。謬神記曰。初庾亮病術士戴洋曰。昔蘇峻

事公於白石祠中許賽車。下牛從來未解。為此鬼所考。不可救也。明年亮果亡。靈鬼志謠。徵曰。文康初鎮武昌。出石頭百姓看者。於岸歌曰。庾公上武昌。翩翩如飛鳥。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旒旒。又曰。庾公初上時。翩翩如飛鳥。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旒旒。車後

連徵不入尋。薨下都葬焉。

王長史病篤。寢臥燈下。轉塵尾視之。歎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及亡。劉尹

臨殯。以犀柄塵尾箸柩中。因慟絕。魏別傳曰。魏以永和初卒。年三十九。沛國劉惔與

支道林喪法虔之後。精神實喪。風味轉墜。支道傳曰。法虔道林同學也。儁朗有理義。道甚重之。

常謂人曰。昔匠石廢斤於郢人。莊子曰。郢人堊鼻。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

子期聽之。方鼓琴。志在太山。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莫景之閒。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乎鼓琴。洋洋乎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搥琴絕弦。終身不復鼓之。以為在者無足為之鼓琴也。

推已外韓詩外傳曰。伯牙鼓琴。鍾

求良不虛也。冥契既逝，發言莫賞，中心蘊結，余其亡矣。卻後一年，支遂殞。

鄰嘉賓喪，左右白：「鄰公即喪。」既聞，不悲。因語左右：「殯時可道。」公往臨殯。一

慟幾絕。中興書曰：超年四十一，先愔卒，超所交友皆一時俊乂，及死之日，貴賤為誄者四十餘人。續晉陽秋曰：超黨戴桓氏為其謀主，以父愔處於王室，不令知之，將亡出，以小書箱付門生云：本欲焚此，恐官

年尊必以傷感為斃，我亡後若大損，眠食則呈此箱，愔後果慟悼成疾。門生乃如超旨，則與桓溫往反，密計愔見，即大怒曰：小子死恨晚，後不復矣。

戴公見林法師墓。支遁傳曰：遁太和元年終。曰：德音未遠，而拱木已積，冀神理縣

縣，不與氣運俱盡耳。王珣法師墓下詩序曰：余以寧康二年命駕之剡，石城山即法師之丘也。高墳鬱為荒楚，丘隴化為宿莽，遺跡未滅，而其人已遠。感想平昔，觸物懷喪，其為時

賢所惜如此。

王子敬與羊綏善，綏清淳簡貴，為中書郎，少亡。綏已見王深相痛悼，語東亭云：

是國家可惜人。

王東亭與謝公交惡。中興書曰：珣兄弟皆婿謝氏，以猜嫌離婚。太傅既與珣絕婚，又離妻，由是二族遂成仇讐。王在東聞謝喪，便出都

詣子敬，道欲哭謝公。子敬始臥聞其言，便驚起曰：「所望於法護。」法護珣小字王於

是往哭，督帥刁約不聽。前曰：「官平生，在時不見此客。」王亦不與語，直前哭

甚慟，不執末婢手而退。未婢謝琰小字琰，字瑗，度安少子，開率有大度，為孫恩所害，贈侍中，司空。

王子猷子敬俱病篤，而子敬先亡。猷之以泰元十一年卒，年四十五。子猷問左右：「何以都不聞

消息，此已喪矣。」語時了不悲，便索輿來奔喪，都不哭。子敬素好琴，便徑入

坐靈牀上，取子敬琴彈，弦既不調，擲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亡。」因慟絕，良

久。月餘亦卒。

幽明錄曰泰元中有一師從遠來莫知所出云人命應終有生樂代者則死者可生若逼人求代亦復不過少時人聞此咸怪其虛誕王子猷兄弟特相和陸子敬疾屬續子猷謂

之曰吾才不如弟位亦通塞請以餘年代弟師曰夫生代死者以己年限有餘得以足亡者耳今賢弟命既應終君侯算亦當盡復何所代子猷先有背疾子敬疾篤恆禁來往聞亡便撫心悲惋都不得一聲背即墮裂推師之

言信而有實

孝武山陵夕。王孝伯入。臨告其諸弟曰。雖榱桷惟新。便自有黍離之哀。中興書曰

烈宗喪會稽王道子執政寵幸王國寶委以機任王恭入赴山陵故有此

羊孚年二十一卒。恆玄與羊欣書曰。賢從情所信寄。暴疾而殞。孚已見宋書曰欣字敬元太山

南城人少懷靜默秉操無羸美姿容善笑言長於草隸羊氏謚曰孚即欣從祖 祝予之歎。如何可言。公羊傳曰顛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

將亡夫 子耳。

恆玄當篡位。語卜鞠云。卜鞠已見昔羊子道恆禁吾此意。今腹心喪羊孚。爪牙失

索元。索氏謚曰元字天保嫩煌人父緒散騎常侍元歷征虜將軍歷陽太守幽明錄曰元在歷陽疾病西界一年少女子姓某自言為神所降來與元相聞許為治護元性剛直以為妖惑收以付獄戮之於市中女臨

死曰卻後十七日當令索元知其罪如期元果亡 而恩恩作此詆突。詎允天心。

棲逸第十八

阮步兵嘯聞數百步。蘇門山中。忽有真人。樵伐者咸共傳說。阮籍往觀。見

其人擁藜巖側。籍登嶺就之。箕踞相對。籍商略終古。上陳黃農玄寂之道。

下考三代盛德之美。以問之。屹然不應。復敘有為之教。棲神導氣之術。以

觀之。彼猶如前。凝矚不轉。籍因對之長嘯。良久乃笑曰。可更作。籍復嘯。意

世說新語 卷五 棲逸第十八 一六九

盡退還。半嶺許。聞上嚙然有聲。如數部鼓吹。林谷傳響。顧看。迺向人嘯也。
 魏氏春秋曰。阮籍常率意獨舞。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踟蹰而反。嘗遊蘇門山。有隱者。莫知姓名。有竹實數斛。餅白而已。籍聞而從之。談太古無為之道。論五帝三王之義。蘇門先生脩然會不眴之籍。以嚙然長嘯。韻響寥亮。蘇門先生乃道爾而笑。籍既降。先生喟然高嘯。有如鳳音。籍素知音。乃假蘇門先生之論。以寄所懷。其歌曰。日沒不周西。月出丹淵中。陽精晦不見。陰光代為雄。亭亭在須臾。厭厭將復隆。富貴俛仰間。貧賤何必終。竹林七賢論曰。籍歸途著大人先生論所言。皆習懷問本趣大意。謂先生與己不異也。觀其長嘯相和。亦近乎目擊道存矣。

嵇康遊於汲郡山中。遇道士孫登。遂與之遊。康臨去。登曰。君才則高矣。保身之道不足。
康集序曰。孫登者不知何許人。無家於汲郡北山土窟。住夏則編草為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鼓一弦琴。見者皆親樂之。魏氏春秋曰。登性無喜怒。或沒諸水出而觀之。登復大笑。時出入人閒。所經家設衣食者。一無所辭。去皆舍去。文士傳曰。嘉平中。汲縣民共入山中。見一人所居懸巖百仞。叢林鬱茂。而神明甚察。自云孫姓。登名字。公和。康聞乃從遊。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然神謀所存。良妙。康每蓄然歎息。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然在於用光。人生有才。而不用其才。果然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曜。用才在乎識物。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無多求。康不能用。及遭呂安事。在獄。為詩。自責云。昔謝下惠。今愧孫登。王隱晉書曰。孫登即阮籍所見者也。嵇康執弟子禮。而師焉。魏晉去就。易生嫌疑。貴賤並沒。故登或默也。

山公將去。選曹欲舉嵇康。康與書告絕。
康別傳曰。山巨源為吏部郎。選散騎常侍。舉康。康辭之。并與山絕。豈不識山之不以一官。遇已情邪。亦欲

標不屈之節。以杜舉者之口耳。乃答書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大將軍聞而惡之。

李廩是茂會第五子。清貞有遠操。而少羸病。不肯婚宦。居在臨海。住兄侍中墓下。既有高名。王丞相欲招禮之。故辟為府掾。廩得殘命。笑曰。茂弘乃復以一爵假人。
文字志曰。廩字宗子。江夏鍾武人。祖康。秦州刺史。父重。平陽太守。世有名望。廩好學。善草隸。與兄式。齊名。疴疾不能行。坐常仰臥。彈琴讀誦。不輟。河間王辟。太尉掾。以疾不赴。

後避難。隨兄南渡。司徒王導復辟之。廩曰。茂弘乃復以一爵加人。永和。中卒。廩嘗為一府辟。故號李公府也。式字景則。廩長兄也。思理偏隱。有平素之譽。渡江。累遷臨海太守。侍中。年五十四而卒。何驃騎弟。以高情避世。而驃騎勸之令仕。答曰。予弟五之名。何必減驃騎。

中興書曰何準字幼道廬江人驃騎將軍充第五弟也雅好高尚徵聘一無所就充位居宰相權傾人主而準散帶衡門不及世事于時名德皆稱之年四十七卒有女爲穆帝皇后贈光祿大夫子恢讓不受

阮光祿在東山蕭然無事常內足於懷阮裕別傳曰裕居會稽剡山志存肥遁有人以問王右軍右

軍曰此君近不驚寵辱老子曰寵辱若驚得之若驚失之若驚雖古之沈冥何以過此揚子曰蜀莊沈冥李軌注曰沈冥猶

玄寂低然無迹之貌

孔車騎少有嘉遁意年四十餘始應安東命未仕宦時嘗獨寢歌吹自箴

誨自稱孔郎遊散名山孔楡別傳曰永嘉大亂楡入臨海山中不求聞達中宗命爲參軍百姓謂有道術爲生立廟

今猶有孔郎廟

南陽劉麟之高率善史傳隱於陽岐於時苻堅臨江荊州刺史桓沖將盡

訐謨之益徵爲長史遣人船往迎贈貺甚厚麟之聞命便升舟悉不受所

餉緣道以乞窮乏比至上明亦盡一見沖因陳無用脩然而退居陽岐積

年衣食有無常與村人共值已匱乏村人亦如之甚厚爲鄉閭所安鄧粲晉紀曰麟

之字子驥南陽安衆人少尚質素虛退寡欲好遊山澤間志存遁逸桓沖嘗至其家麟之方條桑謂沖使君既枉

駕光臨宜先詣家君沖遂詣其父父命麟之然後乃還拂短褐與沖言父使麟之自持獨酒渣菜供賓沖救人代

其家麟之身自供給贈致無所受去家百里有孤嫗疾將死謂人曰唯有劉長史當埋我耳麟之自往候之值終

爲治棺殯其仁愛皆如此以壽卒

南陽翟道淵與汝南周子南少相友共隱於尋陽庾太尉說周以當世之

務周遂仕翟秉志彌固其後周詣翟不與語晉陽秋曰翟湯字道淵南陽人漢方進之後也篤行任素義讓廉禦饋贈一無所受值亂

多寇聞湯名德皆不敢犯尋陽記曰初庾亮臨江州聞翟湯之風東帶臨展而詣焉亮禮甚恭湯曰使君直敬其枯木朽株耳亮稱其能言表薦之徵國子博士不赴主簿張玄曰此君臥龍不可動也終於家

子孟萬年及弟少孤居武昌陽新縣萬年遊宦有盛名當世少孤未嘗出京

邑人士思欲見之乃遣信報少孤云兄病篤狼狽至都時賢之者莫不嗟

重因相謂曰少孤如此萬年可死袁宏孟處士銘曰處士名陋字少孤武昌陽新人吳司空孟宗後也少而希古布衣蔬食棲遲蓬華之下絕人間之事親

族慕其孝大將軍命會稽王辟之稱疾不至相府歷年虛位而澹然無悶卒不降志時人奇之

康僧淵在豫章去郭數十里立精舍旁連嶺帶長川芳林夾於軒庭清流

激於堂宇乃閒居研講希心理味庾公諸人多行看之觀其運用吐納風

流轉佳加己處之怡然亦有以自得聲名乃興後不堪遂出僧淵已見

戴安道既厲操東山續晉陽秋曰達不樂當世以琴書自娛隱會稽剡山園子博士徵不就而其兄欲建式遏之功戴氏諱曰逸字

安上謙國人祖碩父綬有名位遂以武勇顯有功封廣陵侯仕至大司農謝太傅曰卿兄弟志業何其太殊戴曰下官不堪

其憂家弟不改其樂

許玄度隱在永興南幽穴中每致四方諸侯之遺或謂許曰嘗聞箕山人

似不爾耳許曰筐篚苞苴故當輕於天下之寶耳鄭玄禮記注云菹宜裹肉也或以葦或以茅此言許由上致堯帝之讓篚

筐之遺豈非輕邪

范宣未嘗入公門韓康伯與同載遂誘俱入郡范便於車後趨下續晉陽秋曰宣少尚隱遁

家于豫章以清操自立

鄉超每聞欲高尙隱退者。輒爲辦百萬資。并爲造立居宇。在剡爲戴公起宅。甚精整。戴始往舊居。與所親書曰。近至剡。如官舍。鄉爲傳約。亦辦百萬資。傳隱事差互。故不果遺。約瓊小字

許掾好遊山水。而體便登陟。時人云。許非徒有勝情。實有濟勝之具。

鄉尙書與謝居士善。常稱謝慶緒。識見雖不絕人。可以累心處都盡。尙書鄉

見續道藏續晉陽秋曰。謝敷字慶緒。會稽人。崇信釋氏。初入太平山中。十餘年。以長齋供養爲業。招引同事。化納不倦。以母老還南山。若邪中內史都督表薦之。徵博士。不就。初月犯少微星。一名處士星。占云。以處士當之時。戴逵居剡。既美才藝。而交遊貴戚。先敷著名。時人憂之。俄而敷死。會稽人士以嘲吳人云。吳中高士便是求死不得。

賢媛第十九

陳嬰者。東陽人。少修德行。箸稱鄉黨。秦末大亂。東陽人欲奉嬰爲主。母曰。

不可。自我爲汝家婦。少見貧賤。一旦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

其利。不成禍自有所歸。史記曰。嬰故東陽令。史居縣。素信爲長者。東陽人欲立長乃請嬰。嬰母見之。乃以兵屬項梁。梁以嬰爲上柱國。

漢元帝宮人既多。乃令畫工圖之。欲有呼者。輒披圖召之。其中常者皆行

貨賂。王明君姿容甚麗。志不苟求。工遂毀爲其狀。後匈奴來和。求美女於

漢帝。帝以明君充行。既召見。而惜之。但名字已去。不欲中改。於是遂行。漢書

傳曰。竟寧元年。呼韓邪單于來朝。自言願娶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明君。賜之。單于權喜。上書願保塞。文穎曰。昭君本蜀郡秭歸人也。琴操曰。王昭君者。齊國王穰女也。年十七。儀形絕麗。以節聞國中。長者求之者。王皆不許。乃獻漢元帝。帝造次不能別。房帷昭君。恚怒之。會單于遣使。帝令宮人裝出使者。請一女。帝乃謂宮中曰。欲至單于者。起昭君。喟然越席而起。帝視之大驚。悔是時使者並見不得止。乃賜單于。單于大說。獻諸珍。

物昭君有子曰世遠單于死世遠繼立凡為胡者父死妻母昭君問世遠曰汝為漢也為胡也世遠曰欲為胡耳昭君乃吞藥自殺石季倫曰昭以觸文帝諱故改為明

漢成帝幸趙飛燕飛燕讒班婕妤祝詛於是考問辭曰妾聞死生有命富

貴在天修善尚不蒙福為邪欲以何望若鬼神有知不受邪佞之訴若其

無知詐之何益故不為也漢書外戚傳曰成帝趙皇后本長安宮人初生父母不舉三日不死乃收養之及壯屬河南主家學歌舞號曰飛燕帝微行適主見而說之召入宮大得幸立為后班婕妤者厲門人成帝初選入宮大得幸立為婕妤帝遊後庭常欲與同輩婕妤辭之趙飛燕譖許皇后及婕妤婕妤對有辭致上撻賜黃金千斤飛燕嬌妬婕妤恐見危中求供養太后於長信宮帝崩婕妤好充奉園陵

魏武帝崩文帝悉取武帝宮人自侍及帝病困卞后出看疾太后入戶見

值侍竝是昔日所愛幸者太后問何時來邪云正伏魄時過因不復前而

歎曰狗鼠不食汝餘死故應爾至山陵亦竟不臨魏書曰宣武卞皇后瑯邪開陽人以室移日父敬與怪之以問卜者王越曰此吉祥也年二十太祖納於譙性約儉不尚華麗有母儀德行

趙母嫁女女臨去敕之曰慎勿為好女曰不為好可為惡邪母曰好尚不

可為其況惡乎列女傳曰趙姬者桐鄉令虞驥妻潁川趙氏女也才敏多覽驥既沒大皇帝敬其文才召入宮省上欲自征公孫淵姬上疏以諫作列女傳解號趙母注賦數十萬言赤烏六年卒惟南子曰人有嫁其女而教之者曰爾為善善人疾之對曰然則當為不善乎曰善尚不可為而況不善乎景獻半皇后曰此言雖鄙可以命世人

如妹魏略曰允字士宗高陽人少與清河崔贊俱發明於冀州仕至領軍將軍陳劉志名曰阮共字伯彥尉氏人情真守道動以禮讓仕魏至衛尉卿少子侃字德如有俊才而飭以名理風儀雅潤與嵇康為友仕至太守

奇醜交禮竟允無復入理家人深以為憂會允有客至婦令婢視之還

答曰是桓郎桓郎者桓範也魏略曰範字允明沛郡人仕至大司農為宣王所誅婦云無憂桓必勸入桓果

語許云。阮家既嫁醜女與卿。故當有意。卿宜察之。許便回入內。既見婦。卽欲出。婦料其此出無復入理。便捉裾停之。許因謂曰。婦有四德。卿有其幾。周禮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工。鄭注曰。德謂貞順。言謂辭令。容謂婉婉。工謂絲枲。婦曰。新婦所乏唯容耳。然士有百行。君有幾許。云皆備。婦曰。夫百行以德爲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允有慚色。遂相敬重。

許允爲吏部郎。多用其鄉里。魏明帝遣虎賁收之。其婦出。誠允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既至。帝覆問之。允對曰。舉爾所知。臣之鄉人。臣所知也。陛下檢校爲稱職與不。若不稱職。臣受其罪。既檢校。皆官得其人。於是乃釋。允衣服敗壞。詔賜新衣。初允被收。舉家號哭。阮新婦自若云。勿憂。尋還作粟粥待。頃之允至。魏氏春秋曰。初允爲吏部選遷郡守。明帝疑其所用非次。將加其罪。允妻阮氏既出。謂曰。明主可以理奪。不可以情求。允領之而入。帝怒詰之。允對曰。某郡太守雖限滿。文書先至。年限在後。日限在前。帝前取事視之。乃釋。然遣出望其衣。敗曰。清吏也。

許允爲晉景王所誅。門生走入告其婦。婦正在機中。神色不變。曰。蚤知爾耳。魏志曰。初領軍與夏侯玄李豐親善。有詐作尺一詔書。以玄爲大將軍。允爲太尉。共錄尙書事。無何有人天未明乘馬以詔版付允。門吏曰。有詔。因便驅走。允投書燒之。不以關呈。景王魏略曰。明年李豐被收。允欲往見大將軍。已出門。允回。違不定中道。還取袴。大將軍聞而怪之。曰。我自收李豐。士大夫何爲。恩惠乎。會鎮北將軍劉靜卒。以允代。靜大將軍與允書曰。鎮北雖少事。而都典一方。念足下震華鼓。逮朱節。歷本州。此所謂著纁。盡行也。會有司。奏允前擅以廚錢乞諸俳及其官屬。滅死徙邊。道死。魏氏春秋曰。允之爲鎮北。喜謂其妻曰。吾知免矣。妻曰。禍見於此。何免之有。晉諸公贊曰。允有正情。與文帝不。平途幽殺之。婦人集載阮氏與允書。陳允禍患所起。辭意甚酸。檢門人欲藏其兒。婦曰。無豫諸兒事。後徙居墓所。景王遣鍾會看之。文多不錄。

若才流及父當收兒以咨母。母曰：汝等雖佳，才具不多，率胸懷與語，便無所憂，不須極哀，會止便止。又可少聞朝事，兒從之。會反，以狀對，卒免。世語曰：九二子

奇字子太猛，字子豹，並有治理。晉諸公贊曰：奇泰始中為太常丞，世祖嘗祠廟，奇應行事，朝廷以奇受害之門，不令接近，出為長史。世祖下詔述允宿望，又稱奇才，擢為尚書祠部郎，益禮學，儒博加有才識，為幽州刺史。

王公淵娶諸葛誕女，入室言語始交，王謂婦曰：新婦神色卑下，殊不似公

休。婦曰：大丈夫不能仿佛彥雲，而令婦人比蹤英傑。魏氏春秋曰：王廣字公淵，王峻子也，有風量才學，名重世，與傳

服等論才性同異，行於世，魏志曰：廣有志向，學行凌，諫并死，臣謂王廣名士，豈以妻父為戲，此言非也。

王經少貧苦，仕至二千石，母語之曰：汝本寒家子，仕至二千石，此可以止

乎。經不能用，為尚書，助魏，不忠於晉，被收，涕泣辭，母曰：不從母教，以至今

日，母都無感容。語之曰：為子則孝，為臣則忠，有孝有忠，何負吾邪。世語曰：經字彥偉，清河人

高貴鄉公之難，王沈王業馳告文王，經以正直不出，因沈業申意，後錄經及其母，晉諸公贊曰：沈業將出，呼經不從，曰：吾子行矣。漢晉春秋曰：初，曹髦將自討司馬昭，經諫曰：昔魯昭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為天下笑，今權在其門，久矣。朝廷四方皆為之致死，不顧逆順之理，非一日也。且宿衛空闕，寸步無有，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髦不聽。後殺經，并及其母，將死，垂泣謝母，母顏色不變，笑而謂曰：人誰不死，往所以止汝者，恐不得其所也。以此并命，何憾之有？干寶晉紀曰：經正直不忠於我，故錄之。按傳，暢干寶所記，則是經實忠貞於魏，而世語既謂其正直，復云因沈業申意，何其相反乎？故二家之言，深得之。

山公與嵇阮一面，契若金蘭。山妻韓氏，覺公與二人異於常交，問公，公曰：

我當年可以為友者，唯此二生耳。妻曰：負羈之妻，亦親觀狐趙，意欲窺之。

可乎。他日，二人來，妻勸公止之，宿具酒肉，夜穿墻以視之，達旦忘反，公入

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才致殊不如。正當以識度相友耳。公曰。伊輩亦常以我度爲勝。晉陽秋曰。濟雅素城。達度量。弘遠心。存事外。而與時俊。仰嘗與阮籍。嵇康。諸人著忘言之契。至于羣子。屯塞於世。濟獨保浩氣之度。王隱晉書曰。韓氏有才識。濟未仕時。戲之曰。忍寒。我當作爲夫人不耳。

王渾妻鍾氏。生女令淑。虞預晉書曰。渾字玄仲。太原晉陽人。魏司徒。昶子。仕至司徒。武子爲妹求簡美對而未得。

有兵家子有儁才。欲以妹妻之。乃白母。王氏諱曰。鍾夫人名。琰之太傅。孫。曰。誠是才者。其地可

遺。然要令我見。武子乃令兵兒與羣小。襟處使母。惟中察之。既而母謂武

子曰。如此衣形者。是汝所擬者。非邪。武子曰。是也。母曰。此才足以拔萃。然

地寒不有長年。不得申其才用。觀其形骨。必不壽。不可與婚。武子從之。兵

兒數年果亡。

賈充前婦是李豐女。豐被誅。離婚徙邊。婦人集曰。充妻李氏名。婉。字淑。豐誅徙樂浪。後遇赦得還。充先

已取郭配女。賈氏諱曰。郭氏名。玉璜。卽廣宣君也。武帝特聽置左右夫人。李氏別住外。不肯還充

舍。晉諸公贊曰。世祖踐阼。李氏赦還。而齊獻王妃欲令充遣郭氏。更納其母。充不許。爲李氏築宅。而不往來。充母柳氏將亡。充問所欲言者。柳曰。我教汝迎李新婦。尙不肯安問他事。郭氏語充。

欲就省李。充曰。彼剛介有才氣。卿往不如不去。充別傳曰。李氏有淑性。令才也。郭氏於是盛威

儀。多將侍婢。既至。入戶。李氏起迎。郭不覺腳自屈。因跪再拜。既反。語充。充

曰。語卿道何物。按晉諸公贊曰。世祖以李豐得罪。晉室又郭氏是太子妃。母無離絕之理。乃下詔。赦斷不得往還。而王隱晉書亦云。充既與李絕婚。更取城陽太守郭配女名槐。李禁錮解詔。

充置左右夫人。充母柳亦赦充。迎李槐。怒。擣臂。責充曰。刑定律令。爲佐命之功。我有其分。李那得與我。並充乃架屋。永年里中。以安李槐。晚乃知充出。使人尋充。詔許充置左右夫人。充答詔以謙讓。不敢當。感禮。晉贊既云。世

祖下詔不遣李暹而王隱晉書及充別傳並言詔聽置立左右夫人充憚郭氏不敢迎李三家之說並不同未詳孰是然李氏不還別有餘故而世說云自不肯還謬矣且郭槐疆狼豈能就李而為之拜乎皆為虛也

賈充妻李氏作女訓行於世李氏女齊獻王妃郭氏女惠帝后充卒李郭

女各欲令其母合葬經年不決賈后廢李氏乃祔葬遂定晉諸公贊曰李氏有才德世稱李夫人訓者生

女合亦才明即齊王妃婦人集曰李氏至樂浪遣二女典式入籥王隱晉書曰賈后字南風為趙王所諫

王汝南少無婚自求郝普女郝氏諱曰晉字道匡太原襄陽人仕至洛陽太守司空以其癡會無婚處任

其意便許之魏氏志曰王昶字文舒仕至司空既婚果有令姿淑德生東海遂為王氏母儀或

問汝南何以知之曰嘗見井上取水舉動容止不失常未嘗忤觀以此知

之汝南別傳曰襄城郝仲將門至孤陋非其所偶也君嘗見其女便求聘焉果高明英靈母儀冠族其通識餘裕皆此類

王司徒婦鍾氏女太傅會孫王氏諱曰夫人黃門侍郎鍾豸女亦有俊才女德婦人集曰夫人有文才其詩賦頌誄行于世

鍾郝為姊妹雅相親重鍾不以貴陵郝郝亦不以賤下鍾東海家內則郝

夫人之法京陵家內範鍾夫人之禮

李平陽秦州子李重已見永嘉流人名曰康字玄曹江夏人魏秦州刺史中夏名士于時以比王夷甫孫秀初欲

立威權咸云樂令民望不可殺滅李重者又不足殺晉諸公贊曰孫秀字俊忠瑯琊人初趙王倫封瑯琊秀給為近

職小吏倫徵使秀作書疏文才稱倫意倫封趙秀徙戶為趙人用為侍郎信任之晉陽秋曰倫篡位秀為中書令事皆決於秀為齊王所諫

人走從門入出髻中疏示重重看之色動入內示其女女直叫絕了其意

出則自裁披諸書皆云重知趙王倫作亂有疾不治遂以致卒而比書乃言自裁甚乖謬且倫秀兇虐動加諫夷欲立威權自當顯戮何為逼令自裁此女甚高明重

每咨焉。

周浚作安東時。行獵。值暴雨。過汝南李氏。李氏富足。而男子不在。有女名絡秀。聞外有貴人。與一婢於內宰豬羊。作數十人飲食。事事精辦。不聞有人聲。密覘之。獨見一女子。狀貌非常。浚因求為妾。父兄不許。絡秀曰。門戶

御史中丞出為揚州刺史元康初加安東將軍

遂生伯仁兄弟。絡秀語伯仁等。我所以屈節為汝家作妾。

八王故事曰浚字開林汝南安城人少有才名大康初平吳自

門戶計耳。

按周氏譜浚取同郡李伯宗女此云為妾安耳

汝若不與吾家作親親者。吾亦不惜餘年。伯仁

等悉從命。由此李氏在世。得方幅齒遇。

陶公少有大志。家酷貧。與母湛氏同居。同郡范逵素知名。舉孝廉。

逵未詳

投侃

宿。于時冰雪積日。侃室如懸磬。而逵馬僕甚多。侃母湛氏語侃曰。汝但出

外留客。吾自為計。湛頭髮委地。下為二髮。一作髮賣得數斛米。斫諸屋柱。悉割

半為薪。劉諸薦以為馬草。日夕遂設精食。從者皆無所乏。逵既歎其才辯。

又深愧其厚意。明日去。侃追送不已。且百里許。逵曰。路已遠。君宜還。侃猶

不返。逵曰。卿可去矣。至洛陽。當相為美談。侃迺返。逵及洛。遂稱之於羊祜。

顧榮諸人。大獲美譽。

晉陽秋曰侃父丹娶新淦湛氏女生侃。湛虔恭有智算。以陶氏貧賤。紡績以資給侃。使交結。勝已侃少為尋陽吏。鄱陽孝廉范逵嘗過侃宿。時大雪。侃家無草。

湛徹所臥。薦割給陰。截髮賣以供調。逵聞之。歎息。逵去。侃追送之。逵曰。豈欲仕乎。侃曰。有仕郡意。逵曰。當相談致。過廬江。向太守張夔。稱之。召補吏。舉孝廉。除郎中。時豫章顧榮或責羊祜曰。君奈何與小人同輿。祜曰。此寒俊也。

王隱晉書曰侃母既截髮供客聞者數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乃進之於張嬖半脾亦簡之後睡為十郡中正舉侃為壽陽小中正始得上品也

陶公少時作魚梁吏嘗以坵鯁餉母母封鯁付使反書責侃曰汝為吏以

官物見餉非唯不益乃增吾憂也

侃別傳曰母湛氏賢明有法訓侃在武昌與佐吏從容飲燕常有飲限或勸猶可少進侃懷然良久曰昔年少曾有酒失

二親見約故不敢踰限及侃丁母憂在墓下忽有二客來叩不突而退儼服鮮異知非常人遣隨視之但見雙鶴冲天而去幽明錄曰陶公在尋陽西南一壑取魚自謂其他曰鶴門按吳司徒孟宗為雷池監以鯁餉母母不受

非侃也疑後人因孟假為此說

桓宣武平蜀以李勢妹為妾甚有寵常著齋後主始不知既聞與數十婢

拔白刃襲之

續晉陽秋曰溫向明帝女南康長公主

正值李梳頭髮委藉地膚色玉曜不為動容徐

曰國破家亡無心至此今日若能見殺乃是本懷主慚而退

姬記曰溫平蜀以李勢女為妾郡主兇姬

不即知之後知乃拔刃往李所因欲斫之見李在甕梳頭姿貌端麗徐徐結髮斂手向主神色閑正辭甚慷慨主於是擲刀前抱之阿子我見伊亦憐何況老奴遂舍之

庾玉臺希之弟也希誅將戮玉臺

希已見玉臺庾友小字庾氏諱曰友字惠彥司空承第三子歷中書郎東陽太守

玉臺子婦

宣武弟桓豁女也

庾氏諱曰友字弘之長子宣娶宣武弟桓豁之女字女幼

徒跣求進閤禁不內女厲聲曰是何

小人我伯父門不聽我前因突入號泣請曰庾玉臺常因人腳短三寸當

復能作賊不宣武笑曰婿故自急遂原玉臺一門

中興書曰桓溫殺庾希弟倩希聞難而逃希弟友嘗俟誅子婦因桓氏請

得免

謝公夫人帷諸婢使在前作伎使太傅暫見便下幃太傅索更開夫人云

恐傷盛德劉夫人已見

桓車騎不好箸新衣。浴後婦故送新衣與。桓氏諱曰冲璵璠邪。王恬之女字女宗。車騎大怒。催使持去。婦更持還。傳語云。衣不經新。何由而故。桓公大笑箸之。

王右軍鄉夫人。謂二弟司空中郎曰。司空皆已見。鄉曼別傳曰。曼字重淵。鑿少子。性韻方賢。和正。允簡。累遷丹陽尹。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王

家見二謝。傾筐倒庋。二謝安。葛見。汝輩來平平爾。汝可無煩復往。

王凝之謝夫人。既往王氏。大薄凝之。既還謝家。意大不說。太傅慰釋之曰。

王郎逸少之子。人身亦不惡。汝何以憾乃爾。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

郎。羣從兄弟。則有封胡。遏末。封胡。謝詔小字。遏末。謝淵小字。詔字。穆度。萬子。車騎司馬。淵字。叔度。謂玄末。謂詔。明玄淵一作胡。謂淵。遏謂玄。遏謂詔也。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

韓康伯母隱古几。毀壞。下鞠見几惡。欲易之。鞠。下範之。母之外孫。答曰。我若不隱此。汝

何以得見古物。

王江州夫人語謝遏曰。汝何以都不復進。夫人玄之妹。為是塵務經心。天分有限。

鄉嘉賓喪。婦兄弟欲迎妹還。終不肯歸。鄉氏諱曰超。娶汝南周門女。女名馬頭。曰。生縱不得與鄉郎

同室。死寧不同穴。毛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鄭玄注曰。穴謂壙中墟也。

謝遏絕重其姊。張玄常稱其妹。欲以敵之。有濟尼者。竝遊張謝二家。人問

其優劣。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

房之秀。

王尚書惠嘗看王右軍夫人。

宋書曰惠字令明瑯琊人歷吏部尚書贈太常卿

問眼耳未覺惡不。

婦人集載謝表曰妾年九

十孤該獨存頤蒙哀矜賜其鞠養

答曰髮白齒落屬乎形體至於眼耳關於神明那可便與人

隔。

韓康伯母殷隨孫繪之之衡陽。

韓氏譜曰繪之字季倫父康伯太常卿繪之仕至衡陽太守

於闔廬洲中逢桓南

郡。下鞠是其外孫。時來問訊。謂鞠曰。我不死。見此豎二世作賊。在衡陽數

年。繪之遇桓景真之難也。

續晉陽秋曰桓亮字景真大司馬溫之孫父濟給事中叔父玄纂逆見誅亮聚衆於長沙自號湘州刺史殺太宰甄恭衡陽前太守韓繪之等

十餘人為劉毅軍人郭珍斬之

殷撫屍哭曰。汝父昔罷豫章。徵書朝至夕發。汝去郡邑數年。為

物不得動。遂及於難。夫復何言。

術解第二十

荀勗善解音聲。時論謂之闇解。遂調律呂。正雅樂。每至正會。殿庭作樂。自調宮商。無不諧韻。阮咸妙賞。時謂神解。每公會作樂。而心謂之不調。既無一言直勗。意忌之。遂出阮為始平太守。後有一田父耕於野。得周時玉尺。

便是天下正尺。荀試以校己所治鐘鼓金石絲竹。皆覺短一黍。於是伏阮

神識。晉後略曰鐘律之器自周之末廢而漢成哀之間諸儒修而治之至後漢末復廢矣魏氏使協律知音者杜夔造之不能考之典禮徒依於時絲管之聲時之尺寸而制之甚乖失禮度於是世祖命中書監荀勗

依典制定鐘律既鑄律管募求古器得周時玉律數枚比之不差又諸郡舍倉庫或有漢時故鐘以律命之皆不

叩而應聲響韻合又若俱成晉諸公贊曰律成散騎侍郎阮咸謂勗所造聲高高則悲夫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然令聲不合雅懼非德政中和之音必是古今尺有長短所致今鐘磬是魏時杜夔所造不與勗律相應音聲

句雅而久不知夔所造時人為之不足改易勗性自矜乃因事左遷咸為始平太守而病卒後得地中古銅尺校

度勛今尺短四分方明咸果解音然無能正者干寶晉紀曰荀勛始造正德大象之舞以魏杜夔所制律呂校大樂本音不和後漢至魏尺長於古四分有餘而杜夔據之是以失韻勛乃依周禮積粟以起度量取之以度古器符於本銘遂以爲式用之郊廟

荀勛嘗在晉武帝坐上食筍進飯謂在坐人曰此是勞薪炊也坐者未之信密遣問之實用故車脚

人有相羊祜父墓後應出受命君祜惡其言遂掘斷墓後以壞其勢相者立視之曰猶應出折臂三公俄而祜墜馬折臂位果至公幽明錄曰羊祜工騎乘有一兒五六歲端明可

喜掘墓之後兒卽七半時爲襄陽都督因盤馬落地遂折臂于時士林咸歎其忠誠

王武子善解馬性嘗乘一馬箸連錢障泥前有水終日不肯渡王云此必

是惜障泥使人解去便徑渡語林曰武子性愛馬亦甚別之故杜預道王武子有馬癖和長典有錢癖武子問杜預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

陳述爲大將軍掾甚見愛重及亡郭璞往哭之甚哀乃呼曰嗣祖焉知非

福俄而大將軍作亂如其所言陳氏辯曰述字嗣祖穎川許昌人有美名

晉明帝解占塚宅聞郭璞爲人葬帝微服往看因問主人何以葬龍角此

法當滅族主人曰郭云此葬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帝問爲是出天子

耶答曰非出天子能致天子問耳青鳥子相家書曰葬龍之角暴富貴後當滅門

郭景純過江居於暨陽墓去水不滿百步時人以爲近水景純曰將當爲

陸璞別傳曰璞少於經術明解卜筮永嘉中海內將亂璞投策數曰黔黎將同異類矣便結親暱十餘家南渡江居于暨陽今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爲桑田

其詩曰。北阜烈烈。巨海混混。壘壘三墳。唯母與昆。

王丞相令郭璞試作一卦。卦成。郭意色甚惡。云。公有震厄。王問有可消伏理不。郭曰。命駕西出數里。得一柏樹。截斷如公長。置牀上。常寢處。災可消矣。王從其語。數日中。果震。柏粉碎。子弟皆稱慶。王隱晉書曰。璞消災轉福。扶厄擲勝時人。咸言京管不及。大將軍云。君乃復委罪於樹木。

桓公有主簿。善別酒。有酒輒令先嘗。好者謂青州從事。惡者謂平原督郵。青州有齊郡。平原有鬲縣。從事言到臍。督郵言在鬲上住。

鄉情信道甚精勤。常患腹內惡。諸醫不可療。聞于法開。有名。往迎之。既來。便脉云。君侯所患。正是精進太過所致耳。合一劑湯與之。一服卽大下。去數段許。紙如拳大。剖看。乃先所服符也。晉書曰。法開。善醫術。嘗行。莫投主人。妻產而兒。積日不墮。法開曰。此易治耳。殺一肥羊。食十餘瓣。而針之。

須臾兒下。半臂裏而出。其精妙如此。

殷中軍妙解經脉。中年都廢。有常所給使。忽叩頭流血。浩問其故。云。有死事。終不可說。詰問良久。乃云。小人母年垂百歲。抱疾來久。若蒙官一脈。便有活理。訖就屠戮。無恨。浩感其至性。遂令昇來。爲診脈處方。始服一劑湯。便愈。於是悉焚經方。

彈棊始自魏宮內。用粉奩戲。傳玄彈棊賦。彼曰漢成帝好蹴鞠。劉向以謂勞人體。竭人力。非至尊。識其來久矣。且梁冀傳云。冀善彈棊。格五而此云起魏世。謬矣。文帝以此戲特妙。用手巾角拂之。無不中。有客自云。

能。帝使爲客著葛巾角。低頭拂棊。妙踰於帝。典論常自彼曰。戲弄之事。少所喜。唯彈棊略盡其妙。少時嘗爲之賦。昔京師少工。有二焉。合鄉侯。東方世安。張公子。長恨不得與之對也。博物志曰。帝嘗彈棊。能用手中角時。有一書生。又能低頭以所冠葛巾角。撒棊也。

陵雲臺樓觀精巧。先稱平衆木輕重。然後造構。乃無錯銖相負。揭臺雖高。

峻。常隨風搖動。而終無傾倒之理。魏明帝登臺。懼其勢危。別以大材扶持。

之。樓卽頽壞。論者謂輕重力偏故也。洛陽宮殿書曰。陵雲臺上壁方十三丈。高九尺。樓方四丈。高五尺。棟去地十三丈。五尺七寸五分也。

章仲將能書。魏明帝起殿。欲安榜。使仲將登梯題之。既下。頭髮皓然。因救

兒孫勿復學書。文章敘錄曰。韋誕字仲將。京兆杜陵人。太僕。端子。有文學。善屬辭。以光祿大夫卒。衛相四體書勢曰。誕善楷書。魏宮觀多誕所題。明帝立陵霄觀。讓先釘榜。乃龜。虛誕。龜。長

鍾引上使就題之。去地二十五丈。誕甚危懼。乃戒子孫絕此楷法。著之家令。

鍾會是荀濟北從舅。二人情好不協。荀有寶劍。可值百萬。常在母鍾夫人

許。孔氏志怪曰。勛以寶劍付妻。會善書。學荀手跡。作書與母取劍。仍竊去不還。世語曰。會善學人書。伐蜀之役。於劍閣要

衛文章表皆約其言。令詞旨倨傲。多自矜伐。艾由此被收也。荀勗知是鍾。而無由得也。思所以報之。後鍾兄弟以

千萬起一宅。始成。甚精麗。未得移住。荀極善畫。乃潛往畫鍾門堂。作太傅

形像。衣冠狀貌如平生。二鍾入門。便大感慟。宅遂空廢。孔氏志怪曰。于時咸謂勗之報會過於所失。數十倍。彼此

書畫巧妙之極

牟長和博學工書。文字志曰沈性能草書亦善行隸有稱於一時能騎射善圍碁。諸牟後多知書而射弈

餘藝莫逮。

戴安道就范宣學。中興書曰達不遠千里往豫章詣范宣宣見達異之以兄女妻焉視范所為范讀書亦讀書。范抄

書亦抄書。唯獨好畫。范以為無用。不宜勞思於此。戴乃畫南都賦圖。范看

畢咨嗟甚以為有益始重畫。

謝太傅云。顧長康畫有蒼生來所無。續晉陽秋曰體之尤好丹青妙絕於時會以一廚畫寄桓玄皆其絕者深所珍惜悉糊題其前桓乃發厨後取

之好加理後體之見封題如初而畫並不存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如人之登仙矣

戴安道中年畫行像甚精妙。庾道季看之。語戴云。神明太俗。由卿世情未

盡。戴云。唯務光當免卿此語耳。列仙傳曰務光夏時人也耳長七寸好鼓琴服菖蒲莖根湯將伐桀謀於光光曰非吾事也湯曰伊尹何如務光曰彊力忍詭

不知其它湯克天下讓於光光曰吾聞無道之世不踐其土况讓我乎負石自沈於盧水

顧長康畫裴叔則頰上益三二毛。人問其故。顧曰。裴楷儁郎有識具。正此是

其識具。看畫者尋之。定覺益三二毛。如有神明。殊勝未安時。體之歷畫古賢皆為之贊也

王中郎以圍碁是坐隱。支公以圍碁為手談。博物志曰堯作圍碁以教丹朱語林曰王以圍碁為手談故其在哀制中俎後客來方幅

會戲顧長康好寫起人形。續晉陽秋曰體之圖寫特妙

欲圖殷荊州。殷曰。我形惡。不煩耳。顧曰。明

府正為眼爾。仲堪眇目故也但明點童子。飛白拂其上。使如輕雲之蔽日。日一作月

顧長康畫謝幼輿在巖石裏。人問其所以。顧曰。謝云。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此子宜置丘壑中。

顧長康畫人。或數年不點目精。人問其故。顧曰。四體妍蚩。本無關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

顧長康道畫。手揮五弦。目送歸鴻。難。

寵禮第二十二

元帝正會。引王丞相登御牀。王公固辭。中宗引之彌苦。王公曰。使太陽與萬物同輝。臣下何以瞻仰。中興書曰。元帝登尊號。百官陪位。詔王等升御坐。固辭。然後止。

桓宣武嘗請參佐入宿。袁宏伏滔。相次而至。蒞名府中。復有袁參軍。彥伯疑焉。令傳教更質。傳教曰。參軍是袁伏之袁。復何所疑。

王珣郗超並有奇才。爲大司馬所眷拔。珣爲主簿。超爲記室參軍。超爲人多鬚。珣狀短小。于時荊州爲之語曰。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

續晉陽秋曰。超有才能。珣有器望。並爲溫所禮。

許玄度停都一月。劉尹無日不往。乃歎曰。卿復少時不去。我成輕薄京尹。語林曰。玄度出道。眞長九日十一詣之。曰。卿尙不去。使我成薄德二千石。

孝武在西堂會。伏滔預坐。還下車呼其兒。兒卽系也。丘淵之文章錄曰。系字敬魯。仕至光祿大夫。語之曰。百人

高會臨坐未得他語。先問伏滔何在。在此不。此故未易得。為人作父。如此何如。

卞範之為丹陽尹。羊孚南州暫還。往卞許。云。下官疾動不堪坐。卞便開帳拂褥。羊徑上大牀。入被須枕。卞回坐傾。移晨達莫。羊去。卞語曰。我以第一理期卿。卿莫負我。卞淵之文章錄曰。範之字敬祖。濟陰宛句人。祖帳下。太守父循尚書郎。桓玄輔政。範之遷丹陽尹。玄敗。伏滔

任誕第二十三

陳留阮籍。譙國嵇康。河內山濤。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亞之。預此契者。沛國劉伶。陳留阮咸。河內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暢。故世謂竹林七賢。晉陽秋曰。于時風譽扇于海內。至于今詠之。

阮籍遭母喪。在晉文王坐。進酒肉。司隸何曾亦在坐。晉諸公贊曰。何曾字穎考。陳郡陽夏人。父夔。魏太僕。曾以高雅

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風教。文王曰。嗣宗毀頓如此。君不能共憂之。何謂。且有疾而飲酒食肉。固喪禮也。籍飲噉不輟。神色自若。千寶晉紀曰。何曾嘗謂阮籍曰。卿恣情任性。敗

俗之人也。今忠賢執政。綠核名實。若卿之徒。何可長也。復言之於太。祖籍飲噉不輟。故魏晉之間。有被髮夷服之事。皆死忘生之人。反謂行禮者。籍為之也。魏氏春秋曰。籍性至孝。居喪雖不率常禮。而毀幾。鹹性然。為文俗之士。何曾等深所讒疾。大將軍司馬昭愛其通偉。而不加害也。

劉伶病酒渴甚。從婦求酒。婦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飲太過。非攝生之道。

必宜斷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當祝鬼神自誓斷之耳。便可具酒肉。婦曰：敬聞命。供酒肉於神前。請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毛公注曰：酒病曰醒。婦人之言，慎不可聽。便引酒進肉，隗然已醉。

見竹林七賢論

劉公榮與人飲酒，雜穢非類，人或譏之。答曰：勝公榮者，不可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亦不可不與飲。是公榮輩者，又不可不與飲。故終日共飲而醉。劉氏曰：帝國人晉陽秋曰：視爲視字。

公榮人通達仕至兗州刺史

步兵校尉缺，廚中有貯酒數百斛。阮籍乃求爲步兵校尉。

文士傳曰：籍放誕有傲世情，不樂仕宦。晉文帝

親愛籍，恆與談戲。任其所欲，不迫以職事。籍常從容曰：平生會遊東平樂其士風，願得爲東平太守。文帝說從其意，籍便騎驢徑到郡。皆壞府舍，諸壁障使內外相望。然後教令，清寧十餘日，便復騎驢去。後聞步兵廚中有酒三百石，折然求爲校尉。於是入府舍與劉伶酣飲。竹林七賢論又云：籍與伶共飲，步兵廚中並醉而死。此好事者爲之言。籍景元中卒，而劉伶太始中猶在。

劉伶恆縱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譏之。伶曰：我以天地爲棟宇。

屋室爲幃衣。諸君何爲入我幃中。

鄧粲晉紀曰：客有詣伶，值裸袒，伶笑曰：吾以天地爲宅，金以屋中爲幃衣。諸君自不當入我幃中，又何惡乎？其自任若是。

阮籍嫂嘗還家，籍見與別，或譏之。曲禮：嫂叔不通問，故譏之。籍曰：禮豈爲我輩設也。

阮公鄰家婦有美色，當壚酤酒。阮與王安豐常從婦飲酒，阮醉便眠，其婦

側。夫始殊疑之，伺察終無他意。

王隱晉書曰：籍鄰家處子有才色，未嫁而卒，籍與無親生不相識，盡哀而去。其達而無檢，皆此類也。

阮籍當葬母，蒸一肥豚，飲酒二斗，然爲臨訣，直言窮矣。都得一號，因吐血。

廢頓良久。

鄧粲晉紀曰籍母將死與人圍棋未快對者求止籍不肯留與決賭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廢頓久之

阮仲容

見前

步兵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

衣。皆紗羅錦綺。仲容以竿挂大布犢鼻褌於中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

俗。聊復爾耳。

竹林七賢論曰諸阮前世皆儒學。室唯咸一家。尚道棄事。好酒而貧。舊俗七月七日法當曬衣。諸阮庭中爛然錦綺。咸時總角。乃暨長竿挂犢鼻褌也。

阮步兵喪母。裴令公

見前

往弔之。阮方醉。散髮坐牀。箕踞不哭。裴至。下席於

地。哭嘍畢。便去。或問裴曰。凡弔。主人哭。客乃為禮。阮既不哭。君何為哭。裴

曰。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禮制。我輩俗中人。故以儀軌自居。時人歎為兩得

其中。

名士傳曰阮籍喪親不率常禮。裴樹往弔之。遇籍方醉。散髮箕踞。旁若無人。楷哭泣盡哀而退。了無異色。其安同異如此。載達論之曰。若裴公之制弔。欲冥外以護內。有達意也。有弘防也。

諸阮皆能飲酒。仲容至。宗人閒共集。不復用常格斟酌。以大甕盛酒。圍坐

相向大酌。時有羣豬來飲。直接去。上便共飲之。

阮渾長成。風氣韻度似父。亦欲作達。步兵曰。仲容已預之。卿不得復爾。

竹林七賢

論曰籍之抑渾蓋以渾未識己之所以為達也。後咸兄子簡亦以曠達自居。父喪行遇大雪。凍凍途詣浚儀令。為它賓設黍。簡備食之。以致清議。廢頓幾三十年。是時竹林諸賢之風雖高。而禮教尚峻。迨元康中。遂至放蕩。越禮樂廣譏之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至於此。樂令之言有旨哉。謂彼非玄心。徒利其縱恣而已。

裴成公婦王戎女。王戎晨往裴許。不通。徑前。裴從牀南下。女從北下。相對

作賓主。了無異色。

裴氏家傳曰。願取戎長女。

阮仲容先幸姑家。解卑婢。及居母喪。姑當遠移。初云。當留婢。既發。定將去。

仲容借客驢箸重服自追之。累騎而返。曰：人種不可失。卽遙集之母也。竹林七賢

論曰：咸既追婢，於是世譏紛然。自魏末，阮倫闔巷，逮晉咸寧中，始登王途，阮孚別傳曰：咸與姑書曰：胡婢遂生胡兒。姑答書曰：魯靈光殿賦曰：胡人遙集於上，檀可字曰：遙集也。故孚字遙集。

任愷既失權勢，不復自檢括。或謂和嶠曰：卿何以坐視元哀敗而不救？和曰：元哀如北夏門，拉攤自欲壞，非一木所能支。晉諸公贊曰：愷字元哀，樂安博昌人，有雅識，國幹萬機，大小多綜之，與賈充不

平充乃啓愷掌吏部，又使有司奏愷用御食器坐免官，世祖遣盜縛焉。

劉道真少時，常漁草澤，善歌嘯。聞者莫不留連。有一老嫗，識其非常人，甚

樂其歌嘯，乃殺豚進之。道真食豚盡，了不謝。嫗見不飽，又進一豚，食半餘

半，迺還之。後爲吏部郎。嫗兒爲小令史，道真超用之，不知所由。問母，母告

之。於是齋牛酒詣道真。道真曰：去去，無可復用相報。劉寶已見

阮宣子常步行，以百錢挂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雖當世貴盛，不肯詣也。

名士傳曰：修性簡任。

山季倫爲荊州時，出酣暢。人爲之歌曰：山公時一醉，徑造高陽池。日莫倒

載歸，茗芋無所知。復能乘駿馬，倒箸白接籬。舉手問葛疆，何如弇州兒。高

陽池在襄陽。疆是其愛將。弇州人也。襄陽記曰：漢侍中習郁於岷山南，依范蠡養魚法作魚池，池邊有高隄種竹及長楸芙蓉菱芡，覆水是遊燕名

虞也。山簡每臨此池，未嘗不大醉而還。曰：此是我高陽池也。襄陽小兒歌之。

張季鷹縱任不拘。時人號爲江東步兵。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

為身後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桮酒。

文士傳曰：翰任性自適，無求當世，時人貴其曠。

畢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桮，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晉中興書曰：畢卓字茂世，新蔡。

人少傲達，為胡毋輔之所知。大興末，為吏部郎，嘗飲酒廢職。北舍郎釀酒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取飲之。主者謂是盜，執而縛之，知為吏部也，釋之。卓遂引主人燕，甕側取醉而去。溫嶠素知愛卓，請為平南長史，卒。

賀司空入洛，赴命為太孫舍人。經吳閶門，在船中彈琴。張季鷹本不相識。

先在金閶亭聞弦，甚清。下船就賀，因共語，便大相知。說問賀，卿欲何之。賀

曰：入洛赴命。正爾進路。張曰：吾亦有事北京。因路寄載，便與賀同發。初不

告家，家追問，迺知。

祖車騎過江時，公私儉薄，無好服玩。王庾諸公共就祖，忽見裘袍重疊，珍

飾盈列，諸公怪之。祖曰：昨夜復南塘一出。祖于時恆自使健兒鼓行劫鈔。

在事之人，亦容而不問。

晉陽秋曰：逸性通濟，不拘小節。又賓從多是桀黠勇士，逸待之皆如子弟，承嘉中流民以萬數，揚士大饑，賓客攻剽，逸輒擁護，全衛談者以此少之，故久

不得

調 鴻臚卿孔羣好飲酒。王丞相語云：卿何為恆飲酒。不見酒家覆甌布日月

糜爛。羣曰：不爾不見糟肉，乃更堪久。羣嘗書與親舊：今年田得七百斛秫

米，不了麴蘖事。羣已見上

有人譏周僕射，與親友言戲，穢雜無檢節。

鄧粲晉紀曰：王導與周顛及朝士詣尚書，紀瞻觀伎瞻有愛妾，能為新聲，顛於眾中欲通其妾。

露其醜穢，顏無忤色，有司奏免顛官，詔特原之。周曰：吾若萬里長江，何能不千里一曲。

溫太真位未高時。屢與揚州淮中估客搏捕。與輒不競。嘗一過大輸物戲。屈無因得反。與庾亮善。於舫中大喚亮曰。卿可贖我。庾即送直。然後得還。

經此數四。中興書曰。矯有傳期。之目而不拘細行。

溫公喜慢語。下令禮法自居。下。盡別傳曰。盡正色立朝。百寮嚴憚。貴遊子弟莫不祗肅。至庾公許。大相剖擊。溫發

口鄙穢。庾公徐曰。太真終日無鄙言。重其。達也。

周伯仁風德雅重。深達危亂。過江積年。恒大飲酒。常經三日不醒。時人謂

之三日僕射。晉陽秋曰。初。顛以雅望。獲海內威名。後屢以酒失。庾亮曰。周侯末年。可謂風德之衰也。語林曰。伯仁正有姊喪。三日醉。姑喪二日醉。大損資望。每醉。諸公常共屯守。

衛君長爲溫公長史。溫公甚善之。每率爾提酒脯就衛。箕踞相對。彌日。衛

往溫許亦爾。衛永。已見。

蘇峻亂。諸庾逃散。庾冰時爲吳郡。單身奔亡。民吏皆去。唯郡卒獨以小船

載冰出錢塘口。遽篠覆之。時峻賞募覓冰。屬所在搜檢甚急。卒捨船市渚。

因飲酒醉還。舞棹向船曰。何處覓庾吳郡。此中便是。冰大惶怖。然不敢動。

監司見船小裝狹。謂卒狂醉。都不復疑。自送過剡江。寄山陰魏家。得免。中興書曰。

冰爲吳郡。蘇峻作逆。遣軍伐冰。冰棄郡奔會稽。後事平。冰欲報卒。適其所願。卒曰。出自廝下。不願名器。少

苦執鞭。恆患不得快飲酒。使其酒足。餘年畢矣。無所復須。冰爲起大舍。市

奴婢。使門內有百斛酒。終其身。時謂此卒非唯有智。且亦達生。

殷洪喬作豫章郡。殷氏諱曰羨字洪喬陳郡人父識鎮東司馬羨仕至豫章太守臨去都下人因附百許函書既至

石頭悉擲水中。因祝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能作致書郵。

王長史謝仁祖同為王公掾。王徽別傳曰丞相王導辟名士時賢協贊中與旌命所加必延俊又辟徽為掾長史云：謝掾能作

異舞。謝便起舞。神意甚暇。晉陽秋曰尚性通任聿音樂語林曰謝鎮西酒後於槃案間為洛市肆工編舞甚佳王公熟視謂客曰：

使人思安豐。戎性通任尚類之

王劉共在杭南。酣宴於桓子野家。伊已見謝鎮西往尚書墓還葬。後三日反突。

諸人欲要之。初遣一信。猶未許。然已停車。重要便回駕。諸人門外迎之。把

臂便下。裁得脫幘。箸帽酣宴。半坐乃覺未脫衰。尚書謝衷尚叔也已見宋明帝文章志曰尚性輕率不拘細行兄葬後往墓還

王徽劉峻共遊新亭徽欲招尚先以問峻曰謝仁祖正當不為異同耳峻曰仁祖韻中自應來乃遣要之尚初辭然已無歸意及再請即回軒焉其率如此

桓宣武少家貧。戲大輪。債主敦求甚切。思自振之。方莫知所出。陳郡袁耽

俊邁多能。袁氏家傳曰耽字彥道陳郡陽夏人魏中郎令喚會孫也魁梧爽朗高風振邁少個儻不羈有異才士人多歸之仕至司徒從事中郎宣武欲求救於耽。

耽時居艱。恐致疑。試以告焉。應聲便許。略無嫌吝。遂變服懷布帽隨溫去。

與債主戲。耽素有藝名。債主就局曰：汝故當不辨作袁彥道邪。遂共戲。十

萬一擲。直上百萬數。投馬絕叫。傍若無人。探布帽擲對人曰：汝竟識袁彥

道不。郭子曰桓公擄捕失數百斛米求救於袁耽耽在艱也便云大快我必作采卿但大喚即脫其衰共出門去覺頭上有布帽擲去著小帽既識袁形勢平桓擲必慮雉二人齊叫敵家頃刻失數百萬也

王光祿云：酒正使人人自遠。光祿王蘊也續晉陽秋曰蘊素嗜酒末年尤甚及在會稽略少醒日

劉尹云。孫承公狂士。每至一處。賞翫累日。或回至半路。卻返。中興書曰。承公少誕。任不羈。家於會稽。性好山水。及來鄞縣。遺心細務。縱意遊肆。名阜勝川。靡不歷覽。

好山水及來鄞縣。遺心細務。縱意遊肆。名阜勝川。靡不歷覽。

袁彥道有二妹。一適殷淵源。一適謝仁祖。袁氏譜曰。就大妹名女皇。適殷浩。小妹名女正。適謝尚。語桓宣武云。

恨不更有一人配卿。

桓車騎在荊州。張玄為侍中使。至江陵。路經陽岐村。村臨江。去荊州二百里。俄見一人持

半小籠生魚。徑來造船云。有魚欲寄作膾。張乃維舟而納之。問其姓字。稱

是劉遺民。中興書曰。劉驥之。一字遺民。已見。張素聞其名。大相忻待。劉既知張銜命。問謝安王

文度。並佳不。張甚欲話言。劉了無停意。既進膾。便去云。向得此魚。觀君船

上當有膾具。是故來耳。於是便去。張乃追至劉家。為設酒。殊不清旨。張高

其人。不得已而飲之。方共對飲。劉便先起云。今正伐荻。不宜久廢。張亦無

以留之。

王子猷詣鄒雍州。中興書曰。鄒浚。字道胤。高平人。父曇。北中郎將。長八尺。美鬚髯。風神魁梧。烈宗器之。以為藩伯之望。自太子左率。擢為雍州刺史。雍州在內。

見有麇毳云。阿乞那得此物。阿乞。懷小字。令左右送還家。鄒出覓之。王曰。向有大

力者負之而趨。莊子曰。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有大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鄒無忤色。

謝安始出西戲。失車牛。便杖策步歸。道逢劉尹。語曰。安石將無傷。謝乃同

載而歸。

襄陽羅友有大韻。少時多謂之癡。嘗伺人祠。欲乞食。往太蚤。門未開。主人迎神出見。問以非時。何得在此。答曰。聞卿祠。欲乞一頓食耳。遂隱門側。至曉。得食便退。了無忤容。爲人有記功。從桓宣武平蜀。按行蜀城闕。觀宇內外道陌廣狹。植種果竹多少。皆默記之。後宣武漂洲。與簡文集。友亦預焉。共道蜀中事。亦有所遺忘。友皆名列。曾無錯漏。宣武驗以蜀城闕簿。皆如其言。坐者歎服。謝公云。羅友詎減魏陽元。後爲廣州刺史。當之鎮。刺史桓豁語令莫來宿。答曰。民已有前期。主人貧。或有酒饌之費。見與甚有舊。請別日奉命。征西密遣人察之。至日。乃往荊州門下書佐家。處之怡然。不異勝達。在益州語兒云。我有五百人食器。家中大驚。其由來清。而忽有此物。定是一二百五十杓烏標。晉陽秋曰。友字他仁。襄陽人。少好學。不持節檢。性嗜酒。當其所遇。不擇士庶。須食。何不就身求。乃至於此。友傲然。不屑。答曰。就公乞食。今乃可得。明日已復無溫大笑之。始任荊州。後在溫府。以家貧。乞祿。溫雖以才學遇之。而謂其誕肆。非治民才。許而不用。後同府人有得郡者。溫爲席起。別友至。尤晚。問之。友答曰。民性飲道。嗜味。昨奉教旨。乃是首日出門。於中路逢一鬼。大見。鄰檢云。我只見汝送人作郡。何以不見人送汝作郡。民始怖。終慚。回還以解。不覺成掩綬之罪。溫雖笑其滑稽。而心頗愧焉。後以爲襄陽太守。累遷廣益二州刺史。在藩舉其宏綱。不存小察。甚爲吏民所安。說薨於益州。

桓子野每聞清歌。輒喚奈何。謝公聞之。曰。子野可謂一往有深情。

張湛好於齋前種松柏。晉東宮官名曰湛。字處度。高平人。張氏。諱曰湛。祖巖。正員郎。父曠。鎮軍司馬。湛仕至中書郎。時袁山松出遊。每

好令左右作挽歌。山松別見。續晉陽秋曰。袁山松善音樂。北人舊歌有行路難。曲辭頗時。賈山松好之。乃爲文。其章句婉其節制。每因酒酣從而歌之。聽者莫不流涕。初。羊曇垂唱樂。桓伊

能挽歌及山松以行路難繼之
時人謂之三絕今云挽歌未詳
令左右作挽
歌時人云云

時人謂張屋下陳屍袁道上行殯

裴啓語林曰張湛好於齋前種松養鶴鶴袁山松出遊好

羅友作荊州從事桓宣武爲王車騎集別

車騎王洽別見

友進坐良久辭出宣武曰

卿向欲咨事何以便去答曰友聞白羊肉美一生未會得喫故冒求前耳

無事可咨今已飽不復須駐了無慚色

張麟酒後挽歌甚悽苦桓車騎曰卿非田橫門人何乃頓爾至致

麟張湛小字也謹子法訓

云有喪而歌者或曰彼爲樂喪也有不可乎謹子曰書云四海遏密八音何樂喪之有曰今喪有挽歌者何以哉謹子曰周聞之蓋高帝召齊田橫至千戶鄉亭自刎奉首從者挽至於宮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爲歌以寄哀音彼則一時之爲也鄰有喪春不相引挽人銜發執樂喪者邪按莊子曰鐘離所生必於斥苦司馬彪注曰鐘引柩索也斥疏緩也苦用力也引纏所以有謳歌者爲人有用力不齊故促急之也春秋左氏傳曰魯哀公會吳伐齊其將公孫夏命歌虞殯杜預曰虞殯送葬歌示必死也史記絳侯世家曰周勃以吹簫樂喪然則挽歌之來久矣非始起於田橫也然謹氏引禮之文頗有明據非固陋者所能詳聞疑以傳疑以俟通博

王子猷嘗暫寄人空宅住便令種竹或問暫住何煩爾王嘯詠良久直指

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

中興書曰徽之卓犖不羈欲爲做達放肆聲色頗過度時人歛其才穢其行也

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詠左思招

隱詩

中興書曰徽之任性放達棄官東歸居山陰也左詩曰杖策招隱士荒塗橫古今巖穴無結構丘中有鳴琴白雪停陰岡丹葩繼陽林

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

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王衛軍云酒正自引人箸勝地

王嘗已見

王子猷出都。尚在渚下。舊聞桓子野善吹笛。

續晉陽秋曰左將軍桓伊善音樂孝武飲燕謝安侍坐帝令伊吹笛伊神色無忤既吹一

弄乃放笛云臣於箏乃不如笛然自足以韻合歌管臣有一奴善吹笛且相便串請進之帝賞其放率聽召奴奴既至吹笛伊撫箏節歌怨詩因以為諫也

而不相識。遇桓於岸

上過。王在船中。客有識之者云。是桓子野。王便令人與相聞云。聞君善吹

笛。試為我一奏。桓時已貴顯。素聞王名。即便回下車。踞胡牀為作三調。弄

畢。便上車去。主客不交一言。

桓南郡被召作太子洗馬。

玄別傳曰玄初拜太子洗馬時朝廷以溫有不臣之迹故禪玄為索官

船泊荻渚。王大服散後

已小醉。往看桓。桓為設酒。不能冷飲。頻語左右令溫酒來。桓乃流涕嗚咽。

王便欲去。桓以手中掩淚。因謂王曰。犯我家諱。何預卿事。

晉安帝紀曰玄哀樂過人每歡感之發未嘗不

至鳴。王歎曰。靈寶故自達。

靈寶玄小字也異苑曰玄生而有光照室善占者云此兒生有奇耀宜目為天人宣武據其三文復言為神靈寶猶復用三既難重前卻滅神一字

名曰靈寶語林曰玄不立忌日止立忌時其達而不拘皆此類

王孝伯問王大。阮籍何如司馬相如。王大曰。阮籍曾中壘塊。故須酒燒之。

言阮皆同相如而飲酒異耳

王佛大歎言。三日不飲酒。覺形神不復相親。

晉安帝紀曰枕少暮達好酒在荊州轉甚一飲或至連日不醒遂以此死宋明帝文章志

曰枕嗜酒醉輒經日自號上頓世嗟以大飲為上頓起自枕也

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

士。

王長史登茅山。大痛哭曰。瑯邪王伯與終當爲情死。

王氏諱曰厥字伯與瑯邪人父蒼衛將軍厥歷司徒長史周祇

隆安記曰初王恭將陷魏使喻二吳厥居喪披以爲吳國仇又國寶既死恭罷兵令厥反喪服厥大怒即日據吳都以叛恭使司馬劉牢之討厥厥敗不知所在

簡傲第二十四

晉文王功德盛大。坐席巖敬。擬於王者。漢晉春秋曰文王進爵爲王司徒何曾與朝臣皆盡禮於王祚長揖不拜唯阮籍在坐。箕踞嘯歌。酣放自若。

王戎弱冠詣阮籍。時劉公榮在坐。阮謂王曰。偶有二斗美酒。當與君共飲。彼公榮者無預焉。二人交觴酬酢。公榮遂不得一椀。而言語談戲。三人無異。或有問之者。阮答曰。勝公榮者不得不與飲酒。不如公榮者不可不與

飲酒。唯公榮可不與飲酒。晉陽秋曰戎年十五隨父暉在郎舍阮籍見而說焉每適暉俄頃輒在戎室久之乃謂暉暉冲情向非卿倫也戎嘗詣籍共飲而劉昶在坐不與焉昶無恨色既而戎問籍曰彼爲誰也曰劉公榮也籍冲曰勝公榮故與酒不如公榮不可不與酒唯公榮者可不與酒竹林七賢論初籍與戎父暉俱爲尙書郎每造暉坐未安輒曰與卿語不如與阿戎語就戎必曰夕而返籍長戎二十歲相得如時輩劉公榮通士性尤好酒籍與戎類酌終日而公榮不蒙一椀三人各自得也戎爲物論所先皆此類

鍾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識嵇康。鍾要于時賢雋之士俱往尋康。康方大樹下鍛。向子期爲佐鼓排康。揚槌不輟。傍若無人。移時不交一言。鍾起去。康

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鍾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文士傳曰康性絕巧能鍛鐵家有感柳樹

乃激水以圍之。夏天甚情。涼恆居其下。傲戲乃身自鍛。家雖貧。有人說鍛者。康不受。直唯親舊以雞酒往與共飲。噉情言而已。魏氏春秋曰鍾會爲大將軍。兄弟所暱。聞康名而造焉。會名公子。以才能貴。幸乘肥衣輕。賓從如雲。康方箕踞而鍛。會至不爲之禮。會

深銜之後因臣安事而遂譖康焉

嵇康與呂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駕。

晉陽秋曰安字中悌。東平人。冀州刺史招之。第二子志量開曠。有拔俗風氣。干寶晉紀曰初安之交康也。其相

思則率爾命駕。

安後來。直康不在。喜出戶延之。不入。

晉百官名曰嵇喜字公穆。歷揚州刺史。康兄也。阮籍遭喪往弔之。籍能為青白眼。見凡俗之士

以白眼對之。及喜往。籍不哭。見其白眼。喜不懌而退。康聞之。乃齋酒挾琴而造之。遂相與。善。干寶晉紀曰安嘗從康或遇其行。康兄喜執席而待之。弗顧。獨坐車中。康母就設酒食求康。兄共語。戲良久。則去。其輕貴如此。

題門上作鳳字而去。喜不覺。猶以為忻。故作鳳字。凡鳥也。

詩慎說文曰鳳神鳥也。從鳥凡聲。

陸士衡初入洛。資張公

華名

所宜詣。劉道真是其一。陸既往。劉尚在哀制中。

性嗜酒。禮畢。初無他言。唯問東吳有長柄壺盧。卿得種來不。陸兄弟殊失

望。乃海往。

王平子出為荊州。

晉陽秋曰惠帝時太尉王夷甫言於選者以弟澄為荊州刺史。從弟敦為荊州刺史。澄敦俱詣太尉辭。太尉謂曰。今王室將卑。故使弟等居齊楚之地。外可以建霸業。內

足以匡帝室。所望於二弟也。

王太尉及時賢送者傾路。時庭中有大樹。上有鵲巢。平子脫衣

巾。徑上樹取巢子。涼衣拘闕樹枝。便復脫去。得鵲子。還下弄。神色自若。傍

若無人。

鄧粲晉紀曰澄放蕩不拘。時謂之達。

高坐道人於丞相坐。恆偃臥其側。見下令。肅然改容。云。彼是禮法人。

高坐傳曰王公

會詣和。上和上解帶。偃伏。悟言神解。見禽書。令下。望之。便斂衿飾容。時歎皆得其所。

桓宣武作徐州時。謝奕為晉陵。

中典書曰奕自吏部郎出為晉陵太守。

先粗經虛懷。而乃無異常。及

桓遷荊州。將西之。間意氣甚篤。奕弗之疑。唯謝虎子婦王悟其旨。

虎子謝據小字奕弟也。其

妻王氏已見。

每日。桓荊州用意殊異。必與晉陵俱西矣。俄而引奕為司馬。奕既上。

猶推布衣交。在溫坐。岸幘嘯詠。無異常日。宣武每曰。我方外司馬。遂飲酒。轉無朝夕禮。桓舍入內。奕輒復隨去。後至奕醉。溫往主許避之。主曰。君無

狂司馬。我何由得見。主乃溫妻公主

謝萬在兄前。欲起索便器。于時萬思曠在坐。曰。新出門戶。篤而無禮。

謝中郎是王藍田女婿。謝氏諱曰萬取太原王述女名荃嘗箸白綸巾。肩輿徑至揚州聽事。見

王直言曰。人言君侯癡。君侯性自癡。藍田曰。非無此論。但晚令耳。述別傳曰述少真獨退靜

人未嘗知故有晚令之言

王子猷作桓車騎騎兵參軍。桓問曰。卿何署。答曰。不知何署。時見牽馬來。

似是馬曹。中興書曰桓冲引微之爲參軍蓬首散帶不綜知其府事桓又問官有幾馬。答曰。不問馬。何由知其數。

論語曰廡焚孔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注貴人賤畜故不問也又問馬比死多少。答曰。未知生。焉知死。論語曰子路問死孔子曰未知生焉

知死馬融注曰死事難明語之無益故不答

謝公嘗與謝萬共出。西過吳郡。阿萬欲相與共萃。王恬許。恬已見時爲吳郡太守太傅云。

恐伊不必酬汝。意不足爾。萬猶苦要。太傅堅不回。萬乃獨往。坐少時。王便

入門內。謝殊有欣色。以爲厚待己。良久。乃沐頭散髮而出。亦不坐。仍據胡

牀。在中庭曬頭。神氣傲邁。了無相酬對意。謝於是乃還。未至船。逆呼太傅。

安曰。阿螭故作爾。王恬小字螭虎

王子猷作桓車騎參軍。桓謂王曰：「卿在府久，比當相料理。」初不答。直高視以手版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

謝萬北征，常以嘯詠自高，未嘗撫慰衆士。謝公甚器愛萬，而審其必敗，乃俱行。從容謂萬曰：「汝爲元帥，宜數喚諸將宴會，以說衆心。」萬從之。因召集諸將，都無所說。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諸君皆是勁卒，諸將甚忿恨之。謝公欲深箸恩信，自除主將帥以下，無不身造，厚相遜謝，及萬事敗，軍中因欲除之。」復云：「當爲隱士，故幸得而免。」萬敗事已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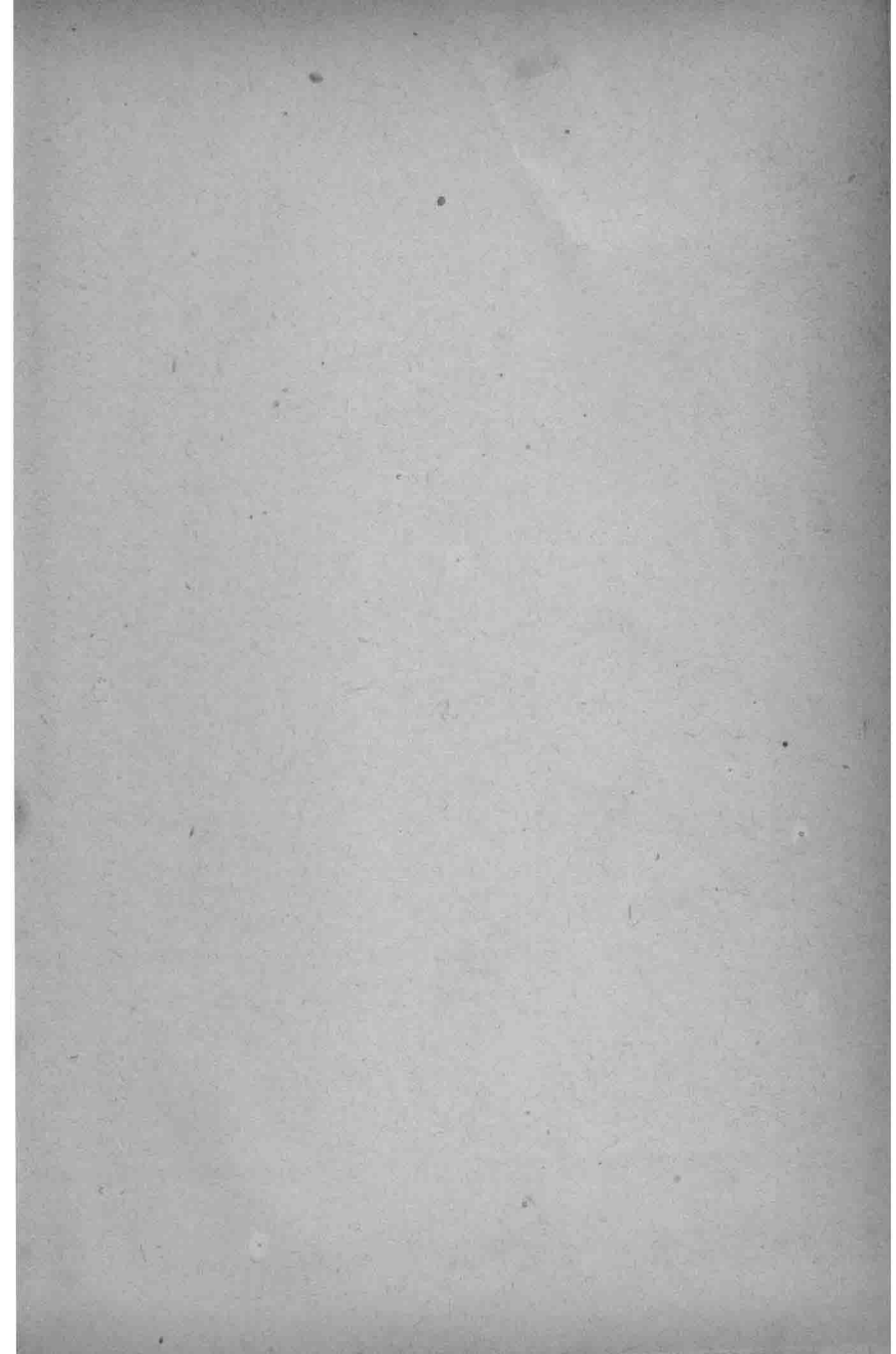
王子敬兄弟見郗公，躡履問訊，甚修外生禮。及嘉賓死，皆箸高屐，儀容輕慢。命坐，皆云：「有事不暇坐。」既去，郗公慨然曰：「使嘉賓不死，兒輩敢爾。」惜子超有盛名

且獲寵於桓溫故爲超敬惜

王子猷嘗行過吳中，見一士大夫家，極有好竹。主已知子猷當往，乃灑掃施設，在聽事坐相待。王肩輿徑造竹下，諷嘯良久。主已失望，猶冀還當通途，直欲出門。主人大不堪，便令左右閉門不聽出，更以此賞主人，乃留坐盡歡而去。

王子敬自會稽經吳，聞顧辟疆顧氏諱曰辟疆，吳郡人，歷郡功曹，平北參軍。有名園，先不識主人，徑往其家。值顧方集賓友酣燕，而王遊歷既畢，指麾好惡，傍若無人。顧勃然不

堪曰。傲主人。非禮也。以貴驕人。非道也。失此二者。不足齒人。僮耳。便驅其左右出門。王獨在輿上。回轉顧望。左右移時不至。然後令送箬門外。怡然不屑。



世說新語卷六

排調第二十五

諸葛瑾為豫州。遣別駕到臺。

瑾已見。

語云。小兒知談。卿可與語。連往詣恪。

紅表傳曰恪字

元暹瑾長子也。少有才名。發藻岐嶷。辯論應機。莫與為對。孫權見而奇之。謂瑾曰。藍田生玉。真不虛也。仕吳至太傅。為孫峻所害。

恪不與相見。後於張輔吳坐

中相遇。

環濟吳紀曰。張昭字子布。忠正有才義。仕吳為輔吳將軍。

別駕喚恪。咄咄郎君。恪因嘲之曰。豫州亂矣。何

咄咄之有。答曰。君明臣賢。未聞其亂。恪曰。昔唐堯在上。四凶在下。答曰。非

唯四凶。亦有丹朱。於是一坐大笑。

晉文帝與二陳共車。過喚鍾會同載。即駛車委去。比出已遠。既至。因嘲之

曰。與人期行。何以遲遲。望卿遙遙不至。會答曰。矯然懿實。何必同羣。帝復

問會。皐繇何如人。答曰。上不及堯舜。下不逮周孔。亦一時之懿士。

二陳。懿與泰也。會父名繇。

故以遙遙戲之。懿父矯。宣帝諱懿。泰父羣。祖父寔。故以此嘲之。

鍾毓為黃門郎。有機警。在景王坐燕飲時。陳羣子玄伯武周子元夏同在

坐。

魏志曰。武周字伯南。沛國竹邑人。仕至光祿大夫。

共嘲毓。景王曰。皐繇何如人。對曰。古之懿士。顧謂玄

伯元夏曰。君子周而不比。羣而不黨。

孔安國注論語曰。忠信為周。阿黨為比。黨助也。君子雖衆。不相私助。

嵇阮山劉在竹林酣飲。王戎後往。步兵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

魏氏春秋曰。時謂王戎未能超

俗也。王笑曰：卿輩意亦復可敗邪。

晉武帝問孫皓。吳錄曰：皓字元宗，一名彭祖，大皇帝孫也。景帝崩，皓嗣位，為晉所滅，封歸命侯。聞南人好作爾汝歌，頗能為不

皓正飲酒，因舉觴勸帝而言曰：昔與汝為鄰，今與汝為臣。上汝一椽酒，令

汝壽萬春，帝悔之。

孫子荆年少時，欲隱，語王武子：當枕石漱流。誤曰：漱石枕流。王曰：流可枕

石可漱乎？孫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逸士傳曰：許由為堯所讓，其友巢父責之，由乃過清冷水洗耳，拭目曰：向聞貪言，負吾之友。所以

漱石，欲礪其齒。

頭責秦子羽云：子羽會不如太原溫顛。穎川荀寓。溫顛已見荀氏譜，曰：寓字景伯，祖式太原父，保御史中丞。世語曰：寓

少與裴楷、王戎、杜默俱有名，仕晉至尚書。范陽張華、士卿劉許。晉百官名曰：劉許字文生，涿鹿郡人，父放魏驃騎將軍許

辭也。宗正卿。義陽鄒湛、河南鄭詡。晉諸公贊曰：湛字潤甫，新野人，以文義達仕，至侍中。詡字或曰：士卿。思淵、榮陽開封人，為衛尉卿。祖泰，揚州刺史。父褒，司空。此數

子者，或謔喫無宮商，或尪陋希言語，或掩伊多姿態，或謹譁少智語，或口

如含膠飴，或頭如巾齏杵。文士傳曰：華為人少威儀，多姿態，推意此語則此六句，還以目上六人而口如含膠飴，則指鄒湛、湛辯、羅英博而有此稱。未詳。而猶

以文采可觀，意思諍序，攀龍附鳳，並登天府。張敏集載：頭責子羽文曰：余友有秦生者，雖有姊夫之尊，少而狎焉，同時好嘔，有太原溫

長仁，顛穎川荀景伯，寓范陽張茂先，華士卿，劉文生，許南陽鄒潤甫，湛河南鄭思淵，詡數年之中，繼踵登朝，而此賢身處陋巷，屢沽而無善價，亢志自若，終不衰墮，為之慨然。又怪諸賢既已在位，會無伐木嘔鳴之聲，甚違王貢

彈冠之義，故因秦生容貌之威，為頭責之文，以戲之。并以嘲六子焉。雖似諧謔，實有與也。其文曰：維泰始元年，頭責子羽曰：吾託子為頭，萬有餘日矣。大塊稟我以精造我，以形我為子，植髮膚置鼻耳，安眉須，插牙齒，眸子擗光

雙頰隆起，每至出入之間，邀遊市里行者，辟易坐者，竦聽或稱軍侯，或言將軍，捧手傾側，佇立崎嶇，如此者，故我形之足偉也。子冠冕不戴，金銀不佩，釵以當笄，帽以代幘，旨味弗嘗，食粟茹菜，隈摧園問糞，壤汗黑歲，莫年過會

雙頰隆起，每至出入之間，邀遊市里行者，辟易坐者，竦聽或稱軍侯，或言將軍，捧手傾側，佇立崎嶇，如此者，故我形之足偉也。子冠冕不戴，金銀不佩，釵以當笄，帽以代幘，旨味弗嘗，食粟茹菜，隈摧園問糞，壤汗黑歲，莫年過會

不自梅子厭我於形容我賤子乎意態若此者乎必子行己之累也子遇我如讐我視子如仇居常不樂兩者俱憂何其鄙哉子欲爲人寶也則當如畢陶后稷巫咸伊陟保乂王家永見封殖子欲爲名高也則當如許由子欲卜隨務光洗耳逃穢千載流芳子欲爲遊說也則當如陳軫蒯通陸生鄧公轉禍爲福令辭從容子欲爲進趣也則當如賈生之求試終軍之請使砥礪鋒穎以幹王事子欲爲恬淡也則當如老聃之守一莊周之自逸廓然離欲志陵雲日子欲爲隱遁也則當如榮期之帶索儵父之鷹鷂棲遲神邱垂餌巨壑此一介之所以顯身成名者也今子上不希道德中不效儒墨塊然窮賤守此愚惑察子之情觀子之志退不爲於處士進無望於三事而徒玩日勞形習爲常人之所喜不亦過乎於是子羽愀然深念而對曰凡所教救謹聞命矣以受性拘係不聞禮義設以天幸爲子所寄今欲使吾爲忠也即當如伍胥屈平欲使吾爲信也則當殺身以成名欲使吾爲介節邪則當赴水火以全真此四者人之所忌故吾不致造意頭子所謂天地網剛德之尤不登山抱木則蹇裳赴流吾欲告爾以養性誨爾以優游而以蟻豕同情不聽我謀悲哉俱寓人體而獨爲子體且擬人其倫論子儕偶子不如太原溫顯潁川荀富范陽張華士卿劉許南陽鄭湛河南鄭詡此數子者或譽喚無官爵或廷陋希言語或施伊多姿態或謹諱少智諳或口如合膠鉛或頭如巾蓋杵而猶文采可觀意思許序攀龍附鳳並登天府夫豈痔得車沈淵得珠豈若夫子徒令唇舌腐爛手足沾濡哉居有事之世而恥爲權圖警若鑿池抱甕難以求富嗟乎子羽何異檻中之熊深窳之虎石間饑饉竄中之鼠事力雖勤見功甚苦宜其參局剪盛至老無所希也文雖其形猶能不困非命也夫豈與夫子同處也

王渾與婦鍾氏共坐見武子從庭過渾欣然謂婦曰生兒如此足慰人意

婦笑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兒故可不啻如此王氏家譜曰倫字太冲司空穆侯中子司徒鍾弟也醇粹簡遠貴老莊之

學用心浚如也爲老子例略周紀年二十餘舉孝廉不行歷大將軍參軍年二十五卒大將軍爲之流涕

荀鳴鶴陸士龍二人未相識俱會張茂先坐張令其語以其並有大才可

勿作常語陸舉手曰雲間陸士龍荀答曰日下荀鳴鶴陸曰既開青雲觀

白雉何不張爾弓布爾矢荀答曰本謂雲龍駢駢定是山鹿野麋獸弱弩

彊是以發遲張乃撫掌大笑晉百官名曰荀隱字鳴鶴潁川人荀氏家傳曰隱祖昕樂安太守父岳中書郎隱與陸雲在張華坐語互相反覆陸連受屈隱辭皆美麗

張公稱善云世有此書尋之未得歷太子舍人廷尉平蚤卒

陸太尉詣王丞相。陸玩已見王公食以酪。陸還途病。明日與王牋云。昨食酪小過。

通夜委頓。民雖吳人。幾為傖鬼。

元帝皇子生。曾賜羣臣。殷洪喬謝曰。殷羨已見皇子誕育。曾天同慶。臣無勳焉。而

狼頰厚賚。中宗笑曰。此事豈可使卿有勳邪。

諸葛令。名恢王丞相共爭姓族先後。王曰。何不言葛王。而云王葛。令曰。譬言

驢馬。不言馬驢。驢寧勝馬邪。

劉眞長始見王丞相時。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彈棊局。曰。何乃洄。吳人以冷為洄劉

既出。人問見王公云何。劉曰。未見他異。唯聞作吳語耳。語林曰。眞長云。丞相何奇。止能作吳語。細唾也。

王公與朝士共飲酒。舉琉璃盃謂伯仁曰。此盃腹殊空。謂之寶器何邪。以戲周之

無能答曰。此盃益英英。誠為清徹。所以為寶耳。

謝幼輿謂周侯曰。卿類社樹。遠望之。峨峨拂青天。就而視之。其根則羣狐

所託。下聚溷而已。謂顯好。蝶積故。答曰。枝條拂青天。不以為高。羣狐亂其下。不以為

濁。聚溷之穢。卿之所保。何足自稱。

王長豫幼便和令。丞相愛恣甚篤。每共圍棊。丞相欲舉行。長豫按指不聽。

丞相笑曰。詎得爾。相與似有瓜葛。蔡邕曰。瓜葛。疏親也。

明帝問周伯仁。眞長何如人。答曰。故是千金體特。王公笑其言。伯仁曰。不

如捲角特。有盤辟之好。以戲王也

王丞相枕周伯仁鄒。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答曰。此中空洞無物。然容

卿輩數百人。

干寶向劉真長。中興書曰寶字令升新蔡人祖正吳奮武將軍父鑿丹陽丞寶少以博學才器著稱歷散騎常侍敘其搜神記。孔氏志怪曰寶父

韓賈父時因推著藏中經十年而母喪開墓其婢伏棺上就視猶煖漸有氣息與還家終日而蘇說寶父常致飲食與之接寢恩情如生家中吉中輒語之校之悉驗平復數年後方卒寶因作謬神記中云有所感起是也

劉曰。卿可謂鬼之董狐。春秋傳曰趙穿攻晉靈公於桃園趙宣子未出境而復太史書趙盾弑其君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

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盾古之賢大夫也為法受惡

許文思往顧和許。顧先在帳中眠。許至。便徑就牀角枕共語。許彥已見既而喚顧

共行。顧乃命左右取杭上新衣。易己體上所著。許笑曰。卿乃復有行來衣

乎。

康僧淵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調之。僧淵曰。鼻者面之山。管輅別傳曰鼻者天中之山相書曰鼻之所在

為天中鼻有山象故曰山目者面之淵。山不高則不靈。淵不深則不清。

何次道往瓦官寺禮拜甚勤。充崇釋氏甚加敬也阮思曠語之曰。卿志大宇宙。尸子曰天地四方曰宇宙

古來今曰宙勇邁終古。終古往古也楚辭曰吾不能忍此終古也何曰。卿今日何故忽見推。阮曰。我圖數千戶

郡。尚不能得。卿廼圖作佛。不亦大乎。思曠裕也

庾征西大舉征胡。既成行。止鎮襄陽。晉陽秋曰襄率衆入河將謀伐狄既至襄陽狄向疆未可決戰會康帝崩兄冰薨留長子方之守襄陽自馳還

夏殷豫章與書送一折角如意以調之。豫章殷羨庾答書曰。得所致。雖是敗物。猶欲理而用之。

桓大司馬乘雪欲獵。先過王劉諸人許。真長見其裝束單急。問老賊欲持此何作。桓曰。我若不為此。卿輩亦那得坐談。語林曰。宣武征還。劉尹數十里迎之。桓都不語。直云。垂長衣談清言。竟是誰功。劉答曰。晉

德靈長功。豈在爾二人說小異。故詳載之。

褚季野問孫盛卿。國史何當成。孫云。久應竟。在公無暇。故至今日。褚曰。古

人述而不作。何必在蠶室中。漢書曰。李陵降匈奴。武帝甚忿。太史令司馬遷。感明陵之忠。帝以遷為陵遊說。下遷腐刑。乃述唐虞以來。至于獲麟。為史記。遷與任安書

曰。李陵既生降。僕又背之。以蠶室蘇林注曰。腐刑者。作密室。蓄火。時如蠶室。舊時平陰有蠶室獄。

謝公在東山。朝命屢降而不動。後出為桓宣武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出瞻送。高靈時為中丞。亦往相祖。先時多少飲酒。因倚如醉。戲曰。卿屢違朝

旨。高臥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今亦蒼生將如卿

何。謝笑而不答。高靈已見婦人集。載桓玄問王凝之妻謝氏曰。太傳東山二十餘年。遂復不終其理。云何。謝答曰。亡叔太傅先正。以無用為心。顯隱為優劣。始未正當動靜之異耳。

初。謝安在東山。居布衣時。兄弟已有富貴者。翕集家門。傾動人物。劉夫人

戲謂安曰。大丈夫不當如此乎。謝乃捉鼻曰。但恐不免耳。

支道林因人就深公買印山。深公答曰。未聞巢由買山而隱。逸士傳曰。巢父者。堯時隱人。山居不營勢

利。年老以樹為巢。而寢其上。故號巢父。高逸沙門傳曰。遁得深公之言。慙而巳。

王劉每不重蔡公。二人嘗詣蔡。語良久。乃問蔡曰。公自言何如夷甫。答曰。身不如夷甫。王劉相目而答曰。公何處不如。答曰。夷甫無君輩客。

張吳與年八歲。虧齒。玄之已見先達知其不常。故戲之曰。君口中何為開狗竇。張應聲答曰。正使君輩從此中出入。

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臥。人問其故。答曰。我曬書。征西索屬名曰隆字佐治。汲郡人仕吳至征西參軍。

謝公始有東山之志。後嚴命屢臻。勢不獲已。始就桓公司馬。于時人有餉桓公藥草。中有遠志。公取以問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稱。本草曰。遠志一名棘宛其。葉名小草。

謝未即答。時郝隆在坐。應聲答曰。此甚易解。處則為遠志。出則為小草。謝甚有愧色。桓公目謝而笑曰。郝參軍此過乃不惡。亦極有會。

庾園一作愛客詣孫監。值行。見齊莊在外。尚幼而有神意。庾試之曰。孫安國何在。即答曰。庾穉恭家。庾大笑曰。諸孫大盛。有兒如此。又答曰。未若諸庾之翼翼。還語人曰。我故勝得重喚奴父名。孫放別傳曰。放兄弟並秀異。與庾翼子園客同為學。生園客少有佳稱。因談笑嘲放曰。諸孫於今為威威。

監君諱也。放即答曰。未若諸庾之翼翼。放應機制。勝時人仰焉。司馬景王陳鍾諸賢相酬無以踰也。

范玄平在簡文坐。談欲屈。引王長史曰。卿助我。范汪別傳曰。汪字玄平。潁陽人。左將軍略之。孫少有不常之志。韞敏多識。博涉經籍。致譽於時。歷史部尚書。徐兗二州刺史。王曰。此非拔山力所能助。史記曰。項羽為漢兵所圍。夜起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不逝。

郝隆為桓公南蠻參軍。三月三日會。作詩不能者。罰酒三升。隆初以不能

受罰。既飲，攬筆便作一句云：「娥隔躍清池。」桓問：「娥隔是何物？」答曰：「蠻名魚為娥隔。」桓公曰：「作詩何以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蠻府參軍，那得不作蠻語也。」

袁羊嘗詣劉恢，恢在內眠未起。袁因作詩調之曰：「角枕粲文茵，錦衾爛長筵。」

唐詩曰：晉獻公好攻戰，國人多喪其詩曰：角枕。蔡令錦衾爛令予美亡此誰與獨且袁故嘲之。劉尙晉明帝女。晉陽秋曰：恢尙廬陵長公主名南弟。主見詩不

平曰：袁羊古之遺狂。

殷洪遠答孫興公詩云：「聊復放一曲。」劉真長笑其語拙，問曰：「君欲云那放？」

殷曰：「槍臘亦放，何必其鎗鈴邪？」殷融已見

桓公既廢海西，立簡文。晉陽秋曰：海西公諱奕，字延齡，成帝子也。興寧中，卽位少，同關人之疾，使宮人與左右淫通，生子大司馬溫，自廣陵還，姑執過京都，以皇太后令廢帝為

海西公侍中，謝公見桓公拜，桓驚笑曰：「安石，卿何事至爾？」謝曰：「未有君拜於前，臣立於後。」

郗重熙與謝公書，道王敬仁聞一年少懷問鼎。郗曇王脩已見史記曰：楚莊王觀兵於

鼎大小輕重，對曰：在德不在鼎。莊王曰：子無阻九鼎，楚國折鉤之峻，足以為九鼎也。不知桓公德衰，為復後生可畏。春秋傳曰：齊桓公伐楚，責植茅之不貢，論

語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孔安國曰：後生少年。

張蒼梧是張憑之祖，嘗語憑父曰：「我不如汝，憑父未解所以。」蒼梧曰：「汝有佳兒。」

張蒼梧碑曰：君諱鎮，字義遠，吳國吳人，志趣寬明，簡正。真粹泰安，中除蒼梧守，守討王含有功，封興道縣侯。憑時年數歲，斂手曰：「阿翁詎宜

以子戲父。

習鑿齒孫與公未相識。同在桓公坐。桓語孫可與習參軍共語。孫云。蠢爾蠻荆。敢與大邦為讐。習云。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小雅詩也。毛詩注曰。蠢動也。荆蠻荆之蠻也。獫狁北夷也。習鑿齒襄陽人。孫與公太原人。故因詩以相戲也。

桓豹奴是王丹陽外生。形似其舅。桓甚諱之。豹奴桓嗣小字中。與書曰。嗣字恭祖。車騎將軍中子也。少有清譽。仕至江州刺史。王氏諱

曰。胤字奉正。中軍將軍。恬子。仕至丹陽尹。宣武云。不恒相似。時似耳。恒似是形。時似是神。桓逾不說。

王子猷詣謝萬。林公先在坐。瞻矚甚高。王曰。若林公鬚髮並全。神情當復勝此不。謝曰。脣齒相須。不可以偏亡。春秋傳曰。脣亡齒寒。鬚髮何關於神明。林公意甚惡。曰。七尺之軀。今日委君二賢。

郗司空拜北府。南徐州記曰。舊徐州都督。以東為稱。晉氏南遷。徐州刺史王舒加北中郎將。北府之號自此起也。王黃門詣郗門拜。云。應

變將略。非其所長。驟詠之不已。郗倉謂嘉賓曰。公今日拜子猷。言語殊不遜。深不可容。倉。郗融小字也。郗氏諱曰融。字景山。愔第二子。辟琅邪王文學。不拜而蚤終。嘉賓曰。此是陳壽作諸葛評。蜀志陳壽評曰。

亮連年動衆而無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也。王隱晉書曰。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人。好學。善著述。仕至中庶子。初壽父為馬謖參軍。諸葛亮諒其父頭亮子瞻。又輕壽故。壽撰蜀志。以愛憎為評也。人以

汝家比武侯。復何所言。

王子猷詣謝公。謝曰。云何。七言詩。東方朔傳曰。漢武帝在柏梁臺上。使羣臣作七言詩。七言詩自此始也。子猷承問。答曰。

昂昂若千里之駒。汎汎若水中之鳧。出鱗騷。

王文度范榮期俱為簡文所要。范年大而位小。王年小而位大。將前更相推在前。既移久。王遂在范後。王因謂曰。簸之揚之。糠粃在前。范曰。洗之汰之。砂礫在後。王坦之范啓已見世說是孫綽習鑿齒言

劉遵祖少為殷中軍所知。稱之於庾公。庾公甚忻然。便取為佐。既見。坐之獨榻上。與語。劉爾日殊不稱。庾失小望。遂名之為羊公鶴。昔羊叔子有鶴善舞。嘗向客稱之。客試使驅來。氈氍而不肯舞。故稱比之。徐廣晉紀曰劉爰之字遵祖沛郡人少有才學

能言理歷中書郎宣城太守

魏長齊雅有體量。而才學非所經。初宦。當出。虞存嘲之曰。與卿約法三章。

談者死。文筆者刑。商略抵罪。魏怡然而笑。無忤於色。魏氏譜曰顯字長齊會稽人祖胤處士父說大鴻臚卿顯仕至

山陰令漢書曰沛公入咸陽召諸父老曰天下苦秦苛法久矣今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應郡注曰抵至也但至於罪

郗嘉賓書與袁虎。道戴安道謝居士云。恒任之風。當有所弘耳。以袁無恒。

故以此激之。袁戴謝並已見

范啓與郗嘉賓書曰。子敬舉體無饒縱。掇皮無餘潤。郗答曰。舉體無餘潤。

何如舉體非真者。范性矜假多煩。故嘲之。

二郗奉道。二何奉佛。皆以財賄。謝中郎云。二郗詣於道。二何佞於佛。中與書曰祿情

及弟曇奉天師道晉陽秋曰何充性好佛道崇脩佛寺供給沙門以百數久在揚州徵役吏民功賞萬計是以為遐邇所讖充弟準亦精勤唯讀佛經營治寺廟而已矣

王文度在西州。與林法師講。韓孫諸人並在坐。林公每欲小屈。孫興公曰。法師今日如著弊絮在荆棘中。觸地挂鬪。

范榮期見鄒超俗情不淡。戲之曰。夷齊巢許。一詣垂名。何必勞神苦形。支策據梧邪。鄒未答。韓康伯曰。何不使遊刃皆虛。莊子曰。昭文之鼓琴。師曠之支策。惠子之末年。庖丁為文惠君解牛。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用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而刀刃若新發。於硯文惠君問之。庖丁曰。彼節者有間。而刀刃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也。故載。

簡文在殿上行。右軍與孫興公在後。右軍指簡文語孫曰。此噉名客。簡文顧曰。天下自有利齒兒。後王光祿作會稽。謝車騎出曲阿祖之。王蘊謝玄已見王孝

伯罷祕書丞在坐。謝言及此事。因視孝伯曰。王丞齒似不鈍。王曰。不鈍頗亦驗。

謝過夏月嘗仰臥。謝公清晨卒來。不暇著衣。跳出屋外。方躡履問訊。公曰。汝可謂前倨而後恭。戰國策曰。蘇秦說惠王而不見。用黑貂之裘。弊黃金百斤。盡大困而歸。父母不與言。妻不為下機。嫪不為炊。後為從長行。過洛陽。車騎輻重。甚眾。秦之昆弟妻。

多秦歎曰。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貧賤則輕易之。而況於他人哉。顧長康作殷荊州佐。請假還東。爾時例不給布。顧苦求之。乃得發。至破

冢。遭風大敗。周禮隆安記曰。破冢。洲名在華容縣。作賤與殷云。地名破冢。真破冢而出。行人安穩。

符朗初過江。裴景仁秦書曰。朗字元達。符堅從兄。性宏放。神氣爽。悟堅常曰。吾家千里駒也。堅為慕容冲所圍。朗降。謝玄用為員外散騎侍郎。吏部郎王忱與兄國寶命鶴詣之。沙門法汰問朗曰。見

王吏部兄弟未明曰非一狗面人心又一人面狗心者是邪忱醜而才國寶美而狼故也明常與朝士宴時賢並用唾壺明欲夸之使小兒跪而張口唾而舍出又善識味會稽王道子為設精饌詰問關中之食孰若於此明曰皆好唯鹽味小生即問宰夫如其言或人殺雞以食之明曰此雞棲恆牛露問之亦驗又食鷄炙知白黑王咨之處咸試而記之無毫釐之差著符子數十篇蓋老莊之流也明矜高忤物不容於世後衆讒而殺之 王咨議大好事問中國人物及風土所生終無極已王氏諱曰肅之字幼恭右將軍義之第四子歷中書郎驃騎咨議 明大患之次復問奴婢貴賤郎云謹厚有識中者乃至十萬無意為奴婢問者止數千耳

東府客館是版屋謝景重詣太傅時賓客滿中初不交言直仰視云王乃

復西戎其屋秦詩彼曰囊公備其兵甲以討西戎婦人閱其君子故作詩曰在其版屋亂我心曲毛公注曰西戎之版屋也

顧長康噉甘蔗先食尾人問所以云漸至佳境

孝武屬王詢求女婿曰王敦桓溫磊砢之流既不可復得且小如意亦好

豫人家事酷非所須正如真長子敬比最佳珣舉謝混後袁山松欲擬謝

婚續晉陽秋曰山松陳郡人祖喬益州刺史父方平義興太守山陰歷祕書監吳國內史孫恩作亂見害初帝為晉陸公主訪婿於王珣珣舉謝混云人才不及真長不減子敬帝曰如此便已足矣 王曰卿

莫近禁鬻

桓南郡與殷荊州語次因共作了語顧愷之曰火燒平原無遺燎桓曰白

布纏棺豎旒旒殷曰投魚深淵放飛鳥次復作危語桓曰矛頭浙米劍頭

炊殷曰百歲老翁攀枯枝顧曰井上轆轤臥嬰兒殷有一參軍在坐云盲

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殷曰咄咄逼人仲堪眇目故也中興書仲堪父嘗疾患經時仲堪衣不解帶數年自分劑

傷藥誤以藥手
拭候後眇一目

桓玄出射。有一劉參軍與周參軍朋賭。垂成。唯少一破。劉謂周曰。卿此起

不破。我當撻卿。周曰。何至受卿撻。劉曰。伯禽之貴。尚不免撻。而況於卿。尚書大傳

曰伯禽與康叔見周公三見而三答。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乃見商子而問焉。商子

曰。南山之陽有木焉。名喬。二子往觀之。見喬實高。高然而上。反以告商子。商子曰。喬者父道也。南山之陰有木

焉。名曰梓。二子復往觀焉。見梓實晉。晉然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子明日見周公入。周

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爾安見君子乎。禮記曰。成王有罪。周公則撻伯禽。亦其義也。
殊無忤色。桓語庾伯鸞曰。晉東宮百官名曰庾。鴻字伯鸞。潁川人。庾氏譜曰。鴻祖義。吳國內史父楷。左衛將軍。鳩仕至輔國內史。劉參軍宜停

讀書。周參軍且勤學問。

桓南郡與道曜講老子。王侍中為主簿。在坐。桓曰。王主簿可顧名思義。王

未答。且大笑。桓曰。王思道能作大家兒笑。道曜未詳。思道王積之小字也。老子明道積之字。思道故曰顧名思義。

祖廣行恒縮頭。詣桓南郡。始下車。桓曰。天甚晴明。祖參軍如從屋漏中來。

祖氏譜曰。廣字淵度。范陽人。父台之。仕光祿大夫。廣仕至護軍長史。

桓玄素輕桓崖。崖在京下。有好桃。玄連就求之。遂不得佳者。崖桓脩小字。續晉陽秋曰。脩少為玄所侮。

於言端常畫鄙之。玄與殷仲文書。以為嗤笑曰。德之休明。肅慎貢其楛矢。如其不爾。

籬壁間物亦不可得也。國語曰。仲尼在陳。有隼集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磬尺有咫。問於仲尼。對曰。隼之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錙道于九夷。百蠻使各以方

賄貢。於是肅慎氏貢楛矢。古者分異姓之職。使不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之貢。若求之。故府其可得。使求得之。金橫如初。

輕詆第二十六

王大尉問眉子。汝叔名士。何以不相推重。眉子已見眉子曰。何有名士終日

妄語。

庾元規語周伯仁。諸人皆以君方樂。周曰。何樂。謂樂毅邪。史記曰樂毅中山人賢而為燕昭王將軍率諸

侯伐齊終於趙庾曰。不爾。樂令耳。周曰。何乃刻畫無鹽。以唐突西子也。列女傳曰鍾離春者齊無鹽之女也其醜

無雙黃頭深目長壯大節鼻昂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胷皮膚若漆行年三十無所容入街嫁不售乃自詣齊宣王乞備後宮因說王以四殆王拜為正后吳越春秋曰越王句踐得山中探薪女子名曰西施獻之吳王

深公云。人謂庾元規名士。曾中柴棘三斗許。

庾公權重。足傾王公。庾在石頭。王在冶城。坐大風揚塵。王以扇拂塵曰。元

規塵汗人。按王公雅量通濟庾亮之在武昌傳其應下公以識度裁之囂言自息豈或回貳有扇塵之事乎王隱晉書載庾傳曰丹陽太守王導問庾得病七年庾曰君侯命在申為土地之主而於申上治

火光昭天此為金火相燥水火相炒以故相害導呼治令奕遜使啓鎮東能令東治是也丹陽記曰丹陽冶城去宮三里吳時鼓鑄之所吳平猶不廢又云孫權築冶城為鼓鑄之所既立石頭大塢不容近立此小城當是徙縣

治空城而置冶爾冶城疑是金陵本治漢高六年令天下縣邑秣陵不應獨無

王右軍少時甚澀訥。在大將軍許。王庾二公後來。右軍便起欲去。大將軍

留之曰。爾家司空。王丞相已見元規復何所難。

王丞相輕蔡公曰。我與安期千里。共遊洛水邊。何處聞有蔡充兒。晉諸公贊曰充字子尼陳

留雍邱人充別傳曰充祖睦蔡豔孫也充好學有雅尚體貌尊嚴莫有嫌慢於其前者高乎劉整有傳才而車服奢麗謂人曰紗轂人常服耳常遇蔡子尼在坐終日不自安見憚如此是時陳思為大郡多人士琅邪王澄嘗經

郡入境問此郡多士有誰乎吏曰有紅應元蔡子尼時陳留多居大位者澄問何以但稱此二人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在位也澄笑而止充歷成郡王東曹掾故稱東曹掾記曰丞相曹夫人性甚忌禁制丞相不得有侍御乃

至左右小人亦被檢簡時有妍妙皆加誚責王公不能久堪乃密營別館聚妾羅列兒女成行後元會曰夫人於青疏臺中望見兩三兒騎羊皆端正可念夫人遙見甚憐愛之語婢使出問是誰家兒給使不達旨乃答云是第

四五等諸郎曹氏聞驚愕大悲命車駕將黃門及婢二十人人持食刀自出尋討王公亦馳命駕飛轡出門猶患牛蹙乃以左手攀車闌右手捉塵尾以柄助御者打牛狼狽奔馳劣得先至蔡司徒聞而笑之乃故語王公謂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公知不王謂信然自敘陳志蔡曰不聞餘物唯聞有短轅轅車長柄塵尾王大愧後貶蔡曰吾昔與安期千里共在洛水集處不聞天下有蔡充兒王忿蔡前戲言耳

褚太傅初渡江嘗入東至金昌亭吳中豪右燕集亭中謝歆金昌亭詩敘曰余尋師來入經吳行達昌門忽觀斯

亭傍川帶河其榜題曰金昌訪之耆老曰昔朱買臣仕漢還爲會稽內史逢其迎吏遊旅北舍與買臣爭席買臣出其印綬羣吏慚服自裁因事建亭號曰金傷失其字義耳褚公雖素有重

名于時造次不相識別敕左右多與茗汁少箸粽汁盡輒益使終不得食

褚公飲訖徐舉手共語云褚季野於是四坐驚散無不狼狽

王右軍在南丞相與書每歎子姪不令云虎狔虎憤還其所如虎狔王彭之小字也王氏謂曰

彭之字安壽琅邪人祖正尚書郎父彬衛將軍彭之仕至黃門郎虎憤彪之小字也彪之字叔

虎彭之第三弟年二十而頭須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須少有局幹之稱累遷至左光祿大夫

褚太傅南下孫長樂於船中視之長樂孫綽言次及劉眞長長死孫流涕因諷詠曰

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大雅詩毛公注曰殄盡瘁病也褚大怒曰眞長平生何嘗相比數而卿今日作此面向人孫回泣向褚曰卿當念我時咸笑其才而性鄙

謝鎮西書與殷揚州爲眞長求會稽殷答曰眞長標同伐異俠之大者常

謂使君降階爲甚乃復爲之驅馳邪

桓公入洛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僚屬登平乘樓眺矚中原慨然曰遂使神

州陸沈百年邱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八王故事曰夷甫雖居台司不以事物自嬰當世化之益言名教自臺郎以下

皆雅崇拱默以遺事爲高四海尙寧而識者知其將亂晉陽秋曰夷甫將爲石勒所殺謂人曰吾等若不祖尙浮虛不至於此袁虎率爾對曰運自有廢興豈

必諸人之過。桓公懷然作色。顧謂四坐曰。諸君頗聞劉景升不。

劉嶺南銘曰。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黃中。通理博識。多聞。仕至嶺南將軍。荊州刺史。

有大牛重千斤。噉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

一羸特。魏武入荊州。烹以饗士卒。于時莫不稱快。意以況袁。四坐既駭。袁

亦失色。

袁虎伏滔。同在桓公府。桓公每遊燕。輒命袁伏。袁甚恥之。桓歎曰。公之厚

意未足以榮國士。與伏滔比肩。亦何辱如之。

高柔在東。甚為謝仁祖所重。既出。不為王劉所知。仁祖曰。近見高柔。大自

敷奏。然未有所得。真長云。故不可在偏地居。輕在角觴。反。奴角中。為人作議論。

高柔聞之云。我就伊無所求。人有向真長學此言者。真長曰。我實亦無可

與伊者。然遊燕。猶與諸人書。可要安固。安固者。高柔也。孫統為柔集。敍曰。柔字世遠。樂安人。才理情幹。安行仁義。

婚泰山胡母氏。女年二十。既有倍年之覺。而姿色情惠。近是上流婦人。柔家道隆崇。既罷司空。參軍安固。令營宅於伏川。馳動之情。既薄。又愛玩賢妻。便有終焉之志。尚書令何充。取為冠軍。參軍。僂。俛。應。命。督。總。綱。繆。不能相舍。

相贈詩書。清婉辛切。

劉尹。江彪王叔虎。孫興公同坐。江王有相輕色。彪以手歛叔虎云。酷吏詞

色甚彊。劉尹顧謂。此是瞋邪。非特是醜。言聲拙視瞻。言江此言非是醜。拙似有忿於王也。

孫綽作列仙商邱子贊曰。所牧何物。殆非真豬。儻遇風雲。為我龍摠。列仙傳曰。商邱子。子晉者。商邑人。好吹簞。牧豕年七十。不娶妻。而不老。問其道。要言。但食老朮。菖蒲根。飲水。如此。便不饑。不老。耳貴。感富室。聞而服之。不能終歲。輒止。謂將有匿術。孫綽為贊曰。商邱卓犖。執策吹簞。渴飲寒泉。饑食菖蒲。所牧何物。

子晉者。商邑人。好吹簞。牧豕年七十。不娶妻。而不老。問其道。要言。但食老朮。菖蒲根。飲水。如此。便不饑。不老。耳貴。感富室。聞而服之。不能終歲。輒止。謂將有匿術。孫綽為贊曰。商邱卓犖。執策吹簞。渴飲寒泉。饑食菖蒲。所牧何物。

殆非真猪儻逢
風雲爲我龍遭

也。

時人多以爲能。王藍田語人云：近見孫家兒作文，道何物真猪

桓公欲遷都，以張拓定之業。孫長樂上表諫，此議甚有理。桓見表心服，而

孫綽表諫曰：中宗龍飛實賴萬

忿其爲異，令人致意孫云：君何不尋途初賦，而疆知人家國事。

里長江畫而守之耳，不然胡馬久已踐建康之地。江東爲豺狼之場矣。綽賦途初陳，止足之道。

孫長樂兄弟就謝公宿，言至款雜。劉夫人在壁後聽之，具聞其語。謝公明日還問，昨客何似。劉對曰：亡兄門未有如此賓客。

夫人劉談之妹

謝深有愧色。

簡文與許玄度共語，許云：舉君親以爲難。簡文便不復答。許去後而言曰：

玄度故可不至於此。

按：那原別傳魏五官中郎將嘗與羣賢共論曰：今有一丸藥得濟一人疾而君父俱病與君邪與父邪諸人紛葩或父或君原勃然曰：父子一本也亦不復難

君親相校自古如此未解簡文諒許意

謝萬壽春敗後，還書與王右軍云：慙負宿願。右軍推書曰：此禹湯之戒。

春秋傳曰

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言禹湯以聖德自罪所以能興今萬失律致敗雖復自咎其可濟焉故王嘉萬也

蔡伯喈嗜啖笛椽。孫興公聽妓，振且擺折。

伏滔長笛賦敘曰：余同寮桓子野有故長笛傳之耆老云：蔡邕伯喈之所製也。初邕避難江南

宿於柯亭之館，以竹爲椽，邕仰眄之曰：良竹也。取以爲笛，音聲獨絕，歷代傳之。至於今。

王右軍聞，大噴曰：二祖壽

一作臺

樂器，虺瓦

一作廷凡

弔孫家兒打折。

王中郎與林公絕不相得。王謂林公詭辯，林公道王云：箸膩顏恰，綸布單

衣挾左傳。逐鄭康成車後。問是何物塵垢囊。中郎坦之帽也。裴子曰：林公云：文度著賦。顏挾左傳逐鄭康成自為高足弟子。篤而論

之不辯塵垢囊也。

孫長樂作王長史誄云：余與夫子交非勢利。心猶澄水。同此玄味。禮記曰：君子之交淡若水。

小人之交甘若醴。王孝伯見曰：才士不遜。亡祖何至與此人周旋。

謝太傅謂子姪曰：中郎始是獨有千載車騎。曰：中郎衿抱未虛。復那得獨

有。中郎謝萬。

庾道季詫謝公曰：裴郎云：謝安謂裴郎乃可不惡。何得為復飲酒。庾蘇裴啓已見。

郎又云：謝安目支道林如九方臯之相馬。略其玄黃。取其儁逸。支道傳曰：遁每標舉會宗而不

留心象喻。解釋章句。或有所偏。文字之徒。多以為疑。謝安石聞而善之。曰：此九方臯之相馬也。略其玄黃而取其儁逸。列子曰：伯樂謂秦穆公曰：臣所與共。饜薪菜者有九方臯。此其于馬非臣之下也。公使行求馬。反曰：得矣。壯而黃。使人取之。牝而驪。公曰：毛物牡牝之不知。何馬之能知也。伯樂曰：若臯之觀馬者。天機也。得其精。亡其麤。在其內。亡其外。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遺其所不視。若彼之所相。有貴於馬也。既而馬果千里足。

謝公云：都無此一二語。裴自為此辭耳。庾意甚不以為好。因陳東亭經酒壚

下賦。讀畢。都不下賞裁。直云：君乃復作裴氏學。於此語林遂廢。今時有者。

皆是先寫。無復謝語。續晉陽秋曰：晉隆和中。河東裴啟。撰僕隸以來迄于今時。言語應對之可稱者。謂之語林。時人多好其事。文遂流行。後說太傅事不實。而有人於謝坐。敘其黃

公酒壚。司徒王珣為之賦。謝公加以與王不平。乃云：君遂復作裴郎學。自是衆咸鄙其事矣。安鄉人有罷中宿縣。詣安者。安問其歸資。答曰：嶺南凋弊。唯有五萬。蕭葵扇。又以非時為滯貨。安乃取其中者。批之。於是京師士庶競

慕而服焉。價增數倍。旬月無賣。夫所好生羽毛。所惡成瘡。瘡瘡謝相一言。挫成美於千載。及其所與崇虛價於百金上之愛憎。與奪可不慎哉。

王北中郎不為林公所知。乃箸論沙門。不得為高士論。大略云：高士必在

於縱心調暢。沙門雖云俗外。反更東於教。非情性自得之謂也。

人問顧長康。何以不作洛生詠。答曰。何至作老婢聲。洛下書生詠音重。獨故云老婢聲。

殷顛庾恒並是謝鎮西外孫。謝氏諱曰尚。長女僧要適。庾蘇女。女僧詔適殷。故。殷少而率悟。庾每不推。嘗

俱詣謝公。謝公熟視殷曰。阿巢故似鎮西。巢殷顛。小字也。於是庾下聲語曰。定何似。

謝公續復云。巢頗似鎮西。庾復云。頗似足作健不。庾氏諱曰桓。字敬則。祖亮。父蘇。恒仕至尚書僕射。

舊目韓康伯。將肘無風骨。說林曰。范啓云。韓康伯似肉鴨。

符宏叛來歸國。謝太傅每加接引。宏自以有才。多好上人。坐上無折之者。

適王子猷來。太傅使共語。子猷直熟視良久。回語太傅云。亦復竟不異人。

宏大慚而退。續晉陽秋曰。宏符堅太子也。堅為姚萇所殺。宏將母。妻來投。詔賜田宅。桓玄以宏為將。玄敗。瘞湘中。伏誅。

支道林入東。見王子猷兄弟。還。人問見諸王何如。答曰。見一羣白頸鳥。但

聞喚啞啞聲。

王中郎舉許玄度為吏部郎。郗重熙曰。相王好事。不可使阿訥在坐頭。訥。諷。小字。

王與道謂謝望蔡。霍霍如失鷹師。永嘉記曰。王和之字。與道。琅琊人。祖翼。平南將軍。父胡之。司州刺史。和之。歷永嘉太守。正員常侍。望蔡。謝。小字也。

桓南郡每見人不快。輒噴云。君得哀家梨。當復不烝食不。舊語。秣陵有哀仲家梨。甚美。大如升。入口消釋。

言。愚人。不別味。得好梨。烝食之也。

假譎第二十七

魏武少時嘗與袁紹好爲游俠。觀人新婚。因潛入主人園中。夜叫呼云。有偷兒賊。青廬中人皆出觀。魏武乃入。抽刃劫新婦。與紹還出。失道墜枳棘中。紹不能得動。復大叫云。偷兒在此。紹遑迫自擲出。遂以俱免。

曹瞞傳曰操小字阿瞞少好譎

詐遊放無度孫臏雜語云武王少好俠放蕩不脩行業嘗私入常侍張讓宅中讓乃手戟於庭踰垣而出有絕人力故莫之能害也

魏武行役失汲道軍皆渴乃令曰。前有大梅林。饒子。甘酸可以解渴。士卒聞之。口皆出水。乘此得及前源。

魏武嘗言。人欲危己。己輒心動。因語所親小人曰。汝懷刃密來我側。我必說心動。執汝使行刑。汝但勿言其使。無他。當厚相報。執者信焉。不以爲懼。

遂斬之。此人至死不知也。左右以爲實。謀逆者挫氣矣。

曹瞞傳曰操在軍廩穀不足私語主者曰何如主者云可

以小斛足之操曰審後軍中言操欺衆操題其主者背以徇曰行小斛盜軍穀逆斬之仍云特當借汝死以厭衆心其變詐皆此類也

魏武常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便斫人。亦不自覺。左右宜深慎。此後陽眠所幸一人竊以被覆之。因便斫殺。自爾每眠。左右莫敢近者。

袁紹年少時。曾遣人夜以劍擲魏武。少下不箸。魏武揆之。其後來必高。因

帖臥牀上。劍至果高。

按袁曹後由鼎峙迹始構貳自斯以前不聞警蹕有伺意故而刺之以劍也

王大將軍旣爲逆。頓軍姑孰。晉明帝以英武之才。猶相猜憚。乃箸戎服。騎巴寶馬。齎一金馬鞭。陰察軍形勢。未至十餘里。有一客姥居店賣食。帝過

謁之。謂姥曰。王敦舉兵圖逆。猜害忠良。朝廷駭懼。社稷是憂。故劬勞晨夕。用相覘察。恐形迹危露。或至狼狽追迫之日。姥其匿之。便與客姥馬鞭而去。行敦營匝而出。軍士覺曰。此非常人也。敦臥心動曰。此必黃須鮮卑奴來。命騎追之。已覺多許里。追士因問向姥。不見一黃須人騎馬度此邪。姥曰。去已久矣。不可復及。於是騎人息意而反。異范曰。帝躬往姑孰。執敦時晝寢卓然驚悟曰。營中有黃頭鮮卑奴來。何不縛取。帝所生母。

荀氏燕國
故貌類焉

王右軍年減十歲時。大將軍甚愛之。恒置帳中眠。大將軍嘗先出。右軍猶未起。須臾錢鳳入。屏人論事。晉陽秋曰。鳳字世儀。吳嘉興尉子也。蚤惡。好利。爲敦鑑曹參軍。知敦有不臣心。因進說。後敦敗。見謀。都忘右軍

在帳中。便言逆節之謀。右軍覺。既聞所論。知無活理。乃剔吐汗頭面被褥。詐孰眠。敦論事造半。方意右軍未起。相與大驚曰。不得不除之。及開帳。乃見吐唾縱橫。信其實孰眠。於是得全。于時稱其有智。按諸書皆云。王允之

陶公自上流來。赴蘇峻之難。令誅庾公。謂必戮庾。可以謝峻。晉陽秋曰。是時成帝在襁褓。太后臨朝。中

書令庾亮以元舅輔政。欲以風軌格政。編御四海。而峻擁兵近甸。爲逋逃藪。亮圖召峻。王導下臺。並不欲亮曰。蘇峻豺狼。終爲禍亂。鼂錯所謂。削亦反。不削亦反。遂下優詔。以大司農徵之。峻怒曰。庾亮欲誘殺我也。遂克京邑。平南溫嶠聞亂。號泣登舟。遣參軍王愨期。推征西陶侃爲盟主。俱赴京師。時亮敗績。奔嶠。人皆尤而少之。嶠愈相崇重。分兵以配給之。庾欲奔竄。則不可。欲會恐見

執。進退無計。溫公勸庾詣陶曰。卿但盜拜。必無他。我爲卿保之。庾從溫言。詣陶。至便拜。陶自起止之曰。庾元規何緣拜陶士衡。畢。又降就下坐。陶又

自要起同坐。坐定。庾乃引咎責躬。深相遜謝。陶不覺釋然。

溫公喪婦。從姑劉氏家。值亂離散。唯有一女。甚有姿慧。姑以屬公。覓婚。公密有自婚意。答云。佳婿難得。但如嶠比云何。姑云。喪敗之餘。乞粗存活。便足慰吾餘年。何敢希汝比。卻後少日。公報姑云。已覓得婚處。門地粗可。婿

身名宦盡不減嶠。因下玉鏡臺一枚。姑大喜。既婚。交禮。女以手披紗扇。撫掌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果如所卜。

按溫氏譜嶠初取高平李暉女中取琅邪王詡女後取廬江何遜女都不聞取劉氏便為虛謬谷口云劉氏政

謂其姑爾非指其女姓劉也孝標之姓亦未為得 王鏡臺是公為劉越石長史北征劉聰所得。王隱晉書曰建興二年嶠為劉琨假

守左司馬都督上前鋒諸軍事討劉聰晉陽秋曰聰一名載字玄明屠各人父淵因亂起兵死聰嗣業

諸葛令女。庾氏婦。既寡。誓云。不復重出。此女性甚正彊。無有登車理。即庾亮子會妻

父彰已見上 恢既許江思玄婚。乃移家近之。初誑女云。宜徙。於是家人一時去。獨

留女在後。比其覺。已不復得出。江郎莫來。女哭詈彌甚。積日漸歇。江彰暝入宿。恒在對牀上。後觀其意轉帖。彰乃詐厭。良久不悟。聲氣轉急。女乃呼

婢云。喚江郎覺。江於是躍來就之曰。我自是天下男子。厭何預卿事。而見喚耶。既爾相關。不得不與人語。女默然而慙。情義遂篤。葛令之清英江君之茂識必不肯聖人之正典習蠻夷之

穢行康王之言所輕多矣

愍度道人始欲過江。與一僮道人為侶。謀曰。用舊義往江東。恐不辦得食。

便共立心無義。既而此道人不成渡。愍度果講義積年。

名德沙門題目曰支愍度才鑿情出孫綽愍度贊曰支度

彬彬好是拔新俱稟昭見而能越人世重秀異咸競爾珍孤桐暉陽浮磬泗濱

後有僧人來先道人寄語云。為我致意愍度。無

義那可立。

舊義者曰種智有是而能同照然則萬累斯盡謂之空無常住不變謂之妙有而無義者曰種智之體豁如太虛虛而能知無而能應居宗至極其唯無乎

治此計權

救饑爾。無為遂負如來也。

王文度弟阿智。惡乃不翅。當年長而無人與婚。孫興公有一女。亦僻錯。又

無嫁娶理。因詣文度求見阿智。既見。便陽言此定可。殊不知人所傳。那得

至今未有婚處。我有一女。乃不惡。但吾寒土。不宜與卿計。欲令阿智娶之。

文度欣然。而啓藍田云。與公向來。忽言欲與阿智婚。藍田驚喜。既成婚。女

之頑讙欲過阿智。方知興公之詐。

阿智王虔之小字虔之字文將辟州別駕不就娶太原孫綽女字阿恒

范玄平為人好用智數。而有時以多數失。會守失官居東陽。桓大司馬在

南州。故往投之。桓時方欲招起屈滯。以傾朝廷。且玄平在京。素亦有譽。桓

謂遠來投己。喜躍非常。比入至庭。傾身引望。笑語歡甚。顧謂袁虎曰。范公

且可作太常卿。范裁坐。桓便謝其遠來意。范雖實投桓。而恐以趨時損名。

乃曰。雖懷朝宗。會有亡兒瘞在此。故來省視。桓悵然失望。向之虛佇。一時

都盡。中興書曰初桓溫請范汪為征西長史復表為江州並不就還都因求為東陽太守溫甚恨之汪後為徐

護軍起之汪數日辭歸溫曰卿適來何以便去汪曰數歲小兒喪往年經亂權極此境故來迎之事竟去耳溫愈怒之竟不庸意

謝遏年少時。好箸紫羅香囊。垂覆手。太傅患之。而不欲傷其意。乃譎與睹得。卽燒之。獨謝玄小字

黜免第二十八

諸葛玄在西朝。少有清譽。爲王夷甫所重。時論亦以擬王。後爲繼母族黨所讒。誣之爲狂逆。將遠徙。友人王夷甫之徒。詣檻車與別。玄問朝廷何以徙我。王曰。言卿狂逆。玄曰。逆則應殺。狂何所徙。玄已見

桓公入蜀。至三峽中。部伍中有得獖子者。荆州記曰。峽長七百里。兩岸連山。略無絕處。重巖疊嶂。隱天蔽日。常有高猿長嘯。屬引清遠。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其母緣岸哀號。行百餘里不去。遂跳上船。至便卽絕。破視其腹中。腸皆寸寸斷。公聞之。怒。命黜其人。

殷中軍被廢。在信安。終日恒書空作字。揚州吏民尋義逐之。竊視。唯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晉陽秋曰。初。浩以中軍將軍鎮壽陽。完姚襄上書歸命。後有罪。浩陰圖誅之。會關中重虜保譙。襄至。據山桑。燒其舟。實至壽陽。略流民而還。浩士卒多叛。征西溫乃上表。黜浩。擢軍大將軍。委浩除名。爲民。浩馳還。謝罪。既而遷于東。陳信安縣。

桓公坐有參軍椅。烝薤不時解。共食者又不助。而椅終不放。舉坐皆笑。桓公曰。同盤尙不相助。況復危難乎。敕令免官。

殷中軍廢後。恨簡文曰。上人箸百尺樓上。僭梯將去。續晉陽秋曰。浩雖廢。黜夷神。委命。雅詠不輟。雖家人不見其有

流放之感。外生韓伯始隨至。徙所。周年還都。浩素愛之。送至水側。乃詠曹顏遠詩曰。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因位。下其悲。見於外者。唯此一事而已。則書空去梯之言。未必皆實也。

鄧竟陵免官後赴山陵。過見大司馬桓公。公問之曰：卿何以更瘦？大司馬寮屬名曰鄧遐字

應玄陳郡人平南將軍岳之子勇力絕人氣蓋當世時人方之樊噲為桓溫參軍數從溫征伐歷竟陵太守枋頭之役溫既懷恥忿且憚遐因免遐官病卒 鄧曰：有愧於叔達。不

能不恨於破甑。郭林宗別傳曰：鉅鹿孟敏字叔達敦朴質直客居太原雜處凡俗未有所名嘗至市買甑荷擔墮地壞之徑去不顧適遇林宗見而異之因問曰：壞甑可憐何以不顧客曰：甑既已破視之何益林宗賞其介決因以知其德性謂必為美士

勸令讀書遊學十年遂知名三府並辟不就東夏以為美賢

桓宣武既廢太宰父子仍上表曰：應割近情以存遠計。若除太宰父子可

無後憂。簡文手答表曰：所不忍言。況過於言。宣武又重表辭轉苦切。簡文

更答曰：若晉室靈長。明公便宜奉行此詔。如大運去矣。請避賢路。桓公讀

詔手戰流汗。於此乃止。太宰父子遠徙新安。司馬晞傳曰：晞字道升元帝第四子初封武陵王拜太宰少不好學尚武凶惡時太宗轉

政晞以宗長不得執權常懷憤懣欲因桓溫入朝殺之太宗即位新蔡王晃首辭引與晞及子崇謀逆有司奏晞等斬刑詔原之徙新安晞未敗四五年中喜為挽歌自搖大鈴使左右習和之又燕會倡妓作新安人歌舞離別之辭其聲甚悲

後果徙新安

桓玄敗後。殷仲文還為大司馬咨議。意似二三。非復往日。大司馬府聽前

有一老槐。甚扶疏。殷因月朔與眾在聽。視槐良久。嘆曰：槐樹婆娑。無復生

意。晉安帝紀曰：桓玄敗殷仲文歸京師高祖以其衛從二后且以大信宜令引為鎮軍長史自以名輩先達位遇至重而後來謝混之徒皆曠昔之所附也今比肩同列常怏然自失後果徙信安

殷仲文既素有名望。自謂必當阿衡朝政。忽作東陽太守。意甚不平。晉安帝紀曰：仲

文後為東陽愈憤怒乃與桓胤謀反。遂伏誅仲文嘗照鏡不見頭俄而難及 及之郡。至富陽。慨然嘆曰：看此山川形勢。當復

出一孫伯符。孫策富春人故及此而嘆

儉嗇第二十九

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王武子求之。與不過數十。王武子因其上直。率將少年能食之者。持斧詣園。飽共噉。畢。伐之。送一車枝與和公。問曰。何如。君

李和既得。唯笑而已。

晉諸公贊曰。嶠性不通治家富擬。王公而全儉。將有犯義之名。語林曰。嶠諸弟往園中食李。而皆計核。責錢。故嶠婦弟王濟伐之也。

王戎儉吝。其從子婚。與一單衣。後更責之。

王隱晉書曰。戎性至儉。不能自奉。貧財不出外。天下人謂為膏肓之疾。

司徒王戎。既貴且富。區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屬。洛下無比。契疏鞅掌。每與

夫人燭下散籌算計。

晉諸公贊曰。戎性簡要。不治儀望。自遇甚薄。而家產近豐。論者以為台輔之望。不重。王隱晉書曰。戎好治生。園田周遍。天下翕熈。二人常以象牙籌。晝夜算計。

家資。晉陽秋曰。戎多殖財。賄常若不足。或謂戎故以此自晦也。戴逵論之曰。王戎晦默於危亂之際。獲免憂禍。既明且哲。於是是在矣。或曰。大臣用心。豈其然乎。逵曰。運有險易。時有昏明。如子之言。則靈瓊季札之徒。皆負責矣。自古而觀。豈一

王戎也哉。

王戎有好李。賣之。恐人得其種。恒鑽其核。

王戎女適裴頴。貸錢數萬。女歸。戎色不說。女還錢。乃釋然。

衛江州在尋陽。

永嘉流人名曰。衛展字道舒。河南安邑人。祖列彭城。護軍父廣。平令。展光熙初。除鷹揚將軍。江州刺史。

有知舊人投之。都不料

理。唯餉王不留行一斤。此人得餉。便命駕。

本草曰。王不留行。生大山。治金瘡。除風。久服之。輕身。

李弘範聞之。

曰。家舅刻薄。乃復驅使草木。

中興書曰。李軌字弘範。江夏人。仕至尚書。郎。按軌劉氏之甥。此應弘度。非弘範也。

王丞相儉節。帳下甘果盈盜不散。涉春爛敗。都督白之。公令舍去。曰。慎不

可令大郎知也。王悅也。

蘇峻之亂。庾太尉南奔。見陶公。陶公雅相賞重。陶性儉吝。及食噉。噉。庾因留白。陶問用此何爲。庾云。故可種。於是大嘆。庾非唯風流。兼有治實。

郗公大聚斂。有錢數千萬。嘉賓意甚不同。常朝日。問訊。郗家法子弟不坐。因倚語移時。遂及財貨事。郗公曰。汝正當欲得吾錢耳。迺開庫一日。令任意用。郗公始正謂損數百萬許。嘉賓遂一日乞與親友。周旋略盡。郗公聞之。驚怪不能已已。中典書曰。超少卓犖。而不羈有曠世之度。

汰侈第三十

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飲酒不盡者。使黃門交斬美人。王丞相與大將軍嘗共詣崇。丞相素不能飲。輒自勉彊。至於沈醉。每至大將軍固不飲。以觀其變。已斬三人。顏色如故。尚不肯飲。丞相讓之。大將軍曰。自殺伊家人。何預卿事。王德晉書曰。石崇爲荊州刺史。劫奪殺人以致巨富。王丞相德音記曰。丞相素爲諸父所重。王君夫問王敦。聞君從弟佳人。又解音律。欲一作妓。可與共來。寔往吹笛。人有小忘。君夫聞使黃門階下打殺之。顏色不變。丞相還曰。恐此君處世當有如此事。兩說不同。故詳錄。

石崇廁常有十餘婢侍列。皆麗服藻飾。置甲煎粉沈香汁之屬。無不畢備。又與新衣箸令出。客多羞不能如廁。王大將軍往。脫故衣。著新衣。神色傲然。羣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語林曰。劉實詣石崇。如廁。見有絳紗帳。大牀茵蓐。甚麗。兩婢持錦香囊。實遽反走。即謂崇曰。向誤入卿室內。崇曰。是廁耳。

武帝嘗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饌。並用琉璃器。婢子百餘人。皆綾羅綺羅。以

手擊飲食。悉狔肥美。異於常味。帝怪而問之。答曰。以人乳飲狔。帝甚不平。食未畢便去。王石所未知作。福一作福

王君夫以給糲澳釜。石季倫用蠟燭作炊。君夫作紫絲布步障。碧綾裏四

十里。石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石以椒為泥。王以赤石脂泥壁。晉諸公

愷字君夫東海人王肅子也雖無檢行而少以才力見名有在公之稱既自以外戚晉氏政寬又性至豪舊制燒不得過江為其羽襟酒中必殺人體為困軍時得燒於石崇而養之其大如鸚鵡長尺餘純食蛇虺司隸奏按愷崇詔悉原之即燒於都街愷肆其意色無所忌憚為後軍將軍卒諡曰醜

石崇為客作豆粥。咄嗟便辦。恒冬天得韭萍菹。又牛形狀氣力不勝王愷

牛。而與愷出遊。極晚發。爭入洛城。崇牛數十步後。迅若飛禽。愷牛絕走不

能及。每以此三事為益腕。乃密貨崇帳下都督及御車人問所以。都督曰。

豆至難煮。唯豫作熟末。客至作白粥以投之。韭萍菹是搗韭根雜以麥苗

爾。復問馭人。牛所以駛。馭人云。牛本不遲。由將車人不及制之耳。急時聽

偏轆。則駛矣。愷悉從之。遂爭長。石崇後聞。皆殺告者。晉諸公贊曰崇性好飲與王愷競相誇街也

王君夫有牛。名八百里駉。常瑩其蹄角。王武子語君夫。我射不如卿。今指

賭卿牛。以千萬對之。君夫既恃手快。且謂駉物無有殺理。便相然可。令武

子先射。武子一起便破的。卻據胡牀。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炙至。一爨

便去。相牛經曰牛經出晉咸傳百里奚漢世河西薛公得其書以相牛千百不失本以負重致遠未服輜輶故文不傳至魏世高堂生又傳以與晉宣帝其後王愷得其書焉臣按其相經云陰虹屬頸千里注曰陰虹

者雙筋白尾骨屬頸甯戚所斂者也愷之牛其亦有陰虹也甯戚經曰捶頭欲得高百體欲得緊大餘疏肋難齡齡龍頭突目好跳又角欲得細身欲促形欲得如卷

王君夫嘗責一人無服餘袒因直內箸曲閣重闈裏不聽人將出遂饑經日迷不知何處去後因緣相為垂死迺得出

石崇與王愷爭豪並窮綺麗以飾輿服續文章志曰崇資產累巨萬金宅室輿馬僭擬王者庖膳必窮水陸之珍後房百數皆曳執綉珥金翠而

絲竹之截盡一世之選築樹開沼潭極人巧與貴戚爭瑋王愷之徒競相高以侈靡而崇為居最瑋等每愧鏡以為不及也

武帝愷之甥也每助愷嘗以一珊瑚樹高二尺許賜愷枝柯扶疏世罕其

比愷以示崇崇視訖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又以為疾己之

寶聲色甚厲崇曰不足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二尺四尺條

幹絕世光彩溢目者六七枚如愷許比甚衆愷惘然自失南州異物志曰珊瑚生大秦國有洲在漲海中

距其國七八百里名珊瑚樹洲底有盤石水深二十餘丈珊瑚生於石上初生白軟弱似菌國人乘大船載鐵網先沒在水下一年便生網目中其色尚黃枝柯交錯高三四尺大者圍尺餘三年色赤便以鐵鈔發其根繫鐵網於船絞車舉網覆裁鑿恣意所作若過時不鑿便枯索蟲盡其大者輪之王府細者賣之廣志曰珊瑚大者可為車軸

王武子被責移第北邙下晉諸公贊曰齊與從兄恬不平濟為河南未拜行過王宮吏不時下道濟於車前

見委任濟途斥外于時人多地貴濟好馬射買地作埽編錢匝地竟埽時人號曰金

溝溝一作埽

石崇每與王敦入學戲見顏原象家語曰顏回字子淵魯人少孔子二十歲而髮白三十二歲蚤死原憲已見而嘆曰若與

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間王曰不知餘人云何子貢去卿差近史記曰端木賜字子貢衛人嘗

相魯家累千金終于齊

石正色云。士當令身名俱泰。何至以麪牖語人。原憲以麪爲戶牖

彭城王有快牛。至愛惜之。朱鳳晉書曰彭城穆王權字子興宣帝弟廆子太始元年封

王太尉與射賭得之。彭城

王曰。君欲自乘則不論。若欲噉者。當以二十肥者代之。既不廢噉。又存所愛。王遂殺噉。

王右軍少時。在周侯未坐。割牛心噉之。於此改觀。俗以牛心爲貴故義之先食之

忿捐第三十一

魏武有一妓。聲最清高。而情性酷惡。欲殺則愛才。欲置則不堪。於是選百人。一時俱教。少時果有一人聲及之。便殺惡性者。

王藍田性急。嘗食雞子。以筯刺之。不得。便大怒。舉以擲地。雞子于地圓轉未止。仍下地以屐齒碾之。又不得。瞋甚。復於地取內口中。齧破即吐之。王

中典書曰述廣費簡正少所推

屈惟以性急爲累安期述父也有名德已見

王司州嘗乘雪往王螭許。王胡之王恬並已見恬小字螭虎

司州言氣少有悟。途於螭。便作色

不夷。司州覺惡。便輿牀就之。持其臂曰。汝詎復足與老兄計。按王氏諱胡之是恬從祖也

撥其手曰。冷如鬼手。馨疆來捉人臂。

桓宣武與袁彥道擣菹。袁彥道齒不合。遂厲色擲去五木。溫太真云。見袁

生遷怒。知顏子爲貴。論語曰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

謝無奕性麤彊。以事不相得。自往數王藍田。肆言極罵。王正色面壁不敢動。半日。謝去良久。轉頭問左右小吏曰。去未。答云。已去。然後復坐。時人嘆其性急而能有所容。

王令詣謝公。值習鑿齒已在坐。當與併榻。王徙倚不坐。公引之與對榻。去後。語胡兒曰。子敬實自清立。但人爲爾多矜咳。殊足損其自然。劉諫之晉紀曰王獻之性甚整

非類

王大王恭。嘗俱在何僕射坐。中興書曰何澄字子玄清正有器望歷尚書左僕射恭時爲丹陽尹。大始拜荆

州。靈鬼志謠徵曰初桓石民爲荊州鎮上時民忽歌黃曇曲曰黃曇英揚州大佛來土朋少時石民死王忱爲荊州佛大悅小字也訖將乖之際。大勸恭酒。恭

不爲飲。大逼彊之。轉苦。便各以帟帶繞手。恭府近千人。悉呼入齋。大左右

雖少。亦命前。意便欲相殺。何僕射無計。因起排坐二人之間。方得分散。所

謂勢利之交。古人羞之。

桓南郡小兒時。與諸從兄弟各養鷺。共鬪。南郡鷺每不如甚。以爲忿。迺夜往鷺欄間。取諸兄弟鷺悉殺之。既曉。家人咸以驚駭。云是變怪。以白車騎。車騎曰。無所致怪。當是南郡戲耳。問果如之。

讒險第三十二

王平子形甚散朗。內實勁俠。鄧粲晉紀云劉琨嘗謂澄曰脚形雖散朗而內勁俠以此處世難得其死澄默然無以答後果為王敦所害劉琨聞之曰自取死耳

袁悅有口才。能短長說。亦有精理。始作謝玄參軍。頗被禮遇。後丁艱。服除還都。惟齋戰國策而已。語人曰。少年時讀論語老子。又看莊易。此皆是病痛事。當何所益邪。天下要物。正有戰國策。既下。說司馬孝文王。大見親待。

幾亂機軸。俄而見誅。袁氏譜曰悅字元禮陳郡陽夏人父朗給事中仕至驃騎客議太元中悅有寵於會稽王每勸專擅朝權王頗納其言王恭聞其說言於孝武乃託以它罪殺

悅於市中既而朋黨同異之聲播於朝野矣

孝武甚親敬王國寶王雅。雅別傳曰雅字茂建東海沂人少知名晉安帝紀曰雅之為侍中孝武甚信而重之王珣王恭特以地望見禮至於親幸莫及雅者上每置酒

燕集或召雅未至上不先舉觴時議謂珣恭宜傳東宮而雅以寵幸超授大傳尙書左僕射

雅相對於帝微有酒色。令喚珣垂至。已聞卒傳聲。國寶自知才出珣下。恐傾奪其寵。因曰。王珣當今名流。陛下不宜有酒色見之。自可別詔召也。帝然其言。心以為忠。遂不見珣。

王緒數讒殷荊州於王國寶。殷甚患之。求術於王東亭。曰。卿但數詣王緒。往輒屏人。因論它事。如此則二王之好離矣。殷從之。國寶見王緒。問曰。比與仲堪屏人何所道。緒云。故是常往來。無它所論。國寶謂緒於己有隱。果情好日疏。讒言以息。

按國寶得寵於會稽王由緒獲進同惡相求有如市賈終至誅夷會不攜貳豈有仲堪微間而成離隙

尤悔第三十三

魏文帝忌弟任城王驍壯。因在下太后閣共圍碁。並噉棗。文帝以毒置諸棗蒂中。自選可食者而進。王弗悟。遂雜進之。既中毒。太后索水救之。帝預

救左右毀餅罐。太后徒跣趨井。無以汲。須臾遂卒。

魏略曰在城威王彰字子文太祖十

郡獨與麾下百餘人突虜而走。太祖聞曰。我黃須兒可用也。魏志春秋曰。黃

太后第二子性剛勇而黃須北討代

初三年彰來朝。初彰問璽綬將有異志。故來朝不即得見。有此忿懼而暴薨。

復欲害東阿。太后曰。汝

已殺我任城。不得復殺我東阿。

魏志方伎傳曰文帝問占夢周宣吾夢磨錢文欲滅而愈更明何謂宜悵然不對帝固問之宣曰陛下家事雖欲爾而太后不

聽是以欲滅更明耳。帝欲治弟

植之罪。逼於太后。但加貶爵。

王渾後妻琅邪顏氏女。王時為徐州刺史。交禮拜訖。王將答拜。觀者咸曰。

王侯州將。新婦州民。恐無由答拜。王乃止。武子以其父不答拜不成禮。恐

非夫婦。不為之拜。謂為顏妾。顏氏恥之。以其門貴。終不敢離。

婚姻之禮人道之大豈由一拜而遂為妾

陸平原河橋敗。為盧志所讒。被誅。

王隱晉書成都王穎討長沙王又使陸為都督前鋒諸軍事機別傳曰成都王長史盧志與機弟雲趣舍不同又黃門孟

政求為郟鄩令。於穎穎交付雲雲時為左司馬。曰刑餘之人。不可以君民。政聞此。怨雲與志。讒機日。至及機於七里瀾。大敗。政誣機謀反。所政穎乃使牽秀斬機。先是夕夢黑幔繞車。手決不開。惡之。明日秀兵奄至。機解戎服。著

衣。輻見秀容貌。自若。遂見害。時年四十三。軍士莫不流涕。是日天地霧合。大風折木。平地尺雪。干寶晉紀曰。初陸抗誅步闡。百口皆盡。有識尤之。乃機雲見害。三族無遺。

臨刑歎曰。欲聞華

亭鶴唳。可復得乎。

入王故事曰華亭吳由拳縣效外墅也。有情泉茂林。吳平後陸機兄弟共遊於此。十餘年。語林曰。機為河北都督。聞警角之聲。謂孫丞曰。聞此不如華亭鶴唳。故臨刑而

劉琨善能招處。而拙於撫御。一日雖有數千人歸投。其逃散而去亦復如

此所以卒無所建。

鄧粲晉紀曰琨為并州牧亂合齊盟驪率戎旅而內不撫其民遂至散軍失土無成功也敬徽披瑁以永嘉元年為并州于時晉陽空城寇盜四攻而能收合士眾抗行

彌勒十年之中敗而能振不能撫御其得如此乎凶荒之日千里無煙豈一日有數千之若一日數千人去之又安得一

王平子始下丞相語大將軍不可復使兇人東行平子面似兇

按王澄自為王敦所害丞相名

德豈應有斯言也

王大將軍起事丞相兄弟詣闕謝周侯深憂諸王始入甚有憂色丞相呼周侯曰百口委卿周直過不應既入苦相存救既釋周大悅飲酒及出諸王故在門周曰今年殺諸賊奴當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大將軍至石頭問丞相曰周侯可為三公不丞相不答又問可為尙書令不又不應因云如此唯當殺之耳復默然逮周侯被害丞相後知周侯救已嘆曰我不殺周侯周侯由我而死幽冥中負此人

虞預晉書曰敦克京邑參軍呂繡說敦曰周顛戴淵皆有名望足以感衆視近日之言無慙懼之色若不除之

役將未歇也敦即熱之遂害淵顛初繡為臺郎淵既上官素有高氣以繡小器待之故售其說焉

王導溫嶠俱見明帝帝問溫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溫未答頃王曰溫嶠年少未諳臣為陛下陳之王迺具敘宣王創業之始誅夷名族寵樹同己及文王之末高貴鄉公事

宣王創業誅曹爽任蔣濟之流者是也高貴鄉公之事已見上

明帝聞之覆面著牀曰若

如公言祚安得長

王大將軍於衆坐中曰諸周由來未有作三公者有人答曰唯周侯邑五

馬領頭而不克。大將軍曰：我與周洛下相遇，一面頓盡。值世紛紜，遂至於

此。因爲旒涕。鄧粲晉紀曰：王敦參軍有於敦坐褥，蕭臨當成都馬頭被殺，因謂曰：周家奕世，今望而位不至三公，伯仁垂作而不果，有似下官。此馬敦慨然旒涕曰：伯仁總角時與於東宮相遇，一面

披襟便許之，三司何圖不幸！王法所裁，懷槍之深，言何能盡。

溫公初受劉司空使勸進，母崔氏固駐之。嶠絕裾而去。溫氏譜曰：嶠父愷，娶清河崔參女。迄於

崇貴，鄉品猶不過也。每爵皆發詔。虞預晉書曰：元帝即位，以溫嶠爲散騎侍，嶠以母既亡，逼賊不得往臨葬，固辭，詔曰：嶠以未葬朝議，又頗有異，同故不拜。

其令人坐議，吾將折其衷。

庾公欲起周子南，子南執辭愈固。庾每詣周，庾從南門入，周從後門出。庾

嘗一往奄至，周不及去，相對終日。庾從周索食，周出蔬食，庾亦彊飯極歡。

弁語世故，約相推引，同佐世之任。既仕，至將軍二千石。尋陽記曰：周邵字子南，與南陽程湯隱於尋陽廬山，庾亮

臨江州，聞程周之風，束帶躡屐，而詣焉。聞庾至，轉避之，亮復密往，值邵彈鳥於林，因前與語，還便云：此人可起，即拔爲鎮蠻護軍，西陽太守。其集載與邵書曰：西陽一郡戶口，舍實非屢道，真純何以鎮其流，遊詢之朝野，僉曰：足下今具上表，請

足下聽之，無讓。而不稱意。中宵慨然曰：大丈夫乃爲庾元規所賣。一嘆遂發背

而卒。

阮思曠奉大法，敬信甚至。大兒年未弱冠，忽被篤疾。阮氏譜曰：曠字彥倫，裕長子也。仕至州主簿。兒既

是偏所愛重，爲之是請三寶。晝夜不懈，謂至誠有感者，必當蒙祐。而兒遂

不濟於祈，結恨釋氏，宿命都除。以阮公智識必無此弊，脫此非謬，何其感歎！夫王文期盡聖子，不能駐其年，釋種諱夷，神力無以延其命，故業有定限，報不可

移若請禱而問其靈，匪驗而忽其道，固陋之徒耳，豈可以言神明之智者哉。

桓宣武對簡文帝。不甚得語。廢海西後。宣自申敘。乃豫撰數百語。陳廢立之意。既見簡文。簡文便泣下數十行。宣武矜愧。不得一言。

桓公臥語曰。作此寂寂。將為文景所笑。既而屈起坐曰。既不能流芳後世。

亦不足復遺臭萬載耶。續晉陽秋曰。桓溫既以雄武專朝。任兼將相。其不臣之心。形於音迹。曾臥對劉綽。綽撫枕而起曰。為爾寂寂。為文景所笑。衆莫敢對。

謝太傅於東船行。小人引船。或遲或速。或停或待。又放船從橫。撞人觸岸。

公初不呵譴。人謂公常無嗔喜。曾送兄征西葬還。在西日莫雨駛。小人皆醉。

不可處分。公乃於車中手取車柱撞馭人。聲色甚厲。夫以水性沈柔。入隘

奔激。方之人情。固知迫隘之地。無得保其夷粹。孟子曰。湍水決之東則東決之。西則西

山豈水之性哉。人可使為不善。性亦猶是也。

簡文見田稻。不識。問是何草。左右答是稻。簡文還三日不出。云。寧有賴其

末而不識其本。文公種菜。曾子牧羊。縱不識稻。何所多悔。此言必虛。

桓車騎在上明。敗獵。東信至。傳淮上大捷。語左右云。羣謝年少大破賊。因

發病。寤談者以為此死賢於讓揚之荆。續晉陽秋曰。桓沖本以將相異。宜才用不同。忖己德量不及謝安。故解揚州以讓安。自謂少經軍鎮。及為

荆州聞苻堅自出淮。肥深以根本為慮。遣其隨身精兵三千人赴京師。時安已遣諸軍。且欲外示開暇。因令沖軍還。沖大驚曰。謝安乃有廟堂之量。不聞將略。吾量賊必破襄陽。而并力淮肥。今大敵果至。方遊談示暇。遣諸不經

事年少而實寡。弱天下誰知吾其左社矣。俄聞大勳克舉。慚愧而寤。

桓公初報破殷荊州。周祇隆安記曰。仲堪以人情注於玄。疑朝廷欲以玄代己。遣道人竺僧徒齋寶物。遺相王。竈幸。媒尼左右以罪狀玄。玄知其謀而舉滅之。會講論

語。至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孔安國注曰不以其道得富貴則仁者不處。 玄意色甚惡。

純漏第二十四

王敦初尙主。敦尙武帝女舞陽公主字修禕。 如廁。見漆箱盛乾棗。本以塞鼻。王謂廁上亦下果。

食遂至盡。既還。婢擎金燥盤盛水。琉璃盃盛燥豆。因倒箸水中而飲之。謂

是乾飯。羣婢莫不掩口而笑之。

元皇初見賀司空。言及吳時事。問孫皓燒鋸截一賀頭是誰。司空未得言。

元皇自憶曰。是賀劭。劭即循父也。皓凶暴驕矜。劭上書切諫。皓深恨之。親近譚劭。真正譚云。誇毀國事。被詰責。後還復職。劭中惡風。口不能言。語皓疑劭。託疾收付酒藏。考掠千數。

卒無一言。殺之。 司空流涕曰。臣父遭遇無道。創巨痛深。無以仰答明詔。禮云。創巨者其日久痛深者其愈難。

元皇愧慙。三日不出。

蔡司徒渡江。見彭蠡。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令烹之。既食。吐下委頓。

方知非蟹。後向謝仁祖說此事。謝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爲勸學死。大戴禮勸學篇曰。蟹二螯。

八足非蛇蟪之穴。無所寄託者。用心躁也。故蔡邕爲勸學章。取義焉。爾雅曰。蟪蟪小者。勞即彭蠡也。似蟹而小。今彭蠡小於蟹。而大於彭蠡。即爾雅所謂蟪蟪也。然此三物皆八足二螯。而狀甚相類。蔡譏不精其小。大食而致弊。

故謂讀爾雅不熟也。

任育長年少時。甚有令名。武帝崩。選百二十挽郎。一時之秀彥。育長亦在

其中。王安豐選女婿。從挽郎搜其勝者。且擇取四人。任猶在其中。童少時。

神明可愛。時人謂育長影亦好。自過江便失志。王丞相請先度。時賢共至

石頭迎之。猶作疇日相待。一見便覺有異。坐席竟下。飲便問人云。此為茶

為茗。覺有異色。乃自申明云。向問飲為熱為冷耳。嘗行從棺邸下度。流涕

悲哀。王丞相問之。曰。此是有情癡。晉百官名曰任瞻。字育。長樂安人。父珉。少府卿。瞻歷謁者。僕射。都尉。天門太守。

謝虎子嘗上屋熏鼠。虎子據小字據字玄道。尚書。喪第二子年三十三。七。胡兒既無由知父為此。事聞人道

癡人有作此者。戲笑之。時道此非復一過。太傅既了己之不知。因其言次

語胡兒曰。世人以此謗中郎。亦言我共作此。中郎據也。章仲反。按世有兄弟二人。則謂第

可解。當由有三時。以中為稱。因仍不改也。胡兒懷熱。一月日閉齋不出。太傅虛託引己之過。必相開悟。

可謂德教。

殷仲堪父病虛悸。聞牀下蟻動。謂是牛鬪。殷氏譜曰。殷師字師子。祖識父融。並有名師。至

心病。仲堪腰不解。帶彌年病卒。孝武不知是殷公。問仲堪有一殷病如此不。仲堪流涕而起曰。

臣進退唯谷。大雅詩也。毛公注曰。谷窮也。

虞嘯父為孝武侍中。帝從容問曰。卿在門下。初不聞有所獻替。虞家富春

近海。謂帝望其意氣。對曰。天時尚煖。鱉魚鰕鮓。未可致尋。當有所上獻。帝

撫掌大笑。中興書曰。嘯父光祿。暉之孫。右將軍。純之子。少歷顯位。與王厥同廢為庶人。義旗初。為會稽內史。

王大喪後。朝論或云。國寶應作荊州。晉安帝紀曰。王忱死。會稽王欲以國寶代之。孝武中。詔用仲堪。乃止。國寶主簿夜

函白事云。荊州事已行。國寶大喜。而夜開閣。喚綱紀話勢。雖不及作荊州。而意色甚恬。曉遣參問。都無此事。卽喚主簿數之曰。卿何以誤人事邪。

感溺第三十五

魏甄后惠而有色。先爲袁熙妻。甚獲寵。曹公之屠鄴也。令疾召甄。左右曰。

五官中郎已將去。公曰。今年破賊正爲奴。

魏略曰建安中袁紹爲中子熙娶甄會女紹死

入紹舍見甄怖以頭伏姑鄣上五官將謂紹妻袁夫人扶甄令舉頭見其色非凡稱嘆之太祖聞其意遂爲遷娶擅室數歲世語曰太祖下鄴文帝先入袁尙府見婦人被髮垢面垂涕立紹妻劉後文帝問知是熙妻使令攬髮以袖拭面姿貌絕倫既過劉謂甄曰不復死矣遂納之有子魏氏春秋曰五官將納熙妻也孔融與太祖書曰武王伐紂以姐己賜周公太祖以融博學眞謂書傳所記後見融問之對曰以今度古想其然也

荀奉倩與婦至篤。冬月婦病熱。乃出中庭。自取冷還。以身覆之。婦亡。奉倩

後少時亦卒。以是獲譏於世。

黎別傳曰黎常以婦人才智不足論自宜以色爲主羈騎將軍曹洪女有色黎於是聘焉容服帷帳甚麗專房燕婉歷年後婦病亡未殯

傳暇往嗟祭祭不明而神傷暇問曰婦人才色並茂爲難子之聘也遺才存色非難遇也何哀之甚黎曰佳人難再得願逝者不能有傾城之異然未可易遇也痛悼不能已已歲餘亦亡亡時年二十九黎簡貴不與常人交接所交者一時俊傑至葬夕赴期者數十餘人悉同年相知名士也哭之感動路人祭雖褻隘以燕婉自喪然有識猶追惜其能言。奉倩曰。婦人德不足稱。當以

色爲主。裴令聞之曰。此乃是與到之事。非盛德言。冀後人未昧此語。

何劭論黎曰仲

尼稱有德者有言而荀祭滅於是力願所言有餘而識不足

賈公闓

充別傳曰充父逵晚有子故名曰充字公闓言後必有充闓之異

後妻郭氏酷妒。有男兒名黎民。生載周。充

自外還。乳母抱兒在中庭。兒見充喜踊。充就乳母手中鳴之。郭遙望見。謂

充愛乳母。卽殺之。兒悲思啼泣。不飲它乳。遂死。郭後終無子。

晉諸公贊曰郭氏卽賈后母也爲性高剛

知后無子甚憂愛感懷每勸厲之臨亡誨賈后令盡意於太子言甚切至趙充華及賈謚母並勿令出入宮中又曰此皆亂後事后不能用終至諒夷臣攖傳嬖此言則郭氏賢明婦人也向令賈后撫愛感懷豈當縱其妒悍自弊其子然則物我不同或老莊情異乎

孫秀降晉晉武帝厚存寵之

太原郭氏錄曰秀字彥之吳郡吳人為下口督甚有威恩孫皓憚欲除之遣將軍何定劍江而上辭以捕鹿二千口供廚秀殺知謀後來

歸化世祖喜之以為驃騎將軍交州牧

妻以姨妹蒯氏室家甚篤妻嘗妒乃罵秀為貉子晉陽秋曰蒯氏襄陽人祖良吏

部尚書父鈞南陽太守

秀大不平遂不復入蒯氏大自悔責請救於帝時大赦羣臣咸見

既出帝獨留秀從容謂曰天下曠蕩蒯夫人可得從其例不秀免冠而謝

遂為夫婦如初

韓壽美姿容賈充辟以為掾充每聚會賈女於青瑛中看見壽說之悟懷

存想發於吟詠後婢往壽家具述如此并言女光麗壽聞之心動遂請婢

潛脩音問及期往宿壽驕捷絕人踰牆而入家中莫知晉諸公贊曰壽字德真南陽

行壽敦家風性忠厚豈有若斯之事諸書無聞唯見世說自未可信自是充覺女盛自拂拭說暢有異於常後會諸吏

聞壽有奇香之氣是外國所貢一著人則歷月不歇十洲記曰漢武帝時西域月氏國王遣使獻香四兩大如雀卵

黑如桑椹燒之芳氣經三月不散蓋此香也充計武帝唯賜己及陳騫餘家無此香疑壽與女通而垣

牆重密門閣急峻何由得爾乃託言有盜令人修牆使反曰其餘無異唯

東北角如有人跡而牆高非人所踰充乃取女左右婢考問即以狀對充

秘之以女妻壽郭子謂與韓壽通者乃是陳騫女即以妻壽未婚而女亡壽因娶賈氏故世因傳是充女

王安豐婦常卿安豐安豐曰婦人卿壻於禮爲不敬後勿復爾婦曰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當卿卿遂恒聽之

王丞相有幸妾姓雷頗預政事納貨蔡公謂之雷尙書語林曰雷有寵生恬洽

仇隙第三十六

孫秀既恨石崇不與綠珠干寶晉紀曰石崇有妓人綠珠美而工笛孫秀使人求之崇別館北邙下登涼觀臨清水使者以告崇出其婢妾數十人以示之曰任所以擇使者曰本受命者指綠珠也未識孰是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使

者曰君侯博古通今察邇照遠願加三思崇不然使者已出又反崇竟不許又憾潘岳昔遇之不

以禮後秀爲中書令岳省內見之因喚曰孫令憶疇昔周旋不秀曰中心

藏之何日忘之岳於是始知必不免王隱晉書曰岳父文德爲琅邪太守孫秀爲小吏給使岳數蹴躡秀而不以人遇之後收石

崇歐陽堅石同日收岳晉陽秋曰歐陽建字堅石渤海人有才藻時人爲之語曰渤海建歐陽堅石初建爲馮翊太守趙王倫爲征西將軍孫秀爲腹心撓亂關州建每西正

由是有隙王隱晉書曰石崇潘岳與賈謏相友善及謏廢懼終見危與淮南王謀誅倫並收崇及羈書以上皆斬之初岳母諫岳以止足之道及收與母別曰負阿母崇家河北收者至曰吾不過流徙交臂耳及收載車始

嘆曰奴輩利吾家之財收崇人曰知財爲害何不蚤散崇不能答石先送市亦不相知潘後至石謂潘曰疾亡卿亦

復爾邪潘曰可謂白首同所歸語林曰潘石同刑東市石謂潘曰天下殺英雄卿復何爲潘曰俊士填溝壑餘波來及人潘對谷

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乃成其讖

劉瓛兄弟少時爲王愷所憎嘗召二人宿欲默除之令作阮阮畢垂加害

矣石崇素與瓛珉善聞就愷宿知當有變便夜往詣愷問二劉所在愷卒

迫不得諱答云在後齋中眠石便徑入自牽出同車而去語曰少年何以

輕就人宿。劉粲晉書曰琨與兄瓌俱知名遊權貴之門當時以為豪傑

王大將軍執司馬愨王夜遣世將載王於車而殺之當時不盡知也。晉陽秋曰司馬

承字元徽誰王遜子也為中宗湘州刺史路暹武昌王敦與燕會酒酣謂承曰大王篤實佳士非將御之才對曰焉知鈇刀不能一割乎敦將謀逆召承為軍司馬承嘆曰吾其死矣地荒民解勢孤援絕赴君難也死王事義也死忠與義又何求焉乃馳檄諸郡承赴義敦遣從母弟魏

又攻承王廣使賊迎之莫於車敦既滅追贈驃騎曰愨王 雖愨王家亦未之皆悉而無忌兄弟皆釋。無忌別傳曰無忌字公壽承子也才器兼濟有文武幹襲封譙王衛軍將軍

王胡之與無忌長甚相暱胡之嘗共遊無忌入告母請為饌母流涕曰王敦昔肆酷汝父假手世將。司馬氏譜曰承娶南陽趙氏女王廣別傳

曰廣字世將祖覽父正廣高朗豪率王導庾亮遊于石頭會廣至爾日迅風飛颿廣倚船櫓長嘯神氣甚逸導謂亮曰世將為復識事亮曰正足舒其逸耳性倨傲不合己者面拒之故為物所疾加平南將軍薨吾所以積年不告汝者王氏門彊汝兄弟尚幼不欲使此聲著蓋以避禍耳無忌驚號抽刃而出胡之已去遠

應鎮南作荊州。王隱晉書曰應詹字思遠汝南南頓人璩曾孫也為人弘長有淹度飾之以文才司徒何充嘆曰所謂八寶之士累遷江州刺史鎮南將軍 王修載譙

王子無忌同至新亭與別坐上賓甚多不悟二人俱到有一客道譙王丞致禍非大將軍意正是平南所為耳無忌因奪直兵參軍刀便欲斫修載

走投水舸上人接取得免。中興書褚裒為江州無忌於坐拔刀斫裒之口裒與桓景共免之御史奏無忌欲專殺害詔以贖論前章既言無忌母告之而此章復云客斂

其事且王廣之害司馬承瓌共惜修歸兄弟豈容不知法威之言皆實錄也

王右軍素輕藍田藍田晚節論譽轉重右軍尤不平藍田於會稽丁艱停

山陰治喪右軍代為郡屢言出弔連日不果後詣門自通主人既哭不前

而去。以陵辱之。於是彼此嫌隙大構。後藍田臨揚州。右軍尚在郡。初得消息。遣一參軍詣朝廷。求分會稽爲越州。使人受意失旨。大爲時賢所笑。藍

田密令從事數其郡諸不法。以先有隙令。自爲其宜。右軍遂稱疾去郡。以

憤慨致終。中興書曰。羲之與述趣向不同。而兩不相協。述爲會稽。居郡境。王羲之後爲郡中尉。而足迹不

王懷祖免喪。正可當尙書。投老可得爲僕射。更望會稽。便自邈然。述既顯授。又檢校會稽。郡求其得失。主者疲於課對。羲之恥。慨遂稱疾去郡。墓前自誓不復仕朝廷。以其誓苦不復徵也。

王東亭與孝伯語。後漸異。孝伯謂東亭曰。卿父不可復測。答曰。王陵廷爭。

陳平從默。但問克終云何耳。漢書曰。呂后欲王諸呂。問右相王陵。以爲不可。問左丞相陳平。平曰。可。陵出讓平。平曰。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君不如臣。晉

安帝紀曰。初王恭赴山陵。欲斬國寶。王珣固諫之。乃止。既而恭謂珣曰。此日視君何似。胡廣珣曰。王陵廷爭。陳平從默。但問克終如何也。

王孝伯死。縣其首於大桁。司馬太傅命駕出。至標所。就視首曰。卿何故趣

欲殺我邪。續晉陽秋曰。王恭深懼禍。難抗表起兵。於是遣左將軍謝琰討恭。恭敗走。由阿爲湖。備尉所擒。初。道子與恭。筆欲載出。都而相折。數聞西軍之逼。乃令於兒塘。斬之。梟首於東桁也。

桓玄將篡。桓修欲因玄在脩母許襲之。庾夫人云。汝等近過我餘年。我養

之。不忍見行此事。桓氏譜曰。桓冲後娶潁川庾茂女。字姚。晉安帝紀曰。脩爲玄所侮。言論常鄙之。脩深憾焉。密有圖口口意。脩母曰。靈寶視我如母。汝等柯忍。骨口相圖。脩乃止。



顏之推著

顏氏家訓

世界書局印行



顏氏家訓序

北齊黃門侍郎顏之推。學優才贍。山高海深。常雌黃朝廷。品藻人物。爲書七卷。式範千葉。號曰顏氏家訓。雖非子史同波。抑是王言蓋代。其中破疑遣惑。在廣雅之右。鏡賢燭愚。出世說之左。唯較量佛事一篇。窮理盡性也。余曾於客舍。論公製作弘奧。衆或難余曰。小小者耳。何是爲懷。余輒請主人紙筆。便錄擊(烏煥反)擗(宣)夔(歲)藪(藥)獨(鑿)癡(於計反)屢(剌)屢(移)杯(正來切)等九字以示之。方始驚駭。余曰。凡字以銓義。字猶未識。義安能見。旋云小小。頗亦忽忽。衆乃謝余。令爲解識。余遂作音義以曉之。豈慙法言之論定。卽定矣。實愧孫炎之侶行。卽行焉。云爾。(序中王言義未詳)



目錄

序致第一	一
教子第二	一
兄弟第三	二
後娶第四	三
治家第五	四
風操第六	六
慕賢第七	一一
勉學第八	一三
文章第九	一九
名實第十	一三三
涉務第十一	一四
省事第十二	一五
止足第十三	一七

誠兵第十四	二七
養生第十五	二八
歸心第十六	二九
書證第十七	三二
音辭第十八	四〇
雜藝第十九	四一
終制第二十	四四
攻證一卷	一一四

顏氏家訓

北齊黃門侍郎顏之推撰

序致第一

夫聖賢之書。教人誠孝。慎言。檢迹。立身。揚名。亦已備矣。魏晉已來。所著諸子。理重事複。遞相模教。猶屋下架屋。牀上施牀爾。吾今(一本無今字)所以復爲此者。非敢軌物範世也。業以整齊門內。提撕子孫。夫同言而信。信其所親。同命而行。行其所服。禁童子之暴謔。則師友之誠。不如傅婢之指揮。止凡人之鬪鬪。則堯舜之道。不如寡妻之誨諭。吾望此書。爲汝曹之所信。猶賢於傅婢寡妻爾。

吾家風教。素爲整密。昔在齠齔。便蒙誨誘。每從兩兄。晡夕溫清。規行矩步。安辭定色。鏘鏘翼翼。若朝嚴君焉。賜以優言。問所好尚。勵短引長。莫不懇篤。年始九歲。便丁荼蓼。家塗離散。百口索然。慈兄鞠養。苦辛備至。有仁無威。導示不切。雖讀禮傳。微愛屬文。頗爲凡人之所陶染。肆欲輕言。不備邊幅。年十八九。少知砥礪。習若自然。卒難洗滌。二十(一本作三十)已後。大過稀焉。每常心共口敵。性與情競。夜覺曉非。今悔昨失。自憐無教。以至於斯。追思平昔之指。銘肌鑠骨。非徒古書之誠。經目過耳。(一本有也字)故畱此二十篇。以爲汝曹後車。(一本作範)爾。

教子第二

上智不教而成。下愚雖教無益。中庸之人。不教不知也。古者聖王有胎教之法。懷子三月。用居別宮。目不邪視。耳不安。(一本作傾)聽音聲滋味。以禮節之。書之玉版。藏諸金匱。子生咳嘔。(說文咳小兒笑也。嘔號也。一本作孩提)師保固明。仁孝禮義。(一本作孝禮仁義)導習之矣。凡庶縱不能爾。當及嬰稚。識人顏色。知人喜怒。便加教誨。使爲則爲。使止則止。比及數歲。可省笞罰。父母威嚴而有慈。則子女畏慎而生孝矣。吾見世間無教而有愛。每不能然。飲食運爲。恣其所慾。宜誠。(一本作訓)翻獎。應訶反笑。(一本作嗤)至有識知。謂法當爾。驕。(一本作橋)慢已習。方復。(一本作乃)制之。捶撻至死而無威。(一本云而無改悔)忿怒日隆而增怒。(一本云增怒恨)

逮于成長。終爲敗德。孔子云。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是也。俗諺曰。教婦初來。教兒學孩。誠哉斯語。

凡人不能教子女者。亦非欲陷其罪惡。但重於訶怒。傷其顏色。不忍楚撻。慘其肌膚爾。當以疾病爲諭。安得不用湯藥鍼艾救之哉。又宜思勤督訓者。可願苛虐於骨肉乎。誠不得已也。

王大司馬母魏夫人。性甚嚴正。王在湓城時。爲三千人將。年踰四十。少不如意。猶捶撻之。故能成其勳業。梁元帝時。有一學士。聰敏有才。爲父所寵。失於教義。一言之是。徧於行路。終年譽之。一行之非。揜藏文飾。冀其自改。年登婚宦。暴慢日滋。竟以言語不擇。爲周逖抽腸斃鼓云。

父子之嚴。不可以狎。骨肉之愛。不可以簡。簡則慈孝不接。狎則怠慢生焉。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此不狎之道也。抑搔癢痛。懸衾篋枕。此不簡之教也。或問曰。陳亢喜聞君子之遠其子。何謂也。對曰。有是也。蓋君子之不親教其子也。詩有諷刺之詞。禮有嫌疑之誠。書有悖亂之事。春秋有褒僻之譏。易有備物之象。皆非父子之可通言。故不親授爾。(其意見白虎通)

齊武成帝子瑯琊王。太子母弟也。生而聰慧。帝及后竝篤愛之。衣服飲食。與東宮相準。帝每面稱之曰。此黠兒也。當有所成。及太子卽位。王居別宮。禮數優僭。不與諸王等。太后猶謂不足。常以爲言。年十許歲。驕恣無節。器服玩好。必擬乘輿。常朝南殿。見典御進新冰。鈞盾獻早李。還索不得。遂大怒。詢曰。至尊已有。我何意無。不知分齊。率皆如此。識者多有叔段州吁之譏。後嫌宰相。遂矯詔斬之。又懼有救。乃勸麾下軍士。防守殿門。旣無反心。受勞而罷。後竟坐此幽薨。

人之愛子。罕亦能均。自古及今。此弊多矣。賢俊者自可賞愛。頑魯者亦當矜憐。有偏寵者。雖欲以厚之。更所以禍之。共叔之死。母實爲之。趙王之戮。父實使之。劉表之傾宗覆族。袁紹之地裂兵亡。可謂靈龜明鑒也。

齊朝有一士大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亦要事也。吾時俛而不答。異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一本作用)此業。自致卿相。亦不願汝曹爲之。

夫有人民而後有夫婦。有夫婦而後有父母。有父子而後有兄弟。一家之親。盡此三而已矣。自茲以往。至于九族。皆本於三親焉。故於人倫爲重者也。不可不篤。兄弟者。分形連氣之人也。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後裾。食則同案。衣則傳服。學則連業。遊則共方。雖有悖亂之行。不能不相愛也。及其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雖有篤厚之行。不能不少衰也。娣姒之比兄弟。則疏薄矣。今使疏薄之人。而節量親厚之恩。猶方底而圓蓋。必不合矣。惟友悌深至。不爲傍人之所移者。免夫。

二親既歿。兄弟相顧。當如形之與影。聲之與響。愛先人之遺體。惜己身之分氣。非兄弟何念哉。兄弟之際。異一本作易字於他人。望深則易怨。地親則易弭。譬猶居室。一穴則塞之。一隙則塗之。則無頽毀之慮。如雀鼠之不卹。風雨之不防。壁陷楹淪。無可救矣。僕妾之爲雀鼠。妻子之爲風雨。甚哉。

兄弟不睦。則子姪不愛。子姪不愛。則羣從疏薄。羣從疏薄。則僮僕爲讎敵矣。如此。則行路皆踏其面。而蹈其心。誰救之哉。人或交天下之士。皆有歡笑。而失敬於兄者。何其能多而不能少也。人或將數萬之師。得其死力。而失恩於弟者。何其能疏而不能親也。

娣姒者。多爭之地也。使骨肉居之。亦不若各歸四海。感霜露而相思。佇日月之相望也。况以行路之人。處多爭之地。能無聞者鮮矣。所以然者。以其當公務而執私情。處重責而懷薄義也。若能恕己而行。換子而撫。則此患不生矣。

人之事兄。不可同於事父。何。怨愛弟不及愛子乎。是反照而不明也。沛國劉璠。嘗與兄獻連棟隔壁。獻呼之。數聲不應。良久方應。獻怪問之。乃云。向來未著衣帽故也。以此事兄。可以免矣。

江陵王元紹。弟孝英。子敏。兄弟三人。特相愛友。所得甘旨新異。非共聚食。必不先嘗。孜孜色貌。相見如不足者。及西臺陷沒。元紹以形體魁梧。爲兵所圍。二弟爭共抱持。各求代死。終不得解。遂并命爾。

後娶第四

吉甫賢父也。伯奇孝子也。以賢父御孝子。合得終於天性。而後妻聞之。伯奇遂放。曾參婦死。謂其子曰。吾不及

吉甫。汝不及伯奇。王駿喪妻。亦謂人曰。我不及曾參。子不如華元。竝終身不娶。此等足以爲誡。其後假繼。慘虐孤遺。離間骨肉。傷心斷腸者。何可勝數。慎之哉。慎之哉。

江左不諱庶孽。喪室之後。多以妾媵終家事。疥癬蚊虻。或不能免。限以大分。故稀鬪鬪之恥。河北鄙於側出。不預人流。是以必須重娶。至於三四。母年有少於子者。後母之弟。與前婦之兄。衣服飲食。爰及婚宦。至於土庶貴賤之隔。俗以爲常。身沒之後。辭訟盈公門。謗辱彰道路。子誣母爲妾。弟黜兄爲傭。播揚先人之辭迹。暴露祖考之長短。以求直己者。往往而有。悲夫。自古奸臣佞妾。以一言陷人者衆矣。況婦夫之義。曉夕移之。婢僕求容。助相說引。積年累月。安有孝子乎。此不可不畏。

凡庸之性。後夫多寵前夫之孤。後妻必虐前妻之子。非唯婦人懷嫉妒之情。丈夫有沈惑之僻。亦事勢使之然也。前夫之孤。不敢與我子爭家。提攜鞠養。積習生愛。故寵之前妻之子。每居己生之上。宦學婚嫁。莫不爲防焉。故虐之。異性寵則父母被怨。繼親虐則兄弟爲讎。家有此者。皆門戶之禍也。

思魯等從舅殿外臣。博達之士也。有子基謹。皆已成立。而再娶王氏。基每拜見後母。感慕嗚咽。不能自持。家人莫忍仰視。王亦悽愴。不知所容。旬月求退。便以禮遣。此亦悔事也。

後漢書曰。安帝時。汝南薛包。孟嘗。好學篤行。喪母。以至孝聞。及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杖。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而洒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晷晨不廢。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後行六年。服喪過乎哀。既而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取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頓猶廢也。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還復賑給。建光中。公車特徵。至拜侍中。包性恬虛。稱疾不起。以死自乞。有詔賜告歸也。

治家第五

夫風化者。自上而行於下者也。自先而施於後者也。是以父不慈則子不孝。兄不友則弟不恭。夫不義則婦不順矣。父慈而子逆。兄友而弟傲。夫義而婦陵。則天之凶民。乃刑戮之所攝。非訓導之所移也。答怒廢於家。則豎子

之過立見。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治家之寬猛。亦猶國焉。孔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又云。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然則可儉而不可吝也。儉者。省約爲禮之謂也。吝者。窮急不卹之謂也。今有奢則施。儉則吝。如能施而不奢。儉而不吝。可矣。

生民之本。要當稼穡而食。桑麻以衣。蔬果之蓄。園場之所產。雞豚之善墾。園之所生。爰及棟宇器械。樵蘇脂燭。莫非種植之物也。至能守其業者。閉門而爲生之具以足。但家無鹽井爾。今北土風俗。率能躬儉節用。以贍衣食。江南奢侈。多不逮焉。

梁孝元世。有中書舍人。治家失度。而過嚴刻。妻妾遂共貨刺客。伺醉而殺之。

世間名士。但務寬仁。至於飲食饑饉。僮僕減損。施惠然諾。妻子節量。狎侮賓客。侵耗鄉黨。此亦爲家之巨害矣。齊吏部侍郎房文烈。未嘗嗔怒。經霖雨絕糧。遣婢糶米。因爾逃竄。三四許日。方復擒之。房徐曰。舉家無食。汝何處來。竟無捶撻之意。(一本無之意兩字)嘗寄人宅。奴僕徹屋爲薪。略盡。聞之。輒覺。卒無一言。

裴子野有疎親故屬。飢寒不能自濟者。皆收養之。家素清貧。時逢水旱。二石米爲薄粥。僅得徧焉。躬自同之。嘗無厭色。鄴下有一領軍。貪積已甚。家童八百。誓滿千人。朝夕每人(一本無每人兩字)肴膳。以十五錢爲率。遇賓客。便無以兼。後坐事伏法。籍其家產。麻鞋一屋。弊衣數庫。其餘財寶。不可勝言。南陽有人。爲生蠶。極性殊。饑者。冬至後。女壻謁之。乃設一銅甌酒。數鸞饜肉。壻恨其單。率一壘盡之。主人愕然。俛仰命益。如此者。遂退而。其女曰。某耶好酒。故汝嘗(一本作常字)貧。及其死後。諸子爭財。兄遂殺弟。

婦主中饋。唯事酒食衣服之禮爾。國不可使預政。家不可使幹蠱。如有聰明才智。識達古今。正當輔佐君子。助其不足。必無牝雞晨鳴。以致禍也。

江東婦女。略無交遊。其婚姻之家。或十數年閒。未相識者。唯以信命贈遺。致殷勤焉。鄴下風俗。專以婦持門戶。爭訟曲直。造請逢迎。車乘填街衢。綺羅盈府寺。代子求官。爲夫訴屈。此乃恆代之遺風乎。南閩貧素。皆事外飾。車乘衣服。必貴齊整。家人妻子。不免飢寒。河北人事。(一本作上字)多由內政。綺羅金翠。不可廢闕。羸馬頓奴。僅充而已。唱和之禮。或爾汝之。

河北婦人織紵組紃之事。黼黻錦繡羅綺之工。大優於江東也。太公曰。養女太多一費也。陳蕃曰。盜不過五女之門。女之爲累。亦以深矣。然天生蒸民。先人遺體。其如之何。世人多不舉女。賊行骨肉。豈當如此。而望福於天平。吾有疏親。家饒妓媵。誕育將及。便遣鬪豎守之。體有不安。窺窻倚戶。若生女者。輒持將去。母隨號泣。莫敢救之。使人不忍聞也。

婦人之性。率寵子壻而虐兒婦。寵壻則兄弟之怨生焉。虐婦則姊妹之讒行焉。然則女之行留。皆得罪於其家者。母實爲之。至有諺云。落索阿姑餐。此其相報也。家之常弊。可不誠哉。

婚姻素對。靖侯成規。近世嫁娶。遂有賣女納財。買婦輸絹。比量父祖。計較鉛銖。責多還少。市井無異。或猥壻在門。或傲婦擅室。貪榮求利。反招羞恥。可不慎歟。

借人典籍。皆須愛護。先有缺壞。就爲補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濟陽江祿。讀書未竟。雖有急速。必待卷束整齊。然後得起。故無損敗。人不厭其求假焉。或有狼籍几案。分散部秩。多爲童幼婢妾之所點汙。風雨犬（一本作蟲）鼠之所毀傷。實爲累德。吾每讀聖人之書。未嘗不肅敬對之。其故紙有五經詞義。及賢達姓名。不敢穢用也。

吾家巫覡禱請。絕於言議。符書章醮。亦無祈焉。竝汝曹所見也。勿妖妄之費。

風操第六

吾觀禮經。聖人之教。箕箒匕箸。咳唾唯諾。執燭沃盥。皆有節文。亦爲至矣。但旣殘缺。非復全書。其有所不載。及世事變改者。學達君子。自爲節度。相承行之。故世號士大夫風操。而家門頗有不同。所見互稱長短。然其阡陌。亦自可知。昔在江南。目能視而見之。耳能聽而聞之。蓬生麻中。不勞翰墨。汝曹生於戎馬之間。視聽之所不曉。故聊記以傳示子孫。

禮云。見似目瞿。聞名心瞿。有所感觸。惻愴心眼。若在從容。平常之地。幸須申其情爾。必不可避。亦當忍之。猶如伯叔兄弟。酷類先人。可得終身腸斷。與之絕耶。又臨文不諱。廟中不諱。君所無私諱。蓋知聞名。須有消息。不必期

於顛沛而走也。梁世謝舉，甚有聲譽。聞諱必哭，爲世所譏。又臧逢世，臧嚴之子也。篤學修行，不墜門風。孝元經牧江州，遣往建昌督事。郡縣民庶，競修箋書。朝夕輻輳，几案盈積。書有稱嚴寒者，必對之流涕，不省取記。多廢公事。物情怨駭，竟以不辦而還。此竝過事也。近在揚都，有一士人諱審，而與沈氏交結周厚。沈與其書名而不姓。此非人情也。凡避諱者，皆須得其同訓以代換之。桓公名白，博有五皓之稱。厲王名長，琴有脩短之目。不聞謂布帛爲布皓，呼腎腸爲腎脩也。梁武小名阿練，子孫皆呼練爲絹。乃謂銷鍊物爲銷絹物，恐乖其義。或有諱雲者，呼紛紜爲紛煙。有諱桐者，呼梧桐樹爲白鐵樹，便似戲笑爾。周公名子曰禽，孔子名兒曰鯉，止在其身，自可無禁。至若衛侯魏公子楚太子皆名蟻虱，長卿名大子，王修名狗子，上有連及，理未爲通。古之所行，今之所笑也。北土多有名兒爲驢駒豚子者，使其自稱及兄弟所名，亦何忍哉。前漢有尹翁歸，後漢有鄭翁歸。梁家亦有孔翁歸。又有顧翁寵。晉代有許思妣孟少孤，如此名字，幸當避之。今人避諱更急於古。凡名之者，當爲孫地。吾親識中有諱襄諱周諱清諱和諱禹，交疏造次，一座百犯。聞者辛苦，無慘賴焉。昔司馬長卿慕蘭相如，故名相如。顧元歎慕蔡邕，故名雍。而後漢有朱張字孫卿，許暹字顏回。梁世有庾晏嬰，祖孫登連古人，姓爲名字，亦鄙才也。昔劉文饒不忍罵奴爲畜產。今世愚人，遂以相戲。或有指名爲豚犢者，有識傍觀，猶欲掩耳。況當之者乎。近在譏曹，共乎章百官秩祿。有一顯貴，當世名臣，意嫌所議過厚。齊朝有一兩土族文學之人，謂此貴曰：今日天下大同，須爲百代典式，豈得尙作關中舊意。明公定是陶朱公大兒爾。彼此歡笑，不以爲嫌。

昔侯霸之子孫，稱其祖父曰家公。陳思王稱其父曰家父，母爲家母。潘尼稱其祖曰家祖。古人之所行，今人之所笑也。及南北風俗，言其祖及二親，無云家者。田里狠人，方有此言爾。凡與人言，言己世父，以次第稱之。不云家者，以尊於父，不敢家也。凡言姑姊妹女子，子已嫁，則以夫氏稱之。在室，則以次第稱之。言禮成他族，不得云家也。子孫不得稱家者，輕略之也。蔡邕書集呼其姑女爲家姑家姊。班固書集亦云家孫。今竝不行也。凡與人言，稱彼祖父母世父母，父母及長姑，皆加尊字。自叔父母已下，則加賢字。尊卑之差也。王羲之書稱彼之母，與自稱己母同，不云尊字，今所非也。

南人冬至歲首，不詣喪家。若不脩書，則過節束帶以申慰。北人至歲之日，重行弔禮。禮無明文，則吾不取。南人

賓至不迎。相見捧手而不揖。送客下席而已。北人迎送。竝至門。相見則揖。皆古之道也。吾善其迎揖。

昔者王侯自稱孤寡不穀。自茲以降。雖孔子聖師。與門人言。皆稱名也。後雖有臣僕之稱行者。蓋亦寡焉。江南輕重。各有謂號。具諸書儀。北人多稱名者。乃古之遺風。吾善其稱名焉。

言及先人。理當感慕。古者之所易。今人之所難。江南人事不獲已。乃陳文墨。憤懣無自言者。(一本無此已上十字)須言閤闔。必以文翰。罕有面論者。北人無何。便爾話說。及相訪問。如此之事。不可加於人也。人加諸己。則當避之。名位未高。如爲勳貴所逼。隱忍方便。速報取了。勿使(一本作取)煩重。感辱祖父。若沒言須及者。則斂容肅坐。稱大門中。世父叔父。則稱從兄弟門中。兄弟則稱亡者子某門中。各以其尊卑輕重。爲容色之節。皆變於常。若與君言。雖變於色。猶云亡祖亡伯亡叔也。吾見名士。亦有呼其亡兄弟爲兄弟子門中者。亦未爲安帖也。北土風俗。(一本無風俗字)都不行此。太山牟侃。梁初入南。吾近至鄴。其兄子肅。訪侃委曲。吾荅之云。卿從門中在梁。如此如此。肅曰。是我親第七亡叔。非從也。祖孝徵在坐。先知江南風俗。乃謂之云。賢從弟門中。何故不解。古人皆呼伯父叔父。而今世多單呼伯叔。從父兄弟姊妹已孤。而對其前。呼其母爲伯叔母。此不可避者也。兄弟之子已孤。與他人言。對孤者前呼爲兄弟子。頗爲不忍。北土人多呼爲姪。案爾雅喪服經。左傳姪名雖通男女。竝是對姑立稱。晉世已來。始呼叔姪。今呼爲姪。於理爲勝也。

別易會難。古人所重。江南錢送。下泣言離。有王子侯。梁武帝弟。出爲東郡。與武帝別。帝曰。我年已老。與汝分張。甚以(一本作心字)惻愴。數行淚下。侯遂密雲赧然而出。坐此被責。飄飄舟楫。一百許日。卒不得去。北國風俗。不脣此事。岐路言離。歡笑分首。然人性自有。少涕淚者。腸雖欲絕。目猶爛然。如此之人。不可強責。

凡親屬名稱。皆須粉墨。不可濫也。無風教者。其父已孤。呼外祖父母與祖父母同。使人爲其不喜聞也。雖質於面。皆當加外以別之。父母之世叔父。皆當加其次第以別之。父母之世叔母。皆當加其姓以別之。父母之羣從世叔父母及從祖父母。皆當加其爵位若姓以別之。河北士人。皆呼外祖父母爲家公家母。江南田里閒亦言之。以家代外。非吾所識。凡宗親世數。有從父有從祖有族祖。江南風俗。自茲已往。高秩者通呼爲尊。同昭穆者。雖百世猶稱兄弟。若對他人稱之。皆云族人。河北士人。雖三二十世。猶呼爲從伯從叔。梁武帝嘗問一中士人曰。卿北人。

何故不知有族。答曰。骨肉易疎。不忍言族爾。當時雖爲敏對。於禮未通。吾嘗問周宏讓曰。父母中外姊妹。何以稱之。周曰。亦呼爲丈人。自古未見丈人之稱。施於婦人也。吾親表所行若父屬者。爲某姓姑。母屬者。爲某姓姨。中外丈人之婦。狠俗呼爲丈母。士大夫謂之。王母謝母云。而陸機集有與長沙顧母書。乃其從叔母也。今所不行。齊朝士子。皆呼祖僕射爲祖公。全不嫌有所涉也。乃有對面以相（一本作爲字）戲者。

古者名以正體。字以表德。名終則諱之。字乃可以爲孫氏。孔子弟子。記事者皆稱仲尼。呂后微時。嘗字高祖爲季。至漢爰種。字其叔父曰絲。王丹與侯霸子語。字霸爲君房。江南至今不諱字也。河北士人。全不辨之。名亦呼爲字。字固因呼爲字。尙書王元景兄弟。皆號名人。其父名雲。字羅漢。一皆諱之。其餘不足怪也。

禮聞傳云。斬縗之哭。若往而不反。齊縗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哭。三哭而俛。小功緦麻哀容可也。此哀之發於聲音也。孝經云。哭不偯。皆論哭有輕重質文之聲也。禮以哭有言者爲號。然則哭亦有辭也。江南喪。哭時有哀訴之言爾。山東重喪。則唯呼蒼天。碁功以下。則唯呼痛深。便是號而不哭。

江南凡遭重喪。若相知者。同在城邑。三日不弔則絕之。除喪。雖相遇則避之。怨其不已憫也。有故及道遙者。致書可也。無書亦如之。北俗則不爾。江南凡弔者。主人之外。不識者不執手。識輕服而不識主人。則不於會所而弔。他日修名詣其家。

陰陽說云。辰爲水墓。又爲土墓。故不得哭。王充論衡云。辰日不哭。哭則重喪。今無教者。辰日有喪。不問輕重。舉家清謐。不敢發聲。以辭弔客。道書又曰。晦歌朔哭。皆當有罪。天奪之算。喪家朔望。哀感彌深。寧當惜壽。又不哭也。亦不論。（一本無亦不識三字）

偏傍之書。死有歸殺。子孫逃竄。莫冑在家。畫瓦書符。作諸厭勝。喪出之日。門前然火。戶外列灰。被送家鬼。章斷注連。凡如此比。不近有情。乃儒雅之罪人。彈議所當加也。

已孤而履歲。及長至之節。無父拜母。祖父母世叔父母姑兄弟姊。則皆泣。無母拜父。外祖父母舅姨兄弟姊亦如之。此人情也。

江左朝臣子孫。初釋服。朝見二宮。皆當泣涕。二宮爲之改容。頗有膚色充澤。無哀感者。梁武薄其爲人。多被抑

退。裴政出服。問訊武帝。貶瘦枯槁。涕泗滂沱。武帝目送之曰。裴之禮不死也。

二親既歿。所居齋寢。子與婦弗忍入焉。北朝頓丘李（太上御名）母劉氏夫人亡後。所住之堂。終身鑰閉。弗忍開入也。夫人宋廣州刺史纂之孫女。故（太上御名）猶染江南風教。其父獎爲揚州刺史。鎮壽春。遇害（太上御名）嘗與王松年祖孝徵數人。同集談讌。孝徵善畫。遇有紙筆。圖寫爲人。頃之。因割鹿尾戲。畫人以示（太上御名）而無他意（太上御名）愴然動色。便起就馬而去。舉坐驚駭。莫測其情。祖君尋悟。方深反側。當時罕有能感此者。吳郡陸襄。父閑被刑。襄終身布衣蔬飯。雖薑菜有切割。皆不忍食。居家唯以招摘供廚。江陵姚子篤。母以燒死。終身不忍噉炙。豫章熊康。父以醉而爲奴所殺。終身不復嘗酒。然禮緣人情。恩由義斷。親以噎死。亦當不可絕食也。（一本無嘗字有也字。一本有嘗字無也字。）

禮經。父之遺書。母之杯圈。感其手口之澤。不忍讀用。政爲常所講習。讎校繕寫。及偏加服用。有迹可思者爾。若尋常墳典。爲生什物。安可悉廢之乎。既不讀用。無容散逸。唯當緘保。以留後世爾。思魯等第四舅母親。吳郡張建女也。有第五妹。三歲喪母。靈牀上屏風。平生舊物。屋漏沾漉。出暴曬之。女子一見。伏牀流涕。家人怪其不起。乃往抱持。薦席淹漬。精神傷沮。不能飲食。將以問醫。醫診脈云。腸斷矣。因爾便吐血。數日而亡。中外憐之。莫不悲歎。禮云。忌日不樂。正以感慕罔極。惻愴無聊。故不接外賓。不理衆務爾。必能悲慘自居。何限於深藏也。世人或端

坐奧室。不妨言笑。盛營甘美。厚供齋食。迫有急卒。密戚至交。盡無相見之理。蓋不知禮意乎。魏世王修母。以社日亡。來歲有（一本作一字。一本只云來歲社）社。脩感念哀甚。鄰里聞之。爲之罷社。今二親喪亡。偶值伏臘。分至之節。及月晦後忌之日。（一本作外字）所經此日。猶應感（一本作思）慕。異於餘辰。不預飲讌。聞聲樂。及行遊也。

劉縉緩綬兄弟。竝爲名器。其父名昭。一生不爲照字。唯依爾雅火。傍作召爾。然凡文與正諱相犯。當自可避。其有同音異字。不可悉然。劉字之下。卽有昭音。呂尙之兒。如不爲上。趙壹之子。儻不作一。便是下筆卽妨。是書皆觸也。嘗有甲設讌席。請乙爲賓。而旦於公庭。見乙之子。問之曰。尊侯早晚顧宅。乙子稱其父已往。時以爲笑。如此比例。觸類慎之。不可陷於輕脫。

江南風俗。兒生一晷。爲製新衣。盥浴裝飾。男則用弓矢紙筆。女則刀尺鍼縵。竝加飲食之物。及珍寶服玩。置之

兒前觀其發意所取以驗貪廉愚智名之爲試兒親表聚集致燕享焉自茲已後二親若在每至此日常有酒食之事爾無教之徒雖已孤露其日皆爲供頓酣暢聲樂不知有所感傷梁孝元帝（一本無帝字）年少之時每八月六日載誕之辰常設齋講自阮修容薨歿之後此事亦絕。

人有憂疾則呼天地父母自古而然今世諱避觸途急切而江東士庶痛則稱禰禰是父之廟號父在無容稱廟父歿何容輒呼蒼頡篇有禰（下文反痛聲也）字訓詁云痛而禰也（禰火故反）音羽罪反今北人痛則呼之聲類音于未反今南人痛或呼之此二音隨其鄉俗竝可行也。

梁世被繫劾者子孫弟姪皆詣闕三日露跣陳謝子孫有官自陳解職子則草屨羸衣蓬頭垢面周章道路要候執事叩頭流血申訴冤枉若配徒隸諸子竝立草庵於所署門不敢寧宅動經旬日官司驅遣然後始退江南諸憲司彈人事事雖不重而以教義見辱者或被輕繫而身死獄戶者皆爲死（一本作怨字）讎子孫三世不交通矣到洽爲御史中丞初欲彈劉孝綽其兄既先與劉善苦諫不得乃詣劉綽泣告別而去。

兵凶戰危非安全之道古者天子喪服以臨師將軍鑿凶門而出父祖伯叔若在軍陣貶損自居不宜奏樂讌會及婚冠吉慶事也若居圍城之中憔悴容色除去飾玩常爲臨深履薄之狀焉。

父母疾篤醫雖賤雖少則綈泣而拜之以求哀也梁孝元在江州嘗有不豫世子方等親拜中兵參軍李猷焉。（一本無焉字）

四海之人結爲兄弟亦何容易必有志均義敵令終如始者方可議之一爾之後命子拜伏呼爲丈人申父交（一本作友）之敬身事彼親亦宜加禮比見北人甚輕此節行路相逢便定昆季望年觀貌不擇是非至有結父爲兄託子爲弟者。

昔者周公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餐以接白屋之士一日所見七十餘人晉文公以沐辭豎頭須致有圖反之誚門不停賓古所貴也失教之家閹寺無禮或以主君寢食嗔怒拒客未通江南深以爲恥黃門侍郎裴之禮好待賓客或有此輩對賓杖之僮僕引接折旋俯仰莫不肅敬與主無別（一本裴之禮號爲士大夫有如此輩對賓杖之其門生僮僕接於他人折旋俯仰辭色應對莫不肅敬與主無別也）

慕賢第七

古人云千載一聖。猶旦暮也。五百年一賢。猶比轉也。言聖賢之難得。疏闊如此。儻遭不世。明達君子。安可不攀附。景仰之乎。吾生於亂世。長於戎馬。流離播越。聞見已多。所值名賢。未嘗不神醉魂迷。向慕之也。人在少年。神情未定。所與款狎。熏漬陶染。言笑舉對。無心於學。潛移默化。自然似之。何況操履藝能。較明易習者也。是以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自芳也。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自臭也。墨翟悲於染絲。是之謂矣。君子必慎交遊焉。孔子曰。無友不如己者。顏閔之徒。何可世得。但優於我。便足貴之。世人多蔽。貴耳賤目。重遙輕近。少長周旋。如有賢哲。每相狎侮。不加禮敬。他鄉異縣。微藉風聲。延頸企踵。甚於飢渴。校其長短。覈其精麤。或能彼不能此矣。一本云。校長短。覈其精麤。或彼不能如此矣。所以魯人謂孔子爲東家丘。昔虞國宮之奇。少長於君。君狎之。不納其諫。以至亡國。不可不畱心也。用其言。弃其身。古人所恥。凡有一言一行。取於人者。皆顯稱之。不可竊人之笑。以爲己力。雖輕雖賤者。必歸功焉。竊人之財。刑辟之所處。竊人之笑。鬼神之所責。梁孝元前在荊州。有丁覲者。洪亭民爾。頗善屬文。殊工草隸。孝元書記。一皆使典。一本無典字。之軍府。輕賤多未之重。恥令子弟。以爲楷法。時云。一本無時二字。丁君十紙。不敵王君一字。一本云。王褒數字。吾雅愛其手迹。常所寶持。孝元嘗遣典籤惠編。送文章示蕭祭酒。祭酒問云。君王比賜書翰。及寫詩筆。殊爲佳手。姓名爲誰。那得都無聲問。編以實答。子雲歎曰。此人後生無比。遂不爲世所稱。亦是奇事。於是聞者。少復刮目。稍仕至尙書儀曹郎。未爲晉安王侍讀。隨王東下。及西臺陷歿。簡牘漚散。丁亦尋卒於揚州。前所輕者。後思一紙。不可得矣。侯景初入建業。臺門雖閉。公私草擾。各不自全。太子左衛率牟侃坐東掖門。部分經略。一宿皆辦。遂得百餘日。抗拒兇逆。於時城內四萬許人。王公朝士。不下一百。便是恃侃一人安之。其相去如此。古人云。巢父許由。讓於天下。市道小人。爭一錢之利。亦已懸矣。齊文宣帝。即位數年。便沈湎縱恣。略無綱紀。尙能委政尙書令楊遵彥。內外清謐。朝野晏如。各得其所。物無異議。終天保之朝。遵彥後爲李昭所戮。刑政於是衰矣。斛律明月齊朝。折衝之臣。無罪被誅。將士解體。周人始有吞齊之志。關中至今譽之。此人用兵。豈止萬夫之望而已也。國之存亡。係其生死。張延篤之爲晉州行臺左丞。斥維主

將鎮撫疆場。儲積器用。愛活黎民。隱若敵國矣。羣小不得行志。同力遷之。既代之後。公私擾亂。周師一舉。此鎮先平齊國之亡。(一本云齊亡之迹)啓於是矣。

勉學第八

自古明王聖帝。猶須勤學。況凡庶乎。此事徧於經史。吾亦不能鄭重。聊舉近世切要。以啓寤汝爾。士大夫子弟。數歲以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禮傳。少者不失詩論。及至冠婚。體性稍定。因此天機。倍須訓誘。有志尚者。遂能磨礪。以就素業。無履立者。自茲墮慢。便爲凡人。人生在世。會當有業。農民則計量耕稼。商賈則討論貨賄。工巧則致精器用。伎藝則沈思法術。武夫則慣習弓馬。文士則講議經書。多見士大夫恥涉農商。羞務工伎。射則不能穿札。筆則纔記姓名。飽食醉酒。忽忽無事。以此銷日。以此終年。或因家世餘緒。得一階半級。便是爲足。全忘脩學。(一本云。便謂爲足。安能自苦)及有吉凶大事。議論得失。蒙然張口。如坐雲霧。公私宴集。談古賦詩。塞默低頭。欠伸而已。有識傍觀。代其入地。何惜數年勤學。長受一生愧辱哉。梁朝全盛之時。貴遊子弟。多無學術。至於諺云。上車不落。則著作。體中何如。則秘書。無不燻衣剃面。傅粉施朱。駕長簷車。跟高齒屐。坐菓子方褥。憑斑絲隱囊。列器玩於左右。從容出入。望若神仙。明經求第。則顧人答策。三九公讌。則假手賦詩。當爾之時。亦快士也。及離亂之後。朝市遷革。銓衡選舉。非復曩者之親。當路秉權。不見昔時之黨。求諸身而無所得。施之世而無所用。被褐而喪珠。失皮而露質。兀若枯木。泊若窮流。鹿獨戎馬之間。轉死溝壑之際。當爾之時。誠驚材也。有學藝者。觸地而安。自荒亂已來。諸見俘虜。雖百世小人。知讀論語孝經者。尙爲人師。雖千載冠冕。不曉書記者。莫不耕田養馬。以此觀之。汝可不自勉耶。若能常保數百卷書。千載終不爲小人也。夫明六經之指。涉百家之書。縱不能增益德行。敦厲風俗。猶爲一藝。得以自資。父兄不可常依。鄉國不可常保。一旦流離。無人庇廕。當自求諸身爾。諺曰。積財千萬。不如薄伎在身。伎之易習而可貴者。無過讀書也。世人不問愚智。皆欲識人之多。見事之廣。而不肯讀書。是猶求飽而懶營饌。欲暖而惰裁衣也。夫讀書之人。自羲農已來。宇宙之下。凡識幾人。凡見幾事。生民之成敗好惡。固不足論。天地所不能藏。鬼神所不能隱也。有客難主人曰。吾見疆弩長戟。誅罪安民。以取公侯者有矣。文義習吏。斥時富國。

以取卿相者有矣。學備古今，才兼文武，身無祿位，妻子飢寒者，不可勝數。安足貴學乎？主人對曰：夫命之窮達，猶金玉木石也。脩以學藝，猶磨瑩雕刻也。金玉之磨瑩，自美其鑿璞。木石之段塊，自醜其雕刻。安可言木石之雕刻，乃勝金玉之鑿璞哉？不得以有學之貧賤，比於無學之富貴也。且負甲爲兵，咋筆爲吏，身死名滅者，如牛毛。角立傑出者，如芝草。握素披黃，吟道詠德，苦辛無益者，如日蝕。逸樂名利者，如秋荼。豈得同年而語矣？且又聞之：生而知之者，上學而知之者，次所以學者，欲其多知明達爾。必有天才，拔羣出類，爲將則闡與孫武，吳起同術。執政則懸得管仲，子產之教。雖未讀書，吾亦謂之學矣。今子即不能然，不師古之蹤跡，猶蒙被而臥爾。人見鄰里親戚，有佳快者，使子弟慕而學之，不知使學古人，何其蔽也哉？世人但知跨馬被甲，長鞘彊弓，便云我能爲將。不知明乎天道，辨乎地利，比量逆順，鑒遠興亡之妙也。但知承上接下，積財聚穀，便云我能爲相。不知敬鬼神，神稜風易俗，調節陰陽，薦舉賢聖之至也。但知私財不入，公事夙辦，便云我能治民。不知誠己刑物，執轡如（一本作生字）組，反風滅火，化鴟爲鳳之術也。但知抱令守律，早刑時捨（一本作晚舍），便云我能平獄。不知同轅觀罪，分劍追財，假言而奸露，不問而情得之察也。爰及農商工賈，廩役奴隸，釣魚屠肉，飯牛牧羊，皆有先達，可爲師表。博學求之，無不利於事也。夫所以讀書學問，本欲開心明目，利於行爾。未知養親者，欲其觀古人之先意承顏，怡聲下氣，不憚劬勞，以致甘暝（一本作旨），惕然慙懼，起而行之也。未知事君者，欲其觀古人之守職無侵，見危授命，不忘箴諫，以利社稷，惻然自念，思欲效之也。素驕奢者，欲其觀古人之恭儉節用，卑以自牧，禮爲教本，敬者身基，矍然自失，斂容抑志也。素鄙吝者，欲其觀古人之貴義輕財，少私寡慾，忌盈惡滿，矜窮卹匱，赦然悔恥，積而能散也。素暴悍者，欲其觀古人之小心黜己，齒弊舌存，含垢藏疾，尊賢容衆，茶然沮喪，若不勝衣也。素怯懦者，欲其觀古人之遠生委命，彊毅正直，立言必信，求福不回，勃然奮厲，不可恐懼也。歷茲以往，百行皆然，縱不能淳，去泰去甚，學之所知，施無不達。今（一本無今字）世人讀書者，但能言之，不能行之，忠孝無聞，仁義不足，加以斷一條訟，不必得其理。宰千戶縣，不必理其民，問其造屋，不必知楣橫而稅豎也。問其爲田，不必知稔早而黍稷（一本作健字）也。吟嘯談詠，誦詠辭賦，事旣優閑，材增迂誕，軍國經綸，略無施用。故爲武人俗吏，所共嗤詆。良由是乎？夫學者，所以求益爾。見人讀數十卷書，便自高大，凌忽長者，輕慢同列，人疾之如讎敵，惡之如鴟梟。如此以學自損，不如無學。

也。古之學者爲己。以補不足也。今之學者爲人。但能說之也。古之學者爲人。行道以利世也。今之學者爲己。脩身以求進也。夫學者。猶種樹也。春玩其華。秋登其實。講論文章。春華也。脩身利行。秋實也。人生小幼。精神專利。長成已後。思慮散逸。固須早教。勿失機也。吾七歲時。誦靈光殿賦。至於今日。十年一理。猶不遺忘。二十之外。所誦經書。一月（一本有日字）廢置。便至（一本無至字）荒蕪矣。然人有坎壈。失於盛年。猶當晚學。不可自棄。孔子云。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魏武袁遺。老而彌篤。此皆少學而至老不倦也。曾子七十乃學。名聞天下。荀卿五十始來遊學。猶爲碩儒。公孫宏四十餘。方讀春秋。以此遂登丞相。宋雲亦四十始學易論語。皇甫謐二十始授孝經論語。皆終成大儒。此竝早迷而晚寤也。世人婚冠未學。便稱遲暮。因循面墻。亦爲愚爾。幼而學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學者。如秉燭夜行。猶賢乎瞑目而無見者也。學之興廢。隨世輕重。漢時賢俊。皆以一經。宏聖人之道。上明天時。下該人事。用此致卿相者多矣。末俗已來。不復爾。空守章句。但誦師言。施之世務。殆無一可。故士大夫子弟。皆以博涉爲貴。不習專於經業。（一本作專儒）梁朝皇孫已下。總非之年。必先入學。觀其志尚。出身已後。便從文吏。略無卒業者冠冕。爲此者。則有何胤。劉焯。明山賓。周捨。朱异。周宏正。賀琛。賀革。蕭子政。劉縉等。兼通文史。不徒講說也。洛陽亦聞崔浩。張偉。劉芳。鄴下又見邢子才。此（一本無此字）四儒者。雖好經術。亦以才博擅名。如此諸賢。故爲上品。以外率多田里閒人。音辭鄙陋。風操蚩拙。相與專固。無所堪能。問一言輒酬數百。責其指歸。或無要會。鄴下諺云。博士買驢。書券三紙。未有驢字。使汝以此爲師。令人氣塞。孔子曰。學也。祿在其中矣。今勤無益之事。恐非業也。夫聖人之書。所以設教。但明練經文。粗通注義。常使言行有得。亦足爲人。何必仲尼居。即須兩紙疏義。燕寢講堂。亦復何在。以此得勝。寧有益乎。光陰可惜。譬諸逝水。當博覽機要。以濟功業。必能兼美。吾無閒焉。俗閒儒士。不涉羣書。經緯之外。義疏而已。吾初入鄴。與博陵崔文彥交遊。嘗說王粲集中。難鄭元尙書事。崔轉爲諸儒道之。始將發口。懸見排蹙云。文集止有詩賦銘誄。豈當論經書事乎。且先儒之中。未聞有王粲也。崔笑而退。竟不以粲集示之。魏收之在譏曹。與諸博士爭宗廟事。引據漢書。博士笑曰。未聞漢書。得證經術。魏便忿怒。都不復言。取韋元成傳。擲之而起。博士一夜共披尋之。達明乃來謝曰。不謂元成。如此學也。

夫老莊之書。蓋全真養性。不習以物累己也。故藏名柱史。終蹈流沙。匿跡漆園。卒辭楚相。此任縱之徒爾。何晏

王弼。祖述元宗。遞相誇尚。景附草靡。皆以農黃之化。在乎己身。周孔之業。弃之度外。而平叔以黨曹爽見誅。觸死權之網也。輔詞以多笑。人被疾。陷好勝之弊也。山巨源以蓄積取譏。背多藏厚亡之文也。夏侯元以才望被戮。無支離擁腫之鑿也。荀奉倩喪妻。神傷而卒。非鼓缶之情也。王夷甫悼子。悲不自勝。異東門之達也。嵇叔夜排俗取禍。豈和光同塵之流也。郭子元以傾動專勢。寧後身外己之風也。阮嗣宗沈酒荒迷。乖畏途相誠之譬也。謝幼輿。賦賄黜削。違弃其餘魚之旨也。彼諸人者。竝其領袖。元宗所歸。其餘桎梏塵滓之中。顛仆名利之下者。豈可備言乎。直取其清談雅論。辭鋒理窟。剖元析微。妙得入神。賓主往復。娛心悅耳。然而濟世成俗。終非急務。一本作庸談高論。剖元析微。賓主往復。娛心悅耳。非濟世成俗之要也。洎於梁世。茲風復闢。莊老周易。總謂三元。武皇簡文。躬自講論。周宏正奉贊大猷。化行都邑。學徒千餘。實爲盛美。元帝在江荆閒。復所愛習。故置學生。親爲教授。廢寢忘食。以夜繼朝。至乃倦劇愁憤。輒以講自釋。吾時頗預末筵。親承音旨。性既頑魯。亦所不好云。

齊孝昭帝侍婁太后疾。容色顛頓。服膳減損。徐之才爲灸兩穴。帝握拳代痛。爪入掌心。血流滿手。后既痊愈。帝而悲哭之。則不發此言也。孝爲百行之首。猶須學以脩飾之。況餘事乎。

梁元帝嘗爲吾說。昔在會稽。年始十二。便以好學。時又患疥。手不得拳。膝不得屈。閑齋張葛幃。避蠅獨坐。銀甌貯山陰甜酒。時復進之。以自寬痛。一本作以寬此痛。率意自讀史書。一日二十卷。既未師受。或不識一字。或不

解一語。要自重之。不知厭倦。帝子之尊。童稚之逸。尙能如此。況其庶士。冀以自達者哉。古人勤學。有握錐投斧。照雪聚螢。鋤則帶經。牧則編簡。亦云。一本作爲。勤篤。梁世彭城劉綺。交州刺史勃之孫。早孤家貧。常無燈。折荻尺寸。然明讀書。一本云。早孤家貧。燈燭難辦。常買荻尺寸。然明讀書。孝元初。出會稽精選察案。綺以才華。爲國

常侍。兼記室。殊蒙禮遇。終於金紫光祿大夫。一本無大夫字。義陽朱詹。世居江陵。後出揚都。好學家貧無資。

累日不爨。乃時吞紙以實腹。寒無氈被。抱犬而臥。犬亦飢虛。起行盜食。呼之不至。哀聲動鄰。猶不廢業。卒成大學。

一本作卒成學士。官至鎮南錄事參軍。爲孝元所禮。此乃不可爲之事。亦是勤學之一人。東莞臧逢世。年二十餘。欲讀班固漢書。苦假借不久。乃就姊夫劉緩乞丐客刺。或一本無或字。書輪紙末。手寫一本。軍府服其志。

尙卒以漢書聞。齊有主（一本無主字）宦者。內參田鵬鸞。本蠻人也。年十四五。初爲閣寺。便知好學。懷袖握書。曉夕輒誦。所居卑末。使役苦辛。時伺閒隙。周章詢請。每至文林館。氣喘汗流。問書之外。不暇他語。及觀古人節義之事。未嘗不感激。沈吟久之。吾甚憐愛。倍加開獎。後被賞遇。賜名敬宣。位至侍中。開府。後（一本作齊）主之奔青州。遣其西出。參伺動靜。爲周軍所獲。問齊王何在。給云已去。計當出境。疑其不信。歐捶服之。每折一支。辭色愈厲。竟斷四體而卒。蠻夷童叟。猶能以學著忠誠。（一本作以學成忠）齊之將相。比敬宣之奴不若也。

鄴平之後。見徙入關。思魯嘗謂吾曰。朝無祿位。家無積財。當肆筋力以申供養。每被課篤。勤勞經史。未知爲子。可得安平。吾命之曰。子當以養爲心。父當以教。（一本作學）爲事。（一本作教）使汝弃學。徇財。豐吾衣食。食之安得甘。衣之安得煖。若務先王之道。紹家世之業。黎羹縕褐。我自欲之。

書曰。好問則裕。禮云。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蓋須切磋。相起明也。見有閉門讀書。師心自是。稠人廣坐。謬誤羞（一本有羞失字無羞字）慙者多矣。穀梁傳稱公子友與莒挈相搏。左右呼曰。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刀名。亦

見廣雅。近在齊時。有姜仲岳謂孟勞者。（一本無孟勞者三字）公子左右。姓孟名勞。多力之人。爲國所寶。與吾

苦諍。時清河郡守邢峙。當世碩儒。助吾證之。赧然而伏。又三輔決錄云。靈帝殿柱。題曰堂堂乎張。京兆田郎。蓋引論語。偶以四言。目京兆人田鳳也。有一才士。乃言時張京兆及田郎二人。皆堂堂爾。聞吾此說。初大驚駭。其後尋愧悔焉。江南有一權貴。讀誤本蜀都賦注。解蹲鴟芋也。乃爲芋字。人饋芋肉。答書云。損惠蹲鴟。舉朝驚駭。不解事義。久後尋迹。方知如此。元氏之世。在洛京時。有一才學重臣。新得史記音而頗紕繆。誤反顛項字。項當爲許錄反。錯作許緣反。遂謂朝士言。（一本作途一一謂言）從來謬音專旭。當音專翹爾。此人先有高名。翕然信行。其年

之後。更有碩儒。苦相究討。方知誤焉。漢書王莽贊云。紫色蠅聲。餘分閭位。謂以僞亂真爾。昔吾嘗共人談書。言及王莽形狀。有一俊士。自許史學。名價甚高。乃云。王莽非直鴟目虎吻。亦紫色蛙聲。又禮樂志云。給太官桐馬酒。李奇注。以馬乳爲酒也。捶桐乃成二字。並從手撞（都統反）桐（蓬孔反）。此謂撞擣擬桐之今。爲酪酒亦然。向學士又以爲種桐時。太官釀馬酒。乃熟。其孤陋。遂至於此。太山牟肅。亦稱學問。讀潘岳賦。周文弱枝之棗。爲杖策之杖。世本容成造歷。以歷爲碓磨之磨。談說製文。援引古昔。必須眼學。勿信耳受。江南閩里閩士大夫。或不學問。羞爲

鄙朴。道聽塗說。強事飾辭。呼徵質爲周鄭。謂霍亂爲博陸。上荊州必稱陝西。下揚都言去海郡。言食則餬口。道錢則孔方。問移則楚丘。論婚則宴爾。及王則無不仲宣。語劉則無不公幹。凡有一二百件。傳相祖述。尋問莫知源由。施安時復失所。莊生有乘時鵲起之說。故謝朓詩曰。鵲起登吳臺。吾有一親表。作七夕詩云。今夜吳臺鵲。亦共往填河。羅浮山記云。望平地樹如薺。故戴暘詩云。長安樹如薺。又鄴下有一人詠樹詩云。遙望長安薺。又嘗見謂矜誕爲夸毗。呼高年爲富有春秋。皆耳學之過也。夫文字者。墳籍根本。世之學徒。多不曉字讀。五經者。是徐邈而非許慎。習賦誦者。信褚銓而笑呂忱。明史記者。專皮鄒而廢篆籀。學漢書者。悅應蘇而略蒼雅。不知書音是其枝葉。小學乃其宗系。至見服虔張揖音義則貴之。得通俗廣雅而不屑。一手之中。向背如此。況異代各人乎。世人皆以通俗文爲服虔造。未知非服虔而輕之。猶謂是服虔而輕之。故此論從俗也。

夫學者。貴能博聞也。郡國山川。官位姓族。衣服飲食。器皿制度。皆欲根尋。得其原本。至於文字。忽不經懷。己身姓名。多或乖舛。縱得不誤。亦未知所由。近世有人爲子制名。兄弟皆山傍立字。而有名峙者。兄弟皆手邊立字。而有名機者。兄弟皆水傍立字。而有名凝者。名儒碩學。此例甚多。若有知吾鍾之不調。一何可笑。吾嘗從齊王幸并州。自井陘關入上艾縣東數十里。有獵閭村。後百官受馬糧。在晉陽東百餘里。亢仇城側。并不識二所。本是何地。博求古今。皆未能曉。及檢字林韻集。乃知獵閭是舊獵餘聚。音獵也。亢仇舊是饒飢亭。上音武安反。下音仇。悉屬上艾。時太原王邵欲撰鄉邑記注。因此二名。聞之大喜。吾初讀莊子。蠅二音。韓非子曰。蟲有蠅者。一身兩口。爭食相齧。遂相殺也。茫然不識此字何音。逢人輒問。了無解者。案爾雅諸書。蠅蝓名蠅。音廣。又非二音。兩口貪害之物。後見古今字詁。此亦古之虺字。積年凝滯。豁然霧解。嘗遊趙州。見柏人城北有一小水。土人亦不知名。後讀城南門徐整碑云。涸流東指。衆皆不識。吾案說文。此字古魄字也。涸。淺水貌。此水漢來本無名矣。直以淺貌目之。或當即以涸爲名乎。世中書翰。多稱勿勿。相承如此。不知所由。或有妄言。此忽忽之殘缺爾。案說文。勿者。州里所建之旗也。象其柄。及三游之形。所以趣民事。故念遽者。稱爲勿勿。吾在益州。與數人同坐。初晴日晃。見地上小光。問左右。此是何物。有一蜀豎。就視答曰。是豆逼爾。相顧愕然。不知所謂。命將取來。乃小豆也。窮訪蜀土。呼粒爲逼。時莫之解。吾云。三蒼說文。此字白下爲匕。皆訓粒。通俗文音方力反。衆皆歡悟。愍楚友婿竇如同。從河

州來得一青鳥。馴養愛翫。舉俗呼之爲鶻。吾曰鶻出上黨。數曾見之。色竝黃黑。無駁雜也。故陳思王鶻賦云。揚元黃之勁羽。試檢說文。鶻(音分)雀似鶻而青。出兖中。韻集音分。此疑頓釋。梁世有蔡朗諱純。既不涉學。遂呼蓴爲露葵菜。面牆之徒。遞相做敬。承聖中。遣一士大夫聘齊。齊主答郎李愬問梁使曰。江南有露葵否。答曰。露葵是蓴。水鄉所出。卿今食者。綠葵菜爾。李亦學問。但不測彼之深淺。乍聞無以覈究。思魯等媿夫。彭城劉靈嘗與吾坐。諸子侍焉。吾問儒行敏行曰。凡字與詒識名同音者。其數多少。能盡識乎。答曰。未之究也。請導示之。吾曰。凡如此例。不預研檢。忽見不識。誤以問人。反爲無賴所欺。不容易也。因爲說之。得五十許字。諸劉歎曰。不意乃爾。若遂不知。亦爲異事。校定書籍。亦何容易。自揚雄劉向。方稱此職爾。觀天下書未徧。不得妄下雌黃。或彼以爲非。此以爲是。或本同末異。或兩文皆欠。不可偏信一隅也。

文章第九

夫文章者。原出五經。詔命策檄。生於書者也。序述論議。生於易者也。歌詠賦誦。生於詩者也。祭祀哀誄。生於禮者也。書奏箴銘。生於春秋者也。朝廷憲章。軍旅誓誥。敷顯仁義。發明功德。牧民建國。不可暫無。(一本作施用多益)至於陶冶性靈。從容諷諫。入其滋味。亦樂事也。行有餘力。則可習之。然而自古文人。多陷輕薄。屈原露才揚己。顯暴君過。宋玉體貌容冶。見遇俳優。東方曼倩滑稽不雅。司馬長卿竊貲無操。王褒過章童約。揚雄德敗美新。李陵降辱夷虜。劉歆反覆莽世。傅毅黨附權門。班固盜竊父史。趙元叔抗竦過度。馮敬通浮華擯壓。馬季長佞媚獲譖。蔡伯喈同惡受誅。吳質詆忤鄉里。曹植悖慢犯法。杜篤乞假無狀。路粹險陝已甚。陳琳實號羸疎。繁欽性無檢格。劉楨屈強輪作。王粲率躁見嫌。孔融稱衡。誕傲致殞。楊脩丁廩。扇動取斃。阮籍無禮敗俗。嵇康凌物凶終。傅元忿鬪免官。孫楚矜誇凌上。陸機犯順履險。潘岳乾沒取危。顏延年負氣摧黜。謝靈運空疎亂紀。王元長凶賊自貽。謝元暉悔慢見及。凡此諸人。皆其翹秀者。不能悉紀。大較如此。至於帝王。亦或未免。自昔天子而有才華者。唯漢武魏太祖文帝明帝宋孝武帝。皆負世議。非懿德之君也。自子游子夏荀況孟軻枚乘賈誼蘇武張衡左思之儔。有盛名而免過患者。時復聞之。但其損敗居多爾。每嘗思之。原其所積。文章之體。標準與會。發引性靈。使人矜

伐。故忽於持操。果於進取。今世文士。此患彌切。一事愜當。一句精巧。神厲九霄。志凌千載。自吟自賞。不覺更有傍人。加以砂礫所傷。慘於矛戟。諷刺之禍。速乎風塵。深宜防慮。以保元吉。

學問有利鈍。文章有巧拙。鈍學累功。不妨精熟。拙文研思。終歸蚩鄙。但成學士。自足爲人。必乏天才。勿強操筆也。吾見世人。至無才思。自謂清華。流布醜拙。亦以衆矣。江南號爲詒（力正反）癡符。近在并州。有一士族。好爲可笑詩賦詆擊。上音寃相呼誘也。下音營。邢魏諸公。衆共嘲弄。虛相讚說。便擊牛醢酒。招延聲譽。其妻明鑿婦人。也。泣而諫之。此人歎曰。才華不爲妻子所容。何況行路。至死不覺。自見之謂明。此誠難也。

學爲文章。先謀親友。得其評裁。知可施行。（一本無此四字）然後出手。慎勿師心自任。取笑旁人也。自古執筆爲文者。何可勝言。然至於宏麗精華。不過數十篇爾。但使不失體裁。辭意可觀。便稱才士。要動俗蓋世。亦俟河之清乎。

不屈二姓。夷齊之節也。何事非君。伊箕之義也。自春秋已來。家有奔亡。國有吞滅。君臣固無常分矣。然而君子之交。絕無惡聲。一旦屈膝而事人。豈以存亡而改慮。陳孔璋居袁裁書。則呼操爲豺狼。在魏製檄。則目紹爲虵虺。在時君所命。不得自專。然亦文人之巨患也。當務從容消息之。

或問揚雄曰。吾子少而好賦。雄曰。然。童子雕蟲篆刻。壯士不爲也。余竊非之曰。虞舜歌南風之詩。周公作鴟鴞之詠。吉甫史克。雅頌之美者。未聞皆在幼年累德也。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自衛返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大明孝道。引詩證之。揚雄安敢忽之也。若論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但知變之而已。又未知雄自爲壯夫何如也。著劇秦笑新。妄投于閣。周章怖懼。不達天命。童子之爲爾。袁亮以勝老子。葛洪以方仲尼。使人歎息。此人直以曉算術。解陰陽。故著太元經。爲數子所惑爾。其遺言餘行。孫卿屈原之不及。安敢望大聖之清塵。且太元今竟何用乎。不啻覆醬而已。

齊世有席毗者。清幹之士。官至行臺尙書。嘔鄙文學。嘲劉逖云。君輩辭藻譬若朝菌。須臾之翫。非宏才也。豈比吾徒。千丈松樹。常有風霜。不可凋悴矣。劉應之曰。既有寒木。又發春華。何如也。席笑曰。可哉。凡爲文章。猶乘騏驎。雖有逸氣。當以銜策制之。勿使流亂軌躅。放意填坑岸也。文章當以理致爲心腎。氣調爲筋骨。事義爲皮膚。華麗

爲冠冕。今世相承趨未弃本。率多浮豔。辭與理競。辭勝而理伏。事與才爭。事繁而才損。放逸者流宕而忘歸。穿鑿者補綴而不足。時俗如此。安能獨違。但務去泰去甚爾。必有盛才重譽。改革體裁者。實吾所希。古人之文。宏材逸氣。體度風格。去今實遠。但緝綴疎朴。未爲密緻爾。今世音律諧靡。章句偶對。諱避精詳。賢於往昔多矣。宜以古之製裁爲本。今之辭調爲末。竝須兩存。不可偏弃也。

吾家世文章。甚爲典正。不從流俗。梁孝元在蕃邸時。撰西府新文紀。無一篇見錄者。亦以不偶於世。無鄭衛之音故也。有詩賦銘誄書表啓疏二十卷。吾兄弟始在草土。竝未得編次。便遭火盪盡。竟不傳於世。銜酷茹恨。徹於心髓。操行見於梁史文士傳。及孝元懷舊志。

沈隱侯曰。文章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識字二也。易讀誦三也。邢子才常曰。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覺。若胸臆語也。深以此服之。祖孝徵亦嘗謂吾曰。沈詩云。崖傾護石髓。此豈似用事耶。邢子才魏收。俱有重名。時俗準的。以爲師匠。邢賞服沈約而輕任昉。魏愛慕任昉而毀沈約。每於談讌。辭色以下。鄴下紛紜。各爲朋黨。祖孝徵嘗謂吾曰。任沈之是非。乃邢魏之優劣也。

吳均集有破鏡賦。昔者邑號朝歌。顏淵不舍。里名勝母。曾參斂襟。蓋忌夫惡名之傷實也。破鏡乃凶逆之獸。事見漢書。爲文幸避此名也。比世往往見有和人詩者。題云敬同。孝經云。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不可輕言也。梁世費昶詩云。不知是耶非。殷溧詩云。飄颺風母舟。簡文曰。旭旣不識其父。溧又飄颺其母。此雖悉古事。不可用也。世人或有引詩。伐鼓淵淵者。宋書已有屢遊之誚。如此流比。幸須避之。北面事親。別舅擣渭陽之詠。堂上養老。送兄賦桓山之悲。皆大失也。舉此一隅。觸塗宜慎。

江南文制。欲人彈射。知有病累。隨卽改之。陳王得之於丁廩也。山東風俗。不通擊難。吾初入鄴。遂嘗以忤人。至今爲悔。汝曹必無輕議也。

凡代人爲文。皆作彼語。理宜然矣。至於哀傷凶禍之辭。不可輒代。蔡邕爲胡金盈作母靈表。頌曰。悲母氏之不一。永然委我而夙喪。又爲胡顯作其父銘曰。葬我考議耶君。袁三公頌曰。猗歟我祖。出自有媯。王粲爲潘文則思親詩云。躬此勞瘁。鞠予小人。庶我顯妣。克保遐年。而竝載乎邕粲之集。此例甚衆。古人之所行。今世以爲諱也。陳思

王武帝誅。遂深永贖之思。潘岳悼亡賦。乃愴手澤之遺。是方父於蟲。譬婦爲考也。蔡邕楊秉碑云。統大麓之重。潘尼贈盧景宣詩云。九五思飛龍。孫楚王驃騎誄云。奄忽登遐。陸機父誄云。億兆宅心。敦叙百揆。姊誄云。侃天之和。今爲此言。則朝廷之罪人也。王粲贈楊德祖詩云。我君餞之。其樂洩洩。不可妄施人子。況儲君乎。

挽歌辭者。或云古者虞殯之歌。或云出自田橫之客。皆爲生者悼往告哀之意。陸平原多爲死人自歎之言。詩格旣無此例。又乖製作大意。

凡詩人之作。刺箴美頌。各有源流。未嘗混雜。善惡同篇也。陸機爲齊謳篇。前敘山川物產風教之盛。後章忽鄙山川之情。疎失厥體。其爲吳趨行。何不陳子光夫差乎。京洛行。何不述赧王靈帝乎。

自古宏才博學。用事誤者有矣。百家雜說。或有不同。書儻湮滅。後人不見。故未敢輕議之。今指知決紕繆者。略舉一兩端。以爲誡云。詩云。有鷩雉鳴。又曰。雉鳴求其牡。毛傳亦曰。鷩雌雉聲。又云。雉之朝鷩。尙求其雌。鄭元注。月令亦云。鷩雄雉鳴。潘岳賦曰。雉鷩鷩以朝鷩。是則混雜其雄雌矣。詩云。孔懷兄弟。孔甚也。懷思也。言甚可思也。陸機與長沙顧母書。述從祖弟士璜死。乃言痛心拔惱。有如孔懷。心旣痛矣。卽爲甚思。何故方言有如也。觀其此意。當謂親兄弟爲孔懷。詩云。父母孔邇。而呼二親爲孔邇。於義通乎。異物志云。擁劍狀如蟹。但一齧偏大爾。何遜詩云。躍魚如擁劍。是不分魚蟹也。漢書御史府中列柏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朝夕鳥。而文士往往誤作烏鳶用之。抱朴子說項曼都。詐稱得仙。自云仙人。以流霞一杯。與我飲之。輒不飢渴。而簡文詩云。霞流抱朴椀。亦猶郭象以惠施之辨。爲莊周言也。後漢書。囚司徒崔烈以銀鑄鑠。上音狼下音當。銀鑄。大鑠也。世閒多誤作金銀字。武烈太子。亦是數千卷學士。嘗作詩云。銀鑄三公腳。刀撞僕射頭。爲俗所誤。

文章地理。必須愜當。梁簡文雁門太守行。乃云鷩軍攻日逐。鷩駭蕩康居。大宛歸善馬。小月送降書。蕭子暉隴頭水云。天寒隴水急。散漫俱分瀉。北注徂黃龍。東流會白馬。此亦明珠之類。笑玉之瑕。宜慎之。

王籍入若耶溪詩云。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江南以爲文外斷絕。物無異議。簡文吟詠。不能忘之。孝元諷味。以爲不可復得。至懷舊志載於籍傳。范陽盧詢祖鄴下才俊。乃言此不成語。何事於能。魏收亦然。其論詩云。蕭蕭馬鳴。悠悠旆旌。毛傳曰。言不諠譁也。吾每歎此解有情致。籍詩生於此意爾。

蘭陵蕭愨。梁室上黃侯之子。工於篇什。嘗有秋詩云。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時人未之賞也。吾愛其蕭散。宛然在目。潁川荀仲舉。瑯琊諸葛漢。亦以爲爾。而盧思道之徒。雅所不愜。

何遜詩實爲清巧。多形似之言。揚都論者。恨其每病苦辛。饒貧寒氣。不及劉孝綽之雍容也。雖然。劉甚忌之。平生誦何詩。常云。蓬居響北闕。慳慳（呼麥反）不道車。又撰詩苑。止取何兩篇。時人譏其不廣。劉孝綽當時既有重名。無所與讓。唯服謝朓。常以謝詩置几案間。動靜輒誦。味。簡文愛陶淵明文。亦復如此。江南語曰。梁有三何。子明最多。三何者。遜及思澄子明也。子明信饒清巧。思澄遊廬山。每有佳篇。亦爲冠絕。

名實第十

名之與實。猶形之與影也。德藝周厚。則名必善焉。容色姝麗。則影必美焉。今不脩身。而求令名於世者。猶貌甚惡。而責妍影於鏡也。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竊名。忘名者。體道合德。享鬼神之福祐。非所以求名也。立名者。脩身慎行。懼榮觀之不顯。非所以讓名也。竊名者。厚貌深叢。干浮華之虛稱。非所以得名也。

人足所履。不過數寸。然而咫尺之途。必顛蹶於崖岸。拱把之梁。每沈溺於川谷者。何哉。爲其傍無餘地故也。君子之立己。抑亦如之。至誠之言。人未能信。至潔之行。物或致疑。皆由言行聲名。無餘地也。吾每爲人所毀。常以此自責。若能開方軌之路。廣造舟之航。則仲由之證鼎（一本作言信）重於登壇之盟。趙熹之降城。賢於折衝之將矣。吾見世人。清名登而金貝入。信譽顯而然諾虧。不知後之矛戟。毀前之干櫓也。處子賤云。誠於此者。形於彼。人之虛實。真僞在乎心。無不見乎迹。但察之未熟。爾一爲察之。所鑿巧僞。不如拙誠。承之以羞大矣。伯石讓卿。王莽辭政。當於爾時。自以巧密。後人書之。雷傳萬代。可爲骨寒毛豎也。近有大貴。以孝著聲。前後居喪。哀毀踰制。亦足以高於人矣。而嘗於苦塊之中。以巴豆塗臉。遂使成瘡。表哭泣之過。左右童豎。不能掩之。益使外人謂其居處飲食。皆爲不信。以一僞喪百誠者。乃貪名不已故也。有一士族。讀書不過二三百卷。天才鈍拙。而家世殷厚。雅自矜持。多以酒曠珍玩。交諸名士。甘其餌者。遞共吹噓。朝廷以爲文華。亦常出境。聘東萊王韓晉明。篤好文學。疑彼製作。多非機杼。遂設讎言。面相討試。爾竟日歡諧。辭人滿席。屬音賦韻。命筆爲詩。彼造次卽成。了非向韻。衆客各自

沈吟。遂無覺者。韓退歎曰。果如所量。韓又嘗問曰。玉珽杼上終葵首。當作何形。乃答云。珽頭曲圓。勢如葵葉爾。韓既有學。忍笑爲吾說之。

治點子弟文章。以爲聲價。大弊事也。一則不可常繼。終露其情。二則學者有憑。益不精勵。鄴下有一少年。出爲襄國令。頗自勉篤。公事經懷。每加撫卹。以求聲譽。凡遣兵役。握手送離。或齋梨棗餅餌。人人贈別。云上命相煩。情所不忍。道路飢渴。以此見思。民庶稱之。不容於口。及遷爲泗州別駕。此費日廣。不可常周。一有僞情。觸塗難繼。功績遂損敗矣。

或問曰。夫神滅形消。遺聲餘價。亦猶蟬殼蛇皮。默遠(音航)鳥迹。爾何預於死者。而聖人以爲名教乎。對曰。勸也。勸其立名。則獲其實。且勸一伯夷。而千萬人立清風矣。勸一季札。而千萬人立仁風矣。勸一柳下惠。而千萬人立貞風矣。勸一史魚。而千萬人立直風矣。故聖人欲其魚鱗鳳翼。雜沓參差。不絕於世。豈不宏哉。四海悠悠。皆慕名者。蓋因其情。而致其善爾。抑又論之。祖考之嘉名美譽。亦子孫之冕服墻宇也。自古及今。獲其庇蔭者亦衆矣。夫脩善立名者。亦猶築室樹果。生則獲其利。死則遺其澤。世之汲汲者。不達此意。若其與魂爽俱昇。松柏偕茂者。惑矣哉。

涉務第十一

士君子之處世。貴能有益於物爾。不徒高談虛論。左琴右書。以費人君祿位也。國之用材。大較不過六事。一則朝廷之臣。取其鑒達治體。經綸博雅。二則文史之臣。取其著述憲章。不忘前古。三則軍旅之臣。取其斷決有謀。強幹習事。四則蕃屏之臣。取其明練風俗。清白愛民。五則使命之臣。取其識變從宜。不辱君命。六則興造之臣。取其程功節費。開悟有術。此則皆勤學守行者。所能辦也。人性有長短。豈責其美於大塗哉。但當皆曉指趣。能守一職。便無媿爾。

吾見世中文學之士。品藻古今。若指諸掌。及有試用。多無所堪。居承平之世。不知有喪亂之禍。處廊廟之下。不知有戰陣之急。保俸祿之資。不知有耕稼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勞役之勤。故難可以應世經務也。晉朝南渡。

優借士族。故江南冠帶有才幹者。擢爲令僕已下。尙書郎中書舍人已上。典掌機要。其餘文義之士。多迂誕浮華。不涉世務。纖微過失。又惜行捶楚。所以處於清高。蓋護其短也。至於臺閣令史。主書監帥諸王籤省。竝曉習吏用。濟辦時須。縱有小人。之態。皆可鞭杖肅督。故多見委使。蓋用其長也。人每不自量。舉世怨梁武帝父子。愛小人而疏士大夫。此亦眼不能見其睫爾。

梁世士大夫。皆尙褻衣博帶。大冠高履。出則車輿。入則扶持。郊郭之內。無乘馬者。周宏正爲宣城王所愛。給一果下馬。常服御之。舉朝以爲放達。至乃尙馬郎乘馬。則糾劾之。及侯景之亂。膚脆骨柔。不堪行步。體羸氣弱。不耐寒暑。坐死倉猝者。往往而然。建康令王復。性既儒雅。未嘗乘騎。見馬嘶歎。陸梁莫不震懾。乃謂人曰。正是虎。何故名爲馬乎。其風俗至此。（一本無自建康令王復已下一段。）

古人欲知稼穡之艱難。斯蓋貴穀務本之道也。夫食爲民天。民非食不生矣。三日不粒。父子不能相存。耕種之。秣鋤之。刈穫之。載積之。打拂之。簸揚之。凡幾涉手而入倉廩。安可輕農事而貴末業哉。江南朝士。因晉中興南渡。江卒爲羈旅。至今八九世。未有力田。悉資俸祿而食爾。假令有者。皆信僮僕爲之。未嘗目觀起一墾土。耘一株苗。不知幾月當下。幾月當收。安識世閒餘務乎。故治官則不了。營家則不辦。皆優閒之過也。

世有癡人。不識仁義。不知富貴。竝由天命。爲子娶婦。恨其生資不足。倚作舅姑之大。蛇虺其性。惡口加誣。不識忌諱。罵辱婦之父母。卻成教婦不孝。己身不顧他恨。但憐己之子女。不愛其婦。如此之人。陰紀其過。鬼奪其算。不得與爲鄰。何況交結乎。避之哉。避之哉。（此段一本見此篇。一本見歸心篇後。）

省事第十一

銘金人云。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至哉斯戒也。能走者奪其翼。善飛者減其指。有角者無上齒。豐後者無前足。蓋天道不使物有兼焉也。古人云。多爲少善。不如熟一。鼯鼠五能。不成伎術。近世有兩人。朗悟士也。性多營綜。略無成名。經不足以待問。史不足以討論。文章無可傳於集錄。書迹未堪以畱愛翫。卜筮射六得三。醫藥治十差五。音樂在數十人下。弓矢在千百人中。天文畫繪。碁博。鮮卑語。胡書。煎胡桃油。鍊錫爲銀。如此之類。略

得梗槩皆不通熟。惜乎以彼神明。若省其異端。當精妙也。

上書陳事。起自戰國。逮於兩漢。風流彌廣。原其體度。攻人主之長短。諫諍之徒也。訐羣臣之得失。訟訴之類也。陳國家之利害。對策之伍也。帶私情之與奪。遊說之儔也。總此四塗。賈誠以求位。鬻言以干祿。或無絲毫之益。而有不省之困。幸而感悟人主。爲時所納。初獲不貲之賞。終陷不測之誅。則嚴助朱買臣。吾丘壽王。主父偃之類甚衆。良史所書。蓋取其狂狷一介。論政得失爾。非士君子守法度者所爲也。今世所覩。懷瑾瑜而握蘭桂者。悉恥爲之。守門謁闕。獻書言計。率多空薄。高自矜夸。無經略之大體。咸批糠之微事。十條之中。一不足採。縱合時務。已漏先覺。非謂不知。但患知而不行爾。或被發姦私。面相酬證。事途迴冗。翻懼憊尤。人主外護聲教。脫加含養。此乃僥倖之徒。不足與比肩也。

諫諍之徒。以正人君之失爾。必在得言之地。當盡匡贊之規。不容苟免偷安。垂頭塞耳。至於就養有方。思不出位。干非其任。斯則罪人。故表記云。事君遠而諫則諂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論語曰。未信而諫。人以爲謗已也。

君子當守道崇德。蓄價待時。爵祿不登。信由天命。須求趨競。不顧羞慙。比較材能。斟量功伐。厲色揚聲。東怨西怒。或有劫持宰相。瑕疵而獲酬謝。或有誼聒時人。視聽求見發遣。以此得官。謂爲才力。何異盜食致飽。竊衣取溫哉。世見躁競得官者。便爲弗索何獲。不知時運之來。不然亦至也。見靜退未遇者。便爲弗爲胡成。不知風雲不與。徒求無益也。凡不求而自得。求而不得者。焉可勝算乎。

齊之季世。多以財貨。託附外家。誼動女謁。拜守宰者。印組光華。車騎輝赫。榮兼九族。取貴一時。而爲執政所患。隨而伺察。既以利得。必以利治。微染風塵。便乖肅正。坑阱殊深。瘡痛未復。縱得免死。莫不破家。然後噬臍。亦復何及。吾自南及北。未嘗一言與時人論身分也。不能通達。亦無尤焉。

王子晉云。佐襄得嘗。佐鬪得傷。此言爲善則預。爲惡則去。不欲黨人非義之事也。凡損於物。皆無與焉。然而窮焉入懷。仁人所憫。沉死士歸我。當弃之乎。伍員之託漁舟。季布之入廣柳。孔融之藏張儉。孫嵩之匿趙岐。前代之所貴。而吾之所行也。以此得罪。甘心瞑目。至如郭解之代人報讎。灌夫之橫怒求地。游俠之徒。非君子之所爲也。如有逆亂之行。得罪於君親者。亦不足卹焉。親友之迫危難也。家財已力。當無所吝。若橫生圖計。無理請謁。非吾

教也。墨翟之徒。世謂熱腹。楊朱之侶。世謂冷腸。腸不可冷。腹不可熱。當以仁義爲節文爾。

前在脩文令曹。有山東學士。與關中太史競歷。凡十餘人。紛紜累歲。內史牒付議官平之。吾執論曰。大抵諸儒所爭。四分并減分兩家爾。歷象之要。可以晷景測之。今驗其分至薄蝕。則四分疏而減。分密疏者。則稱政令有寬猛。運行致盈縮。非算之失也。密者。則云日月有遲速。以術求之。預知其度無災祥也。用疏則藏姦而不信。用密則任數而違經。且議官所知。不能精於訟者。以淺裁深。安有官服。既非格令所司。幸勿當也。舉曹貴賤。咸以爲然。有一禮官。恥爲此讓。苦欲留連。強加考覈。機杼既薄。無以測量。還復探訪訟人。窺望長短。朝夕聚議。寒暑煩勞。背春涉冬。竟無予奪。怨誚滋生。赦然而退。終爲內史所迫。此好名之辱也。(一本此好名好事之爲也。)

止足第十二

禮云。欲不可縱。志不可滿。宇宙可臻其極。情性不知其窮。唯在少欲知足。爲立涯限爾。先祖靖侯。戒子姪曰。汝家書生門戶。世無富貴。自今仕宦。不可過二千石。婚姻勿貪勢家。吾終身服膺。以爲名言也。

天地鬼神之道。皆惡滿盈。謙虛沖損。可以免害。人生衣趣。以覆寒露。食趣。以塞飢乏爾。形骸之內。尙不得奢靡。己身之外。而欲窮驕泰耶。周穆王秦始皇漢武帝。富有四海。貴爲天子。不知紀極。猶自敗累。況士庶乎。常以爲二十家口。奴婢盛多。不可出二十人。良田十頃。堂室纔蔽風雨。車馬僅代杖策。蓄財數萬。以擬吉凶急速。不啻此者。皆以義散之。不至此者。勿非道求之。

仕宦稱泰。不過處在中品。前望五十人。後顧五十人。足以免恥辱。無傾危也。高此者。便當罷謝。偃仰私庭。吾近爲黃門郎。已可收退。當時羈旅。懼懼。思爲此計。僅未暇爾。自喪亂已來。見因託風雲。徵倖富貴。且執機權。夜填坑谷。朔歡卓鄭。晦泣顏原者。非十人五人也。慎之哉。慎之哉。

誠兵第十四

顏氏之先。本平鄒魯。或分入齊。世以儒雅爲業。徧在書記。仲尼門徒。升堂者七十有二。顏氏居八人焉。秦漢魏

晉下逮齊梁。未有用兵以取達者。春秋之世。顏高顏鳴。顏息顏羽之徒。皆一鬪夫爾。齊有顏涿聚。趙有顏耳。（或作聚）漢未有顏良。宋有顏延之。竝處將軍之任。竟以顛覆。漢郎顏驕。自稱好武。更無事迹。顏忠以黨楚王受誅。顏俊以據武威見殺。得姓已來。無清操者。唯此二人。皆罹禍敗。頃世亂離。衣冠之士。雖無身手。或聚徒衆。違棄素業。徵倖戰功。吾既羸薄。仰惟前代。故衷心於此。子孫誌之。孔子力翹門關。不以力聞。此聖證也。吾見今世士大夫。纔有氣幹。便倚賴之。不能被甲執兵。以衛社稷。但微行險服。逞弄拳擊。大則陷危亡。小則貽恥辱。遂無免者。國之興亡。兵之勝敗。博學所至。幸討論之。入帷幄之中。參廟堂之上。不能爲主畫規。以謀社稷。君子所恥也。然而每見文士。頗讀兵書。微有經略。若居承平之世。睥睨宮闈。幸災樂禍。皆爲逆亂。註誤善良。如在兵革之時。（太上御名）扇反覆縱橫說誘。不識存亡。強相扶戴。此皆陷身滅族之本也。誠之哉。誠之哉。習五兵便騎乘正。可稱武夫爾。今世士大夫。但不讀書。卽自稱武夫兒。乃飯囊酒甌也。

養生第十五

神仙之事。未可全誣。但性命在天。或難鍾值。人生居世。觸途牽繫。幼少之日。既有供養之勤。成立之年。便增妻孥之累。衣食資須。公私驅役。而望遁跡山林。超然塵滓。千萬不遇一爾。加以金玉之費。罈器所須。益非貧士所辦。學若牛毛。成如麟角。華山之下。白骨如莽。何有可遂之理。考之內教。縱使得仙。終當有死。不能出世。不願汝曹專精於此。若其愛養生明。調護氣息。慎節起居。均適暄寒。禁忌食飲。將餌藥物。遂其所稟。不爲夭折者。吾無聞然。諸藥餌法。不廢世務也。庾肩吾常服槐實。年七十餘。目看細字。鬢髮猶黑。鄰中朝士。有單服杏仁枸杞黃精朮煎。（一本有車前字）者得。益者甚多。不能一一說爾。（一本無此六字）吾嘗患齒。搖動欲落。飲食熱冷。皆苦疼痛。見抱朴子牢齒之法。早朝建齒。三百下爲良。行之數日。卽便平愈。今恒持之。此輩小術。無損於事。亦可脩也。凡諸餌藥。陶隱居太清方中。總錄甚備。但須精密。不可輕脫。近有王愛州。在鄰學服松脂。不得節度。腸塞而死。爲藥所誤者甚多。

夫養生者。先須慮禍。全身保性。有此生然後養之。勿徒養其無生也。單豹養於內而喪外。張毅養於外而喪內。

前賢所戒也。嵇康著養生之論。而以傲物受刑。石崇冀服餌之徵。一本作延年。而以貪瀦取禍。往世之所迷也。

夫生不可不惜。不可苟惜。涉險畏之途。干禍難之事。貪欲以傷身。讒慝而致死。此君子之所惜哉。行誠孝而見賊。履仁義而得罪。喪身以全家。泯軀而濟國。君子不咎也。自亂離已來。吾見名臣賢士。臨難求生。終爲不救。徒取窘辱。令人憤懣。侯景之亂。王公將相。多被戮辱。妃主姬妾。略無全者。唯吳郡太守張暉。建義不捷。爲賊所害。辭色不撓。及鄱陽王世子謝夫人。登屋詬怒。見射而斃。夫人謝遵女也。何賢智操行。若此之難。婢妾引決。若此之易。悲夫。

歸心第十六

三世之事。信而有徵。家世業此。勿輕慢也。其閒妙旨。具諸經論。不復於此。少能讚述。但懼汝曹。猶未牢固。略勸誘爾。原夫四塵五廢。剖析形有。六舟三駕。運載羣生。萬行歸空。千門入善。辯才智惠。豈徒七經百氏之博哉。明非堯舜周孔所及也。內外兩教。本爲一體。漸極爲異。深淺不同。內典初門。設五種禁。外典仁義禮智信。皆與之符。仁者。不殺之禁也。義者。不盜之禁也。禮者。不邪之禁也。智者。不淫之禁也。信者。不妄之禁也。至如收旂軍旅。燕享刑罰。固民之性。不可卒除。就爲之節。使不淫濫爾。歸周孔而背釋宗。何其迷也。俗之謗者。大抵有五。其一以世界外事。及神化無方。爲造誕也。其二以吉凶禍福。或未報應。爲欺誑也。其三以僧尼行業。多不精純。爲姦慝也。其四以糜費金寶。減耗課役。爲損國也。其五以縱有因緣。如報善惡。安能辛苦。今日之甲。利後世之乙乎。爲異人也。今並釋之于下云。

釋一曰。夫遙大之物。寧可度量。今人所知。莫著天地。天爲積氣。地爲積塊。日爲陽精。月爲陰精。星爲萬物之精。儒家所安也。星有墜落。乃爲石矣。精若是石。不得有光。性又質重。何所繫屬。一星之徑。大者百里。一宿首尾。相去數萬。百里之物。數萬相連。闊狹從斜。常不盈縮。又星與日月。形色同爾。但以大小。爲其等差。然而日月。又當石也。石旣牢密。烏兔焉容。石在氣中。豈能獨運。日月星辰。若皆是氣。氣體輕浮。當與天合。往來環轉。不得錯遼。其閒遲

疾。理宜一等。何故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各有度數。移動不均。寧當氣墜。忽變爲石。地既滓濁。法應沈厚。鑿土得泉。乃淨水上。積水之下。復有何物。江河百谷。從何處生。東流到海。何爲不溢。歸塘尾閘。謀何所到。沃焦之石。何氣所然。潮汐去還。誰所節度。天漢懸指。那不散落。水性就下。何故上騰。天地初開。便有星宿。九州未劃。列國未分。窮疆區野。若爲躪次。封建已來。誰所制割。國有增減。星無進退。災祥禍福。就中不差。乾象之大。列星之數。何爲分野。止繫中國。昂爲旄頭。匈奴之次。西胡東越。彫題交趾。獨弃之乎。以此而求。迄無了者。豈得以人事尋常。抑必宇宙外也。凡人之信。唯耳與目。耳目之外。咸致疑焉。儒家說天。自有數義。或渾或蓋。乍宣乍安。斗極所周。管維所屬。若所親見。不容不同。若所測量。寧足依據。何故信凡人之臆說。迷大聖之妙旨。而欲必無恆沙世界。微塵數劫也。而鄒衍亦有九州之談。山中人不信有魚大如木。海上人不信有木大如魚。漢武不信菘膠。魏文不信火布。胡人見錦。不信有蟲食樹吐絲所成。昔在江南。不信有千人氈帳。及來河北。不信有二萬斛船。皆實驗也。世有祝師及諸幻術。猶能履火蹈刃。種瓜移井。倏忽之間。十變五化。人力所爲。尙能如此。何況神通感應。不可思量。千里寶幢。百由旬座。化成淨土。踊出妙塔乎。

釋二曰。夫信謗之徵。有如影響。耳聞眼見。其事已多。或乃精誠不深。業緣未感。時儻差闕。終當獲報爾。善惡之行。禍福所歸。九流百氏。皆同此論。豈獨釋典爲虛妄乎。項橐顏回之短折。原憲伯夷之凍餒。盜跖莊躄之福壽。齊景桓魋之富強。若引之先業。冀以後生。更爲通爾。如以行善而偶鍾禍報。爲惡而儻值福徵。便生怨尤。卽爲欺詭。則亦堯舜之云虛。周孔之不實也。又欲安所依信而立身乎。

釋三曰。開闢已來。不善人多而善人少。何由悉責其精潔乎。見有名僧高行。弃而不說。若覩凡僧流俗。便生非毀。且學者之不勤。豈教者之爲過。俗僧之學經律。何異士人之學詩禮。以詩禮之教。格朝廷之人。略無全行者。以經律之禁。格出家之輩。而獨責無犯哉。且闕行之臣。猶求祿位。毀禁之侶。何慙供養乎。其於戒行。自當有犯。一披法服。已墮僧數。歲中所計。齋講誦持。比諸白衣。猶不啻山海也。

釋四曰。內教多途。出家自是其一法爾。若能誠孝在心。仁惠爲本。須達流水。不必剃落鬚髮。豈令罄井田而起塔廟。窮編戶以爲僧尼也。皆由爲政。不能節之。遂使非法之寺。妨民稼穡。無業之僧。失國賦算。非大覺之本旨也。

仰又論之。求道者身計也。惜費者國謀也。身計國謀不可兩遂。誠臣徇主而奔親。孝子安家而忘國。各有行也。儒有不屈王侯。高尚其事。隱有讓王辭相。避世山林。安可計其賦役以爲罪人。若能偕化黔首。悉入道場。如妙樂之世。穰估之國。則有自然稻米。無盡寶藏。安求田蠶之利乎。

釋五曰。形體雖死。精神猶存。人生在世。望於後身。似不相屬。及其歿後。所與前身。猶老少朝夕爾。世有神魂。示現夢想。或降僮妾。或感妻孥。求索飲食。徵須福祐。亦爲不少矣。今人貧賤疾苦。莫不怨尤前世不脩功業。以此而論。安可不爲之作地乎。夫有子孫。自是天地閒一蒼生爾。何預身事。而乃愛護遺其基址。況於己之神爽。頓欲棄之哉。凡夫蒙蔽。不見未來。故言彼生。與今非一體爾。若有天眼。鑒其念念隨滅。生生不斷。豈可不怖畏耶。又君子處世。貴能克己復禮。濟時益物。治家者欲一家之慶。治國者欲一國之良。僕妾臣民。與身竟何親也。而爲勤苦脩德乎。亦是堯舜周孔。虛失愉樂爾。一人脩道。濟度幾許蒼生。免脫幾身罪累。幸熟思之。汝曹若觀俗計。樹立門戶。不棄妻子。未能出家。但當兼脩戒行。畱心誦讀。以爲來世津梁。人身難得。勿虛過也。儒家君子。尙離庖廚。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高柴折像。未知內教。皆能不殺。此乃仁者自然用心。含生之徒。莫不愛命。去殺之事。必勉行之。好殺之人。臨死報驗。子孫殃禍。其數甚多。不能悉錄爾。且示數條於末。梁世有人。常以雞卵白和沐。云使髮光。每沐輒破二三十枚。臨死髮中。但聞啾啾數千雞雜聲。江陵劉氏。以賣鱸羹爲業。後生一兒。頭俱是鱸。自脛已下。方爲人爾。王克爲永嘉郡守。有人餉羊。集賓欲讖。而羊繩解。來投一客。先跪兩拜。便入衣中。此客竟不言之。固無救請。須臾宰羊爲炙。先行至客。一嚮入口。便下皮內。周行徧體。痛楚號叫。方復說之。遂作羊鳴而死。梁孝元在江州時。有人爲望蔡縣令。經劉敬躬亂。縣廡被焚。寄寺而住。民將牛酒。作禮縣令。以牛繫剎柱。屏除形像。鋪設牀坐。於堂上接賓。未殺之頃。牛解徑來。至階而拜。縣令大笑。命左右宰之。飲噉醉飽。便臥簷下。投醒而覺。體痒爬搔隱疹。因爾成癩。十許年死。楊思達爲西陽郡守。值侯景亂。時復早儉。飢民盜田中麥。思達遣一部曲守視。所得盜者。輒截手擊。凡戮十餘人。部曲後生一男。自然無手。齊有一奉朝請。家甚豪侈。非手殺牛。噉之不美。年三十許。病篤。大見牛來。舉體如被刀刺。叫呼而終。江陵高偉。隨吾入齊。凡數年。向幽州淀中捕魚。後病每見羣魚。齧之而死。

書證第十七

詩云。參差荇菜。爾雅云。荇。接余也。字或爲蒼。先儒解釋。皆云水草。圖葉細莖。隨水淺深。今是水悉有之。黃花似蓴。江南俗亦呼爲猪蓴。或呼爲荇菜。劉芳具有注釋。而河北俗人。多不識之。博士皆以參差者是莧菜。呼人莧爲人荇。亦可笑之甚。

詩云。誰謂荼苦。禮云。苦菜秀。爾雅毛詩傳。竝以茶。苦菜也。案易統通卦驗元圖曰。苦菜。生於寒秋。更冬歷春。得夏乃成。今中原苦菜。則如此也。一名游冬。葉似苦苣而細。摘斷有白汁。花黃似菊。江南別有苦菜。葉似酸漿。其花或紫或白。子大如珠。熟時。或赤或黑。此菜可以釋勞。案郭璞注爾雅。此乃韮黃蔕也。今河北謂之龍葵。梁世講禮者。以此當苦菜。既無宿根。至春。子方生爾。亦大誤也。又高誘注呂氏春秋曰。榮而不實曰莢。苦菜當言莢。益知非龍葵也。

詩云。有杕之杜。江南本竝木傍施。大傳曰。杕。獨貌也。徐仙民音徒計反。說文曰。杕。樹貌也。在木部。韻集音次第之第。而河北本。皆爲夷狄之狄。讀亦如字。此大誤也。

詩云。駟駒牡馬。江南書皆作牝牡之牡。河北本悉爲放牧之牧。鄴下博士見難云。駟。頰既笑僖公。牧于駟野之事。何限驪騮乎。余答曰。案毛傳云。駟。駟良馬。腹幹肥張也。其下又云。諸侯六閑四種。有良馬。戎馬。田馬。騫馬。若作放牧之意。通於牝牡。則不容限在良馬。獨得駟駒之稱。良馬天子以駕玉輅。諸侯以充朝聘郊祀。必無驪也。周禮國人。職良馬匹一人。騫馬麗一人。圉人所養。亦非驪也。頰人舉其強駟者言之。於義爲得也。易云。良馬逐逐。左傳云。以其良馬二。亦精駟之稱。非通語也。今以詩傳良馬。通於牧驪。恐失毛生之意。且不見劉芳義證乎。

月令云。荔挺出。鄭元注云。荔挺馬薤也。說文云。荔似蒲而小。根可爲刷。廣雅云。馬薤荔也。通俗文亦云。馬薤。易統通卦驗元圖云。荔挺不出。則國多火災。蔡邕月令章句云。荔似挺。高誘注呂氏春秋云。荔草挺出也。然則月令注荔挺爲草名。誤矣。河北平澤率生之。江東頗有此物。人或種於階庭。但呼爲旱蒲。故不識馬薤。講禮者。乃以爲馬薤。馬薤堪食。亦名豚耳。俗曰馬齒。江陵嘗有一僧。面形上廣下狹。劉緩幼子民譽。年始數歲。俊晤善體物。見此

僧云。面似馬莧。其伯父縉。因呼爲蒟蒻法師。縉親講禮。名儒尙誤如此。詩云。將其來施施。毛傳云。施施。難進之意。鄭箋云。施施。舒行貌也。韓詩亦重爲施施。河北毛詩。皆云施施。江南舊本。悉單爲施。俗遂是之。恐爲少誤。

詩云。有滄萋萋。與雲祁祁。(詩與雨祁祁。注云。與雨如字。本作與雲非。)毛傳云。滄陰雲貌。萋萋雲行貌。祁祁徐貌也。箋云。古者陰陽和。風雨時。其來祁祁然。不暴疾也。案滄已是陰雲。何勞復云與雲祁祁耶。雲當爲雨。俗寫誤爾。班固靈臺詩云。三光宣精。五行布序。習習祥風。祁祁甘雨。此其證也。

禮云。定猶豫。決嫌疑。離騷曰。心猶豫而狐疑。先儒未有釋者。案尸子曰。五尺犬爲猶。說文云。隴西謂犬子爲猶。吾以爲人將犬行。犬好豫在人前。待人不得。又來迎候。如此往還。至於終日。斯乃豫之所以爲未定也。故稱猶豫。或以爾雅曰。猶如鹿。善登木。猶獸名也。既聞人聲。乃豫緣木。如此上下。故稱猶豫。狐之爲獸。又多猜疑。故聽河冰無流水聲。然後敢渡。今俗云狐疑虎卜。則其義也。

左傳曰。齊侯痲遂疔。說文云。痲二日一發之瘧。疔有熱瘧也。案齊侯之病。本是間日一發。漸加重乎。故爲諸侯憂也。今北方猶呼痲瘧音皆。而世閒傳本。多以痲爲疥。杜征南亦無解釋。徐仙民音介。俗儒就爲通云病疥。令人惡寒變而成疔。此臆說也。疥癬小疾。何足可論。寧有患疥轉作瘧乎。

尙書曰。惟景響。周禮云。土圭測景。景朝景夕。孟子曰。圖景失形。莊子云。罔兩問景。如此等字。皆當爲光景之景。凡陰景者。因光而生。故即爲景。淮南子呼爲景柱。廣雅云。晷柱挂景。並是也。至晉世葛洪。字苑傍始加夕。(音杉)音於景反。而世閒輒改治尙書周禮莊孟從葛洪字。甚爲失矣。

太公六韜。有天陳地陳人陳雲鳥之陳。論語曰。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左傳爲魚麗之陳。俗本多作阜傍。車乘之車。按諸陳隊。並作陳鄭之陳。夫行陣之義。取於陳列爾。此六書爲假借也。蒼雅及近世字書。皆無別字。唯王羲之小學章。獨阜傍作車。縱復俗行。不宜追改六韜論語左傳也。

詩云。黃鳥于飛。集於灌木。傳云。灌木叢木也。此乃爾雅之文。故李巡注曰。木叢生曰灌。爾雅末章又云。木族生爲灌族。亦叢聚也。所以江南詩古本。皆爲叢聚之叢。而古叢字似叢字。近世儒生。因改爲叢。解云。木之叢高長者。案衆家爾雅及解詩。無言此者。唯周續之毛詩注音爲徂會反。又音祖會反。劉昌宗詩注。音爲在公反。又徂會反。

皆爲穿鑿。失爾雅訓也。

也是語已及。助句之辭。文籍備有之矣。河北經傳。悉略此字。其聞字有不可得無者。至如伯也。執爿。於旅也。語回也。屢空。風風也。教也。及詩傳云。不戢戢也。不讎讎也。不多多也。如斯之類。儻創此文。頗成廢闕。詩言青青子衿。傳曰。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服。按古者斜領。下連於衿。故謂領爲衿。孫炎郭璞注爾雅。曹大家注列女傳。竝云。衿。交領也。鄰下詩本。既無也字。羣儒因謬說云。青衿青領。是衣兩處之名。皆以青爲飾用。釋青青二字。其失大矣。又有俗學。聞經傳中時須也字。輒以意加之。每不得所益。誠可笑。

易有蜀才注。江南學士。遂不知是何人。王儉四部目錄。不言姓名。題云王弼。後人謝旻夏侯該。一本該字下注云。五代和宮傳疑本。作該作詠。未定。竝讀數千卷書。皆疑是譙周。而李蜀書一名漢之書云。姓范名長。生自稱蜀才。南方以晉家渡江後。北閉傳記。皆名爲僞書。不貴省讀。故不見也。

禮王制云。羸股肱。鄭注云。謂捋衣出其臂脛。今書皆作撰甲之撰。國子博士蕭該云。撰當作捋。音宣撰。是穿著之名。非出臂之義。案字林蕭讀是徐爰音患。非也。

漢書。田疇賀上江南本。皆作宵字。沛國劉顯。博覽經籍。偏精班漢。梁代爲之。漢聖。顯子臻。不墜家業。讀班史。呼爲田疇。梁元帝嘗問之。答曰。此無義可求。但臣家舊本。以雌黃改宵爲疇。元帝無以難之。吾至江北。見本爲疇。

漢書王莽贊云。紫色繩聲。餘分閏位。蓋謂非元黃之色。不中律呂之音也。近有學士。名問甚高。遂云王莽非直爲轉虎視。而復紫色繩聲。亦爲誤矣。

簡策字竹下施束。七賜反。未代隸書。似杞宋之宋。亦有竹下。遂爲夾者。猶如刺史之傍。應爲束。今亦作夾。徐仙民春秋禮音。遂以筴爲正字。以策爲音。殊爲顛倒。史記又作悉字。誤而爲述作。妬字誤而爲妬。袞徐鄒皆以悉字音述。以妬字音妬。既爾。亦可以亥爲豕字音。以帝爲虎字音乎。

張揖云。慮。今伏義氏也。孟康漢書古文注亦云。慮。今伏。而皇甫謐云。伏義。或謂之宓義。按諸經史緯候。遂無宓義之號。慮字從宓。宓字從心。心字從宀。宀字從宀。下俱爲宀。未世傳寫。遂誤以慮爲宓。而帝王世紀。因誤更立名爾。何以驗之。孔子弟子慮子賤。爲單父宰。即慮義之後。俗字亦爲宓。或復加山。今兗州永昌郡城。舊單父地也。東門有

子賤碑。漢世所立。乃云濟南伏生。即子賤之後。是知慮之與伏。古來通字。誤以爲交。較可知矣。

太史公記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此是刪戰國策爾。按延篤戰國策音義曰。尸雞中之主從牛子。然則口當爲尸。後當爲從。俗寫誤也。

應劭風俗通云。太史公記高漸離。變名易姓。爲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客有擊筑。伎癢不能無出言。案伎癢者。懷其伎而腹癢也。是以潘岳射雉賦亦云。徒心煩而伎癢。今史記竝作俳佻。或作傍徨。不能無出言。是爲俗傳寫誤爾。

太史公論英布曰。禍之與。自愛姬生於妬媚。以至滅國。又漢書外戚傳亦云。成結寵妾妬媚之誅。此二媚竝當作媚。媚亦妬也。義見禮記三蒼。且五宗世家亦云。常山憲王后妬媚。王充論衡云。妬夫媚婦。生則忿怒鬪訟。益知媚是妬之別名。原英布之誅。爲意賁（音肥）赫爾。不得言媚。

史記始皇本紀。二十八年。丞相隗林。丞相王綰等。議於海上。諸本皆作山林之林。開皇二年五月。長安民掘得秦時鐵稱權。旁有銅塗。鐫銘二所。其一所曰。廿六年。皇帝盡屏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爲皇帝。乃詔丞相狀縮。灑度量。刪（音則）不靈。歎疑者。皆明靈之。凡四十字。其一所曰。元年。制詔丞相斯去疾。灑度量。盡始皇帝爲之。皆口刻辭焉。今襲號而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爲之者。不稱成功盛德。刻此詔左。使毋疑。凡五十八字。一字磨滅。見有五十七字。了了分明。其書兼爲古隸。余被救寫讀之。與內史令李德林對見。此稱權今在官庫。其丞相狀字。乃爲狀貌之狀。引旁作犬。則知俗作隗林非也。當爲隗狀爾。

漢書云。中外禔福。字當從示。禔安也。音匙匕之匙。義見蒼雅方言。河北學士。皆云如此。而江南書本。多誤從手。屬文者對耦。竝爲提挈之意。恐爲誤也。

或問漢書注。爲元后父名禁。改禁中爲省中。何故以省代禁。答曰。案周禮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鄭注云。糾猶割也。察也。（一本無猶割也三字。）李登云。省察也。張揖云。省今省管也。然則小井所領二反。竝得訓察其處。既有禁衛省察。故以省代禁。管古察字也。

漢明帝紀。爲四姓小侯立學。按桓帝加元服。又賜四姓。及梁鄧小侯帛。是知皆外戚也。明帝時。外戚有樊氏郭

氏陰氏馬氏爲四姓。謂之小侯者。或以年小獲封。故須立學爾。或以侍祠猥朝侯非列侯。故曰小侯。禮云。庶方小侯。則其義也。

後漢書云。鸚雀銜三鰓（音善）魚。多假借爲鱸。鮪之鱸。俗之學士。因謂之爲鱸魚。案魏武四時食制。鱸魚大如五斗。匱長一丈。郭璞注爾雅。鱸長二三丈。安有鸚雀能勝一者。況三平。鱸又純灰色。無文章也。鰓魚長者不過三尺。大者不過三指。黃地黑文。故都講云。地鰓。卿大夫服之象也。續漢書及搜神記。亦說此事。皆作鰓字。孫卿云。魚鰓。鰓鱸。及韓非說苑。皆曰鱸似蛇。蠶似蠅。竝作鱸字。假鱸爲鰓。其來久矣。

後漢書酷吏樊豐。爲天水郡守。涼州爲之歌曰。寧見乳虎穴。不入擘城寺。而江南書本。穴皆誤作六。學士因循。迷而不寤。夫虎豹穴居。時之較者。所以班超云。不探虎穴。安得虎子。寧當論其六七耶。

後漢書楊由傳云。風吹削肺。此是削札牘之柿爾。古者書誤則削之。故左傳云。削而投之是也。或卽謂札爲削。王褒僮約曰。書削代牘。蘇竟書云。昔以摩研編削之才。皆其證也。詩云。伐木澌澌。毛傳云。澌澌柿貌也。史家假借爲肝肺字。俗本因是悉作脯腊之脯。或爲反哺之哺字。學士因解云。削哺。是屏障之名。旣無證據。亦爲妄矣。此是風角占候爾。風角書曰。庶人風者。拂地揚塵。轉削若是。屏障何由可轉也。

三輔決錄云。前隊大夫范仲公。鹽豉蒜果共一筩。果當作魏顥之顥。北土通呼物一出。改爲一顥。蒜顥。是俗間常語爾。故陳思王鴛雀賦曰。頭如果蒜。目似孽椒。又道經云。合口誦經聲瓊瓊。眼中淚出珠子。其字雖異。其音與義頗同。江南但呼爲蒜符。不知謂爲顥。學士相承。讀爲裏結之裏。言鹽與蒜共一苞裏。內筩中爾。正史削繁音義。又音蒜顥爲苦戈反。皆失也。

有人訪吾曰。魏志蔣濟上書云。弊劫之民。是何字也。余應之曰。意爲劫耶。是餓倦之餓爾。（要用字苑云。餓音九僞反。字亦見廣蒼廣雅。及陳思王集。）張揖呂忱竝云。支傍作刀劍之刀。亦是刮字。不知蔣氏自造支傍作筋力之力。或借刮字。終當音九僞反。

晉中興書太山牟曼。常類縱任。俠飲酒。誕節兗州。號爲醕伯。此字皆無音訓。梁孝元帝嘗謂吾曰。由來不識。唯張簡憲見教。呼爲嚙羹之嚙。自爾。便繼承之。亦不知所出。簡憲是湘州刺史張讚諡也。江南號爲碩學。案法盛世

代殊近。當是耆耆相傳。俗閒又有鷓鴣（音杏）語。蓋無所不見。無所不容之意也。顧野王玉篇。誤爲黑傍杏。顧雖博物。猶出簡憲孝元之下。而二人皆云重邊。吾所見數本。竝無作黑者。重查是多饒積厚之意。從黑更無義旨。古樂府歌詞。先述三子。次及三婦。婦是對舅姑之稱。其末章云。丈人且安坐。調弦未遽央。古者子婦供事舅姑。旦夕在側。與兒女無異。故有此言。丈人亦長老之目。今世俗猶呼其祖考爲先亡丈人。又疑丈當爲大。北閒風俗。婦呼舅爲大人公。丈之與大。易爲誤爾。近代文士。頗作三婦詩。乃爲匹嫡竝耦己之羣妻之意。又加鄭衛之辭。大雅君子。何其謬乎。

古樂府歌百里奚詞曰。百里奚。五羊皮。憶別時。烹伏雌。吹展屨。今日富貴忘我爲。吹當作炊。炙之炊。案蔡邕月令章句曰。鍵關牡也。牡所以止扉也。或謂之剡移。然則當時貧困。并以門牡木作薪炊爾。聲類作屨屨。又或作屨。通俗文世閒題云。河南服虔字子慎。造。虔既是漢人。其敍乃引蘇林張揖。蘇張皆是魏人。且鄭元以前。全不解反語。通俗反音。甚會近俗。阮孝緒又云。李虔所造。河北此書。家藏一本。遂無作李虔者。晉中經簿及七志。竝無其目。竟不得知誰制。然其文義允愜。實是高才。殷仲堪常用字訓。亦引服虔俗說。今復無此書。未知卽是通俗文。爲當有異。近代或更有服虔乎。不能明也。

或問山海經夏禹及益所記。而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如此郡縣不少。以爲何也。答曰。史之闕文。爲日久矣。加復秦人滅學。董卓焚書。典籍錯亂。非止於此。譬猶本草神農所述。而有豫章朱崖趙國常山奉高真定臨淄焉邛等郡縣名。出諸藥物。爾雅周公所作。而云張仲孝友。仲尼脩春秋。而經書孔丘卒。世本左丘明所書。（此說出皇甫謐帝王世紀。）而有燕王喜漢高祖。汲冢瑣語。乃載秦望碑。蒼頡篇李斯所造。而云漢兼天下。海內并廩。豨黥韓覆。畔討滅殘。（一本滅歿。）列仙傳劉向所造。而贊云七十四人出佛經。列女傳亦向所造。其子歆又作頌。終於趙悼后。而傳有更始韓夫人。明德馬后及梁夫人嫵。皆由後人所屬。非本文也。

或問曰。東宮舊事。何以呼鷓鴣尾爲祠尾。答曰。張敞者吳人。不甚稽古。隨宜記注。逐鄉俗訛謬。造作書字爾。吳人呼祠祀爲鷓鴣。故以祠代鷓鴣字。呼紺爲禁。故以系旁作禁代紺字。呼盞爲竹簡反。故以木旁作展。以代盞字。呼鑊字爲霍字。故以金傍作霍代鑊字。又金傍作患爲鑿字。木傍作鬼爲魁字。火傍作庶爲炙字。既下作毛爲善字。金

花則金傍作華。窓扇則木傍作扇。諸如此類。專輒不少。

又問東宮舊事。六色屬纒。是何等物。當作何音。答曰。按說文云。蒼牛藻也。讀若威音隱。(疑是隈字)塢瑰反。即陸璣所謂聚藻葉如蓬者也。又郭璞注三蒼亦云。蘊藻之類也。細葉蓬茸生。然今水中有此物。一節長數寸。細茸如絲。圓繞可愛。長者二三十節。猶呼爲蒼。又寸斷五色絲。橫著線股閒。蠅之以象蒼草。用以飾物。即名爲蒼。於時當紺六色屬。作此蒼以飾緇帶。張敞因造系旁畏爾。宜作隈。

柏人城東北有一孤山。古書無載者。唯闕駟十三州志。以爲舜納于大麓。即謂此山。其上今猶有堯祠焉。世俗或呼爲宣務山。或呼爲虛無山。莫知所出。趙郡士族有李穆叔季節兄弟。李普濟亦爲學問。竝不能定鄉邑。此山爾嘗爲趙州佐。共太原王邵。讀柏人城西門內碑。碑是漢桓帝時。柏人縣民爲縣令徐整所立。銘云。土有囓務。王喬所仙。方知此囓務山也。囓字遂無所出。務字依諸字書。即旄丘之旄也。旄字字林一音亡付反。今依附俗名。當音權務爾。入鄴爲魏收說之。收大嘉歎。值其爲趙州莊嚴寺碑銘。因云權務之精。即用此也。

或問一夜何故五更。更何所訓。答曰。漢魏以來。謂爲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又云鼓一鼓二鼓三鼓四鼓五鼓。亦云一更二更三更四更五更。皆以五爲節。西都賦亦云。衛以嚴更之署。所以爾者。假令正月建寅斗柄。夕則指寅。曉則指午矣。自寅至午。凡歷五辰。冬夏之月。雖復長短參差。然辰閒遼闊。盈不至六。縮不至四。進退常在五者之閒。更歷也。經也。故曰五更爾。

爾雅云。朮山薊也。郭璞注云。今朮似薊而生山中。案朮葉其體似薊。近世文士。遂讀薊爲筋肉之筋。以耦地骨用之。恐失其義。

或問俗名傀儡。子爲郭禿。有故實乎。答曰。風俗通云。諸郭皆禿禿。當是前世有姓郭而病禿者。滑稽調戲。故後人爲其象呼爲郭禿。猶文康象庾亮爾。或問曰。何故名治獄參軍爲長流乎。答曰。帝王世紀云。帝少昊崩。其神降於長流之山。(此事本出山海經流作鹽)於祀主秋。(此說本於月令)按周禮秋官司寇主刑罰。長流之職。漢魏捕賊掾爾。晉宋以來。始爲參軍。上屬司寇。故取秋帝所居爲嘉名焉。

客有難主。入曰。今之經典。子皆謂非。說文所明。子皆云是。然則許慎勝孔子乎。主人拊掌大笑。應之曰。今之經

典皆孔子手迹耶。客曰。今之說文。皆許慎手迹乎。答曰。許慎檢以六文。貫以部分。使不得誤。誤則覺之。孔子存其義而不論其文也。先儒尙得攷文從意。何況書寫流傳耶。必如左傳。止戈爲武。反正爲乏。皿蟲爲蠱。亥有二督六身之類。後人自不得輒攷也。安敢以說文校其是非哉。且余亦不專以說文爲是也。其有援引經傳。與今乖者。未之敢從。又相如封禪書曰。導一莖六穗於庖犧。雙貉共坻之獸。此導訓擇。光武詔云。非徒有豫養。導擇之勞是也。而說文云。導是禾名。引封禪書爲證無妨。自當有禾名。導非相如所用也。禾一莖六穗於庖。豈成文乎。縱使相如天才鄙拙。強爲此語。則下句當云。麟雙貉共抵之獸。不得云犧也。吾嘗笑許純儒。不達文章之體。如此之流。不足憑信。大抵服其爲書。隱括有條例。剖析窮根源。鄭元注書。往往引其爲證。若不信其說。則冥冥不知一點一畫。有何意焉。世閒小學者。不通古今。必依小篆。是正書記。凡爾雅三蒼說文。豈能悉得蒼頡本指哉。亦是隨代損益。互有同異。西晉已往。字書何可全非。但令體例成就。不爲專輒爾。考校是非。特須消息。至如仲尼居三字之中。兩字非體。三蒼尼旁益。說文居下施几。如此之類。何由可從。古無二字。又多假借。以中爲仲。以說爲悅。以召爲邵。以閒爲閑。如此之徒。亦不勞攷。自有訛謬。過成鄙俗。亂旁爲舌。揖下無耳。鼃鼃從龜。奮奮從奮。(胡官反)席中加帶。惡上安西。鼓外設皮。鑿頭生毀。離則配禹。壑乃施駘。巫混經旁。臯分澤片。獺化爲獺。(音曷。獸名。出山海經。)寵變成寵。(寵音郎動反。孔也。故從穴。)業左益土。靈底著器。率字自有律音。強攷爲別。單字自有善音。輒析成異。如此之類。不可不治。吾昔初看說文。蚩薄世字從正。則懼人不識。隨俗則意嫌其非。略是不得下筆也。所見漸廣。更知通變。救前之執。將欲半焉。若文章著述。猶擇微相影。響者行之。官曹文書。世閒尺牘。幸不違俗也。案彌互字從二閒舟。詩云。互之秬秠是也。今之隸書。轉舟爲日。而何法盛中興書。乃以舟在二閒爲舟。航字謬也。春秋說以人十四心爲德。詩說以二在天下爲酉。漢書以貨泉爲白水真人。新論以金昆爲銀國志。以天上有口爲吳。晉書以黃頭小人爲恭。宋書以召刀爲劭。參同契以人負告爲造。如此之例。蓋數術謬語。假借依附。雜以戲笑爾。如猶轉貢字爲項。以叱爲匕。安可用此。定文字音讀乎。潘陸諸子。離合詩賦。拭卜破字經。及鮑昭謎字。皆取會流俗。不足形聲論也。

河閒邢芳語吾云。賈誼傳云。日中必昃。注。昃暴也。曾見人解云。此是暴疾之意。正言日中不須臾。卒然便昃爾。

此釋爲當乎。吾謂邢曰。此語本出太公六韜。案字書。古者曩矚字。與曩疾字相似。唯下少異。後人專輒加傍日爾。言日中時必須暴曬。不爾者。失其時也。晉灼已有詳釋。芳笑服而退。

音辭第十八

夫九州之人。言語不同。生民已來。固常然矣。自春秋標齊言之傳。難騷目楚詞之經。此蓋其較明之初也。後有揚雄著方言。其言大備。然皆考名物之同異。不顯聲讀之是非。逮鄭元注六經。高誘解呂覽淮南。許慎造說文。劉熹製釋名。始有譬況假借。以證音字爾。而古語與今殊別。其閒輕重清濁。猶未可曉。加以內言外言。急言徐言。讀若之類。益使人疑。孫叔言創爾雅音義。是漢末人。猶知反語。至於魏世。此事大行。高貴鄉公不解反語。以爲怪異。自茲厥後。音韻鋒出。各有土風。遞相非笑。指馬之諭。未知孰是。共以帝王都邑。參校方俗。考覈古今。爲之折衷。推而量之。獨金陵與洛下爾。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舉而切詣。失在浮淺。其辭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沈濁而鈍鈍。得其質直。其辭多古語。然冠冕君子。南方爲優。閭里小人。北方爲愈。易服而與之談。南方士庶。數言可辯。隔垣而聽其語。北方朝野。終日難分。而南染吳越。北雜夷虜。皆有深弊。不可具論。其謬失輕微者。則南人以錢爲涎。以石爲射。以賤爲羨。以是爲舐。北人以庶爲戍。以如爲儒。以紫爲姊。以洽爲狎。如此之例。兩失甚多。至鄴已來。唯見崔子約崔瞻叔姪。李祖仁李蔚兄弟。頗事言詞。少爲切正。李季節著音韻決疑。時有錯失。陽休之造切韻。殊爲疎野。吾家子女。雖在孩稚。便漸督正之。一言訛替。以爲己罪矣。云爲品物。未考書記者。不敢輒名。汝曹所知也。古今言語。時俗不同。著述之人。楚夏各異。蒼頡訓詁。反婢爲搗賣。反娃爲於乖。戰國策音劓爲免。穆天子傳音諫爲閒。說文音夏爲棘。讀血爲猛。字林音看爲口甘反。音伸爲辛。韻集以成仍宏登。合成兩韻。爲奇益石。分作四章。李登聲類。以系音羿。劉昌宗周官音。讀乘若承。此例甚廣。必須考校。前世反語。又多不切。徐仙民毛詩音。反驟爲在。左傳音切椽爲徒緣。不可依信。亦爲衆矣。今之學士。語亦不正。古獨何人。必應隨其訛僻乎。通俗文曰。入室求日。搜反爲兄侯。然則兄當音所榮反。今北俗通行此音。亦古語之不可用者。璵璠魯之寶玉。當音餘煩。江南皆音藩屏之藩。岐山當音爲奇。江南皆呼爲神祇之祇。江陵陷沒。此音破於關中。不知二者。何所承案。以吾淺學。未之

前聞也。北人之音。多以舉莒爲短。唯李季節云。齊桓公與管仲於臺上謀伐莒。東郭牙望見桓公口開而不閉。故知所言者莒也。然則莒短必不同呼。此爲知音矣。夫物體自有精麤。精麤謂之好惡。人心有所去取。去取謂之好惡。（上呼號。下爲故反。）此音見於葛洪徐邈。而河北學士。讀尙書云。好（呼號反。）生惡（於各反。）殺。是爲一論物體。一就人情。殊不通矣。甫者。男子之美稱。古書多假借爲父字。北人遂無一人呼爲甫者。亦所未喻。唯管仲范增之號。須依字讀爾。（管仲號仲父。范增號亞父。）案諸字書。焉者。鳥各。或云語詞。皆音於愆反。自葛洪要用字苑。分焉字音訓。若訓何訓安。當音於愆反。於焉迨迨。於焉嘉客。焉用侯。焉得仁之類是也。若送句及助詞。當音矣。愆反。故稱龍焉。故稱血焉。有民人焉。有社稷焉。託始焉爾。晉鄭焉依之類是也。江南至今行此分別。昭然易曉。而河北混同一音。雖依古讀。不可行於今也。邪（音耶）者。未定之詞。左傳曰。不知天之棄魯邪。抑魯君有罪於鬼神邪。莊子云。天邪地邪。漢書云。是邪非邪之類是也。而北人即呼爲也字。亦爲誤矣。難者曰。擊辭云。乾坤易之門戶邪。此又爲未定辭乎。答曰。何爲不爾。上先標問。下方列德以折之爾。江南學士。讀左傳口相傳述。自爲凡例。軍自敗曰敗。打破人軍曰敗。（補敗反。）諸記傳未見補敗反。徐仙民讀左傳。唯一處有此音。又不言自敗敗人之別。此爲穿鑿爾。古人云。膏梁難整。以其爲驕奢自足。不能剋勵也。吾見王侯外戚。語多不正。亦由內染賤保傅。外無良師友故爾。梁世有一侯。嘗對元帝飲。謔自陳癡鈍。乃成廳段。元帝答之云。廳異涼風。段非干木。謂郢州爲永州。元帝啓報簡文。簡文云。庚辰吳入。遂成司隸。如此之類。舉口皆然。元帝手教諸子侍讀。以此爲誠。河北切攻字爲古琮。與工公功三字不同。殊爲僻也。比世有人名選。自稱爲織。名現。自稱爲袞。名洸。自稱爲汪。名勳。（音藥。）自稱爲編。（音樓。）非唯音韻舛錯。亦使其兒孫避諱紛紜矣。

雜藝第十九

真草書迹。微須匿意。江南諺云。尺牘書疏。千里面目也。承晉宋餘俗。相與事之。故無頓狼狽者。吾幼承門業。加性愛重。所見法書亦多。而翫習功夫頗至。遂不能佳者。良由無分故也。然而此藝。不須過精。夫功者勞。而智者憂。常爲人所役使。更覺爲累。韋仲將遺戒。深有以也。王逸少風流才士。蕭散名人。舉世惟知其書。翻以能自蔽也。蕭

子雲每歎曰。吾著齊書。勒成一典。文章宏義。自謂可觀。唯以筆迹得名。亦異事也。王褒地胄清華。才學優敏。後雖入關。亦被禮遇。猶以書工。崎嶇碑碣之間。辛苦筆硯之役。嘗悔恨曰。假使吾不知書。可不至今日邪。以此觀之。慎勿以書自命。雖然。廝猥之人。以能書拔擢者多矣。故道不同。不相爲謀也。梁武祕閣散逸以來。吾見二王真草多矣。家中嘗得十卷。方知陶隱居阮交州蕭祭酒諸書。莫不得彘之之逸體。故是書之淵源。蕭晚節所變。乃是右軍年少時法也。晉宋以來。多能書者。故其時俗。遞相染尚。所有部帙。楷正可觀。不無俗字。非爲大損。至梁天監之間。斯風未變。大同之末。訛替滋生。蕭子雲改易字體。邵陵王頗行僞字。一本注。前上爲草。能傍作長之類是也。朝野翕然。以爲楷式。畫虎不成。多所傷敗。至爲一字。唯見數點。或妄斟酌。逐便轉移。爾後墳籍略不可看。北朝喪亂之餘。書迹鄙陋。加以專輒造字猥拙。甚於江南。乃以百念爲憂。言反爲變。不用爲罷。追來爲歸。更生爲蘇。先人爲老。如此非一。徧滿經傳。唯有姚元標工於草隸。畱心小學。後生師之者衆。洎於齊末。祕書繕寫。賢於往日多矣。江南閩里。聞有畫書賦。此乃陶隱居弟子杜道士所爲。其人未甚識字。輕爲軌則。託名貴師。世俗傳信。後人頗爲所誤也。

畫繪之工。亦爲妙矣。自古名士。多或能之。吾家嘗有梁元帝手畫蟬雀白團扇及馬圖。亦難及也。武烈太子。偏能寫真。坐上賓客。隨宜點染。卽成數人。以問童孺。皆知姓名矣。蕭賁劉孝先劉靈並文學已外。復佳此法。翫古知今。特可寶愛。若官未通顯。每被公私使令。亦爲猥役。吳郡顧士端。出身湘東王國侍郎。後爲鎮南府刑獄參軍。有子曰庭。西朝中書舍人。父子竝有琴書之藝。尤妙丹青。常被元帝所使。每懷羞恨。彭城劉岳。曩之子也。任爲驃騎府管記。平氏縣令。才學快士。而畫絕倫。後隨武陵王入蜀。下牢之敗。遂爲陸護軍畫支江寺壁。與諸工巧雜處。向使三賢。都不曉畫。直運素業。豈見此恥乎。

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所以觀德擇賢。亦濟身之急務也。江南謂世之常射。以爲兵射。冠冕儒生。多不習此。別有博射。弱弓長箭。施於準的。揖讓昇降。以行禮焉。防禦寇難。了無所益。亂離之後。此術遂亡。河北文士。率曉兵射。非直葛洪一箭。已解追兵。三九讌集。常糜榮賜。雖然。要輕禽截狡獸。不願汝輩爲之。

卜筮者。聖人之業也。但近世無復佳師。多不能中。古者卜以決疑。今人生疑於卜。何者。守道信謀。欲行一字。卜

得惡卦。反合悻悻。（音救。惕也。）此之謂乎。且十中六七。以爲上手。粗知大意。又不委曲。凡射奇偶。自然半收。此何足賴也。世傳云。解陰陽者。爲鬼所嫉。坎壞貧窮。多不稱泰。吾觀近古以來。尤精妙者。唯京房管輅郭璞爾。皆無官位。多或罹災。此言令人益信。儻值世網嚴密。強負此名。便有註誤。亦禍源也。及星文風氣。率不勞爲之。吾嘗學六壬式。亦值世閒好匠。聚得龍背金匱玉輪變玉歷（一本作玉變玉歷）十許種書。討求無驗。尋亦悔罷。凡陰陽之術。與天地俱生。其吉凶德刑。不可不信。但去聖既遠。世傳術書。皆出流俗。言辭鄙淺。驗少妄多。至如反支不行。竟以遇害。歸忌寄宿。不免凶終。拘而多忌。亦無益也。

算術亦是六藝要事。自古儒士。論天道。定律歷者。皆學通之。然可以兼明。不可以專業。江南此學殊少。唯范陽祖暅（暅音互）精之。任至南康太守。河北多曉此術。

醫方之事。取妙極難。不勸汝曹以自命也。微解藥性。小小和合。居家得以救急。亦爲勝事。皇甫謐殷仲堪。則其人也。

禮曰。君子無故。不徹琴瑟。古來名士。多所愛好。洎於梁初。衣冠子孫。不知琴者。號有所闕。大同以末。斯風頓盡。然而此樂愔愔。雅致有深味哉。今世曲解。雖變於古。猶足以暢神情也。唯不可令有稱譽。見役勳貴。處之下坐。以取殘杯冷炙之辱。戴安道猶遭之。况爾曹乎。

家語曰。君子不博。爲其兼行惡道故也。論語云。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然則聖人不用博奕爲教。但以學者不可常精。有時疲倦。則儻爲之。猶勝飽食昏睡。兀然端坐爾。至如吳太子以爲無益。命韋昭論之。王肅葛洪陶侃之徒。不許目觀手執。此竝勤篤之志也。能爾爲佳。古爲大博則六著。小博則二撓。今無曉者。比世所行。一撓十二某。數術淺短。不足可翫。圍碁有手談坐隱之目。頗爲雅戲。但令人耽憤。廢喪實多。不可常也。

投壺之禮。近世愈精。古者實以小豆。爲其矢之躍也。今則唯欲其曉。益多益喜。乃有倚竿帶劍。狼壺豹尾。龍背之名。其尤妙者。有蓮花驍。汝南周瓚宏正之子。會稽賀徽賀革之子。竝能一箭四十餘驍。賀又嘗爲小障。置壺其外。隔障投之。無所失也。至鄴以來。亦見廣寧蘭陵諸王。有此校具。舉國遂無投得一驍者。彈碁亦近世雅戲。消愁釋憤。時可爲之。

終制第二十一

死者人之常分。不可免也。吾年十九。值梁家喪亂。其間與白刃爲伍者。亦常數輩。幸承餘福。得至於今。古人云。五十不爲夭。吾已六十餘。故心坦然。不以殘年爲念。先有風氣之疾。常疑奄然。聊書素懷。以爲汝誠。先君先夫人。皆未還建鄴舊山。旅葬江陵東郭。承聖末。已啓求揚都。欲營遷厝。蒙詔賜銀百兩。已於揚州小郊北地燒塋。便值本朝淪沒。流離如此。數十年閒。絕於還望。今雖混一家道罄窮。何由辦此。奉營資費。且揚都汙毀。無復子遺。還被下濕。未爲得計。自咎自責。貫心刻髓。計吾兄弟。不當仕進。但以門衰。骨肉單弱。五服之內。傍無一人。播越他鄉。無復資廩。使汝等沈淪廝役。以爲先世之恥。故覩冒人閒。不敢墜失。兼以北方政教嚴切。全無隱退者故也。今年老疾侵。儻然奄忽。豈求備禮乎。一日放臂沐浴而已。不勞復魄。殮以常衣。先夫人弃背之時。屬世荒饑。家塗空迫。兄弟幼弱。棺器率薄。藏內無磚。吾當松棺二寸。衣帽已外。一不得自隨。牀上唯施七星板。至如蠟髻。牙玉豚錫人之屬。竝須停省。糧粳明器。故不得營。碑誌旒旒。彌在言外。載以繫甲車。纒土而下。平地無墳。若懼拜掃。不知兆域。當築一堵低牆。於左右前後。隨爲私記耳。靈筵勿設枕几。朔望祥禱。唯下白粥清水乾棗。不得有酒肉餅果之祭。親友來餽。酌者一皆拒之。汝曹若違吾心。有加先妣。則陷父不孝。在汝安乎。其內典功德。隨力所至。勿劊竭生資。使凍餒也。四時祭祀。周孔所教。欲人勿死其親。不忘孝道也。求諸內典。則無益焉。殺生爲之。翻增罪累。若報罔極之德。霜露之悲。有時齋供。及七月半孟蘭盆。望於汝也。一本無七月半孟蘭盆六字。卻作及盡忠信。不辱其親。所望於汝也。孔子之葬親也。云古者墓而不墳。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然則君子應世行道。亦有不守墳墓之時。況爲事際所逼也。吾今羈旅。身若浮雲。竟未知何鄉。是吾葬地。唯當氣絕。便埋之爾。汝曹宜以傳業揚名爲務。不可顧戀朽壤。以取湮沒也。

攷證一卷

風操第六

博有五皓之稱。

博有五白。齊威公名小白。故改爲五皓。一本以博爲博者非。

顧元歎慕蔡邕。

三國志。顧雍字元歎。以其爲蔡邕所歎。一本作元凱者非。

案爾雅喪服經。左傳姪名。雖通男女。竝是對姑立稱。

爾雅云。女子謂舅弟之子爲姪。左傳云。姪其從姑。喪服經亦一書也。隋書經籍志。喪服經傳及疏義凡十餘家。

一本作喪服經者非。

劉縉緩綬兄弟。竝爲名器。其父名昭。又云劉字之下。卽有昭音。

南史劉昭本傳。子縉緩附。一本以昭爲照者非。

勉學第八

齊孝昭帝（云云）若見古人之譏。欲母早死而悲哭之。

淮南子說山訓。東家母死。其子哭之不衰。西家子見之。歸謂其母曰。社何愛速死。吾必悲哭矣。社（江淮謂母爲

社）夫欲其母之死者。雖死亦不能悲哭矣。

若有知吾鍾之不調。一何可笑。

淮南子脩務訓。昔晉平公令官爲鍾。鍾成而示師曠。師曠曰。鍾音不調。平公曰。寡人以示工。工皆以爲調。而以

爲不調。何也。師曠曰。使後世無知音則已。若有知音者。必知鍾之不調。吾字疑當爲晉字。一本以鍾爲鍾者尤非。

文章第九

王喪過章僮約。

喪有僮約一篇。自言到寡婦楊惠舍。故言過章僮約。下對揚雄德敗美新。約字頗似幼字。諸本誤以為過章童幼。

堂上養老送兄賦桓山之悲。

家語。顏回聞哭聲。非但為死者而已。又有生離別者也。聞桓山之鳥。生四子焉。羽翼既成。將分於四海。其母悲鳴而送之。哀聲有似於此。謂其往而不返也。孔子使人問哭者。果曰父死家貧。賣子以葬。與之長訣。子曰。回也。善於識音矣。一本作恆山者非。

陸機為齊謳篇（二云）其為吳趨行。

樂府陸機齊謳行。備言齊地之美。亦欲使人推分直進。不可妄有所營也。又云。崔豹古今注曰。吳趨行。吳人以謂其地。陸機吳趨行曰。聽我歌吳趨。趨步也。一本作吳越行者非。

名實第十

趙熹之降城。

後漢趙熹傳。舞陰大姓李氏。擁城不下。更始遣柱天將軍李寶降之。不冒。云。聞宛之趙氏有孤孫。熹信義著名。願得降之。使詣舞陰。而李氏途降。諸本誤作趙熹。

玉珽杆上終葵首。當作何形。乃答云。珽頭曲圓。勢如葵葉爾。

禮記玉藻注。終葵首者。於杆上又廣其首。方如椎頭。故以此答為非。

獸遠鳥迹。

迹音航。又音岡。唐韻云。獸迹。諸本不考。以為音關。

歸心第十六

高柴折像。

家語。弟子行高柴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後漢方術傳。折像幼有仁心。不殺昆蟲。不折萌芽。

書證第十七

駟頌既笑僖公。牧于坰野之事。何限驛騫乎。

諸本皆作驛騫。獨謝本作驛騫。考之字書。驛牝馬也。騫牡馬也。顏氏方辯駟駟牡馬。故博士難以何限於驛騫。後又言必無驛也。亦非驛也。義益明白。驛騫二字。雖見駟頌。施之於此。全無意義。故當從謝本。

孟子曰。圖景失形。

未詳。或恐是外書。

太史公論英布曰。禍之興。自愛姬生於妬媚。以至滅國。又漢書外戚傳亦云。成結寵妾。妬媚之誅。此二媚竝當作媚。媚亦妬也。(云云) 英布之誅。為意賁赫爾。

說文。媚夫妒婦也。益可明顏氏之說。

秦權。

蜀有秦權二。銘篆文明具。因備載之。以考顏氏之具。

廿六年。皇帝盡并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為皇帝。乃詔丞相狀綰。灑度量。剷不靈。款疑者。皆明靈之。

凡四十字。顏氏亦言四十字。而今本有四十一字。蓋誤以廿字為二十字。

明靈之。顏氏誤作靈明之。義未安。嘗從篆本。

刪古則字。謝本音制非。

靈古壹字。

元年制詔丞相斯去疾。灋度量盡始皇帝爲之。皆有刻辭焉。今襲號而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爲之者。不稱成功盛德。刻此詔。故刻左。使毋疑。

凡六十字。顏氏稱五十八字。一字磨滅。見有五十七字。了了分明。皆有刻辭焉。顏氏無有字。

而刻辭不稱。顏氏誤以而字作所字。

其於久遠也。顏氏誤以也字作世字。說文芑注云。秦刻石也。字權銘正作芑字。

刻此詔。故刻左。顏氏缺故刻二字。而云一字磨滅。

字數不同。恐顏氏所見秦權。自有異同。故仍從顏氏。若而字也字。則真誤矣。故改焉。

陳思王鵝雀賦曰。頭如果蒜。

諸本皆作雀鵝賦。又云蒜果者非。

皆由後人所羈。

說文屬。羊相廂也。一曰。相出前也。初限切。

又問東宮舊事。六色蜀縵。是何等物。當作何音。答曰。按說文云。蒼牛藻也。讀若威。音隱。塢瑰反。

說文。蒼牛藻也。从艸君聲。讀若威。渠隕切。與顏氏所引不同。未詳。

猶文康象庾亮。

晉書亮本傳。證文康。

拭卜破字經。

隋書經籍志。有破字要訣一卷。又有式經一卷。拭卜破字經未詳。

跋

顏黃門學殊精博。此書雖辭質義直。然皆本之孝弟。推以事君上。處朋友鄉黨之間。其歸要不悖六經。而旁貫百氏。至辯析援證。咸有根據。自當啓悟來世。不但可訓思魯。愍楚輩而已。揆家有閩本。嘗苦篇中字譌難讀。顧無善本可讎。比去年春。來守天台郡。得故參知政事謝公家藏舊蜀本。行閒朱墨細字。多所竄定。則其子景思手校也。迺與郡丞樓大防。取兩家本讀之。大氏閩本尤謬誤。五皓實五白。蓋博名而誤作傳。元歎本顧雍字。而誤作凱。喪服經自一書。而誤作經。馬牝曰驎。牡曰鷲。而誤作驪。至以吳趨爲吳越。桓山爲恆山。僮約爲童幼。則閩蜀本實同。惟謝氏所校頗精善。自題以五代宮傳和凝本參定。而側注旁出。類非取一家書。然不正童幼之誤。又秦權銘文刪實古。則字而謝音制。亦時有此疏舛。讎書之難如此。於是稍加刊正。多采謝氏書。定著爲可傳。又別列攷證二十有三條爲一卷。附於左。若其轉寫甚譌。與音訓辭義所未通者。皆存之。巨埃洽聞君子。淳熙七年春二月。嘉興沈揆題。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八月再版

諸子集成
全八冊
實價九元

出版者 發行所 印刷者
 國學整理社
 世界書局有限公司代表人
 陸高誼
 上海大連海路
 上海及各省
 世界書局

第四冊	第三冊	第二冊	第一冊
晏子春秋校注 墨子開詰	列子集釋 莊子集解 莊子集注 老子本義	荀子集解	孟子語正義 正義
一元實價	一元五角實價	四角實價	一元二角實價
第六冊	第五冊	第七冊	第八冊
呂氏春秋 尹文子 吳子 孫子十家注	慎子 韓非子集解 商君評傳 商君書	淮南子評傳 管子校正 管子評傳	鹽鐵論 潘夫論 抱朴子 世說新語 顏氏家訓
一元二角實價	一元五角實價	一元實價	一元二角實價

管子評傳商君評傳二書版權於民國十年八月由廣智書局立約
 議與歸本局繼續所有晏子春秋校注一書由著者讓與本局印行約

廣註
語譯
國語國策精華

秦同培註譯 宋晶如增訂

精裝一冊 實價六角

(寄費掛號一三角分)

本書擷取國語國策中之精華，所選各文，或以興味濃厚，神采煥發；或以辭藻見長，百讀不厭。全書體制，先列原文，次殿注解，末列語譯，使讀者能無師而通周秦之文史，助長其國學之進境。

世界書局發行